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一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蘧廬詩不分卷詞一卷

〔清〕韓純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鳳晨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蘧廬詩無卷數》提要

自序

予生不辰蚤歲失怙年甫二十又經亂離携家避地栖賢之泉溪阿巖棲谷汲者垂七載朱子元馭家在妙峰舅氏沈立菴先生亦卜築於康山之陰相去各數里時海内烽烟鼎沸而

山中晏然往来酬倡唫詠頗多年少輕略往往隨手散佚辛卯秋山寇蠭起遷還郡城吴越遺民方聯唫社有同岑秋禊逸老采真諸會十餘年間遇春秋佳日相與携尊鬭茗分韻拈題倣月泉玉山故事長歌短什散見

社集彼此傳觀訖無專稾已酉以後兒輩漸長知予踈嬾每見紀遊贈荅之章片楮單詞時或記録復從故篋輯得山中舊作彚編成帙藏諸家塾蓋先後所存僅十二三耳歲癸亥年滿六袠諸兒請付剞劂予以身隱焉

文置之然憶自少至老閱歷滄桑飽嘗患難寄傲壓寰結遊方外歎覯交之零落觀運會之盛衰以至尋芳攬勝懷古傷今意與時移事與歲去皆若漚浮夢幻川逝雲流不堪把玩惟此一唫一詠尚畱於殘編斷簡之中閒窗展卷如逢故友如理舊遊徘徊既久終亦不忍棄也獨是生平任意未嘗摹擬古人希聲當世若以厠著作之林接風人之席則予滋愧矣

康熙甲子七月上浣蘧廬居士書于徳未暮齋

蓬廬詩目次

古體四言

古體五言

古體五言二

古體 七言

古體七言二

遜庵詩　七言古二　鳳麓堂

春日過泉滋精舍 四首

白櫻桃二首

近體七言二

吼山

歸渡錢塘觀潮示獻雲兩兒

夜過塘栖訪天岳和上

德未暮齋即事

送吳赤一北上

陳擕謙過訪橡谷見貽次原韻

春日過徐楷生墓

登飛英塔

獨宿

烟雨樓 二首

同道目滄濱兩和上栖賢看梅和韻 三首

邀龍華西堂師看梅不至

探梅旬日後再入栖賢道目和上見懷和答 二首

待梅亭種樹

自題德未暮齋圖

甜雪軒即事

秋杪同人集冷泉亭限韻 二首

湖心亭 二首

題鷲峰趙氏別業 二首

過閔霞碧書齋戲作皮陸體

宿資福方丈哭霞隱和上 二首

近體五言絕

近體七言絕

遜廬詩

吳興韓純玉子蘧著

古體 四言

感遇詩

陽春肇啓萬物和柔東風動摧鷹化爲鳩天心未改孰爲四時嗟予不悳抱手踟躇

又

高岸爲谷淺谷爲陵欃槍晝見黃河倒傾孰持其衡造物作子杞人憂天不知所始

又

楚猴無冠秦馬有角謂驥爲羭謂鐘爲鐸世珍則雄吾守其雌碩人之盤永日是私

又

饕餮倘物遇人輒戕烏鳶得鼠嚇我鳳凰赤日杲杲明星煌煌誰遣箕伯祛世不祥

又

巧言配色重路配悳若其寡緣形單智衆迷陽背足提徑生鍼及茲無事與爾醉唫

又

要離俠烈劒不拭血梁鴻寄舂釜不因熱彼旣矯矯此何區區無此區區齊夫以朕

又

猛虎可刺不可捋鬚蛟龍可斲不可奪珠世人所重傲士所輕盧仝茶癖劉伶酒名

又

學道十年膽如嬰兒在宇一介在宙一時西有落日東有逝波心長髮短爲之柰何

又

言歸故山有茅有茨華園竹遶紅繁碧滋我素旣得彼壓莫緇可以長年可以待時

又

讀書萬卷智不可量禍與智謀君子貴藏孫登有言火不用光青霞鬱奇惜哉嵇康

秋懷追和劉伯温先生

月落參橫荒雞乍鳴起舞露下秋心夜驚劒一八敵書記姓名學之十年將何所成臨流自鑒白髮漸生蒼黎

在念人孰無情

又

新凉未眠起步檐前初魄既沒星光滿天晝夜如環古
今一瞬屏氣凝神默觀大運壯心無已至願難酬嗟此
弱植乃爲世憂

又

悠悠九州萬類同遊人各有侶物各有儔鳳皇無食不
問蒙塲蛟龍失水不資涸鮒貴非所念富安可求乘揚
風起肅焉者秋

又

秋氣可悲秋色可喜寂寂衡門依依墟里蛩吟露白雁
來葉紅綠酒一罇黃花數蘂自念茲生得朋最晚此
良辰忽焉忘老

又

心静易殫身静易寒浩歌無時不知其端脊猗蔵道踈
爲芳蘭粱黍弗御鮑魚是餐隨時汶汶中不自安黃農
已遐喟然長歎

又

交蘆爲室先子所治側貯筐篚中藏書詩有琴有竹有
亭有池作止有度起居無時淸風在戸明月在帷愼此
早夜毋忘懿規

又

交道彌新我思故人發情止義涕唖皆眞人不再得日
不再晨相從寤寐泣下沾巾滄波澒洞雲海冥冥成連
往矣誰爲鼓琴

又

登高賦詩秋以爲期少長咸集風神可儀懸予無補如

面有肴壺觴共理嘯歌相隨三山不遠八公爲誰俯然
撫景不樂何爲

題吳赤一垂釣圖 時赤一將北遊長安

伊何人斯箬笠荷衣一丘一壑不惠不夷竹竿籊籊秋
水瀰瀰鈎垂滄海綸貫碧虛豈其巢父得非六隨渭濱
三日桐江一絲鳳輝既覽鴻羽可儀謝此磐石登彼玉
墀子遊京雒我戀舊磯明月共照未嘗別離蒼蒼葭菼
瞱瞱商芝他年相俟碧湖之滑

古體五言

沈立菴先生卜築康山爲賦山居詩

名山與世人相辭不相許一旦杖屨來幽事以時舉公既會爲取山亦會爲與

又

謂堂廣於山堂不出山外謂山高於堂山已入堂內山堂各相安幽人自昕晦

山中寄友人

結盡山中茅垂堂不可居采盡山中薇野蔬不可茹神

州方陸沉志士亦淪胥愚夫有微尚夫豈欲釣譽青山愜我懷白日暖我軀端坐無一事俛仰千載餘掩卷出門去緩步可當車登山亦有道所貴在徐徐

同崖存訪朱元馭

十月寒不雨蒼茫連夕陰經旬局蟄蹐窮居易爲淫側聞吾友至躡屐歡追尋相揖俱勞苦頓覺開清襟世事無足語握手重登臨登臨似疇昔天地成古今川源何渾渾隙影何駸駸一尊故人酒數載離違心有田西山隅有舟南溪潯丈夫不得志安用空浮沉

元馭過訪泉滋阿用前韻

寂處多暇日空山挹餘陰良朋甫從仕彌覺契潤深昨朝還子舍冒雨能相尋徘徊煙岫表飄然展靈襟予欲貞苦節子亦愛甘臨出處或同異交情無古今聚首知幾日離驂復駸駸平阜散游目令我生遠心何年舍輪鞅歸臥白雲潯努力宜自愛世運方沉沉

元馭復過再用前韻

長飈中夜息平楚開層陰柴門一延佇俯歎落葉深蒼松獨磊砢離立高千尋有人松下來朝暉潛衣襟好友

不易集況此物外臨前修去人邈鑒昔宜研今追焉勉加策毋使歲月駸豈曰舍人事將以諧天心寒山靜羣籟明月留清潯君看志士懷萬古誰銷沉

秋霽尋澗

山色雨不開柴扉晝長閉默坐生新心靜極常自媚匪特四體安神恬得無投物理有盈虧人情任榮悴今日忽放晴天心豈終昧萬象皆改觀千林谿併將幽賞不厭奇懸崖兀如墜廻飈從中來秋氣生雨袂意得輒喟然巖虛互酬對臨流蕩胸脾誰復攖世累鼻息聞空香

心開拾遙翠於此探子懷高旻共澄霽

悼子

去歲母腹汝離亂靡寧居一夕三轉徙到處多艱虞九
月歸故山生汝樂有餘吾族丁姓少得此汗血駒貌酷
類爾祖當復大吾閭親知喜相慶索醉屢合醵頗謂萬
事足寢處安于于而母更憐愛歡甚轉拮据家貧無乳
媼乏力空躊躇庭竊雖自乳撫育仰衆嫗人人有私懷
先各顧其孥雖乳恒不恤中夜聞呱呱漸長天性篤愛
母尤愛余提抱輒止哭低徊挽肩髃時坐几案間兩手

翻杯盂每食先飼汝宛若鳥哺雛嘗戲云是子終作反
哺烏汝飽我亦喜汝餓我亦怏豈特忘華簪且以慰饑
劬孰意舍我去西河淚將枯開顏解嬉愁中心益茹荼
生平娛弄物觸目增悲吁逢人強笑語展卷徒模糊感
是彌歎息保此六尺軀人間父子恩爲報宜何如

亾兒生日又作

去年當此日喜色軒雙眉今年當此日涕泗交兩頤汝
死已踰月汝生方及朞保母既辭去臥榻猶未移衾裯
忍渝滌空幃任紛披夜半鄰子泣尚謂是汝啼今日汝
若在頭貌何頎頎成音初學語嬉笑多嗟咿自修實不
慊皇天豈我禱靈著示先兆筮得蹇與睽七歲始抱子
十月當分離奇痾集兩澧身命付庸醫一病止四日疾
若鳥去枝孤魂絕短小寂寞將疇依祖父在泉壤豈復
能含飴而母素多病近日遇更羸愁容畏青鏡去髮日
滿篦忘情徒口語百事多慵爲谷風戒新寒二女方授
衣昨忽攬故絮不覺雙淚垂援琴婉相勸淒音促瑤徽
自非東門達安得無傷悲

同沈子起飲內弟陳稱升齋

壬午相見時子髮方覆額余亦初勝冠容顏尚充澤歲
月果易來倏忽等過隙兒女俱成行鬚鬢漸如戟中間
遭亂離音問嘗久隔三復停雲篇慨歎天地窄年來烽
燧稀攜家屢爲客輕裝吳越間來往成泛宅把袂輒欣
然疑情互相覈磁勿拒曲鍼芥亦投琥珀速宵期我飲
嘉言每終席研史觀汗隆讀易知損益幸少入世資不
使真氣汩自覺樂事多陶陶消胸膈俛仰今昔緣轉瞬
盡陳迹明月正中庭爲子浮大白

答贈武林張卿子潘爾嚼

大道囿昭然易理豈云奥卦畫相生生陰陽互顛倒發
文不遠人無言日相詔試問千古來誰復覩厥妙京房
孟喜流曲學奚足道鄭玄與虞翻穿鑿混滲竅彌作埴
象圖迂儒遞相效象去理安依揆情失其貌斯理久愈
湮倣極生新照易學適在茲淆張更同調瀟灑脫世塵
韋編恣翻校相與躡天根優游獲靈造導人康莊行撤
車出于淳玉也數從游一至輒迎勞消搖湖山間喟然
激清嘯默若燈在帷語若劒離鞘不斂恒内懸管窺闚
全豹幸謝帖括絲益展床頭好懷抱入故山淸秋理歸

櫂

題立菴先生獨坐亭

啓牖拓心目坐致幾千里傷彼道路人行邁空靡靡遠
水明如鏡遠山靜如几天意偶晴晦人情無惱喜孤居
奚所營處也必有以勘史握其柄棁得淸淨理累月不
出門不覺春漸駛豈無蒼生念小住爲佳耳悠哉芸巳
田耦耕者誰子

又

康山與羅山相去不數里横嶺亘側峰形勢何施靡先

生息其間無事晉隱几玉也時往來蹙然心獨喜幾日
不謀面相見確所以吟詩怡我情學易通厥理苗花自
開落歲月忽已駛叩天天不言蒼旻豈無耳不識黃石
公何如赤松子

又

我謂西塞山不異柴桑里孤松獨盤桓衆樹多委靡斗
室涵春暉僅足布床几雖未遂三樂亦且有四喜焚香
讀我書心目皆自以朝來多爽氣何遽相料理未宵早
著鞭驥足不加駛富貴將如何人生行樂耳不見泗上

翁故鄉悲游子

又

門外種秫田置酒召鄰里即之如春溫淳風砭浮靡恭
身粥粥然箴銘在窻几非必窮且愁著書有深喜千古
友臥龍此意良有以治身如治國凡事多變理布政常
優游宜緩不宜駛乃復盛相奬前言戲之耳吁嗟十載
前所畏在先子時先生方輯臥龍篇

遯廬冬日閒居

歸根同草木閉戶安我愚晴歲日冏冏四壁光如如觀

心窈無迹何處分瑕瑜微雲一消散廓爾還太虛百年
不容息須臾復須臾

又

凌晨啓閶闔焚香對初陽煙林未全曙宛在雲中央松
聲共來往斗室爲輕航風塵正澒洞洗濯還退藏今古
事何極懷心徒自傷

又

天地氣始合炊烟下爲雲連山雪初霽聽久寂不聞琴
生偶焉聚糾結如止蟲冬春忽代謝靜躁相爲君人緣

遂離盡得已聊自欣

月室詩

潘天行先生搆別墅於蕭山之阿中有斗室壁
戶塞向通一隙大如黍乍入黝如也凝神靜憩
漸朣朧如月初朏久之則淸暉朗徹若幾望矣
遠近峰巒竹樹飛光倒影盡攝其間疑在廣寒
淡處

月迴霄上室閉空山裏先生混合之範天地一指四
壁閉鴻濛曉夜廢終始以晦養其明兔魄恒不死以靜

發其機萬象皆爲子山河影倒垂去天不盈咫空際生
松筠簷底結秋水人直傲羲皇三伏衣上霜君性本大
巧解將元樸藏虛固能生白闢極乃愈章林霏散輕靄
霞綺研淸光

丁酉十月既望同廣寧崔文臺燕京李香巖夜登
吳山絕頂

遙集興奇愜乘月升首巘蹋躍從巉巖左右雄顧盼明
湖靜無波胥江丞如電越嶠隔岸微乍隱還復現坐久
衣露霑神淸體忘倦緒論出高深丰標合狂狷城闉億

萬家不寐即沉湎誰識宇宙間寒輝滿芳甸偃尼逐嚮
移景物因時變適知人境中淸濁隨所踐此際聆昏晉
已覺不能拔上界惘塵寰天心良可見兩腋風冷冷直
欲生羽翰引我長嘯聲寥寥上霄漢

癸丑五十生朝示兒

我祖岡卿公出處多盛德同枝有四孫我獨不相識我
父太史公文章垂令式畢母有二子我獨稚弱息十三
爲孤兒涕泣守總帷悲憤生感勵負笈遠從師有含陳先生
十五方采芹十九始結褵粱鴻歌五噫德曜乃佐之股

勤別慈母來作貧家婦四壁雖徒存二頃亦何有上以供蒸嘗外以待親友拮据復從容捉襟藏其肘還調綠綺琴和我梁父吟中閨方靜好神州已陸沉茗川俱鼎沸烽火欻見侵挽車鹿門去遯迹西山岑西山有茅屋正在棲賢谷連岡十里梅夾徑萬竿竹山童三四人可以其樵牧墓田一兩區可以供饘粥好友在鄰村（朱子元馭）時復相過存有書常滿架有酒常盈樽花落雞犬靜林淡鳥雀喧世人偶來此指作桃花源栖遲逾六載倏爾風光改赤子多弄兵青山亦藏鎧戚戚去莬裘依依辭

畏壘遑遑同播遷嗷嗷就饑餒是時城中居非復舊比閭連雲諸甲第大半為丘墟吾廬獨無恙巋然灰燼餘踐作戎馬場欲返容躊躇適逢賢刺史（張公淑之）南州延孺子廼得偕妻孥攜手歸故里堂構尚依然薪水幸無毀非止獲寧宇亦以存賜復荏苒廿餘年世道多迍邅象以齒自焚豨以膏自煎幾人為禍始幾人為福先幾回聞薤露幾度悲桑田亦有蜉蝣侶詵詵振其羽亦有木槿花英英翹其楚芷或化為貐鼠或變為虎蒼茫宇宙間俛仰成今古今古歎風移流光不可羈緬想山中時

邈若軒與羲四十九年前忽忽已如斯於此視將來何勞更多疑嘗聞相慰藉老境猶啖蔗他人或有然夫我安得暇四男踵相隨五女肩相亞欲作五嶽遊何時畢婚嫁晨夕課兒曹宛似烏聚巢堂前讀書聲琅琅若雲璈或每比鵷雛文采成九苞對此聊自遣即以當解嘲茲辰開五袠兒女爭遶膝抱孫甫逾丱嬉笑覓棗栗舉觴勸細君艱苦至此日兒曹詎盡知往迹麤敘述生平志未宜欲語誰為傳生平憂患端不語容自憐朱顏肯常駐蒼生猶倒懸修名與繩武汝輩其勉旃

夏日齋中雜詩

新篁有驕態猗桐無卑枝繽紛布嘉陰日夕延凉飔閒房隱湊翠枕簟娛清疏企腳北窗下傲倪遊黃羲午夢遽然覺偃仰仍在茲蝴蝶爲莊周何似栩栩時

又

滋蘭勤灌溉茂密嘗青青吐花當鬱燠寂寞含芳馨微風乍披拂亦復盈戶庭煩襟爲之滌愁酲爲之醒余情諒如此冥默空自扃何當相感發懷彼鍾與莛

又

朱鮪稟異質赤白成文章鱗鬐既璀璨首尾必端莊貎之盆島間逝將求其良萬選迺獲一珍重猶琳瑯凡鱗苟拔萃曄曄生輝光何況虬龍姿乘雲共翱翔

又

鳳鳥久不至樊籠有羈禽飼之必豐腆睍睆多好音飲啄失其時憔悴即若瘖簞瓢恒不繼豈錮達士心高歌徹天地聲出石與金鶴鳴子相和息羽喬松陰

又

庭隅蕃弱卉嘉名曰凌霄柔藤蔓千尺因緣冠高標雖

非楨榦材覩上生柯條葳蕤張翠幕的皪霏絳綃托根既得所積漸成久要更有若木枝扶巇待同杓

又

驚蟬漸迎秋嘒嘒鳴未息豈故勞其生飛鳥不停翼百年曾幾何僶勉事衣食卉木笑視人榮落有廻易草露猶未晞桑榆已將逼辛苦覩昔賢悵氷候霜色

哭嚴逸山 名書開字三求

憶昔我先君文章勵後學嚴子方少年毫端恣揮霍癸酉魁浙闈藏鋒歸渾噩先君歎賞餘海內欽風格時予甫成童蚤得聞大略及長漸相親遊時並潛確美子多讀書去彼糟與粕美子能立言兼彼述與作美子居巖時處之以澹泊美子破產時順之以恬漠鄉里有逋賦千金代傾橐孀嫠有困窮軫恤厤厚薄周旋倫紀中百舍無一惡低徊身世間百苦無一樂苦既不自憐舍亦畏人覺雖多名教功終爲禮義縛嗤彼揚子雲豈復投于閣鑒彼陸士龍豈復入于洛不垂桐江絲不下成都幙捨宅爲梵宮飄然獨行脚鷃處跡已遐時還受籠絡鴻鵠飛已冥時還遊緇繳無事日栖栖無患常矍矍匿

影恐不深逃空憇悠邈有時放羈縻策杖登泰嶽舉手叩天閶萬古心開拓有時詣杏壇入廟覩禮樂稽首問先師六經啓筍鑰有時共我遊亦復善戲謔議論每愜弘丰神偏綽約謂我婿與兒二子殊卓犖欲爲瑚與璉還須事追琢欲爲棟與梁還須就繩削乃運成風斤乃雕卞和璞屏山共盤桓容齋同寂寞學者自忘疲誨者不厭數午夜獨遲眠蕭晨必先作一語未中規鑪錘細斟酌一藝偶出奇驚喜互踴躍此意視先君今昔宛如昨方且測天心將以爲木鐸自秋始徂冬沉痾頓蕭索

皈命大醫王卽病是爲藥平生未解脫至此無住著預
示觀化期逍遙辭五濁半偈露微吟三生保孤卓有子
繼詩書力豈憂孱弱有弟念友于家豈愁中落惟我朋
友情含悽重推剎率我胥與兒哀歌向寥廓茗水自漣
漪茗山自磅礴願子復歸來有似遼東鶴

雜感

風雲起曠野爭龍多戰爭鰕䱇何所爲亦自輕其生羣
生有脊血鯨鯢恣啖食鰕䱇互摧滅終復無所得異物
坐驅策同類乃相戕虎傷者導虎悲哉此愚倀

又

貪斂竭錙銖繭絲方稱職長吏亦猶人夫豈盡殘賊習
久若性然面目無慈色遺黎應科條凍餧就徽纆呼號
不成聲涕淚無可拭天地不好生將何以爲德

又

蹭蹬爛羊胃飛蓋何軒軒朱提貿赤紱沙蟲化爲猿豈
特耀鄉里直可映台垣昔聞有牧豎夢作王侯尊乘車
入鼠穴樂令匪寓言如何管幼安揮金自鋤園

又

穠矣棠棣華開當芳春時繁霜將洊至何爲發高枝霜
飛一何早花開一何妍但恐忘憂萱化作斷腸草榮落
違所宜慇勤問蒼旻誰抱松柏心儵然自終老

又

美玉雜瓦礫明珠在泥塗芳蘭間蕭艾至人混庸愚至
人混庸愚含眞能自保蕭艾閒芳蘭零落委蔓草珠玉
棄不收希世無珍寶莊生齊物論申韓實同道

又

萬彙無妍媸逢時爲利器造化顚倒人往往作兒戲聚

愚每降祥姱修反多累譬彼藥籠中狼毒備佐使天鑒
詎有殊違用卽可棄吾生復何求於世但如寄

又

麥蟲與桂蠹甘苦各自安賦性固有在定分不敢奸洿
池溢行潦長江洶浩瀾幅員苟能立天意從可觀鵬搏
必扶搖鳳啄惟琅玕下視雞與鶩刺促爭盤餐

又

望舒自東出陽烏向西冥萬古一晝夜二曜何時停滄
溟水幾清蟠桃實頻結瑤池西王母綠髮已飛雪神僊

卽人傑圯上張子房未授黃石書先求辟穀方

又

人情日傾危醞釀成殺戮四海皆困窮踐蹏齧殘縱
得南面君勳華遞更僕稷契共敷仁龔黃任司牧難使
已枯骨復見天地心念此極惆悵空作梁父吟

又

寒燠屢催移日月遞昏曉朏朏造化心悠悠不能了人
適撓其權澆風恣紛擾陰陽亦逆惑庶物日趨天和光
而離塵獨立萬象表一身代太和我大天地小

游黃龍洞望太湖

登山水始白映水山更青山水相照耀萬象無遁形遙
天覆笠澤遠岫浮洞庭羣峯七十二散布如漂萍遊雲
變湖影長風吹參泠中多萬斛舟揚颿無時停（舷舩晝夜不泊）
（此惟太湖有之）東流趨瀚渤北望窺支硎直欲傲廣漠豈止映
濶涇崖端冠危石崔巍復瓏瓏混沌不自惜穿鑿由五
丁險怪駭神鬼鬱積生雷霆深淵闢絕頂習坎類井陘
井收原勿幕天關終未扃神龍在其下屈伏猶蜿蜒潛
雖當勿用時或育効靈春秋虔祀典歆享惟德馨遺黎

苦旱魃好雨亦旣零吾來恣憑眺徙倚觀罾罛漁歌和
樵唱風磴連雲汀時見菸苔際古人曾勒銘撫掌笑伯
益失載山海經

辛酉仲冬獻兒之長沙詩以勗之

汝生三十年未嘗離怙恃今逢搖落時適作遠游子親
知多贈言惜別情滿紙貌友弁其端聯吟若雲委從行
止一僮去國四千里凜凜御朔風迢迢赴南紀嚴寒侵
敝裘凍雪粘屐齒計日抵星沙歲將逐除矣雖仍遂累
行豈恤搌羈趾至戚久暌違相見當懽喜會聞古語云

婦翁與翁比況多內兄弟手足並堪擬朝登岳麓山暮
泛瀟湘水連袂歌滄浪方舟采蘭芷左手攜吳鈎右手
招黃綺更上祝融巓靈祗錫蕃祉此固汗漫遊要亦循
芳軌文情逐境生當摩屈賈壘處則敦詩書出則愼行
李麴糵毋過耽意氣勿輕使匪特緘言辭時還飭容止
毋貽二人憂陟岵兼陟屺有誠必書紳無咎視素履光
陰客裏過珍重惜寸晷家塾絃誦聲彷彿如在耳旣懷
萊子衣復念姜肱被春日早歸來門閭免頻倚

溫母凌夫人七袠初度分賦（令嗣恂孺予婿也）

昔余髫齔時即與佳士友蘋洲與京堂名流多聚首是
時履菴公年止十八九意氣蚤相孚晨夕同戸牖飽德
不用餐飲醇不須酒欬唾落珠璣賡𠰥皆瓊玖同堂主
及賓吾舅與而舅（沈公考叔 凌子文將）賡行並克敦奧義或先剖
相得逦愈章砥礪期不朽負笈入棲賢書聲出林藪挾
策遊金陵烽火選相守世變忽滄桑交情自永久嗣復
結絲蘿因緣合嘉偶弱息方及笄殷勤奉箕帚內則雖
稍嫻寔賴有賢母仰事俯育間多可少所否遽色與疾
言生平不出口庭闈既雝和僮婢鮮訾詬避亂曾入城

歲寅月在酉山妻誠令儀每頌坤德厚嘗過水心亭紅
蓮生碧藕盤桓屏山前雙松勝五柳往還五十年烏兔
競飛走叔寶自神清樂令成老叟慧業當生天巳在靈
運後今日共稱觴樂事眼前有念爾內弟兄亦若左右
手歡笑抱外孫酌我以大斗聊寫今昔詞請爲賢母壽

龍華寺六和泉

蒼弁隱招提崇岡作環堵上有醴泉源山椒貫水府其
味清且醇其流細而溥不涸亦不盈涓涓自終古竹筧
通雲廚遙接數百武暮鼓至晨鐘挹注無停縷普供十
方僧曾弗勞汲取雨序飲清光大衆沾濡乳歲久翳榛
菅泛濫漬沙土譬彼靈異姿乃與庸衆伍道公住華林
勝地成賓主睠此碧玉泓濯以青蓮宇甃磴滙曲池瀲
若月新吐美蔭依松篁幽芳集蘭杜茶竈砌雲根爐薰
滿崖戸有時獨坐來面壁追初祖有時樂羣遊揮麈傾
八部俯臨小螭龍蜿蜒出泉滸入水久潛藏乘霧輒飛
舞豢之瓶鉢中倏忽竟冲舉疑隨膚寸雲去爲天下雨

秋海棠

脈脈秋砌花依依傍脩竹碧葉覆朱莖輕紅蘊微馥承

風如解語潤雨矜新沐窺向小窗前若慰人幽獨冷艷
挹清姿閒情寄遐矚初移西濮松舊采東籬菊晨夕憐
相怡參差暎邁軸却憎桃李顏同春鬭穠郁

妙峰澗中石上追憶元馭（用昔過訪原韻）

重游入邃谷積靄兼春陰泉源寒更澈澗道久愈深憶
昔同游人孤蹤杳難尋雲亭但遺址雪涕徒沾襟轉瞬
三十載歲月杳已臨悠悠山陽笛鳴咽猶至今青山尚
無恙白髮苦見侵惟有舊松柏識我生平心[illegible]磐
石悵望留荒游又見夕陽下遠岫煙中沉

浙三大功臣詩

誠意伯文成劉公基

偉哉犁眉公閒世而一出抗志摩蒼旻揮手弄白日天官與陰符明習兼道術遊燕西湖中引滿望嵩自負名世才發爲人所識或以比玄成或以儗諸葛勝國居下僚累仕輙投劾歸隱靑田山保聚營家室應聘來金陵敷陳十八策方畧授赫蹏帷幄領機密徂征定後先決勝算凌苑一舉熄楚氛再舉平吳域功雖銘鼎鐘封

不厚祿秩殺主多嫌猜奸相恣媢嫉終日長兢兢衰年殊悒悒遂使明哲身難與留鄰匹幸有仲子賢靖難不能屈慷慨攖逆鱗一字何懍懍元勳得令嗣清芬傳史筆高帝從公謀先征陳友諒後張士誠并遣將定方畧緘小封授之鄱陽之戰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靖難師入金陵劉璟堅臥不出逮至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萬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獄自經

少保兵部尚書忠肅于公謙

天子遠蒙塵昔聞晉與宋一去不復還終古長怨恫先朝正統時閹尹獨柄用千官任黜陟萬乘遭愚弄慫慂親出征六軍何倥傯倉卒墮穹廬朝野皆震恐內罕李

伯紀外乏姚平仲徐珵議南遷豈寧復中興大廈忽將傾于公作樑棟一語破挾要君輕社稷直戰守得機宜緩急隨指縱旋迎車駕回復見河清頌景泰誤易儲惜公少彌縫處人骨肉閒難以口舌動觀其辭爵堅隱約已寓諷復辟賜屬鏤億姓咸悲慟由今憶前徽吏覺有餘痛大地盡滄桑海海方澒洞何事精爽存尚與人間夢景帝易太子九卿俱加師傅公獨辭再三憲宗時賜特祠墓所至今祈夢應首靈異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

世稱三不朽分列常鼎峙一人欲兼之乃見陽明子初

擢駕部郎抗疏彈奸宄萬里謫龍場逃空外生死去臥石竇雲歸飲明湖水持此恬澹容覊彼虓虎尾及其駐虔南寧藩謀不軌設疑牽制之使不敢突起旣出欻搗巢一鼓即披靡不開請濟師亦無煩折箠戡亂若承蜩古來寧有此勳庸侔亞夫氣節侶元禮文體擬歐曾詩格希何李講學更登壇網羅天下士朱陸分異同齟齬生譽毀至斥爲異端排擊如對壘迄今聲彬徒紛呶猶未已人生一世閒安得具衆美老氏有微言無名天地始公劾劉瑾謫龍場驛丞初至無廬室居石穴中

崇禎甲申後吳興有三君子焉大理寺卿茗柯凌
公義渠徽州推官寳忠温公璜前丘高士元爽
吳公時宜忠烈孝義千百年來得未曾有或亮
節已昭或隱德未曜各賦一章用志景仰其嘉
謨懿行豈能殫述惟是生平親炙聊紀所見聞
以示後學較諸五君之詠詞雖不逮而意或過
之矣

凌公貌清臞昂昂似孤鶴素性不茹葷世味供澹泊讀
書老樹阿艮友同若作山川發新硎天地啓爕家詩思

入幽微文心造玄漠脉脉抱深情悠悠無住着律己殊
硜硜遇人長落落對語澀若猗端居類禪縛一旦列諫
垣抗疏何蹇諤籌偷復籌邊安危奮胸臆甄別定銓衡
彰善遏癉惡坐使廊廟開衆驚凛一鶚左轉歷外藩鎮
靜勝揮霍平寇定海隅賑饑起溝壑長孺惜民瘼劉歆
諸武畧更攬英俊才牘中能摸索八關逐三吳多士咸
踴躍時客冀北羣一顧稱伯樂及遷大廷尉平反出慎
恪常懷恬退心無意慕好爵京城惟寇氛闔門盡毁薄
五侯七貴家搜括被搒掠紛紛鴛鷺班惶惶競投閣賊

黨仰清風相誠獨遠邦尚意明主存猶冀展葵藿詰朝
聞鼎湖龍馭昇虛鄉綱柱血盡殷重見火徵綱揮訣謝
門生作書貽棣萼孤臣留姓名予廻在館柳南向拜嚴
親含笑歸冥莫生平冰檗操未始事請託仕宦二十年
半頃止負郭當日羅公門凄涼可羅雀朝野同嘆嗟妻
子困窮約賴有遺藳傳清光愈昭灼嗟彼木權柴商颷
捲秋籜　都門陷評事李森先趨告煤山之變公頭觸柱絕而復甦李曲爲勸慰公揮之出援筆作家書有盡忠即盡孝含笑入地之語遂投繯而逝

温公奉母訓讀書孤且貧晉養浩然氣精神大于身制

義必警策砥行惟率真持論獨慷慨遇事能剖陳奮負
匡濟畧忠孝傾書紳吾鄉啓禎間先達多娶准姻婭陸
膴仕不汚元規塵家門更崇嚴不比丞相茵先子其藻
鑑心知軼等倫是時有直指下車勤諮詢一言表國士
推作席上珍褒足絕脩謁交契但以神直往指館後方
來拜靈櫬爲文弔知己語語斷悲辛高風與深致相望
如參辰逮其登甲第年已近六旬去司新安李食祿僅
一春能不負所學爲政大得民黄山白嶽際頓使風俗
淳神京忽淪喪烽火來西秦留都雖繼立曆數亦復屯

國亡城始破夫婦猶如賓手刃閨中女次及茅夫人從
容廼自刎腕力巳不伸敵帥欽節義良藥躬撫循三日
氣復續張目生恨嗔疾呼亟扼吭殺身竟成仁握拳竟
透掌嚼齒還穿斷平原睢陽烈雖死氣益振遐邇千載
上接迹猶比隣嗚呼養士報得此一个臣憶佘未弱冠
問字頻相親感昔先子意亦作九方歎忘年稱小友誨
勉常諄諄酒譚若話間自醉如飲醇至今懷令德泣下
長沾巾

吳公本世冑隱居青山麓碧澗繞朱門青林映華屋揷
架富縹緗家塾勤誦讀奴婢課耕桑兒童慣樵牧辛苦
致豐腴庭闈樂雍睦遘亂伏莽多赤眉并青犢剽掠遍
郵墟捉人還勒贖償餉稍稽遲鞭撻極慘酷谿壑苟不
盈頃刻遭殺戮阿翁大耋年身去幽浚谷公請以身代
潛行就羈束朝躋遠峰巔莽徙懸巖宿至性狎虎狼宴
心伴麋鹿老父得生還田園巳半鬻未幾寇復來蹄跡
紛相觸弱弟陷網羅又作几上肉請代復如前渠魁笑
相逐嗟爾孝友人義不可屈辱亟去毋久淹威亦難再
瀆痛哭不肯歸云我貧家督願裝無留錢願稟無剩粟

天倫幸獲全飲水甘啜菽維時吳越間鼙鼓震地軸勁
旅擣孤城其勢如破竹遐傳溫司李殉難僅有六三櫬
委荒郊忠魂渺無屬二子倚窮檐存亡俱未卜毅然又
獨往炎暑冒鋒鏃撫孤返梓閭扶櫬還鄉曲延陵君子
哉爲仁巳成熟庸行旣克敦高誼更絕俗昔從太丘家
孫識公而目恂恂無近名嗛嗛若不足不言而躬行未
始自表暴令嗣久締交孟季尤披篤公孫與我兒同學
又相勗周旋紀羣間三世如轉轂俛仰挹清芬芝蘭有
餘馥

張南邨過訪贈詩次韻奉答

吳興天下稀前哲曾語此四望繞青山雙谿漾碧水城
闉西南隅夏木覆隣里漚浮宛在巷孤嶼波中起有客
白門來當代稱詩史遊寓偶栖遲巳隔廿載矣昔友逸
山翁彬彬古君子生平愼擇交推譽獨盈耳讀書窮九
丘參禪悟一指選樹就嘉陰濯纓弄清泚芳躅長若留
每過輒徙倚我衷轉疏慵杜門恆息軌潛鱗伏深淵寒
蟬脫泥滓詎希大隱名頗得老氏旨寂寞逃虛空跫然
心獨喜心喜亦何爲相尋有閒綺千里自同風一見益

佇止乎予今復生文昌猶不死古道行當還大雅獲所恃貽我累百言懇勤論四始筆鋒雖尚銛廼更加諸砥匪特事增華直欲振頽靡佫禎文獻存足徵非宋杞時賢篇什多正復難爲理重許廣搜羅遐寄慰翹企達夫曾有云適越今可以

靈隱碩揆和上寄示詠史詩奉贈三十五韻

蓮峰石嶙峋龍泓水淼瀲中峙古招提亂後久殘缺導師本西來毓秀自東浙徹悟窺鏡光機鋒勁鐵鐵覺路開金繩迷津度寶筏四海仰風規千仞構雲闕丹碧麗煙霞觚稜耀虹蜺衛法王臣過憐才畸士列遂使靈鷲山永奠獅子窟湣夫數往還朱顏換白髮轉瞬四十年古今坐超忽山陰建法幢射隊繼華轍𧗽𧗽明慧日皎皎懸智月高誼薄層霄中藏涯涘渤嘗向武林遊策杖頻造謁耍傺既交孚世締廼更切延攬效前修弟子悉人傑無肴自相親豐于莫饒舌毎登直指堂如歸極樂國空翠紫巖嶺天香散林樾對斯懷舊蹤瞻依覯新烈自足回青茗貽書見肝膈示我詠史篇微言寓賞罰上溯魯春秋下比楚檮杌揭隱揚芬芳森嚴加斧鉞幽慰

孤孽心顯奪奸佞魄兼操筆削權震作威音吼豔事與雄圖千秋同一抹以此洞儒宗何曾有區別倉皇石火身兀傲貧病骨眼前廢復興頭上山還沒栩栩化蝴蝶攘攘洄蟻蛾浩封若轉輪浮生昔沈汨展卷當小祭高枕即大歇韻語走驚雷洪爐點飛雪具德和上山陰人中興靈隱碩揆和上鹽城人繼席宗風愈振

夏日病起

沈痾垂兩月小園不曾窺濃森餘五旬荒厨幾絕炊敝廬日傾圮平疇失耘耔桔槔困疲農賑濟如饑鵶催科馳悍卒态睢若雄羆當境實難遣力疾容撐支親朋或顧問謂我善自怡老妻共愁苦指稱是齊廝癡兒習游惰附會能樂饑人事旣如此天意安可知未嘗抱孤憤詎復歌五噫雨霽病亦間笻杖相扶持虛齋淸似水嘉樹綠成帷牀頭舊書積展卷重思惟誰云千古遠前哲儼在茲堪憎稚黴子扣門急犍椎呼童謝之去袒裸任倨箕凉颸樹中來披拂愜所宜高枕北窻下恍爾遊軒羲寘心以終日天地亦可遺

丙寅八月朔日同徐方虎先生送道目和上住佛

日寺

巍巍黃鶴峰熊熊勢高亢重疊連玉屏開列皆齊上陽
崖崎雄奇險壑臨洸瀁萃山走坡陀轉折非一狀或敷
如蓮華或蹲如獅象或圓如盔盂或繞如帷帳起伏難
參差環拱交揖讓閣昔有名藍吳越錢氏剏歲久沒荒
榛行人盡惆悵先朝天啓間浮屠若文暢先子比昌黎
機緣互提唱茗雪暨海昌公卿共趨嚮人天結小界繩
墨鳩大匠檀樾紛成行殿閣几相傍更築楞嚴壇香泥
代甃甓華髮懸寶幢輝煌集靈覬貝葉琅函收琪花玉

五言古二　九　鳳棲堂

堦放客館及僧寮規模悉弘壯玉時甫成童時裁隨几
杖神王心尙孩奔走頻跌蕩登峯訪崔樓弄水探龍藏
瞻仰悟道松儼若丈人行荏苒五十年霜露常悽愴日
月如跳丸山河變滇漲世尊久塵蒙空門非虛誑洞宗
有道師四海稱令望至性極弘慈深情多直諒混迹對
箏纓高風絕羈鞅悟有卽成空觀生本無障茲遇龍天
推來坐此方丈是日秋氣佳乾坤自昭曠慧日照朱甍
祥雲覆青嶂鐘聲下界聞幡影中天颺石雨風均霑天
衣今再降（石雨天衣二師向住佛日）緇素並皈依歡喜各無量余亦

遨艮朋淸溪浮諧舫重修逆社盟寶願叢林旺間路理
昔遊尋山秉嘉尙聽勉懷後闘懲懃指前旁（先哲題額）淵明
固天民裴休還入相同開木樨香益覺吾道廣從此數
往來蠟屐着幾緉超然離垢氛餘生得安養

贈寶華院轉菴大師

木不遇霜雪誰知松柏堅金不加鍛鍊誰知鑌鐵銛人
不經患難誰知傑士賢此語世共知吾謂未盡然松柏
不作花終遜桃李妍鑌刀用還缺何異鉛與錫患難徒
苟免究為人所憐我問轉菴子應器方少年丰神何奕

五言古二　十　鳳棲堂

奕裘馬何翩翩數奇淪陷穽吉網兼羅鉗淹滯柳中虎
跕跕墮水鳶百喙莫能辯七尺何由全其人拯奇厄從
空解羈纏授以囊中策無異圯上編形軀長羽翰生死
隨機權潛行匿廣柳月險張空拳赭衣纔脫後白刃復
在前旋頭光四射轉戰凌烽烟忽發傳遞矢吏着祖生
鞭竊符方救魏遺書還報燕賢王康好冑制府開賓筵
朔從閩海去暮自洴洞旋迹慕鴟夷遊嘯繼樵門傳排
冠向神武掛組歸金僊緣性性本寂忘情情愈專靈山
老尊宿記莂逢艮緣遊遍踰鷲嶺瓢笠歸茗川寶花一

廗地同社交相延不踐方苗草但飲平流泉高臥小樓上翹首看青天浮雲幾處滅倦鳥何當還淮陰山胯下高壇築危巘東陵本故侯種瓜青門邊何如轉巷子降心卽安禪舊僮稱白足奉母生孝道世途雖反覆行止亦變遷觀空蓋爲妄謳夢皆能回我亦謝塵鞅同耕墓下田寶華院在先塋側

徐方虎先生屬友人寫鄒城至德清谿山長卷偕余寫像其間漫題五十二韻

霅溪至清溪沿洄九十里嵐影映波光處處皆可喜放

艇出郭門長川何瀰瀰蒼弁挂城頭碧浪嚙沙尾玉向嶼上浮塔從水中起峴首近郊坰亭皐隣百雉笙鶴類瑶㽦秀石錯瑜珥上建逸老堂嘉名冠桑梓在昔集耆賢貴德而尚齒人同洛社傳地共香山擬迤邐望蘇灣坡公所戾止徘徊林麓間髣髴覩芳軌仰眺道場巔浮圖若拇指俯瞰衡山門並立似投趾越此境愈幽應接殊未已雞鳴過郎墟鷗飛落洲沚蚌月菱花明魚風荻葉靡臨泛轉蒼茫攀岑僅尺咫古木蔭僧廬荒阿弔遺壘歸然下菰城築自楚公子高岡露重關千載猶未圮

想當全盛時賓客𨂍珠履世事多變遷蘅棠委荆杞中道抵菁山羣峰皆旖旎遊者如屏近者如負扆一朶青芙蓉中央抱瑰蕤蘂日暘春樓范祭酒宅壯麗侔結綺今作化人居梵放流宮徵南去接埭谿茶香滿春市濃郁比松蘿清芬亞顧渚上强最堪游丹崖滙清沚樂天游未曾生平以爲耻惟聞漁隱翁孤踪寄於此登山採紫芝涉川擷芳芷紆折到餘不溪流清徹底泉岫雜所驅環遶猶聚米玉壘旣鸞翔金鵝亦鵠峙乾元極崔嵬一方疇離祉百尺小垂虹蜿蜒飲溪水半泓石髓泉湛若

月初胐靈氣之所鍾每出天下士纖穠與奐菀人遐室則邇近見徐蘋邨與博無涯涘文過韓昌黎詩軼韋刺史畧彼簪紱榮眷玆丘壑美與余稱素交落落能知己出處雖殊途久要期終始扁舟互招尋佳處頻徙倚返櫂笑王猷命駕慕嵆呂往來成二老此事良可紀洒倩顧虎頭畫入烟雲裏相邀同賦詩作此嵤嶸矣上强在埭谿深處白樂天詩云生平蹤跡在南州遊遍天台與虎丘惟有上强精舍好最堪遊處不曾遊宋人鐫最堪遊三字於峭壁之上　胡仔號苕溪漁隱

癸亥六十生朝漫作

十年前此日作詩示諸子轉瞬又十年流光一何駛遂瑗知昔非陶潛覺今是非是兩俱亾列子有深古我亦滯蕩人處世猶寄耳筮謙保初終（揲蓍得謙卦辭）遇坎識進止少壯臥煙霞無意拾青紫衰老益疎頑私心薄黃綺獨癖自考槃獨行自遂累指十年來遭時未傾否賤濟接干戈催科急包匭四海殫困窮人情更澆詭匪特念民瘼亦恐憂天圮逡巡度作冬往往呼庚癸中餽強支持綰髻無簪珥老僕盡凋殘田廬就荒蕪婚嫁不及時

慙顏對兒女衣食不及時低眉猶俛仰生平饑溺心同室焉能委惟此尚縈懷餘事皆敝屣幸存濟勝具無負佳山水碧苕苕芥間歷歷留屐齒兼多方外交栖託空門裏蕉團窩若中處處容杖几詎獨縱遨遊實可外生死目力雖漸昏聊復耽書史仍弗廢詠歌揮毫動盈楮得意每忘疲焚膏晷繼晷萬卷擷菁英孤燈灺紅蕊何必北海尊何必東山妓即此送年華頗亦稱樂只有妻伴伯鸞自足當法喜有子半荀龍或擬高陽里霧隱豹廼變海游鵬方徙深居覩大運順時吾老矣

諸葛瓶五十五韻

余潑懷古情恒若循至性每見舊宗彝如逢古明聖前年獲一冉厥名遞難定似鬲不分襠似敦不橫柄耳似鬲秉仲腹似周季貝三足具獸形一節踐鴙歷盛下通火風取象合中正示戒匪饕餮條重等册命（饕餮册命註古鼎名）質比肌理柔色同玄玉瑩丹砂斑最殷翡翠光爛靚徧體雲雷文廻環遞輝映隱約自分明模稜仍不磷渾樸兼精工不知何代勝首山鑄久遂泗水湮莫濟自娩寡見聞凡事疎考訂與博遜揚雄辨嘶慙許慎識非張敞

先更乏書連乘人無王楚善炙從廣諮訊孰意三見變癖嗜我尤甚嘗過古珍遺諦玩不轉瞬魚目恐濫投贋鼎應悉屏兒弟皺相嘲往往至諫諍持之反愈堅固執有錯認開從過庭時云此確有證曾觀讀耕錄名曰諸葛瓶我適聽斯言乍疑旋復信古人寓意深攻器知其政憶昔諸葛君躬耕砥行高臥草廬中好為梁父吟昭烈三顧來幡然始就聘鼎足勢三分抵掌談已竟維時炎漢衰強起收殘燼北拒曹阿瞞東連周公瑾創業甫小成託孤寄大任鬧主守危邦吳魏皆覬覦蠻圉得

晏然有若僑在鄭廣益集衆思行法明號令營屯居渭
濱甲士雜田畯六出冀典劉七擒先服孟遺幗敵蒙羞
麾扇軍隨進抵蜀眞如虎關隴多響震向使公久存安
得復有晉惜哉五丈原盡瘁身先殞文章垂二表神鬼
護八陣流馬効馳驅木牛能轉運千弩發忽齊十矢弩
連勁想其制作奇此概實相稱從不受裘伎亦不經水
淩留傳人世間四百三十閒露之則日晶斂之則月華
雲以志澤民雷以昭晉與徵並召公鏄靈偃軒轅鏡名
士作蓋臣視物當感興子孫永保之千秋有餘慶

古體七言

雙龍引

乙未秋刺史張公淑之貽大宛聚騮又從王將
軍所購得小驪駒皆絕羣者同人作詩歌之余
亦賦此

大宛飛來紅叱撥萬里產自焉支窟龍顱突目廣腹肬
毛如燬炭蹄踣鐵遐入吳興郡廄中君都詫作千里紅
同槽衆馬多辟易昂藏獨立如癡龍幾回轠出眞無匹
雙鳧碨磊排胸臆逸態雄姿勢欲騰遼東健兒騎不得

聲價轟然起晉城元戎購之雙玉瑛張公知余有馬癖
一朝相贈千金輕自離郡廄依樵牧性情漸與人相熟
伏虎巖前卧白雲蟠龍淵底歎寒玉春來騎上淑景堤
颷旋電閃入四蹄玉鞭輕拂桃花綻雕鞍忽跨丹霞飛
吾觀張公相馬不相肉坐閱羣駿眼如燭天閑雲錦徒
紛紛終日低頭飽芻粟騂騮驕驕殊豪英道傍見者誰
不驚狂生得此意已足環視八極精神生我將乘之踰
崑崙履碣石朝刷幽并莫還越踏破陰山古時雪欲行
未行且逡巡茫茫禹甸多風塵風塵須洞何當埽只恐

驊騮易衰老

又

房星夜照雪水黑飲馬池邊飛霹靂龍騰化作小驪駒
墨花一團雲氣濕生來神駿迥尋常耳如竦鹿頭如麔
蘭筋束骨皮肉急雙瞳夾鏡精神藏就中奇相尤堪異
牟鬚有爪懸雞距偃氏鞫中謝氏髯竟與圖經合符契
漁陽宿將老廉頗相馬追師馬伏波自矜此駒世無敵
便將躍足凌山河去歲移營屯海甸尙憐駒小難征戰
慷慨相貽謊甚高低徊撫却心猶戀更經長發帶絡頭

材成騕褭性轉柔聞聲辨色自踴躍呼來不用青絲收
試向郊原小蹀躞碧玉蹄翻如按拍崎嶇高下總如夷
行止疾徐俱中節杏花影裏柳陰中瞥然一去如追風
路傍碧草連天起海外蒼鷹蹋翅從張公褭驂擅名久
誰知此駒迺其友紫燕青虬世所珍朱纓玉勒吾何有
生平好馬兼好遊時人錯比馬少游長驅不效東野子
短衣獨往南山頭與來並轡盤雙驥彼此爭先無次第
合縱齊鬣日月輪交馳並吐風雲氣風雲之氣何飛揚
嗚呼那得江都王毫端寫出兩驌驦千秋萬古雙龍光

諸子巙菴畫竹歌

栖賢自昔稱竹鄉森然族處羅山陽雷聲殷殷叩崖戶
山靈無主造化怯春朝怒筍出平地咫尺具有摩空勢
嶰谷裁成鸞鳳音中山畫吐龍蛇氣遊廬居士自樂羣
未嘗一日無此君捲幔朝霏淇澳雨垂簾晝鎖瀟湘雲
巙菴道人來吾里前繼坡仙後承吉二公遺蹟儼在茲
俊鶻欲落兔欲起乍逢此景喜若驚揮毫直與山相爭
磻溪絹滑墨海瀉渭濱千畝須臾生山齋看畫還看竹
蕭蕭非草亦非木勁節虛中不厭多長與畸人伴幽獨

餘菴道人過泉滋阿爲余寫遊廬秋讀圖

羅山秀色摩蒼穹芙蓉一朶青濛濛中有泉滋十畝宮
丹梯白室架構崇主人蚤出天下籠箕身絕頂疑高冲
孤亭自蔽只數弓咫尺帝座卑華嵩遺世獨立覩無窮
有客來尋塵外踪移情往往撫絲桐一彈再撫心指融
高山流水何颯颯卽事翻入圖畫中寒雲漠漠開芳叢
層嵐疊磴透迤通飛泉遶戶吼淙淙千樹萬樹生秋風
欲落木落葉半紅頓令神宰悲無功吁嗟一身猶轉蓬
二曜西沒忽復東舉頭視天天夢夢烽烟海內方交訌

翩然遐引隨冥鴻攡書獨坐氣自雄重霄羅我如帡幪
山中之樂能久同息機與爾游太空
崇禎末丹陽賀公禮存筮仕蜀之資陽令遇流寇
亂盡室死焉其子雲舉徒步萬里尋親骸骨于
兵戈榛莽中後任吳興別駕爲余泣道其事請
賦此詩
崇禎紀元歲申酉國運凌夷値陽九玉步潛移帝子愁
金甌乍缺公卿丞丹陽賀公天下豪仰天孚涕風蕭騷
時危直欲致身去一官冷落惟青袍青袍白馬資陽吏

獨抱丹心就荒徼雲黯公孫白帝城烟迷蠶祖青神戍
瞿唐峽口錦江頭仗劒攜琴萬里游巴川循吏移風日
漢苑銅僊泣露秋銅僊泣露金莖折鐵騎星馳撼天闕
箭鏃朝飛朱鳳樓笳聲夜起黃龍窟赤眉青犢並橫行
鵂鶹貂蟬競出迎衣冠滿野皆塗炭烽火連天捲旆旌
資陽城郭大如斗資陽邑宰賢如母諸葛寧知漢祚移
睢陽自爲唐家守睢陽資陽齊令名誓與此城同死生
江山幾下新亭淚宇宙孤懸即墨營營空食盡援師絕
夫婦兒童皆殉節切切翁啼杜宇聲萋萋草染萇弘血

十七忠貞共結纓百二山河相繼傾龍去鼎湖神未遠
鶴歸華表世旋更世事旋更垂一紀會見忠門有孝子
遂尋骸骨瘴江邊慟哭君親亂山裏亂山蕭蕭赴荊門
愁霧慘慘天地昏王襃柱濱林間淚屈子空招江上魂
魂騎箕尾升天路空使儒生遠相慕文愧昌黎共此心
欲弔田橫向何處可憐忠孝本尋常何事今來倍可傷
聊寫長歌同楚步令人千載憶資陽
兼山閣
昔年曾結山中屋不識衆山眞面目今年重起樓上樓

千山萬山來案頭山中有山山止一城中無山山更密
煙雨蒼茫斷復連風雲舒卷藏還出我愛看山日日登
山耆 踴躍紫翠騰奔星縱有驅山鐸欲比愚公恐未能
資福綠筠堂試新茗贈霞隱和上
弁峰霞公住資福生計只看茶與竹赤手鋤成十畝雲
澄懷餐就千竿玉前年重葺綠筠堂淡山一曲移瀟湘
夜雨蕭疏響巖谷寒濤恍惚迴空廊堂中主人何所得
大愚老人曾築肋參透歸宗一味禪惟有茶香和竹色
年年三月四月時鳴鳩拂羽蠶未絲薔薇作花紅皺皺

瑯玕解籜青離離我到山中訪遺蹤抱影還來此堂宿
開門先問竹平安燕坐時同飲新綠空翠霏微灑石牀
伊蘭彷彿生幽香荆溪小壺丹砂色定州磁甌玻瓈光
松風瀉出如露水明月來投玉川子蒙山洞山安足擬
一杯一杯殊未已陶然清醉碧雲裏飄然欲跨青鸞起
陸羽不復見玉猷杳難尋寥寥千載誰知音清風宛在
祗樹林祗林共喜往來熟維摩詰是古金粟寺有泉名如露

弁山碧巖觀珠簾泉小龍同霞公

弁山之廣一百二十里其高七千五百有餘咫我與此
山夙相契遙望山光亦心喜興來振策山上游嵯峨怪
石高于樓層巒複磴伏即起蹴踏卧虎驂飛虬虬龍飛
來隨地脈天目分支巨靈擘割得蓬萊左股青斜吞震
澤中心白白雲浮動碧玉巖丹崖倒挂珍珠簾千年雨
腳翠滴滴六月雪霰寒纖纖珍珠為簾風作絲明月為
鉤霞作幔巖前狂客去還來潭底小龍潛忽見此龍雖
小形色殊鱗角皆具如塗朱泥蟠蠖屈同蜓蝘老僧豢
之水一盂吁嗟龍乎汝何癡何不嘘雲遍寰宇振鬣天
衢潤八荒功成然後歸故土龍曰升沉有命隨大鈞君
不見焦原此際皆如焚惕若難為天下雨悠然且卧山
中雲我嘗聞諸古人云高卉蒼蒼天語可聞天語可聞
還向天語天今無語龍乎柰汝

兼山閣看日月戲作二歌

小閣凌虛高岌岌坐看曦車出還入出時常早入每遲
羲和與我如有私朱明向晚景方淑六龍頓轡崦嵫谷
魯陽不必更揮戈夸父何勞苦追逐此時煙霧皆飛揚
此時雲漢皆為章青鬱彩鳳共翱翔金支翠葆紛開張
須臾天女停機杼忽訝鮫人成海市萬縷霞凝珑珀光

千山色絢葡萄紫紫氛漸斂雲已還紅輪乍遠影尚殷
欲夜不夜氣初爽欲眠未眠人自閒人自閒兮朱顏不
可以久駐終古如斯兮朝復暮我不求大藥駐我頹倚
此小閣兮天可攀天可攀兮我不可以瑣瑣惟願彼不
右旋兮此不左但使羲和朋似我懸此曦車長不墮

又

曦車已發西虞淵氷輪忽挂東山巔天公恐我不如意
故遣清輝暫然至清輝冉冉照巍樓此際何須秉燭遊
漸覺長風生兩腋頓令溽暑成三秋秋光先至誰能得

端居自有回天力萬戶平臨不夜城一家獨在清凉國
清凉國土路無多倒影蒼蒼山與河白鶴峰前珠作樹
水晶宮裏玉爲波玉波瀰瀰凌風起大地溶溶化成水
空中色相本來無世上浮名安足倚倚天開烏兔飛走
幾時休昨之日舍我而去者不可留今之夜相隨而至
者其可長在不升沉旣有定圓缺豈自由君不見滄海
之田一時巳更變廣寒之殿七寶何人修縱使玄霜搗
就姮娥竊得肯相贈不能銷此千古萬古之淸愁寥寥
天與地與我同虛舟一笑坐高閣浩然何所求

道峰兀菴和上將以舟居爲方丈訂余作方外遊
賦此以當櫂歌

舩子心空無所住將辭龍象隨鷗鷺出世猶懷避世情
五湖七澤稱流寓木蘭爲舟箬作篷蒲颿宛轉乘樵風
筆床茶具位置好小橋流水透迤通有時停橈依斷岸
有時飛柂橫霄漢少林老宿蘆一枝太乙眞人蓮一瓣
有時自喜波浪平崩把綸竿釣月明手持秋水蓮花戒
施遍春風杜若生有時忽遇波浪起安禪只在洪濤裏
舉世誰知來去蹤諸方那識浮沉理飄然放櫂天之涯
蓬瀛淸淺是吾家出水珠幢懸日月凌空寶蓋結煙霞
依然艤櫂湖之汜靑苔髮盡皆鄉里荷蓑衣中五色雲
筍皮笠上三山雨舟之晨灝氣蒼蒼天作鄰漁郎相引
忘近遠武陵洞口桃花春舟之暮空水茫茫識歸路馮
夷聽法効馳驅飛湍急處浮杯渡我與公交十五秋忘
機更覺機相投只今泛宅爲蘭若還期同作逍遙游逍
遙復逍遙維舟肯相待不向東流詑濟川且涉西州攬
芳茝歌欵乃坐觀泡影作恒河一任桑田變滄海

題邊文進蓮塘鸂鶒圖

人間觸目皆塵埃殘山剩水猶無恙蓮渚蕭疎地自偏
文禽宛轉情相向波紋如縠復如流鄰鄰四壁生高秋
尺縑揮灑自成趣令人對此懷滄洲邊鸞寫生推絕藝
文進無乃其苗裔點染能侵造化權精工豈特翎毛細
黃筌呂紀亦擅名名雖相亞莫與京始知神運合象外
後來粉繪徒紛紛我居湖州采蘋里苕溪霅溪靚如綺
野舟多情落又開好鳥忘機眠不起君不見鴻鵠有志
輩冥冥鳳皇覽煇稱最靈物情人事偶相似悠然蕭傲
湖之汀

雜揚孫公新齋嘗意爲園命曰想園陂涉江侍御
爲寫一圖公歿其子坦夫更爲想想圖吾鄉方
歐餘中丞復寫一圖士大夫題詠甚多請余作
長歌余與公父子周旋久于園又不勝今昔之
感焉

憶昔甲申乙酉間接天烽火逃邦斷蘇門先生見幾早
攜家避地棲賢山吾廬正在山之麓萬樹梅花映空谷
晨夕相從話素心想園風景間之熟先生有子曰坦夫
年逾二十長於余有書共讀酒共飲交情藹藹若友于

忽然一別二十載荏苒年華不相待蘇門淸嘯杳難聞
想園風景依然在去年重到舊山村爲說初更想想園
自有淸風同栗里何須異境覓桃源園中萬象皆如昨
蒼旻爲宇雲爲幕豈必翬飛起棟梁但憑意匠成丘壑
一丘一壑總天然始信壺中別有天門對蜀岡千尺雪
窗臨蔣社萬層煙其間多茂樹日涉自成趣既仰喬與
梓復愛棠與棣其間多淸泉發源自靈淵長能留世澤
不復愛桑田其間多夏屋混沌加新築出入無垠門虛
堂無反覆有時山水動淸音非目可視耳可聽南陔無
句亦可誦南華有意亦可尋此園歲久愈開拓詩篇圖
畫施丹艧大開庭戶任人游不似古人稱獨樂君不見
石家金谷狐夜嗥魏其池館長蓬蒿又不見昭陽殿廢
牛羊聚鄴下臺荒鳥雀驕我題此園三歎息人間俛仰
成陳迹惟有棲賢山色佳峩峩依舊連雲碧

過湘溪訪潘天行子見

淵光渟渟夜不昏水田漠漠蛙語喧晚山相帶見前村
有客飄然入谿門十年一歎庭中樹恍惚當初下榻處
篝燈寘酒靜莫言明日乘舟不能去

過東遷沈氏故居

吳興休文古著姓三百年來久繁盛羣游藝苑取高名
並陟崇階聞國政侍郎中丞祖及孫尚書宰相弟與昆
拜命纍纍垂紫綬趨朝奕奕乘朱軒一時才調皆華敏
萬石家風自醇謹周旋不愧里門高舉頭但見長安近
馬溪之北澥溪西尚書遺構與雲齊雕墻遠映千尋樹
峻宇遙臨百尺堤雕墻峻宇如城郭重門湪戶嚴扃鑰
夜雨猶聞擊柝聲天明未解提鈴索雖遵垂訓戒奢靡
不覺豪華勝舊時幸舍空留彈鋏客蒼頭半畜冶遊兒

新移錦石栽花圃亦有濃粧鬬新嫵亂後仍開奏管絃
閒來竟爾教歌舞歌舞何曾畏鼓鼕淡居不羨武陵溪
初來後厠渾疑錯久住園亭路尚迷園亭乍見紛羅綺
齋中本自藏書史論文悃欵集賢賓學禮殷勤課諸子
諸子彬彬盡克家髫年得雋衆推誇牙籤日映窗前几
綵筆春生夢裏花夢裏繁華豈能戀人世風波疾于電
其道黃金子母饒誰知滄海須臾變阿母從容赴汨羅
孤兒相繼委荒阿世業盡隨新例沒北鄰猶感舊恩多
傷今感舊何從訴羊曇重向西州路金谷園中蔓草滋

平津閣上凝塵汙十年不到小橋頭此日凄涼異昔遊
卧壁蠨蛸閒向暮當門鳥雀亂先秋秋來禾黍何曾熟
官家蚤已催餘穀老鶴還棲舊院隅饑鼯自竄荒廚曲
兩三廂僕羸且尪頻加敲撲無完瘡邏卒還來看廢宅
游魂何處歸空房可憐繁盛成搖落可歎豪華宛如昨
天道從來忌滿盈人生自古多哀樂哀來樂往設徘徊
淚灑荒原日已頹君不見長安回望繡成堆昆明池上
增劫灰秦宮漢闕安在哉

輓顧烈女季蘩

季蘩青戍顧爲章女也字張氏年二十未嫁張
氏子以疾夭訃聞季蘩慟哭絕而復甦者再嫂
姊百端勸慰弗顧也婢僕輩私議云幸未適張
氏蘩聞而愠曰我生平坐一几用一器終身不
復易斯何事乃以是言汙我竟扃戶投繯死發
其匣得詩三首蓋絕命詞也

世人多以情死生季蘩之死不是情世人聞或能死節
季蘩之死并非烈曾未識面張氏郎有何繾綣空悲傷
父母兄弟皆憐愛有何激廹生感慨從容一死成我仁

綱常所係在一身彤管千秋增氣色青溪萬口揚清芬
吾聞季蘩自言志生平寘物無遷次此身與物孰重輕
寘之得所畢我事嗚呼季蘩百世師一言九鼎終不移
寄語悠悠世上兒此身可惜當自持

苕中元夕篇

吳興太守來一載風流欲使風光改露冕行春遍郡城
郡城正月春如海元宵開讌出南郊置酒張燈興自豪
覘首分曹呈角觝碧湖迎舫駕金鰲鰲山正在波心見
爆竹筒花落如霰皓月翻迷萬炬光疎星却被千燈亂

沙邊火樹又分蔟陸地遊陽十丈紅遠岸生煙能襯日
小橋流水畫成虹虹霓吐氣人皆美賓朋半是金閨彥
借問當時北海尊何如此夕南郊讌南郊此夕闘繁華
共詫今年樂事賒坐久星辰依客聚更闌河漢倚樓斜
樓頭畫角嚴城動清音復奏梅花弄鉦鼓闐闐響乍停
笙歌緩緩遙相送月河歸路駐齣撓夜半春聲泐暮潮
小艇櫂來誼士女長堤擁去失憔僥坐中獨有烟波客
漫倚篷窗浮大白但使苕川風俗淳何愁弱水蓬萊隔
蓬萊之境豈虛無化日恬熙更可娛萬里薰風來玉闕

一輪明月照冰壺

題張鐵橋畫馬

鐵橋年已七十五醉影蹁躚能劍舞餘勇猶令筆墨飛
迅埽驊騮力如虎維縶蕭蕭古白楊四蹄卓立明秋霜
昂然顧盼氣湧穩風鬃霧鬣非尋常用之彊場一敵萬
如何閒置荒坰畔壯心烈士悲暮年永日披圖發長歎

春泛

吴與城上峯千仞吴與城下波千頃玄真一去不復還
山光水色無人省我來放櫂碧湖邊斜陽送出桃花影

嘗過栖賢讀道日和上扇頭恭藏丁公昔年贈別
之作古道照人乙丑五月既望和上至星沙相
訪賦此奉送兼寄丁公

語云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松過歲寒不改色蘭香
空谷長因風道師駐錫栖賢谷篋有長歌我曾讀出袖
輝輝照乘珠入懷璨璨比尚玉上言遠別離下言長相
思中敘生平惟山舍永不移君子之交離若水紛紛膠
漆安足擬許支方外見交情管鮑當時詔知己此詩試
問作者誰遼左儒翁丁令威玉堂高第登何蚤金縷傳

衣願不違師嗣法洞宗別時惆悵見時喜閩南冀北輕千里
廿年形影久相依半生手足眞堪倚自憐我少止一身
常思與姓爲天倫髫髮蕭疏忽焉老肝膽輪囷空向人
近始逢圓濘一見成莫逆同拊方寸心煉作補天石羨
師先鼓伯牙琴意在山高與水深莫道曲高終寡和移
情我亦能知音今看杯渡湘江遠欲隨瓢笠仍踈嬾泉
下慈親馬鬣虛庭前稚子鶉衣短爲使韓綱去問津獻見
同行戟門開處自情親還將昔日詩中意更寫長歌步後
塵

題李營丘風雪運糧圖 趙松雪跋

自古嘗稱蜀道難百步九折縈巖巒何況嚴冬深雪裏
寒氛晻靄踰千盤前峯崒嵂摩天起後峯連綿勢未已
猨猱不度鳥不啼懸崖無根谷無底巽角劍閣雲萬重
捫參歷井摩蒼空蛟龍蟠拏古木偃蝃蝀虒䖭飛梁通
此時何處來徒衆運糧千里輓輸重僕夫股慄泥沒歷
車輪欲摧馬蹄凍誰能畫者李營丘秋毫細晰天為愁
心神自共元氣合筆力直與造化侔營丘本為唐宗系
邦家正值夌夷際隆準王孫泣路隅紛于凍雀遥飛去
天寶以降傳乾符車駕幾度畱成都漢陰饋餉騾背負
百官始得充朝餔蜀道之難難若此危途敗困唐天子
當時寫此非偶然後來題者趙承旨承旨亦是宋天潢
筆墨神妙眞相當徘徊歎賞最珍惜似因弱宋悲殘唐
唐祚宋社久荆杞又曾再閱滄桑矣青緗還從世上傳
乾坤傳事隨流水此卷經今八百年卷中陵谷猶未遷
收藏印記亦屢易令人對此情惘然君不見自有書契
來陳跡悠悠皆可覩空將哀樂感興亡頻弔環州一坏
土嗚呼豈必王孫心獨苦

題潘婿仲巘詩草代序

古來儒將止數公君家阿翁稱最雄五軍甫投關營秩
七萃幾成扈蹕功（甲申春請扈從南遷不果）葵心乍展炎暉蝕上馬
提刀前殺賊勒石將書寶憲銘據鞍便草陳琳檄勉承
新命出燕都輕裘緩帶來西吳下車指日收青犢細柳
蕭風静絲蘿渥洼龍種生騏驥南溟又振鵷雛翅五歲
能彎鵲血弓八齡飛控青絲騎十三挾策登選場發胈
燕領繡襁褓文堪壓卷射貫札澤宮觀者如堵牆一自
阿翁長別後形容憔悴多消瘦掩卷前曾賡我填詞
蚤已稱藍白大令能書似右軍墨池飛霧流氤氲社中
吟艸頻驚座匣裏蓮花更出莽時從兒輩同家塾披襟
自坦東牀腹嘗嫌投筆笑班超共許敦詩推郤縠雄風
大雅總兼裘書劍重看上國遊旋領中黄封萬户并持
丹槧付千秋在昔有言嘲杜甫將軍能文不好武爾方
年少兩兼之毛錐餘勇猶堪賈新編問我索題辭知君
愛誦老夫詩漫將長句酬佳詠轉憶過庭學禮時

贈吳協岑煉師

白蘋洲邊有仙吏秘笈丹書天所賜稚齒曾遂絲髮翁

髫齔解識瑱函字三吳旱魃昔爲灾苗枯赤子無噍類
獨持絳節登壇坐令黃堂親擁篲肅將章奏役蜚廉
旋遣靈符呼直使萬人翹首望蒼穹三日卅霖已如注
上清眞人謁金門相期北上同駿奔璇闕三千朝碧落
玉樓十二遊崑崙靈祐宮中隨禱雨亦復三日如傾盆
六龍飛轡催雙轂一鶴唳書出九關緱山子晉詩受籙
梁園幸舍供饔餐瀛洲學士多道侶羽林宿衛稱弟昆
去年省母還鄉里依舊恂恂一孺子居心但覺平似衡
履道長能坦如砥買得西餘山下莊背負高峰面流水

頻施符水療奇痾偶作兒嬉試方技有時忽作步虛詞
頃刻揮毫亦堪喜明初鄧羽安足論唐代吳筠差可擬
今春質靡潛狐妖千年老魅通紫霄竊鉤攫寶伎倆狡
飛磚走石氣勢驕設壇禹步始劾治山魈木客咸逋逃
繼之限行月孛法孥魅反接聲悲號擲筆勒令自供狀
失物盡返靡纖毫殛之不忍縱不可盡地瘞盎爲羈牢
茗城閭井復安堵衆目共擊口共褒吾聞仲尼不語神
與怪春秋變異仍紀載近來異事何更多物怪有人能
禁呵人怪不禁將奈何

贈毛會侯先生

古人結交不論年飲醇自醉心已堅古人結交不論遇
戴笠乘車各成趣我愛嚴陵毛先生文炳龍鸞中抱素
十年前至苕溪城傾蓋一見如弟兄海內何人堪下榻
花間永日同班荆別來再出非懷祿紛紛世事皆蕉鹿
旋采芙蓉製遠游却栽薜荔爲初服今年重到愛山臺
柴門亦復爲君開心如明月不姿睽身與閒雲獨往來
我有詩編自芟削文章有道要相託但從玄晏重三都
詎藉曹丘矜一諾先生蚤歲享盛名二十獻賦登承明

三百人中最英俊鴻翔鳳舉乖慈珩服官卽愛祥刑寄
澄清攬轡漳河去拔士常居梁苑先宏民直與黃香次
歸來讀禮復移官訪古遙臨漢將壇鐵堂峽遶泰山迴
玉壘峰連渭水涘趨走風塵常壘綬冰心一片長依舊
安仁重種洛陽花淵明自愛柴桑柳循良異等既明揚
大雅宏登白玉堂相如乍得逢楊意謫仙何處尋知章
煌煌清廟瑚璉器豈少瀛洲一席地長沙絳灌固難諧
襄陽明主何嘗棄嗚呼昌黎歷數古善鳴其詞大抵多
不平先生但保幽人貞人生只在意氣合斯世未覺文

章輕君不見從來大器早貴亦晚成

墨梅行 幷序

古來畫品持論最嚴然以女史普繪事略能點染便足流傳初不計其源流宗派也縱有臨摹大都人巧所至天機偶合若李夫人暎寫窗間竹影遂爲後來畫竹之祖亦不過慧想清思照相鏡照而已從未有取名公鉅筆心追手倣相與後先者蓋其氣冕胸襟旣爲天所限而腕力又不足以副之耳楊李陳夫人名書海鹽錢子

淑配也工畫稱詩伉儷自相師友咸疑其前因夙世謝道韞管仲姬輩再來寫墨梅倣王參軍元章筆法虬枝玉屑橫飛側出於縑素之間一展卷如見參軍當日拔劍起舞筆酣墨飽時或謂閨中之秀而擅豪士之長恐爭衡不易獨不聞鐵心石腸僾爲騈儷之語豈昔益玉鏡韻不能寫氷雪之容耶夫人與余婦系同太丘遠貽畫箋寄卷索題以諸姑伯姊之思爲靜女彤管之貽有古風人之遺意焉屬作長歌代爲之答

煮石山農生元季擊劍談兵負奇氣自號飯牛翁懷才不一試介節雄心未肯平迅埽寒梅見高致偶然一出遊長安持縑請乞多朝貴自畫一幅懸壁間漫題羌笛吹難墜遂使時人側目看指稱此語含譏刺婣嫩欲相加歸入山中避山中種梅結草堂草堂卻向梅中藏眠梅憩梅梅索笑放懷一飲傾千觴酒氣拂拂指上出枝繁莖亂筆勢狂參差曳動烟水影㶿爕散作春風香解衣脫幗恣盤礴拍手大叫梅花王即元章語山農一去三百載江南依舊塵如海羅浮大庾鎖煙霞深巖邃谷空蘭

茝官閣詩人久莫論歲寒素友今誰在地老天荒此一時氷姿玉骨無光彩忽逃邐村女士錢前身自是瑤臺仙揮毫獨倣山農筆選韻嘗賡水部篇發來鐵榦枝枝勁吐出霜葩顆顆圓霏微似詠庭前雪髣髴疑臨洛下川我有棲賢梅萬樹看花歲歲隨花住扶筇更欲到西溪泛艇還將訪玄墓賡平一賦雖未工靑丘七律猶能步古人愛梅有佳趣梅妻鶴子長相聚老妻愛畫兼愛梅屬我先酬畫中句廻簷幾度自成唫聊[illegible]逝寄去王冕字元章別號煮石山農諸曁人洪武初徵授諮議參軍

玉山堂觀紫霞舞

玉繩將低夜欲闌主人留客更盡歡移觴促席月向午
美玉吹簫彩鸞舞初來窈窕不動衣春雲出岫慵未飛
霓裳照耀燈光炫恍惚高唐夢中見曼臉修蛾纖復穠
步搖冠映花葱蘢玲瓏翠袂愈綽約盧姿頓蹴凌波襪
翛然縱逸游鴻驚飄然旋轉廻雪輕低昂緩急總應拍
徘徊顧盼皆有情小垂手後行且止弓腰去地不盈尺
瓊蓮一朶貼水開人鄉三眠倚風起御瓔縈縈珮珊珊

笙鏞絃管紛相攢阿香碾輪閼便捷纔身入破如轉環
左旋右覆雖難測花柔玉軟渾無力逸態橫生共詫奇
嬌姿委頓爭憐惜鼓吹忽催音更繁霞帔颺若振羽翰
紫燕差池穿繡幕明珠圓走隨玦盤鵷鷄飛過還收翅
流鶯囀罷聲猶駐乍整襟裾乍歛容四筵擊節無倫次
君不見閉窗常畫洛川神有人疑是自寫真臨溪學士
詩句新長安一往多風塵離鸞別鶴難具陳那得相從
如昨遊讌頻因君今我懷故人紫霞善繪事蘭郵徐公贈詩有爲因歌舞好故寫洛神工之句

陳鳴遠沙壺引別號壺隱

媧皇補天石霏屑飛墮荊溪結巖穴陶人旋人產異姿
製爲茶具稱奇絶問誰刱始傳貢春繼起獨數時大彬
徐生友泉亦好手近來陳子妙入神匣中利器止刀尺
奇模異式隨心鬪丹黃紫素各盡妍大小方圓無定格
團欒捏就類天成麤沙細製尤最精磨礲要使去圭角
摩挲漸久生光明用之如金亦如錫重之如珪復如璧
抱璞含華几席間銀甖翠管皆無色前年相訪過艸堂
銘壺爲我裁短章蠅頭行楷縱鐵畫筆法秀勁凌鍾王

此更從來未曾有時生徐生並其偶聲諸名藹欲益佳
梅花道人石田叟老夫一自得此壺悄悄靜晝增清娛
竹罏候火似丹竈松風蘭露爭須臾幾看蟹眼泉初熟
滿甌寫出秋雲綠煩襟滌盡神獨醒北窗企脚攤書讀
嗜茶往昔聞數贊前有鴻漸後玉川君謨了瞻强解事
龍團鳳餅徒烹煎今時名物古莫比高麗燈扇荊川楮
洞山岕片飲欲偃恰與此壺相表裏古三不朽功德言
寥寥宇宙無一存即今回指隆萬際遺風邈若羲與軒
吁嗟靈氣所鍾只在此壺中向有隱君子

毛會侯屬題錢軼秦倣雲林畫卷

毛侯宦轍極遐陬一度過秦再入洛更渡牂牁鐵索橋馳驅萬里窺邛筰水行並溯嶓冢源征帆幾向長江泊陸行常遶嵩華間征軺幾出長安郭岳有五兮登其三州有九兮游其八鄉園況在鈞臺邊山高水長宛如昨年來苕霅亦浮家碧湖蒼弁偕行樂目中既多名山川胸次自有真丘壑便能潑墨染煙雲勢若兔起與鶻落近比容臺遶右丞南宮北苑俱無作偶從游戲見天倪自古名賢聊寄託炎歊觸暑過吾廬北窗解衣恣盤礴

兒曹屢請不厭頻尺繼素箋供揮霍初秋邀訪到琳宮鑪香茗椀相酬酢誦我新詩忽解頤呼童攜笈爰開鑰檢得縹緗一卷圖珍重不啻卞和璞軒渠手始展觀乃是若耶錢君作神姿瀟灑迥出塵惜墨如金非簡略巖空更見石嶙峋木落未覺秋蕭索恍若雲林在眼前把臂同登清閟閣為言此卷未嘗輕示人解者方許共嗢噱子其為我賦長篇當屬錢畫來相博吾聞此語輒欣然筆歌墨舞殊踴躍笑謂毛侯爾太勞車塵馬跡窮地絡何如愚公一室堪臥遊青鞵布襪都收却但願圖成番寄來知君自重千金諾

贈錢唐吳子來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李白有是語倣誕恐未真三百篇分賦比興在昔宣尼手刪定閭房里巷俱可風和平便足供神聽漢魏以降至六朝綺靡積漸趨纖佻三唐作者固殊列宋元二代何寥寥有明開國即全盛英多磊落推弔正消乎歷下與竟陵增華矯枉均為病吾胥上下三百年兼收節取成一編采其盡使歸典則性情風格何曾偏近喜西泠有吳子神清湛湛如秋水有

指弗彈齊舍劍有足弗躡趙家履去歲來遊苕霅濤啟慭謂我為知音舊著霏霏投玉屑新篇字字遺南金不向騷壇樹旗鼓靜氣脩然見眉宇珠璣萬斛筆端流雲霞五色腕底吐更集梅花詩百章中峰老禪相頡頏炎天赤日重把玩陽春白雪生幽香屬我作序心已許桐陰搦管能忘暑欲表元嘉初婦辭愧非玄晏先生語我愛吳子不特詩與文書法並逼王右軍願將長句與小楷何似山陰道士籠鵝墓詞場韻事足千古古來議論徒紛紛

贈徐周道先生 時六衮

南州高士文章伯奕奕聲名冠吳越及死常存濟世心
龍門獨抱匡時策晉不願登應仕作黑頭公晚不就明
經第若薊川翁孝友爲政果不與浮沉玩世將毋同同
興之間通且介柳下能恭伯夷隘白髮方知蔗境甘紅
塵不到芸窗外杏林深處足怡情近復移居傍白蘋秘
笈千年丹訣在苕城萬戶春風生春風冉冉來庭宇雙
鳳翩躚效萊舞綵色斑斕映晉㑥新香繚繞開芳杜芳
杜菜榮紀歲華倦翁採藥未還家 時方遊嘆曲中 乘興逍遥槳

水泱懸鶯笑做赤城霞君不向蓬瀛島分曼倩之桃翔
安期之棗又背向朝宁間逐王喬之鳧探淮南之實徐
邀從來自有常須來市上訪韓康那知人世滄桑易但
覺壺中日月長

題方歐徐先生書

吾鄉鄉先生自古多善書至元八俊中松雪最瀟灑河
南方伯徐幼文泰安州牧王叔明筆法皆宗巨然派近
時又見方中丞中丞一生湖海客玉立長軀兩鬢赤治
水頻勞疏子歌解組歸來頭已白硯予齒長三十春忘
年託契若飲醇花晨月夕共傾倒淵繼巨幅供迅掃忽
飛急雨鳴長風筆墨盡化蟠豐隆寫扶輿之磅礴吐磈
礧之心胸雲英上蒸閃雷電日腳下射開鴻濛皆憑腕
力驅山海頃刻能令萬象改捲舒奔湍勢不窮餘氣蒼
蒼散煙霧扁指數前賢神境誰可逮遠駕高房山近軼
董玄宰間昔崇禎歲甲申中公曾護軍偕虎臣勒營細柳
車轔轔匹一旅猶自保瀕危殺賊不顧身三千介士
盡縞素上陵慟哭號若喪嗚呼遭時由處雖有與屏騰
豈是尋常人邀矣中丞不復見長卿遊亦貧而倦文杏

堂前忍再過白蘋洲上空留戀絃管無聲幸舍荒門閭
乍改蒼頭散獨存遺蹟掛齋齋往事悠悠淚如霰 甲申三月公奉命監大帥軍甫三日而城陷諸將皆降惟副將張其所統軍營不動率之殺賊祭　先帝陵

銅雀硯歌

孟德雄心雖寂寞不弄兵戈即行樂前臨漳水築高臺
臺上岑樓置銅雀雕梁玉碣極崢嶸勢壓宮庭蔽九闕
巳握乾符也甲士更開華讌集文英俯窺吳蜀如檻虎
廣貯蛾眉看歌舞殺氣秋橫錦繡叢柔情春鎖珍珠戶
一自西陵去不回漳河東逝日西頹紫紫疑塚望何處

蕭蕭松栢令人哀分香賣履恩如許留戀空傳兒女情
惟遺片瓦落人間磨礲作硯猶堪取抱水含香比結鄰
芸窻晝暇墨花新振筆如聞橫槊賦臨池疑見洛川神
可憐豪傑多辛苦轉盼江山歸典午瓦昔依然紀建安
還是當時漢家土流傳千二百餘年世事雲煙過眼前
只今伴我邗江下禪板蒲團結淨緣

贈崑山徐含岳

伯樂善相馬。世無王良造父騏驥負軛困頓鹽車下。卞和善相玉。楚有厲武二君塋璞荊山再獻徙受辱。君不

見淮陰寄食未遇劉。蒲伏胯下誠可羞。登壇樹赤幟。立取萬戶侯。又不見茌平布衣新豐客。火色鳶肩方落魄。常何忽引薦。一旦聲烜赫。嗟嗟識固非易遇更難。往往玉與碔玞同棄馬老櫪間。聞君兼擅唐舉許負之異術。閱人四海無一失。蔡澤魋顏蔡齒肥。班超燕頷思投筆。稱我四子人人殊。潛虬有種鳳有雛。我謂當今論相難與古法比。眼前窮達安足擬。志士卑棲草莽中。奇材多在塵埃裏。丈夫用舍各有時。自顧於時宜不宜。餘生但保雲壑姿。酌酒與君君莫辭。請君聽我歌已而。

題倪雲林獅子林圖

畫至唐分南北宗南摩詰之後荊浩傳關仝董源巨
然原相通宋人纖細如針鋒米家父子開鴻濛元人寫
意多沖澹趙氏甥舅還精工其餘諸家筆法非同調宜
潘疎癡各臻妙惟有雲林品最高天機動處人難做始
亦渠度由荊關芟繁就簡勢不羣譬之詩人流逸靜島
非果瘦郊非寒硯池惜墨先惜水骨節珊珊斯肌理側
斡斜皴合正鋒輕煙淡墨供陶冶獅子林圖更出奇疊
篁壘磴若界碁怪石峻嶒猨猊相對枝夭矯虬龍姿數

楹梵宇凌孤峭幾重丘壑疑圓嶠何似名山逢杜陵每
當佳處領其要我聞先生元季蚤隱淪生平畫山不畫
人悠悠似恨生不辰自稱滄浪漫士一號荊蠻民未經
喪亂先離塵棄家來往泖泖濱鐵笛仙翁共酬倡玉山
堂上成主賓此卷玉山留印記作畫適在癸丑春是時
金陵定鼎建元已六載但書甲子如淵明嗚呼先生既
恨生不辰曷弗隨時順運含舊而圖新至今此意難重
陳何況所南畫蘭不畫土此時此際尤含辛

答費子于征 嶽倫公孫

吾鄉正嘉隆萬之際多名臣令德曾數嚴溪亭我父太
史祖同鄉文章政事從先民理學又關唐其許（一菴 恭簡）薦
隅並亞潘與李（青蓮 臨川）餘者彬彬難盡舉大都皜皜離塵
滓其間司寇賁公更絕倫官至八座家尤貧清冰一片
映萬壑玉鑑四照垂千春西郊有屋大如斗負郭之田
止數畝世事俄看海上桑行人尚指門前柳楊廢清白
遺後昆魏徵笏無復存惟有爽風動林藪獨留淑氣
浮蘭蓀問孫蚤擅詞壇秀春華秋實俱能有古體應超
大曆前新詩不落開元後星斗羅胸萬象收染梓論交
第一流今春贈我長律三百二十字力追杜甫難爲酬
看君年已過三十棲遲尚踴冲霄翼歌成白雪更誰知
賦就凌雲徒自惜終歲授書委巷中絳帳笠及馬扶風
家鄰徐孺方招隱（居在 孺山）文做昌黎不送窮吾衰本足跡
慵者擬輯遺詩存國雅慇懃爲我訪陳編連篇斷簡供
陶寫醴泉詎無源芝草詎無根靈運原出謝公裔文饒
亦是柄鈞孫孤劍不彈資客舍輕裾不曳王侯門相逢
歲晚倍相親道誼文章各有神卽看前輩風流在半屬
當時繼武人

戊辰春日晤石濂和上於昭慶寺爲余寫抱膝圖
賦謝
人生天地間踐形良非偶日月如傳郵朱顏成皓首吾
從弱冠至頹齡每將幻質煩丹青漠然不足稱我志擬
之又或非其倫其間間亦遇好手貌雖略似神不守古
鏡無輝劍斂鋩玉未能溫珠不走今春訪道過西湖長
壽尊者來上都戒壇邂逅若舊識欸我爲寫抱膝圖既
喫趙州茶復嗽龍湫餅淵明入社詎攢眉太白舉杯非
對影坐中談笑屢凝眸須臾下筆不可休欲徵動定任
轉側捉搦生氣無停留眉端頰上皴幾度別有濃情託
毫素乍接皆驚意態生徐看并覺襟懷露長壽精藍寄
粵城九州五嶽盡經行香霧霏霏硯邊吐衣珠燦燦詩
中明嘗緣綺事作佛事六法兼通由四智巨然筆墨赤
爐雲貫休羅漢供遊戲何幸慇懃結勝因分明指出主
中賓浮生已見相非相當境忽逢身外身獨媿命嗣有
微意昔賢遺韻猶相勵梁父何堪此際吟稽首還觀第
一義

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楞嚴經云若悟三身卽名四智金剛經云見相非相

題張南邨黃山遊記

生平慕黃山足跡未曾至忽遇白門偃為說遊山事白門偃翁心力堅驂鸞跨鶴近斗躔古今秀色餐不盡筆端收拾生雲煙我聞黃山三十六峰峰相次中有澄潭二十四怪石奇松觸處多請君一一安位置君云我遊黃山值孟冬背恐雨雪道路封深秋已覺寒凛冽小春反得風日融入山先向湯泉浴泉靈隨意分凉燠香氣氤氳發積痾暖珠液灌滑肌栗便攜筇杖渡龍潭羣峰競聳碧玉簪崎嶇乍歷還小憩擔簦蹔寄硃砂菴倩僧

引導頻先去只聽人聲在空際老人頂上天門開潛蛟穴裏雲巢閉忽穿一綫出層巔臥龍（松名）几傲枕石眠賴有雙松迎且送左掖右掖相周旋千盤仄徑緣崖轉附葛捫蘿不知遠兩腋風生若被扶山腰始到文殊院文殊座上展奇觀前海後海雲漫漫山僧亟呼鋪海矣大千世界盡作兜羅綿萍漂螺髻雲中見青山渚海須臾變晴雪爽煙疊萬重春水秋波潔一片一片銀濤湧碧蓮蓮莖萬仞擎青天回顧羣峰盡崢嶸惟有天都一柱崔嵬特立稱比肩人生至此仙凡隔神氣仙仙足踟躕

脰屬於垣面帖壁飛身直上蓮花菂蓮花瓣瓣皆芳敷西臨荆楚東盼吳匡廬九華俱在望更能俯瞰長于五彩九級之浮屠此蓮不是空花相坐久難消諸供養下向蒲團松結趺斡幾咫尺杖藜丈起陟軒轅修煉臺背湖一去何時回泫泫遺跡不可問浮丘廣成安在哉指月菴前望丹岡凌晨登上光明頂曉氣蒼凝翡翠屏朝霞紅映珊瑚梗平天矼畔正逍遙擾龍接引來相邀（二松名）絕磴窮時藤借路懸崖斷處樹橫橋蹴抽石筍萃西華萬松都是龍蛇化雕鎪奇斫作園林刻畫虛空設圖

畫此行可幸實有三開黎指點同躋攀天既不寒又長霽碧翁助我遊黃山我聞君語重嘆息慚媿若勞我何逸展卷黃山在目前萬壑千巖呼欲出

棕竹杖引（丹山霞隱和上叔時見贈）

棕竹拄杖高七尺首尾四十有九節金綫為筋玉為骨瘦如寒藤勁如鐵霞公寶之六十年光明了澤何爛然前年別我西歸去慇懃持贈情獨堅老夫受之不敢褻紫陌紅塵未曾挈方將攜之登椒丘越蘭澤聽匡廬之泉玩羅浮之月撥太華之雲踏峨嵋之雪杖兮生長窮

巖邃谷不屬伊者掌握中老禪命儔長仵逍遥公歷遍名山千萬重三生石上期相逢莫向葛陂深處飛去化作龍

秋日同徐方虎先生過塘栖訪余子介山留飲即席賦贈

憶昔年少日攬勝頻登湖上峯時還間道東園中東園老人號西農張卿子先生別號形如瓜鶴心猶龍讀易知損益著書代助脩懸壺能向市中隱玩世欲比柱下工四十餘年吾又老西農墓上多宿草一自林逋去不還頓覺

湖山色枯槁先朝耆舊無復存近惟老友徐蘋村爲言栖水有佳士迺是西農之外孫聞聲即相慕常作天際想昨夜凉飈薦新爽並發清溪移五兩入門一笑欣賞同秋花逮砌香蘿櫳春滿兵厨開宿釀光生鄴架流文虹更出西農葉相示猶見當時贈余字悽然長抱百年心卓爾相期千古意意解君同許嗣宗介山亦精醫理詩篇直逼蘇長公楊惲能文似司馬梁生風韻如袁翁一時傾倒豈悲喜論懷訪舊情無已不過蘋村紛佩來那得褰裳采蘭芷

諸暨令存菴葉公蓁蒞任兩月將令斷訟坐辟公相持痛哭即夕挂冠去是可風也歌以贈之

天不能雨粟地不能湧金行賕並箕斂中外交相侵相侵迺及廨窮已移至縣官無可委始從庫藏且那移旋向閭閻伐膏髓民髓枯時官漸肥庫須盡時官就死一身縱死焉足償追沒衔楊逮妻子肥者先者日益多舉世擾擾竟誰是胥江東去越嶠中諸山暨浦環崇墉雉城葉公來作宰清操思政師劉熊漢劉寵守會稽郎官朱熊充令諸暨上應薇垣宿甫謝儒冠初綰紱撫字將居衆邑先催科

寧落他人後一朝檄下白雲曹前官虧賦舉莫逃昔坐此堂今繫獄殊死孰敢覓秋毫葉公乍見傷心目堂下相迎抱頭哭亟繳印匣解塵纓當夜不回署中宿骯髒風流遠宦情洞庭笠澤遍遊行挂冠已自追弘景著書聊復隨虞卿進何難退何易百里花封澹如寄一官倣屣同游戲金穴雖應蹇叟津玉條豈得科循吏飄然一棹過西吳碧湖著弁留雙鳧慇懃相訪尋菰蘆掀髯示我五栁圖淵明彷彿若可呼卓哉葉公眞丈夫知幾其神世所無安得起公風有位頓令四海歌來蘇

姜白石古硯歌(浩公從豫章携歸時雯兒下帷于蘋洲之浮霞閣以他物易之請作以紀其事)

浩公携硯瓊瑶質形如介圭黝如漆輕研細膩發隃糜
古色斑斕騰紬帙下鐫欵識白石藏閣書又復記堯章
廼知南宋年間物姜生世系由鄱陽當時詞手推第一
花菴石湖稱妙筆戛玉敲金有雋聲裁雲縫月無痕迹
少年流寓苕溪與芳名不讓周清眞文心與硯周旋久
至今奕奕疑有神爲問浩公何處得江右星躔分軫翼
遐來飛入水晶宮却似延津劒重出變也稀古兼好奇

論交方外相贈貽世間神物會有託因緣輻輳如相期
吾聞堯章最英特來往匡廬弁峰側騷壇歌館布清音
玉友金蕉和醉墨汝今對此愼莫輕摩挲須得古人情
一家自喜儕三樂萬卷何當面百城不見未央銅雀曾
遺瓦千古興亾悲廟社詎若詞人留硯田風流文采長
瀟灑又不見南渡偏安似永和五百餘年轉眼過雲山
依舊影嵯峨甘棠橋畔人如織紅蓼灘前水自波那堪
觸物興懷處更比淳熙感慨多(白石宋南渡時僑寓苕上范石湖稱其詞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黃叔暘亦云白石詞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玉友金蕉堯章贈石湖句也)

戊辰冬日毛子袍卿過訪贈詩爲題青錢硯兼以

奉酬

蘭陵才子江東秀奕奕高名冠萃胄文章直駕建安前
詩篇不落開元後今秋攬勝過茗城貽我佳句令人驚
長歌短歌朱絃奏大扣小扣洪鐘鳴更誦感懷三十首
慷慨低徊無不有勘破人間覆雨情笑聞物外談天口
清容軒畔偶棲遲禪房恰遇巨然師(同寓鑒微上人書畫俱佳)互較
右軍書裏法同看摩詰畫中詩錦囊攜得青錢硯墨繡
銅鏽(音槍)結成片蘚苔分來翡翠斑圓泉連綴瓊瑶面冷

冷出水離蛟唇隱隱半月疑珠蠙廷珪麋丸陸倕筆並
供驅使若有神相傳向屬停雲館傍鐫篆籀猶存欵待
詔金門未足誇濡毫玉磬方爲罕(玉磬亦文衡山齋名)當時唐沈
盡名流鑒賞曾同及此不已見滄田成二代誰知片石
自千秋吾聞近來端溪老坑深千尺懸崖鑿取穿地脉
最歎火捺與青花就中尤重蕉葉白何如此硯非常格
席珍長伴凌雲客光摧碧霧走龍蛇瀉飛墨海通潮汐
異哉毋乃媧皇所鍊五色之奇石百靈訶護用書補天
浴日之典册

宣德素鼎歌

有明五葉有令主睿智允文還允武巡邊平亂屢親征行間手自援枹鼓求賢招隱爰有詞惘農減租頻賦詩君臣相悅吏相劭自言崇及成康時萬機之暇嘗游藝華箋畫幅都鮮麗摛態磁碗取淡描錦宮統扇宜輕細絶銅製器稱最精液鎔萬寶百鍊成鐏盂敦豆總佳絶薰鑪彝鼎尤著名吾家素鼎不盈咫溫柔肉好無纖滓質露微呈金綫黃色妍每變玫瑰紫晨昏拂拭意慇懃茗椀軍持共策勳獅頭象鬲均非匹索耳翻環豈足羣

遥想章皇能遠馭十年垂拱皆由豫因是深宮韻事多非關玩物珍奇聚一自神州歎陸沉漢家名器盡同淪尙存此鼎茅檐下雖小猶堪抵萬鈞松風桐蔭空齋吟夢華遺事難重省埽地焚香獨掩門吾愛吾廬兼愛鼎

題顧茂倫雪灘釣叟圖

世之以釣稱者顯則嶓溪與淮陰隱則西塞與富春釣大魚者東海任公子釣連鼇者歸墟龍國有巨人其他細緡剖粒而守鯽曲鉤甎餌羨鯽而得鮑者不可以數計超然塵外安坐而看浮沈者獨有楓江釣雪之顧茂倫茂倫芳名彌宇宙淸風直接三高後頷下驪珠久共探枕中鴻寶遥相授家住虹橋釣雪灘唫壇四海增波瀾絲綸抽出五色繭長竿琢就靑琅玕灘前雪積平如掌一片銀河落天上荷衣乍點六花輕篛笠爭推五湖長是時彤雲凍雨方沍寒潛鱗不餌笠上竿志不在魚有如此直鉤往事應同看誰爲寫圖傳素縑卽是君家樵水子樵不在山迺在水適與釣叟之意交符耳猗歟愷之之後有二美儼若鹿門皆甫里菰米純羹味自甘漁歌樵唱聲相倚山迢迢川淵淵蒹葭露白秋風起櫂

得苕溪舴艋舟我亦從之水雲裏（唐鹿門子皮襲美甫里先生陸魯望有漁具倡和詩）

孝烈將軍歌

木蘭代父征遼十有八載人不能識班師授職辭不受還鄉定省復理舊裳遐邇驚異事聞召納後宮堅拒恐不能免竟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里人立廟譙東歲以孟夏八日致祭蓋誕辰也世皆知其慷慨從軍詫爲奇特而始終全節不事汚君卓識貞操古今無兩惜其事隱而未

著儀子修人爲作長歌補樂府之闕余亦和之
以示後之弁而弃者

隋煬大業之七年徵兵百萬擊朝鮮右赴黏蟬左樂浪
驪江平壤生烽煙天下丁男多出塞蕭條里巷無人在
亳州老翁當黠行木蘭女子身相代結束渾同俠少看
百人爲隊十作隔鷄聲遠報關山曉鴈影低連毳帳寒
戎衣不脫無溷湼汗馬馳驅長浴鐵花磧笳吹動朔風
沙場劍舞飛春雪萬里從營逐武師頻年轉戰𢩊寒旗
驍果應隨麥鐵杖英風直儗來護兒朝渡熊津離穢貊

暮奏鐃歌旋鳳闕不圖麟閣畫丹青但遂龍城旌金華
論功除拜尚書郎辭歸故里理舊粧蓉閣乍解青縢甲
玉陛遙聞朱粉香楊廣縱虐過秦始掖庭備選眞知恥
虎旅能從絕塞還蛾眉竟守空闈死是時江表正繁華
迷樓深處擁司花獨有將軍貞苦節芳魂不到玉鉤斜
古來世事多更變木蘭遺蹟殊堪羨亦被常胎巾幗羞
紅顏偏向兜鍪見人傳少女解從征詎識千秋孝烈名
如此佳人難再得何須一笑見傾城

隋發兵征遼百人爲隊十隊爲團驍果論稗名其帥來護兒麥鐵杖皆名將也驪江平壤穢貊俱高麗地

辛未夏日施子毅聖過訪倣任華寄李杜作見示
賦此奉酬

在昔李白杜甫生同時襟期落落心相知嘗怪甫之懷
白凡屢見白也曾無贈甫詩乃有任華所寄二公長短
句嶔崎磊砢多奇趣攫虎騰螭勢甚豪竟與二公同凋
步桐鄉施子特倣渠傑構凡若古與昔珠璣錯落皦擒
贈令我愁媿還欲獻吾聞太白醉上金鑾殿天子手調
羹貴妃親捧硯此亦何足羨羨其能爲朝廷儲虎臣目
光蚤識英雄面片言立釋郭汾陽先幾已靖漁陽亂子

美蓬萊獻三賦落筆中書堂輝赫齊殊遇此亦何足慕
慕其鳳翔涕淚受拾遺麻鞵西走遥奔赴收京扈從還
長安許身當作廊廟具如余投老巖谷中塵飛波蕩天
夢夢茫然身世難爲容含眞抱樸歸愚蒙人非栗里空
懷古姓是昌黎不送窮語云不見是而無悶又云得一
知己可無恨吾子英英廣令聞吾衰寂寂甘肥遯蠖屈
鵬搏自不侔一朝何意承淸問翻憶當時二公與任蹤
跡各天涯參辰相望難相近何如爾我扁舟百里數往
來吳山越水頻分韻

新安劉毅可好游取重公卿皆希篇畫能鑒別古
名蹟善彈琴擊劍聞諸同人多稱譽之及相晤
絕無元龍湖海之氣固藹然長者也昔偕其大
阮脥黎公建勲百粵今遷浙多惠政毅可相助
爲理焉過訪蝸牖時再見曾孫乘爲志喜
劉君黃海神仙客修髯飄飄頭徑尺南北山川恣遠游
東西幕府貧長策常從越石渡灘江羽檄飛馳向天闕
膂速久不去圍城鬭蟲蹄來如敵國論功投秩謝羇紲
瀟灑依然出世塵茂先博雅書連乘酬令盤桓酒滹巾

有時援琴揆宮徵月彌春濤毅可名琴勝焦尾心遠方知流
水長神和鼓得薰風起有時擊劍何飛揚山頂芙蓉散
曉霜縱橫壯氣搖五岳浩蕩精魄田三光今君春秋六
十九人間樂事無不有最喜曾孫逸勝前珊瑚並美雙
瓊玖近携琴劍駐錢塘市義頻過弁貲傍妓停謝客登
山屐來訪盧家舊草堂與君拭龍文排雁足綠綺青萍
相間爲鳳雛有彩麟有角更見雲仍多似續君常爲我
舞一巡我亦爲君歌一曲逸老逍風猶可復蘸葭亭畔
長送目苕山苕苕苕水綠

夢馬行

予少時有馬癖牝牡驪黃無所不畜惟小花驄
大宛棗騮最爲超軼合諸圖經相法皆千里駒
也同人賦詩稱賞予亦作雙龍引以紀之今駿
骨之朽已四十年而雄姿逸態嘗在寤寐間或
臨流顧拂或揚鑣疾馳受驥足之騫騰忘鴛髮
之遲暮夢回酒醒輒爲惘然古人伏櫪之悲良
有以也
我馬去已久弄影歸瑤池神物常戀主時復能過之青

虬紫燕何突兀霧鬣風鬃殊恍惚蹀躞俄從空際行飄
飄欲向雲中出炎光閃爍飛絳霞蒼煙鬱靂籠玉花歷
過山川原識路經多歲月竟還家還家更覺相憐惜昂
昂依舊同槽櫪馴擾仍看遶戶庭馳驅豈待施羈靮足
躡浮雲白練低尾飄擊電朱絲齊月落窗前猶見影風
生枕畔尚聞嘶老翁矍鑠心彌壯醒來展轉增怊悵乍
可神游廣漠間那知身臥匡牀上君不見周王八駿逝
不回唐家舞馬空啣杯文皇策勳圖驥一旦成劫灰其
下小歷大腹詭銜竊轡僨輹泛駕者滿天廄飼以玉禾

鄰粒被以文茵錦韉䩞䩞然垂頭弭耳望麾屈膝嫈遶叶
如跛能乃平聲態也唉何如我馬御風逐景離氛埃異哉叶
龍媒叶來淇喜去莫哀房星收精返上台餘輝熊熊燭
九垓汝其變化隨雲雷伯樂之顧惟恐難再遇郭隗之
語自衒非麹材愼勿誤上黃金臺河淸負圖應有伏他
日重歌天馬來永樂時雖功成無所乘戰馬四匹藏諸內府

汪季靑屬題令嗣遺照指日截筆圖

古今世界何由成人倫天性兼至情情鍾時得動眞宰
性靈往復如踐更何庭先生有愛子五齡夙慧知書史

琪樹初開第一枝石麟早降傳雙趾詎知異質未堅牢
奇葩零落隨風飄千里霜蹄空駿骨五色露苞惜鳳毛
芝蘭乍萎瓊瑤墜哀誄有辭藏有誌昌黎曾寄孟郊詩
徵之擬拭香山淚更寫遺容入畫圖秋水爲神玉作膚
髣髴仙人王子晉雲軿指日來天都驂若虬兮遊玄圃
控白鶴兮下紫府天上修完小玉樓人間重遇還珠浦
莫疑此事洵有之余年廿五亦悼兒夢中抱歸宛然是
三載復見歌螽斯以此語君君常喜入龍三鳳從茲始
今日頻過養鳥滙他年共羨高陽里養鳥滙季靑子處也

採梅入棲賢舟望

羅峰頭玅峰趾玄眞宅畔香風起不知是雪是春雲橫
界青山十餘里

神交行寄廣陵宗梅岑

古人結交奉槃敦音對傾蓋如故艮爲快我謂此語安足
多神交何必曾傾蓋停雲相憶勝披襟異地聞聲同緝
帶陵遷門下未啣杯褚㢜登堂方肅拜山濤初未識嵇
康黃瓊蚤巳知郭泰忘形莫逆恐太甘詎若神交交之
淡神交別自有交情此交迥出五交外往古有之今亦

然誰云今古不相逮我生落落罕貴遊嶔崎兀傲多狂
態獨慕宜陵宗少文堦庭玉樹如蘇邁芙蓉別墅謝公
遺新柳溪堂長康繪安石芙蓉墅今爲梅岑別業新柳堂顧子樵水作圖書鐵富
比鄴侯家詞壇不讓曹劉輩三十年前見我詩諷詠循
環何錯愛珀芥磁鍼性所親緇衣杕杜風能再去秋尺
素始相通聞隔江山無紹介遙想淮南叢桂間湘簾棐
几離塵界雲遮白鶴天半霞露下金莖月中瀣側身跂
望室雖邇秋水伊人宛然在何如鼓枻一從之擊節高
歌志世代竹西亭上蜀岡前肩隨重結耆英會

吳興韓純玉子蓮著

近體五言

與朱子元馭話別

春色照行李孤帆影碧空有心形迹外無語別離中煙艮棲賢谷雲藏妙女峰濟時君已出吾道付冥鴻

又

迢遞春城外南冠尚可彈秪緣憂世切翻覺遂初難南浦蒲帆駛西山草閣寒相思江漢遠回首路漫漫

月下獨遊小園

遙夜與難已月明成獨嬉年華行再閏梅信欲徵期人事安能測天心豈得知他年太平日應念此遊時

又

遊性有勤惰同居早閉關煙輕梅不染風靜竹方閒詎敢循高蹈悠然獨解顏耳根先洗出流水暮潺湲

夜宿青塘姚莊哭姊

驃黑猶知路蒼茫步埜塍推門無一見入室有孤燈弱女悲能泣幽魂與若應還棺長太息相視痛填膺

又

喪亂分攜後畊桑郭外村探親過此地迎我出前軒友愛惟真色箴規得至言無端成永別甘苦共誰論

前山農舍

小山相倚伏煙靄暮川虛射壁誰家火鳴榔何處漁移居來此地高枕即吾廬避亂無長策躬耕政遂初

題趙松雪卷

元政多寬大天潢亦自留陶公方紀節箕子已朝周翰墨承恩澤江山得卧遊可憐遺蹟在何必更深求

對菊

疎枝嘗獨立晴至亦嫣然色以黃為正花因葉更妍細傳香入夢初放蕊如鈿珍重燈前影秋風又一年

山居燕子來

野鳥無忘舊春風肯再過依人機自息擇地語偏多來往驚烽燧翩躚隱薜蘿茅檐幸無恙王謝近如何

鼠晝遊

嗟爾穿墉客晝遊安所之見人空有禮出穴竟無疑五技未曾有兩端宜自持漫漫雖若夜此去亦堪危

宿靈隱上方同載一禪師

倚杖上高峰名僧世外逢孤蹤來日暮遠望入秋空石
氣連雲碧嵐光遶樹紅蕉團禪榻穩如在故山中

又

蕭然秋欲暮落葉滿中林樹有所來意人懷上古心堦
前千壑迥戶內一燈淡坐久風泉亂寥寥空外音

游靈鷲峰包莊

連峰奇絶處樓閣倚雲斜斷壑懸交樹飛泉噴落花比
鄰依近寺幽興欲移家刻竹留題去重游紀歲華

湖上別郡守張公淑之

去郡還如昨來游歲幾更落紅三月暮飛翠兩峰晴吳
越干戈滿江湖風浪生傷時還惜別相送不勝情

伏虎巖曉望同天岳大師

蚤起先聲動泠然御曉風遠山千點出大地一雲籠世
事浮沉外禪心杳靄中移情來此際無語向鴻濛

歸雲菴懷孫太初

高士昔居此至今有餘榮幽花自開落山鳥謝逢迎菴
靜若無主雲歸疑有程挂瓢遺蹟在吟嘯一含情

山塘晚泊

倚櫂吳城外游人滿大堤風生花木亂月出管絃齊此
地猶歌舞殊方盡鼓鼙繁華增感歎回首暮雲低

宿金山寺

壯觀登山盡奇懷入夜分楚天遥映水江月迥離雲斗
柄簷前落濤聲枕上聞蘄王當昔日曾此策奇勲

郭景純墓

神筮曾無爽儒遊竟不還墓田惟白水疑塚只青山嶠
屬石牙利曬衣沙鳥閒江天人獨立惆悵水雲間

焦山尋瘞鶴銘

華陽千載上水底一碑孤石與烟明滅潮侵字有無倘
來尋鶴瘞直欲探驪珠無限搜奇興憑夷若可驅

句容關

地接漢陪京空存設險名一夫誰扼塞萬馬竟縱橫鳥
散民初集雞鳴客自行無勞關吏問不是棄繻生

茶岡道中

風急斷雲低連岡野燒迷亂禽愁暮雪疲衛怯春泥古
道通城闕新聲雜鼓鼙長途人數問前路有雕題

春日過金陵

策馬丹陽道行人白下來山青龍虎地草綠鳳凰臺舊苑花仍發新亭客自哀蒼茫風景異懷抱幾時開

龔司李招飲吳山寓樓

山入層城迥樓高四望通湖分堤內外江限浙西東置酒畫圖裏論文戎馬中使君能好客眞與古人同

過姚爾猷莊居

天風吹木末野水動微瀾雲淨衆峰出庭虛萬竹寒田園君暇老稼穡我知難自識浮沉趣相隨把釣竿

又

路從芳甸入門向遠山開種樹交青藹攜尊藉碧苔河魚逆水上海燕掠風回更欲留淡坐重闉暮色催

菱湖晚泊

望望武林城扁舟兩日程遙峰天際沒孤月霧中生澤國長多盜荒村亦駐兵昇平何日事把酒壯心驚

鹽官城眺望

孤城臨澥岸遐矚偏晴空鷲鳥含烟碧蛟門浴日紅雲浮雙柱杳地湧十洲通閑說樓船動旌旗沆漭中

秋禊峴山同潘子見

天高氣始清登眺及新晴碧浪浮沙渚青山遶郡城偶乘今日興猶識古人情不盡觀河感悠悠白髮生

又

郭外好林丘蕭條異昔遊頽蘇祠尚在苕霅水空流樹老誰人墓帆歸何處舟茫茫有端集無語對沙鷗

病起

今日始櫛沐扶筇到小齋鳴禽依茂樹游蟻下空堦物理應無異吾生自有涯忘年成獨契莊叟意相諧

又

焚香蘇病骨返照入空林靜憶童年事閑銷壯歲心家貧青史在樹老綠陰深過去無多境悠然成古今

閉門

世事閉門盡春光在一家微風梳竹葉小雨醉桃花逸與靜逾適閒情嬾更加一編常自課荏苒送年華

初夏弁山資福寺訪天水和上

遠公蓮作社野客寺爲家護筍多成竹尋泉共試茶春聲餘獨鳥晚日媚幾花燕息虛窗下焚香對落霞

同墨菴登白雀寺望湖亭

凌虛成曠覽坐嘯倚雲根惠遠開蓮社龐公在鹿門晴看笠澤廣秋覺弁峰尊此地堪招隱高風尚討論

再登望湖亭和墨菴

湖山同一望天地此孤亭萬派來天目雙峰列洞庭寺猶傳雀興人已似鴻冥俯仰風塵外相看眼倍青

霞公過訪

杜門長謝客惟恐損吾真此日移然至心知非世人香烟微欲起茶色濟相親坐久嘿無語凉風生翠筠

楚歸歲暮江行雜詠

寒色滿潯關孤舟吳楚間自憐歸計晚翻似客心閒白日風前渡滄江雪裏還遙持一杯酒酹向小孤山

又

江水下岷峨迎風捲白波長年頻悵望短景易蹉跎雪浦通銀漢雲林響玉柯山川無限好其奈客愁何

又

商侶與家僮同栖風浪中篷檣連雁鶩衾枕伴蛟龍旅興從人遣歸期失歲終漸能爲客慣無復怨途窮

又

薄暮倚征篷江天四望空風從來處黑日向墜餘紅故國煙雲外新交漢沔中歸心牽別緒千里各西東

又

琵琶亭下路此日再經過水落魚簪少風高雁陣多秋冬殊物候今古共煙波淪落天涯客臨流獨嘯歌

又

久泊忽開艭鄰舟欸乃同沙明千里雪帆借半江風皖口之京口吳宮望楚宮湖洄尋往蹟兵滅亂流中

又

來往烟波裏遲留亦有情重過五柳宅回望九江城水落石更出風恬浪未平小孤山下路陽易自輕輕

又

飛舸乘流下臨風望玉臺遠帆如不動近渚忽浮來水過潯陽急山從建德開長江天作塹此際重徘徊

又

三吳逢儉歲移粟自衡湘哀雁鳴中澤飢烏傍短檣催科尊酷吏徵榷困疲商何處垂綸叟長歌入渺茫

又

言歸茗水曲獨泛漢江槎路與年俱盡春隨客到家霧
濃時釀雪雲淡不成霞遙憶西窗下寒梅正著花

庚戌除夕大通鎮舟中

征途逢歲盡一倍旅愁增風雪淹流浦艱虞過皖城年
華催櫂鼓暮色隱桅燈欲作還鄉夢衾寒恐未能

又

客路餘千里離家隔一年霞明殘雪嶠霜護欲晴天杯
酌通鄉舫椒盤共客筵此時閨閣裏兒女話燈前

元旦發大通鎮

元日御微風歸帆發大通九華晴雪擁千里瑞烟籠鉦
鼓空江應天涯節序同故園何處是雲樹五湖東

辛亥夏重游漢陽道中作

江汜與湖滸揚舲秋復春奚奴能把繂稚子亦知津鄉
語隨方異舟形逐處新往來成泛宅遷轉任浮生把繂舟子張帆執繩以候轉側也

又

江曲九迴腸潯陽指漢陽山過廬岳小雲入楚天長已
分離憂積還聞杜若香空持騷客意鼓枻渡滄浪

又

舟滯陽羅驛相望鄂渚間曾無三舍地如越幾江關晨
夕空占候風雲絕往還那堪歸路杳眞隔萬重山

浦口

浦口對鍾山龍蟠第一灣寢園何寂寞江滸尚洄環身
世煙波外乾坤戎馬間可憐衣帶水擾擾不曾閒

重過金陵

幾度秣陵遊童年到白頭景移桃葉渡人換木蘭舟無

恙三山色依然六代愁古今傷感地王謝漫風流

采石磯

當時李供奉來憶謝將軍後學還相憶先生去不聞蛾
眉亭上月牛渚石邊雲俛仰成今古徘徊到日曛

馬當

馬當天下險曾聞桑苧翁我來三破浪長送一帆風曉
碧看灕柱昏黃聽石鐘山靈能好客今昔意相同

彭澤

彭澤近柴桑青山一縣藏秋田何處是菊圃幾時荒出

處如無意林泉尚有兗羲熙人不見獨立問蒼茫

小孤山 山峙鄱陽湖口八月海潮至此

江與湖爭長山同浪作堆孤根當水立八月海潮來數見更奇麗扁舟幾溯洄頹波雖日下終古自崔嵬

舟過小孤示曹星子

小孤重入望皎皎夕陽中匹練紅霞綰雙鬟翠黛濃并刀吾欲剪畫筆爾能工他日卧遊處從君覓舊蹤

石鐘山 湖口縣上下二山對峙

霓裳何處去采采雙芙蓉石列東西序濤鳴上下鐘西

江供一吸南浦駐孤篷莛擊吾無著天涯倚瘦筇

晚泊湖口望廬山瀑布

飛泉穿碧落聲遠借江聞迥曳吳門練遙連楚澤雲孤吟懷李白高隱美匡君遐矚能餐勝何須躡紫氛

龍坪

舟溯龍坪上征帆兩道開神鴉迎客至江豕拜風來共作揚波計誰稱利涉才壯游非我事臨眺自悠哉 吳甘將軍興霸廟在田家鎮廟前神鴉迎客上至蘄州下至龍坪六十里

田家鎮

市小人嘗集千艘向此行蠲痾蘄艾絮袪暑織桃笙赫濯甘公廟陂陀楚子城霸圖銷歇久雄略尚如生

馬口

馬口山圍合常疑江盡頭沿山楔柁去斷水接天流疆界分吳楚星躔隔斗牛往還頻過此風浪亦忘憂

漢陽渡口作

漢陽窺郢渚夾岸走長虹小艇雙飛燕中流五兩風一江分二郡三國闘孳雄多少興亡事銷沈向此中 楚江小艇一人持兩槳名雙飛燕

大別山禹廟

夏后乘檋處夔龍亦搢紳空山同肸蠁終古自君臣陵谷頻遷變蒼生復墊湮願將江漢水一濯世間塵

寓興國寺作

攜筇棲古寺倚杖識殘碑栢樹傳神禹桃花祀息媯尋幽歸路晚望遠下山遲浩浩長江水東流到幾時 興國寺古栢相傳大禹手植息夫人廟在桃花洞稱桃花夫人

又

卻月城東路風光似去年帆檣茅屋上罾罶石磯邊水

插垂堤柳陂栽陸地蓮微吟生緩步長趂晚涼天

又

禪關留客住休夏與僧同樾蔭虛銜得荷香隔院通無心晨擊磬有省暮聞鐘最是難忘處家山在夢中

又

避炎如避秦忽已及蕭晨小雨秋光潤微涼夜氣新嘉魚常作客鴻鴈欲來賓莫向湖南去湘潭落葉頻

又

客久不知愁禪扉晚更幽空庭雙樹老孤館一燈秋故

國無來信新寒有敝裘還將寥廓意獨上仲宣樓

興國寺讀東坡方丈銘 寺在鳳栖山蘇公謫黃州還朝時寓此

大蘇游大別禪悅見文章氣足吞雲夢人來白雪堂潛蛟離遠壑鳴鳳出高岡我亦棲遲久閒心落渺茫

辛亥漢口寄蔣大扶

臘盡送行轆過秦又入川函關來紫氣雪棧上青天賈誼應高論揚雄復草玄浣花谿不遠須到草堂前

寄郁子木

夏口逢鄉使知君別後蹤三湘看雪色二月過巴東幾處留題去何時到閬中秋來如有興萬里寄征鴻 去冬漢口送二子入蜀蔣從陸郁舟行

歸舟別趙氏昆季

路轉青山峽低徊望漢陽如何離異地亦似別家鄉赤壁亭臯近蒼梧驛堠長河梁分手處吳粵一孤航 時子由黃州歸吳興趙由廣西之粵東

起戧 江中順流而下逆風使帆也

江舟強于邁風水力相爭潦尾循環見波心曲折行持盈看往復濟險任縱橫閱世吾無術危途處處平

晚泊

烽火連三澤安危在一舟下帆愁葦岸繫纜得芳洲夜色親牛斗江風灑鹿裘長途不可望萬古水悠悠

舟望

縱目艅艎上豁懷一以舒浮雲低障塞遠水入空虛野市征徭後江湖戰伐餘聽歌下西日幾處起樵漁

重過溢浦望小孤山

九派洪濤滙分流一柱間煙雲常夾岸日月不離山險道游何數浮生老未閒片帆天際出長嘯落星灣

由安慶抵蕪湖

信宿桐陂上今朝破浪花中流乘急溜新漲失平沙皖口江魚賤蕪關醁酒賒安帆五百里渾是泛僊槎

丙辰新春過內兄陳定菴園中

老來兄弟好一見一相親情話留深夜高歌動蚤春石飛空翠影香醉落花茵共憶當年事俄看白髮新

過閔霞碧棲賢山莊

我昔攜家處君居即瀼西梅簷長索笑桃路未全迷午醉頻中聖清譚近滑稽年年尋舊隱遊具不須攜

癸亥秋自吳門至無錫

人堪稱漫士船忽駕飛儋暮飲吳姬酒朝烹陸羽泉垂楊縈店窈偃樹趁橋偏更訪秦園去渾疑是輞川飛儋吳郡舟名

同大觀和上夜集蓉湖草堂

秉月扣禪房門開古栢傍有燈金粟現無隱木樨香白拂留茶話青山接葦杭秋尋徧吳越此夜亦難忘

惠山秦園

名園難獨樂盡日啓雙扉竹嶼通游屐花叢隱釣磯泉盤邀客過嵐翠引人飛解纜斜陽下留連未忍歸

山塘晚泊同大觀和上暨諸開士

薄暮到山塘停橈待月光塔從雲際出山在寺中藏人閙笙歌聚花薰羅綺香誰知有秋士靜侶自成行

中秋同大觀和上虎丘玩月

中秋風物好獨許虎丘專山外若無月樹頭疑有泉夜深歌轉細人密坐頻遷只有生公石長參不語禪

夜登觀音山瞻大士

夜色已蒼茫攜笻到上方山空涵月彩人老愛秋光石竇慈容好溪聲慧舌長更尋千尺瀑飛雪灑衣裳

十六夜石湖觀月華

冰輪今夕滿山水共澄鮮不藉雲相映眞疑天可箋紺珠生五色錯綵麗重玄莫訝人難遇清光在目前

癸亥冬日懷大觀和上

獨宿空齋裏天寒暮景催雪花飛雜雨風樹響成雷若憶梅山老還從茗水來計程明日到霽色定重開

甲子秋登海寧浮圖

孤塔鎮長堤登臨拂紫霓不知人地遠但覺海天低眼

底柔田改檐前日月齊故交多寂寞回望轉悽迷時弔陳近
思過此兼懷張元岵陳素菴定菴學山諸公也

哭亡友徐楷生

多少衣冠客翻雲覆雨同毋求眞砥行只在布衣中人
世方鋤舍吾生欲養蒙傍徨終獨立不敢問蒼穹

又

先子營窀穸棄予闢墓門九年勞陟降千載閟精魂泉
澗皆同度陰陽爽細論追思增感歎珍重示兒孫

又

同遊荆楚地相倚急流中羅刹磯頭石金剛潦尾風探
奇頻色喜濟險益心雄回首江天渺依稀似雪鴻

又

文公昔愛馬汝作九方皐剪刷神逾駿範驅氣轉豪脩
雲會有志逐電巳徒勞寂寞燕臺上黃金空自高

又

遠近佳山水年年喜共尋自君捐館舍使我罷登臨弁
嶺依然秀苕溪日夜深成連何處去痛惜在人琴

秋夜

缺月挂林端庭空積水寬有書堅夜坐無禍耐秋寒零
落中人產荒唐漂母餐天心未可問吾道正艱難

浮玉塔院訪滄溟和上

為訪西齋叟扁舟遡水湄湖平孤塔湧院靜一簾垂柏
樹猶堪指桃花更不疑晚風茶話久歸去夕陽低

乙丑仲冬留外家梅東里第感贈陳弘期元期

往來太丘宅少壯至衰殘繾綣三世感懃懃二難壺
餐隨早暮語笑雜悲歡一榻盤桓久憂虞自得寬

又

滄桑曾閱過人事亦頻更我老懷甥舅兒孱倚弟兄風
波資定力患難見親情始信真敦誼平居不近名

又

阿翁娛大母五十有餘年東海移花石西園沸管絃問
安長侍側為樂必爭先歷數當時事依依在目前

又

多君昆季好亦復奉慈顏盡是金閨彥齊聯玉筍班騑
因逢躋蹬重此共追攀杜老留情話含悽覺汝賢

過桑瀆印月池訪擇乳上人即送遊黃山

放櫂郭西灣蓮塘接壤間衆香成一國孤月印千潭登
岸猶藏徑閑門亦見山此中塵境遠來者自閒閒

又

蒲暮御微風乘流問畫公舟停菱葉上人在藕花中入
社非靈運安禪是懶融將無黃海去為我訪空同 相傳軒轅學崆峒子隱於黃山

同葉星期宿弁峰資福寺綠筠堂即席次韻

君平長自棄與世不相親詎意逢知己忘形若故人尋
山同嘯傲鑒水絕囂塵指點石林近還疑是後身 宋葉公少

蘊石林遺址在寺東

又

筠堂常託宿忽忽歲華深但覺綠陰滿幾忘白髮侵千
峰凝薄靄一澗落清音空谷遺蹤在明朝上碧岑 次早將登碧巖訪空谷禪師道場

又

聽法心無染安禪氣不驕露泉寒更澈風嶺伏還高石
筍原非竹花源不是桃空門雖澹泊容得幾賢豪

春日過泉滋精舍

來尋新白社頻到舊山堂竹密春雲冷花繁春雨香蒙
莊今是蝶杜宇昔為王閱盡浮生事空門意味長

又

住近先人塚沙田共鳥耘獨存南陔意不愧北山文梅
古多侵石松深易染雲一峰環遠處佳氣碧氤氳

又

當年棲宿地漸喜作叢林花笑同禪悅泉聲落梵音入
山長恨淺出世正情深三徑徘徊久難忘過去心

又

自結烟霞侶常耽淨樂偏小樓千嶂抱虛室一燈懸學
圃將娛老逃禪更得仙層崖足吟眺步步躡青蓮

近體 七言

遯廬窩歌 有序

韓子避地羅山之陽五稔矣山巔有草亭亦不
除爲秋風所破歲晚農隙始謀新之編茨爲瓦
剖竹爲椽闢南榮以受衆山東西壁各啓囱竇
日月升降出入其間借樹于近借山于遠廣不
越尋丈而內遊常若有餘其旁繚而曲甃石爲
徑夾徑多松筠因以爲籬遶籬蒔雜卉山香四

合朝斯夕斯耳目雲泉樂爲我有故以予字顏
曰遯廬而詩以歌之

卜築誅茆此地偏吳山越水小窗前但看白日如過隙
誰爲蒼生解倒懸漢代威儀仍似昔劉家雞犬盡成僊
薰風昨夜來巖竇莫放桃花引釣船

又

冀缺悠然不輟耕誰云落落竟無成磨堅弱骨因離亂
滅盡雄心爲死生有酒便能消積恨無絃亦自解移情
天荒地老人如舊濁世何妨心太平

又

此亦乾坤一草亭松濤花雨滿窗櫺人如不飲虛三雅
天既無言有六經擺脫猗蘭還自和吟成梁父待誰聽
崖前日月頻來往嘆息年光若建瓴

又

放開眼界作天游日日扶筇到上頭平遠山川皆入畫
高寒雲物已先秋年來莫下新亭淚事去空懷杞國憂
一自逃虛長寂寂何須洗耳學巢由

又

幾年身世隔滄波空谷寥寥任嘯歌夜底烟霞隨處好
琴中山水向誰多纔過春雨搴芳杜欲動商飆帶女蘿
補葺一巢聊自寄漢宮秋色近如何

送朱元馭

勝友如雲向朔方兩人從此異行藏送君秖覺湖山靜
歸去方知歲月長流水漸隨春草綠還家應見菊花黃
柴門依舊松筠裏三徑蕭條恐就荒

東沇舜敦表兄乞菊種

黃花只合傍東籬甲子依然紀義熙傲骨久從霜下見

新枝應向雨中移芟除蟊賊何妨猛護惜香嬰豈厭慈
他日織簾歸舊隱好尋秋色到亦茨

與內人夜坐寫懷

與君攜手入幽居彈指光陰五載餘十畝山田都種秫
三間草閣半藏書時因避地維輕舫偶爲穿花製軟輿
最是晨粧臨北牖滿奩蒼翠落窗虛

又

長貧夫子數何奇懸磬新來更不支消架琴尊空對酒
一龕燈火共餔糜梁鴻雅操惟先慕柳下淡情只婦知
翻爲亂離能到此悠然同赴鹿門期

又

焚香讀易驗虛盈客氣無多漸已平每自病餘諳藥性
秖緣貧久昏謀生消磨白晝心長定看到浮雲世轉輕
今歲不須愁晚食於陵仲子灌園成

又

門外湯湯春水流和風拂面雨初收一欄花藥自成趣
幾處燕鶯如有求偕隱子眞甘寂寞著書吾豈爲窮愁
百年但得如今日笑向蒼天任白頭

偶然作示元馭

我謂采人須采眞眞人殊覺情性新男兒有癖定佳士
女子無愁非慧人畫寫徽范詩澹遠花宜冷艷峰嶙峋
尋山問水時獨往此意實與神傢鄰

客有約過山莊看梅却寄

扁舟一葉過龍溪西塞山邊路欲迷花底何曾分晝夜
香前誰復辨東西千林積雪迎人面十里浮雲趁馬蹄
但語高軒莫淺入虬枝能使帽簷低

過溫其旋水心亭

林林竹樹鎖秋暉時見幽禽入翠微十里蘋香輕蕩漾
一池蓮影靜翻飛人情傾覆存吾拙心事飄蕭與世違
不復不辭還對客身名皆隱遯方肥

久雨

風雨飄搖莫問天高齋長擁白雲眠寸心自謂能千古
萬卷猶須誦十年幾處鳴鳩春笠外一犁新犢晚坡前
閒來試著東山屐目送奔泉下石田

秋夜過夾山漾訪潘天行子見

夜泛郭西尋草堂草堂宛在雲中央一泓明月荇花冷

兩岸好風荷葉香水色平浮山色遠櫂歌忽接漁歌長
主人高詠客不寐清境歷歷歸奚囊

山居和石屋禪師韻

家在西山落照邊暮秋時接小春天萬層紅綠將衰樹
幾片青黃未穫田夜榻夢清迎月坐曉窗晴暖對雲眠
殘編自勘千秋史無限傷心亦偶然

又

紙窗竹屋小規模雲影風光總畫圖衰葉辭柯秋入屋
新泉落筧夜歸廚隨心誦讀書頻亂任意臨摹墨半枯

時向浦團成止觀坐看身世到虛無

又

品栖谷汲道人家掃地焚香玩物華幾曲晴巒秋有路
一泓煙水夜無涯性情頗似標枝鹿歲月眞如赴壑蛇
終歲不知山外事朝聞雞唱暮聞鴉

上方山登高同周子向洸若士岸止

九日來遊茂苑東洸高俯見舊吳宮他鄉恰喜親朋在
好景還看士女同四國蕭條兵燹後一川風物管絃中
囊黃采菊年年事歎息浮生類轉蓬

重陽後一日偕諸同人入鄧尉山遇陳皐士宿萬
峰寺 寺臨太湖

旃檀林外虎谿頭山色湖光遠近收一派寒流千里碧
半輪新月萬峰秋憑虛嘶作凌雲想入莽還同秉燭遊
且喜龍山人未散更令佳興寄滄洲

又

秋遠堂前秋水長望洋懷古兩茫茫波涵南國分吳越
廟溯前朝歷漢唐自古河山頻易主至今名勝屬空王
誰知澤畔行唫者一片閒心對夕陽

又

昨日登高意未窮携笻又到竺山中雲封下土三千界
水漾晴湖七十峰坐久難忘今夜月夢回忽聽此堂鐘
明年更與梅花約乘願還來一笑同

偕陳皐士潘子見登七十二峰閣

壯懷寂歷不勝秋同倚湖濱百尺樓天與雲濤相近遠
山隨魚鳥共沉浮扁舟何處英雄老巨浸無端日夜流
悵望烟波三萬頃空留禹蹟在神州

玄墓山遇徐昭法孝廉即别愴然有懷

邂逅逢君淚滿襟殷勤重話歲寒心還元閣上秋風急
尹樹堂前暮色侵初服不隨滄海變高情長與白雲深
暫時把臂還成別欲訪幽棲何處尋（寺有還元閣尹樹堂勿齋先生讀書處）

又

吳趨閶闔三百里離亂相兼十二年此際弟兄仍一面
曩時師友半重泉同依慧日爲禪侶忽遣樵風送客還
無限斷魂收不盡長松習習寺門前

謁鄧司徒廟

元侯遺廟在空村異代相思此駿奔力爲東都恢漢室
神留南服鎮吳門雲臺圖畫千年改澤國蘋蘩萬古存
白水于今消息斷不知杖策向誰論

靈巖寺雙桂堂同繼起和上張靜涵熊蘗菴諸公

夜話

碧漢沉沉永不移流雲駛月兩堪疑留扉夜迴人長靜
石路盤空客到遲久識姓名開士喜不緣文字導師知
虛堂寂寂齋鐘晚正是靈山未散時

又

李源圓澤此相逢爐雪功名一點紅當日使君新上座
如今長者舊司農諸方遍灑三花雨兩序初分二桂風
無隱不須重問答天香吹落碧雲中（熊公昔吳江令張公前戶部尚書）

月夕同人華大師話舊

靈隱僧堂憶別離秋來更與白雲期英雄台向空山老
志士何堪失路悲已識三生如過影遙憐一世尚低眉
今宵候月峰前立後夜清光復照誰

天池（今爲毛公墓）

翠壁丹崖世界分溅溅伏溜靜中聞千年廢寺留遺址

一簇寒花覆古墳竚聽忽疑松是雨凝眸惟恐石爲雲
躊躇欲去頻回首上馬空增日又曛

落木菴訪徐元歎不遇

幾處尋幽入翠微溪雲谷鳥盡依依茶聲出戶客自語
山色滿簾人未歸浦外征帆隨日去菴前木葉向秋飛
浮家苕霅當年事可憶元眞舊釣磯（元歎向寓吳興）

月下登虎丘

秋夜僧家蚤閉關游人散盡獨登山孤光自出烟雲外
積氣如行天水間石爲無心能聽法劒因藏鍔覓投閒

生公一去笙歌沸好向聲前覓大還

夜泊山塘聞鄰舟絃管

江上秋風入暮悲涼煙消盡月如眉朦朧短夢將成候宛轉清音合奏時幾調宮商人語靜一回哀樂客心知吳儂不管興亡事夜夜歌聲遶劍池

陳太僕示　孝陵圖恭題三律

手闢乾坤武烈昭先平吳楚後天驕征誅豈屑同三代感慨何須話六朝綵筆有神猶繪月寶城無主自干霄多情惟有青溪水依舊東風接海潮

又

遺制猶從畫裏傳石城無復更朝天明禋寂寞悲今日燎火輝煌憶昔年紫苑林空鈎盾外紅門草長石人前東陵相傍猶相慰話到金川更可憐朝天宮在古帝城東陵懿文太子祔葬處

又

江水如龍萬古蟠漢家陵寢在鍾山明樓突兀浮雲外玉殿淒涼夕照間尚有祀官存俎豆更無原廟出衣冠丹青彷彿山河異後世誰知創業難

畣陳皇士懷友詩和原韻

鄧尉峯頭結勝游相逢閱盡五湖秋黃花滿地留人醉紅樹連雲動客愁壁上每懸徐孺榻門前長泊李膺舟悲歌十載憐同調始向楞伽一唱酬予未識皇士先寄見懷之作

似偈

丙申冬卧病三月不愈瞑眩之餘信筆成詠不任思維豈循格調病間片晷紛然藥裹中呼兒簡誦居然偈也題曰似偈

葭管飛灰日漸長小齋何異白雲鄉庭前古木蕭蕭靜檻外寒花冉冉香四大幻成新面目三生不改舊風光身心寂寞原無事時向蒲團學坐忘

又

歲云暮矣掩竹扉山妻稚子寒相依過去休言天道遠近來轉覺人情非山中風鶴久不息谷口鋤犁猶未歸浮雲變態安足問白衣蒼狗空霏微

又

十二時中久寂寥自成小隱不須招焚香忽散雲千縷煮藥惟供水一瓢坐憶青山如隔世愁看白日又今朝

滄桑閱過雄心盡不向空門亦自消

又

北斗闌干人未眠紙窗燈火近殘年杯浮竹葉春將至
香到梅花臘未全明月滿懷空有夢淸風兩腋尚無緣
人間不覺栖遲久辜負南華第一篇

又

聽徹人間薤露歌更無客氣可消磨劉伶荷鍤情非達
阮籍窮途哭亦多已往不來陳歲月似無還有舊山河
道人別有傷心處古井無風亦自波

又

舉世滔滔莫問津俄看東海正揚塵衆生不起維摩病
同學空憐原憲貧斗室自成孤寄處寸田誰作耦耕人
范張死後交情薄懷抱于今孰可親

又

短髮經旬不忍梳安仁感歎二毛初逢迎尚苦人來數
禮法懸知我自踈此後竟拋身外事從前悔讀眼前書
病夫壯歲無能甚若比時人盡不如

又

閱世悠悠等逝波百年憂樂漫經過顏生自詠秋胡婦
蘇子初逢春夢婆寵辱自于遒客少交游惟向老僧多
滄江白石能無媿翹首蒼天獨放歌

又

幅巾節杖道人裝年紀蹉跎三十強昔日童心猶未化
如今兒輩又成行可憐豪興因時減其奈浮生到底忙
莫謂此身無寄托姓名早已屬空王

又

樗材恰與病相宜蚤歲能開訃亦奇未許忘情同上士

但令不藥得中醫年來年去歸何處身後身前並可疑
欲話因緣向塵世三生石上自悽其

又

滿城簫鼓歲將新瘦骨支床已數旬壁上獨憐燈下影
鏡前雙笑夢中身成仙成佛皆由爾呼馬呼牛却任人
莫把韶光更虛擲又添一歲在浮生

又

漏水迢迢淸夜徂滿窗花影月相扶三更獨坐人俱寢
舉動皆安我亦蘇但看萬緣都是幻方知一物本來無

餘生宛轉猶多戀自笑當機不丈夫

又

滿目風烟百戰餘秦宮漢闕幾丘墟故人半赴脩文約往事多成解夢書壯志易隨人共老窮愁難與歲俱除家人習慣能相慰猶喜家存擔石儲

又

天時人事迭相催孤節俄看歲序回冬令已辭今日去秋聲猶傍暮天來可憐繡佛逃禪地竟作周王避債臺惟有寒梅愛岑寂一枝還向隔墻開

又

兀憑香几讀楞嚴一榻清風晝捲簾偏袒看人分左右飲泉容我辨貪廉琴留焦尾心殊苦蜜舐刀頭舌可甜多少英雄都不羨古人風節愛陶潛

又

自家有病自家知扁鵲倉公討莫施不向膏肓爭二豎豈從晦朔守三尸半生欲醒黃粱夢廿載空歌白雪詞強起試扶筇杖去倚闌聽雁立多時

又

君房賦性幾曾癡無限心情病起時藥裏君臣存舊案橘中歲月了殘棋六龍飛轡千秋速二鼠侵藤一線危臘月到來成底事雍門彈罷不勝悲

又（以下三首示內）

蕭蕭風雨暮窗寒靜夜篝燈對伯鸞愁過九秋容鬢改病來十日帶圍寬生逢亂世逃名好事到貧家徇俗難無限向平辛苦意獨憐兒女勸加餐

又

當年曾住萬山中竹舍茆菴是閩風李泌全身仙骨異

龐公舉室道心同莫憂世後三途失且喜生前一笑逢靈境幾時尋舊隱幽棲長傍祝雞翁

又

此生贏得是清閒避寇移居入市闤萬事消沉千慮外幾人生死十年間龍蟠久向中天竊燕頷初從絕塞還我駕柴車卿復去煙霞猶在鹿門山（時內兄陳素菴自遼左還閩）

夜泛碧浪湖

玉露方零天宇清飄然獨棹孤舟行月出未幾波已白日落漸久霞猶明溪山一帶留晚景身世百年懷遠情

扣舷高詠忘歸去城頭擊柝鬪初更

石馬岬 陳武帝萬安陵在秣陵城南

江左繁華帝業偏龍蟠虎踞舊山川官家讓禪尋常事
亂世英雄數有權統接齊梁幾幾代境遷陵谷已多年
惟存石馬荆榛裏嘶向秋風起暮烟

雨花臺

建業城南風日和酒帘茶幔滿山阿青林遠近烟中合
錦石嶙峋雨後多花落曼陀人已去草生幾何客重過
登臨已抱無窮恨那更重聞玉樹歌

拜方正學先生墓

雨花臺畔孱荒窀三百年前古薦紳難靖一家原骨月
生輕九族自君臣寒苔染碧萇弘血怨鳥啼紅杜宇唇
游屐紛紛來復去暮門松栝不知春

報恩寺浮圖

九層金碧倚晴空萬仞光芒射日紅拂檻鳥飛青靄下
憑欄人語白雲中松杉自保三摩地禾黍全迷六代宮
回首鍾陵長在望有無佳氣鬱葱葱

又

寺從武帝營梁代塔建文皇奠鎬年警蹕尚傳龍馭遠
登臨虛指鳳城懸神光夜吐雷霆出鈴語風呼鸛雀還
獨倚長空舒一嘯不將遺事問蒼天

燕子磯

萬里長江湖上游三吳形勝指神丘凌空壁削丹砂色
漱石波洄碧玉流雲木蒼蒼山徑晚風帆歷歷海天秋
危亭更在層崖上獨倚闌干散客愁

金山

蓬島浮來石一卷擘開南北水中天龍噓潮汐雲根動

層結樓臺海氣連崖畔築城嗟此日廟中伏甲憶當年
長風吹醒英雄夢回首冥鴻去杳然

庚子秋過外家梅東里第 時內兄弟俱在瀋陽

碧海鴻飛向紫臺朱門槐影落莓苔春風華屋人如在
秋雨孤帆我獨來末世升沉容易換中年懷抱最難裁
生平歷數權遊地湛樂誰知即是哀

八月西湖蓮泛

每歲觀荷當溽暑今年花發在高秋參差菡萏凌波起
荏苒幽芳慰客愁日落漸看鄰舫散風輕轉覺異香浮

且因花事忘遲暮正喜秋光好縱游

登白雀寺望湖亭

弁山東望湖亭天影垂垂入杳冥水合東南成震澤山連吳越見支硎近聞機杼鳴鮫室遥指帆檣集鴈汀正是雲開新霽後低徊七十二峰青

題王綏山蛛隱亭

耆賢感舊遺高躅今日雲亭署作名自託文園供賦詠不投塵網謝簪纓春融洞壑羣芳媚雨浥瑯玕積翠明南國蒼生懸望久東山雖好漫鍾情

送兀菴和上之虬江 師樵于山得柴似鶴因以自號

振錫苕溪十五年道場高擁髻螺烟離奇瘦影柴為鶴卓犖孤峰石作蓮欲去叟留新語句重來好話舊因緣憖余不及昌黎老空向人間說大顛

同畏菴貞起西城晚步

晚來佳氣滿城頭偶爾登臨亦勝遊山入洞庭皆北向水瀠苕霅並東流青苗色潤如含雨白苧衣輕已覺秋此際惠莊俱有會却疑濠濮是丹丘

仁皇山東麓過郁子木同過錢氏山莊

綺里先生存舊業烏衣子弟亦明農門前菜圃經霜綠屋角楓林映日紅留客正逢新釀熟尋山常與故人同躬耕自是吾儕事莫倚文章好送窮

聞錢朗行話冠山有感 先師有舍陳公讀書處

童年曾事太丘翁見說冠山與昔同幾欲登臨隨杖屨忽經離亂各西東夢中疑我還如舊花裏尋師不再逢此夕聞君談勝槩秋心飛上玉芙蓉

同郁子木訪白雀寺正儀上人牧圃

精舍深依祇樹陰弁峰秋色正蕭森千松徑接青蓮境

一塢花藏白石林久羨淵明先結社今隨元度始相尋自憐解脫猶無力到此空懸去住心

又

牧圃主人能自牧圃中草木盡逶迤竹梢橫長安藤架梅幹紛披就槿籬避俗故紆荒徑入逃空轉覺世情稀偶諧亦有龐居士拈得幽花共解頤

登道峰伏虎巖看二峰巷桃花

萬樹桃花笑碧空千尋石筍出花叢白雲繚繞春無際紅影徘徊日再中風起遥從天上落泉流還與世間通

秦人自向秦時老隨處仙源路未窮

閨中梅花盛開月下懸燈共賞同內人賦

玉樹亭亭傍石闌銀燈閃閃映氷紈爲因風雨凌寒後
不惜慇勤倚醉看笑語漸同花爛熳家庭長與月團欒
遊僊卽在人間世夢入羅浮未是難

蘇臺眺望

東坡居士吳興守留得荒臺近北濠紅葉井餘孤塔湧
青鬟聊覩萬峯高栖遲宇宙雙蓬鬢點綴溪山一羽毛
今昔風流同在望五湖烟水自滔滔

己酉秋攜獻兒寓武林慧雲寺 宋張循王故第其孫功甫捨爲寺至今名張家寺

白洋池上張家寺猶有王孫捨宅碑南渡繁華更幾代
西湖歌舞異當時獨將勝事存蓮社留得餘香落桂卮
不見鳳凰山下路秋風秋草自離離

又

先人題額依然在彈指於今六十年攜子同來吾又老
逢僧重喜客如前參天竹樹沿堦長滿地菱蕪入饌鮮
圓澤不須重問訊三生好話舊因緣

內兄陳定菴招觀女樂不赴

外家亭館背清池池上芙蓉間柳絲舞袖還同花窈窕
歌聲轉合玉參差未能顧曲如公瑾豈發狂言似牧之
莫笑野人風致少司空見慣亦如斯

晚步白洋池上聞歌戲柬定菴

清池爲鏡寫行雲皓月澄空映素雯神女弄珠波縹緲
湘靈鼓瑟夜氤氳北堂萱草秋逾好後院司花晚更勤
遙想主人萊舞處斑衣圍繞石榴裙

看梅題元馭齋壁

羅峯妙峯峯相連爾我家在峯之前歲歲歲寒香是雪
春春春暖玉生烟攀林踏閣總爲此臨風對月非徒然
瘦笻相約穿花徑野叟笑指呼梅僊

沈園敞閒堂感舊

兒時嬉戲在東鄰彈指光陰四十春已見園亭三易主
不知世事幾回新梅花影裏看今我芍藥欄邊憶故人
此際自來還自去年年山色滿城闉

贈墨菴大師 師禾中名士世亂游方外往來苕霅間

嗒爾忘機頓入禪偶然高興忽游僊山當好處常獨往

花到開時笋共憐且喜詩篇同放浪不妨議論儘波偏
即今寄傲秋窗下白髮蕭蕭自草玄

同俞闇若徐楷生登菁山游仙頂（上有葛仙祠）

左擕鶴客右芝公爲作飛凫杖作龍十里嵐光擕翡翠
一天晴色散芙蓉瓊田灌溉青霄上丹井浮沙白石中
我欲游僊僊即是何須更覓稚川翁

過山氏禪師靜室

幾年不到青松塢僻路欹斜窈不分兩岸梅花千樹雪
一灣流水數峰雲山僧久去寮房冷野老相逢笑語勤

猶喜周顛無恙在依依猿鶴又同羣

題烏程邑志八景詩

道峰曉霽

峰廻溪轉入青苕四望南山若建標更上層樓通海嶠
仰看孤塔聳烟霄三千法界晨光動六十禪僧慧日高
嘗向岩前迎曉氣鴻濛未覺去人遙

蒼弁清秋

弁峰石色似瑤瓊秋入空山更覺清甘露泉隨花雨潤
珠簾瀑灑碧巖明老僧習靜聞天語野客能來失世情

杖履不須遊五岳白雲鄉裏過浮生

衡山暮嵐

碧湖盡處丹崖合宛轉中流有一門別起奇峰疑黛色
常生嵐彩近黃昏悠悠牧笛歸山舍點點漁燈出水村
莫問鳩茲征戰地千年遺事不堪論

西塞晚漁

玄真昔日垂綸處吳楚皆傳西塞山村指棲賢存舊隱
家浮簪廓幾時還夕陽空映梅千樹秋水長縈荻一灣
我亦曾遊楚西塞風波不似此中閒

下菰長烟

當年黃歇遠侵吳故壘猶存在下菰不見旌旗屯曠野
但看烟霧接平蕪溪山卷盡疑仙窟澤國蒼茫隱覇圖
到此尋幽還弔古漫將遺蹟問樵夫

龍洞雲歸

從來洞壑皆山下此處龍巢山上頭怪石千尋蟠震澤
重淵萬仞閟靈湫雲歸未作蒼生雨龍卧如忘亦縣愁
安得雲從龍起去遍施膏霖向神州

金蓋出雲

峩峩金蓋如金庭傍羅萃岫如躔星芙蓉亭亭出洲渚
金碧粲粲開石屏雲英忽生湖面白峯影欲墮波心青
蕣花載酒杳然去不共漁翁話醉醒

南湖雨意

何處菱歌聞采蓮澄湖環遶近城邊鱗鱗細浪浮青玉
冉冉輕風送畫船山雨欲來嵐翠滴岸烟初起石堂懸
行遊多在郊坰外一度登臨一惘然

碧巖珠簾瀑布

碧巖在弁峯之巔有泉懸焉淅淅從石罅中落

横灑十丈許若垂珠簾滙於絶壁下復從石口
迸出東爲瀑布歸於震澤己酉重九後一日同
墨菴題石

振策同登萬仞岡珠簾不捲近天閶彩雲忽散疑花雨
明月平臨見夜光神女采餘還縹緲鮫人織罷隱蒼茫
吾來拍手層崖畔笑指衣邊問法王

又

飛湍挂在碧雲梯直下千尋匹練齊仰睇乍驚銀漢落
倒窺忽訝玉繩低五湖風浪龍騰去雙峽雷霆鳥哄啼
人世風塵曾不到側身天地問巖棲

白櫻桃

綮星吹下閬風岑萬顆匀圓綴綠陰白燕梨花春已去
朱明槐火夏初臨寢園近與冰俱薦禁苑遥看玉滿林
不向輞川爭絶調霏霏自作郢中吟

又

琅玕爲樹玉爲儷不稀珊瑚間木難好與佳人同雪藕
却疑仙子散冰丸唐家瑰闕風猶在漢殿金莖露未乾
此際若逢逢盛典月中宜貯水晶盤

近體七言二

韓公磯有序

萬曆間先大父約齋公自諫垣乘憲蘄黃蘄州城東五里許江流奔駛怪石嵯峨或見或隱將暝時舟行觸之立壞且不可拯公憫之因石爲磯因磯爲臺兀峙波心以障水勢遠望巋然俾人知避藏所全活不可勝紀公遷冏卿去楚楚人謂其臺曰水心象公之操碑曰韓公誌不忘也歲庚戌先君禮闈廷對兩魁天下蘄之士民

復因臺建閣祀文昌以志喜且鳴報焉又六十年康熙庚戌孟冬率獻兒就婚漢陽道由磯下艤舟登禮徘徊久之題於東壁

先朝慶曆承平日吾祖何宜楚甸時書省龍光辭禁闥滄江鰲柱奠坤維危途終濟行人險遺蹟猶令異代思五世相韓空有愧荒祠和淚讀殘碑

又

韓公磯似謝公墩地老天荒此獨存元凱愛民呼作父羲之生子又攜孫即看日下江湖勢轉覺流中砥柱尊萬里狂瀾猶可障何須楚步更招魂

黃鶴樓

黃鵠磯頭黃鶴樓神僊跨鶴幾來游乘雲客去歸何處溯月臺空江自流一望漢陽猶有樹千年鸚鵡已無洲目前何限滄桑事縱是神僊亦動愁溯月臺曹孟德書勒石上鸚鵡洲在武昌漢陽間十年前爲江流所汨

又

間關今日始登樓忽憶何從覓浪游鶴笛一聲吹月上鯨波萬里接天流人間後代悲前代江渚新洲換舊洲

惟有鐵犀當水立慣經風浪不知愁

庚戌孟冬率獻兒就婚漢陽寄姻家趙惠副雲岑趙世籍錢唐宦楚因居漢陽時由滇任移粵

偉略當年事請纓助勳早已壯猷成裴帷楚甸三湘遠攬轡滇池六詔平金馬碧雞開爽道白雲黃鵠駐霓旌莫言今昔風流異充國從來有盛名

又

星軺幾載蒞昆明叱馭仍爲粵嶠行漢使功名多象郡儒人蹤跡指羊城路經庾嶺梅花發地近昌華荔子生

半壁東南經略遍佇看丹扆待持衡

又

瑯琊茂宰頌陳雷制府賓筵遇廼崔共綰赤繩天際去
卽看青鳥日邊回萬蘿千尺依高樹析木雙星接上台
此際向平游漢沔先從南岳望鄗臺 就柯者王趙崔三公

又

欲畫凌烟近帝傍湖山木卜午橋莊春風樓外家千里
秋興亭前水一方勝事人間誇晝錦名區天下数錢塘
期君他日功成後綠野堂開是故鄉

鄂渚寄故鄉親友

孤踪留滯在天涯每向磯頭坐日斜盪得漁舟輕似葉
摘來仙棗大如瓜波搖古渡風千里月湧荒臺雪萬家
壯觀生平能有幾登書先向故人誇 仙棗亭在白雲樓後

漢口送蔣大扶郁子木之閩中

我游江夏猶爲送君去巴渝路更賒相聚那知俱是客
送君翻恨我還家三年獨對茗溪月萬里同看閩苑花
明日不堪回首望斷雲殘雨各天涯

旅懷

黃鵠晴川作釣磯往來相望日依依江平漢沔流方急
木落蕭湘人未歸估舶漸從湞口去鄉心常寄客帆飛
何時燕息山齋裏埽地焚香自掩扉 漢水入江冬月江水落則漢水愈急

晴川閣

石磴逶迤上碧空晴川高閣倣秋風平臨江漢雙流遠
遙接衡巫一氣通蝌蚪尚留神禹蹟鹿麋又入楚王宮 岣嶁碑在晴川閣下
人間萬事渾無定惟有江流日向東

月湖 在晴川閣後

江上風濤處處生月湖一曲鏡光平僊靈解珮水湘渚

騷客搴芳采杜蘅廣漢餘波猶縹緲晴川倒影自崢嶸
吾鄉亦有湖名月秋水盈盈滿郡城

漢陽南門眺望

大別山頭隱塞笳郎官湖口蔽塵沙孤城寥落新三戸
萬竈淒涼外五家自昔雄風猶在望只今流俗正堪嗟
躑躅獨向空江立捲却綸竿上釣槎 郎官湖在漢陽城內唐尚書郎張謂觴李白處今已堙塞○漢沔流民不入編戶者聚居沙上號外五家

曉霽登晴川閣

巨鼇擁戴石闌干大作波濤小作瀾隔浦瓊樓曾駐鶴

傍城琪樹久棲氛雲生鄂渚當窻入雨過瀟湘捲幔看
今日晴川晴更好渟渟如對水晶盤

漢陽歸舟作

吳人同上楚江船吳楚烟波正渺然雪意欲成雲著水
風聲不斷雁連天荒城久住難爲别險路重游漸覺便
秋去冬來風景異故園歸後又新年

歸途寄趙氏諸昆季

掠掠西風催櫂開依依南望楚城隈米家雙鷁橫江下
趙氏羣龍送客回鄂渚烟波通夢寐晴川雪月隱樓臺

郵筒莫惜頻相寄漢口雲帆日往來

雪夜泊散花洲

周郎赤壁鏖兵後奏凱歸來駐此洲犄角炎劉成鼎據
椎牛饗士最風流滄江寂寞神龍遠暮雪紛紜旅雁愁
挾纊投醪空有意漫將心事對沙鷗

歸舟過西塞山

道士洑當西塞曲巉巖直磊浪中開半空倒挂千年樹
雙溜洄環一片山簑笠迎風青嫋嫋丹崖點雪白斑斑
江天暮景多如畫正是元眞放櫂還

雪霽湖口晚泊

廬岳雲開雪乍晴潯陽江上晚湖平遥看五老頭俱白
近指雙姑髻自青日照山腰銀海動風來湖口石鐘鳴
最憐歲暮孤舟客共訖奇觀慰旅情

烏江項王廟

成敗難論蓋世雄江邊來拜楚重瞳戰酣鉅鹿千人廢
宴設鴻門一笑空蚤殺冠軍雖有憾終除秦帝豈無功
荒祠寂寞千年在似勝長楊五柞宮（長楊五柞秦故宮漢重葺之）

登峩眉亭

峩眉亭下春江水半在峩眉山上來斷壁春開千碓雪
驚濤拍起萬聲雷燃犀渚近松偏怪捉月臺空客自哀
搔首問天呼李白重來高詠一銜杯（采石磯松自明初至今無剪伐者）

過坂子磯弔黃大將軍（名得功）

中原板蕩夔東日四鎮同時拜列侯惟有靖南堪一面
却令西顧守孤洲蕭蕭壁壘臨江渚黯黯邊塵礙石頭
多少江南長樂老畫堂簫鼓自忘憂

登石鐘山望鄱陽湖

高皇樓櫓定江關飛戰猶存湖口山在昔犁肩開石畫

于今萬目對時艱匡廬疊嶂空磅礴彭蠡洪濤自往還
何日澄清休戰伐扁舟搖曳水雲間（劉伯溫先生隨駕戰康郎山下）

重過西塞山

山川重到倍依依西塞磯前戀夕暉石鎖鴉棲叢壘點
天邊蝶影亂帆飛幾回榜柁乘黃潦恨不移尊上翠微
記得去年殘臘盡滿江風雪一船歸（春夏間江水暴漲曰黃潦）

辛亥秋重登黃鶴樓

新秋客思滿雲霄黃鶴高飛若可招塵世干戈空戰伐
神僊羽葆自逍遙重來更覺波濤壯老去偏憐景色饒

嘗向樓前閒佇立看人舟楫犯風潮

武昌漢陽懷古

郎子城開對武昌江南江北兩相望芳洲幾處迷鸚鵡
丹嶠何年隱鳳凰夾岸樓臺摩日月中原形勢帶荊襄
臨流莫歎無舟楫一曲悲歌憶楚狂（鸚鵡洲魏晉時橫亘鄂尾明初徙于漢黃每經世變輒有消長○鳳栖山在漢陽城）

又

大禹曾登大别磯沿江胼胝自忘歸千年殿壁留丹堊
萬里濤聲鼓翠微東去蛟龍終得水南飛烏鵲尚無依
荊揚處處方艱食誰爲蒼生一療飢

又

熊渠封域水爲鄉夏汭滇川更淼茫南紀星躔分軫翼
西崦日落見沅湘巍樓復構新僊宅列艦重開古戰場
擊楫中流聞欸乃濯纓何處覓滄浪（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封鄂渚○時黃鶴樓新建）

又

我愛東吳魯子敬肯扶漢室借荊州胸懷竟爾同諸葛
長短何妨聽仲謀千仞高山遺廟貌一灣烟水尚神游

客中瞻拜存吾道自擷溪毛當廌羞（大别山西麓有魯肅廟新建其上）

又

春風樓下問殘春郢樹湘波入望新芳草已無禰處士
桃花猶有息夫人遨遊江漢憐今日放浪乾坤愧此身
但得青山供嘯傲何妨白髮寄風塵

又

漢水東流接混茫卽看虛境亦滄桑鶴來閬苑更僊客
雲到陽臺失楚王風蒲蕭蕭帆影疾烟江漠漠雁聲長
鳳衰龍臥須臾事好向人間覓醉鄉（黃鶴樓閬州費文禕騎鶴至此故名）

今樓中改設洞賓像
○陽臺在漢川縣

興國寺夜起

老來參透辟支禪借得繩牀獨自眠碧石磬聲回短夢
琉璃燈影照殘編淸宵起坐三更近秋月重看兩度圓
乘興踏歌江上去夜深驚破泬寥天

秋夜登大別山

獨上高峰望杳冥夜闌人靜酒初醒洪山寺掛烟中塔
漢口燈明水底星何處閒砧愁聒客誰家吹笛和湘靈
遙思故國秋雲裏叢桂飄香月滿庭

秋黃鶴樓讌集

黃鶴樓中逢令節樓前明月照山河澄江瀲灩通銀漢
遠岫葱蘢點黛螺旅興欲從佳境遣秋懷偏向醉時多
百年登覽留淸影當日仙蹤亦偶過

又

秋夜看山不出城偶家樓閣倚空明尊中倒瀉金波影
檻外如聞鐵笛聲野鶴徘徊江月墮水龍呼吸海雲生
乘風我欲東歸去無那湘烟郢樹情

赤壁

赤壁烏林昔破曹周郎於此見風標自憑天塹分三國
空羨江東有二喬旌幟影搖臨嘷月鼓鼙聲湧撼山潮
磯邊秋水年年落只有英雄氣未消

樊口

孫劉昔燕樊山上樊口猶存廣燕亭二士雄才能好士
一時賓客盡英靈石門宛轉開圖畫江水奔騰若建瓴
不見臥龍公瑾輩銜杯獨對數峰靑樊山在武昌縣廣燕亭元結有記

楚江秋感

江天樓閣日登臨荆域山川入望深三國孫劉與向背

千秋屈宋幾悲吟無風夏汭還生浪不雨秋雲但作陰
懷古已多惆悵在那堪兼抱別離心夏汭漢水入江處

又

鐵門關上鴈南飛楚塞秋高未授衣時序每驚風土異
讌遊亦覺笑譚稀郢中白雪無人和若上靑山有夢歸
獨喜老僧淸梵永晨昏鍾鼓自相依鐵門關在禹功磯北

又

偶聚曇花引杖藜武昌城北漢陽西獨尋野寺依初地
重到江樓認舊題沙市爐餘三澨徙鹽船風起萬檣齊

嗟予不是持籌客也傍津梁憶故谿昔年市集金沙洲亂後移漢口即此貢漢水過三漢○每歲八九月賈客販鹽乘風西上號鹽船風

又

客底光陰不易過窮秋猶滯此山阿風吹書帶憐瑤草
涼到衣裳借芰荷久住兒童咻楚語同遊伴侶解吳歌
扁舟相喚浮湘去采采芳蘭柰晚何

又

夏日嘗思秋景妍秋來蕭瑟倍堪憐淒涼旅館蛩聲裏
迢遞鄉音雁影邊樹葉灑窗風似雨寒燈挂壁夜如年

愁時寤寐醒時意半在吳天半楚天

又

楚江久客幾曾閒雲物相期日往還帝女脩篁湘浦上
王孫芳草洞庭間出門秋水當天坐入戶清光帶月關
惟有歸心留不住時時飛過小孤山

楚中九日

去年昨日別家鄉今歲重陽在漢陽江上丹楓頻換色
籬邊黃菊再生香歸心夜渡磁湖水旅鬢朝看石鏡霜
寥落孤懷何所寄更攜斗酒向柴桑石鏡亭在黃鶴樓後

又

楚塞登高席屢遷朝登黃鵠暮晴川一年又見風吹帽
九日重看月上弦中歲光陰渾易過異鄉景物倍堪憐
囊萸只是尋常事欲佩秋蘭何處求

將歸題興國寺壁

太平寺倚鳳山椒舉衲荒岡徑路遙旅客移居來後院
老僧隨事話前朝經藏貝葉神宗賜課取蓮花法眷饒
他日淵明重入社可能相送虎谿橋

又

大別叢林此最幽葵園栢井寄清脩僧來黍下無三宿
我到山中過九秋硯席每依香案側書聲常和梵音流
歸時追憶還成夢楊柳堤邊識舊游

夜過秣陵

荊南歸舸片帆輕薄暮乘流過石城泯泯潮痕隨月上
離離燈影隔江明兵連瀚海亭鄣出稜積淮徐米價生
會得鹿門栖隱意鳳凰山下好躬耕

過訪温其旋屏山堂松下作

屏山堂下雙松樹閱歷星霜五百年老榦淩嶒能得地

新枝直上欲參天風生晝閒濤聲遠月映書窗黛色連
幾度盤桓成隔世歲寒相對尚依然

送李旣于任耒陽

送君飛鳥上衡州黃鶴樓西我昔遊瀟水入湘千里碧
嶺雲連岳四時秋當時盃酒憐龐統此日絃歌笑子游
莫向風塵稱吏隱古來循吏幾封侯

覇王門懷古

書劍蹉跎酒一杯覇王門上獨徘徊千峰合抱城頭出
二水分從天目來下里誅求眞已盡隔江烽火又頻催

龍文芒碭迷雲氣漫對風塵憶楚才

送弟三女出嫁歸作

圑欒兒女樂天眞送汝歸來倍愴神生在貧家知稼穡
長從慈母習艱辛扶持諸弟還兼妹補綴三秋直到春
婚嫁漸多人漸老一回思憶一沾巾

有懷郁子木

家貧母老妻兒弱不避風塵數遠游豈似絕裾趨建業
近傳捧檄在江州故園梅柳還生色異域山川入運籌
無限生平欷歔意幾時見汝一銷愁

送晉度姪就選

冏卿治行冠當年太史文章海內傳清白吏孫仍捧檄
玄黃龍戰正烽烟但能保障爲民牧正好乘時著祖鞭
將母喜沾廉祿養邵庄原自有圭田

同沈賓時溫恂孺過宿泉滋山舍

廿年前住此山村衡宇相望幾弟昆屈指舊遊誰復在
追思往事更重論獨憐芳草迷三徑共許青山似陸渾
有暇長來同習靜蒔蘿無恙仲長園

又

廿年前住此山村昔始生兒今抱孫別墅尚能留舊蹟
開軒相對倒清樽浮生空向人間老肥遯終看吾道存
恰喜春光初爛熳松濤花雨過柴門

蔡紡弟司鐸禾中來訪

庚村山館昔相延子弟橫經問字年久識中郎才調逸
近聞安定約規全鴛鴦湖接鄉園路桃李花繁講席邊
最是故人情意好相逢分贈有三鰣（時惠鰣魚）

李叔參楚歸有懷旣于又鳴

紛紛兵甲阻危途汝在荆南我在吳諸葛弟兄殊版籍

麗公蹤迹自孤巖洞庭秋水逃征棹茗雪春風返故都爲問朱陵天一柱如今還有鳳雛無

同獻雲兩兒過長興訪子久明府於夢鼎堂

年方舞勺此登堂今日重來鬢已蒼且喜賢昆爲地主卽看群子又成行逕枝更覺棠陰好瀹茗時聞蘭雪香山叠翠屏溪畫坐看鵷雛日翺翔

喜郁子本歸自江右

三年遊子在天涯千里相望幽鬢華草檄陳琳頻入幕思親徐庶已還家路經彭蠡隨飛艦關渡龍津聽暮笳

且解征袍貰春酒與君同醉舊烟霞

雨渡錢唐有兵阻

西興浦口遇偏師雷雨綿綿放棹遲洶湧濤聲聞戰鼓蒼茫樹影動征旗愁雲尚結田橫島噫氣常吹伍相祠歷慣危途還蹭蹬避風亭畔立多時

謁禹陵

草昧初開日月新成天平地一勞人九州則壤方通貢四隩分疆復待巡歷遍山川乘樏欙持平區字用和鈞嗟逢末世沉淪久敢向前王獨問津

又

塗山玉帛萬方同廟貌還存浙水東班列皐夔陪侍從地連江海並朝宗梅梁已化龍飛去薜壁猶看鳥篆工丹陛雲深春晝永此中疑有上皇風

南鎭

玄圭昔載告成功封秩名山北上公五岳惟衡稱最遠一方作鎭此兼崇玉書金簡藏何處斷碣豐碑滿故宮嵐彩萬層看不盡更臨風壑聽長松

東山

謝公年已過強仕高卧巖扉少宦情寂寂空山攜妓日皤然一出慰蒼生圍棋勝處兵同捷絲竹調時亂每平無限風流遙在望白雲明月照蠡城

范少伯祠

英雄揮手功成後收得餘才付隱淪烏喙乍離新膽日紅粧重載苧蘿春千品秀色空城郭一舸浮家問水濱異代有誰能步武赤松游子白衣人

種山

春秋吳越興亡際文種懸忠似伍員采戢茹荼同係國

弓藏鳥盡不辭君一生自竭孤臣力千載長留數尺墳
陵谷依然人事遠卧龍山頂看浮雲

千秋觀懷賀季真

飲仙歌裏識知章乘馬如船入醉鄉一曲鑑湖天子賜
千秋冠服道人裝瑤臺星斗長含霧珠樹蔥蘢不畏霜
此日有仙如再謫青蓮名與待誰揚

謁王文成公祠

新建祠前草木淡式瞻遺像夙相欽貂蟬自秉玠圭坐
金石疑傳孔壁音折檻錫奸猶有憾提戈戡亂若無心

儒家事業今寥落空對神州歎陸沈

拜大司馬峩雲王公墓

髫年曾識尚書面頭白初來越嶠中挂劒豈能同季子
拜床無復見龐公荒村蔓草頻迷徑孤塚長松已作叢
一束生芻誰問及杜鵑聲裏雨濛濛

南華山舘 張文簡公孫登子別業

陽和學士有聞孫小築丘園背郭門松比徂徠移處老
石從海岳拜餘尊廻波綠漾薔薇洞遠岫青圍薜荔垣
客子低徊留不去漫隨歸路記花源

蘭亭

永和名士集如雲蕭灑無過王右軍曾向蘭亭脩禊事
還從誓墓表遺文流連觴詠疑忘世俛仰山林自樂羣
莫笑清譚空暇逸近看塵鞅更紛紜

吼山

海東剩石不受鞭跕跕欲墮如飛鳶兩崖直壁巨靈掌
一穴忽透仇池天慢亭鐵嶂同縈曲金庭玉柱相盤旋
何當謝却人間事來籌梅福求神仙

歸渡錢唐觀潮示獻雲兩兒

天風震盪海門開兩浙輿圖亦壯哉潮挾飛鯨乘浪入

山如奔馬渡江來三千勁弩空變亂一幅輕帆自往廻
此際揮毫應有賦肯令枚叔擅雄才

夜過塘栖訪天岳和上 師舊住廬山

祗林載訪遠禪師多是天寒暮雨時寺比從前增棟宇
僧從定後見威儀圖書滿架年華積燈火空堂夜氣滋
安得相隨飛錫去匡廬峰頂結茅茨

德未暮齋即事

瀲灔春光二月中謝家池舘氣先融鶯聲自醉花間露

蜨翅初迎草際風憶昔過庭嘗獨立至今甞慕守孤蹤
相看手種堦前樹千尺亭亭上碧空

送吳赤一北上

廿年聲望冠同儕千里長征𥖁敝裘日麗燕山看雪霽
春回河水帶冰流堂開絳帳新南郡臺築黃金古冀州
開道青雲多故舊幾人能共長卿游

陳㩦謙過訪椽谷見贈次原韻

當年相國每同遊人望如仙李郭舟久識太丘稱與廣
今看季子更風流來尋谷口青林遠歸泛湖心碧浪浮

欲和新詩還憶舊峴山修禊正逢秋（素菴曾和余峴山秋禊詩）

春日過徐楷生墓

道場山下林家塢桃李蓁蓁夾岸栽登眺嵐光園綺岫
遙連石勢上瑯臺當時藉草提壺處今日披荊挂劍來
一度經過一惆悵繁花何事又重開

登飛英塔（時塔新修甚麗）

山外叠山雲裏出塔中藏塔世間稀山形繞塔如相抱
塔勢凌山尚欲飛澥宇兵殘誰復靖虛空佛日自生輝
他年化鶴歸來處華表還應識令威

獨寤

獨寤空齋惜寸陰那堪駒隙過駸駸常因疾病添詩思
每見繁華長道心花氣染衣新雨色松聲入枕暗泉音
麗家似比陶家好共話無生笑陸沈

登煙雨樓（時重建）

名樓是處多臨水黃鶴晴川與岳陽常過江城頻眺望
今看煙雨似瀟湘雲生極浦峰嵐出樹接遊汀島嶼長
欲訪鴟夷無定迹五湖煙水自茫茫

又

五代遺基經幾年鴛湖重見蜃樓懸千艘來往分吳越
一鏡空明合水天塔影參差紅入靄林霏遠近綠爲烟
獨憐懷古情無限都在風欄露檻前

同道目滄溟兩和上栖賢看梅和韻

小隱年年理舊游並邀支許此遲留天隨人意寒還暖
路入梅花曲更幽古榦漸看晴雪積空香常與暮雲流
定交莫道相逢晚二老同心亦半儔

又

山家璃圃自成鄰不逐人間桃李春瘦影只憑泉寫照

清光常爲月傳神作驚老態奇無匹忽縱新枝別有身

梅社又開蓮社後遠公仍得作遺民

又

氷姿玉骨歷風霜萬卉前頭第一芳曉色爲烟暮爲月

松陰如幕竹如牆飛泉亂灑魚鱗薄怪石孤撑鶴夢長

欲問韓康棲遯處更留瓢笠挂茅堂

邀龍華西堂師看梅不至却寄

夢入羅浮五十年今年邀與倍翛然春生大地香爲國

雪滿空山玉作田蓮社宗雷思遠鶴亭賓主待逍仙

何時重約來相訪参透歸宗一味禪

探梅個日後再入棲賢道目和上見懷和𠂊

行樂從來貴及時尋山偕隱適所宜百年三友多在㵎

五葉一花非得皮偏是石心能作賦同遊香海還相期

醇醪不飲亦自醉元亮何事空攢眉

又

重入瓊林雪點衣山童迎客欵竹扉閒雲悠悠藏太古

新月皎皎連少微江西愛梅曾記蒴漢陰灌園長息機

徘徊香徑不忍去倍覺山水含清暉

和大觀和上待梅亭種樹詩師又於棲賢山棻梅待菴

師與梅花夙有緣待梅梅待兩峰前移來頓覺羅浮近

望去還疑庾嶺遷薄霧輕烟脩竹裏披雲受月老松邊

花朝正值春光好一片香茵擁法筵

自題德未暮齋圖䌸餘張子久卷作寫照圖

蘋洲淺處讀書堂薜荔爲垣石作倉四壁涼陰皆樹色

六時清供有花香莊周秋水無非樂曾點春風不是狂

渺渺予懷難自寫漫將圖繪倩長康

甜雪軒卽事

蚤歲横經對塾師老來還此課羣兒爲龍寂寂泥蟠久

化蝶悠悠夢覺遲滿鏡清霜看暮景半窗斜日憶當時

多情只有簷前樹綠蔭年年長舊枝

秋杪同人集冷泉亭限韻

秋尋策杖過西陵來聽泉聲落幾層楓嶺暖開紅錦障

蓮峰冷浸玉壺氷洞中石髓貽王烈雲外天香遇駱丞

此境只宜長久住浮生何事向難能

又

西來琪樹隱迦陵濃潑嵐光綠萬層但與閒僧同施水

何妨𢤱客自延冰容臺題額李承旨白石書聯借右丞

彷彿靈山猶未散一時回首憶南能亭係思白董宗伯題額彷趙松雪筆意君公陳徵君書聯用王摩詰詩句結語有懷具德和上也

湖心亭

明湖萬頃玉函開亭泐湖心絕點埃縹緲波光連碧漢

霏微霧縠隱瑤臺回看半壁浮城郭遙引雙峰落酒杯

轉憶昇平無限事憑虛一望一徘徊

又

莫道風光異昔年芳洲新柳已含烟四圍紫翠重重畫

幾派笙歌面面船天下山川誰得似海中蓬島想當然

予山詞賦休多感且趁韶華好醉眠

題鷲峰趙氏別業

山莊始自包大守繼歸海昌葛侍御予三十年

前見其遺構次章三四一聯記往事也今屬烟

家趙雲岑宦游未歸甲子八月十有八日復同

許延之暨兒輩同過信宿有懷賦此

名區天下稱靈隱西有山莊境益奇地闢雲根初剖處

峰如蓮蘂半開時泉生石罅流難去樹倚嵐光日易遲

老我自憐幽興𢤱昇輿來往不須期

又

當年誰築此山中前有包何後葛洪花底速沭攜素女

澗邊洗藥引青童曆軒高閣還如舊種竹滋蘭迥不同

姻婭散愁惟杜甫幾時琴鶴笑相逢

過閔霞碧書齋戲作皮陸體

尋常吾亦愛吾廬今過高齋竟不如雪色藤箋糊榻扇

殤青松布曳簾碧盆中小景成名畫座上清譚抵異書

更喜西莊圖寫就臥遊還似在山居

資福方丈哭霞隱和上

蒼弁冰修二十霜栽松種竹自𢧐荒旋營白墖收枯骨

廠得青燈照影堂山子已承新法席野夫還臥舊繩牀

交淡方外成千古番夜重拈一瓣香師示寂前一日猶力建普同墖

又

採茶歲歲到山園迎客殷懃笑語溫一自老禪辭白社

獨留古佛伴黃昏文房此際悲靈祐圓澤何時遇李源

欲話因緣恐腸斷三生石上正銷魂唐劉長卿有哭靈祐和尚詩

五月病中

病臥荒園百尺樓蕭蕭積雨似窮秋絲綿續命絲千縷
蒲醑浮香藥一甌卷盡葵心難向日看殘萱草未忘憂
榴花幾點明於火將存催人竟白頭

靈隱碩揆和尚六十賦贈

剖破鴻濛萬古春劫風不動海無塵鳳凰山迥來靈鷲
獅子林深出異人天下文章珠苑好人間忠孝衲衣真
何須更說還丹事自證金剛不壞身

丙寅孟春大雪中同兒輩往逆老堂遙望山亭有
人凭闌佇立笑謂此間少奇士必潛僧仲巖也
及見果然且云知翁與諸兒弟必至攜一卮相
待久矣爲之引滿題於窪罇石上

處處呼兒常采勝年年踏雪上瑤臺子猷興到乘舟去
叔寶神清載酒來碧浪沙明銀漢落玉峰雲散鏡屏開
謝家自昔多奇思誰是登高作賦才

又

天寒野外行蹤少暮見谿橋蹇短查自許清狂惟吾黨
更能好事是誰家河陽叢裏人如玉峴首碑前雨作華
山抹微雲有佳婿笑鑒新句醉流霞

送友之廣州奉寄石濂和上

離六堂開百越東高情懷古繪盧空因君策杖過梅嶺
爲我焚香禮畫公珙樹朧淡僧定裏珠光秋滿月明中
懸知不待風旛動心賦遙期萬里通石公蘭若有懷古樓繪空軒老榕中空昔持公入定其中五百年定回悲能禪師風旛寺亦在廣城離六堂集有心賦數千言

陳元期邀同江上觀潮

清秋作伴看潮來老去慙非枚乘才萬馬忽奔銀海立
千艘齊對雪山開胥江曲折分衣帶越嶠參差送酒杯
猶有壯懷消未得江樓倚醉一徘徊

登武林鳳凰山

錢塘名勝近郊坰憑眺還登孤獻亭海氣直吞江氣白
吳山遙引越山青西湖望幸新花柳南渡流傳舊闕庭
人世不知經幾變層巒猶作鳳凰形時南巡兩堤重栽桃柳

春日湖上喜遇石公

明湖春泛蔚藍天遊徧禪門忽遇僊五岳經行雙屩底
半帆移向六橋邊傳神久識詩中面微笑初譚石上緣
霞幕杍峰俱不遠可能飛錫到苕川師號五岳行腳頭陀半帆所居小閣名離六堂集有讀書奉母諸像

七十自壽詩

癸酉秋余與內人年屆古稀宗族親朋相與徵詩爲壽余曰生朝致祝非古也且投贈何如自敘之較切耶即席口占以佐酬酢聊博座中一粲云耳

烏兎西飛旋復東乾坤我亦一無窮田還變海曾經見𩙪化爲鵬獨未逢昔日條枚皆老樹當年童稚盡衰翁那堪塵世非常事都在浮生俯仰中

又

甲子週來又十支俄看七十到頭時庭前松柏稱耆友

閣外雲山勝畫師婚嫁纔完先皓首糟糠偕老正齊眉吾家自有長生訣不向瀛洲覓紫芝

又

憶從海寓動干戈六十餘年一擲梭離亂不圖今日在艱難常學古人過堂前莫效三多頌廡下猶傳五噫歌無限風波都歷徧桑榆影裏自婆娑

又

王謝家聲久漸衰韓夫子獨幸長貧竹林最愛清狂客蓮社曾招落蕩人登眺毎憐風景異悲懽彌覺性情眞蕭疎白髮秋風裏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老眼無嫌識字虛北窗高枕自蘧蘧喜聽梵夾無生語怕讀離騷孤憤書二頃聊供終歲計一廛猶保百年居逍遙自得閒中趣明月清風數起予

又

雞鶵亭畔夕陽斜碧浪觀河漲作沙迅速百年如假寐紛紜萬事總空花閭閻愈歎民生蹙風俗偏憐物態奢

終日閉門惟獨坐忘機一息是生涯

又

常豢未有此身前一段疑情似鐵堅丈室維摩長示疾漆園莊叟早通禪八千歲數椿方半九萬扶搖翮未全寒拾同過皆贈偈看來出世有因緣碩揆道日兩和尚並先過祝

又

芙蓉繞郭翠千盤薜荔成帷綠滿欄桃洞卻藏秦世界菊籬如對晋衣冠廿年學易方知損七處徵心始得安法喜龐公偕入道還同兒女話團圝

又

不慕雄豪不學仙不求成佛與生天雪霜頭上誰能免歲月人間絕可憐金谷幾曾留石季流沙何處問彭籛元眞本是煙波客西塞山邊泊釣船

又

著書差足慰平生晚節論文若論兵入彀豈拘初盛晚賞音無間宋元明兩朝人物開生面一代詩篇集大成辛苦采眞還采隱獨持鉛槧作權衡（予選近詩兼自啓禎迄今百有餘家家各有叙又輯明詩兼蒐羅頗廣）

又

謾推輩齒長寒門親友同行復幾存大地山河頻送客小園梧竹並生孫衆香有國堪依隱萬卷爲城亦自尊他日儻脩耆舊傳少陵遺迹在東屯

又

年年空說竢河清事事俄驚與世更行動自嗤多老態笑談人羡有閒情回思僊境疑春夢且喜新詩是夏聲忽到讀書神會處眞如九轉大丹成

近體五言絕

漫興

白雲豈無心一日幾舒卷本從山上生山以之隱顯

晚步眠佛寺

海暮來蕭寺微聞空外香涅槃堂上看佛亦倦津梁

山窗

山窗多晚景烟氣在桐陰獨坐看月上何人知此心

漢陽即事

江水日以緩漢水日以急留滯漢陽人日日江邊立

又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欲弔禰正平芳洲失鸚鵡

江上歸舟作

鄱陽揖五老池陽問九子可望不可攀崔嵬白雲裏

又

冬日盡東風轟雷積雪中天心不可問愁殺信天翁

暮春城南送客

花落碧湖紅日沈翠軒紫春光共遠人小住爲佳耳

近體七言絕

有寄

酌盡椒花雨一巵薄寒無力漏初遲滿天風露懷人夜
正是芙蓉欲放時

同子凡坐其旋水心亭

八上攤書午夢長曲肱人盡藕花香匀匀細雨添秋思
化作南窗一段凉

又

馬溪東下是淤溪水滿陂田稻秀齊相對不知歸去晚

數聲漁唱夕陽低

夜坐

梧桐葉上月催凉絡緯聲多漏已長喜話當年太平事
夜深猶共一爐香

訪天岳和上不遇頭之從山外歸

踏葉扶藤覓路行上山烟向下山生竹林一響鳥不去
知是吾師卓錫聲

清溪道中

起坐仍將襆被蒙凌寒一棹曙烟空推篷已見霜如雪
兩岸雞聲月正中

招友人看菊

又見孤芳動歲華滿籬秋色道人家遲君共醉西風裏
此是人間不落花

獨坐

野卉芳菲不用栽棠梨幾樹白皚皚山窗盡啟人嘗靜
時見春雲帶雨來

讀秦始皇本紀

殿前匕首擿銅柱博浪椎中副車大索經旬人不見
千金空賞夏無且

初還城居

堂前車馬屢經過其奈稽生嬾癖何最喜一翻新雨後
滿庭秋草閉門多

亂後過金陵

十年不到鳳凰臺舞榭歌樓盡草萊桃葉渡頭風景異
春潮還似舊時來

五日丹陽道中

閭中此日遠相望艾葉榴花白一觴誰識江南行路客

短篷微雨過丹陽

陶淵明

柴桑歸去意如何五柳門前野趣多高卧北窗無底事
醉來猶自詠荊軻

入栖賢山過元馭舊居

一别煙霞已四春強將譚笑對風塵如今海内誰知己
重向山中哭故人

送客

片帆隨伴向天涯明日元宵可到家更去䕫城三百里

好憑春信寄梅花

梟磯孫夫人廟

吴蜀分爭百戰中英雄兒女嫁英雄至今一片磯頭石
不許江流直向東

登東梁山

萬古江流恣吐吞楚天開處石爲門行人直向天門上
挹取銀河當酒尊東西梁山兩岸對峙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舊游處天門中斷楚江開卽此地

剪江

吴舫穩坐小于龕處處丹楓映碧嵐不信長江風浪險
片帆江北又江南

舊縣晩步

茆屋踈籬近夕陽居人說是舊繁昌廻龍山下斑邊路
風景依稀似故鄕

羅刹江阻風

先月江風已作寒蘆花飛起雪漫漫石如劒戟波如沸
未是人間行路難

過馬當示猷兒

山水文章一大觀山形奇處水增瀾馬當今日揚帆過
莫讓當年王子安

漢陽寓中枕上作

東吴西楚路三千風雨篷窗一月眠夢裏不知身已到
雞鳴猶說早開船

武昌城樓晩望

七里江分兩郡城城樓高與楚雲平若騎黃鶴東飛去
未識還家幾日程

客夜

冬夜迢迢未向晨荒城更鼓聽來頻遥知婦子寒閨裏
剔盡銀燈憶遠人

又

雪灑空江獨雁鳴天涯歲暮旅寃驚那堪風雨江城夜
懐古思郷百感生

黃鶴樓送郁子木之鄂中

黃鶴儒人住鄂州今君却向鄂州遊儒人相見如相問
爲說同登黃鶴樓（費文禕鄂中人今休寧府）

彭郎磯阻風

彭郎磯下水潺湲千里江津去復還一夜石尤風作急
天留多看小孤山

大雪泊俞家洲

舞雪迴風下玉臺江天萬里白皚皚孤舟七日潯陽住
看盡征帆上水來

雪夜湖口舟中作

朝朝風雪滯歸蹤夜夜臨流聽石鐘忽見匡廬明月上
青天吐出玉芙蓉

晚泊

九日征帆赴漢陽雲山烟水互蒼茫欲知游子思家意
一曲江流萬里長

采石

峨眉亭上立秋風天矯千松盡作龍一派濤聲鱗鬣動
臨崖飛影入江中

歸舟過虎丘

闤屋如畫柳如絲花滿壚頭酒滿巵七里山塘歌管細
遠來歸棹亦行遲

重過滸溪水心亭

重過滸溪池上遊水亭無主自淹留回思三十年來事
幾箇親知到白頭（舊游時主人溫廣心同游者溫其旋沈予允家荊陽立巷沈先生皆作古人矣）

弁山烏龍洞

龍不歸來虎暫依山僧白日閉柴扉我今願向此間住
虎跡多時人跡稀

觀畫赤壁圖因憶舊遊

當年過此問坡翁曾向磯邊駐短篷回首江天煙月夜
不知身在畫圖中

遠遊懷古霅溪翁萬里江山月一篷無限英雄詞賦意
墨痕收拾淡烟中

題閱霞碧山莊

地近栖賢共隱居妙峯西塞兩樵漁相望只隔泉滋嶺
一路松風到草廬

又

冉冉春光醉牡丹家家修竹報平安四時風景皆堪喜
還與梅花守歲寒

俠客詞

久客天涯不費錢罏頭貰酒自年年燕南代北人相遇
倚劒高歌雪滿天

哭老僕陳忠

童穉相隨五十年我髮半白汝華顛如今我子成行列
汝獨無兒劇可憐

又

兵燹流離共播遷山中風雪水中烟城居倍覺多辛苦
終歲勞勞向市廛

又

主母常為無米炊朝饔夕飧屢愁眉時時賴汝供奔走
汝死將來復喚誰

又

年來多病强支持猶自勤劬百不辭最憶閉門昏黑裏
蕭然孤影過前墀

自叙

余少未學詩嘗好為小詞憶年十四時戲作蝶戀花滿庭芳二闋恐為塾師所見書短箋藏研席間適金壇于御君東皐嚴仁叔過訪小齋檢得謬加稱賞曰此晏同叔幼齡珠玉也遍示同人交相

賡贈輒詡詡自喜及世亂謝去帖括山居無事每月夕花晨水邊林下與朱子元馭讓木大小阮倚聲相和聊以自娛初未嘗有意求工第若樵歌牧唱偶叶宮商而已二子相繼修文二十餘年幾成絕響殆年將五衰兒輩亦學步如余

年少時且與里中同學諸少年共效金荃蘭畹之句彙為蘋洲詞選含英咀華斐然可誦不禁見獵心喜時復閒作然劍光難淬筆老無花矢口任情頹唐自放既無由發縱橫豪邁之音又豈能為芊緜綺麗之語與古今擅場者相頡頏

哉甲子秋兒輩編次詩草就請以近歲所作醉太平諸闋并舊存元馭手錄數十調附之簡末以見一時興會及此言念疇昔益不勝人琴之感云蓬廬居士

書于甜雪軒

遂廬詞目次

小令

中調

長調

遂廬詞

吳興韓純玉子遂著

小令

憶江南 丙辰過湖上

西湖怨冷趣倍堪憐講舫有情空載月旗亭無客斷爐煙波靜白鷗眠

又

西湖怨樵牧幾時休石瘦翠微難避暑山無紅樹不知秋雙擔壓肩頭 雨來峰下樵斧翠微亭

又

西湖怨題額似雲連放雀亭修循故事滿江紅韻和前賢姓氏盡三韓

又

西湖怨鐃吹沸湖亭高麗紫羅垂舞帶關山急調響秦箏簫管禁無聲

又

西湖怨遊子長人知覆水芰荷船莫進催人歌舞刀初低愼勿夜深歸 旗下種蓮無敢採者

又

西湖怨叢塚白斑斑保俶塔西蔣里曲輞川館後北邙山新鬼出征還

又

西湖怨女伴字難家窄袖輕衫堪射獵平頭盤髻遍簪花悶殺七香車

醉太平

乙卯十月病起就臨南塘獻雲兩兒作醉太平四闋同人倚聲賦贈余亦和之

甕中酒空囊中目空嶔崎磊傑家風與吾廬不同北

窗樹濃南牕日烘坐來宜夏宜冬者將衰老翁

又

西邊詰戎東邊舉烽閉門卽是山中惜南陽臥龍硯田自豐村醪自醲笑他阮氏嗣宗哭征車路窮

又

逍遙伯陽辛勤孟光夢中閱遍滄桑卯人間呂梁驪馳八荒栖遲半廊古今兩種行藏向蒲團坐忘

又

人非鄭莊園非辟彊何須積石爲倉聽書聲滿堂梨

眉已毿白眉又艮偶然諧出宮商寫長歌短章

又

蘧廬數弓寬如鵓籠八千獅座能容病維摩室中懸罏幾篆霜柟葉紅擔前搖曳隨風似天花散空

又

朝飧夕餮箪瓢屢空窅然避世牆東古桃源路通寒花不穠寒泉不竆一庭怪石爲供抵千峰萬峰

又

茶鐺藥囊硯屏筆床遐移不出門坊在蕭齋兩廂花

陰過牕雞聲過墻消磨本地風光老狂夫更狂

又

重圬粉墻新糊紙窗自家掃地焚香讀離騷老莊柄員鑿方舌柔齒剛頹然騁背空廊與兒曹話長

點絳唇 籬間黃蝶憐其賦以嘲之

美汝春來隨風引到花深處恭宮相伴一世花間住盡日忪忪忽地春將暮香無數幾番紅雨隨了花歸去

浣溪沙 和元馭題齋壁

葉落庭空減暮陰幾回清響動高吟松風萑雨欲相侵音有匣豈能藏劍氣無絃隨處得琹心古人千載待知音

又

莫問勳名上景鐘盤桓且自撫孤松喜他原不受秦封開隔九疑人面目拓開萬古我心胸當年同甫已難容

又

窗外寒峰掛晚晴牕中瘦影話寒燈落梅風細月魂輕怪石癡如奇士骨好花常借美人名請從林下結三

生

又 有贈

手挽蝦鬚上玉鉤疎疎急雨下梧楸韶光生怕付東流紅葉窗中無俗事白雲鄉裏有溫柔好儂雙鬢莫教秋

菩薩蠻 夏日訪潘子見歸舟作

夾山一帶山平遠湘溪問字歸家晚荷氣晚來多斜陽雨半篸　吾生何所寄泛宅浮家去茗水碧於天孤舟獨往還

又　獨立

門前烏桕紅初褪不晴不雨寒猶嫩雁字背人開秋山人何來　白雲長自在舒卷渾無礙此處獨相宜乾坤一布衣

又

尋山問水從來癖能消幾緉平生屐近日獨窺園南谿時負疏　離離黃葉影孤立身偏穩無處不斜陽家家打稻忙

又　登白雀寺望湖亭

望湖臺上雲如黛無垠弱水天摩盪微禹我其魚東南有具區　溶溶開一鏡吳越興亾影七十二峰青何方是洞庭

又　春日同夏竹孫散步

山塍麥浪煙如織村村細路誰能識各處暎山紅春游無定蹤　新晴天忽暖信步行來緩淑景亦酬人風前岸葛巾（暎山紅野花名）

又　西湖雨泛

萋萋芳草裙腰路煙鬟霧鬢無人妝何處駐蘭橈西冷第一橋　人皆游所見我獨覩其變日日是晴風西湖景易厭（此即從山色空濛雨亦奇句中脫化出來）

又　同元馭讓木夜話

三人相對寒窗裡更闌幾度風疑雨好句寫新情爐中香正盛　今宵多綺語懺作遊萃侶明日半陰晴寒燈啖不與（燈欲共飯二語情處、有此俗泥不足選入詞格）

又　遊弁山

此山久已成相識茲觀竹杖遊山北一見一回新嘗如遇故人　嵐光紅欲莽黃葉迷歸路四寺自成村山深

人閉門

又　午醉

木蘭幾樹明于玉勸君更盡杯中綠何物强名愁愁應避醉侯　醉來花下坐去去門前路時見市城人幽居惜未深

又　春泛碧浪湖望兩岸桃花

赤城冉冉霞初起紅雲十里盤山趾緩棹向中流忘機共白鷗　輕舠隨所至到處娛人意莫入武陵源桃花宜遠看

又 初夏閨情

啁啁乳燕聲兒碎。珊瑚枕暖人初醉。紗帳軟如煙。紋波擁駢蓮。　自從郎去後。懶整春前髻。倦到不思量。和衣向外牀。

又 閨情廻文

落花紅雨春陰薄。薄陰春雨紅花落。遲去更依依。依依更去遲。　鳳頭釵壓重。重壓釵頭鳳。偏髻任餘眠。眠餘任髻偏。

卜算子 節蕭和稼軒韻

周昉畫佳人。韓幹圖良馬。廄馬宮人少悴容。多是癡肥者。　擯去老中書。敲破銅臺瓦。抹倒從來假畫工。眞木眞山也。

又 涉園春集和東坡韻

修禊過湘溪。人與山俱靜。舊日漁郎又問津。一片桃花影。　獨寤聽新泉。有意誰能省。流盡年光是此聲。枕上松濤冷。

減字木蘭花 詠史

無魚長歎。貧甚先生惟一劍。市義而歸。燒券推牛亦自奇。　雞鳴狗盜。下坐相容原可笑。食客雖多。不出秦關奈若何。

又

奇才劍客。李廣勳名垂簡冊。安樂侯封。蔡也爲人在下中。　黃榆白艸。北地秋風人自老。生不逢時。且盡尊前酒一卮。

謁金門 春夜和山谷韻

清如許。手天一張焦尾。發得蘭磁斗裡。幽香清入寐。　不見桃惟見李。明日惜花番起。坐聽小窗兒女語。是鄉吾老矣。

又 代寄

春幾許。剪草全憑燕尾。一段新愁香霧裡。拈花花欲碎。　幾度暗桃明李。番被鶯兒呼起。杜宇爲儂傳一語。不如歸去矣。

又 獨泛

人何許。載酒書船一尾。斷續漁歌殘照裡。鴟閑常若寐。　此景除非小李。幾點青螺簇起。我醉問天天不語。尋秋秋去矣。

清平樂 遣興

東風情薄春似秋蕭索幾陣亂紅隨意落人在闌干斜角　勸君不用淒嗟春光一半還除燕尾剪齊芳草游絲牽惹桃花

又

春來消息早過三之一乍暖餘寒無氣力二十四番風急　日長花事相空只愁開到荼蘼偶向晴窗美墨拈詩又是無題

又

梅英墜處疑是春歸路頗有夭桃三五樹留得春光多任　一年春事依稀雙柑日聽黃鸝且待萬花開後半池濃綠薔薇

又

炊煙屢斷清似梁鴻樊几淨窗明書一卷五柳先生遺傳　門前柳不藏鴉籬邊種滿秋花鼓吹詩腸兩部公私相半鳴蛙

又 病痞

清泉可煮靜坐堪銷暑吾愛此山能自主也到昏時青紫　病來身世俱輕孤眠無辱無榮獨悵淡涼頃刻此身最是無情

憶秦娥 渡錢塘江口占

錢塘路當年吳越爭凶處爭凶處西湖西畔西陵西渡　背江空聽濤聲怒潮已見扁舟度扁舟度無情風送有情潮去

西江月 和稼軒韻

蓮葉陰中藏鴨梧桐影裏鳴蟬好風好雨說豐年早稻花香一片　千萬株松嶺上兩三個竹窗前悠然扶杖短籬邊且喜青山長見

又

病起貪眠懶讀不知又是新秋離離禾黍賺人愁試看青山依舊　麗驪亭前歸酒傳人石上扶頭小童勸我去來休紅日銜山時候

又 感事

釀得葡萄美酒肯教輕換涼州幾番酒盡問牀頭報道玉缸還有　天上白衣蒼狗人生華屋山丘不須憔悴不須愁看取夕陽疎柳

又

赤烏尾遡分蠷蝸牛角上爭雄人間事事轉頭空鏡裏拈花風哭　李廣不知假虎葉公豈畏眞龍三更燈火五更鐘驚破一番新夢

南歌子　自遣

鳴鳥遺歌吹飛花作舞筵游山不必買山錢收拾春光時在短節前　耳熟漁樵話身同草木年數間茅屋頗相安我亦無家歸去謝啼鵑

又　和元毅韻

世路千重淚生涯一瘦筇桃花幾樹似丹楓更有玉蘭如雪照晴空　酒遇愁無力詩逢怨句工從來事業可磨礱其奈斜陽影裡落花風

又

粉蝶啣花稅黃蜂罷晚衙半庭秋艸映殘花雨雨風風寒凝小牕紗　勁鐵重綿裴英情艷意遮小兒解事不須嗟難道閒情一賦果微瑕

又　和東坡韻

薄醉聽山雨賦餘値晚晴半牕斜日認天明正是此心無繫夢魂輕　學劍心偏嬾攻書又未成閉門種菜亦豪英但願年年無事逐花行

又　夜訪屏山草堂

竹影寒逾靚松飇晚更吟燈花微綠夜沉沉又是初冬天氣故人心　灞永深談淡爽輕薄醉禁莫辭斜月轉墻陰明月西風雙槳過南潯

鷓鴣天　游呂道中

聚散匆匆各憫然去天一握改山川好憑新夢留前事漫寄長愁入短篇　翻麥浪照榆錢輕陰嫩日落花天

無端賺得人歸去叵耐苕溪舴艋船

虞美人　春閨

一簾花影春風夜月到薔薇架綺疏一半晚猶開只爲畫梁雙燕未歸來　挑燈約莫黃昏過猶自薰香坐爲伊一字未吟安留取小牕相對晚妝殘

梅花引　偶興

松風夢怪石供手錄劉伶酒德頌拗棋枰調罌兵閒心費盡算雄心未平　客來有昔聊共讀客去無人吾自足坡僊詞杜老詩高吟微詠風花雪月時

踏莎行 和稼軒韻

荒館蕭條孤燈靜悄小童喵去秋聲到朝來依舊是東風多情留得將衰艸　帝國兩生淮陽一老青驢不踏長安道水邊林下自超然至今此意誰能曉

又 雨過潯陽匡廬在望不及一登書此誌恨

勝地曾遊陰情一片江州重聽琵琶怨遥看煙霧散匡廬屏風九疊參差展　瀑布垂簾香爐裊篆天風隔斷蓬萊淺向平有恨不須言幾人真見廬山面

小重山 和稼軒韻

萬頃玻璃水接空雨餘煙笠下一漁翁荷香斷續柳西東秋光好兩岸插芙蓉　十里水晶宮有時隨浪去笑兒童三秋幾陣鯉魚風斜陽外沉醉荻花中

又 湖舫春雪即事

一點煙中疑畫橈西冷風雪裏過花朝兩峯愁黛不堪描蘇堤上一夜草痕銷　那柳未舒腰濛濛渾認做柳綿飄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魂冷人在段家橋

中調

臨江仙 次稼軒韻

偶向泉巖成石隱悠悠幾度春風紙窗竹屋小房櫳秋知千載上因住萬山中　世外塵心無着處天教水遶雲重奇懷好景日相逢竹邊人意綠花底鳥聲紅

蝶戀花 春閨

繡幙低垂深院靜殢酒矜花又是前春病乍煖乍寒渾不定風風雨雨清明併　女伴相呼穿翠徑小立窗前好待新妝竟拭却紅綿重照鏡傷人也道都相稱

漁家傲 同立翁訪元敬雨飲妙峰石上次秦淮海韻

掃盡浮雲新雨過紫煙一抹泉飛破春色總悲人意作劉白隨緣何醉裏功名大　堪笑南陽龍不臥空將煩惱輕拋荷日月行天真似磨休再誤今朝且對青山坐

又 小孤山

皖口揚舲初轉柁玉釵斜插遥天破萬里江流驚一挫潯陽左吳頭楚尾當門鎖　點翠寒鴉棲似朶幾叢青髻遊花裏彷彿小姑雲外坐愁無那月明環珮臨風過

行香子 泛笠澤

纜解芳塘極目菼菼乍回頭隱隱尖山雲粘裓裓天入
蓬窗趁浪花舞風力緊布帆張　洞庭兩點隨風移去
但飛來縹緲花香船頭迴處橘柚知黄望番虹影楓落
處早吳江

江城子　燕子磯

凌波翠尾剪蒹葭似高翔又低颺能蟠虎踞燕子閣與
亾六朝遺跡山川在試評論又何妨　遊天落日恭江
黄倚遙憁漫思量玉樹臨春秋水浴鴛鴦千古石頭城
下恨都是淚化春江

又　春夜即席和徐方虎韻

露濃花潛月華明一鈎青帶三星簾外海棠初睡梛初
醒舊院金元遺本在千古恨幾時平　霓裳初試不勝
情玉亭亭翠盈盈無數心香稍語付秦箏一片斷霓無
覓處金縷換絲雲橫

又

稍峯煙鎖未分明過秦青恨零星一樹櫻桃微雨夢難
醒人在當場杯在手愁似海總填平　春宵三五好心
情繞紅亭笑聲盈促席傳觴倚醉聽謳歌嫋嫋銅壺銀

漏短香炮燼燭花橫

千秋歲　同元駁晚步泉谿嶺和淮海韻

笛聲牛背吹入煙光碎茆屋下稠兒吹秋林黄做蝶秋
水藍于黛何似也徐娘老去風情在　不厭頻相會菊
潛人堪配乘興去還尋藏數杯劉墮酒一味庾郎葉詩
句好兩人才氣分江海

離亭燕　翠影軒暑夜小集

碧海沉沉流月小飲納凉亭北茉莉香中聲裊處一縷
歌喉如髮顧曲倘回頭金谷飛觴頻罰　人影迷離疑

蝶似倚畫欄低說風美萃鈿紅欲閃暫向花陰驚沒曲
罷酒闌時香霧凝衣成結

御街行　送別駕佘公萊臣轉餉赴粵東

嶺雲一片遮榕樹烽火難浮路樓船十萬渡珠江中夜
量沙誰赴素馨花下紅蕉陰裏陸賈南遊去　海天碧
洗沈沈香霧帥就平蠻疏携琴彈劍數歸程一笑封侯指
顧星槎初返長庚光燦隱隱輝銅柱

金人捧露盤　靈隱寺

問西來經南渡梵王宮變宕幾靈鷲雲封翠羅樹下樓

臺金碧影重重阿羅五百伽趺坐香象神龍　近諸天居勝地不見日但聞松想天台有路逍通法堂倚語浙江潮湧海門東俄驚絶壑天風轉隱隱鳴鐘

蕙蘭芳引　雨中餞楊兼看盤中舞女和馮陽長使君韻

珍重花庵儕曾約封姨吞颺早夢入羅浮惆悵舞衫搖綠天寒酒醒似絶代佳人空谷聽夜深花雨零亂香霓誰續　何處輕雲飄然迴雪聯得東堂新曲便舞罷柘枝還待香山寓目翫褰箋新碧芬紅褪想青道佳詠沉香亭北

又　春日山游觀松林縋伎再和馮韻

漠漠春陰看燈夕花朝連踊喜南陌新晴遠岫乍描蛾綠踏青人去憑仗就粉天香谷遇飛瓊游戲一線絲虹誰續　垂手從容纖腰縱逸惱亂春風一曲儘步障裂圍遮却青山而山影搖千尺松花微褪又晚風吹散畫船南北

長調

滿江紅　同元馭夜坐

薄暮風清大開我樓頭書屋有何物堪供静對萬竿脩竹世事無端成與敗英雄最惜歡而哭將古來達士致窮詩深宵讀　誰覆却周行轍誰逐取中原鹿只巖栖谷汲自甘幽獨疑信史書安足聽瀾翻世事難爲目願明朝採艾到南山三年蓄

又　春日同徐方虎飲峴首逸老堂和韻

春到城南好行散杖携九節恣覔路花間隨鳥香中趁

蝶千古湖山供我輩四時好景惟三月恰柳條金嫩蘼波光和煙滴　夢不到長安陌時巳過中流楫莫只有峴山亭子長留荒碣明日落花寒食近且須小住休輕別看主賓同入醉鄉中三蕉葉

水調歌頭　七夕送潘子見北上

今夕是何夕令節又逢秋從來巧不宜乞乞得更何求天上星辰遇合人世友朋離別聚散不相侔子有四方志遨與寄滄洲　醉陶潛狂阮籍夢莊周故鄉風土洵美容我伴沙鷗縱使玉堂金馬何似斑衣綵舞佳處莫

淹留。吾輩有真樂。餘事不須談。

玉蝴蝶　題郡司馬含清亭和姚子雍韻

遲日紅亭簾捲。愛山飛彩。墨妙留聲。小築天然。結搆竹屋梅楹。倣遺事、茶經品第。留座客、棋局縱橫。偶閑評。壁間題句。心跡雙清。　堪驚。主賓酬唱。百城乍啓。三峽齊傾。待付潛夫。倚歌重譜舊由庚。有依然、湖山未老。倩令我、懷古多情。且同聽。使君分韻。再度新聲。

金菊對芙蓉　登卧龍山縱覽會稽之勝

邗古探奇。蒼茫交集。望中越嶠全收。看稽山繡錯。江海

青浮。東南千古銷沉處。英雄氣、磨洗春秋。霸圖王會。美人倦客。總是風流。　迴想吳越狂游。撫景題詩。響落滄洲。歎爭流競秀。此際難酬。十年來、壯懷逸興。踞峯巔、頓豁雙眸。他時乞得。鑑湖一曲。此外何求。

酹江月　雨中渡江

濕雲如絮。歷孤篷、素練濛濛初作。雨腳四垂嵐氣黑。一霎江天欲暮。咫尺無憑。蒼茫不辨。但聽烟中艣。須臾隔岸。越山藏却無數。　極目何處嚴陵。大江流上。又是關山路。吳越興亡猶在眼。對此茫茫空賦。麋鹿重遊。鷓鴣

頻喚。翻業春江霧。西陵渡口。晚潮依舊來去。

又　吼山

古無吼山。一卷石耳。自匠斵山谷。嵌空玲瓏。鬪石簣先生擇其勝地為讀書處。引泉注壑。駕山為梁。因作水旱二宕。使舟行者如入三峽。登山者如陟百盤。歲久苔蘚剝蝕。斧鑿痕消。遂成奇偉之觀

雲根忽斷。作澄潭下引。飛泉千尺。削盡皮留石骨。峽口瞿唐。手擘古木。垂蘿懸崖。倒影放出青天際。其中氣

候陰晴。頃刻無跡。　偶來問渡漁郎。桃花洞口。一棹乘流入。林下水聲喧笑語。綠照鬚眉一色。往復如環。嵌空如竇。出入還如織。峯迴棹轉。相看雙叫奇絕。　石水宕

又

入天石色。削孤根、萬朵芙蓉青簇。突兀奇峰驚意表。位置又隨心曲。丹壑鳴琴。蒼崖掛練。噴瀉珠千斛。飛梁欲斷。垂垂一線如續。　曾聞太史風流。憑高選勝。緣嵌巖開屋。攬盡煙巒歸几案。一榻眠雲白足。樹杪漁樵。鏡中山水。幽與真盈掬。我來彷彿。書聲響答空谷。　石旱宕

又 冬日虎丘和曹顧菴韻

蒼涼寒色看山川渾似剩餘殘繡一帶半帶花石供粧點還疑春晝霜葉紅酣石坪翠滴身入空青覽池中劍氣常聞夜半龍吼　此中千古銷魂無邊佳麗畫舫如煙湊長笛短簫聲咽處過眼韶華飛瀉自傳堤荒眞娘墓冷人落歸鴉後依稀風景一丘一壑如舊

石州慢 秋蒔

北澤無風一鏡初平舟行如織溪流潔結寒光凝綠櫓聲搖碎長墻水淺經過野岸荒畦見童處處收魚婦人

鳥兩忘機沙軟鶯鷥眠　涼吹荻花菱葉一見商飈忽然憔悴波底碧峰西影蒼然深翠斜曛細靄試看遠岫寒雲亂橫何處分眞僞月薄且歸來人醒霜林醉

洞庭春色 又題含清亭

山水增輝晉人遺句吾以名亭望碧湖芥舟宛然圖畫撫琴調鶴疑是蓬瀛四面虛窗來爽氣儘柏影松濤綠滿庭亭中客每花間問字雪夜論兵　東南盡歸保障譚笑際艸偃波平羨爾分泰漢壘池雲涌詩凌陶謝韻海風清郭外煙霞携兩袖又擇勝亭開好作銘峴山脩

禊還期題額逸老堂成

沁園春 山居內人生朝賦贈

家在東瀛迢遞山河我馬虺隤憶珠帷翠幙昔曾經慣竹籬茅舍近日方纔巧以居貧靜能偕隱謝我談心亦快哉清眞好道山中滋味苦盡甘來　人生不用安排只琴酒當前且放懷每無衣憐我縫完補綴有餚供客拔盡金釵謝氏家風梁家夫婿相對寒窗一鏡臺人如菊正年年此日籬下花開

又 游張登子南華館

花氣迎人樵風送客引到名園看禹穴千峰峰峰戶內鑑湖一曲曲曲池邊丘壑天成亭臺恰好別是人間一洞天迴廊畔喜綠陰忘暑玉淵生寒　主人逸興蹁躚幻秋水南華作勝觀待蘭渚春深羣賢修禊山陰雪後有客乘船支遁談玄知章豪飲幽賞高譚入寓言偶來訪許開門看竹儘我盤桓

又 會稽姜氏廢園

落日徘徊舊家庭院幾度銷魂歎中散荒園竹林尚在左徒廢宅蘭圃猶存蘚綠侵簾剩紅牽座香徑無人一

掃塵雕梁畔記烏衣王謝燕子云云　當年山水經綸
似世外桃源好避秦想百畝清池耶溪爲沼千尋翠壁
禹穴當門好景無多春風幾換身是蘭亭以後人空欄
黑恍華花影裏石竹羅裙

賀新涼　題顧梁汾小影次原韻

且任爲佳耳攬芳洲白蘋紅蓼晋賓西第細雨濃香叢
桂下深語難忘此意讀好句憐君如己小影虎頭時顧
盼任傳神難寫英雄淚如潑菊如秋水　吾欲問天天
久醉笑古來鄒枚屈賈皆共所忌一片刪心耶挾矢彎

遯廬詞　長調　大風莊室

落銅壺未已縱學劍無成何悔別具煙霞袍笏相如此
翁合歸林丘裏京雒夢多忘記

又　舟中晚行過前山舊隱和秋水軒韻

曉氣空濛卷漸天邊殘星和月沉沉西逝襆被水晶宮
裏宿潛聽神龍悲泣濕襟袖亂雲堆滿一抹遥天煙樹
外數亂山不辨青深淺雙槳急浪花展　篷窗倦眼朝
暾顯似歐陽傲然枕上君談題扁茅屋臨溪存舊隱還
識荒村雞犬松筠鎖西莊難免景物因[illegible]
天秋色憑臨與波浩蕩白鷗剪

遯廬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韓純玉撰純玉字子蘧別號蘧廬居士歸安人明翰林韓敬之子也敬以黨附湯賓尹見擯於時純玉以是抱憾終身不求仕進其行踪畧具所作自序及集中癸丑五十生朝示兒詩中是集不分卷帙但每體別編中多淒楚之音蓋皆明季兵燹及國初江南初定餘孽未平山居避寇之作也

柴省軒先生文鈔十二卷外集一卷

〔清〕柴紹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省軒文鈔十卷》提要

序

雲中李周望拜撰

士君子既高尚不仕無政事之可傳則不得不托於文以傳之然文以明道也使非本之六藉以究其理涉諸子史以諳其事與文博覽周秦漢魏以至唐宋諸大家而得其奧窔將言不根理要雖誇多鬭靡奚俾焉仁和柴子胥山以其先人省軒公全集自本傳起至雜著止計十二卷云爲同好耳涵齋太守程阜山明府諸君醵貲而付之剞劂屬序於余余少積仰

先生名值校士畢試院無事因受而卒業讀前輩方渭仁太史所撰先生傳及先生自述畧已恍然想見先生之爲人隨次第讀其所撰述乃嘆爲明體達用之真儒其所爲文固本內聖外王之學而出之也余雖不敏烏

容已於一言以附傳書於不朽夫先生之文爾蒼萃儒先之奮而湛深經術又於子史百氏漢魏唐宋諸大家靡不搜抉穿穴以自成一家言故其垂訓誡則中正和平是非洞札非若草木榮華之飄風也昭義類則探徵

索幽窅秘獨窺曠乎渺衆慮而爲言也裁典禮則經緯條暢坦易平正不殊平坡之軌轍也叙本末則披文相質敷詞溫潤泓然而不漏不支也一皆範圍古人體聖賢精義以立言明道之文非先生其誰與歸如僅以平

臺鄴下諸公擬之猶淺之乎窺先生矣觀集中黃憲一論直先生自爲寫照生平行詣若合符節然則所自以爲不朽者又豈徒藉區區是集云爾哉

昔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重九前一日書於武昌試院

[illegible] [illegible]

引言四則

一先生平著述幾於等身不自愛惜多[illegible]隨時散失而四方録有副本者則崑山徐氏宜興趙氏暨及門江端木陸拒石俱有多寡不等獨同郡高士徐孝先於先生分屬甥舅而情契倍篤凡遇脫槀悉爲手録無遺積有八十餘帙最爲大備近求先生遺藁其遠在四方者存亡莫考而近地如陸如江皆燬於火獨徐高士録本則倘散落藝林畔符又與云於癸巳秋曾見有書賈携先生遺槀四十餘本求售其爲徐本無疑今不知歸於誰氏是刻

藏就令嗣君胥山於殘編斷簡中及親舊搜羅所得者然綜其頭訖而讀之亦足想見先生梗槩焉

一聞之先生嘗自言曰學者立說著書要期萬世無弊否則文釆葩流勿尙也又云士人德薄遭寡而沾沾惟恃翰墨爲助無論詞人之與等於彫虫繡帨卽窮經述聖亦且相因紅朽觀此則先生立言之志情見乎辭故其所著滙深經術綜考典禮類皆絫六籍之微言而一準於聖賢之道其於風雲月露之詞一無涉筆

一先生於經史子集無書不讀凡天文輿地曆法禮

制樂律與夫農田賦役兵戎之事莫不窮源竟委而於韵學亦具伐毛洗髓之功勒有成書名之曰柴氏古韵通每部彙孫偭唐韵於篇端餘則援引風騷下及漢晉六朝詩賦以證從來之誤真掩前絕後之書也惜卷帙浩繁艱於授梓因先以部首諸說載在五卷當世不乏好古者溯方流而窮王水沿圓折而討旋源表而出之豈非藝林快事哉先生家藏遺藁則尚有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柴氏古韵通八卷切韵復古編四卷柴氏家誡四卷通考纂畧十卷行文指要一卷省過紀年錄二卷感應徵畧十卷[illegible]成以姻婭後學私淑有年渴欲表彰有志未逮近[illegible]

太守涵齋井公力謀宣播因爲竭蹶先成是書其餘尚望發潛闡幽之君子陸續出之曩毛鶴舫先生題其集曰世不乏有力者能節半載讌會之資即可以一書付之剞劂而姓氏亦得附傳於不朽亦何憚而不爲成望之庶幾旦暮遇之

姻家後學程其成拜識

西泠柴省軒先生文鈔總目 諱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以理學崇祀

鶴埜井國奎涵齋輯　古歙程其成阜山參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一目錄

西陵 柴紹炳虎臣著 男 世堂胥山 世臺北溟 仝輯

崇祀理學名儒柴省軒先生傳

晉陵後學周清原拜撰

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晚有得於呂氏省身之學因自號省軒世爲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任江西道御史父應權以明經官莆田學博先生少奇敏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宏博典麗搖筆數千言立就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就試莆田郡縣皆第一已補莆邑弟子員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應童子試由縣府以至學使三試三第一大江南北遂無不爭頌先生文稱爲西陵體家居孝友制行以聖賢自期嘗痛少失怙恃依伯兄居終身不忍析箸每於春露秋霜一念感觸輒踉蹌走墓門號哭松楸間以爲常里有父笞出亡者先生遇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讀之卒改悔爲孝子性嚴冷貌清癯若不勝衣及與論天下古今是非邪正及理道所在則言論侃侃而氣沛然不可禦同學陳際叔嘗於里社講學有異說者陳面折其非其人驚顧却走問門者曰此豈柴先生耶蓋爲人畏服如此啟禎間國事日非當局者競立門戶爭欲得先生以壓人望先生謝[illegible]以絕之

惜與東林諸君子如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及二三同學以志行相砥礪及諸公殉節先生乃服朋友服爲位哭於都亭遂隱居不出鍵戶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輿地曆法禮制樂律與夫農田賦役水利兵戎之事莫不窮原竟委勒有成書曰毋使禮生家貧溺八比以誤人國也至是益潛心關閩濂洛之學省察克治無殊於大廷屋漏動履必準規則四方人士羣奉以爲楷模羣從子姓多宦成歸里且年長於先生者見之莫不屏息以侍至今柴氏家規人多以顏柳擬之康熙戊申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范中丞以先生應時已老病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則曰身隱焉文范嘆息而止嘗寓書所知曰近惟擁一老羊裘篝火垂幕與藥裹作緣朝聞夕死足矣兼名清時諸公好自爲之勿復以鄙人爲念也庚戌寢疾卒年五十有五丁卯夏中丞趙公督學王公重其學行檄所司祀之鄉賢越一年葬西湖花家圩適余視學其地爲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遺書甚富有省軒文鈔青鳳堂詩柴氏古韵通白石軒雜稿通考輯畧省過紀年録家訓家傳明理論若干卷藏於家子世堂世堇有父風

能世其學

史氏曰少聞先生名爲西陵十子之冠嗣一見之司理錦雯吳公座間語及流寇陷太原時事至於流涕近從先生高弟陸寅遊因得縱讀所遺著並想見其爲人惜哉其僅以泉石終也然先生不嘗自言乎行道通塞論千古不論一時正此之謂也惟陸寅亦曰正此之謂也

書徵君柴省軒先生傳後

海昌後學朱愶威拜撰

吾友柴胥山以楊少司馬及周學使方毛兩太史所撰令先徵君傳示余並屬一言以附後余惟諸公皆一時文宗而所傳又皆詳贍有法余復何容置喙然諸公皆大賢賢者則識其大者余不敏則請識其小者以當徵君外傳按徵君諱紹炳虎臣其字省軒其別號也姓柴氏先世汴人當宋時自學士士宗公護蹕南渡著籍仁和代有顯者累傳至洞山公官莆田學博生二子長夢錡公徵君其仲也方娠之夕母夢

青鳳儀於庭而徵君生自幼不好嬉戲年八歲乘塾師出集羣兒踞皋比陳說大學聖經章亹亹有條葛屺瞻先生見而奇之因命受業於其門曰吾道賴以昌明也崇禎朝大父醴泉公以侍御予告里居而諸父昆弟行又皆以科第蟬聯雀起門第之盛爲武林冠徵君獨屏謝一切淮攻苦茹澹與同里汪魏美應潛齋陳際叔讀書蕭寺以志行相切劘爲明之末疫厲甚行比戶不免徵君與陸麗京同館臨平沈氏而疫厲獨不及里人異之爭書二公名遍貼門庭多著奇驗

本朝兵下江南殘明奸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州人情洶洶士英欲引徵君以壓人望請太后詔奉翰林官誥命中使馳召徵君不爲動馬曰不虞渺小丈夫也而氣節矜高若是徵君聞而笑曰吾固深有恨夫負此七尺軀以敗乃國事者至是徵君遂棄諸生服布衣幅巾鍵戶南屏山當事造請者罕得見太守嚴正矩重其品微服往謁懷金欲贈之及見所與談皆正誼明道大義巖巖卒不敢發退而謂人曰此未可以俗情溷乃公也一夕夢黃君道周劉君宗周倪君元璐吳君麟徵連名一刺請君主壇坫因召親

知訣別曰疇昔之夜夢殉難諸故人招以尺素當不久視息人間也勒遺命數條秩然而逝明年有江右生羅含館眞定梁氏病劇見冥官呵叱而出捧文卷趨走其旁者則錢塘洪貞孫也羅素與洪善因趨問官人爲誰洪曰汝尚不識柴公虎臣耶羅向前肅拜問休咎官人曰生人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論語訖而甦事聞於朝施尚白嚴灝亭二公固徵君舊友也因同詣羅寓詢其狀貌風采悉與徵君合蓋其聰明正直靈爽不隨死而歿又如此他如事親之孝過時而悲事兄之愛合爨而食以至辭徵辟却薦剡講

道論德以開來學著書立說以統先賢生爲名儒沒
祀瞽宗諸公論之詳矣余不復贅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一

賦

明聖湖賦有序

杭西湖本號明聖湖漢時有金牛見以其爲
明聖之瑞故云又繞城西偏故近今名西湖
實爲我郡之秀海內識不識皆豔稱焉迺昔
賢無賦者僕不揣鄙陋聊綴斯篇以事嘗論
實體弗能高不無限於時地云爾其詞曰

有河朔生造於西陵主人主人曰客產上國游迹多
吳山川開風衣被我區行李是共高賢愉愉亦頗識
明聖湖之盛乎河朔生听爾而倉曰天下有大水六
禹服不備焉中夏有名瀆四浙潛不與焉是以河原
星瀵海擯歸墟長江天塹百谷委輸迹揚州之巨浸
庶震澤以滙瀦雖未能吞雲夢者八九亦猶橫千里
而包西湖豈若此區區者無崇岡峻嶺以限之無廣
川大壑以趨之譬則瀉坳堂聚蟻垤自以爲山重水
紆留不跬步而殫瞪目而拘逃撓之以所耳聊足論
大盤娛然實難以稱鉅觀也勢匪全乎控扼氣寧畦
於扶輿瀠如衣帶驩準羽爲此直家林几席閒玩耳
而於焉竊據號後勝遊彼遠覽寰成庸渠比於

有無哉西陵主人曰唯唯否否客知其一不知其二
止睹其表未睹其裏夫明珠徑寸輝於千鎰之璧七
首八穴銛於尋丈之矛是以仙真窟宅遂有封巒不
必甚高也神物變怪爰宿靈淵不必甚深也猗歟湖
山偉哉都會旅人違絶罕悉釋槩獨奈何以發小鄙
遺之耶本茲湖之名也自發源於天目叉分派於漸
涯麟伏虎踞鳳舞龍飛三面環山百蹊輸泉平沙激
灔列岫綿芊娶稽留之許隱沿禹穴以夏刑錢唐之
勝昉於秦紀金牛之瑞呈自漢年雖屬不滿數十里
大不踰三萬畝然而勢來形止峙秉吳之外藩外結

內融萃南服之博産負郭繚池倚爲外險笭渠[illegible]
便乎轉漕井汲之耳會城食其福桔槔之利下邑[illegible]
其功奠課則財賦之輿區則壤賦上田之[illegible]
則輻輳交衢釆風則闤闠詩書凡此[illegible]
開振古嘉賴方隅損益汚隆較可刻[illegible]
湮於荒季流徵弗足顯織有餘帝王之所[illegible]
之所經營賢公卿之所表章都人士女之所[illegible]
不於是乎在焉湖自李泌經理歷有[illegible]浚治之及本朝郡守[illegible]古蹟其說有五不可彙具載志中故余賦大氐本之
趙若其山則巑岏嶙[illegible]
岉岭嶜崥嵽嶒崒岑巖嶭嵷巃薄[illegible]崮衍岈[illegible]

紆蹇嵯峻峭嶕峴崱嶊峆峨嶆崝嶸隗隗巋巋魂
魂熊熊蒸雲蕩日歊霧凌風其水則清汜淪漣涓流
觱沸澄潛汪洸泓泫淢瀰沆瀁瀴浙淲淅湞薄揚焆
泮涍渟深洩惡沄沄沇沇泱泱活活碧漬濊龍文結
絡屑驟雨驚鱗廻淵戢翼原隰阻修谿谷縷湊表裏
夾介高下悠繆隱賑鉤綿盤結犖厚列鎮宅都水浮
陸走方物名珍無乎不有西湖自錢王南宋以後車駕所在踵事增華四方物産多爲兌賤故非他州可比也木則檿桑梓漆檜柏松杉栟櫚桱相
櫰柘楩楠仁頻六駮篃子君遷榦躋三垣枝美萬年
柳榮日暖楓老霜妍豫章息蔭女貞凌寒交讓則植

相思弗琛百益堪茹七絶伊滋離奇輪囷扶疏鬱芊
遵涯夾圃埭岫攢巖楚材蜀産郢削輪斤根柢婞摧
孰後孰先草則茹蘆蕙薡蘇菹蒜芘蒸蘗蕪杜蕎莢明
蒺藜魚薺烏蕵狼毒莬葵豕盧虎杖馬帚牛蘄鹿腸
龍膽鼠耳羊蹏蛇牀雀弁燕麥兎絲言尋獨活釆賜
當歸王孫牽絡偎侶遊資香皐芳沚石髪垣衣玄英
碧莖白華紫蕤異芩蘆藿蘩卉傑池蔓生纍纍襍樹
離離楚騷末識周雅或遺陸璣漏疏郭璞失猪竹則
篬䉀篠筱簜篔簹蘧篨篕篍筩篙篛筍箯筊篙篢
籚箄蒼篔箴籛簡箐篾箬㮰篁籠鍾中劇簩楛篍張

簇枝峭蒨景簀崒茈篠生蘞蔓籬植堅良雲捎石篟
雪媚風篁孝慈攸篤人面相方終南挺其奇節嶰谷
比諸和鳴肅栝儗乎會稽斑筦出於瀟湘花蒔則天
桃竹枝芍藥木本桂樹霜霏荷華露蘊海榴層𣿄辛
夷創瑾沙棠金鋪芙蓉碧纈秋色春蘿夜合朝槿鶯
慈鳳葩鵑殷蝶粉蕉况美人梅同谷隱芳蘭九畹芣
藭百品河陽洛下之裁輞川平原之蔭茂對以一百
六朝風期卽二十四信果蔬則李梅榧栗榍柰榴椽
櫻桃楊梅枇杷林檎葡萄西域盧橘上林柿稱烏椑

蕉號崑崙張棃周棗碧藕丹菱鷄頭鴨腳王瓜水晶
綠葵紫芋白薤青芹五色之瓜千里之蓴彫菰腴旨
胡麻粢芬埜菽谿毛伐山采瀆木奴千户之傲灌園
三公之勤佐氷鮮以時有隨粳稻而嘗新或就南臯
蔬圃或依北澗戚隣其間獸則有於菟之類能言之
屬瓜牙之黨文皮之族玄熊宿房蒼玃棲屋𩦲婦竄
兎猿貒升木埜馬游羣牂牟聚牧細盧狎獒老特舐
犢兎吻𨟾芝鹿角戴王狐腋炫白麝臍遺𤝞猬毛反
刺蝯鼯飛鎌林樗夷猶洞穴戢伏介葛未盡契其鳴
服不寧皆習其欲鳥則有鸕鷀鳧鷖鴐鵞鸂鶒摧殼
倉庚鴻鴈鶺鴒鷗鷺棲遲孔翠翔集埜燕翩翾山雞
耀熠鷃鷹弄聲鴛鴦比翼暮宿相思朝啼百舌伯勞
催明桑扈趣織春謝子規秋殘題鴂鶴唳騰霄烏棲
玄夜蝙蝠偃𧊳蟬脩沆瀣並入禽經時參羽末奚丹
白之殊倫且蜚鳴而罔識水族則鰷鰌鰋鰻鯶鯇鯿
鰱隆脊之鱘無鱗之鮎巨口之鱸縮項之鯿鱖腹善
臠鯉翼能飛烏鯉星爛金鯽錦綠紫浮萍背鰈躍多
涎鰟鮍吹沫鯺鯧泳濂鰕精水母鰐影游鯆大腰鼉
踔跛足般蠲珠胎淤滯文身泥潛八跪兩螯反行較
縈博帶雌孕很螘雄騫蛸蚌壑峙虎蟳波涵彭蜞𧓍

厲沙狗鳌銛倚望青理蝟樸黑斑三秋輸穗九月烹
蠡鱗儔𣸣潏介處連駢胥稱珍於東海更貺瑞於南
天故兼羅而量谷宜健羨於臨淵於是土實旣敷物
生滋殖靈宇斯恢樂郊爰適類仰參差左右掩蔚墜
結撰於自然景詠遊而愈出苟嗜僻而披尋亦懷芳
以信涉其南則澄波夾港聚景瑶津華墩胡𨗉柳浪
猶存稱三渠之故蹟亘石梁而逶迤中峯廻映列剎
嶔岑潭敷法苑曼矗珠林流丹壤接飛翠霄侵梅檀
五百金粟千尋琳瑯梵闕鍾磬仙音卓僊泉以泌列
呀周池而清淪望危巒之突兀睨峻壁以嶙峋俯則
芙蓉欲爛仰則若華可凭浩焉勝覽厥稱南屏穹嶐

就規迤邐有踐王岑繚繞赤埴曼衍浛鵠名涍藏蛟
惠澗泉畸胥箕爐辟塵染三台峙其陽八盤隤其岸
宜麥播其畦仙芝介其畔珠媚蚫淵赭流牧苑鷄山
翰翔鄕峯翆瞰靈石景光風篁蕙蒨探老龍之泓渟
訪赤烏之舊棘幽討林巖恬開石鑑寒碧跡泠荓蒼
歷亂神石倚徙丹枰遲甑草樹蓊鬱流滮澌澌淼壑
縈紆或隱或見乃如婆娑廣澤濬發荆沅南岳移其
鍾乳蒲坂息而棲禪石屋烟霞之異歸雲水樂之偏
攢圍樹布篴竅坳穿鴉砂夜曜象鼻特騫陟百折之
曲磴凌千仞之高巔左顧平蕪煙消楣景右接巖寶

磊塊神鐫陵阜陂陁蒙出其後波光洄洑頫眺其前
走風霆於羅刹杳天地於滄溟胥濤疾擊越馬長奔
圖陵雄圖桓桓𧙗𧙗富春霸氣隱隱闔閭越塵寰而
迅舉洵海國之奇瞻其東則垣墉雉列棲閣翬飛陴
睨接漢井幹垂霓阻水卜築負郭依棲藍田別業梓
澤芳隄柳洲蓮浦鸛巢鵲湄簾櫳翡翠瓦甃琉璃恢
武肅之祠宇諱端明之篆碑憶錦衣而繪貌垂棠樹
以歌思尋鄴井之嘉肇溯錢湖於介岐鏽錯便爲金
湯蓬瀛環諸帶圍都城外截名山內高俯睇原隰別
遠市囂脩林七寶僊宅三茅瑞石雪風之窅紫陽清

平之遥酌郭公之渫汲糾青童於遺飄躡寶月於淡
宕怳峨眉以嶕嶢就竹閣而坎坎陟雲居而超超伍
廟斜峙乎海門炭峯下列乎江臯蹐大觀之崇臺止
天中之麗譙烟雲出乎閭巷鍾鼓警乎昏朝羅巖營
而重[illegible]今昔於中偨循牆門而右逵躡華津而表
殊崇岡聳峭複嶺[illegible]嶇龍華秀毓鴻雁靈瀦蒼凉白
堷蕭森玉廚寶金牛之影杳忽彩鳳以形奇來風松
徑留氷月壺九宮殘陌八蟠劃區信錢唐之王氣慨
趙室於遺墟苑墻克平荆棘禁籞滿乎鼪鼯臨御營
而非舊指南內以誰娛總山川之遷易對風物以躑

躊其北則鳳林有刹虎頭有巖仙翁有嶺僕夫有泉
吸陽臺之精英披錦塢之絢妍瑰瑋瑪瑙之波燿熠
寶雲之間迹餘威於慶𤸪追遐覽於秦𡙇落星湖磊
屯緅胡鮮林巒或錯緯繣天然探幽鉄栝之底窮奇
寶稷之巔與雷峯而並矗從武林以袤延至若逌邐
石函映帶郊郭多寶依萊布金分麓萃緇流於五宗
建花宮於天福列肆修廡羅珍便幄百和栽馨千㽞
賸齎貨別隊分摩肩擊轂紅塵障生綠水影逐頋瞻
掀闕周游涯隈睇丹湖之曨露接臯亭之崔嵬挺秦
封於洛嶠扣石鼓於桐陂青龍卧而偃曲黃鶴起而

翔嗶旁森鮑莞夾峙獐俞珍珠日㻏丹竈烟飛顥翠
屏於一面鬱蒼雲之九廻其西則泰巖逍迅霞嶺猗
儺桃溪巉齒劍閣嵯峨紫雲蕭索烏石婆娑黃龍谽
衡金鼓陂陀歷皐墳而偃蹇撫鄂墓以坎軻舉陳根
以惜惻覡殘碣以摩挲泉臺擡捽山鬼噫歌碧血長
埋丹青匪磨迺至被芝塢之星壞戲王泉之錦鮮泰
亭綴法華之支方井鑿桃源之瀨岱嶽褒其美奐神
霄紹其崇砥越駝巘而沿九里詢麹院以度行春鷲
嶺洞穴合澗流瀆龍泓王乳射旭青林巖滈皆瀏淅
澔寒侵石門斷徑冷泉遺音入靈苑之曠域陟高峯

之極岑自韜光而結宇覺軒然以澄襟勝界三竺危
盤五峯神尼異感經臺逸踪刻奇株之妙相任白雲
以長封遶悲泉於曲砌步活沙之幽淙捫天門之蘿
葛躋上方之鼓鍾即丘壑之巴遂實溪山之靡窮將
散衿於王女猶兢策乎馮公搜黃武之巨杵覽薦福
之飛甍比竹林之玄致宛梅市之仙風彼行野而信
美倘問津以可通其中則平湖鑑開大堤帶緩畫舫
成行珠簾並捲懸幕波光迴樣砂淺翠岫烟霞花林
笙管南北屏既東西徑限伊出郭以駕言準橫塘而
始亂去問水之循涯亦乘波而肆溯大石浸維斷橋

徐度張祐留題白公遺樹錦帶香皐壽星落治孤山
是凭望湖焉處歸介幽芬溯廻樂滑竹閣鑑堂梅峯
鶴圃處士考槃三賢容與擅勝文昌之樓疏觀陸宣
之宇酌六一之清淪登歲寒而碧聚瑩然瑪瑙之坡
黷焉松柏之塢放西冷之故歌覓六橋之遊佀遙遙
映波冉冉跨虹彩雲時散蒼烟頻空水仙嘉薦花港
停泓林泉夾峙堂檻橫中游湖心之溝漾景三塔之
穹窿恍凌虛而太上卬閬苑於須濛備四時之嘉氣
任行樂以周容春則載陽日展解凍風和山呈翠黛
水長綠波隄邊垂柳陌上飛華渡有餘於桃葉谿寧

讓於浣紗錦帆青鷁之舳銀鞍白鼻之騎姬人妖豔
公子豪奢玉笙金管妙舞清歌景多駘蕩懷豈蹉跎
故復鼓動文夷車廻長子賽社釀錢禁烟餉餌炫服
新妝羽觴故沚兢蹴鞠於道旁戲鞦韆於苑裏祈靈
九子之祠浴佛五香之水伊盛會之多方豈春遊之
遽巳既而芳辰暮淑候移恣行樂忽餘悲一叢芳草
數尺游絲花間罥蝶竹裏啼䳺畫橋惜別綺閣言攜
遊人如霧醉客如泥憐飛絮之茫茫令落淚以霏霏
念來日之苦少極晚晚而忘歸夏則丹衢朗綠陰繁
嵐吐峰凋流湍憩古剎探名園櫻含火齊竹挺琅玕

梅枝槑槑荷葉用田喜入林而把臂洵問水以怡顏
輕衫裁乎越葛團扇製其齊紈永晝之陶陶竹清
颸而盤桓至於幾踰麥秋乍逢梅雨黃雀摶空丹魚
躍渚時俗沿吳土風效楚藂渡龍舟爭投角黍焜燿
旌旗喧闐鉦鼓既傾城而出遊遂環觀之若堵知戲
水之堪娛曾何憚於旁午迨夫感涼有會避暑開筵
桐陰枕石松下弄泉僧寮煮茗伎舫采蓮寧杜門以
詞熱亦行遊而謝喧雖三伏之炎節並覽勝而追驩
秋則蟋流火候應商龍欲駕鵲成梁澄分桂魄瑞溢
榆光掌凝白露梗汲寒漿飄飄梧葉冉冉蘭芳度簾

櫳而滌暑開亭榭以延涼然徵鐙於錦帷散香花於
王京又如秋既半夜方徂月若珪露如珠長空警鶴
匝地啼烏魄懸瑶鏡影瀉冰壺清嘯武昌之樓高咏
牛渚之艫酣燕愈於隋隄翫賞尉於姑蘇洎夫時當
授衣節屆重陽西風落木白露爲霜井梧凋翠籬菊
含芳賓鴻盈野蟋蟀在堂方悲秋而益甚乃引興而
彌長宜彼登樓之岫言陪戲馬之岡吟樂遊而杭慨
賦凌霄以倘徉冬則青絳潛處槐櫃改薰白雲依山
玄風扇凜春應物華南榮氣煥錦樹丹楓黃花翠竹
芳桂繁於嶺表蒼松秀其岱麓橘柚凝夫早霜芙蓉

爛其初旭至於西郊凜朔風酸散都[illegible]吹野煙屑水
峨峨飛霰綿綿始彌陋谷繼合通川羨千門之銀燭
訝百雉之珪璉宛華絮之飄颺儼鷗鷺之蹁躚想戴
顒之宅外覓黃公之壚邊擁藍輿而衆覽被鶴氅而
疑仙爾乃積陰初霽殘雪覆岩鴉棲古木雀亂平田
湖南山北極望蕭然恐漁舟之膠浦篆塞衛而衝寒
探早梅於孤嶼掃落葉而烹泉躡丹甍而訪道叩精
舍而談禪方寘棲於勝迹豈偃息於窮年朝則曉霧
分巒晨星帶樹弱柳搖風妖桃浥露日映鎖窗霞飛
繡枑未解宿酲乃延[illegible]翠幕而鶯啼顧雕梁之

燕乳對妝鏡而意慵縈征鞍而欲駐鮮遊塵之雜沓
聊攬涉兮猶豫久則落照殘晚烟起波漾碧山抱紫
牛羊下鳥雀弄渡頭喧陌上馳壺觴向闠簫鼓未已
整轡如龍艤舟若螘漁火穿林鯨鍾响寺暮色轉宜
遊興較美夜則主葉微舒金波漸澄河漢迢遞參斗
縱橫龍吟寂寂爲度丁丁鐙懸古塔柝靜嚴城爰登
樓而倚檻或擊汰而揚舲浮大白而抵掌譜洞簫於
新聲願鷄籌之罷唱弛魚鑰而徹明河朔生慨然曰
如主人所云於以誇物產博遊觀信不虛矣然得無
以修成俗以佚妨德滋當鑒誡庸渠傳述耶西陵王

人曰何爲其然也夫豐阜之利爭長隣封靈秀之氣結撰名邦山川葱鬱江介特雄人物奇傑海寓無雙非惟包絡於郭外實迺儀發於郡中是故帝王之概則始皇鞭石而西渡夏后刊木而南航偏霸之勛則吳氏崛立於蜀魏錢氏奮迹於梁唐道德之羽儀則赤松冲舉於絶巘許由潛迹於崇岡經術之鼓吹則文度闡幽於孫季子襄踏奥於孔堂忠義昭昭則抗賊而哀顏司徒殉難而悼許雎陽孝行懔懔則醇謹而旌暨茂言感憤而頌朱處光風節凛凛則僕射而推褚登善御史而重唐子方武功桓桓則別部而號

凌公績奮威而假全子璜才器恢恢則隋室之難陸普寧晉代之服孫臨湘執守確如則疆義聖之斷獄執法褚弘度之引禮抗章政業爛焉則范永嘉之廉平定尚謝鄧州之修絜難望文學翹楚則有若范子安褚季雅于令升輩之博洽擅長詞翰英瑶則有若羅邵諫顧邈翁許務本輩之品藻垂芳隱逸砥行則有若顧景怡沈雲願杜景齊輩之不事侯王戚畹知名則有若吳丹陽徐度德全徐州輩之特達珪璋僑寓著迹則有若郭河內丁濟南何越州淞大谷謝長溪輩之倜儻非常宦仕流聲則有若李鄴侯白香山張復之范希文蘇文忠輩之豈弟莫忘斯誠仁漸義摩之域禮明樂備之鄉上恬下熙妥其俗時和年登辟其疆風俗既淳人倫極萃冠冕皇華絡繹藩衛南渡於是建都本朝因爲首會物力甲於上供才望尤云出類舟車達於衢巷絃管逼於朔鄰薦紳樂其謳吟氓庶矜其圖繪此州之美更僕難紀寓目重湖盡歎觀止獨松大滌未足擬天柱凌霄未足偶濤山浪屋未足侔金堂玉室未足狃也客又何廼沾沾焉屑措於震澤之據改容於雲夢之藪者哉河朔生備聞此語灑然動色徵謝主人自悔偪臆紬繹高文沐浴

盛德以詠以游終身樂國

西湖山水甲天下今古艷稱曩余宦遊其地兩峰三竺間領畧殆盡別來數年每頌白香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之句不勝惘然省軒先生爲此邦文獻著有此賦學博詞宏格高製古駕三都而軼兩京披誦一過恍見湖光山色掩映於筆精墨彩間正無事樓船簫鼓已可作宗少文十日卧遊也　井涵齋

賦者古詩之流也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是本諸風兩都三京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

是水詩雅頌長門自悼緣情發義感、和平之致
是亦詩比興作者務必得賦之體合賦之義而後
登作者之堂　省軒先生本命世之才當有明末
季著書終老以昌明絕業為已任今讀西湖一賦
目結二處可以微窺命題之本意中間山水物產
形勝以及四時朝暮風景二十段正先生胸羅萬
有隨時顯晦之寫照末賦人物一段乃先生磨礪
尚友合賢良文學以集大成處發乎情止乎理正
兼六義而出之自有此湖從無此賦先生殆掩前
絕後而為西湖開鐘之一人乎　程阜山

秋懷賦 并序

昔潘安仁岳以太尉掾寓直散騎省春秋三
十有二始見二毛因感而著秋興賦慨然思
反其初服余年雖未若髮有渝白顧茅蕭然
被褐落拓儒生兼世故糾紛借籌莫展壯盛
不再得可奈何懼蒲柳之易衰悵風雲之殆
晚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又與潘生異日
談也故於秋之時乎有作賦迺是也而懷則
猶不佞之志焉爾其詞曰

悲哉秋之為氣兮較憀慄於三時謝赤熛之炎節兮

創青帝以蕆葳集剝落而賜蘇兮未昔旻天之庚庚
風蕭蕭而迴薄兮日黯黯而倚萎草蟲瘁其切響兮
憮百卉之具腓聲槭瑟其欹歟兮埃漭瀁而被覩蕩
林樗之翳薈兮頫雲塗以柴池村心若炳炳乎疾威
兮引領若埶埶乎離思涉乎流其有慨兮別余懷之
夢伊憂中攻而靡斷兮悲外接而彌滋覩來軫其絡
繹兮抽造緒而傻倚紆襟抱以倚徙兮攬景物之變
衰於是丹雲擾緒白露結繁紫蘭萟狄黃鞠茹餐廼
奏清商麈輕飈舍北牖游西囿亭皋下乎木葉兮澄
流激其潺湲涼颸起於蘋末兮灌莽集其寒蜒日就

蘆之藁落兮對菡萏以凋殘埜兒成行而汎汎兮冥
鴻迅舉以飄飄夕陽隱乎遠渚兮叩月覆於眉豁河
漢耿其不淢兮星榆歷歷於中參傍枯桐以磊砢兮
停修竹之婵娟烏鵲慓其徊翔兮玄鶴唳而孤騫蟋
蟀啾其在宇兮絡緯戚而宵寒望高天而慘肅兮遲
北斗以闌干耐漫漫之永夜兮奚堪此短布而衣單
艮氣化以胥蕁兮喈身世之蹇連陽與陰為大冶兮
迮奠栢於府叙余齡僭未逮壯兮玄鬢倏其素纈重
攙擧於當塗兮進齒齒不吾與信美人之善嚬兮憎
乃就乎笑齲寧云袂持則非兮諒瞎投而旋拒彼拾

珷玞以為佩兮羌孑遺乎寶璐入鮑肆以褻帷兮擘
敝芳其嫉汚和巴猷以抃會兮採幽蘭而憒昝知余
說之信芳兮礬枘鑿而錯愕方圜其不相入兮孰敏
鈍之咸晳指天衢以云荷兮恐鍛翮而靡翥相者舉
肥兮秀羸不可為娉憫身世之百罹兮殆驅馳以聰
顧號絕武以作忠兮奚撻視於宴寂患癲頷而周張
兮布靈蓍以袪剖逅晉二之明繇兮褢愁如而瘦瘦
賴嘉貞而廸吉兮受介福於王母惟先資之媒拙兮
余又甚愿夫弱狃雖卑賤不獲致兮猶邅回而毋詖
夫纍矩既巳任珞珞而琭琭兮即行埜之焉逵然思

茇對府育物兮遺廩秋而於催秉招矩而戒令兮匠
嶭收以建規綴金天之肅糊兮尚克凖以泝台總章
蠡其又用兮爽鳩翔乎靈威宅昧谷以寅亮兮祀蓐
勝而洽該正火流而杓轉兮猶坎没而乾胎享壽星
以卿祉兮猷曲雅而式諧物司爟之楢柞兮樹尉候
之祢槐玄烏徂而羞耆兮著隼繫以穪才命輶軒以
騂騂兮揚旟旐而焞焞西宮之鍾既撞兮右个之駕
於差蠹羽陵之縹帙兮感虎雲以崔嵬薄櫹椮以道
盡兮且樂郊之每每何圖淹抑於短褐兮被茲辰以
岑寂惜頹唐兮朱顏悵晼晚兮白日俄青女兮袱悽

更玄英兮逼仄萬寶莫不告成兮勞吾身之役役諦
橘柚之巳苞兮嫩竹箭其剛刈峙稲禾之初穫兮競
狠戾乎主粒恣羽獵以克蟲兮羅雉膏而弗食覃時
邁而不停兮愁與愁其相接覽爵蛤之變化兮余獨
任運而鮮及多朋友之飛騖兮困壯心於伏櫪詎忝
符之莫巳庸兮遷放浪而栖遲夫要津致匪所強兮
顧渫井而行惻儻古人之可慕兮云于祿其不戒未
投責於仔肩兮姑優游而抱膝反湘纍以胡為兮吟
梁父而太息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其一段待價而沽心事即寓

原缺第二十四葉

感逝賦 并序

歲庚寅冬十一月余喪室張淑而才克相余
貧者竟以勞瘁傷生命也如何落魄中年失
此良偶撫時追悼涕既隕之兼歲暮雨雪窮
陰積慘悽兀處胡以爲懷因援筆賦斯名
曰感逝要殊奉倩之悲已媿莊生之達矣其

詞曰

嗟余生之多難兮少伶俜而寡依慈氏忽諸無祿兮
皇考溘焉而見違痛蓼莪之罔極兮撫白華而心痗
諒清門以菲薄兮稷泥塗而式微孤兒憯其不弔兮
上堂亡其展屝年追壯而有矜兮疇相攸而曰歸遘
之子之信美兮實抗行於華宗桐柏挺其嘉植兮鸞
皇佇乎賢雄夫何偃蹇於數偶致獨要余於匹雙原
姆教之懿婉兮惟潔貞以閑躬賤執紡以弗御兮庶
來祀之是從緊束髮而締好兮洵欽衽而恪共歷寒
暑而懈兮展晨夕以胥匡俛草昧於雲雷兮劇繁
憂於雪霜恒茹荼以拮据兮尤念亂而匪遑羨冥冥
之鴻飛兮效膠膠之雞鳴庶高蹈而遐引兮俾德音
之可忘唱予和汝兮托方外以徜徉萊婦安夫埜處
兮梁[illegible]耳其幽棲既素心之如結兮指皓首以爲期

豈彼蒼之靡諶兮迺中路以間之奈作好而算觖兮
單盡瘁以神疲雖疾革而怛化兮猶顧瞻而嗟咨慨
没命之懇到兮尋捉臂而歔欷方玄冬之慘慄兮天
若助其酸悲鳥啁啾而戢翼兮馬踟躕而驚嘶遽一
瞑而弗眂兮胡永訣之奄速去曜靈之昭昭兮適幽
玄之漠漠悵入室以虛無兮乍披帷而顰蹙攬妝鏡
以蒙塵兮閒羅裳而剩馥殽核楚以空陳兮詰言入
以誰告藉念玆而如存兮迄莫徵於阜復徒累行於
銘旌兮將遷神而撤幄既設祖於廣庭兮遂駕言於
長陸郴婁栖擖兮水湄龍輴軨軨兮山足朝唱輓以
多儔兮久反虞而闃寂目凝注乎容儀兮耳側聆乎
咳息張衾幬以如舊兮億寢興於在昔追平生之客
契兮冀俄頃之良覿諒鮮術以返魂兮庶假寐以相
即夜寥寥而未央兮夢恍恍以難得歎河鼓之離羣
兮桀瓠瓜以孤植號旅鴈以丁丁兮訴陰蟲之唧唧
若霄霄之滂浸兮被晨風之淅瀝雪霏霏而亂投兮
冰巖巖以疊積當窮陰以嚴冷兮矧生離而死別重
曰天寒兮歲暮人亡兮獨處禦冬兮伊吉欲爲善兮
令安輔朱顏兮易凋瓊蕊兮淚語心心兮不昧[illegible]
兮何所招魂兮天上緘書兮地下靈之來兮忽[illegible]

廓總帷兮酹漿聊愁予兮涕零雨亂日川流月往逝者然兮貞珉飛管世所賢兮委形返真獲歸全兮與子同室要百年兮

茫茫碧落月不常圓浩浩青天彩雲易散人世事大抵皆然而彼蒼公於才人賢偶尤加刻酷作者純以篤摯之情寫追悼之意直覺布衣椎髻舉案相莊令人增伉儷之重彼荀奉倩潘安仁一切悼亡之句俱不足梁其筆端　曹秋岳

別賦

人生易過去日苦多況當離別傷如之何爣忽秋雲蕩漾春波殷殷祖席欵欵驪歌送子遠道涕泗滂沱立瞻望而趨趾行逶迤而反顧騎盤桓而不前車依違而遲御挽布颿於中流倚蘭橈於曲步戀偃聚於斯須冀邂回於半路柳搖搖於心旌華塗塗而流露烟霏霏而遠空日冉冉而將暮於是居人目斷遊子魂飛臨岐解佩對酒霑衣訴于邁而期速指言旋而慮非望夫君兮何日怨王孫兮不歸峽猿啼苦塞馬征勝江鴻觸斷河鯉鱗稀迢遞旅次寂寞孤幃聽芳晨而伏枕凄永夕而掩㦸盼關山兮間阻感風雨兮霏微軫廻腸而側側緬執手之依依故別有殊方情非一軌迺若車騎長驅節旄遠指行行漢關去去燕市雙龍臨乖匹馬太馭尊酒平生悲歌九起念濯纓兮故人謝白冠兮壯士愁落日於河梁起寒風於易水又有新昏薄宦曠室鸞棲陳遊河朔奏客關西青裘欲敝黃金未攜遽撤機中之婦徒留桑下之妻準嚴裝而夙駕遂策蹇於鳴鷄僕御兮儆冈親降兮悵悽送征夫兮長道恨賤妾兮空閨借如流離去狄顛沛違吳公子屬內大夫寓孤兮顛異國竄迹窮途知

屬鏤之不遠誓拱柏以寧謚白首待盡蒼天可呼牵
衣㦧㦧絮泣呱呱閨腰痛城駢脅愁枯廻其走馬元
直絶裾太眞長懐故主忍割慈親彼帷懸於牆指此
詣激於救身鄭中返旆江左投綸漫漫行色悠悠去
津思倚閭而躑躅瞻撫轡而逡巡雖指心於祖道實
抆淚於征塵未若虞姬垓下綠珠樓邊音悽舞悵氣
盡歌筵叱烏江而末渡顧梓澤兮堪憐戰馬罷兮鼓
聲死王人逝兮寶樹埋諒深恩兮難負甘薄命兮先
捐皆垂絶于漏刻猶抗袖而纏綿或有高蹈俗生遠
遊許掾五嶽行周十洲訪徧誠蕭子兮無聞乞內舍

兮罕面丁令去兮違城郭武陵入兮忘鄉縣奈物斷
於家務尚留書於親串縱出世而逍遥猶餘情以繾
綣至如馬卿謝卓潘令哀楊同心解締比翼分行瑶
琴碎彰鸞鏡希光罥塵遺蕖帳冷餘香誦白頭以顧
領憶捉臂而彷徨聲嗟嗟兮追誄涕潸潸兮悼亡要
百年兮中棄如泉路兮茫茫爾廻紅顏惜逝白日哀
離鳥翔聊慘驪鳴送悲長往有路重會何期人生到
此寧俟須臾況乃風塵塞北烟草江南高臺久望遠
浦春含覓辭不愜永訣何堪是以別狀難名別意罔
盡生別爲艱死別尤慚使人燒腸天涯縈廻方寸攪

形影而胥隨馳夢魂而莫禁逐行客於飄風斷佳人
之芳訊顏惟憂而用老懷相送兮滋甚下朝雨於青
胼飛秋霜於玄鬢謂四海兮比鄰視千齡兮轉瞬厭
麋鹿之聚羣慕鴻鵠之遐引此雖豪士逸情達人高
論夫豈足以喻契濶之悲遠離之恨者哉

賦共十九段有起結有頓挫脉絡分明步武井井
浮誇則左氏之腴和平則葩詩之與淡宕則兩漢
之神推梁則六朝之冨至悽惋惻恒則離騷招魂
之况味清夜讀之猿啼三峽　崔南山

恨賦

素秋既移玄冬復來風物憀慄胷懷不開極目荒原
塚土纍纍陰雲蔽松楸冷露墜蒿萊狐兎穴其旁鳥
雀鳴何哀於是惆悵踠晩徘徊中野思繁紆以獨結
淚涔淫而雙瀉歎年命之不居念伏恨於逝者廼如
荊卿遺戮漸離艱辛義徇亡燕志報彊秦行遊變姓
隱類漆身矐目何辭擊筑見矐圖置鉛而得當豈淬
七之虚擲一擊不中引頸長畢又若新室闇奸炎祚
中殺東郡太守丞相家兒發憤騰檄聲義建旗天宗
弗競儁詰是馳既喪師而隕宗果埋名而死國徒致

慟於平陵且銜冤於黃鵠至如中平亂弘農弱王
元舅內戕幷收入侮㧞后適遷廢帝褫溯宮庭
酖感行旅俄防變而置閣假辟惡而進觴絕命須叟
握別徬徨令唐姬以抗衰和悲歌而斷腸及夫當塗
問鼎卯金解綱老瞞帶劍少帝下堂惟孔公之正色
與豫州以胥匡鬼蜮含沙姦佞鼓簧東身就理舉家
被殃樽空北海客走東市慷風雨之飄搖致巢卵以
破毀未若陰平失守蜀漢揖敵羣臣草表後帝銜璧
痛西都之無人慄北地之壯激恥蒙面以行成願背
城而借一長號九廟闔門自屠從先主於泉下庶魂

魄以不汚況乃典午載阬懷安辱遷銅駝荊棘赤縣
腥羶午車獨出青蓋同旋嗤我氣兮暢塞俘華風兮
子單覩列侍兮俛首祗吉凶兮抗顏當刎頸而引决
諒痛摧於心肝別有羇旅放士草澤孤臣山谷遺老
湖海衰人往往跌蕩風波歷落煙塵徊翔鳥屋太息
鷄晨欲止兮誰棲欲渡兮無津迹失懷故土思舊疆
親知凋謝耆艾淪亡變更伏臘回易冠裳息影兮殊
方操音兮異鄉風起沙飛霜流草歇斑馬踟躕離鴻
凋嘶無不隕涕傷心魂斷骨絕悲矣乎黃鵠萎兮謝
芳蘭摧落甚兮歲苦寒白日速兮損朱顏顧瞻四方

道路難躑躅百年倚增歎秋天瑟瑟冬夜漫漫南斗
參橫北斗闌干憂來無方兮恨積無端何必雍琴與
蔡笳兮使人聽之泣下泷瀾

音節蒼凉情辭壯激此合庾徐爲一人者秋風夕
照間不堪多讀 彭羨門

二女賦

漢武下詔求士東方生既以上聞困於公車未獲省覽久之稍得待詔金馬然而未盡幸也朔適伺間請以隱謁上大笑曰若固善隱試爲予隱朔曰唯唯臣來平原平原之里有東西家東西一家各産一女西家之女其醜無比東家之女美亦無儔上曰其狀若何請究所以朔曰西家之女臼首箕額突顴昻鼻蒲耳齞唇懸瘤蔑瘵昻背出胸脅肩攣膝左足偏跛右目影白齒若流金膚若敗漆手若龜瘃項若豕苗踵若蹲鴟腰若折節乳若壅瓠尻若負甓舉體臃腫又疥且禿曳趾槃跚指額猙獰發聲若吼津汚豬逐蠅發絡緯爬櫛盈握櫛沐委頭遺不擇路獨有一長善飯無數羣里害之目爲鬼媼見者掩走九弼莫顧忽姤豪右聞風醉心藉以文錦聘之千金愛等席珍稟若明神姬侍百輩咸莫與鈞若迺東家之女蛾眉明眸丹唇皓齒圓肩秀頸脂膚玉指貌似敷花髮如停雲音中笙調氣吐蘭芬修短適中穠纖合宜鉛華不御鬒髮焉資委委佗佗翩翩躚躚粲然微笑適爾寡言既鍾逸態又備雅裝步武有則盼睞生光擢靈匿釆游龍遯翔春桃損豔秋蘭謝芳妙通律呂嫺習詩書足此懿徽毛嫱孰如擇才而事遲歸有時横被誘脅陷身虫虫蘧篨狠戾棄捐若遺羣小詬侮愁苦莫支嗚呼噫嘻美者見擯醜者見推天道差池往往類茲里人駭悼歌以志之歌曰維彼姬姜於以憔悴維此戚施於以寤寐顛之倒之吾誰適從自西自東實命不同上曰諒哉朔乎可謂善隱善說吾久負爾人其以我爲怙醜蔽美立賜百金晉秩給事詔云朕以旌東家子

篇法似登徒好色賦然彼雖托辭而近狎此則寄意而多風所謂格同而意別也讀西女一段幾欲搔首問天　范文白

其體麗以則其詞博以贍篇法句法字法無一不探源於屈宋此爲賦家正宗若徐庾沈謝雖緣情綺靡而格則卑矣○賦數首皆吾師少作中年篤志求道遂薄雕蟲小技以不爲然即此已自足傳

受業陸寅識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二

論

公明論

治天下有道在得人而已得人有道在明與公而已二者相須其人斯得記曰辨論官材語曰舉直錯諸枉非明無以為辨論非公亦無以為舉錯也三代以降得人既艱治日恒少惟公與明盖往往而絀焉自我言之大都公明並濟者為上明而不公者次之不明不公者又次之若公而不明廼為最下何以明其然耶知足以燭物而其心廓然亡私則毀譽恩讐入

焉而化比諸鑒空衡平後代如郭林宗諸葛孔明庶幾近之即拔自屠沽卒伍而不為嫌及于誅殛流貶而未嘗恨也故曰最上其次則明而不公者賢奸能否是非長短之數了了可睹而不無進退任意愛憎因人倖竇時開讙流叨冒頗所遴擇登庸實已辨天下而有餘矣如漢高祖唐太宗弄兒不除佞人在側生殺廢置何能至公然而審于大計高下在心故蕭曹陳周卒能倚庇房杜王魏共相夾輔要不以一日之私掩生平之明耳至于不明不公用舍貿貿請託公行貨賂雜進世道之卑也如江河日下君子痛之

然而一時英才奇儁猶有乘間誤收者雖之知人之明而賴其不公未敢一切屏拒或迫于因緣或壓于聲望勉為錄用不盡斥落夫張釋之司馬相如入貲為郎是貨賂進也魏勃埽曹相舍人門以得見王維唱辭輪袍因岐王九公主取解是請託行也夫請託貨賂非進身之正枉尺直尋儒者所羞然使王爵得人如釋之相如勃維輩不猶當時所稱才儁者耶若夫論辨不明而壹斷之以公斯令海內才儁無類矣蓋人而不明萬舉萬錯且恃其無私之心挾以必伸之勢類我者擢非已者鋤嗚呼豈有幸哉若唐德宗

之于盧杞宋神宗之于王安石信其忠誠擬以聖哲排群議而任之彼豈有所私嬖而以為明良交會如魚得水此固昧于知人而好行獨斷之過也故令取士者不惟不明但求其公則顛倒無忌甚拗有餘殆驅一世善類而永錮之矣或曰彼雖若失人而能使晌屬改顏孤寒吐氣有足多者抑思國家設科取士與其富貴者獨願得天下英才而亟登之耳若夫嵬瑣齷齪愚尿誕妄之流無一堪可得之猶可黃馘老死于里井堀穴之中固其所也又烏用國士遇之推轂恐後也哉昔佑人得燕石而什襲為珍騙于拱璧

海濱有逐臭者嗜其美不啻醬金蘊合也然而他人聞見之不免盧胡而咲掩鼻而走此其刺繆實甚扃得以無私解乎君子審于公明二者之間而輕重緩急可以決其次第也然則國家務在得人必求林宗孔明之儔而持衡則大善不則寧獲逼人而任之貞不絕俗無損于明又不然而裁鑒不足與時委蛇猶有幾幸也至若去明存公孤行一意彼方自信甚篤可告亡罪其為錮癈人材貽害吏治則已酷矣抑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苟無知人之哲而假云大公顓務絕遠嫌疑翦除譽望囂囂然自幸免于指摘又

何異抱石逐臭而貽識者之嗤笑也故明濟以公良士之福不明而濟以公鄙夫之利而已夫使賀在鄙夫弔在良士究所謂公者安在哉信乎去明存公猶出不明不公之下也

盱衡今古[illegible]各種衡鑒人利弊確論亦至論

稼書

虛公論

周子曰虛則明公則溥自今論之非徒制行宜然凡垂訓樹義于二者尤不可失何則制行出于一人垂訓施于天下且及千百世非本于虛公惡能明溥而無弊歟蓋不虛則不明不公則不溥往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推而準諸天下後世則難爲通論其所以難爲通論者大抵先入之見有激而發使然耳有先入謂之虛可乎因激發謂之公可乎古之君子道大德盛一本于至虛且公言行交相顧雖或偶見而未嘗膠也雖更事變而未嘗憤也故其立言垂後使

民由之而不稍與以己如周公遭兄弟之變管蔡霍三叔流言搆禍而召公爽又且疑之其于長少群從間可謂參差多故矣而作詩以勸則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孔氏遭伉儷之變伯魚之母遂不免于出其後子思于上之母相繼後然其于男女匹偶之際可謂艱難不淑矣而在記所稱則曰妻齊也敢不敬乎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誅放兄弟出其妻者聖人不幸而有之良非得已若因是而謂天下之人皆骨肉相殘婚姻道苦是未免先入之見有激而發者也豈太虛無我所爲哉至孟氏當戰國憤世之

諸侯王驕蹇亡禮因爲之說曰說大人則藐之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若此類非不警策一時揆諸周孔聖訓將無過于矯枉矣乎然則折中行事務爲通論以垂天下後世未有不本于虛公而能明溥無弊者也

士君子立言要期萬世無弊離却虛公二字未有不流於偏詖者篇中引周孔以立言闡發盡致。亦先生自言垂訓樹義之本領　毛鶴舫

品論上

夫立品者有真僞之分論品者有寬嚴之别然在我者當求其真在人者宜從乎恕故君子小人岐爲兩途而參以真僞其間約有三等真君子上也僞君子次也真小人斯爲下耳或謂僞君子欺世盜名其罪更浮於小人柰何可以次爲中等哉且孔子取狂簡惡鄉原誅少正卯狂者行不掩言鄉原則一鄉皆稱之而少正卯乃魯之聞人也聖人寧棄彼而取此蓋以僞亂真較之敗露不肖者尤甚於斯寬借不幾爲若屬所眩而賊乎君子也歟雖然自立者不可以世爲升降而論人者必與時消息夫各有當焉是故學爲君子者表裏如一言行相顧始終不渝本乎正心誠意極于盡人達天內聖外王之道如斯焉而已若欲以此衡人求全責備恐可必得哉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覇假之也假之與性之身之者夐殊所謂僞耶非耶然而仲尼大管仲之仁又云齊桓正而不譎夫曰正曰仁則進之爲君子矣豈屑不辨其假哉蓋作春秋討亂賊以爲猶愈於竝假而亡之者孟氏亦曰今之諸侯五覇之罪人斥五覇之假所以尊王甚諸侯之罪又爲五覇未滅也蓋覇者雖

假毋有希爲君子之意若戰國諸侯則小人而無忌憚者矣小人而至無忌憚世道人心尚忍言哉甚者於是可以論世可以覲人而不當爲操切之談厚繩矣常流而反爲不肖者藉口也何者世有奸人之雄是以欺世盜名類少正卯者如新莽之恭儉王安石之謙退君子誠痛而惡之然數千百年之間未易多遘也其他僞君子之流不過畏教慕名修飾邊幅而未必出于中心亦有口談聖賢身近踊卤爲有識所鄙即何至于瞑目張膽而敢以小人自若乎古有公爲小人持論不顧如曹操之寧我負人桓溫之貽臭

萬年武三思之不知代間何者爲惡是矣使當世得志者盡此輩真則真矣恐名教之防一決而不可復收也且君子之惡夫僞者因時救正在所必者若漢末重清流則處士盜虛聲晉尚九品則庸鄉銜白望固當矯而論之以華靡停浣世趨愈降如狂瀾之倒欲求一二貌爲君子者已不易得奈何更加譏訶聊悲夫悲夫今之君子者不論僞論其真者欲淫則竟淫不必穴隙之窺也欲殺則竟殺不必井中之石也欲取則竟取不必暮夜之金也諸凡[illegible]寡廉鮮恥之事莫不昀然居之無憚乎指目[illegible]隨行寘寘果孰愈歟夫僞君子有時而敗此穿窬之輩也真小人無時而不露此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者也倘以僞君子之罪浮于真小人豈穿窬者必誅而白晝大都之剽奪反在所寬乎嗚呼春秋推見至隱而有誅心之法蘊涧著辨姦論吳氏述服莽詩僞君子之禍其究且有烈于真小人者然施之于今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吾故曰立品者貴真論人者從恕是亦孔氏許齊桓管仲而孟子斥五伯之假猶以愈于今之諸侯也嗚呼真君子不可得見得見僞君子者而猶許之豈得已也夫

品論下

嗚呼世之衰也眞君子不可得見得見僞君子者而猶許之吾嘗操此論人必有笑其誖者試一平情靜氣舉天下之士相提並較而後知吾說之不可易也夫世之稱爲君子非以其忠廉篤謹舉爲上流者耶世之稱爲小人非以其夸誕汚辱流于不肖者耶使天下聖教未湮淸議猶在士習于鄉舉里選人工爲釣譽居奇于是有僞君子者挾其夸誕汚辱不肖之心而飾爲忠廉篤謹上流之行則聖人必斥而誅之以爲是惑世誣民如紫奪朱而莠敗苗也若戰國而

降風俗敗壞人但見夸誕汚辱之利而不希忠廉謹篤之名大都皆公爲小人而無忌憚者求其爲僞君子亦豈易得哉人人皆夸誕得見陽爲篤謹者猶愈也人人皆汚辱得見繆爲忠廉者猶愈也雖曰厚貌深情猶幸暗此貌雖曰言淸行濁猶幸闇此言雖曰久假不歸猶幸其知爲此假也何則人處深谷者聞跫然之足音而喜身入倮邦而閒有上衣下裳者不引以爲族類乎吾故謂僞君子雖不[illegible]是勝于眞小人以其有忌憚之心存耳且聖[illegible]世俗其大指要歸于誠去僞而不得不與時[illegible]故絶聖棄智民利不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卽帝不足道矣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卽王不足道矣摟諸侯以伐諸侯卽伯不足道矣其世愈降其論愈卑故春秋美召陵爲河陽諱惡毎于伯者多恕詞昔人讀詩至檜歎天下之無伯豈眞以伯同于王而爲所眩耶世變使然良非得已也然則當縱橫之時而尚斥伯者無以處當世諸侯況俗又日下而獨甚鄕原之罪以爲僞君子律將如無忌憚之小人何或曰小人而無忌憚其失易見也彼僞君子身負重名而得勢以行其叵測如王莽之篡漢安石之禍宋以

恭儉廉退始以狡詐剛愎終皆由士大夫昧于早見而推轂過當也曾勿是慮乎然王莽安石之所以得遂其奸者正由當世尊而信之直以爲眞君子耳吾今旣目之爲僞此非瞶瞶者蓋在彼立名非眞吾姑予之而姑進之至于任使得宜亦不至敗如王莽苐珥貂列侯安石止載筆史館而不畀大司馬宰相之任兩人者且循謹保令問沒身矣何能爲漢宋禍哉是故御得其道則僞君子勉而爲眞若叔孫通之汚于秦而顯于漢裴矩之佞于隋而直于唐也二子皆人猶能皿面改行況猶知飾爲君子者乎抑惡夫

飾而爲之者其意本欲望人之盡爲眞也然操論太甚不足以爲君子樹幟適足以爲小人助焰何言之紹述之代目元祐爲奸黨慶元之間指考亭爲僞學在當時從遊之徒吾不敢皆必爲君子而相率排擯者乃出附會章蔡韓侂胄而然耳廼世處末流不惡眞小人直攻僞君子所罪在彼所寬在此有爲善行者則曰此徒修邊幅而中多曖昧不如直情而徑行之爲磊落也有操正論者則曰此專尚唇吻而躬非潔清不如矢口而放談之爲娛快也有親賢師益友者則曰此陽浮慕之而非有篤交不如從吾所好之

爲肝膈要也於是相扇敝風習爲惡子侮聖言狎大人矯誣天命內不識有親長外不識有名義廉恥蕩然風節掃地指目罔顧笑罵由之殆舉人類而入於梟獍魑魅之域矣此之謂小人無忌憚其效若此乃徒甚僞君子之罪也歟吾故于眞君子則愛之重之尊信之于僞君子猶容之恕之獎借之使人曉然知小人之可惡君子之足慕始也去其無忌憚以附君子之名終也並去其僞以循君子之實庶於救時厲俗得萬分一焉夫豈葉公好龍之見也夫

致知格物論

大學致知格物之義諸儒訓解各異漢鄭氏訓格作來於理難通近無述之者若宋朱氏訓格作至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明王氏訓格作去言去其物欲而吾知致矣學士家守其師說互相是非予請得而折中焉蓋說經之要有二一曰釋言二曰明義立言有本而不乖大誼斯足以發明先聖之指而無弊也如格之爲言經義各有所取有訓作來者若格汝舜神之格思之類是也有訓作至者若格於上下歸格於藝祖之類是也有訓作止亦兼去者若

烝烝乂不格姦有恥且格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也而格物之解于三者果安所衷耶彼云物來知致誠屬牽合然朱氏本程氏立說而斷格爲至至也者物至歟抑至物歟且又轉至作窮而曰卽物窮理天下物理果可勝窮歟夫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然而天下物理固不勝窮也故曰君子于所不知則闕如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爲若必窮之至盡卽聖人有所不知聖人亦有所不誠耶[illegible]是[illegible]程朱雖變鄭氏之訓使學者反而求之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餘姚王氏有致良知之論而以爲格物者格其物欲以存天

理物欲去天理存即吾明德本明而知致在是爲一時尊而信之者服爲確見而守常習故之家未免斷斷有詞然乎以爲此非陽明之創獲也夫以傳釋經不如以經釋經大學中庸本出一子俱載于小戴記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又曰擇善而固執之此即致知以誠意之解也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也此又即格物以致知之微也故孟子標良知而亦曰物交物則引之固皆異經同指可以互相發明者矣學者何必執新安之解而疑餘姚

爲鑒也哉且夫知者何以善爲是以惡爲非者是也此固不學不慮而皆具之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無之非人也然而喪其天良以致是非不辨則物欲爲害已甚惟物欲去則知不淆好善惡惡從此立誠有基而心正身修次第可見明明德于天下者不外此耳故前言知止者即此而申以在格物者正欲去其不明以還乎明即去其不善而止乎至善矣或曰經文物有本末作何解乎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物有本末之物當作事格物之物當作欲如記云物化物亦云羽爲物何嫌前後異釋歟然則格物之說本經於何徵之曰如所云皆自明也日日新及切磋琢磨之類斷章取義無非此者然正不必重言以申之惟誠意以下更加譬曉以大學明德之要由是而之焉亦不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側而必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蓋誠意則修正已辦而知致無假言矣誠意先致知不須釋則致知在格物之釋又何須補哉且司馬温公與程子同時其作格物致知論亦以去物欲存天良而不取窮理之解誠見夫天下之物理固不可勝窮也然則先餘姚而得其同然者涑水是矣乎故折中于

諸儒間而求合聖人之道要歸于是而已豈挾已見而徒以武斷爲通經也歟

陽明之學宗之者幾二百年特無條悉通明如此文者平心息氣莊誦再過則知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當不必爲我考亭諱也　呂晚村

至誠前知論

古之至人參天地而立未有不合性命理數而一之者有性則有理有命則有數天人相符豈有二哉顧理本會通也而儒者談之則拘數本平實也而儒者視之則幽於是指天曰理言命亦曰理而數則茫然莫辨焉世有幾先之喆談言微中者往往斥爲繆悠或詫其秘怪而不知君子直以爲吾性分內事也如中庸儒者之經也亦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嗟乎此何以說哉夫今之論誠者大都主於不欺自慊此人識有性未識有命敢言理不敢言數正所稱其次致

曲之流而至誠不與焉若誠之至者本天地陰陽五行所自與鬼神合體凡性之具理命之含數斷無二致故大道在我即人而天者也嗟乎自有生以降而氣質囿之情欲襍之與靜初日益遠此等固喪其天真難與入道即學者希慕聖賢徜徉名理或稱守靜或稱主敬以幾於慎獨誠意高置一座而要之猶有意在理障未融形而下者見及之形而上者未見及之彼能辨前知爲何物耶夫至誠極上天之載齊未發之中位育在手變化自如浩浩乎意必固我俱忘洞洞乎耳目官骸無閡仰觀俯察以是原始要終以是微顯闡幽亦以是是故物之榮枯成毀可以豫爲決人之死生禍福可以早爲斷國之廢興存亡代之汚隆延促及千萬世之剝復消息可以一朝而逆數也蓋盡性自能至命窮理必當極數造物乘除人事感應豈誕妄無稽者歟柰世儒學焉弗精少見多怪每於知幾之論輒生異同抑思巢居知風穴處知雨異類之微猶得氣先況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復何疑焉即如孔子生平不語怪罕言命然季路不得其死商瞿有五丈夫子桓魋之當災三桓子孫將微及繼周之必爲秦皆灼然前知不爽毫髮故其言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迹夫古之聖人未有不明斯道者然道兼理數而不囿於理亦不倚乎數故伏羲文王則宣之於易禹與箕子又播之於洪範是皆吉凶與民同患令假卜筮以通鬼神因數測理要之至誠豈藉此哉何者卜筮藉蓍龜而靈其占有驗不驗即若用龍于畢仲尼之言不虛而有子已恍惚郟鄏之鼎七百年而周乃過曆區區方術家不足與于天人之際也明甚後世若邵子皇極尅應最精然實學道有得非徒倚推測者周濂溪云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又謂誠

神義曰聖庶幾與中庸之指合非諸儒拘墟之見所
及矣雖然宋人談理而昧數固失聖傳至漢代以讖
緯雜六經一切傳會尤爲叛道不倫京房學易精飛
伏之占而不識進退焦贛曰得我道以殺身者京生
也然則希前知而不本立誠其流與隱怪者等終爲
無忌憚之小人耳此豈中庸君子可同日而道哉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必兼數此自然
之符不足疑也然京房管輅之流已非正道所貴
況其餘乎明哲君子淑身處變尤慎所習不可不
知也末幅數語洞見天人之原使人心肯 陳際叔

鄙夫事君論

孔子言鄙夫之事君而極其情狀至於患得且患失
無所不至已悉矣世之論者多以秦李斯爲鄙夫斯
恐蒙氏奪其位怵趙高邪說而曲狥之廢長子扶蘇
立二世其後又阿意上督責書以稔秦禍竟亡天下
嗚呼斯之怵邪逢惡誠患失使然然斯卒爲趙高所
賣至具五刑夷三族若人知鄙夫之禍中於國家而
身亦不免猶足以爲事君者誡也至如漢張禹以經
學進世號通儒累官至宰相老病罷就第以列侯朝
朔望位特進然禹爲人謹厚而內殖貨持議猶違嘗

以事與曲陽侯王根相失也永始元延閒災變數起
吏民多上書譏切王氏專政者帝意頗然乃至禹第
親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新與曲陽不平恐爲
所怨輒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故王氏亦以禹爲德及其薨得美
謚曰節子弟多至大官同時有孔光亦以通經爲帝
師至宰相封侯然亡骨鯁之節壹意諂諛始媚董賢
以固其寵及王莽柄政光復彌縫其闕又稱莽功德
比於周公推本言之王氏之篡漢雖繇莽奸非張禹
孔光有以始終贊成之耶然兩人尊榮壽考亡恙而

身亦不及覩代終之事五代時若馮道者其覩禹光較甚道以文學刻苦知名初事劉守光爲參軍又去事宦者張承業其後乃爲莊宗朝翰林學士且相明宗矣海內仰其賢然而唐亡則又事晋晋滅事契丹又事漢事周比其晚年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歷朝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老安於當代也道歿於周世宗時年七十三時人皆稱歎以爲與孔子同壽悲夫道一身更四姓而事十君而當時之慕譽如此葢風俗移人恬不知怪徒以富貴年壽爲甘心而蒙面忍恥豈所論哉夫

光禹以兎全爲幸道更以繞指爲工此其患得患失相爲首尾然生享華腴歿叨美諡方引爲事君者之極榮使代無仲尼孰知其爲鄙夫而斥之也歟雖然鄙夫患失頗有坐保白頭而不及難者乃與比肩立朝者不能早自拔脚每底於敗而復與彼同類而遺臭焉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誠痛之也

千古不少張禹孔光輩敗人家國得畀聖賢淺見者方以爲儒林首望且艷羨其尊榮壽考爲食報之徵而轉其推慕其有害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先生一片憂世婆心故特拈此三人首尾表出明白敗陳以爲萬世龜鑑　本朝兵下江南陵明好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人情洶洶士英欲引先生以壓人望誥命馳召而先生不之應讀篇末數語不禁嘆先生當日潔身不出之苦衷矣後學崔嵬

朋友責善論

古聖人立教朋友備五倫之一豈徒以其同聲聯背酒食相徵逐嘻嘻爲歡也哉正以講道輔仁匡救其失相與共爲君子也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明其異乎門內以恩揜義矣是以昔之君子於友不苟合既已投分定交則結之必信謀之必忠有美必成有過必規而斷無阿其所好而從而退有後言者或曰語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顧於責善得毋違斯義耶夫躬厚薄責者謂道先自盡毋求人太苛薄乎云爾未嘗廢責若攻惡之於責善本自

殊科攻惡者期於見短責善者務在救失用意乃相去遠矣故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其言切直而情至篤也譬則進疾者以瞑眩之藥豈爲得已哉或曰責善固良友法當屏人而啟使聞過徙義樂從而無懟焉若布之書牘便近訐以爲直臨深爲高君子疑其傷於厚矣然此誠長者言而於道猶未盡也藉令朋友之過而陳樂從可無復論若晤言邂逅而其義未中不無假於書牘以終規勸覙縷摘發吹求用相排擠者可同日語耶故君子於人闇昧之式隱而勿揚細碎之累置而勿較唯道在必爭而其人可受者無嫌爲世訟言之如子產鑄刑書叔向致書以杜其非陽城爲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以匡其怠畢仲游箴蘇公以愼語言文字王叔英諷方正學以時措之宜皆致書相啟告或責備賢者或愛人以德其間雖有能從不能從而要爲言之無罪而非訐以爲直者比也且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即季路於仲尼之見南子之公山輒有諍言未爲傷義曾謂朋友之交顧以隱情惜已務相掩護爲長者歟況人有溺於私情尚憚清議故以口舌爭之不得者徐與當世公論得失庶幾知畏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類是矣

或曰傳譏屬武子盡言見殺何居曰此爲刺譏當世以觸忌犯諱者耳非所槩於友生之間也友生投分有素以心相知雖有可否同異要在相成而奈何重於賈禍以苦口規爲資首譬也（凡事出無妄萬不得已者矣然則朋友但當有責無諱乎）曰否揆之於道相之以時不可則止毋數取辱故君子自處兼度人已能責善而後全交以忠告善道爲第一義事在得已毋暴於人如不得已而訟言亦必出於純厚無私而且量其可受斯爲折中耳詎若呂相絕秦之札稚圭北山之移徒以怨詈嘲調爲事者哉

間有得失論

間者兵家之至務所以審知敵情出奇制筭者也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己百戰百殆然一彼一此事難揣度必於人取諮惡可禱祠而求象名坐照哉非是而率三軍之衆決計於一陳之間其獲不敗者倖耳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然則兵之須間爲不可已亦談何容易乎兵猶火也藉以焚人亦以自焚間猶水也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是故明君賢將所由動而勝

人成功出於衆者咸於間焉重之且敵人相去數百里而虛實盡彰者斥候之勤也敵國相去數千里而成敗早決者間諜之效也斥候不明舛誤非一間諜或左喪師滋深可云兵不厭詐而漫然指麾來去耶是知間有五用厥生七難我猥恃腹心彼包藏鱗甲則因間難我潜圖左右彼陽示短長則內間難我刺奸而樹之德彼背約而操其戈則反間難我設爲疑事以誘敵彼遠輸情實以利人則死間難我偵伺多方以赴期彼結納外市而不返則生間難我能令歸[illegible]渠隙彼優爲破械發機則間雖善而使敵之必受吾間也又難我巧於抉伏探陰彼示以疑神役鬼則間雖捷而正虞轉墮敵間也又難何者兩軍相當此勝彼負我欲誑人人將誑我而憑區區之使諜敵國之要領詩不云乎趯趯毚兔遇犬獲之有得有失危道也夫漢高白登之圍賴陳平奇計以脫然始使匈奴數輩言可伐狀乎此時身在行間何不力排之而卒令見困則平雖智初亦圍於　間矣曹操善用兵嘗大小百什戰詭譎多端臨陳奸纖反間遒得之韓遂而自失之黃蓋老瞞一生鼓弄兒子不見其踶坐成眯眯以平操之智而猶爲間詘若此由今以觀受

間與使間得失恒相半耳若夫師之所處詰姦有法謹分塞謬號令既以備伺非常邏獲巨測而於有所投附誠僞相參又未嘗不三覆待之龍韜列選謟太白陳貌鑒具矣寧能搖舌鼓唇其言厚幣而保其必得當而無敗耶信乎衛公之言曰孫子用間實出下策或用間以成功或因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將安用之昔吳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楊州刺史王淩伏兵阜陵以俟之而滿寵以爲必詐乃代淩報書云欲遣兵相迎少則不足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

志寵計卒持布陰奪魄矣魏嘗遣蔣幹往說周瑜瑜廼引幹縱觀營壘還飲極驩且曰丈夫委身事主雖蘇張之舌豈能爲我動哉幹不得間而還廼稱瑜雅量夫變詐無窮坐觀不忒兵將如此何可間離至跱乎不得已而用之非聖智仁義極微妙之實未易捽三寸之舌抵兩軍而制其死命矣號稱下策同諸水火焚溺轉及能無愼歟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於兵家而議間在古得失之林不可不考鏡而深長思也

出奇無窮論

蓋聞之兵凶器戰危事也不獲已而出此所以戡亂討逆而禦變非常此豈可以儒者文法治哉故六藝之道有經有權五兵之用有正有奇知經而不知權則有墜倫滅紀之慨知正而不知奇則有覆軍殺將之害矣若夫宋襄成安君口言仁義拘古守文卒以師衄身虜爲天下笑其已事之明驗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卽何以明其然耶正者方也耦也奇者圓也奇也方與耦靜而有常圓與奇動而叵測故數起於五恒懸於一參天兩地

萬變冈焉大衍之用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懸一爲奇零而錯綜不可勝言矣然則色有五聲有五味有五五五相生而兵亦如之析耦以爲奇因方以爲圓體有常而用叵測故奇正相生而其出無窮也由今論之正者常法也步伐進止攻殺擊刺一定而不易者節制之敎也奇者權變也分合起伏遮絕切奪隨方而措宜者指使之神也節制者訓練要諸平日指使者機警存乎一心神而明之臨敵而制勝此不可以先傳者矣或稱曹公新書云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多

寡損益若似乎奇正可豫分者槩由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故假二術爲之教閑使其視旌旗識分合聽金鼓明前却指麾如意唯所用之故列陳如率然驅衆如羣羊詎有先爲部署自日奇兵者哉故豫分者教閱也臨敵制勝者不可勝窮也治而示之以亂癵而示之以弱勇而示之以怯利而誘之攻所不備故曰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夫井陘之戰韓信佯北走水上軍趙遂空壁逐之巳夾擊破趙此治而示之以亂也孫臏入魏始爲一萬竈日令減半以誘龎涓乃襲之馬陵此彊而示之以弱也李

牧居趙北邉輙令收保自衛無所捕　又時時委以人畜其後乃出奇陳張左右翼擊傷匈奴騎此勇而示之以怯也夫勇與彊與治爲正怯與弱與亂爲奇衆人守正良將出奇自古迄今戰勝千里曷嘗不由是歟雖然彼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强弱治亂因形制筭虛虛實實敵莫之窺故韓信却軍趙奢壁陳以示整孫臏減竈虞詡反增以示彊李牧退保李廣縱射以示勇反覆變詐難以端倪衛公兵法有云千言萬語不出多方以誤之誤者在敵則奇者在我矣此臨敵應變而勢無窮也何則兵家之勢譬諸奕

棋然枯棋三百不越方罫之間一黒一白迭爲主客而變態紛紜善用者恒勝不善者屢北揆厥勝負豈可執已成之局禦不測之著乎然則習古兵法而不知權者比於膠柱鼓瑟趙括所以覆於長平也故有抵掌昂眉侈談將畧一旦身在行間平平耳虛名罕濟又況鄙儒小拘務稱王道薄陰符牽制文法甘受困敗寧不爲宋襄成安君之續耶故用兵者勢不得尚正而廢奇又安得負好奇之名而出坐窮之術哉語不云乎子行三軍則誰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懼而且謀以要萬全夫懼而且謀以要萬全此則出奇無窮之說也已

不戰而屈人之兵論

今夫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戰者可以已而不可以已者也涿鹿之役黃帝以之甘之誓夏后氏奮焉湯放桀武陳牧野匪戰弗克五帝三王之所由興大效如此矣若德不過五帝功不過三王而曰吾以文治之海內大服毋庸苦兵爲也秦政既并六國則銷天下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漢法嘗一禁民挾弓矢矣然卒有非常反側九起究何道禦之傳曰國五材並用者也而安能廢兵夫戰之具豈可不講哉雖然戰者期於必勝而勝者不徒恃戰如以

戰而已無慮蹉跌不振禍在須臾藉累舉必捷我有攻城畧地之勛亦有亡矢折鏃之費我有斬將搴旗之號亦有遠輸竭公之憂我有班師振旅之喜亦有弔死扶傷之悶又况流血溝渠暴骨原埜孤兒寡婦道哭相聞率以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豈非戰勝而利害交半乎旨哉孫子推言之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難者以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大國有征小國有備故或陳堅甲利兵信臣精卒總[illegible]日夜討其不習一旦交和而舍兩軍相合未知雌雄誰爲奈何欲使雍容論道息馬投戈橫得志於天下乎哉而非也世儒之談恒多迂濶賢者所見動有機權謂之曰不戰云者可戰而不必於戰不戰而多於戰之利也一曰秉堅挫銳一曰久屯致敵一曰破奸讐衆一曰先聲奪人一曰伐謀散交具斯五者而言不戰屈人實兵家之秘奧貴因時以制宜耳何言之敵人遠來乘勝之勢卷甲而趨利在速戰吾乃閉營休士固守以老之兵疲意倦一擊可下如亞夫之拒吳師堅壁不出斷其糧道久之賊自潰散是也我深入敵境懸軍以處饑道不繼進退維谷

故宜散軍營屯要示持久將敵人寒心不日請服如趙充國罷騎兵不用獨留步卒萬人屯種湟中羌悉降是也勍敵負固盤踞腹心內爲謀主而藪以嘗我便斷然去之雷霆所嚮靡弗褫魄如寇恂之攻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少遜恂怒斬之峻惶恐丐降以奪其所恃破膽而不敢謀也兵行畧克所嚮無前然不以時善息則彊弩之末形見勢詘識者乘席捲之威遣一介之使說以利害從風而靡如韓信旣破趙軍李左車教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令辯士奉書[illegible]果服聽所云兵有先聲後實者此也諸將

合謀坐成交解強弱不敵難以力爭計唯從容通信釋結解讐破彼連雞緩我犄角事勢相規構禍立巳如鄭使燭之武說秦而晉師迈旆武侯遺鄧芝修好於吳而魏人寢兵交散謀伐則合者離而堅者瑕也然此等皆胸有成筭力能致人道出萬全計非徼倖天下宜不待痛而服矣否則勇如項籍猛如苻堅彊富如楊廣自謂兵臨寓內人莫我當迺百戰百勝者而一戰以亡可不謂黷武之尤而患生於所狃耶故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推此以論夫亦愈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不可及也是故兵貴畧而不務勇戰克敵而不殺降全軍爲上攻城爲[illegible]之國之良將亦曰仁人而耻與豎儒敗乃公事等樂則孫武之書殆與春秋相表裏哉

樂毅論

樂毅爲燕昭王將兵破齊所下者七十二城獨莒即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蘇子瞻則曰行王道之過夫子瞻特欲反太初之論而自信巳見耳方遜志駁兩家而譏毅之不能行王道是矣然王霸之辨其說未暢而於燕齊當日之事勢猶有所憎焉余故重論之蓋王之爲王霸之爲霸大抵以湯武桓文爲正然伯者急功利假仁義王者則救民水火而不以天下爲利其大較也至于事會斷割未嘗不施之以武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世謂宋襄徐偃行仁義而亡者何陋哉自漢以來儒者之談輒以擊斷攻取爲霸而其濡忍迂濶者乃歸之王若然則放桀南巢之後脫有悔過更始可復子明辟而牧野誓師獨夫辛靡然罪巳亦且義旗旋却退安西伯之位矣當是時湯武能行之否乎故王者道當需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道當夬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雖所北面以事之主討其罪而加以放殺亦不爲諱也然則樂毅果能佐燕昭以行湯武之師誅湣王無道而更其暴政以慰齊父兄子弟則始也壺漿而迎繼也傳檄而定數千里無堅城區區兩小邑自當

引領來燕即有濟西負固者以兵克之亦無事遼緩始息爲也夫毅之事燕昭啚怨誅齊已非一日倘乘勝席卷而有之何待再計哉顧其初乘湣王驕暴合從連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時諸侯兵罷而毅將燕軍獨追至於臨淄湣王走保莒毅攻入其都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親至濟上勞軍封毅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獨徇齊五歲次第下七十餘城而卒不能服莒即墨葢湣之初敗而保莒也全齊皆城守四國兵且不肯同燕軍入臨淄況他郡縣

乎及楚使淖齒救齊相湣竟殺湣王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齊勢遂不支耳然而法章繼立人望有歸其諸城之屬燕者緣翊於兵威以漸而折然張官留戍大費經營曠日持久非六月可辦也若莒固襄所保田單又起於即墨毅非有愛於兩城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以秦之強王翦老將將六十萬兵擊荊鹵荊王取陳以南其後項燕復立王反秦至又明年乃始定荊江南地誰謂毅之兵力可旦夕破兩城而姑遼緩濡忍以待其自服耶使毅果緩兩城而不忍急攻則入臨淄必不貪其鹵獲[illegible]

自言曰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彼固以戰勝攻取自詡伯功安識有王道哉雖然戰勝攻取非王者所諱徒以毅之不拔兩城謂之王道小用固已不得情而因云二小邑足以抗百萬之師而五歲相持者亦非當日事勢也嗚呼讀書論世盖可忽乎哉

四皓論

昔漢高帝欲易太子群臣爭之不能得留侯畫策令太子招致商山四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者卒來因讌置酒從太子見上上驚怪問之四皓自言願爲太子死上因召戚夫人指示之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太子卒以不易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嗟乎後世論此事言人人殊或曰高帝以寵姬易儲雖將相大臣不易口舌爭何有於老匹夫而輒云羽翼成此誕而不足信也或曰四皓誠商山隱君子高帝所不能致何事乃肯從太子遊乎且八十

老人而強與人家國事近於不知矣或曰子房特藉商山之重以調護太子然高帝未嘗習見此四人者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近優孟抵掌之爲耳正無煩深辨余謂是數說者各持所見皆非論世而得其情實者也何則漢代秦猶仍戰國餘習大都以豪俠相尚使氣輕生闘其辨智侯王與俱隸不難遽相信諾且因之爲談美無論事鉅細徒在投機遇會而已如始皇之暴抗也而齊客茅焦得以說奪之項羽叱咤則千人辟易而爲外黃小兒所詘彼誠有心折者未始以幺麼頸對見遺也魯仲連東海高士乃就邯鄲圍城中責新垣衍以義不帝秦敵軍聞之爲却五十里此等去漢初未遠非當時嘖嘖所覩記而慕道之者哉高皇帝起泗上亭長其自喜爲俠本甚四皓雖遯秦以采芝商山爲高其歌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殆砥節遐舉好奇偉倜儻之士畫策如仲連所爲者耳若主上之輕士善罵彼誠不屑就而太子者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使者卑辭安車以固請之故四人慨然赴招不以老爲解蓋富貴非其所慕而排難解紛固願一出奇以繼魯連先生後也孰謂從太子調帝致詞者非真四皓耶抑高帝提三尺劍以

定海內於將相大臣多狎習而輕易之故愛如意之類我欲令繼世以有天下而不念人心之不服一旦出其母望見所不能致者四皓與俱且云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死者於是帝乃變色悚聽知如意之果不足以易太子也良由好俠使然而四皓羽翼之功與留侯主謀其本末俱不可謂之誣矣嗚呼人主以其意有所廢立事關宮掖貴戚無能與而乃以山澤老人從容杯酒以定其位將近代所宜有耶然人事與世會宜相消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也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夫條侯去高帝時稍遠矣其覘劇孟猶重若敵國則知四皓之羽翼太子豈不信哉

李郭論

漢季淸流並稱李郭李膺以剛直罹黨錮之禍郭泰李免于難史稱之曰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雖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嗟乎泰之自處差得矣然生平最與膺善天時人事瞭然於胸中良友往還當申忠告奈何默而聽之使膺恃其風裁殺身無濟其後雖抱慟云亡探諸先幾豈非遺恨耶不知人之相與各有投分而性度懸殊亦難圖易古之君子皆然如仲尼不能免子路之難不得其死非教諫無素也泰之於膺度亦時有匡益而置之耳膺以氣

矜自負上而不下號一代龍門當其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偃息以全亂世貽書告之膺不能從至陳竇柄國牽復載蹟欲埽狐群竟陷虎口方其引義慷慨詣獄弗辭孰謂可以片言奪哉識者觀荀爽之言不效於泰亦可以無責也雖然大雅明哲之義膺固未爲得即泰之初何嘗遽合哉泰處桓帝時主昏政敗宦豎用事與淸流爲讐泰與膺更相褒重儼然居俊顧之首標榜成群迹夫聯舟河上望若神仙遇雨墊巾人皆折角大都名士風流以傾動海

內衣冠之族非時措咸宜也故袁閎埋身土室恥與亂世爭權申屠蟠亦慮有處士之禍遁絶迹梁碭間自同傭人若泰所爲彼二子竊笑之矣泰嘗舉有道不就而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因所知以規之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聞而感悟還自退休故於靈帝建寧中林宗言論風指未嘗數著鉤黨之禍但志私慟而已蓋數載幽栖誠得儉德避難之道也嗚呼泰能從徐穉以全身膺不能聽荀爽以及難禍福之來不由自取歟然則論人者慎毋責備太深而君子之出處宜

早聽善言以自牧無至以婞直罔愆而事後且令友生分謗也夫

黃憲論

古之君子重三立曰德曰功曰言若乃衰褐隱居之士功業無所成大抵著書以自表見所不隨人與骨俱朽者有言存耳向使德薄道寡而沾沾焉惟恃翰墨爲勳無論詞人之製等于彫蟲繡帨華反鳥吟取媚一時而已卽窮經述聖亦且相因紅朽何則聖賢芻狗也六經糟粕也學者于道無所得安取芻狗糟粕而日陳之也哉昔孔門弟子三千人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能言如子貢遜謝不敢望焉然卒不聞其所著何書而德行之科褎焉居首若漢季汝南黃憲

當時人亦以顏子方之夫憲之師承不可得知然爲牛醫兒家世貧賤又年裁十四已見重於士大夫如荀淑袁閎戴良陳蕃周舉王龔郭泰之徒交口相推或曰子吾之師表或曰時月不見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或曰汪汪若千頃波不可量也觀諸公之稱許若此憲不聞有所醻對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進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以視顏子之陋巷終身同異何如哉其生平致有難測者故范史論之以爲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

得而稱乎世傳有天祿閣外史爲憲所著殆傳會之書也嗟乎以憲之人地風流度越群彥有殆庶之目雖蔡伯喈鄭康成輩猶當出其下著書有無曷問焉然則有道君子其立言傳後者必不得已而後出若沾沾藉此作不朽計不已末乎乃韓愈誌柳宗元謂子厚不斥而窮雖有出于人其文詞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雖使子厚得所願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如韓子言宗元于德無闕而文筆稍不工顧足恨耶此猶詞人習見耳余自惟衰齡伏處每與二三同好之士致力于文詞以自附立言之末而于道無聞德不日進心惕然知愧矣然覽韓柳集則色動神往猶欲攘袂與之爭工拙且或互賞相咲曰不朽有餘計矣乎及讀憲傳想見其爲人未嘗不廢書而嘆爽然自失也

嚴光論

余嘗覽古人出處有三者之異一曰大人一曰高士一曰通人大者不必高高者不能大亦不肯通通者無論高大但適時可用而已大者何伊呂是也高者何巢由是也通者何管樂是也三代而下大人不易得有爲之主樂得通人而用之其高士則時加尊禮而不必強授之位若光武之待嚴光豈非各安其節始終善全者歟或曰賢如光當處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其不屈又曰光與帝布衣交熟知帝之爲人必不能推誠善任以竟行其志者故揖而去之嗟乎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嚴光果何如人耶上之不敢望伊呂之道下之不能幾管樂之才直以氣節矯矯爲東漢高士當與巢由同傳耳彼之不屈于光武而帝亦不固強之各有所見何者光本以西京遺民耻事新莽與逄萌周黨之徒抗節隱身風雨晦明所歷非一每恨歆雄俛首于前紀唐跂顙于後未嘗不嘆松柏後凋之艱難矣以爲帝室中興必當盡除僞命以禦魑魅庶幾洗滌神州令義士伸眉吐氣可旦夕俟也及白水應運雲臺勳勲如賈寇馮吳岑李馬竇輩一時貴顯並屬莽臣其全節褒重者

自卓茂而外巖穴相望寥寥鮮聞胷中不平殊甚郎蕭輸敦召茅除諫議大夫彼固以泰山鴻毛輕重失所豈直淮陰鞅鞅羞與噲等爲伍哉當時侯霸亦嘗仕莽者貴爲司徒遣書候問而光答之曰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其不滿之意見于言表帝且聞而咲曰狂奴故態也而說者乃欲光武虛已以聽加諸九卿三公之上乎光武與光少同學師友淵源其爲人節概蓄習知之大抵峻直有餘縝密不足長于行而短于才者觀其偃臥館舍聯榻尙方車駕幸臨而熟視不起且以足加帝腹其倨傲鮮腆如此無非特故

人之歡巍萬乘而驕貧賤耳語曰侏儒觀一節而知其短無慮世難方殷崎嶇戎馬固不辦以羊裘釣竿運籌帷幄即坐臻太平蕭散臺閣而畀以阿衡尙父之任咄咄子陵恐亦未足稱塞也何言之自古以來儒雅氣節之士其幹畧每不能兼故帝王舉大事者往往褒節義與儒學在戡定之後而借籌仗劍不得不用適才出處之際畧而勿論如陳涉之王也魯諸儒多持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卒與涉俱死陳平亦言項王士多廉節好禮其頑鈍無耻者乃歸漢及羽之亡也獨魯後下然亦何救于敗哉使光武不得雲臺諸將先後馳驅而茅謂同學故人可與畧定海內又何以截莽藏耶翦銅馬赤眉平隴蜀而建號中興也余故曰隱君子不可以共功名光武之不能強嚴光以職所以全其高而光之不屈士各有志或以此譏帝之用賢未盡則過矣嗚呼桐江一綸高風千古子陵與光武正屬知已相成詎有憾焉然余謂光可與由同傳其位置得失何如也

韓愈論

予嘗覽唐史韓愈傳並所爲文集知其好學務方若令山陽佐平淮蔡刺潮驅鱷宣諭王庭皆卓卓表樹信一代之名賢也獨惜其信道不篤未爲知言愈生平自比孟軻以大儒自任作原道極闢佛老於憲宗迎佛骨則表諫之顧其說曰佛爲夷教廢人倫又云事佛者求福利而其祚愈促是數者豈足以難佛而爲確然見道者哉夫佛之爲道啟儒者未發之蘊而相助爲理本原要無二致故仲尼稱爲西方聖人與老子猶龍之歎同三教鼎立自可相咲莫逆而徒以

夷教斥之然則舜東夷文王西夷皆非乎郯子亦云必夷焉是外則將晛揶揄蹠而遠由余季札也若薙染故出世法要以依教修行直取見性故曰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如普賢輩不視髮摩詰居士亦有眷屬未嘗爲迦老所訶廢倫捨俗正不必然至事佛求福利最爲下乘經云不住相而行布施菩薩不受福德故達磨對梁武言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實無功德若憲宗迎骨之舉亦此類愈能引此爲規便契正法而槩謂奉佛者短祚過已蓋人之死生禍福原有定業不關奉佛與否即奉佛者其間賢愚各殊因果不一倘斥奉佛者爲非如晉孝武太元之政固爲亂朝漢明永平之治何傷令主耶倘指事佛者不終如梁武披緇者不免臺城而魏主燾毀寺者寧逃宗愛耶楚王英首先崇釋者見譏於衰邦崔浩創議滅僧旨不究招滅族耶然則士大夫能明道者儒佛不嫌和會但於世出世間各行其法如治國平天下自當以孔氏家法爲正而參以佛老者取其清淨慈悲躋民仁壽而已如漢文帝身事河上公而首開西京恭儉之風唐太宗手製聖教序而能致貞觀仁義之治是誠善師老釋有助王化者他若捨身學佛煉藥祈僊

並非二聖人之所契也嗟乎韓子之言豈及此哉況韓子口口闢佛而在南海復與大顛遊援諸人臣無外交誼絕不合又及貶潮上謝表乃勸天子封禪身爲大儒而秦皇漢武之事可以逢其君此出何典記也又讀墨子推其說謂與孔子同道夫孟子闢楊墨比於率獸食人而愈復推而奉之何居且佛骨可諫而封禪則無譏原道以佛老楊墨爲類而讀墨子則傅之孔氏胸中有定識者如是乎然則愈之於佛也本懵於其理而特自任爲儒姑以其名闢之耳以名闢之而不究其實往往首尾橫決吾故惜其信道不篤

未爲知言也悲夫韓子且然況於後之循聲吠影者
又知道爲何物哉然韓子雖闢佛迹其生平忠直廉
愛未失人天正因若晚近邪佞之流立身致主齷齪
無可比而假云學佛悟道如張商英輩談者或許之
吏非予之所知也

許衡論

許衡者元道學君子也力行端愨有功于風化不細
乃後之議者猶以衡仕元爲譏如許浩曰衡以宋儒
仕元見不及童子丘濬亦云爲許子計當隱居明道
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嗚呼二子者奈
何操一成之見而不深維其本末哉按衡本懷之河
內人世爲農父逼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生衡于新
鄭是金產而非宋也即元人約宋滅金許以河南地
歸之其事不果故衡始避亂崛嵝既而轉徙於魯衞
河洛間從柳城姚樞遊又居蘇門與竇默講習身原

未嘗入宋衡固安貧守禮年四十餘不謀仕進及姚
樞竇默廉希憲之倫互相推輓迫而後起其居官履
素非枉己徇人者夫衡雖金產本非宦族元既併金
而有之生于其地當其時安得終身逃避抗西山之
節而必以不仕爲賢歟衡在元與姚樞並稱樞嘗一
爲金庫使然微者耳出而匡時止殺多所全濟君子
猶不欲過求況于衡者復何嫌疑哉或曰元人代宋
與前朝改物鼓殊故有道者宜隱而不出有至痛存
焉然仲尼作春秋吳楚或斥或進而許子文之忠稱
季札爲知禮亦未嘗概從擯絕也則儒者之出處宜

識所折中巳且丘文莊責衡謂不能效劉因之出而亟歸誠然其曰屢召不屈亦未也因嘗赴贊善大夫之徵黽勉就職尋以母疾歸其後復以集賢學士召則引疾固辭然其致書宰相畧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因敢貪高尚之名以負國家恩遇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敎哉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敎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今因病臥中使者至即日拜命欲留俟病痊俱行服療無效乃請使者先往待病退即日行矣書上朝延遂不强致咊因之書指雖屬孫言然事理實是如此且士人去就與女子守身正同使義在斷然不可者而曰姑就之而徐卻之天下豈有已醮而謝歸得稱完女子者余謂宋元之際其委質新朝有忝於人臣之誼者若趙孟頫以宗室而就徵留夢炎以故相而投拜如此類者乃可唾耳若夫生出草茅地介河朔仕進固其分也無譏焉然則衡死而遺命以不能辭官爲累彼乃自悔之也何故蔡衡之所處仕固無害而能終身不出尤高事勢所迫意猶以爲病耳故春秋亂世孔門多宦遊四方者而顏子獨安于簞瓢

陋巷聖人亟歎之況元世[illegible]衡如之何衡雖不敢望顏而仕以行義要非仲尼之所譏也嗚呼不深維其本末而斷以論[illegible]人不得免者豈特一許衡矣乎

張浚論

君子不以成敗論人又曰勝敗兵家之常也況國步多艱人臣以身任事者豈可責其動必萬全哉然孔子行三軍必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記亦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正見出軍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主帥臨事决機不可不愼也藉令昧於審勢暗於知人師心自用而不聽有識之言舉措乖張屢奮屢蹶是以人國徼倖耳成則居其名而敗乃欲逭其罪將何以說歟若宋之張浚志在中興力排和議其忠義有足多者先後受主知海內倚以爲長城之重

顧迹其生平唯平苗劉招淮濟劇盜有功其他每事僨事何也蓋浚之爲人局於識短於才窄於量慷慨有餘匡濟不足此在易之鼎折足覆公餗師或輿尸者是矣豈得援過涉滅頂之占謂雖凶无咎哉夫人臣之義宜量而後入故重任不可輕受大事不可輕舉將相何任出軍何事而浚往往輕率以當之富平之役敵勢方張且堅吳玠諸君皆謂不可乘而浚獨拒衆議以致衂其失一也至視師淮西奏罷劉光世欲任王德爲都統以呂祉叅謀岳飛豫言德與酈瓊不相下呂不習軍旅浚復艴然其後瓊果叛而祉死

之其失二也寂後孝宗有都督荊襄之命銳意恢復浚欲乘敵之未發攻之於是遣邵宏淵李顯忠出師北伐而兩將復不相能使全師潰於符離其失三也嗚呼南宋國勢厄然而專閫如浚又復舉事草草故一跌不振再而仆三則僵矣譬如拙工診疾處劑屢逆至於人殞已手而猶曰心本無他效忠可奬何以瞑逝者而塞輿論不平耶或云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宋於金人有不共之讐戰惡容已且諸葛亮嘗敗於街亭曹彬亦敗於岐溝善用兵者不能無敗奈何於浚求多焉嗟乎主帥僨事者動以乾時藉口

則屢敗屢榮勾踐可無俟於二十年生聚教訓而一舉沼吳也且街亭之敗馬謖違亮節制然亮猶引咎請貶其後斬雙殪郃司馬懿不敢抗制勝何如哉彬雖岐溝失利然其下江南破蜀奏績居多此不得與浚之三戰三敗者比也雖然成敗由人亦有天運故武侯猶云利鈍非所逆睹然亮能集思廣益曹彬亦讓善分謗濟以和衷若浚則始終自用信呂祉之讒與趙鼎相失又以嫌疑殺曲端且妄彈武穆謂積慮在於併兵此豈有休休大臣之度而公爾忘私者乎如浚者志大而不自量時失踈脫正與晉殷浩唐

房追之敗同故雖荐被寵命而幕府所在謗議輒起無以服士大夫之心亦見輕於敵傳稱金人憚之每使者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徒虛語耳時浚有子栻賢善交叅佐朱熹故栻友爲浚撰狀多失實晚年亦悔之宋史第襲熹狀其溢詞不足憑也余故闡而明之亦以令讀史者知所折中焉

明確痛快史書往往有代人文過者何足深信如明朝嚴嵩以門下士多雜有譽詞亦其微也　錢牧齋

張居正論

有明、非無名卿碩輔若江陵張居正之在萬曆初柄政十年功存社稷亦論者之所不得而泯也方穆廟升遐神宗尚幼居正與拱儀與閣馮几共輔嗣君未幾而兩高不終江陵獨相主少國疑四方觀望居正能以一身左提而右挈之使宮府肅然疆閫祗厲元元百姓坐享無事之福者果誰之力哉或曰居正機畧有餘質行不足如附馮保傾高拱至險也陷遼藩軌朝選至橫也奪情而斥吳趙艾穆諸臣至忍也子懋修嗣修璉居巍科清秩家人尤七縱橫長安中至不戢也此數者蓋誠有之然吾所以多居正者蓋論其功非論其行耳行者一人之美惡功者天下之安危治亂也居正雖心術不醇本行稍闕而所所爲代主裁物謀斷克諧綜覈名實請續典故能使主無悖德朝無稗政如進四書經解勸日講而聖學明矣進皇陵碑帝鑑圖及御屏職名而朝綱立矣請引見廉能申明賞罰嚴考成而吏治以飭矣請抑近倖節宮費而國用以裕矣請罷工役減織造停鼓鑄賜田租蠲租賦而民生以阜矣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安堵矣當是時主

上沖齡中外整壹朝發夕聞如臂使指一切規畫幾復祖宗之舊海內宴然民間皆高枕而臥詎不休哉近今持論者喜於暴短猥云質行已虧凡所設施不過礁霸之流耳嗟乎三代以降王佐為誰正使全乎霸功而托孤寄命澤及兆民其他有瑕疵宜君子所畧也春秋五伯之烈以齊桓管仲為魁然桓公淫昏稔惡管仲侈僭亡節是宜儒者之所為辱人賤行也乃仲尼稱之一則曰正而不譎再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非以其尊主庇民所全實大故畧其遺行而不道歟然則論居正者得以附保傾高陷遂及奪情訟

子數節並其功而沒之耶且本朝賢相代不數人若楊文貞庭訓無方黃文簡詆訶同列李文達免喪嗜諫李文正委蛇逆璫繩以清議諒無寬科要之瑜瑕互見耳至于論居正則不然當時薦紳間初懾于元輔之威奔走覗頫恐後既而身肉未寒齮齕交迫能持平恕務保全者僅見于文定潘司寇數公又何首尾賢否之盩也原居正并植有年功名震主撿束左右彈壓百司而又復多欲上人好除異已有赫赫之施乏休休之度故物滿招忌下流所歸今之指摘江陵者傳聞多溢惡亦激極使然也然以十數年師傅之恩顧命之重寵眷未幾旣機猝發遼妃一訴群戶交騰遂至縣半追奪沒產門誅豈盡臣下之故而衆怒難犯哉蓋緣顯皇帝嚴憚所致積有猜嫌廼于驂乘之咸挾其懷僉之恨故不難一朝決裂猶唐太宗之于魏徵死而仆碑斷昏仍是快其殺此田舍翁一言耳乃談者不以為朝議過當而競稱天道好還亦舛矣且顯皇性成闒冗况在童心所以初政清明未聞大過者上制于慈聖之訓而夾持匡救則居正在也已而相權旁貸中涓指䧊出方自謂唯予莫違宜行日甚繇萬曆中葉朝講久虛國本不植礦稅肆虐南

北交訌股肱喉舌壅蔽不仁時郎有蕭州吳縣太倉晉江諸公相繼在位徒有擡擧流涕舌敝耳幸而已藉令天假居正以年而撲席亡改又何至沉痼若此極哉人地相去良未易幾故予以為若居正者才希管樂學佐申韓有霍子孟之輔孤而得其專類姚元之之捄時而兼其諂然議貰議能勛隆社稷猶當百世宥也迨先朝躬際時艱深抱乏人之歎迯維祖業歸美元臣始乃追理宿冤幸蒙恩論要豈當時士大夫所平反耶烏虖士大夫過於求全不能見大如江陵相業而言人人殊始終以儒行格之耳然則烈皇

帝斷自宸聰甚有合于仲尼春秋之指也

駁范縝神滅論

按史稱齊范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及觀沈約難縝一篇頗有析疑猶未曉暢予故重爲此論以相駁正雖未能起九原而質之要令後之君子毋惑於斯云

形者何人之軀體是也神者何人之性靈是也凡人有生必具是性靈而寄於軀體以爲用其死也軀體

雖壞而神不泯故形有去留神無存滅此理昭然非徒釋氏之言也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靈秀所鍾謂之神實與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同體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區區形質之所能囿哉而縝曰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乎此蓋比擬失倫矣利之於刀猶視聽持行之於官骸也故有耳目則能視聽有手足則能持行有刀則有利刀沒而利去猶人之手足耳目壞則視聽持行廢矣若神則存乎性

豈能爲視聽持行主而不於手足耳目憑著也人死
人之赫然死也謂其耳無聽目無視手足無持行而
並疑神亦泯焉可乎故謂刀沒而利亡也可謂形亡
而神滅也不可何者神本於性藏於心雖寄形爲用
而超其上若疑形亡神滅則形闕者神亦宜虧然世
有眇目跛足半身不遂之流神亦遂以偏廢耶又非
徒此也如人形卧得夢其耳目手足未嘗動覺而夢
中見聞了了起居自如是形爲之耶抑神爲之耶夫
人之終始去來大言之生死小言之夢覺夢中有神
在不得謂死後無神也決矣故易於生死曰原始要

終於鬼神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假令生死無去來
何始可原何終可要人死無鬼神則所言游而變者
爲何物歟且觀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生有
來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死有去也鄭子產曰匹
夫匹婦強死能爲厲漢賈誼曰生爲明帝歿爲明神
是死而確乎有鬼神也此數者皆載諸經籍信而有
徵是則佛教未東吾儒原有此理烏得以異端目之
哉況使如縝之說則死者無知鬼神俱屬子虛而先
聖王所爲郊社禘嘗五祀國厲之設幾於誕妄矣故
其時太原王琰譏之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

靈所在而縝乃對曰王子知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
殺身從之此則理窮詞遯者耳孔子稱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洋洋乎如在其上豈必殺身以從乃能事神
奉先歟然則史曰難之終不能屈蓋世儒拘墟左袒
范氏之言非君子篤論也予故置釋典不辨而聊即
經指以折之如此

死生變化儒教言之非西方法也此論寂確不刊
之書　陸麗京

駁駮博奕論

昔吳韋昭作博奕論我友陸子圻從而駁之大指謂奕理幽通多所贊裨自昔英彥相爲美談不足便用酷忌昭之論膠柱非是予門下生讀而疑焉因質於予曰韋陸異同爲是乎非乎予應之曰古之君子持論有二有理勝於辭者有辭勝於理者若陸之駁韋隱居放言蓋辭勝於理者也韋論具在理無重說今就陸指而覆繹之夫博奕之制或云昉自帝堯數通易象載諸傳記繇來已久正如投壺娛客聊資清讌要是游藝之一耳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不足爲覃思

居業也明甚後世溺於所好學同顓門指授角勝彌窮年歲手談坐隱匯事爭高而廢時損志白首亡成豈非流獘使然耶時又以蔡穎身在宮僚性耽末技秋實春華吐茹何屬故太子和號爲亡益昭乃退而論焉引誼林過頗爲典切今顧欲緣飾聖作傅會通人槩斥曩篇目同迂鄙殆千慮之一失矣何則奕誠雅制猶殿藝林書射諸科未堪齊齒藉令道業既優無妨興寄而沾沾意得以爲習比六經名均三立此則操寸木而駕岑樓也且夫樗蒲蹴鞠膠絲弄丸何事不本先古服習入神俱優妙悟然奉爲口實交扇風流即蕩子之先鞭俠邪之嚆矢矣借如所言貴謝諸賢博舉繁稱歎其遙勝予以制筭在方略坐鎭惟度量優劣之數何關於奕且張華推枰丞賛平吳古弼觸樹爰能佐魏又可以此嗤彼與若夫阮氏終局孔兒坐嬉清狂不羈益乖名教終天暴痛泣血崩心而犀比在手事等歌纙以儆至性孰云其可然則躭蓺成癖信難優爲盛德事也其他名流雅士不廢博奕輙云顓美識者重之仲宣以嘿識覆局見長稚川以不知棋道名篤王茂弘以品奕清談爲愈陶士行以呵投博具稱賢古人志尚各有所取要而論諸道

業深通而兼多蓺者上也顓心學行而無他技者次也惟事博戲而暗於本務者則最下也故論語曰爲之猶賢乎已家語曰君子不博折中兩者之間而趨舍損益之故大較可睹已顏黃門訓子有雜蓺篇亦云聖人不用博奕爲教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勌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若乃耽憒廢喪其獘又惡可窮也而今且軒蔡輕韋譸張排抑比於曹公禁釀文舉詆之夫融處漢季憤操顓制故持議過於偏宕示相乖反若陸子亦緣激發而托沈冥之趣鼓荒宴之波然欲連拄中庶子之口而折其角也

良已難矣蓋孔稱無量戴記合歡操之禁釀原非經指文率致書送難未懸蹭詞援昔例今諒難符弈假令帝論遴詘陸議恒信上品叙奕優同四科是國有奕秋直與孟軻抗席而羊玄保賭守宣城當在謝玄暉之上也德蔬士流何先何後予故曰陸之駁帝弈勝於理若謂制奕者可以明道善於奕者可以齊物之二者閎意眇指遊方以外而不可以立訓垂法是故意同任達軼於庸俗萬輩非立言君子所貴也夫柳季懷嫗不以涵帷傳王孫嬴葬不以罪棺斂至人達節禮非爲我是寧易學耶況寓言肆志索解苦希

尤而效之其濫滋甚譬則漆園談道每下愈況謂在瓦礫亦即矢溺倘使天下人舉瓦礫而服膺進矢溺而咀味雖僮兒竈養亦必咲其病且騃矣第執夫道無不在而云博奕可耽貽誤豈有極哉雖然陸子好學深思弱不嗜弄予曩有襍戲若卩相規希通之指未爲素善此篇事存矯枉無意護前要非平生篤論也予故不難更駁而正之以詔後之學者云

東方譎諫終是滑稽一流況以戲爲眞乎圓如運智方若行義常昧鄭侯之對便自道義一貫 吳梅村

原葬論

葬者藏也藏之爲言使人弗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死而隱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斂斂而殯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使狐狸蠅蚋之亡齧也故虆梩而掩上世爲已迫於墍矣然則下坎上土厚衣之以薪埋諸中埜不封不樹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此其效也中古聖人則又因爲之制易棺槨别域兆飾器具樹材木詳定月日加以封識使富貴貧賤各自殫其力本吾親體魄所藏有厚毋薄義取諸大過以此後世乃流於術家者言顓陳形勢

剖判地脈並曆日陰陽其究極尺寸微茫向背殄利而爲人子若孫者亦以幽壤精物關生人禍福殖至親死不葬遷延擇地覬覦多端墳壠離析彼我相軋或爭奪利便數起獄訟又人是所師甲可乙否臨事熒惑謀同築舍噫亦甚矣昔漢武帝嘗聚會占驗則有所爲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中有宮宅地形二十卷事始萌芽不知何祖至晉之郭璞始能精此理術又秘莫可考當世談者傅會影響指天畫地動成虛誑語云山川而能語地師食無所葢言術家之罕得當也且先古聖王制作悉其聰明吉凶之

遊與民同患故自卜筮蠲藥具有成書比於墳典假
令相地卜藏果繫善敗聖作明述豈獨删遺則堪輿
一家正復奇中於道不足深論明矣周官有冢人墓
大夫掌公墓卽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
穆爲左右晉之諸大夫葬者畢於九原是不擇地也
在禮凡喪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以次
降殺是不擇月也春秋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與時也往者
地與月日時皆可無擇而春秋以上公侯卿大夫世
不失祿地師之效罕有聞焉然則近今葬家畫方隅

伺晷度拘忌鬼神科指細碎事應忽荒徒此紛紛究
何爲者哉如曰某地吉法當貴顯某地凶法當殀絶
某方利宜於嫡長某方害宜於支庶某時雖良當先
通後塞某時雖不良當先落後榮抵掌而談若操左
券合右契然此毋慮有驗有不驗卽親死之謂何而
因之以爲利也藉孝子慈孫不忘先人體魄所藏必
求安土而君之揆之於道未爲無幾是故擇地營兆
卜日而行事謹避烈風淫雨不克襄役遠巖險滿澤
衢路恐其崩落停汚蹂踐爲異日患也禮由義起於
是爲盡耳而牵於術家之説妄冀非分遂至坐失事
會祖父遺骸踰時野次夫禍福在天庶與繇人而假
先亡抔土以希不可知之利澤轉相濡滯暴露不收
是迺罪之大者矣嗚呼豈不痛哉柴生曰余宗自宋
南渡以來墓道凡數處其若南山者先世皆用族葬
至贈中書公始葬孤山而先觀察祔焉已而先伯光
祿武選兩公暨學博先府君後先捐館重於卜地窀
穸未圖蓋積有年矣歲壬午余迺創議從臾羣從閒
遂舁先柩各以昭穆祔葬一時鳩工於是光祿公葬
孤山之左武選學博公葬南山之左之右大事旣訖
舉宗亡宅兆者余遭亡婦變念其遺言欲就南山祖

塋下隙地購而埋之或有以堪輿之説進者余謂彼
婦人知入土爲安耳且須之何時壤土惡不猶愈暴
露乎且顧當世君子力追古道矯持末俗上行下化
俾葬其親者務所自盡地上地下唯封樹是謹卽長
逝者體魄有所卽寧而毋聽術家所炫多此紛紛也
故曰葬也者藏也作原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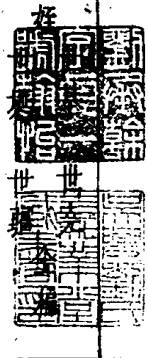
縱囚論

唐太宗貞觀五年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還家約其自歸就死毋後期明年秋並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帝因而赦之凡三百九十人歐陽修論之曰此太宗逆情以干譽也其縱之固意其必來以冀免其縱而復來亦意其自歸而獲免也豈眞有所謂恩德與信義交相感化使衆小人變而爲君子耶予則以爲歐論雖正而未悉人情何言之蓋天下之死囚無非盜賊剽殺兇橫亡賴之輩然而良心所發不盡澌滅一旦遇非常之主被以異數則感恩服義甘心就死而不忍負者激極使然也隋文帝時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榮陽乃悉脫械遣之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當此時伽不過一主送吏耳參等豈敢意其至而獲免歟直是施之以恩德報之以信義不謂罪囚必無人心也文帝聞而驚異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其事與太宗等相提而論則修之以縱者意其冀免而必來來者意其自歸而幸免亦過於深文矣若然則諸囚遇赦之後果皆變小人而爲君子乎其間悔

罪遷善者固有而欲盡革其兇橫亡賴之行以保無再犯恐未必然也感激者出於一時而沉溺者由其宿習也且以盜賊剽殺惡極罪深爲譬家怨鬼所痛嫉日冀與衆共棄以昭國典快民心而可以徼倖不死何以解之哉故修又言曰太宗此舉可偶一爲之而難爲常法嗚呼此則折中之道也

續樂志論

歲在己酉余抱痾連月自分短期已念聞道未遑徇子尚稱世出世法皆難可便死也因效仲長統續作樂志論一篇雖日有待爲頫聊解拘愁用豁疢疕云爾

使天假之年沉痾頓起微願暢遂暮景優游於是卜築一區園圃粗具前蒔花藥旁植蔬果堂軒爽塏房闥幽閒曲廊小閣棲止得所且器皿苟完庖廚不惡資生非乏歲事有備僮婢頗解服勞兒女堪可長育徜坐小集則殽核惟旅觴言出游則舟輿用命不傷生給欲無喜事希姸餮凈肉酌清泉翫法書披陳編屏雜伎絕長筵下榻必素心之友入林耻白眼之覩煩則廣步倦則安眠都忘寵辱任閱寒暄族黨徵緫功之戚男婦有伏臘之歡遠勃谿之俗息呻吟之聲往還以禮施與稱情逌然自適泊如寡營攬孔老之契提儒釋之衡家人亦能味道穉子漸以通經趨庭課業布席行文揖讓合度馳騖鮮聞門祚不必暴興貧窶幸而有托庬期何嗟任運所獲靜攝可以頤生返觀足以遣著然後乘化歸盡逍遙大覺如此吾則庶幾俟[illegible]貞而享遐齡矣豈羨夫擬[illegible]而之尊遊蓬

島之樂哉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三

議 辯 解

服議

先王喪服之制所以哀死也蓋稱情而立之節文也其間或進或退或少或多有以恩制者有以義制者非無爲而爲也如父母之三年也明報也恩也君之如父也示有尊也爲人後之如父也受重也繼母之如母也以配父如巳母同也慈母之如母也貴父之命也義也或曰繼母如母巳重巳夫慈母尚如母況繼者乎或曰祖母斷以期繼母亦如斷以期禮有上

殺有旁殺祖母之斷以期上殺也世母叔母之斷以期旁殺也若繼母配父厭體惟均殺之爲大悖孝子不敢昧也且服有從重而之輕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女子子巳適人者爲其父母皆服期是也此不貳斬也有從輕而重者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當室者爲大父母高曾大父母及繼母慈母如母俱服三年是也或重祖敬宗或尊父也此皆無易之道也有宜有而之無者師友之誼同如君父昆弟而心喪無服厚薄不可爲準也有宜無而之有者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或曰同㸑緦是也此變之正也亦可以意

為秪昻者也禮時為大倫次之宜次之又曰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宜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考諸喪服傳與服問禮記比附今之典制因革升降亦互有得失為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其恩一也古者父在為母服期庶子為其母服大功為父後者服緦雖曰厭於所尊而義掩恩則太過矣今皆得服三年信孝子之情是也妻者齊也妾者接也古者士妾有子而為之緦今遽削之巳薄也且妾為君三年而不獲一日反服是耶非耶為兄之妻曰嫂從服可也古者娣姒服報俱五月迺獨嫂叔無服

謂推而遠之乎子思哭嫂為位則制服良宜今之小功是也婦宜從夫古者舅姑服期而今皆三年是也母黨次於父古者母之父弟緦而今小功是也尊卑隆殺宜有差古者父母於長子三年而今服期是也殤雖不成人哀戚之情有殺無絕也古者三殤遞降而今槩省之過巳故報服可减也殤服不可省也何則制服之道雖本先王大抵以恩者期於恩不掩義以義者期於義不掩恩則通變隨時而倫宜亦如是在矣傳稱非天子不議禮然而道之所在則匹夫立說以明之俟夫後之在位者斟酌而損益庶幾乎其義則是也竊取焉耳作服議

服制增減重輕議

先王制服各有重輕而又時爲增減於彼於此各酌其宜故一定者載諸律令無得而議唯身處其變制可兩屬者則唯知禮君子善爲衡量以行之而聚訟之談自息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猶制同堂姊服或以當減從姊之服月數行婦母之服有難者曰取姑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答云年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豈以緦麻爲輕也禮有以輕爲重者正此類余謂此說似是而非者也夫律禁尊卑親屬爲婚若

取已之堂甥女爲婦是正鄭攸所深病者士大夫誰敢奸之可置勿論然中表兄弟婚姻之禁明初詔已寬世族不乏此等若欲減姑服而行婦母服則是改大功而從緦由重入輕何舛哉且所引改葬服緦之事是孝子之禮故不得以朞澗之且服[illegible]畢葬之後仍可終朞服彼改大功而服緦則[illegible]月事不相比又以輕爲重之說於[illegible]父黨婦母是妻黨人必先父母黨而後妻[illegible]在妻而輕在父母者奈何損父黨之功而從妻黨之緦假稱以輕爲重耶然則娶姑女而姑亡仍當服大功取舅女而舅亡仍當服小功其舅妻亦無服爲婦母則爲之緦情重所親禮從其厚斯爲變而得中耳若曰已取爲婦則從妻黨論是表兄弟竟當絕服也於情安乎雖服之增減因時制宜有自無之有者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相爲緦是也有從有之無者服嫡母若繼母之黨母亡則已之是也若姑舅爲父母之親以其女爲已婦而服從妻黨是由厚而之薄由重而之輕豈爲得變之正哉知禮君子幸毋惑於聚訟之言而失其衡量也

改葬服議

門人有改葬其遠祖者問於余曰改葬而服緦禮歟余謂改葬服緦孝子爲其父母也孫以下則否况遠祖耶葢葬凶禮也古人葬有程限無服內不葬其親者有故而不克葬亦不䄡服故於既葬䄡服之後脫有所改則孝子當服緦以致哀焉自祖以上至曾高則正服遞殺及齊三月况其遠者服且盡矣奈何改葬而反爲之緦歟按禮曰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皆爲袒免親遇喪葬則服素服尺布纏頭然則裔孫於遠祖卽正喪葬不過袒免而止若改葬

又加殺矣昔韓子引子思之言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其最著者及考會典改葬條曰孝子及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之下素服周親者朞親也謂孫若姪輩也何以知周親爲朞其別條議繼子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功緦是也朞親而下止素服遠者可知是故改葬雖遠祖不可以吉服行事若服緦等於孝子則過已門人曰敬聞命於是以素服遷葬焉

妾爲妻議

傳曰無以妾爲妻此爲古今達禮自天子至於士庶無得而干焉故又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則天子視此矣或曰妾之不可爲妻當是嫡夫人在耳如嫡死而以妾繼之宜若無嫌其說援魯惠公以聲子爲繼室實元妃之媵而後世天子立后多自妃嬪中膺册不必別娶也然則大夫而下妻亡而繼室以妾於禮可通焉古者天子再立后於記無考若春秋譏歸賵於仲子尚不許以嗣嫡况聲子耶惠后叔帶之事諸侯咸病之自漢以後乃有皇后廢卽於妃嬪中

拔起正位長秋者要是變禮其間如和熹鄧后差爾德選若趙飛燕武曌之倫色升寵奪豈足訓也然在古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十二女所從媵者皆卽后夫人姪娣始在嬪御之列超處中宮未爲大舛士大夫惡容藉口而亦將此類從事哉葢娶妻納妾始事[illegible]娶妻則論年德擇門族六禮必備妾則其人微其[illegible]畧故曰奔則爲妾又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姓[illegible]知奔亦無皆但可侍巾櫛而充後房此不得以[illegible][illegible]構共牢之禮者也無出弟稱群小有子則曰[illegible]办一[illegible]終身以之借云士不名長妾[illegible]

妾總亦僅禮優於庶耳惡容踵嫡妻之後而偃然奉
爲繼室歟倘輒行之流弊非一何者碧玉小家不堪
汝南之匹猶可言焉甚至鮮卑姑婢人種借資遽稱
伉儷未免辱身其弊一也人家妾侍每屬妻媵嫡子
使同小主一旦失恃而即令以母事之如韓姞之[illegible]
遂天諸娣無論亡婦銜恨亦且藐孤反辱其弊二也
況嫡庶分定則長少無奸故有嫡立貴無嫡立長[illegible]
庶可代嫡則當室之兒亦無成命如神宗喪后時[illegible]
妃殞而貴妃存假使貴妃繼立則光宗且當避位[illegible]
國本不可搖輕家重豈容互換其弊三也又以妾爲[illegible]

必其有子然徵蘭時在少者退爲房老本屬先進或
如唐姬故程之侍兒於焉驟貴即是新閒猶小加大
其弊四也正室固體分素齊續姻亦門楣相若使出
身姬侍躐處比肩則族非鍾郝娣姒齮齕類殊王謝
叔妹揶揄又何以見三黨而齒序服群婢以宜家乎
其弊五也或又謂母以子貴可用[illegible]母於繼室[illegible]
之何說蓋許加封者仰人子罔極之[illegible]繼室者與
夫婦敵體之義故魯僖以夫人尊母立廟春秋猶曰
成風漢文尊母薄爲太后乃自稱猶曰高皇帝側室
子也故知妾母可以臨子不可以亢夫家國一例耳

又謂禮稱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故妻亡者當再娶事
不近情何如以妾爲繼之差愈歟不知有妾自可攝
行主婦之事宗子再娶時制不必然若中年喪偶繼
室自可已之如唐太宗文德皇后逝後椒寢竟虛明
高帝喪孝慈皇后六宮事亦以次妃攝領之天子且
然況其下者按會典諸王妃故無子者許請選繼若
有子止推一妾爲內助至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而
嫡妃不存者准封繼妃可知及身無妾繼之例而有
子者亦不必選繼也又凡品官得封其妻者不是以
禮娶到正室則不許濫給嗚呼嫡存而賦黃裏者固

姘即踵嫡而鳩居鵲巢不已傎耶士大夫寧寢續娶
可耳斷無以妾爲妻身自賣禮而干典者也

繼室妾之通稱正夫人死而姪娣當室皆名繼室
然實非夫人與令人稱繼室爲繼妻者不同觀春
秋首篇繼室聲子生隱公而聲子仍是妾隱仍是
庶子可驗也則繼室之稱自是無礙但不當作正
妻耳　毛西河

同姓爲婚議

同姓爲婚禮法之所禁記曰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禮也律曰同姓爲婚者杖六十離異此法也是故知禮守法君子自當恪遵此禁無得而議矣乃自世俗流弊或有懵焉未辨者欲一槩齊之以法而輙斷離異亦未爲平允何則原先王制禮國家定律之意所以禁婚同姓者原爲水木同源男女無別恐不肖者漸致狂濫且有親屬聚麀之惡耳故嚴爲之防雖嫌必避焉若民間有犯此者當審其果出同宗雖絶服之外世系不昧自當判離倘宗支無考但

是姓同則遠嫌之道雖疎此離之情太苦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姑示薄懲仍聽完聚可耳古有姓同而異出者有姓異而宗同者如漢唐賜姓劉李不一其人則姓同異出之類也如郜雍毛聃爲文昭邘晉應韓爲武穆則姓異宗同之類也使君子循名責實則姓同而異出者之爲婚不猶愈於姓異而宗同者之爲婚耶今於異姓而宗同者爲婚未嘗禁乃獨於姓同而非宗者必欲離之太甚矣或云同姓爲婚不可以告廟系譜賢者惡其名耳夫名之惡固已脫不幸而事屬先人處勢之變亦必衡其重輕以爲離合若倘以疑宗輙謀去婦以附補過之誼引小嫌而廢大倫其謂之何且律家禁親屬爲婚無論同異姓亦有等差故同姓爲婚者杖六十取己之姑舅兩姨兄弟者杖八十又嘉靖中奏准宗室如有同姓爲婚不准受封亦無離異之文推此言之正以表兄弟異姓而親有服其罪重而所謂同姓亦應是姓同而出異者故其罪輕衡量於此可以斷獄今中表爲婚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判離異洪武中大學士朱升請弛中表婚姻之禁詔許之故存其條於律而弛其禁於今世俗通婚有自耳夫杖八十者禁可弛而杖六十者豈罪

無可或原歟故余以爲果同宗者判離但姓嫌者姑聽其完聚也若夫守禮君子不幸處變則宜令之別族以便告廟系譜如此得毋類於吳孟子耶夫吳孟子者謂其同宗而諱姓以遂過也余之所言蓋爲非宗者別族以遠嫌名同實殊何可相比哉君子之斷獄貴近人情而處變事則審乎亡於禮者之禮其在是也夫

女五不取婦七出三不去議

世有其言出於聖籍在昔儒者守之相爲口實而求之於義有乖卒非通人之所許也如女有五不取婦有七出三不去誠孔子之說乎傳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說出於孔子宜若無懷者其間往往格而難通何也夫五不取一曰逆家子二曰亂家子三曰世有刑人四曰世有惡疾此皆宜見擇者也其五曰喪父長子女子不幸而早喪父可哀也於義無惡焉奈何目爲妖祥勢從永錮至今不得比於人也或曰長子者喪父後長育者也夫子有遺腹男女焉殊無父失怙

未必盡不肖也藉令坐是見擯則仲尼而有女兄弟竟亡所歸耶古有賢者第五倫三娶孤女是道何道歟或更以長子者喪父而復無兄則無所受命說猶曲矣至出婦之條曰不順父母曰淫曰妬曰竊盜四者於義爲允若夫多言也無子也惡疾也以斯見屏疑未盡然何者長舌厲階古有明誡是必多言而無禮之甚者若口語小疵未關大體蹊田奪牛抑又甚焉即李克逐婦以私財分異之請教誠亡關事起倉猝君子猶以爲市也無子絕世借曰可虞置貳廣嗣何妨於嫡仳傏中道誰能忍之且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爲之賦碩人未聞以爲可出也至惡疾之染難與共粢然亦事有天命當相爲治療詎容去帷況一與之齊夫死不嫁豈婦人有從壹之坊而夫子昧急病之誼邪蓋古者男女重輕習成軒輕家有出妻不爲駭俗然揆諸締好繼體並屬五倫使去非其罪同於土芥夫婦之道太苦矣故孔門三出妻世所指稱要有大不得已焉而談者不察遂與蒸藜叱狗之科倭口同道此殆與於薄之尤者也若夫三不去之說誠近於厚然一曰有取無歸二曰與更三年喪三曰先貧賤後富貴其間亦有不可概者婦本起微賤更患

難若勢無復之自當脫畧細故保全始終倘若窮凶敗檢莫能蓋覆而昭然鶉奔在室破鏡連牀詎得以糟糠之匹公相解免哉故以爲可去者未必其皆可以爲不去者未必其終不可也正在衡於是非輕重之間耳嗟乎男女配偶所關匪細愼簡其宜知者不昧若以孤女無良頗乖事實夫晉武之選婦而得短青其賈父無恙王藍田之求婦而頑嚚過於阿智正墮乃公術中耳至於旣以義合自無輕離妻固重之惟妾亦爾苟處道難復安[illegible]微使之可嫁古之君子朐有折中如馮敬通之妻以老而見逐以悍忌所迫

也識者差恨其帨王處仲之開後閤驅諸妾御任其所之誕而不可訓矣推類以觀然則所謂不取及去諸條果出於聖人否耶此文不見禮經意者秦漢諸儒仍習所聞而傅會孔氏者也謹議

孝子喪父有繼母訃不稱哀議

近世孝子訃狀喪父稱孤子喪母稱哀子父母並喪則稱孤哀子其說本於宋司馬光載諸儒家禮朱熹亦是之比有喪父而繼母在者其訃狀疑所署或欲並稱孤哀或欲去哀稱孤未能決余曰有後母在宜避不稱哀否則無以處其後母將繼親也而父妾歟哉禮取別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按禮居喪祭祀曰孝子其訃告曰哀子其哀哀父母孝子之情也第稱哀何嫌余謂禮時爲大宜次之因時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之稱肪於宋儒循行已久何容獨異猶之稽首

頓首俱分吉凶君子未嘗或僑焉故稱孤則人知喪父稱哀則人知喪母父歿而有後母者並書哀則嫌於無後母義不敢出也若謂從禮書哀不必狥俗已類生今反古之道又連文書孤更屬駢枝矣或又曰喪母稱哀於俗爲允今已母實亡而去哀存孤不幾於忘母乎余謂喪母哀訃其事在前今若父喪以歷於後母而不敢書哀直避其名耳喪其母而盡哀者實也歷於後母而不敢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請數月之喪者亦有壓而祭豈忍恝耶考律之制服凡喪繼母舅如其舅服功繼母死則已

之服舅之有無尚以後母存亡爲別則後母在而避不稱哀禮由義起詎爲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齒錄父殁而有後母在堂必書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則書永感則嫌於無後母書慈侍不疑於忘己母也比事以觀亦可曉然已且執或之說如喪父有二子一爲前母出一爲後母出前子以己母先亡而欲書孤哀後子以己母尚在而欲但書孤則二子者將同訃異狀耶君子行禮每稱情立文而未始壹於直遂彼事後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惡敢以父殁而遽還之故喪吾母也哀喪後母也亦哀惟其喪也亦當哀

則其存也必不敢預哀倘以哀屬吾母不爲後母訃有如執言以問嫌隙所開其罪等於不孝也持論者善處人骨肉之間宜何從歟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家經年始殯者假令母殯未舉而父已續娶於殯引之時孝子通俗亦緣繼母去哀否乎余謂喪母書哀自屬定禮繼親後來惡得避之且前此訃告以父爲政率男稱哀專爲其母此則無可引嫌者也夫禮者稱情立文恒緣義起喪父有後母而並書哀失之愨喪其母因後母來而遂削哀失之慈愨非禮慈亦非禮也與語有之議禮如聚訟吾安得通人而與之折中也哉

養子歸宗議

禮異姓不相爲後盖神不歆非族以他氏之子承祧與斬其祀等故春秋書莒人滅鄫是也律有立嫡子違法一條中云凡無子而乞異姓入子爲後及以己子與人爲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是則養子爲後有亂宗之嫌君子設遇此等斷當勅歸所生以復其姓必矣然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其間事勢亦有經變難以畫一論也故律又曰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但不得便立爲後盖以此人幼稺未識所生無復姓之道而養父仍當自立其宗差獲並全耳然其

意本爲勛貴之家冐姓襲爵而設也若事殊冐廕情均式穀亦既許從其姓雖不承祧已同親爾假令所養之家旁支悉斬無可援繼便以養子爲嗣生事死送不猶愈乎故律文於婚姻條有乞養男女之說是又明爲單傳絕嗣者善通其窮矣况子於父母恩爾罔極生之育之亦各載半古人有四孤之說若棄而不收立同溝瘠賴有公嫗爲之存活卽非遺體事儔所天此不得以育之之恩輕於所生也明矣故趙武報程嬰存孤服喪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董仲舒斷甲乙之獄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

於義已絕矣可知有子不能育而乞人爲子者有毛裏之屬而鮮顧腹之恩則沒身不得竝其謂他人父也昔葉夢得在許昌歲祲民饑患遺棄小兒之人收養乃爲書籍給之令依養父母斷所生不得復認蓋父子本天屬亦有義合勝天者固事之變矣若在有知以往難昧所生者奈何王修以爲報生以死報腸以力古之道也然養育本生恩義並重其間又當因時制宜焉庾蔚之曰使所養之父有後可立當爲置後而還本宗喪之如同居繼父服齊衰同若所養無後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俟已

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先則立室以祀之是也此論近情通俗然在今則依律歸宗更無敢異者要之善處始終不負長育豈容一朝決去以爲是哉昔范仲淹少孤隨母改適朱氏遂冒其姓長仕於朝奏復本姓爲范念繼父之恩特同已官爵以贈之其子姓亦加存卹亞於同産庶幾兩得之矣後之君子身遇此事自當以木本水源爲重而鞠育恩勤亦不得輕則復姓置後制服崇報皆衡其緩急處之曲全斯爲變而不失其中者乎若夫爲人父母者既以螟蛉爲辭當無遽兒之懷乃貪難則推以與人成立即奪之

歸已使爲子者進退維谷首尾衝決吾不能爲若人解也故始類于胥寄子之言終有驃騎拜父之事猶宜歸功所養一辭再三讓庶幾哉合於禮矣夫

治河議

談治河於今日此不可與昔之治河同類而道也昔之治河徒為河計耳今則兼資河以通漕慮河兼慮漕故今之持議較昔為棘難已夫古今議治河者不一自神禹而後無出於漢賈讓之三策者其上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氾濫期月自定中策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以分殺水怒其下則繕完故隄增卑培薄而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是也然國家定都燕京仰東南轉漕以實西北沿江泝淮入

河進董口入閘所謂會通一綫皆不能無資於河者乃比歲以來連被水患自金龍口之決所在多苦昏墊且衝突張秋水波甚惡南北漕道幾梗天子愁然憂之屢遣大僚董治之歲費少府金錢亡筭終未得要領說者以為金龍決口去遮害亭不遠不如倣賈讓所云放而使北入海可以永免河患此無慮中間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計百姓怨恨未易輕談即幸而放焉河瀉於北必涸於南將由淮入河二百四十里間有淺阻斷流者顧安所逼漕乎然則治河之上策其不可行於今日也明甚上策不可行不得已

而出於中下則疏濬與隄塞並行庶幾得之矣先是元臣歐陽玄河防記有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為今之計欲資河以通漕決口不可不塞然其所以衝突而氾濫者固由河身淤高潰於低下相迫使然不有以疏之使殺其勢濬之使緩其流彼怒者方張逆而遏之猶委肉當餓虎之蹊必不振矣雖盡下淇園竹箭豈足以塞瓠子而宣房耶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與其集盈庭之議操築舍之謀言人人殊迄無定

畫曷不取古成事而一討之也方有明弘治七年河決金龍潰張秋隄奪汶水入海益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洼於張秋當是時論者洶洶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勿是也乃命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入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釃

爲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治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滉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单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滑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今雖相去百六七十年所其勒石具在可考而知也夫前人成畫如此今日事勢又大抵相符何不斟酌決計一做而行之則河流有所分以殺其怒河身有所容以緩其流然後潰裂之勢小減衝突之力漸微於是合力修築隄而塞之雖未能永久不敝猶可以保數十年之安奈何不先疏濬而徒事壅塞則在我如過啼在彼如潰劇旋築旋決徒以數十萬金錢委之洪濤巨壑耳豈有濟哉豈有濟哉雖然天下事立議甚易任事實難雖有善始必有後繼即如支河開導所費不貲然黃流澎湃一石水五斗泥歲月之間仍慮淤淺苟非時加挑濬壅而不通乃以歸獄於始事之人故談者往往逆慮及此遂有束手而不敢謀者矣

又況出納緩急彼此異同局外拘牽皆足僨事今誠得通知治體者殫憤共圖　朝廷又一切寬假便宜將見　授策海若效靈更何憂水患不可以已也愚請載筆而勸河平之志

修海塘議

愚聞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所在也而在浙言浙又於今日之事則海塘為切塘之遠者勿論若圮而重修則唐之開元宋之淳熙元之泰定致和其事徵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變凡六永樂辛巳成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子萬曆乙亥崇禎己巳或溢或決屢費修築可得而紀者乙亥之役為詳焉顧塘在沿海唯鹽官頻之而議者以塘大決裂卽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歟按志稱海寧於吳為壓於

越為首地形最高故境內麻涇洛塘長水塘諸水皆從北流一從東北由浙鄉趨滬瀆江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港入江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並則海寧之地高於他郡邑甚明故海寧之塘一決不止水汪彼諸處如建瓴然將蘇松猶恐被殃而嘉湖屬邑其剝膚之災矣然則障海昌者卽所以保列郡塘之關於東南利害豈不鉅哉邇者仲秋之朔颶風陡作連數晝夜海波由是怒生堤塘橫決沿海土田廬舍沒為巨浸人民失業誠斯土之一阸會也　執事惻然念之亟圖修繕以寧邦宇而因詢及

芻蕘集思廣益愚本杜門寡聞且未嘗親履其地不能指畫形便聊摭往牒撫近事粗陳末議以資博採之萬一可乎一曰集貲方今公帑不敷民力更竭故工役估費不可浮縮太過過於浮則為胥吏冒破過於縮則其事難辦苟且完工未幾輒壞必有任其咎者至酌定所須若干奏支官銀外不無量派民間宜倣舊例協濟勸輸蘇松隔屬姑置之嘉湖諸邑於此塘利害相關自當檄令捐貲助役大率海寧任十之七諸邑共任十之三可耳二曰聚材益修築之用木石為先泥土可隨地而給木石必預購轉運不能猝

備也如處海濤湍激必須盪浪木樁以砥之其樁宜松不宜杉惟松入水經久也故事采石一塊長五尺二寸高闊各一尺八寸者其工價水腳應照時估給發使匠役樂趨石采於近山木購於上江他物料俱應時取齊則興工無乏矣三曰任人此一大役雖執事躬督其上猶藉廉幹有司相與協理並就佐貳胥吏及邑之耆老解事者選擇委之俱以禮敦遣俾畀廩糈其夫匠使什伍相司按籍有考計工給值勿容侵尅總理者約塘若干里每人各認丈尺以難易為多寡查照字號給銀董役刻期齊作以其勤怠堅

眾分別賞罰庶事有責成無築室道旁之弊也四曰爲功功有難易不等如水勢方橫決口難塞委以草土辟諸精衛塡東海直無何有耳舊用漢楗組法不就乃斷木爲大櫃編竹爲長絡中實以石引而下之汎濫自定築塘之法外當先植木樁其疊石下則瓦縱六橫上則一縱二橫石齒鈎連若組貫然即百計撼之不摇也又恐潮之直薄堤岸則爲斜階以順其流而於內復堅築土塘以爲護如此則海波雖壯且惡有汎濫而無衝決比於金城之固矣雖然此特遥度言之耳若土著耆舊當有灼知事勢詳悉便利者

執事能下車咨訪得其說擇而行之如宋尚書禮采老人之畫徐武功有貞依道者之規是役也可以萬全豈不一勞永逸爲吾浙世世賴哉謹議

督府成喪議

督府以公事卒於道其子奔喪還當事者請舉殯宮仍入署開喪受弔王者不敢當再三辭讓諸公固以請禮也或曰在禮凶器不入公門喪事有進而無退督府堂皇生則爲主人今將虛位以俟來者儼然載殯而歸毋乃以凶入而宜進更退也歟不知有進無退是喪家之常非以處變而生有爵明之治死奉兩楹之奠豈可以他凶器格哉或又曰輿喪入城自昔有忌故洪武中常將軍遇春殁於師喪車至龍江上親出弔之未聞其還第治喪也曰此京城有天子在

烏敢擅入哉若成祖崩於榆木川迎喪還京奉安梓宮如常儀何忌之有或以至尊之制非人臣所擬然考之春秋魯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曰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然則公喪歸殯雖季氏不敢尼之魯昭諸侯也諸侯得主其國中故事死如生今之督府比於諸侯何閒焉又古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得以尸入故陳之公孫貞子使於吳而道卒其介芋尹蓋奉尸將事吳竟無辭以拒也奈何躬爲督府又以公出道喪而不獲還殯於堂皇將避細嫌而委諸草莽此豈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乎余故以

爲諸公之請爲得禮王者亦可勿固讓焉由此推之凡有官君子之蒞玆土者生有常尊於其卒皆可引例從事矣有所避忌者則否

漢守相令長辨

漢有守相令長之設沿革互異守卽今之知府令長卽今之知縣是也人皆知之惟相則屬諸侯王國有三等之差談者每以守相連舉未之深考耳按前書百官表云景帝中改諸侯王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是時又定制令長相墨綬哀帝復黃綬後書百官志曰郡置太守王國之相亦如之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千石其次長六百若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由斯以言在景帝以後凡言某相者卽諸侯王丞相之職也成帝以

後凡言某國相者卽內史之職其秩次與郡守埒是也凡言某侯相者卽令長之職所言令長相墨綬已復黃綬者是也是故董仲舒嘗爲江都王相又移膠西王相不與治民之事時治民者內史非相責矣此不得齒於艮二千石之列者也若史弼爲平原相孔融爲北海相屬於部刺史此郡守嘗耳若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其後祐孫馮復爲[illegible]陽侯相又屬於列郡此令長秩耳蓋王國相比于郡守侯相比于邑令長此崇卑之攷也嗚呼一[illegible]而綜核名實其區別如是學者[illegible]文可以由辨從事乎哉

可備[illegible]附末

語無古今雅俗辨

文章家凡有二體立言紀事而已大要法古舍近避俗趨雅草創潤色次第成功斯以爲謀篇之的也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史遷曰其事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豈非詞要取坊戒乎流濫哉故訓詁詳爾雅詞令始曲禮於時物事類錫以嘉名藉爲緣飾如春爲青陽夏爲朱明此藉爲緣飾也牟曰柔毛豕曰剛鬣此錫之嘉名也又若尚書誓誥語多憂曲春秋筆削文尙婉徵推此以談曷嘗徑情直指但期通曉耶或曰謀文之要全乎制筆筆力遒高語言奚擇故

紀傳述今何在做古書志考俗不必規雅良史之才曲摹猥細爛然可觀小儒拘滯方幅先典酷不入情也夫剪桐嬉戲便爲故實蕩舟狎褻亦貽昭鑒不有一錢語見腐史賣菜求益句徵班漢篇體務妍辭章諸會即何古今雅俗疆畛滋棼歟昔之君子爾雅必遵而方言亦采典故欲譎而風俗有通蓋達人無所不可斯近之矣然要是一端未堪槩論文筆雅健義存兼舉翦截必嚴風體不弱雖有良材豈能累言俚下輙成任傳耶故巷語童謠時可采而必擇國風里俗志欲備而有倫而此傳紀偶述口語正緣首尾[illegible]

淨微示通脫祇覺經奇不爲篇累耳若恃以自放猥褻亡檢通體娵隅幾同蠻鄉連章伊亞便類優場此大不可也故王丞相吳語見譏江左公羊傳經其失也俗苟作者自命安得任情頹宕厭棄古學哉或又曰古今無恒觀雅俗無定質百年之後今亦成古千里而遥俗或類雅親見子雲則其書不貴鄭致莉譽則其名頓珍徒取自繩何殊耳食且如物號蹲鴟直呼爲愈里名勝母宿稱不經每事師古動見迂濶卑爾大方正不其然抑思聖惡妄作傳稱善志古不必盡雅而雅者多今不必盡俗而俗者衆風會使然文

體代異汚隆升降實有等差變本者增厲而沿流者益卑並摭互較優劣可知夫虎頭猿臂何如狗腳猪腸許負衛夫何如蕭娘呂姥未央長樂何如結綺臨春至上君侯何如明臺節下措語猥近健筆難施故魏武唯有杜康殊慙傖父石勒老拳毒手要非雅訓況乃率意恒談動誇指事號云罔擇予未前聞或又曰論述期於法古志傳要在從時雅不必沿俗正難避故龍師鳥官非當代之制韶舞商歌非本朝之尚禹貢鮮合於輿圖世本寧諧於氏族牽附舊文希稱雅構必將表帝曰天王題年曰載生呼門下以爾[illegible]

月諸道以牧伯不大可笑耶不知文有鋪賓亦有綠
盧實如人面好醜莫移亟若服裳潔汚須擇故仁和
錢塘不以易泉亭鹽官通判同知不以更都尉別駕
先生後死視其年趙甲李乙隨其號國史家乘蔚有
成規邪得矜私便其寬易至如事詞詳略聞見異同
論文飾次不妨刪潤滌除陋蕪乃臻高妙陳言務去
戛戛良難古今雅俗惡乎無辨乎或又藉之口紀録
固嫌失實吟諷亦多直舉橋名第五更作美談答是
汪倫已同蔡喆金龜換酒等於鷄鶩喪玉書落竹不
臧漁陽鼓彼皆近諧俗習何嘗聵稽前典然今而似

古無乖臭味俗而戾雅實汚齒牙諸公懸解誠超濫
觴宜慎作法於涼歸獄所自是可悼久耳甚命古而
拘失之泥由今而濫入於惡矣故年不滿百質而可
稱七十古稀通而若率化爲蝴蝶幻且墳思啼索樹
鶯確乃取悄十載馮唐悲離近貞一個爾倚唐突可
厭龍蟬實蓋設色非常大抵殘粘寫景涉諧彈箏擊
筑囊說無嫌打鼓鳴鑼效顰滋醜人家播柚易園成
嗤馬首殘蔓增兀逾險是皆高視藐古語不避俗反
觀內照能無汗顏高賢或爲偶蹈俗士喜於效尤柰
何更爲之說以倡之哉詩賦之家首重清新之身之
體尤標簡潔簡必期於弊新亦本乎清後有作者古
今雅俗惡乎無辨也君子攷鏡於是學必崇古制不
違今詠物多風書事有體裁章摘句折衷大雅庶幾
斌斌質文有行遠之聲而罕難言之誚矣

秉經酌雅允爲千古修詞之準則 陳卧子

傳志體辨

傳志之體何辨乎如左氏公穀三傳此傳經者也如司馬遷史記列傳七十此傳人者也如班固漢書十志此志事者也如任昉劉先生夫人墓志此志人者也釋經者欲其名而通記事者欲其雅而覈儒林文苑各有所長若紀人所爲大氐不越史家矣史氏筆削以春秋爲祖褒貶進退必求録實故曰不虛美不隱惡史家之善也然而先儒有云春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又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故如狩於河陽璧假許田之類多所避諱以示大順卽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要無訐露傷厚者也班馬二家猶得此指於諸傳所列表敍之意多排斥之意少雖有名賢不能無短往往踰文曲護或見於它篇不沒其實求諸本傳終爲隱焉若傳廉頗也譏救閼與之失不載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柄之謬不載傳周勃也汗出沾背之恥不載傳董仲舒也譏和親之疏不載此固不以一疵累其全嫩若夫生平事行及口實在人不可得諱者第以微文節畧未嘗表暴極盡也如陳平傳曰一縣盡笑其所爲韓信傳曰貧無行汲黯傳曰褊心不能無少望命詞檃括俾讀書論世者卽此推見瑜不掩瑕亦何傒發陳鄙穢刻畫憩迋迺云實録乎後世史家不知此體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猥事訐以爲直至於沈約宋書醜詆先代魏收魏史誣衊甲門尤不衷之甚者也史氏且爾況於家牒傳志非本於孝子慈孫務揚其先德卽周親良友之誼欲爲不朽以下慰逝者耳故立言君子斟酌於斯自不當浮稱濫綴進孰爲佞冒識者諛墓之譏顧可網羅劣狀探刺陰事見聞所漏忽致編摹使彼含恨三泉貽羞萬祀耶夫特爲並傳其意良厚羽毛無幾創痏滋深苟非讐敵胡以

堪諸今有作者爲此而一二高明復從而贊之倘以美惡竝著斯爲直筆嗟乎證攘羊於所親伸董狐於知己非其倫也昔韓退之爲柳子厚墓志於王叔文黨附本末語多微婉蘇子瞻作方山子傳河東一事畧焉亡聞儻韓蘇自詡遺直於柳也寫其汲汲如狂之態於陳也嘲其拄杖落手之狀則死者寧不切齒腐心而生者能無反唇張目乎盍傳志之義録美隱惡亡美可稱則如已之近世儒者徒執傳信之文不思諱惡之義而令無逢故人致卹身後謬矣且學者持論折中仲尼以彼登木歌貍則爲弗聞而過天雨

欲由不假蓄於子夏護其短也聖人篤於全交若此
錯於生前而暴於既死其謂之何若文人輕薄胸無
經檢相如集自叙而竊妻當壚曲摹務悉王克詮衡
更述其祖父不肖爲州閭所鄙恬不知怪此又可以
其直而信也歟或曰輓近奸諛惡直史之
誣久矣至家有志傳美知一口稍寓諷刺正見古道
然吾觀世之作者於當時貴要四方雅遊屬爲傳序
不能亡所委蛇褒美過實而獨於故交宿草抉摘靡
遺嗚呼人不可以亡勢又不可以亡年信其然哉凡
吾所爲辨者正以才優著作宜講體要兼期君子篤

慎終之誼耳若夫國史立傳據事直書亂賊奸諛孰
得而諱故非欲撰美新之篇以傳莽沒枋頭之記以
媚桓也學人考据古今幸勿昧焉
語云言人之惡痛於矛戟馬援戒諸子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
從古君子居心良厚故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鸞於
前相如王褒之屬施金[illegible]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
路斯彰美之符也黃石齋

唐詩辨

詩自三百篇以後厥體代變然談者輒言唐詩以其
備古近體而且極一時之盛也由唐而前漢魏六朝
詩雖工而體未備由唐而後五季宋元體雖備而幾
無詩故談者不得不以唐爲歸矣然唐人三百年能
詩者無慮數什伯家苟講於此道參伍襍治豈可概
言而不爲之辨哉夫詩有樂府五言古七言歌行五
七長短律絕之分唐有初盛中晚之別所謂樂府五
言古七言歌行則古體也此唐人倣漢魏六朝之製
而稍變焉者也所謂五言律七言律五七言排律五
七言絕句則近體也此唐人之獨擅可以超前絕後

者也武德神龍之間謂之初開元天寶之際謂之盛
大曆元和以還謂之中長慶開成而後謂之晚立於
初則王楊盧駱沈宋燕許諸公披其藻立於盛則李
杜高岑崔儲王孟諸家擅其才立於中則錢劉韓李
元白韋柳諸君標其韻立於晚則溫李吳許韋杜劉
馬諸子揚其波此有唐三百年作者與氣運爲升降
其世次可約畧而指者也就其世而論之則麗密莊
凝體質已具時沿陳隋餘習者此初唐也高華渾雄
氣格獨勝更踵神武能事者此盛唐也清揚雅韻詩

覩閣寶降格者此中唐也彫藻纖新又爲唐和總謝者此晚唐也分其體而較之則沈宋之排律蘇合珠聯也李杜高岑之歌行龍游鳳舞也王維李頎之七律高山流水也江寧供奉之七絕蜃樓海市也四傑諸家之五律精金法錦也至樂府五言古三唐作者變本加厲要非其至雖以李太白之烏棲曲烏夜啼陳子昂之擬古杜子美之北征八哀諸篇藉甚一時置之漢魏六朝比擬不倫故李歷下謂唐亡五言古而樂府又勿論已迺竟陵從而駁之者非也其中有初而漸近於盛者如張說幽州新歲賈曾春日應令

之類是也有盛而漸入於中者如王維酌酒高適重陽之類是也有中而可幾於盛者如韓翃寒食李益從軍之類是也有晚而可進於中者如於武陵勸酒薛瑩秋日湖上之類是也又有大家而體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長於七絕供奉之不優於七律襄陽之不能工於五言之外是也有作家而不可爲法者如長吉之牛鬼蛇神樂天之老嫗可解俱失其中是也有名重當世而篇不入格者如韓愈送南山石鼎聯句自用我法之類是也有盛傳一時而實墮惡道者如徐凝白練青山之句以此辨解之類是也有[illegible]

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實開宋門青蓮軟美之調已逗元習是也持此以論唐詩則盛衰之際工拙之數偏全離合之效大較可睹矣雖然予尤有說焉詩之爲道體故趨而下學故趨而上故始於斷竹續竹廣於擊壤康衢盛於三頌二雅十五國風以及河梁十九首建安諸子觀止矣至魏晉江左不無漸淍質樸陳隋而下乃益濫焉然其所爲樂府五言如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雖緣情綺靡鏤刻之中猶存古意唐人沿溯陳隋時代未遠故能茹其菁英出以瀏亮歌行靡非樂府律體每出古詩是知初盛

名家大抵皆得六朝之妙而用之者也杜老示子曰熟精文選理李翰林嘗云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醞釀六代始有三唐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耳若後世詩流徒就唐人尋索宜乎規模愈隘究之學唐而失不可同年語矣然此者蒭論夫近體之得失也若四言風雅體必追三百篇五言古必取十九首河梁建安樂府必本郊祀房中鐃歌以及清商諸曲肆力覃思以務合古作者之指寧直唐人云爾乎噫是尤不可以不辨

論藪淵徵源流精晰如暗室一燈使人洞心耀目

覽三頌二雅两漢六朝初盛中晚諸君子共坐一
堂並聽約法豈非千古風雅宗盟億萬來學師表
耶至文情倚伏有竭峙鸞廻之勢蟻封盤馬之能
省軒高才夙學海内所推讀　柴氏古韻三唐
詩辨可見一班矣敬服敬服　王阮亭

明巧辨

巧有說乎曰有巧者拙之反也好也能也善也又機
警而命中之謂也則是皆亡乎拙者焉故曰巧者拙
之反也巧與明有辨乎曰有明在道巧在事明取大
巧取細明就上巧就下明直貴之巧或賤之故說文
又曰巧者技也大要不離工以云丂(音考氣欲舒出)耳百工
之務爲巳悉巳君子又多乎哉此其明與巧之析也
然即夫一技求之明與巧可析乎曰不可明者巧之
所自出或曰明於內巧於外明尚虛巧尚實然非內
之虛無以行外之實五官之效宰割惟思有神明舍
焉矣且如離婁之視師曠之聽養由基之射蘇秦張
儀之辨皆其耳目手口之爲也固天下所云妙巧而
致於外之實也然我不知其所爲視聽射辨者僅恃
其耳目手口乎抑亦有運於耳目手口之內者乎古
人所稱君形尊足是則得之內而應之外信無可離
而二之者也或又曰巧必待明而展則耳目手口俱
從心轄何以蘇張有舌未始穿扎師曠誠聰未嘗察
淵矯易官骸各不相爲若是乎巧有擅而明或窮矣
曰非也譬諸秉燭而扃密之光蘊於中得郄以著若
窺暗室雖牖惡昭今夫人明乃在心或牖於目或牖

於耳既以類詰遂標聱頡逆若外假實繇中徹自其東照不能西輝可云郄光非緣內洞耶故知巧必根明是一非二也或曰明能常致巧在適逢正如了識其義語碩夫雄志正於鵠射復抵牾臨事歸獄不於手口明實有餘巧若不足故曰抱明之什不如售巧之一噫是有然者徒以倉猝之故內外不相習耳良工之技得心應手手與心乖仍爲拙累雖稍窺測原未洞然彼云巧遜我以明爵借有沈思恒病吃口焉見鈍心居獲敏手故知明扰不來巧推不去安得謂明逝而巧存巧盈而明縮哉若以巧有適合弗關豫

期因誤見妍媸非定質猶之村豈牧奴強學彎弧一發破的實匪解事期不可再善射之目寧將遽歸是爲巧非其巧已故吾必合巧於明且斷其無不可自必於已也雖然巧亦有不可自必者乎曰借有之而其所以爲巧不同有天巧有人巧人巧着工拙之論也天巧者利鈍之數也工拙視其技能利鈍因乎時命工拙者可必利鈍者不可必也要而論之利鈍有不齊之遇工拙有一定之評豈相溷耶史稱李廣爲飛將軍廼百戰數奇不得一當侯封遇拙矣然不以毀其沒石飲羽之能所謂巧者固在也霍去病橫行塞外其用兵每能暗合孫吳若似乎巧然然云所至亦時時爲有天幸則時命之工昌嘗歸美人事哉或曰明月夜光每遭按劍之眄而枯木朽株卒爲萬乘器人縱有巧天實司之此益出發憤之所爲談非有識衡斷也榮辱一時得失千古必藉於遇然後可則是子雲太玄直一覆瓿而孟襄陽詩公竟當出人牀下耶或曰彼縱不獲遇猶能聲施後世以使人共見其巧有待之故天乎人耶然吾所謂巧者自是在我昌嘗與人引鏡照顏妍媸靜悉詎假旁參美而見擯未損莊姜正使當世悠悠工拙終在蜀犬吠日嶺犬

吠雪吠者誠衆日與雪豈任其醜乎厲夜生子燭恐類已以云外鶩抑末矣或又曰人即毋論正以自我有作稱意愉快乃如池塘春草謂出神助裂錦還毫奄然才盡得喪繇中誰爲陰奪倘以意有所之筆不得隹或掣之肘比於策馬欲前更却不繇厥足夫馬足不前人實致之筆成木強寧惟所掣試觀中夜夢魘以手掩心覔寤轉瞶呻吟胡巳豁焉既覺屆信縱如徒知夢魘由手不思警覺因心覔寤之心未得全我既覺之手乃屬真吾奈何於冥冥決事耶信乎天

巧難期人巧有遲利鈍之數工拙之論不可同科而較專家所長惟自以爲功耳於此有知道之君子進乎技焉則僅之指可攟意者賊巧而黜之必謂巧繇外襲而以聽蒼蒼不可問之天過矣過矣然則柳州乞巧何居柳諺有諸福至心靈其什九寓言耶其果能稱貸而益之否也

三義祠辨

杭州湧金門外漾湖有三義祠以祀漢末劉關張三傑蓋本桃園結義之說而立之郡人田學使作西湖志餘亦稱之曰武安廟貌在處禹新未有三公並列者是祠可云曠典乎謂學使於是失言矣劉關張並號由於三國演義蓋稗官者流昭烈人主也關張其臣也奈何有三公之目哉祠中以三傑並列比肩南面不分主臣實好事之爲未講於人倫大義者矣昔劉先主爲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

劉周旋是時劉僅一郡將耳而羽飛當公執禮其謹嚴如此及先主正位蜀中二人委質北面惡敢復援布衣昆弟之好而偃蹇自大輒擬鴈行耶魯人躋僖公於閔春秋斥其逆祀言有昆弟而無君臣也君子於是祠其不謂之逆乎或曰昭烈特即真一時耳若壯繆則已追封帝號躋諸南面何傷乎應之曰追尊者虛名也委質者定分也即如仲尼嘗爲魯司寇事定哀之君在今日則定哀故庸諸侯耳仲尼尊爲萬世師天子且北面修祀何有於諸侯倘有建祠而令孔子與定哀並列仲尼必有蹙乎不安者蓋不敢以

後世崇禮而儼然加於故主之上也壯繆平生雅好春秋桓侯亦知禮君子明於大義有素然則君臣兼兄弟兩公在天之靈其果以爲構情也歟抑以爲悖禮也歟雖然禮稱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杭之人如不獲已而欲存三義之祠則當改奉昭烈南面而關張東西鄉庶乎其可也

始封之君特不臣伯叔兄弟耳開創而與異姓者安得援此爲例君臣之義辨如天淵世俗相仍濱義猶可言也曾謂學使而亦爲此言乎　惠潛齋

道術解

今之言道者則作理解言術則技謀而已故於道則貴之於術則賤之於道則明其純於術則明其襍於道則曰率於性於術則曰由於習此皆循委忘原得其一端而不知會通者耳按說文釋道曰所行道也釋術曰邑中道也道術本一而已矣故道術雖異名其實則一皆有貴賤純駁之分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此道之分也禮曰崇四術又曰營道同術孟子亦曰術不可不慎此術之別也相提而論術有本於性者樂記曰心術形焉書稱道心非率性之謂耶道亦

有由於習者子夏稱小道可觀非習成而何是以儒者務明經術而星相九流多自謂行道不得以貴賤純駁專有所屬也明矣然則仲尼云吾道非乎韓子何以原道不原術夫道可以包術術不必異道學者當觀其會通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律解

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並其父棺燔焉議者曰於律當坐子大辟解之者曰此人子不幸而爲法受惡者也於是里之人將有聞而致難者余曰嘻惡有是哉先王之制律禮相爲表裏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故情有大惡悖禮施於尊親者乃加重辟若夫失火燔父棺而力不能救此在人子之心誠爲創鉅痛甚幾無所自容於天地然原其情則非有大惡而故爲悖禮者也坐以殊死豈爲平允耶夫火與水等耳覽有奔喪扶柩取道江河或遭風波覆溺之患至遺

骸不免終無執其子而加刑者何則禍生於不測非人所能爲也且人子於父母事死如生故居喪者寢苫枕塊不離柩側遇隣警則匍匐呼號移柩爲先若乃火起室中倉猝焚灼左右無所助雖有曾閔之孝叩頭籲天萬不一省豈能身負黃腸而出諸烈燄中哉當此時欲責其以身殉之抑又不可古有赴火而救生父者無赴火而殉殯宮者禮言之毁不危身無救於逝者而令先人之遺體俱燼非孝實愚矣然則謂火燔父棺坐子大辟果出何典耶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傳者謂止不嘗藥也歐陽子非之以爲不

嘗藥小失弑君大惡聖人刑書必無以大惡加小失者今燔棺雖非小故而遽當以大辟則原情失中春秋之法如是乎按律有子孫於祖父塚墓穿穴熏狐至焚棺屍者罪絞此於禮悖而情逆其事則故矣故立法以示警未嘗以朽骨未滅焉若失火與彼殊科若燔棺一也而情則可原得已與不得已也或又曰人子於此情固不得已而律之所當寬矣然處禮之變奈何余謂擗踊哭泣毁容輟食狀如親初死三虞爲之奔視佐孝子就火所拾骨改殮復設葬而受弔焉殯葬之儀如常不改庶乎其亡於禮之禮也

事之初均於名義不顧挾詐力得之而天命所歸未始以其逆而斬之也夫唐公舉兵以討隋本順而尊代王而後襲之則逆太宗從父命爲太子本順而殺建成而代之則逆太祖陳橋之變固逆而太宗從兄命以繼統本順至於戕弟姪而毁金匱之盟則又逆以此兩朝父子兄弟而比蹤於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不均有慙德歟然卒能保有神器傳之累葉則以取之雖逆而守之順故也武德之始矯隋一切貞觀繼之更力行仁義其後武周中亂李氏不絶如帶而竟獲反正者功德在人豈可誣哉宋得天下於寡婦孤兒失之亦然然開國規模多本忠厚建隆至道間舉措常在恤民故亦肇太平之基南渡偏安未至遽斬者此也然則逆取非正始之道而守之以順猶可弗失何則三代以降聖人不世出天亦恕以待之故繼緒者必暴若桀紂而速亡創業者必逆同莽塈而亟奪也即如秦始隋文俱再傳失天下人見謂逆取之報然使扶蘇不死得代祖龍未必不以幹蠱稱白帝之祚猶足延也太子勇雖鮮令德未若廣之淫酷假嗣位而得賢宰如高熲輩輔之楊花李樹安見遽分枯菀是知秦隋之速亡非盡取之之過而守之之不以

道耳范氏之駁唐宗豈通論歟嗟乎天下大物必觀
天命人心所歸不可以徼倖然或事變之來因利乘
便而有之尤當反身修政務積仁德以垂於子孫否
則掩之以詐力居之以殘忍轉盼閒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矣故考鏡古今而爲之說曰不仁而逆取天下
者有之矣不仁而逆守天下者未之有也

子輿氏之論原爲當時七雄下針砭見非有仁覆
天下者未易包藏禍心也盖爲取天下者說法未
免只見就一邊省軒則歸重繼世之君統論古今
以立言歷數唐宋要不得以仁者歸之惟覘聖子

神孫守之者何如耳一種救世婆心正與子輿仝
條共貫耳方今　聖主英明踐祚盡復東林厲精
圖治海內喁望何患不致治於成康似此切時碩
論行當藉手入告倪鴻賓

立言當謹說

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者兼德功
而有之者也昔仲尼修明六經述而不作至所論著
如孝經論語萬世無弊立言之祖無得而閒焉自七
十子之倫不能無小有同異馴及戰國處士橫議百
家之說踳駁滋甚秦漢以後諸儒或多所傅會是非
輒詭於聖人故諸子必當尊孟而兩京儒者以董生
爲醇此其大要矣魏晉以還宗尚清談士大夫喜右
莊老放廢名教識者病焉六季及唐統分南北每鶩
華絕根風流相扇質實鮮敦其間如何汾之治經昌

黎之原道便爲空谷足音也降及有宋儒者之說一
軌於正大抵重禮法明道義治性情易風俗相率於
聖賢之途而反覆辨議雖人是所師時有失之拘牽
者然有功於名教爲多矣近今學士家往往撫而反
之喜爲新奇可快及放蕩無涯之論夫掊擊仁義攘
絀詩禮此莊列之解也崇尚名法侈習機數此管韓
之術也先黃老後六經賤儒林貴游俠重貨殖輕節
義此馬班之見也盛陳術而誇張燕游此相如枚皐
之技也揣摹鴻寶抽揚列僊此劉向淮南之學也方
其筆而爲書自成一家非不文釆葩流旨趣奥衍相

爲傳頌競云顚門其於明道正誼敦倫植教何等也是以知言君子凡有此屬必無妄發形諸筆記尤致愼焉即稗編小說近諸里巷亦宜有關風教毋容濫耳何者庸俗傳習不解經史街談伶唱易相薰染且爲人間月旦如虞初艷異行而劒客方士祟矣水滸作而盜賊豪矣西廂琴心諸傳奇演而蕩子冶女自爲佳話矣此其鼓惑人心傷敗風化從而效之罪可勝誅耶比者吾友毛氏有詒家苞訓戒人以世說語林覽者宜擇如任誕簡傲諸科勿資口實至近家志怪宜深有乖大雅蓋可知矣或有解之曰作者寓言

什九勸百風一自古而然正在善悟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勢不可得廼欲以隱語譎諫望語兒女子乎謬矣謬矣且世風日偸言不及義使苦口提耳猶慮以規爲瑱奈何淈泥揚波而胥及溺也推類言之烏可以不謹哉

立說著書人心世道關焉不特稗編小說定墮泥犂即說不衷諸聖賢好爲放蕩無涯之論不旋踵而罹殺身并殃及子孫者吾見亦屢矣讀此文能不悚然知警徐世臣

文質相儷說

文者依質而生者也故質以生文文以儷質裁章設色凡事增華雖不廢飾潤要未有憑虛結撰者何則文而無質則亦非文矣如史之紀載詩賦之鋪張志存揚美不可失實記曰先祖有美而不傳是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稱美先祖猶戒其誣況於降此者哉若後世詞流遠不逮古但豊枝葉鮮事根柢於是文既繁蕪詩亦詭濫理乖傳信情殊立誠蓋有文無質此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者也予嘗綜次往籍商推今篇文質相懸厥有七失一曰粉飾相尚

於薦紳輒曰羽儀廟堂於紈袴每曰譜練臺閣賣菜傭而稱爲鄒魯之行厮養卒而目以衛霍之才徒加彫藻不慮濫詞此靡者之爲也一曰撫拾不簡傳聞閭汎曰女宗頌郡邑動云循吏壽田舍翁云不屑爲儒贈老學究曰志在高隱指取通便無論覈實此庸者之爲也一曰比擬失倫如崔瑗誄李公曰比行黃虞劉楨贈五官曰昔從元后潘岳題金谷曰靈囿靈運美宋公曰聖心推高大甚畀同僭逼此謟者之爲也一曰形容過當如相如上林誇稱盧橘楊雄甘泉謬臚玉樹簡文鴈門濫引康居子暉隴頭妄摭黃龍

意在包舉終屬無稽此誇者之爲也一曰陳言務襲
讀好學則云十年不窺園語貧居卽曰家徒四壁立
指挈殺必曰四十斤鐵椎舉豪侈亦稱五十里步障
有心刻畫轉成不類此陋者之爲也一曰使事太拘
如對月則慣屬庾樓咏雪則貪陳訪戴寒食則定述
禁煙重九則都吟落帽未量所施每自蹉跌此庸者
之爲也一曰好古非今如地理則喜用周秦官名則
還從漢晉氏族則傅會閥閱器物則援據彝鼎自矜
典雅全戾時宜此瞀者之爲也作者有此七失涉筆
爲累羣流取給喆匠鑒焉蓋質勝則野無文不遠易

象在貴無惡於飾豈欲鄙遺問學芟落才華爲寒遂
者左袒哉正爲割綴無本緯繡失眞其飾太盡乃爲
剩耳是以古曰修詞亦稱足志人無全美事宜錄實
如以史論周公富孔子貧不相非也老彭壽顏淵夭
不相害也伊呂達夷惠窮不相掩也莊姜美無鹽醜
不相軋也子雲寂寞文舉豪華不相軋也子孟沉靜
安石風流不相疵也南郡經學太丘道風不相奪也
如以詩賦論則關雎之琴瑟白華之鼓鐘各有當也
皇華之載馳黍離之行邁各有爲也清廟閟宮之頌
東山七月之風各有本也房中郊祀之陳鐃歌橫吹
之奏各有致也兩京三都之盛閒居歸田之幽各有
適也離騷悲憤之篇行樂定情之作各有緒也傷時
懷舊所爲望遠遊仙之製各有託也文不可已斷以
儷質而行譬若善手寫生妙有神似然童子飛白頗
上三毛點翰之理未離本質藉令揮染任臆不知何
入虛無滅沒行墨雖超無復可傳矣或疑摛虛者易
工徵實者難好故文多渝質此亦未然夫境無旁借
胸堪直舉携手上河梁原無事類清夜遊西園詎緣
典記採菊東籬下旣是卽事何時見范侯非必在昔
但在斟量雅俗錯綜虛實使情事相緯辭理雙雋文

章萬變杼軸寸心惟解者得之耳然昌嘗去質言文
諱文存質耶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日謀篇
之敝視春秋時爲甚吾願得君子而繼救之焉

理扶質以立幹文乘條而結繁秋實春華無容偏
廢若此斟酌於文質之間斯眞謀篇之極則宜乎
海內翕然羣推以文章宗匠也　曾[illegible]評

危行言遜說

客有論處世之道者舉孔氏危言危行危行言遜爲側余謂邦有道危言危行固也若至邦無道言誠當遜行詎可危乎孔子所云無道猶在春秋之世耳風習雖淆殃禍未烈故君子志在謹言而已務方高節未嘗稍貶若使當嬴秦新莽武周之季刀俎網羅惟恐不免其又敢云危行歟然則聖訓亦有乖否吾讀書者在得其意而用之以因時合道如孔子生平斥冉求阿季氏請討陳恒之類言乃不盡遜若盟蒲過宋見南子諸事大直若詘行又何必盡危也學者於是竟當何法哉故君子處勢有可伸則義形於色不失遜之理時當用晦則儉德避難不蹈危之迹也或曰危行者如義利去就不可得而移欲勿危將同而改行歟曰非也去就亦自有安危焉鮑宣抗節而亡薛方詭對而全於義無汚吾寧從其詭者故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庶幾矣昔龔勝死而楚父老弔之甚哀巳曰惜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豈非以其香薰自燒曰蹈危迹也耶詩云既明且哲幸詳味之

去古日遠涉世日難非有歛華就實則觸地危殆

先生當東林復社之間而卒不罹黨錮之禍非此道也歟　徐孝先

矯枉過正說

古先聖王之道惟以中正爲歸甚無樂乎其矯也何則中者無過不及正者不偏傳曰春秋之義大居正記曰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矣道之所在發乎情止乎禮義大小經權各當其可故能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自道之不明風習靡襍於是材智下劣者既苦策之不前而高賢自是之流復以奸爲詭激不合中行雖爲人所難似足振起頹俗而極其流弊則犯義傷教其爲背道而馳一耳故如乞隣而予厚也以德報怨仁也證父攘羊直也而仲尼斥之許行並畊而治尚古也白圭二十而取一恤下也墨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兼愛也陳仲子避於陵食螬李廉也而孟氏排之此固著在前經無假申譬若輓近徵諸載籍輿論所推而予以爲於道實過者可畧而舉之以明其不然漢史曰鮑永善事後母其妻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此固重其知禮目爲孝敬禮曰妻不順於父母出此狗小失也於禮雖疏未爲大忤舉禮之輕者廢倫之重者何居借曰以微罪行等於蒸梨不熟而進退惟意後將何責焉魏時苗爲壽春令駕牸牛生犢及去任留之云是淮南所產

因名聞四遠夫犢雖淮南所生其芻秣固出令君奉入也諸令家人免身産子亦將曰令來時無此輒捐之彼中乎不能推類可笑滋甚晉鄧攸避難道中棄已子全弟子而中興書曰攸棄兒兒啼呼追之攸繫之於樹而去迹其勢難兩全棄子携姪或不得已耳兒能覓路相追自可聽其逃死奈何故加縶縛安忍賊恩不已甚哉唐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終身時論高之語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道州兄弟三人以篤於友于絶其血胤先人有知滋恫且忽賢者當如是耶宋徐積以孝子稱其父名石終身

不履石是亦拘忌太過不忍手棗事出可斷其他避諱理無膠柱也晉人觸諱涕流亦似詭故孔子言徵稱在未嘗并絶而積竟望石邦步使父名穀將沒身不食穀父名布將沒身不衣布乎元許衡與姚樞善樞被召以所居雪齋命衡館之庭有果熟爛墮地終不以飼家兒夫一介不取此非其類朋友之誼有無相通豈比王吉隣棗哉況宅無主人物惡棄地采而食之庸何傷衡爲此硜硜直减灶更然投錢飲河之義也乎觀古今傳記似此非一要是偏於任意果於立名折中聖人過猶不及時有所全亦不無所損甚爲賢者惜之耳謬者不察競爲祖述貽誤來學其害匪細昔應劭有正俗諸篇劉知幾有駁史之議乎亦聊舉數端相爲駁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君子將於斯焉有取夫

聖賢之道惟以中正爲歸自賢智者流好爲矯異絶俗之行不知過猶不及其爲離道則一也篇中指陳諸賢矯枉處悉本孔孟家法絶非過於深文足見醇儒學術之正　沈甸華

辨稱謂說

語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禮於王侯卿大夫士必辨其稱謂不相誣借是以吳楚僭王春秋貶之傳稱魯哀誄孔子自號予一人非名也然則越禮犯分以干先王之典其孰能說之近有論者謂非三公不得稱公其意亦欲傳此逞訓不及於濫余則以云云者周制然耳故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於其國則稱公春秋以降此法陵夷宋公葉公之流漸難畫一史漢所書如毛公薛公丁公吳公申公諸人便是貴賤通呼絕無斷限大氐春秋時相稱

多曰子戰國後相稱多曰君曰公相提而論君公與子皆有爵者也其代有通假即稱之爲亡罪矣若鼂錯父語錯曰吾去公歸矣漢武帝謂主父偃徐樂嚴安曰公皆安在夫父之與子君之與臣有時可呼曰公自敵以上又何論焉至光武始建三公然在其位者如鄧禹吳漢宋弘袁安輩考漢史本傳標目皆名之未嘗特書曰公也是知三公之公以實諸公之公以文猶之春秋書楚子杞子之類以爵也論語紀孔子顏子之類則男子之美稱是也予不嫌無爵公亦何嫌無爵哉昔孔文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言爲折中者也即晉以下相謂曰卿唐以下相謂曰郎風習使然無關爵命昭代雖有師保不正名公其以武功封公者又屬介胄故士大夫不相引嫌書傳稱公猶之恒例予謂禮俗所沿與時推移要無格於令甲可耳如皇考禮經也而今不得以署其木主朕雅詞也而今不得以形於赤牘叙其先可曰先君先公而不得擅稱曰先大夫呼人妻母可曰夫人太夫人而不得擅稱曰安人太安人葢功令所禁難以冒干其尊者可假而卑者不可假猶之古禮君不以卿

爲賓而以大夫爲賓地近則疑逼勢遠斯無嫌耳若云非三公不得稱公是以周禮格近制也其封號階官一切不辨輙相盧借者是憙古文詞而重踰本朝之成憲也爲此者過猶不及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君子今將安從也哉

引得明辨得確似此典核方可論古　黃次辰

毛詩說

古詩有齊魯韓毛四家其在漢世並立學宮既而三家寖微馬融之徒皆發明毛公鄭玄又本毛訓續爲之解釋謂之曰箋嗣是齊亡於魏魯亡於晉韓雖存亡有傳者惟毛傳鄭箋孤行唐孔頴達因而疏之亦訓鄭所未盡其大指要本毛公故習詩者直號之爲毛詩云所謂毛公者有二在漢魯公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

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指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攷鏡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即間有異同大都不背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於此矣洎宋紫陽朱氏熹所爲集傳乃強半斥毛序而更張之是非去取壹斷以己臆今既已立之學宮爲博士弟子所傳習比諸金科玉律雖有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予則以爲朱氏羽翼經傳有功聖教良多獨於說詩之學參伍襍治而自是師心不可謂明述而徵信

者也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數千百載後橫執己見而排之哉其尤故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以淫詩比比如衛之桑中氓有狐木瓜鄭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凡十數篇考之毛序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自朱氏一旦盡目爲淫嗟乎冤哉此其說果何所據耶意以論語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故嘗淫詩居多歟夫所謂聲音非詩也聲淫

者慢聲淫衍感心惑聽正如水流波蕩非古樂元音可比此雖以三頌二雅使之歌謳其所爲淫者故在也聲故自淫於詩何與抑聞季札觀風於鄭曰其細已甚於衛曰憂而不困未嘗輒鄙爲淫惡得以桑濮遺音并詩坐累乎又鄭六卿餞韓起於郊賦不出鄭志恭蔓草褰裳風雨蘀兮與羔裘並舉若里巷淫哇而出於士大夫之口亦重辱國矣然則毛序舊說良是而集傳所云此大屬武斷也噫嘻說經而可以武斷乎哉或曰聲詩雖殊詞氣自合彼桑中將仲子以下多男女感悅之詞鮮臣民諷諫之指謂之淫者度

理當然耳而不知此又非也天下可遥斷者理難懸揣者事如中庸性命之微大易神明之妙皆自我闡明合符先聖至於春秋事變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種種妖亂迥出意表安得謂非恒理逆斷其無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後先事有本末作者之指於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斯豈可謂善說詩而能論世者哉昔胡安國傳春秋於鄭忽出奔所引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諸篇俱依序說爲刺忽之作由此類推詩皆有爲而非淫明矣況仲尼刪詩所以垂世立訓每録淫詩其意何

取假令後儒稟經指扶名教就秦漢而後集爲風雅續編則于夜讀曲六憶十索等咏猶在所斥而謂鄭衛宜淫聖人多存將艷體情詞無妨典籍元稹會真遂與杜陵八哀同途壹致耶是尤理之難通者故知朱傳與毛序有意牴牾郎諸條以該全部其宅引繩披根吾復何能以彼易此也或又曰小序世次互舛其指事亦出傅會自宋代先儒多疑之者朱氏特爲折衷條貫求當於理而已且代遠時[illegible]而必欲決其所爲何事及作者主名不幾鑿歟[illegible]人繫於地代紀其年篇章次第固有所本如尚書之序春秋之傳亦

緣先儒遥授何獨於詩致疑蓋時事主名有見於本詩者若家父之節南山寺人孟子之巷伯吉甫之烝民株林之適夏南甘棠之憩召伯采芑之率方叔閟宮之作奚斯之類有襮見於傳記者如莊姜美而無子衛爲賦碩人穆公以子車氏三良爲殉秦爲賦黃鳥武公九十儆於國賦懿戒厲王寵榮夷公芮良夫爲賦桑柔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爲詩以貽王賦鴟鴞之類此皆章明較著雖集傳不得而易之奈何於小序諸所指述輙駁爲于虛烏有耶借曰事理文義序中間有小舛姑當闕疑攷其大體要爲信而有

徵焉譬有圖貌者其人之子弟曰頎而長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黧至後世所不知何人且曰傴僂而厲孰登之人而聽之於三者奚信必將曰頎長者是短黧者非傴僂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儒之揣摩奪漢唐之傳聞而並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故予以爲學詩者必得名通君子而諦之其道立於無弊則朱傳雖折衷而毛序未可廢也

確有所見說之極其精郎令紫陽復起正可相視莫逆　篇中朱氏羽翼經傳有功聖教良多有軒何嘗不極口推崇紫陽者僅且卷

趨吉避凶說

古者聖人作易所以教人趨吉避凶也故君子體之而觀象玩占不越於此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書曰惠廸吉從逆凶象占雖彰猶必兼攷事行其事行得而本於惠者雖凶猶吉失而涉於逆者雖吉猶凶故凡孝子悌弟忠臣良友義夫賢婦志士仁人是道則進者皆惠而之吉者也凡背本忘親欺公罔上損人利己作姦犯科從欲以逞者皆逆而之凶者也凶吉剖判一彼一此非若輓近師巫者流覼事禨祥禍福以相鼓惑要之居易俟命趨避之理正未可廢也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豈得委諸運數而概謂惠逆無足憑耶世有宜吉而獲凶者如龍比之刑戮湯文之幽囚孔孟之窮阨顏冉之夭疾之類是也有宜凶而獲吉者如商臣之得位盜跖之考終陳氏三卿之裕後之類是也比次以覈違遣而左然而通古今言之直千伯之一二也彼積德累行而獲報窮凶稔惡之見及者何可勝數耶君子貴理不貴數道常不道變是則取舍從違之際要當有在矣易書六十四卦其乎流處順者㫁時動色告誡若際運遄遭益復加意以全身遠害為務如坤之括囊无咎否之儉德避難坎之有孚惟心亨剝之厚下安宅蹇之反身修德困之有言不信明夷之用晦而明遯之不惡而嚴大過之獨立無悶觀變玩詞惟恐不免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近世談者侈云達觀齊物以禍患之來非閉門塞竇可得而避或曰汝南陳伯敬拘滯匿諱反以凶終吳與蔥雄禁忌勿恤不失通顯此皆似是而非君子之道大君正禁忌可不拘凶禍無容不避也記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語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孟子亦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垂誡深切用心畏慎何如者

間有橫逆相加无妄波及至避無可避然後內省不疚順受其正較諸行險僥倖者大相逕庭矣何吉何凶何去何從能無辨之於早歟雖然見幾於微豫決趨避難言耳事會方來倚伏難睹若稷生之拂衣申屠之隱迹董養之荷擔有衆方逐逐而已獨超然倘至風起塵合始議去就不已晚乎上蔡布衣之嘆華亭鶴唳之嗟後先踵事而卒謂禍不可避謬巳若夫高自標舉逆觸罝罦而動為委心任運之說者此又昧於作易憂患之指而寖流於無忌憚者也嗚呼可痛也夫

大抵禍之所在有三富與貴與名德薄而三者之中有一浮焉禍必臨之矣是以古之君子言德者皆曰陰曰闇德尚不可顯也況三者爲衆射之的而遂遂然干之耶然則趨吉避凶事在中庸之卒章而已 劉念臺

鄉黨序齒說

居鄉以齒古之達道也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論語曰杖者出斯出矣孟子曰鄉黨莫如齒豈有羣聚州處長幼不別而可以傲然上人乎若然則是鄉無貴賤賢愚倚偶次第唯以年齒爲斷而不愜其宅哉此又非也蓋古者聖王在上司徒之教旣行而鄉州比閭各率其職其有罪奇衺者相及若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而又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矣其居鄉而得與於講讀燕會以齒相次者必

無敗類愚不肖者也若夫貴賤之倫隆殺之等於鄉未嘗不辨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夫三命不齒於父族卽再命不齒於鄉人矣按一命受職爲王之下士再命受服爲中士三命受服爲上士爲王人中士已後不齒鄉族況於尊爲鄉大夫者哉又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此等出鄉不與士齒卽在鄉不與命士大夫齒又可知也蓋尚齒者所以睦鄉黨貴爵者所以尊朝廷辨流品者所以重學校

也三者為道並行不悖倘無問尊卑貴賤而概以年
齒為序亦豈先王達禮耶且古者聚族而居死徙無
出鄉彼鄉人相見非其五宗三黨即通門世執也雖
或起家微賤屬在親好不忍卑之故執技仕家者必
出鄉始與士別近世城郭都會五方襍處朝東暮西
非舊非隣猥執鄉黨之誼使傭工執技倡優輿臺及
人奴薙子一切逋逃亡命俱與士大夫襍坐儼然分
庭抗禮方偏齒遇此何說也哉乃近今士大夫不自
愛重謬託長者輒與此輩周旋籍口一日之長甘出
其下坐一旦以朝廷名器醜於厮人賤行而不辭此
亦可為頑鈍亡恥之尤甚也或曰工技雖微與倡優
輿隸較異即側於士流何傷抑聞之樂師辨乎聲詩
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
喪禮故後主人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
事成而後明乎百工賤技之別於士族也烏有入其
家不備主賓居是鄉必爭長少者哉洪武初制品官
居鄉禮凡在職官暫還本籍及以禮致仕家居者齊
民不得拘敵抗禮唯於父族三黨敘齒若三品以上
雖在親族燕會必專席而坐即古者三命不齒族之
遺意然在古三命為上士再命為中士即今之六七

品即官也用古準今三品而上於親族專席即六七
品而上於鄉鄰專席無疑自時俗不習古禮又復昧
於本朝典故脫有居鄉士大夫岸然自異不屑與於
襍流偶坐者必且羣相目為妄人耳嗚呼少所見多
所怪是惡足與議耶或曰如子之言工伎賤流固不
得與於士大夫之席若士流與薦紳輩相見宜何如
夫士與薦紳有同袍之誼公會分不得偕列若私燕
而親族稱俱雁行可也其崇貴在專席之列者自宜
別敘或疑以若此則錙銖校計惟勢位自趨非道義
所訓也不知貴爵尚齒先王並重論語稱出則事公
卿孔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有殊等斯又豈為趨勢
與然在鄉言鄉猶夫鄉人遇之若道德崇高之士卿
大夫且以師友相資願折行輩而與交更何嫌其揖
讓齒遇乎昔唐之香山宋之耆社皆以處士與朝貴
齊列攷之吾杭張志鄉先達以進士歸省者見三學
前輩執後進禮甚恭此豈鄉里可以挾貴相加者也至
於匪類襍流冒為假借名云返古實同合汚宜君子
羞之耳雖然同為士流而齒遇固也近有文社往還
遞附盟好年長以倍視同友于及睹賓主之禮敘昆
弟之雅身為主人高踞上座者比比皆然夫盛孝章

與孔文舉爲忘年交張車騎與關漢壽結爲兄弟龎德公過司馬德遷不知誰爲主客此是古人時有然何可濫施之鄉人也哉是故鄉黨尚齒厚道也朋友敘齒高義也然辨之不秉持之不慎適足以長浮競而崇輕薄士君子務爲一鄉表率奈何沉于習俗而不自知也或曰習俗已成江河日下縱欲矯而持之別流品昭情愫以求合古道其誰許我夫先聖王在上風俗淳美朝廷之制素嚴而士大夫體節相講則辨分定志猥褻少賤自不敢凌躐犯序否亦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得時行禮者耳嗟乎嗟乎傳譏太過不

及道惡似是而非故丘明恥足恭仲尼絕鄉愿是亦予之罪也夫

世之治亂由於禮之存亡辨尊卑別貴賤等威秩然而世以治反是則陵替生亂之階矣近世不識先王別嫌明微之大好爲假借以附通脫之行使一切倡優輿隸凌躐犯序先生蒿目流弊著爲此說其推勘盡致直能晰理於毫芒所以維持世教者豈淺鮮耶　徐健菴

立後說

父子之倫天性也生我者謂之父我生者謂之子故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乃世有無子而立後者非其子而彊爲之子非其父母而彊爲之父母則已借矣議者以凡爲立後者必其宗人子姓且親兄弟子也雖不立後有父子之道而況重以嗣續又何疑歟然古者於父之兄弟謂之世父叔父於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世父叔父之於父猶子之於子必有間焉一旦舍其父母而後於世父叔父於天性謂何此先王禮由義起蓋有所大不得已也按

儀禮喪服傳曰爲人後者服喪三年以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謂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由是言之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可以爲人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者爲大宗百世不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改以大宗爲適長

相承合族所統不可一朝中斷令忽諸無祀故以小宗之支子爲後繫以父子之名實承祖宗之重此人於此雖欲逡巡顧其私親而不得繼體專降本生降殺先王揆之於大小輕重而禮由義起豈顧爲矯易人父子乎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生我者謂之母而有繼母事之如吾母此厭於父也生我者謂之父而有繼父事之如吾父此臨以祖也故曰支子後大宗與前子視繼母同求之以誼聯之以恩正復孝慈無間本其始事皆有大不得已也若在小宗支子寧復紛紛繼立耶何者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支

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捐本生稱繼嗣于俗也順于禮也拂君子深非之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爲人後而至與賁軍亡國者同斥正謂非大宗而棄本生類乎有利者爲之耳嗟乎士君子講明禮義篤於天性者身爲小宗支子固不可狥俗而彊爲人後亦不可挾私而彊人爲之後也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于若敖氏之鬼歟禮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正謂小宗支子之絕嗣者設耳又何必彊爲立後自于大宗也或曰諸葛亮在

蜀以已未有子先求兄瑾子喬爲後其後亮有冑徹而諸葛恪被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瑾祀此於義何居夫亮非適長似殊大宗然諸葛兄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繼別爲宗豈容遽絕亮之求喬爲後攀之還奉瑾祀可謂允愜也是知支庶卑賤無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亢宗亦得通於別子之義而謀爲置後者尤必辨賢明序斟酌情禮之中焉近世溺於私見假父乞兒母愛子抱嗚呼螟蛉之負禽獸之道也春秋書莒人滅鄫以明異姓爲後者等於覆宗絕祀矣雖然即宗人而立爲之後者亦

必有大不得已存焉故禮於爲人後者借曰持重大宗而原據天性未嘗沒其本生之實奪其父母之名也自漢儒執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後人則又傅會而益甚焉如宋之議濮本朝之議興獻皆欲易爲伯叔不得稱考此何謂之有天性也耶予痛末俗不悟後宗之義而拘繼絕之論且有爭爲人後翻然薄於所生者是猶父子之文而喪父子之實賊恩敗禮宜爲孔氏之所深擯也故爲立說如此云

禫說

禮有祥禫之分自漢以來學者解說不同鄭玄以禫在二十七月王肅以禫在二十五月爲鄭學者援儀禮云中月而禫中月者間一月也故二十五月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矣爲王學者曰中月者禫在月中引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唐杜佑折中兩家之議以爲君子教孝禮寧從厚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從月樂於義爲得矣然其說猶未悉也夫大祥之爲再期時則二十五月疇人所知若禫則有服與祭之別焉

禫服者於大祥除喪之後猶有餘哀故服介凶吉之間檀弓所謂祥而縞是月禫間傳所謂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是也是月禫者謂大祥之後則服禫服禫服者素縞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終而釋吉卜日以祭按唐韻釋曰禫者除服祭也鄭玄曰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此指禫祭非吉服也𨚗儀禮所謂中月而禫間傳所云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纖者吉服正與魯論去喪無所不佩之義同葢旣祭而釋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由此言之再期而大祥復間一月而禫要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會典載品官喪禮本性理家禮之說曰朞而小祥註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設次陳練服再期而大祥設次陳禫服註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司馬光曰丈夫著黲紗布角帶婦人服青碧之類大祥後中月而禫卜日祭而釋吉焉石梁王氏曰二十七月禫祭徙月則樂矣徙月者二十八月其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者葢小祥卽易練服大祥卽易禫服禫祭卽易吉服此正合於禫而纖無所不佩之義然禫祭在二十七月卜吉則行不限於何旬也卜日而祭祭已則釋吉矣所以知禫而釋吉不踰二十七月者葢古者不獨三年之喪有禫爲母妻服朞者亦有之故喪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禮家亦云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母妻有禫十五月而畢夫十三月而除者期喪也故當不踰是月知期之不踰十三月則禫之不踰十五月也審矣知期之禫不踰十五月則大喪之禫之不踰二十七月也又審矣俗稱兩年六十日可驗或曰禮禫除斷以二十七月乃今律制官吏服闋必滿二十七月誌日而除者何歟葢律禮相爲表裏然法主畫一故仕進者寧使日月匝而後闋以杜浮競耳若依禮禫除固已許之矣何則品官喪禮載於會典與律例並行皆令甲之書也誰謂非制耶昔子路笑朝祥而暮

歌者夫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朱元晦亦曰禫說當從王肅於禮爲合大聖賢豈居於薄哉禮貴得中不必求過今欲執法家之議而於鄭氏間月之禫後有餘告恐未爲平論也已

族葬祔葬說

古者重葬禮急葬務定葬期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大指以藏先人體魄乞無冀焉由貴速賤買以時月故未葬則不脫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兆邙晉之九原多後先卜兆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卿大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爲左右也夫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祿不失妨犯諱忌果安在耶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葬洩氣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遷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室而擯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塋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歿第毋紊世次侵祖壟爲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亟購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序

葬之都無陰陽諱忌歲中較遷官秩家道益昌又候官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並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爲閩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爲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於防孔母顏盎繼妃也繼妃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衛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於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二妃未從爲徵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爲墳相距百里夫蒼

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有違典禮非所當口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爲折衷事死如生不刊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亡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仳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爲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爲重故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遙則展省曠闊久之漸有堙沒之處先冢等於既脫矣於勿去之義何若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祔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奚爲而出於分異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劬越紀踰世重啟幽宮恐近侵瀆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虛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爲安陰陽拘忌並屬外篇揆諸道而宜即乎人心而協斯行之終不得襍以私利而猥用昔人之過舉爲解也

庶孫不爲生祖母承重說

有庶孫旣孤而其生祖母歿或欲令持重錢唐吳志伊氏斷其非禮客未達余爲之說曰承重者非謂父有三年之喪未及持而死則必令其子代終也按律凡嫡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祖父母承重服亦同祖在爲祖母止服杖期夫稱嫡孫則不及衆孫雖嫡次猶無重可承況庶乎其云爲祖母者葢正室非指妾也原承重之義統於所尊則祖在而祖母且不服斬矣況敢以側室並嫡哉然則有重可承雖遠不廢如曾高之服斬是也無重可承

雖近不舉如嫡次孫之不爲祖母持重是也且古禮庶子爲後不得服其母今律於所生得終三年喪始於孝慈録而其後因之豈可緣是而並責其孫以代子持重耶或曰無敵則庶長承宗其於生祖母奈何余謂庶長承宗猶之嫡孫所重原屬祖正室不得假於私親也故魯僖公祟祀妾母春秋書之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乎崇妾母爲非禮孫又何重可承哉或又曰母以子貴家以庶長承宗夫安得外其母昔漢薄太后於景帝二年崩帝率羣臣爲持重晉安帝之喪太皇太后李也亦然是皆生祖母然在當時實過情之禮如殷茂庾蔚之輩不能無駮異矣若士大夫家自當以時制爲準或有庶長爲後又已貴而封其本生且正嫡先喪差免偪嫌欲援母以子貴之例倘可禮由義起乎然非律意也猶俟君子定議焉或又曰子斷以律謂庶孫不當承生祖母重固已然引律則生祖母並不載宜何服將已之乎余謂旣稱生祖母則當以祖母之服服之蓋律旣許其子以終三年喪未有不許其孫以服期者但條例於子也詳於孫也畧故斬衰三年旣言子爲父母又言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不杖期但言孫爲祖父母不復更言生祖母

可以槩之耳天下豈有庶母死嫡子尚爲杖期其親孫乃孑然無服而僅以袒免從事歟凡讀律者要知此類如庶母之下但言所生子服斬而不及其婦婦從夫者也子從父者也婦以夫推孫以子推倘父以爲母而子不以爲祖母可乎然則庶孫無重可承而爲之服期何疑焉

祭告先妣得稱某氏說

家禮祭告祠堂其祝版式凡稱考曰某官某府君稱妣曰某封某氏蓋其書木主已如此故祝版依而列之考諸會典亦然近有所親祀先咨其式於余余依此相示及行事而族人勿是也其言曰直呼先妣某氏爲不敬但當書某姓封某人耳余謂氏者姓也某氏猶某姓之子也古者男女皆同之故魯史書尹氏而或曰君母或曰世卿也男女皆可稱氏原非名比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奈何以同爲獨而諱之哉或曰古者女子皆有名故不諱氏今

之女子無名氏卽其名矣故斥某氏等於呼名也顧以漢列女傳考之如姜詩妻龐孝女曹娥劉長卿妻桓俱僅載姓氏近代士大夫家雖閨秀有名字卽吾家先世若田太孺人諱瓊英陳宜人諱倩華推之他族比比而是不得以古有名故不諱氏今無名故當諱氏矣或又曰今之女婦間或有名然皆以氏通彼自稱某氏以代名爲之子孫者安得無諱余謂今之女婦雖以氏通其視名也有異如近世衣冠書札有以某字代其名者子孫終不因而諱某何者某以代名非卽其名也女婦之系氏不猶此耶且欲諱某氏

於二字以何爲專欲諱其氏耶則吾妣稱氏他人之妣亦稱氏安得並他人而諱之欲諱其姓則天下無諱姓之理況稱某氏者雖吾妣所系實則爲母家一門羣從之通稱耳使我以爲諱將入門而犯有嫌卽母族之姪娣降等者吉凶饋問俱更姓改屬而後可乎又若娶婦卽出母族將告廟何稱也且如或之說書版曰某姓封某人夫無封者借稱曰某妣某孺人猶可若有封而稱之於令甲有礙蓋某封必出於誥勅故宜人安人之下當系以某氏若稱某姓宜人某姓安人則書官之下亦可曰某姓大夫某姓郎歟剖

裂官封失禮之大者不得以私嫌而臆製矣古聖人作經垂訓未有不謹於尊親者乃春秋之於君夫人其生也書之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其死也書之曰夫人子氏卒夫豈斥呼不敬而孔子筆之也歟如會典紀陵廟直書淳皇后陳氏高皇后馬氏未嘗同於御諱也又按儀禮士虞詞哀子某來日躋祔爾於皇祖某甫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周公制作之祖也其命詞亦然故諸儒家禮亦折衷聖人著爲版式祭告先人者酌古準今名正言順雖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攺也余惡敢師心以武斷哉

子奉出家父母說

客問於余曰人子於父母古稱就養無方即有出家離俗者養生喪死子不得廢事親之禮予答之曰情固不可已也而禮則有變焉何則古無出家之事故傳記不載近代迺有之學佛修道欲超脫生死要非世間法也世間法自以儒者爲正故人子遇父母之有是舉必涕泣固止之固止而不獲則凡可以致其問省共養者多方從事庶無遺憾然母在家父出有就僧寮修敬而已父在母出者亦然倘父亡矣或可暫還俾子婦聘拜其居常宜聽所止或別築室以奉

之子纔欲盡孝所生別嫌明微不可不謹也至於送死出家者自用彼法子不得專三年服衰可以自盡其餘禮制固當變常如設位受弔不得在堂主不得入廟葬不得同穴客曰似子言天下豈有亡親之子耶曰否子無絕父母而大義所格有時不得顧其私親蓋人之有生男女作配皆所以承宗祏而繼百世也如男不有室女不有家而飄然出世以捐棄先祀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絕於祖禰矣記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爲子孫者不能挽之於生前而於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復得與於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客又曰子論近正矣然稽古於何徵之曰禮由義起可以引伸觀之昔者泰伯欲讓國於王季逃之荊蠻斷髮文身及聞太王喪乃歸而哭於門示蠻夷不可入王庭也卒去返居勾吳子思之母死於衛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奈何哭於孔氏之廟子思引過哭諸寢夫桑門薙頂何殊斷髮文身捨俗稱法嗣其視適異姓者有間矣況禮有子放婦出之條未有生前放出死後還歸者以髡子比放出孰曰不宜故予謂人子於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丘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

不得仍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客又曰禮固然矣設有父母遺命曰身雖入道而子奉我宜如家人禮則奈何曰出家所爲何事誠欲脫生死空諸一切紹隆佛種號祖稱尊將盡人天供養惡用俗子香火情戀戀不捨哉假令道林仍續關氏宗祧慧遠復備賈家禰廟非惟爲釋教所斥婦孺亦嗤之矣首尾橫決直等亂命可也人子又以從之爲孝也夫

謝巖義正真得禮之變可謂千古出家斷案　施倚白

公年首止之會桓不臣王世子不子此所謂變之

道也約常歸故失之遠矣竊聯行者亦不可以不知春秋。無辨之論 陳際叔

女已字未婚没於室之喪禮說

同里有室女已字於其將成婚有期矣而感疾殁其從昆弟及余門盡欲講於禮者因請曰某所親議欲令壬人與壻同訃余應之曰惡有是哉按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壻稱齊衰而弔是有賓道焉若之何可與主人同訃也故女若死其訃於壻家也宜云寒門第幾女許適上宅不幸某年月日時以疾殁於內寢其訃三黨之親則宜曰字某女云云自署期服生葢女出嫁則降爲大功在室與子等或曰有年在殤之列者則服降否乎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冠笄成人之道也况婚有吉期尙何殤與降服之有或又曰女旣死未及成婚宜還聘於壻家何如余謂此禮所不載律亦畧之當稱情而爲之節耳杭俗有男死全還女死還半之說男死者其女除服而更適人則將別受聘夫一女不可以受兩聘故全還也若女死雖未成婚猶曰字於某其殮葬之具壻家亦當爲助故還半也然釵釧則宜全還篋篚並無半返何則釵釧固非殮送之具返之以便於壻之改聘若篋篚之儀男女家互相酬酢更無可論矣雖

然會典於婚姻條又云男女有婚期而身故者其聘財勿論此條補律之佚蓋婚姻論財君子所鄙男女雖未婚而婣盟之好自在彼藉手敬返此流涕遜辭各盡其力無致於競斯不亦善始善終矣乎

人子聽父母引決說

客問於余曰人子於父母有如事當引決者則嘿而聽之歟余曰何以曰假令父有罪已結正自爲歸全之計欲仰藥投繯而爲之子者倉皇救止其旦日不免棄市可奈何余曰此國法之所不得爲也律曰凡獄囚已招服罪而其子孫從父祖令設法自殺者死蓋以義斷之犯罪者而謀巧以逃國法固宜禁之即以人子私情論父母之生雖加一日愈於已且遼緩須臾安知不蒙恩赦乎況即市典刑是國殺之也設法自殺而使其子與聞焉猶之死於子之手也人有

親而死於子之手無寧死於國之爲安耳羽山之殛鯀不能免禹亦何嘗隱忍進鴆以逭法哉客又曰親有罪而自殺固不可若有母坐罪而沒官將不免於辱其母慨然引決預爲衆身計爲子者則救之否歟予謂婦人寧死不失節誠明於大義然非人子所忍見聞也事出倉猝天性之至者必難以死母易完節有如爲母者激烈不顧扼吭覆杯貝已無可如何倘慈親欲舍生取義而謀及都下惟有呼天搶地號泣救之耳惡容濡忍姑聽引愛人以德爲解哉孟氏曰凱風親之過小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徒以小過目

之昔陳劉善明少立節行累典州郡以母在北頗營財貨陰規贖母時固不問其失身否也事母者不以改醮而生怨贖母者不以屑身而報計何者天性爲重則名節爲輕誰謂母將以死完節而子忍弗救歟客又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昔蕭望之爲恭顯誣逮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令自裁望之飲鴆以死當世亡譏焉夫弟子可以勸其師子不可以聽其父與母是何哉予謂師弟以義合故可以義勸父母以天屬故不忍以義裁先聖所謂門內之屬以恩掩義正如此類耳客曰若如子云則孝子事親但圖臨難苟免

歟余應之曰否否君子以義自裁不當謀及其子即爲子者而當死生逆顛事關呼吸之頃但於情則不忍勸進引決亦斷無曲防詭對陷親於大惡者也若父當殉國而爲存後之計者先事遺發則涕泣從命至大義所迫勢不可避如諸葛瞻與子尚同死於敵尹穀徐應鑣之徒俱父子死難忠孝兩全又何嫌乎哉客又曰倘有事當死義而親懷猶豫與子商決可余何夫人子處此贊決雖不忍陷親亦不敢唯當號泣不對而已其或上關國社力爭無嫌爲北地王之自殺先湔於義云愜其次則如褚貢之恥父失節屏居墓下終身亦未爲懟也嗟乎人倫之變不可勝窮要在與時消息衡量不失其中耳余既以應客因識之以俟君子論定焉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前輩父子兄弟所朝夕講究而不舍者也至於臨事之際父猶豫商及其子子或號泣不對父遂隱忍失身則父子爲賊豈可自弃然則殉節之際父不謀及其子子可以圖存宗祀父謀及其子便當父子共殉庶幾仁至義盡無遺議乎　應闢寅

可以死可以無死爲人子者自不以死親易完節耳至於求仁害仁之介人禽所關間不容髮則又不得引以恩掩義爲解矣總之預聞其事誼無獨生君子處此固自有道也　陸鯉庭

杜工部七言律說

詩之有七言律體始於唐也唐惟杜工部甫爲最盛近代能詩者多以爲宗北地李獻吉尤篤好之規模若出一口自瑯琊華亭而下亦皆推爲極至矣雖然予有說焉詩始三百篇即已五七言間出漢以後顏重五言迺柏梁燕歌亦後七言不乏但皆古調未聞律體也洎梁簡文帝北周庾信烏夜啼隙江總芳樹隋陳子良於塞北春日思歸諸咏並七言儷句以八爲斷即樂府古風而近體源流濫觴於此唐初祖構正爲名律取其聲調穩叶氣色鮮華若沈雲卿杜必

簡宋延清輩一時號爲擅場嗣是李韋燕許犄厥相繼但武德神龍之間篇多應制金粉習勝臺閣氣多體則襲而少變響亦凝而未流迨開元天寶以還茹六朝之華而去其靡本初唐之莊而化其滯於是風格遒上音節諧會色理必工指趣俱遠如王維李頎岑參高適諸公所搆遂臻其妙旣極才情亦由運會號云盛唐斯實古今詣絕矣然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隋珠和璧嘆深希有至杜甫獨以魁壘之才攄其蘊憤之氣揮斥百代包舉衆家集中疇唱所爲七言律亡慮數什伯首大抵謝膚淨而敦筋力厭排僞而尚矜奇勢取矯厲辭多直尋發揣近偏卽事任質沈鬱有餘流逸不足彼雖雄視千古要是長律之變調耳昔高廷禮唐詩品彙列拾遺於大家不爲正宗李滄溟亦云子美篇什雖衆頹然自放矣何者長律所沿托始六季旣屬緣情尤貴合調婉縟深穩音流管絃務極天然殊非刻意故杜氏卓然作者難乎折衷也然就厥體而辨之亦有工拙利鈍如秋興諸將恨別退朝宿府野老南鄰王臺觀藍田莊崔氏草堂舍弟觀喜寄曲江對酒暮歸登高十二月一日小寒食舟中九日至日遣興次首夜閣夜返照黃草登樓野望

吹笛賓至客至嚴公枉駕和裴廸送李八秘書送韓十四江東長沙送李十一咏懷古迹諸首或道麗精深或沈雄悲壯或眞至雋永或曠遠清疎不盡全瑜要爲傑搆列於盛唐諸家致堪鼓吹其他率爾成篇漫然屬句自信老筆殊慙斐然予嘗覽而摘之中有極鄙淺者如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之類有極輕遬者如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之類有

極濃滑者如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淮
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聞道雲安麴米春
纔傾一盞即醺人之類有極纖巧者如何人錯憶窮
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使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
有柳條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之類有
極粗硬者如為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不
為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在野只教心力破
於人何事網羅求之類有極酸腐者如細推物理須
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爭見寵辭不得已予知出處
必須經炎背可以獻天子食芹由來知野人之類有

極徑露者如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殘
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之類有極沾滯者如伐竹為橋結
構同蹇裳不涉往來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
動鬼神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之類凡
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然美玉有瑕明珠有纇通
體不掩正在學者善擇耳若獻吉規杜體氣頗似尤
而效之抑又甚焉萬事寸心拙而無味酒朋棋伴倚
而傷雅振風拖雨全涉險情打鼓鳴鑼遮墮惡道悵
望東南五色氛已為赳韵日黑魚龍歷夢澤滋覺累

眼既藉窮途未足啼幾同諱撰秦相何緣怨岳飛酷
肖村吻以此求杜失之愈遠故子美矯唐而過者也
獻吉尤學杜而甚者也夫杜非不可學宜取其遒麗
沈雄清疎雋永如予所列諸篇而倣之可也至鄙淺
輕遬濡滑纖巧粗硬酸腐徑露粘滯是其平生大累
嘗為鑒誡者乃一一從而倣之且變本加厲則是慕
西施者单逐其捧心希謝安者乃去而捉鼻幾何不
為天下笑柄耶獻吉賦才本高結構亦博名章隻句
未易屈指其粗疎醜拙故以襲杜失之然作者相仍
率少覺寤自宋人過於尊杜奉若神明而學得所近

平鈍蕪拙什九買櫝還珠近世詞家又多為獻吉所
掩矜持不啻三尺摹畫遺迹摭拾殘瀋更類東施之
顰耶郭之步矣夫杜律雅非正宗況復若倣而增劇
焉倔彊不顧率天下而禍風雅者必斯人也哉或以
王司寇舉七言近體嘗云古惟子美陳黃門亦云李
何七律俱出於杜然則杜誠百世宗師矣子顧輒之
何歟恭司寇之才無能不多彝彝淵達故宜右杜若
黃門所言何李俱出於杜者謂李以渾直之氣行其
雄壯何以穠麗之致追其雅練正取善學所長非欲
較若畫一也若乃才既不高學復不深徒楷杜陵為

口實而似奇實凡似老實稱強半拗調大都俚語聊
資倹腹且便矢口闘曉唐之逕扇宋人之波而且沾
沾自喜高置一座其於詩家位置竟不知工拙果何
如也予既惡末學之陋且慮老境頽放賢者不免故
論而著之不厭辭費庶使後之君子有所攷鏡云爾

毛沈改字說

毛子馳黃近更字稚黃友人沈去矜作論止之以為
馳黃之得名久易之人鮮知之又稚與穉同近蒙昏
且自矜也於義無取焉毛子荅之曰予易馳為稚非
無故又日名不可久居因勸去矜改字以避之此二
說各是所見然不無小偏也何者古之君子字以尊
名其義有所取不以嫌累如以嫌則孔子字仲尼尼
者泥也顏淵名回回者來也學者曷嘗以尼疑孔以
回病顏耶至字成而復易要出有為未足致難史傳
所記更僕難數也若馳之為稚業詳毛說而嫌於黃

口宣驕將無嘗阿之詞如恨不苦歟夫德璋儒子在
在代自屬勝流抑祖車騎之為士稚韓忠獻之為稚
圭後先位置何如哉顧毛子更字良善並欲勸沈變
更姓字以避名高此則有意駮辨近於矯者耳古之
改字更姓類非意事有自更者如梁伯鸞稱運期侯
光第五倫稱王伯齊是也有友人代更者如歐陽修
改張谷之仲容為應之是也今沈無第五伯鸞之廻
而毛又安得強效永叔所請也歟嗟乎有意市名誠
淺而達人上士以挫廉埋照為高正在顯晦遠近之
間耳陶徵士所謂心遠地自偏也何必屢易其名字

耶故兩家之說並著余願當公而進曰請稚黃圖其
新去矜仍其舊也

虎臣字說

柴子閒居有門弟子問曰先生之字有取於詩之所
謂矯矯虎臣者歟予應之曰非也古之君子本名而
取字義各有屬有以相發爲義者如康之字伯休寧
之字幼安之類是也有以相因爲義者如賜之字子
貢偃之字子游之類是也有以相勉爲義者如修之
字永叔鞏之字子固之類是也有以相視爲義者如
照鄰之字昇之九齡之字子壽之類是也有以相先
爲義者如商之字子夏紹之字本初之類是也有以
相慕爲義者如伶之字伯倫之推之字介之類是也

有但以相次爲義而不繫乎名者如范之字叔劉之
字仲之類是也有即以名爲字而不必別取者如子
儀之字子儀浩然之字浩然之類是也若炳之所取
則異乎是炳之義在易革九五爻曰大人虎變象曰
其文炳也五君象其繫曰大人尤嫌逼於君也爲人
臣而逼於君不可爲訓故禮稱別嫌明微特字之曰
虎臣以明虎變之文繫乎臣事云爾雖古有三君五
君之號若不嫌於下者炳也敢乎哉門弟子又有請
曰別嫌之例於古何昉焉予復應之曰唐韓子名愈
愈者過也乃字曰退之故以謙退爲義嫌其多欲上

人也宋朱子名熹熹者明也乃字曰元晦故以闇藏爲義嫌其的然日亡也予之名炳嫌於逼上無筭故抑而稱臣則未知於三字之義有當歟否歟雖然虎臣之目亦豈易云大雅曰虎拜稽首虞書有臣虎與熊羆蔓龍並列自顧草茅賤微無當萬分一臣哉臣哉邇若其義則炳也竊取之矣

書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言謹而法斯篇有之　廕嗣寅

與兄子字說

予兄第五子世垣今歲生十五年矣以其母氏命執學於予客有請字之者予辭以冠而字童子何爲容固以請且曰十五去成人幾矣予唯唯因字之曰恭李且爲說以詔之曰大垣所以蔽惡而自衛也故雅人以比大師若師與衛豈其崇飾邊幅以夸時俗毋亦惟禮可以恃焉禮者以恭爲本恭者粥粥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非色莊之謂也書曰貌曰恭恭作肅記曰正爾容聽必恭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由斯以言恭未有不本於小心而肅其容貌者抑聞之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陵夷故也嗟乎世漸陵夷豈不由蔑禮自放哉吾家自先徵仕以來世有名德迺者予姪漸蕃恒恐墮失先型而非式徵是悼爾小子當志學之年誠能追慕前人仰承慈母以率予朝夕之訓肄業守禮無浮無佻而抑於非度則黽勉有成先大夫君子實與嘉之其爲大師維垣不既多乎爾小子勗哉勗哉毋以予言爲爽矣

名言篤論自可家錄一通以提童稺　陸翀霞

西陵　柴紹炳字虎臣原著

姪　世[illegible]　謙[illegible]編

世垣　升

以上說二十一首係先大人所著古韻通一書列之篇首以備駁證者也按通體宗沈氏四聲而古韻無定例作者多舛謬不合爰本風騷古詩樂府次第可按者舉例發凡以爲考鏡洵千古未發之秘也曩范忠貞公奉　詔舉隱逸詣門勸駕者再力辭不應因請以是書付之剞劂先君更以身隱焉文謝之范嘆息而止歿後之數年河陽王峯趙公來撫吾浙與太倉王公仝以先君木主崇祀鄉賢亦欲以是書付梓又以調撫江藩不果此書流播四方遂爲時賢所採割不無郭竊向莊之嘆頃荷友人陳雪槎慨然割清俸六十金爲之剞始特以卷帙浩繁告成匪易先以諸說爲見一斑

男世堂謹識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五

韵說

辨沈約類譜孫愐唐韵禮部韵畧沿流異同說

今世所行韻本有三種如上平二十八下平二十九上五十五去六十入三十四共計二百零六部其次見於孫愐唐韵相傳是沈約四聲類譜舊目則謂之沈韻其二百六部之下各有通併如一東獨用二冬三鍾同用之類屬唐時功令則謂之唐韵若近刻韵本平上去聲各三十入聲十七共一百零七部謂之禮部韻畧始於宋景祐中丁度所修其後平水劉淵

復承而併之是宋非唐又曰孫愐唐韵元本亡傳今刻是宋重修廣韵而冠以愐序行之葢士大夫家名能韻學者其說如此余爲次第考訂確有所見其實不盡然夫類譜二百六部是古韵目所注通併用乃始於約非唐之功令也若唐人制科用韻又加併省宋人承用有禮部韻畧之名原本唐制而小變至廣韻雖宋人重修固卽孫愐舊本名異而實同耳何以明之魏晉以來業有韻本二百六部徵于爾雅音圖後先合符但爲切字而設原不從詩賦作計如李登聲類周顒四聲切韵大較相同卽顏之推所訊韵集以成仍誤合爲奇繆分塍法言所指諸家支脂爲一尤侯俱論並以切脚之舛爲胷批捩作者耶至休文類譜亦資反切所須而兼以四聲入病諸論於是就古韵剏爲通併獨用之例葢宋齊以前聲韻本寛至梁而去古漸遠押使多窄故其立法繇疏入密凡約所著詩篇欲身自爲律如和劉雍州遊沈道士館俱獨用東學省愁臥獨用微秋夜獨用文登玄暢樓餞呂僧珍俱獨用侵新安江併用眞諄鍾山併用支脂和謝宣城併用元魂痕多節後併用庚耕清昭君詞併用歌戈詠湖中鴈併用陽唐休沐寄懷併用尤侯

華陽先生登樓併用蕭宵詠月併用灰咍卽平韵比次觀之此類不啻規規引繩併用者旣殊古格獨用者且絕旁通（如侵韵則風南男三旁通字俱不入）雖沈氏標置亦緣風會使然陳隋以來大抵踵事而唐人一代以詩賦取士遂以類譜爲憲章也顧余又言唐韻與沈譜異同柰何按孫愐所載古目上平二十一殷獨用唐併入眞矣下平二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唐則添嚴併入鹽銜凡併入咸矣上十九隱獨用唐則併入軫矣去十四泰獨用十五卦十六怪十七夬同用唐則卦怪

夬俱併入泰矣十八隊十九代同用二十廢獨用唐
則代廢俱併入隊矣二十四焮獨用唐則焮併入震
矣入八物獨用九迄獨用唐則迄併入物矣二十九
葉三十帖同用三十一洽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
三十四乏同用唐則帖業併入葉狎乏併入洽矣緣
沈氏通併不盡者唐人更加簡括其間亦有義存如
殷之併眞不併文也以聲近眞不近文也隱之併軫
焮之併震亦猶此也鹽添嚴之併視琰忝儼同也咸
銜凡之併視豏檻范同也泰卦怪夬之併視佳皆蟹
駭同也隊代廢之併視灰咍賄海同也迄物之併視

文吻問同也葉帖業洽狎乏之併亦視琰忝儼豏檻
范同也此在摛詞之家與司衡之輩互相酌劑為之
耳故洪武正韻序謂唐以詩賦設科嚴聲律之禁因
禮部掌貢舉名曰禮部韻畧其說豈盡無稽耶宋人
科舉法與唐畧同故韵畧亦承而用之但景祐中丁
度修輯其後平水劉淵復加併省故黃公紹作古今
韻會遂承劉本近刻一百七韻者是矣余嘗細加考
訂與唐韻小舛雖部數相似而中有離合焉唐韵泰
卦怪夬併今泰卦分為兩部唐韻逕獨用證嶝併用
今逕證嶝合為一部又殷隱焮併入眞軫震今併文

吻問當是宋人改作近刻承之耳夫平上去各三十
部次第自當條貫如佳皆蟹駭合則泰卦怪夬不宜
離青與蒸登逈與拯等離則逕與證嶝亦不宜合若
殷隱焮舊目雖次於文吻問之後而審聲儷部則併
眞軫震者為是也又何以明之葢唐人用唐韵比於
法家三尺今唐韵失傳唐詩具在離合同異尚有可
徵者如王昌齡奉贈張荊州則知咸銜凡已併詩以銜巖
嵌杉緘次韵李洞之贈無可上人律體亦然詩以杉巉嵌緘銜次韵
李白秋浦感王人歸燕寄内則知鹽添嚴已併詩以嚴潛
簷詹簾淹次韵也錢起早渡伊川作則知葉帖業已併以涉楫愜

葉業次韵他韻詩雖不概見例此可知然則謂禮部韻畧
創始於宋者非也且唐韻有官韻之稱李肇國史補
言宋濟老於文場試賦誤失官韻正見宋承唐制耳
若玉海言景祐中修韻畧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
通用之又法外寬科也至泰卦之合逕證之分更有
明据如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一子詩以拜邁會怪大外界最屆次
韻杜甫病栢之作詩以蓋會拜壞大外怪賴等次韵俱泰卦併用如
韋應物義演法師西齋詩以罄徑瞑次韵孟浩然宿來公山
房之作詩以瞑聽定徑次韵俱獨用徑韻未嘗通於證嶝又杜
甫贈鮮于京兆通篇眞韵而操持郢匠斤云及贈王侍御眞韵中有稍稍

[illegible]李白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真韻中有[illegible]別本[illegible]
庚韻俱無關入文者隱軫嫩震可以類次當屬宋本
之誤無疑殷隱軫誤併毛稺黃先有辨詳載詞緇中
顧學人作唐宋韻辨亦云此平水不知而作也若泰
卦遝證之離合余比始正之至孫愐取陸法言切韵
重訂其目次則仍沈約類譜遞併亦因舊法故序中
祇云刊誤補闕更名唐韵並未言綴入遍併新例也
此書唐世盛行至宋景德祥符中重修但因孫本而
訂其訛闕耳故李燾曰孫愐唐韻太中祥符元年奉
勅改賜新名曰廣韻蓋以別於韻畧而言之余所謂

名異實同者此也世乃云孫本無傳近刻是廣韵冠
以愐序行之豈足信哉故余今所著古韵通其四聲
表祇依唐韵部第古通標次亦從其併省者而每部
彙錄則仍孫本字數孫本元有四萬二千三百八十
三字唐宋相承但采其畧以便科塲之用於是將部
中字稍僻及並收數處者刪去大半而古音茫然矣
然則部第從畧字數從詳折中其間自可並行不悖
耳故就三韻沿流同異辨析之以示學者如此

古韻通目次依韵畧說

或問即唐韵以明古通其分部也自宜直表唐韵次
第如首部則曰一東二冬三鍾四江通次部則曰五
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
六咍通豈不使覽者爽然而顧仍韻畧今本僅舉東
冬江居首支微齊佳灰爲次者何歟予以孫愐唐韵
所列二百六部乃是沈約舊目原已併用故愐書以
一東爲首部二冬三鍾併爲次部如此類其名雖分
其實已合計四聲凡得一百一十有四部與今本次
第不甚相遠也至唐代更加併省爲一百有七部謂

之韵畧故予即依今本標次庶使覽者習而易曉焉
又如十三元八庚之類俱稱半通若依次截分則元
部當云二十三元通真文二十四魂二十五痕通寒
刪先庚部當云十二庚通陽十三耕十四清通青蒸
稽諸古詩通叶難以此疆彼界不若渾稱爲安舉例
有微斯云無弊也此等具本書試詳之且古人二百
六部之分原爲切韵而設不從詩詞作計沈氏乃就
其中科爲獨併以纔作者耳若求古通何事縷析爲
哉蓋切韻主分分析則音始精通韵主合合併則例
自顯故分者當自百七部而溯之二百有六合者當

自百七部而約之爲四十也或分或合各有所宜況今於每部附注原併則古今原委未始不曉然矣

古韻通部第斷限說

余訂古韻通旣勒爲四十部又作四聲表以明之首尾條貫燦然可睹已而學者猶或未了則爲先入之言所眩也自昔講於韵學者指不多屈其最著者莫如宋吳才老棫著古韵補鄭漁仲樵著六書七音畧及明之楊用修愼著韵經古音轉注諸編三君子皆於古韻多所闡發然細目時舉大綱未齊以求通貫均爲憒焉如吳氏韵補目注云江通陽庚青蒸通眞侵亦通眞覃咸通刪鹽通先陌通月職通質緝亦通職葉亦通月夫七音之理由六書生如江部諸字偏

旁皆從工空悤夆丰龍童農舂兇是東冬之屬與陽部本遠通陽於江非古也余別有辨若庚青蒸與眞以毛穉黃氏六條按之有牴齬展輔之殊於此不辨豈復言韵若侵是眞之閉口覃鹽咸是寒刪先之閉口故讀音要知鍼非眞覃非檀鹽非延咸非閑比而同之由其口吻濶耳入部與三聲亦有條理質從眞來職從蒸來職質之不通猶眞蒸之不通也月從元來陌從庚來陌月之不通由庚元之不通也若緝合葉洽均屬閉口緝從侵來合葉洽從覃鹽咸來其緝之與職葉之與月如風馬牛不相及何遽可通乎如

鄭畧則云真文元寒刪先皆當協先東冬江陽庚青蒸皆當協陽又云魚虞歌麻同協侵覃鹽咸同協其說似優於吳然亦知一昧二不可爲恒例也按古韻先部多叶入真如易以天叶人詩以田年叶人之類何必定從先其真文互通於寒刪先者間亦有之豈成法哉故兩部自當區分考之古製斷不能併如張衡四愁以門雰巾爲韵是真文通不襍寒刪先樂府君子行以然間冠肩難餐賢爲韵是寒刪先通不襍真文陸機塘上行飲馬行獨用一先古詩今日良宴會張華上巳篇獨用十一真顏延之夏夜呈從兄作

獨用十二文古詩去者日以疏全用真韵間入一文曹植西北有高樓全用文韵間入一真然寒山先真文絕不相襍故斷以真文爲一部寒刪先爲一部元則半通兩屬焉若東冬江自爲一部庚青蒸自爲一部陽則獨用而庚半通陽此爲可据詳余類證中鄭云七部皆當協陽卽以古詩論如小星羔羊草蟲之一十月之三皀鷖之一或用東冬江或用庚青蒸未聞轉從陽聲也至魚虞歌麻古韵間通秦漢而後不得不分兩然三百篇如莫赤匪狐羔裘如濡之類自從虞魚有頍者弁魚麗於罶之類自從歌麻亦不必

混而一之也若侵之與覃鹽咸同屬閉口似乎可遏然侵近真覃鹽咸近寒刪先故宜析而二之考諸風雅騷賦侵多獨用其覃鹽咸可通者祇南男覃躭三黔潛廉咸凡數字有本耳如節彼南山終朝采藍亂之初生諸章自以覃鹽咸爲部並不入侵可徵巳鄭氏之論舉例巳見若楊氏韵經所載其繆處每仍吳鄭後以巳意亂古韵部第移陽近江移庚近真以侵襍列於真文庚青之間以覃鹽咸襍列于寒刪先之間不知而作殆有甚焉詳辨見於毛氏韻學通指中抑近家談韵稍有同異者或曰庚青通蒸獨用三古

以來此居什七然兼通蒸者亦復有之如詩不寧不令百川沸騰楚詞終剛彊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及李陵錄別曹植應詔諸篇皆三韵互使不可云無本或云歌麻尤三部可廢夫三部古音視今雖别然欲廢本部散廁他韻亦恐未允如關關雎鳩二章汎彼柏舟一章之類皆純用尤韵若江有汜考槃在阿之類是歌獨用若君子偕老之類是歌麻通矣今學者能斷從何讀析而之他耶或曰唐韵尤部縷析之侯宜全入魚虞幽則全入蕭肴豪尤則有入支微齊佳灰者今槩通魚虞無乃傷混乎夫尤部與支及

蕭肴豪或間通或旁通余已收載其通魚虞者則皋
大凡耳古韻雖祖三百篇而楚漢以降聲體代變不
無與時消息故如或言尤但通支微齊佳灰而生民
之或舂或揄或簸或蹂下武之世德作求成王之孚
則顯與魚虞協矣或言幽部別通蕭肴豪而甘泉賦
之登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則顯與支協
矣以是例之故唐韻業以侯幽併入尤部而余謂全
通魚虞從其多者言之也且君子依古立法以簡要
該通爲尙毛舉細碎恐難適從矣茲特撮其大畧辨
之如左云

入聲部次異同說

平上去入四聲本相因故十七部之與三十部首尾
次第亦若魚貫其間通例有小異者如江陽不通而
覺得半通於藥眞先不通而屑得半通於質庚靑蒸
全通庚半通陽而藥陌顧得全通陌乃半通錫職是
也然求之正自有故蓋江部入聲爲覺乃陽部入聲
亦有爲覺者故江部窄而覺部較廣是異母同子又
同產分居江陽俱入覺是異母同子也陽多入藥少
入覺是同產分居也同產分居當從同異母同子亦
當從同故江陽不通而覺得半通於藥者此也若質
自眞來屑自先來眞先雖殊部而古韻先部多轉入
眞音屑之半通於質亦猶近古耳至藥承於陽陌承
於庚但當半通乃云全者以古音庚陽相類者止半
藥陌相類者居全因其自然不可強也試檢兩部中
如蚼蟟舃𪄀襗嗼迮㩧格郝索涑莋蒦卻魄卿䑋唶
喙諸字俱彼此互収亦足徵其聲文之協矣夫陌通
於藥全則通於職錫宜半譬則嗣子然親所後而降
本生此其誼也四聲首尾雖貫然平爲出聲之始入
爲收聲之終毛穪黃曰江出聲自東韻而收音微入
陽韻但東韻居多而收陽處稍淺故從東多耳余亦

諧出音從東居多故江陽不通收音微近陽故入部之覺遂與藥相通者半即先之出聲間轉於眞屑爲收聲遂半通質庚之出聲半通於陽陌爲收聲乃全通藥亦是物也又若去入相近俱屬收聲故兩者間通居多如屋之通宥質之通寘之類不可以平上例嗚呼古韵之通唯變所適然豈敢無稽而臆撰哉

古韻通有四例說

古韻無定本余就唐韻而通之其例有四一曰全通二曰半通三曰間通四曰旁通全通者如東冬江魚虞尤之類諸韵合一全部可通者也半通者如元通眞文又通寒删先覺通屋沃又通藥陌之類一韵兩屬各分其半者也間通者如東通陽尤通支蕭通尤麻通魚虞之類間出相通難以統壹者也旁通者如侴深本侵而入東諷用本宋而入冬之類此數字偶通不容牽合者也全通者古聲本諧無煩轉叶如羔羊草蟲之通東冬江北風素𣎴之通魚虞尤直任自然耳半通者此疆彼界不得闌入如元部門昏存尊之類通眞文原軒煩㘓之類通寒删先各有攸屬是矣間通者兩部自諧未嘗大同如陽通東不及冬江尤通支不及微齊佳灰麻通魚虞不及歌蕭通尤不及肴豪之類是矣旁通者此字偶通不及彼字如侴深入冬見於易諷用入冬見於騷雅必有所本始可通入若因侴深而欲并侵覃因頌用而欲併宋絳則謬戾甚矣今之君子多不講韵學憚爲謹嚴樂於流便每執旁通間通之屬以爲可以大同若半通又無論已苟能審此四例以通古韵其庶幾矣乎

古韻間通旁通分部說

間通旁通之例其說如前或疑自分畛域於古通之例有乖焉奈何不知全通者自屬大同間通者故爲側出若欲以陽通東之故而併合冬江又將以陽通庚之故而併合庚矣以尤通支之故而并合微齊佳灰又將以尤通魚虞之故而併合魚虞矣如此則麻通魚虞尤亦通魚虞蕭通尤肴豪亦通尤牽引混合所謂江陽不通之說何以立之防哉或又疑通韵在古當爲一部就中復有區分於何徵之予謂通韵如東冬江併用古之詩體然也至於唇吻咀調自分次

第如一東二冬三江之目未嘗不劃然何者東冬江聲俱穿鼻而讀法不同東屬合口冬屬撮口江屬開口如東陽間通則並從合口讀也而冬之撮江之開不得與焉由此可以例推故魏晋宋齊自沈韵未立以前原有規繩余已悉言之即追溯三百篇韵有獨用不襍以他者姑就平聲如關雎首柏舟一桑扈三瀌哲四之獨用尤小星首之獨用東猗嗟首蒹葭一南山二正月首鍾鼓一彼都一公劉一之獨用陽猗嗟二車攻七之獨用庚天保三六無羊三綿六之獨用微澤陂首之獨用歌素冠首之獨用塞泮水八之

獨用侵就其驅使畛域井井故可間通者並不必大同也其間或有從同者如終南以梅哉叶裘[illegible]梅叶尤黍苗以哉叶牛之類然亦兼及灰而不能併齊微佳也且載馳四緜衣三緜衣一[illegible]巷伯七[illegible]罝二泉水首皇皇者華三緜三諸章以支之通者[illegible]嘗闌入他部以是知其可間而不可雜信矣至於旁通附餘必爲每部斷限例亦準此雖然居今稽古世代綿邈六書七音傳聞異詞不得已而從變例以幾審聲恭言慎也倘有續爲說文者使字音畫一昭然大同則旁通之例自可不立將來叔重何必乏人耶

旁通諸字注音說

旁通諸字原從別部來入其音亦因之而轉如蜱本元部而入東則音融是司馬彪讀縱本宋部而入東則音叢是劉昌宗讀各有所本此當仍舊貫其他如分之叶隆据曹植七啟調之叶同据小雅車攻雖作者不妄而汪家向無確讀不得已而以切韵同母之音注之余按古字書音韻轉假原無定母其間四聲互讀大抵同母者居多如空字平聲為枯紅切上聲為苦動切去聲為苦貢切同一谿母也去字平聲為丘於切上聲為口舉切去聲為丘據切亦同一谿母也惡字平聲為哀都切去聲為烏故切入聲為遏褐切同一影母也厭字平聲為於鹽切上聲為於琰切去聲為於豔切入聲為益涉切又一甲切亦同一影母也以此例推舉一三反想當不遠耳要俟後之精於六書七音者一一是正焉

古韻不立轉通說

古今聲韻不同由風氣所固然在古韵部相通者殊昉本諧無煩轉叶也余見嚮來韻本多註通轉如江日轉入東佳日轉支元日轉真文之類而老生說詩謂學古必習轉韵始亦惑之如墮雲霧中既思古聲諧合何假轉呼如今人讀江近陽乃於東冬不叶在古江以工得聲故日六義諧聲江河是也夫以工得聲於東冬本自無異又須轉乎其他佳支元文莫不皆然自後儒昧於此理強為轉叶如詩之葛覃喈韵萋飛而注日喈叶居奚反草蟲降韵蟲螽忡而注日降叶乎攻反楚詞大司命塵韵雲門而注云塵叶除軍反彼固不知東冬江三韵支微齊佳灰及真文元三韵古本通也紛紛轉叶畫巳贅矣且近今所習者唐韵耳於古文詞用字見為岐部便謂須叶假令世行切韵則冬又分鍾支又分脂之元又分魂痕即今一部之中疆界剖判無論古體即唐人近律亦須轉叶耶又如唐韵麻部近正韵更分麻遮為二亦聲韵與時遷流不得不然使說者就唐韵而注日遮轉聲通麻人皆掩口而笑之矣夫遮與麻之不煩轉猶麻與歌之不煩轉也推而及於東江支佳真元今人所

岐在古本合譬則古初一姓之後各分氏族乃以後之分反疑古之合豈不誖哉至閒通或從改部旁通亦必殊音原本六書轉假之義蓋字有古讀異於晚近不須轉者如下之讀戶服之讀匐尤之讀怡友之讀以家之讀姑之類固非近音可以回易字有在古通假音隨義變者如衰有四音齊有五音繇有六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辟有十一音之類此卽轉注假借之說也故轉之一言但可施於旁閒通而全通半通皆無所事轉也若夫叶則無施而可余有論斷其非是見別條

古音不可妄叶說

先聖制字有義有音蒼頡伶倫一時並出立法相爲表裏故書有六法律有七音造書者因聲而有字協律者卽字而審音後世如說文之類耑求體義切韻之屬耑講音聲其實音義未有不相貫者古文通用一字每兼數音有音隨義變者亦有一義數音者一義數音者如天有三讀是也音隨義變者如賁有七讀是也有是讀乃可入是韻而時師訓古不求本音所宜動號曰叶何施不可其初緣於唐太子賢與顏師古注兩漢書於長卿子雲孟堅平子諸賦音有與時乖者直以合韻叶音當之而紫陽朱氏注三百篇楚辭亦往往稱叶三公皆博雅儒流緣未深考姑爲曲通寔滋後來憒憒夫一字有數義一義有數音但有轉呼終無妄叶如天有三音入一先其恒讀也又可讀汀因切入真讀鐵明切入庚賁有七音入四寘其恒讀也又可讀符非切入微符分音入文逋昆切入元逋還切入刪父吻切入吻方問切入問故天叶人見於易詩以入真也天叶平見於易楚詞以入庚也虎賁之賁音奔故叶元賁赫之賁音肥故叶微荷無其音烏容濫綴若今人謬讀天可叶地賁可讀臨

四聲縱横何限三七以是厚誣作者甚矣若古詩周頌及禖歌謡間有不可韻者去古邈遠世亡其音耳如負之作頗叶窮見於易小象彖辭之作吹叶亦見於王母謡倘轉讀不傳必訝河漢先古依永和聲定非無本而然也故如吳棫韻補楊愼古音轉注陳第毛詩楚詞古音考方日升韻會小補俱網羅古韻有志發明鼓吹風雅其功不乏而惜乎義例未精時有舛誤具余別說中推廣而釐正之尤俟後之君子矣

辨三江七陽不通說

古韻可通者其聲相似也不通者其聲不諧也若三江古讀是開口工音故通東冬七陽古讀是合口羊音故通庚未有以三江七陽通者乃才老韻補用修韻經及近世諸韵輯於江陽部俱互註云通余初亦猶疑之友人毛先舒獨斷其非今詳考古易詩書暨楚騷詞漢魏詩歌往往不合如書堯典以邦叶雍易師小象以邦叶功詩草蟲以降叶忡南山以雙叶庸漢江夏謡以雙叶童晉童謡以江叶龍京雜篇以聰叶重凡屬三江絕少闌入陽韵其用陽韻成篇者如漢相如琴歌宋子侯董嬌嬈張衡同聲歌魏曹丕燕歌行曹植五遊鬬雞諸篇晉傳玄秋胡行東據禖詩並屬長調未嘗襍三江是知兩韻懸殊古無通轉毛氏曰江本從工是東之屬即降幢厖淙諸字去其偏旁無不從東冬者六義諸聲去陽實遠斯言得之矣古者江紅通用二字並音工若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曲江作曲紅亦其證也或謂江陽互通亦有所本如吳紫玉歌越河梁歌東方朔七諫漢焦氏易林周庾信哀江南賦其詞皆三江七陽首尾相錯何可槩非耶然此誠有之在往籍中直千百之一二耳固當

取之旁通若欲以是牽合全韻則舛矣且余每部後附錄旁通原無蕭畫平上出入不妨間出如執此數條而欲通江陽將据深侵之入東而併通侵据論用之入冬而幷通宋一百七韻不幾混淆無分耶大要江陽兩部古音實殊不得以一二間出為通例也雖然聲音之變其來有自中古間有江陽濫襍者後乃讀江如姜而中原音韻洪武正韻遂以三江併入七陽無別要此近代轉聲豈古音之正哉苟能識此則講養絳漾及侵真寢軫沁震俱無通例可一以貫之矣

古今韻有繁簡說

原夫先聖作書不越聲義兩者上古之世法從簡易故一字常兼數聲亦兼數義至叶韻亦然大抵牙舌唇齒喉應於角徵宮商羽單出為聲成文為音亦雖矢口諧會和之而和可已如切韻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之類細為區分在古都得通貫又其諧聲轉假不限一部如真軫震相推歌哿箇互借蕭篠嘯兼施尤有宥交訓之類（如稹屬軫又入真振賓屬真又入震馱磨屬箇又入歌軻娜屬歌又入哿箇絲屬篠又入蕭要謏屬嘯又入嘯九叟屬有又入尨櫁扈屬尤又入宥平上去一字三聲每相通假亦有轉入聲者如惡厭之類）後世法繁而科窄先古法簡而例寬事類皆然不獨聲韻矣若侵寢沁緝四韻斷從獨用者以聲出閉口兼齊齒比如衆音較稱戛戛難相和會此則理絕旁通古今一致後人不解妄相牽綴者非也

古今聲文遷變說

夫書家點畫增損此文也呼讀清濁此聲也文之與聲俱隨流遷變如篆隸真行厥體屢創就彼楷法時復遷易今書古文各有通用胥吏簿籍宜從時師儒著述宜法古也聲音之變亦緣時俗今字書反切考諸許氏說文多所異同摘詞用韵代有升降如家讀姑通魚虞就讀怡通支馬讀姥通語麌友讀以通紙之類是稱變古絕乖常聽至姑轉而入歌怡轉而入魚姥轉而入果以轉而入語音節唱歎稍為近之又載轉而為今音則家止入麻就止入尤馬止入馬友

止入有即近代所遵唐韻等於三尺矣然近體詞章當從今韻擬古賦頌不逼古音可乎規模驅使正須斟酌時世秦漢而上是為遠古魏晉以來便稱中葉隋唐而後直云叔末遠古從初讀中葉從轉呼叔末則今音以今規古固非以中葉而規遠古亦不類也故為粗陳梗概以便摘詞之家知所遴擇

古人用韻體殊說

蓋依永和聲歌之合節詩詞諧韻其來自古騷賦銘頌流末畧同然疾徐長短體製各殊有通章一韻者如關雎鹿鳴之篇是也有變韻成章者如七月皇矣之篇是矣有每句用韵者如六月食鬱及薁捄之陾陾之類及後世栢梁燕歌是也有韵在句中者如月出猗嗟之類及後世橘頌招魂等篇是也有隔句用韻者如秦泰山碑詞漢王褒洞簫賦亂之類是也有章內數句變韻數十句變韻者如楚騷漢賦之屬可指非一是也有章首用韻而尾聲不拘者如于嗟麟

兮于嗟乎騶虞王后烝哉之類是也有間句助語自為唱歎不在韻例者如樂府董逃上畱田之類是也以是求古篇章無韵者不可強作韵有韵者不可使失韵識曲聽眞裁章[illegible]律庶幾免妄作之誚矣

辨四五七言用韻差次說

詩家近體用唐韻古體依古韻大要然矣就古體中亦有差次不得濫施如四言本宗風雅畧近先漢語朴節幽無嫌佶曲魏晉以還稍就温潤上古艱澀非其本色也五言十九首及漢樂府諸篇雖調遠三百韻超四聲尤虞馬虞給使彷彿晉宋漸革古音陳隋多遵類譜厥體既分用韵宜擇至七言古源於樂府盛於唐代列樂府者直溯先程學唐製者俯同近體如擬飯牛栢梁諸歌古韻可通飯牛歌翰霰通栢梁歌支微齊佳灰通倣長安帝京之篇唐韻宜檢盧照隣長安古意首麻次駱賓王帝京篇首

元次屋累用數韻俱依唐本大要唐人用唐韻諸家一轍既襲其體宜遵其韻或謂李杜歌行時見通古何必拘唐然是信筆失檢非爲恒例如供奉短律間有出韵者如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五月南風起梅花落敬亭乃九真八青偶用也亦將曰律可通古耶詩無約法因陋乘便多藉往賢以文其過爲唐韻乃言通古爲古詩又不考通韵章句率易令有識齒寒非唯學者通患余乃深悔少作矣特拈此則與世共戒之

古韻不繫方言說

古人聲韻之別由運會使然或謂求古音者必辨方言方言所習南訛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耳夫古者言雖殊域書必同文審聲憑語言作詩依文字十五國風脣吻豈能盡符而咏歌未嘗戛別甚至甌越侏儒蠻荆鴃舌聆其言說絕遠中州而越語楚書載彼謳謠無間風雅豈非同文之治不囿方言哉毛氏曰作者用韻但論古今不分南北余謂方言之近古者南北俱有之禮失求野未爲無當要不可謂古音必辨方言且耑以北方爲正耳或又云北

無入聲最爲近古此元人曲家所爲中原音韻則然以例古音致難畫一如林有樸樕綠竹如簀冬日烈烈玄王桓撥諸章皆以入聲連文安得調同元曲又若北人讀作如早讀息如徙讀食如施而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北人讀六如溜讀燠如裕而唐風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相其結撰不必盡從俗呼是知考詞就班匪關土語作者所睿譬則閉門造車不俟躬歷萬里始能合轍也然則求古通韵者正當以讀書論世爲要何必齎油素而訪方言乃與協律耶抑方言云

泰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以例古詩宋魯分域如洸洸其逝衛詩也六月徂暑周雅也嘫肯適我唐風也但取適訓不諧土音此尤彰明較著者余豈挾恐見破而師心自是也歟

通韻貴折中說

古人用韻有理其用韻有體有法畧如前說必無妄作亦無夸談也近世韻學既荒其不解者毋論乃一二好古君子又過爲標異未能折中如鄭樵云古無反切平仄皆通用黃公紹云韻書出於江左本是吳音學者相沿動資口實不知此等皆非確見也夫平上去入上世原無此目而依永和聲本出自然漸分次第後來立法較密亦猶八音沿於土鼓耳若平仄互叶或近後世詞曲體然北曲廢入聲作平上去詞則三聲互叶入必單用古詩歌其體自異分章斷句四聲各自爲韻間有互叶必本有此讀如鄭云卿雲之爲慶雲咎繇之爲皐陶之類此六書通假以慶有卿音咎有皐音繇有陶音故也夫慶之讀卿見於易困二小象及白雉詩又鼛鼓從咎音也書厥草惟繇與繇通指頻以明烏容反仄無準耶或有以齊侯之子一章爲證者夫子可讀慈郎無妨叶妻妹子出韵正與大夫夙退句同也若云妹可叶姨將退可叶勞耶且古詩遠推三百非近體可拘至如屈宋騷詞韋孟諷諫之類實源風雅未祧古法取而讀之用韵浮切確有畛域此不得四聲互叶也審矣若類譜雖傳

自隱侯然前此周顒已有切韻又溯之郭璞音圖二
百六部其來已遠非沈氏臆創惡得以吳音少之余
別有詳辨廼說者猶滋反唇倘以其四聲所隸漸與
風騷古音相遠歟抑思運會所趨匪朝伊夕如風音
古作孚金反入侵而今入東然馬融長笛賦云簫管
並舉金石比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已收入東矣天
音古作汀因鐵明二切入真庚而今入先然班固西
都賦云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已
收入先矣其他能華尤馬之類可用引伸是知聲音
遞變兩漢已然歸獄吳興未爲平允且人但知約爲

吳莛遂屬偏音不知約書原仍舊貫有科併而無大
更故由約以前詩篇具在可以次第引繩如魏曹植
箜篌引鰕䱇篇獨用尤曹丕燕歌行獨用陽晉陸機
塘上行飲馬行獨用先張華上巳篇獨用真謙詩獨
用蒸潘岳河陽作獨用蕭潘尼迎駕獨用緝殷仲文
南州作獨用軫揚茗華贈僧度獨用有宋鮑照東武
吟獨用元代苦熱行獨用微代君子有所思行獨用
月顔延之還至梁城作獨用文謝靈運代阮瑀詩獨
用紙送孔令詩獨用肴憶山中獨用早齊謝朓出尚
書省獨用薺遊敬亭山獨用齊和王融獨用屋由此

觀之即沈譜未行諸韻原有分部約特從而損益釐
次之耳詎分更舊章矯爲私製哉至約於靈運傳論
所稱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浮聲切響前後精叶妙達
斯指始可言文潘陸曹王曾無先覺此謂音節諧調
謳高歷賞章句劉亮不徒遺韻獨得也然則類譜一
編約固未得矜爲秘本入亦烏容橫以臆創罪之也
哉語曰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余亦願折中以持平焉

用韻諦當說

作者要識聲音韻三者之分而後用之諦當何爲聲平上去入是也何爲音見溪群疑之類是也何爲韻一東二冬之部是也聲立於始音立於中韻要於終然聲以該韻韻以該音細求其故必字音正而後韻部諧今全半通者自可按部而得不假串𤕤唯間與旁通之類一出一入尤宜裁量在切韻家有正紐旁紐反紐三法正紐者異聲同母如前所指去惡厭諸字是也其比通部如東董送屋之類旁紐者卽余所謂間通如蕭入尤麻入虞而毛氏通指謂屋承宥質

職承寘之類亦此理也其在每字轉音如前所指緜又讀陶咎又讀皐之類反紐者謂先入真真亦入先侵入蒸蒸亦入侵之類如緡音綿亦讀民田音塡亦讀陳是真先可互入如秦風興從音入侵嬌女詩則音又從菱證入蒸是蒸侵可互入也凡如此類定須考据有本又附錄諸字雖依古網羅臨文正當詮擇如諷議之諷作風本小雅遜讓之遜作孫本論語諫諍之諍作爭本孝經邪僻之僻作辟本禮記此類自可給事若婉孌作睕挺長爽作契需慫恿作從臾逌豫作佾忬之類須連文並見不可割施又若周田作

割申詩商作詠賞曲紅作曲江神由作神農之類卽連文儷句猶當愼之否則恐有三豕沿訛之累別風淮雨好奇之失焉嗟乎述者謂明多聞擇善用韻雖小蓋可忽乎哉

辨韻口法宜審說

古韻之流失良由時俗遷移口法不審沿訛習誤視爲故然若非先覺爲之指示後學從而止尋雖欲復古其道無由矣友人毛犇黃訂韻以六條曰穿鼻東冬江陽庚青蒸是也曰展輔支微齊佳灰是也曰歛唇魚虞蕭肴豪尤是也曰抵齶真文元寒删先是也曰直喉歌麻是也曰閉口侵覃鹽咸是也又舊傳四聲經緯圖亦有六法曰開口江寒之屬是也曰合口如東虞之屬是也曰撮口如冬文之屬是也曰齊齒如支齊之屬是也曰捲舌如删是也曰閉口如侵覃鹽咸是也如毛氏六條則大綱齊如陳氏六法則細目舉余謂兩家之論不可偏廢但舉大綱則無以縷析穿鼻七部猶然相混也但陳細目則無以條貫古通部若干又何以明之哉故知毛氏六條則舉穿鼻而東冬江爲一部陽自爲一部庚青蒸爲一部可按焉知陳氏六法如東冬同穿鼻也而合口讀之故東爲德紅切撮口讀之故冬爲都宗切如魚虞同歛唇也而合口讀之故虞爲元俱切撮口讀之故魚爲語居切且有同字異部者如同一攻也而合口讀則古紅切入東撮口讀則九容切入冬同一於也撮口讀則央居切入魚合口讀則哀都切入虞凡若此類得失異同皆毫釐千里者也借如閉口四部居殿覃鹽咸之近寒删先固已侵則近真不近文真文同屬抵齶何以有真無文葢文是撮口撮閉雖小異不能作兩音也學者能審六條之大又識六法之細且於切韵編中所謂辨聲捷訣口誦心惟熟諳有素則古韵離合之故可洞决無疑矣

古音古字宜酌說

稽古臨文必貴博雅溺於俗體近音多怪少可誠不足道也然音韵所施宜差三古已具別論可無費詞若字體求正不失古雅畧如顏氏干祿書之所爲正體足矣本序曰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是也六書之義雖祖於說文然彼自篆書後代變爲楷體或從篆或從籀或從隸槩趨省便非復古製但求不悖六書之指甚可雅觀耳故孫愐唐韵雅俗並收其間俚下破體者固當芟之(如怱作忩應作應蛇作虵變作㝈𢶍作搥帋之類)亦有古籀諸文如亯庸奥冬畠邢勿宜令爻癸天宬

𡉉丘之類形體詭異使人覩之畧似梵書又同符篆亦爲僻也况於吳王休四子及梁四公子名武塈所撰諸字詎足法哉近世吳興趙宧光作說文長箋頗有發明而獨嗜古體字改次今文如文作彣注作丶也作殹之作㞢之類其說未嘗無本而行墨類是使人不可讀亦太苦已余謂審音欲古而用韻宜調識字貴多而臨文欲雅劉勰云三人不識幾成字妖故舉曹攄之詩有褊心惡吶咬句以爲篇累豈可過𧦝奇字以詫藝林耶故如宍之見於斷竹歌𢿨之見於漢鐃歌𡿨之見於王孫賦此等體異近篇未爲駭衆倘制作典冊詞章爾雅雖易之無作无周官之𧷤代殺尙不輕倣傚也作者幸察之

韻書注釋說

凡字書有二種釋字者以體義爲主而音聲在所兼切韻者以音聲爲重而體義在所略然切韻之書雖重音聲其於字義亦當訓釋簡括使人了解若孫愐唐韻本於陸法言撰本其間注釋亦未盡善如兄曰兄弟姊曰姊妹布曰布帛筆曰筆墨之類則失之略而混按爾雅曰男子先生曰兄女子先生曰姊說文曰布枲織筆所以書也讀之其義乃悉而連類並舉誰能別之如訓罷物徵引故實訓姓名徵引氏族之類則失之煩而支按說文北乖也增韻朔方也又高

麗姓釋名鏡有光景也增韻鑑也如此二字義已了而於北則累舉種族於鏡則引火齊鏡及甘陵照鏡事何其騈贅哉如從有二音仝屬冬部於從下曰又即容切後曰又即容切則重出矣如酸曰酸於酸又但曰酸酒其重釀爲酸之義覆檢未詳則苦晦矣其間亦有謬誤者若戈曰天授年置法曰襄王法章之後出左傳是也但以本書取韻爲古今折中其注釋不遑更次聊爲攈略以示學者耳繼此惟黃公紹韻會每字以說文爲主而旁引群籍訓義精當寅稱善本矣惜乎但舉要而未全耳方氏小補猶未甚稱後有君子當更爲集成焉

古今韻學統駁說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古人文取諧聲往往用韻不徒詩歌騷賦爲然也如易小象而外書禮問有韻文左國諸子亡慮雜出至管子弟子職蘇秦說秦王中段　一史記龜筴傳大抵依韻成章又如每一部中多有疊韻字面如從容逍遙優游堂皇之類不可勝數即知古人語言文字多協音韻爲妙風尚所貴學者童而習之故無踳駁不純之累先秦兩漢頗同此軌然其間亦有襍而未醇者若焦氏易林劉向列女傳贊之類頗用古韻任離合之間

難以守爲蕭畫耳自六季古音漸消學者文辭暗移凡樂府詩賦無復風騷餘响沈約既著類譜習近忘遠唐代設科奉爲玉律尋作五七古亦皆稟爲士大夫遂不識古韻爲何物其間留意師古自命作者若韓柳諸家差勝然猶未能精且粹也降而南北宋如臨川眉山諸公益以創通自信凡[illegible]盡無拘[illegible]謂四聲縱橫可以意叶紫陽大儒[illegible]韻不必有本韻學於是滅裂矣明興[illegible]作最富[illegible]復古而聲韻之學猶未大彰如李獻吉吳明卿作五言古俱真侵襍用李述慎吳所思俱誤有不自省覺何大[illegible]

風雅體以天年叶入一先此三公尚爾又况錄錄者
耶嗟乎古今韻學之輕重純駁其大較可睹已若米
與才老古韻補明楊用修古音轉注諸編陳季立毛
詩楚詞古音考方子謙韻會小補是皆有志復古發
明韻學乃余觀其書俱不能無舛焉才老首勤古韻
藪同篳路而通貫未精科指多漏又竊虞兩叶貽誤
考亭其間濫引唐宋諸家諒難垂法用修論吳願洞
而刺謬亦多且貪多夸新時坐不確如以分作粉引
佽倅傳以詹作蟾引十九首考之本文每相齟齬若
斯淚著未易悉舉也季立刻於叟字昧於通部每就

本通之韵別求轉叶過貴推尋不悟其贅又生產閡
中讀音不正如南叶心而云音寧天叶人而云音江
之類俱比屬訛謬未足諧聲子謙搜羅葺綴用心良
苦而三家流失均之莫辨且彊分叶讀務不合古其
於通側既迷旁引時濫如江陽牽連庚真襍亂但博
收群集腑無鑒裁壘守輸攻兩有未辨苟欲折衷一
是要未敢許耳嗚呼此四君子者網羅往籍鼓吹藝
林討究其失不能曲護要知功過豈相掩哉若近刻
宣城字彙原主訓義而時及通韻未免沿訛此則事
從同同者也予自揣固陋遠謝前賢而繼起講求爲
力差易又藉友人匡贊積有歲年稿凡數易今始告
成綱目頭訖粗足論定百世以俟自許不惑至於徵
引挂漏詮次踈畧字體正俗檢點不盡正望高明補
裨耳余豈忽當時子建而徒俟後世揚雲也哉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六

序

敬學集序

歲在壬癸之交東南文事大盛矣里社諸子嫣同人之所爲會藂而論定釐次之凡若干篇都爲一集名曰敬學既已授剞劂氏迺屬序於不佞既受而卒業揔其歷訖繹思名義不禁喟然長歎曰吉哉敬學之稱也諸君子良賢乎哉夫自結繩代遠文教日開東帶之士伏首横經呻其佔畢顏門號學者大氐皆原本孔氏矣以孔氏删述六經爲諸儒之大宗也然及門徒衆通經者七十二人故屬登堂親受洎末流寖遠南北教岐言卜顓孫漆雕氏各目一儒揆諸聖人微言大義殆闕有間焉漢興繼秦之後初除挾書禁崇聖道明六經時諸老先生各以其傳爲訓詁章句次第得自名家立學官業博士弟子於是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列諸學官分別指授又若費高易孔氏古文尚書毛詩慶氏禮及劉賈春秋未得立者尚不一家當時在所稱國子弟傳習此甲彼乙更相擊難蜚文聚訟甚比操戈藉人是所師亦

何其矜而戾也幸有宋諸賢闡揚道學大指務稱主敬妙得正傳乃考亭鷟湖立說不同兩家遂成水火折衷而論亡慮左右袒所在學以大道爲公豈得顧門相詬耶然競此紛紛唯敬可以已之在易稱坤之師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仲尼嘗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然則學者立已與全交皆不可斯須離於敬也僕束髮受書尊聞行知幸爲二三兄弟所推挽切磋文義身在其間益西陵學者咸歸我黨舊矣在昔師古經始而登樓攬雲繼之雖三集題拂小殊互爲鼓吹要以通經合雅深於義理之文未始不相得益彰也頃者諸君子推原家學斌斌質有其文執筆謀篇義符經傳臧否取舍各暢所懷愛憎異同一時都盡語云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視師古登攬之役有後先而無彼我然其於道也宜較深矣以是術追聖教即漢宋顓家之說盡可通而廣之又寧溺於毘陵南北部及雒蜀分門者哉繹思敬學有以耳僕不佞甚樂諸君子之有是集也而敢辭區區鄙言以弁諸簡端

柴氏家乘自序

蓋聞之古先聖王重宗合族則立爲譜牒表而出之所以詳世系別同異辨尊卑序長少定親疏使夫散者得紀昧者得昭孝慈展焉賢喆者鼇焉蓋其慎哉本吾姓所自出共稱高柴禮有緣王父爲氏者是矣巳散處四方望族不乏洎宋建炎中有上宗公從汴京扈蹕南遷實始居杭後累百餘年或仕或隱第以譜亡於火述者無稽遥遥華胄則吾弗敢知故今之世次斷自慵菴公而下君子曰歐蘇系遠北地李氏亡取焉闕疑傳信國史艮然況譜吾宗哉從姪世堯

少儁愛禮晚尤篤古誼懇懇敦倫睦族慮家牒散軼久之日就湮徵廼原本高曾疏分支屬而附以錫命祀典誌傳贈言及丘墓祭田終焉倣古世表繫以敘論且授剞劂氏布之起訖成書如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則可謂義例明善者乎圖宗系支庶尊祖親禰以昭統也詳世次生卒男女婚姻裕後敬齊以立辨也勅錫命祀典貴貴賢賢之義也紀誌傳贈言以旌先美而崇文獻也列丘墓區祭田所以追遠報本示有典司也備是數者於是乎謂之家乘紹炳旣受卒讀則喟然歎曰於戲敬之哉夫吾宗遠者弗道自慵菴公後凡四五葉近二百年所中間殀絕遁告宗祏之重不斬如縷及先大父之身積累發越以名進士起家出入中外臺忠孝廉直楷模天下到於今稱之而世父父輩亦各奮踔厲行侍從清班明經國子以暨諸兄姪子姓甲科孝秀先後蜚聲宦仕有政嫺黨克成要數傳以來而徹嗣益繁歲時燕見肅雝和鳴人稱武林柴氏有第五萬石家風弗唯朱張顧陸矜門第相高已耳抑吾先世嘗用業賈平易近俗行未越閭閈然里仁爲美不廢詩書今則藉先公餘業衣冠相望繩繩而詵詵將恐歷祀愈遠世變移人子弟賢

愚肩背襍出其賈而詩書亡寧有詩書而賈者乎若詩書而賈則堂戶而阡陌禮樂而鬱鬯之也皇哉我祖實羞且惘焉紹炳願繼此者思締造艱難惇敘式好上之天爵亢宗其次顯親弟祿下亦不失爲鄉里善人易曰食舊德詩曰無忝爾所生佑啟於前而勉承罔斁是所望於後來之秀奕葉乃滋大其尚以余言爲徵也

河北崔盧江東王謝非徒門第相高實以人賢相繼也省軒爲柴氏後來之秀承先啟後綽有門風

讀詩書而賈數語知其垂訓深矣　錢武山

柴氏家傳自序

國有史家有譜所以徵信垂遠也吾家譜牒自萬曆壬午燬於火宋南渡以來但知蓟士宗公數傳間不可考又本支遞嬗比於蜀中無佗揚粤稍鼻祖亡能旁證炳心焉悼之廼者從兄子世尭懼久益散軼輯爲家乘世次斷自慵菴公而下傳誌則託始徵仕文獻足徵益其善也然張恭懿志冥太孺人邵憲副志清泉太學已失其本至所載諸篇後出名貴手筆如呂文安之簡質邵司成之清裁及近今吾友陳氏之高潔無慙作者其餘間失浮冗或褵纚謝記曰先祖

有善而弗知弗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吾家先世代有質行隱德自徵仕觀察廼益彰子孫式敎申申訢訢各能著名行世父父輩及諸昆子姓就其生平都有足傳後先壹範尢稱端淑比古荀陳顔柳亦云方幅矣顧紀述傷雅稱儷溢詞使覽者不可讀又未能傳信并孝慈揚美之誼也炳特僭爲更次俾事詞徵實不致濫綴篇末附以論讚用示後人纔才愧斐然稍存體質夫馬班自叙即入東西漢書家牒之存原備國史炳今於呂邵陳三篇仍原本諸篇多增損舊文或出補譔期於各見風類必有可采將來載筆之家修儒林文苑循吏獨行列女諸傳吾柴氏故不乏人即以此本節取庶備百一哉或曰古有自叙家傳亡論讀者子汰哉乃敢剏例炳則以史漢諸帝紀皆系論讚於禮子臣一也且子思子仲尼祖述一章非論邪近世北地李獻吉譜傳亦有總讚讚之於論濫觴已予故斷而爲之君子亡譏焉

浸淫於賈董發而爲文無非醇茂之氣濟南太倉

遯席孫宇台

官制備考序

柴子曰學者稱博極羣書以爲諳練時務之具其於四庫七畧輶軒掌故稗官野乘諸所紀述莫不日討而尋味之官制所彙特其一耳然而冀夫燒習者益難夫黃帝以上渺巳唐虞夏商散見書禮周官三百六十屬寖爲明備及秦頗滑襍之漢興定議稍云近古兩京列署徵於班表范志有得詳焉自是以降更姓改物歷年千數而遥史目十九而溢中間朌制言人人殊大氐員冗於唐名陋於宋職濫於元而中正弑雅綱紀中外則莫如我明自京朝暨郡邑流末條

理纖悉具於會典一書可攷也然以今揆古不爲參伍襍治之得其一切統會所在凡沿革興除細大分合同異指歸茫乎莫辨於是當事謬違而立談舛錯豈有幸哉夫官有相沿仍舊者六曹分典是也有更始革故者丞相專柄是也有古無而創興者如宗人令蠻夷長官之類是也有古崇而今卑者如較尉千石降爲騎卒之類是也有古卑而今尊者如侍郎執戟儼躋八座之類是也有古設而除省者如司農少府將作大匠並入戶工之類是也有名同而實異者如三公三孤古乃分職而今直兼銜之類是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如今通政給事準古黃門謁者臺之類是也凡此指類言之不可悉數乃今覽於官制備考一編推本歷代興廢所由條其職守原委別白較若指掌豈非所謂博綜簡練以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耶或曰是編出嘉禾李公徒便臨文臚括非有意於遠者大者雖然是即惡可少也在昔使命日繁禮詞是講一階一級於是焉在故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班位貴賤以是善爲詞令鄭人賴之後有作者緣飾成章斷非無本可矣然則當世之學士大夫其或一介敦遣十吏並供而爲能從容筆舌以無

貽執事羞亦將有所釆於此也僕既受而卒業遂爲總其大指著諸篇

綜覈名制畧無襍筆可以問鼎孟堅矣 陸璽京

十三經類語序

昔孔氏删述古文要諸六藉其身通者七十二人自游夏荀孟之徒遞相祖述各有淵源要之不離經解者近是漢室丁秦火之餘力購古書進明經高第而諸儒人是所師樂經以亡散罕習者詩書易禮春秋則具有專家不下十數其孝經爾雅論孟諸篇雖誦習師尊之弗獲比於經籍晋宋而降儒者或盛或衰而傳經户說以名則六以實則五其大常也暨唐貞觀中右文鳌始詔於五經外復益以八號十三經大抵取漢儒舊詁爲註而疏則世南師古之倫集之五

季暨宋因任弗改明興推本聖教獨用五經取士而十三經註疏一書亦復頒之學宫俾師生考識焉然而制科之設唯尙專經諸父兄子弟屈首揣摹不敢復論繩墨之外近迺古學振興恥以一義自畫無厭春秋弦誦即十三經而下皆津津知所染指矣迺江右羅氏更爲比而屬之别白科指各有條分而錢唐魯子既得其編兼附以註名曰十三經類語屬序於予予故性不喜觀類書以爲賢者通經學古即不屑章句一切安用是戔戔者爲宄且類不能無撦撦不能無節既激割裂更貽掛漏將使聖經不獲自全於天下而予後生晚進以媮便不學之途也雖然極其敝而攻之抑一端耳是書也行乃有五利焉夫羣經散布紛會易淆條析縷縷則成說刻心故眉山蘇子教人讀書嘗作數廻過每一過以類求之此即法遺意利於記憶者一也選言樹義端以類從區晝任胸則揮毫絡繹故昔孝標徵事多至數年斯以參伍稡治得其要領利於驅使者一也作者多鶩博然吹笳賸策引事謬違矜愼立言不妨簡覈別類於稽可免㗖癸瀨利於省覽者一也訓詁奧衍窮日難周句義弗通則望洋殊苦故不求甚解務在坦白寓目易曉

何至妄鼠金根利於詮釋者一也卷帙浩繁觀覽轍倦且或限於資力富兒藏書不解讀貧士彊記弗能購而速牀架屋負笈難携今則賈廉帙省不必大力負之以趨利於市購囊挈者一也雖有一敝不以損其五利況在學者得是書而善用之不以捷忘其勤不以交忘其本不以條析忘其大全斟酌會通抑亦可以有利而無敝也爲嘉惠後生黼黻作者較彼類函初學諸書不又多乎哉異日經生家不惟染指於是而且得所厭飫焉予即烏敢短之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明通宣朗似知幾論史一則　吳梅村

柴氏古韻通自序

蓋稽之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凡人發言爲聲因制字有韻字本代言韻以諧聲牙舌唇齒喉應於角徵宮商羽故六書之制通於五音尚矣詩者取單出之聲爲成文之音成文應節故獨奏則爲歌合舞則爲樂詩必合樂務先審聲斷章比什未有舍韻者也即皋陶五子歌之屬靡不唱歎諧叶至仲尼所删三百五篇四始六義視古加文考其音韻悉有倫要不妄作也自是代降厥體屢變騷賦箴銘贊頌哀誄及諸有韻之文皆古詩之流雖稱别子原本

大宗要之依永和聲式歌且舞豈或舛節哉且周官保氏掌教六書太史董聲詩漢法學童十七以上試諷籀書課殿最協律考文相倚而重此其審音分韻必有成部迨篆隸屢變方言襍揉字繁而聲駁蓋古韻一書罕得其傳者焉魏晉以來始尚切韻遂有分部如所傳梁沈約四聲類譜原仍舊貫而科爲獨併以繩作者耳唐因之更爲併省曰禮部韵畧設科取士凡詩賦儷句莫敢軼者迄今學士家奉爲三尺法然近體操觚畫一良便若以擬古作者不無立唐虞而用蕭何律適成周而議叔孫通禮矣故博雅之士

元元本本謂宜主許氏說文而溯之古文爾雅庶幾上世元音絡繹可遇先是天寶中陳州司馬孫愐因沈約舊譜廣之曰唐韵其本部古音什收五六而通例無聞至宋渤海吳棫有古韻補闕南鄭樵有七音畧明弘農楊愼有古音轉注及餘錄韻寶拾遺諸編閩中陳第有毛詩楚詞古音考是皆發憤稽古有裨來學第轉叶旁通窮幽抉隱而於通併列部條貫鮮昭辨理諧聲折衷何昉將數君子承襲舊聞未及研覈抑後人傳訛掛盖之過耶僕不揣僭爲更始就唐韻次第辨其孰可通貫者併爲一條兼引古詩賦數

則畧示證類其諸韻旁通者則以前吳鄭楊陳諸家所集暨黃公紹韻會韓道昭篇海方日謙小補趙宧光說文長箋梅誕生字彙吳任臣字彙補以及近家諸字書而兼考之經傳子史訂訛補闕依次斟酌附載於後該通有據旁叶有徵是編也[illegible]首有經有緯可以成文而不亂歟僕自束髮學爲古文詞求所爲古韻通貫疑舊本無稽嘗徧詢老儒高才生未獲睨錫獨毛子先舒大啟其端剖判同異灼然有見嘗云聲韵之變宜分三古先秦爲上漢魏爲中晉宋六朝爲近唐遵吳興譜則今音耳其意欲摟載籍勒古韻

為三等擬風雅雅頌及古歌謠者數上倣兩京賦頌古詩及建安黃初體者取中作晉宋以下樂府諸體取近且易效也披勘差別指甚深美僕苦欵碕寡聞又早衰善病不能縷析窮精但列其大都自上古訖六季約畧給使者總為若干部命曰古韻通聊以廣之同好或亦飛蟲弋獲云爾倘有闕遺紕繆敬俟後之君子補所不逮也

西陵諸名士風雅都長省軒馳黃去矜皆精韻學而省軒尤能辨晰於毫芒真於此道有掩前絕後之嘆曩讀與余往復辨難諸書及全書序不覺目

瞠舌咋陸麗京嘆曰恨孫恒周德清曾無先覺有旨哉 顧寧人

通考纂畧自序

學者以明體適用為要所宜究心者理與事二者而已理以窮經為本事以熟史為先顧史云載事厥體亦殊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志以備典章經制苟詳於彼而畧於此其為諳事適用仍為無與也故溫公通鑑雖稱十七史為一書理亂興衰顛訖可究而於歷代之典章經制不能兼采於是鄱陽馬貴與倣杜氏通典之例為之增補缺漏為文獻通考豈非經世之闕畧稽古者所必資乎近代有王氏文獻續考朱氏治平畧亦本此意但書帙浩繁不易周覽余比

在家塾課子弟輩肄業有諸為要刪以便記誦者爰取諸書分類彙輯每事之沿革興除異同得失撮其大要撰為一篇凡若干篇都為一集使首尾成文畧可上口開卷易了成誦不忘縱未能該洽古今而粗識事體亦足見適用之一斑也自分淺陋非通人所許聊以取便童蒙比於小學紺珠之類云耳若夫泝委尋源由博反約自有通典通考諸編以及二十一史書志十三經之傳註在何乃沾沾於是哉

山海經廣注序

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爲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尤袤定爲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爲之傳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讚梁張僧繇又爲畫圖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爲十卷其書雖流傳迄今然中多疏畧未備同郡吳志伊任臣窮泝源流爲袠述一卷又於郭傳外捜而討之爲廣注十八卷又取舒雅繪本次第增訂爲圖象五卷都爲一部書成屬余爲之序余既受卒讀服其補闕有功乃歎曰斯誠所謂閎覽博物君子哉蓋記稱道貴而隱易貴多識以畜其德故春

秋美子產倚相周公著爾雅仲尼之答楛矢墳羊皆非淺見寡聞者可測也如山海經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而鄙儒小生欲以耳目格之乎相提而論蓋是禹貢之外篇職方之附庸耳自昔方聞之士信而有徵若畢方貳負長臂兩面之類稱引本末皆出於是編閎覽博物所由爲可廢也或以書非古聖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疑屬子譏此顏子推斷爲後人羼入蓋篤論矣且達識者比類而觀寧得以豫章斥本草之訛張仲揖爾雅爲曆乎故志伊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莫不考鏡同異條貫表裏網羅羣籍要諸明備庶幾好事鼓吹來學津梁正使景純可作張舒並駕亦何多讓焉雖然志伊三十年名士好學深思著書滿家爲吾黨所推何事不辦若余則衰遲善病於道無聞記問昏忘舊業日廢豈復足備揚摧顧自念董子觀道大原而識重常之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好覽山海經形諸賦咏是知六籍之外聖賢載記爲儒者不遺既以稽古亦資格物余雖欽敬無能於是集猶篤好

之斷未敢以玩物喪志爲解而願爲閎博君子執鞭前導可也是爲序

西陵社選序

社之以西陵志舉地也人盛且著不可以它目於是乎以地舉之矣以地舉之猶之曰於是乎在夫人而知之也夫人而知之此其爲選奈何前此者有社矣後此者有社矣爲社也衆或該或偏要不出西陵咫尺地而各名一家莫相統一紛紛然胡爲者徐子世臣曰爲其夜郎王漢孰與大則吾地無之也爲其井陵南北部互相譏揣則恐不幸而於吾地見之也於是約壇布檄徵會羣書册黨同册伐異推尊宿引少雋次第所知人人以爲厭所望而又復振起雅流折

衷一是郡中之論庶幾其大定乎往者鄴下之遊英才輩出而人挾所長鮮能自鏡邇子桓典論一篇瑕瑜互指遂爲其人定評自劉延以爲三家之學喙喙爭鳴遂作春秋調人七萬言亦以交暢彼巳識者韙焉是集也以義則斷以志則和宜乎衆君子於焉取衷而天下舉樂觀其盛矣然則此鄉風會比年以來勢將日上而要使堅明約束作則四方以爲盟主不既休乎是故西陵誠擅勝得世臣而後益彰地因人重有以也夫傳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若徐子可謂似之矣

後場鴻寶序

國家以科目取人二百年來於是爲盛而近迺稍稍軼焉議者謂此途不足以得士宜即破格如異時夫法未變古而效不齊則有說也竊思我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有司以進賢爲加等巳則定科貢令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初場試經書義七道以相深於義理之文而次即試論以觀博約之致試表判以綜華要之才又次則試時務策以切磋究之謀王體國於是乎大備葢斟酌質文而用之不可以匪人冒矣法久而敝其流實然有司者課士徒以時藝比偶爲工而

眞所爲二三場不甚苟巳得當裁足克數而已故士之奉爲舉業者亦惟先後貴人爲嚆一卷之藝劌弁而峨勤苦不敢自異及其熟習竟以是掟得之無慮稱儒生乃實豈子求其諳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誰乎故愚以爲朝廷欲不失祖宗初意而實收賢士大夫之用則莫如二三場兼重何則初場之所爲經書義者章句枝梧猶足了此而二三場以論表策判爲程非諳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不易辦也然上以是求下鮮以是應則豈非因陋就寡而學不與之故哉嗟乎賈生年少耳所著新書治安數十萬言當時謂

其遑遑國體而蘇季子短長之士然能簡練以為揣摩出說人主若取諸懷抱兩人者賢否各殊要其表裏條貫燦然可睹俱非不學無術以致之者也況迺者聖明在御詳延方聞取士之科其不次之登尤以博學弘詞才堪經世者為的益敦獎二三場意已不啻反覆加嚴誠如是肄業雖勤是又惡可以已紹炳不敏乃綜諸老先生程式之文及時流之已雋者合為一編而以同人擬著附焉次第其間稍為詮釋使夫事辭易曉庶幾諳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皆有可鏡見也乇日者不忘努力草莽臣藉而達諸天子之廷其亦有所以拜自獻哉

四六全書序

夫書用識兹肇與皇古詞之輯矣有嫓前談春秋使命為勳戰國短長互競是以繞朝贈策叔向寓緘遜城用約矢首登泰容藉甚章推執文身足志不但已也洎炎漢右儒彌繁筆札子長攄悃於任安少卿披衷於蘇武東方騁詞以誚難楊惲寫志而慷慨並揚抑寸心吐屬尺素方軌前秀締有可觀迨夫崔瑗濟濟入林阮瑀翩翩足樂孟公操觚百封各意文舉染翰半簡必傳斯亦書記之長材詞場之雅致矣然或萬言累牘一劄數行規所取裁未由徘體自魏晉抽英發啓別搆齊梁風靡競騖爭工沿隋入唐遥相祖述莫不綺旨星稠繁文縟合篇多組織之奇句挾鏗鏘之響借如江鮑徐庾豔絕當時盧駱王楊飈流藉甚暨事增華固其雋也雖昌黎更始士知古文而表啓聿修厥制畫一繼葉以還代優作者曾王典茂標準殿蘇磨宕居宗大抵駢偶為用迄不廢焉於戲所由來尚矣夫敷袵論心商摧前藻工拙之數有筆有學要使莊以立體婉以運裁繡錯成章縈紆餘韻此筆之精也欲乃選言絡繹使事輻湊類族辨物博習通方此學之績也筆可效於規摹學固資乎諳練苟

學以輔筆卽質有其文自以爲功在修能而體劭矣茲者檇李李君實所集四六類編佐以官制輿圖姓氏時物諸考而晉錢二子復爲增補訂定焉余得是書縱觀之積一時之英彙備千載之典要亦猶鼓吹風雅囊括紀聞休文指科宜稱妙達孝標徵實且免謬迷褎然一家有足術者俾人學得所資筆有從窗於以冀彼巳之懷展古今之蘊八音並暢五色相宣雅義扇風則波屬雲委逸思馳麗則璧合珠聯庶幾赫蹏並價不律揚光臨觴命賦揮灑有條對客飛觴流連極致是誠翰墨君宗抑又薦紳衣被君子不云

情信辭巧彼有取爾雖其似之將令袁氏逸才名騰倚馬可謂子雲少作悔類雕蟲而已哉

綺麗中復能事事條疏是初唐高手　陳際叔

李卓吾評定小說序

余嘗覽班漢藝文志集小說凡十五家得千三百八十篇而斷之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以爲雖小道必有可觀故使綴而不忘亦能言之致矣巳如伶玄外傳稗事秘辛無慮備極荒媟而兩京作者亦與並傳浸淫魏晉以迄於唐人撰私說附會成篇妖淫誕逸各稱能品故人觀正史者欠伸恐卧而至讀諸小傳乃不知倦自不足繼之以爲此其大効也趙宋自高廟內禪退居南內時春秋昔邁有喜人演說稗記以爲娛而

孝皇逆知上指乃令東方郭舍人之流迭侍供奉日進一本卽妄誕不載小說之盛又所由來矣然而撰者事實古今異齊工拙之數不啻倍蓰大氐情足於巳才周乎物變化在中而首尾藷會可不爲善者乎迺溫陵李氏評定小說而獨以西遊水滸比諸腐史南華固得失之林也自我論之則以說者凡著一說必有托寄以爲觀感所自意外微文寓而知返故靡麗之詞勸百而諷一其究歸於節儉所爲曲終奏雅詎不然哉乃者友人茲刻綜次不多要亦有爲而作感物造端情因事集以視漢唐宋諸家未知何如而

覩機遁俗獨意古之諷諫者流詩不云乎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何可廢也若曰是適以宣淫喜亂而急屏之恐污吾目即經筵去國風而春秋不登於學舍前世有非之者雖聖作明述奈何哉夫主人讀其詞而不獲其解說者為無罪焉耳

送吳錫雯遷任南和序

吳子錫雯任肇慶司理二載政聲日以起解究戢虣頗見其風裁嶺海間人人頌之尋奉裁歸籍慨然念親老請告終養當事者不果題改補南和令廹而就道雖之官非其好也余謂今之君子多重視一官若錫雯之視官既輕自處豈不綽綽哉雖然重視官者每曲以狥人而輕視官者亦患過於行已出處與時消息當以利濟元元為務倘謂百里不足以展驥足何以慰此地之望耶且縣令與司理官方異宜司理稱法亶利見風裁令為親民之吏承郡司條教以布

境內而因為彌縫其闕有裨上之道焉故媚貴要非所能而過亢則取戾縱豪猾非所能而過猛則生釁任請託餽遺非所能而過於簡畧亦滋悔矣夫非所能者不可回而有時乎過者傷於激也大要取與揆於誼進止適於禮通塞安於命而素履從容言無忤物居是官也安在恥折腰而以强項為名高哉南和漢邑也龍岡㶁河間山川雄厚人物不凡下車問俗宋廣平遺風猶有存焉者乎錫雯第往必有善政宜民與古人相頡頏者則嶺南號為神君邢州戴為慈母易地皆然使八十老親旦夕聞治行之播而喜動

顏色爲加一餐善養莫大於是奚必得請閒居而後快歟嗟乎政優者多暇日定不廢嘯咏得佳句當寄讀之吾黨布衣兄弟正未敢以勸駕爲左計也不激不隨大儒和平之論豈僅爲錦雯藥言凡爲守令者當各敬書一通於座右　張用霖

贈從舅許玄若先生序

歲在庚子秋仲予從舅玄若許先生有章安之遊去未幾以其主人小過禮拂衣徑歸矣歸巳冬十月方寄居東城之陰在水一方室中且病不免蕭然有寒色或曰嘻微與士窮以糊其口咼稍貶焉先生以謂予予應曰是行也紹炳固難之以先生之重亡讓侯葴王生迺世鮮信陵張廷尉誰能執轡道左結襪廷中者卽先生不獲久安其身也明甚而先生又豈肯稍貶以濡遲旦夕哉夫士誠窮士窮迺見節義使無概於節義而惟趨利嗜名苟且一切則方世會遷流風雲呼吸彼吹簫賣餅及折馬箠以登膴仕者何限先生委蛇其間早巳摧軒葢稱當塗貴人矣今乃欲蹻蹻擔簦負蘱絥之劍庶幾丐憐幸舍食魚而飽抑何不深惟其本末也嗟乎士大夫生平自負者艾魁壘至去就取與之際多選蠕少决非恬不知怪甚者慁饑餓死耳然餓死寧不有命耶人言貧賤而餓死塡溝壑者不可勝道乃予觀名字著於史冊大富貴而餓死者往往有之若鄧通以主壻亞父以大將主父以侯王梁武以天子此等皆身處尊顯而阨甚翳桑非人所能爲也至餓死首陽者終古以夷齊特聞

二十子固恥食周粟豈天下人扼其吭而絕之粒乎他
如抱道守義不肯紆時雖偃卧一室餓而不死者甚
衆故顏淵屢空簞瓢自如陶潛晚苦乞食要以天年
終然則命當餓死自梁趙而下雖富貴不免命不當
餓死自夷齊而外雖貧賤無虞也審乎此而去就取
與之際無事選蠕過計矣雖然居易俟命君子所安
顧必執轡結襪之恭而後安其身將易者謂何夫道
誠無貴太峻而禮又不可須臾忘也昔者醴酒不設
穆生去其言曰過此楚人將黜我於市由世論之糜
醴之與黜什累而下而其勢竟相因故君子自處處

人必以禮又安得以闕失渺小謂可低頭就之與令
先生歸卽窮窮卽未免一寒之色顧以視夫蕭條陋
巷之中潦倒東籬之側者其自處蓋綽有餘地也先
生聞而逌然曰有是哉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子所以
尉我至已昌書之於是書之爲序

君子固窮達人安命全從蘧養得來不徒以一肚
皮不合時宜作牢騷語也　黃棃洲

贈姚純叔先生序

崇禎初先君任莆中廣文寅爲郡太守旭如吳公及
司理世培祁公所知君無何而同郡有姚純叔先生
者爲西公世交亦來莆陽遊於祁吳之間因訪先君
於苜蓿齋中握手相得甚驩也而先生則益爲先君
游揚以前輩推之由此郡太守司理遇廣文益加重
是時先生方盛年亭亭玉立紹炳小孺子耳隨家大
人後於客座揖先生得睹風儀兼稔其高誼每過會
文樓開窗眺望盡一郡之勝則解帶懇留與先君款
談竟日酒闌燈下在寢唱醻聯而志之迄今如在

胸臆也既而先生別去宦遊南北先君一踵寄喪紹
炳又才質駑下跧伏里巷於薦紳通門並跡其後遭
亂多病彌自屏跡雖世舊如先生不能時一造請而
側聞先生則已脫屣從方外遊矣癸巳秋曾辱枉訊
令賢孫質業於予紹炳報謁重得晤先生環堵蕭然
而神明澹遠誠有自得者今不見又復旬歲然思慕
之念無時而忘適者家姪垣更持先生紀畧見示且
傳命索之贈言紹炳椎魯無文竊惟先生以太僕佳
公子宦有治迹而能不失清白更世變而素心自如
其學道也孳孳與年俱進風操性度業爲四方大君

子所稱雖畧詞豈足加損哉傾自童齡覿先生於容
次飲酒賦詩意氣甚盛時海隅苟安士大夫猶獲遊
遨攬勝曾未幾而先君見背已而公與彭咸俱而吳
使君音問久若問渭廻憶昔遊恍若隔世今惟先生
杖屨番然爲此邦頑果而紹炳亦且衰而老矣嗟乎
古今代謝輪轉不停豈惟理亂升沉無裨人毛髮即
區區後世名均同幻泡耳於我何有然則先生以道
人自居殆將舉塵刼而空之徒以方內外相目者猶
拘墟之論也先生倘以余言爲弋獲也夫

俯仰今古邈若山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姿致亦
復岩逸　丁藹評

贈朱士叶序

新安有朱士叶先生者其人自守奇士而時遊於錢
唐與予輩稱握手驩如緯如宇台柳霞諸子往還尤
篤頗悉其平生恭慷慨歷落有古任俠家風而不屑
世俗一切首也身長七尺餘魁梧白皙咳唾風生方
其幅巾奮袂抵掌道故俯仰人間不知涕流及尺僕
以爲古之孟公文舉者流何能過之哉庚辛以後士
叶復返故里與予輩間濶者幾十載餘矣比年乃游
思方技遂於桐雷之學拯痾急難不問報謝所在頌
而德之嗟乎以士叶之醞藉有爲使得乘時席重指
畫便宜雖樹方面勛不難而僅遁栖遲裒褐以一藝
自隱乎歲已亥京口被兵而士叶別業竟燬盃掃地
亡有是何其才大而數奇好施而報塞也然而士叶
豁達任運樂善不倦有子國是美秀而文且慕誼能
成父志亦與予輩有握手驩比來澗上徧存舊交口
乃公近屐甚悉已曰明年春爲家君六十初度丐諸
君子一言爲壽予惟士叶齒加我十年以長栖逸故
園一身將老彼九卿萬戶侯詎足論哉又晚而好道
恬愉養生度百歲當無恙也何所事予祝意者春秋
高精力矍鑠不妨以箨冠芒鞋携杖過錢唐與予輩

布衣兄弟尉凋離索回視鄉之恒巾奮褎雪涕銜栝者又當何如也先生誠有意否因而子國是之歸聊書以貽之是爲序

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龔孝升

距窦堂診籍序

錢唐陸子麗京旣徙業而爲醫矣業醫旣數年所存活不下數千百人於是乃即臨省療治剖判同異灼然可爲考鏡者書其病狀主名凡若干條都爲一編名診籍其同學友人柴紹炳爲之序曰醫者先聖王之道儒者所有事也其書多雅與君墳典之間有過愽壬家言漢晉以來名著不乏逮乾近迺流末視之疇人執伎賤同賈販逐利何如耳鮮能聞道而又挾恐見破嫱跂剸割悲夫不有賢君子誰與發憤而继抹哉我友麗京經術詞名爲海内冠絶少時迺獨務

調疹疾心知脈法所在手援往往輙驗方申酉之歲僕及室婦連抱沈痾爲粗工所誤伏枕旦夕麗京臨診救藥垂絶而痊處劑神明此其大效矣已復秉去制舉業事方外遊更益研精厥理手披嘿識究竟指歸倉猝應變動皆窽會有月異歲不同者先是安溪沈氏婦得疾劇甚徧召名醫歷試鮮可其母夜夢有神語之汝女疾非陸君不治沈氏因訪得麗京走百什里敦請就診終已獲瘳遠近歎服郡孝廉倪君嘗夢到一所覩樓鋟牓題以醫僊苑見羣眞畢集佩佩珊珊次第揖聚相謂陸子麗京安在耶徘徊延佇覺

彌瘥異之時時爲人稱說其事意當世陸生盎僊眞之謫降司命所依憑也今觀所爲診籍條列具在推實知虛反攻爲補一丸消疹寸匕廻生自古太倉公而下莫能遠過殆於天授非人力者矣夫醫之爲道亦無論秘而勢履危難事須裁決正如勍敵在前旋獄未竟出奇奏當妙有精能坐悉機宜服不待痛斯則慮非古法理絕恒談也僕嘗覽近代薛氏十六種頗有匡濟苦筆記重複不殊人意何如此編效臻捄過義取折衷指要一見餘取同同豈唯病者因而尸祝實則醫者奉爲龜鑑耳古稱大雅卓爾不羣如陸子其人於以居南北之統會闢甲乙之宗傳然豈非天哉

安溪沈氏及孝廉倪君二段文情文筆酷似柳柳州　汪若千

贈王子聖翼詩序

王子聖翼古篤行君子流也其人恂恂儒服治經有餘去而習禁方講雷和之學顧務捄人爲業凡所至全活洞決奇驗夫人能言之然自昔名醫多有予姑不暇論獨其慈仁爲心施不望報旣以引手苛毒垂絕而蘇至事不可爲又復嘗極備至經紀厥後嗚呼豈不難哉蓋不佞紹炳之識王子聘本家伯氏景明與錢子雍明相善也因獲交聖翼三人定甲乙盟相然莫逆號死友方乙酉之秋家伯氏感觸時症閻門連染又窘甚爨煙不繼呻吟牀第間幾殆賴聖翼偕雍明爲之左右周旋稱藥量水相佐朝夕卒能有痊紹炳孔懷急難感愧交并其願交王子實於是始矣旣而吾友道信麗京世臣際叔宇台諸子莫不相推古誼願結兄弟驩紹炳亦辱聖翼之知友教有加焉自是予與家伯氏蓋處聖翼在季孟間戊子歲伯氏又患足痿服他劑罕驗聖翼爲按穴行灸應手輒可親黨中舉以爲神居無何客遊齊鄉患肺咳失血劇甚聖翼又與予斟酌治療積月始平蓋數歲來伯氏凡小病什數大病四三皆賴王子以起且周恤緩急口不言勞然自吾家丘嫂以及諸從子輩每食必祝

日顧王君百祿百福非夫也孰與全所天矣廼去年辛卯伯氏節穀雲和足痿復發仍謀炙治而豐城王氏法妄更故處不當俞穴横施灼艾轗轉逾酷於是秋七月扶疾還里召聖翼診視則已慨然色變曰嗟乎宛哉粗工之為禍烈也雖詷劑萬方終弗濟越歲寖篤為今年壬辰夏聖翼流涕相嚮曰阿兄疾中膏肓可奈何且夕有不諱唯是附身之具幸蚤為計而伯氏竟年困踣家不能名一錢聖翼則又捐資董匠相助指揺至撫棺一慟弃責如遺訓恤後人懃懃懇悃伯氏有王子素號死友不虛哉夫迮古結友折肝

刎頸而今人平居意氣相得至臨患難多掉臂不顧親族三黨唯視勢利所在揺足重輕若急而呼之不應且加懟焉者聞聖翼之風亦可以愧而反矣且紹炳身病友于而效疏匐匍其在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以之論聖翼與僕豈足怪耶所以私懷惻怛靡答高深謹畧述次第賦之以詩用志鄙感云爾

贈莆田林衡者詩叙

於戲今天下所在多談隱君子哉夫隱之為言潛也晦也用潛且晦大都以質行不以文詞安所取諸詩更安所取諸詩而屑屑焉較其工拙耶故作詩已極工近世學道諸君多羞稱之雖然詩之為教本於先聖王與書禮春秋並重而詩又善言其志曲平乎情以漸摩於至譃故處盛時宣德美雅頌之音流於金石即不幸而身際亂離卑賤不得志猶復咏歌唱歎感物造端使言之亡罪聞者足戒如山榛衡泌伐檀諸篇不可謂非悽逝違時矣廼其詞流連醖藉怨而

不怒哀而不傷但與忠孝悱惻之思絶少下士誹謗之累故詩者最足以觀德而善詩者為能日近乎道也若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又曰詩言志志發為詩工拙何等夫周公作爾雅以便修詞仲尼删詩古本三千餘裁為三百藉令不辨其語之雅俗義之邪正章句之離合工拙都忘矢口即是詩云詩云姬旦何所豫輯孔公何所致删歟然則隱不諱詩學詩不諱工明矣莆田林子衡者魁岈抱志節弗諧於時則去其鄉而汎歷湖海間所至每落兒敷與傭販屠釣者伍徒步迮還意翛然自得本衡者少篤經學出石齋

先生之門號高座弟子微言大義迄今不絕然則林子雖雅遊乎庶幾乎學道而隱者也其生平喜讀書涉筆爲文文輒工而尤發憤爲詩詩道與年俱進其切磋究之又非貌隱而諱工者流今年春林子來錢唐與予講士相見禮已更盡出其著示予予不佞望道斷斷而嘗有志於詩竊欲挍量工拙見諸屯論叙不能自嘿及覽衡者所爲詩以爲次第能當作者之揣即引繩切墨時有合離六義設科可稱登堂嗜輿葢說詩何常妙悟自得大氐植體標流緯以才藻幹以風裁境非顯詣趨必雅宗即能自成家誕登於岸

豈非百慮一致殊塗同歸者乎林子勉之矣林子產於閩遊於齊魯吳越攬奇搜勝以發舒其天才今將謀歸而終隱焉蓋出處有時布衣味道益肆力於古作者之林身與揚推風騷爾雅爲聖經鼓吹將北方學者奉爲周公之徒奚啻一先生見知而已哉林子勉之矣予不佞雖邂逅然頗重林子高義而贈以不腆之詞如此

潘爾瞻先生功過格發明序

錢唐潘爾瞻先生功過格發明凡十一卷共若干言先生於己亥夏捐館其子謨重與同社諸公披訂而付諸剞劂布於海内葢亦先志也且屬其友人柴紹炳爲之序序曰今天下奉持功過格者甚衆惟靈聖真君所定格最爲簡當精微所條十一格曰孝順和睦慈教寬下勸化救濟交財奢儉性行敬聖存心每條列其功過重輕以便簡記有恒作聖於是焉基在昔范文正蘇文忠袁褒魏公諸賢俱受此格近則費文憲袁了凡兩公尤確著其效用相敦敏亦既詳且切

矣然行之功過由於心有善惡善惡不分則功過易襍沽名邀福塗飾爲勞不登源而欲潔流雖日事勉强難乎醇耳先生惻時救俗誨人不倦於每條特加發明推見至隱如孝順則示以父子一氣親愛良知其應孝順者何故其不能孝順者何故襍采嘉言往行使人省悟旣抉其受病之源復開以悔禍之路故覽者酸然以感赫然以懼懼者毛竦感者涕流於是習氣私情頓加洗滌而人心天理油油可見凡爲人子者雖欲不務孝順安可得乎至和睦慈教以下種種皆然宛轉痛摯沁入肺腑無論道俗男女皆可覽

論起人敬信孜孜爲善此實扶明聖教嘉惠後學之要編也予此與先生同舍吳中晨夕晤對嘗予是編相示亹亹開解其欲公諸當世與人爲善甚有味乎言之令先生往矣言猶在耳且先生學道四十年篤行好古著述滿家學士大夫多能稱之者乃此集尤爲切近日用挽回風化非一家私著可比令子薇淵惆履素在讀禮中因同人之請首爲較而布之可謂善於繼述無墜清芬者矣予於是益復先生爲善有後云

地理碎事序

古先聖王前民爲用凡卜筮醫藥方術諸書皆有發明與典墳相表裏獨形家之說無稽焉至漢世始有堪輿家班固藝文志又載宮宅地形一卷此則葬師所祖然事理忽荒不本於經其辨詳於唐呂才所列是矣顧近今習俗相沿鮮能遠覽往往惑於拘忌互相凌競至欲以先人體魄爲利而濡遲暴露識者痛之乃者新安汪氏獨能不爲形家所蔽而深惟入土爲安之誼勉襄大事又復廣錫類之仁爲破俗之論兼輯古今證類數十則名地理碎事用資勸戒明乎德門吉壤不謀而獲凶族佳城有物敗之故爲人後者篤於送終第當以卜葬爲急在因地隨時稱家有無而不必希求不可知之福瘁徒勞此紛紜耳嗟乎詎非達人之見足以風爲孝子慈孫者哉世有覽者雖謂汪氏持論過於呂太常可也

送許植歸東海序

東海許植爲吾友欲爾之子徐孝先門人也今年秋仲從其父命且屬孝先介紹而請事於余余辭讓後可因負笈受業焉居一月暫還復來朝夕謀省余嘉其質敏而氣恬意歉然不自足覃精善問下筆尤開美如此抑何事不辦哉未幾薄歲暮以同舍生輟業植亦將假歸余送之曰以生之質又有家尊君庭訓而就學於余余媿無所長益然生自此遂即其所已至而加以日新立身行道必不患其無成也唯是生之父及所師徐君皆處者余竊附同方乃植則年少嗜學尚不能忘情於出時時伏首爲揣摹之藝孝先雅不意尊君乃姑聽之而責重於古學余則謂出處人各有志貴與時消息而要在兩無所負斯可矣至從事科舉文體隨時此在韓歐大家不免降格爲聊以應主司所求也簡練揣摹吾又何嘗焉雖然出者所工謂之舉子業而古學更不可荒何則儒者明體適用內聖外王之道宜留心講習有所表樹爲一代通人足賴蒼生卒亦無累名教蓋本經以究其理涉史以諳其事須法先正以變其氣質熟覽諸家以修飭其文章熟習時務以便利其幹用而約諸慎獨不

欺其爲君子而已若此者出處殊途其趨一也往昔王通隱居河汾而及門若房喬李靖陳叔達竇威諸子多仕於隋及科目之選程伊川亦云吾未嘗不教人習舉子業嗟乎時會所迫未能免俗余雖處者流亦何敢墨守已見而禁子弟之欲出哉但處不愧處出無負出各伸已志以底於成焉耳彼徒事帖括而沾沾倖取科第食肉富貴以老焉是則鄙夫患得者所爲余不忍聞也生其勉乎哉願且歸而以余言質諸尊君及徐先生未識以爲然乎否

毛氏德壽録序

同郡毛繼齋先生今年秋仲爲八十初度其子穉黄先舒之執友若四方雅遊皆以通門之誼登堂修敬悼言而侑之巵凡爲詩文如干篇穉黄彙而集之一時士大夫莫不樂覩其盛且請題之曰德壽録本衆志也紹炳受而卒業則盍慨然歎曰美哉斯録蓋一舉而三善備焉作之者非虛受之者無愧而讀之者可以興行可以悼禮可以廣孝何則毛先生雖出武林舊族而隱身里閈以褎祸老矣顧能好義恕施爲輿論所推故當世立言君子喜得而稱述之比諸麗公王彥方以風海內此不足興行歟即諸公之與穉黄遊者原非覔名逐利及有所傳麗正自重其學行有布衣握手之驩而因以屣履拜親勸酹頌禱亦猶行古之禮也抑穉黄負曠世逸才稍自委蛇處牛鼎之間足堪芥拾靑紫而蕭然蓬蓽以任運無求家先生大安之趨庭受日瀼瀼融融使賢者聞其風而高焉友相咏歎以爲顯親揚名莫過於是故曰可以廣孝雖然穉黄以三十年名士使早致通顯則門容翔馬車而衣繡晝行所爲壽其親者不更有進耶嗟乎士之善事堂上者非必惡爵祿而逃之而知道者要不以是爲軒輊也昔孔北海致敬鄭玄特爲表其閭曰鄭公鄉當是時以一老生居然與三事大夫並何列道自謂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人縱不富貴而能以孝義獨行著聞流芳百世其視王侯卿相薰灼當年而名與草木同腐者果孰重孰輕也哉然則三管之書未始不均於九鼎而仁人令子之所以尊親介壽者固自有在也君子覽斯録知本衆志以成而毛氏父子間之賢之孝相得益彰矣題曰德壽有以夫

理到氣足大儒之文　魏和公

贈陸寅入學序

古來名父之子繼迹多有而世以經術見重士林者則史傳中亦不可概見也況名德加茂者乎吾兄陸景宣負人倫望僕素以兄事之有仲子寅夙惠邁常兒方五齒有青雲之氣余一見嘆異焉稍長能讀父書師其從舅繁詔鳴筆駸駸追作者比歲景宣游嶺表歷屬寅執經於余余雅賞其才而時加裁抑寅亦心識之已直景宣遊方外勅斷家政寅益慨然克家求進於學乃益肆造余余有所規勉未嘗病其迂也頃寅應里試以文字見知與從弟豊遠偕同補餼唐

邑諸生識者多色喜以爲景宣兄弟之子皆能自鳴躍而寅也爲之長雲間二陸後先何必相讓耶余則謂寅之學博而思斂文章傳上苐扳童子科得之晚矣從此芥拾一第不足道然而終賈之才猷盧王之文藻聲施當世遠到未追或者猶以器識少之是則文藝已工知遇不乏尤當鎮之以靜敬之以謙居之以厚重而使明體適用正始克終則經術名德足振門風僕忝以通家世好樂觀其成焉嗟乎父也隱而爲開士子也出而爲通人與時消息詎有前後異同之日哉

寄贈趙叔文序

余嘗讀易而悟同人之義也子言之或出或處二人同心夫不以出處而間如蘭斷金之好非通人雅尚哉余未束髮與趙子叔文遊叔文及家先伯氏並爲許氏館甥余亦厠同舍許氏昆季本中表戚也時讀書友善遂共講越人甲乙盟余既兄事叔文因呼其夫人姊氏曰嫂蓋異姓如同產焉未幾時會遷流升沈互異叔文與許天麒並通籍宦於閩中既而天麒捐館家伯氏亦謝世舊交零落惟叔文薦歷華顯有方面之重而余則跧伏蓬蒿頻年善病每憶疇昔之

遊邈若山河然叔文雖貴不忘平生於許氏舉從及先伯氏之後存恤倍至其擔簦而往者即半面識必加款焉以是賢豪之聲洋溢人耳余自伯兄見背株守食貧於丘嫂諸孤未能相濡沫歲時緩急每賴趙子以濟未嘗不心愧之今兄子世坤走滇謁叔文復慨然爲之營葬其先人解橐不靳嗚呼高誼哉夫仲尼美故舊不遺而孟氏以窮乏德我爲見少要之有官君子能加恩於故舊而廉隅鮮立不念其百姓以負若職者斯又事之變也若叔文所以自處不既優乎余自別叔文二十餘載向在湖南曾辱惠音余亦

緘詩以報不得達由此闊間邈踈然君子之交淡以相成且凡所爲友生急難者不可勝道猶身受之耳頃世坤歸叔文復詒書兼損奉之及余不敢辭而念無以答厚意故援顔仲贈言之誼以藉手將遠焉嗟乎余不佞衰耗老矣猶願賢者展其才力以慰蒼生而躋斯世於仁壽將湯火而衽席之歟須所歸不得所恤窮之已也異日者叔文宦成歸里頭白故人猶得以銜巵握手破涕爲歡戴笠乘車肯相避哉然則出處同心萬里咫尺何必有唐棣室邇之歎也夫

滅鳳堂偶録序

今天下能文者流處無不指目西陵爲淵藪然而以余所知其工揣摹沾沾制舉業者甚盛若廼切磋於詩古文詞而確然自成一家以能必傳於後世即吾黨亦不數人數人之中又必推陸子麗京爲首功焉原麗京家世儒宗不異東京荀氏竹林阮公父叔昆季並有人龍之目而麗京身在其間相濟益美且麗京於同業諸公爲少長若不佞炳獲以兄事亦雁行相次也廼先我而力古文詞幾十年所益赫赫有名天下人號之爲大陸大陸云又其爲人孝友篤行古處䖍䖍頤居平謙退不自喜與人肝鬲立見而讀書沈深多綜會每覽古今得失之際動悉機要必適事可用味其風指一切非好爲臧否而甄別流品㣲有折中至若大義所在即慷慨不稍借然頗裁之以體於稠人廣座交口紛綸每一談言靡不心相厭服嗟乎麗京亦可謂賢良文學合爲一人者矣夫麗京之爲文諸體無所不具其騷賦樂府詩詞駢語亦皆裒然滿家鄉博士家誦所爲從同集者即陸子麗京之著乃是也數年來論著益富不可殫記頃弟出其序言一帙以決可同人而屬余不佞序之夫序特文之

一體耳不工毋論即工矣大善它抑胡徵焉然尼丘文章與府而首序書易畧闡宗風司馬遷良史之才而漢儒服其善於序事稱彼兩言者何遽不足以概作者之林乎哉廼令試次第麗京諸篇大氐茹公穀之精而托體史遷其曲折所如時有大家風味故涉筆名貴而往往解頤絶倒感慨傷懷不自知其情之移於文者此則其文之致也故人得丏一言於麗京者莫不忻焉意得而即我同盟兄弟凡有所介紹引賜又未始不人人推轂以爲麗京在庸渠能乎故麗京之所爲序獨衆而又益佳然而麗京之爲此則誠

畏乎震而矜之以求掩於人上者也夫麗京置身作者之堂而意念恒若不及每喜人譏彈利病謂得聞其過應時改定猶愈於闔門自大前無古賢此徒爲濫耳何益要諸後來者焉可誣哉故麗京之於文名貴矣曰吾志以先秦西漢爲極麗京之於騷賦膽矣曰吾志以屈宋揚馬爲宗麗京之於樂府古體高雅矣曰吾志以蘇李漢魏爲依麗京之於長短歌行近體雄若清新矣曰吾志以初盛唐爲詣麗京之於駢語致詞綺縟工巧甚矣曰吾志以徐庾四傑爲歸蓋師匠既超而鑽仰不已自此以往之年三累而益進吾又安測麗京之所底究耶後有作者正使鄒瑯歷下與若人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而余不佞策其蹇駑竊自意量可從六七君子後以稍與於犄角之力否也然則西陵坫首必推麗京不其信然哉

贊而加勗詳繹究至得良友贈言之體此與井幹序俱服其一無浮濫古道照顏色　陳際叔

井幹軒詩集序

錢唐毛子馳黃者今年二十有二學詩數年所已踰數伯千萬言而投諸笥篋篋且飽不勝錄頃乃汰什存一而裒爲集得凡樂府選古近體律絕如干首其友人柴紹炳爲之序序曰夫詩所繇來尙已發源於國風雅頌採委於漢魏六朝浸淫於初盛中晚之間而此道大備然是者人能言之類不講其故輒復自據高座動稱作家可笑也即其間非乏傳播一時者赫不去口或徒挾其聲情才貌及有力者負之而趨以云放乎四海而準應諸後世無朝夕詎有當者

我友馳黃毛子年最少耳而獨發憤以自爲功居乎則沈酣於詩騷樂苑而又嘗手錄三唐正變之凡爲近體名家迄於近今何李七子並羽翼諸公則直以身嘗其間比次參驗故其所爲辨體特精而不肯妄作非若世之少俊名士咄嗟能詩顧以氣焰取之有合有不合者也蓋才立於此而學佐於彼其甘苦疾徐淺深高下精粗虛實得於心而應之手有不可告人而賞音自識者相其即事命題長篇短詠似無假借深經營而切磋究之實月異歲不同矣然則過此以進未之或知就其所底亦有可觀列者大都樂府擬篇幾於抵掌優孟從容得之而調入齊梁者尤工五言古不必全似建安而去彼差近要以自然爲宗語無旁溢五七律師詣唐人即雄渾小不逮而風格翹然至排律無慮長短遒麗兼有錯綜合璧連珠殆無遺憾五七絕尤稱神至幽終餘奏逸響娟娟青蓮少伯之倫茂以遠過也七言古近始爲之亦已馳驟合節綽采有餘總而論諸絕爲最上排律次之樂府五七言古次之律體又次之然而上下今昔變本增華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者君子於是集也謂之毛子夫又何譏焉雖然詩者志也又持也所持世亦以自

持故涵泳性情助流聲教造次被服之具以爲無外此云藉第令挾持非質而彫飾相誇太史公不云乎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是誠與於歌吟發塚而風雅之首戎也乃余覩於馳黃毛子負姿英儁而矜愼不阿與朋友交率所懷來絕無瞻顧俯仰其父母婣黨之間相感以天性洵如也又與寄非常自守奇士方終賈之年雅意當世偃蹇者數矣而竟不稍貶豈與夫居牛角之間以姦時政者乎蓋余每痛鄙儒小拘以爲詩流薄幸借理自文輒欲盡殺此曹子毋汚人耳然至矜率蕩夷不自繩檢以其才名委溝壑而

莫齒謹實為之故彫蟲篆刻無當於不朽盛事而沾沾以翰墨為功勛詞賦為君子卽曹公子所斷然擱而去之者也如馳黃之驚才逸度加之以果毅天下事豈足慮哉是誠大雅卓爾斌斌質有其文於是乎黼黻國家發揚人也匪威一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君子於是集也謂之毛才夫又何譏焉

西陵十子詩選序

詩者古六經之一也采風觀俗立言明志是以君子重之學者不廢自三百篇而降厥體屢變大氐根極情性緣以文藻軌因代殊要歸雅則是故騷詞樂府長句脫胎十九河梁五言堂構陳隋李唐則律絕之禘祫也然祖構相沿折衷論定古風極於元嘉近體斷自大曆人代更始鄶下亡譏抑何哉攷鏡五言氣質為體俳儷存古仰逮猶近劉亮為工失之逾遠近體務竭情瀾求諧音節托興漢魏選材六朝意語融貫氣格宏遠變調無取旁門益乖故武德而還雖為古元和而降難為近也又況宋習鄙鈍元音俚下兼林阨運榛莽當塗明初四家掃除未盡廓情於何李再振於嘉隆斯道嗣興斌乎大雅然七子頹流剽擬浮濫竟陵矯之枯率偎傀殊悉悲然自餘紛紛妄作殆無關商較者矣近世士大夫風流不丞扇戶被弦管人懷珠玉雖黃相軋私衷酷薄弟屈指聞見時論共推卽青土皖城雲間及我琶耳三邪之秀各有成書我郡英彥如林競麗菁藻曩僕與景宣將舉西陵文選之役擬網羅羣製勒成一編遭亂忽忽茲事不果年齒增長舊遊凋謝鯉庭主折壞武蘭推因念歲月

迨巡事會難必相知定文宜屬何等於是毛子馳黃
憫焉歎典要僕暨諸子先以次第唱酧有韻之言斷
酌論次録而布諸期於割棄少作力追淵雅義在研
精濾無虛借故人具長短體有㝠盃就其合構集爲
要删僕不揣闇劣與覩成事請因得而論之景宣經
史論叙淹通藻密翰墨之勛先驅首路詩則綺麗爲
宗羅秉駢帰雲言龍躍不屬才多錦雯才情凄捷兼
有氣勢故馮筆不羈境非絶詣致異小家樂府承行
叡歷大國風也際衣文筆雅健蕭羣冠絶宇台清變
署足相當於詩詞諷嘗殊條蓍實已庸奥升堂若

宇台琴操迺易際叔贈季復陸皆古近名構其他篇
未能離是祖望骨格蒼勁鑱入手杜陵詞能獨運時
有新夠無姤老境去矜少多豔情瑕瑜不掩近乃一
變已體製驚卓飛壽天生諭夷不耐搜剔染翰伸楮
定爾告好譽馬合德入宮芳馨竟體以自然標勝三
子體証相兼才能各曼張山村篠承沈已爽新律丁
黌遊詩作雖古詞流易以過之邦馳黃素工韻語復
精裁鑿沈矣名秀至由其右或整栗微乖神韻恰合
小詞禘潛奇屬可傳靈蕩所乏未耕作賦耳景明杜
詮鬷譽一先兼累藉婉弱有之而雅裁秀色虞然名

家五言古體尤號獨步比於馳黃七絶益妙得天縱
匪由鑽仰嗟乎爰自風騷以迄近代數千伯年所作
者衆矣諸子身在其間與爲揚㩁互有甲乙未須過
讓迺録録如僕謬厠壇坫前猶㩂杌後鈞甓礫然才
分雖局志竊鄉往遲之歳時磨厲朽鈍俾諸子日進
高明而僕亦勉努困學所稱黼黻以爲國華吐納而
成身文者庶幾得當萬一哉其在於今則四方君子
覧觀斯集者務明作者之指於不朽之詞陶汰而鑒
揚之僕固日夜望焉已

許麗京全集序

予嘗爲陸子威鳳堂偶錄序矣然是一體耳今踰二十年所而麗京全集告成則凡詩賦古文襍著亡不畢備都爲若干卷予更受而卒業益視前此所著什增六七予歎其夥頤而又益工也雖然予與麗京諸弟弟齒在中季身歷世變艱苦遍嘗儕偶相知大氐昔之著而盛也易今之進而工也難何言之壬癸以前麗京本以佳公子而才思膏腴風流掩映凡其染翰伸楮不出高軒列舫贈稱獻酬之間朝成篇什夕播方州雖未能起草明光奏詩禁苑要其所製翩翩致足樂也申酉以後麗京乃棄明經舉遊方之外始則閶闔嚌托跡桑門既而賣藥長安逃名市井舉口側肩無復鄉時風景而徒以坎壈餘生弄其文墨寧有好懷勝勢邪又彤寮四方日不暇給藥對經心詞源漸減窮愁著書塵襍未易此予所謂難耳廼麗京襟情散朗才質淵閎隱而能通彊而彌壯論著敷勤賞咏不乏限韻敏於刻燭徵事侈於碎金而且研精筆體務合藝林仰攀二京俛視六季烏虖是豈直少年之作娛快一時云爾哉我郡爲人文淵海自西陵九子外其作者尚復林立後來之秀多我以上人

頡頏筆角勝各有所長至如麗京陸子之衆體淹洽自然溫麗神明爛發談議風生雖諸公不能不推爲獨步也又況僕之鄙淺豈敢望其肩背萬一乎顧麗京集既成藉手示予商相咨盡予既謝不敏則因字謂陸子曰麗京古今傳人得一已足乎今欑取何者若篤行孝友則徐元直陳元方之流敦獎朋游則孔文舉許子將之輩乃瓜奇中則皇甫士安殷中軍之倫詞章彫潤則江文通范蔚宗之上唯口襍恢諧時能巧未免爲枚皋郭舍人伯仲耳麗京笑而頷之然麗京性善滑稽寂通擊難予曩有與陸論詩書頃又作歧敎博奕論一通恃其洪鐘輙來筵扣每安同異未嘗小迕第後有覽者較其工拙一彼一此柴生將貽境事之誚而陸子共稱必傳之書也是爲序

許介夫詩序

歲在癸未霞城許先生自雲間過湖上舘旻精廬時予以家仲同譜之誼執業造請荷先生賜之序言過相推輓且以辱在泥塗爲嘅予感深知己極不忘耳君久之而許子介夫復來與予輩申縞紵之好許子介夫者卽霞城先生長君也亡論其志節饒有父風旣敦袵論交能自標韻不失烏衣之舊予輩自麗京兄弟而外若錦雯諸子俱篤好之然申酉以後霞城先生旣脫躧塵壒身從惠遠遊而介夫亦復安於棲逸杜門著書無歆向同異之慨烏虖詎不休哉予曩

者放廢里閈閒問苦稀三卿兩峯遠若千里今年春乃辱介夫以尺書致麗京轉屬予爲序其近詩予惟介夫爲詩數十年其風體雅遠渠讓古人予縱果詞沾沾亡能爲軒輊顧曏昔之役予以莛藿小生從諸君子後問道先達猶希窺其尺寸以慰知己若今日則吳越老布衣耳介夫本名卿佳公子挾其才分何所不可而自丑巖穴低頭若吟且復還存故人屬之論次豈猶以其近已而同聲耶然則余請寓一言於許子曰介夫足下家先生杖屨無恙能日奏新詩一篇起舞爲壽必有顧而樂之者何與千古詞流致嘶華亭鶴唳乎介夫幸勉之知先生正不以辱在泥塗爲嘅已

陳開仲詩序

晉安陳子開仲豪士也又雅能詩往者吾友驪武麗京仲震客其家患難存濟意氣懃懇有南州北海之風歸則相爲次第稱說甚高其義予既信龔陸雅慕開仲恨不一望見之今年夏仲震過湖上會開仲亦自維揚還招尋麗京班荊道故而驪武先一歲亡矣三人者握手感歎追悼人琴釃酒賦詩講讌以泣柴子聞而嘆之曰於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向者諸公聞稱有開仲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負之則開仲介仲震過予其人清蒼王立意度有以自下者且示詩一編索之序予受而卒業大都質挺而幽思澄以雋振體於元常振響於賈孟實欲矯持濡俗勒成一家夫又何所更議焉廻予曩奉麗京遊推仲震揚扢作者力追雅宗要以古師漢魏近法盛唐志本高潔謙務閩崇記吾屬私言自閩莆十子之製風調畧同矣以才如開仲而稍爲斟進其境詣豈出林鄭諸君下耶嗟乎越陌度阡主客誰定文章友朋不朽盛事開仲雅重三子而僕且述其素論攀稽附呂下走祿祿偷亦未蒙呵絶也

徐世臣全集序

仁和徐子世臣鼎固號江左能文之士也近廼自命見道者沆然猶出其生平論著十種共如干篇都爲一集付諸剞劂氏布之客有疑者以徐子則既入乎道矣何沾沾以文爲且其所爲文又何襍而多端也其友人柴生從而應之曰否否道本一也而岐而三之其肇於中古乎道與文亦本一也而剖而二之其昉於季世乎夫學者明道亦云斯文故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稱傳葢之道在於是文亦在於是沆傳以及孔子爲吾儒統宗然釋老二氏實與闕里鼎時其教漸顯東西京魏晉以還則三分鼎足三教者皆出聖人本無二致體一而用殊耳要其宗指殊塗同歸釋之眞常老之虛靜與吾儒所爲精一執中詎有異耶自後世方士侈安期羨門之屬多言神丹不死而習尙浮屠仁祠推務脫疊一切往生身毒國其蔫律先生猶爲儒者則必方領矩步坐擁皐比卩闘二氏而後云獲也烏摩三者門戶務張道已去而萬里矣昔者仲尼入周而問禮柱下又稱西方之聖不斥釋老也遠公與雷次宗輩爲蓮社遊招淵明許以[illegible]酒不與方外而也達磨語梁武曰全無功德希夷

在宋亦曰白日飛昇亡益不死彼教以阿嘗時無間出世入世也此葢得其體而畧其用循其本而遺其末者故曰道一而無岐也若乃文以載道修辭立誠亡論三乘五千語多雅奥即大誼微言折中孔孟而春秋孝經以及七篇之作昌嘗不斌斌哉近古學者談經多拙於筆乃傳儒林文苑爲兩宋人顓尚理學菰蘆苜草其所稱知道之言大都不出訓詁語錄者近是抑思言惡其畔道而非惡其文若之何以不文爲近道也是故亡嘗於道雖妙麗如左史楚騷唐詩漢賦不足當達者一映有合於道雖鄙淺如牛醫[illegible]

卜種樹斲輪之說皆可述而志焉然則立言君子貴有其文未始惡而逃之矣今徐子之集其言雖文而無往非道其種雖十而無在非一是葢契先聖之傳而不溺於中古季世之迹者也語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葢得學者善讀而深思焉可毋失其宗指耳夫豈徒沾沾文士而又安得病其[illegible]多是也吾客聞予言爽然而退遂徐子集既成屬序於予予遂書之爲序

陳集生詩序

毘陵陳子集生遊湖上携詩一卷諸君子讀而善之各有贈言予非知詩者愧累詞亡能爲裨然竊觀古之作者其才情風體各有所獨至以足傳於後詞家品藻亦取撮皮皆眞如曹子建貴公子也鍾記室品其詩爲雅怨庾子山秀掩南兆杜拾遺號曰清新開府世之論者亡能不服今集生以名家子早負詞學而才又足以發之凡所吟咏體艶恒流而感物造端往往令人悽動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嗟乎以集生視子建子山郎異代同調而予廼竊取記室拾遺之

言以目之曰體兼清新情兼雅怨不其然哉

卧雲軒偶集序

張子岱音故新都產也而家於杭杭曩出世臣徐子之門今年春會世臣驅車海上屬張子過而從余遊張子今年方之於古弱耳又孤少依其大父母能一意鄉學懸鍼來杭祇延師築精舍讀書其中即世臣所爲蕭園一集張子奉而習焉夫緣古三天子都於漢爲丹陽郡屬山川險疾其俗好生分結納貴游不則從富人子計較牙籌逐利一切殉天性然茲張子爾獨皆反之恂恂若處子不肖家人生產亦無所好大人成名昧爽而興丙夜不寐帶圍戸整冠執經問難益旨哉言之也適赴舍王春適余枕疴息版而夏五迄今岱音更用家丈人命有事火攻消渴治書諱云亡筴愧未能切磋究之張子舊來撰述褒然滿笥盈間者時亦有著商権成編即未能遽當作者然才情風斧要爲庶幾之林體知所宗去古弗遠君子將有取爾耶夫是者故岱音少年敏學所幾而世臣徐子之教則益彰也師乎師乎偉長孝穆斌斌一家之言於是乎在若僕庸渠能哉昔任定祖旣傳孟氏易更學圖術於楊厚所衛宏受詩謝曼卿已復習書於大司空林古人兩師後先並顯今岱音之才不下任衛

謝卿孟氏世臣過之藉茅令僕處林厚之間而徐子在庸渠能哉它日者二家之學互相主盟之浙江宗徐論入新都念張文柴生中立亦何快冀謂岱音足下使子道南僕行與割肺易席有日也

吳王汝詩序

近日之以詩名家者海內共推武郡而郡中詩人則以丁氏兄弟為盛乃余過丁氏與飛濤伯仲相見未嘗不亟推其中表吳子王汝之為人也既頌其盛德並善於詩余蓋心慕向之居無何王汝介丁子素涵以其孫禹永受業於余年十五六筆勢滔滔不置余益信家學有自然余比頗倦為詩於王汝之作雖知其能而不一即焉頃王汝自吳門歸譜詩一編見示而兼有孫子宇台序余受而讀之則又喟然歎曰余之不足以盡王汝有如是哉王汝性度冲融而與會標舉感物造端每形篇什誠有翩然自喜者余固頹唐椎拙無所短長要如宇台飛濤兄弟之雄長於藝壇而交口共推豈盧張之邪然則余固不足以盡王汝而亦無假詞費為也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七目錄

西陵 柴紹炳虎臣原字著
孫允鋐兮英 允鎧金豈 仝編

卷七 序 引 題詞 跋 贊

卷八 家傳

栗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七

序　引　題詞　跋　贊

王岑堂詩序

余與葉子緯如定交二十餘年矣緯如坦懷無城府而使氣愛才多才藝爲流輩所推余自視瞠乎其後也緯如遊酒以雅量聞余性不勝勺飲緯如精翰墨善於揮染余自憎拙筆緯如兼習堪輿家言余益無所欣所惟好奕奕不能工與余畧等時時决勝似小劣一道然緯如亦不肯服至於詩緯如率爾輙佳進以余學之差早每相咨諏余笑謝不敏曰君定誤耳余口吟則又拙於手談豈能相長耶緯如顧獨退而下爲北歲以來緯如遊京口客婺州與祖望諸子切磋陶汰境地益進歸以示余余不覺斂形避席曰嘻佳哉葉子之爲詩乎盖古近諸體不名一家而風體清踈情韻雅遠固已登作者之堂矣雖然緯如高才者學又得山川之助頃復將辦嚴裝薄遊山左於是自南而北渡江越河登岱宗望滄海曠觀一世足移性情知發爲詠歌更有浩渺卓絕者譬之奕然至積甚入蜀遇僊以後將海內寡敵僕輩輸服何啻數道而已哉

孤山草室詩序

予嘗劉覽古詞苑指末易數屈獨張氏行背相望在漢則有平子在晋則有茂先景陽諸昆在梁陳則有士簡兄續在唐則有道濟子壽俱掞藻蜚英足登作者豈天故鍾才一姓哉吾鄉張氏蔬林競爽代有聞人近如祖望以布衣能詩遨遊在所藉甚諸公間步青則其大阮也步青以名家子天才英絶一門羣從不乏華顯而齒於雁行最少能自發憤特工博士家言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海內士大夫無不耳而慕之然步青猶摹之暇頗肆力於古文詞時有諷咏及諸

所贈答往往與會標舉文釆葩流茀令平子子壽諸君子並生今時無能難之者予於是益嘆張氏之盛也予與張氏爲通門世執步青爲有內舅弟之誼致敦袙論文自顧朽鈍何啻數舍避之乃於其北遊而謬挾一編相質予謂固安蘆溝之間故君家司空發[illegible]也君試躡屩過焉登高臺訪遺宅文藻風流仿彿令[illegible]有低徊留之懐當以慨者視所作又何如哉然則當世而爲張氏雄者果誰屬之哉

張又競詩序

予方總角時遊於張氏家塾與蘊輝稱同舍生因得識其兄又競恭齒讓而肩隨之又競始結髮風氣日上然能文頗自蘊藉辭戶外交予年行長大率素嬾放與又競蹤跡旋疏即里閈往還裁致寒暄而已去歲予授經內弟公錫所爲又競小阮迺時一過從因復披析所聞敦厲古處於是以故人目新知仍因又競尋蘊輝劇勞平生已又競出其詠祖德古詩示予爲蘊輝書帖行墨並美予把翫賞咏得未曾有自是又競晨夕吟咏篇什益富筆體安雅妙有天縱又深自退抑每一篇成輒屬予及馳黄共爲論次既論定

乃命弟蘊輝録示同好比次以觀大氐五古遠宗建安近似三謝必無唐以後語樂府頗爲之便多遒製其他近體襍著亦皆斌斌質有其文焉嗟乎予自弱冠以來希慕風雅正藉馳黄諸子切磋究之顧材性駑下鄉有所作祇足覆醬補袍若又競以達夫之齡掇筅即擲而更欲枉相咨盡予自視不啻慊然矣抑予與又競凡弟通門世好具承先人遺訓里塾周旋景行有素今回視小時風景邈若河山頭鬢蒼然老之將至而徒以潦倒詞場自命千古亦復何聊也君子讀斯集者將無有感於是夫

吳錦雯詩序

夫詩何始乎詩始於蘄竹續竹賡於擊壤康衢而盛於三頌二雅十五國風觀止矣其義則興比賦其詞則爾雅是也然上古緣情有詩中古因詩立學後世學詩而厥體屢變得失相尋亦自然之勢不可強焉由今論之宋亡詩唐有詩矣止辨近體律絶而無樂府五言古六朝有樂府五言而無四言風雅體何則體故趨而下學故趨而上故能爲四言風雅者必其本於虞賡夏謌八伯五子歌之屬而出之也能爲樂府五言者必其本於雅頌風騷古逸雜謳謠之屬而出之也宋人指匿於理效法在唐高得衰晚卑廼學

究本色耳何詩可言明代諸公知矯其弊有擬體而無特長益襲則性情不展矯則風味愈離談詩於今日視古似易而實難也故惟博洽三古典會獨標隨體爲之能發攄天才而不詭於法以是追踪作者詎不優哉吾友吳子錦雯年茂學富才思膏腴涉筆爲文千言立就爛爛徐庾儔也而尤發憤爲詩精研諸體短脉長唫必求合製又遭時數奇襆被走四方十年之間燕齊吳楚游歷畧徧所至輒與其名宿高才往賦詩贈答登覽招題積有篇帙然與情豪舉不肯妄作每好人指摘應時改定今其所存凡若干首即揮灑而成未始不矜愼而出矣大都體古者才不竭體近者學不卑弗凉以抒情纏綿以敷藻華不損骨博能就裁其樂府歌行颯颯神至頗兼信陽北地之長五七律絶華好亮暢乃不失明卿子與五言古不多作作亦自隹境地非謝山人所解耳僕就爾揚推詔具倫輩要以錦雯之才日益深詣將近宗開寶遠取河梁以上希古三百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安可限量哉錦雯每詩成輒以示僕謬以僕爲能知詩也僕知詩未能而有志於學且好談得失亦其儕矣

故就錦雯近集而論次之若此是爲序

平遠僂外集序

今世操觚家稱楚騷漢賦唐詩宋元詞曲此亡慮能者即不能者亦云夫騷賦爲雕蟲之末詞曲又繡帨之徵也作者悪流而下斷自詩訖他直外焉然義昭比興例沿備體商確本末亦有可言者也詩降而詞詞降而曲道則近卑工轉未易故寫風情畧陳氣格標韵云優撫實云劣斯詞之品也事辭並諧音節彌縫句存本色調必當行此曲之目也兩者誠然要余則以爲指取溫柔詞歸蘊藉務全麗則不失雅宗曠而閨惟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都鄙即嫵

婿盡彼都之致謔浪有我輩之風矣故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此等皆飄寄殷逼流連排惻正復後庭清平餘調亦猶讀曲子夜之遺也雖云小道何乖大雅哉我友毛子馳黃曩擅逸才自命作者頃復降格稍就填詞大氐以盧陵眉山之清疎兼淮海屯田之豔逸按名部度新聲一唱而三歎能不及於濫信稱才子風流者乎雖然周之東也而賢者秉翟嘅思美人天實末祀少陵諸公逐梨園子弟多謳吟泣下欲哭而歌類有托

而然者耶君子觀於是集借號外篇故能別解非徒靡麗之音勸百諷一焉爾已

寤梅百咏序

紹炳聞之先君子有言矣本朝嘉隆間吾鄉先正多賢達高風若右使茗山許公尤儒宗模楷唯余先大父亦以執簡不阿忠孝劘切當時推石交無間云已兩家子姓並敦世講而右使之子爲南華處士者先君奉以周旋故兄事而肩隨之無何以嗣昏入備甥館誼屬降等然冰玉相資清談雅謔要與俗流絕殊又其舉從少長進多勝集時則有玄若先生爲南華公從子宬少有機穎以內舅弟與先君稱浹接張弓發矢顧笑而樂之有年舊矣紹炳於許爲前母南華

公即外王父其視先生則諸舅行也然小時竊聆其誼至高未遂披覿歲庚午乃從先君宦所還入里門惟是奉家伯子偶席而息登堂問主人即吾舅玄若先生是矣時余肇角髫子耳又徑露亡狀先生與語深器之令其子秉共廡而居雁行比課風雨寒暑分兼保傅每日晏酒闌爲具道先世發祥及兩家通好用相勉努懇款懃拳未嘗不觸深流涕也噫嘻先生誼良厚豈直尋常甥舅比哉紹炳自揣無似二十年以來親炙顏範及往復緒論頗悉其平生曲折蓋先生倜儻自憙讀書懷遠略恥與禮俗之士爲伍輕財重交嘗累致千金輙散去至破産貧家徒壁立然欲令低頭豪長者有所規隨即怒發罵詬且絕毋留耳不苟就也或於疇人廣座指畫得喪已更擥舉長息曰吾謀適不用孰謂秦無人哉其意慨卓犖類如此然諸公間鮮識之者鬱伊不得志乃時時託興悲吟動盈篇帙即今所爲寤梅百咏其一也昔王濟具山濤以下魏舒而上之才而晉代號爲癡叔無所短長家有名士三十年徒抱牀頭周易耳然則先生是編其亦感憤不得已耶嗟乎汝南雞卧隱卒迺見知人主以先生懷抱亦將必能發攄自見斌斌乎質有

其文殆與茗山右使之業後先爭耀紹炳蹇駑愧我祖父不堪驅策猶幸廣平一賦竊附知名即柴生紹炳也者庶幾斤斤自免所不與舅氏同心也

原缺第十一葉

錢唐四子詩序

記曰粵無鎛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四者非無也夫人而能爲之也今日攻詩於我郡亦猶是矣自我郡風雅之盛近三十年所筆路於二陸籲散於徐吳既而張沈諸子迭相追琢後來之秀刻畫求工者尤指不勝屈即何論建安大曆沾沾借材於異地與若武令爲世臣之子威卿爲錦雯之子德隅爲旬華之子祖定則祖望之弟也其家學淵源才情故自日上皆以童齡弱齒篤古深思且切磋究之稍嘗爲詩譜明倫脊不肯妄作無慮古近體要歸斐然故武令之

部秀威卿之開美德隅之雅醇祖定之練淨蓍人各有長而良工之效次第可收南金竹箭並爲此州之寶矣近世故多才四子激昂其間比於粵鎛燕函秦盧胡弓車正當軼羣絕倫惡得方幅齒遇而云夫人能爲之也似此高明假以年歲雖有名父昔昆吾恐遜舍不暇況以僕之駑拙又安敢自恃通門輕目小友也哉

施尚白和陶飲酒詩小序

宛陵施子尚白天下士也口吃類子雲而好沈深之思工古文詞其賦詩台於作者且多高寄遠韻於世務一切泊如矣余歸從吾友世臣所竊耳其名甲午秋曾一過湖上往還不値及余入長安旅館經歲善病頹放强半多伏枕獨於六一子奢飛濤徵倩諸子時後過從因得與尚白相見握手如平生雖論文把酒彌悉其爲人頃者尚白有山左之役僕亦將歸故盧策蹇言別適有和陶飲酒詩屬余序之夫尚白以詩名海內學與年俱進自漢魏三唐諸體體皆擅場

固不專爲陶者且和韻非詩家所貴要是偶一爲之耳然能直舉胷情絕去牽合楮墨之間夷然蕭曠豈不誠高調哉即斯編以概全集於是益歎施子之爲作者不虛也

壽新安程翁序

今夫士君子之履世不可以無年尤不可以無行在書洪範嚮用五福富壽康寧而必兼以攸好德足徵矣既醉之詩儒家以為備五福大氐脩德者居多焉然則含德於不問而護曰壽無期壽無疆詹諸不材之木以全其天年庸有之而不足貴故傳曰仁者壽大行享大齡以予所聞新安程翁可謂其人非耶翁謹身好義醇德君子也世居休邑以長厚稱自其父及大父俱用中鹽佐國家轉輸不失業家稍給矣翁之生也而有大志擋摹治書弱冠遊南太學有聲諸

生間其天性仁愛自束髮以暨有室且抱子迺依其家太翁嬉美如嬰兒歲丁丑其太公以離務搆隙豪滑者陰欲中之吏議且叵測當是時立召對簿而太公雅長者不善有口危乎哉彼為刀俎已為魚肉翁直以身犄角其間謀所以釋難萬方其見當事頭搶地言迺公未嘗不仰天椎心而繼以血也雖使者亦為感泣事卒解太公屬無恙而後喜可知也郡中人咸稱其孝翁既用太公事力出於難不無倉猝破產慮傷老人心則彊勉心計經營轉販吳粤逐什一之息未幾家益復振太公日皤皤焉含哺鼓腹不識其業之中落也又翁弟貌逐子毋為近利市三倍而慷慨好施篤於奉上法先是吳中歲比不登道殣相望有司議募富民出粟賑饑者令既下所在豪右咸枝梧莫肯應翁獨首舉發賑所全活無算當路共嘉獎焉益江以南富而能仁必特推程翁而奈何今之談者無慮皆糠粃富人矣夫富郎瑣瑣不足道富且皎皎獨行此亦有所長詎苟而已哉以余覽史記稱陶朱公受計然書三遷三累千金舉不失顯名卜式徒編戶治生上書漢天子願捐家之半縣官助邊自公孫弘輩謂式不近人情然竊迹其勤身力作辛苦

蓄財而卒讓予其弟異於見利裁如毫髮不顧義者此人皆躬致公卿光寵當世有以也夫以翁視兩人其德義更不可勝道哉江淮吳粤之士聞翁行者莫不一願識翁以為有德如是何止備素封比世辟將所謂洪範既醉之義信可次第以頌也余故椎魯不文於其覽揆之辰敬奉一觴而侑之以言如此

奉賀給諫許霞城先生六十壽序 代

許公不出當如蒼生何而今許公且六十矣然許公即六十終當出爲蒼生此猶使之曰正嚮用之年也公其優游泉石以自娛乎抑規隨廉趾以陳力乎其娛弄絲竹以偃息乎抑整拂冠纓以俟駕乎其枕經藉書類發憤之所爲作乎抑車塵馬足許以馳驅四方乎其能經鳥申吹呴呼吸如喬松乎抑鹽梅舟楫啟沃丞衡以表建乎其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托以明高尚乎抑南蕩冦北逐庶功成名遂身退乎迺者寓內紛拏仕塗荆棘於是焉戡定而澄清之非公出

不濟迺公故臥不起議者不無致疑且見啟事者數矣而遲遲入召豈意久儲公望哉某則竊揆當今事勢本諸主上之所進退賢否而知公雖欲長擁東山之槃不可得也先是石齋黃公以官詹廷諍譴呵且叵測末減譎戍已卒復故官倚庇殊切當世慕之念埜對先生清風播於中外縱三仕三已亦猶入總憲綱獨刊朝典至鴻寶倪大司徒故嘗爲言者所嗾載一聞罷而清流推轂仍爾入贊樞部笎地曹尚書北斗爲天之喉舌可不謂榮焉乜如先朝者碩海內正人靡不甏歟旋嘗濟濟麟麟夠公又其冠冕人倫爲

大君子所跂顒者耶即勿疑主上鑒公未深徃徃相須慇而相逅左也公故起家名進士始婺州司理獄以亭平治行爲所部課冣遂用內擢有聲先朝已鑒公之能既奉命典試江右燭照計數網羅俱絶俊一時號曰得士主上已鑒公之明其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彈射貂璫不避擊忤嘗中忌左遷而尋予侍從主上已鑒公之直此數者簡在不𧇊未或一日忘股肱肺腑之託公豈異人任車驅之車驅之即節使旦晩來矣故事臺諫積閲者得入佐九列任開府而今更不次超拜用拯時艱若以主上之久欲得公爲社稷

役雖當官占元輔之界詎有失哉某爲公卜蓍在易泰之大有也繇曰生値地乳上皇大喜賜我福祉壽算無極賔於作命公益彊飲食康杖屨將自此以造之齡期頤未艾功名藏於府庫德澤流於子孫矣某也不佞得備通門牛馬走庶幾焉奉令承教可幸無罪其猶勿遺於壽考作人之末也夫

東海張先生七十壽序

今天子改元之十有六年歲在昭陽協洽月中南呂日上澣爲東海張先生七十初度灑掃庭內懸弧矢六於門左是日也天高氣清薬桂在山翔鳴欲舞曉靄非煙盖仁人届誕百物之休嘉怳然集焉於是賀者在廬祝者在堂有戴越笠至者有操吳音進者有衣裳楚製來者五方所届千里而遥靡不磬折㦹拳走一巵願爲張先生壽矣先生龎眉支頤目光炯炯然肅杖屨自東階下延客而入其子某率季弟及童孫十餘人趨蹌以先三揖三讓客降一等不敢躐西

階從主人後拾級聚足逡巡連步而上既升堂酒行樂作咸北向載拜請坐受主人固讓且辭且答拜延執壺洗爵觴先生者三觴而子者載颺言曰先生其康而道乎令子若孫其祿而羞乎優乎游乎百年之謀乎主人敬謝已屬莘觴客曰老夫不堪也以爲諸君辱而子則率其季弟諸孫環拜於後曰某父子昆弟請終身事此言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於是客賦南山主人賦隰桑初筵既秩衆太喜柴生曰盛矣乎今日之會余小子敢無志哉敢無志哉夫先生之行國人杖之邑大夫賓之先生之福祿天界之神明聽之而壽自今皇帝晋錫之先生之年與世有子振之而有孫繩之四方人士聞見而知之此無憾余小子不具道卽具道徵足當先生重輕數惟是今日者祝以明德德尊而讓酒以成禮禮至而和有父之慈有子之孝有友朋之誼有小大之共有賓主之恪盖四方賢豪長者莫不於是乎觀廼一舉而數善備我以是卜張氏之奕葉滋大而翁壽無期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其客也而尚主之歟君子有穀貽孫子其身也而更嗣之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其以匹敵也而交維之歟因又奉觴兄頌賦既醉之章以進時則在座諸君子僉曰善請從柴生言壽而翁也某不佞退而授簡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陳際叔四十壽序

予於同郡相友善稱異姓昆弟者亡慮什數人乃得交陳子際叔㝡蚤時方崇禎癸酉秋予年未弱冠際叔則總髮童子耳兩人皆處城東偏宻邇往還而予居尤僻瓦屋數楹廁於短垣廢圃間枯桑敗竹叢襍二徑叔際時一過從輙劇談角藝奮袂低卬擊節起舞故雖樵蘇不爨意氣足豪也乘興即登城攬勝北地去鳳山只尺徘徊其上南望富春東眺海門目極千里憑弔古今不勝欷歔而罷居數載郡中文事大盛予且因際叔交道漸廣更識孫陸徐吳什數君子

者與予兩人俱得次第相約結定甲乙盟時則西陵雅集簫鼓樓船與衣冠盤敦並爲四方景附際叔當終賈之齡才名籍籍翩然以經世自命予亦以附雲希驥千載一時也奈何世變孔棘南北塵擾予一日與際叔散步河梁臨流小憩忽風從西北起黃砂蔽天白日黯黮無色予因愕眙把袂曰貉不踰汶鸜鵒不踰濟江南風景遠爾著狄泉之警其殆不遠乎未幾有海大鳥肉足人面鳴於城東門者噍噍然際叔則又聞而搤腕流涕曰噫嘻此鶢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逮甲申乙酉間滄桑改革諸君子多從方外遊或託身緇僧予亦從業毉巫者流際叔則闔門授教伏首布衣嗟乎飛砂鳴鶂此固其群矣當是時予年方逮壯際叔猶禮後一飯也既而予苦羈旅浮湛際叔亦播遷亡定盍經紀久之裁還故廬予自此歲薄遊燕山不自意以抱病歸里際叔亦寓舍吳門所行且中盜胠冬爲其先公計襄窀穸復坐地師所欺紿卒不克葬財力交絀焉屈指十數歲以來所遭貧困拂逆萬狀非恒情所堪而際叔處之竟能泊如自守任運推移今年予犬馬齒加長而際叔亦已春秋褒然四十矣始予兩人以束髮定交壯盛遭亂今

則閱中年處爻徵雖復懸弧在室秋氣薄人此正王人歌禾黍吟蓼莪之日也無論雅不欲受賀予又豈敢進熟爲依邪藉令予誠善佞不過須華顯祝眉壽飛侵奉觴載拜爲方將願耳夫買臣五十爲會稽太守公孫弘六十對策取宰相封侯世俗所稱功名不厭遲暮然是者烏足爲際叔道哉予嘗謂際叔體中有三友性多猶豫頗膽薄而臨忠孝大節頗能斷割口語時作恢諧而難於調笑取與一介不苟遇人喜談日者風鑑不諱聞達而生平耳處隱約絕遠要人所謂體中有友者三也予於曹偶間素所稱許若此

廸祥叔近益進乎道矣非予所能量況天假之年術
修卯茂寒暑往來時變何極其於致身昂藏若養壽
術芳較難逆睹而唯是友生兄弟黃髮相保更歷數
十載沐浴升平願就東城之隅西陵之下時時故人
高會杯斝唱酬俾鄉園紀爲盛事圖貌丹青比於香
山洛社予雖罷駑無似幸竊附杖屨後塵而耄老讀
詩者役爲文追憶中年潦倒以資驩劇即後之視今
豈予猶今之視昔也夫

奉祝金我白壽序

新安金我白先生僑居於杭爲錢唐諸生已乃棄其
業而治鹽筴者有年矣然雖講廢箸逐什一之息而
生行素敦其取予然諾不苟人亦推爲長者余今年
館於汪汝待氏先生與汝待善居相近因令其孫若
曾孫受經於余往還談議有莊惠之契余固心服先
生之誠款先生亦謬以古處相許焉已而晨夕過從
時聞爲論大要以義方訓家以直諒待朋友以忠厚
處鄉黨雖遇事變不改其操雖古之王彥方何以過
哉更所難者其教子孫以讀書明義理學爲善人不

汲汲求富貴夫富貴無可求而以先生積善餘慶將
來必有興者天道人事久乃益彰耳先生今年已七
十矍鑠從飯坐談亹亹無倦其享遐齡厚祿又不煩
禱祠而獲者也余不佞生平寡交顧不能作諛詞以
爸世於先生則信而敬之故於其初度也質言以侑
之觴者如此

張价卿六十壽序

余嘗論人於家世名德之際而慨然歎其難也古稱高陽元愷世濟其美即姬氏五叔毋望焉若漢京荀陳江左王謝一門競爽使人奕奕神王不則以康樂之才而其父秘書換早稱不慧韓退之名高山斗子昶以妄賔金根貽譏當世雖曰後先不相及要令識者互有同異士大夫聞而短氣矣以此事衡量郡國毋多差池若余所知同邑价卿張先生者庶幾濟美哉先生爲右使雲莊公子右使以經術起家舉禮官升甲通籍蜚聲致位牧伯族望最華士林輝映不啻

西都之美安世錐下之重司空也价卿生出高閎夙爲賢胄李子堅之負笈雅遊黄世英之豁練臺閣用古方今允無媿色右使公蓋篤愛之及夫館舍厭賔溯山巳邈而先生克承先緒不墜家聲世門執友傳經諸儒奉爲祭酒於是推轂當塗從容隨牒程材則廣文風流銜枚則蘇湖子弟一時藉甚謂能厭官豈徒掾苜蓿之齋飲烏程之釀而已乎未幾倦遊薄言歸里因有北郭舊廬東皐雅典遂賦歸來之詞著樂志之論松菊未荒琴樽足戀洵林下高致也先生學行既敦才名夙著父兄師友素有淵源汝南月旦有道人倫肩背所望莫敢虛借本與吾宗胡氏稱內昴弟家大人亦藉契焉生平共推請爲長者兼之令嗣方或早承庭訓身與英流口吃稍似相如腳羅無殊子建義方席文足懸金雖奮翮有俟提昇不免固其所也余輩辱交有年相識非淺忽在座前竊自比自於先生則丈人行矣今年孟夏下流值六十攬揆之辰誼當爲壽願致鄙言我先生名居耆舊齒適杖鄉也稱世德之門況有象賢之嗣將來滋大幸勿慙卿先生俯仰堪娛邦家有耀自此以遑公望必最高弟爲清朝顯官功名積累當無負阿翁之教而　推

恩所生璽書褒寵且將取安定之學規奉桓榮以師席璽壽之杖大官之醞鄭重睠臻先生雖欲抗辭焉得乎由是而方元愷濟美以家世名德冠武林誰曰不宜余小子側聞燕喜遙祝岡陵繎詞遜於色絲或覼佈乎康爵也夫

沈母陸夫人四十壽序

歲在玄黓執徐律中夾鍾之月旬有三日爲沈母陸夫人四十懸帨之辰維時條風叶響婺星光九九則有□□□之戚昏姻之懿及羣從子執多褒衣幅巾襁□□□□□沈畢敬進爲夫人壽者而僕不佞於夫□□□□之誼忝借陳鄙言以侑之僉曰嘉哉夫人其盛德天錫眉壽於是焉始基其勉爲諸君子爾矣夫人憮然載拜曰主臣敬謝長者言未亡人不天唯是依兩孺子朝夕茹荼揄以覘息煢煢焉誠恐救過不贍何德之敢稱抑犬馬齒財四十耳藉天假之

年獲睹弱息成立不以墜先人緒庶幾差樹晚節曷言爲僕不佞旣獲聞斯語於夫人也吏肅然拜手曰夫人言及此夫亦愈徵盛德而壽無期哉僕聞之黄川董子曰壽者久也又曙也人有是德則天疇以壽雖百餘大期其上者乃臻百二十歲然皆以修身積行積善餘慶豈假於呼吸吐納服食丹鉛事海外谷近之所謂上元西王母者耶今夫人春秋富有在禮曰四十強也孫茲以上曰艾曰耆曰老耄期頤日新無已然我能必之於天永錫難老者書洪範有之曰衞者五福壽富康寧而必以攸好德爲歸與諸福之物可致之辭於夫人盛德焉徵若操左券合右契不誣也僕豈進執爲佞哉木夫人出自陸父曰太學行仲公母爲吾姊柴太君素敦義訓迺小時輒幸愛夫人方就姆教習女範孝經能通章句大義又性倜儻達於事體不類閨襜細瑣而左右家大人服勤將順纔已遣嫁猶不替所生曲盡恩禮及行仲公捐館舍遺有庶弟凡所爲撫率萬方卽夫人孝友克敦矣方夫人之歸故水部涵若君也稱繼室伉儷如賓然上事尊姑錢錢故習知夫人賢而所以遇新婦狀故不假易或時時非意督過之夫人卽脫簪待罪卽

姑轉何堂上顏色乃愈和已更得尊姑錢驩親識中莫不歎夫人爲難卽夫人恭順匪懈矣先是水部君嗣昏夫人其先宜人遺有二女一適　一適葉夫人愛字如已出所爲裝遺良厚又水部君甚宜夫人夫人故廣水部君愛爲置側室鄒儕遇之敢滋産一子婷覽水部君不祿側室鄒先後謝世夫人悼恤至甚爲訓翺遺孤視嗜昔有加焉服御一切未嘗私其子曰龍弟先兄豈法耶姊氏徐孺人於夫人諸舅弟中尤相契重彌而屬之少子　直夫人益愛而撫焉飲食教誨不啻如兒懷至勸勉學業義形於色卽夫人

慈惠交孚矣沈故名德族望號清白吏子孫水部湛浮宦遊蕭然橐中裝家若亡有夫人業發居久能拮据有無賓祭慶遺大都儉不失禮且戒飭僕婢壼內外嶄然毋敢嘻嘻課子義方動不踰尺寸即夫人靡靜有威矣又夫人產華宗歸世胄善相夫子行修於家譽聞於朝方崇弘間載一被封誥制詞褒嘉當世榮之而夫人翟冠翠翘揚褕曳襁見於諸姻黨意色溫溫有以自下者會遭世變家憂益息心味道絕口不談貴勢居平有介母入山之志嘗俯喜其從弟麗京折桺霞浩及姊子徐孝直兄弟栖遯方外謂得儒

流素風從容引喻務援古處即夫人賢達可師矣夫人具斯五德識度非常於人間祿壽原無意禱祠而求而操券合符天之報施豈爽哉僕故未遑遠引如余先伯母張淑人即夫人外王母是也張故恭懿公女孫適於先光祿爲侍御公冢婦最稱華顯既而丁光祿早世家產中落伯子薄宦不自意而淑人處之泊如修善彌篤年登八九十白髮委佗及見諸孫曾次第升僑家亦益振當是時夫人嘗從姊歸寧夫人差長僕猶幼起居淑人盤娛御前淑人笑而頷之人各如意所欲得無少長小大咸御淑人盛德壽康爲天祿之隆也此豈非僕與夫人共昔所睹記者乎以夫人素所蓄積原本母訓不可謂非得之王外母而勤施篤行頗復相類榮悴盛衰委順以處緣此歷年歲可必令子樹立大顯於時而曾玄繼武簪黻盈庭行且如張淑人耄期矍鑠杖屨僊僊大官之饌上尊之酒皆雜諸堂上以敬爲夫人壽即諸君子咸在幸夫人勉進一七而釂斯爵也夫人尚欲如今日一辭再三讓哉夫人迺更瞿然請謝曰壽固未服遑若以勉之德其敢不拜嘉長者命於是命二子前肅客且賦伐木之次焉而僕爲賦南山之五諸君子爲賦天

保之亂以終是爲序

徐汾母倪夫人五十壽序

歲在癸卯秋仲徐生汾爲其母倪夫人乞言爲壽將先二歲吾友世臣已更號假亭飄然方外遊矣故今稱觴登堂之客皆以拜母稱從其子也予兄事假亭於禮夫人爲丘嫂習聞其門內賢行三十年於茲今假亭雖遊方以外而有子如汾兄弟以才秀知名將來定不寂寂然嫂夫人固能達觀者人間榮寵視之亡何有耳頃假亭瓢衲長往子女牽裾夫人意色灑然汾之言曰吾母比亦斷肉齋居日頌大悲佛號欲悟無生證果也噫嘻豈不賢乎稽諸內典此忍界中

歲月甚駛故四王天便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晝夜其上不啻倍之人生危得百年哉若彈指頃自性本無生滅禪淨兼修背塵合覺直可超出苦輪度無央劫其壽命復何限矣昔維那爲丞相母以綵衣受戒承佛付囑襄陽龐媼亦能大開宗風嫂夫人閨門持頌自然心開異日者假亭如趙州老人八十行腳歸來夫人不妨倚杖相見座間呈似予知假老且熙怡微笑却悔從前虛費草鞋錢也此中法喜又何如今日之觴

洪景融母周夫人六十壽序

歲在癸卯仲春月下澣爲洪母周夫人六十設帨之辰其子景融率弟若子洗腆稱壽而豫述其母德丐言於諸君子以介千秋觴予不佞忝葭莩末愧欵啟無能撰言然竊聞之古稱女宗母儀者世不概見今則尋常媪姥數取百行諸福罕顧奉之徒進熟爲佞耳若予所聞周夫人即未敢縷悉平生稔其誼至高曩者予友陳際叔好古篤論士也洪氏兄弟北面稽經堂上設皋比事之失人能訓子義方執師弟禮敬恭壺內外絕無譁者又及門陸生家嘗被火掃地亡

有陸生與景融兄弟執友也夫人慨然割宅令而子延陸氏母子共居慰勞有加焉陳子陸生嘗爲予曰之不置且言夫人素有才地處貴不驕肴心味道有年矣嗟乎語稱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夫人所以教子處師友者度越倫輩其優爲女宗母儀可知故今景融兄弟文秀不媿門風而養志克家自此以遑夫人之數彌邵其祿彌遒矣即吾黨爲令子而壽賢母又豈與於世之進熟爲佞也夫

錢母張孺人壽序

先是崇禎庚辛間余嘗與錢子百史同里社衡杯挍席以經義相質既而往還在跡密間然百史爲宗續祖母姊妹壻余亦娶於張雖族大亦姻媾之列也及余時有南北遊與百史十餘年不通問今年有錢子某以其母張壽介吳大紳丐言於余入座晤言乃知爲百史令嗣其家君則已宿草久矣余問而欷歔者久之乃某又曰先人見背而母氏苦節以撫藐諸孤恩勤備至某未能顯揚以慰所生猶願邀惠於長者而以片言衮錫之余竊忝百史舊識而感其年不酬志今有子如此能自束修足稱青雲之器將所以繼名父而表賢母者豈其微哉在張氏且以宅相推之而奉觴母夫人前當不以親御板輿爲藉也僕苦推不文願藉手以爲千秋壽

姚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蓋自昔賢豪之交登堂拜母或稱觴奉百金則無不曰以爲賢夫人壽顧壽者舉所願然得不得詎敢必哉即或有其必之而無足貴誦禱所及適滋患苦焉何也猿鹿千年不如鳳麟一見桎梏餘生不如開口而笑之數日爲娛也然則易毛髮歷春秋惛焉諄諄以謂之壽壽奚足願耶故或窮老單酉或盛德期頤亦視其人何如耳君子觀於此而知姚氏之母樂其天年矣姚母爲某先生婦今年且七十有子男二人孫及曾孫凡幾輩白頭偕老杖屨番番指使華堂所少者非財也而且賢愛客屐屨到門中厨輙辦象筵彫俎旨酒盈樽一座盡驩百禮斯洽則人人頓首起舞願效一言爲祝者或曰湛夫人壽以賢矣而蚤若貧或曰女懷清賢又富矣而未聞壽或曰曹大家賢且祿壽矣而自傷弗耦故累詞繁稱以加之卒未有如母之純嘏駢集而罔有艾也母也少齒於王無失則長歸於姚無惰容及乎既老教養兒孫無衰止閨房以內如賓客堂室以外如朝廷閑於有家可謂難壽者矣即居擁羨貲好行其惠自中表羣從以及鄉黨疎族待以舉火者亡慮數什百家或緩急有所假

貸即折券弃之不問以為常蓋樂義好施其天性然乎乃所在亦時時屬有天幸頃者歲比不登旱蝗為虐而姚氏之畝獨已有秋如異時抑饑健所敺其吳中亡賴子弟無用招呼剽掠鄉所號武斷素封莫不耳心得一當而於姚氏滅獲廬畜渺小耳特相戒不忍侵以為是有德於我犯之逆天不祥也嗟乎姚先生雅長者非王夫人內助詎及此哉故里中人有為之歌曰生莫謂無神明盡德王夫人蝗不食田盜不顧門宜爾子孫樂其天年由此以觀七十之齡彌升諸福之物備致矣豈其頌禱不足為願也於是其子之友某束帛加璧坐夫人堂上北面載拜而前因奉巵酒藉不腆之詞以為壽

盧母劉夫人五十壽序

余覽古史紀列女衆矣嘗試論之女德惟守節為難能守矣又以教子成名為難其子能成矣又以教之自愛為君子則尤難若所聞盧母劉太夫人豈不備諸難而稱全美矣乎夫人本吹臺大行之女公子也素嫻內則年十五歸倩如盧君倩如為諸生下帷不問米鹽靡密夫人操家政綜理有條舉止必循於禮未幾而倩如謝世夫人茹哀嫠居能裁量大義有二子長曰獻華璉次曰景韓琦財五六齡耳煢煢未立適歲歉家業中落夫人拮据萬方日闔戶課子自就傅泊長辛勤不稍衰璉兄弟俱能奉母教力學工文庚子琦獲舉於鄉賀客在堂而夫人了無矜喜狀益戒勉以無忝先人業為志今年璉以高才見絀有識多推擧而夫人聞之晏如居平好覽古淑媛傳記嘗子婦侍坐時率娓娓稱述蓋胸有古今故能通塞一致若此噫豈不難哉從來婦顧母儀兼之者少而生平尤難責備如周安東有才婧而及為伯仁之母視諸兒任誕很抗不知裁抑猶以家集自喜何其瞎也李景讓之母號善教而每以少子景莊不第輒撻景讓此尤舛謬視夫人之訓子義方澹於聲利者相去

不逕庭予余雖未獲交倩如君近乃習見獻華璉爰其恂恂修謹無文士輕薄態愈以重盧氏門風知其母範之有素也今冬十月為夫人五十初度璉兄弟屬余摛言余惟夫人苦節高義有令子以顯揚不愳無具他日者夫人春秋彌高教彌篤親見璉兄弟為當代聞人文章自足不朽如廬陵之表瀧岡阡本母言以述父德垂諸金石當千百祀彌光矣詎直國封鼎養云爾哉爰次之藉手為壽

述祖德詩小引

蓋聞散騎茂製爰述家風康樂新吟亦陳祖德言之不朽有美足傳洵詞家所尚也我郡世門華胄屈指非一要必以張氏為冠自介然先生以處士高蹈振賢良德公之武其後奕葉滋大代有簪纓至比部太宰中丞職方諸公一門昆友各著風猷食舊揚清於今不乏贈司李公晚出蜚英推高學者爰有儀部伯仲奮迹藝林彌厥堂構古稱河北崔盧江南王謝詎有能過此者哉又兢身為貴公子孫早淹詞學可以芥拾青紫而躭懷栖逸遠紹素風茲有述祖德一篇裁次詳贍醞藉清醇求諸往牒足媲潘謝然推原先世發詳及中葉紹繼歸於忠孝廉讓勉勗方將反覆其間具有雅人深致不徒矜其雕藻而已鄙宗與貴門辱在世好予又與又兢羣從互有定交即葭莩之末不復以行輩自異而又兢近且枉而教之手出是篇見示予既樂得卒業因綴數言以志景慕之槪云

姚子書屏格言小引

同郡姚子龍起者益衆推爲讀書樂善長者也今年夏仲方五十初度其三黨知舊多欲醵金介觴且爲文以祝者龍起謝不敏獨願取先正格言若干則書之座右屏以誌勗焉姚子遠乎哉今之壽者開筵列障插口相推高徒爲濫耳何益且夫日邁者年也與年俱進者德也古君子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姚子誠勇於爲善者將昧座右之言而益以自檢且克所不足焉雖至於孔子七十從心衛武公之九十賦懿戒未始不老而彌篤也姚子遠乎哉余未獲與龍起遊益聞之於沈子禹文頗稱說其生平懷德有足多者顧龍起雅意不欲張余第嘿識之而沈子又曰今龍起不受祝諸君子願得數言以志其事余因次之以藉手爲弁

放生會小引

放生何昉乎論語曰君賜生必畜之益即不殺而放之之意也是時佛教未東仲尼已代能仁說法矣嗣是而鄭子產之畜魚齊宣王之易牛不忍一念俱爲孟氏所亟稱秦漢以來史傳諸賢以放生談美者尤難悉數是故推親親仁民之意而及於愛物本不嗜殺之意而廣爲放生雖未敢云博施濟衆而隨其見聞所逮稱情以施一時仁術此固儒者之所嘉與而樂書也至宰官居士以佛菩薩心方便救濟衆生所在垂慈萬無爽厭安得藉口不取亦不放而嗤爲多事哉某今擬娛同志者於每歲四月之朔舉放生會是日輪一司事者部署各醵齋分五分以供午餐不飲不多品取簡可繼其放生貲自五分以至一金隨力輸之若買贖禽魚牲畜之類擇地設法刻期任便不爲預訂以免射利傷生也善信君子惠然不棄共登會約相助爲理幸永矢勿諼焉

慈源寺募化施粥引

原夫歲有豐凶鄉師期於賙阨人殊盈歉國典貴乎通窮魯經垂乞糴之文戴記著行糜之令凡以憫饑虛而廣賑濟古先聖王未之有改也至廼名卿發廩達士損貲公叔惠施丐饘國邑南陽厚意賦粥都亭降而王慈鄉之爲粮富鄭公之設廠並緣時紬輙救民菑正輔王道之窮稍稱天工之憾嗟乎儒林所務莫匪哀矜世必象教以來始有布施之諭耶然而聖肇西方靈昭震旦恩霑甘露化被慈雲每以平等之心行利益之事故儒稱博濟釋號大悲其指究一也

廼者時方歲暮候屬嚴寒頗有貧身艱餬口鳴哀霜雪之間計絕稍糠之望名非靈輙多忍餓於翳桑家異於陵莫唱餘於螬李徘徊陌上疇遣公子之餐駢闐城陰罕進王孫之飯念休糧而靡策求續命以胡因竊自痛心與言酸鼻不其然歟先是畿輔歲祲

朝廷旰食輙散水衡之錢用代典平之廩苟於此時而應切巳饑政先無告倘父進嵩侍中作糜庾符急病之規式備却寒之具職在有司誰云不可顧以贊分自上格於嫌疑推食解公難爲嗣續莫如假方便法闢利濟門布給孤之金散香積之供利存老寡量可普同孰非所以補造物廣皇仁者哉今慈源寺主某者系門精律開士勝流業脫羈於有爲欲轉輪於常住恒念闡教者猶憑色身鏡宗者不斷慧命伊蒲設饌當憶羣生迦留乞麪寧忘下界爰次第於王城乃周旋於凡衆施粥之舉三臘於玆植願彌堅締緣滋廣所賴檀越引手宰官見身量移方丈之須小損十千之直魯家囷裏許賑孤貧阮氏杖頭堪克善信於是粟阜漢倉糜深齊鑊如開王井之廚請任羅閣之毀龍池洗鉢但勸加餐鷲嶺鳴鐘無慙後飯蒙袂道旁之子不恨嗟來吹簫市上之倫寧羞蹴爾總令哀此以還皆可果然而去詎非施仁當阨慕善無窮者歟夫許詢捨宅道取破慳龐公散財心惟普度實則不議之德寧唯有漏之因彼事出緇流理孚名教施者匪冀於福田受者無援於冥報也乎故不辭而樂爲之引云爾

黃泰征日闇記題詞

古之君子殫心問學不憚勤苦得之銖積寸累日月就將故能言而有徵施之必當此其用意精也自宋儒有玩物喪志之論而才高者又往往以諸葛讀書不求甚解爲詞於是鹵莽滅裂玩愒歲時雖有枕中秘書鴻軒奇事耳聞目睹絕不相蒙平居如此遇事倉猝何以應之至妄改金根謬書伏獵正復名位赫然令人齒冷學者何惜三餘研討雪此詬病耶黃子泰征家世衣冠圖書四壁業已少雋有聲犀琰流輩而趨庭之暇閉戶下帷更能刻意嗜古稽考異同小見微悟不恥下問因有日闇筆記以備遺忘此其志致沉深大有過者由此以往積學彌邵豈復可量哉昔東漢黃瓊隨父香在臺閣習知故事及後身自居職達練官曹執議朝堂莫能抗奪當時用相談美嗟乎斯可爲佳公子而博覽洽聞者之一徵也余今復於泰征所爲不得令君家世英顯美於前矣

毛馳黃近集題詞

武林能詩家吾黨共推馳黃毛子非徒力學亦其性近也八歲時即有佳句迨少壯益耽吟咏亡慮十數刻俱爲詞場膾炙其詩擀抵揚扢作者古今工拙瞭焉予愛讀之過於中郎之秘論衡獨蕊雲一種托指臠艷別有杼軸頗似常建李賀樂府語不可盡解若此集聲情格律仍軌正宗且省靜引人咀咏毛子年裁四十昧道甚深斂華就實力追先正而又不爲老境頹放輕啓宋蹊豈非古昔所稱大雅卓爾不羣者哉

施尚白湖上近草題詞

古昔詞流不一家其興會雅遠莫如謝康樂思情悱惻莫如杜少陵兩公篇什多於遊發之宣城施子尚白以詩名海內境地與年俱遠益興會思情實有過人者故遊徧南北而筆精墨妙能自發攄凡所著必可傳也卽茲帙近出湖上賞詠酬贈之作所錄不多使覽者置諸古籍中以匹康樂少陵復何遜讓哉

因境造端語無溢美　朱竹垞

題徐氏軒蕺經解

古之儒者多能通醫家言如綜轄條貫則皇甫士安甲乙經之類是也論斷發明則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畧之類是也兩者各有所本要以明大道佐聖經均無憾焉我友世臣徐氏故儒者高蹈遁迹有此著本原靈素揣比見理筆體蒼雅不减玄晏長沙所令以覗二家者豈非當公而進寅有兼長也歟

頗攝靈蘭大指　楊以哉

王丹麓連珠題詞

連珠之製肇自東京取其儷句韻文而義多諷喻合於風人之指濫觴於班賈踵事於大陸後代詞流頻倣爲之然非才思深長道存規鑒定不能工也向邪王子丹麓好學能文爲當今英絕領袖著述滿家無體不辨比示連珠三十二首藻詞雅義累累如貫珠其託寄尤爲雋永俾操觚之家競相傳寫亦足爲藝林鼓吹矣余故樂得而稱之藉令班陸復生鳴筆角勝得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許右使茗山先生倚堂稿跋

右文致治海內風動盍學士大夫之業斌斌盛矣然吟詠多工文筆小劣國初諸公斐然述作自命一時究厥才蘊能辨大家言已耳自弘治以迄嘉隆人慕古學力追淵雅於是操觚者知有六經左國先秦兩漢之書伏習而敎撰之魏晉以下卑之毋論已然求夫屬詞比事盡當古作者猶不稍概見云故學者譚藝指難數屈要以北地信陽瑯琊歷下此四君子爲冠冕其大都也余觀北地之文高古博衍爲代先驅第時有率筆猥鄙至不可讀信陽幼眇清峭含筏爲指而每嫌單弱邉幅易盡罕洋洋之美歷下斟酌羣言必求古奧故位置卓然而失之太襲又往往不善持論瑯琊於諸子頗號折衷篇體淹練而語不專家才或濫格汎濫旁襍識者議之以彼覃思著述爲世宗工猶復互有利鈍若此所謂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夫豈易言乎哉錢唐茗山許先生生於何李七子之間後先崛起而能自得師以射策甲科歷官牧伯其氣節治行推重當時頗稱耆艾魁壘而質有其文肆力學藝不肯妄作亦鮮外篇今成書具在大氐湛深義理緣以經術及襍采百家三

史茹精而出之故紀傳之文該贍典茂確乎東京而上序論莊莊間出韓歐氏語不詭道然醞藉勝焉騷賦則祖屈宋詩宗漢魏初唐不屑大曆無問咸和長慶也要而論之其識端其氣厚其體潔其法謹嚴其味醇至而淵永信乎立言君子能自成一家以必傳於後世者正使北地信陽瑯琊歷下並遇中原比長絜大有勝有不勝畧相伯仲詎能角材而臣之哉外此諸公更不可同年語矣余嘗覽弇州巵言評騭當代獨遺右使不及豈宣城名伐偏潙東征有意軒輊吾不敢知要之衡量作者日久論定國朝文獻班班指數少者六七多之什餘如右使許公斷不落第二流可知也公故鄉先達於余爲前毋大父紹炳從學者後稱茗山先生沔不至問所好云先生有弟爲比部石屋公擅逸才並有詩名翩翩李謝儔也子甫華高士隱身尙義詞學世其家然近今鮮述者余爲具列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題錢武山先生初第家書後

古昔善爲家訓者多推顏柳大氐以祖先積累爲難子孫廢墜爲易積之者必繇絜白醇謹廢之者必繇淫泆驕奢富貴有餘德誼不足物滿則覆殃禍隨之良足畏也吾鄉武山錢先生以觀察之孫司封之嗣自又以甲科爲賢太守奕葉清白高蹈務方之比茂時獲奉教如對古人閣中造鄰偶出庚辰通籍時寄賢叔憲副從昂孝廉書數通乎得寓目益歎先生識微持盈爲不可及也蓋是時先生與從兄子並雋南宮門祚方熾在他人長安躍馬得意揚揚而蚤能退然自下深以勢處盛滿爲懼致書家大人推本先世清謹之遺其約敕子弟僮奴反覆拳切惟恐一夕隕越以貽祖父羞揚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以今觀之豈不如燭照逆睹哉然先生躬閱世變推揖畏約茹荼嚙糵久而彌堅其風操又在介卿直清之上矣雖謂錢氏家訓過於顏柳可也

家贈光祿文伯長兄誠子手抄䟦

柴氏有文伯先生者紹炳之從父兄也柴氏起家自觀察先王父王父以上絶旁系已舉世父父輩凡四人以及諸兄弟而數乃較倍文伯兄爲世長紹炳其幼矣然兄仰不以幼幼而同産畜之且訓行有加焉顧吾家先觀察以來世篤忠孝父兄子弟煦煦而工于而吾伯兄尤甚至者有生也蚤習與智長而切不遺也昔有婦而老者言先觀察初以侍御予告奉曽大母洎二十年殆六十稱老矣而曽大母意色稍不當卽長跪待罪或諸孫羅拜牀下至竟日莫得請未

嘗不須小兒子俯乞爲一破顏矣小兒子者卽今伯兄文伯先生是也蓋少有至性能當於家大人意故自王父母及世父母俱極愛憐之以爲保家之主在此子其奕葉滋大哉暨長益自好多折節爲君子雖處綺襦紈袴之間而挑達負俗非其好也其孝事世母晩而彌摯大抵有王父風周旋諸父之間恂謹如一日而於先君子情好倍篤亦其行義頗同矣又生平素負達節雅尙薄宦不自憙歸而家居課子凡五男過庭之訓不唯顯榮得萮要以樹德有自毋忘廼祖父淸白爲重耳旣而世皋世埏兩姪並擢賢書聲譽日播車馬在門四方賢士大夫至者莫不樂交其子以及廼公而我兄雖春秋高顧矍鑠好遊罔倦自朝汔以逮夜戒飭厨傳請謝賓客及其明旦恒恐不得然柴氏其貴下人和厚不伐若有所挾持武節郎轟轟何燊亦爲掩耳走矣故自子若孫進止儼若莫敢踰尺寸卽世埏令長溫嶺司城秣陵俱都綮劇之任可處脂膏自潤而獨廪廪弗淄晋光郎署豈非其奉教素謹以致斯乎蓋伯兄胸懷坦易與物無忤未嘗堅立可否而諄焉家訓貽謀始終反覆其於福善禍淫之說固有味乎其言之也先是彌留易簀口不

及私特以世父母窀穸之事未了爲屬且曰老人無足述者徒煩譽墓何益兒曹誠有心所不與人與骨俱朽倘有誠子一編在嗟乎念茲釋茲此足以覘伯兄爲人之大凡矣於是世埏諸姪力追先志卽爲世父母營葬祖塋旣畢役因出伯兄誠子手抄廣布之而屬紹炳敘述其畧曰埏等不孝遵治命也余唯我柴氏以忠孝起家自觀察公以來姓日繁而先伯兄實能敦厚以爲衣冠表率廼世埏嗣之旣已及身顯名而猶復手其家誠兢兢恐渝奕葉滋大於焉可徵故人樂有賢父兄不其然乎在昔漢世萬石君家有

孟子不言而躬行然自其後孝謹益衰故史氏譏之潁川陳太丘代以益貴而人言公慚卿卿慚長始爲肖不矜愼而漸就凌夷也天祚柴氏吾願守此誡者世世萬子孫毋變矣紹炳不佞敬爲詮次便攜而繫之以言以附於卷末者如此

葛屺瞻夫子遺像贊

於戲此故少司農屺瞻葛夫子遺像也其居肅以莊其立義以方貴班列棘而恭且衛璘垂不朽之三立而植莫逃之五常鼓吹六經者其質行比納百氏者其文章生固比於巖巖岱宗而沒猶仰其皜皜秋陽年居孔孟之間而道則虞夏未古於戲敬之故扳儼雖遐容輝未遐吾黨具瞻如從秉鐸斯誠儒者之高蹈而斯文之先覺也耶

伯翁朱先生小像贊

鬖鬖者其貌耶稜稜者其骨耶吐詞如雲者其唇舌醞義如淵者其胸腹耶與世寡偶而疾惡如讐者則其性所獨耶仰天而磨踣石而足老爾莊而窮不變此一先生者庶今之伯翁古之公叔也耶

汪道信像贊

其貌何似曰清而頎其神何似曰沖而夷其行何似曰淡而寡交介然有所不爲其得道也何似曰儒而學佛且禪淨兼資褱也何坦邇也何肥華兮無蔵名兮不知時而銜杯徑醉時而高枕自怡可以科頭提肩可以整冠攝衣室有逸妻庭有佳兒往還者有二三子聊任運而忘機何榮何辱何是何非人以爲犧葛與遊也而吾以爲唯安養可以同歸

黄文斯小像贊

遠而望之悠悠也近而即之瀏瀏也親炙而得之益油油也氣靜以幽心逸日休與天者遊任運無求栖遲兮不必一丘翱翔者不必十洲可以牧牛可以挐鷗此何如人哉吾以爲古之逸民而當今有道者流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八

傳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淳齋公傳

淳齋公者炳曾大父也以仲子醴泉公當肅皇帝時官中翰考穿尋轉南臺上推恩所生贈公徵仕郎如其子官勅曰爾柴龍乃中書舍人今陞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祥之父淳樸成性儉約持身孝行夙聞惠施有譽可謂樂善敦義之高士矣而教子成名揚休榮名非爾貽穀之休乎茲持贈爾階官如制當時稱璽書褒勸得實先是嘉靖丁巳醴泉公適以奉使便道歸省而公尋以疾歿葬于孤山故大學士餘姚呂公本爲志其墓曰君諱龍字舜臣柴姓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杭故今爲仁和人曾祖政祖質皆不仕父曰嵩號與菴娶毛氏生三子君于倫爲次少以父命往後世父靜菴爲靜菴與其配張甚鍾愛之見者不知非張出也張卒君年尚幼悲痛哭泣弔者不忍聞及就靜菴喪長有知矣未嘗以所後故有怠心歲時祭祀必致哀慕終其身無不然杭之稱爲人後而能盡孝者必曰柴君柴君云柴君家故饒于貲至君之身復能修業而息之以故貲益裕然性儉約杭俗

喜侈靡以車服相矜而君獨衣一疏布衣出未嘗爲
高蓋超然欲返靡俗還之淳每自稱曰淳齋及舍業
振貸人則往往無所吝人有負已輒折券畀之以此
衆益歸君晩歲闔門自適終日不問外事攤書在前
時出評摧多經生所未道南安守毛公君之外祖既
沒子孫不振墓道繫石鬻于人君惻然水木之念爲
償其直存之其敦義類如此君娶田氏生二子長禎
早卒次祥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先是祥貢于鄉君不
忍離遂不就禮部試及嘉靖丙辰祥就試第矣以官
留京師顧日夜念君不置乃以使事取道還因奉典

儀正告身爲君壽君見祥還喜甚置酒大燕客一日
偕客遊西園花發忽折花對客曰明年此日知誰健
歔欷者久之逾月感疾遂卒君之卒祥得侍其終稱
無憾焉祥由余舉余于君契烏得辭之銘銘曰於戲
淳齋積能施儉自持保淳懿昌厥似君子哉
曾孫紹炳曰淳齋公寬中茂德長者也實昌柴氏方
諸萬石君陳太丘家篤已然公當弘嘉盛代以質行
厚俗及讀徵仕制詞及呂文安誌銘大都簡質爾雅
能稱其爲人蓋龐然猶見古之風也哉

田太孺人傳

田太孺人者淳齋贈公元配諱瓊英瑞州府學博濩
齋公女也天性嚴重不苟及笄歸贈公夫婦白首相
莊公故饒于財又以息業益起然質行温温長者嘗
有偷兒入室猝遇公覸之赧然憐也童奴將捽縛公
呵止且畀以金好語慰遣之仍戒勿洩其人卒改行
治生鄉里以是比公王彥方然公宅所振救多類此
隱之不爲德其居家持重弘大體而已門以內禮俗
一切盡倚辦太孺人太孺人精力能爲之部署有法
其敎子㝡敦大義耻事姑息伯子汝吉公早卒仲子

醴泉公少而力學舉于鄉甚愛也然敎督不衰及醴
泉公成進士官中翰適丁贈公謝世服闋補原官奏
三年㝡始獲推恩贈公于是太孺人以生封別賜璽
書褒美焉醴泉公尋轉南臺念太孺人春秋高晨昏
遼遠因拜疏陳情請終養得請萬曆改元用內召督
赴仍力丐歸服勤左右竟太孺人之世歲壬午太孺
人八十有六以天年終方太孺人之在堂也醴泉公
年介耆艾盤娛鄉前猶自爲嬰兒嬉小不當則太孺
人旁睨作色咄咄發口或伏枕臥不起醴泉公長跽
牀下流涕謝罪至移日迺已當是時子婦孫曾咸奉

太孺人敎兢兢莫敢踰尺寸云其居平又謂醴泉公曰吾孱丹賴先人之遺足供朝夕無藉爾盡烹也故醴泉公通籍以來惟廉以養志及已老委家政乃別出橐金購良田四十畝畀後人以供歲祀慨然嘆曰子孫賢否難逆睹顯蒸嘗聊藉此而給其形貽若敖氏之餒乎天啓中以事逮鬻四之一然近今墓祭頼之愧未能拓而增也嗚呼即此可以觀太孺人矣

曾孫紹炳曰太孺人以女公子佐徵仕起家又敎觀察有古人風操鄉先達張恭懿嘗爲撰志今失之不能詳也第以長老所口語詮次其概然每于歲時瞻拜遺像白首蒼顏翠翹象服肅然有不可犯之色想見其嚴氣正性優于義方矣又豈直以家人嗃嗃礙之也夫

懿節張孺人傳

懿節張孺人者戶侯心泉公女太學清泉公繼配也清泉公初娶邵氏早卒繼娶孺人而公殁孺人嫠居者二十九年撫繼孫有成故後人私諡懿節云孺人于歸時甫十九齡耳清泉公年已幾艾孺人婉順承事夙夜矜擊不忘敬戒總家政井井無失居亡何清泉公病痿日夕牀蓐間孺人奉湯藥食飲惟謹而偃仰起居諸所不便事則又左扶右掖幾十歷寒暑曾不一倦于勤清泉公故白首善病乎治家纖嗇然已本儒生天性好禮不踰尺寸居恒膢臘祀享昏喪慶弔覲賓問遺供具必出中饋其豐儉適宜未嘗不如公意所欲出以是歲時得高枕臥隨應一切盡倚辦孺人嘉靖甲子清泉公疾益劇竟以不祿孺人哭踊悲啼幾不欲生家人斛解反覆始飲泣茹蔬誓之終身于是自稱未亡人兢持操幹事亾巨細靡不先制是遵生平喜揚人善不樂言人過待諸孫慈惠有節過群下凜凜晝惟屏居一室焚香禪頌視世俗芬靡漠如也萬曆壬辰病痕已差復感脾疾劬春秋五十有五先是清泉公卒亡子觀察公以仲子敬泉公應補出嗣兄汝吉公爲足軒公孽後并以後公故孺人

在時以敬泉公爲繼孫撫教甚篤敬泉公亦孝事不衰其歿也敬泉公力襄大事迄今暨足軒公兩奉蒸嘗焉清泉公諱阜治易補太學生巽菴公少子觀察公季父也其行概具卲憲副誌中汝吉公諱禎贈中書淳齋公冢子觀察公兄也卽清泉公兄子早世娶鍾氏

從曾孫紹焴曰清泉公爲予曾季大父去世久遠卲憲副所爲誌家譜已失之不能具其行概惜哉君孺人以弱齡于歸尋罹太學棨患臥蓐者且旬歲竟稱未亡人又三十年以完節瞑推本言之孺人蓋無日不在茹荼中也歲寒松栢士大夫猶難之其風操凜凜庶幾古之女宗矣乎

福建按察司副使醴泉公傳

觀察公者諱詳字汝嘉別號醴泉贈中書淳齋公仲子也母田封太孺人公生而凝重幼不好弄寂爲贈公所幸愛就塾輒耆學夙興至夜分誦讀不輟贈公間奪之燈則跽請曰兒甚苦大人憐乃適躋若哉耳亡書也然公天資敏絕一目數行下與故通參周公詩早年同舍還記相嘗嘗購行卷當晝卽秉燭對閱閱已卽燔之是夕呼酒飲次每篇互頌如句字蹉跌罰以一卮用相徘咲或竟夕頌數什伯篇尙亡舉罰未冠補仁和邑諸生學使者文谷孔公拔兩浙士試如棘省得公文大加賞譽擬以第一人薦直指惡其專擅不發然緣此名日益起矣嘉靖丙午舉于鄉越十年丙辰迺成進士解褐授中書舍人奉使晉藩尋丁贈公艱先是公獲隽當與計偕以不忍違侍省故載舉如赴禮部試及贈公之歿也適以使事取道歸省得覩飯含亡恨而公自痛祿不逮養毀瘠有加日敫然作孺子慕其廬居事田太孺人益篤除服謀終養太孺人曰徐之而忘手一命尉乃公地下邪乃黽勉出考績得推恩所生如其官亡何擢南臺御史會大計有所彈擿皆厭人意獨念太孺人在遠時時泣

數行下因拜疏曰烏烏臣祥言毋田故蕭善病年耆無他子家去留都數舍迎莫之疆焉而醫藥委閭外人臣方寸心亦大病敢昧死丐臣身于母儻異日者犬馬報之有焉既得請日侍太孺人盤娛鄉前進退何否必以命間不懌長跽引責須顏復迺已居久之神廟改元蒐材內外僉曰前御史祥孝且良名補山東道御史公驚惶載疏力辭不許迺彊起就職莅三事列上一治河二香休南兵三嚴牙市防有他其言具切時政要領既報聞復拜疏言臣違養六月矣毋病倚枕呼臣日夕也臣名在冲淚間聞之心怦怦焚

如春如椎鄉也歸之謂何又十年而棄之臣則不子安能臣願竟臣所謂子者以逭曠廢罪上閔然許之歸則盤娛如鄉時晨起北望祝且謝以為常又數年太孺人疾病公謁醫萬方籲天請代竟不起顧屬曰而孝養至矣吾耄矣復何憾而身乃真國家有矣其毋過毀公擗踊骨立喪如禮釋除赴闕補江西道御史又會大計請尋故制賞尤異吏而痛懲其貪黷者衆為廩廩尋奉璽書按應天下車則董武場之役所拔多材士已乃廣咨諏杜羅織懲掠責抵誣逮除積猾所部畿輔為之肅清當是時江南大眚公特疏為

民請命詔予蠲恤又廷議華除諸臣所株連者多在部內為疏釋宥凡如干家先後計吏錄囚所與剌平反制咸報可公為政大指務從平恕而有所按劾不能阿徇避諱用是失柄臣指方按部未及代遽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淑瀘公素有王賜志郎乞身去時太宰楊公方獎恬退乃移任閩且趣上道公不得已往視屯鹽事至則嚴釐法限剕數峻私捕者禁嚴屯種逋賦及諸豪右占射者不詭于瀘而畧去苛細已擢廉察纂獄獄多平亭胥吏洗手奉公此時閩撫軍心堂趙公甚相倚重藩臬諸僚多通門故吏不敢講

敵禮會御史浙東某按閩故同臺後進其人又素傾巧持論稍不合且目公為簡倨公因謂然數日予髮種種矣安能低頭就鄉里小兒乎遂決計引年詔許以禮致仕公遂謝閩吏民角巾歸里初公以侍養子告于里中許憲副嶽孫大泰枝諸公為十友社游覽湖山以觴咏疇唱比方香山雒下紀在武林勝游錄比還社中人晨星矣而公故希至公府獨與中表子婿輩相羊山水間輿至瓢飲可十栝許亦不彊人飲曰何事盡迺量為暇則習靜燕坐時手一編不釋旁睨世好澹如也萬曆壬辰卒春秋六十有七公豈願

修髯容止端凝有貴人之度天性和易簡質與所厚
善語不以耳生平不聞呼謈接親族鄉隣謙退不伐
人皆推爲長者通籍四十年始終不污纖芥廵方歸
有司以贖鍰解如例公峻卻之其視闒𦍑也請致王
吏白公有羨餘三千金不入公帑可佐橐中裝公不
許又固以請咲曰留俟代任者以緩商民之征不可
乎居鄉杜門自守絕無以事請求者稍涉私則慚懅
面發頳不能竟談也其爲學老而不衰博極群書屬
文下筆立就弱冠以制義名家醇厚典雅在王瞿之
間論策疏劄學眉山詩絕喜彭澤右丞有風調不失

素心書牘裁淨有法宦遊南北與士大夫往返皆手
自繕削未嘗一假記室所著若諸疏稿及三疏陳情
稿海內多有故不載至純孝著于心白首彌篤未殁
時召諸子姓爲𦤎曰孤山放鶴亭右先徵仕墳隴在
焉西陵橋之下茂林清泉吾魂魄樂依此以奉二人
汝曹幸勿違吾別卜窀穸故今觀察公墓即祔贈公
下距不數武云安漢黃太史輝之傳公也且系以論
曰觀察先後歷宦遊不及十年而依依子舍踰二十
載可謂篤于事親恬于名位者矣然迹其出入臺憲
建樹不苟又豈非孝始立身終于事君者乎或曰觀
察敬恭桑梓一以至德感人不較犯者故子孫式敎
申申訢訢咸有萬石風孝錫弗匱于此益信已嗟乎
位不副德又何嫌焉
來孫紹炳曰先觀察純孝端謹具于黃太史傳論斌
斌足徵也炳小子不敢復綴然予嘗讀父行析箸書
稱贈公故擁高訾至觀察通籍漸損三之一其後乃
不能半古云久宦減產于公真見之嗟乎炳材質駑
下苦式微亡能發敭先德然自謂清白吏子孫惟其
有之矣

虞恭人傳

虞恭人者觀察醴泉公元配也以公中翰考績得推恩封孺人後公官終觀察副使副使官四品矣故事四品配稱恭人故今進孺人稱恭人云恭人後觀察公十七年巳酉邇卒故少司成邵公鼎芫爲之傳曰恭人姓虞氏系出永興公自花溪徙錢塘世有隱德稱素封父竹坡公母黃孺人生恭人於湖墅幼有貫徵端重寡言笑贈公聞之爲觀察公委禽焉年十八來歸婉順有禮善事贈公暨毋太君太君性剛家秉甚肅或故爲督過以觀新婦能恭人輒有當也觀察

公少警敏力學攻苦恭人從旁爇膏佐讀至丙夜不休旅傾鄉薦年財二十有一贈公絕愛憐之遂不上公車恭人又從旁爇膏佐讀輒至丙夜不休越十載丙辰觀察公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居燕京恭人留侍太君贈公即世遂佐觀察公治喪成禮壬戌考三載績晉封孺人巳從中書舍人拜侍御史居留京恭人爲進貳以從而身仍留侍太君太君故憐冢婦鍾鍾方嫠居悒悒屬讒人交搆其間遂失太君歡侍膳嘗藥不爲恭而以爲憎恭人不敢避憎也觀察公子告歸侍養而恭人以失太君歡故不得近亦不敢怨也

凡十載所脩婦職逾謹太君病癱幾殆恭人籲天請代不鮮髮而左右者兩越月親爲浣中裙牏厠奉湯藥必恭必誠即所愛憐者不及太君始大感悟執恭人手泣下曰吾愧負若夫妻子毋歡如初也上初政詔求忠孝廉節之臣中外交章以觀察應明年特召釐起田間補山東道恭人仍留侍太君觀察極言天下利病旋乞終養無何而遘禍融變太君病驚悸不起恭人佐觀察公治喪哀毀有加焉自太君歿恭人始秉家一遵太君矩矱而稍佐以寬臧獲有素簡婧者內反側恭人若不聞也者而安之觀察公通籍幾

四十年立朝裁十之二性耿介直聲在朝宁苞苴筐篚一切報罷又不喜治家人生產何有何無皆恭人黽勉擘畫吉凶具如禮觀察公服闋按幾輔旋有觀察命駕而之閩恭人始一從之閩㮊以內一切佐之丸熊爇膏課子若孫讀至丙夜不休具如從觀察公讀時以故觀察得一意明政刑聲績著七閩云巳拂衣歸歸二年觀察公不祿又四年冢嗣鴻臚君亦不祿恭人擗號治喪幾不欲生而以子若孫故勉進饘粥訓課逾益嚴諸子若孫若曾孫皆以文章著聲賢序仲孫弱冠舉於鄉恭人始爲一解顏曰吾今乃可

藉手地下矣恭人卽出素封且早貴乎顧獨安布素常服至屢澣迫敝不忍釋食不踰二簋崇信內典絕不喜作世俗佞佛施僧事謝絕一切遊宴生平無疾言遽色事堂上以恭接人以和均愛諸子息無所偏子女非已出寡息遺孤煦愛尤篤居恒諄諄以孝友爲訓至今內外雍睦篤倫彝無間言皆恭人化也歿之日徧慰諸子息端坐瞑目神氣不亂壽八十有三戚里聞赴者皆哭失聲無間諸子息也觀察公諱湃字汝嘉學者稱醴泉先生云

末孫紹炳曰炳讀卲司成所爲恭人傳至終始田太

孺人之際未始不泫然流涕也以觀察公之篤於奉母而恭人乃以中讒失驩夫婦居室不敢近亦不敢怨然積誠十年卒能感悟以全天性豈不難哉烏虖世知觀察爲孝子也若恭人卽古之鮑妻姜婦又何加焉

鴻臚贈通議恒所公傳

通議公者諱應椿字子齡別號恒所觀察醴泉公冢子也治易補郡諸生入國學授鴻臚寺序班以使事道卒用仲孫貴推恩贈如其階官云公生而頴異八歲能屬文張恭懿公奇之因以女孫許配公是爲張淑人弱冠業日進聲藉藉起挾筴遊成均四方名儁多折節交驩公益發憤下帷尤喜讀漢晉書奮戛抵掌談詞如雲所著制舉藝一時爭相傳寫雖太學尊宿皆已嚴公願出其下矣顧屢厄京兆試不售會觀察公侍養久神廟改元特召補西臺公遂從至都下

謁選鴻臚謂以閒官得長侍脩定省驩也未幾觀察公再疏終養公亦移疾歸朝夕爲驩鄰前無異兒時及觀察公薨而之閫公留家居內訓子弟外應賓族斌斌嫺於文而一切戶外請託悉謝弗許居二年觀察公致政還里公得周旋于舍勤懇有加公故善爲詩襟情蕭遠嘗結社孤山之陰觀察公扁舟過社公偕朋儕及仲弟敬泉贈公賦物咏懷逍遙物外良辰讌賞則簫鼓畫船名賢滿座公起舞爲壽觀察公頗而樂之爲勉釂一觴既而以公春秋富勉之出復補原官公中懷鞅鞅有戀門憶親作情詞酸愴遠近聞

者悲焉尋奉觀察公之訃戴星而奔恨弗及含殮忿
虞恭人麥居依棲几杖卽宵夜循徘徊左右非恭人
命退者載弗退也乙未爲遣女就姻于燕曰復就職
旋奉命犒師上谷道經鷄鳴土木八達居庸皆紀之
篇什爲出塞草使事竣將取道歸省舟次淸源以暴
得疾卒公天才卓絕負用世之畧浮沈金馬頗不自
喜嘗爲白髮咏以自傷遇不平事輒搤擘太息慷慨
好施不事家人生産有古節俠風方恭懿公秉銓六
載與張淑人同侍京邸未嘗以私謁也其履素又若
此卒官時春秋僅五十公有丈夫子三長紹輝見別

傳次紹煌字明仲治易補錢唐諸生有雋才早世張
淑人出側室出者又次紹煜殀亡嗣
從子紹炳曰炳生也晚未得事通議公然竊聞長老
口語以通議伯仲當時俱稱翩翩佳公子云善乎葛
少司農推言之曰昔馬卿以貲爲郎然卒以詞賦顯
當世榮之以公驅車出塞忼慨賦詩何遽不得望馬
卿之塵而終於冗散士固有遇不遇命也

張淑人傳

張淑人者贈通議恒所公元配也以仲孫貴推恩大
父母如其官故事贈無太故今顯稱淑人淑人父曰
贈比部蔭庭公祖曰太宰恭懿公淑人少孤育於陸
夫人絕愛憐之恭懿公始奇通議早惠謂擇壻無踰
是子許委禽焉淑人精女紅讀女範諸篇兼習古書
法旣歸通議公婦道甚修居平彝膏佐讀通議詞名
大起觀察公出副閫憲虞恭人偕往淑人留家居代
秉梱政時率婢妾洒埽寢室拂拭器具恭人歸謂親
我出猶在益歎其賢通議公故高才雅遊賓客恒滿

座咄嗟治具未嘗不辦奉堂上委蛇曲至蕭姑妯娌
人得其歡心及通議薄宦長安則攜淑人與俱時恭
懿公方秉銓政絕不以女孫故有所干謁爲貴要居
奇當世難之萬曆丙申通議公以使事南還道歿淑
人窮途旅櫬痛不欲生然重傷恭人心及歸脩蘋藻
如平時已冢子贈公紹輝爲貧通籍都下家徒四壁
立食累千指淑人黽勉有無一遵通議公家法不敢
失墜辛酉秋冢孫世基舉北闈甲子次孫世埏復舉
爲淑人稍開顏且屬之曰我家以淸白長厚貽世汝
兄弟得階尺寸幸勉之矣蓋淑人自十六歸柴上下

六十餘年送往事居少時家勢鼎盛習見繁華能自節損中歲家落死喪且相繼顧治如有以自守及其後孫曾駿發長幼遶膝下者數十輩幾復觀察盛時淑人視若故常其訓誡較昔彌謹淑人天性靜厚動合書禮初侍出太孺人嚴虞恭人慈調劑無間事通議公以莊撫側室子紹煜尤有恩紀課子延賓每飯必親視其遇中外媦戚必盡誠款自嫁以來不更製一衣飾樸約終身燕居寡言笑端委靜坐有傳戶語者掩耳如弗聞也所佩約指勒忍字爲戒獨日誦梵經以自娛適天啓丁卯夏偶感疾自度不起猶開曆

示期謝勞諸子若孫曾輩逌然而逝春秋七十有九從子紹炳曰淑人托太宰屬籍又爲觀察冢婦能不以貴驕已難矣及身更榮落之際而始終若夷家用德化抑非達識體道者邪炳幼時從先孺人廟家燕見群從錦綺爛然淑人獨短裛古襦白頭倚杖使小兒曹致足親也古稱京陵禮範豈多讓也哉

光祿贈奉政敬泉公傳

奉政公者諱應楠字仲美別號敬泉觀察醴泉公中子也以父命出後汝吉公治書補郡諸生入國學授光祿寺署丞以仲子紹勲貴推恩累封承德郎南禮部祠祭司主事卒年七十有三後加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公幼而開敏弱冠有雋聲久之挾筴遊南太學本南都風物繁盛四方名士多集公文采輝暎一時曹偶心下之又早稔庭訓內行脩舉繼祖母張孺人在堂事之盡禮至觀察公通籍後彊半在告虞恭人嫠居春秋高公左右侍養未嘗以出後有

間仲子紹勲少雋伯季諸子皆茂才公以父書畀之寒暑課督不使與戶外故士大夫頗以倜儻推公而教子弟廼斷斷無失觀察家法焉萬曆戊申失元配卭宜人復罹虞恭人之喪公以中年屢變忽忽不自喜濡有達生之志矣癸丑仲子既舉進士任膠城令以考最得封公如其官已又以覃恩進封儀曹郎於是公藉祿養稱封君然什九家居不好之官所每日乃公顧署西湖長何爲閉閣中鬱鬱作三日新婦耶公歲時徵盟選勝輒從湖上遊珠簾畫舫市席開樽挾歌兒十數輩絲肉競發引商刻徵酒酣以往則歌

而相和也座中賓朋必當世豪賢若四明屠緯真構李馮開之錫山鄒彥吉茂苑范長白故鄣臧晉叔諸公往還湖山皆從公受從約春花秋月未嘗不集公又偉儀觀音吐鴻亮博雅能詩詞於鍾太傅褚河南書法尤奕奕入室故勝流高會遠近奉爲美談其軒車所至人爭羨豔之以爲此神僊中人也戊午長孫世堯復舉賢書從孫輩亦後先鄉舉公益以醇謹爲衆晚稍謝客與諸伯季子弟文酒從容暇則蒔花觀魚臨池小咏欣然有得自謂於此中興差不淺也甲子伯子紹烈以試劾南中會季孫世垓才秀而殀季子紹焞哭子繼亡比歲連遭三喪公悰怛崩中未幾疾作遂不起公卒之後又五年爲崇禎庚午則紹勳以南職方轉北武選郎因加贈公如今稱云

從子紹炳曰公少年貴公子晚稱封君翩翩致足豪哉然其才地實已不凡書法類鍾褚詩佳者有錢劉風格即曳屐湖山當筵顧曲未失周郎謝傅也藉令自致通顯不足當南朝名士乎

邵宜人傳

邵宜人者敬泉贈公元配也以仲子貴封孺人再贈宜人加贈如今稱云大父憲副甘澤公父弋陽簿甲山公始憲副於諸女孫中獨奇宜人曰幼不習華楷步端言淑女也十六歸贈公未幾析箸或謂此季而變者何堪家秉遒宜人部署教令梱內外斬然家老皆指而退歲壬午會城民變觀察里第亦中火人情惶駭宜人處之泊如徐出煨燼之餘佐贈公經營新搆而步搖條脫靡孑遺矣宜人操戶甚力而天性婉順尤篤孝事繼祖姑張孺人惟謹而田太孺人處恭人並在堂春秋並高宜人兩上堂問膳朝夕齋慄罔有失度課諸子愛而能勞待諸子婦如待諸子每入侍未嘗不以正訓然多溫言愉色熙藹之生平不談人過妯娌亡間言逮下有恩禮小星魚貫惟贈公意所適無幾微見言色擊鮮醴酒佐贈公結客爲義雖拮据無恡迺獨自處節約食不踰二簋衣不御紈綺椎布襍作足不輕履閾外不妄言笑左右無弗廪廪者以居恒操幹辛苦故方艾而衰屬在脾病適虞恭人病復彊起親藥餌厄羸扶服精益耗罷遂不起彌留時諭諸子婦勿慟徐取箸服服已稱佛號者再端

黑面逝年五十有四先是贈公以詩酒豪諸子皆圖
戶治書家政鉅細盡倚辦宜人及宜人早世贈公不
免勤內顧憂又侍養虞恭人至一饋數起乃益深悼
亡之戚也方宜人感疾尋劇諸子不解帶而侍酷暑
爇藥體有糜爛者紹煒至刲股肉和匕劑以進卒不
效季紹煒素羸竟以哭母亡烏虖一門慈孝之風宜
人可謂能以身教矣
從子紹炳曰吾家先世代有女範自虞恭人以孝慈
恭壽率先子婦而門內式教益敦故柴氏家法比於
唐之柳韓相成也若宜人沒齒賢勞篤於事上庶幾

克嗣徽音者乎宜爾子孫不虛耳

太學生端所公傳

太學公者諱應槐字叔揆別號端所觀察醴泉公少
子也爲側室張孺人出公生而天性醇謹長不滿六
尺腹垂垂豐頤而脩髯蓋寬中隱厚長者也年十六
應童子試是時江陵相下沙汰令額嚴貴遊子弟剌
探弗可得公輒得之乃省試不利已挾筴遊雍復不
利如初遂棄去公爲文不喜艱深鉤索見近世博士
家言益爲新詭頗勦於揣摹於是手長慶一編日是
不亦達人之言哉因托寄山水杯咏之間以自娛適
自觀察公以孝友篤行公奉教不衰雖浮湛閭里不

樂近官府未嘗以先公通籍與姻友子任貴顯出里
門而干謁也居家恭兄友弟推讓不爭教子息樂見
至性處童僕怡怡終歲不聞呼謈見摘人過必拂然
不懌嘗獲盜從容誨釋之及暇則覽資治鑑太平廣
記二書嘗數日盡一卷絡繹更始或所親善過從燕
坐談笑人人以爲親已晚年遭仲敬泉公不祿旣而
先府君薄宦閩莆公益深居簡出時臥起一室焚香
繙頌其澹泊無營善自遣放若此府君自閩莆脩問
兼有餉遺公手書答曰吾弟作寒官乃頻分奉相及
那鄉物少許那府老兄念不足爲報吾體近劣劣弟

自愛公之友愛善懷多此類也崇禎庚午得疾卒春秋六十有五公有子男二人長紹熿繼配張孺人出於巳亥不祿次紹燦側室王出紹燦少而文秀天性孝友多類公事嫡母與兄極盡恩禮與人交坦坦無迕人亦以長者歸之有子世疆才思藻發尤東脩自愛公積善宜有後矣

從子紹炳曰觀察公凡四子自府君而外通議奉政以豪賢著太學以謹厚稱要皆能世其家者也語云盛德之後必大其有待也夫

二張孺人合傳

二張孺人者太學端所公元繼配俱州倅衡洲公女也元配爲衡洲公次女歸公不數年卒婉順能盡婦職虞恭人張孺人俱稱曰孝張氏世族德門故有家訓聞其季女未字盍求焉衡洲公亦以公茂才篤行樂繼其好既嬪果孝有賢能事兩姑間曲得其驩事姑如事母母病姑張病俱刲股爲療治家嚴以佐公寬事上使下內外大小靳靳公不問生產爲茹荼蓄靑百以禦窮至每事必持體分人或小過差輒加譙讓義形於色公掩耳不欲聞孺人婁諍如故三黨間亦以是嚴憚之孺人自舉子曰紹熿側室王有子曰紹燦孺人所撫敎不踰義方及析箸時欲以嫡長右所生微不平先府君爭之力孺人亦詘於誼且唯唯曰庶子姑畀什之四其後如約歲庚午公捐館舍孺人哭之哀殮含一切從厚比舍旦火舁棺出復還於堂曰何忍幸天留以造次畢先殯邪未幾庚子染疫危甚爲親視湯藥禱祠萬方卒愈紹燦爲倚杖稽顙以謝母子恩紀有加焉居無何竟感疾歿去公之喪財閒一歲耳年五十有九

從子紹炳曰古稱健婦持門戶易曰家人嗃嗃未失

甚張孺人徒決操切其爲氣勝一丈夫然家政齊肅使公得坐鎮雅俗矣至返柩於堂必欲成殯櫬庶子危疾甚勤是皆發乎情準乎禮義者又豈非晚而彌篤哉

興化府儒學訓導洞山府君傳

先學博府君諱應榷字巽行初諱應梓字季良別號洞山先世汴人從宋南渡家於杭世有文學敦質行至贈中書淳齋公以息業起家多隱德郡中稱爲長者淳齋公中子爲醴泉公舉嘉靖丙辰進士以名御史出副閩憲廉直忠孝爲海內模楷有子四長贈通議恒所公次贈武選郎敬泉公虞恭人出又次太學端所公張孺人出府君即其季爲夏孺人出夏孺人與張皆醴泉公側室也夏孺人端淑有女範早卒府君方幼失恃依嫡虞恭人恭人兼屬張孺人撫之天性孝謹甯得恭人與張孺人驩侍閩憲宦邸與兄子

少參紹勲下帷卒業警穎絕倫博學工文詞醴泉公絕愛幸焉嘗寓書所親稱之曰此兒當不忝第五之名矣已醴泉公致政歸未幾即世府君年裁十六哀毀襄禮偕兄力襄大事不以孱貧稍間弱冠補邑諸生試輒高等癸卯應學官輩厄弗售益踔奮攻苦茹蘗讀書三竺靈隱間不妄出入所與遊如葛屺瞻來馬湖沈無回江保若周君錫施宛委諸公締道誼盟躬一切世俗漠如也中年尤精內典方外交則有若張筠居高士暨聞谷雪松諸上人談真究妙諸耶老

宿不逮天啓甲子以明經歲獻入北雍丁卯連蹶京闈遂謁選得興化府訓導故事廣文得與所在省試府君志不衰雖之官猶日手一編不忍釋每曰善仕遇合良有命然即仕以學學以誨人謂非吾分耶君平勸課興行遇諸弟子員必出至誠束脯餽遺悉亡所問月會旬考則灑埽供具他庠名士及童兒俊秀者皆載筆請事府君爲評騭甲乙且啓所不逮亡不人人各厭其意所賞識次第獲雋閒有弗率者亦必繩之以禮然耻爲苛細郡中有方生負畸名誕妄亡檢府君召而教誡之以年少才美宜自愛奈何學爲

輕薄子其人竟負愧死又一生偶至學舍與童奴角口擊之顱破血藉藉被面已知爲府君從者即惶恐自歸叩頭謝死罪府君貰弗校曰生已知誤吾豈絓童奴而難弟子乎聞者爲之感涕凡貧寒有志者力請郡守散學租賑之文廟稍圮捐奉爲葺當己巳庚午間海氛告警擡舉備陳守禦策洞中機要郡太守吳旭如及司理祁世培吳磊齋三公俱後先器重之自撫巡臺使者交章列上曰司訓某文詞華贍而達於時務可備六館雋城之寄者也既報可將旦夕擢擢府君自守泊如其簫中賢士大夫多慕義結驩

載酒問奇不虛晨夕與黎平守郭公朗垣尤稱金石交郭公爲襄毅公子方引年致政家居好古篤行八閩推爲耆碩寂寡合矜慎許可獨心重府君往還唱和久而益篤壬辰冬府君感疾卒於學署時炳兄弟皆里居弗及視含殮又囊無一錢至衾槥莫能辦郭公赴哭極哀且助之嘉木率其子毓樞毓保親爲經紀其喪於是藩臬郡邑及鄉大夫士亦皆絡繹弔賻比伯兄自杭聞訃奔喪之莆扶櫬取道蓋白衣冠祖送者亡慮傾其郡人皆爲挽紼出涕云先是郭公有哭府君文詞甚悱惻又貢志其墓曰余嘗綜君一生

而志其槩君溫溫鞠躬君子也與人冲挹無所忤而持大義砥不可奪涇渭洞若持衡未嘗稍一失足而喜揚善惡摘人過有犯輒理遣情恕耻事俯仰雅不愛貴人憐而趨朋友之急甚己私家乏升斗之嬴官奉嗛嗛已歛不勝勺而好會客兼施予以爲常迓者罷屬邑仙令闕當路稔知君屬攝篆君力辭曰守官即以守道越俎之謂何再三推轂終不赴有莆邑博士孫甲扼於寅据其見署者主僕纍纍羈旅中貧且餒君日分冷齋虀粥與之共其謂改行也傾解衣橐以助時張乙方脩郄遷怒甚且廣賂要人就訊薦

所也求得則疑君先之忿詬形辭色旁睨不能平君
子不爲意更善譬之曰世豈有耽人羊叔子哉轉爲
游揚於所知士論僉高其義此余所親睹者世固莫
知君之孤亦未及知余故闡而出之君春秋僅五十
有六所著有周易輿衍深息齋藏稿宗鏡錄廣删删
廣廣删若干卷懷淨土詩唱和諸咏藏於家病榻呻
吟間猶亟索余所編歷代經史編年原始諸書篝燈
手錄詮彙成帙橐歸原本其篤志好學較然不欺類
此烏乎由郭公之言卽府君厚德隱行豈不肖炳所
能悉耶府君早承觀察公家學天資絕敏於書亡所

不讀嘗謂炳曰觀察公一目數行十三經註疏俱能
成誦吾愧不逮先人然荆川八編少時畧皆上口令
汝輩碩碩善忘豈足了事耶論文根本經術然喜援
適警恒曰鄙儒小生局促效轅下駒定非擴足耳故
自及門高弟多斐然自成一家言也府君初娶江次
許又次錢江許爲前母錢吾母也三孺人皆名族賢
媛能成府君志者炳別有傳子男二長爲兄紹然次
卽紹炳

男紹炳曰先觀察治閩鹺屯曾一攝興泉分守有治
迹府君復爲其郡廣文故舊遊也何侍郎喬遠曾訪
府君學宮曰某始以通藉謁觀察親見其爲政此邦
今先生惠然作人甘棠勿拜而遺澤彌新矣至葛少
司農爲炳文序方先子于老蘓氏烏乎府君名行庶
幾仰逮眉山無如後之不競何也然本諸先達所推
要爲篤論雖位不副德其有功學者豈微也哉

前妣江許二孺人合傳

江許二孺人者先府君元繼配也江孺人父曰思南太守繩川公公以上數世皆舉甲科登侍從九列故江氏最爲武林華族自先觀察與暘泉僉憲公同舉於鄉既而以御史請告會繩川公致政家居復相得甚歡因以孺人字府君孺人故繩川太守愛女也習見貴盛然靜重能安姆教初嬪裝遺甚豊升堂執質脩婦道惟謹虞恭人以下皆宜之天性愛絜坐起晳至必拂拭毋使塵汚處家御下極持大體不惑細人之言嘗有一婢以僕婦怨望語告者孺人曰彼後言

有亡吾毋論爾鼠子乃敢面慢邪立呵遣之中外三黨聞者皆嘆服爲難歲辛丑以免乳蓐勞卒府君傷焉已嗣昏許孺人孺人爲右使著山公女孫高士南華公子也既歸府君端淑不殊江孺人而嫺敏過之孺人家世有風操小時即諳内則精女紅比爲新婦舉止不失禮法又博通書史能舉古今成敗得失善於持論嘗與府君從容往復詞指必辨而覈雖老博士不是過也性至孝事毋俞太君未始以出閤稍間太君廢居善病歲時恒迎養焉及舉兄紹然心幸愛之顧貌御必嚴已就外傅尤晨夕課督靡勸小過差

即怒與杖一時稱毋範有斷機畫荻之風癸丑復以積悲爲疾不起春秋二十有九其加於江孺人僅三齡耳府君哭之哀有手狀事行一通其詞絶痛今以播亂失之不能具始右使公與先觀察交也善故南華公弟畜府君及府君喪江孺人難其儷者而習知公女賢乃因所親介紹請備館甥南華公慨然許諾於是孺人竟歸府君大抵能本高士之敎文而有則唱和相莊識者非徒比方鮑桓亦謂扶風有女云

男紹炳曰吾鄉舊族以名德著者若仁和江錢塘許尤其卓卓也而府君元繼兩妃實出其門故皆嫺於

書禮後先輝映使先子食舊揚淸古稱嘉耦有以耳雖蘭蕙早秋而流芳未歇書之女史不亦休乎

先妣錢孺人傳

孺人錢姓諱某先學博洞山府君繼配也錢故武肅王苗裔其先世自臨安徙家錢唐國初占籍右衛代有顯者孺人高祖鉞舉天順八年進士歷官都御史當武廟時用持正不阿忤中貴人瑾被陷籍家詳具稗乘中父肖初補郡文學母曰張太君始肖初公以茂才早世張太君凡產一男兩女孺人介中間㓜㝠警敏能提姊挈弟舉止不凡方冬時家取租還累米可數什伯石孺人從旁戲米無故忽自墮覆厭當立僵乃若有推著從頭上過者以此左右錯愕不怡

而孺人語咲自若肖初公與張太君意甚異之相戒慎相攸亡事妄許女矣稍長八九齡頗耽書史遇塾師講席時時竊從屏間聽輒能通曉大義如論語孝經章句及列女傳記口自陳說畧無脫誤既遭肖初公之喪奉侍張太君哀慟交至經紀一切動若成人張太君已寡善病家事鉅細皆關其手久之淹蹇數偶會先府君喪前毋許謀嗣室顧念罕能稱者已廉知孺人賢因所親介紹請諸張太君太君良已諾遂委禽焉暨歸先府君時年二十有三稱新婦束脩成禮必敬必戒甚宜先府君前毋許遺有兄姊大者十一小財數歲孺人身撫之不異所出兄姊亦忘為後母至有炳及妹恩若同懷也其操家勤儉嚴以濟寬本先府君承觀察公後雅意儒素恥問家人生產又屢遘昏喪破產營費益中落而居平請謝賓客治具餉遺甚設且性嗜佳山水招尋攬勝歲輒三之二戶以內事悉置度外即婢僕指麾偃蹇無所誰何伏臘祀饗或自遠言旋躬與饎奠而已先事部署一唯孺人任孺人即課督群下身自操作擘畫纖嗇勸勞女紅迄丙夜不休時際歉乏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脫簪付質毫無靳色廼先府君歸拮据甘毳一飯擊鮮

所七箸是供不使識有乏狀嘗謂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奈何坐是傷長者意哉生平過先府君過莊雖燕無惰容每坐必起言不出梱衣不見裏其御子婦臧獲甚恩有紀亦少所假易矣又識見明達未嘗苟慕聲勢自先觀察以來一門群從不乏通顯府君獨伏首明經卒困一第所親莫不咨嗟搤擥而孺人載一慰釋勞問踰異時已府君春秋五十即率子女若婦稱觵鞠跽洗斝上壽曰幸甚夫子以時即會稽太守之年至矣然夫子負高義苟造次富貴衣錦晝行夸耀女兒曹弟榮乎何如蘧伯玉樂為君子也府君嘿

然色喜曰有是哉爲勉盡一觴府君晚年篤好內典多從蓮社遊孺人亦栖心茹淡早莫禪誦嘗咏淨土詩曰語祐宗脫躧塵壒一時比諸龐公夫婦焉丁卯府君復用親知勸駕赴試上京臨當北首孺人釃酒祖道惘惘不自得居家愈益作苦積勞被疾然撫教不肖炳懃懇倍常月計旬考甚于外傅嘗伏枕課讀流涕相向曰孺子勉之若成名有日顧阿母不及待也未幾疾寖篤度已不起則手炳而屬之家伯兄訶旨皎愴伯兄暨炳號泣跽應曰唯唯不敢忘頃之孺人乃殁時先府君留滯京師未及馳訃尋謁選典化

庠學博隨牒南還始聞孺人喪比抵舍拊棺一慟既而曰天乎何奪吾良偶之暴邪本孺人之事先府君也晚切劘古義相得甚驩食貧作苦家以勉支先府君倜儻尚志不知有內顧憂秋毫皆孺人力其事母張太君孝時迎養于家愛弟明卿君加等緩急相周不敢以無爲辭處宛若子姓間和易得體人人各厭其意而與先姑周太君伯母張淑人仲娣陳宜人寔善言成規鑒動臻矩矱遠近嘆望不啻鍾郝禮範洎先府君釋褐儒官而孺人身不逮祿烏虖痛哉孺人有二子二女長子兄紹然女適鄒姊氏爲前母許出

孺人所自出者子即不孝炳女妹憲英後母殁數載殤矣

男紹炳曰炳兒子時竊聞諸先大人有言云余初取江嗣許皆以右族名媛不克永年計甚難于繼者寔後得汝母余益貧落恪順亡間而勤苦有加焉世有桓孟何遽不接踵比肩乎余方幸相佐終老而又復捐弃中道甚矣吾衰孺子曷倚藎心傷之已方孺人殁時炳年僅十二不數歲先府君亦卒官烏虖家難荐臻已亟哉於詩有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炳每讀至是未嘗不廢書垂淚也

衛參軍贈通議文伯公傳

衛參軍贈通議公者諱紹煇字文伯别號泰望觀察公孫鴻臚贈通議公子也生而韶令及長受書益淳謹不喜凋刻之行補諸生旋入太學以六館高第謁選得鴻臚序班故父任也時先鴻臚謝世久公獨奉其母張宜人中落浮沉輩下慮無以備堂上羞因乞外移旌德邑簿公以貴公子孫出佐邑令令絶重之且素有聲公卿間自撫巡臺使者下車獎慰交至已邑令遷去輒檄署令事公爲政務爲長者耻事察察言每坐聽斷有所責决伍伯未舉箠公已酸鼻流涕

以是不樂爲吏未幾少遷慶遠衛經歷公遂投劾乞休慨然歎曰吾即歸尚有先人敝廬旦暮以菽水奉兩母亦足爲驩何迺僕僕爲斗米折腰乎於是拂衣還里母張淑人亦喜而樂之時子世基兄弟漸壯有文譽公課督甚勤爲延名師友講論劘切如陸庸成孝廉郭屺瞻少司農鄭士弘起部諸公皆後先賓禮補通門交諸公樂相推重故友教諸子卒成令名辛酉世基舉順天鄉試甲子世延復舉諸季子及孫皆次第補博士弟子員門祚漸振賀客在堂公傾身款接踰謹丁卯張淑人不祿年已篤老公亦踰六十老矣居喪毁瘠備禮四方赴弔者絡繹公扶服苫次倚杖銜哀不以老爲解及至殯情文咸易遠近傳觀者皆稱爲孝既而兩子屢困公車俱就廣文署冀以便地迎養公偶一過即還歲時大半家居雖春秋高矍鑠雅遊車輿被服甚都南北士大夫取道武林慕公名幸造廬修敬不敢講敵禮公亦延款亾倦自朝沐以逮夜戒飭厨傳請謝賓客及其明旦恒恐不徧然樂其以貴下人爲德不伐若有所挾持武斷因之爲利者非其好也丙子夏世基歿於平湖爲公冢嗣家素賢孝有名行公聞訃哭之也慟已而曰修短有命

老人顧以餘年爲西河續耶將亾以安逝者因豁情散哀其明年次子世延令崇安公嘗一駕而之邑惟以居官愛民爲誡燕居聞世延有所平反振救則色喜且加一飯已轉南司城公亦就邸嘗力趣世延白讞兩冤獄勿以貴要爲怵所全活亡算語具憲使傳中未幾感疾卒于東城公署年七十有七先疾革呼世延揭前首以先鴻臚宦業爲囑又曰吾承祖父訓且又得没于地自念亡善狀徒煩譽墓何益而翁區區之意獨誡子一編汝曹幸爲我布之世延踞而應曰惟惟不敢忘後果如公約誡子書者公所手輯以

敎誡諸子者也公本以儒生薄宦頗憚于修詞生平口語獨推原先世以來清白醇謹之風晩年復輯古今言行善惡炯鑒凡若干卷附以論次比方顔柳家訓至今其書名手抄行世語繁不載公少有至性長益折節爲君子爲貧干祿早賦遂初胸懷坦易與物無忤未嘗堅立城府事諸父莊遇群從弟姪以和交親朋隣里亦皆敦睦亡間樂善好施老而彌篤嘗載羅祝融之阸家掃地亡有所親客醵金爲助公復念歳歉轉丐里人餽禀卽亡事歳中所賑貧澤骨費恒不貲若三黨以緩急請者輒乏猶勉應之身以子貴

當塗青軒騶踵接其循墻愈恭居平夙興宴罷杖屨申申待僮奴婢妾不輕譙讓至訓子姓孫曾勤拳反覆以積行好修其于天道報施操若契券有味哉言之巳公卒後以世埏遷虞部郎推恩贈公承德郎如其子官巳又加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光祿少卿公有五丈夫子長世基次世埏見別傳孫淑人出又次側室周出世培世城世坊俱郡邑諸生善屬文能式公敎嚴於進取不辱其先者也孫曾數輩多才雋次第知名

從弟紹炳曰吾家以子貴者三公徵仕之醇厚奉政

之贈莛俱有聲薦紳間其後通議繼之則以贈莛兼醇厚好行其德雖間一豪舉乎人終推爲長者至誠于一書言成規鑒卽古顔黃門柳直清家葮以過之矣

孫淑人傳

孫淑人贈通議文伯公元配太學春宇公女也春宇父曰大參思泉公與觀察公俱以臺諫有聲相推重其里居與吳柱軒嚴順菴諸公為十友社往還稱金石交于是太學與鴻臚亦以通門相善申以婚姻之好而淑人遂歸贈公淑人幼有至性婉娩克勤惟新婦動能合禮時姑張淑人操內政嚴鴻臚公又雅遊好客指使必給淑人精意秉承亡稍闕畧紛帨箴管如度中饋膳羞手自斟調纖悉如堂上指中外咸安之丙辰鴻臚公以使事南旋舟次疾作淑人佐姑張

虔侍湯藥居喪哀毀不啻所生三黨中嘉其孝既而贈公承鴻臚後家產中落淑人敬養姑張左右慰問有不給時時脫簪解佩外家有餉遺者必獻尊人所秋毫不入私室贈公賓至則徹餐治具于館如歸自奉寒儉衣不曳地遇娣姒溫溫不矜待臧獲有恩積勞成瘁卒年僅三十有六舉丈夫子二長世基次世埏皆舉孝廉世基官不達後以世埏官虞部時推恩贈其父承德郎母宜人已遷官閫憲則又加贈如今稱云淑人生平篤孝絀禕後太學公見背晨夕追思輒泣數行下見者為助悲哀初鴻臚公有少子為姑張所愛淑人撫視有加同兩子就塾課業餅食無少異張淑人以是益驩惜降年不永竟坐操作殞生悲夫

紹炳曰語有之培塿無松栢古人不重門宗不妄匹耦也孫淑人本節孝之後代有風操又為大參女孫世執作嬪卒垂令範仰覛虞張殆無愧色矣雖早棄桮棬而子孫繩繩要為光遠有耀嗚呼盍可忽乎哉

太學生孫駿公傳

太學公者諱紹烈字孫駿贈奉政敬泉公冢嗣也長少參公紹勳一歲幼而同學相愛並受經于沈存白觀察之門甚見器重弱冠補仁和邑諸生時馮具區大史負人倫鑑覧公與少參文輒擊節稱許曰今之二俊也丁酉少參舉于鄉公屢戹不售癸卯中乙科然愈益發憤其所爲業日進及癸丑少參成進士戊午從子世堯復登賢書公偃蹇如故屢欲燔筐中書于是少參從吏改入南雍時少參宦金陵伯仲遊處極驩既而偕歸爲贈公稱七十觴公率諸季斑斕起

舞相樂也甲子秋公束裝赴試群從祖道公喜自負曰予揣摩已成行當雪屢北之恥矣試前得寒疾竟殞金陵即舍年僅四十有九士林皆惜之公内行淳至沈深好書卻宜人病輒憂而減餐視醫藥臥不貼席居喪毁瘠鄉里歎其孝贈公雅愛賓客選伎徵歌無虚日公惟杜門静課遇諸弟姪惓惓以讀書尚志爲規時採古居家箴銘勒諸座屏贈公見之知其諷諫也則益私喜曰老夫以娛餘年有子儉德可風家不替已公亡後贈公遂廢觴咏居平尤存心愛物每鵝食牛脯犬文警世其他文藏于家公凡三娶初嚴

繼崔皆名門淑媛再繼江爲太守繩川公女孫即予前母孺人姪也尤爲貞静有女範後公數年辛未卒有子世奎邑諸生性多直遂而修飭有父風

從弟紹炳曰語稱顯親爲上不辱次之然孔門四科不尚官伐庸渠知天爵自優乎以公力學好修紬于名位而孝友慈讓足爲當世風正不以通塞異也即介于奉政少參之間又何慊焉

淮揚道兵備湖廣布政司參議延喜公傳

少參公者諱紹勳字鴻生別號延喜贈奉政敬泉公中子也治易補仁和邑諸生丁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授嘉定知縣庚申遷南禮部祠祭司主事明年轉郎中癸亥左遷上林苑監丞甲子擢南兵部職方司主事乙丑丁外艱戊辰服闋補北已巳轉員外晉武選司郎中庚午陞廣東道按察司僉事本年改淮揚道兵備壬申加湖廣布政司參議是年冬移疾歸甲戌春正月卒于京口舟次年五十有八公少而穎雋屬文有逸氣方觀察宦閩時攜之官閩延閩士某公

爲師與先子同膚受經公每有作呈師師亟賞曰子千里駒也未冠應里試學使者拔公第一丁酉薦于鄉于同籍最爲年少文譽藉盛然屢困公車公惟壹意顓學癸丑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授疁城令疁城吳中大邑也濱海號罷劇難治賦不易登公爰事赫然更始會大浸害稼公爲力請監司臺使者蠲漕粟十五萬所全活饑民亡筭邑人德之又以其暇進邑中名儁商略文史歲會月課手定甲乙品藻不爽一時與其選者如登龍門若侯峒曾汪明際諸子皆猶門下高弟云既滿考遷南祠部與西安方孟旋

竟陵鍾伯敬同官博採故實爲秩宗成憲儀中考功法左降上林丞尋轉南職方以使事歸省適贈公不祿得視飯含亡恨焉服闋補北晉武選郎中適有邊警羽書狎至且薄都公登陴備禦甚力已擢嶺南僉憲未赴改備兵淮揚揚介江海爲巨寇淵藪公下車設法捕治釋其不辜又歲婁告而河決部內多被災公請賑不獲貸爲勸糴蠲助日施糜粥湯藥救死扶傷所在賴以小蘇尋進秩楚少參其備兵如故未幾勞瘁得疾乞休歸次京江卒公天資英爽工于博士家言知名早歲及壯通籍長安其宦遊所至能自發

攄方熹廟時璫勢盛公竟亡所濡足居家事贈公能盡其驩就里舍開別圃疊石鑿池蘼蒔花竹間以亭榭有平泉輞川之勝贈公過而觴咏其間夷猶不忍去公亦善自娛適有南都風流前堂肅賓客後堂奏絲肉及其所善開閤列伎亡恡也體貌魁碩性矜貴不輕接人然仁心爲質未嘗因事武斷雍睦親族不失先世家範贈公遺產盡析之昆弟子姓士大夫咸多焉先是公移疾歸從子世埏以偕計北上省于淮揚舟次公晤語一榻中夜披衣猶諄諄以睦宗黨振之絕爲念嗚呼此又不足以覘公風指哉公初娶李

次陳二宜人見予別傳有子世堯舉戊午鄉試崇禎間以特徵不赴今稱徵君其文采不愧少參而廉孝恭謹族黨益推之事後母無間所生推財于諸妹壻尤人所難能近又悼家牒散軼纂集傳後公可謂有子矣

從弟紹炳曰吾宗以觀察起家然其後中落得少參嗣舉後振一門群從翩然相繼武𣻉柴氏時方江左王謝矣公之食舊揚先不既多乎昔潁川陳氏代以益貴顧世謂公慙卿卿慙長今少參之後又得徵君當與日談也

李陳二宜人合傳

李陳二宜人少參延喜公元繼配也李宜人歸少參甫三載殁嗣娶陳宜人後以少參貴追贈李初孺人進安人加贈如今稱陳以生封故別賜制誥其累進亦如元配李云李宜人諱清瓊太學心菴公女也兄亦薦明經世有風範宜人年十九來歸頗稱靜好時觀察公已㨿賓客門祚小歇武選贈公望子殷課督彌比非歲時不得休沐入室處宜人能善體大人指黽勉有加焉居恒躬御荆素操作習勤祖姑虞姑邵雅雍堂上每接新婦未嘗不相顧色怡宜人定省畢退居樓閣中扃戶垂幕謦咳不外聞虞恭人虔於享祀宜人必夙興佐邵姑洗奠惟謹外家時有饋遺必獻尊人所不敢先嘗處娣姒肅睦無閒言是年冬子世堯生越明年少參僑于鄉宜人復有女在姙爲治公車裝勞勤傷中少參既赴試北上宜人蓐免乳竟以蓐疾不起是爲戊戌歲人月閨門自虞恭人以下莫不哭臨痛惜之少參下第歸始得凶問爲位帷憑櫬一慟幾絕已念子女失恃且迫尊人命因謀嗣昏得陳宜人陳宜人者太常少卿錦江公女也諱倩華太常公亡子寂奇愛宜人遣嫁時裝資甚盛宜人初

嬪又少于李三歲然素嫺姆訓習儀則入門婉娩自
下善撫前子女能得王姑與其姑驩時少參雖已獲
雋連躓春官歸而下帷深山不屑問梱內靡寄宜人
則代侍子舍旨甘滫瀡及左右指使必躬卽贈公供
張器具皆出嫁時裝爲助已居卽宜人喪盡哀癸丑
少參成進士初宰盩城宜人往贊于內及轉官南北
皆從乙丑遭贈公大故覩喪卽宜人戚易兼至已巳
少參以晉武選郎北上適京師戒嚴道梗諜遣家累
還宜人慨然曰公單車赴闕臣誼得矣妾忝命婦存
亡與共顧獨去安歸乎少參聞之大喜遂立叱馭前

兼程達都有識者咸壯之既而從少參備兵淮揚居
三年癸酉少參以積勞疾作是冬世堯偕計取道入
省困固請留侍宜人不可曰而以十七年公車風塵
老矣曷往博一第以遂顯敭乃公雖小極起居調護
我饒爲之世堯流涕勉行少參旋移疾歸日益劇尋
没京江舟次始終毉藥殮送皆宜人盡力扶櫬歸更
卒世堯經營喪塟折衷哀禮庚辰世堯復應會試遺
脾疾委頓都門宜人憂思旁皇禱祠百出復遣急足
趣之歸倚門牽裾悲喜交集是年冬爲宜人六十初
度先已抱痾世堯殫竭毉藥徧走群望誕辰率婦若

孫稱觴牀前尙冀杖履彊起越數日竟謝世矣宜人
本華冑妙年于歸天性恭順能不矜嘗咲于周親廣
座客止端凝望而知爲貴人居常恩勝于威恥事纖
嗇大氐燕享從腆吉凶毋乏事上接下欲人人厭其
意已廣闈少參漸貴而贈公暮秋高乃從臾少參于
城西起新第奉贈公觴不廢聲伎之娛宜人亦于宅
後別搆內圃池亭竹木處處精絕琴樽圖翫不移而
具又選女使便娟者數輩令蒡老敎爲舞歌宜人素
通翰墨曉音律聽無誤曲又品藻景物善于標勝每
春秋祓禊嘉慶好會輒集群從姻婭輜軿入室身自

將迎徐與諸夫人次第遊覽開閣肆筵事饌精整尋
出家伎俳優絲肉遞奏舞不動塵于是諸夫人更勸
互醻盡驩而罷然終宴秩如亡敢傾倚諠亂者宜人
樂以貴下人遇三黨疏屬猶能款曲卽緩急丐貸未
嘗形德色其事少參甚莊至飾姬以薦表裏亡纖芥
之嫌蔆居後于諸仄室慰勞加悉其年少者爲擇配
善遣之宜人則稍厭芬靡皈心瞿曇之敎清齋禮頌
益從善果凡修刹飯僧賑濟一切所施金錢歲可數
千緡故遠近道俗莫不交口歎宜人爲好行其德云
先是少參喪李宜人賢心甚難其繼者暨陳宜人入

室枯竟甫三歲其歸錢妹氏方呱呱泣而宜人撫之
恩勤所生亡子男祗育三女而先後醜如同免懷
愛子婦君孫葦情文宛摯世堯孺慕依依辭徵就養
子母相驩四十年如一日也嗚呼亦賢哉
贊曰李宜人清心玉映降年不永然有子載錫之
光矣陳宜人貴胄鍇績節儉小損而惠而好禮娣姒
至忘繆木蘩蘋之詠亡可瑕疵也况慈甚穆姜敬符
伯姒賢孝相成又廼邁絕等倫哉嗟乎相提而論誠
未易軒輊也已

文學孺毅公太學生孺彪公合傳

文學公諱紹焞字孺毅太學公諱紹烱字孺彪俱贈
奉政敬泉公子也母曰邵宜人凡舉五子長太學孺
駿仲少參延喜其次爲文學公又次爲太學公及季
弟紹燁文學公于諸兄弟行最警穎童時彊記過人
稍長即能代贈公綜家政部署有條既而少參早背
伯季皆業諸生宦學不得侍文學公慨然曰服勤左
右吾事也因棄業以子衿奉祠日佐贈公董率中外
其治具咄嗟而辦邵宜人疾兄弟盡力醫禱文學公
遂刲股和藥以進卒不濟居喪號慟至失音而瘖幾
不勝毀見者哀之仲嫂李宜人早世遺孤世堯尚穉
文學公撫存百方及就傅冠昏皆善爲經紀贈公晚
益好客且喜園亭之勝廼受指少參于里第剏搆山
池臺榭奉贈公觴咏時時過而樂之其精意承驩類
此辛酉元配孫疾歿文學公感其賢神傷久之甲子
伯兄又客死其少子才秀患瘵于明年春又死文學
公先已病至是痛不支尋卒年四十有七文學公娶
孫孺人生三子長世埜次世埈世增世埈亡子以世
埜季子蒨爲嗣有才思年少知名復以瘵歿惜哉先
是文學公亡恙太學公故頡攻制舉業治尚書補郡

博士弟子員有文譽已徙入國學屢阨不售嘗教授吳楚間說經鏗鏗士大夫目爲名宿及文學公卒贈公壽厭世死喪相繼公嘿嘿不自得既而歎曰人壽幾何而以身爲行役邪遂絕意進取自號逵生即舊宅闢新築一畝之宮結構盡致名華異石文魚翠羽充牣其中閣內置經史圖畫法書彝鼎時延佳客勝流清言移日焚香烹茗坐對迫然燕居則披覽玄詮內典或臨池染翰有晉人風度晚年尤慕義好施不事氣決始艱于得子撫文學公少子世增爲嗣後自有子男然爲世增取婦析居恩亦不替壬午得疾卒

年六十有二公元配王孺人柔懿能安公貧者亡出嗣昏鍾舉一子世壇初太學公與兄文學俱號才敏習事自文學之歿也太學乃倦游少參家政鉅細亦賴綜理方少參令嘐城時太學一往省有邑中豪猾將坐法求太學從中解奉千金爲壽立麾絕之或曰文學持贈公筦籥三十年沒無私藏有舉責遺後者幾弟昆同操云季弟紹燁字孺麟即哭母邵宜人頑者也年僅二十有一

從弟紹炳曰文學之綜覈太學之嫺敏皆試于家而效能盡其材即陶侃劉晏之流亞也顧躬代父鼻人言小[illegible][illegible]兵變[illegible]叔親刲股佐政卹金豈非儒行高節乎

文學景明先生傳

文學公者諱紹然字景明別號夢筠先府君冢子炳
兄也炳以府君命受業於公故今從學者後稱景明
先生先生出自許孺人孺人爲府君繼配高士南華
公女也始府君娶于江亡出至許孺人適舉先生生
而開美在襁褓時謦咳跪起一切具曉指意許孺人
絕愛幸之府君亦喜曰此不足當南華高士乎南華
公本字然明因名之曰然字之曰景明從外王父號
也八九齡時出就外傅通經論章句志意駸駸日上
從舅立昭公目而异之遂以愛女字先生未舞象遘

許孺人之喪哀而中禮亡何府君嗣娶吾母錢孺人
先生承順左右大得錢孺人驩待之如己出暨舉炳
及妹不知爲異母產也甫弱冠文聲藉甚郡中會府
君入赴廷對先生侍往而從舅延喜公亦宦京邸乃
援隨任例請詠下司當是時四方貴遊子弟咸集皆
得鳴筆角勝而學使者特奇先生文拔置第一先生
繇此名聞京兆間已復移咨入仁和邑庠歲丁卯府
君又赴北闈先生以待省試因留家居值錢孺人感
疾連月先生禱祀毉藥萬方卒無效錢孺人且殁執
炳手而屬之先生曰汝大人留滯京師吾又旦夕入

地炳孺子何所依才不才惟汝伯兄是望先生流涕
長跽以應曰如大人誠錢孺人于是遂暝先生哀號
喪送如報葬勞然宗黨見者莫弗以爲難壬申府君
又卒莆宦邸初先生一之莆省府君尋奉命携炳歸
里故府君殁炳兄弟皆不及飯含焉赴至先生哭踊
無算以頭觸地氣息裁屬者如綫且日爲位成服即
匍匐望星而奔跋涉數千里重繭達喪所扶先櫬歸
涕泣殯感莆陽士大夫執紼祖道見其鷄骨皆環視
泣下稱之曰孝子孝子云既旋櫬率炳闔門讀禮炳
或小不當輒流涕相讓曰而小子奈何遽忘先人遺

訓邪炳故稟承兄教出入惟謹已更爲擇婦備禮其
嚴而有恩皆此類也先生內行醇篤然才高爲氣又
體幹奇偉身長七尺餘美鬚而甚口吐辭鴻鬯輒驚
一座人里中識與不識望其丰采知爲非常士乃屢
試不售家苦貧尋遭世變祭饋學日者卜筮家言冀
以比方司馬季主暨蜀郡嚴遵垂簾市上户不滿二
屨故久之亦罷去不得已因爲四方遊崎嶇南北遂
患血膈尋又滋足痿疾壬辰孟夏勢益劇先生自度
疾革乃呼炳而屬之後事且令執筆代書示子世坻
等口授數百言文詞哀摯雖逵古趙岐范冉遺令不

是過也時日方禺中炳書既畢先生猶手自披覽爲署識紙尾不稍賁忽遽逡巡以至人定後竟卒嗚呼死生之際亦大矣哉若先生者可謂委順得其終矣先生平生好禪誦所著有類典寶池金剛經疏抄暨祿文如干首藏于家先生元配許卽從舅玄昭公女有子男五人長世洸次世坤世型世埬世垣先是先生從雲和力疾返舍世洸尙館穀臨海聞先生病篤扶服歸省而先生已卽世長號不欲生已乃典身上敝衣爲先生諜誌狀居平事母能恪順盡禮小時與其弟世坤奉先生命受經于予故事予亦寅恭虔幾

循循善克家者歟

弟紹炳曰先生儒行孝友鄒魯之選也而才氣可以恭萬夫甦年僅中身阨于縫掖豈非命耶要之柴氏世有明德而文學復未竟其施垂裕後昆予日望之已

亡婦張氏傳

亡婦張本江出也予取於張成禮故今稱張氏張於已卯冬歸予於庚寅冬卒其明年爲辛卯春舉葬於丁家山先塋之下予手次爲狀丐友人陳際叔廷會爲志之曰按孺人出自江爲少司馬纘石公曾孫自少司馬以上四世皆舉進士爲尊官故江氏宗最爲武林華首孺人父曰文學邦佐公娶於崔令君令君有少女嫁於張曰張夫人張夫人與邦佐夫人兄弟也又相愛邦佐公夫妻蚤死張夫人心憐之因丐孺人爲已女子由此孺人遂爲張氏女張故太宰恭懿

公支庶也家亦貴盛手指至百千當是時孺人年十歲張夫人以爲能使督家政事無巨細皆待辦於孺人以其故張夫人嘗奇此女欲擇賢配會虎臣才名大起試輒冠邑中卜壻莫如柴君吉遂相攸焉先是虎臣早喪母孺人亡何又失父學博公藐諸孤無告者有年矣宗貧賴兄景明以活及中兄仲朗爲謀室於張氏張夫人良已諾夫人曰平生聞柴氏世有名德生又柱史孫且才足依也卜筮之當莫如生最吉然吾聞其家苦貧誠不知女心所安請得以意訪之而後可乃使所親媪往所親媪不敢端言其事爲設

籍曰有君子才秀甚貧孰與富豪者笄孺人斂容謝
曰王臣貧士之恒也顧其才足論耳何至慕古程鄭
卓王孫張夫人聞之大喜遂議定不復卜矣已而歸
虎臣虎臣雖名聲愈益藉甚乎然無它生產實甚貧
又再被放落魄不自喜於是婣黨有竊笑虎臣者孺
人聞之泊如也事虎臣乃愈益謹比歲遭亂虎臣與
麗京及廷會混跡醫家者流虎臣或出診病家有至
者孺人即于壁齋凡按法劑饋又謹識主者名姓不
遺虎臣歸告曰過君乞治者幾何輩矣其綜敏多類
此虎臣既堙名市中猶有物色者孺人曰嘻使得從

霸陵鹿門遊吾何憂凍餧哉蓋時有終隱之意矣然
竟不壽此豈可謂非命乎孺人性篤孝張夫人嘗感
危疾孺人涕泣籲天扶侍湯藥至不脫衣帶不交睫
者十有八日病遂已其後張夫人避亂客死孺人聞
之驚號願以身殉左右見者皆涕泣助悲哀崩中溢
血由此獲病浸淫以及於歿先歿之日謂虎臣曰妾
不幸以身先驅塚穴不能終事長者妾之恨也君所
天憐我惟是紋紟衾冒及楄柎以藉幹者請從薄所
天未有徹嗣勉旃幸早爲念遂死孺人之死春秋財
三十有四云惜哉惜哉孺人歸虎臣舉四胎不育故
尚無子陳廷會曰世論所稱一切賢媛若桓吾輩尚
矣然德耀之族莊樸而少華桓也約而終顯故能久
其德孺人生長貴家能安虎臣以貧且謀終晦焉豈
不難哉豈不難哉夫以虎臣及壯不得通顯以行其
志此武安君會稽太守之見慍於其婦者況沒齒孰
醫師淺方誠可辱而孺人不辱何其達也以余觀虎
臣號能敬者又持論不好濫予儕偶然嘗爲詩稱揚
其媍德此豈無所感而然耶或曰孺人雖莊能讀書
通章句見虎臣作輒欣解以故樂與之唱和云語云
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嗣子得食肥而不澤又豈張夫

人之比乎孺人承母訓可謂能爲子矣
紹炳曰際叔爲予亡婦張志其文雅而覈予亡能加
也然媍張生平事予莊而風指諧敏初昏時予謂卿
學孟家舉案謬對曰不有畫眉京兆耶及庚寅感疾
已篤顧欲爲徹嗣計爲余續昏以毋褻嗚呼其用意
若此予故補而著之以俟爲女史者采焉

皐人著平湖縣儒學教諭式穀君傳

學博君名世基後更名世皐字式穀別號愼修贈通議文伯公冢嗣也贈公娶于孫爲贈淑人首舉式穀君生而岐嶷襁抱時不好啼嘻五歲受書一目數行下九齡能屬文嘗從家塾群會適黃貞父先達至暑閱君文稟對贈公極口稱之曰寧馨兒後生獨步矣已復執經于陸庸成孝廉沈無回叅憲胡休仲庶常之門並相器重而於屺瞻葛少司農後先卒業絳帳前康成年十五受知于學使者饒公拔第一補邑諸生美秀而文一時豪家擇壻多相攸焉君意殊不屑

既而贈公知麥太守有女孫賢爲君委禽歸數歲以免乳蓐疾卒君故篤于伉儷慮重傷親心廼更抑情攻苦所爲文日益超詣然屢困省試因決策改入北雍時大司成溫公考校成均屢拔君文冠多士每見輙歎曰生何相見晚耶天啟辛酉以易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不第南還奉贈公命嗣昏光祿沈翁女其賢如麥而節槪過之語具亡孺人合傳中既而君載赴春官報罷念贈公春秋高因俛就廣文署冀得便地迎養崇禎辛未謁選得合肥教諭君失望遽投牒歸會盡室復火而詮曹仍以尚書檄趣之官不得已

禮一竭往其邑令及鄉大夫士俱禮敬有加君能抗顏爲師勸學興行獎厲寒畯于是慕誼請事負笈而來者如歸甲戌會試中乙科時典試爲烏程相歸遇君有國士之目榜發知乙君擡擧累日已念君依親情切爲言主爵者改署平湖學事君下車廣厲學宮不異所以教涖水者歲丙子國家方開徵辟之路有欲相推轂可立致禁近清秩君辭曰以皐老馬伏櫪罷于蹇驥豈足當公折捶使邪盍不欲譁志以宅坌進也然自戊之役見乙丙不能毋望居常咄咄所在遇事便發神色惝怳是年五月以行舟失水得疾卒

君爲人修長白晳廣顙豐頤美須髯音吐鴻鬯少負才名其行卷爲人沾溉又內行寂修友愛諸弟遇姻族必恭至孝愛激于心本須自不改生平無私蓄遊遨南北士大夫爲置䕢中裝秋毫皆歸贈公其交游幾徧海內有知人之明能爲文生緩急先是鄭起部士弘貧而力畊君行過塾上一見與語甚異之即令釋耒定交携共研席推食解衣不啻同產鄭感奮卒成名士君自合肥請假還省有浩然之志會邑中倪生年少儁才素爲君所賞激被蜚語當事者故持之井君莫能解君聞其事爲慷慨立就道抵邑則力爲

請于御史臺事以得白其他所激揚題拂多此類比君卒鄭公方令長樂聞赴為位而哭至服緦以報之卒後又二三十年君所賞識妙儁皆次第舉甲科為當世貴人矣然取道武林者往往過君廬修敬于孤嫠執門下誼甚謹盍溧水當湖至今俎豆不衰云君有子允鈞以薦舉授虞城令素稱才敏習事事後母沈能盡禮有父風允鈞子際潢早歲韶令善屬文補諸生殀殁有二子懋學懋修尚幼然頗惠始就傅即通章句大義能食君報者其在是也夫

紹炳曰始觀察以孝起家兩通議奉之不衰而君能雍雍繩武當時以為荀陳匹也雖因事應機能見其德要之無傷錫類一瓊客喪不必以驟騎重吾宗矣迹夫河山已邈口實猶存古人云人貌榮名豈有旣乎嗚呼信夫

凌沈二孺人合傳

凌沈二孺人者家式穀君元繼配也式穀以鄉進士仕終平湖學博亭別有傳始式穀年十五以童子試第一補邑諸生又姿形美秀人爭羡為玉潤贈公察君意多不屑謝卻之已廉知同郡凌氏女賢凌氏者太平郡守梓崖公孫孝子明經謙吉公子也家世有風操因委禽焉年十五來歸嫺舉止婦道克修其姑孫淑人已歿善事王姑張淑人曲當其意時贈公家居中落人事酬應不訾君又篤于朋遊座上客常滿孺人即脫簪治具咄嗟而辦不敢以無為解君母弟世埏幼稺失怙孺人能體君友愛撫視必周一切米鹽靡密躬自拮据不使樹外聞故君得壹意竟學名以大起一日君自外歸色不懌孺人問故君未即荅孺人堅叩載四廼曰有同舍馬生踰壯未室近始議昏而苦貧擬為阮修之助顧悵怏無策奈何孺人微哂曰若此直易耳君鄂請所以隨敉篋出一金髻云非家大父于宦所寄賜君售此以佐友急不足可更籌其餘君猶依違難之復曰妾聞荆釵裹布大家素風亦何惜此區區不以解君憂成友誼乎君乃大喜友婣卒賴以成鄉黨聞之皆稱孺人曰賢未幾以兒

乳蓐疾卒其產子即今虞令允鈞也自是式穀悼喪良偶鰥居者十六年辛酉舉順天鄉試壬戌南還贈公謀爲嗣昏猶流涕辭讓固彊之曰謂非賢如婦凌者誓不以續後客有稱光祿沈翁濟蒼女者曰沈翁長者也家饒于財有愛女茹素爲親祈壽君欣然曰是孝女必能爲婦乃告于贈公定議聘爲繼室是曰沈孺人孺人昏之次日君於裝臺側見一金髻宛然凌氏故物君愕眙視之手識猶在蓋即爲友助昏時轉售于沈者也君爲悲喜交集乃沈孺人年甫笄有容德登堂問起居操作家務一如凌孺人初昏時而

加以歷練果決且嚴重有丈夫氣節時君前子允鈞年已差長孺人撫之恩而有體允鈞亦莊事後母不翅所生也未朞月會其姒室災及贈公內寢俱燬孺人裝遺故豐迺盡出其衣飾罄具爲尊章急需併歲以田租佐饘粥不給于是君益喜謂新婦孝謹果有凌氏風久之君屢困公車丐恩得合肥學諭歲甲戌改署平湖皆以孺人從梱內外井井有條辛未夏式穀以暴疾卒于學署時孺人年財二十有七撫屍哭之慟既而於邑自傷曰未亡人歸柴也晚奈何使夫子有從亡少婦哉乃彊進一溢米扶杖治喪時弔[illegible]

者麇至則就喪次召允鈞而命之曰汝父新捐館舍爾稱當室凡百宜承先志今遠近惠唁者藉手過賻雖故人不忘脫驂吾母子豈家于喪以重貽清白點乎爾宜御之大父懸望靈輀幸旦莫挽紼行矣允鈞伏地涕泣曰謹奉教于是扶櫬歸殯孺人日惟坐臥一室謦欬不聞上奉大士旁懸君小像焚香設供敬踰舉案至釋服如故燕居惟二三宛若過從孫際潢來前必撫摩詔誡望之成立人有以亡出爲言者輒然謝曰吾方幸含飴弄孫何必免懷哉歲時寂處享祀贈公卒南歸居喪盡哀及葬適允鈞閩遊則又命

際潢曰先太公窀穸之事亦若責也畢役允鈞歸即以式穀葬事爲趣曰鄉者不敢先大父母今曷速圖之乃即三台舊卜地葬焉孺人持議有禮若此歲乙未孫際潢忽以瘵殁無幾婦朱又以哭子亡孺人連遘兩喪鬱悒不自得戊戌六月抱痾尋劇自度不起乃呼允鈞屬後大指以先後亡間喪送稱家而已識者比于穆姜遺矱孺人嫠居二十餘載言方行矩愼重如一日自有事歸寧外足不踰戶雖齋心禪頌絕無伊蒲饌及佞浮屠仁祠每歲時尋兄弟輩過存則必出中堂肅衣獨拜使見者改容故吾宗壼範近今

其推孺人第一卒之日中外三黨哀悼若出一辭烏乎式穀君名行紲于年位然有兩孺人節孝相成可謂伉儷增重矣

紀煟曰本式穀君自意凌沈嗣昏疑于延津劒合此其事近誕然長老多口之以爲天道好還信也要之嘉耦難再而後先比蹤若凌之脫簪充贈沈之卻賻金操雖烈丈夫何以加焉庶幾哉天作之合矣

福建按察使兼光祿寺少卿蓮生君傳

惪使君名世琠字蓮生一字愼旃贈通議文伯公中子也君承祖父訓少小溫溫自愛結髮受書攻苦茹啖不闚戶外曠應巳遊葛少司農之門稱高座弟子與匡山蕭伯玉新安金正希景陵譚友夏諸君摩切發憤談經能名葛氏學初補邑諸生受知喬古岡令君爲治裝務入太學甚相敦奬不異王河內之遇仇香既卒業京邸旋獲雋焉三上春官不第因念家貧親老丐恩得海鹽學敎諭以近地便迎養也甫蒞學署慨然以經義風厲生徒且縛有恩紀學使者嘗按部嘉禾故事先爲期會束帶謁先師廟後卽臨泮宮南面坐堂皇上環集諸生揫講經書次第具賞罰有鹽官一生擧名不到法當褫君廉知其人故才士酷貧心憐之乃陰屬旁舍生升堂代講既罷而生至叩頭謝亡狀因解敝衣爲質君皤然麾之曰吾惜子才竊以便宜從事先生豈有所利邪此生卒惶恐不敢言德旁舍生亦竟不受勞謝而去談者兩高之歷六載陟知崇安縣崇邑故衝疲民苦奔命孔道君下車拊循一切與爲休息鄉有貧民僂且病苦饑因粥妻宅氏既定議予直其妻涕泣卒不肯行民又以旦夕

隳命固欲得金不肯還乃訟之縣君訊得其狀潛然引咎爲詘一月奉代償買者金卒完其夫婦如初諸所平反調護皆此類滿三載報政未上轉南正兵馬指揮君以治行高第得之非例也顧夙夜奉公部署必以法時南都有楚警上江嚴兵偵邏獲𣪚商數十艘報以爲賊實皆姑蘓民也反接就讞不勝楚誣服擬辟已當會鞫君察其枉于諸臺使者前痛哭力争因爲移檄所在詳各商居址生業㕘驗不爽已從臾直指𦍑公特疏題請始得釋所全活凡數什伯人初江防以𣪚艘標幟指爲白衣搖櫓用偵獲爲功君獨

循争忤當事者意厩叵測且懼爲堂上憂時贈公方就養秣陵正色曰以人命佐人喜怒大不可争之而罹罪義也君以是争益力冤獄卒改遷工部虞衡司主事未受事贈公捐館君扶櫬歸籍衰塟克承先志哀而中禮服闋補原官以勤愼稱轉員外郎尋有分守福寧之命以按察僉事兼參議君駐節莆陽更崇政體凡百御以康静會唐邸尋覽采物望晉秩光祿少卿兼按察使其守道如故尋國變聞阻逆闖陛大行闕庭殉難之事君慷慨泣數行下趣爲草疏奏行在請特蒙褒卹庶慰幽魂疏上報可他所建白多

切時務可用然循資履素未始援附要人泊如也非久閩守亦陷君卽里賦遂初比還里蕭然故廬圖書數僅而已里居後愈自約損布衣角巾徒步閭巷與父老方幅齒遇不復知從大夫後也君天性慈讓和易翎翎如畏孝親友弟敦睦三黨遇子姪僮妾煦于如恐傷之其居官愛民盡力稱職所至務廉平至取舍去就裁以大誼居平恒操止足之分及卒神宇冲夷遺命以深衣幅巾歛葢欲身處于居士禮云君有子允鑾爲邑諸生束身恭謹諸孫際徵際淐俱弱而文斌斌能世其家者也

紹炳曰蓮生內行醇謹有萬石家風至其居官奉職慈愛及人而終已嗛退不伐理幽雪枉則義形于色古之循吏茂以過也然彼坐鎮方面爲閩海所安一時尉留甚至而堅以老辭拂衣還里烏虖又何斷斷哉歸又十餘年而衡巾待命猶覩縣車之節有差也進退以禮不激不隨其庶幾楊文先陶靖節之間乎

戚淑人傳

戚淑人者憲使蓮生君元配儒士弦我公女也淑人出素門寂僥婦順歸憲使時家婦㛰早世淑人升作代秉日贊中饋事王姑張及贈公孝養亡間椎布操作纖細祇備必周憲使業比雍比歲宦學于外淑人代供子職兼撫子女晨昏小檗則閉閤攻女紅以佐不給所爲荼苦萬狀癸亥臥室以婢子失火方合夜淑人驚起褁衣從牖出手挾孺子得免一女藏焉淑人體亦焦爛伏枕數月始創愈甲子憲使舉順天鄉試然屢上公車風塵南北淑人家居習爲勞勩如故

及憲使令崇陽頗持廉平淑人內贊有力既轉司城秣陵贈公就養視甘旨必躬必虔已贈公寢疾淑人佐憲使侍奉藥餌夜以繼日至不解衣髭者五旬贈公感而垂涕臨終時猶口其孝未幾扶櫬歸里憲使讀禮廬居淑人治梱內益務簡靜寬厚人得驩心甲申憲使禫除補原官將以覃恩貤封而淑人疾作卒于南京工署年五十有一其後追贈宜人進淑人淑人初嬪不及事姑孫而上堂執禮張淑人賢之日新婦類汝姑憐伯氏子女幼而失恃撫之寂爲恩勤生平事憲使相莊有舉案風方治書久用能自食貧力

作辛酉秋廣文先舉賀客在門而淑人部署供張一切倚辦無幾微不平之色及憲使已貴絕無驕矜恒以忍恕自檢始終節嗇雖束縕敗縞未嘗輕棄也淑人所挾孺子免于火者曰允鑾今有孫若曾孫矣

紹炳曰予小時親睹淑人作苦狀且嗛嗛不伐寂爲家丈人所憐奉政贈公嘗曰婦戚勞吾家少輩惜薄祿相耳無何而中火幸免迨其後身從宦遊不及褕翟豈奉政言卒驗耶然寵郵薦加嶶音有奕天道豈有爽哉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九目錄

西陵　柴紹炳虎臣原字書

孫婿朱光被昭武

毛世垣榮若

卷九　傳　墓誌銘

太常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傳

戸部右侍郎屺瞻葛公傳

祀孝廉開美先生傳

王文學玄趾先生傳

陸驤武徵君傳

沈翁傳

文學潘爾瞻先生傳

江道信先生傳

趙珍函傳

吳威卿傳

沈弁小傳

張嶧然小傳

張翁夫婦合傳

徐漢文處士暨配陳孺人合傳

外姑崔孺人傳

處士德聲張君暨元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沈佩㚈孝廉墓誌銘

張文學俊卿暨元繼配吳两孺人合葬墓誌銘

陳配謝孺人墓誌銘

家淮陽道兵備湖廣布政司叅議延喜公墓誌銘

家福建按察司兼光祿少卿蓮生君墓誌銘

卷十　書

與潘獻赤論詩書

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再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與毛馳黃論詩書

再與馳黃論詩書

三與馳黃論詩書

與顧寧人論古韻書

荅毛馳黃論翻切書

與陳際叔析疑書

與際叔論文書

與陸麗京論詩書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九

傳　墓誌銘

太常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傳

吳忠節公名麟徵字聖生別號磊齋嘉興海鹽人也父曰忠任字巨源封承德郎承德父曰夔後以公殉難贈大父父俱如其官母曰王淑人方免身時其大父感異夢及見姿狀魁特心絕愛幸之五歲王淑人卒鞠於後母黃幼有至性始就傅髫垂如成人志度非常嘗從同學報書群會戲狀古人行事公提文丞相對字羅狀詞氣慷慨至傾其座人甫弱管爲文識者歎爲國器居數歲父中蜚語爲縣令所迹相率亡

遁吏索之急公獨走匿一里長者家長者姑內之有頃緹粒晝掩臥出書竊識泪落漬書書漶至不可讀偶聞戶外屐聲輒駭求匿長者或故相紿愕以爲俳笑其後公貴卒厚報長者事解公父歸家益落乃欲公從業學佑以兄麟瑞力言得不廢自是公學益進弱冠補郡博士弟子員尋以高等受餼學宮丁巳從父大司寇公者方備兵南昌爲書招公肄業官閣才思日茂其明年戊午辭赴省試還渡浙水檢笈中文爲詞以祭之投江流中次夕夢屣履迎客客裁冠博

帑假然王侯狀手所投一緘爲謝覺而異之是秋遂
與兄大中丞麟瑞同舉於鄉本公從父行有蕭縣尹
之英大司寇中偉以兄弟並貴及公與中丞公同舉
海鹽吳氏一時遂稱絕盛云將詣公車公辭讓不赴
比歲愈沉深讀書天啓壬戌上春官遂成進士文譽
藉甚解褐授建昌推官之官受事廉介有威踰歲分
校鄉闈能得士其屬縣有大公橋當湖海津要歲輸
榷錢如關市制會主事者罷臺使者知公俾司一月
公乃設匭橋上躬視出納數日計國榷裁足卽盡罷
商車算啓關縱行四方估客飛發讙呼如雷嘗捕治

劇盜何繼竹及大豪黃夢嘉皆建武之桀也先後反
接而至國人盡驚踏門投書者匝地或遺酒八器公
疑之啓視半實黃金大笑乃漉酒飲之還其金遠近
嘖得者魏魄會公父承德公卒於家訃至卽日去官
抵喪次哀毀盡禮服除補推興化府下車卽頒示條
教一如所以治建昌者會郡守遷去公代視守事六
閱月諸所興除一切皆便民頌聲益起其後鄰郡漳
泉二州人爭請監使者借公攝太守符喧集使者門
使者不能從違則俱委之公視漳轉而視泉二州之
人更相爲賀歲庚午又與閩闈分校其歲臺司諸大
夫奏公三年績最又明年內召歸舟泊江上旅檣四
方集與估客同檥估竊問大夫者官何鄉告以莆司
理曰非曾司理建昌者乎曰然估乃推篷召諸估焚
香謖足而前曰公江閩之神君也我曹風波老客渡
大公橋屢矣惟公不受一錢爲百世遇請以良夜各
進土音爲公上壽秋江月明聽者環岸公驚起出酒
勞問皆忭舞喜悅曲終久之欷歔徘徊至有泣下者
當是時吳公廉正之名傳動天下入應政事對奉詔
授吏科給事中時方崇禎壬申冬也公初任諫職感
上恩伏闕拜疏條列四事曰通下情郵民隱擇郡守

愼銓司其言皆切時政並報可癸酉春巡視皇城三
月上南郊禮成賜從官宴且召問民間疾苦公陳江
閩所治暨齊魯河洛經涉之地人罹荒阨奏對詳明
上諦視良久特賜顏色明日勅發內帑泉布詣所在
賑給如公指故事六垣直省同官多休沐不赴公獨
正宿禁中選郎某臧汙當斥議者欲出爲郡守公直
言郎官所坐狼籍猥與大郡百姓何罪拜疏力爭之
甲戌諫官張正宸抗言觸新輔被論卽獄繫朝惶懼
公伏省戸下持書爲之訟寃曰臣聞古者宰相入閣
必使諫官隨之本朝內閣六科分峙殿庭防微杜漸

具有深意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恐非計之得也萬
一愆釁之過習爲唯阿異日即有藉叢豐蔀之事誰
爲皇上白發者乎書上以詞旨激揚有感帝意踰月
請罷中官及緝事廠臣疏屢上不報是時上方薄
朝士欲盡委中官以政公爭之不得自慚失職又屢
忤柄臣意因以省親丐歸田里乙亥丁後母董淑人
憂戊寅服闋奉尚書檄召不得已復彊之官補吏科
右給事載遷兵科左給事疏請郵故輔文震孟文故
公同籍友也初以入望入相海內想望其風采爲先
在輔席者所軋蜚語聞上乃免歸尋卒門人故吏無

一問其後者公特上書追訟其事請復故爵命予塋
蔭中外聞之感涕五月拜命充使者副冊封晉藩便
道歸省已卯春報命北上載病行至徐州寢劇因請
制詔許還里賦歸田詩公蓋有終隱之志矣壬午復
就田間起公敦促再三縣長吏詣門勸駕公去幘示
以白髮謝萬分無益于國卒不許舟行抵淮拜吏科
都給事事掌計冬十月達都詣闕謝帝望見公班行
中瞻拜遲翔鬚鬢迥白慰勞再四時舊輔某載入相
上益親信公之召起相君所舉也至是怪其詞遲戒
門以絕已復遣客溫謝及公載謁見延至上座引爲

同門交徵察公無感恩語乃徐謂曰君老今以第一
負荷屬公公知之乎公辟席謝曰公不審徵不肖誤
見援擢願申公誼如報私恩相君佯咲曰諾初相君
舉公固外爲名高而陰有所屬及公掌垣相君有所
風託或薦引私人公斷斷持不可相君心領之公因
固遜掌事請復召故垣張正宸自代不報勉留久之
時海寓多事上方操切勞苦當軸者不能竭誠體國
多承望風旨而一切私門交結賄賂公行公累疏抗
言其弊左右側目又新拜文部郎某以諂巧爲相君
所昵出入邸第朝暮汲汲惟部署聲援置國事安危

不問時米脂盜李自成擁闖自立所至糜潰已復踰
塞入躪畿輔公有禦盜卻賊諸疏具悉機宜多中窾
未幾以奉詔求言行人熊開元先上書首剌朝某垣
臣姜埰繼之上震怒下詔獄羣臣震懾不知帝意公
首疏申救明日上臨朝謂羣臣曰朕不知二臣者欲
何所爲衆莫敢對公從容出拜曰以臣觀之不過小
臣愛君熱腸亡所禁忌耳陛下欲窮其意正當使之
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爲躊躇稱熱腸者三復諭誠
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公左顧相君瞪目聲加厲曰
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

失人天下洶洶首輔顧安所辭責乎上回視相君相
君忍汗乃伏地謝死罪一時威嚴頓霽特勅公起别
詢卿宰以事憲臣劉宗周前奏得失復曰陛下外求
直言而内疾言官何以示天下後世上數變色數解
憲臣感激奏不肯止竟觸帝怒促衛騎曳劉下殿
御史金光宸爭之并繫殿上大驚失措公復出再拜
聲琅琅以奏曰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之今與臣
等同救言官而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以事陛下乃免
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勅冠起罷朝時上已心善
公言始稍稍致疑首輔而熊姜終不論死皆以是宗

周尋亦罷去癸未時政亦舛公引疾乞骸不許復值
盜薄都城上焦勞益甚旣少郄仍脩歲覲大計公與
掌道祁彪佳諸公同心協慎進退稱平是年公又與
會試分校尋與武闈貢舉必當亡何相君有事塞上
還問計册其用事者多所屏斥至忽廢食因與文部
郎謀吏署不得益頓足曰畢之適所以自伐矣其後
文部郎旋以賄敗廷鞫被法相君亦賜自裁乃以次
朝演繼首揆席寧遠鎮臣吳三桂撫臣黎玉田王永
吉自軍中數上書陳關外便宜稱入城盡失而寧遠
孤軍獨存援應久隔旦晩授敵士卒俱死何益於國
而關門亦無與守者不如内徙便帝問首揆不能對
諸臣首鼠兩端公建議獨謂徙宜議上未央當是時
奏盜盡掠關中河外之地前鋒渡河疾下三晉勢益
廹國門羽書旁午群公卿闒之多㞐間丐假以出即
客周生知外事日饕亦抵手前說公喟然曰匹士定
交杵臼猶不負叩門之急欲待罪帷幄有年可一旦
臨事委而遁邪客於邑曰已矣事先生旦晩耳吾將
安歸從者聞之皆爲涕泣已拜太常少卿盜漸薄郊
畿衆號百萬上數召廷臣問計且發公前徙寧遠疏
立詔吳鎮黎撫赴援京師則已後矣公首請帝布罪

已之詔又言宿衛單弱宜召百姓父老鼓以忠義圞
爲死守諸計籌畫甚詳時已倉猝不能用尋命百官
坐門分視守卒公奉命守西直門蓋甲申三月十四
日公匹馬短衣與僕夫蓐宿城上所爲守禦甚力詳
具祝孝廉所撰太常殉節録中時長安奸人伏匿轉
相驚譟兒童數月好爲秦聲訛謠滿城意在迎賊十
九日昧爽卽聞悲呼聲四起德勝門守者叛亂大呼
譟自啓内賊賊入城中擾掝哭聲震天地公憑城樓
望闕一慟曰事不可爲矣惟以死報陛下出束帛自
袖中距樓戸投繯左右抱持力解皆伏地哭以逅臣

扈蹕請即挾公以行過道左三元祠公曰止乃入坐兩楹間盡謝去徒御仰視屋梁曰吾得死所矣少間道士出薦酒與即客對坐亦坐僕從于東西鄉而飲之自舉數觴以餞別曰國亡臣死此乃大義非有甚竒昔吾登第時夢文信國誦零丁洋詩二十餘年乃今驗之矣事固前定爾曹固勸無益徒苦我耳從者皆相顧不能出聲於是乃作遺視孝廉書視孝廉淵公之同志友也初以建言被詔獄方棠論釋公故遲之永訣夜篝火倚案作五書與兒輩及別諸兄弟詞繁不錄又作絕筆云身居諫垣亡所匡救法應褫服

殮時用墊巾青衫覆以單衾薦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望明日視孝廉來公墊巾青衫棺絮在側項有縊痕視子涕泪交下不能仰視公携手止之曰學道者亦如是邪迫然坐移晷送視子出門外人傳告皇帝后殉社稷於南內皇太子二王不知所在於是視子哭而去公哭而入北鄉伏地再拜遂入戶雉經以絕視子比聞訃復來經紀含殮如禮越三日庚戌國人殮帝于衢視子乃爲公闔棺白鬚戟張凜烈如生當是時與公同死國者如大學士范景文而下二十餘人其餘多不自決或備受戮辱賊渠乃

獨下令不犯諸死事之家公旅櫬得以亡恙賊既遁其從者扶櫬南還先是公櫬未發有髹人包甲感其誼自請爲公塗栟櫚賴以堅是月晦賊縱太廟火包乃夜起大慟自投智井死公從者與其鄰叟收而瘞之城下乃行比喪歸南都有以郵忠請者詔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下郡邑建祠名之曰旌忠公生而有竒質踈眉廣額豐頤承顴唇髭數寸勁且揚起矜嚴有威容髫時習爲廉讓沉深寡靜終身無怠豫之色事親孝接兄弟和敦睦婣黨尤好賑孤貧其訓子樂見至性居官峻謹不汚務爲平反久處諫垣多直

言觸忌匡救必盡死力以忠感上知幸免讒害其究與國同盡哀哉所著有太常遺集藏於家有子男四人長曰壯輿字伯載曠世逸才也先公數年卒次蕃昌字仲木出後司寇高蹈能文亦後公數載以殉士林並惜之又次曰　　日　　皆邑諸生才秀能世其家始蕃昌遭喪茹哀飲泣擴拾公遺事爲年譜凡數萬言詳覈有法今傳公事本之第錄其大者以次比類世有覽鏡非徒具公事行亦先朝得失之林云

論曰始先子爲莆田廣文與太常稱石交予時以童子請事見公官閣中蕭然不異寒士既而讀其諫草

公忠憂國歎爲毎飯不忘矣然直言不讐志遂初服卒以激於主恩感憤而出知難不辟其終始亡纖芥之私者也語曰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又豈包髹工之謂乎

戸部右侍郎屺瞻葛公傳

葛公名寅亮字水鑑一字桊疑屺瞻其別號也杭州錢唐人先世繇越徙錢唐遂世居定北鄉業農不仕數傳至麟郊公以太學高第授邑丞公父也後以公貴得推恩贈如其官娶黃夫人亡出側室陳夫人生公少有異質性不喜近時講藝以古學自力年十七補邑諸生愈發憤下帷筆體超超多玄解萬曆庚子舉浙江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制藝爲當時冠座主馮公琦最相賞譽欲援入中秘選公以早失恃鞠於大母張欲就南曹便迎養堅謝不赴馮公益奇之需

次除南禮部儀制司主事甲辰轉祠祭司郎中疏請表剔忠節重新黃侍中方正學諸祠復顏魯公放生池遺址他所興建具足爲秩宗成憲丁未引疾歸里即杜門不交官府就湖南桊精舍讀書其中大吉發明聖籍以扶掖名教爲己任負笈執業者多四方名士嘗踞高座講授生徒環侍而聽人人厭心或有質難必披析極盡口傳筆記雖當代宿儒莫不宗葛氏學矣辛亥起江西布政司參議備兵九江公原本經術以飭吏治凡所爲脩築興利賑饑戢盜雪枉懲貪皆精覈民隱爲德一方部內畏而懷之又創建匡山

書院以祀王文成選名彥比舍肄業蕭集鼓厲羣稱姚江再興其賞識如江閤學曰廣文孝廉南英輩皆次第知名會稅璫踞湖口勢張甚小民苦之公廉得諸不法事捕治其左右亡賴稍稍假貸羣豎搤捥不獲逞耽耽謀以蜚語相中卒無纖芥可汚事遂寢公因務疾乞休士民奔請遮留者數千萬人公意卒不可挽拂衣就道行李蕭然圖書數篋而已於是老稚追送叩頭流涕者絡繹在途公從容慰勞丙夜方抵白鹿洞因與諸生留飲款語申旦多褢哀不忍去者既還里復開講湖南從游者益衆類斌斌號帳下康成

爲未幾詔起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政公至勸學典行凡課閱一秉至公貴要請託不得行其所選拔多楚中才秀有質之者摘譚元春何閎中劉侗試牘爲險怪奇僻議落二級然數子竟以文章名家其後頗益服公能得士云會贈公歿公廬居讀禮更覃思理學服闋幽棲絕口時宦而臺省交章論薦之都御史鄒公元標尤著直聲復疏薦公目爲清流之選當是時薦紳標榜漸見洛蜀相傾公致書鄒公獨本涑水無黨之旨用相匡救以報知己鄒公荅書謝之爾相引重天啓壬戌起福建按察僉事董水利兼攝鹺屯

諸務公厲精受事適閩省河道壅塞部勒開濬建閘設瀾民皆樂成稱爲葛公河至今賴之乙丑轉湖南叅議未至即選本省督學秉公甚愼一如視楚學政時丙寅擬南尚寶司卿崇禎戊辰奉使歸省尋丁黃夫人艱辛未召補北尚寶癸酉典試山西公力持文體務搜逸才有扶衰起靡之效三晉風尚至是一變比竣事還朝當甲戌春門人以公車集者近自吳越遠迄晉楚幾累數百人問道請事旅進旅退公爲置酒高會旬日始徧都下歎爲盛事是夏擢右通政奉詔會議寬卹公倡言搜括之弊且請度支節省及外

解改折以甦民困因隨列名抗疏詞旨剴切有感帝意勅王者奉行已署通政使事有楊弁者條陳時政便宜欲革各省郡倅邑尉改設練總并加派以充餘額公念驛騷苦民駁之不得上已轉南太常卿致政踰年矣戊寅楊復上前疏樞臣惜其言不早行公乃被逮怡然北首亡幾微不平之色束身闕土仍與及門余應桂蕭子講習相勗己卯釋歸著有闕中記由北閉戶著書南屏泉石公益有終隱之志矣甲申起原官徵轉大理寺雖憂國如家而時政日非南中事勢已不可爲已遷戶部右侍郎未視事車駕脅奔公

引義誓死徑閉戶自經門下生張殷甫趨解公且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此臣誼也公可無縊須臾以俟耶因扶携間道赴行在不獲遂不復反故廬乘小艇溯江而上跳三衢旋走浦城僻跡圓盤村時乙酉秋唐王稱制以耆舊敦召不赴公且崎嶇感憤抱疾時時涕泗不欲生至從遊論道則病廢不輟後著栢浦講語其明年冬病益劇屏湯藥不肯進遂卒年七十有七公貌不過中人而風裁峻整執議莫奪通籍五十年難進易退故彊半里居當事式廬造請于桑梓利弊陳說不避嫌忌未嘗干以私其談經課藝汲引後生爲南北君宗至品題出處鮮肯虛借校楚士時黜生熊明懿後舉甲科偷剿詣公門執弟子禮自謂得公衡文見賞始改弦有成也生平恥樹立門戶然侃侃持正屢觸柄臣指不顧先是詹事黃公道周負人倫之望嘗稱浙東劉念臺浙西葛水鑑其風操素爲衣冠所宗類如此公博極群書斐然述作兼綜玄釋多方外交能爲三教驛騎傷生母早世捨宅爲庵名曰普度教子彌篤義方以清白節儉爲尚恒云吾不欲厚積以貽子孫累故奉入恒供施與如置義學田課膳宗人子弟殯殮故交撫䘏其家三黨貧之時

稿舉火所著有湖南講行世別有治安五十策孝昕集易繫辭講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一　以公蔭爲國子生慨切滄桑篤尚棲逸孫男二並翩翩以文學世其家云

柴紹炳曰公與先學博同研席相善也故於炳屬父交而又執經門下荷國士之知古稱砥行立名附青雲以垂後世如炳駑下何論哉悲夫今次公本末大都本諸自記益矯矯乎南朝謝侍郎儔也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祝孝廉開美先生傳

祝孝廉開美名淵杭州海寧人也父　　字　　任中書進秩評事自評事以上四世皆舉明經甲科為顯官故祝氏為東海望族開美為評事伯子幼有至性讀書彊記過目不忘八歲為南御史孫公光裕所器令入太學肄業習禮如成人見者異之三試京兆不利乃更就錢唐里試補邑諸生崇禎癸酉以尚書舉鄉薦裁踰弱冠開美欿然自下砥志力學益敦門內行務為醇謹嘗下帷棲鷹峯頂蘭若歲時不歸僧徒樵牧但聞曉夕吟誦聲罕識其面一應進士舉報

罷意豁如也連遭評事公及母孺人喪哀毀中禮士大夫稱其孝壬午將會試北上逵都御史劉公以直諫忤旨罷斥開美上書力爭之其旨切直上覽之不懌下部切責然開美實未識劉公也自是策蹇出都於潞河舟次追及劉公執贄稱弟子求進於學其明年部議罷試不許尋奉旨追詰王使遣緹騎在所逮訊時開美方家居臥病聞報即束身就道至禾中謁臺使者請金吾即日長發金吾索賂不得則大恚次日于弘文館宜勅四方傳觀者不下萬人詫為時貴矯制皆發憤呼譟聲四起金吾懼踰垣走匿衆怒猶未平開美侃然曉以大義騎卒僅免當是時五郡好誼之士醵金而贐者多日中走百里至開美俱堅却之詰朝遂行金吾乃更改容禮敬焉甲申春正月抵都詔獄對簿拷掠備至嘔血升許應對亡失辭其處獄中猶日誦周易毛詩不輟三月奉詔釋繫時有闖賊之禍甫就釋京師陷矣開美聞先帝后並殉社稷仰天號慟奮不欲生會其同鄉吳公麟徵就義未殮屬以經紀後事于是開美為躬親含襚預辦歸櫬詳具吳蕃昌所為忠節年譜中已間道南還逵留都時劉公宗周起諫院上書白開美冤狀一時前達如陳

公子龍輩並拜疏推薦廷議將不次錄用然是時廷于偏安無復遠畫未幾劉公以掌臺言事不合去開美亦浩然有歸志矣開美初爭山陰事未央復謂陽美誤國欲具疏痛陳時弊以劉公言不果上至是憤柄人馬士英貪濁抗言請誅為銀臺王者所格擡擯而退秋七月還里遂焚巾衫賦詩自誓居平布衣蔬食自稱罪人然其講道益力乙酉夏南都既潰北兵尋抵浙檄下郡縣開美聞其事即憤懣闔戶自經其弟　排闥泣解之友人陳確至語以塋母有期曷稍待以瞑開美于是力營王孺人塋畢尋感疾頃卣遺

囑數則授諸弟又口誦昔賢詩見志逡巡數日竟歿年裁三十有五開美身脩而淸癯容止閒肅其生平動諸禮法儕偶相匡洞見肝膈復善談說便便典雅于言聽者忘罷善作小篆楷法尤秀勁有姿頗似董宗伯工文章期於稱質如請留憲臣疏吳太常殉節實錄海內多誦之所友如陳乾初確吳仲木蕃昌諸子俱好學志節之士其弟　作開美年譜兼次有法子　大都不墜門風

論曰曩予習聞祝孝廉名才一通問未獲稱客交也方癸未檻車就徵友人輩爲予言開美慷慨北首此

其誼至烈未幾而兩都踵覆孝廉卒以感憤死國然開美始尚氣決終于入道臨命從容此豈與輕生釣名者等也語曰朝聞道習死可矣開美其庶幾哉

王文學玄趾先生傳

王文學玄趾名毓蓍紹興會稽人也王故越中名族玄趾負逸才冠于群從天性孝友方昏有室遭父喪讀禮不內寢者經歲母夫人卒哀毀損日終喪卧蓐不起涕淚斑斕漬枕席其篤孝如此童幼時樸訥不惠就塾師受句讀苦不甚記憶人與語唯唯而已年十六才學爲文卽遠過作者所親客覽之盡驚以爲筆體經　此子不易測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然玄趾好書尙氣多四方之交慷慨負俗亦落落不可人意人謗譽之不顧其爲自喜益甚有以文質者雖寒

暑罷劇必手定甲乙片言偶愜歎美不處口其攬結豪賢殷勤悃款嘗恐交臂失之卽有緩急期會疾風雨不辭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有古人與味以故海內聞其名造請者戶外屨恒滿玄趾旣雅遊不事家人生產胸懷魁壘未肯拘矜咫尺其所至賓朋高讌妍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酒酣以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至立心制行矯然以名教自持公正發憤抗論不少貶素出念臺劉公門最罷重之予嘗遊會稽獲交諸君子乃玄趾最先過從予覩其人魁顏脩幹舉止欽嵜口吃不能道辭而氣意

甚盛落筆言語妙天下既與予相仰頗能任率居無何郎有甲申之變南都新政玄趾逆知其敗遇越人有自白下歸者每從訊琲事輒搤捥浩歎曰休矣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尋已降下浙郡縣望風納款比戶醵金具牛酒迎犒玄趾方食次聞之怒投箸而起須髯戟張尋以大義白兩兄曰弟已矣身為越國男子豈蒙面活耶兩兄意稍難之玄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食言願以孺子為託既而復為致命篇云云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年所弔盖聞

公赴水不沒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出榜其詩文于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趙文廟四拜自訟曰君殉國士殉泮正也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兄曰噫死矣吾弟哭而迹之柳潭見玄趾端坐水一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烏虖異哉當是時過而弔之者傾越郡人初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年少落拓人目為狂生比聞玄趾殉乃仰天椎心疾走大呼于市已復為文慟哭之竟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沉渡東橋下死死之日遠近聞其事者亦無論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或曰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云

論曰予頃重過越城舟經柳橋下客爲指示玄趾死處因相對欷歔流涕想見其生平然玄趾一介儒生素位何害將所稱姚樞許衡者非邪君子中庸希傳鄒魯頤語曰匹夫不可奪志要如王生硜硜潛周景赴百世而下仰其風流殆與首陽爭烈矣

陸驤武徵君傳

陸子驤武者名彥龍同郡仁和人也祖振音治易舉孝廉學者號庸成先生父胤同字汝錫邑茂才有長者行母鍾始娠身臨月夜夢有龍蜿蜒五色自空下繞庭戸翼日產驤武頭角嶄然家人輩環視意有非常絕幸之爰命曰夢龍已又更今名云驤武兒時早惠不好弄出口成章少長倜儻有大度既弱冠益務博學工文詞補邑諸生累世輒高等意氣爽邁饒姿致修長白皙舉止軒軒被服嫺雅甚都進酒間談次遠近畢集驤武壽至高冠廣褒顧盼燁如音吐絡繹

亡慮傾其座人矣華亭陳給事有當世名嘗一過湖上驤武偕數輩通問值臥時不起即叱門者覆刺貽詩風之給事接覽歡然追謁修謝爲延譽當塗彌相契重盡談者兩賢之居平負其高才神使儕俗或指目爲狂生載一被放益跌宕好酒及色里中抑鬱不自得歲中彊半樸被走四方所至見還諸公間爲治橐中裝累數千金輒散去坐是家徒四壁立亡有日晩晩不能舉火有處須相告者意豁然也驤武苦貧處負郭窮巷然聲稱大起交遊徧海內乃獨與其同郡陸圻培堦兄弟及朱華斯徐繼恩吳百朋陳廷會孫治諸子者最相友善文義劘切頗有澄清天下之志會兩都告變北兵且渡江一日十數警望風奪氣度此鄉無可爲者于是扼捥流涕㪅其家大人挾策如新安郡遊故人史金聲特起弄軍驤武乃從口畫便宜緣與用事者抵牾大計不就當是時唐即稱制乃問道去閩士大夫咸重驤武名交章薦之詔特徵令所在有司身勸爲之駕刻日詣行在所驤武上勘亂六策其語皆切時弊可用既報罷令解褐授職禁苑驤武以已本儒生宿負才望恥用口舌得官乃自陳願就制科未幾省試報罷闔事亦僨乘輿不可問

郡縣悉爲獸窟驤武遯跡入武夷山中爲人窮索屢阽于危又比歲兵燹道梗閩浙息耗斷絕其父汝錫公坐无妄被収發憤病卒而驤武初不獲訃踰歲始聞聞之日驚號暴仆已仰天椎心嘔血盈斗倉卒立就道見屋而奔重趼還里比抵舍望見靈筵以頴搏地曰龍不孝違離膝下不自意大人之坐累至此極也因號慟扶服叩頭母夫人前握手二弟於邑勞苦俱相鄉失聲左右者莫能仰視頃之力疾營葬事毀瘠萬狀血膈寖劇未由進勺飲葢聞訃踰月而還里治喪治喪又踰月而疾革以疚死而亡子有一女春

秋則三十有六年先與驤武友善者陸培以殉難歿至是則陸圻孫治佟人弟雲龍爲經紀其後事乃六七君子刊定遺著如燹餘藁暨徵君集凡若干卷行世

「論曰如驤武年少高才意不可當世乃竟阨于一第雖抱書叩閽見讐人主而時會齟齬卒用納履何其舛也既以遭亂留滯一哀絕命枯魚蝍索自古痛之若徵君之至性發中未遑以生養不可謂非兎老者矣語搆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在昔稱正平阮嗣宗之流負俗未易要其節趣較然豈與鄙儒小拘同類而

道故悲夫今僕于陸生亦云

文學潘爾瞻先生傳

文學潘先生者名之淇字爾瞻別號確菴杭錢塘人也今學者稱貞憲先生則謝世後鄉大夫士所爲私諡云本潘氏籍蘭溪武皇帝時有南昌郡博亮始徙家錢塘亮生夢金夢金生一中字冲陽是爲先生父自郡博至冲陽諸潘子姓三世同居有隱德先生爲冲陽公冢子幼饒至性初就塾舉止嚴重所授經書章句即以意條解有名理大父父絕奇愛之少長益鄉學攻苦自力其爲業日工顧性恥因人奸進年二十八才補博士弟子員試屢冠邑中學使者目爲秀

才異等先生由此知名已交新安姚安之安之老儒也善易兼精竺乾之教然蘊藉不喜宣言自得先生深相契合逌然握手曰子勉之吾道有屬矣先生因發憤歸心治經有獲其論著漸廣四方負笈造請者願北面受業先生不爲名高務以身化生平最惇孝友樂善好施雖偃蹇寒士于事父母奉養備居喪盡禮弟之淙早世撫其子不啻所生比歲歉食貧雜以糠覈而飽醜必　也又憐季弟女失恃育爲己女旣擇配裝遣而後即安諸孀姑煢獨叔伯大父輩體先人指次第存卹有加故人單纃之貧而孝母嘉其

行力爲醵助歲壬午疫癘大作繼之妻殁女又病繼之亦病當是時到門問視者輙相連染繼之親族毋敢過先生爲調藥煮糜粥坐臥床下者十餘日繼之卒不起復爲營辦喪塟嫁其孤女遇歲時必挈壺榼過繼之墳展而酹之其篤于倫紀始終不替類此乙酉後尋棄制舉業爲力外遊然藉甚有公卿間聲爭相延禮所至必崇節概一介取與甚嚴小不合便怫然起裾且粃毋留耳然骨鯁無他腸傾身赴人之急極盡死力以是落落寡合事後恒見思衣冠倚焉所友善如阜農山嚴無勑張卿子諸公久而益恭戊戌

同郡吳百朋亦以諸公推轂迎之吳門常東鄉坐奉教惟謹先生自念春秋高時時欲脫韁塵壒雖彊一篤往留滯宦闍中非其好也明年夏還里感疾遂卒春秋六十有九先生少孤時負才使氣中年乃學道禪誦不厭老而積勤與人交樂先肝膈於經術多所研究有易象會原春秋大義諸書大抵能自樹義其孝經辨定尤爲名通南北諸名貴人及里社高才生治孝經皆推潘氏學每隨地布席請先生高坐講授詞旨剴亮人各厭心一時聞風景附環侍而聽者坐嘗數什百人居恒虔持一格紀功過發明深切與孝經相表裏朝夕自砥較然不欺凡中外三黨節時談讌莫不互相規勗推之鄉鄰父老童子因事風諭出于悃誠故多慕而化之者比先生卒遠邇聞其訃俱爲嘆息泣下先生有子士　醇謹能式穀從子士郎先生撫之有成者爲邑諸生善屬文尤工書法兄弟相愛申申訢訢俱不愧先生後人矣

論曰予弱冠已稔先生名既而往還南北罕得見其後同客吳門始辱爲忘年交益悉其爲人盖高士矍鑠勇于爲善至臨財不苟訂然諾千里尅期㮆非近之君子緣飾高蹈而實不稱者比也烏虖諡爲貞憲

有以夫

江道信先生傳

江道信諱之浙杭仁和人也治易爲錢塘諸生有學行以褒衲終老今學者稱道信先生道信父諱流字淳故名孝廉母曰金孺人江氏本仁和甲族自大叅公玭以來世有名德爲衣冠之望數傳至孝仁公尤恂恂能世其家方金孺人懷道信感異夢有徵生而岐嶷不凡孝廉公甚奇愛之裁三歲孝廉公謝世母孺人撫孤有方道信亦夙惠能承親志就傅力學下筆成章與庶兄道行弟道　少相友愛未弱冠以童試見拔尋爲學使劉公所賞予食餼其後累試輒

高等然居平壹意修謹未嘗以行能驕人寒暑下帷不輟恥進謁公府往邑令有折節願交者自質經禮接外毫不干以私教授生徒幾四十年有師法因人善誘其門下弟子日進以經術顯于時者多傳江氏學云先是郡中人士推湖南讀書友善切劘本兩虞張秀初及其從兄道闇爲之倡嗣有登樓諸子則年齒差後獨道信並交把臂相與有成焉與道闇同堂恭友以素心共砥比道闇舍俗入山隨殁爲經紀其身後有加小虞仲觭子　　幼孤而才道信念友誼慨然以愛息女之且假館授業竟令以英絕知名先

達陸蔓文其受之[illegible]也生平事之最謹患難存卹其死也輟巳壽木殮焉凡節時奉先修祀務虔以身率子姓所爲部署有方于三黨孤寡貧難者竭力營綜不以乏爲解其篤于行誼如此又少有出世之志叅詩自得中年因棄舉業著居士服慕龐襄陽王龍舒之爲人禪淨兼資比益屏血味率室人虞及子婦同戸持齋薰修禮誦一心以安養爲歸視世俗紛華泊如也道信與予定交久近臭味益親且命子建本執經于門因循遹往還庭有花藥左右圖書足供晤對又有同好陸鯢庭梯霞孫宇台應嗣寅陳際叔諸子

時相過從聯榻笑語便以永日令子則趨侍膝前風味殊惬自謂竹林蓮社之勝不是過矣歲乙巳偶患噎膈建本營療業小差丙午春轉劇入夏竟殁春秋五十有九道信爲世家子性度醇謹鮮少年豪舉不喜遊遨吹名治家積容服用皆澹素間嘗聽歌曲觀俳場爲戲然不以累心顏貌溫溫飲人以和其持論篤于自信嗛嗛少許可而重然諾作事有終始即時或拂忤羞爲匿怨市交要之用意忠厚于人無毛髮負也年未強艾息願榮進平居玩心物外與婦子欣戲晨夕每親知小集數卮徑醉陶然曰吾庶幾一室

同志者何必霸陵谷口始樂耶今建本居喪能盡哀
禮其大槩不失父風周旋世執間嘗見稱於長者江
先生于是乎爲有後矣予旣爲之傳且繫以讚
讚曰予生平最寡交如道信實兄事之服其純白無
他爲交于接追蓬閭閭乎善人君子也先是汪魏美
殉道信方沈痾際叔與予言之流涕已愀然憂之不
一歲相繼而殞悲哉魏美之獨行道信之古處未須
彊同吾黨並稱良友年不副德命矣夫嗚呼老成凋
謝知巳寂寥正不得以宿草忘情也然汪子以悟爽
觀化江君以樂淨委形儒門曠覽又令人爽然自失

矣

趙珍留傳

趙珍留諱　杭郡錢塘人也崇禎時治經補邑諸
生爲文有聲士大夫交推之初與白社諸子深相結
巳又喜與予及陳際叔孫宇台張用霖毛稚黄遊珍
留體魁梧修髯廣額爲人慷慨負氣好大畧不肯拘
矜尺尺雖家屢空而輕財好施遇人有急難爲排解
不惜出死力其天性然也顧屢試報罷恒鬱鬱不自
意再一悼亡當申酉之歲世事多故而珍留方鰥居
一室與予及宇台居相近際叔時過輒促膝歎咏市
濁醪劇飲至醉則長嘯高歌已而泣下慨然曰吾屬

豈作蓬蒿中人哉未幾珍留棄諸生走閩嶠托跡幕
府諸所論頗見推當事者時閩省初定同郡陸麗京
僑居觸禁爲邏卒所獲禍叵測麗京者故白社友也
珍留倉卒聞之衣不及帶趨當事所陳情百端事乃
釋麗京還里爲予言是日微珍留幾不脫虎口邪及
之見軋于同事即拂衣去尋　當亂後士氣
靡靡珍留從而振刷之能以經術文章自見海嶠人
士多傾心樂交焉間一歲罷歸橐中裝直可千金囷
就里中置宅罷具供張指使畧給召予及際叔宇台
諸故人作連日飲飲而醉歌呼相勞也是年予感疾

甚憊珍留數過省為營藥餌緩急時通其居平遇同好諸君每造請必留下榻竟日或剪燭夜談無倦色方珍留之自閩歸也挾三姬與俱甚愛已復續取正室栖遲自娛如是者數年家益落其好施欵客如故然恒苦不瞻則徙而學醫意將賣藥于市事不果時出遊亦襆被蕭然其一姬病殞珍留悲無以解且歲晚艱得嗣每不自聊頼則又遣去一姬獨身跳而之閩漳館榖歲餘旋遊廣南遂感疾以歿本珍留為布衣倜儻負奇自謂芥拾一第及間關闖嶠猶欲徒手致功名而僅假幕府片席長才短馭此命之窮也所

致槖中裝緣手散去坎坷暮途俄焉溘喪悲夫珍留雅遊道廣不拘一轍與予稍异趣而肝膈相照每安同异年雖衰出其餘緒猶足展施惜不得當世有氣力者振拔之至于落魄亡成然古來豪杰有智畧而見絀于時者何可勝紀今珍留才不竟用而力學著書斐亹可覩諸策畧序論滔滔有氣類唐宋大家詩亦脩諸體若五行辨𣶏風配曆諸解則妙于小正循斷白虎通貫儒老之深致也先是珍留將出遊別予有末言未兩歲而聞其訃其繼子尚㓜家又轉徙予愧生夙閑然且苦貧善病不克時相存慰予之負珍留甚矣獨念珍留年未滿中壽身不遇而客死恐文集久或散軼并其氣誼世罕有知之者故為銓次其生平使傳于後庶幾信乎之非阿所好也蓋予嘗序珍留之文并及其為人曰古稱燕趙多悲歌感慨之風而鄒魯尚文學奇節乃趙子兼之矣後有識者當以予為知言

吳威卿傳

吳威卿名鳳杭錢塘人吾友錦雯子也生數歲姿形朗潤眉目如畫始就塾傳通經書章句益開美善于偶對陸子麗京一見深器之遂以愛女許配嘗侍客座論詩或曰詩無孤獨連文者即應聲荅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座聞之盡驚十餘歲好讀史傳即操觚學爲古文雜論駿駿有父風已師事沈甸華益究習文義其于諸父執最嚴事陳際叔恒獨拜牀下如子姓然于予亦執通門禮甚謹每有咨畫予輒相規正未嘗迕也方兒時已能爲詩嗣又師張秦亭研

求風格頗得琢句法其爲詩詞日進然不好里社遊所往還倡和惟徐武令張步青數子顧生平獨推陸繁弨叉婦弟陸寅每日瞻此高朗無論左過也歲戊戌錦雯之官吳門威卿從錦雯故倜儻雅遊至是則一意更始請謝交知潔白自廪當御所司饋遺數千金具出錦雯指乃威卿從臾走力有部內某生其先曾死事武林以詿誤爲怨家所訐當召即訊錦雯依違未發威卿從容啟曰此獄不足竟甘棠勿剪猶當十世宥奈何以細人之言而致難于忠節後乎錦雯頷而寢之蓋威卿雖身侍錦雯遊而所持議多古人

誼類如此又錢塘潘爾豔春秋高質行君子也時同在郡齋所敎諫斷斷不苟威卿卿往之其禮敬比大父行晨夕請事兼歸心內典戒殺好施已值錦雯抱痾沉困所爲齋頌益虔予戲謂之曰威卿翩翩公子過君家世英廼更效黃門精進邪欲生天作佛耶亡何錦雯以持議免官出居民間鄭翁宅事不即白威卿則扶服代對簿詞旨激揚有感當路退而延醫問寢調護多方小閒則有茂苑袁生相與過從濁酒道苦或作爲歌謳更唱迭和慷慨泣數行下庚子夏抄錦雯將有事南中因遣威卿偕其婦陸歸里竊暑過

予止之飯猶以新詩見貰其長篇恢藻近唐初四傑予首而稱焉且曰袁鄭不置予唯唯曰鄭翁洵長者如君言袁氏何減古之陽源有頃謝去然察其意以家翁坐累爲恨計無所[illegible]適于辨嚴忽忽不自得尋返姑蘇隨父之秣陵八月初以暴疾卒年僅二十有二其婦陸產一子才踰月耳哀哉時錦雯猝罹于禍呼搶計無所出叉儻居苦貧不能買舟歸殯其友人袁生者適與弔哭乃爲書貽其婦翁陸麗京曰僕友吳威卿側聞故先生愛壻也忽作渡江洗馬言之神傷顧延陵公蕭然寄食不能召一錢旅櫬秋風有

日臨長嘷者三日涔滛且漉耳可奈何藉令盧博不至還孀閨竟斷先生幸早爲討僕誼愧山陽不知所云是時在朝諸公聞其事者莫不黯然流涕

論曰始錦雯與予同庚而得子最早且慧予嘗曰對君家阿鷹益信竹林有後但恐身作劉伶耳迺錦雯落魄南中復有延陵之戚視予膝前寂寂者更增一慟矣悲夫然以威卿美如冠玉而又有文好行其誼謂此年少必臺閣中物也迺竟秀而不實荀卿非相之論其信矣乎烏虖

沈弁小傳

沈弁字鳧士杭仁和人也曾祖御史楠祖恭政朝煥父太學生宗培字不傾者古畜書有詞學翩翩佳公子也初不傾嗣昏于柴爲吾從姊氏姊氏歸沈亡出其側室某生弁未幾不傾謝世故弁幼孤育于吾姊氏方兒時天性警悟姊氏絕幸愛之稍長益倜儻有大志覽古今書史輒自欣解下筆不欲猶人已卯歲曾執業予門以事中輟既而從胡彦遠遊甚鄉往之稱高座弟子弱冠補邑諸生所持議駁駁欲折老生角矣逮申酉之變弁自念家世衣冠絕意進取因剃

髮爲頭陀托跡方外時有感奮即搤腕流涕曰彼魯仲連韓國子爲何人哉其意槩卓犖如此類居平喜結納賢豪長者不屑家人生產其先世鄉居遭亂宅燬于寇蕩然無孑遺然其輕財重交如故當世咸多之弁始學爲古文然未成家小詞得宋人婺致書法宗眉山其後乃與姊壻張　善發憤爲詩頗見風格時有佳句可錄辛卯秋感疾就醫居南屏僧舍猶伏枕苦吟不休然年少本病類消渴惑于診家服柴胡盡數十劑竟以不起年僅竟二十有奇惜哉惜哉

論曰沈生雖庶孽則猶我之自出方小時嬉弄予以

爲類其家性何必宅相邪既而隱身抗俗風氣日適然有意作者其所善與談大都近我輩于又益喜是子學必有成乃天奪之齡未見其止過于威明絕錫之痛夫

沈翁傳

沈翁者名士逸字逸真別號廷獻仁和臨平里人也世系本吳興其先有某者洪武中出贅于臨平韓果家始爲臨平人子孫因冒韓姓數傳曰復春公苦貧適以醫自業用能起家即翁大父也父曰怡春公亦以醫名翁爲怡春公長子生而頳拔眉目朗爽絕爲父所憐數歲常抱著膝上指曰異日亢吾宗者其必此兒乎長治毛氏詩試有司輒不利棄去習騎射應武科旋復報罷已獻策幕府從　上補材官稍遷裨將頗有幹畧稱會丁父憂謝職力請終制既念母老諸弟幼屢辟不就陳情侍養曰微臣鳥鳥有私奈

何以千夫長易一日耶闔門自免生計日落因奉母入郡僑居慨然發憤思復其祖業于是挾筴讀禁方日盡一卷得其要領垂簾于市且學且出醫時人未之奇也逡巡數載翁覃思益精病者稍稍進翁爲臨證切脈別白五行虛實抉藏府癥結形氣標本斷死生可治投劑刻效造請日衆聲益以大起先是菰城一士夫延翁治病就診次有一村人在傍蔵請翁脈之其人自謂亡疾翁試脈已顰蹙曰此人怪脈已形將不可猝諱經所謂行屍者也因屈指予短期座客

咸訝之相笑以目不旬日村人暴疾而殂一時咸服
其神棲水胡中丞偶于舟次謁翁目視傾左言微蹇
翁望而謂曰坐有疾不治將深生意頹不然之尋別
去半歲所疾果發召四方名醫治不驗一厥死矣舉
家盡惶急蒼頭奴乃述翁語于是中丞趣使者敦請
翁翁至診視即慰解之曰此不在死法中雖危可拯
也酌予牛黃琥珀人蔘如干劑調攝踰月竟獲痊譚
者比諸越人之起虢太　云里中趙上舍患中寒發
熱中滿胃彭彭然體厖甚不支他醫類束手且臆對
言人人殊因鄉翁乞命翁予獨蔘湯一大劑體稍可

不解趙自請更進蔘湯翁便急止之別予陷胸湯一
服豁然熱除群醫競請其故翁微哂曰此是醫法諸
君顧不察耳頃趙患譫屬可下第內虛不任故先補
後泄之新安張太學子才十餘齡患溲血醫看動指
濕熱予以五苓八正諸方隨療增劇翁至診之曰此
積損致然褚相所稱精未通而御女五體有不滿之
處後來有難狀之疾是矣且經曰虛者十補勿一泄
之淡滲下竭其何以堪乃與王人豹悉屏前藥爲處
清補平調之劑應時加減兼令慎起居節飲食經歲
溲差吳中一富人卒中仆地不省人喉如曳鋸口張

手撒觀者咸謂痰厥將投星香活絡丸散翁切脈久
之斷屬氣虛若從痰治則逆而剸之刃矣其家狐疑
不果翁自處蔘芪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躬爲調煮
坐視服之盡一劑知二劑良已富人叩頭扶服德其
載生也凡翁臨診裁決所全活多此類然持論平易
所至不求赫赫名性隱惻赴人之急寒暑風雨絡繹
塗路未嘗以事爲解士大夫亦以是爭重之爲置橐
中裝毋慮數什伯金翁緣手散盡晚年乃就其故居
之旁搆園池爲娛老計疊石引流養魚畜鳥蒔果木
雜卉曲欄小閣日抱琴書坐臥其中有好事者過之

置酒談笑竟日夕致翩然亡倦也少子謙文弱
有美才最工詩詞人事小間不廢吟哦從容過庭時
顧而樂之恒謂韓伯休賣藥長安恥令女子知名而
李廣罷官遭灞陵尉呵止至卿而殺之吾老矣得携
若屬葛巾草服往還田野間即何與橫金躍馬馳驅
唐突我父兄子弟爲哉故翁自業醫十年返臨平里
居比遭亂益自斂跡白頭曳杖傴而過人絕口不言
故將軍也歲辛卯年六十有六患痎瘧卒所著有翊
世玄機繩樞約言凡數十卷藏于家
柴生曰予嘗觀古史紀名醫多列方伎中儒者故早

之然仲景自長沙太守華元化亦舉孝廉異世談美不以名伐將醫流取貢有同四科沈翁洵長者好行其德何必故將軍哉又予比歲從業習番私家言嘗手列數事就翁質難翁遜謝不敏已日用兵顧方畧何如不至盡泥古成法矣然翁臨病指授輙蔵旋尺寸昔人謂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東垣乃多多益善耳沈翁要爲取衷焉嗟乎持論若彼用心若此近世醫工蔑以遠過也

張嶧然小傳

張嶧然字岱音本歙縣人也少孤依其大父母僑居於杭因家焉嶧然生而韶秀讀書能文章未弱冠補郡諸生始師事吾友世臣能名徐氏學已更從予遊發憤卒業煩斐然有述作之志所著臥雲軒偶槩詩賦雜體凡數十篇東海范文白見而稱之曰是賈董揚班亞也仁和應嗣寅亦云岱音有如此才豈得久臥邪其爲名輩所推奬若此嶧然大父時故饒於財崇禎末家已日落又問子母盈虛非其長也庚寅秋忽生家難爲細人所搆當事者囑其訾故持之不下

卒破產千餘金乃免嶧然中鞅鞅負不平又觸熱罷於對簿因疾發頻瘵復以攻剤增劇法不治乃自力還歙綿延數月竟歿春秋僅二十有六悲夫悲夫以嶧然之才使竟其所學何難望古作者乃今賚志早殞豈非命邪有一子爲　女夫近始完昏後以有事太平溺水死張生絕亡後

論曰語有之秀而不實又伯牛歎其茉菁蓋古之名賢厲疾夭折類未能免也張生遊予門雖未能比名古賢亦庶幾才士乃其死也以瘵疑有物爲焉推本言之嶧然要以感憤入地則汚吏猾工之德各截半

去矣何物足祟哉顧命之不長其後卒斬又不可謂
非天也

張翁夫婦合傳

張翁各浚桂字君燕杭某里人也幼讀書苦貧長遂棄業學估然頗通知大誼娶朱氏尤修婦道與翁伉儷相莊其言行有古人之風始翁與婦父曰鳳樓公者居同里也則習聞朱賢因紹介所親以請鳳樓公故奇愛女不肯妄許亦厤知翁爲張氏克家子也遂以此定議未幾朱歸翁鳳樓公命之曰爾乃幼嫺書禮毋俟予多言往惟孝奉尊章敬順夫子勿以貧故有怠朱氏斂衽端拜曰唯唯不敢忘教既嬪于張靡惰容一切操作以身先之當是時翁固翩然年少家

徒四壁立乎然能彊幹自奮無燕溡懷安之態又得朱氏同心交警遂夬棄制舉藝從事貿遷逐什一之利以奉家二人甘毳必給翁身講廉貯中心慷慨尚義恒先人後已然諾不欺四方客如歸家亦以是大起歲辛酉會城大災張氏廬燬焉有晉人數輩寓貨者不下數千金亦與俱燼事出天行衆議莫敢誰何乃翁獨慨然自念以爲燬吾居奈何累客時晉人已絶望驅而之潛邑矣翁顧跟蹌走數舍各各書券畀之曰僕收合餘燼當次第無負也諸人盡出不意則流涕慰謝是役也大旨本出翁婦朱從臾尤力談者

争高之嗣是鬻產償逋生計日落旋遭母喪循黽勉襄事三黨共推其孝至攻苦蟄唉不敢稍形怨尤宴如也翁天性醇篤婦朱尤能易之古誼方家饒時孝奉二親推讓兄嫂爲諸姪息嫁取資生緩急左右如取如携及遭祝融之厄自贍不遑而于親黨間貧病死喪引手雅力絕甘分少未嘗形德色翁居平稍懷戚戚朱必好語慰勞大抵以貧者士之常即間有拂逆輒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可也翁乃逌然一笑曰有是哉壽頤如初辛巳歲苦饑朱氏積勞感疾殁翁絕痛之自是獨居寡營謝遠城市有一子曰拱樞頗

能謹身養志閉門授徒菽水裁給翁每偃仰一榻或倚杖閒行曰吾老矣安問世事理亂得優游以卒餘年是所願也庚子冬翁年八十有奇一日無疾而終

柴紹炳曰吾友江子道信篤論人也爲予道張翁夫婦行至高迹翁以賈起家然好義慷慨至蕩產償負獨爲君子豈與儒言而市道者邪婦朱相佐以德不愧女宗觀其所爲家訓閨訓二編達識雅向雖惠班論 蔑以踰也於戲賢矣哉

徐漢文處士暨配陳孺人合傳

處士徐翁名偉章字公皖別號漢文配孺人陳氏始翁與孺人同心比德能操作起家善教子已又學佛有效後先但化世以當翁孺人龐公夫婦是足傳也本翁祖籍姚江自大父東川徙居錢塘東川生敬川是爲翁父母曰李媼翁兒時夙慧公媼意絕幸之比長讀書能屬文應童子試不偶會其父老且病謀侍養因去而學賈能精力乘時又頗市義出納持平相然則會必信繇此吳越間聞其名往還都會者爭主翁家所貯積亦易讐徐翁家稍益起矣歲甲寅敬川

公寢疾甚困醫學罕濟勢惶急翁乃涕泣躬禱北斗叩頭爲父請命累七晝夜憂二童子引朱衣入室指翁語曰上帝憐汝誠孝可予奏丐汝父十齡且畀而一子翁愕寤及旦敬川公疾果瘳越明年乙卯子繼恩生後四歲戊午火又三年辛酉大火家薦罹於阨翁佐敬川公收合餘燼日不皇給甲子敬川公疾病復禱不驗壽卒距寅之役十年矣時敬川公遺有少子李媼方嫠居惸惸絮泣翁彊慰曰弟弱小兒幸粗知勉努同產相依當雅力是視不致貽阿母憂也於是秉家作勞尋治舊廬益拓之隨爲季畢昏庚午李

媪殁翁哀毁如喪敬川時辛未營葬盡力先是敬川
公不𧗿李媪檢橐中藏財八十五金遺翁爲治生比
歲屢貴不訾竟能如禮及子繼恩少長翁爲延師課
讀且口授經史俱有法既而繼恩以高才雅遊四方
賢豪多縞紵定交執登堂拜親之誼翁時爲延接談
詞朗豫使聽者心開性好山水登涉頗珍法書圖畫
彝鼎室中畜古琴一張學撫弄或時吹洞簫自娛興
至飲可數斗不醉著爲詩歌陶陶致有寄托儲業流
亞也已卯從　老人學無生遂長齋持律如是者
十年乙酉命子繼恩棄儒生習估日𡖠孺子勉之王

君公非人哉其風操若此居嘗幅巾杖屨與耆宿開
士遊參尋嘯咏翛然有得已丑冬抱病連月臨命從
容與其配陳孺人及子繼恩訣時陳孺人亦無遽容
奷謂翁曰西方樂國予先我逝和翁笑而不荅頃之
乃刎又十年爲庚子冬而孺人亦謝世矣孺人天性
柔婉少精女紅年十六歸徐與翁舉案相莊也事姑
章有禮敬川公李媪俱心宜焉生平耐勞勤敏於家
政凡兩遭祝融重整廬舍孺人內贊有方經營緩急
即脫簪解佩亡恡教子繼恩如翁旨不憙姑息其後
翁務禁學孺人亦習梵唄修淨業白首彌篤燕居亡

事時命繼恩說內典宗旨多能解了今秋疾作伏枕
者踰時其殁也頗亦信西歸者怛化如翁不異云翁
少壯以廢貯起然豪舉不羈孺人竊順逆其意亡幾
徵作色中年慕苗慷慨舍業扳貨人孺人樂相從臾
晚而息心以蓮社爲歸孺人復能同室唱和生平遇
子婦慈待親黨周繼恩棄書遊方外尤心許之長孫
汾最愛弱冠知名孺人獨戒以醇謹于他世俗紛靡
泊如也翁春秋五十有七孺人盍九齡今年六十有
六矣有子男一即繼恩爲仁和諸生今稱隱君孫汾
能文有祖風諸季孫倘振振嗣武翁之後其滋大矣

夫

論曰人情教子恩勤莫不願通顯而徐翁夫婦獨安
繼恩以隱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又其歸心身毒脫躧
去來庶幾于見道者雖後人聲益藉甚乎乃其覘驥
馬板輿何等也烏虖時比峴山不虛耳

外姑崔孺人傳

孺人崔姓諱濟其明星子令霍陽公季女也霍陽公有三子四女孺人最愛生而豐下頁傑氣十年就內傳通章句大義頗能指說古今臧否喜闊達有丈夫風槩不肯計校纖細中外奇之始霍陽公公車久次遊士大夫間爲治槖中裝即歸遺其愛息他女公子謹藏篋笥孺人則受輒散去或轉用爲壽暨奉諸姑伯姊驩曰是銖銖者奚有哉霍陽公以此益多其意所賜予又過倍如異時年十六歸于張爲外舅郡茂才維遠先生先生弱而文故望江公季子側室莫出

也孺人歸先生嫡姑已喪惟其姑莫與庶姑王在望江公則又耄老諄諄性儉簌督責諸子婦嚴乃獨宜新婦謂其莊而得體姑與庶姑及諸娣姒各適所欲退無後言其處嫡庶和少長有條若此束髮事先生相得驩甚然切磋受書經紀寒暑彌增伉儷之重已先生抱羸疾禱祀不起是時孺人齡方二十有七以欣枕尸而哭頭觸牀呼天者三僵踊殷殷田田且踊且哭旦晝不絕聲頹卓爲之脫矣既念堂上老遺孤藐小蓋不當徙死乃彊進粥飲扶杖而輿卒部署喪奠至竟上顧老下鞠幼孤孤稍長身自課讀執業小過差輒撻記之爲延致賢師傅如族叔秀初及長橋二虞嘗教坐西鄰孺人隔帷獨拜之他友教諸公亦復於館如歸束脯而上必腆雖暫至一飯甚設月言講習益治具加虔後先拮据毋慮損家財大半恒曰愛子教之義方奈何令學爲守錢虜邪自稱未亡人斬斬門內獨有一子亡女乃丐其兄女二爲已女憐愛不殊所生其長者尤篤委之家政慎重擇對嘗數奇一日炳偕家仲偶過其子與塾傅劇談孺人竊從屏間見心覺之詢知姓氏曰吾女向蹇數偶此子對面熟相其才足依也或有以貧爲難者則謂壻貧且

清故幸有成立壻富且濁是重辱遂決計許字其明年炳復不第落魄家徒四壁立亡有孺人載一慰勞竟俾授館焉且約戒其女毋慢毋逸而形于德色登堂執幣夙夜凋起居肅如也居平動持規矩御僮僕婢妾絲有恩紀其順氣拮使必給服御飲饌賓祭饋遺欲修以絜中年乃更茹淡素習禪誦奉優婆夷戒頗敦俗崇禮亟勉有無比歲歉不登家計日落垂遭亂虜驚因鬱抑得末疾乙酉五月傳北兵渡江倉卒避之皁亭山已更走平湖僑棲張家里兼患滯下寢劇瞀留之際猶呼其子告之以正且囑後坦坦而逝

恭死不可及亂命可稱朗達者乎孺人生世冑嫡裔門習見華盛饒逸樂然頗能裁之以禮事父母姑章兩號日孝中道喪偶斷然厲節雪涕襁褓中撫有而孤族姓支屬陰㗊其遺貲謀所爲齮齕萬方孺人特立亡恐彌縫獲全然終已善遇之不忍斥玉名且性好施予振人乏絕煢獨孤老贍之終身卽中表疎屬才通聲問有所緩急藉手未嘗權子母什一或并棄責如忘矣其待諸子姓惠而弗偏撫從子堯克如家督常令幼孤而兄也可父事之其梱外小大咸稟臨務屬分遺田及屋視其子有差至不使炳獲偏館甥

不鄙陋客禮有加焉且甚愛女依焉朝夕然自歲時勢問外未始有私贈遺尺布斗米義不以堦失于愛人以德禮多于財亦庶幾知炳得大體者矣原孺人仁心達識厚施在人而竟用客死死之日不遑其貍首笥無留袂襦也悲夫悲夫所云天道報施何如哉先是歲辛巳比舍旦火繚垣而焚屋椽盡爇光炎炎熊熊勢皇急不可力撲乃首北風俄反南風把贏瓶濡縷煙焰以息或云望之有黑雲若堵墻者厭火上火立旋却里巷中咸謂張寡婦有神靈廬無災人康寧也然能却之于天不能已之于疾神理有驗有不驗信乎然孺人以一孤嫠持門戶二十年所行鮮缺數凡親舊鄉黨聞訃逆喪比及葬靡不洒然出涕變色易容者于生之事卒之事可以觀德矣

柴紹炳曰始予覽史傳如湛夫人截髮共客卒成子令名而陸智初母殷勤義方斷葱割肉不稍苟何其烈也至若張貞苗夫人遴拔女夫不以貧賤置求我庶士逮其吉兮合于國風摽梅之旨矣乃今觀于崔孺人又豈多遜哉方之于古宜其垂裕嗟乎簡堦得僕誠綠綠而子堯　方剛善克家者也今年更舉一子望而知英物語云盛德之後必大其在是也夫

沈佩燊孝廉墓誌銘

同郡沈子佩燊余所見事友也以名孝廉一署臨海邑學博卽罷歸里居者數年于丙午歲之杪秋感疾以殁余聞訃走哭喪次見諸孤佳徵等哀毁盡禮涕泗交頤言不能出詞余深嘆息謂佩燊有子如此必能善繼述可以發其幽光矣閱一歲爲丁未春佳徵等將卜葬先人于某山之原而手狀行實扶服過余泣請爲誌其墓余誼不忍辭按沈氏系籍仁和本自宋南遷至明弘正間有司䂊公鋭以甲科起家稱名卿而沈始大鋭子儀爲清江令亦有循吏聲儀孫瑞

麟舉進士官四川兵備僉事以經學廉節聞佩燊則僉事公曾孫也父曰處士公諱從雲母曰呂孺人生丈夫子三佩燊其季也小齡舉止異常兒稍長即自力學善屬文弱冠補郡諸生屢試高等學使者劉公允賞識之家故貧立意刻苦寒暑不輟所作皆本經義有體裁年二十七舉于鄉聲譽益起佩燊爲兒時卽慕范文正司馬溫公之爲人嘗著先憂後樂論以明其志已見世俗頹靡慨然欲以身振之師事劉念臺張受先兩先生與郡中同好互相砦磨是時佩燊年方壯意氣甚盛又負通才能爲人緩急丞正發憤未嘗稍避以是四方咸慕重之其居家事處士公盡歡喪送以禮歲乙酉臺檄知鄞縣辭疾不赴益薄宦非其好也壬辰就計偕中會試乙榜念呂孺人春秋高須祿養因謁選得臨海廣文佩燊旣下車未嘗菲薄其官治學宮積圮其教諸生有法士皆畏懷臺使者慰薦交至戊戌載赴公車會邑有譽部議坐解職尋遭呂孺人之喪幽憂卧疾而佩燊于是乎倦遊矣里居惟杜門課子讀書其舊廬有方塘白水修竹茂林佩燊又壘石成峰中開數徑栽蒔花藥日以灌園爲事四時雜卉繽紛魚鳥狎玩而秋菊特盛每

花時隨樹之高下圍列座上數重幾千百品爛如簇錦對之應接不暇佩燊時手一卷坐卧其間俯仰吟諷自樂也良朋至輒一舉觴或餌菊佐酒清芬出齒頰客主互醻醉則卧于其旁醒則復飮遇無酒時或清坐相看竟日不厭興至屬句卽拈書屏障唱和極一時之勝擬諸彭澤輞川當伯仲間也如是者蓋十餘年去年秋正當菊候爲沈瘵所苦名花寂寂而主人亦已捐賓客矣悲哉佩燊諱堯章別號玉岩享年五十有七配宋孺人生子六其存者四爲佳徵纘徵俱郡庠生次　徵出嗣次禧徵生女三一早卒其次

俱幼隹徵天才朗秀嫺禮度不媿佩𤔡子也佩𤔡貌不踰中人儀觀詳雅本名家中落及其身能自拔起以文學氣誼顯于時雖才不竟用而身安棲逸有仲長樂志之高教諸子克繼先緒此豈可與世之槁項黄馘沈埋窟穴者同年而語哉是宜可誌且銘

銘曰出不必金馬門處不必辟疆圃行不爲絕俗而實有其文年不登中壽而名與實存吁嗟乎爾其妥于斯宅今以庇賴爾子孫

處士德聲張君暨元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己卯余獲倩館甥于張氏始與德聲君遊德聲于予爲內從弟然久而弗狎比遭亂所爲友誼益篤方引爲中年道侶烏虖其遽銘之窀穸哉按德聲姓張氏諱光鑽杭仁和人也治書不就亦不業賈然喜玩法書名畫及斋古彝鼎又獨善奕奕有巧思去國手不數道居平落落不肯以執藝名在所動持禮法能孤立一意其質論甲乙可否斷斷不稍借衡量報施銖兩而移人亦以是少之然爲人大節亡虧拘矜咫尺承先人遺業而謹身節用不棠非分其天性狷者流也今年夏仲忽得疾連月沈困比予載省之蕭

側伏枕然口不肯道劇會所知有言者猶掩耳峻却如異時立秋日余復過胗乃爲流涕稱訣且曉以死生旦暮遐蠕亡爲也德聲亦遂覺寤因召其群從子姓處分家務爲遺敎數條神氣整暇且有知過之言已屏藥待盡逆自尅時以其旦日灑然而逝春秋五十有二德聲元配吳孺人爲文學　　愛女所裝遣甚厚乃孺人歸張事德聲惟謹絕不敢有慍豫色始余婦張于孺人稱從嫂又比屋居也俱號能莊且攻苦疑啖杭俗冬月禦寒預治炭墼供火且孺人欲省儲

直嘗手自摶埴他所操作類此庚寅冬感疾已篤德
聲慰勞之猶曰妾幸強起終事所天亡他求願日益
飽萊羹足矣三黨中聞之皆為一哀雪涕然竟以不
起孺人歿又十餘載而德聲亦謝世其節嗇蓋夫婦
同德為本德聲生長武林名族祖望江公父夷白公
皆郡文學世有衣冠其家產不啻中人生平疑約損
過當又狹中矯俗頗類硜硜者然迹其躬閱世變恥
談聲利以古道自居出入著處士服褒衣幅巾寒暑
不變卒能持此始終其奕在能品未嘗曳裾貴門矯
拂時好競伸其志豈與夫脂韋謬巧以取世資者邪

德聲有一子年十八以瘵疾卒于喪次三女長適諸
生楊　早歿次未字俱吳出繼室孫氏產一女又
次未字先是德聲遺命以子鐸疾深擇其兄之子錫
為嗣茲錫　卜庚子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奉
君暨吳孺人之柩合葬八盤嶺山之陽而以子鐸祔
葬其旁因丐予為志予觀今世親子孫致祖父暴棺
淺土者比比皆是或數世因仍至朽骨不堪問今錫
以嗣子能奮然破產營葬舉不失禮亦賢矣予故
志之且為銘
銘曰處士之貞為苦節孺人之勤為恒德貧哉令匹
宜同室而子雖殤依於側千齡百代毋乏食

張文學俊卿暨元繼配　吳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在某月日俊卿張子卽世於是既如干年矣其從
弟公錫率而子錫　等卜吉某山之陽始獲啓先亏
並　吳兩孺人之柩合葬焉予以交親有素敢次其
生卒本末而勒之幽宮片石按張子俊卿名堯克於
錢唐邑諸生也張本武林華族代有顯者其曾大父
曰渤海公為恭懿公同產大父曰望江公父曰維遠
公三世皆文學不失衣冠風範俊卿為維遠公中子
生而警穎稍長讀書益彊記姿形頎秀而精悍過人

顧好跌宕多少年之戲不肯伏首下帷搦管為文輒
能標置為前達所器迺阨於有司輩報罷然其才分
開敏不屑鄙儒小拘席先世餘業豪舉自憙破產靡
金所至選勝高會卽北里梨園一時名部靡不絡繹
指使又性解音律善於品題色藝延年郭舍人之流
抵掌抗喉蔑以奪也天啓中方春二月西湖桃華盛
開俊卿迺與諸公子連舫夜遊張鐙花下流蘇五綵
燭景參差水一方爛熳如畫歌管酒筵更唱迭和當
是時傾城出觀比數宵旦大隄士女殷殷闐闐不絕
蓋遠近豔之及崇禎辛巳夏嘗家居被火掃地蕩然

其旦日迺更携中外群從策騎看山於沼提止宿飽
啖楊梅對床調笑亡幾微不平之色其胸次如此已
不數月旋營新搆所知客競相嫣助醵飲落成樓閣
帷帳大都閎麗踰異時俊卿雖偃蹇縱披然生平凋
達多智數卽有緩急請求咄嗟立辦其以事居間動
中要領發乃陸於士大夫人故以此倚重所驕予不
訾俊卿自奉艮厚且饒聲伎之娛不肯蘉惜至遇所
哀憐窮交排解一切不問有無或損橐營救解衣周
恤故婁致千金絲手輒盡慷慨好施亦其所長也俊
卿與予屬爲內兄弟與趣畧殊然以大誼相取頗類

張伯松陳孟公之交各行其意無間親好推財急難
終始彌篤予于友生伯仲間未嘗不引爲知己云猶
憶甲申五月初俊卿方張樂讙飲座客滿堂而予以
舊遊過訊適聞先皇帝之難因踉蹌告變俊卿愕眙
相鄉流涕罷觴既而滄桑改革慨然謝去制舉業家
苦中落潦倒不自得逡循數歲竟死春秋屢五十有
二年俊卿始娶　蚤歿嗣娶吳亦以乙酉秋先卒兩
孺人俱舊族淑媛無忝伉儷之重其側室存歿尙有
數人子男四長曰錫　元配　出次曰錫祉繼配吳
出曰錫　錫　俱側室　出俊卿既歿所遺產不過
中人身後諸子多苦食貧者故卜葬遲之又久始俊
卿莊事叔母崔與其從弟公錫友善死之日屬以諸
孤今公錫克襄大事不負其諾矣烏乎俊卿本以名
家子束修治經而性度飄舉好稱計畫以豪傑自命
少時使氣相傾或迹類輕俠然中年頗自畏約其慈
愛激于心本振乏解紛予所見爲德不鮮及時會遷
流傭保鵲起使俊卿稍一委蛇用其未足卽何難躐
致華顯而畏足杜門自甘窮老其去就有足多者此
豈與於婞阿時俗而自號儒行中庸者哉予故不辭
奮筆志之且繫之銘

銘曰咄咄張生豪士也而不必中行茂才也而不必
國卿一坏之同穴也而不必非千載之佳城以藏以
寧以穀而子姓

陳配謝孺人墓誌銘 代

予內子沈之母曰陳太君有弟曰君 少府葢盛德長者也生平遇予有加余亦以丈人行事之且稔知其門內雍睦德配孺人力居多焉孺人歸少府以婦順母儀聞于三黨閒予內子以女甥時時過從倫聆其德訓而予不佞亦每登堂修敬親炙徽音私心景企以爲不媿今之女宗先是予以葬母請假南還道過武林郎僑寓廡下比竣事北上復留信宿時少府方有遠遊予內外百指假館授餐咄嗟立辦然孺人已感微疾予與內子登樓省候猶欵曲如平時神明不衰詎意余甫至河上而孺人訃音至矣內子聞之聲淚俱咽予亦不勝嗟惋以爲天道有知何奪少府賢內助之暴邪尋遣一介修生芻薄奠而并爲長歌哀輓焉廼者少府公歸爲孺人營窀穸而且手勒爲狀屬不佞予誌其幽宮片石予忝葭莩之戚又辱高誼久會城往還習聞孺人賢行莫予若者雖若椎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孺人姓謝系出東山望族故都閫用和公長女也生而淑惠有至性幼習姆教工女紅兼通書史大指有才辨人多以道韞方之用和公心奇此女必爲擇佳壻時少府以弱冠北遊與用和

公邂逅京邸一見絕重之遂以愛女許配由此孺人卒歸少府公爲新婦裝遣脩恂恂有以自下者甚宜其舅姑親族三黨俱禮而安焉是時少府公尊人方與伯季析箸食指苦不給孺人則出嫁時裝以助經營君舅君姑並多之已念女妹幼輒代姑訓課刺繡條桀有則及遣嫁也復損奩具爲贈既而少府君客遊孺人即代供子職晨昏定省甘旨是供少府君歸起居堂上未嘗不口新婦能矣已少府公奉父命侍母逆妹氏入都其尊人獨留家居感疾綿延數月孺人不解帶而養比舅沒治喪成禮少府公聞訃奔喪還里尋遭母病不起家變薦罹少府公毀不欲生孺人則又力襄後事兼慰少府公爲強進一溢米及少府公免喪遠出門內大小一切唯孺人爲政春秋伏臘享祀必虔親黨好會餽問務誠以腆至財用出納纖悉有籍未嘗濫爲無益天性樂善好施親黨緩急必周其他交易假貸多務平恕嘗捐貲預製佳藥以丐病者又好生戒殺遇事輒爲便利遇擬獲下賤肅而有恩其持家得體多此類少府公得子稍晚孺人愛之加等然小時必教以義方至延師課督朝夕不少替有女子子二訓以內則爲擇壻遺嫁豐約有準

遇壻必以禮規勉勖持大義此皆余丙子輩所時爲稱述者蓋聞見無異詞焉又孺人素嫻禮範更具遠識卓見始少府公謁選未任尋遭流寇之變失意歸籍孺人獨慰勞有加曰亂離相保白頭夫子幸甚願在家鋪糜耳未幾東南苦兵有欲避兵渡江者捋少府公偕往孺人堅持不可曰大難居城何鋌而走嶮爲其後家族無恙少府公既已倦遊期裘褐終老則時時念其父用和公垂白滯燕竟用客死孺人居喪哀篤遺橐無利焉諸弟表裏無間比少府公里居被構不無小不堪孺人輒譬遣之曰容忍爲福于横逆又何難焉中年歸心釋氏日習禪誦又虔持一格絕功過至夕必書以自考鏡與少府公居室者三十餘年始終相敬如賓近公以目眚杜門屏謝賓客惟孺人左右調護進以藥言白首伉儷庶幾良友而今一旦弃捐中道雖親黨聞訃莫不摧心隕涕少府公亦安能愁然效莊叟之達乎孺人生于云云然孺人幼爲淑女長爲賢婦老更爲慈母才德並優可師可法自當播諸女史百世流芳即有書者年不朽者名宜足志也并係以銘

銘曰東山令族實産賢媛太丘華胄聿求厥配姆教夙敦婦順克戒母儀內贊道足風世夫子薄宦禰翟未膺裘褐可老栖逸何懲二竪降割藥餌無靈天奪良伴悼亡斯興修短惟數顯晦在德女史不刊永垂金石鬱鬱佳城厥妥兆域啓佑後人本支千百

書

與越中潘獻赤論詩賦書

獻赤足下別來無恙采葛之咏足喻離懷兼辱手削以齋栝多暇唯優游詩賦為務而用是下詢及僕且云中原搶攘聊足與撰要之此道亦何分治亂淵雲巖樂鬻黴朝列陳王應劉儔對兵間世有汚隆咏歌毋廢故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君子焉可已哉然而有意為之殆非造次伏習眾神巧者所遜畫虎刻鵠難取近似師匠欲覷鑽仰何既此古人所以貴益友

也僕雖識慙先覺學䢈同方其在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願布裏言唯左右者財幸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六義所沿浸淫愈廣大氐托體於風人拓宇於楚辭辭取鋪揚謌歸麗則者稱佳耳長卿子雲頗臻其妙班張而下亦為近之六季及唐漸尚聲偶然纂組繁豔致有足觀至於十室之邑借理自文斯害也已近世王太倉有言賦不患無意患於無蓄不患無蓄患無以運之學者指南䢈在於是詩則源流既遠顯工益難約而論之古風以選體為尚五古自宜分代讀之從俗稱選體耳近體以唐人為歸謌行則樂府之遺也其間細析則四言首唱正宗風雅懿密清潤可云具體五言則遺篇十九河梁錄別意兼婉淡味實溫醇建安黃初此其殆庶要以氣質為體不失言情江左而後才藻迭興古風漸遠其流泒亦異七言謌行不乏取才而馳驟以法唐初諸家頗沿陳隋餘响若音節頓挫終歸沉壯古惟子美今或崆峒律體五言差得雅健裁益兩字便難措手大要用意欲妙使事欲婉旨趣冲融風格遒美盛唐作者猶不數家杜陵老筆間開宋人門戶長慶而下率易偎淺殊愧斐然矣五七言絕句以四語之中自備起承轉合貴其使事超忽落句

淵永發端赴節每在有意無意青蓮少伯之後又有滄溟殆入神境然較論兩難五言猶甚以其節短蘊宏也樂府之傳古今異代體撰所自備於弇州數言中間巧或累拙俗偏入雅叔敖衣冠新豐鷄犬擬議變化獨解者能知之耳此則折衷曩籍商摧無乖以我嗣音尤存善學切磋指究宜祛五病一曰枯寂指避據實趣尚矯枉鍾字琢句祇取尖冷郊寒島瘦未免貽譏竟陵一家更嫌偏袒欲砭俗腸徒便儉腹其大不可者也二曰譎迂寘搜僻事生拈險韻相目姧音坐入鬼道長吉創調猥云少作昌黎玉川老不曉

事矣近如豕悅徐渭才不過古動自矜怪使人欲嘔耳三日俚拙矢口行吟謂當諸彙書章經句酤不入情以眉山才子尚後未能免俗若道學諸公東西塗抹備臻惡境實風雅之不幸也四日卑靡爭妍隻字假媚片言王臺宮體猶有古遺花間草堂但涉纖致若以此入詩便遜兒女情多丈夫氣盡五日滑熟規摹聲調宛欲上口牽篇一轍了不異人夫百年萬里何李習見我輩中原七子慣稱堂奧既窺便須自有開闢襲彼陳言後口佳咏豈不味同嚼蠟哉是故從事君子捃摭欲博師詣欲高樹立欲堅經營欲苦討

論欲深邃之而又久耳苦在心爽徐應手以幾作者之林不難矣況足下天才卓犖閱覽博聞稍一尋究豈不事半功倍耶僕不揣僭陋願幸留意擇之炳自

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蓋聞古樂之亡久矣自先儒論著言人人殊今得足下輯爲全書折中一是使千聖絕學墜而復明不啻退蹤元晦方駕季通而已炳伏讀再三如登泰岱沉滄溟祇嘆高深莫窮底蘊何暇妄生同異哉然學者有疑必叩不容緘嘿敢申筳擊一發洪鐘幸進而教焉足下書凡二十四目炳未能悉究至歌聲詩譜一篇似爲創獲鄙懷未安何則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因詩以言情而作當吟咏合節與金石管絃相應故倫次不紊協

和人神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然則先王制樂豈有不以人聲爲本者哉人聲喉中宮齒中商牙中角舌中徵唇中羽奏之律呂自然合符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夫感物而聲形者即詩言志也聲相應故生變者即歌永言聲依永也變成方者即律和聲而曲調成也比音而樂之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愚以爲凡制樂者先以詩歌合律而

後可播之樂器參於舞容今日歌聲有五止依清濁大小高下之次而不計本詩字音謂以律節聲非以律隨聲揆之於古將無小乖耶夫詩三百篇爲樂之本風雅頌各有所施其調不一伶人作奏豈容回易若謂詩無成格隨歌而諧則詩調本宮歌者爲商恐無此法也足下之論其一以聖賢作詩祗辨義理不顧音調故詩成而俟伶人爲之節宣其二則曰王者采風童兒婦女皆有謳咏彼又烏知協律事哉愚則以經教不同其用亦別如春秋紀事二禮坊民言有倫脊無取諧聲至詩歌合樂必講音律作者之始斷

非任臆且古詩之流變爲樂府橫吹清商調難混一孔公所正例此可知古昔聲詩相習婦孺不乏解事者故太史於合律者采之義足勸戒體備風雅也況周代數伯年婦孺之詩能幾必謂此曹無與協律即兩漢以降如唐山夫人班婕妤輩優爲作者何限曾謂周嫗衛姬惜然叱爲耶又詩以言志聲乃因之故哀樂喜怒感物攸殊殺緩散厲成音爰別倘聲由律節事在歌工殆無情志之可言矣夫伶人之歌聲必因詩章之音節其間不可徵爲刺拗使就調叶若以本清而高者歌之使濁而下本濁而下者歌之使清而高夔倫復生難此喉吻足下云均一關雎之詩以黄鍾起調宜下而濁以應鍾起調宜高而清全不由字而並斥紫陽氏之首尾二字壓入音律夫以首尾二字定全調於古無考至謂三百篇全無本調可以臆歌亦說之難通者也昔漢初有制氏世在樂官猶能紀其鏗鏘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唯習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篁是古者歌詩音節篇體各殊後代失傳談何容易至所訂於穆一章以夾鍾七音周而復始如此歌詩便屬死法夫人可能雅樂之典何須神瞽足

下之意徒謂記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之文準此循環便爲和律愚則以樂之有五聲六律猶食之有五味六和衣之有五色六章也其曰旋相爲宮者蓋以五音互攝及施之於調則以某爲君而某佐之耳如春食宜酸而苦辛鹹滑毋相調爲劑夏服宜赤而青黄白黑玄相間成章正爲錯綜無容典要而謂聲必魚貫勢成轆轤以斯言樂恐失則固已原歌者緩急上下曲止倨句氣叶神行通乎微渺執此譜例譬則膠柱鼓瑟而求音之和寧可得也足下經術淹通夙優神解著書樹義必非苟然猶求之寸心質

諸典記往往抵牾似著敗絮入荆棘中故敢直而布
之矢望有其狂瞽不惜指示使條貫畢昭發聾振聵
其爲嘉惠匪淺鮮矣不勝顒望之至

再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紹炳頓首白潛齋足下炳昨以尊著樂書間有可疑
者徑陳請質幸荷裁答俯采其一餘則以次見駁炳
發函卒讀亦知有道冲懷原無固必覼縷言之相期
發明大誼而已炳何敢不敬服來教而重滋悖辨哉
然平氣以思未能釋然别又求之往籍與二三同學
者互相商榷其於尊指終難合符故復條而布之附
於朋友講習之義惟高明裁幸甚足下論樂以詩與
歌離而二之故曰三百篇各有所宜全不因字夫文
字聲音相爲表裏近毛氏韻指云無文之初因聲而

立字同文之後即字而審音詩歌者主於聲音而不
離文字者也愚亦謂緣詩有歌音節相合每篇當有
成調雖不若近世詞牌曲名而章句可譜作者與歌
者非風馬牛不相及也子夏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不其然乎足下謂廟朝之樂宜黃鍾大呂
鄉射宴會則用諸清宮此説允矣然必其詩先合此
調而後可歌攷諸儀禮春秋傳如武桓賚諸篇奏於
廟廷關雎葛覃采蘩采蘋諸篇遍於燕射鄉飲其調
與歌正不容離而二之矣豈得謂歌者必按律而作
者勿審聲耶足下又謂詩歌所本多由男女各言其

志由夫織婦何能解律炳則以公覩其一未覩其二
也凡詩之采入樂者兼有四能言情中理修詞協律
是也情者哀樂所攄也理者美刺足訓也修詞者合
於爾雅也協律者中五音六同也夫情理二者可無
此彊彼界若里俗鄙陋方言襍糅自古及今均難比
而同之今觀風雅所列江漢齊魯諸聲不殊婦女兒
童擒詞有法而獨料其疎於音律用諧宮商耶古者
行人采風太史比律登於弦管致非漫然而謂巷曲
謳吟矢口而作不得方於後之唐山雍好試取三百
篇若草蟲竹竿小星殷靁雚覽而諷之槩出於當時

村婦里媼否也至謂周公作詩但重意義不求合律
夫意義與音律何可偏廢作書可以不必音律而但
申意義如公之作無逸大誥是矣作詩則有意義而
必諧音律如公之作七月鴟鴞是矣故無逸大誥但
可須耳七月鴟鴞乃可歌古稱聖人身爲律又公爲
制禮作樂之祖而難於審聲乎哉若云公優爲之不
以此立教使民從律而傷義荒務此又未然詩歌之
作也以字求之則有聲以句比之則有韻以篇章按
之則有調今謂粗堪叶韻聲調無拘使聲調無拘何
不弁韻而廢之古作者既能叶韻自然按律成調而

云拘於聲調非言志正德之本夫皇極之敷言與箕
子疇諸章使人吟咏合節非皆宣滯導佚之資也而
何疑於詩哉古近詩體雖復懸殊有其爲之不能矯
異即如堯夫晦菴諸公爲律絕小詞亦皆俯從厥體
居今稽古畧可通已又云按律可譜無緣歇絕孔門
授受曾無言及是又非所以相難也新聲代作古樂
漸亡杜夔四篇晉後莫解如漢魏樂府唐工不復奏
李白清平調王維鬱輪袍爲伶唱各部至宋人便巳
小異即曲家統以九宮十二調求其說不能盡解豈
爲世無其書俗不相習歟三代綿遠何怪無徵然炳

以樂府諸曲例其殊部非欲混彼雅鄭第謂調有各
施耳足下又云漢郊廟樂歌亦未嘗逐字協律如項
羽漢高拔山大風之唱便可歌和豈必審聲立調不
知樂律之起本於人聲哀樂所發長言咏歎多有自
然節族先聖創作即屬蕭規後賢起之轉相祖述第
其調簡韻寬非若晚季新聲繁寄故聲成文者往往
暗與律合必非任臆妄作輙聽歌工也即如楚漢二
詩音韻井然文采斐亹較今之士大夫率爾吐屬正
復異矣按漢唐山夫人依楚聲造房中樂又武帝命
相如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而依違於楚其賦

秋風詞亦不出楚聲是可知審聲度曲本作者之事而匪任優伶爲政也足下乃云詩欲合律先儒無此說卽開元詩譜首吻字叶黃鍾次吻字叶南呂關關二字亦然然愚所謂調者原不定於逐字附律而亦不離於因字成音如彈琴吹笛一曲之中前後同字不妨弦空互換此卽前說意爲抑揚以諧本調然審而聽之字音固在耳若謂歌無關於字音而全廢詩調則過矣宋太常楊傑曰八音律呂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言人志詠以爲歌而五聲隨之是曰依永律呂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

器以寫之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新安朱氏曰詩調以首尾二字定某宮如七月流火起七字是清聲末亦以清聲結之五月斯螽起五字是濁聲亦以濁聲結之觀於二家之說卽字審聲審聲起調明甚而云先儒曾無其識創自近人黃積慶然歟否耶又謂詩章本高而清者歌可濁而下本濁而下者歌可高而清則引清廟之瑟及鄉樂不用黃鍾爲據然此特言其大體也豈謂清廟竟無清音鄉樂全無濁音歟且自秦以下唐以前樂惟用黃鍾一調倘如尊指則清聲反絕於後代矣卽以旋宮法考之黃鍾而下以次

遞殺無清濁畫一之聲所謂旋宮云者弟以某宮爲主餘音佐焉自無陵奪之失已具前書近王尙書延相號精樂律其言曰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如周禮祀天地神鬼並無商音頗與韓論合抑戴記五音旋宮與五味五色同例倘拘於相生之次首尾排比則食酸者必投以苦鹹辛苦衣赤者必間以青玄黃白耶故李太僕亦曰必若宮生徵而徵生商則誰調宮而誰調角其言是矣而

足下云十二宮非十二調而何使十二宮調只以七音相次終而復始喉吻脣習子又何取歌而善者哉子貢問師乙以歌聲所宜乙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足徵古詩音節不同歌者各揣所宜如有神合似難以膠柱之法求貫珠之工矣足下盡排羣說自信獨見語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吾不知於理果平否乎昔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道合志最相厚善至論樂則論辨往覆迄不能決今炳於足下素所兄事未敢妄肩馬范尊著樂書亦皆佩服覽領自

謂亦不得不唯此一節蓄疑未融且慮後之學者亦不能亡所差池以生異議也故敢悉意重叩惟足下明教之紹炳載拜

與毛馳黃論詩書

僕前以拙詩奉教辱爲批削兼有規勗知我愛我莫過於是僕雖罷駑敢忘鞭策但愚衷有見不容自嘿擬畧嫌疑特申質論高明度無督過也僕自學詩以來近十年所雖望道未能然歷觀古作者以自考鏡大氐氣格爲主色澤爲輔色澤欲新氣格欲老新故不厭華腴老亦時存質直且下語有本色使事有當行無容貿易更求彫潤正如引古賢則細按無忌之句不加於驃姚伏波咏時物則枳壳畝冬之吟難掩乎芙蓉楊柳也匪事亡窮而刻意不已必且冥搜類

書博證韻譜短章涉趣片語爭妍華乃累質纖亦傷巧矣斯道折中嚴吾極推足下每所引繩靡弗歎服項則甲乙篇第似乎偏尙雲間三子之製艷逸相高務目新體矯枉太甚亦復是累愛而知僻古以爲難芳草多所謀古體中作何位置火照紗幮人影紅小詞致語耳彼集中兢爽不乏名章而擭以闘閣情多相爲稱說然則四始所訓徒尊國風而善作新聲便靡雅奏乎僕詩追琢罕加指擿難罄倦爻面目曉然自知第若白眼途窮蕭側貂裘等語（余襍興有邪令嫂白眼老去哭途窮贈友有客心蹤蕭颯生計薄貂裘之句）謂宜擯棄概屬汰揚此則論

斷雖嚴未能平允者也陳言務去戛戛良難古事痛删遊就滋黯且詩之近體莫盛三唐開寶而還頗多質直錢劉溫李鏃鏃能新然有識提衡捨彼取此何異粉白不去等於婦人稱生土木形骸正比龍鳳彫章質幹輕重何等杜陵老境獨橫古今宜哉政恐粗豪不解俊逸眞憐終屬偏袒難絕後來耳由今以論清新綿邈於不佞誠爲藥言沈推渾樸在足下亦稱韋佩幸毋作增華遽忘椎輅夫師曠審音南風不競季札觀樂鄭音巳細詩聲獻替實關風尙矯持不墜非子而誰補偏救弊言成典型褒貶小過準的奚從故敢剖露區要非以教指爲懟也惟左右者財幸紹炳頓首頓首

再與毛馳黃論詩書

重辱教言係賁井井推陳致新實爲贊裨衣被崖賛藝林歎仰然謂詩體日淪曾累而下楚詞變經漢賦華古樂府極於陳隋唐音流而中晚各自竭才號云能事僕疑於未然也夫新務增華變恥降格今世作者古體師漢魏近體追盛唐企而不及顧欲矯之乎且王臺新製靡加於南皮江右西崑麗體寧過乎神龍天寶摧挽末葉修踰正宗議者重其議也剝釐事離本文心遁更要存風調不關貌言譬諸日月在天光景常鮮終無衽朽之累詎煩翦截爲剏是知詩有恆調亦有通詞明月秋風無嫌數見凉飈纖月三累可憎况易接輿爲陸通更相加曰犬子頭面小差終乖大雅刻鏤求異比諸奇技棘人王楮勞而鮮功且雖有玉樹菁葱上林不以斥桃李之華即有海物維錯大官不以賤魚腊之美何則新而異者可以間出麗而則者要爲給使借謂指不因人美無恆度情思綿婉姿態飛揚詞流所貴風人之遺也體稱賦頌洋洋巨篇十五王昌安從著手又詞家祖禰不無墻宇指高壯者以規模李杜目清綺者以彷彿錢韓彼此調笑各是所師究之三百以降下迄有明篇章次第

諸體各備縱有哲匠何所創更仲尼不云述而好古阿佛罵祖未易輕道矯情新豔相扇風流花間草堂勢必闌入是則每況愈下耳至云不佞自信老境專排新雋規過之言亦似周內借理自文則吾豈敢自今奉教以還僕將洗鉢痾腸沐浴先故資法於國風雅頌摛藻於漢賦楚騷植體於河梁建安茹華於六朝樂苑盡變於初盛三唐而止釆其菁英攟爲雋永勒成一氏庳怍雅宗庶幾乎有志而未逮焉若夫華亭腸斷宋子消魂稱諧妙合謂欲嵩詣終屬輿到之語願徐思鄙言也如何如何凡此商畧貴欲相成切

劘之誼實非悻直高明更有以進之幸甚紹炳頓首

三與毛馳黄論詩書

僕不揣發其瞽論截枉鴻裁幾於匡鼎解頤乎子絕飼身雖老誇敢同克耳耶中間援引古今紛綸諸曾卮言藏蘽待子而三執耳詞壇殆非虗借但馳揚不竭執應茝堅商搉鄭吟尙亦有說陳言熟徑集中比比夫以才非子美而頹放時有氣乏空同而粗率不減原非效嚬實出性近指摘區分了知形穢若白眼途窮貂裘蔽劔一切呵絕則未盡厥心夫語有外景亦有內意景疊則意貳意深則詞顯阮藉發歎廣武馮煖感恩孟嘗錦貂時貴幸舍棠羞彼以哀吟此云

跡薄定哀微詞稍存諷寄不必感時落魄定從同同也百年萬里何李蚤已見憎我輩中原七子亦猶取厥此之科指殊乏因仍温故知新是或一道不蒙洛盡敢辭箋釋倘試尋味可幸寬貰否乎僕才分中下自知粗足性好彈射亦來摰難嘗以文推際叔詩號足下每爲改定諦稱益友然智者千慮愚者一得引嫌蔽私君子惡之故虗中而論僕體製粗具苦乏華腴君波宕有餘微乖整栗彼已逼側耳酸交和柴子茹其菁英毛生嚴夫格律豈不兩善未爲互排僕豈夜郎闖門坐大前此較論每稱吳澂自非故相摭拾

亦緣足下有云吾欲消魂宋玉得當乃已夫變化日新妙應捨筏三唐漢魏亡當一映願學輇文便落第二以矛攻盾言出而忘之耶且足下所歎不在姿致五七絕句獨步一時他凡近體綿婉秀逸或嫌過於錯綜時損氣格昌穀神明獨運鮮諜巨篇浩然踈秀爲宗紬於長律以方馳黃晷相伯仲飛蟲弋獲願效百一謂當矯持初盛師資大家雲間諸咏飄舉不凡終傷婉弱以水濟水私心病焉若以陳宋清綺易我蕪累蛾眉倩盼難可規隨墜露落英尤當餐茹師商儕企庶幾相當耳然芟稾偏嗜眉睫易譏自匪素心

莫申面折君云縛虎我更攖觸要諸明道均爲忠告阿奴火攻元干稍擬僕雖吃談未出下策想暢仁明斷從虛受更宜妙蘊敢在下風紹炳載拜白

與顧寧人論古韻書

柴紹炳白寧人足下前辱車騎枉重報謁於東城蘭若獲遂披覿大樹平生且荷足下一見如舊出示尊著古音一書每相咨盡足下閎覽洽聞覃思懸解洵海內寡儔乃復數裾抵手脫略嫌忌雖昔僑札莊惠之相遘蔑以遠過也僕深慙欵啟俱聆緒論詎敢妄生同異然曩於此事私有詮次莞中窺豹時見一斑兼想暢素心竊附相知定文疑義與析故即尊著所列撥諸鄙懷稍有牴牾者謹條而疏之轉用請質惟左右者裁幸其一謂求古音者必辨方言方言所

習南訛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故耳僕謂語言辨方誠如尊說然古者言雖殊域書必同文審聲憑語言作詩依文字即十五國風唇吻豈能盡符而詠歌未嘗區別甚至甌粵侏㑦蠻荊鴃舌聆其言說絕遠中州而越語楚書載彼謳謠無間風雅豈非同文之治不囿方言哉且尊說以北音爲正北無入聲此元人曲家所爲中原音韻則然以例古詩致非齋畫如林有樸樕綠竹如簀冬日烈烈玄王桓撥諸章皆以入聲連文安得謂同元曲即足下訂陳第古音讀服爲逼非是當更爲匐然匐亦入聲非北讀

也又若北人讀作如早讀息如徙讀食如詩而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北人讀六如溜讀煥如裕而唐風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北人讀白如排讀日如世（中原韻日人智反）而楚詞曰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相其結撰不必盡從俗呼是知考辭就班匪關土語作者所審聲則閉門造車不俟躬歷萬里始能合轍也其二謂古無四聲可以互叶夫平上去入上世原無此目而依永和聲本出自然漸分次第後來立法較密亦猶八音沿於土鼓耳若四聲互叶是屬北曲體

而入聲作平上去猶然三聲也又其本譜之中或平或仄仍須按律選言難以舛節至古詩歌與北曲又異分章斷句四聲各自為韻間有互叶必本有此讀如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因售可讀讎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因命可讀民也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因泄可讀異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因僭可讀僾也推類以明部第井然可見借所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子可讀慈或亦無妨叶妻妹字出韻正與大夫夙退句同也且古詩遠推三百其格調固非近體可拘至如屈宋騷詞韋孟諷諫之類

實源風雅未祧古法取而讀之用韻浮切確有畛域悉得云古無四聲可以互叶耶其三謂沈約類譜出於臆撰多屬吳音夫四聲類譜雖傳自隱侯然前古音韻本有成部約特從而釐次之耳故漢以下魏晉宋齊未有沈韻凡所賦咏不啻規規引繩如蘇武河梁首篇獨用十一眞李陵録別獨用十蒸古詩青青河畔草獨用二十五有遇車駕言邁獨用十九皓魏曹植箜篌引獨用十一尤曹丕燕歌行獨用七陽晉潘岳河陽作獨用二蕭潘尼迎駕獨用十四緝殷仲文南州作獨用十一軫宋鮑照東武吟獨用十三元

代苦熱行獨用五微代君子有所思行獨用六月顏延之還至梁城作獨用十二文謝靈運送孔令詩獨用九屑齊謝朓出尚書省獨用八齊遊敬亭山獨用八齊和王融獨用一屋如此之類難以悉數後先茂製不謀而同即四聲分部非緣沈氏臆創明矣僕嘗有四聲表說頗悉源流況河北河南詞家踵事大都率由閉轂何得以局於吳儂少之耶即四聲所隸漸與風騷古音相遠運會所趨其來有自若風音古作孚金反入十二侵而今入一東然馬融長笛賦云蕭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已收入東矣

天音古作鐵因他經二切入八庚十一真而今入一
先然班固西都賦云飈飈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已收入先矣其他能華尤馬之類可用引
伸是知聲音遞變兩漢已然歸獄吳與未爲平允之
論也其四謂古有音有叶不宜偏廢足下逕古復始
尚徵合韻而言音乃更舍音而求叶耶周官保氏掌
教六書太史薑聲詩相爲表裏六書通於五音制字
之始有音有義有一義數音有音隨義變考諸許氏
說文及服鄭諸家訓詁並無叶法自唐顏師古太子
賢之流爲叶家濫觴至紫陽朱氏釋詩騷益多臆叶

宋季以來士大夫每有所作不講音韻於句尾漫註
曰叶於是四音縱橫無施不可今足下心燭其謬多
所駁正而猶云叶不可廢則以一義數音者以一爲
本音餘爲叶也夫一義數音即當名數音矣其間誰
爲客主即如與字足下以爲入蒸者爲本音入侵者
爲叶僕則以爲與有數音可兼入蒸侵猶音有數音
亦可兼入蒸侵如秦風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
音是與從音入侵如婚女詩北遊臨河海遥望中菰
菱芙蓉發盛藻渌水清且澄弦歌奏　節芳鼻有餘
音是音又從菱澄入蒸矣即如近韻涯入支又入麻

亦入麻又入魚並是一義兩音定何謂叶愚以音無
定一但有本者可施叶之一言不若去之毋爲俗學
滅裂者藉口也其五謂江陽通真文元寒刪先通侵
覃鹽通庚青通蒸獨用歌麻尤可廢愚謂揆之於古
亦未盡諧古讀江音近工而陽則讀年故江部通東
冬陽部獨用而庚半通陽此自易詩書暨楚騷漢魏
晉詩賦無易此例間有雜出數字偶旁通間使也僕
別有說故不詳具若真文元寒刪先通之說以例三
百似乎未遠秦漢以後斷不能并如張衡四愁以門
雰巾爲韻是真文元通不雜寒刪先樂府君子行以

然間冠肩難餐賢爲韻是寒刪先通不雜真文陸機
塘上行飲馬行獨用一先古詩今日良宴會張華上
巳篇獨用十一真顏延之夏夜呈從兄作獨用十二
文古詩去者日以疏全用真韻間入一文曹植西北
有織婦全用文韻間入一真然寒刪先真文絕不相
襍故愚以真文爲一部寒刪先爲一部而元則半通
兩屬焉至侵覃鹽咸均屬閉口故宜析而二之考諸
風雅騷賦侵多獨用其覃鹽咸可通者祗有男耽覃
三點潛廉咸凡數字有本耳如節彼南山終朝采藍
亂之初生諸章自以覃鹽咸爲部並不入侵可徵矣

昔夫炭青通蒸獨用三古以來此居什七然氣通蒸者亦復有之如詩不寧不令百川沸騰楚詞終剛彊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及李陵録別曹植應詔諸篇皆三韻互使不可云無本若歌麻尤古讀與今雖別然欲廢本部轉入他韻亦恐未允如關關雎鳩二章況彼柏舟一章之類皆純用尤韻足下能齒從何讀析而之他耶若江有汜考槃在阿之類是歌獨用若君子偕老有頍者弁之類則歌麻通矣此二韻又安可廢歟僕以述者爲明有徵則信故所次古韻上溯風雅斷自隋訖未嘗泥四聲爲同文奉隱侯爲

鼻祖要以居今稽古求之有故第就類譜本書辨其通貫有据者於平上去聲各分十七部入聲分七部共四十部其中間通旁通復爲縷析上下升降亦可類尋庶幾勒成一編用示同學以便著作有稽無致躊駮云爾以足下當世宗工不相辨定各持一說即後來益滋眩惑何以免一鬨而立之平哉僕侍足下高明度越流俗又前見駁詮毛氏韻學通指云倘有未安更須往復朱子[illegible]謂不有益於君必有益於我也故敢忘其狂瞽輒用縷縷尤望賜之教指督其不逮幸甚幸甚紹炳載拜

答毛馳黄論翻切書

非承示論翻切書欲僕援尊指別作一說附於復古編之後足下素精韻理爲世指南僕於鄙著每相稱引非直爲善必歸子皮乃是論定已經平子也至比言翻切信有獨契不必師古如僕所見未敢仰同何者切韻之法本以上聲下韻摩切反覆而得其音故謂之切亦謂之反僕謂上當審母下當按部此爲初學入門依傍無誤若舍筏固未易度矣益字之歸母原屬神珙以後等韻家法古人切韻未嘗用之而次第自然暗合彼於牙舌唇齒喉清濁輕重及後先之

序心口了解則無母而母存如古紅切公何必曰見母德紅切東何必曰端母平譬之兩漢以前說文讀書未臚四聲亦自切韻家始立平上去入之名遂相沿迄今若旣曉調聲名可不執天子萬福互換無妨然今之韻部仍存舊目以通行易辨耳僕謂字母之不宜廢猶是物也足下以字母可省而上聲下韻俱當別其陰陽若下一字以陽切陰以陰切陽則讀者時致差訛法猶未密夫辨陰陽者在上聲已足而下韻但求按部如德紅切東德是陰聲切東不切同徒紅切同徒是陽聲切同不切東其下韻俱用紅字者

以明所切屬東部部分而音始真則知是東非冬是同非形也來書乃云切韻定論陰陽時又不拘部以陰陽是大段分部東冬之類是細門分部與其拘細而不拘大毋寧拘大而不拘細矣然古法於陰陽大段未嘗有差其細門分部審音諦當乃由於此假令論大段而不拘細門悉如尊指則德翁切東亦可冬徒紅切同亦可形此正韻混併之類豈足据耶古今聲韻迭遷不能盡解要難自用我法如饑入支機入微𩚰入隹灰屬灰清屬真青屬青此疆彼界何以區分而韻部已定詞家比諸蕭畫韻既分部切倒亦殊

故饑用居衣切機用居依切𩚰用呼懷切灰用呼恢切清用七情切青用倉經切俱憑下字隔別倘濶而呼之則饑機𩚰灰清青安見其不同韻哉知韻部之不可遷濶即知切倒之不可無拘也審矣且居依切機呼恢切灰倉經切青業陰陽無殊而欲審其是機非饑是灰非𩚰是青非清豈但繫於大段分部耶抑當更於細門判之耶足下又指郭璞音圖蘧字作巨俱切蔬字作山俱切疑蘧蔬皆魚部而俱爲魚部古切有不拘僕考蘧蔬兩字並魚模雙收其入魚部者蘧作渠音是强魚切蔬作疏音是所葅切其入模部者蘧同衢音故郭曰巨俱切蔬同毹音故郭曰山俱切音圖所切是屬於模部之音原未嘗闌出也足下又云觀古切音亦多可疑者凡所抉摘請一一申之如云傭本音庸當作餘容切而郭作勑容切則冲音矣考傭有兩音其音庸者當作餘封切又有與踵同音者孫愐唐韻作丑凶切即郭之勑容是也又應本音標當作必腰切而郭作蒲苗切則嫖音矣考應亦有兩音與鑣同音者當用甫嬌切必腰切亦可與驃音近者當用蒲嬌切郭之蒲苗亦是也又亏本音宮當作姑翁切而孫作居戎切是聳之平聲嫌於入冬

部矣夫亏之與公同聲異音故孫用古紅切公居戎切亏戎是東部何嫌入冬若作居茸切乃是聳之平聲而非宮音耳所用姑翁切其視居戎猶二五與十也又冬作都宗切嫌於音東自應作嫡翁切此說正相反蓋都宗均是舌頭清音且宗屬冬部與䓗異是冬非東切倒較然若嫡翁則濶於東矣又皮當作平移切而孫作符羈切則是音肥夫皮是重唇而符是輕唇切稍間或是古讀符作蒲耳若蒲羈切皮本不錯肥是微部當作符非切也卑當作遺威切而孫作府移切亦是音肥夫府是唇之清聲故以切卑但輕

重借與符皮類不得云是肥若遮威切是飛又關入
微部非卑也幃當作吾爲切而孫作雨非切則是音
衣夫雨是喉之濁聲故以切幃不得云是衣若吾爲
是危乃牙音又關入支部非幃也又曰韓道昭集韻
貲作卽移切則是音齊而非玆玆當作爭斯切耳頻
作符眞切則是音近墳而非蘋蘋自當作皮銀切耳
夫卽貲同是齒頭陰聲符頻同是脣之陽聲故以相
切又卽移則知是貲非齎齎是齊部祖稽切今日是
齋當由洄移於携故也若爭斯又當爲菑非貲矣貧
眞則是頻非墳墳是文部符分切何由洄頻其用皮

銀切與符眞但下字有陰陽之殊右切於下韻本不
拘也陰陽類比於法似密然二百六部中頗有牢韻
如痕齣銜凡之類字數無多勢難遽掙故唐韻極部
孫云無韻可切是徵上聲以此例推安得使每字陰
陽相儷乎故講於切學者第應於同口之中辨韻同
韻之中辨聲同聲之中辨位位次所存卽是母義進
而求之母下復有孫子正如公曽暗解必藉王凡而
高下始定焉若按部就班尤屬最要自古深諳切韻
者若陸法言所指先仙尤侯俱論是切韻之推所議
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皆　以此事引繩披根大須

用意簡較不可謂矢口便得之也至右本切脚今讀
似訛定緣聲韻之表如齊桓言莒卩呿而不合梁世
一侯呼鄂爲永元帝舉爲笑端在今日談之未識淄
澠安屬足下謂近失其讀頁是詎可斷其吾強而法
疏歟凡事貴師古而得其法外之意未易聚更辭章
昔洪武初詔羣臣刪韓正韻斥沈約類謂以中原雅
音爲主使東冬星沃類皆通併旣成書須行後以其
字義音切未盡重加較訂乃允劉三吾之請取前太
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
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陽名韻會定正命

刋布爲由今觀之黃公紹韻會其音切分部原祖唐
韻間有異者不過摹母寫子故知古法爲無弊之道
也足下天資高妙唇吻清利其於切韻每多神合但
未講古法不無累黍之差試畧一咀尋自當表裏條
貫萬不失一矣僕闇之朋友講習互相咨盡理誠則
宜舍己從人理伸亦毋面從後議身雖駑鈍研究踰
時粗見頭訖庶幾信而好古於道不悖故敢直陳其
說以質高明總期發明韻理傳之方將且僕生平論
書就正於足下而改定者多矣於此不厭覼縷詳非
護前逞臆於同室反唇者比也唯足下詳察之

與陳際叔析疑書

紹炳白際叔足下昨者湖樓小憇沃聆話言弘我鄙吝古稱益者三友惟足下兼之至裁量平生傾寫肩隱辱相咨盡斬進於道僕苦有志未逮如潛蛙伏蚓欲窺天際而體滯泥壤安能舉似一二每念此事迴夜不瞑年過四十齒髮向衰隨俗浮湛托命亡所一旦勢窮漏刻鮮獲躑躅逆旅就途冥冥漠漠朝聞夕可是爲何物足下言及此使人不寒而慄實吾徒之警策也奈日莫言歸抵手未悉故復畧陳鄙指求質高明盖聞之董生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即子思子

開章明義故率性爲道道不離中中出於心亦微亦危入此則天出此則人原始反終同條共貫生死大事只此無多也失却此種大端滅裂一切隋名役氣何補秋毫然尊聞行知務存課實塵尾皐比秪供談柄耳僕自三十以前與時波蕩遭亂憖輒稍知改轍沾沾自喜凌雜氣分嘗憶古人三不惑僕明其一額是天性不飲至財色二者未能免俗嘗刑不至華[illegible]然饑驅餬口一介取與時懸委蛇男女之欲幸短垣自防亦屢舍犿隄絕嘗則伯昏之射足垂二分吾斯未信也比歲涉境省淨累處小損頗見獵心喜豈易渾忘又近用黑白注記覺習氣未除狹中好盡遇事徑露非凝重之器此豈外失仍坐方寸地沉痼耳於端居反觀念念起滅轆轤不停直溯靜初了不可得雖具一知半解終屬隔塵頗樂曾唯交臂失之吾頃自恨蹉跎汗常浹背又豈敢信瞽者之見指長安而東笑哉然飛蟲弋獲時冀伯一任言聖擇諒無見呵僕與足下結髮定交積有年歲相知不欺自可並許足下天資高朗動符矩矱寡欲近道庶幾有之以較於予相去何啻回賜僕臆中偶然足下天機獨發一彼一此事半功倍也但足下生平遥勝多由暗合未

嘗誦經研練微固在此危亦繫焉何則萬事權輿皆從中出審幾握要果見大原則卷舒自如斷亡蹉跌否則依傳名理似乎性近表裏頭訖原未洞然纖翳微雲太虛非障然恐間不容髮者隙光蹔遺差已千里即如足下所稱恭慢之間人言各異愚謂兩者河漢脫復時有緣我相輾轉情與境遷爽憲低昂不能取準孔孟克復操存當無此悔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古今人物詎止九品若儒林文苑英雄高士得一俱足傳恃此入道尙屬望洋或惡而逃之又未見在正就此中閱歷水落石出自饒息耗如明論復云中

年歛迹難足有為挨諸筦窺此言未允昔武侯自述
先帝知臣謹慎故托以大事近劉都憲謂事若陳少
陽不免馮河暴虎年少凴憍作何究竟一切鄉外佳
好退乃是進又加足下小時時患夢厭爾廼遂希豈
非浮氣漸祛神明駐舍然日月一至猶剥復所乘此
似夜卧搔背癢高下自知試嘿嘿餙校保腸中能無
草輪轉否人我適莫得喪攻中潛龍無悶孰從消息
僕嘗省動中妄不自覺靜中覺廼增妄覺時幻猶有
真夢將真並是幻夫動靜夢覺便是生死去來今段
扞格何處辨道藉令大故猝臨主人翁應接不暇能

自信來化而遊耶去夏潘老薰燒新秋吳生王析人
命呼吸事難逆睹奈何不及時著鞭也雖然窮理盡
性要須力行自得匪滯言詮如曾之忠恕孟之仁義
及宋儒主敬存誠人自標位近代則餘姚致知山陰
慎獨水陸舟車同歸一致廼諸家各是所師剖判同
異正如桃符傍人先角門戶不曉循塗發足白首拘
墟從餔遠者一噱而已僕自分末學貪慓所見竊附
析疑冀蒙教復足下幸進而終教之不勝大願紹炳
再拜

與陳際叔論文書

紹炳白猷歲身苦殤毒伏枕兼旬前辱過存罷於酬
對怱怱別去未展所懷也頃雖小差猶艱步履契闊
之歎形於夢寐伏承足下覬示爻問剩草屬以評定
蓋聞莊惠知心期牙識曲談美前業世不多遘僕自
懸欵啟詎測高明每思古人妙著堪愈沈痾把玩瑤
篇應踰良劑故復崛起披讀笑與抃集輙施丹黃謬
附管蠡不揣畧而布之轉用請益惟執事者財幸僕
總角受書妄意好古尋得交足下引繩批根因相討
習靡知鄉往今殆三十年所中更亂離彊半卧疾學

殖愈荒平生擬撰都無裁取要是補袍覆瓿之資耳
若足下斐然述著成一家言若被剽奪所存亡幾廼
綴而葺之猶可伯什篇或藏之名山及布諸通邑大
都豈非必傳之業不刊之勛乎夫治古修詞本有指
要吾雖不敏竊聆先訓六籍之華殺於三史學者遠
推秦漢近稱大家未有不植其根抵揩為英蕤頤羣
儒祖構優劣較殊國朝弘嘉返古為力二李何王後
先唱和藉林考鏡於是焉歸暨光熹之季此道蕪穢
則有華亭婁東廓清之功等於篳路然識者揚搉猶
復互有利鈍故摸揩先民沐浴大雅惟我土為烈矣

昔之君子載筆王盟千里比肩恨相知晚獨武林人
士生同里閈掞藻蜚英比難指屈徒以操觚接席謀
弟有素者如麗京滄洽而葩流宇台清峻而體搏馳
黃蹤越而有綺錦要開美而多風世臣揮霍以使氣
珍留磊落以攄懷仲昭之綺密多材僕胡之儁逸餘
韻並能含吐曩賢自命作者亡慮鈞敵各有擅長乃
若骨體高凝神思淵懿包舉衆家鼓吹百代安得不
以足下為冠絕耶足下賦不多作作亦不必酷摹漢
體而諷寄遙深情兼雅怨魏晉以還茲為茂製書牘
翩翩菁藻風格差得上不減建安黃初諸公往復也

諸擬構非惟具體實復神似如右軍臨丙舍驂驔與
太傅競爽至爾日傳序諸篇脫去常調抒軸在心變
化錯綜灑然合古高不失班馬下亦可掩韓柳其他
談經紀遊諦稱妙絕恨未多見姑當闕如也足下與
吾小時[illegible]中歲成書信由天授非假人力譬則飛
兔奔放神鳳來儀珍禽異畜一時却辟曷論凡駑者
哉僕苦材智闇劣重增嬾惰又不自引分牀喜閒口
論文年行長大刻畫靡就揣巳內慙通夜不瞑朝歌
吳季重嘗與曹子桓牋云質巳四十有二白髮生鬢
所慮實深僕今歲齒復過之支離困瘁愁與病偕流

柳早衰更何堪可目者東風解凍時鳥變聲芳樹禖
英賞心娛目而僕乃拘同蹤屬寂若寒灰翰墨雖陳
形神不洽夫仰面屋梁古人所笑念此事並廢祗益
頹唐偃臥一榻咄嗟獨語所以捧誦高篇不自知其
索然氣盡者也雖然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往
昔詞流得時則黼黻明盛失志亦發攄窮愁勒成一
書皆足表見今才如陳生超前軼後遭遇阨運跧伏
衡茆不獲給蘭臺筆札歌咏流颺間有論述徒類夜
蟲渴旦刺促不休二三故人私相歎激四方罕見傳
布紙貴洛陽亦成虛語後世悠悠知復何望悲夫悲

夫子尙如此況以僕之固陋強顏彫飾庸渠有所軒
輊邪坐此自寬翻賴拙逸要之天道升沉勢如轉轂
寧俾公等久鬱不宣質立文敷壽敝金石前言戲之
聊助拊掌耳一日千秋幸足下努力自愛僕行有山
陰之櫂未遑造請裁書代敘劣劣無次紹炳再拜
反覆來書似季重之報臨淄休文之論謝客扇美
揚𩕳致足傳賞但僕潢汙小水每娩朝宗受此過
差之譽將毋為有識所姍笑乎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冀我良友進而教之陳際叔

與陸麗京論詩書

緇㛢頓首頓首緇㛢不佞盎樸鄙人也束髮愛書泥水自蔽未追撥雲覩日直白首面墻耳比獲定交有意述作飲水知源敢忘所自迺令㸌然先覺問道後來引分何堪殊增顏厚然狂瞽不廢百一可采既塞高命兼資請益僕聞之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四始六義各有攸當妙達斯旨工拙之數殆思過半矣然則性以本之聲音以暢之変采以緯之景物以助之才思以竭之風度以展之骨幹氣勢以舉之步驟紀律以束之錯綜變化以日新之數言闕

一難爲備美作者相沿同條共貫今足下持論則不然尙華飾惡質素重事實薄淸虛貴整齊賤流變賦頌若多典比若少長於引古短於徵今且曰典藻之篇力追正始諧雅之作便趨中葉奉茲三尺號曰韻門得無矯枉滋弊耶夫攷振古今亡慮百代評隲甲乙奚啻萬家要皆高曾風雅式符比興聊據要删粗爲商推卽無刊落聲華亦無捐遺情實卽無茫昧典故亦無吐棄時物者也借如玄鳥閟宫亦猶徵事關雎鵲巢未嘗述舊則虛實並濟矣然都頌人奚妨華縟素冠葛屨無嫌樸遬則文質胥謂矣溯問皐陶迯

稽爰苦文武吉甫近援時貴則古文同術矣君子猶嗟唱歎㢑窮黃鳥株林指稱無隱則曲直互用矣爾雅楊柳之句偶對必工衆魚旐旟之詞連文不滯則整變錯出矣駟鐵小戎之什節偹而幽東山七月之章氣菀而茂則奇正相生矣思文濬哲諸頌首尾多屬鋪揚黍離漸石之譏中間全乎比興則典而則婉而成章矣原夫詩本咏歌體殊書禮感物造端勸百諷一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是以流連靡序激發天懷草木鳥獸有多識之名婦女兒童亦登高之選若必篇取刻鏤語語故實有傍倚之詩史無直舉之册

情若此者公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蓋華與質相稱斯不患其浮事與類相附斯不患其褷情與韻相協斯不患其離景與意相兼斯不患其襲才與法相御斯不患其佻昔賢所爲譏曲聽眞匠心獨苦而但以恢張藻密偎稱全盛遊雅愉夷輒云卑晚然乎否耶國風二雅奇豔不加於屈宋河梁十九道麗似遜乎曹劉江鮑盡才之製未讓建安溫李潤色之章時踰開寶有本有末一盛一衰在此不在彼可知也况鄙陋無文野人之失繁縟過情君子之懲正如沛公馬上欲溺儒冠更始軍中全著婦服大業中興概乎有

思折衷清麗而潤色草創庶幾學博而辨乎精才高
而赴乎節思沈而合乎變采壯而稱乎質調逸而嫻
乎體於是明堂清廟卓爾弘裁流水高山飄然雅奏
要所用意為抑揚袒分左右者哉夫遠宗先正近法
本朝後先得失畧有可言國初四氏斐然一時宋習
元音屏除不盡弘正始闢宗風嘉隆嗣多合作神廟
以逵闒冗漸多熹代之餘嵬瑣沓至佻巧徒恃小才
枯澀以便儉腹詩道日靡成家者寡一變而雲間標
清綺之宗再矯而西陵擅高秀之體山東左毗頗扇
其芳颷桐城右翼亦振乎逸响居今稽古海内同聲

鼓吹風雅諒在吾屬宗勛於是歸獄亦於是不可不
慎焉耳少年氣盛鮮樂批根相知定文自昔談美故
何李有敢辨之書王謝多抉摘之論指務相成義存
不諱送難析疑無嫌往覆定期剖肝之效不在張目
之科也臨書可勝悚切紹炳頓首頓首

與友人論止詩社書

前辱手教有西陵詩選之役甚盛舉也謬辱不佞共
採選政僕力非所任直攄鬲要具如前札幸蒙鑒原
許不相彊此誠達人知己不圖形迹古賢談美亦何
多得發函伸讀笑與抃集第謂部署評次業有顓屬
就近徵集欲以分委以此集僅及本社並用署選僕
聞而愕貽者久之重違雅命未敢决辭已徐思事理
大為不可逡廵引默有違良友忠告之誼故復不避
阿督畧而布之僕以此舉在足下有不宜任者三在
僕有不能與者二蓋雒蜀彼我朱陸異同意見參差

賢者難免然或以小嫌搆成大隙門戶水火至於流
禍國家釀成風俗諒在有識所宜痛心我郡人才素
號海內淵藪即僕輩結髮論文粗通交道肩隨長者
把臂同遊雖交有親疎絕無猜忌申酉以後僕既托
跡方外絕遠雌壇逕閣諸君子以文酒唱酬分為兩
社標位既殊漸成雒蜀朱陸之勢意甚惜之其後秉
嫌即講數嵗玄同本屬一家岐謂不立足下今操此
選復署舊名其間委折非僕所知然即有流聞自當
嚮邇而還欲甥張旗鼓明剖疆隅廢疇昔調人之誼
起將來黨錮之形此足下所不宜任者一也又社集

一時遂標選部祇為時𥡴而設猶云載筆赴會不能徧及至詩選所收原屬千秋之業家殊人璧並在網羅何分彼此借謂僕輩十子之刻亦有斷限綠取數既少不與無嫌如西園之集雖以德祖文舉諸公未嘗與焉可無惡焉若題目西陵便屬通郡此地有才誰咨見割況子將月旦茂先品題寓內所宗近遺鄉國愛憎取舍示人不廣足下所不宜任者二也兼之社盟有禁屢挂彈事分朋樹黨實生厲階東林復社首唱者原屬名賢希聲逐響未免流濫遂貽門戶之禍迄今未息令談者切齒凡我同志謂當沖懷昧道

養氣息機絕口會盟一雪此語夫傳稱三不朽存乎自立名教之地可樂正多何必高擁壇坫逆闖置舉若鼓吹風雅志本無他而仍署社名將駭觀聽稍一媒蘖易成瘢痏白馬清流足為殷鑒明喆之喻曷以自解足下所不宜任者三也此三者徒為足下計耳至如僕者天性懶放積歲抱痾不任揣摩並謝人事久從伯休賣藥之後非直君苗焚硯之談二十年以來自耳病廢一切盟社不復相關時或小有吟著出示同好不能自匿亦常見珍撰諸身隱焉文都屬雖拇劾可仰從期會復與敦盤挂姓字於集中冷齒牙於物外夫彭澤歸田尚爾攢眉蓮社申屠息樹翩然攘臂井陵首尾橫決言之汗顏所斷不能與者一也又鄙懷徑率拙於應酬賓朋往還多所潤略無予雲賁素之勤鮮茂弘彈指之給見忤物情往往而有然自信朋友之間胸無適莫李德公平交苟賈山巨源中處裴鍾妄謂生平庶幾近似故往者人士頗有合離僕既乏新知無間舊好捧書約從始因不聞射戟解鬬終亦弗與何緣此日遽爽素心部立南北袒分左右信割席之議孰陪後之戈所斷不能與者二也此舉足下顓任未見其宜使僕與聞尤為維谷凡事

易發損重依違招尤鄙人有懷不敢不白亦恃雅素投分諒無嫌疑伏望俯從狂瞽不惜轉圓僕既相忘江湖足下亦振衣千仞矣豈不快哉倘堅持高命必欲懸書國門顯立兩異僕惟卷懷而退亦願足下置此子於度外魏收藏拙公業不飲以今方古差為兩安也近晤同好並致僕言懇露千萬惟照察紹炳頓首頓首

壇坫顧盼妄詡尊高杯酒殷勤謬托氣意縱可崇獎風流何足恢弘道德固知孝標絕交一論不止為免禍計也　沈繹堂

奉報吳靜𦡁先生論文書

月日柴紹炳頓首頓首具書奉報靜𦡁先生座前炳不佞椎魯無似辱與而子百朋爲友稱異姓兄弟卽先生吾丈人行也廼接待有年過蒙先生折行輩而下交頃者墨以尊文見示問道於盲且云如鍾會之於嵇公戶外遙擲急回便走也先生乃挹損過當此豈通門末學所敢承者哉然既荷降教不容却避謹已薰盥卒讀僭爲評次兼有管窺蠡測附質左方猶苦未悉故復摭而布之極知戇騃亡當作者之指然貪陳百一適足以明長者之無我而爲世談美也先

生君長蕠林已數十年所文章經術都自名家不異董劉申伏冠冕漢京近以樂賦遂初棲心方外竹林蓮社頗𥐻宗風故欲擺落形骸玄同儒釋適覽石社第二篇本以闡明仁教而偎托宣尼參合禪禮無妨杏壇亦宜金口豈容論語便是傳燈耶至稱大聖外身羣賢合掌揆諸往訓竊慮非經何者孔釋二氏本體無岐而出世用世闡教自別故如近拈克己遠符非相學人說議了屬名通直謂口授先師似乖佰典抑南弟子抑復何稽藉令述如來而講齊家紀阿難而云頓首卽理無不貫正恐五宗門內未肯欣受耳此之篇製愚以爲不可者一也若廼文家結撰本之蕭規自我創通迭爲祖構顧必言之成理不累於法如漆園志怪什九寓談屈平漁父卽爲假設以至子虛亡是靈儀非有蹟事增華未嫌託寄若夫前賢代隔事異同堂卽夢寐姬文羹墻堯舜神明如在終屬忘言今披誦高文不難遠稱白李近引蘓黃謦欬追隨真同時輩味其微指玄之又玄必謂讀書尚友了殊比肩望古選集無譏謀面愚則以神契雖符晤言難接九京可作實已悠悠尋例旁求迹諸已往是使扶風自叙親往復於左馬眉山志林得披覿乎柳韓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靜𦡁論文書

事難徵信道屬外篇矣先生游戲翰墨不落筌蹄然偶一爲之流傳將徧便目吳公新體後進小生能無效顰捉鼻哉夫周秦行紀原涉夢遊稗家之志尚疑荒誕況抵掌衣冠死云目治恐談者竟同于寶搜神一例耳立言君子可不重焉先生悟徹真常解超色相塵毫拂麈在所圓通賦遠遊而學楚騷示歸心而捉顏訓自其度內無乎不優唯此筆體所放徵欲獻規要亦井蛙夏蟲拘墟之見不足當達人一映也奈何奈何冒昧露陳無任惶汗伏惟左右者財擇

摘戾徵似李何謀篇居然江鮑　陳際叔

與錢武山先生勸爲故實筆記書

紹炳敬白武山先生閣下昨辱示以通籍時寄賢叔憲副書推原先世清謹之遺深以奕葉貴盛爲懼一篇之中約誡子弟僮奴反覆致意此誠識微持滿老成典型也炳不勝欽佩亡數然竊有請者一家之典廢賴有綱維舉世之汚隆亦唯砥柱故賢士大夫達而在上則被爲風隱而處下猶漸爲俗被爲風考兒諸政事漸爲俗者形於動靜話言皆是也雖習俗敗壞教諫不逼猶當扶明禮法筆之於書俾後有可攷若蔡邕獨斷應邵風俗通顏之推家訓之類是非沿

華班班文獻今自兩都顚覆陵谷遷移國紀土風大氐埽地日復一日愈益謬悠變本踵事相視故然不曾破觚爲非也藉令有興者欲爲一切釐正孰從折中乎炳嘗觀晉史稱喪亂之餘江東草創而才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典禮凡有疑義皆從取決彼兩公者生平必有紀述足備簡稽非徒出諸腹笥第憑口授耳廼者亂離以來流寇蹂躪先朝掌故甚於魯儀又耆舊凋零賸記滋寡嗣有流傳卽夏五郭公疑信相半如炳生也晚有志從先而耳目單陋不全不備此事非其任矣閣下以世門前

達高蹈洽聞今之才賀吾鄉寡雙臺閣故事邦國儀刑實廼元元本本胸有條貫顧不乘暇詮次勒成一編恐久之忽忘不復可造次覶縷也亡慮遠者卽武林郡志輯自神廟初年後闕有間數十載事迹若存若亡如壬午之兵民逓變戊子戊申之旱潦辛酉之火灾最爲昭灼者訊諸父老頗不能詳况故家子姓式微者衆先世傳志什亡六七其名卿碩士孝子節婦歲月寖更轉就湮㘽悠悠行路言而無徵此仲尼所以致嘆於杞宋也烏虖詎不痛哉至如憲綱弛縱禮訓淩　甲乙異詞今昔改轍江河之勢曷有紀極

若萊傭銅臭濫厠賔賢載麃媵姬月膺封誥此格於令也商賈編氓僭居閥閱倡優皂隸猥列衣冠此奸於律也承嗣之說無問莒鄫姻婭之舛有踰王滿此背於禮也寵籍弼名公行亡忌喪昏吉奠襲用不疑此傷於教也名士宗師競分門戶童兒婦女各立會盟此弊於俗也諸凡此類更僕難數別白科指庶曉方將縱未能立救病狂而縣此空文要是砭石之一裨也閣下杜門謝事寒暑燕閒請得就所省覽條爲筆記庶幾損益可知是非不謬其爲扶世範俗有功名教寧惟一家奉爲金鑑耶昔𨟠子厚勸韓退之爲

史退之以有懲不就如此舉記錄覩聞差足自信人非鬼責可以毋虞閣下庋傻為之勿以鄙言為好事而褻之也伏惟留意幸甚

與沈甸華書

足下比教令嗣額務習為古文辭絕不及時藝計甚善也越中諸公談者皆高之廼日前尊君先生見過語及此事猶欲足下稍一轉圜謂士當今日出處無容別議然身屬貧家子授徒課業便為生策故須豫令嫺習比偶之藝以代將來餘基是或一道矣且以遠度往復恐傷天性特屬炳轉達斯旨冀相推移昨晤時畧陳其槩足下執論頗堅義形於色僕以忽忽別去未悉所懷更慮足下見疑以不肖之志相浼也故敢纏而布之俟高明裁幸益聞之君子之道貞而不諒故能經權合宜與時消息藉令足下俯仰殷潘買山而居教子杜門窮經味道優游卒歲與物無求尊大人亦當顧而樂之何不可之有無如世德素風謀生鮮術不得已而藉時藝講授稍博館粲洵牲道苦懷也足下獨斷然以為非是耶抑足下所持最當而為親委蛇無適無莫其孰能訿之若夫從命為孝仲尼所吁此必出於違道畔義之甚者使小可推遷自宜承順古之君子於父母不怡諫或難入姑當曲而從之雖得罪鄉黨州閭猶所不辭也況事屬兩可則埋無專行必矣然則今日者尊大人遲子以捧檄

之驪遁孫以行義之署授諸去就勢難蹔污郎足下終已不顧蹈海入山比諸大杖則走非懟乃公耳不然家有長者爲後人慮久遠聊欲稍習比偶以爲豫圖固與挾筴干時者異矣何至以決去爲賢哉且四股八比之業以此取士始自洪武然前宋諸儒嘗爲之所以發明經術羽翼倫彝初未嘗爲呈身干祿之地也足下課令嗣第於訓古之暇令兼討斯藝加未時道學諸公及有明王唐瞿薛輩所爲又何傷乎乃足下斷然非之拒而不內則以時藝惟資進取旣工於此未免見獵心喜故欲堅其不出以拔本塞源爲

上也僕謂人家子弟於出處之分正當曉以大義俾推輓不得詎關時藝工否耶若謂出必資時藝而旣絕之第令設科改制以詩賦古文取士郎足下課子將并廢詩賦古文又改制以孝弟力田賢良方正取士郎足下課子將并廢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歟科自彼設應由我往以爲絕比偶之藝爲處士長城可恃殆非本論也乃尊大人拳拳而語之足下惡惡乎難之幾於莭而非貞矣且足下始終自信以爲儒者之志不謀溫飽而致力道學固無藉時藝爲資糧乎原夫道學之稱士林共羡然有郛郭有壹奧方領而矩步高論而潤目此郛郭也事必求其質理必折其衷此壹奧也故爭在出處則順親爲輕失節爲重較在課文則從時爲小拂親爲大是以辽身而謀食或不失爲方直已而談道猶未免硜執有如固持前說禁絕比偶在令嗣謹奉明教而尊大人無可如何中懷怏怏是足下爲直行已志不得乎親矣譬則斷割所爭愛一指而喪全體將無學道而穢秕之也哉足下身爲名教之宗忠孝不假一隅通蔽猶望返觀近世賢士大夫如武山先生訓子於出處之際甚嚴亦復不廢時文月課旬攷　陸子僎胡俱秉介石

之操嘗習爲比偶擬製不乏詎肯便事揣摩低頭儒足乎課子與武山齊兒立身與　僎胡比誼居今稽古可云不辱故僕以爲足下庭訓自優聊一通廣體大人之意遵本朝之制守先正之法明聖賢之指其於箕穎濂洛之高原自並行而不謬者也炳雖駑下寧敢以不肖之志相汙哉山陰劉子伯繩足下同方也試以鄙論更相商推從違可否必當有見願左右者留意

與陸麗京書

三歲濶別甚切懷思昨始獲一見於京郊蘭若復以稠人襍坐不能吐所欲言惘然而退頃圖載過因積痾體憊重於皮展辱手札游至有雅諭殷殷語此僕屬使者轉達稍竭芻蕘乃荷仁者曲聽耶顧鄙見非止一端亦恃善人能受盡言故敢直布之僕與足下交稱異姓兄弟蓋三十餘年矣方崇禎己庚間足下以髫丱子爲英絶領袖與豪釆烈輝映羣流僕幸遭推轂附驥披雲而時效瞽談輙蒙然可自謂莊惠相知殆未或過也既而世易滄桑賢仲殉節足下乃作別知已書間關入閩越鳥南枝飄搖靡託不其悲哉未幾將母言還卜居騎塢遂徙業豎林扁舟賣藥余亦初學四診每叨提奬足下所至全活功比桐雷於是有診籍之編謬屬詮序四方覽者遥擬同方然獲省疾之暇不廢治書詩文工拙互求論定故驪黄酉陵十子之選忝與共事並推大陸爲首唱足下欣然把臂鼓吹一時其效如此矣尋遘吳興之獄足下以死妄被收舉國震駭鋃鐺就路南北往還僕趨唁國中勞苦道左足下貌類楚囚義均晋脟猶有戴頭之誰曾無齰舌之詞庶幾臨難不懾者歟其後吏議見

白皐族亡佗更遭愛子之戚當毀室之餘足下枝梧鮮策薄游嶺表纔曳裾而入幕仍躡屩以覊栖嗟乎致有不得已耳開山睽隔鴒鯉稠繆故人之情於斯彌篤丙午歲重以次君見屬負笈執經猥代過庭愧之稱塞其明年忽承致札云於南雄官閣偶感異徵業誓於佛前周妻何肉淵明之酒永斷之矣謂此事於親屬未嘗漫及特示僕及際叔兩人推本言之足下之所以待僕豈不曰道誼骨肉有踰等倫乎適聞際叔聯榻申旦必當悉其扃要若僕未獲披露愁然而已隱情結舌畧同寒蟬非所以爲忠告而答知已之道也足下頃示云晚年學道唯求自了此語最爲切實然僕竊聞之三教聖人道無二致世出世間門庭各別今日足下奮然長往脫白衣緇實欲謝去塵緣歸依大覺非烈丈夫事哉第念足下家有幼子未免繫牽昏嫁尙須門戶所託中路廻腸進退維谷六祖嘗言修行在家亦得請足下熟慮且勿遽從剃染還作居士身禪淨兼修如龐襄陽劉遺民輩未嘗不獲證果差得中策倘已割情遺累無復内顧自可於湖山南北靜處結茆勒斷家務飄衲終身有蓮池故事可遵且須息交游斷葷氣斬名根絶綺語先從著

處脫離勇猛精進庶幾因眞果必矣比知足下參尋有悟悟後修證正未可少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并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是故一燈破暗百煉方精長養聖胎烏容撒手至於說法利生此自度度人本願要使道果圓成龍天推出不妨遲之數十年愼毋始作學人便求拂子標榜諸方招徠檀施昔天台智者有領衆太蚤止登五品之言雲棲每述以自警況降此者乎近日叢林風波易起覆車在前故當愼之其下則坐作聲價陰營利養法門巨蠹爲世笑端最不足齒也僕乃更有進者宗風既盛戒行日微機鋒圓

捷脚根傾蹶大都顢頇自是雖日尊宿實則闡提也余謂學佛津梁先自嚴淨毘尼始而昨者奉謁僧寮見座欲開樽以款賓友伊蒲香積詎惬事宜又語言醻應微存諧戲猶然通侻故吾夫遠公設酒以招元亮佛印燒豬而待子瞻雖開士勝流無嫌間出是豈可爲恒例足垂二分一逞險絶若乃支道林愛神駿而善清談休上人翫碧雲而形妙詠風流談美其於無上菩提去之萬里矣足下今日以生死事大發憤出家豈異時歷博一名僧傳自了乎吾知足下宿根不凡素饒慧業正恐見地太超羞居小乘欲做逆行菩薩以事事無礙爲宗未免將來負墮類於畫虎不成也賢者舉動毋爲外人所議而爲知己所惜足下初從比丘可忘浮囊渡海之喻耶僕自分業深障重志道蹉跎兼幼稺爲累不能拔脚深喜足下灑然捨俗見取自性堪可永脫轉輪調御一切僕所以屬望懇懇妄攄千慮之一者欲佐成道果冀於此生作世作述方蕅師耳豈敢鼓脣弄舌持布鼓而過雷門哉語有之狂言聖擇顧足下俯賜採納并教其不逮焉

與洪昉思論詩書

足下以舞象之年便能鳴筆爲詩覃思作者右今得失具有攷鏡若使蕤林課第即此國顔子無疑也又不自滿假敷袵求益於朱毛兩先生外時從芻蕘曲相咨盡僕愧未聞道謬陳百一唯頃之小有往覆將將者于慮猶或未釋歟承示宴外舅黄泰征宅一篇風體絶佳僕微有商榷者在庭外長竿懸犢鼻句雖緑七日使事抑欲寫氷清雅尙故爾鄙意以泰征才名志操最有門風自可不至比方南阮且發端以華堂簫鼓賓筵甚設而忽著犢鼻語點次風景未免齟

齬耳解者曰簫鼓宜一時犢鼻懸平昔並舉毋嫌僕則以爲非也頌人者不妨加之以文要當近實如西蜀玄亭扶風絳帳東山絲竹彭澤葛巾鮮華僉牽各自標位何必彼此矯易若今日泰征以世英諳練臺閣兼叔文風流不墜正欲題目斷在東山西蜀之間耳遐擬以道南宴子將無已甚耶或云竿懸犢鼻不必實有是事聊以美其率素定不至刻舟求劍也僕則以詞家使事雖取影略亦必風類相近舉例屬辭居止亦可云弊席爲門出遊亦可云千里步擔嫁女亦可曰牽犬以嚣也識者諷覽以爲眞邪僞耶僕故

謂詩文潤色必稱質而施太離則遠太浮則溢非所爲修詞立其誠者或又曰詩者緣情而綺靡如賦美人必假容飾但尙質直則陋矣僕謂綺靡非詩之極也質直則陋義未盡然作者賦美各覩情韻貧富若樂正在即境如副笄六珈縞衣綦巾何分優劣哉藉令西子一人爲詞流題咏迺其石上紵紗粧前醉舞華楚異時後先錯舉未免合則兩傷也如李太白絶句曰美人捲珠簾深坐嚬蛾眉又曰襪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豪門村徑各有天然奚事傍借溢語歟然則說詩者不以詞害志靡有孑遺之句曷以無譏於

孟氏也僕謂作者甚言於志無害要諸比事達情終非失質如雲漢之詩憫旱也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無羊之詩牧成也則曰衆維魚矣旐維旟矣二者均爲形容過量之詞然一則憂凋殘一則慶蕃庶儻彼互相回易不增詫異哉相提而論犢鼻懸庭之句非必課實施諸乎流差可卿族參華不可爲倫也足下試詳味之其以僕言爲有當否歟右之鉅公篇難全璧雖有微累不失名家然此指故宜共伸之不敢以婞直爲諱也僕近於詩不多作亦未嘗向人數數談詩因喜足下早擅作者之林又於子祁馳黄稱高

弟二先生吾臭味也故不復自外而竟其說焉唯高
明財幸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十一目錄

西陵　柴紹炳原字虎臣著

從孫　廷度　[illegible]伊　編

載庸汝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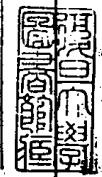
秀龍西

卷十二 雜著

書　啟　祭文

荅徐孝先見寄燕中書

緬頭首白孝先足下時月不居別後經歲室邇人遐我勞如何頃遠辱翰劄慰誨勤殷篤故人之情昭君子之愛把讀數過肅然以思固已夙比雙金志同弦佩矣然竊有鄙懷欲陳之於左右者僕家叨食舊才謝逢時既無探薇抗志之高又乏土室終身之節隨俗浮湛苟全性命其積素如此也徒以荷鋤辟力賣藥難讐詎分隣女之光莫貸監侯之粟慮艮未易

饑來驅人因而擔簦北首旅館舊京載復曳裾聊同丐食豈云仲宣依劉之役士衡入雒之遊乎正如足下履素潔清襟情孤往直欲振衣千仞洗耳重淵濁世芬拏去之恐浼而猶復周旋城府扶服踐更亭會所羇致非得已於斯想暢僕懷類可見矣是以行路艮艱客居多感山河易邈風景懸殊歷吳會而酸心陟燕關而隕涕故宮徒峙高臺已傾樂國不存荆高焉在閒節月下長嘯登樓醴酒春前悲歌入市時復興盡而還非無發憤之作然以視夫翱翔五嶽汎涉三川者竟當異日談也至餬口四方賣文為活諒其本計豈敢矯辭然而長卿作賦篇掀千金皇甫爲碑字易匹絹僕既名慙昔賢罕逢時賺偶來倩筆不名一錢廼尤可歎者口腹累人手腕非巳何論子雲筆札全類叔敖衣冠代彼寒暄無關銖錙達衷時有額泚矣堪是知詩題甲子語謝萊傭揮手當塗絕口時事要是放懷物外斷非溷迹籠中耳僕受人吐屬未免委蛇阮述曹思潘宣樂旨豈資談美勢會使然也顧舉似通方性原疎拙經秋下榻累月杜門盤列侯鯖未忘鱸鱠軒逢騶馬獨著羊裘不厭狗屠之伴無妨捫蝨而嘻若謂低頭即第染指鼎烹號郄超入幕

之賓效甄豐夜半之客此則義所不敢出也况復夏從中來時時善病擁衾梧雨伏枕梅陰莊舄沈吟彌深懷土鮑生有夢遙喜還鄉正使蒯劍空存殘書可挈買山貲乏貰酒人希而無恙雙峰多情湖水歸來堪賦謬謝故知不差勝於撲面塵沙之內側肩車馬之閒也哉嗟乎嗟乎僕之計從此決矣鼓棹南還當期秋杪三徑蓬蒿行復有二仲屐綦也聊布往懷以貧嘔噱臨風馳憶不盡所云

答陸生綮詔見寄燕中書 依來書體爲荅

紹炳白擔發北首忽復經年懷瞀傷離與日俱積雖作燕臺之答時爲越鳥之吟每念竹林朔好雅共啣巵蒿徑追遊良欣把袂未嘗不遡翔風而傷懷盼南雲而落淚也頃枉芳訊彌徵素心筆體高深情瀾委折披覽尋繹悲喜交并至僕之私衷具能曉暢敷衽往復可無費詞猶欲綜其頭訖更相覼縷正緣今段非足下知我不能發其憤懣耳僕遭亂頹唐甘從跧伏木石之姿堪侶桑蓬之志已灰距躍十年荊榛塞路懸壺屢歲烏雀羅門情知老不如人無奈饑驅遠

道於是徂暑濟嚴衝炎出祖言辭鄉里爰詣舊京信鷁首之遐征聽鷄鳴而遄發浩浩江流因風鼓櫂湯湯河水帶月鳴榔歷淮徐之境則形勝造思瞻齊魯之墟則颷流愴想所過低徊輙生擥詎止廣武興嗟新亭發慟而已哉至於塗經津海埜屬薊丘訪華陽之舊臺詢碣石之高館川原既邈風物何存即事移情尤滋太息况勢雄天府景擅名都睹華闕之參雲攀鼎湖而無地門近銅駝蕭條平楚牆懸石鼓突兀飛殞乎易水之衣冠寒風次骨憶樓桑之羽葆白日傷魂覓屠狗以安從悼盧龍之孰賣益有撫今追昔捉鼻哀吟望遠登高低頭鯁涕者矣嗟乎僕事類韓康情殊庾信即七貴門庭自然蕭灼五陵衣馬蒋甚輕肥寧矜戴笠之盟不改被裘之素頗循故我渠累過人然而彭澤傾觴未塵時宦嚴陵把釣肯戀長安乃緣乞食而來匪有裝金之效事會所廹心迹時乖感茂陵之秋風終非消渴惜江潭之往日全抱離憂以是知遨遊非雅願而客土難爲懷也所恨未免有情居然才盡雖恥馮煖彈鋏之歌絕無王粲登樓之賦伏枕杜門祇復支離自廢耳其何以謝故人報知己耶夫知希則貴前典攸高身隱焉文曩賢是誠

僕猥樸鄙亡能賤貧自分假令自此以迄言旋斂盧衡蓽粗安饘粥栽給流泉喜其代釀苦竹使以迯人方外過從清談縱送披書獨笑枕石高眠嬾放無譏頑鈍足保固已傲三公而藐千駟矣又奚俟伸綂樂志之篇季倫思歸之引哉旅病羈愁百端交集書不盡意延頸起予

燕中貽同里諸子書

別來無恙幸甚紹炳觸熱北遊於秋仲抵都下旣即館谷賓主粗安然此行頗爲饑驅等於乞食半歲以來蕭齋下榻自一二故知外長安貴游少所通問登臨之興所至易盡由秋徂冬足未嘗踰內城兩宮雙闕聞想像而已西山去郭三十里倦於策蹇翠微積雪時時遙爲披接溯方嚴寒近覸邊小差僕耕一老羊裘篝火垂幕擁殘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要之此中朝夕無異墻東也且地雖舊京好事殊寡杜少陵賣文爲活此事幾同壁梅伯休藥囊正屬本色安

得無因室前居亭東脩以上業預假辦嚴其太半復留貲婢子薪水所餘口腹累安邑莫問槖中裝幾何矣日惟諸君子道體清佳輿情雅適歲暮忽忽悵不獲濁醪把君一鬱離愁也奈何關山間阻南望愴然曹子建云王其愛玉體慎保黃髮期所爲諸公願耳比來羽便不惜嗣音俾覊旅索居如覩故人顏色破涕爲歡跂予望之阿凍率勒馳候與居劣劣無次

與嚴灝亭書

紹炳頓首灝亭足下燕臺握別忽又三秋故人之思勞於饑渴白雲在天山川間之時有北望矯首而已近祿綿要見招吳署訊長安舊好首悉起居嘉豫良慰郎讀杖從邸報中閱封事數通在刑言刑足稔欽恤至意使奏當獲平桂議毋濫情辭剴亮補救弘多故知路長君尙德緩刑一書較之崔子眞政論大相逕庭也頃不佞竊有請者近聞江楚間頗以水潦見告秋收不登民生滋慼然從例撫按具題則必下部議部覆定不即允仍行督撫勘奏轉輾延遲動經年

歲至有甲年被災丙年始議蠲賑徵輸已過責令扣抵徒飽吏胥之腹其饑死流亡者如風馬牛不相及矣原部議必俟覆勘之指祇慮奸民瀚賦詭報誤恩耳不知所在災傷必經本邑府道及申報三臺中間文移往返業費推詳苟非眞正凶災誰肯代爲濫控及已題明又須覆勘是饑饉者率爲溝中瘠而當事者題疏已白之骨而屢按之豈不痛哉且與其行勘於奏後何如徵實於報時令所在撫按不敢豫爲屢畝者正恐題經部駁徒致驛騷亡益耳然奏報具文勘實須後揖讓救焚何裨萬一昔漢汲長孺矯制開

倉以賑河內詞餓民待斃事難遽緩奈何已奉議奏忍復遷延坐視數千伯萬之生靈垂死而不顧也輿言及此可為酸鼻愚意欲足下慨然拜疏痛陳此弊且具揭閣部諸公共以矜憫元元為念朝夕呼應因論著為令此後如遇直省地方災傷俾該督撫按立時勘實奏聞即為區別分數或蠲或賑庶天災時行而民不流殍造福窮閻生死肉骨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足下以不世之才負海內之望身處得為有所建白要當弘濟蒼生流芳青史不則過眼繁華比於石光電火正復傒黃佩紫羅馬馳驅蔟擁下貴人嘗

時藉甚詎足為顧亭重耶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佞猥托末契早悉素心故敢徑陳管窺伏俟裁可勿以藿食妄談而呵之也幸甚幸甚亂倩倘在閣中近體亡恙否會次辰華民兩兄各為寄聲不佞旅次忽忽無善狀可道諸惟為道鎮攝不盡願言

戲答陳際叔禾中見寄書

僕自薊門南還取道吳中甕飧與足下舟次把晤不一時許即復匆匆別去悵惘於中初擬侍者言旋不遠便從里舍盤娛尉其契濶頃者武山先生由白下歸來道足下行李已發計姑蘇抵武林十舍而遙然屈指可四三日耳遲之又久息耗寂焉心甚怪而惑之及接來書始知車騎尚滯嘉禾則以途遇暴客之故具悉顛末不勝愕眙僕迴憶首路及家歷燕齊淮徐行津約四千里顧大河以北鄉稱盜藪近頗貼然無事及渡江而南乃稍稍聞宵警漸入吳江棲水縱

衡數伯里間此多白晝剽奪者矣雖蕭條襆被時懷戒心僕天幸榜人無恙何圖此亂遂中之於足下也夫綠林托跡未乏儁雄南塘一出閭閻豪舉然古稱盜亦有道不犯高賢或廻戈於孝子之廬或戢焰於仁人之里至如戴淵行劫江淮會陸平原憑舟數語即投劍歸誠李博士於潯陽猝值冠殺已訊知名氏但索贈詩灑然而別今足下高義名著湖海此輩倉猝相見不改容修敬輒復露刃唐突恣掠行笈若將甘心焉者何其魗騃不曉事耶然僕意足下居然寒士既無歸洛輜重亦安得陸大夫槖中裝華眩耳目

趄若鍋㙬涎者比聞數年撰著裁之暇願盡爲攫持以去噫嘻足下懷璧爲罪亡乃坐此夔自古詞流著述每見攘奪若郭冒向註竊籍柴詩本其始事定屬轉相假手彼劉公子佳句丐而不許遂遭延清毒計足下才筆之秀横絶江左鉅篇短咏膾炙在人詎有欲盡發其秘私之以成名者故爾購此曹子出其不虞一旦截取繇無亦允之探囊肆土囊之壓其爲計不可謂不狡而狠也語云多藏者必厚亡又曰美好者不祥之器以足下取精造物作好日甚盈滿招忌故宜有之迹其來時操戈去猶遺矢陳先生九鼎之

重此時性命裁如毛髮謂當悔其雕鏤惡此羶悅奈何沉吟懊喪示之以不能忘情勉哉是知僕之安流乃緣拙免足下道梗實由巧累耳延津劍合鬱林珠還願足下語勿復及吾慮其以不貲之軀竟狥此奚囊中物也倘能絶藏棄智謝華吐腴以樸樸爲務以顓淡爲咎去爾修能與僕爲伍則中無可欲浩浩往來縱行萬里若坦途矣昔王參元失火柳河東遺書賀之足下今不幸見刼僕亦用區區之指相風勸者如此勿以浸無尉勞詞不及情云幸甚幸甚紹炳再拜白

與張覺菴書

足下頃以全集見示屬重爲遴次夫相知定交誼無遠讓但僕以頻年善病此事久荒流覽高篇裁鑒未易欲如顏氏賞蘭陵之雋皮生擷襄陽之秀寧容同日談耶然以廹於仁命勉效丹黃諸體各爲拔尤約得如干首彙有評隲大抵古樂府無須多擬其諧合處聲情俱妙五古遠宗建安近似三謝必無唐以後語風體之勝殆有天授焉七古氣昌詞古其調近樂府者並佳唐體則稍乏者流暢耳五言律則茹精六代而出之故其風格高秀絶無凡响六言律雋永致

不多得七律在初盛名家人不數首此中茂製已堪高置一座平調不妨汰之五言排律工整之中時見逸宕六七排亦及格不厭五絶多古趣六言唐推右丞佳者可相匹七絶以風調見長其得意者不減韓君平李君虞也嘗論足下之詩學等達夫富幾子美興會既豪才思不竭僕覩之氣懾小巫自知瓦礫何敢復談工拙竊念古作者雖閎篇鉅籍要倘菁華如池塘春草謂有神助明月夜珠顧覺搜絶生平謳奇正復無多故昌穀自訂廻功集最稱雅著弇州續稿未免失繁嗟乎前事非資鏡竊望足下褒後先諸體別

刻選章甥珠手提其必傳計有餘矣至評語不須每篇附綴或於卷首稍采一二如陶集所載何則實甚亦何可槩蒙也適晤馳黃畧同鄙見幸足下裁擇何如

答施尚白書

去歲湖上晤言深慰離悰臨發復留手札意思慇懃更敦古誼別後懷企惟寐忘之頃接翰教慰問過溫兼示近著披頌反覆酸感涕零求諸曩賢當是子美次山合并一人耳伏承道履清嘉在公如水想暢雅素竊以增忻此時宦遊羈於家食伯倍然仁人君子望切蒼生正當現宰官身說菩薩法方便救濟造福無涯豈作區區自了漢耶努力幸甚異日湖西一片土行復見羊公石也別屬古韻通鄉與馳黃揚搉粗有條貫客夏得寧人申討什九從同畧以自信其間紕謬時有脫漏尚多正俟同方共爲補訂今荷見委并須備錄以卷帙稍繁不能併錄適及門昕有副本輙附使在未免魯魚闕然譽教𦒢予才不若誤書小損雖黃耳倘藉公餘筆記弘所不逮遂成定本辱爲序行亦藝林一快矣望望僕守株如舊苦乏善狀同學遊好落魄時似麗京比遊馮宕世臣竟作趙州行脚矣馳黃武令近託里閈恒復過從每造挹仁風沾沾不去口實也外短吟一首倩書求正聊寓徃懷未盡所云

與陸繁弨書

僕與足下忝居父執重以友生相悉素心不煩詞費迺者竊有所畧述其緒僕年過知非居恒善病凡百蹤嬾舉體支離但習垂帷春秋之傳莫襯頫勞伏枕甲乙之經靡成歎早衰於蒲柳抑何效於桑榆此雖一日加長而三立茫如獨自悄邑者也僕以舊輯古韻通比歲重訂兼纂切韻復古編用相表裏都爲一集以便撿著之家麤究頭訖其間條貫具於本書不謂世無先覺聊以公諸同好耳然編録雖竟流布未遑兒子孩穉不解卒業正恐斯本蕁歸堙沒敵帚

足惜覆醬奚堪前共足下道及允爲傳寫誠鼓吹雅壇風流盛事也足下負軼羣之才著起予之契蓋欲謝青無妨變本玄之尚白要侯解紛今以録稿馳往可乘間覽觀爲作後序一篇馳黃序弟明古通足下當并切韻論之夫許氏說文實達授意孔公闕詩卜商序焉聖作明述自昔所賴表章詎不然耶僕少作青鳳軒集辱令先君爲之玄晏今復以相屬溍爰昭世好非乏美談且僕於是書廿年肆力信爲有徵衆溺所聞或生同異庶資茂製以曉方將幸免至愚之訶賒獲不朽之計敢云濂溪道素本見推於大中寧以河汾淵源乃謬託於房魏也哉跂予有望想當惠報不次

答許楷書

足下賢兄弟先後奉令尊君命自東海負笈從僕遊意氣甚厚僕既之經術尤愧人師然竊惟令尊君見屬欲足下切磋古學求作者之指舉業且置有待也今足下卒業裁兩月古文尚未成章乃汲汲於業習時藝以為古文不當期其速成且援韓歐之文皆已仕而後工故當且學逐時之技何其熱中耶夫出處之誼見於僕所為送賢兄序中茲不更論若夫今日之事先古學而後時藝消息異宜各有所當也韓退之早喪父兄依嫂以活故急於干祿不得不伏首舉業歐陽永叔亦少孤其母鄭夫人課成之故亦願時為文望舉於有司然生平每自懟恥其古文必俟中第後始工非故遲之此有大不得已焉今足下有令尊君為政趨庭之訓緩急有在家有薄田足以餬口幸無須速售年又視賢昆差少鮮室家之累正可壹意下帷求當古作者沈思盡力以副父兄之望庶幾僕所為稍效萬一耳且古人奉檄色喜勉為親屈今賢親外奉檄之榮而內著書之樂使足下兄弟每奏一篇則高堂稱善以代衣繡起舞猶不足務乎況時藝視古文雖云降格其間揣摩正有甘苦足下以鹵

莽從事詎能輒工令茲有請直是不肯竟學又顧之他耳僕方病不能修詞聊以解足下并復令尊君何如

擬山濤報嵇康絶交書

山濤白足下頃遺書省覽過具悉肅要僕念事已中寢不足復費詞徒以譙責太深風指彌厲雖吾屬可以相忘外間傳布易滋嫌隙有乖大雅明喆之義若含怡嘿受自同寒蟬非所爲友生忠告也故敢畧敷其愚以曉左右僕自惠欵啓無所比數然少孤處約頗負介然之性欲隱身自悔不妄交遊惟與足下及仲悌兩人善耳已復得嗣宗著忘言之契竹林把臂便欲終焉尋以慈母在堂仰資升斗彊齡奉檄聊云代耕中間復遭事變決意遂初而情切汝墳䩄顔復出更忝除命叨爵選曹此皆叔夜所稔知僕之本末寧不然耶未幾量移分宜舉代僕自以無補明廷久塞賢路冀獲勝己澄清官方竊足下奇才雅量博覽該通晉司天職實爲堪可故訟言於廷稍解文仲竊位之譏且展令尹必告之誼耳適輿論參差未聞召拜而足下逆見迕拂以爲僕罪大不可解矣嗟乎君子出處語嘿各行其志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誠如仁論然無間同心未妨舊好如蘭之臭要諸始終足下與吾交不薄相諒平生即高蹈遺榮恥自降屈斯亦區區宿懷刻印趣銷事無固必

豈有譬欵故相牽逮致開絶交之釁哉夫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僕雖身遜蕘賢竊附相知業悔過舉自可勉徇雅尚勿慮敦迫而足下欲杜攀援之塗過爲哨塹之論情多憤世語近畔經此非長者所宜出也僕聞之隱不違親貞不絶俗故四皓以肥遯而重萨方以詭對而全子陵抗故人之節文先弘單布之風或遠或近均遂其高而進退從容無所致難是或一道矣足下逸情遠趣尙友古人嘗撰高士傳爲之論贊誠欲比方何等乎今叚相引藉非樂從至謂漫鸞刀之羶腥養鴛雛以臭腐則誣兩太峻也又以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有必不堪可者勢或難彊甚且有非湯武而薄周孔剛腸疾惡云云縱古之逸民隱君放言然消息隨時不若是激且悁也足下天質寬簡素饒風儀極人倫之美乃以少讀老莊增重其放夫枉下漆園吾所深慕味其遺言有心齋守靜之要固表裏六經者奈何茹其糟粕棄其精華耶且叔夜自道嗜神僊服御上藥則宜沖退愼嘿守金人三緘之誡以與物無競爲常而狹中鮮容遇事飈迅此正所謂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者怨毒之視猛虎何限也昔人有言香以

薫自燒膏以明自煎獨立叢忌孰能保之足下誠願遊方以外服食長生但可杜門養志勿與人間事亦毋妄生同異比聞擁樹親鍛自憙益甚輒以箕踞對客絕不為禮近士季以此見銜嘗與僕談之恨幾次骨僕時猶緩頰以解言濤冲與嵇居山陽有年未嘗見喜慍之色渠當有此今奉來教乃信有之耳夫人情吹索瘢痏易生唇吻所扇其既恒酷昔楊惲以報孫會宗書有南山蕪穢之嫌竟坐怨望罪至棄市孔文舉恥為太祖詘持論偏宕旋遭郗慮所構闔門見收語曰前車覆後車鑒足下口語橫流一朝蹉跌將

毋蹈孔楊轍歟且嵇氏婚於天室負人龍之望逆者淮南告變蹟有輩聞吾獨以百口保其無它亦賴大將軍能聽之耳今足下詞指激發不風而波脫有媒蘗物議環起吾甚為危焉悲夫僕聞親故無失先師篤訓居厚不薄老氏寶之吾自信曹偶之間克終厥好昔裴鍾相郗平心以處兩無恨焉況與足下投分非淺何致以隙末毋望交出惡聲哉正恐高明用干慮之失愛莫能助當爾之時譬則禽鹿見羈行為狙上肉迴憶居平與親好周旋巵酒微醺彈廣陵一曲豈復可得仰呼彼蒼左顧稺子龍章鳳姿付之一擲

矣且奈之何故不揣昔日之規庶比曲突徙薪先事以救耳僕寡昧不足當若孫公和有道者流曠覽物外嘗謂足下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此舉慊慊匪復坐是願足下留意詳味克全明哲毋以不訾之軀殉三寸舌也濤不勝惶恐死罪死罪

上于忠肅公祈夢啓

伏以聰明玄感自有開而必先悃愫幽通亦無響以不應妖祥固氣𣦼之取其契實精神所孚此闇有靈兆而爲夢是以周官聿昭八法宥雅猶勤太人動有判占騐多奇騐天風去垢有能獲其股肱帝錫九齡大武全乎壽考伏膺𥁕腦實克荆蠻廣樂遊神遂畀翟犬玉於前期秘授且或異世躬逢傳說未登早圖帝座姬公巳逝時晤孔堂子美釋詩於蘓老景純抗捭於文成先時劉舍人曾傳丹器於尼父近代楊光祿亦親劄管於重華原夫氣志攸凝實荷聖賢之錫

道非恍惚事有徵符恭惟明公先生臺下忠心正氣大節清風依日月以常新整乾坤於載造雖屬鍐之刼禍始丁讒而介山之田勛高皇眷宗邦儼其俎豆後進秉爲蓍龜壺典除彰瘴實賴鳩施趨避嫌疑更昭先覺赫赫明神在望懃懃君子用心念紹炳一介單亰十年潦倒即戾積無知踪於愚幼悔思補過尚切平生自惟清白之後所爲忠耿頗存少丁家難徒殷述事之懷長際時艱益甚憂民之計顧數奇不偶而一貧奈何嗟獻策而胡困咲治生之無術常思處士禰衡之歲英英每落它人巳踰封侯鄧禹之年寂寂猶夫故我青雲未致白髮時生誰爲相識塵埃難卜吾生稅駕夫升沉巳定奚假君平而富貴自優猶詢唐舉况復我公英爽尤爲小子依歸不揣露陳敢祈昭鑒倘以蔡忱可采葑菲靡遺後死得與斯文猶子勵有可教願言親耳微音側躬法從指麾用世譬策前途庶幾短長知所自效緩急可能豫裁公其許之紹炳幸甚仰干斧質無任主質

露稽古之榮將驗家修之實假以尺寸諒匪尋常寧
推漢王席前喜少年而超拜抑吳公門下援才子
以流芳矣

代陸生辭免入學啓 余及門陸生繁弨適故大行縉庭子也甲午春當事者既舉大行鄉賢因檄生入學補邑諸生生屬余代作此啓力辭之其事遂寢然生幼負才性近益績學工文詞所爲儷體駸駸當今第一手合此徐庾非直青出於藍矣

伏惟褒賢錄後故推愛於屋烏引分辭榮諒難羈乎林鹿雖緇衣之好雅示周行而褒膴之資慙勝魯服先人過叨夫俎豆賤子敢玷於宮墻茲遇臺下蘋苑笙簧人倫衣被宗盟執其牛耳家學擁乎鳳毛河汾講道志在扶明六經昌黎爲文功乃起衰八代幸獲司衡江左實同秉鐸斗南舍舊圖新評已高於月旦揚清激濁義尤廪於陽秋謂封墓式閭者應特之雅

則恤孤脩祀者前達之芳風靡假晴咨特煩手敎以故父某名列先朝行孚後學仗兆節而履霜攀墮弓而踴地亭亭骨鯁誼靡悔于雉經肅肅典型懷徙懸於虎賁憶麦驪縞紵宿草餘哀當景邈湖山生芻降禮爰下所司俾偕從祀入延陵而禰季子過湘水而弔左徒楚國先賢共表君實之里益州耆舊爭圖巨游之顏此臺下重符古人之節豈細子引爲私家之慭至以某忝屬清門猥稱賢冑不遺童稚之末許儕子衿之員事出非常期裹灰之載渙恩施異舊令朽木以重雕拜命驚魂聞風駭汗某遺家不造寡母焉

依瑣尾食貧伶仃善病少覓梨栗真同白社之兒長
謝蘭芝殊慙烏衣之子庭堪羅雀戶鮮鳴騶煙火春
寒蓬蒿雨長艮綠多難而憂生故復屏居而廢業妻
風枕甴把殘牘而含辛白晝掩扉倚敝盧而媮息蓬
頭歷齒寧揖讓於師儒短布單衣曷優游於冠劒縱
家饒握槧偏迷射策之條而齡及負薪絕少知名之
謁恒抱影於幽沈實忩情於進取何以謬叨鴻造枉
列譽髦夫殷士周楨情通膠柱楚材晉用事異刻舟
武鄉孫支既旁求於馬朝衆公苗裔尚遐搜於趙代
勢殊今昔道協公私然而消息每從乎時去就亦各

有志徐元直赴命諦非其偶李令伯陳情屬有可方
痛亡父之緒言身終土窟憫衰慈而托命景迫桑榆
徒欲委巷挿籬荒園荷畚牧豬廢圃負米窮鄉迹自
淵於編氓名詎班於俊秀南山種豆原非失職與蹉
東序采芹未敢從公色喜無慮揣摹不習難希入彀
之英正使繩墨相寬甚懼毋望之禍胃膺非據內揣
不堪見黃門而稱潔奚乃誑娸屬毣修以爲媒其如
痼廢所恃明公雅度敢攄下走素心運丁孤苦分甘
賤貧雖無五嶽之遊而林泉足寄非有連城之讓而
裘褐同歸性本幽憂故無勞於反屈行多孏散竟何

俟於讀莊若必強以束修將恐弛其銜轡且小人有
毋亦云身隱焉文童子得師惟願愛人以德伏望俯
鑒微忱特舒敦遣寢其寵命假以寬科庶幾進退自
便俯仰無譏門戶式微漫耻上高之里饘粥粗給永
安寢丘之田斯則高且聽卑衆不違獨大人無我直
量擴於海天先子有知尤恩啣於泉土矣某無任涕
泣哀籲之至

代爲家虞城令允鈖母孺人沈五十壽徵詩啓

盖聞詩崇壽母允洽賓筵禮肅登堂於昭壼範故女貞貢寶巖東海之棗花慈竹凝筠邁西王之桃核自宜錫其難老且俊垂諸不刋恭惟柴母沈太夫人者邇鄉先正式穀學博繼配而虞城令允鈖之後母也世有門風生嫻內則謝庭小咏夙著清才辛氏徵詞尤徵卓識鳴鷄櫛縰無懲問寢之兒割肉斷葱寧昧調羹之戒人稱孝敬道合淑温乃公素慎相攸乘龍可卜夫予適謀嗣偶中雀非誣爰當及笄之齡便是結褵之日撰風裴遣不損其儀皇甫門楣雅堪載匹

堂前操作何殊挽鹿之高閣下寧馨已裕將雛之愛出諸傳母無讓於枲絲仰事王姑必共於蘋藻稟笄之崇蔦蘿曾無愠見樂羊之金必反更戢良規伉儷比於鮑桓娣姒方諸鍾郝時則光祿翁以太丘之望羔鴈盈庭學博公以北海之名軒騶塞巷藏惟鳩於中饋誼罔靳於脫簪既而孝廉船廻廣文氈冷本先生不羞薄宦皆細君有以佐廉肥水芹香爭傳女誡當湖杏茂共識女宗伊鳳凰之叶繇忽龍蛇之應讖令嫺祖載猶薑橘以親詞下惠懸旌撫松楸而獨酹頻傷折衷哀禮因而代秉義方菊莁椒英春秋較翰

翟欽鴛錦曉久塵奩茹淡冲懷哧胡勞於躍鯉含飴遠御情轉篤於丸熊洎虞城躬承捧檄之驩而母氏雅尙閒居之美緊霜屢降氷雪之質滋堅滄海旋移江漢之流靡改旣安榮落之節最持奢儉之防彤管緗編並符規鑒竹笥木屐長謝紛華感壓白之椿闈時勤孺慕顧重芳之珠樹乍啟慈顏起居務必中程嚬笑未嘗稍假有言足法非禮不形用古方今超前軼後且螟蛉卸負義尤烈於穆姜覉犬毋呵體加嚴於伯始斯豈不誠爲賢孝相成德壽無忝者哉某等分屬通門情深猶子備聞懿訓欣值誕辰欽節行之

無雙泱綸褒之有待青鸞黃鵠厲翮于尋畡日丹霞盟心一寸高堂設帨行驅十舍之郭上客稱觴詞乏九如之頌謂宜藉重詞宗紬繹聖善則班衆漢紀別號大家季右魯邦特標貞母伏望惠錫鴻章增麻燕喜玉壺比潔光浮竹葉之巵銀管生葩彩溢桃花之香於是婺星朗耀萱草長春珍踰於芝簡瓊函既倍於金甌玉鼓矣按姪婦沈秉禮守貞最稱賢達篇雖代搆實無濫詞節畧具斂庶資傳信也

代爲嚴陵少司馬宋公徵靚詩啓

蓋聞素秋肅殺勁草標於疾風滄海奔流孤峰屹乎砥柱終持大節爾邵英聲苟求貌於虎賁典刑如睹寧徵歌於虞殯誦述堪傳若故少司馬宋公者諱賢字又希嚴郡之建德人也南國詞源東京華胄名德之後代有聞人清白所餘家無長物兼之早齡失怙抱痛遺書故復發憤下帷勉承慈訓堂有湛母士行以之成名所記瀧岡永叔於焉長世克揚先烈交慶時榮乙卯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允號東南之寶足空西北之群上書萬言治安可致出宰百里盤錯奚辭

時則初令庾山便實吳租民懷慈父吏畏神君方輿花縣之謡俄失板輿之奉銜哀解綬出祖傾閭尋補魏城益徵異迹逐蝗有驗飛檄胡神童不其之咒虎潛林韓潮陽之祭鱷投海以比曩賢曾何多讓遂擧尤異晉擢內臺繡衣日暎白筆霜飛子嶙斜彈不避津要賓王敷奏特中機宜當時直諫僉欽無雙既造福於本州亦騰芳於南楚澄清攬轡則流紫漢江鼓厲下車則風生蘭芷既弔汨羅之沈且雩卞和之刖士誠有造民以不寃已復拔冣太倉入總諸道計奏加悲請託靡施關西却金於暮夜涼州塵馬於故人

與豈特然廷議壯之晉陟冏司職參府貳天閑雲錦[illegible]花觀光少府金錢會無糜費信卿才之周辱因節鉞以共推果恆宸衷親膺獎尉爾乃塡撫三晉控扼兩河鈐閣從容議當陽之坐鎭金隄汎濫賴東郡以力防捍患盡勞迄均如帶朝家寄之干城抵隷安其衽席而忽以養痾乞休累疏獲請比河內之借寇灑涕無從方九眞之祠王攘臂恐後於是單車就塗角巾歸里南華之生自達東門之疾漸瘳高枕著書無非服古捐金築館仍屬右文廉吏可爲諸生頌義既而變起滄桑身甘灰壞陽秋之志靡爽伏臘之用自

殊地近嚴陵棲深劉嶺杜門學道臥蓐辭徵柴車獨還倩迺符乎韓老鹿冠入會禮難襲乎楊公頗從方外之遊肯諱禪家之撰長沙太守稚精金匱之方河東參軍妙著青烏之學數術仰攀夫京翼筆體兼擅乎鍾王迹夫迹寄塵寰神馳象表宜其感通玄造豫召玉京當遊白雲之鄉遽屆黃花之節時歲次

秋九月九日春秋蓋七十有六也嗚呼異哉維公生有奇稟卒而委順秉婺江之秀氣應揚域之靈躔分切股肱則功垂竹帛道存骨鯁則圖在丹青其文則黼黻藝林其行則鼓吹名教門饒俊物戶鮮僕賓孝

文祖教紘歡自習承貞肥遯言亭大年何期俗徵之顯達叶龍蛇之識人同哭寢巷莊罷春夫太丘德盛文範表於素旒柴桑韻高靖節摛於銀管故知有懺足紀無幽不顯某等敢述遺徽仰祈茂製漫假績招之賦聊發執紼之謳薤露如新松風可挹庶幾悠悠寸草毋俟賞音於後賢蕭蕭白楊必符聽懷於高咏

具謹啓

公請仁菴師回任正等寺啓

蓋聞光讚文殊均屬度生之品鷲池鷲嶺並爲弘化之區頻教藉以重敷法筵欣爲勝會恭惟仁菴大和尚座下慧業夙成仁風遐暢道屬天人資敬身爲緇素皈依三乘標微不落語言文字五燈印可全忘谿徑藩籬自肇迹皋亭繼黃梅之法嗣而開臺雲岫肅白蓮之清規洵提獎於南宗且追從於北學揚子江頭盡傳葦渡海陵縣裏俄作化城緬禪臘之載更知德音之丕振固已有地布金逢人獻蓋光彌千界顯是無邊澤沛羣靈仍超非想矣某等早蒙教指長縉

歸心瞻杖履之如臨悵湖山之已邈茲有會城正等寺者本稱古剎近在維桑春笋秋蒲粗供香積晨鐘夕梵未乏茲芻顧祈唱導之賢爲説方便之法夫馬祖載參原無住著趙州行脚寧必拘墟然爲耆宿舊鄉尤云善信易集王舍之來定居天竺曹谿所托要自炎州伏望飛錫言旋拈花笑示但傾聆於半偈足證援於三生使某等移依朗照永庇慈雲爰獲無漏之施卽登不退之地豈非念結神馳歡聲涕落者哉

葉沐露誠統惟垂詧

祭故太常少卿嘉齋吳公文代仁和學訓徐先生作

維明崇禎十有七年歲次甲申某月日明故太常少卿嘉齋吳公先生之靈柩歸自京邸其同邑友人某謹以隻鷄絮酒哭而酹之於几筵且頓首致詞曰於戲哀哉吾知吳公有靈也先是壬午秋余以之官武林公方以給諫家居有掌計之命陳謝載三不允計日就道即鼇過湖上招余從寓舟申申促鄉款曲踰常已復搯拳時艱義激王眷謂此亦何時叱馭羊腸七尺非吾有耳余亦以世變棘矣然萬有一冀者聖明在上去天尺五地幸公等好爲之未幾公赴召旋

總六垣司三載黜陟一進一退斷斷如也已分校春官網羅毋軼益天下咸服其明以爲正類登輿澄清可俟其它諸曹務封駁獻替風裁亮章而不患於刻又益延攬虛衷補裨朝政客自長安歸者爲附訊不佞其日廣文先生良勞苦僕不能以私謁爲首薦賫秋籍弟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何敢後故人余愧荷交并然自惟不肖之才力以爲公界太平賴賢者雖寒氈奚恤哉然公自召起長垣持正不阿每與當途者齟齬抗章叩陛主上改容朝夕報聞什九中寢每恨言職不盡發憤流涕力請危疆自效稍展一隅而忌者格之知勢不可爲復不忍以臨難求去迺與親知手書感慨自誓未嘗不眥裂髮指也今年春則聞逆賊亡天喋血禁闕先皇帝身殉宗社古今慘變率土崩心而文武大僚烏號鮮遂無慮三數千里外傳聞異詞余時即慨然曰疾風勁草臨難乃見吳公其庶幾獲死乎蓋公與余交以義盛意深頗悉其頭訖少即砥行礪志忠孝自期釋褐司李西江即以廉能課最載補莆中則治聲益起超拜省垣在公夙夜直諫犯顏不避時忌生平重義輕財難進易退其燕居衣冠布素必莊不失色於妻子暇迺湛玩經史持論俱

卓犖大者與人毋苟同而矜慎然諾不負終始余以爲篤於信道有古國士之風居無何駭計自北果不異予所云洎浙中人士脫身南還者咸交口頌公曰公自省垣陟卿貳不旬日而及於難且傳其事至烈余迺不禁慟哭失聲曰吳公竟死矣憶昔湖舟握手京邸馳音忽忽如昨日而今何可復得也山陽感舊白馬遺哀余亦何以堪此哉雖然人孰無死死貴得所今公以身殉國以予世家榮華一日汗簡千秋實得其所矣人皆有死而公死得所然則余於公宜志喜而可毋哭慟者公誼耶其哭者猶私情也迺仁

和有柴生紹炳者爲公通門士受知雅深其聞變也
爲誄以述之且告於余曰昔交信國之赴難方未畫
時容有爲文以生眞之者意與祝鵞祈死畧同今吳
公從容畢命大節凜如高山景行足以志悲哭者猶
私也然使吳公蚤如所請假鎮撫一方不即從宮車
後乘報讐雪恥必有可爲誓滅賊奴大舉匡復佐王
上之中興報先皇於在帝寧直江左褏吾矣乎奈何
言之不效久欲量移天不慭遺一朝同盡人之云亡
慟均行塈然則慟者良是而哭者非私也亦猶夫公
誼也悲夫斯言得之矣公而有靈其謂我何哉於戲

尚饗

徐先生爲吳公故人雅稱長者可訓我邑推公誼
遇予有加及聞公盡難歸殯相鄉鋔涕因屬爲此
祭文盍感交傷逝余兩有不獲辭矣并附識此

祭江道信文

嗚呼某與兄交盍三十年重之友生盟好本爲中表
弟昆近而情益篤老而誼彌敦始也文字切磋旣而
相徃還其後更以學道爲歸而願講出世大因惟
我與兄臭味滋親醻對話言晏笑飲食迭爲爾汝并
忘主客即應陳客契張葉懿戚銜巵而戲陳墜白入
座而互難儒釋某嘗片言解紛相視莫逆周旋旣久
愈信平生乃命賢子北面執經禮旣殷於世誼訓兼
代乎過庭又復謂予粗知淺方什七誤中召診即康
豈期識非尼於龍蛇疾遽入於膏肓雖處榻間不癈

攸好時而稱藥量水時而談經析要悟幻影之無常
唯放生以深樂言別未幾遽聞訃告當奄逝之晨朝
猶拈花而獨笑兄詎非乘化無涯徃生有效者乎自
我言之兄以素心而不墜儒風白衣而深通佛法內
行醇而臨事不欺天性狷而與人寡合修證在禪淨
之間品題則道俗靡殊如某款啟最稱歡洽良友云
徂忽踰落葉舉筆作傳涕流交泄歎伊人之不再宜
超舉乎塵劫幸後嗣之揚芬知足振乎遺業嗚呼百
年有旣寸心難磨送徃事君子謂我何

家雲倩徵君祭文

嗚呼吾姪而何以遽即世哉姪為吾從兄少叅令子早舉於鄉既又特膺薦舉不就以徵君終其身不可謂不榮天年六十有九以考終委順不可謂非壽內而子若孫若曾孫外而女子若壻若外孫森然林立哀絰執喪者長幼凡數十輩不可謂不裕後且少而踏學能文有聲公車歿之日自士大夫以及鄉閭父老靡不交口歎為長者不可謂無令名夫如是則姪於洪範五福春秋三立幾於備而有之存順沒寧亦何憾歟然而予兄弟及羣從子姪每悼天不慭遺奪

吾姪速而相與長嘆且久而言念及之猶酸愴涕流者此有由也吾家自大父醴泉公始以進士起家出入中外臺以忠孝廉直著於當代少叅能繩祖武而諸姪繼之與學博憲使兩舅次第登賢書柴氏遂為衣冠之盛其後少叅折館學博亦無祿而憲使猶通籍宦遊姪以孝廉家居維持禮範若壎篪吹和及百皮遭罹多故憲使賦遂初旋謝賓客姪痛厲行零落意常怦怦而舉宗漸有式微之歎然烏衣馬蕃風流未墜猶賴有吾姪在也豈意門祚亟衰天又遽奪之耶姪少雋而篤於天性孝友婣睦生平無放言過舉

事後毋盡橄其視予兄弟蓋十年二十年加長而執禮最恭處弟姪間煦煦如恐視之凡家乘祀産諸務力為經紀每族姓有挑逹者姪口惟溫語而退以躬率之赧顏知愧方甲辰新正姪已患腹疾猶彊起展墓扶杖自力一跪再拜慨然曰某不知繼此能復謁否是時與祭者姊好詰相慰不覺其言之俾也自此疾日益深秋初遂不起悲夫姪自慶短期猶召親知榻前訣別至予兄弟則諄屬再三令諸子若孫謹率教誡毋失先世家範焉其卒也　然不亂姪之表裏本末於是足徵殆古之所謂吉人長者乎然自吾姪

見背遽喪典型予兄弟即勉循大體而力所不逮一切家規漸非其舊近於兩山墓祭見享堂頹圮墳土侵蝕雖尊幼發憤而逡巡未諾則追憶姪之坐鎮雅俗提挈綱維者正未易也夫天亦何靳假姪之年以俟後起者歟又姪歿裁數月第五子盤復感疾暴亡而從弟中則世培世奎先後奄逝一門死喪何以堪此姪將無聞而亦且恥予之悲者乎雖然姪盛德在人食報有待今而子允欽允鈜能奉先人之教居喪盡禮頃為營墓於龍池墩之陽識者皆稱吉壤諸孫中讀書厲志亦必有成立者予兄弟雖愧衰遲猶將

敦一本之誼述觀察公以來家範率爾後人以不負吾姪遺囑逝者有靈其何悉之

祭徐母陸夫人文

夫記稱內則史家紀列女雖在壼閫苟具才行學者美談焉然處順者易爲德履變者難爲功若廼歷閱艱虞質行淳備而又報施不爽臨身以終一時所爲矜式而歎與也烏乎孰謂徐母陸夫人至竟不獲壽考哉夫人爲女即淑女爲婦即貞婦爲母即聖母於古內則列女所傳不啻亡愧色大善數什小善伯于當世士大夫必有采而著之者某於夫人忝渭陽之誼習聞其事行又得諸而子輩口述一二節概及先後榮落之際不勝重慨世變而歎夫人爲難能也太

夫人出自陸爲太學行仲公中女母即吾姊柴太孺夫人少以賢孝聞及笄歸武陵令弁如徐君先是武陵君已娶於陸即世廼迎夫人爲繼室其先夫人遺一子曰孝直生財十月耳呱呱而泣在懷抱間夫人撫鞠不異所生自幼洎長大諸所爲延師納聘經紀必周及已取有婦則出其先夫人衣飾篋笥封識如新盡以畀之曰此若母故物吾奉王姑命爲若代守者十有七年今畀若可一一省視如見汝北堂也慈孝直下拜受且涙涔涔交頤莫能仰視云自昔所稱賢後母如翟母穆姜衆矣亦有慈愛不私初終盡濟

若夫人者乎始武陵君起家名進士解褐受邑與夫人偕往大氏恭慎以佐君廉時有丞某飾金卮為壽者武陵君義不受佯謂夫人曰美哉卮藉手為張飲具夫人卽正色對曰嘻美矣然苞苴之禮行度不足以污清白吏且君素所為矢門郊者奈何武陵君笑曰聊用相嬲微子言吾業謝之矣其伉儷相莊持論達大體類此非久武陵君不幸捐館舍夫人煢煢一茇婦率諸孤屏居田廬哀禮盡制又時變勢殊門庭蕭寂元年三十祖季年乃歷什祖親舊多負責不償家益中落時時患播遷辛苦萬狀夫人處之晏如

幾微不平見顏色有丈夫子三皆少雋多才束修砥行竟乃絕意榮進闔戶讀書起居阿母前自宅人不能毋望夫人乃獨喜曰昔介子推母相將入山然戀耳龍蛇之作身隱焉文胡為者今我兒曹爺在坤之豫義取括囊无咎矣未亡人徒與偕隱沒齒復何致望耶故孝直兄弟雖才能不苟去就然所繇優游裘褐全其嘉遯不為迂身以求養者賴有母夫人賢也賢母佳兒慈孝相濟為人倫至樂然不竟獲永年是豈非天哉夫人初感疾尋篤孝直兄弟所為禱祠靈藥萬方卒不效諸孤一哀泣血柴毀骨立已則迺起

苦塊中緝述其生平為狀庶幾古史所列某自愧椎不文末繇綴輯本末以竢君子然夫人產名家為良吏婦生又有令子雖遭喪亂極幽憂伏處巖穴年紬中壽而懿行彰聞光前絕後垂名不朽旌命將來天之報施不可謂徃徃而左也於夫人又何憾乎哉

祭亡妻張氏文

歲維辛卯如月仲春賢嬪亡蘇行彌十旬日月不居喪念循新我有肝腸胡能示人乃以羔羹稻酒茹哀告訃就靈筵而告之曰嗚乎子竟舍予而長逝不返初先是子抱病淹久骨立支牀自度弗起執手於邑戀戀不舍予實重傷而意故好語慰之謂百歲大期彭殤等盡生寄死歸子歸得所幸甚勿復留連也行矣努力而子亦心領吾語豁然以終噫嘻子死洵得所近乎見道者流除恐怖謝糾棼以乘化委順適予則義深伉儷契重良朋乖離中道天奪之齡言念

達旨惡能忘情哉逆予少孤屢空就舍外家人或譏耻小丈夫耳予顧奉我惟勤又載一被放拓落彌甚不事家人生產作活重遭播亂益倦遊絕意進取執豎師蹤業頗復浮湛自宅人多所不堪者而子獨處之洎如黽勉朝夕何有何無罕以是望予蓋北門交徧適我與日談矣故比歲以來予潦倒亡善狀而出有與守入有焉依餒而進膳寒而授衣煩鬧而爲解披不炫於末俗不惑於多岐語曰家貧思賢妻正賴之吾子也而今已矣安可復覓哉子雅素共顛薄於鞅勞攻苦茹淡不自護惜又往往有胸中氣鬱塞內攻輒伏枕負痛而過討禦窮儉拾仰取大小倚辦一錢不妄費時或輟餐奉客腹枵然苦饑地忍竟夕坐是勞勤痛劇實予所爲刺心者也吾居常謂子得喪有數毋自太苦雖酷貧法不當餓死屬有天幸日下紛紛貴且與卿在家餔糜耳子頗相然許而卒以勞勩隕生一瞑不視嗟乎傷哉此命矣卽懸磬之室孑爲耻躬而陳爾匜枷倘有餘沐開爾筐笥倘有留服發爾盎瓶倘有旨蓄物在而人亡勞深而報淺能禁一哀出涕乎是以獨處悽愴出則忽忽不知所往吾性本懶放與人寡涉闃然處弔不好飲酒優徘狹邪

素所厭棄特時事博戲爲娛今聊復爲之索然興盡彊笑不驩祇益頹唐自縻也去冬歷兹生趣日滅嘗獨語浩歎手自書空作咄咄怪事不難一旦捐軀追遊地下已念亂嗣中斬龟窆未襄倘須苟延年歲以責後效然日復一日悼祭亡聊其何以堪此吾又秉質清羸不耐小極兼罹此憯變憂能損人若何可言賴子家兄弟親親之誼棲寄一廛幸安筵几却後行藏飄泊正難豫知檢子篋珥斥賣倘可數十金貯待營葬倘獲利便力圖了此以無負遺囑至懿行芳風留著三黨賴有我友承志必傳於後俾美女史燃生

而窮殀死獲虛名所繇歎悼欲絕哉或有議予過當者予亦顧念亡盃乃情之所激涕淚迸流予歿之踰月以乏故即小女奴粥之徐氏臨當送遣伏地哀號久之有母家出僕聞變趨唁亦相鄉失聲皆緣生平遇之有加故使去婢出僕聊恤而不忘也又迺況於伉儷篤好者乎雖然予已洞決死生我乃浸淫哀樂而謂能言不果能行將令漆園東門哂誚千古奈何吾好送子以往而子不陰相我以君耶夫形去神留情發義止靈而有知其尚有以謂之開予心矣烏乎哀哉

栗肖軒先生文鈔卷之十二

雜著

釋譏

有含華公子譏隱曜先生曰蓋聞乘時之彥近而非遠遯世之賢往而不返故君子達則龍躍鸞騫沐浴日月之旁翱翔風雲之際隱則蛇行蟬蛻詮伏艸澤之間飛遁煙霞之外或出或處亦各其致也今吾子苦身單思砥行務方曾不能效一割奮長鳴策禮官游嚴廊驅馬高蓋掩紫懷黃馳驅京邑揖讓公卿則庶幾超然遠引依隱成名歟迺復委蛇城府羈紲於樊或擔簦而容或賣藥而廛或伏枕而息或授館而餐年齒逾邁托業屢遷節趣無奇臭味匪韻進云悠悠退亦爾爾名不挂於通人實寧符於高士下走欸啓未燭厥理先生豈有說以處此耶隱曜先生䁥然而對曰公子所以督僕者至悶且遠雖然鄙人卑之毋甚高論也夫出處殊軫處亦異塗國士之猷不可企踵而希逸民之行不必比肩而齊何則各會其時亡爽所懷而已故黃能而進者事之符也度義而行者道之揆也當可爲則身踐華膴而不以云非不可爲則名在與隸而不以爲卑從其隆則矯時亢屑而

古者隨從其汚則與俗浮湛而亡所託褱者有虞氏
甚苛縣辭唐仲庖佐殿務生訥湯孔公歷說接與伴
江下子分庭干木踰墻孟軻濡滯尹士徬徨屈平憔
悴漁父徜徉北海卻聘嚴陵赴京幼安麾金彥方學
商少文策杖元亮浮觴彼去就之不謀亦遐邇之難
方子何不追惟盍各之義而徒以一成相望也含華
公子曰去就溟邈之介於古誠然矣迺吾子所以自
命卿同先正者其指可得宣歟隱曜先生曰僕聞之
由不苟榮處不徒潔遠非離群近非驅迹揹已自惟
將有足述葢有不能者五有不可彊者二輔世者

良識時者俊傑苟非其才位不虛列故或寵彰於冥
烈效存於屨屐若盧紬紛綸術窘盤錯豈足當宰割
之任許奔走之役此僕之不能一也國家須材尤重
所學如董生發藻三策劉氏辨章七略黃瓊年少諳
練臺閣皆以綜先典討故實傳顧問擅述作自省涉
獵單陋莪植荒落此僕之不能二也書曰有容德乃
大語亦云人至察則無徒故山藪藏垢川谷納汚而
時若度量不足氣矜有餘皂白太分咫尺多拘即何
以諧物情御世塗此僕之不能三也禮貴強力詩咏
方剛寧辭鞅掌罔勑將明柰何體嘗狼狽精半消亡

支遊伏戶偃仰在牀藉令剔歷諸艱經營四方非予
房之高而豈宜載病畫策無長孺之重而安取臥理
嚴疆此僕之不能四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既視其
力亦載以福綱成暴貴有食肉之相北平數奇無封
侯之骨倘象隔星辰形虧壬甲而妄萌非分不安落
魄祇令路鬼揶揄羣兒跆藉此僕之不能五也生平
具斯五短望絕半通以巖穴爲親以裘褐爲終亦欲
希蹤箕潁高揖喬松而勢有所格願有所窮嗟乎出
處巍巍之業固其遇也處優矯矯之迹亦其數也僕
家無環堵之宮無負郭之田俯仰因人緩急惟天不

能自儲擔石自名一錢性昧治生資乏買山糊口在
所軀命苟全計未得忍饑採薇發憤投淵此其不可
彊者一也又僕早喪二人中殞室婦子然之身何疑
何慮五嶽可尋滄海堪溯尙復情牽幼穉誼戀墳墓
一旦割棄宗祊勑斷家務坐此徘徊未能決去此其
不可彊者二也夫以駑下之質多轗軻之遭富貴非
其所望貧賤何敢自驕任運推移無心作勞故搢紳
而來非王父之招搖貴藥而壓無君卿之遊遨伏枕
而息殊茂陵之避囂投館而餐豈南郡之自豪若僕
者出誠不堪處又安固降辱已然卓犖何論即無挂

於通人之目又寧編平高士之傳也哉於是含華公子憮然有間曰夏蟲談氷而猜蜀犬見日而吠人知其一莫知其二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敬謝不敏長揖而逝隱曜先生乃下帷獨坐抱郗而吟曰陰陽兮代移日五化兮龍蛇柱下守雌兮柳季和牆東非遯兮西山非退歷歷未必全兮平平亦無訛木有楞兮遠斧柯身不材兮天年以㢟庶幾榮啟期之旄兮帶索而行歌

與昌黎進學解同體而精實流亮則過之所談與時消息處亦據天地間第一正當道理 黎習原

應詰

柴生比歲枕病杜門四方君子車騎枉過者多不能答以是負深次骨人言或藉藉見告勢又無可如何引咎而已及新秋小差殘暑尚烈有所知客過而詰余曰客望子深子豈無意自解歟抑聞之禮備主賓義車旗報古者士大夫聘問列國與其名賢羔雁縞紵交相贈答漢晉以還斯道不廢結驩投分流爲美談若乃孤躅狹中矯拂時俗伉香逆謝朋遊魯丕鮮酬候謁王充絕慶弔之儀周燮希賀問之好正復學成節立見誚通人子今奈何效之也主人憮然應之曰至臣報禮缺如僕誠有罪至云有所厭薄好自偭倨僕烏敢然哉僕自束髮受書猶通交道亦嘗仰遵先軌請益大方孤陋燕僻並知迷轍自遭亂髮業徙治騷巫文社唱酬不復能與丹雞白犬敢聆約言十數歲以來所央計辭避者惟此耳然結駟名流斑荊當好周旋揖讓時亦側肩未嘗踽踽爲顓務闔門逃世也往者南遊越水北陟燕山衣帛橫金無間彼我[illegible]咲車馬之輕肥[illegible]高之偃蹇一隅通蔽頗能[illegible]諸公當熟悉之矣[illegible]以造請凋疎報謝闕誅前[illegible]方來後呵復繼[illegible]坐致煩辭者僕豈恥過

作非得已而爲之哉悲夫悲夫此固難爲不知者一
二也僕身苦貧天性善病少有衰容强見老態春
秋四節大半養痾故居愛省爭習成嬾放時可乘興
遊開無心偶集劇談深欬欠伸莫支掩關獨棲早臥
晏起數息量腹動須撙節遠行作勞患苦滋酷小少
縱意輒致奇毒家人孀子每形歎詫嘗顧影自疑殘
生僅延龜腸雞肋無容勉努所賴友生知已寬假繩
墨之外以幸苟全耳自去冬病瘍獻歲裁合蹣跚步
武遂格驕應會城親故接面用稀南北過賓益復間
阻何則相思命駕僦値云艱子弟藍轝理無恒設也

由戛徂秋稍堪曳屐攝生逃暑望日而晞頊遭慭親
之訃觸熱奔唁徒步往返不勝罷頓其他四方謁謝
實未暇遑且館餐他氏家無應門名紙惠投浮沈未
免郎歸舍省覽每已踰時高軒不停蹕叩無地緣是
中寢什嘗六七或久客湖山經時契闊正坐賤軀伏
枕扶疾不前轉輾就平爾欲自力而出少奚奴謬誤
巷曲懷刺尋訪莫得其門又性復畏犬不耐竟入墻
宇嚴邃叩關遼巡往往顧左攀嵇典盡訪戴以此自
明殊甚絕倒也嗟乎僕自惟行非高尚名在下中腹
無異書身乏貴骨蹉跎年齒四十無聞奬帚千金了

何足特咏歎式徵寄栖猥陋清塵濁水分隔雲泥而
猶有自遠光臨惠而好我度越恒量尉藉良深況豈
然足音空谷致喜長者車轍蓽門爲榮僕雖鄙淺亦
欲一當高明披襟握手固其雅願重趼追敘詎宜憚
煩若謂僕掉臂輶軿汗顏韝鞴先施未能來而不往
是殆不比爲人矣至慶弔一切曠廢居多有賻無財
尊窮前典夫先往後罷爲功非嫌不持一錢給賀猶
可自昔名高今之所醜也苟欲黽勉有無藉手毋藏
即何以辦此哉僕闔各出禍心傲乃凶德乖反禮法
辯則爲訹知正乎一刺漫滅叔夜酷忌弔喪向嘗私

心過焉弟令僕體非弱劣家稍殷饒雖不能延郊置
驛脫劍挂壠而束芻鄭重巵酒慇拳猶勢追驩差足
自展又何至見御往來之際不備吉凶之文也哉貧
藪所屆天實爲之徒有拊心自悼而已雖然管鮑相
知不責其乏孔卜之誼短猶蓋之獎誠聞言狠狽懼
切負荆尚冀二三親舊相爲排解僕雖罪戾滋積庶
然稍追萬一哉客於是粲然謝曰嚮信矣側耳誰何
亦或未釋今悉明論知睹肝鬲豁然芥蒂已去腑臆
凡百君子當爲爾白

省疾

歲辛卯秋余抱疾踰月沈憂莫展廼假主客之詞用以自省豁情遣哀庶幾良劑率筆所就蕤惪斐然錄之聊示好我者耳其詞曰

時屆秋莫風雨恒陰主人抱痾伏枕潛吟容顏憔悴意思浸潭掩闗距躍肅衣弗任有客過而省之曰請少間主人三辭客固以謁爰就燕居披覿容色客既坐定舉手相勞曰子何疾之深也夫含經味道者愼養身之術存神服餌者優却病之方五邪罔襲六淫罕殃少逮壯盛老而康彊惟每生之胥溺廼縱欲以

自戕耆利若渴徇名如狂厚味腊毒冶容伏鉞勤爾官骸滑而神明披枝傷根消膏損光内鑿厥竅體爲之劇於是居　而力殫未艾而形瘁害流於骨髓既中於膏肓若吾子類有識者疾所自來將無坐是乎主人曰唯唯否否僕本弱植與世寡儔懶放成性榮進匪謀蹈道則未騁欲是羞少罹憫凶長際棼糾天步良艱造物嘿讐骨肉崩離家室飄流節趣維谷笑言汎投仰高天以曲蹐嗟白晝以長幽顧微躬之不競惕中心以若擣韓公子之孤憤屈大夫之離憂曾臨淄之七哀張河間之四愁既傷逝以永嘅亦賦恨

而微謳每適回而惜日況寥慄以悲秋寒風淅淅落木摉摉蛩蟲喞喞征鳥啾啾陰陽代移歲月彌遒左鬢易移朱顏不留懷疹難消臥痾靡瘳諦眡病機職思其繇客聞之曰嘻甚矣惑下士忿欲中人溺情積勞失養繁憂傷生鉤吻攪腸玉屑眯睛苟自我而爲累均見道之未明治忽倚伏適然之數修短去住偶爾之形彭殤壽夭可以齊致夷跖清濁可以同名曠達爲寶和光則亨諒哀樂之稱劇本賢智而鮮宏肆悼亡而感戚抑念亂而怔怔拂逆而與人多訧轗軻而呼天不平子何不豁爾情匡爾身澄爾慮返爾眞

調爾氣育爾神觀於虛無之濱止於寂寞之垠處於恬澹之宇依於渾噩之隣扇於沕穆之風登於熙皞之春被以寬博之服載以優柔之輪扶以逍遙之杖息以寧靜之茵調以疏越之絃飲以太和之醇即無苦口於雷桐之劑而自可齊齡於懷葛之民主人既得聞斯言也攝衣而興載拜而謝曰善乎哉論矣鄙人固陋沈憂莫豸樹萱曷懷懷貝徒爾側聞明訓宿疾如徙效豈一丸施踰寸七我占易繇勿藥有喜敬書紳其疾良已

訟魃 辛巳旻苦旱時聞人家[illegible]生魃魃者吾氣所釀亦甚矣余[illegible]作此

咸昭陽物恰兮誕旦月之赫曦蘊蟲蟲兮焦原盼西郊而綏號群工疾於犇命兮悉控死之欷歔五龍竭不自理兮燔猳坎纂兮胡爲孰俾㪉操厥指兮羿乃縱九日以上枝帝曰哀此江南兮羞天椓予以害雌戴一目其斬張兮肶青衣馬覆之任窒嬰於赤水北兮胡頓神皐而甾我黎履翦髮爪爲茶兮宣又瞻星而唱槃夷炎雖號伊天女兮异精衛之狋狋挾顛爲利蕉兮鞘之光猶建旗彌節指孰湖兮手鬈然弄夫肥遺雖軫軫兮辟易奚蠻蠻兮俾倪堅何赤兮千里

川何沸兮魚在釜留井兮煙起火雲灼兮隳翅鮫室燔兮渴欲死要靈氛其靡决巫恐㬥其焉止煽虐兮泰傒告無罪兮民父子遣余信兮蒼水命余倌兮天吳商羊舞兮黑蜧躍迣蚑爲首鶩兮左有合窳與俱排九關而敷衽兮虎豹狺狺兮莫余袪信皇天鮮婈牿兮唯汝魃之亟誅飛廉醒夫宿酲兮列鈌忿而先驅假應龍格鬬兮雨師妾以佐諸令河伯相犄角兮江婓從而更擊其虛祝融雖請不獲兮叔均受而械洵雩毋吁兮稷毋除歌祁祁兮祝篝車甌之穖兮民樂胥

討蚊檄

蓋聞皇造王仁不優匪類聖明在宥寧假暗奸令赤文以亟翦與刑殘而並尸胡此首戎乃猋小醜爰胥旁午蕩我　庚貌郁郁以希聲乘炎炎而藉勢生成細瑣器具鬢眉板起橫汚徒銛口吻朋比爲策轍誇負𥡴之材登高而呼便有轟雷之氣望若名流赫赫行多隳節寘宾巧飾威儀潛營窟穴計深鑽仰力盡貪饕逐利而嬉毀人自便交遊惟市道吐納假殺機仁孝興剝膚之嗟貞淑有露筋之痛埜乏寧寓爭成血國家難安枕盡苦毛民亂所由萌害因之烈乃誅

意之論懵蓄於狼心量力而行怯當乎螳臂敗乃公事正坐紛紜成豎子名惟圖齮齕非徒從欲以逞竟甘與賊爲儔炙手當塗全脉畏離之懼騈肩入幕都忘鳴豫之凶謂白日匿光擬螢無問而青雲頻近附驥堪憑志本媮生無嫌混迹躬先獻媚每奏新聲苟羽翼之可資但脂膏以自潤姿睢罔憚尊親劣於子規隱忍非常廉恥斷于謝豹始焉無用而飽比在漢侏儒宄之儕暴必亡有同吳子弟歷閭巷逆節滋彰罪貫當盈誅條莫逭上車欲僻寧期風起塵飛录爲思遊已患蟯鳴洞[illegible]兮作焦頭之[illegible]猶誇利齒之

兒蓋孽繇已作妖非人與運業返於陷明義難容其
首國將蠕如百足至死弗僵即彼焉九頭有殺毋赦
爾將天討佈告前行何嫌鳴鼓之攻直覘義旗所指
金風助順羽扇從麾烈炬宣威戎旃用壯庶幾盡殲
而返無俾易種於茲千里追奔老巢必搗渠魁就戮
餘黨雖寬要以洩三靈之憤除兆姓之冤菹醢爲期
羞使充於丹鳥灰釘容請弔豈辱於青蠅於戲誰生
厲階自貽伊戚克則取之不在茲乎黨逭殲魅遺禹
鼎而胡逃纍始幺麿諒秦坑之匪酷檄到如律令

虎䖘解

歲庚寅辛卯間杭之四郊盜在所多虎䖘焉白者蒼
者而玄者班班然鬬鬬然少者三四多之什數白晝
蹲踞排戶而攫人血殷藉道路間始猶墟落已迺闌
入負郭於是行旅屏息居者或擄屋而號莫敢誰何
父兄子弟咸咋指數異謂累數什伯年罕有聞見如
此矣夫虎吾知其鷙獸也牙爪是逞義不可馴擾搏
人而食是其天性然異時窟穴與人絕遠潛處巖谷
林莽且夜行晝伏所甘惟貛貍羊豕之屬即間出而
噬人不幸觸之鮝焉亦僅耳然人猶設法捕獲食其

肉寢處其皮故虎雖猛時時辟人不敢犯何至負郭
近郊白晝橫行而靡所憚哉嗟乎氣類感召物不虛
生苟以今徵古此則天之所驕而人實有以致之然
也春秋書多麋傳紀犬䖘皆列其事應以示陰陽乖
沴則異類滋妖虎者西方之屬殺氣所鍾也仁明之
世殺氣消歇則虎不爲暴茲者兵連禍結南北搶攘
劫奪屠斬死人如亂麻奸吏放手朘民膏血豪右健
兒盡行都市瞋目而剽之金彊者刀俎弱者魚肉即
一時有數什伯千猛虎在民間矣民日惴惴焉懼不
與於門虎之爲䖘又曷怪乎先是歲在已有崔監以

省軒居士自述畧

省軒居士姓柴氏其先世汴人從宋南遷家於杭入
國朝籍仁和祖父皆爲清白吏居士少失怙恃從伯
兄受學初曉大誼弱冠補邑諸生通交道稍習詩古
文然省試屢躓年三十以病謝去已復學爲醫時亦
中病弟苦不能精淳湛而已間遊四方以友敎爲事
北適燕南寓吳越非久卽倦而思返槖中裝無有也
生平拙於逢人少營幹踈懶率素於儕偶閒好面折
平議頗胷無俯仰人亦諒之所與善多賢喆君子其
從事執經者不乏雅流居士少喜文詞馳鶩聲聞及

中年益悔之有意求道以樸實恬澹爲歸嘗希古儒
者質行之風不沾沾講學至洛蜀水火朱陸異同每
隱而置之柱下之傳西方之敎皆信與聖人同揆而
不必手擁丹竈身入蓮社也居士天質素羸身短小
鬚色不華而肝鬲之要無殊於大庭屋漏與人言未
嘗不勉以爲善年五十餘愈悟愆尤日積有味於曾
氏三省因自號省軒覬得二于尙後刎然早暮撫而
愛之自分衰年善病無復有非分之營營謂處一丘
一壑長松可依鶴鳴子和坐憩其間呼童煮茗亦足
娛也昔仲長統作樂志論以自廣宗少文繪天下名山

云嘗臥遊居士屬友爲此圖聊寫吾意所託耳寧必有待爲須哉既圖已乃自述梗槩書之示我同好焉

樂省軒記

昔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曾子自言吾日三省吾身夫省者殷而切樂者澹而忘似不可以合并言之也然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樂亦兼省曾子敝衣躬畊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則省亦不失爲樂乃知樂之澹忘忘者忘其境遇省之殷切切者切于身心也豈得以並舉而相鑑乎紹炳犬馬齒衰于道罔聞何敢妄希大賢顧竊自伏念欣然獨笑吾儕小人荷天之靈雖貧無立錐之地而一枝寄棲不至凍餒塡溝壑又時時善病幸無大

愆所與交君子長者不相鄙遺比歲嬾涉人事而杜門下榻有書史足娛即學愧人師而長少從遊多恂恂束修之士無貧起予此皆紹炳之薄植而厚獲于天者也故樂亦在焉至所爲省者則甚關何則紹炳早承父兄之訓不自勉努頃始粗曉誼理用聖敎自坊而秉質愞懦高山景行如駑乘難策多頻復之厲其當省一也又讀書通交道未免囂囂自好名心客氣所在遊戲習成簡倨之風今頗知慚負而狹中鮮容遇事復發日過猶昔日積其當省二也顧以聖賢爲歸而結習沉痼襍念紛飛年歲遷訖學道不果其

當省三也以此三自反每覺五中𧨏然不啻背負芒刺足踊春冰樂且無可言者故特自題其居曰樂省軒俾朝夕顧而念焉知我生闕世所獲于天者不薄宜厚自警策蘄進于道庶幾樂在乎天不以戚戚分其志省存于我不以悠悠喪其功質儒者矯之以強日過者持之以默念躁者澄之以靜朝虔夕惕久之滌熟以幾于忘則身與境遭胸中無事矣昔孟子稱三樂之君子固以仰不愧俯不怍爲要昔曰作德心逸日休然則切于已者乃能忘乎物[illegible]致自附爲顏曾徒也心竊嚮往之而參于二子間謀所自勗益惟省之至斯以全其樂者歟

齋居偶記

歲庚子陽月六日予在館舍苦除圖者徭期無以去後門下生亦皆患之叟趣不應是日適會講而闔工至諸生詰之不服予因勤色告誡其人乃逡巡退始悳小警其後無傷也下晡有吳翁過予談次舉其隣人俞老事俞老者以杼軸爲業有道氣一日以相識老茲另疾偕吳翁訪之鄉結茅古塘迤西離城可十里許兩翁至其所已遷矣隨訊道俗云約去此數里日共蘭若則茲另所棲是也于是捉臂謖足行至一處果是喜而款扉有一沙門者出問訊主名張目曰何老公吾地無之豈居士誤耶兩翁殊出不意堅叩之復謬曰得無某精舍耶時已日亭午腹中枵然若饑不得已躡蹤前往及至已憊甚見此中人即笑曰吳釋子適作誑語適所過不錯爲還訊之于是復來前所涉門間剝啄聲以爲他客仍出應吳翁見之甚悉喃喃數曰未竟俞老即肘而止之吳翁徐請所以俞老曰此釋子誠妄然見吾與若重來已足愧心矣又何[illegible]數其失踰于痛棒乎予聞之不禁爽然自失也[illegible]書養氣蘄進于道乃如役夫細故自可不校即有言當令僅見傳致耳而據座喋喋耶以遲

俞老卑之少味矣嗟乎世有達識雅量何必士大夫
予故筆而次之以志吾過且旌長者

何生贈言記

何生爾循婺州人也而往來錢江吳會多賢豪長者
遊勤筆劄好酒及色落魄自意能不拘細謹然所至
攄見肝鬲尙氣分小見失意輒投袂而起造次顛沛
不欺其志此亦有足多者先是其鄉人湯生與俱游
錢唐旅舍湯生者一夕暴病死槖嘗可千金群僕嚾
之環而相窺刼何生爾循度不可力爭乃以計紿群
僕曰是槖槖者囊中物耳行與諸君共之然委是遺
骸而掉臂不顧則已忍始待君夫人至君夫人至請
中分所有某亦從此逝矣群僕喜聽生言湯夫人尋

至爾循奉金返璧櫛手告辭曰吾豈若奴輩利而財
哉薦餽謝一無所取焉於是錢江人聞而高其義咸
願一識何生者而我友兩陸氏昆弟則遇爲生居停
主人既數年矣已大行氏用殉難歿而項之驟武走
閩聞其家大人變椎心泣血蒲伏還里何生過而勞
問涕泣灑衣爲延請醫藥禱祀嘗抹萬方及之喪經
紀含殮櫛錄遺槖凡所爲部署俟事者從諸君子後
惟力是視且久之逡巡不忍去當是時雖驟武交遊
徧海內一息不屬求如爾循之竭知盡忠始終罔替
可多得乎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吾於此而甚難

何生也且不寧惟是當今陵谷變遷所遇非故大行徵君化爲異物無復昔時居停卽同遊諸公大都伏處堀穴卄心窮老平生親舊多鄙而竊笑之者以君曹錄錄亡貴骨直死灰溺之耳何生廼獨周旋悃祝昔有加且裒集所爲贈言而錄之成帙以示光寵凡若干篇烏虖諸公布衣交弄其文墨何與人事而至竟珍同什襲豈有馬如羊有金如粟終不易此區區者哉爾衟畫已齊窮達爲一致歷生死而同歸矣余故述其梗概既以嘉何生且告天下之爲人友者

昭君夢記

有耕于雍之野者鋤地尺許得古碣一方其文爲昭君夢紀稱漢無名氏撰豈後世詞流擬爲西京禆志者耶惜其文剥蝕不傳余卽其意擬之錄其篇於左

孝元帝時後宮數衆多不獲旋接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工求貌有齊國王嬙字昭君端正閒麗自恃其貌不肯與乃惡圖之及竟寧元年虖韓邪來朝選後宮美人配之王嬙圖當行比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憮惜不逮卒策

嬙爲閼氏與宮女四人偕出塞令從者一切依嫁烏孫公主故事琵琶馬上作樂以尉其道路之裏而帝因窮按畫工納賂者主名毛延壽輩同日棄市嬙入吳甚爲寵禮然朔邊苦寒風習羯羠難近又瀕行時覺天子有惆悵可憐色其後頗聞按誅延壽等以雪其憤於是心益不能忘漢時作爲歌詩引頸南望涕零雨而一日虖韓邪出徼薄夜未歸嬙久侯穹廬中黙背嘿坐聆孤鴻嘹唳悽入肝脾不覺遙憶鄉關罷觸假寐已夢出幕外四顧泬寥因念吾廼心天漢何不乘間自還大漠月明踉蹌而南俄見道左有白頭

老人從一碧眼黃髯兒手控紫騮馬以待俶儻権奇嬙驚訊之老人蒲伏自稱曰臣此地主者也知閼氏竊欲還漢然道理遼絕謹爲備駕嬙且鄂且喜遂乘馬攬轡而前老人仍鄉導於是涉龍沙度狼山眺瀚海蒼莽千里復循李陵臺蘇武城抵光祿塞下所過川原歷歷老人必長跽以告嬙于馬上廻憶舊所取道悲啼不勝未幾詣一處亭障碁置刁斗宵嚴老人指示曰前爲雁門關臣不能從惟此騎可達漢京耳言巳老人不見而碧眼黃髯兒勒紫騮已乘空行不循徑路嬙濛濛如坐雲霧間耳際輒作風雨有頃颯

然墮地惟嬙孑身廼在漢宮門宿衛者莫省所自有中黃門冗從驚怪致詰嬙對曰主臣妾卽舊宮人某賜虖韓邪者今脫歸縣官惟所命之中黃門轉告給事宦者達諸帝所帝方夜晏披香殿酒闌聞奏事脉詫毋望廼屣履自出逕之嬙旣謁帝伏地涕泣稱死罪又曰臣妾寢陋亡狀陛下弃之蠻中然竊不自量願歸骨中土得一望至尊顏色死且不朽帝亦哀其意親掖之起且曰朕負卿正緣奴輩肸幸能自拔過於隴西降將軍不尉朕寤寐耶是時六宮妃妾環侍者莫不動色屬目見嬙音詞慷慨豔跌彌卻皆憮然

自失帝乃携嬙便坐栖酒勞苦嬙後婉嫕承指旋裳幸御定情之次燕私雅怨復醞藉溫溫帝深歎得嬙之晚適會長秋嬪闕旦日卽命掖庭令傳詔在廷百僚以嬙曉襄故主宜卽正位中宮群臣不敢異議卽爲吉剋日以聞制曰可惟竟寧年月日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匪人弗稱今東齊王穰女嬙鄉承釆擇爲國修和面襄舊存本蹈險自拔容德兼曜往朕所希故當茂膺殊典冠領後庭僉曰宜哉茲使太尉其持節奉璽綬宗正某爲副立嬙爲皇后其往踐爾位無替朕命嬙初卽位未央宮前殿太尉使持節奉璽

綬天子臨軒百官倍位嬙北面宗正讀策文嬙拜稱臣妾畢住位乃受璽綬帶之復伏地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群臣以次出嬙旣正皇后位號衣緋上皂下襦裙皆織成五采首戴黃金步搖簪瑇瑁郄月釵著七寶綦履立南鄉其下昭儀婕妤率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依七子等北鄉肅拜稱賀於是入居長秋宮帝更加離綃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詔郡國所在選大邑三十爲后供湯沐割近畿膏腴數十頃號脂澤田又因嬙推恩

王氏父兄子姓將召至京師以外戚封列侯豫令將作治第供張罷具給自尙方一時赫奕亡比帝朝罷入宮卽之后所談讌間以秘嬉又時有頒贈諸瑰異珍玩恩妍日隆居亡何駕幸蒲萄觀勅后乘紫罽軿車以從時方歲晏雪霽景物淸麗卽苑中燕脂梅初放英蘂不殊桃杏文禽翠羽畧如春鳴帝顧而嘉賞賜嬙並坐麟文席倚火齊屛風鋪綈几中設金博山罏焚沈光薌饌出天厨盛用琉璃盌以丹螺巵酌瑤琨碧酒更互蹯勸內侍請以樂部曼衍百戲侑觴帝麾去之曰朕方與后淸讌安事侏儒穰奏爲顧朕自

少小喜度新聲后又妙諳絲肉頃者淑偶良辰得成嘉會命侍者進琵琶願爲我鼓一再行朕將吹洞簫和焉嬙乃離席載拜仍卽次手琵琶彈爲出塞曲曰交河腹堅兮朧日寒馬蹄跋跋兮欵呉關迴首南雲兮何時還鳴鏑晨驚兮夕笳酸淚落紅冰兮痛摧心肝奏未闋悲風欻起聽者欲歔又彈爲入塞曲日月皎皎兮埜漫漫乘神驥兮度雁門刁斗不戒兮帀九閽得賜顏色兮侍至尊天高地厚兮延萬年時則雲物朗豫和氣襲人帝拊手擊節不置因重吹洞簫數弄復自起爲同心合歡之歌歌曰天錫佳人兮遠姬姜萬里來還兮耀玉床與子同心兮歡未央嬙乃抗袞起舞爲壽帝前帝大喜引滿浮白左右皆呼萬歲忽西北烽火大舉天一方盡殷讙譟聲動地漸逼蒲萄觀中從官告變以虖韓邪爲失閼氏偵已南奔故舉國引弓之民豕突五原薄三輔尋且犯蹕勢惶急不知所爲侍者鳥獸散而嬙尤慙懼失度汗流浹背卽踔然驚寤欠伸張目起視帳中多儓儗倚臥者天風蕭蕭霜月西流嬙方顧影嗟異而虖韓邪獵騎歸矣繇此嬙雖在胡中每念此夢忽忽不自得偶爲偕往宮人述之且相鄉于邑左右亦有微聞其事者至

成帝時虖韓邪殁嬙上書求歸使者至長安卽口道如此云

以燕許之手筆作游戲之文章神氣體段直逼史遷彼周秦行紀及飛燕外傳直視爲山鬼伎倆耳

孫海門

城西觀象記

予丙申秋杪客燕京已一歲餘旋有歸與之賦將辦嚴出都時則同里張子亦以北遊南還未發前數日因諧乘暇攬涉稍遣旅懷廼策蹇偕行欲遊西苑入闕城門半里許適有時禁不可悵望者久之則返轡之西象房觀焉馴象所者本先朝制也中畜群象所以備列仗充御輦特設一千戶掌之諸奴爲牧令其制大抵如故外爲周垣垣之南闢門加峻既入門場圃弥曠行可百十步平沙列隊象在其間進視之其狀巍軀縮項修牙細目前後正方皮毛鼠色垂鼻綫

綫肉蹄蠶齒故曰鼻爲口役望頭若尾以考古之志蘋畧似若近今圖貌已雋已時象之出牧參差相望可七八頭頭頭無異然有蹲而俟者有乘而行者有立而飲者蹲而俟者起立則背高于駝殆十數尺奴若仰攀不逮故俯蹲以俟且屈其足奴援而上如梯然乘而行者面之若登丘其脊踰屋肉足緩緩然顧馬驢恒不及之立而飲者遠井旁伺奴汲水甖中可數斗乃飲飲以鼻吸立盡井上轆轤絡繹恒不給一飲亡慮二三石也蹲者蹲行者行飲者自飲東西散列見人不驚亦不怒更轉而左則爲象廊廊下各有一房房有奴司焉其房可高三丈許廣如其高之數十之八中置象各以銀鐺貫于楹奴則坐象左右不時飼之予與張子至一房視奴飼良久匆置豆其中每投必以鼻卷而啗之有匆無豆則摽之勿啖也旋東旋啖益晝夜以爲常故事馴象充庭則假將軍號匆秩因視其奉云象雖惷重能解人語曲折如牧奴意指客就觀則予牧奴錢錢中額抵手示之教令禮作鼓吹及效虎鳴狀象皆以鼻弄聲或抵地登登然宛轉欲似凡所歷房十餘不能徧觀又一房有小象一産未數月畧如于母牛古稱象三歲一乳少有入

中土交而孕者有之斯爲異矣又過一房則見一老象貌甚猙右牙缺折不完予訊之有知者曰象于崇禎間病風顛蹶不可制所觸盡靡民居廬遲多壞奴且走匿一國盡驚破膽廼上聞即敕宅象立擒抵罪宅象奉詔在鼻而獲焉伏闕下狂象不敢動令金吾決杖如法乃釋之其闘牙乃病觸時所敗也自是以狂廊不畫者尙十數閒閒各有象或曰此半屬先朝舊牧在者甲申之變賊渠坐殿上朝百官欲列象充庭令牧奴被韉而入一時老少群象頻多仰天哀鳴躑躅相鄉者夫象固南州大獸馴擾克御自昔而然

[illegible]至病狂刑禁卒稟天威及禁庭喋血文武改顏而
躑躅哀鳴垂于列仗此與唐之舞馬何異彼禽獸有
知猶不媿故將軍哉予聞之于是黯然流涕慼然而
退曰春言歸志其概如此

敘事詳覈不減爾雅用意全在病狂喋血一段政
如張華賦鷦鷯中揷不近利而買害不飾表而招
累等語頗近之賦豬白馬忽及盤于遊畋作鏡前
工肆于人上有爵義方等語俱能于小中見大但
彼雅而此厖讀之使人增碧池之悲下新亭之泣
孫方虎

孔方君傳

孔方君者姓錢氏其先彭城人也或曰籛鏗封於彭
其後去竹爲錢或曰非也顓頊曾孫陸終生彭祖祖
孫孚爲周錢府上士以官爲氏故爲錢錢氏自世掌
要職聘海內歷周秦漢其子孫或顯或微然終不失
官曹魏時薄諸錢所爲弗事事晉受魏禪更益奏置
之自太康永熙以來而錢氏起家爲盛以孔方君特
聞孔方君初名泉一名圜人以其外圜內方洞央條
貫曰號之爲孔方君君在位不名一職然帝后而下
逞逞尊禮暱近之得通籍禁省或踞坐貴公卿上以
爲常君故出右族率止自憙無所不狎侮特與朱提
翁丽水生相出入交驩互相標挹時有錫綏侯白鹿
先生者心負其能竊往從之遊君揶揄弗顧曰若屬
浪得名耳君又以遠祖老彭講房中延年術及得不
死藥宅諸幻怪不一其往來宅所頗以術挾諸公竊
發奇中所居間能爲厭福談者歎服以爲神當是時
世祖遲暮孝惠帝不聰楊賈相繼執柄公私旁午惟
孔方君是依四方輻輳目爲輿援從朝及日昃其戶
外屨恒滿造請所至後先絡繹卽漏下不得休然孔
方君俠中僻性每好鄙嗇豪暴者與俱如司徒戎手

執牙籌晝夜會計君大以爲矜重已而王愷石崇豪動逸斥踐踏之則又益喜以爲是屬有天合若慷慨好施及清謹篤行君子雖間一過從輙形德色不信信逝矣士流以此短之南陽魯褒尤疾其爲人因作論刺譏之其詞云云時莫爲意遂及于蕩陰之禍然孔方君獨幸脫免更乃居中用事如異時儀態不競坐視以亡渡江後稍誠前轍時孔方君尚在然邁矣術差以告衰當世爲之語曰錢神赫金行歇孔方弗靈典午載與孔方君聞之亦弗恨也客有爲言郭公璞善占者君局往筮之璞爲占曰真符白水資化上

清成乎大岩邑則貫盈睫斯秉運梟乃蜚精五馬既訖四銖以傾孔方君固求之璞曰徐當驗且期君後人孔方君愈鬱悒不自得恒著其故青綺襦獨立徘徊引鏡屢照貌寖削當晝而惛然魂夢飄越或栩栩爲蝴蝶又外間多有持陰事欲中之者孔方君滋懼乃躊所爲南方梟母割其血自塗用能隱形匿就冢不知所終其支庶散秩多有覩孔方君蔵不逮宋代習其厭薄已甚不復得在官民間亦不相比數蓋元嘉泰始太而錢氏寖陵　衰微矣異哉果如郭公所言

史臣曰蓋嘗覽錢氏族譜中闕有間枝葉畧殊焉然大要祖彭城聖皇之後也歷周秦漢千有餘祀適至孔方君矜而神之竟用寡絕或曰孔方君假青鳧滅迹復以更名夙外黨大將軍敦謀亂伏誅彼所謂怙終賊刑固也獨怪晉君臣緑孔方一人之故孝惠湛身而懷愍繼踵神之聽之有是哉悲夫悲夫錢氏何能爲西隅就懲東都克復雖百世可知也

儗比入古直升史遷之堂不翅與昌黎毛穎傳媲美　朱竹垞

訓女篇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然男女異宜不可混也余年近衰朦前苦寂寂有女子子裁八齡亦欲及時教之俾稍通書理惟古內則女誡諸條散見無紀因爲薈萃其指作訓女篇始於本論終於昭誡凡十六章庶明要畧夫閨門之秀無取過文僅能於此誦習講解篤而行之終不失爲賢女婦矣老師傅母幸相指授徒文也與哉仁和柴紹炳自題

本論章第一

天高地下乾剛坤柔萬物並育男女不侔女子之道

靜順作述體陰配陽其產實殊祥惟虺蛇吉在牝牛

幼儀章第二

寢地衣裼弄瓦匪羞髻鬌設帨孩抱無試食誨右手能言辨俞男子異席七歲是由十年不出姆教必周容貌脩飭聽從婉娩學執女功麻枲絲繭織紝組紃共衣力勉酒漿菹醢禮相祀典仰事父母幼齡勿驕雞鳴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容臭而朝問安視膳左右服勞應唯謹對痛癢抑搔孝事所生門內克調

笄嫁章第三

十五而笄二十乃嫁媒妁締言六禮非貨男先於女委禽親迎授綏御輪于歸始化未昏豫誡婦順克荷施衿結褵毋命善下往之女家敬戒夙夜

居室章第四

入門從壻唱隨式穀共牢合巹百年伊卜伉儷之間居室交肅况曰夫主婦宜卑伏事無專制細大必告燕私不形語笑無瀆凡百敬身寧爲敦樸以義胥匡事殊反目家有賢妻養和致福

奉上章第五

堂上舅姑贄見加敬棗栗段脩笄質爲正奠鬺著代婦道當謹侍養溫溫鞠躬俟命下氣怡色柔聲以應

昏旦進嘗起居省定紉鍼補綴燂湯澣淨舉几授杖跪卻請令周旋慎齊雖劇惟兢欠伸跛倚睇視則病唾涕莫揮噦噫猶屏左右佩用指使毋倩慈養衰老洗腆拜慶疾怒用懈奉上斯稱

親睦章第六

二人既順覗　欲良兄公女公小姑小郎娣姒諸婦族黨輩行謙和任恤舍短取長表裏如一終始相將牀第之嫌毋致鬩牆

御衆章第七

主婦御衆其道在寬恩而有紀勿聆細言樛木逮下

螽斯祝焉婢僕老稚念厥饑寒彼亦人子使寧酷殘
閨門嚴整外內關于規條井井群下咸安

嚴祭章第八

至大內助尤重嚴祭采蘩采蘋風人之義薦其馨香
躬親戒備春露秋霜報饗是崇后妃蠶繅盛服佐乂
降及士族豆籩敢廢承宗繼後有齋厥配

延賓章第九

宜家展幾延爾賓友承筐是將亦有旨酒造次不速
逸豫恐後擇交在賢饋問勿苟推財解佩要約能久
知子之好徵我有咎

治家章第十

職司中饋操作莫辭惟儉與勤治家攸宜米鹽細瑣
心計周知旨蓄禦冬宴息有期烹飪中度裁縫適劑
斷蔥割肉膚寸有規淫巧侈費家蠹雖支雖休勿休
早作夜思

守禮章第十一

求爲可貞守禮宜善言不出閫出則擁面弟兄志別
嫂叔攜[illegible]及受茀親母侍使中閫門而語衣褻莫[illegible]
夜行以[illegible]燭境無嘻嬉遊妄舉於義則賤顰笑偶[illegible]
庶以謹亂別嫌明微斯爲淑媛

從壹章第十二

結髮爲婦從一而終二姓偕老女蘿附松婦無齒爵
與夫汚隆得意失意永爲匹雙沒身不改永玉絜躬
運途或舛斯誼必崇

教子章第十三

始女中婦其終則母母雖尚慈無忘教子重身之初
動無越軌日矢義方勞而未已姑息之愛比於豚豕
延師聘友相善以禮貴不期驕富不習侈貧無怨尤
力學勵恥生女勿悲撫訓一體含飴弄孫其教視此

禮記章第十四

婦道舉要首在三從三者維何父兄幼從出嫁從夫
從子夫終又有七去淫妒絕宗不孝惡疾多言盜凶
能制其愿厥德可風其目有四德言容功才敏非德
機巧非功辯口非言靚裝非容清閑貞靜守節整躬
動靜有法婦德則充擇辭而說恒守靜中時然不厭
婦言則衷盥澣塵穢約束襦麗身不垢辱婦容則恭
專心紡績戲笑不通中廚絜齊婦功則隆

稽古章第十五

學以稽古景行思齊宮關嘉耦四后三妃侯邦賢嬪
衛女樊姬太任胎教孟母遷居季婦誨勞俱善母儀

萊栖冀鱸高尚爲懷緹縈叔先孝義可希樂妻姜嫄
殺養勿衰桓馬之儔處貴能卑皇陰有匹抗節靡移
黃能配葛貌寢奚疑鍾且下郝素族亡譏高行美志
秀於中閨班超作誡尤爲女師有光彤管揚推如斯

昭誡章第十六

生女不類滋爲頑惡小時縱佚長大成癖牝鷄司晨
維家之索殷周滅亡罪在褒妲驪姬巧搆鄭袖陰螫
賊悍呂武妖冶梁翟白頭塘上自文何益蔡琰悲憤
其才足惜他若媚處或非聽度美而蕩　醜亦僻錯
别有肺腸更恃精魄長舌縱横毒手況著覆國亡家

不可救藥貽臭萬年徒累竹帛更僕難數此其大畧
俗習既媮惑溺鮮擇天之所借孽由已作少成若性
宜監在昔反覆茲篇服之無斁

錦帶連珠

昔梁昭明有錦帶書十二月啟因時結撰見
于本集然自序以後語多浮淺雖云好事殊
愧斐然　唐　王子剪截首尾著爲連珠
體大都造端感物踵事增華楮墨之間極其
温麗予見而[illegible]因有此擬然牽綴蕪拙罕
足覽觀遠尋梁氏無妨刻鵠近覗王生實愧
續貂也

太簇正月

玉燭初調蒼祇首馭光浮玄圃瑞溢華梁雲生寶鼎

之中露浥金莖之上符懸仙木書紀開元酒泛星精
頌宜永壽　淑景迎年家椒荔粉祥風應節戶散槐
煙　遺綵勝以娛辰灼蘭膏而卜夜太乙祠前騈羅
百樂闔維座上妙雨千花　蒼龍效駕白獸開罇唱
淸角之之歌合雲翹之舞　嚴銷氷井鶯五色以騰蛟
光轉靈臺解雙鸞而縱雀　雲成白鵠水送丹鱗宜
竹葉之沾唇愛梅花之點額　朔雪殘而梅英落東
風拂而芳草滋登高臨水非無行樂之方雁後花前
頗有思歸之客

夾鐘二月

星昭南極日在中衡春廻長子之車喜動女　之鼓
谷風習習翔紫燕與黃鸝江水瀰瀰長紅蘭及白芷
候業昭蘓物方騁蕩覆水開桃言成嘉會登山采
芑亦寫壯遊　河津融而玉鮹羅原野茂而倉庚鳴
雉虺蛇形全矜嫵娟鳩猶鷹眼終賴陽和　遠蛐連
雲先銜紫蓋長堤耤卉色映青袍柳外啼鶯促晨妝
而蝺倦花間舞蝶㝵午夢以方廻　瓊閣瑤階行携
百草畫橋紫陌坐把雙柑　酌醴高禖共豔帶弓之
麗賖錢古社爭談剝肉之均　盤龍飛鳳逵城隨一
匝之遊賣座華憾開戸奉八關之戒　擊鼓迓春采

蓬迎富薦綠笋而驚雷掇紅桃而和雪

姑洗三月

青陽屆暮芳樹成陰露拂桐葩雨生榆莢移情曲徑
依依楊柳之風寓目方塘渙渙桃花之水　陌上游
絲罥㯶湖中軟藻穿鱗綠野初驊裁宜羅帶芳洲未
歇汎愛蔄桃　白玉籠鈎時當參伏黃金吐釜候屬
虹飛　臨曲水以流巵值禁烟而餉餌戚里豪家置
雕盤而畫卵王孫公子步錦幛以蹴毬　桑間降鷰
知　之方新竹裏啼鵑撫餘春而可惜羅敷陌上
五馬空勞石季壇前雙龍自戲　倘方著藕司空種

楊　景新榆火春徧杏花羽觴東泛故獨敘其雅談
炫服南浮郎何妨于高致

中呂四月

序易長嬴節開蕃秀步翦尾之次紀龍見之期清風
屆而　條桑綠陰綮而王孫采藥　棗花纂纂應
暑鶪之鳴蓮葉田田未厭游魚之戲　草木暢茂
螻蟈鳴桑甚甘香鴉鵶華響　遠掯梅林還蘇喝
漓倘登麥隴頻類秋陰輕盈處子嫺斷迓于金絲綽
約媠人佐三緤于銀甕　獵騎鮮陳致行田之利山
家釀熟同獻酹之娛緺綠竹以名園煮青梅而開閤

滔滔永日矗矗奇峰荷蓑南畝遵當播穀之時曳
杖東皐剛屬莠萋之候　珠雲出嵩亚際灰台霜服
散壬何愁隆熾玉手繪乘鸞之扇朱唇吹鳴鳳之笙
析靈九子之祠浴佛五香之水

蕤賓五月

節亙天中時臨地臘淶雨降而梅似黃銀景風生而
榴懸火齊五絲綰帖狀雀虎以辟兵錯綵沉菰逐蛟
龍而競渡　澤畔弔汨羅之靈峰前設崑崙之祀
遊牝別群暑稱長至班龍解角候屬宴陰門沿懸艾
之　俗尚蹋草之戲　雜舞盤娛競集使君之廟振

表眺遠宜登大夫之臺　石湖氷解流黃澤蒸照夜燊光　丹魚之水耕罕爽氣呼黃雀之風　茹精華于木餌沐芳澤于蘭湯命縷鬼書應纏臂上靈文神印或著胸前　感伯勞而審陰節對舜華而思美人玉管恒調朱樓獨處　纏綿五色之絲同心欲贈團圞九子之糉歡手朔勞

林鍾六月

丹陸云徂炎威更熾大火升而川原炅炅溫風至而雲物彤彤千里之岡鬱煙成燼五都之市揮汗如流暍因而致美觸熱乃以見訶　鐘鳴鼎食多治羊酪之供羽蓋朱輪更招湯餅之會　觀築迎風臺名含露卮啣勞酒盤列藏氷宋開避暑之筵爾有感凉之賦　集鳳騰龜池閣娛其修景浮瓜沉李園亭散大暑陶　白鳥甍飛何方却暑蒼鷹學習豫擬迎秋愛井上之雙桐依池邊之垂柳環繞激水好假偏以楊雖茂樹清陰垂綸任夫紫[illegible]　弄杼深閨朝聞促織垂帷小閣夜拾流螢　湯沉豈遊單拂流黃凉生豆蔻之　香動蒲葵之篷　美變漿從消九夏歌翻[illegible]子靡間三伏　裙裁素練真宜王子之書袖拭朱衣不減何郎之粉

夷則七月

素商肇節青女司辰微風生洞庭之波爽氣望西山之岫飄飄梧葉開亭樹以延凉冉冉蘭芳度簾櫳而却暑　綆汲寒漿自著銀瓶之咏掌凝白露還與紈扇之吟　澄分桂魄瑞溢榆輝青鳥西來赤龍南至鸞笙流吹朝臨百子之池雲錦張帷夜續九微之火穿鍼樓上喜集蛛絲肇牖筵前驚看烏爪　凉風動而滿林明月懸共如水中流橫槊賦感棲烏靜夜彈琴調諧別鶴　銀河作瀉會烏鵲之梁玉葉徐舒乘白鶴之駕雖逢凄日轉屬澄宵　蘭盆勝修散香華於金界玄都大獻肇貫盡於瑤臺

南呂八月

翙翙唯風明明如月雲濡冽柏露冷叢蘭十里噪其寒蟬九霄翔夫警鶴　凉宵霽景徘徊羅帳之前秋水微波容與棠舟之上　元蟬落葉長憐廣苑之陰白馬迴瀾共抱曲江之秀入西園以授簡偕南樓而遡游　萬里披雲音流尺素午門懸照響切雙砧于占辰伏羲馭宵中蘊隆息而解懸閶闔來而青物囊　錦翠愈承露之盤杖賜玉鳩儀拜風之席桂枝蕎而芳氣銷胡桃零而陰節盛支機可問應浮

遊斧之槎悵亭塏張特名天孫之宴

無射九月

時當　月序屬重陽方勤納火之辰益具悲秋之氣　晛
澤蕭園柳迎墜露以驚寒江鸞塞鴻怯長風而
　歎黃梧之既凋想吳蓴而向冷川原憭慄難平楚
客之懷籬落蕭疏自發陶公之興　披涼風而把袂愛
白日以登高黃菊盈樽人傳勝槩紫萸結佩俗尚延
年　發龍雅集戲馬追陪寒流疎掛爭呼樂遊之園
荒巖離鵰獨踐夌囂之館　聆蟋蟀之在堂覩賓鴻
南翔野離離香稻盈疇雲鎖千里爛爛丹楓綴麓錦

麗三春　豐鐘應而少女霜飛繭室披而太王風勁
　丹禽啣篆知嚴玉帝之威白虎升天獨感金天之
瑞

應鐘十月

御操玄轡候宅幽都躔連東井之輝表送西郊之景
青絳潛虛雙沉黯彩槐檀改燧忽啓新煙　九曲凝
　淇園挺其翠竹千山飛霰岱嶺秀其蒼松　清商
律變碧落星稀白雲依山玄風扇澤橘柚蚤霜定善
楚臣之頌芙蓉初日應悔謝客之吟　節窮晷短春
應物華遐憐東海之陰虛說炎州之霆　鼓鼙濬其

方沼獨倚絲熊擊競逐其靈祠連歌赤鳳　嶺上開
梅海南榮桂山中爐榾待安凝雪之爐方外留暄舞
育蔭霜之繭

黃鐘十一月

日乾巽推風行廣莫方迎亞歲之祥故有履長之賀
推元覩朔當陛而合八能上壽如正拜帷而貢七緉
　碧擊泗濱玉牀尚其玄采管吹孤竹羽騎表其絳
衣　五緯俱集于牽牛重輔合驅于保殷川浮寶鼎
列神爽之堪推日映靈臺　陽雲之獨出　陳儀駕
太室之驪表瑞集文昌之雀璇宮測晷紅線初添繡

室飛灰黃鐘乍應　斗極中繩曆元連璧祠嚴太乙
舞協雲門菁茅展江漢之文竹箭竭東南之美　周
鄉皋酒之辰梁苑含毫之夕桑荔芳芸都諸雅奏層
冰飛雪最感騷流

大呂十二月

凜凜嚴冬悠悠宴歲旋移天地之房遂訖星辰之紀
碧鷄初乳遺居息老之辰白鵲始巢正在送寒之候
　風餘韓索榜畫虎以銜內俗號盆瓶刲黃華而受
變　玄雲同其漠漠素雪降其霏霏華屋忽羔惟知
漢臘石梁語鶴尚憶堯年　并州踏雪之客王馬單

星長河叩氷之兒鯉魚雙躍　杯傾綴玉珮引温犀
翠帳藏燈鸞鳳刻蜩金爐聚炭獅象含香　迎晨而
司命降靈信宿而神仙賜藥里社齊驩細腰擊鼓家
目驅戲　臂藏鈎　更新多小歲之儀向除有迎年
之會雅集謝庭吟成柳絮追陪庾館賦叶梅花

觀察遺事記

予大父觀察醴泉公生平大節予本故太史安漢黃公語撰次成傳然予嘗得諸父兄長老所口述者尚有傳所未悉謹附記於左凡如干條聊綴家牒以示後人俾知所省覽猶勝稗官䧹志也末孫紹炳識

觀察公以治易名家早登鄉書其師承不墜惟受經古菴王公門王公學術淹通寅爲吳越老師亦深器觀察目爲帳下康成王公後舉甲科至大官及觀察以御史按南畿王公適爲撫軍鎮上江師生共事尤相愛以德當世稱之

觀察公天資敏絶儕偶罕匹惟與通泰周公詩早年同舍讀記相當嘗肄行卷當晝輒秉燭對閲閲已輒播之是夕呼酒飲次每篇互頌如謬誤一字罰以一巵用相俳咲或竟夕頌數什伯篇兩亡舉罰周公後領嘉靖已酉解額丙辰與觀察同成進士稱莫逆交已又繼以婣好云

觀察公博聞彊記才思涵溺下筆數千言立就制義醇厚典雅在王瞿之間論策疏暢學眉山詩有風調不失正宗書牘裁淨有法宦遊南北與士大夫往反

皆手自濡削未嘗一假記室也丙辰會試殘卷今存
曾孫世尭所宅書稿帙亦收藏伯一三疏陳情稾及
諸疏稾原有刻本行世今以播遷失之
觀察公幼有至性且端凝有貴人之度少時嘗於佗
所夜歸令奚奴秉炬而行至支頭巷見一醉人迷仆
道左公自掖之起且趣令歸良久始辨語且叩頭謝
曰公幸脫我於阬異日貴亡疑公叩之故對曰某適
以被酒過此爲二鬼所苦狼狽垂絕遙見公來彼鬼
驚竄曰柴御史至矣曷避之其後卒驗
觀察公生平篤孝弱冠舉於鄉以重違二人不赴禮

部試既擢西臺念國太孺人春秋高陳情侍養候條
御下小不當輒自引責一日自外入見堂中撲碎盃
地問何物左右荅曰柴藕公不識所須還曰何多耶
太孺人聞之不懌即伏枕臥公立前長跽待罪移日
未得請諸孫羅拜牀下者又久之因抱小曾孫紹輝
跽而俯乞故太孺人所憐也始領之霽顏如初
觀察公操尚廉絜以久宦臧產延方時不取贖鍰各
屬遠載之里門勿納內戚有勸爲諸子計者公面發
赤曰當使子裳面受之卒峻謝遣去其視闔屯 蹉致
政歸胥吏白公有羨餘三千金不入公帑可佐槖中

裝公麾卻之又固以請公曰留俟代任者以緩逋民
之征不可乎爲鄉杜門自守未嘗以纖芥之私干謁
有司及居閒請寄終始嘐然雖古懸魚存犢不是過
觀察公產自世族本擅高貲又早貴宦遊然敦崇節
儉未嘗任情豪侈離居自萬曆壬午被火更營新宅
規制堅樸更無園亭別業嘗以年臥一小齋擁書習靜
謝去內庭咫尺恒云心遠地自偏也其宅履御擁節
一切稱是焉
觀察公通籍四十年家居者三之二其待鄉黨隣里
謙和盡禮未嘗有貴倨之色有犯不校務暱以恩自

居與忠里比屋父老尤稱敦睦戒飭子弟童僕不敢
踰節同時士大夫多有風標顯推公爲長者自童兒
婦女皆知而慕之不敢正呼名字竊稱曰柴御史云
公侍御子告寂久也
觀察公胸懷坦白居官聽斷務平反至貪墨不孝所
在切齒不惜痛懲以法舉奏按劾切直亡隱坐是迕
柄臣意以年例左遷西蜀公抗疏乞身不許尋改周
憲副公不得已受事時撫軍心堂趙公甚相倚重藩
臬諸公多通門故吏不敢講敵禮會直指浙東某按
閩故同臺後進其人又素傾巧持論微不合且目公

為簡倨公因喟然歎曰予髮種種矣安能低頭就鄉
里小兒遂决計投劾歸閩人挽留不得至今頌思之
崇祀三山名宦祠
觀察公居官臨事敦篤不欺課士栽鑒尤精萬曆戊
子適與閩鄉比時諸生以錄科遺落丐臺使者大收
既試已則以如干卷屬公分閱宅僚友以闈期迫率
狥請託了事公即杜門謝謁通夕秉燭盡心評校拔
其尤者數十卷一時在事者咲公為拙及發棘此中
獲雋者十二人後廼服又晉江何侍郎喬遠以新第
與同年數輩謁公公獨期何以令僕之望敘贈有加

後先子任莆中廣文何公親蒞學宮訪先子道及其
事猶口觀察名迹不衰
觀察公素敦名行一介取與不苟門無襍賓里居往
還非合志同方者不與時當嘉隆盛朝士大夫多以
清白自愛與觀察交善者有若許少厓顧西巖吳桂
軒趙望雲胡順所孫思泉金蓮峰嚴順菴呂蔡陽同
鄉九公締為十友社歲時選勝觴咏湖山比諸香山
洛下一時談美焉詳具武林勝遊錄
觀察公承先徵仕德教所遺早齡發藻其後世父輩
雅擅詞名俱稱佳公子惟舉先學博府君寅覡兒時

警頴觀察宦閩時攜之官闈延師校誦每屬文必極
賞激嘗寓書所親曰僕拙宦浮沈又廹頹暮惟第五
兒夙慧業差可人意耳府君本名應梓回字之曰
季良蓋翩然有白眉之目矣
觀察公處心醇厚雖御僮僕下賤未嘗変忽每曰彼
亦人子也且衛青李善可致名公卿何得動加嘑嘁
邪故凡為蒼頭取名皆從雅馴使彼得自通親屬及
致政還里更蓄少年數輩供役其老者許令休假或
丐恩出外治生亦聽之戒子孫世為卵翼今產子有
讀書補諸生者自父兄以來每入謁遇之以禮俱本

觀察公教也
尭讀觀察公遺事紀慨然念先型之勿遠也下武
之詩曰世德作求又曰繩其祖武觀察公忠孝友
恭篤厚廉潔此特執事耳而大端咸脩今日繩祖
武者於授經講藝以觀讀書於陳情色養以觀事
親於却贖鍰絕干謁以觀持已於營宅君處鄉里
以觀識度於宦遊較拔課兒御下以觀篤誠慈愛
之德庶幾無忝爾祖者觀察公世德正未有艾也
叔氏省軒先生紀載于篇奚止表彰先德其昜我
後人深矣
曾孫世尭百拜謹識

戒殺或問

或問柴子曰戒殺爲是乎非乎柴子曰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大惡曰殺明矣吾人體天地之心隱其惡而戒之奚爲非是或曰此殺者指人類而言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若夫鳥獸魚鼈之屬非我族類豈能必無傷殺耶戒殺及於物類特釋氏慈悲之指非儒者通訓也柴子曰儒者之訓何嘗許人殺傷物類書曰鳥獸魚鼈咸若禮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明明典記其爲鑒戒甚矣安得獨以

慈悲歸釋氏哉或曰佃漁剝割創自聖人畜牧豢擾麗於王制祀先養民家國所需若云不忍見殺卽古聖王宜早禁絕之矣何事紛紛階之爲厲也柴子曰先聖王立制知夫人欲所存其流日濫不得已而聽之使爲佃漁畜牧以資養祭以便民用而因嚴爲之坊以寓愛惜生全之意故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語曰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是則少賤刀俎俱無橫及禽魚胎卵皆獲保持其爲殺也彌寡矣況傳稱成湯祝網解其三面魯宣濫淵

罝革斷罟仲尼君賜生必畜之鄭有饋生魚於子產者使校人畜之池考二聖兩賢所爲其愛護物命而生全之詎不殷且切耶或曰聖賢戒殺去甚耳今釋氏迺欲一切斷之且又推明業報究竟輪迴將無滋誕歟柴子曰聖人之教不同其指歸一也儒家治世故畧而明之釋氏出世故精而究之經言身有三業殺害第一殺生食肉其罪深重死則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鸇等身或受毒蛇蝮蝎等身常懷惡心或受獐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懼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

肉有如是種種報施此則儒者未逮然易稱積惡餘殃老子云天道好還若彼殺生積惡尋得還報又豈荒唐不經耶或曰罪業報施似矣顧徵之事實大抵謬悠有饕餮終身而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柴子曰釋氏業報固通三世而言不定見在然罪福避就原爲中下根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何暇計其他哉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物類各別貪生本一今以口腹之欲恣行烹宰使其觳觫刀匕蹢躅庖圂哀聲未盡驚魂蚤飛畢命須臾流血灕灕毛羽脫落鱗甲推毀身首分離骨肉消碎燖剝斮裂炮燒煑

[illegible]楚毒酸切莫可名言在我但得一時適口而階虐
物命如此目擊心傷果能安乎至吉凶賓祭禮或難
免而羅列牲牢窮竭水陸以彼哀悰佐我歡娛侈費
傷生殉爲敗俗尤有識所痛懲也或曰恣口多殺仁
者惻心此於事理誠然乃釋氏則又廣之及於微細
蟲蝗動須將護抑過矣柴子曰此慈悲充類之盡也
充殘暴之盡極於蘄艾人命而不憐充慈悲之盡極
於將護蟲螘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
忍不忍耳古來渡蟻成名救蠅貴猝一念慈悲善氣
至塞天地豈傳妄耶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翦也

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或曰戒殺慈悲不
遺微小乃梁武麵犧不救臺城之禍孫叔敖殺兩頭
蛇其母故詫陰德卒爲楚令尹何也柴子曰如吝所
云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梁武人主也以愛牲而
廢廟祀於禮殊戾且篡殺貪功淮堰之潰所損生靈
何限乃區區用麵牲市仁達摩久已斥其全無功德
矣兩頭蛇害人者也故叔敖殺之以除害所除者小
所利者大卽菩薩戒中亦復許之若今之用牲果皆
以廟祀不可廢乎殺物者果皆兩頭蛇乎舉此藉口
亦多見其嗜殺而溺所聞矣噫嘻客且毋言僕更有

進人心本於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轉
禍爲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機隨之故往往
化吉爲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予生年餘四十閱歷
世變頻衆如饑荒疫癘水火刀兵末劫災患遠近遍
遭吾鄉自申酉以來滄桑改革屢經播遷幸免屠戮
之慘父子兄弟得以苟全性命謂非屬有天佑哉推
本所自緣杭人習尚侈靡性本慈柔道俗善信每相
敎勸故生氣聚而殺機少其受禍較他方宜末減也
雖然慈柔雖不近殺而侈靡亦易傷生非獨吾杭江
南人士彊半坐此咼若及今悔禍悉改舊習守之以

節儉仁愛爲大善歟故內典謂能空殺業則一切刀
兵之劫皆空高皇帝以佛法暗助王綱是知戒殺好
生釋氏之訓實與儒者互相發明矣或曰戒殺全生
信盛德事第饕飧七箸願老扶羸有不能不藉滋味
以進者可奈何柴子曰吾始終發明爲戒殺耳苟可
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釋氏所稱五淨肉及東海石
首之屬桑門老病猶許食之況宰官居士何遽不足
以遍其窮歟然血屬滋味俗稱利養恬淡虛無眞氣
從之故何徹晚年轉絕血味宋仁宗中夜忍饑勿索
燒羊竟亦亡苦當時以爲談美益知養生却疾不必

紀類帶累也或乃憮然曰吾昔覽諸戒殺文門不能
上稍惑今得奉明教曠若發矇曉人信當如是矣願
布諸海內與同志者敬信行之

戒殺即以儒論推廣曲譬至曰願守以範儉仁愛
真有道之言 毛聰頁

跋

先生清風峻節著書滿家蓋百世師也海內耳其名
者每慨不獲親炙其人把遺編而歎獻過里居而想
弔然不過得其梗槩而已顧吾於先生竊有深幸焉
長公胥山先生爲吾友令孫銑爲吾及門曾孫涵吾
亦時坐諸膝上撫摩而提命之一門三代相友相愛
直不啻先生之謦咳于前而愾然僾然也吾師乎吾
師乎吾寧類夫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者乎

楚郢後學李蓮石湖拜跋

省軒先生外集　先生全集既已風行宇內矣茲復梓其晚年語孟二氏者

仁和柴紹炳虎臣　省軒氏著

儒說

客有向余稱儒而闢佛者余謂儒之當稱固也予闢佛亦以曰客曰今日佛者之徒盛矣而儒教頗衰余故抑彼扶此余謂若以今論則儒衰而佛亦非盛衰固病儒狂禪尤蠹佛顧兩家斯由盛衰宜各反其本扶此者不必抑彼也余且置佛不論而第與子言儒

儒之名本於仲尼對哀公以儒行詔子夏以君子儒是矣循名責實大都以躬行德化為先故孔子為萬代儒宗其及門高弟如顏曾閔冉之流師友淵源未嘗他有排斥力樹門庭以明吾道之尊也至孟氏始著書以尊孔氏闢楊墨為已任議論滋勝但其居仁由義養氣不動心蓋實有得於聖道而非徒尚辯者唐韓愈欲取法孟子而並張皇其事大排佛老宋人若歐陽修朱熹輩多祖其說由今觀之諸君子於禮樂名教豈曰無功然闢佛是其蛇足也況迺者儒教浸微風俗大敝原於心術繆習氣囂人面而獸視者比比無能救正者我輩當任其責於佛何與哉借令從韓歐諸公之論盡毀塔寺逐沙門焚梵筴不識果能撥亂世而返之正否此殆室怒市於色矣予謂予欲扶儒則宜反求諸己為端本澄源之計其於中也寡慾清心慎獨誠意而無失儒之養其於外也言方行矩秉禮懍刑而無忝儒之規其處也履素居易安土樂天而不愧儒之操其出也潔已奉公愛民濟衆而不爽儒之業其常也從容中道其變也造次依仁

既守先而兼待後有大純而無小疵庶幾躬行君子日漸月摩人將中心悅而誠服焉化行州里施及蠻貊儒教之興於是焉在雖使七佛低頭五宗歛衽可已奚勞嘖嘖然闢之也欲何則家有信貨四方踵門爭市不必毀他人為贗貨而後已貴也客又曰闢聖道則必排異學正如鑒者志在活人於藥物不得不預辨良毒耳余謂予誠以佛之毒人比於鈎吻烏喙耶其精者未易名言即以淺而指之佛家者徒惧生死識罪福戒殺斷淫去誑忍辱無非勉人為善於儒

道不相殘賊也予但以其茹素禪頌為損士大夫風體然則今之口厭酒肉目無內典者正自不乏便辯作儒者乎試為居今稽古平心絜量劉遺民歸心蓮社何如阮嗣宗把臂竹林顏清臣勒碑放生何如王君公鼓刀屠肆白香山時絕葷血何如呂文穆竟食萬羊劉虬手注法華何如馬融日親聲伎蘇子瞻游戲禪悅何如寇平仲附會天書學佛與否孰為優劣談者不於彼引繩而於此歸獄亦多見其鮮折中也余故謂儒者輒詆佛於躬行既未先于救世又不切

譬若宦學三年歸而名其母是不可且須後幾顧建世學士家未聞質行何等必先習為方領矩步角立門庭以與佛為難用此坐作聲價斯僅攙韓氏之塵毛拾宋人之唾瀋耳吾恐孔顏正脈去而萬里藉口扶儒誰能服之昔許衡倡道懷孟全用德教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若行脊餘年亦不能作佛自是不復度弟子叢化之也此僧非浮屠上流然魯齋則庶幾矣是則儒與佛者之徒誠未有所得自可相咲莫逆其次猶反己而徐化焉奈何徒事口舌紛紜也耶作儒說

佛法西來頗有精理程朱未嘗概詆況後儒乎家之若心祗爲世教抑彼揚此譬之禮禁原蠶不得兩大故也尹起莘世敦乾竺不嫌日誦金丸明一卷何知窮流溯源自與闕望全歸　際叔

輪廻論

輪廻之說儒者所不道也而釋氏發之其事與理殊乎不易或有疑之者引以六經語孟未嘗及此措生於生將近荒誕不知儒者之教顧用治世但本現在

立說過去未來存而不論然非昧於其理而以為斷然亡是者也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正謂耳目所拓典墳之外殆有至理未易名言故於子貢宰我子路諸弟子考問生死鬼神不肯曉示極盡此像儒教宗指唯務民事耳詎謂陰陽人鬼生死去來之際竟屬渺渺也哉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味此數言雖未悉數輪廻而引端不發可以尋領夫人何以生必有其

始何以死必有其終ゝ而後始如晝夜寒暑相為循
環生死ゝ生此理非怪況滞者為魄游者為魂變化
不測有狀有情而謂人生則存死則已焉是則骨肉
歸土并神明而泯之殆未察於易繫也葢人生在世
骨肉之軀必有盡時而本來情真歷刼不滅因其善
惡升沉去來無定六道輪廻所由以生且大言死生
小言夢覺如人眠夢所之不假軀骸種ゝ變見全由
理識正使四大已離神魂所泊豈遂杳然故心空者
無夢想顛倒亦免輪廻之沉溺也唯人善惡不齊[illegible]

施異狀或宿生見世苦樂憂殊已往未來蠢靈剖判
於其業果遞為乘除此固釋氏正詮而吾儒之教亦
得此以無弊耳何者善惡果報釋氏嘗通三世故有
作善而得殃本於宿業稔惡而享祚酧在來生天網
恢ゝ疎而不漏者此也藉令果報之說存輪廻之事
矣自古以來人事舛逆如堯舜而有不肖子湯文而
遭幽囚夷齊而窮餓顔淵而殀殤孔孟而老於行至
盜跖之逸樂張湯之有後曹瞞之貴盛秦檜之考終
此類不勝屈指即儒者以命自安而所為福善禍淫

積慶餘殃之道竟安在耶豈上天固長此夢ゝ耶但
世儒拘墟者衆達識者寡格於一先生之論遂疑鬼
神渺茫輪廻荒忽而不知頭面回易魂識依然肉眼
之夫無由恒覩耳魂識之藏軀骸譬猶屋舍寓人輪
廻去來即人遷屋舍屋舍有華陋即輪廻有苦樂烏
得以生無遷移死絶輪廻欤夫東漢以前佛法未入
中國考諸傳記頗有元同如田鼠化駕雀入大水為
蛤鯀化黄熊豕人立而啼為彭生之類已見人物互
變如傳説乘箕尾東方朔為歳星雲臺二十八将上

應列宿之類已見人神迭代如杜伯射宣王申生[illegible]
請於帝呂氏見如意為祟田蚡呼服灌竇之類已見
生死好還輪廻之理實始萌芽嗣後士大夫口實愈
益昭ゝ難誣故有人而入異類者如封使君為虎鄱
后為蛇白起為蜈蚣李林甫為牛曹翰為豬之類有
人而善惡俱證宿生者如張惡子先為張仲韓滉先
為子路蘇軾先為鄒楊高宗先為錢武肅唐僧知元
先為袁盎王嗣正前為李生所刼少年之類異世還
報若操券合契耳聞目睹豈皆嗙誕不可謂釋典輪

廻與儒家相牴牾矣抑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天地之閒何所不有奈何以一隅底滞自詑守經而競祖沅氏無鬼之談韓公闢佛之説也哉

得先王神道設教之義亦有功世道文章　錢武山

紀功過説

客有謂余曰功過一格本為分别善惡何如両忘之為愈余應之曰善惡不立此唯上根人可言中流以下正須别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便為三教了義法為應捨且勿藉口耳客又曰紀過似矣紀功嫌於矜

善奈何余又應之曰伐善者李人紀功者省己也且君子懲惡勸善人已無分果為善有功在人則敬之在己則沒之反似避諱涉私矣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不嫌筆之春秋自序其績學者誠能立心于公與天為鯀録善紀功復何伐哉然則令之君子度持一格雖以此希聖與天可已客曰善余因次之為説

在家修行説

古者聖道昭明上行入化為人者修身齊家而已治平之理即於此推故三綱慭五品遜七情調四德脩共為君子比戶可封修行之道盡矣自世教衰微風俗日下於是有西方聖人出啟吾儒未發之藴而暗輔王綱勉人於善不可疵也然其為大事因緣説法利生期於捨俗出世祝髮被緇為修行軌範故儒者因而非之以為廢人倫從異教要之儒佛異名其理本一如来普度但願衆生背塵合覺得修證了義何曽料簡白衣必依阿鍊若耶且釋迦説般若四處十六會七衆共聞諸經流通並稱優婆塞夷有志修行

不妨在家也如浄名得不二法門龍女亦證佛果黄面瞿曇未能或過即後代宗教分門證悟非乏若龐襄陽翁媪兒女一時得道劉遺民龍舒居士觀音縣君之流不舍眷属竟獲西歸是知標佛心印不必皆從事剃染矣何者佛之為道千言萬句要之不離觀空故曰勿以四大為自身相勿以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使能空諸一切隨緣順俗三毒悉除五蘊非有此人即不出門庭顯超色界矣或曰然則沙彌羯磨之制可廢乎夫律設大法變通由人能行其道者不必

皮相故維摩詰云心淨則土淨法華曰治世語言資
生業等皆於實相不相違背如待出家而後修行則
宰官居士婦女輩無可為現身說法者大士三十二
應當屬誑語也且夫髮之有無衣之緇素眷屬之去
留於此著見便落第二昔天女自云吾覓女人相了
不可得豈必雜却鬚髮方為見性倘定就僧俗較判
聖凡即捨身同泰寄迹瑤光者果能了證菩提否乎
故無問男女老少貴賤貧富能深信佛道自可在家
修行或禪或淨正叅實念必得慈悲接引大轍往生

并不須日飯伊蒲求登蓮社為藂林談美也如此則
宰士無失門風女婦不傷閨範天倫可樂大事亦辦
故曰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何至煩儒者之張目叐
脣也哉昔迦老於丞相母維耶令緣衣受戒六祖示
衆云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故作無
相頌令依偈而修見取自性嗚呼佛祖之規明明如
是人奈何道在邇而求諸遠乎

知行合一說

大道一而已而近世有儒釋之分是逐流而忘源也
源者其道也流者其教也儒為世間教釋為出世間
教似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教究未嘗異何則教者所
以修道也天下豈有道外之教哉故儒者教人曰知
曰行釋者教人亦曰解曰行儒者曰知行合一釋者
亦曰行解相應其曰合一曰相應者言能行乃為正
知實踐始非徒解也寧謂已知已解即行在是歟故
孔子對哀公以擇善固執其自歎以躬行君子未之
有得後世講學家輒以名理自許峻立門庭求其素
履殊難慥慥而又以大聖人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

為解則名教罪人矣然此風儒者間有之而鼓扇甚
狂莫如今之禪宗為甚夫如來出世說法利生無非
欲人知常住正心性淨明體使息妄歸正越諸塵累
故一切學人必皆嚴淨毘尼弘範三界乃得無生法
忍證成果位最後拈花一示為教外別傳且曰說法
四十九年曾無一字此與孔氏予欲無言無行不與
之指同然華嚴而後遺教以前金口親宣未嘗或廢
自教行東土學者奉之廬山天台並依經修行紹隆
佛種唯達磨西来獨闡頓宗掃却語言文字五宗相

總顓取悟門號為祖師禪然揆諸拈花微咲異世同
揆宗以弘教實闡宗故諸老宗風未有不合佛門
經律者少林面壁九年罕經世務曹溪付屬以後猶
隱於野處默自修證其後如趙州八十行脚退如初
予何嘗自矜悟徹便撒手無事耶乃近今得道長老
既付法門人亦莫計其數其間固不無正參實證
淶于淄濫顛衆拈著一言半句自謂了却繁藉法嗣
承當祖位而究其躬行實際全未有得則又希託古
德作大言以蓋之不曰只貴予見地不貴予踐履則

曰一心為主萬行可以次之不曰罪性本空則曰事
事無礙於是五欲熾然三毒潛伏遂利過於布人趨
炎不啻蒸家我慢貢高機用相濟有博地凡夫所恥
惡者今之善知識往往居之不疑吾不識道為何物
而其所悟何事也且儒家有行權聖人釋氏有逆行
菩薩是皆最上一流如孔子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
不磷不淄曾閔而下豈能辨此正如鳩摩羅什挾妓
女寶誌公食雀南泉斬猫丹霞燒木佛之類又豈初
地學徒可效乎若使第標見地行事勿拘則阿難之

隋入淫室如來何必説呪往援而寶蓮香比丘尼琉
璃大王善星比丘及阿闍世調達之倫俱可直成正
覺也以此為教而相率效尤蓋有甚於飲人狂藥者
矣余愧未能見道而竊聞聖教不敢妄悖故以世之
學者無閒儒釋皆當講明經指精持戒行而修證圓
成幸無得少為足必直尋向上一事此則孔子之所
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來之所云一人發正歸元十
方虛空盡皆消殞者也兩家支流雖殊源本實合要
之儒未有知而不行釋亦未有去行而存解者也夫

庸曰明辨之篤行之楞嚴曰理則頓悟乘悟并消事
亦頓除因次第盡若夫世之狂禪偽學為斯道之賊
而且復大言而無忌憚雖孔佛復生亦末如之何矣
痛哉悲夫

儒不躬行徒標藩宇祇貽蒙莊發冢臚傳之誚可
恨甚矣閒覽遺教一經彼法亦有波羅提木叉竊
三尺狂禪誕恣得無取羞獅座乎僕於儒釋兩
並皆坐面墻然棲心逢掖未敢紛馳讀此當日緇
衛公懿戒之篇以當弦佩　應潛齋

嘗閱稱一禪師語錄乃前漳牧齋先生叙訂其言一以經教戒行為主不尚棒喝猖狂先生此文可與彼書並行以為彼家狂禪砥柱後學黎天民借識

尊生篇 以下六篇皆家誡語

生者人之所甚難也難得而易失是以君子尊之莊子曰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又曰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知乎此則衛生之道不可不講而傷生之具不可不戒矣 聖人養生之道散見六經而其精尤精於易易於頤曰慎言語節飲食於損曰懲忿窒慾四者傷生之大者也故君子並以為戒然而頤之有益於生人知之損之有益于生人未盡知也凡今人適情使氣以為娛快者皆為養生之賊能日事減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長生可冀耳 儒家言養生道家言長生釋家言無生夫長生似更進于養生而較之無生似猶有貪生之見不知釋家雖以明心見性為極而未能立地成佛仍捨生趨生則羅漢猶昏隔陰況下此者豈可保哉故道家必借假鍊正性命雙修至於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鍊虛入道所謂長生無生其歸一耳正不得執四大假合之論以厭離無常為事也 道家長生之理吾儒已先發之孔子所謂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弗正弗忘弗助長皆性命與精也不死正詮但孔孟自以世間法立教不須駐形千萬載及尸解飛昇耳倘能於此留意面光返照息妄歸正以此朝聞夕死也可以此久視長生也可

養生之道先祛疾病故聖王設為醫以治之鍼灸湯藥適施合宜然靈素二經實本大道不囿方技之末故曰恬淡虛無正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大抵窮造化之微究生人之患調燮陰陽斟酌標本故診無不中萬舉萬當也此豈略知其意可以妄試耶如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輩皆邃於醫道身證仙果非沾沾方技之末可窺一班矣 語曰有病不藥常得中醫與委粗工妄治無寧

臥而守之邪去尋愈耳昔蘇子瞻在黄州蜀人巢谷本任俠之士出聖散子方自言得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何如一以是服之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宣和後此藥盛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蓋疾之傳變莫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則立死安得不問證候可以混瘵子瞻不知醫而輕信其方天下人又重子瞻文而以身殉之惑亦甚矣今人好傳方治病說症取藥予大以爲危事蓋海上禁方不無奇驗而投之或誤所損非細也若醫工面診俱

合猶恐未中懸揣處劑豈得無差即偶效亦行險耳愛生君子幸察之

卻疾莫如預防預防之道要在節勞寡欲識禁忌也故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暑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又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又形寒飲冷傷肺鬱怒傷肝思慮傷心飢飽勞逸傷脾持重遠行房勞傷腎又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諸如此類宜躰察避之此謂良工治未病也若病成服藥劣得半愈此

身殉物可勿痛哉

尊生者莫謹於道經其大要則老子二語足以括之曰致虛極守靜篤人能虛靜自養何生不長其他互發者偶采一二以資龜鑑胎息經曰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正道路嚴君平老君指歸曰遊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于無欲歸志于無爲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爲久養生家云髮宜多梳齒宜多叩

液宜常咽氣宜精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耳華子心錄曰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孫真人曰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裡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凡此皆調攝之良規可以延年卻疾者也

後世學仙者本求長生而方士每以狥人之欲於是有彼家之説黄白之術天下豈有貪財好色可以成仙者哉且古來方士黄金可成之說總屬謬悠若講房術服丹藥者非以走泄暴亡即以燥渴速死欲延齡而反促命此正大惑不

解者矣　程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侵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門人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後為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身狥欲為深恥令人少壯時恃其血氣多所縱恣日消月耗以致中年衰憊生趣苦短何不味伊川之言近吾友釋黄曰忍嗜慾以完性命其康乎

人軀非金石不耐永久正在以時保攝使塵務經心天機日淺又復潡精勞神不自節限其何以繼之昔此齋李廣博涉有才思為文宣掌書記嘗欲早

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不起陳彭年嘗宋　宗時附會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當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及獨任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嗟乎人生實難慕一時榮進而疲瘁殞仆亦是夜珠彈雀耳　世俗慕長生者每求方術吾謂尤以積功行為要太上列過數百事曰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又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即平人積有陰德司命必為延年益筭此理非誣否則服食雖勤保護雖至將為造物所忌有陰敗之者即漆園所稱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者也尊生君子幸兼察焉

歸心篇

顔氏家訓者士大夫之龜鑑也有歸心一篇勸誘子弟極闡釋教之精以起尊信并申謗者之議列五條以剖判之最為篤論其後唐宋儒者如傅韓程朱之徒猶不能免每致紛紜近代四明屠長卿除因有緣

法金湯一編遥相辨析較顔氏尤曉暢焉其於世發疑難猶有未盡者余復擴論之汝曹先觀兩君子之書并繹吾言平氣靜思廉於西方聖人之教可毋河漢也　或曰堯舜周孔為人道立極佛法古未聞也自漢明之世始入中土誕而不經烏足信哉予謂聖人之道但求建立不悖何論古今夫書契煩於結繩儷皮嚴乎野合宮室遠夫巢窟火食殊其血毛即唐虞之禪姬公之賓康仲尼之轍環較黄農夏商煩為創始者必是古非今堯舜周孔不免驚世駭俗矣何

疑內典後起遂與先聖異揆乎 或曰佛氏之教既與堯舜周孔一揆自用我法足矣闌入桑門便屬多事。予謂儒佛同源而異流。儒世間法。佛出世間法也。儒世間法。故秪及生民日用。俾存順沒寧。過此以往存而不論。佛為出世間法。故發明三世十二因緣。使人盡知其所以然。而息妄歸正。永無墮落。其覺世一。而所以覺者不同。故人欲於道求覺。必學世間法。欲於道求一覺永覺。必學出世間法也。然聖人於世出世間之道本無不貫。但因時說法有詳畧之殊。如孔

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世間聖人有不知不能。試問所指何事。此等語引而不發。殊耐十思。 或曰儒者以孔子為歸。孔子固至聖。豈於佛理猶未逮。而學孔子者乃虞墮落耶。予謂孔子于佛理誠有默契。如朝聞道夕死可矣。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之類。提唱宗風。不一而足。然蘊藉含弘。索解人苦少。又孔子而下諸大賢。本皆果位示現。以救世度生。去來一如。斷

無墮落。若後代儒者因地未必不佳。而隔陰成迷。每坐理障。質行有餘。了道不足。以是捨生趨生。正未可保也。故須深明佛法。于本來面目廓然無疑。至此為知原始要終。在阿堵中耳。 或曰佛為出世法。而吾輩業生世間。安得薙髮被緇。棄君親。而非人道耶。予謂出家自是佛教。然但以明心見性為要。在家修行自可隨緣順俗。如文殊。普賢。諸大菩薩。未嘗剃落。而維摩詰以居士說法。維耶採衣受戒。所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是矣。經又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於

實相不相違背。豈必盡依阿練若。然後可稱清淨法身歟。昔周海門對友人問。亦引六祖壇經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大慧言學道就從塵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宗祀。作名教中罪人。此大善知識之明誨也。 或曰佛法是或一道。然其法入中國。奉之者天下常亂。如梁武篤信齋修。捨身同泰寺。卒有臺城之阨。楚王英首奉浮屠。竟以謀逆死。予謂共工羿夏之亢。桀紂幽厲之暴。是時佛法未入中國。誰實致之。若楚王英信邪巫以擣大獄。梁武納叛數侮自

是所為不滅於佛法何也文中子亦云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夫漢明遣使受經永平之治為東京極盛唐太宗御製聖教序而 觀亦號太平未聞召亂借謂楚王英以崇釋蒙誅崔浩不以滅僧赤族欤梁武之餓死疑齋修不效魏主燾之身弒非殄佛召殃欤然則禍福之來自作自受不得以奉佛寬亦安可以柢佛免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佛道亦若是耳 或曰儒者宜以扶明禮教挽回世風為己任使佛彌盛而儒益衰物莫能兩大也左右袒

將安施予謂儒佛皆大道並行不悖故孔子稱西方聖人與老氏猶龍之歎同郎如永平貞觀人主闡揚內典而是時經學盛行儒風大暢二者未嘗相軋至三武之代去僧尼毀塔廟佛法蕩然矣而當世弘儒致治之迹無聞焉是故知兩教表裡互相維持不必角立門庭扶彼抑此已 或曰儒者以中庸為教釋氏每示靈異顯神通似乎隱怪難以訓俗予謂古聖未嘗無靈異神通特閟而罕言耳如棄以履帝武敏而生寘之寒冰鳥覆翼舜焚廩浚井不死以龍工鳥

工自逸大禹得神授秘籙鑿山導河仲尼每事前知如商羊萍實有問必對此豈可尋常測料哉佛菩薩不可思議境界而欲以管見拘之此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也 或曰鄒衍大九州之說學者多云荒唐今釋言三千大千世界乃如華藏所列更覺繆悠又有所謂西方極樂殊勝莊嚴恐爲子虛無是耳予謂人世勝劣聞見懸殊如朔漠苦寒未信有江南風景生而下賤貧陋語之以帝王宮闕豪貴園林輙夢想不及迹夫鄒魯之區聖賢叢集豐

沛之域英傑挺生間氣所鍾固多瑰異寧得樂邦依報無諸上善會乎六合以外五經之表妙理勝因何所不有正不得以聞見格之 或曰先王賞善罰惡自有常典功罪所按此明一律乃奉佛者可以懺罪度亡奪主者之柄豈足據耶予謂親屬救禮所祈理應有之鯀以罪殛死而夏乃郊祀此由禹功所推太倉公下吏而其女緹縈叩闕遂及寬政古云得罪父母者何因姑姊妹謝既賴孝子慈孫積誠又藉佛力攝受解免釋罪何疑焉然業力以自作為勝追薦愈

於已經言生人作功德亡者七分得一其衡量如此

或曰佛法本勸善令有身造惡孽妄取橫奪輒以施捨僧剎作福希報可乎予謂佛法因果不昧彼不淨顛倒諸施為經典所斥昔梁武以度僧造寺詫為功德達摩呵其全無倒此可知倘善悉檀者先法施心施樂捐淨貲并期三輪𣝣空則得矣

或曰佛經浩汗莫可窮紀且譯本不同即其立說時有齟齬難以取信予謂聖人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故說經者亦論其大本耳支條不必盡合如禹貢九州與職方有殊孟子班爵祿之制與王制不符祭法所引郊禘祖廟與國語亦異又春秋有三傳論語孝經俱有古今文由此推之彌陀之有大小本楞迦之分四七卷以及大小乘經論互有同異不足訝也讀書者須得圓机之士觀釋典者獨可膠柱鼓瑟耶

或曰學者立身在名教中貴有矩矱若釋氏每有逆行之說鳩摩羅什蓄妓寶誌公食鱠南泉斬貓丹霞燒木佛如此類豈可為法予謂佛家戒律最嚴已上所為乃過量聖人之事未容藉口不然則周公誅管蔡

仲尼見南子柳下惠姬不建門女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又豈大賢以下所望哉儒者云聖達節次守節佛者亦必以嚴淨毘尼始耳

或曰奉佛者不見僧過致匪類橫恣如何予謂學佛者無護法有攝折二義遇善知識當保持之此攝義遇惡闍黎當戒戢之此折義至濫度僧尼雜會婦女黑衣游薦紳蘭若工詩奕一切禁絕正乃紹隆佛種若藏垢納污聚從姑息掩覆此末法中獅子蟲迦老所為悲泣者也今之狂禪魔眷自踞高座呵佛罵祖入地獄如箭吾末如之何也已

或曰儒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佛氏每以功德福報動人似涉私利與大道較遠予謂佛空諸所有而誘進初机不得不為開說使知歆羨以勵薰修耳如孔子語哀公以九經亦先陳其效孟子說齊梁諸君以王道未嘗不表其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黃葉止啼為善巧方便奈何欲一概掃却耶佛經有了義不了義唯解者得之

或曰世人奉佛多是求福徃徃求之不應中道而廢如阮思曠初信大法尋以兒篤疾祈請三寶甚至而兒竟不濟[illegible][illegible]

慫恨釋氏宿念都除如此何若不奉為愈歟予謂此直鄙淺之見耳釋典福報不虛本有祈長壽得長壽之理然定業難逃雖釋迦未免九腦何況其他事理固有常變即聖門高弟顏淵夭子路橫死冉伯牛惡疾曷以解之且學佛者為一大事因緣欲出離生死直當依法修行見取自性奈何以祈禱不效便懷退沮耶

或曰如子言佛法誠善然自昔奸邪貪鄙之徒如鄒起元戴丁謂呂惠卿等為清議所格每以奉佛自解是佛為逋逃藪矣奈何予謂佛原開懺悔之

門故大乘之教雖十惡五逆不拒似彼諸人且奉佛且復作孽終非覺王所許也然古近名賢碩儒若劉遺民徐孝穆白樂天李文靖文寬夫趙閱道宋潛谿羅念菴王龍溪周海門鄒南皐諸公輝映一時景仰千載亦皆棲心禪淨和會儒釋獨不可為後學者法歟

予家本素族身作經生然自先君子兼修白業伯氏雅課禪頌雲棲之教童而稔之鄉睹陳際叔尊人預知時至比過吳中與爾瞻丈同舍晨夕提獎始決歸心既而同好往還觀摩不乏如錢武山江道信張仲嘉三君予皆予前導也頃則陸雨京吳錦雯毛稚黃及里社諸公或禪或淨都能問津定知慧業非凡得道有日耳予自愧宿根下劣猶與帶惑西歸未庚庚人頗有深願故為汝曹言之不厭覼縷倘得似瑯琊家法東海門風亦何忝佳子弟哉

戒殺篇

戒殺為生人之至要非唯釋氏為然其誼實自儒者發之予昔有戒殺或問及普勸婦女戒殺文各一通釋疑維俗不為無補今錄於後汝曹可諦觀之　戒

問主人曰戒殺為是乎非乎主人曰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大惡曰殺明矣吾人體天地之心隱其惡而戒之奚為非是或曰此殺者指人類而言故孟子以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若夫鳥獸魚鱉之屬非我族類豈能必無傷殺耶戒殺及於物類特釋氏慈悲之指非儒者通訓也主人曰儒者之訓何嘗許人殺傷物類書曰鳥獸魚鱉咸若禮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明明典記其為鑒戒甚矣安得獨以慈

悲歸釋氏哉或曰佃漁割烹劊自聖人畜牧蚕繅廣
於王制祀先養民家國所需若云不忍見殺即古先
聖王宜早禁絕之矣何事紛紛皆之為厲也主人曰
先聖王立制知夫人欲所存其流日濫不得已而聽
之使為佃漁畜牧以資養祭以便民用而因嚴為之
坊以寓愛惜生全之意故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語曰魚禁鯤鮞獸
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
見則少殘刀匕俱無橫及禽魚胎卵皆獲保持其為

殺也彌寡矣況傳稱成湯祝網解其三面魯宣濫淵
里革斷罟仲尼君賜生必畜之鄭有饋生魚於子產
者使校人畜之池考二聖兩賢所為其愛護物命而
生全之詎不啟且切耶或曰聖賢戒殺去甚耳今釋
氏乃欲一切斷之且又推明業報究竟輪廻將無滋
疑歟主人曰聖人之教不同其指歸一也儒家治世
故略而明之釋氏出世故精而究之經言身有三業
殺害第一殺生食肉其罪深重死則墮於地獄餓鬼
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鷂等身或受毒蛇
蝮蝎等身常懷惡心或受獐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懼
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
肉有如是種種報施此則儒者未遽然易稱積惡餘
殃老子云天道好還若彼殺生積惡尋得還報又豈
荒唐不經耶或曰罪孼報施似矣顧證之事實大抵
謬悠有饕餮終身而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主
人曰釋氏業報固通三世而言不定見在然罪福避
就原為中下根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何暇
計其他哉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物類各別貪生奈

一今以口腹之欲恣行烹宰使其觳觫刀匕躑躅庖
厨哀聲未盡驚魂早飛畢命須臾流血藉藉毛羽脫
落鱗甲摧毀身首分離骨月消碎燖剸剝裂炮燒煮
炙楚毒酸切莫可名言在我但得一時適口而酷虐
物命如此目擊心傷果能安乎至吉凶賓祭禮或難
癈而羅列牲牢窮竭水陸以彼哀慘佐我歡娛侈費
傷生洵為敗俗尤有識所痛懲也或曰恣口多殺仁
者惻心此于事理誠然乃釋氏則又廣之及於微細
蟲蝗動須將護抑過矣主人曰此慈悲充類之盡也

充殘暴之盡極於斬艾人命而不憐充慈悲之盡極
於將護蟲蝗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
忍不忍耳古來渡蝗成名救蠅貴辟一念慈悲善氣
至塞天地豈傳妄耶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剪也
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或曰戒殺慈悲亦
遺微小乃梁武麪犧不救臺城之禍孫叔敖殺兩頭
蛇其母故詑陰德卒為楚令尹何也主人曰如客所
云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梁武人主也以愛牲而
廢廟祀於禮殊戾且篡殺貪功淮堰之潰所損生靈

何限乃區區用麪牲市仁達摩久已斥其全無功德
矣兩頭蛇害人者也故孫叔敖殺之以除害所除者
小所利者大卽菩薩戒中亦復許之若全之用牲畢
皆以廟祀不可廢乎殺物者果皆兩頭蛇乎舉此藉
口亦多見其嗜殺而溺所聞矣噫嘻客且毋言僕更
有進人心本乎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
轉禍為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机隨之故往
往化吉為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予生年餘四十閱
歷世變頗衆如飢荒疫癘水火刀兵末刼災患遠避

遁遺吾鄉自申酉以來滄桑改革雖屢經播遷幸免
屠戮之慘父子兄弟得以苟全性命謂非属有天幸
哉推本所自緣杭人習尚佞靡性本慈柔道俗善信
每相款勸故生氣聚而殺機少其受禍較他方宜末
減也雖然慈柔雖不近殺而佞靡亦易傷生非獨吾
杭江南人士殭半坐此曷若及今悔禍悉改舊習守
之以節儉慈仁為大善歟故內典謂能空殺業則一
切刀兵之刼皆空而明高帝以佛法暗助王綱是知
殺戒好生釋氏之訓實與儒者互相發明矣或曰戒

殺全生信盛德事第饕飧乙箸顧老扶羸有不能齋
藉滋味以進者可奈何主人曰吾始終發明為戒殺
耳苟可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釋氏所稱五淨肉暴
東海石首之屬桑門老病猶許食之況宰官居士何
遽不足以通其窮欤然血屬滋味俗稱利養恬淡虛
無正氣從之故何徹晚年轉絶血味宋仁宗中夜忍
飢勿索燒羊竟亦亡苦當時以為談美益知養生却
疾不必終賴骨烹也　又殺之一字罪坐所由多出
男子其間本於婦女者正復不少益婦女職司中饋

刀乜是供烹鱉鱠鯉蒸豚炮羊大抵盡閔其手宛轉
啼呼斯須畢命此為見生致死聞聲食肉慘尤甚焉
世間閨閤慈柔惻隱者每饒性成而亦有溺於習俗
恬不省察者抑思貪生惡死人物本同以彼血味充
我口腹快利無幾惡業何限且人生得女身劣於男
子然具五漏兼有帶下三十六疾及產乳之厄性命
剎那甚可惶怖復執著貪嗔多害物命宿愆未洗惡
積有加嘗觀當世女流每易感癥瘕勞瘵胎產諸患
或免身不育坐草暴亡存沒叵測最為酸鼻根尋其

理殺業與焉昔央掘摩羅巡乞至一人家遇婦以難
產求救摩羅曰俟歸問佛佛言汝可急去於產母榻
前抗聲稱曰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兒聞此言無
不產者摩羅如教兒果誕生又法師梵臻夜坐見一
婦人哀懇曰請師到家師從至其門見數人舁此婦
置牀上大刀斫之如泥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作
鱠今受此報師為授戒遂得超脫嗟乎殺生還報不
殺庚厄罪福彰彰秋毫非爽矣抑更有進者時代幾
故事變叢生殃及婦女荼苦萬狀或全城遇掠或闔

門繫累死別生離誰非業報耶蓋有情之類眷屬無
異至於突遭屠割俯就烹燖存雌去雄弃子全母銜
冤蓄恨飲泣吞聲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徒以信宿輪
迴改易軀殼倘使慧眼觀之正如核桃報李耳夫閨
幨賢達戒殺好生自能如樊姬之諫獵迎葉尊者妻
之不壓油蘊母武陽君之禁婢妾捕諸鳥雀造福無
涯為世談美倘在中庸以下積習沈昏吾願慈婦諮
夫孝子順孫輩苦口婉頰曲陳罪報感觸天性不嫌
流涕而道刻骨以談庶幾聽從愧悔使門內殺業永

消寃對不立凡諸疾苦殀橫殃禍流離俱可禳卻矣
豈[illegible]自他兼利也哉　王氏青緗錄曰海鹽鄭公曉
官大司寇致政家居以節儉仁慈垂訓凡賓客過從
供具寧菲家不畜生物遇有祭享合用牲品亦市肆
售之如是率以為常公未卒之先數月有鄉人自冥
司還魂者見公已注籍東嶽之神應在某年月日聞
者私識之至期果不爽公歿後子孫科第至今繩繩
未艾又張公洪陽舉家戒不殺牲畜即鮮魚亦不付
庖自居翰苑已然守此三十年豫章一郡宣麻入相

者自此公發端及罷相里居危語法禁屠牛者城市頗無犯向艱嗣息晚年舉一子此皆戒殺積德之明驗也古戒殺賢士大夫不勝枚舉但錄此以明其近而有證者耳　戒殺者尤當濟以放生戒殺止於免罪放生乃於衆生有所保護耳昔顏清臣宣述所至多作放生池手勒碑記蘇子瞻自言自脫獄後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猶愈於煎烹此大君子所見正不得以不取亦不放為達也吾友吳錦雯合門戒殺嘗感

沈痾益發顧放萬生所在續買泊蒲數旋愈予向因謝孫沈鏐劇病為許放生願既痊與親友醵貲了之買生放之蓮居緣畢事菴外復牽一牛至而貲適絀本金上人遂出常住資先予半直予復與江道信張仲嘉諸子謀補償焉今年予五十初度概不敢當親友之祝而及門江建本趙　夔趙王宰趙一正王賓乃奉其父師道信先生之教為予醵貲放生事畢始相聞此皆施之過厚而放生祈年實為勝因善果一切有情所當廣而行之者矣

鬼神篇

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蓋明則有人幽則有鬼神本相循環對待鬼神者所以司造化之本而殺生予奪彰癉吉凶百姓由以寧萬物得其理也故人能幽贊神明鬼神亦佑助治教天子主百神士庶人亦祀及竈戶至誠感昭洋洋如在安可以渺茫忽之耶　鬼神之別經有明訓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天神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之屬是也地示者山嶽湖海城隍社

稷之屬是也人鬼者歷代先亡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及其家祖禰之屬是也但神祇各有所司祭報各有所主非類不享滅祀無福君子交神有道不諂不瀆庶幾質而無疑耳　凡惑於鬼神以諂瀆為事者固非正道而世儒見理不切動執孔氏不語神焉能事鬼之說欲盡掃一切不知祭神如在死以鬼饗聖人通於幽明之故而追遠崇禋何嘗視為幻妄其大指唯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為得也夫敬而遠之不敢昵亦不敢忽豈曰無乎　自阮瞻倡無鬼之論

范縝有神滅之議侭強自是後阮竟見鬼怖死范亦見識通人及於宋之儒者見解尤鶻突或曰氣有屈伸或曰造化之迹終不肯直指人死為鬼及天神地示之實以格於耳目故置諸冥漠耳抑思中庸明言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非實有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非實有乎記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傳稱匹夫匹婦強死能為厲又非實有乎若謂人死不能為鬼其祭祀者

徒以子孫之氣感其祖先耳然則殤與厲何氣可感也謂天者理而已神祇無實象然則仁人享帝及懷柔百神之類皆子虛歟所云上帝鑒觀文王涉降在帝左右者果何指也學者且勿旁稽二氏即考鏡六經事理昭灼固不得以異端攻之耳　夫天地之間有人主百職事以治於明即有上帝百神以宰于幽彰善癉惡害盈福謙消息予奪監察下土森羅密布以與人事相感應故祈晴禱雨請命祝釐靡不捷於桴鼓呼吸可通古先聖王每稱神道設教乃天人合

一豈愚民而美之也哉　聖人言知鬼神之情狀又云質諸無疑此非麁舉其理想當然也如記曰始死升屋而號曰皋某復則知人之生死由神魂去來有可以號而復還者非人死神滅矣又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蓋知鬼神以觸食已祭之後更無可饗故雖妻子不祭若倒生於死餕餘何傷乎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逐疫則知民間疾疫確有鬼為祟者可示以所畏驅而逐之情狀的然莫能逃遯於此

可以證信矣　張子言人死有知古聖人獨不傳一言又孔孟而下如韓愈輩亦未言及夫三后在天詩言之爾之許我〻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書言之聖人視其先果有知乎否乎如杜伯射王中肩申生得請於帝伯有為厲之類傳記所載未可盡誣若韓退之羅池碑記柳子厚死而為神其事赫〻何云未及特儒者拘墟不達彊作解事耳　世俗喜談貴家為鬼所憚於是少年高才生輒復意氣增上然聞劉宮坊珹未第時曾宵行遇二魍魎鬼珹徐步自如二鬼

曰劉珹來矣遂避入水珹以勇自負友人家有鬼晝見甚苦之因邀劉往珹纔入門空中糞穢襍至大加戲侮珹不勝慙忿而去又屠赤水記沈君典太史虞德圓稽勛皆嘗遇鬼與之格鬭是貴人有時而不能辟鬼矣總之世間小人無賴時足抗君子鬼亦何嘗不避貴人耶存一矜詡心便是君子有意與小人為難反遺其侮不可不戒 吳楚最尚巫風祠宇林立不必盡載祀典吾輩以禮自處可勿隨俗諂之至於觸犯擗毀慎毋易言或曰昔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非端人所為耶予請狄公居方岳之任可以奏行神亦退而聽之若欲剖判邪正裁決去留俟身為春官大夫及一方節鎮徐議之未晚也又稗史載李靖始困貧賤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神亦不督然近代王祭酒允寧為母病禱華山語涉夸誕未幾以地震死矣此等豈可學哉 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凡在祭典正神奉之必以禮故事春秋設孤必奉城隍神於壇以莅其事此朝廷令甲有司主之者當盡誠致格具輿蓋儀從及鼓吹或父老拈香前導可耳今輒聚衆醵賽禳以裝演直同游戲此則慢神瀆侮所宜禁戢者一鄉民望亦思善喻止之 大抵幽明異塗人鬼不襍君子之道唯有敬天畏神謹所當祀以無獲罪而已若乃壇墠祈禱符咒考召諸法幸勿學之此等無正傳且為造物所忌昔費長房善能役鬼老而術衰為鬼所殺王凝之學召鬼兵謂足禦敵遭海寇之難不能自免此往事明鑑矣況師巫邪說律有明條人非鬼責兩莫能逭年少惑溺悔之何及當時念吾言也

證應篇

感應之理古今有證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子曰天道好還內典曰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三教聖人出門合轍皆勉人為善去惡毋招業報奈愚不肖者既妄行無忌不曉罪福而高明之家更以豁達空之謂不落因果此所謂以瞽相瞽以狂逐狂流浪一生轉墮四趣為大可哀憫也 善惡禍福之說昭

著聖經至釋道二氏則又發明三世輪迴之理補儒者所不逮謂前世所作結今生果來生所受是現世因罪福參差要無舛錯故有作善而得殃本於宿業積惡而享祚酧在未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此矣假令果報之說存輪廻之事妄自古以來人事繆戾如堯舜而有不肖子湯文而幽囚夷齊而窮餓顏淵而夭殀孔孟而老於行至盜跖之逸樂張湯之有後曹瞞之貴盛王安石秦檜之考終如此類不勝屈指即儒者以命自安而所為福善禍淫積慶餘殃之道

竟安在耶豈上天固長此夢夢耶是知善者偃蹇泱身天上之超昇不誣也若再世必獲全福惡者榮華畢世地下之拷録難逭也若輪廻定膺諸苦正使顏面回易魂識依然肉眼之夫無由恒覩耳夫東漢以前佛法未入中國史傳所稱如鯀化黃熊豕人立而啼為彭生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呂后見如意為祟田蚡呼服懽竇之類生死還報歷有左驗更有人而入異類者如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封邵為虎黃母為黿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郗后為蟒之類有人而善惡俱證宿生者如張惡子先為張仲華祜先為隣家李氏子韓滉先為子路蘇軾先為戒和尚宋高宗先為錢武肅僧知元先為袁盎王嗣正先為李生所劫少年之類異世因果如操券合契此等古今載記耳聞目睹豈皆荒誕李士謙嘗稱佛經云轉輪五道無有窮已顏氏曰三世之理信而有證吾乃服為達人矣佛嘗謂阿難言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

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此理尤不易曉王龍舒引左氏謂欒武子有德可以庇其子故其子黶雖為惡而可以免禍黶之子盈為善而黶之惡乃累之此又就祖父積累而言於自身果熟之理未暢予諦思之蓋人生雖有去來而神識不異猶之一身也譬如人生現世有甲年造惡丙年悔過矣而甲年之惡却於丙年發覺不得不認其罪亦有丁年力善己年改行矣而丁年之善乃於己年舉報未嘗不

受其賞然罪認而悔過者終於得白賞受而改行者終於見虢急處先還定無可疑耳或曰應受天堂地獄者何不於未生時報之又待轉輪乎蓋彼尚有人道餘因此時善惡俱未熟佛明言之矣　證應必論三世此以明理之無可逃耳而世俗不悟每有因此而寛恒云且樂今生之甲安問來世之乙乎而不知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其現前身受者十常七八不得姑視為賒也吾就其大者顯者耶舉於後如商君法令人無驗者坐之而其出亡也以求舍無驗見收曹

操陰謀篡漢而司馬懿已與同時亦陰謀篡魏上詳后譖甄后死以糠塞口其後郭為甄之子明帝逼死亦以糠塞口李德裕多竄所忌於崖州以死其後亦貶崖州死路巖請賜死者取結喉為驗而其賜死也亦取結喉為驗朱温弒唐昭宗繞柱三匝其後見弑於友珪亦繞柱三匝董温琪貪暴積貲為秘瓊盡殺其家而取之范延光又利瓊貨邀於夏津殺焉其後延光復為楊光遠擠之於河而光遠復為李守正拉死青州李符請處盧多遜於春州不果而其自貶也

乃在春州丁謂欲謫寇準以無將不道語不果而其見謫也乃用無將不道大都天道循環人事倚伏世之造孽無窮造物之報施最巧往往悖入反爾時或過之一物之微亦能致難豈可忽而不戒耶　感應之理世每疑誕而無證祇以九原不可作而問耳昔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又庾詵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遶禮懺六時不輟

誦法華經日一徧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舉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晝寢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二事具載晉梁正史非稗官襍記也豈得以業報難稽淨修無益同悠悠之談歟　凡人同氣類施受之間猶能衡量至於物則忽之全不介意抑知靈蠢雖分恩讐則一如隋侯之蛇楊氏之雀毛寶軍人之龜感恩知報昭然載記言之可為寒心慎毋視異類無知恣其暴殄也殺生

冤報近有周子轉劫輪一書記述最詳予特以所聞同郡三事爲畧言之昔有王知府里居嗜鮮淡菜必手自烹食其後徧體生瘡形如淡菜奇癢難忍須以鹽酒椒辣滴之則消解轉輾經時體皆潰爛而死有葉姓者善炙鵞其夫屠宰其妻則𢭏而破之必從腋下穿穴取出腑臟然後燒炙久之妻患腰疽以致潰出腸胃亦如破鵞狀又某家以屠狗名先年曾失火主人焦爛其屋瀕河未死之頃狂奔入水舉體狼藉宛似剝狗傷生之慘出爾反爾若將假手爲奈何可

度外置之哉　施報循環累劫不爽然人能于今生不作過去生中安能保無冤對故須洗心學道皈依三寶力求證果并度一切衆生可以解怨釋結如佛有金鎗馬麥之報以示定業難逃而衰黿累世冤讐得迦納迦尊者沃以三昧法水便復應手消除此正所謂不昧因果而能觀衆性空者庶乎不墮于豁達無記也已

禮道篇

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知者了而悟之行者修而成之三教聖人均此一理昔韓退之作原道尊孔孟而斥佛老固強分疆界今之沙門羽客每自是所師不能相下亦但識支派分殊而非探本窮源之論也夫得道者爲神聖仙佛究而言之未有外於心性者故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鍊性釋曰明心見性心性者本體也能體此者一中而已矣故儒家體之爲執中道家體之曰守中釋家體之曰空中末流萬法本歸於一故或曰安汝止曰道義之門曰退藏於密曰逝者如斯或曰玄牝曰靈府靈臺曰金丹母[illegible]

曰不二法門曰虛空藏曰般若曰波羅密各字雖殊要爲彊立本原既得一以貫之自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矣何事樹籬插棘隔別彼我耶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程氏謂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要在人嘿而識之朱子曰此一句是贊易時說來歷根源予謂不曰陰陽爲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正就形下者而形上寓焉解在本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陰陽也而本太極所生太極何物非道乎非形而上之謂乎乃朱子又謂儒竊

禪學者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夫佛氏指太
地山河尚依妄立何曾以氣為理又曰全體是道未
可捨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窮索未有天地之初
為道體在我又何干涉此語亦不然夫太極生兩儀
即是未有天地之初中庸以率性為道而極之於無
聲無臭不但滯於吾身人事也然則孔子所謂原始
反終通晝夜彌天地朝聞夕可者未能徹此恐非第
一了義耳　佛家列仙于七趣謂鍊氣住形終有墮
落未若無生之學永脫輪廻故曇鸞棄丹經而修觀

經未免滯於言詮也吾觀定觀經曰內觀心起若覺
一念起須滅除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游
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惟滅動心不滅
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清靜
經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
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
內觀其心々無其心外觀其形々無其形遠觀於物
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々無所空
所空既無々々亦無々々無既無湛然常寂々無其寂
無寂々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
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此直與金
剛無住生心々經無智無得異經同指近覽道家金
丹直指性命圭指正詮諸編闡明忘精神而超生及
鍊虛合道之說足證仙釋同源況圓覺經云心息相
依息調心淨楞嚴有聖仙童子而二十五圓通中更
有觀鼻端白及出入息者何嘗不與大覺哉至云饒
君千萬劫依舊落空亡此為鬼仙地仙之流爲得道

上正不與焉　道家以老氏為祖其徒每好與釋子
為難此見張雲房所輯雲笈內有奉道而兼崇釋或
習僧俗者俱錄為過犯此亦失之固矣如崔浩奉道
甚虔而勸魏主以滅佛然冠謙之則謂不可爾力爭
之不得至唐傅奕亦詆佛極苦嘗注老子集古來不
信佛教者謂之高識傳及其死也乃命以裸葬斯豈
儒者正禮直是遺言作達自附莊生楊王孫之流得
無亦為羽士左袒耶要之聞道則未若也程氏曰今
語道則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

直做墻壁木石可謂迹道此語暗斥佛老然孔子不云艮其背乎不云寂然不動乎又大學論正心以有所不在為同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吾人學道自當從寂靜中入所謂滅者是欲淨理還即論語克己之克是也且記不云滅天理而窮人欲乎美惡何嫌同詞道家之虛無因應佛氏之清淨圓覺安得以槁木死灰蒙譏乎　或曰子謂三教同源仲尼明言攻乎異端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何所指耶予謂三教中各有異端不相謀之道如儒家有鄉愿釋家

有外道々家有旁門此皆為大道之賊聖人所必斥而去之者也若孔子於佛老蓋敬而信之豈以異端目之夫西方聖人之稱固見於列子而老聃為柱下史仲尼嘗問禮焉且嘆為猶龍今之三教鼎足良有由矣　或曰三教同源姑置勿論乃就各教之中已有不能相一者如儒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分道有長生超生之別釋有宗教淨土之殊門庭施設自相牴牾況能合三為一乎予謂立教不妨有異骵道要無不同故尊德性宜於道問學道問學所以尊德性也

長生者期於超生超生者乃正長生也宗者教之宗教者宗之教淨土者宗教以淨土也苟於了徹之後視之紛々者皆駢枝耳　或曰釋道令人依教修行可耳至云須持經咒可獲福德利益此理安在予謂此積誠所致亦有道焉幽明感應不知其然而然儒家亦有之古有須孝經卻病辟鬼者記於蜡祭有曰土歸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又考工記祭侯祠云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云々此皆咒類素問祝由可以已疾且果蠃嘟螟蛉子於己穴

祝之曰類我類我則似矣一物誠感猶爾由此推之釋道諸經咒俱有神力加護正當受持不可謂非道然經以闡法咒以攝心學者當識其本若胡僧咒傳奕之類則邪道矣　或又曰經咒以闡法攝心於修鍊不無功而至有符篆結印諸術則近於邪矣予謂此非道之本亦其用也古者巫史以桃茢辟除不祥月令春命國儺九門磔禳又庶氏掌攻毒蠱以攻說禬之翦氏攻蠹物以攻禜攻之壺涿氏除水蟲欲殺其神則以杜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庭氏射妖鳥若神

也則以太陰之孕與枉矢鞬之此皆別有法術非儒家常典禹得神授制水怪太公服丁侯其亦篆印之類歟俗記啄木蟲能於木上禹步使蟲自出而食之天下固有出於恒理之外者不可謂非道然能道之士敦本而不逐末如羅公遠不肯全授玄宗以隱身法南嶽道士蔣含弘以符驅虎ゝ踣符下蔣曰既以害物安用術為遂取符焚之此乃有道高識耳　能道必兼知行故儒曰知行合一釋亦曰行解相應言能行乃為正知實踐始非徒解也寧謂已知已解即

行在是歟近世講學家輒以名理自許峻立門庭求其素履殊難慥ゝ而又以大聖人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為解則名教罪人矣而今之狂禪抑又甚焉拈著一言半句自謂了卻繫籍法嗣承當祖位每作大言以蓋之不曰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踐履則曰一心為主萬行可以次之不曰眾性本空則曰事ゝ無碍夫理雖頓悟事以漸除豈有一悟之後全無修證便可游戲神通耶此輩直是居之不疑自欺ゝ人耳予謂學者無問儒釋皆當講明經指精持戒行而修證

圓成幸毋得少為足必尋向上一事此則孔子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來之所云一人發正歸元十方虛空盡皆消殞者也　語稱人能弘道貴於身體之非邪郭ゝ之謂也得手者自有甘苦實在受用ゝ何在于死生見之平日談施到此全無著力則舉比面孔棒喝機鋒丹爐口訣俱徒然耳叢陳雲來先生白首淨修口念彌陀不徹及患滯下甚篤予趨候之洒然相對曰老人撒手即行矣已尺澤既竭開曆筮吉時至乃逝一時異之汪魏美素精玄學二十年棲

寄山村靜遠寡欲比感疾不起先一時頓起坐作辭世頌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蓮可會不可說氷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予目擊遺筆潸焉出涕又病中答際叔書極論三教玄同之指語極有歸趣觀其去來之際非體道者能若是乎　夫道在天地間本無有一又何分三學者貴於自得而終於得無所得若語言文字意識辯聰究竟都無是處然而岐途異嗞相習紛綸必先觀其會通可幾深造昔

遠公於盧山立白蓮社而陶淵明陸修静諸君皆得與會無分彼此宋張暢遺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達人高識庡幾玄同其後若宋孝宗御製原道辨曰三教原無同異揔歸成道而後其後若顏清臣蘇子瞻王元美管東溟屠長卿輩頗有論著亦得三教合一之旨汝曹慎毋鹵莽妄生同異也

張氏子告亡奪舍記

張簡臣即恭懿公支庶也有子曰欽今年裁弱冠於夏仲感疾至七月初寢篤一日奄然死矣見二使者

偕過而招之一衣白一衣黑黑衣者將以銀鐺加頸白衣者止之曰彼無罪何庸此為迤邐隨行曠野中天色慘慘如薄雲籠月狀既而止一公署使者入若牒報然遥見堦下對簿者刑械極楚其狀俱類僧使者報已正座主者叱曰彼陽筭尚未盡何遽追之因麾之出使者仍率歸由舊徑及門推而仆地驚寤見父母環而哭之欽曰兒適已赴冥知生死確有定數從此卻去不旬日耳家人駭且疑徐語冥境甚悉居數日則又瞑絕從甦且笑曰噫異哉欽適為前使追赴冥府主者呼欽曰汝來耶念汝無辜可從其氏受生且勑使者率欽遍閱諸地獄如內典所說罪報一一不虛既閱已則有一白鬚老翁引至一處門庭華整指曰汝合於此受生俟筭盡則來此後勿煩予引也欽未幾當為其氏家兒耶娘幸勿悲家人聞益恠之至十七日晡時乃曰兒逝矣隨瞑頃之覺咻蒸蒸汗浹胸腹復張目曰欽適徑至其家入卧室見其主母以臨產坐草環而侍者媪輩有十許人繡褓彩衣爛然盈筐惟剎那免身為祝欽漫一前睨之則先有

一鬼怒而嗔曰予辛苦守胎十月子遽奪之耶因將欽推入予户陡然而黑其勢如焚故急竄歸已曰予雖暫脫軀期在人定亥也自此時瞑時甦即往還薦所織悉必聞因告其母曰欽受生處不惡長大亦有成父母主名母俱識之不可豫道粗足慰懷但念此生罔極愧未能報耳簡臣與其內並流涕慰之且兒誠欲永訣曷少遲之明旦乎欽逡巡聽命特訊夜漏初發曰若然予且少息俟之因向壁卧至夜半後倏驚起曰此其時矣語絕即瞑刻許復甦曰欽念二人

向有一語未白故復還兒十六年後猶及謁堂下記體亦有誌兼有壯髮如鬣即兒後身矣時已漏下鍾鳴父母猶捉臂於邑欷歔然果絕遂不復生先是雖瞋絕當心寸膚自溫時即著手如氷方殮次驗其臂間果有印誌如朱砂尤異矣予鄉作輪迴說引古傳記以明捨生趍生之理然未有耳目所逮灼灼如此者此事欽族祖如範為予口述之既而暫之其父簡臣綾說尤詳余故為記其梗概以俟高明君子幸覽觀焉

擬孟尚書答韓退之書

信至得足下某月日書發函展讀何其閎肆而健決也然竊謂傷於氣矜未拒理要達足邪許世儒聖人復起豈能然可邪足下生平志在閑先聖之道欲以比方孟軻排斥浮屠不遺餘力嶺海之行正坐此事齟齬僕以為足下遇若屬不啻鮑魚蜣蛣之類去之若將浼焉曩聞在潮州頗與大顛往還僕將信且疑遠相諦訊乃見答亦云大顛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果如是聖人之徒無以過矣且足下既與之游造廬贈衣懃懃懇懇僕又以為退之初不曉佛道因此僧獲通彼我庶幾孔公之嘆柱下乎不遠之復慰藉殊甚而復云君子立身行己終不從裔翟之教以求福利則是倔強猶昔非若外間所傳也僕大乖所望已反覆來書求足下之指實有自相謬盭者使佛為裔翟之教其徒皆裔也大顛為佛者徒親奉裔教而彊稱以理自勝天下豈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者仍得與於理哉春秋之法內中夏而外裔翟故曰人臣無外交今退之自居中夏禮樂恭

何與左衽侏儒之徒私相交結耶況足下指釋老之害過於楊墨當孟子時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尚辭以疾其於逃墨歸儒也猶峻待乃爾今大顛未聞捨佛而從韓氏之教遽自為難得來往有情其言南轅事顧北轍猶得謂之進退有據者歟益足下少小讀儒書得麤而遺精雖束身名教之內於先聖微言大義未有確見至內典提唱蓋復河漢輙謂奉佛者但求福田利益不知以有漏因求人天福報非上乘所許也如來說法利生本為一大事因緣俾出離生

宛大顛之外形骸胸中無滯礙此中得力足下業必折之而獨於佛詆呵是何異叔孫武叔賢子貢而毀仲尼也且仲尼產東魯釋迦出天竺世出世間法易地皆然故夫人嘗稱佛為西方聖人僕以為孔也老也佛也三而一者也足下徒欲揚儒便肆詆佛遂自比於孟子闢楊墨孟子闢楊墨孔子不闢佛老然則孟優於孔歟僕見退之數稱楊子雲彼口六經而身為莽大夫於道何取又讀墨子則推而高之與孔子並孟之所距韓之所收抑何也藉令墨翟楊雄可傳

命聖經而獨以五千言四十二章為離經畔道其然耶其不然耶矧足下云儒教下衰治日寡而年促皆由佛為祟然共尤四凶之臣桀紂厲幽之主在佛教未東誰實致之至明論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先代有行之者如魏道武周孝武之世塔廟無遺僧尼頓絕是宜聖道大昌共臻仁壽然且身弑祚短亂亡相尋豈得如梁武齊襄獨掌惡敝哉僕謂世遠三古風俗囂凌周孔經教之外不嫌以二氏相濟為用引人向上暗輔王綱何必讐而嫉之定分主客此亦千慮之一失矣若乃人主奉佛以弘濟蒼生為本要在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迎骨禁中未妨獻替昔太宗皇帝遣三藏師往西域取經頒之中土為御製聖教序闡揚釋典光贊幽明而正觀之治稱本朝極盛安得以惑溺譏之又其時天子崇道右文臨雍釋奠命撰定五經疏義廣厲生徒而百濟高昌諸酋長亦皆遣子入學則是佛之不為儒病也明甚河東柳子厚與退下交好議論相頡頏作序送僧浩初亦云浮圖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性情奭

然不與孔子異脫以裔而棄之則將友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故欲因北人寓退之夫子厚善浩行與退之交大顛本不相戾而持論更有異同何足下之弘通竟不柳若也將以諫表在前恐後生輩以為口實而諱之歟此聞足下之蒞潮也以郡人患鱷為暴作文告之而一夕徙出海去退之信及豚魚若此古之君子較然不欺仲尼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使足下悔前詆佛之失因而信奉以合於先師稱聖之指即學者愈以服退之無我而見道合轍也何嫌何

疑爲此牴飾以眩海內耶恐讀有識者以足下誠格
異類而未能輸心於士大夫也僕誠惜焉顧竊聞退
之云唯善人能受盡言故敢不避牴觸而直陳其愚
唯足下裁擇何如孟簡頓首白

擬孟一篇文辨而高直可弟畜昌黎不止方駕至
於持祖左右揔屬闢韓之文無容置喙三尺 張用霖

張登科助梓

省軒文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有古韻通已著錄此集前有程
其成引稱古韻通卷帙浩繁艱於付梓因先以部
首諸作載於五卷蓋刻在古韻通之前也紹炳在
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立身亦復端謹集首有朱
協咸所作小傳至稱其殁後爲其官蓋當時重其
行誼故造作是說其文大抵清快有餘而根柢稍
薄金石之文尤無法如張德聲誌篇首既曰余備
館甥於張氏始與德聲君遊隔一行後又云德聲
姓張氏何其複也且壻稱館甥尤似典而非典也
又張俊卿誌曰錢塘邑諸生也張本武林華族錢
塘武林連綴而見是一地耶兩地耶其他往往似
此蓋長於持論而短於敘事云

張秦亭詩集十三卷補遺一卷

〔清〕張丹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石甑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秦亭詩集十二卷》提要

從野堂詩自序

秦亭張丹祖望譔

秦亭門人刻予詩成來請序於予予不覺愀然曰悲夫此予有淚之言也曩壬午仲夏先子讀書家園相鳩居室予侍立先子誨予作詩法至八月試事甫畢而先子見背焉哀毀之候掩關深坐誦詩至蓼莪篇因作紀哀八章昔王褒讀蓼莪而廢詩予讀蓼莪而學詩俱有所感於衷也因是日月有作時年二十四

今則髮白齒落再加三歲卽皤然一七旬老翁矣其間詩之有得歷歷可驗二十九歲時與友人陸大麗京柴二虎臣孫大宇台沈四去矜毛五穉黃丁七飛濤朝夕吟咏因有西陵十子之

選而源流始明故中州侯子朝宗曰西陵十子之詩俱有源委者是也嗣後東遊齊魯北走燕趙覽長城雄嶸之勢渡滹沱澎湃之波謁天壽之荒陵趍居庸之絕塞爲榛莽所陷盜賊所困

魑魅笑以爲羣猿猱狎以爲侶驚心駭魄盡然內傷行於中衔不敢啼哭其爲詩也益哀以怨矣吳趨葉子聖野序予詩曰輪困結嗇怨誹不亂有小雅之遺豈謂是歟至三十有八得交於

姜子定菴乃館於其家兩水亭由是扁舟鼓棹盡越之境入雲門登秦望訪天衣寺問王大令筆塚與盤古社木坐任公釣臺攀越王走馬埒尋蘭亭流觴處已而南遊上金陵臨燕子磯踞

牛首山絕頂極睇江海淮泗郅徐一目盡之樓臺城郭水霞煙樹隱隱壘壘似畫中景靡不採以爲句迭相唱和而予之詩有不自知其變者定菴曰秦亭詩雄奇精渾悉以平淡出之此所

以游泳山澤間徜徉適志而傲然長嘯也三吳之士從遊者約有百餘能學秦亭詩者曰陸韜孫忠楷弟振孫姪景曾胡埏王武功諸壬發韜與楷早歿振孫亦亡不勝喪予之慟壬發則竭

力以襄厥事乃克有成然果足以言詩歟今予遯迹草茅食少脫粟終日與老槐野竹形影相弔憶昔先子癸酉掄浙魁赴試南宮蒙山道中遇大雪賦排律四十韻以康濟斯民自許不克

如志降及小子益復搖落俯仰天地雙淚盈眶江河汎汎曾不是多其若心胸何故曰此有淚之言也悲哉悲哉弟子志之予復何言

自序

予自二十四歲學詩至六十二歲七律約有三千餘首已刻未刻俱不論已未棹訪許子德遠于蘭江暇日獨坐將已前存者細閱都不洽意盡皆删去止留七十餘首又復搆思三月得百餘首總若干數補舊改新隨作隨謄前後絕無次序適姜京兆自遂水歸復招予過兩水亭予出詩稿請政京兆大喜擊節嘆賞不置因出俸金以俾梓予亦不敢固却也辛酉夏日從野堂漫識

張泰亭先生詩評

毛稚黄先生曰得王之清得杜之著而又出以悲凉沉遠之意宜乎一洗凡筆熠然不群

姜定庵先生曰泰亭七律雄深雅健百鍊而出無一字無來歷要是不經人道語直可駿追少陵風雅鉅工也至謁嚴陵詩曰曝日黿鼉常伏檻扳雲鸛鶴故依松垂綸自是千秋事敢向雙臺策短笻予以爲名節洵不愧子陵云

陸藎思先生曰泰亭詩諸體漢魏晋唐無不妙合七律沉深雄練神超格整皆言能用比興惟有少陵他

人雖極工練不過賦爾此可謂精微之論故集中賦詩固多而間用比興神明變化鎔鑄景物固是開元天寶間第一作手

張泰亭詩集

總目

張秦亭詩集卷一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古樂府

思歸引

琴操曰衛女所作也予意效之以述思歸之志

登皐亭兮望北山松青青兮水潺潺中有蓬戶兮日閉關白雲起兮飛鳥還予思歸兮心不開

引聲歌

內當其精外表其榮四時之氣煥乎神明道本諸天理本諸物于條萬緒植根如髮戊巳庚甲日月在躬

覓覓抽添老者反童行乎當行止乎當止陰陽不言造化終始

暮春

晝夜花明百卉零露嚶嚶鸝黃遊戲嘉樹此時歡樂蒼翠顏舒春風兒童幽徑友于大澤蕩蕩麋鹿走曠會時不逢獨處能放山不言高海不言深莫與晤語祗守素心

初夏

山靚我軒有草名蘭時當初夏其葉延延悠悠往日我思如何沐心以雪披髮而歌杖入林樾窟處燕没不見一人狌狐騂突雞棲于塒雞棲于桀有友在東江流奬闕 訓稱子大鴻也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居葺之兮荷蕖從今以往勿處路隅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蒹葭爲戶明月爲舟擁離趾中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赤君馬行九天臣馬走八澤誰其產者渥洼中二馬相得雙行宇宙窄請君不惜黃金鞍臣馬前驅萬人看

烏生八九子

白頭烏數年生八九子啼向城東枯樹裏東城有遊遨子育養一鵶鵶朝棲城頭暮去曠野遊遨子上用續竹彈飛土謂鵶爲我鳥脫身以水漸持丸欲彈鵶鵶鵶鵶投地指烏爲鵶與我同巢遊遨子張網羅兩老烏兩老烏入羅衆小烏不能飛嗷嗷奈何阿母生烏子時在南山之野田出入含哺生死相追隨流離饑餓無處所鵂鶹雖小鳥尚有一枝可依野羊在草間尚得母子飲乳遊戲汚陂螻蟻乃在泥沙中尚復負子移穴不肯須臾離何得人民老幼提攜泣向路岐見者皆酸鼻流涕沾衣骨肉不知死所哀以南哀

以北烏飛匝樹樹枝折

長歌行

棲烏向飛烏高下相呼汝不識時日沒途黑奈何飛
飛城南有大樹上枝掛晨星下枝掛明月汝收羽翮
暫棲息莫待狂風吹汝骨

塘上行

種蒲清水中托根一何深義不隨逝波零落匪所禁
念君去不還日夕望川湄秋鴻遵渚至寒蟬響空林
昨宵捐團扇今晨披羅襟歲時何冉冉誰爲駐光陰
梧桐生井上採製爲瑤琴房櫳起拂拭悲絲爲我吟

上以語相思下以寫離心

白頭吟

皎如明月池直如青松枝自來無兩意君心不須疑
俯仰共天地何得有盛衰今夕白日去明日白日來
春風生井上梧桐一以開岸東亦有山岸西亦有山
兩山共一脈流水空潺湲淒淒復淒淒蟋蟀牀下啼
芳華有時歇清霜志不移女蘿何嫋嫋木蘭何非菲
黃金非所願白首爲相知摧如天柱折傾如地維缺
故人自一心中道無決絕

捉搦歌

枯柳不生付青春乾魚不活付河濱老馬趾跋喪黃
塵老婦八十思嫁人

讀曲歌四首

咒歎百般語隔牆彈燕雀終日不傷汝
風起忘下簾吹滅帷中火不知郎度來暗中抱持我
獨歔欷蜜蜂語相蜂那更分兩類
不約郎亦來知是愛儂色明燈薰走馬欲住不可得

烏棲曲二首

黃姑西斜夜正中芙蓉帳底金燈紅頻撩雙髩鴉雛
色爲君起舞嬌無力

白紵婉轉琵琶緩荔枝漿滿黃金盌迴眸縱笑兩心
知極意爲歡在此時

秋胡行

鳳兮胡爲在籔燕雀侮之文王居羑公旦見疑我思
古之聖賢憂心惻惻常苦悲路有豺虎吾欲寢其皮
解 高高者蒼天天不我私白日在桑其光抑何離離
乃晨雞之鳴讒言孔興嗟嗟昆弟君子莫或聽之追
悔何以 二解 古道如矢直射糒鮮不拆馬遷有何罪戾
乃下腐刑曾參大孝三言殺人自古皆然使我涕零
三解 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何得無辜邑人之災非時麟

見嘉禾生棘中著蠅點白璧憂心忡忡四解

長相思

長相思淚斑斑昔有美人淮水間何以葺之芝與蘭飛雪映簾幃春風不肯還長夜望明月北斗漸闌干

春閨思

蝴蝶飲春花闌干春思賒不覺羅紈薄聊隨寶髻斜幾番滴淚盡欲歸已無家

楊白花

楊白花搖蕩春風中宛轉吹不住飛飛入房櫳花飛不止三月暮春光空惹流鶯樹人生努力須及早莫

學楊花自言好

美女篇

美女嬌如花採桑城東隅攀條來陌上窈窕行徐徐高枝舉皓腕白玉焉能如頭上金爵釵耳中明月珠羅衣易飄颻輕颸吹柔軀見者皆太息搔首立踟躕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樓南樓臨大道文窗俯綺疏容華郤朱粉艷色與人殊媒妁忽入門稱說有好逑錦繡數千匹木難間珊瑚白璧二十雙黃金千萬餘聞言坐復起攬鏡獨長吁人生命有偶富貴非所需

長別離

長別離心中悲十載已不見將次廿年時憶與君分手當我春風吹蘭華正搖蕩燕子相于飛自謂歡猷久那知霜露垂金石心難變梧桐色易衰持此望君還路遠何徘徊南鄰有夫婦相守在閨帷東鄰有壯士不久今已歸君才比朝日願一見光輝女蘿附松

栢纏綿不肯移

野田黃雀行

桑間一餓夫力鬬報趙宣結交不在廣所貴救急難不見野田雀忽投羅網間羅者見雀喜少年見雀悲舉刀破羅網雙翮摩天飛黃雀謝少年我去當復還黃雀去復還口啣雙玉環

折楊柳歌辭

可憐春楊柳依依生水汜一歲一垂條郎作馬鞭子

又

門前一株柳女子望阿母小妹已嫁人抱兒不離手

東飛伯勞歌

東翻蛺蝶西翻燕牽牛織女不相見誰家少婦顏如花翠帶羅裙入倡家可憐生長深閨裏夫婿尊貴勢莫比十六重樓繡鴛鴦十八歌聲繞畫梁落花從風不知處春光夜夜楊柳樹

企喻歌辭

男兒欲作健不須驅幹長鷂子提天鵝野鴨飛上蒼

又

牧馬大澤中春草如馬尾金鞍鐵裲襠解放著地底

又

前行聽後行齊歌隴頭水前頭聽後頭齊唱黃覃子

又

出門行萬里慷慨不顧家尸葬百草根血染白草芽

燕歌行

別時三春今又秋思君不見心綢繆他人行役思故丘君何他鄉獨淹留賤妾煢煢守空樓想君念君君知否羅幃伏枕心內憂　披衣欲會君無由宿烏南歸聲啾啾援琴三嘆不能休月明照戶清霜流波路迢遞水無舟妾是織女君牽牛欲寄尺素途阻脩願言河水鯉魚遊

地驅樂歌

晨星出地圓如果欲來不來君欺我

雀勞利歌辭

落日城頭雀勞利牆外不飛牆裏飛

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側徑側側不容馬忽逢美少年攬轡問君處我處內城北可識復易求大息被繡肩中息賜貂貐小息年十八射獵西山頭三息俱入門左右脫狐裘三息俱上堂飲酒炙肥牛三息俱入戶戶中列琵琶大婦盤青髻中婦耳秦珠小婦獨調笑臨手彈箜篌

丈人且安坐皓齒揚清歈

銅雀臺

茫茫銅雀晚淒涼向墓田美人空粉黛歌舞不見憐玉座晨露濕總帳秋月圓雄圖一朝盡惟留松柏煙

愛妾換馬

渥洼出上駟金閨產名姝為惜驍騰甚誰憐豔冶殊秋風馳曠野深夜失歡娛薄倖名難免依然望故廬

洛陽道

洛陽臨廣陌夾道曉光輝月射銅龍暖風迴石雁飛香泥沾舞袖花氣滿歌衣驊騮嘶不歇王孫夜未歸

妾薄命

白日既往西藏簾掛明珠夜光照耀繡閣蘭房皎若日起扶桑合樽促坐飛觴美人起舞婆娑朱顔姚若秋荷鳴璫佩玉瑳瑳伎奏白紵陽阿見者輒喚奈何起立不勝羅紈皓腕羞整雲鬟何以贈之玉環間以玳瑁木難承夕歡樂開顔笑解五色絲囊中有迷迭芳香會附綃縠霧裳何日進御君傍恩厚德深難忘

子夜歌

憐歡復憶歡自分相思死種藕不開花那得生蓮子

估客樂

牽袂送郎行揚帆幾千里儂作彭蠡湖載郎湖心裏

小姑曲

阿女豈嫌遲阿兄娶妻早女若不嫁嫌兒亦不須嫂

采桑曲

小姑不采桑對鏡常如醉日看雙蛾兒紅顔便憔悴

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見歡看不止歡欲識儂家紅樓隔溪水

别離曲

博山爐裏沉香爇芙蓉帳底新寒入却憶明朝欲别離夜半相倚帳中泣月色朧朧上瑣窗蛩聲啾唧暗房櫳蕭桃被薄秋霜冷翡翠衾寒曉霧濃曉霧秋霜畢江樹淚滴朱欄送君去他時秋至每思君應憐帶綬合歡裙

度關山

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時當屯否潔身而棲石隱晝臥薜影夜垂秉乃耰鋤蓬荻晨炊窮居獨善魍魎莫窺嗟此鄙夫好爵懷私勞身爲眾羊豕廟犧鴻鵠翱翔縮繳奚施不遇於人冥冥天經古來高蹈潁水棲遲朝拱東作出入追隨致主堯舜功業猶卑嘗彼露花蝴蝶紛飛我師王喬雲中委蛇是謂

至人百世以規

張泰亭詩集卷二

欽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古詩

古意七首　逸十三首

行行萬餘里念與君別離徘徊在遠道從此天一陲
河廣一葦航良會自有期比目同出入鴛鴦相于飛
况與子一心自當長相思相思歲已暮衣裳日已故
遊子去不返終夜踐霜露人生不再少老至何卒遽
願化爲黃鵠凌風以遙度

仲秋涼風至蟋蟀鳴西堂草木亦變衰零露下爲霜

明月皎良夜衆星不成行玄鳥已辭巢北雁將南翔
言念同門友舉翮正飛揚不敦夙昔好棄我道路傍
馬足折峻坂車輪摧羊腸良無盤石堅虛名何所將

曉起出東門稅駕南山道曠野多悲風蕭蕭吹樹杪
下有陳死人魂魄何杳杳長寐石室中一閉不復曉
日月自東西生年忽已老來者不可必疇能終壽考
富貴同一盡憂心胡悄悄採藥求神仙美顏自長好
且復飲斗酒令德以飫飽

漳水有高樓高與浮雲平曲闌繞重階畫閣交朱楹
十五邯鄲女玉指彈秦箏音響一何哀要妙爲新聲
迢迢廣路間車馬日縱橫來者駐道傍但坐傾耳聽
皆言歌曲好苦心誰能明願爲雙飛雁奮翅起南征

歲暮風瑟瑟蟪蛄響夜闌嚴霜被野草遊子悲衣單
一去不復歸念久違君顏獨宿空房中攬衣起長嘆
君如園中桃妾如庭下蘭花開不一處彼此何由歡
重念結髮恩悽惻不可言蛟龍潛江湖欲往阻風湍
引領遙相望涕淚沾闌干

慘慘孟冬日北風吹林丘飛雪覆中野山雀羣啾啾
佳人水一方路遠無方舟有客從東來寄書言其由
一別十餘載未知意綢繆棄書溝水中水各東西流

區區不識察胡用慰離憂

庭前白露下秋氣何凜烈徘徊蘭房中重露已涓滴
良人久行役何由慰饑渴仰視河漢中參辰皆西沒
長歎還入戶淚下霑衣褐

與姜二定菴汎舟鑑水謁大禹陵

晴景扇和風遨遊東郭門揚舲緩所歷渚草隨流翻
南瞻大禹廟穹碑挺雲根回翔殿陛間婆娑窆石存
羣山萃青翠非泉流無時蘭草香冉冉高松偃蓋披
侍從皆岳牧敷奏若有辭抑抑執圭玉蒼蒼冕旒垂
俯仰共懷古敬愼不知疲

鸞凰集高閣德輝不我遐相過春風中毛羽照江花
我衣薜荔葉親君黼黻華離别常惻惻三復咏蒹葭
木朽虫爲災交疎言失實金石以性堅羅綺以質密
人生貴心知自然成膠漆君看四時行天道惟貞一

咏從野堂古槐示諸門人

習隱西馬塍結廬曲水涸當堦古槐樹新綠多葳蕤
枝枝自相抱葉葉自相披其名曰合歡我祖始栽培
迄今百餘載歲歲春風吹茲值初夏候繁陰何參差
倉庚鳴柔條玄駒步厚皮及門二三子時來蔭苔陂
採秀共翩翩芳香各自知

贈嘉禾鄭元公兼與吳舒鳬四首

[illegible]桂植層阿芝蘭茂秀谷芬芳不在遠綿綿思所屬
一盼語溪水雲樹紛搖綠何以致中情遊禽奮河曲
居止未爲遙會面何以稀孤帆日江漢飛廉爲驅馳
有友薊門歸述君常相思賢哉鄭子真谷口願追隨
傾颻屆孟秋梧桐蔭高軒熠燿流茂草光輝炳西園
光輝有圓缺愁心靡所安手撫落霞琴五弄徒憂煩
夢中化爲鴈飄颻舉江路思與雙鷺偕連飛娭古渡
湫湫青消水滴滴紫荷露脊言終所託秋風吹木暮

陳氏雙貞詩

月出著水陂流光照羅帷中有兩嬌女娟娟白紵衣
同產自陳氏弱質蘭蕙似珠櫳隱玉顏綺疏掩皓齒
大者先于歸唱隨失所倚詞傳安命歌延佇以之死
次者行遲遲比翼未雙飛柰何忽捐棄願言守孤雌
泰山日以頹滄海日以涸此志終莫渝堅貞自可託
屆茲颶風時百卉俱隕落江離與薜芷芳香多寂寞
修名既竝立奚用遠求索

贈陸韜兼示祖定弟

秋芳登白露逍遙向南門訪我陸氏子入坐開高軒
脫巾啜清茗淹留終日言所言多詩義其中性情存

大雅雖已亡温柔方共敦入夜燒明燭掀髯酌酒樽
蟋蟀響空堦野雀棲短垣嘯詠偕我弟逸興何飛翻
衆人惡貧賤我志樂樵漁避跡泰亭下垂釣古蕩渠
偶然入城市愛子常園居墻桑已十圍棕梠百尺餘
誦讀佩孔訓宜心契太初閒覩穆王傳流覽老氏書
富貴誠可嗤內養願自娛乃至升降間神氣以爲軀
混沌都不分天地將焉如

懷友人毛五稚黄詩七章

瑟瑟商風至淸霜飄我衣遙遙長途間蕭條白日乖
葭菼盡焼焚野鴨薄天飛始見河柳青今過獺祭魚

讀怡顧念同門友迢迢隔山陂薇藿苦不充徘徊將安
依　一　無依常太息引領河之涘水竭川不流薄冰未
可履上有鸛鶴鳥飛飛啄魴鱮欲濟無舟楫思子淚
如雨　二　雨淚亦何爲登高遊相晞白露紛衰草悽惻
迢中幃深夜不遑寐仰視河漢垂南北列參井東西
隱尾箕蜻蛚鳴我房哀音感心脾一唱復三嘆素雪
何霏霏　三　霏霏歲云邁我行亦多阻玄蟬寂無聲蟋
蟀俱蟄戶登彼北山岡但見狐與兎孤墳何崔嵬白
骨相撐拄松柏刈作薪猿猴無處所對此傷我懷戚
戚止憶汝　四　憶汝青雲姿世俗乃與違言登大行巔

乘風遊九垓朝馬飲扶桑夕轡宿咸池左手曳虹旌
右手秉雲旗龍螭爲兩驂飛廉使前驅讀歎伊予慚遊
步中道苦邅回亮無騏驥足後起不能追願附鸞鳳
翩奮飛揚德輝　五　德輝儀四國努力崇好修會當離
亂時哲人招怨尤嗟予同一心安得常綢繆惜哉鯤
鵬志笑者蜩鷽鳩鹿麑倚銜草蘭蕙生芳洲知交義
不薄能不懷壞憂　六　壞憂何耿耿氣結斷中腸有客
寄書札云從水中央上言各相愛下言心煩傷貽我
明月珠貽我薜荔裳膠膠晨鷄鳴風雨莫相忘人生
富貴時譬鑿石火光丈夫敦義氣貧賤多慨慷彈筝

而鼓歌沉飲須千觴淑愼保厥身百年惟樂康　七

懷祖靜祖定兩弟

明月出滄海忽然飄雲衢徘徊玉井間流光照庭階
衆星正低昂宿鳥過我廬白露下丘園零落委蘼蕪
時序亦已邁殷憂起踟躕念我同父人夙夜猶離居
小者年十四大者二十餘鶉衣殊百結鳧茈弗充虛
環堵何蕭條雅志尚詩書豈不傷我懷中心徒區區
適彼曠野中猿猴相追趨析薪莫採桂芟草莫斷瓜
音孤桂枝自連理瓜蔓自連株汝其佩丸蘭愼保此璠
璵莫言思無極歲暮當相須

懷祖明弟

仲冬天隕霜草木何零落秋虹亦已沒麋鹿解其角
嗟君去萬里時序一何速冬春歲一周風沙苦躑躅
朝渡隴頭水暮飲長城窟三月雨雪生四月草不綠
六月交河冰七月被狐服九月驅車歸行露敦獨宿
悠悠涉淮河水深泥復濁寄我一書札憂思自相屬
歲暮猶不見佇立河之曲

將出門臨別與婦

結髮爲夫婦恩愛誓不移會當遠行役執手傷別離
遠行須及蚤中夜起徘徊明月在西廂北斗闌干垂

將去復入門佇立心中悲堂上有阿母常苦寒與饑
三子復伶俜疾苦當告誰人生非木石那得不懷思
努力持家計行當蚤旋歸

代婦答

泥泥零露池皎皎明月牖馥馥蘭蕙香采采盈君袖
念君名家子自慙薄質偶十七爲君婦相敬如賓友
君今當遠行攀折贈河柳莫爲楊柳花飄蕩不自守
膝下有兩兒堂上有阿母阿母年五十離別難可久
及蚤期曰歸宜言共飲酒

田間詠二首

江南地卑濕衆水滙具區會稽產竹箭藪澤多鼈魚
厥壤有肥磽其民力田渠春雨杏花開倉庚鳴其廬
老幼布稷種耒耨各負趨及時或芸芓苗葉何與與
秋至穀垂穎所願倉庾儲庶幾薦苾芬迎神吹笙竽
歲暮后伏臘烹羔斗酒俱長跪父老前今歲耕有餘
百年誰能保願言長相須休矣蟋蟀入各歸閉門樞
東郊土膏動環廬樹以桑其葉何沃若春鳩飛且鳴
俱言蠶事興簾戶謹閉藏卜日祠菀窳曰祭以豕羊
樓中有好女三五自成行邀彼南陌頭采采盈懿筐
閨畢收其種堂上織流黃比里同夜績辛苦不言[illegible]

合作省燎火寒至授衣裳雞豚毋廢時剝棗飲壺漿
登山刈陽木名魚取川梁登必狐狸裘足以衛風霜

悼阿北

生兒歲已周愛如掌中珠眞之懷抱間不忍離斯須
聰明夙昔成大者亦不如是予雖賤貧內顧多歡娛
奈何青陽後四體不展舒含乳既不咽朝夕苦呱呱
母乃春草生百病與之俱延醫治我兒掃席坐庭除
醫亦何所言愼毋生憂虞與兒一丸藥哀哉喪其軀
老妻哭之慟予淚滿衣裾鬼伯何催廹兒命少躊躇
牀前供麥飯地下焚生芻靈柩寄空室孤魂逝故廬

念之不能寐長夜起欷歔

哀舊廬

朝出西郭門一步一徘徊道逢舊鄰里問予何所之
予亦無所之將往北山陂五世爲君鄰一朝俱遷移
兄弟皆分散妻孥何所依㓜復幼子亡棄置在路岐
頃從家中過不知有阿誰蘭桂摧作薪空餘零露垂
風雨日飄搖棟宇生莓苔念我平生居涕淚不可揮

得趙珍留書

瑟瑟凉風至鴻雁鳴中澤念我同盟友去爲萬里客
三歲不復返道遠何由覿夢寐一執手起坐嘆空壁

飛鳥戀故巢行蟻識舊穴微物亦知歸遊子尚行役
有客從南來寄書竟一尺長跪三四讀字字悉如昔
前言知子貧中言心戚戚後言孟冬歸爲汝治田宅
謝君相念深不知饑寒廹游魚在途間涓滴亦以適
安能待海水東徃請河伯

好女篇

步出東門道逍遙河曲路逢一好女流盼揚美目
燁燁大秦珠琅琅雙碧玉翩翩長袖垂粲粲羅衣服
馥馥氣若蘭爲誰施膏沐與之邂逅間解珮爲之約
三月春水生贈子以杜若執手同車歸雜坐匪戲謔

置酒洞房中清晏未云樂離筵解妙舞清音發絲竹
絲竹一何哀懐憂聊躑躅昔爲堂上几今作車中軸
車軸日以摧華容日以頹亦既見君子雞鳴長相規
願爲女蘿草纒綿松栢枝

迎神作

三月參星沒扃茲農祥晨駕言徃西郊負耒將耕耘
老幼卜吉日翠萃賽田神無乃勾龍氏功德加於民
薦以春水鮪羞以南澗蘋旌旆蔽原野笳鼓競水濱
其神若澹止雲駕何繽紛飄風既先驅靈雨復灑塵
鏘鏘鳴珮玦藹藹享苾芬是時歲祝嘏願俾百福臻
予亦代爲告彷彿如有聞春夏不降霜山川時出雲
桑間雞桴粥陌上蔦葉新土膏及時動荷插遍龍鱗
宮足知禮義庶使薄俗淳

贈友詩七章

孫治宇台

梧桐生高岡爰伐爲兩琴一彈麥秀歌一彈采薇吟
鼓宮亦宮調鼓角亦角音是知相感物所貴在同心
同心可企古其利比斷金哀歌恒不見爾思商雒岑

柴紹炳虎臣

晨登南山陲暮登北山嵋南山多茯苓北山多蘆橘

蘆橘蘓壅氣茯苓消渴疾非獨善養生兼得濟世術
吾欲從之遊賣藥常衣葛

吳百朋錦雯

水中亦有馬陸地亦有船凡物不合宜砣砣守窮年
君子遇晦時韜迹在林泉鸞鳳偶棲枳靈虬或潛淵
乘時當奮起肯爲人所憐

陳廷會際叔

原憲不受粟曾子無完衣所重在立德豈顧寒與饑
彈琴而咏歌高臥閉衡扉知音者誰子絲竹自猗猗

沈謙去矜

石湖有匹鳥其字曰鳴雁飲啄在沙渚雌雄常相戀
四雛來追隨高飛接雲漢弋人何爲者贈繳徒相羨

毛先舒稚黃

烏不日浴黑鵠不日浴白物生各有秉其理不相易
高士處汚世邈然絶雲迹吸風而飲露肌膚若冰雪
衆人已焚和富貴徒摩擊豕虱居奎蹄自以爲安宅
一旦操煙火俱焦何所益

虞黃昊景明

紅蕖開夏花綠梅吐春蕚自有清芬芳隨風倚闌幕
蝴蝶喜雙飛鴛鴦愛交宿保此青松姿當令霜雪薄

自嘆

奔蜂不化蠋越雞不伏鵠猿猴不入水鰌魚不上木
物性依自然人或多反覆嗟予守拙者蚤休遂蓽屋
臨觴不知調浩唱采芝曲天籟聽松風人籟聽比竹

贈孫無言

三月桃花開衆水爭東趨鰷魚隨波上乃覯赤鯉魚
相語龍門下奈何遊汚渠所以避世人田間常荷耡
行行高簪冠楚楚曳蘿襦花疎晚葆蓩竹吟合笙竽
旣涉新安江復訪桐君廬白獄何兀突天門峙雲衢
滿酌挹銀河參星墮盤盂浩歌藤壁際流覽石洞書

且復卧桃笙頹然夢黃虞伊人企我懷匪願此相須

武康道中十二首

楊墳渡

日出小艇渡亂流趨平津緩棹知深淺望望溪邊人
水際杜可玶沙上鷗欲親疊嶺猶落月遠樹不傍鄰
振衣登平岡山中煙火新耳目俱不俗入林雞犬春

下陌

春水漫平橋春女嬌桑陌蘆蠶已不火柳鶯時振翮
我行明星闌林巒生虛白尨缶燒破屋石杵對急湍
生煙自晴村洩雲出崩石偶然值隱者問予何所適

答以市有虎山中憩朝夕同是薜蘿人青山常爲客

上陌

入山二十里東行到陌上藐藐遠峯高莽莽夏木長
竹橋橫絶澗松館坐平壤跋涉恐失足坦步亦攜杖
旣生巢許心復協沮溺想何必琴與瑟山水有清響
何必騷與賦泉石多心賞歎息此中人天地一俯仰

桓嶺

茂林不可望陰陰無鳥聲心迹抑寂寞吹衣谷風輕
梟梟古藤蔓暖暖遠煙升茅屋樹杪出深壑庭外明
澗鼠竄水穴山鹿騰松楹傍眺虎門高還望檀溪清

上嶺觸石角下嶺牽棘荆竹梢面上過泉源足底鳴五步一息趾十步一濯纓何知夕陽下永懷木石情

檀溪

日暮過檀嶺一身萬山裏下有大壑流迴轉波疊起絕壁迴千尋石脚插其底揭衣且半渡拄杖不可止苔蘚亦多滑潺湲復直徙中有竹筏浮穩流不傾倚荻草根未枯蟨炭火已死截之溯急湍牽引如走坻須臾予亦過假息在石几山林跡杳杳迷認草路是

白竹村

路盤白竹村崎嶇探窮谷居人八九家林杪搆破屋

下惟四柱立亭亭不附木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搖動晚風吹萬竿如戛玉巳防虎豹害復罹麋鹿觸我行多彷徨不敢岐路哭從者俱饑色清潭聊手掬吾語勿苦饑餐松毛羽足

銅山

巉崄銅山高偶步力巳竭咪咪日落潭黯黯雲冐窟蘿蔦不可捫葛斷又復蹶前者牽臂上後者擁背發側身登其巔呼吸通帝閶右視飛鳥背左顧神女髮傍有古寺存芝蘭踦未歇此山昔產銅掘井幾千尺至今水溢口不敢坐側石曲足聊憩蒲嘉味還薦蕨

松磴戲猛虎蘿崖伏芳月鐘鳴望南澗一覽衆山沒雲霧如匹布萬點峯突兀山前川巳紅山後星猶白變化有如此恍若生羽翮

小溪口

溪口流澌汨乃是初夏候約廣二里許穹石排奔溜砯巖迴地軸盤渦觸雲竇瀞瀞水石激稜稜淵峯瘦萬谷蟄蛇行衆嶺爭鷄秀日未銜虎過山帶跳波走竹箭砦岸轉松栢回風吼衆芳既巳樂茹芝亦可久所處深山中盜賊如林藪

小中塢

不覺虎穴過稅駕中塢裏山樓閣溪上朝夕得所倚古樹行蟻赤寒藤聚花紫攀崖嘯風前尋流行澗底松杪駐移雲竹籜落壞几潭影布遊魚水氣逃香芷野猿探蜂窠溪樵抱麑子弱蘿扶欹木崩穴藏窺雉直諧宿昔心避世自此始

陽平關

陽關抑何迴走馬青雲端鳥路不驅馳緩轡下彫鞍冀坐萬峯上俯視衆流湍東顧皆斗欲西望盡牙灘聳巖如象鼻掛石似馬肝嗟此古戰場陰雨鬼火寒木魅啼晝靜崩榛塞路盤飛鼠老風洞毒虺生鳥翰

奇險有如此吾歌行路難

三橋埠

早起出星門雲脚下丘壑疾走三橋埠四野煙漠漠
雨聲隨我後川光薄林落屋角吐寒煙竹杪濕棲雀
山鬼多被蘿水妃復結葯愛此無人境獨行不蕭索
回顧深嶺路已白青山郭

武康縣

羣鷺起平田衆流滙大溪離離樹影出冏冏雲色迷
我行防風國麻鞋踰弱泥山縣習俗古二蔬五母雞
尙有先民風桑陌陰依依日中市已過居人閉柴扉

魚鳴花下浦雉飲竹間谿及此暢懷抱恨爲俗士攜

春日同祖定弟及諸□過西郊

西郊春雨後散步過原隰農人俱在野荷鍤畮畮忌
田中央水碓桑下披蓑笠欲知服勤苦視此日出入
同行五六子極目田疇綠老幼負耒至春泥塗手足
牛盤車中水鳥耘原上谷詠歌歸柴門煙火出深竹

贈姜鐵堂

龍門述漢高范氏紀光武二史洵奇筆君才能繼古
投袂奬忠孝論質 嘉恩魯類褒鸞鳳鳴族惡鴟梟聚
得失匪自天治亂豈云數君子道固常小人時忽與
黼黻系足榮巖穴屢見許處貧樂琴歌居約衣麻紵
書成千載傳偃卧忘所語

題謝茟小影

依稀就嵐曲恍惚憩浦深盤運有雅尙置身意所任
芍藥不春謝藤簾長秋陰雖無巖壑姿永結煙霞心
亂帙積座次紛昔匪石林葛巾隨俯仰四顧喜蕭森
閒了居漫池扁舟溯流吟猶與獨自適曠寂求知音
淡泊可擬志隱顯誰同岑濡毫覺儼然邈跡吾將尋

宿朱子葆山樓

名園有閒趣渺然此層樓深欄廻翠合曲檻歛霞浮
矧此賢友居曠望無不周遠水浮戶牖邇圃帶林丘
喈喈鳥鳴樹搔搔花落溝非關燭鶯遺應有駕鶴留
綺陌三條細崇城百雉修幽意馳逼浦爽心谿長洲
瀰欣擁壚語淸酒共銷憂

。入河渚訪陸景宣左城兄弟

沿岸水苻開入浦苹草靡二陸居河渚薄言訪所止
蘆蕩魚駛遊梅林雀飛起陰陰陌桑齊修修池竹倚
燕掠蜻蜓輕鷺啄魴鯉美此中何閑閑聞多考槃士
槿葉肖頹墉苔花擁廢址朝出走南澗暮歸由北市

但求七祭死何暇三日蘇啟𢓜圖形在開篋畫扇俱
爲誰思黃雀何處梟赤烏悖逆由巳作催心徒沾濡
我家世榮盛七葉多衮衣冠蓋如雲張喬木久成帷
運會遘百六戰馬嘶江湄門戶既衰落槷槷何所依
同父惟三人遯跡向郊圻少小事誦讀長大俟茅茨
相敬還相讓弦歌常賦詩大者能尙勇亦復解知機
獲貍墳墟內叱虎草路岐小者更聰頴落筆生珠璣
士林共騰譽英彥相追隨歲設馬融帳日朗陳平扉
文章擯不收遇合與時違俱値强仕隕慘慘淚如絲
蘭香不我留光景無還期何以營窀穸悵望青山陲

少年處闤闠時序屆陽春佳人何窈窕羅衫白紵巾
娉容洵可悅逸趣自不羣纔降紫燕樓輙過綠蒲津
簪上綴明珠襪底生繡茵娉婷垂柳側婀娜曲池濱
差池流鶯囀檀欒修竹隣秉燭夜夜短描眉旦旦新
此樂謂可久變故起紛紜流離適遠郊飄蕩逃荒榛
雖遇倥偬中相敬猶如賓曾何幾旦暮長逝渺無因
泫泫白芷露慘慘青梧雲孫楚感不歇潘岳哀難伸
三復莊生篇庶以泯悲辛

春日送丁飛濤出塞

出關悲永路掇荒惜離別送子一執手發言俱哽咽
少婦能鼓枻儒者並秉耜豈惟梁鴻妻亦有康成婢
樵牧既行歌雞犬各歸里美矣唐國風悠哉葛天氏
願以葺蘚蘿無事但隱几

晝卧從野堂北軒

我居在馬滕避世早棲息南風吹短髮處常惟蕨食
闢戶闕槐陰開軒看竹植遠阜起嶕嶢近壟遥溝洫
山際孕奇煙水中晃異色交交啼柴雞拂拂巢錦翼
天氣冲以和披衿寡修飾假卧向藜床頽然罔知識
夢寐既極趣醒亦忘胸臆意非爵祿縻情似山林得
曠曠宇宙間獨自老稼穡

述懷三首

茫茫大塊內賦授理各殊予年纔弱冠先考奄以徂
生命何不辰耿耿一遺孤仰首睇蒼昊俯頸痛黃壚
鞠養賴慈妣曾不離斯須敬姜勤紡績孟母擇隣居
倚門長相望嚙指不知趨慙少羅威席愧乏江革車
中歲値喪亂攜家逃荒墟鼓枻鶻鶴藪覓室鶖鵞湖
歸來遭屯牧兵戈塞四隅牛羊踐几筵驢騾糞戶樞
負親出西郭荷篠行泥途學種成都桑喜釣富春魚
母曰偕汝隱洩洩常歡娛柰何復行役秋風吹肌膚
千里聞疾病倉皇返故廬音徽無由追庭帷亦巳虛

茗茗塞嶺高洋洋遼水絕六月霜風吹三春冰草絜
斷雁愁廣野驚狐慘深穴追憶夙昔歡撫景寡所悅
不聞馬嘶坂但看鷄棲桀相思何能已園栖飛玉屑

登嚴陵釣臺

日影半危巒登陟蘿衣束石梯倦且憩雙臺插林麓
盤旋出霞杪廻眺窮川陸右顧將軍崖左矚仙人屋
大江細如髮遥嶺疊似木緬想垂釣時蒼翠拭眉目
朝雲方卷舒晩浪忽廻復靡靡煙移岫蕭蕭響答谷
披裘長夏寒處窟隆冬燠天子喜逢迎大吏徒匍匐
高節思垂範獨行景遐躅聞風起懦頑千載感流俗

題祝希章爲予寫影

髣髴誠爲難擬議更不易此事木鳥書筆墨有神奇
衛協夙知名敬君洵絕技平城能解圍麟閣自標異
不見顧虎頭寫照在瞻視頰上三毛勝瞳中輕雲蔽
近時誰最工曾謝迭相次祝子名流裔質美瑚璉器
心匠影山川指趣幻蒼翠尤善傳姿容置我于薜荔
青松爲我髩喬嶽爲我鼻分明跨鶴仙飄摇舉雙翅
我本荷篠叟馬膝聊避地容止無可觀進退總失意
柰何無道形老醜反嫵媚咄咄叱爲怪春風未憔悴

春日送門人周獻之江陰

詰朝辭同學汎汎赴江潯川途五百里山水秀且深
綠竹屯廣岸紅樱綴芳林踰酒纖荻浦挂帆開蘿襟
到處采蘭友蹊路遥相尋日輝琅玕色風送管絃音
共存紵衣志均有流水心嶷嶷君山高曠望大江陰
慢捲淘河飛琴罷豚魚沉應多懷人作歸來試長吟

贈姜學在給諫之子

盛時有諫臣嶷嶷在朝端衣補繡鷹獸被服光且鮮
抗疏金闕下碎首玉階前願請尙方劍誅却賣國奸
生命旣以致折檻匪所難君王赫然怒雷霆方咆闞
俯身受庭杖血肉飛相連復遭囹圄拘囚緊莫不憐

一旦遘遣戍宣城軍衛間踰越陵陽阻悵望巉巖煙
有子性慷慨儒衣何翩翩讀書知大義長歌採薇篇
揚帆震澤湖登臨洞庭山揭來古越國相見如舊歡
讀詩遽稱善風雅此必傳撫心樂莫樂數夕相周旋
忽言返吳門離別各愴顏保此青松節霜雪彌以堅

登友人讀書樓時爲姜子汝皐處

樓依高梘起綠蔭凉且深開窓試遥矚靡靡田疇陰
大池廣百畝層城抱豐林撫几訓詩書看山披衣襟
自希扶風帳不羨中散琴嘉木原異質好鳥原異音
質須斧斤製音會春飈臨莫言智與愚裁成古人心

入城訪毛稚黃

曉發入西門杖起螺螄山懷友指嶺路登磴叩柴關屬值暮春候鳥鳴蒼翠間相見怡然喜白髮俱斑斑解我袯襫媛坐君庭露乾峯頂樹入雲堦下苔覆欄瀏覽皆先訓潛心已歷年格物熟鄉黨窮理希易編此即聖經義毋徒空纏綿

張泰亭詩集卷三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古詩

九月五日西郊收穫

貧居寡所營春夏事疆場九月風露降禾黍喜垂頴眷言命僮僕相與共收穫披草多蔄䔲戮力在田陌鳥雀衆籬間飛鳴日將夕西鄰八九家荒塗無人迹乃知零落時清景頗自適植杖隨人歸烟火生簷隙母氏坐高堂鬒髮早已白但願斟斗酒終歲奉怡懌

贈弟祖演

煢煢孤生子少小失雙親對虎步庭階階級長荊榛出門誰與語四顧寡所因涼風吹麻枲飄搖湘水濱三年不著土何用同父人烏烏爲汝悲忽若嘘陽春慷慨遊遠郊脂車歷城闉努力搆家室乘時思致身芙蓉爍朝曦幽蘭吐清芬願汝保世德流輝並天津

寄懷三子

朱湯[illegible]

鵷鷺翔京邑皓皓玉爲顏鶴兮向北留鷰兮向南還一別燕吳遠寸心無江關每思仰巳意晤言願田間

徐松之

相思方壯年相見俱老景洪爐鑄造化日月行俄頃

結交已千秋不須蔡張邴從此志草野吾道在蛙黽

屈翁山

吾愛屈翁山詩詞擬李白發興自羅浮湫然雲霞客
携妻走關塞太華爲窮宅所歲寄我詩快意味甘液

寄答宣城施愚山

峩峩敬亭雲滌滌桃花潭伊人此築室群峯互相參
學業崇進修氣韻邱泓涵苔籍東海艘刀槍彭蠡帆
遠道寄徽音復得佳句耽芳香擷水芷秀色剪秋藍
竭來闕越歸綢繆悲珠龕好爵匪所慕夙夜自思兼
言念聖湖別荏苒歲已淹離心久鬱陶何由企德潛

但徉登大遮攝首拂長鬚大遮山名

答姜二定菴遼水所寄

古人重友道五倫此其一歷久志不渝霜雪朔勿失
會稽有姜君品諸洵賢質分符領大藩揚旗塞垣出
聲名重璠璵儀度仿琫珌自是燮理材有道稱良弼
與予遁世交水亭常促膝豚詩聽松籟彈棊忘髮櫛
坐酌紅毛酒園種洞庭橘與殘蕩扁舟三汀觀海溢
並策盧敖杖兼探遠公室自從薊北去惻惻無寧日
書札兩番至慇懃念老疾上言學道人屏居宜蓬蓽
遯迹草莽深逃形竹林密感激知已言管鮑無以匹
心隨關月流夢向邊風欻春憶采江蘺秋思寒木筆
維君敦至孝行誼勵其實以此信於友白首比膠漆

寄懷蔣大鴻二首

結契歲已久喪亂苦奔趨逃形天地間江海爲汝廬
良會既希覯搔首常踟躕好花秋更香願言採芙蕖
芳草共爲綠春曉江上發深浦滿新蟾齊領明傳月
林鳥旣迅飛雲帆俄倏忽當覩泰平岑與君共沐髮

寄答許生洲

宿昔承相於翺翔遠郷國披帷藏雙松來歌拂翠色
泊吾向南行悵焉思徃德迢迢關山遠踰越難爲力

芳草榮已衰流鶯語復嘿仰瞻天路遠奮飛有鳳翼
鹿性匪可馴林壑茲偃息値寒欲狐裘當暑思木廳
栴欒一名木廳眷言此離緒寧念藜藿食

二

伏處秦亭下採薇恒自食徘徊悵誰與懷古淚沾臆
思我蘭蕙交展轉不遑息潛見各乘時之子奮雙翼
含香粉署妍守已惟淵默自碩亦何爲養和資化力
緣蘿被仁風感佩君子德惠以金玉音嘉樹煥彩色
式好無以報矯首在南國

答洪俟五兄

我兄居何所力峯為之門扁舟理楫出入㴱江源
蒼蒼機山峻練練澱湖存有時起嘯歌携杖倚松根
披襟尋鶴浦揮麈傲蘿軒子既喜竹林予亦潛丘樊
道路阻且修綢繆思晤言黃鵠不安飛蒼虬且深蟠
悵然聆佳句繚繞春花繁嗇言懷彼美古義當力敦

二

大雅日荒穢古道何由敦雲間與錢塘戮力删其繁
嶽勢崔巍峻江波屈曲灘上討漢魏作下變陳隋言
松枝挺瓊圃藤蔓捐衡樊鳳鳴自噦噦鶴舞何軒軒
但恨蟪蛄啼唧唧多草根作者前砥柱賴茲群賢存

與子且尾勉浩蕩溯辭源白首永以朂長歌閉柴門

秋日仝諸子送九弟沮定至北山攢厝歸後有作

崒嵂北峯雲搖搖西谿榜扁舟送弟櫬林月照昧爽
同行六七子涕淚痛長往謝鯤悲衛玠哀至無俯仰
范雲善王駭迎喪藉土壤古人惟至交存歿傷草莽
泖村戀鶺鴒淵路愁魍魎妻子二人在伶仃苦惝怳
山樹慘不開骨肉容懷想感此相送誼白頭戀菰蔣
日出厝中野日午獨來歸送者各已還令悲誰與依
到門不復見登堂惟夕奠景物初改秋梧葉漸離披
塒草短更綠蓬藋亦成帷手足自此隔衣裳蝴蝶飛
生時處孤館歲月尚相違別今已永逝魂魄安可追
高岸多為谷爾我何須悲炳炳古帝王陵墓掘為池
所重在立德百世奉為規

秋日仝陸盖思舟過餘杭

步出西城門薄言泛秋瀨解纜逆駛湍鶩棹溯分派
逶迤北山趾洄漩泰嶺背原隰傾匡畔畎畝變溝澮
泖洲歛夕霏村墟停宿靄葭菼紛白花芰荷颺紫蓋
鷺飲清波中蟬噪衰柳外茲詣賞心侶歡笑將夕昧
既與垂綸思復憶投轄醉引領望山城落日埋松檜

○過王大丹麓

鶯啼新草綠花拆暖颸生高齋為誰歡良沐王人倩
久敬類晏子畢嫁似向平守拙鄙楊雄摛藻慕長卿
拯溺由己志養高全令名聯袂親時哲襃帷領群英
昔用班管書今聽松溪聲井道貴可汲朋力羨利貞
方期琅玕重詎徒薜荔榮

望南湖

湖波猶鮮澄山煙亦縹緲即次滄坐愁共往悄脫眺
兹惟落水涯況乃秋雨潦谷門趨衆流泖墩隱亂草
葉艇泛綠苢竹筏拂紫蓼含歡羨浴鳧愜意銜飛搗

西顧何須洞東望信浩淼瀠洄滚堋夕歘灔南塘曉
頻濯既以晏澹澂豈云早駐此且滌巾未厭恣幽討

秋日與沈呂二生遊大滌

長堤趨山塢水光漾泑汭兹境信幽異乘興步騷屑
怪石非一狀玲瓏通水穴九鎖長蜿蜒衆巘恒洞澈
天柱轉奇秀湧翠還攢列巖態互崢嶸夕景通瀨洩
女蘿既高牽苔蘚復厚結叠磴盤與曲畢橋駕溪折
鳥鳴綠雉儵鼠逝丹壁絕白溜共賞心青柯相斷敝
叫且携二三子攀援頗怡悅支藤巾乍低奔湍衣方
揭聊藉幽棲志俛仰淸秋節此中有靜理勿爲昧者

說

過丁氏山齋

迢遞出沙口靡迤褰林薄停策下絕岸舍舟眺高閣
遠峯吸霞冠叠嶺披雲脚溪路易爲紆淵石果難鑿
樹橫水分駛竹密煙時著秋色何菁葱嵐景俱綽約
虎跡生苔新鼠尾捎葉落倚戶當攀皋附檻代凌壑
空翠如有依傾光亦屢削良友兹悅心芳樽聊且酌
欲去尚淹留俯仰愛蕭索

入仇溪訪友

輕策蹁新嶺落日次西郭杳冥目所希賞心於兹獲
潭與亂泄雲潺湲響叢薄舟枕頁既竦仇山背亦倒
屢與雉兎侶寧謏鳥雀樂析析蘿葉踈榮榮藤子落
樛枝紛相披聳榦曲且攫密林蔽左接湲谷霧右作
淸泉激石肺迅湍洗厓脚俯濯似猿蹲仰攀類猱躩
松根澗底引竹梢筏上掠遇子徑已開欣予足未却
共言求所志恬然探塲藿

仇山

尋山意彌倦遡溪心更爽牽蘿繞岸突挽葛窺洞敞
林深欣滅跡澗曲聆奇響亂石既岑崎北崤衍以廣
蔓草終古縈仇王竟焉往巖竅還空巘城堑無停鞅

崛崎蹁竹埤紆鬱薄叢莽衆木翳寒潭白日嘯魍魎
窮厓早已困攀磴詎能上良友秪假遊登頓路迴枉

新嶺道中人家皆茅屋竹扉前溪後阜茂林深
樹

躋險即聽眺入谷方盤桓逕路開蒙茂美趣詎勝單
葺茅倚澗側剪榛面石攢森竦抗廻岑猗猗競淸瀾
吐萼近綠扉擢穎附翠垣施草結相消修竹振貝巒
沉波溢洞穴流溪瀉空湍瀾瀾既乘從憖憖亦把竿
過崖自披情陵頂幾改觀見素以抱璞終古性所安

與邳州李條侯

束髮事交遊所願頫覯匪茲復覿友生慷慨披肺腑
列坐羅衆賢歡心酌芳醑連觴不復辭解衿良以叙
旣感伐木章頗識斷金語干戈方縱橫明哲但容與
廣川終滙納喬嶽恒平俯零雨不可忘颶風冀共舉
始惟杖輕策還期訴危枉徘徊顧昔心當凛仲秋序

贈汪將軍嘉肇

汪子性卓犖揚鞭常驅馳奇懷何所求顧盼生英姿
森森冬嶺雪颼颼秋谷颸射鴻雙雲生捉兎淺草衰
勁氣侵祖龍決謀埒范蠡耻與屠沽子羨彼大耳兒
離座常舞劍秉燭但揚巵奮起草藾中鴻鵠非其時

殺身願取義臨危志不移鄙哉巷里人抑揄亦何爲

與胡大彥遠

揚荷調瀰高白石歌愈苦遊子心感傷含悲無處所
秋氣久蕭瑟行行歸羈旅偶値晴林後緩步遵水滸
榔泉且淵渟花山遂容與意企蘋苻漿心喜丘壑阻
落日照迴陌歸雲緬平楚竹里旣窮躋葭渚方凝覩
采蘭已辛勤折麻猶延佇詎忘乘桂舸恒願葺茅宇
矢此金石誼久要誓如許

遊法喜寺

山城倦登涉古寺隨游衍雖無巖壑姿塵情聊可遣
側徑旣互通頹垣亦迴轉蹀足餘苔滋藉手懸蘿軟
團團竹露濡納納荷風剪歲月無停留興廢常在眼
循簷窺鼠穴緣牖剝蟲繭喬木結陰深空池凝寒淺
撫化自足歎覽物尙何卷恬澹囧自冲把酒當沉湎

秋日坐計籌山大溪有作

披衣坐蓬壺曠望計山在衆峰雲乍合諸谷水方滙
旋轉環洲尾分流曲澗背沙汭還相隱岑崟遥與對
滂渤類三江漂疾像九派潭月含宿景石霞帶朝采
哀鳥叫不歇饑禽飛未背萋萋岸草靡析析林光碎
旣思秉燭遊豈顧將夕昧延賞共企心何須六合外

訪新菴仝友人作

晨策過溪亭午越龍井嶺巨壑延松光連峯蔽竹影
逾橋蹊徑岐超磴石路整揮汗露棘刺側足踐藤梗
岸冠凌空絕解衣息平頂對谷飛鳥過近潭斜日靜
林表霞忽低巖端江更迥范村緩浪煙虎沙急移景
幽人吾未覯塵務汝信屛徘徊久送目徙倚樂延頸
悠然冲舉趣何須羨箕潁

表姪諸虎男約予秋遊雁蕩二首

蕩蕩古雁山挺挺大海際純石土不與峭拔亘迢遞
昂昂我表姪雲霞洲結契謝公癖窮幽蠟屐尚未至

孫綽賦天台失討此嶽與東西百一峯內外谷迭翠
喜得同志侶相期發雅意秋風吹木末葉脫麗景綴
裴糧連袂入倏如雙鶴逝高飛巖岫間筋竹喜搖曳
我讀雁山誌山頂有巨湖東一西有五寬廣百畝餘
鐵船并鐵錨綦蕪不可逾芒蹻未易到鳥道升盤紆
奇怪大龍湫噴薄舞態殊仰射天漢間俯激石林紓
日曜洩五色雷霆若爲驅所傳詎那穹兀兀聳天衢
連峯既阻剪刀峯不孤平生目未窮願起群荔呼
坐聆金線猿石門共結廬

暮秋仝汪魏美王仲昭諸子汎錢塘

江

夕景汎澄江波光蕩寥廓寥廓無端倪放舟任飄泊
岸崩灘互轉浦委壁參錯寒洲蘆已乾暖崖楓未落
綺樹既炫村絳林亦燦鑿五雲還疎峻橫洋此浩豁
遂想富春瀨近指蕭山郭舉汰動輕瀾轉帆隱長漵
左領聞單雁右屬聆雙鶴異音感緬邈殊響答寂寞
明霞蔭潤生碎雲回沙作千尺瀉苕嶺百丈倒崗閣
徜徉偕數子溯洄俱言樂願以終垂綸芳酹且酬酢

夜宿江村

江皋已勧遊歸步柴門邊沙竹澄細火岡茅生遠煙
汀雁叫儔匹田鵠飛迴旋靡靡葭渚衰析析星波圓
因此諧夙心吟賞思高眠

湖上訪陳其年不遇過南屏於浦口相値

綠蘿生西風涼露降清淡侵曉過湖濵言訪陳氏子
秀色已在眼恨不搴蘭芷素琴將與彈可以聽流水
浦口忽邂逅把袂且色喜人行煙寺深鳥響芰荷裏
欲去復回顧三嘆不能止落日南屏峯鐘鳴徒徙倚

贈蔣大鴻新居

許掾便登臨阮籍泯寵辱既以洽素心毎得披衷曲
維子甘隱括聊避世齟齬遇人若不勝守已頗內足

遭亂似君公積憂類宋玉遺榮慕景怡安貧如顏蠋
采芰當穀食集荷代羅服緬企古人情天鷄聽新旭
遁飲乳竇泉頻看剡溪竹獨善三十載長歌以當哭
往昔渡江城今來憩山麓山雜猿狖遊江共蛟螭宿
洲島既迴互巖岫亦重復乘月弄歸潮攀林接飛瀑
頼此稍自慰流光何迅速即是仁知懷白首耻干祿

遊雲棲寺

摘芳歷江路懷幽入川谷潺潺泉迅溪刁刁風發木
異巘聳左眺連岫亘右矚亦既拒山趾禪室開林奧
覓澗只有松陵崖不少竹飛枝搊猱深硎躡乳鹿

棲息堪會心瀟洒果虛腹長綠企尋士高志發林域
夢寐佇雲霞得以免寒燠

放生菴

高閣響松露曲逕幽且深新月映歸翼孤扉靄夕陰
稻欒影池竹阡眠散鶯林解衿酌清波吐辭揚德音
野趣誠滿懷沐浴聊披襟

贈楚中王山長

漢水閟靈異楚山鍾英彥森落吐環姿文明照邦獻
標綵共綠書凝芳齊素練策馬馳維揚控繫過吳甸
日華金山嶠風色京口縣江迴林岫清巖深煙樹變

鼓枻濟危渚移帆騁悠眄爽流皎澄澈秋原斂惹荇
染毫信娛樂拾翠隨游衍歡然列樽俎以茲會纓弁
湖波寫飛文林阜漾餘絢清霜潤修帶零露開歌宴
佩乃金石詒令德終遐眷

泛彭蠡湖

毕辭南昌城今溯彭蠡湖敷淺北包汪帆江東溢趣
山峴判流沫洲島越縈紆倚渚聽征雁排沙見浴鳧
岸拆陰霧合崖幽明霞舒綠芷秀春蘭紫荻肥秋初
搶帆引睇晏掛席弄景虎安能測高深且復混智愚
羽人升雲煙靈物閟水區夕用託河伯朝餐祠天吳

祝瀑駭激射覩瀾任恬愉當知匯納功荆揚奠安居

謁八盤嶺祖墓

緣嶺趨墳塋衰草多埋翳長跪石几前清酒始酹地
摵摵陘木疎梟梟崖竹蔽嗚呼思祖德竟洒薜雜涕
丘隴尙崔巍華表久頹廢緬想謝聘時布衣成遺際
予爲八世孫志與嚴光契垂竿自旦暮負薪無陰霽
竟似萍葉飄始類瓠瓜繫回首聯青山策杖從此逝

同叔步青泥深港

鮮纜遵深港容與遶江村居人饒隱思荷鋤相與論
春草生舊隄古桑上朝暾水牛轉枯榑沙蛤沿柳根

頹昕屢盤互迴波亘流奔魚嚼紫蘭葉鳥鳴綠蘿門
洲汭近方斂雲樹遠忽屯開懷聊共賞因之酌清樽

自焦山溯流至京口

揚舲亂流次溯波望金焦晨光漏嶼木曉氣斂山皋
聳峯棲歸月禁壁瀉迴潮草屋架沙渚煙鐘響岩嶤
浦魚狀牢豕野鳥似江貓湍平帆正穩風駛櫓駐搖
南勝想楚岸東指見吳郊洲尾染鷺色石瘢協年潮
坐忘盤渦險頓喜明霞燒萬年積苔痕千紀長蘆苗
遊子愛濯髮非徧景物饒揭來京口路蒼然北固高
美人今不作桂樹誰相招

瓜步曉眺

曉發京口驛夕眺駐瓜步城闕隱層波雲霞出遠樹
廻沙浴類犀登浪起如鷺兀兀峙金焦磊磊廻北顧
亂帆眺旋渦急槳擺逝渡空煙獨㦤猶側景爲容與
極目盡天末懸軀若空駐戴笠正御風揮袂欲生羽
古今增思深遠近引愁聚心自有所感皓首此臨路

京口寄姜十七桐音

與君維揚別相期瓜步遊北颸一以發浩渺揚輕舟
山川遂間阻瞰望生離憂汀皐散氷色霞氣歛芳洲
喬木冠兕煙回星經焦丘駐情北固下屑涕長江流

芎華誰與摘蘭醑詎綢繆灑思信如此近目空淹留

送孫無言之新安

之子戒明發崎嶇沿江路高灘駭絕溜危棧逾崩樹
豈不憚苦辛饑驅難與處眷茲良友意庶以貧傻功
既免固窮歎亦以賞心趣巖瀨堪濯纓桐山似振羽
冉冉春條長嚶嚶谷鳥聚古人不可作喟焉傷所遇
逝波無停舟傾石少安步得喪塵情中胡以協不素
相顧存至計綸釣向煙霧

迴同友人汎洞庭湖

逶迤清晨星奔揚帆春色淺溯江出湖口桂楫任游衍
浩蕩地軸傾滉瀁日光轉洶洶巨波撇滔滔叠浪卷
衆流㳯派岐千條瀉源遠濤翻岳陽沒湍滅君山顯
慨想和歌人高蹤復誰踐明澄瞰遥崿吞吐覩近巘
洲鷺鳴菰曳浦雁飛勞倦霞志方矯從旌軀屢驚眩
雲弔湘靈祠風送章華館即次近長沙采芳時繾綣

焦山

邈與不可遏焉言溯江永掛席染輕煙理棹攤落景
橫目窮騁望躧步探幽靜崖高走空翠石亂漬飛彭
雜木聳仙洞深莽墐丹井活活泉流絕騷騷炎風冷
下濯見破潭上攀棲竹嶺洲長巳千尺沙擁漸百頃

方捫晨鵲飛復聆暮鶴警願從耕釣終明哲早自省

贈蔣前民

始晤廣陵城淵襟多丰容既覯甘露寺攜手披心胸
悠哉時伏火佳景賞方融高槐結浮陰細蘿矜涼風
燕絲吹霏靡蓮羽紛搖空好鳥變茂木鳴蟬抱新桐
暢以玄言旨要妙得所宗清文自波瀾幽懷闔棲冲
江海思無已奔翮逝將從

登有皇山望江上諸峯

侵曉索幽異有山聊登躋拭目一展眺群峯邈以接
早見古渡口行人爭利涉汩汩江水駛靚靚雲樹叠

連崖既左紆崩沙亦右狹古翠相映帶新煙恣吐納
方峪徑委迤封田草踐踏香龕宮闕類學涔蘿蔓匪
漫漫抱空意寂莫何所慨

訪黃偃褱

白鴿鳴蕪城千里飛江汜明發驅車出訪汝湖海上
夙昔已知心冠履相敬止懷袖盈詩篇清言滿座几
眺詶南北居企慕久未已夏鳥啣櫻桃沙鷗撥茉苢
開襟喜初覯綢繆歎時否悄悄旅次悲慼慼干戈始
之子慎所致丘壑共徒倚

贈李錦史兼示諸駿男表姪

伊君値喪亂滅迹避塵網偃蹇守蓬蓽朋舊愜心賞
蕪城徒增板隋宮鞠爲莽倚棹揚子灘託意江皋往
遠樹嬞杪攢明霞水中上鳧雛荇葉棲鷺鳴菱芡蕃
我來遺中夏把袂極俯仰濯纓既靡倦談詩非外獎
曲檽激清飇虛壁有幽響謬荷知已顧側勞夙夜想
有子洵圭璋人中固爽朗永懷晨雞鳴離別歎風壤

周生述游魚龍洞紀以詩

石埭山嶽峑環縣蒼翠遒門人有公璉偶至意綢繆
歸來述奇異舟乃古丹丘口陳魚龍洞深入路有由
約略二里許涓涓清泉流不審發源處來灱力寘搜
迺側一天門俯身乘葉舟左見石拏攫彷彿蒼龍虯
上有鸚歌鳥迴立巖端幽蒴皆爲毛羽陰風吹颼颼
天造焱脊惢黃白水中浮其右高絕壁仙迹近可求
棋色白如粉就弄滑且柔大鐘掛其虛斑駁千年留
復進二天門雲板懸上頭舟子擊以篙響落空中樓
白馬并金鞍厥狀神鬼謀又入鰲魚門麒麟水中游
背有燭光起光明照四匝號爲麟背燭炬欲焚池魚
亦許仰高岸覓衍若沙洲携酒置石几同人醉不休
巨石橫渡口鱗等如戈矛踰越蹄其脊雲霞結爲裘
靈迹與能往向子志早酬崢嶸崗頰間心折此山陬

王阮亭招游平山堂

新城有王子卓犖冠群英嬌嬌似雲鶴孌焉能長鳴
伊予渡維揚清讌相逢迎旨酒書舫開紅橋細柳平
解帶招輕颸徵歌激長汀鳴鳴簫洞響瑟瑟箏彈清
四顧多華瑊疎簾捲明星團扇俱拂檻蘭香正倚楹
暑氣既以歇歡心愈共傾佳景誠希遘詎徒塵跡并

白桃溪入宛委山仝謝莘

山行不知疲携子探幽境虛谷生巖寒廻峯閟寂靜
澄澄媚桃溪岌岌抗石嶺白栗抱荷色青松耿霜影
深篁拂澗壁交藤紛落景來葛濯溜淺捫松入煙冥

偃仰洞雲作躑躅苔路整禪房崖鋪深樵磴竹外迴
羅兎方跳笙穴虎善避穽既訪嘉遯流復發幽人省
素履聊此託夙心茲已領從游未肯回浩歌欣醉醒

慰覺菴族祖病中

大爐煎衆苦庶物醸歲單夙夜多憂思感痌罔具端
神愧慮已各形影懼將闕寞志堅清謐澄心徹榮觀
朱霞入肝宇靈雕炳星冊沍恭倉公術仍饒伯陽丹
固堂鬱煩累憑景肆羽翰佳哉此十月吞氣挪羅綺
華露久洸菊芳風漸被蘭泠泠塵外賞挹挹愁中[illegible]
傳火耑變化驗靑屏憂患物我兩相忘攝生得求玄

秋日吳鷹新婚

秋風吹階基八月生梧子嘉汝洽好逑琴瑟初在几
願以勗明德百歲自此始雞鳴值良辰蘭房相敬止
明星照繡幕兕雁溯水氾荇花白已衆蘋葉綠未靡
采茲筵筥釜古酒享所祀皇路既險巇拯溺詎可已
束修愼厥躬保乃竹箭美非以聰明故猶猶薄書史
太禹娶塗山堯女降嬀水聖賢恒在斯然後知至理

與兒劬曾遊煙霞嶺洞

携兒上煙嶺落日窺平岡古洞深莫測彷彿離月光
秉燭探雲竇捫葛度石梁披苔旣沾領冰雪尚在床

雜木何蓊薈衆峯俱蒼碧象鼻自西傾佛手亦東望
紫花落古藤綠籜苞新篁松崖伏化鼠柏谷眠香麐
巳懷探奇志幸藉足力强欲繼靈運蹤暫憩生公房
何以謝囂塵長飲羽人漿（嶺上有象鼻佛手諸巖）

遊九溪十八澗因過朱生

我游水樂洞濯巾日巳晏登級超梅嶺雲腳盆起面
湄湄古九溪淅淅十八澗潭興波砰磅徑委秫葱蒨
飛沫漬圯樹豁篠軋傾岸幽隱無窮極屐步相淩亂
山鬼笑日黑林蟒騰霧牛豐草揿蚊蚋懸溜飲飂飂
秋颸落木果春水浮花瓣紛吾樂山性訪子得周遍

方憩魑魅途淹留未云倦

尋石屋山洞

曉行松影碎微陽升幽谷策杖披草露冥搜得石屋
重簷露未晞曲澗翠如覆洩雲觸洞門古苔蝕棊局
泠泠跳潭鱗濯濯咖蒿鹿心契竹籜冠眼流薜蘿服
滌泉愛淸深彈琴喜幽獨衆芳何綽約托體瞑雲宿

同門人陸韜遊片雲石

荒塗趨沙塢斷崖得石壁鳥足不可棲猿臂竟相借
（叶即）冰柸寔夏凍露珠信晝滴蘭草倒叢生藤根互盤
越仰覷巧玲瓏眉宇皆翠色側聞薜蘿人昔此曾洗

游我題聊與賞早闕白雲跡

從湖南歸湖北舟中夕眺

落日理輕檝被裘展夕眺乘月弄潺湲長歌漫成調湖空響自徹波澄光易曜傍見水霞生還望柳煙罩昔聞素女遊今逢漁父笑芰荷媚淺沙蕨蒲被曲澳析析凫鷺聲袅袅鷺絲貌瀏洄雖云遲庶知所歷妙南鐘已不聞北葉誰與弔爾敦與麼感腸絕西陵道

度棲霞嶺

過嶺忽白沙烏道青巘側飛巖勢欲崩盤木根如攫白石何嶙峋倚杖行復却耳聽水潺湲清泉泝絕壑

徑僻老藤蔓山深鬧鳥雀蘿磴路紆迴竹澗溜磅礴幽隱與世絕冥搜氣蕭索亭午有日色扶柯敝其郭已遇翠嶂傾復觸白雲作長往不知倦古洞夕陽落

山中暮

雨後雲出岫微微辨山岑日暝不知暮宿鳥翔北林野寺青苔古山徑苦竹深隔樹煙火起縹緲出層陰明月生川末松扉氣蕭森伊人登高樓撫此風中琴遠聽抑何哀悽其動我心

仝友人飲沈生書樓

沈生好歌咏高樓傍林樾偶爾聚群賢觴酌惟蟋髮

岸峰接流波山嶂渺木末水禽與時化芳叢含露發欵憁野艇過僻島陂日沒紫荷袂相暎絲萍棹輕撥夜徑烏頻歸過岸人不歇坐艦接遠峰捲幔引遲月賞共白貽蘇獲心茲條達自此杖履遊終期塵網脫

張泰亭詩集卷四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綱孫

五言古詩

發薊行

居燕一載餘風沙入我戶垂簾坐土坑繁憂不可敘
展轉憶故鄉母氏守環堵髮禿耳皮皺饑渴向誰語
思之不能寐中夜絕肺腑倏接良友書上言母病苦
頃刻喪我魄淚落濕如雨北地十月交冰霜難野處
倉皇就長途所恨無毛羽日薄盧溝橋柴車路已阻
擠我墮寒驢一身忽平俯下有桑乾河幸不抱水柱

疾走橋西去整轡行沙土遠樹出房山移煙滯平楚
暗穴草兔跳高隴野牛聚悲哉往來人我生乃與伍

長新店

夜半戒僕夫侵曉冒寒色出門十里餘星光漸以匿
括耳多悲風口禁鼻氣塞垂涕凍成冰皓然鬚亦得
少焉霜日升照見沙路直稍稍生暖氣面東不敢仄
所苦楞股行村午未得食昨夜長新店土屋聊假息
千錢不一飽何以增薄力

涿州城

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遙望涿鹿城巃然沙磧內
控繅走其下壁立皆土塊此地古范陽甲兵天下最
煙色狀飛鳥河影飄長帶側耳聞啼饑傷心自我輩
野狼遇人嗥蒼鷹攫雉碎生涯抵如此浩歎茲行邁

琉璃河

仲冬氣嚴寒堅冰白似骨策馬琉璃河橋滑不可越
從者挽轡繩兩足尚臲杌前人戒後徒那知墮倏忽
闌干有鐵椎半插沙水窟云昔王將軍勇氣殊不沒
死難深谷時慨慕將鬚捋

新河縣

天寒走荒野曉日照堂陽煙火數十家居者半老蒼

茅簷結木冰瓦雀依頹牆歎息亦已得此足慰淒涼

督亢陂 左爲許善心故里

已過許氏里迤邐出燕關南有督亢陂沿河路廻盤
四望棗樹林霜葉亦已乾土闊又沃美彷彿書圖間
始知荊軻謀不成良足歎秦皇雖不死白日爲之寒
俠烈槩千古哀哉太子丹再越白溝水層冰凍漫漫
兩兒戲其上投石笑我前我生不如子辛苦損坐鞍
人從土壁行鳥向平蕪還高陂下牛羊淺浦無波瀾
不異故鄉適惟見暮雲殘臨風幾回首去去心悲酸

鉅鹿界

日未憂土賊寸心死與生道傍見深溝防虜突騎行
慘慘飛沙黃颸颸長風鳴近地五百里野店少逢迎
草間時劫掠彎弓令人驚西來鉅鹿界東去古易城
原野杳茫茫此路今漸平沉思鄉關遠白髮空縱橫

雄縣

我行雪霏霏亂下捲花片長煙蔽史村屯雲若雄縣
引替不得伸舉體時朕俗豁然臨大湖光耀森瀰漫
長堤四十里却立疑中斷五丈一板橋百步數石岸
白榆火不生古柳瘦已幽水村繫漁舟柴扉叫沙鶴
人鳥共依棲看此冷心善枉渚隨草沒還汀傍籬見

饑馬咬樹枝疲騾脫縕絆不苦簑笠破所畏泥濘半
豈是魚君陂還向松門畔默默憶高堂安得附青雁

任丘縣

重陰北風緊颯颯灑微雪撲我羊裘衣濕乾烝氣熱
馬足縮不行長鞭打半折土隴五丈高路曲勢門凸
仰看雲童童俯踏沙屑屑城外行人稀天邊飛鳥滅
孤村色慘澹老樹皮破裂頭帽已不整腰帶殊難給
跋涉詎得辭千里歸思切芒芒赴前途何慮豺虎穴

石門

鼓絕任丘城張燈披草服早行向石門霽色帶寒旭
土人爭上瓦跨脊滑側足手執木柄杷推雪墮屋角
微煙吐牆頭清光閃沙麓蕭摵鄭驛荒摧頹虜臺禿
徘徊曠野間古迹閱人速吾衰甘棄置奚必窮途哭

河間府

河間古要害由來秦武恆東北達燕齊西南走中原
地勢既廣闊市肆常闐咽夙爲渤海郡冠帶稱雄藩
自從烈風號愁使滹沱翻白日行悄悄沙色餘霜繁
往來數獵徒人馬被裘韃張弓追豪豬聳身騰丘樊
人生喜殺戮我心獨煩冤

交河

昨暮宿商陰野雞鳴不止僕人提煖湯推戶喚我起
寒色不可禁下坑燒蘆葦乾口嚼參苓束腰挿鞭弭
乘月渡交河桂影自清洗不聞騎足響但聽流冰駛
日色早已白曉光初帖水低視衣上霜細細吹波綺

富莊驛

日行不百里每宿有常處已投富莊驛寒日斜楊樹
仰看天色早村中聊緩步土人多養雞當門坐老嫗
買食不費錢須臾具盤箸快意在兩手不顧衣裳汚
踉蹌行路人饑飽隨所遇

景州

沙行賽馬舖大車聲崩騰句促避牆間亭午陽氣升
口燥不得水雙眼撲飛蠅止渴竟無計齒嚼鬚上冰
已過廣川臺中途汗沾膺朱店尚遼遠何處平原陵
古色社鬼廟日腳衰柳塍誰能開怏悒矜抱彌不勝

禹城

月黑天莽莽不知行路拗火伴十八騎口中互吻哨
參錯荒地坎跌蹶磨冢斂心怯野魅形耳惡老狸叫
初近祝阿墟稍遠鹿關道蒼茫見禹城依牛舉火燎
此地頗淳樸乘曉展清眺

晏城

小小古晏城西對華不注昔之晉郤克逐馬匝此處
我行實已懶解鞍欹薄莽鴟梟嘯其巔老烏守枯樹
不見古人跡斷碑委樵路手摸苔蘚根字句讀未誤
平仲之采地緬然起思慕奈何千載後蕪沒如野戍
相望有遠山恐是齊朝附

濟河

北河俱有名此是古濟水神禹不可作恍然疏淪理
西連汶上波東去長山尾所存兩故道至今流瀰瀰
駐馬野店門指顧城樓雉濟河雖下邑紛紛日中市
滿筐木棉花傾籃雪梨子階前籠鬭雞嘴距利如矢
風俗自可懷我意聊安止

張夏店（自此登山路矣古莊嶽地後人訛傳今名）

側身入土岡緣路盤地裂雜沓樹陰生蔥龍谷雲結
衆巒崎長廻深罅延隱折徒旅遥相呼咫尺行蹤滅
所歷漸平迴山根已改轍亂石列如櫛嵌空開竇穴
指說青陽寨水旱逃亡絕上龕藤崖坎石礫巢燈缺
經營城郭狀破碎蟲蟻垤登陟苦險艱饑餒疲氣咽
矯首張夏店煙火遥遞洩

石都寨

南走千餘里始登梁父山高下谿谷深石角向我攢
往往路絕蹤竟日斷炊煙但逢逃亡人徒走流水間
瘦妻前拄杖枯柳相攀牽弱女布裹頭兩足赤不纏
見客生羞澀忽露桃花顏小兒臥竹筐其父高挑肩
行李蘆葉席寒煖不棄捐既無糗粱備又苦木皮乾
前後跡踵至倦坐依沙灘告我秋大水國課不得完
縣令日鞭責誰惜行路難去住總塡壑此夕偷苟安
我聞黯然悲行行淚如泉目慘石都寨腸斷小西關
居者八九家頹牆無門闌招我入土室板扉坐已穿
食我夏麥粥未及久熬煎豆芽代蕨薇荒草當屋椽
雖爲困苦劇腹飽亦便便衆人頹倚壁我獨聽潺湲

反覆思所遇不得終晏眠

泰安州

州南有泰山其勢何穹隆高高十八盤天門開西東絕頂無字碑秦皇昔行蹤避雨不知處尚傳大夫松當其滅六國刈人如草叢七十二君前禪祀本有功後王無至德頌言反不窮我來汶陽城巖巖在目中意欲叩天孫上探青帝宮堆梨與散棗攷此歷代封豈無虛美詞錫福將毋同恍惚山靈降為我揚清風朧朧夜半色先開青芙蓉

徂徠山

徂徠長百里竹溪清渺渺躍馬三番渡馬渴飲不少恐為水氣傷鞭策趨林表照澗石森綵綠灘木夭嬌長坂臨浚流連岡俯高杪上有六隱洞到今蔽蘿蔦豈無肥遯志內顧殊未了遥想巢父輩吾欲醉清醥

新甫關

夜出見山火燁燁石罅岡急走新泰邑漢之東平陽迢迢隔泗水霜坂五里長雖然水澤涸其流還湯湯逾波經古道衰柳淒成行蕭蕭悲風生塚墓吹白楊石虎與石馬跡是尚書郎始經新甫關蹀躞崔家莊人煙濕頹壁饑烏竄空梁崕脚苦不高潭水濺我裳何以慰行路仰視天蒼蒼

蒙陰

夕宿鰲陽村朝行桃花濰東山八十里落月依林丘傍午息蒙陰野店脫敝裘土人延我坐率爾意綢繆口陳水簾洞上有鬼谷幽再獻雲巖茶色如白羅衣誇彼繭紬好紅絲信清秋艱苦養此蠶三時乃有收饑啗槲樹葉渴飲清露流日出虛幔張薄暮挑燈求赤蟻恐攢害麻雀時啁啾上九頻彈射風雨不得休男女猶苟活焉敢視悠悠我起數歎息注目清溪愁奈何三吳子錦衣美遨遊

馬頭谷即馬陵山

早望瑯琊山已策瑯琊地入茲馬頭谷頗覺林麓異雖無危峯攀却有巨石墜泥豁轉東去鬼色㧞幽邃巘絕馬陵道險仄青駝寺風昏豪傑場日瘦生死氣大木脫乾葉野火焚纍贔感歎伏弩時蕭瑟朋友義人生貴彝倫南望自憔悴

郯城

我憐郯與地人少多麋鹿茲到東莞縣平野數黃鵠昂昂立淺草細細啄蘆粟見人亦不驚母雛相顧復沂水橫我前浩蕩浸地軸浦潤鴻羣遊潭清魚可捉

踊步下長坂淙淙響洄洑虧絕二十里一墮那可撓
所懼爲人子安敢輕顛仆僕夫前致詞已度羽山足
前去郯子城深沙及馬腹過艾不旬日渡河出江麓
予聞喀然喜頭面如新沐旦晚見吾母長跪吐衷曲
未知平安否涕泗復簌簌哀哉別離時送我倚破屋
覗兒無一言含淚不得哭擲筆勿復道永夜慟孤燭

艾一稱艾陵

西山雷院

玉泉入數里深谷俱簪簪危峰皆却立鑿壁開雷院
松柏夾其徑仰攀藤蘿便入門瞻神像光怪非常見

龍君被彩衣老母掣金電左右列將帥熊身兼虎面
三眼冠兜鍪六臂持刀箭或如鳥喙形背翅如羽扇
此時當檻揖彷彿風雷變我聞宋時帝搆此丹青殿
迄今五百載春遊每歎羡宮闕在南山灰燼無瓦片
狐狸騎石馬荊棘布芳甸不及此遺搆巍峩俯碧澗
懷古正不足落日聊消遣

贈體璠大師

雲山老靜顏茲喜日與遇滅迹草莿深白髮汨溺慕
里許有上智禪林縱逸趣春颸流曲檻野阜供芳樹
隱几時作書出入精芒屣揮毫翻挾雕舒態展飛兔

棣萼誠夙好相顧瀉衷素說法坐蜂蠆花點綠苔路
聽鶯知所求飲茶不忘故悠然數番對乾坤此莅布

答姜二定菴

朝陟棲霞嶺躑躅獨矯首悵人思奮飛中道絕椅楔
渺渺鑑湖廬攬蒲低自守名園足徜徉水亭環高柳
悠然湖東山杖屐倚巖岫哀我老用嗟負耒常面垢
貽以一練素護寒豹溪口嘉什喜留連咏歌當日就

贈恭思夏先生

苕水滙流東淵淵注清邑衆嶺夾其岸突兀谷翠濕
先生古學者麟經世傳習屏跡守蓬戶從遊日拱揖

所訓惟躬行味如蒸民粒是身爲世矩語默皆靜翕
中年出秉鐸孔廟松嶽立敦孝表彝倫觀光勤刪拾
歸來荷風吹惜哉鳳羽戢有時適遠郊綠林追鬼岌
月泉近郭門呼童提甕汲亭此五豆尊千杯佳露吸

贈王允諧

昔我出門交豪雋得趙子奔走戎馬間頭顱碎不死
北登舞劍臺叱豹如貓豕斯人既宿草嗚猿徙爾爾
邇來漫設教村徑聊整履弟子章士麒其舅有王氏
磊落天性生慷慨孤雲倚時尚匪所邀心迹鄙榮仕
怒觸獬貐獸傲骨正委靡文采炳太甲直氣噴江汜

昊天無悶度乘笠蓬蒿底相對古色多能句堪婉美
西湖有高峯滄海市一覷我意與君醉搭鶴上萬里
歲耕古有人湖約今方始不復遊子悲但日爲君落

贈杜子

壯歲愛結客乃得杜氏子往來李几宇生長蘇政里
相逢狹邪間慷慨拔劍起肝膽向我傾直道行如矢
當時管鮑交歷歷覈古史令甫弘氣人輕相赴語君能比古人此不行者死

寄懷　懷柔令

昔寓濟南城歷山供斿矚抱病澹無憀誰與話快意
昔從懷古情學詩夜不寐逸韻迴飛小雅音調深遂
妙意欣相逢險澀鄙魑魅卓然謝朓材思具鐃鼓吹
單車踰太行汾水常御轡復作懷柔令塞垣勒撫字
錦幔綴蒲桃琴音寄薜荔一別幾改春倚憶前門介
霞爛黑龍潭柳綰黃金地到處舒壯懷慨然四方志
我子復訪君千里承周濟極目古漁陽待雨從天際
荊玉既喻溫南金又方勵何時更晤言川爲流水思

懷許昌麟　時日麟之嗣

秋風吹木果柿實紅西鄰黃菊香瀟陂細細凝芳塵
我有門弟子日侍庭幃親親宦囊殫令啟櫂大河濱
高帆坐遊忽艅艎開通津駐壓登廣陸班班響車輪
雁嘶麋鹿野猿攀抱幘雲崔嵬想泰岱出馬毛沾露新
憶汝未印見山中夢寐頻同學俱寂寞丘園老漁巾

贈趙組赤及弟門人璉

我有故人子讀書能治生家世爲儒醫陰陽悉其精
扁鵲入咸陽救者多孩嬰春風被百物朝夕軒車迎
澄覽王版篇當聰轉流鶯六微無隱蔽能使血脈平
念彼呱呱泣奔走一身輕仁慈以爲性配合皆侏莖
孝養自無違有弟復聰明飢經侍予座咏歌閉柴荊
隆矣德業優蘭蕙當春榮世人貴以耳刺刺徒虛聲

寄懷上行上人

遥登雲盤嶺近睇南河渠野徑支參錯古廟樹扶疎
念茲生公室藥草香行與青霞對汝聰碧水迴汝居
渺然歌咏懷世事苦奔拘寥寥濟世心莫言慚耕漁

答柴仲明先生兼與士榮

昔日見書札我妻抱重疾今日讀書札稍稍起弱質
感激致良醫補救得藥石我妻係甥女覲之如已出
嗟予遭喪亂攜家到南宅舅聞甥女來披襟色怡悅
舅母聞女來細語頻促膝兄弟聞姊來酒饌隨羅列
小妹聞姊來梳髮不及櫛一住月有餘淫雨積旬日
池塘漲高檻浮萍漂木末市米正騰價廚煙渺蕭瑟

小兒好涉水終朝脚不襪我田在馬勝耕稼那可說
揚舲至鄭上芳園何閒寂黃梅墮古瓦秋桃未結實
山雞叫竹枝水鷗互出沒聊復課吾徒講道日不輟
隱几誦聖言深夜燈明滅回憶孤帷內獨臥自幽咽
所賴舅氏賢饑渴得所恤況値空乏時鶉衣多百結
旣沐再生恩酬德何時畢聊陳此衷曲淚下如流血

觀捕雉

曉霜照原野披襟出戶牖偶値村中人趨走在林藪
喧呼同捕雉張網布前後利刃斬密竹土塞深穴口
草雉忽竄出高飛過培塿拍手隨之去已落野田右

衆人爭合圍大索亦何有俱言暫歇息坐向墳壠守
傍有空心樹躍出一竹狗毛如蒼鼠色突破密籬走
相顧不覺笑不如還在否起身至溪邊亂草堆積厚
低頭看草根此雉藏其首

開田

北圩有窊地每雨水淵瀦桑麻多爛死大半生菰蔣
魚鱉逆流入其尾擬刺罾春數多餓餒結爾無自爾
賦稅不足納徒以勞績紡予意維開闢不惜輿重費
十期祭后土老幼俱合享是日齊舉鍤奮力除草莽
浮土漸剷去挑撥次第廣隱隱起溝塍東西徑尋丈
四下勢易洸計畝稍寬敞麥熟稀首生耕種頗勞攘
幸無螟蛾害不如馬尾長早禾喜冷風晚稻須滋養
穎實尚未堅野雀成羣往所收苦不多聊以供俯仰

淘井

井有養人功旱久亦泥汁水蟲每跳躍蚯蚓自寒結
愁閑聊俯視泉眼想淤塞蘚花已漸乾苔根猶餘濕
隨與父老謀淘汰還可及乃命一夫下側足𨻶間入
竹籃出沙土地脈通呼吸穴中水漸流汩汩來其急
須臾溢至口其色何清冽自茲梧桐映更見禽鳥集
雖無羵羊怪却笑太白渴鄰里俱喜洽相取不爭執

夜登村樓望虎

樓霜白靜夜北風吹平蕪颯颯如有物乃是休鹿趨
一躍過我垣屏跡立堦除須臾聞腥吹虎嘯發山隅
其目似明燈閃閃出林後繞籬覓此鹿荊棘將焉如
爪牙不得施幾番捋其鬚怪鳥叫林梢狐火生丘墟
搖尾古墓間陰雲自卷舒遲遲渡溪去雌雄究與俱
月明遙可望歎息彼何愚物情避禍患胡人無憂虞
江海徧烽煙生民化爲魚不如此林鹿呦呦在草廬

過徐肇俊

出門訪我徒偶然値幽徑行久不知倦遠寺聞鐘磬

風吹角巾夫鼠嘯長林靜悠悠樹色廻滑滑鳥聲應
羣山巒以蒼落日薜蘿暝柴扉俱早閉巢雀棲初定
追陪坐平橋把釣聊乘興野獺正將祭水蟲猶未全
相語衡門樂老去惟醉醒

咏鄰雞示鄰竹冰竹

鄰人一母雞養子數未足日夕無容顧每就廡下宿
侵曉驅之去哭雛爭上水飲啄牆桑間螻蟻果其腹
秋夜不叫呼忽聞翅撲朿倉皇披衣起奔走隨所觸
其聲緣柱梁隱隱下後屋燒燭隨之去狐貉咬何速
花毛亂狼藉淺草遺血肉拙哉汝何知不及食新穀

庖廚雖免烹所遭等殺戮吾幸有草廬閒居厭脩竹
滕花拂衣紫松色染煙綠虎豹不敢入鳥雀時聚浴
不與俗物通自能免恥辱歎息此鄰雞生死抑迫促
自以為無患那知禍機伏爾曹須知此何須若僕僕

望泰亭山示弟晟孫信孫

溪光入戶關秋風鳴樹竅披衣起庭中闢戶來二妙
鬚髮不暇梳隱几坐展眺遙見泰亭山其巔有古廟
屋角敞巖陰石路夾奔峭逶迤幾行人前後相呼名
牽臂如猿狖漸上深林嶠須臾一人躋顛危難逆料
兩手反躡地不及攀蘿蔦是時天宇清曉日正照耀
指點在林樾脫帽忽而笑乘興欲往從此難或同調
著屐出僻徑虛谷煙景晶松影碧垂垂竹色青稍稍
不見野鹿遊但聞籬雀鬧攜杖同歸去于焉發長嘯

從野堂遣興呈屾珍留孫宇台

我居一草堂隱几堪眺眺其陰背河岸其陽面林表
周垣蔭茅茨開圃散竹篠槐蓋白亭亭松枝何矯矯
日上芙蓉寒露滴海棠曉玉蘭冬蕊香枇杷夏果小
風篁湖柳消雪牖牆梅標客餘交疏欝繁花映淺沼
偏宜琴書靜轉覺塵務少披衣暫細細脫帽蘿裊裊
蜂蝶或群遊雞犬亦不擾遠山翠易摘餘煙青未了

城中良友來無過孫與趙攜手曲池坐舉步幽徑遶
落日聆鳴蟬浴沙羨小鳥蜻蜓敵瓜架飃鼠緣木杪
徙倚度晴鐘徘徊聽夕眺商山志足尚潁水跡可紹
此樂亮難忘長歌不素飽

春日同余體崖陸蓋思由若耶溪訪古雲門寺

素心好冥搜況乃山水鄉良友期曉發出郭相徜徉
鼓棹若耶溪沿波溯春光脩篠次第秀巖谷莽以蒼
秦望天際出拔起何崇崔日月相背行翠峰共表帥
我來到平水舍舟造隱密時有余鍊師久學昇仙術
入山策杖隨行行與弗遊松逕明霞落石灘流珠飛

曲折走澗底高下越翠微忽焉度竹橋兩手褰蘿衣
險如騎龍脊目眩失所依遂入雲門刹陰森攢古木
地古苔蘚乾煙深鐘磬遏緩步向禪房羣芳欣幽活
俯仰轉岑寂遂令塵情豁

宿廣孝寺看竹樓并贈三日大師

雲門廣孝寺巖石多幽異窈篠澄綠陰潭澄生夕媚
息足來禪關脫巾掛薜荔老僧扶杖出苔席分坐次
高論披胸襟揮麈目相視鐘鳴薦晚餐茗酌汎蘭氣
夜蔬供木食煮笋出竹味夜深宿南樓解榻延涼寐
且窺寒澗牕白雲伺我睡此時臥藤牀頹然若忘寄

月落天柱峰萬象爲之閟忽聞法堂內鼓聲如地沸
堦下窺巖虎木魚逃山魅清梵動諸天長松響偵翠
曉發更賞心爲樂與愈恣

登秦望山

會稽多名山秦望高莫測聳身入雲霧如假玄鶴翼
飄然萬松頂賴此搏風力呼吸納紫霞縱目周八極
大海積氣中千年自一息回視清谿間巖巒迺可識
側壁生鏡光乳泉倒天色終當長嘯去坐惜落埃仄

旅中偶感

夢寐無常理生死有見期所見匪他人乃是我故妻
攬衣悠在傍音容猶舊時生時好羅服芳香茲復吹
左手捋我鬚右手掩雙眉向我不能言嗚咽何悽悽
我語弗苦辛中心我已知所遺子與女伶仃倚阿誰
堂上母氏在朝夕與飦糜家中有老僕出門已托之
恍惚悟其沒流涕多沾衣明知夢寐間願得稍濡遲
火死不離木水生不離磁生死本一理勿謂此路岐

贈林玉生兼與卻了戒三

秦亭一隱士辭蘿彼其身攜來京師遊獲遇賢主賓
主宮民部職經術稱儒臣入幕俱好友嘉賓是懿親
相見不相拾卽杯坐華茵綢繆共燈燭夙昔情俱陳

謂予能述作風雅固絕倫自可垂不朽必傳同古人
此意足千載肝膈得其眞學詩四十年藜藿甘賤貧
朝登慧日峰暮嘯古蕩濱山鹿與野豕出入常與馴
奈何爲饑驅怏怏走風塵燕山已改火盧溝冬復春
家問書札至女沒苦悲辛故鄉無可依惻惻空傷神
茲夕甚荷德感激衷彌申交誼非一世知心竟如新
欲予卽移介寢與不失因非但似芝蘭頓使依松筠
我生不轉蓬終載華陽巾

秋日懷周楚伯

古槐當西牕梧桐樹東園西牕生綠陰東園滴零露

庭蕪生逸思我友誰與處散步明月中俯仰不待語
傾耳多虛聲木葉吹如雨少時即相見懷抱自雅素
遇合如有時高尋窮天步

張泰亭詩集卷五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七言古詩

春江月遊歌

春江浩浩海門去千年萬年向東注不知何處地軸
空明月又自空中度明月夜夜來江涓江頭宮殿草
木悲伊昔峩峩半天起雕欄畫棟香風吹苑裏有花
閒似錦一時娛樂長夜伙簫管聲留翡翠簾綺羅色
膩鴛鴦枕鴛鴦對對朝暮棲朝中將相夢寬迷野田
有草雀勞利江畔無人烏夜啼江花紛悲蘆荻葉龍
河一帶渡江楫明月悠悠去復廻畫角三聲起雉堞
可憐漁舟箇箇輕石城門外野蔓縈浦口鳧鷖常聚
散陌頭楊柳半死生春來寂莫只花片紅蘭綠芷尋
常見盛時富貴不堪誇沒後風流何足羨昨夜予覘
啼不住遊人只往桃葉渡夜深明月我醉蹤小舟還
泊泰淮樹

銀河篇

武林城頭萬雉起河影迢迢幾千里入戶低檻正當
樓夜涼如水螢火流玉井東連尾西汁寒鵲飛飛繞
枯樹仰首便欲乘仙槎黃姑織女宛相過此時月出

光蒼浩三星在戸河在房踟躕內顧欲奮飛鴻雁為
我久低昂堂上夜深河入柳燒燭熒熒酌清酒雜坐
慷慨發高唱鼓瑟彈箏音在手酒酬徙倚闌干立添
杯忽見河影直旗桄一望秋水清蘼蕪杜若皆生色
須臾斗轉銀河低蘭帷寂寞風凄凄漫漫長夜不肯
旦我歌白日山之西門外老栢鴟鴞棲霜青露白荒
煙迷魚罟粲粲星滿溪戍樓擊柝撾鼓聲火燒枯桑
鳴喈雞

雙關行贈會稽姜貞源

金陵存水大江闊姜子好奇輿軒豁偏舟與我溯洄

過千山萬山眼底活君家奕世盛簪纓出仕歸隱老
藏名鑑湖時時策杖去數畝橘園清香迎香風吹面
無遠近南國登臨多逸韻燕磯迓接鳥飛逝小首倒
看天垂盡此山雙關險難升解襟脫帽力能勝危巖
錯落苔紋滑絕磴透迤樹脚崩漏起沉沉鐘鼓作禪
房燈火滿翠縈藤樹只疑翡翠樓竹欄倏見獼猴落
曉發牽蘿到祖堂陰陰入谷聞鸝黃懶融洞中暫盤
礴文殊座下共翺翔下山十里迷禾黍玄武湖邊遊
浦漵三山渺渺絕人煙十廟蒼蒼添鬼語六代繁華
巳俱銷宮殿無存狐兔驕看花騎馬誰為主秦淮酒
旆空飄飄交君廿載意頗厚詩成放筆各擡首我輩
期許在千年岸巾一嘯林泉友

北歸與高屏

濟人儒雅語欵欵我見不衣身自煖何氏書齋數把
杯梧桐葉綠啼鶯綬長安三月多好事南風惡露催
詩思後遊已似前則生花落地稱觴上稚我欲訪君
人內城夾轂摩肩不得行策蹇且返故鄉去白頭相
候老柴荊

越江行與姜大汝皐

越江獨與姜君好日日揮塵坐傾倒芳園亭子治四

圍春風吹面松花老向來氣雄心亦爾斗酒不醉座
上起挾彈欲下柳梢鶯彎弓直射波中鯉前年歸自
秦晉間焚香靜坐常閉關養氣冲和有餘態臥龍山
下時往還此山道者多奇術隻身常坐猛虎穴爐裏
千年日月精鼎中萬歲乾坤血偉哉姜君獨蘊真我
亦閒閒氣化神嬰兒暮出瑤臺館采女朝遊洛水濱
朝暮同參共玄賞會須雲霞一偃仰初平叱石不足
奇子晉吹笙更清響步屐飄飄謝塵網幾時共向壺
公遊葛陂投化蒼龍杖

春風行贈許默公

春風老髯吹不歇聞說故人官閑遊小園又見湖山
秋故人忽棹錢塘流身隱荒村日偃臥柴門深竹車
轍過偶然出戶不相逢池中笑殺荷花朶薊門一別
十餘年明月兩地常相憐願得人如明月好清光夜
夜羅薛牽

送薛雯之泉州

薛生酒酣出來作字大如斗一朝擲硯風塵走南赴
閩海至水存仙令親迎喜握手仙令愛民尤愛才賦
詩響發滄波開已覺白日山川靜還聞黑夜魚龍哀
此邦荔枝甜如蜜佐以佛手香滿室無事谿庭相對

談桐鳳翻翻花底出七年不見又送行家無斗粟與
逾生到時須訪一片瓦莫愁豺虎路縱橫

白蓮院感舊

當昔湖堤馬頻嘶公子揚鞭柳色齊柳花冉冉白似
霰遊人笑說年年見年年花飛錦繡筵今春樹沒空
郊何黃鸝搨翅無友聲白鷺照水只霜片作景誰將
仙蹟尋介人搔首白蓮院

乘秋行

鵾鵬乘秋健莫倫我有弟子許昌麟才氣足與鷙鳥
匹沖翮逸駭扶桑津澤畔鴛鴦窺水窟草中狐兔翔

捫膝奮起一決蒼旻上天骨自然絕世塵世塵齷齪
欺賤貧子見目如朱亥瞋眼中惟子吾所親長歌且
汎西湖濱明月皎皎光著人有女解舞白氍巾玉簫
吹罷彩鳳馴芰荷作筒花作茵勸子一醉步雲津

蘇門吟寄宋牧仲因感侯子朝宗

蘇門山高雲窈窕孫登隱此善長嘯我友家住商丘
城詩歌也作鸞鳳鳴不獨憶汝頻悵望因予展轉哀
侯生侯生爲我一知己腸斷千秋萬古情

華嶽仙人歌

華嶽仙人好飲瓢醉後飛渡錢唐潮春去秋來幾寒

暑有酒往往嘉客邀日向湖堤汎野航桃花撲面鬢
不蒼詩何堪敵晚峰秀馬蹄慣踏春草香今日高軒
又聚客南風吹動神仙宅平生得錢即沽酒古棠署
中空四壁脫帽解衣八九人羅予愛客情最真陰陰
柳色沾虛牖落落松髯拂翠塵半酣移席苔邊坐連
杯分詠無不可甁裏浸開菡萏花盤中擘出楊梅果
予生量狹醉即誤強至三觴不成步君酒何能旨且
多恐是攜來仙掌露

懷沈去矜南樓

憶君常在南園樓桐花竹葉映芳洲昨夢花間照明

月滿堂鼓瑟春波流覺來嬌首望山路煙樹微茫不可渡鷓鴣鸂鶒相背飛白楊覓裏垂楊暮楊花日暮飛不絕此時疑是山陰雪中夜一起欲訪君再掃落花聽啼鴂白楊覓在臨平西

江楓行贈山陰姜桐音兼示張木弟徐伯調毛稚黃

江楓瑟瑟天氣涼江頭鴻雁紛南翔姜生此時艤舟渡柳黃蘆白立沙鷺風吹帆落候亭前海門暮潮生火煙城頭老烏已棲東草飛啞啞揚古木入城便訪毛子廬同行況有張與徐停驂一見開顏而劇談不

覺心神舒逡巡袖出芳樹作紛紛翠色來衣裾滿堂吁嗟春色妙漸看白雪飛皆除毛子與劇使呼酒海榴湘橘無不有烹羔炙肥合座歡予也經過適與偶姜生巍巍起長揖張子徐子如鵠立須臾入座履凝顧相看彷彿如舊識毛子停盃語素心笑指渠是姜桐音賦詩直擬謝康樂騁辨何須魏繁欽池上每倒白接䍦房中自撫綠綺琴簾下輕妝窈窕出縈環叟珮聲琳琳我聞姜子少好武腰弓挿箭思射虎丈夫坎壈不遇時長夜楚歌復楚舞苧蘿村中雞未鳴春望山頭月半吐沉吟頻拭鷫鸘背破涕遨遊擂皮鼓只今諸子深締結合志綢繆似膠漆莫言管鮑不再見范叔綈袍常戀戀姜生姜生別何早蒹葭霜白露迷草慎人幾度蟋蟀吟相思不禁芙蓉老江花初開色婀娜我生漂泊過常左永君期我會蘭亭青春自放山陰柁

○學者行

秦亭學者徐豐俊筆如利刃文機迅常常過我倚占僶綠煙紫鮮染雙鬢今歲三十氣如虹讀書攻苦古人同阮修三十成名士王瑜三十官侍中古有臧質年三十談兵指掌好畫策子今才氣亦無雙一舉萬

里振羽翮我忝為師何所云持鋤負耒撥春雲看予功名比陸據三十英英邁等倫

湖雨行

湖雨不住水瀰漫蒼鵝白鷺飛叫喚苦霧目沉楓樹堤陰雲乍出蘆葦岸塘上空亭裏草留渡口細路行人斷湖中漁艇個個斜十十五五把漁叉須臾撒網收數百魴鱮鰱鮪鯉鰡魦蓑笠不脫且沽酒草鞋緊向長堤柳男女歡樂拍手歌天黑不知日沒西此時予歸閉柴門松枝竹葉燒山村陋屋破壁眠不得裏衣獨坐莓苔根帳底死燈流影濕戍鼓不鳴寒漏澁

三更風雨轉淒然隗前野鬼披蘿泣

沈郎行與門人聖昭

臨平沈郎能著書高齋桂樹色有餘窮年賣藥臨平市門外常停長者車苧衫蒲帽好隱遯蕭蕭欹枕閉茅廬憶昔汝父南園日芍藥花香蝴蝶出一時賓客俱風流把酒與我坐稠密簾下輕吹弄玉簫燈前再鼓趙女瑟高談沈醉忘却歸東池月上光滿室此時歡樂乘夜遊題詩更唱晚娛樓掉頭長吟千百句春風吹過芳蘭洲朝來握手且別去滿目烽煙不知處可憐暌隔二十秋我來墳墓謁清曙桐湖始波沙雁

飛楓黃菊白木葉稀流光倏忽秋又老庭前露下侵我衣我衣芰荷八月涼於今思昔心慘傷春發扁舟擬再過梅花如雪照深堂

古墓行

誰家古墓石人嶺老樹枯藤爽煙弃纍纍白骨高於丘牛羊躑躅無人省草中石虎蹲路傍碑字剝落莓苔蒼天陰狐狸穿破槨月黑骷髏倚白楊白楊蕭蕭吹墓門於今誰氏爲子孫叩之樵者俱不識昔日豪華不復存東邊崔嵬誰家墓彫碑又砌碑亭路松柏新栽土未乾笳鼓接吹人爭赴日斜人散空林麓鬼火飄揚出叢薄螻蟻羣擕草裏伏烏鳶飛攫地上肉生時大厦開華筵死後荆榛掛紙錢往往盜賊多破掘存殁誰能保百年君不見始皇死葬驪山吏徒數十萬下徹三泉地脉斷水銀爲海波不興火珠代燭光常且須臾兵入咸陽宮牧兒亡羊入其中燒之累月猶不息金鳧銀雁隨秋風秋風吹人令人老貧富終同霜下草石家美女化塵埃吳苑高臺變池沼撫今憶昔悲且歌少年倏忽鬢已皤日月如流不肯住我生不樂將如何嗚呼我生不樂將如何

吁嗟行與陳瞻雲

吁嗟吾生三十五白髮種種不可數茅簷瞢瞢泰亭下坐見日沒復月出可憐離亂無已時學劍不成去學詩低頭苦思不得何往往背手臨清池去年池上釣魴鯉青蒲綠柳春如許披襟正當雨霽時攜兒拍水燕子語終朝偃息閉柴扉陌頭雉鳴桑依依野蠶食葉還結繭蛾子倏化蝴蝶飛六月不雨苗葉死行人直走大河底農夫力耕不得食何况我田秋草靡七日不火釜生塵妻子饑餓奴僕嗔男兒坎坷終有遇他日擊鼓垂朱輪莫言貧賤人所恥顏淵陋巷傳青史莫言富貴多久長李斯爲相誅咸陽我今不樂

且沽酒梅花𡍼夜開谷口鼓棹早過西谿村左右傍橋頭須我友

冬夜同柴虎臣孫宇台宿趙珍留齋中

武林車蓋日相望達人穩臥自無恙驅馳閩越今始歸閉戶時時發高唱我來登堂入君室握手相看喜動色別離屈指五六年堦下梅開又歲卒此時意氣何綢繆乘興劇談忘離憂寸心未盡日已暮我意不去君能留坐久忘言目相視彈棊忽送一了至歡樂不足感慨多攬衣起步揮涕泗把酒直須飲千鍾賦詩還能限百字兄酬弟勸夜未闌清宵已滿棲烏翅

須臾耳熱頭岑岑欲眠不眠坐披襟丈夫貧賤未足恥燈下爲我皆沉吟博山香煙煙未了聯牀不覺聞夜烏欄杆月落雞忽鳴寒星爛爛東方曉

黃姑行

黃姑嶺下徑大澤盤中夜行水影白寒煙一帶衰草坡高低不整楓林多左灣右折村路細短牆密竹柴門閉四郊多盜山犬驚古墓燈火似人行月黑狐貍林下拜欲前不前疑且怪拔劍直趨眼朦朧莽莽叢木生陰風叢木荒祠神鬼出夜深依稀吹笙瑟南渡石橋走岸沙浦口張罾半漁家水鸛當空飛且叫虛谷似聞老人笑此時霜重寒不勝兩手凍縮如握冰入門始知行路苦袂衣鉤破那可補妻孥秉燭登高樓參橫月落河悠悠

宿田家

冬月田家茅覆牆寒雞喔喔棲枯桑朝起短籬閉破壁村深竹火炊煙白北圩收稻天氣晴屋底磨穀如雷鳴悄然策杖去東路野橋斜欹竟可渡長河落日枯樹坡黃雀入水紫蛤多水中白獺大如狗啣魚夜上祭北斗

牧牛詞

曉起牧牛身披蓑村深草肥牛食多鴟鴞飛立老牛背牛行不動上高坡牛渴飲溪溪水熱水面飛飛蚊牛血柳條拂拭不暫停令我力少骨欲折日暮驅牛下隴去牛跡盤盤穿枯樹

讀易歌贈沈聲令并示令子巨源

漳溪沈子能讀易隱几焚香探蓍策閉戶朝夕看卦圖陰陽老少分黑白人生惟動生吉凶自許無過天地中數數問我學易否綱也三十如童蒙憶昔我祖談象變坤馬離牛義互見範之過震之革卦山木有殃北雷電迅作草木多爲災冬月李實桃花開黑夜

雷火澤中起雨雹不絕焚大槐天人變化無不有時
當屯否君能守世情反覆荊棘多願君恐懼閉其口
君不見京房學易精易旨言語不容身誅死又不見
楊雄太玄擬易爻自陳符命空解嘲予今携兒且避
俗世履虎尾毋仰鹿行吟暫往江潭邊築居不須詹
尹卜

登北高峰絕頂同乇生

北峰突兀碆崇上石磴委紆雲相傍我來古寺正鳴
鐘乘興與汝扶竹杖山脚仰視峰影小數點竹者出
林杪須臾移過雜樹間乃知是人非飛鳥十步一息

始至巔予摩蒼穹弄紫烟中有仙人騎白鶴左右玉
女何嬋娟吹笙洋洋過我耳予欲從之折其有大空
日墮城烏集城頭接江江水立眼前不直一勺多誰
謂蛟龍夜深蟄

鞦韆曲

三月河柳絲絲長柳花作團飛過牆牆內女兒年十
五足踏鞦韆隨風舞石榴裙帶不自持鳴環搖珮聲
參差輕若流飈廻白雪皎若澄川漾明月迅若春鳧
掠素波動若文魚騰大河流盼含笑態如許將墜不
墜身自舉玉頰微汗脂粉紅性情俱怯嬌不語須臾
移步欄杆邊姊妹相喚還相憐采花撲蝶結羅薇轉
向春風芍藥前

舟中即席有贈

昨日美人鼓舟楫搖蕩春波羅襪濕今日美人醉顏
酡手中失却金叵羅起抱秦箏竟不顧欲彈不彈奈
汝何

漁家女兒行

漁家女兒年十五日坐船頭補網罟裙短不惜露雙
脚自起撩船復搖櫓垂楊曲岸有人家老翁喚女賣
魚蝦手提竹籃過橋去籬邊且摘野棠花

題臯亭桃李花與四妹桂雲五妹玉青

我見臯亭桃李枝千樹萬樹紫霞披艷質不如松矯
矯空山迴翠無人知兩妹深閨坐刺繡繡成桃李開
春晝爲我特繡一枝松千尺凌霜老鶴瘦老鶴高飛
絕雲煙蓬萊弱水幾廻旋廻時下來謝兩妹身騎還
訪緱姑仙

宣城行送袁士旦

宣城有友施閏章詩歌清逸情徜徉告我奇觀惟雁
蕩海翻江駛龍飛揚袁子繼起與沉酬縱遊吳楚先
西南崢嶸足憩石人墻皎潔神貌仙女遲扁舟西湖

野堂過古槐樹下把臂坐笑述詩人宋公子推手風
雅調寡和感君千里訪茅屋露滴藤花滿珠玉作何
庭徑入春蟬令我長思袁啓旭（宋公子諱牧仲）

七夕歌

把酒飲織女織女笑乎拙乎拙從來天所賦三杯對
汝頭將白笑汝又渡河天路生長波不知銀漢渺何
似一年一渡秋風多秋風吹人苦別離關塞長征消
息道遊鴻哀雁飛參差可憐生死不相知那得見命
似汝萬古無終期

結交行贈孫子宇台

結交不必力如虎力士交情棄如土白言肝膽帙韓
古莫邪之劍徒公犇一朝通名起屠沽區區故人何
足數友誼不如儒士腐救患恤災義多補臧亡寧爲
北海孔逃金不讓東國魯酒酣大呼氣莫伍擊筑復
擲漁陽鼓

冰雹歌

春日甲子陰風吼電光四起龍蛸走冰雹如拳擊破
塊朱甍碧瓦片片碎雷師風伯如有神馮夷魍魎忽
生噴馬銜一角長鬣鬣雄虺九首何蔡蔡千門萬戶
如鼎沸雨打雹傷牛馬斃我聞寒冰出陰井桃弧棘
矢除災眚胡爲虺虺雷怒號巨靈掌擘華山高鬼母
夜出食其子封狐千里求其曹寒凍熊羆風瑟瑟草
白沙黃馬馳突玄嶽石走泰山哀空城百里吹觱篥
吹觱篥兮西陵道離宮別苑埋芳草新蒲細柳沒大
堤春江流水空浩浩

讀毛稚黃詩

故人別來芙蓉老綵霜滿地壓秋草一朝寄我白雪
詞清光忽照顏色好我起嗚之丘山頂醉呼老龍龍
欲醒（丘山上有龍洞）突前恐攫珠飛去拔劍在手風雨作數
聲歌罷白日速魑魅潛形山鬼哭歸來樹向藤蘿壁

靜夜孤館聞絲竹

錢唐三子歌

錢唐東流衆星奔傾沙陷石瀉孤村潮聲直撼臨平
湖湖上高樓動雲根中有三子燒燭拜冬雷夏雪盟
弗欺云是張姓及沈毛昭言不知日月邁意氣俱干
青雲端管鮑相交烏足怪乎也恥爲一日長家無擔
儲多慨慷樽前直起乞檳榔雪中自好披鶴氅望海
偏蹠泰亭高把筆欲溯嚴瀨廣鬚髯三尺空老大中
夜悲歌羅碎幌秦宮王虎遊人間漢苑銅駝埋草莽
沈子此時同戚戚援琴奮袖彈霹靂寂寂古井哀王

藜荒荒野雞舞祖逖（亂後沈詩予有古井閑雞歎）予舞且止予哀
多樹木過鼓如鳴鷺白鶴飛出皮破碎大呼風急鴟
湖波賣藥但令種紅杏作詩不妨能白鵝秋思別作
吹蓬曲春傷還唱伯勞歌座中毛子感相泣斗酒不
醉葛巾濕少年詩賦動公卿做氣軒軒但長揖避世
已同梅市隱出遊未羨皁蓋遊幾時還製屈子衣幾
時還呼桃葉檝如君說詩解人頤如君弈棊裝賢集
胡林坐聽張鏡談芧宇欲彷雲頑茸（毛子欲移居傍夫谷處）嗟
嗟蘭蕙自同根蛟龍自同蟄沈子毛子負奇才予也
得倚玉樹立天地物情多變化莫忘乘車還敝笠

寡婦行

荒村積雨生荊杞春田麥爛春火死十室九戶閉門
坐葛蛇藤鼠竄牀底中有寡婦抱兒泣仰天張眼淚
不已門前相樹啼曉烏樹下行人持火符赤脚麻鞋
泥滑滑敲門直入中堂呼云是胥徒催賦稅官令不
得遲斯須行糧火耗無不有更教點卷搽民夫卷卷
里正有兒名弓矢要錢馬要芻大竹之皮日敲朴五
日一比骨無肉寡婦聞之雙淚滴眼看孤兒聲不出
去年秋稅賣花田今年春雨空葺室十日不火釜生
塵死生母子何可必此時吏徒如虎掴坐索酒黍要

雞鴨面赤眼白看青天啾啾唧唧多輕薄寡婦出門
辭酒至白芋黃韭復大嚼

不寐與姚仙期

春風入簾簾不動單樂盧笳聲相送仰見明星東西
流墮落盤中手捋赤須臾攜杖起復坐不寐不巾四
體惰一室之內走千迴延牀良友笑殺我我友不知
予所思喪亂何時使願果聰明未落將落月爐存欲
死不死火野鼠公然跳堦前竹籠籬破遺雞鷚

夜歸行

深夜夜歸橋可度側身跳過門後路明月高傍龍尾

星倒掛樹杪數回顧須臾移燈門外急抛石打門門
只閉縮人高臥不聞聲外犬搖耳內犬吠

古廟行

南山古廟在道左破壁頹垣鼠跡大當門老樹幾十
圍椽梁亂落千百箇我輩過此一嘆息牧兒亡羊穿
古穴須臾野火燒滿山脂脂脾脾聲不絕

短歌行與弟祖定

盛明作者何信陽二十詩名滿大梁我弟十四足與
敵伯仲之間自同行我初學詩氣磊落王維杜甫才
卓礫夢中或共輞川吟花下時披草堂作中年頗好

三湖詩予山明遠亦吾師每恨古人不可遇千載以下徒相思君不見國初袁凱號海叟白燕詩成播人口北地空同繼崛起一代詞華稱作手我今隱几惟好此賦詩往往擬數子其餘碌碌不足爲勸君力須追四始昔每談詩逸興飛春風狼藉桐花稀黃鸝紫燕偏曉事啣來時點薜蘿衣

夏夜歎

夏夜帳底席如火坐卧行立無一可左右揮扇不暫停汗流浹背氣無那滿戶蚊蟲飛徘徊高脚巨觜聲如雷鑽人肌膚針刺痛兩手撲殺去復回此時林鳥

尚未歇南飛忽向煙中沒矯首不覺清風生樹杪大星如墮月

苦旱行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咬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應水大如何三伏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饑餓大河之底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魴魚枯乾柳偃卧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降靈雨舉槀挾耒穀可播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扑疇能那

哭長女

今年元日汝賀節那知十五便永訣殷勤撫視十八年深閨刺繡替母力病時買藥無一錢沒後斂棺賴可憐老妻四顧不見女捶胸跌足哭向天汝妹無知索桃李猶指空房呼大姊小弟十二漸長成抱頭觸柱泣不已

題表兄諸簡菴山水歌

吾杭有妙筆諸君性所獨爲我寫山水連染十一幅一幅秋山一茅屋綠樹白雲相向宿二幅山石皆赤色半山亭子依崖从古渡長橋臥柳青冥離破壁深

松黑三幅枯木何槎枒四幅楓林落日斜野老扶杖隔水至溪光翠色幾人家五幅六幅更奇妙長松瑟瑟山之嶠峰巒入寺自透迤水閣憑巖堪登眺眼前煙樹飛濛濛彷彿似瀟湘湘東誰家高樓出樹底兀然獨坐蒼髯翁七幅叢竹可隱避柴門曲徑春苔細黯淡蕭疏八幅新枯桐敗葉雲林意其餘九幅并十幅下筆蒼然生雨足視之蕩漾有扁舟石壁千尋聳江施十一之幅雪景奇戴笠漁人釣水湄綠素忽變江天色楚雲吳岫光迷離細看數幅有神力結構縱橫灑墨汁老筆直追黃大癡山川滿座煙嵐濕

題元洲族祖秋江垂釣圖

吾家元洲公歷官至師傅張相將奪情拜疏名不署葛巾野服浩然歸道與每畫滄江趣鵝溪之絹色似銀落筆點染生煙津天寒晚浦霜氣新江皐木脫鴻雁賓槎枒老樹抱龍鱗蒼藤白石千年春掛之倏在瀟湘濱妙處梅花古道人此畫藏之姜氏子姜子貽我我心喜眼底忽見沙渚迴屏間却怪雲霞起更有漁舟露石角老翁兀坐澄潭曲垂竿不見鱖魚肥蔵笠長作鷗鷺宿問之不笑亦不答短衣赤脚船頭踏水路微茫月未生蓬牕半濕煙欲合曉曉我生徒見

畫不知勳業美吾祖聲名播青史後學亦有董元宰元宰妙筆人爭羨官拜尚書擅山水吾祖吾祖人所欽對此不啻高山岑藏之尚畏開厨走命須珍重比黃金

古蕩行

古蕩橋頭水拍沙小舟搖櫓聲咿啞行攜小子攬蒼翠老梅偃蹇開春花棹轉曲港蘋草綠瀟灘蘆笋尖簇簇春鷗戲渚懶避人野雞哺子啼深竹須臾纜舟樟樹堤田中小麥葉已齊誰家少婦正遊戲斫粃綵服照清溪溪花每喚小姑摘小姑不語笑啞啞羅裙飄揚罵春風花落同伴相尋覓

題姜真源堂前二梅樹

姜子堂前二梅樹植自何年蟲已蛀一株根斷竟委死枉殺東風吹不住一株老幹裂皮多停霜積雪交枝柯結子不妨飛鳥啄開花時有遊蜂過當日亭亭相對發今春幽姿獨綽約榮華剝落自不同曉煙夜露亦空著前庭老桂莫相笑根邊亦開蚯蚓叫三株雖好一已枯綠苔紅葷生其竅姜子對此披錦衣開樽挹幔惜芳菲長吟不覺繁花謝蟲老竟化蝴蝶飛

捉魚行

西湖之水西山生冬日水涸徹底清遊魚何地避罟網渡口喧喧聞擊榜老翁放船來捉魚兩手用罩行徐徐足響船頭驚魚入注目下罩如不及動鯉雖細不容逃翻鱗擺尾口嘘噏緊纜還將濁酒沽酒家少婦坐當壚老翁換酒披蓑去少婦取魚喚小姑小姑無聲出洞房幾番揮刀不忍傷前日我哥歸未得此魚素書曾相將大德不酬害乃始世間萬事皆如此

張泰亭詩集卷六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七言古詩

長安春日韓叔夜沈友聖招同韓固菴紀伯紫徐存永吳薗次黃仲丹陳子壽程伯建方孟甲宋牧仲謝爾元鐵帆上人李素素飲於普濟寺

騎無狀投馬悒悒生旅思爲友豈心使曉出蘿衣步向普濟寺古栢陰森不記年老烏鳴噪側其翅入門竟尋韓永嘉相看把臂隨座次雲間沈子逸興新借

馬遨客走逡巡數問此馬眼可好只恐蹉跌風中塵須臾諸子前後至展書看畫多樂事揮麈紛紛具雅談脫巾落落多幽意傾情投分金石交數行序坐如雁翅不必石爛江水乾百年兄弟無他異韓侯張燕天街中古牆樹色何青蔥笑指開春東白雪冰柱百尺如蛟宮此時吞杯不可數座上老僧貌多古嬌艷況得李佳人紅粧窈窕畫眉嫵痛飲交歡日將夕樂極哀來惜離別渺渺江南日千里盤盤關越路百折或去齊魯或蜀閩蒼然流水桃花斑韓侯亦作永嘉令驅車不憚途間關我聞永嘉山水奇莫狀石鷹石候立相向雁蕩之峰一百一龍湫噴落千竹嶂嶂候此去看飛泉瑱瑱作賦雲霞邊口吐金竹人不識相思還寄石門篇伊昔負命山來少天涯風塵令人老竹林七子只虛名蘭亭羣賢亦荒草諸子何用涕沾裳男兒立志在四方他時邂合江湖內月下燈前再舉觴

昌平道中大雪歌

昌平道中雲薄野雪花如掌打牛馬此時我自天山歸騎驢滑倒城樓下樓下失路望東還人言東去居庸關千年大蛇盤壑底六月冰凍生松間同伴招我

向南去悲風颯颯吹雪聚野魅跳出古塚堆寒鴟坐嘯枯梨樹城內草菴四壁破倉皇投宿便偃臥羊裘濕盡那堪着褻衣煨火坑上坐平明出城雲益大面皮凜冽如刀割沙河橋下水不流鞏華城邊市難過天昏野曠腹饑餓三個受凍倒兩個惟有獵騎紛盤旋放鷹捉兔口生煙

涿鹿行

我從北都回歲冬十二月策馬涿鹿行寒風刮人骨涿鹿城下草莽莽黃塵撲面不見掌鴉烏低翻蓬藿飛狐狸亂踏沙礫響華陽臺高自古聞太子夜飲焚

將軍美人紅顏出佐酒歌聲不動燕山雲千載之事
俱蕭索野火遍燒古人迹舊地但有督亢陂落木空
餘易水驛易水東流不肯還馬頭南出古燕關霜樹
紛帶楊花色冰河凍裂龍鱗斑可憐旋禿壯漸老三
年奔走漁陽道日瘦面黑無晶光酒酣耳熱徒傾倒
此地風土多俠氣搊箏擊筑常破涕我思過之不可
得白溝渡口揮鞭濟

燕歌行贈姜貞源

燕京十月飛霜片姜子座中開夜宴銅盤蠟炬紅如
花堦下亂搊箏琵琶妓面粧束美人出羅衣繡帶佩

瑟瑟薄縠飛綃映翠屏流風迴雪飄蘭室歌聲宛轉
古陽阿酒闌雜坐醉顏酡又貌漢宮良家女雙淚滴
瀝沾香羅絃悲調苦傷心多風沙慘慘撲天鵝半間
左右俱歎息良會不須容惻惻屏蓋波浮琥珀光歌
爐火炙腮臉色今夕何夕月影直古槐高柳淨如拭
姜子笑罷衆賓散繁星錯落北斗仄

長歌懷何蘂音

去年我渡彭蠡水問君西粵種桃李今年我走歷下
城聞君騎馬入承明承明三月柳如線紫燕蒲桃滿
作殿遊女露濕鹿皮靴健兒絲惹鴉鶻翎朝罷君過
左掖門良朋滿座已黃昏脫帽呼酒便痛飲天垂明
月如金盆伊昔我亦薊北客旦夕訪君憐借宅作字
紙看雁排雲論詩頗覺花飛額感君相待肝膽熱
病飲我青梨汁小人有母久睽離辭歸淚落聲都澁
別來三載白髮多湖頭忽遇使者過與予問答但有
只言君思我常高歌我今蕭瑟無可語山中橡栗跳
鼯鼠出門應作袁絲賓居家不少麻姑女秋風吹我
脊郁東幾番烏首盧溝鴻天涯日落華不注懷人一
夜生丹佩

彭蠡湖暮泊五首

孤舟暮泊樵舍驛雲脚亂徙湖嘴入玉山去者帆如
飛我推張眼坐復立同作苦要大江走逆風白浪終
日守天寒水村絕人煙老鴉啼殺古渡柳
孤舟暮泊吳城岸大船滿載栗樹炭連檣並艤不敢
行黑夜懸燈守湖畔天明走謁雎陽廟殺雞灑血雞
不叫千人禱祀百人出聞說南風俱色笑
孤舟暮泊珠璣灘冥冥落日山之灣湖波湏洞大風
發發繩欲斷蜈蚣山荒岡土寨多白骨滿地野火燄
出沒舟子怪呼驚殺人鳴鑼擊柝看曉月
孤舟暮泊康山汎浪頭直立丈二繼北岸搶帆到南

岸湖面澗絕四十里于時人人色沮喪篙料一撓過
風浪石壁懸崖前可攀目眩神搖不能枝
孤舟暮泊南康城上人手縛江猪行黃蒿白茅塞雉
堞孤蹤危跡交縱橫路傍破廟流雲霧中有龍神黃
泥塑匡廬咫尺登不得惆悵青天飛瀑布

潯陽江秋夜行

朝發南康暮湖口潯陽夜泊纜裊柳項刻月上江色
蘆兩岸蘆花白江潭坐起揮絃多楚調誰其聽之在
山崦秋風吹落環琳聲白雲冉冉小姑廟

登匡廬峰

昔聞匡廬天下秀此日登之果奇絕滿眼蒼翠拂彭
湖南康城邊手可摘山勢嶙峋數百重窮崖沓嶂俱
玲瓏水簾噴薄康王谷雲脚倒入五老峰紫霄白鶴
飛煙霧仙人騎虎自來去將雨遥看巖帶生歛煙還
指石梁處三宿張帆日將夕山色裊裊亦東出相隨
送我逾大湖幾時來槳香爐室

橫江詞

橫江秋色滿江樹孤舟搖搖下江去客心已比蘆荻
花飛渡橫江沒著處江邊隊隊舞白鷗東行不見橫
江開歷歷遠沙彭澤縣蒼蒼落日小姑山落日不盡
月生夕空煙慘淡秋江客滿天風露欲侵人木脫江
深幾千尺

毘盧僧人歌

南昌城外石亭寺有僧七人貌奇異黃眉碧眼髮鬅
結個個虬髯如鈎鐵胸前自掛驪龍珠衣上赤染猩
猩血終朝不食坐閉目有時飲水四五斗此僧云是
毘盧人三百之歲始青春心將木石同一體身與獅
象爲比鄰欲訪名山入西蜀十載兵戈塞江瀧巴水
不流灩澦堆棧道難通千个谷見我指我似曾識我
欲從之志未得願乞手中千歲藤他年杖向天竺國

○夏夕同沈九牧禹誠章天佈陸藎思升瓚叔效
青飲妙行寺

章子沈郎好賦詩招我古寺炎夏時殿閣嵯峨堪避
暑諸天渺渺陰風吹此夕挑燈坐蒲席草蟲飛撲几
上立三人吟罷披蘿衣鐃鼓不鳴清露浥蟪蛄四壁
積翠來藤蘿石竹無氛埃脫帽解衿啜芥茗裸體佛
前何快哉叢木陰森日西薄紫燕低廻鳥聲樂欻然
走遍二陛至拂檻移席共清酌我家大阮亦時過六
人團坐莓苔坡飛觥喧呼更戲謔白眼看天遥高歌
悠悠河色淡林杪流光入口明星小橋下月出清水

單衣聞香動碧蓮洛此時樂極頻臥地袒背巳脫釋
適意世事得喪不須嗔有酒醉卽桃花春

春日聽莊蝶菴彈琴

莊子性落落常苦吟一生愛聽雍門琴莊子舟中爲我
彈指下習習吐商音初起徐挑少間勞低昂倏迅似
羽翮忽開一拍落雁聲洞庭秋水滿眼白帝了嫋嫋
來何處沅芷澧蘭降北渚此中綿邈不可測徂令聽
者公延佇幾番慷慨揮涕來憐予遂華歌常哀裝輒
爲予腸斷絕春風故國生莓苔

飲南華館示弟書生

鑑湖春水如綠煙扁舟載去蠡峰前蠡峰遙對南華
館主人開筵花氣暖蝴蝶飛飛拨衆賓瑞尖滿倒遊
絲新賞奇亭外簫履吹遂初堂中酒百巡此時風光
碧洛上宛委犖峰翠相向紫屏丹崖繞徑來笋翠鶯
色隨波颺去聲山光愛客數入席陳遵之名人嘖嘖弄
月早種白狱松掃苔獨踞太湖石芳閣結搆森羅列
浩歌痛飲醉不歸日落霞明天巳暮去去越城路燈
輝

西施山歌

西施之山多綠竹綠竹深處鳴鵁鶄鵁鶄聲中朝雨
霽土人拾釵白沙裏此地相傳教歌舞吳亡越霸大
差死夫差死莫肯憐到今巳千載山色殊悠然松風
憔火不曾歇離離春草生寒煙笑予性僻好遊衍來
到此山坐忘返脂粉塘邊不見人鷓鴣飛去東城晚
山下有脂粉塘

戒珠寺謁王右軍像與胡唯一

老年好學右軍字那知忽過戒珠寺披衣默坐若有
情眼看蕺山山色迎蕺山高占鑑湖側與予同登眺
城北柳含花開乳燕飛竹澗煙覆鷺鷀食水村漁舍
皆比鄰野田雞落縱橫陳墨池鵝池在何處千歲萬

蹙徒生春春生古寺多翠塵紅粧遊女一時新橋下
巳繫青雀舫渡頭爭釣白錦鱗此際風景可似昔欲
問當年捨宅人

燈夕同體崖道人姜尚甫桐音亦與汝長飲定
巷宅觀西湖燈屏歌

春風吹月月色鮮燈花滿路明星圓越城正當三五
夕我友姜公張華筵入座流輝手可掬屏開亂璧金
波蓮就中西湖淼眼前南峰北峰雲欲然紅桃綠柳
光相牽公子遊女堤上坐扁舟則逆行潭邊塔亦飛
火寺飛烟鳥如入鏡魚遊天心搖目晃不可視置身

如抱水晶眠上有百禽髟翎翮披羽側立映林泉水
屏漪馬貝貝狀紅毛灼灼竹奇椎斯時撫景不如夜
吹簫拍板彈箏絃痛飲忽忽忘所在坐對羽客如列
仙眾賓談笑恣歡謔姜君美酒頻斟酌直節已若抗
疏名快意又待趨庭樂此燈細觀徒有形蓮花古洞
深杳冥功成當隱蠻鶯去脫巾常坐琉璃屏

贈謝文侯

近時寫照誰最優錢唐謝君號文侯文侯妙筆自下
古世稱畫絕顧虎頭我觀此法工者少變化通靈此
徵渺往川闔越有倉鯨神妙獨數傳江表君法得自

曾氏子傳神正在阿堵裏頰上添毛殊覺勝轉中飛
白眞爲美我初識君少年間君與我弟相往還我升
沭下君升榻感君寫我亡父顏自從喪亂桑田改風
塵奔走三十載不覺鬚眉俱已蒼可憐富貴還誰在
羨君聲名海內推披襟脫帽常徘徊王公大人盡倒
屣良友故老頻舉杯幾時際遇凌煙閣縱筆爭看氣
磊落功臣衮衮賜金魚武將軒軒掛繁弱惜哉老去
隱牆東閒門祇自畫漁翁淺水張罾蘆葉底清宵醉
酒月明中我亦抽守學農圃有時垂釣河之滸竹灑
濯足蒼鬢遊馬膝種花黃蝶取詩君爲我一寫神只

恐枯槁非其眞頗且置之丘壑內四面青山松栢春

落花歎

昨日樹上花灼灼今日樹上花飛落花落樹空君莫
悲明年春風花又吹春風吹花花再好春風吹人人
已老人老幾時又少年枉惜落花春風前

鍾馗行

鐵佛寺前多古墓華鬼夜出生陰霧綠袍使者守凶
門拔劍揚鬚鬚爲怒螢火飛燐鬼火冷手撚鬼髮挑
鬼髟大鬼號號哭荒郊小鬼啣啣入枯井如今世態
多鬼機滿眼魍魎白日微頗得使者盡吞卻劍花長

指蝙蝠飛

送別羅隨菴之廣西

西湖春老楊柳樹我送羅君西粵去錢唐西粵路千
里山色萬疊堆江汜華嶽仙人控鶴飛到處花紅照
錦衣酒酣長吟飲徹夜葡萄滿酌明星稀此後鶯啼
何處聞有酒有詩應思君思君卻在桂林府令人矯
首蒼梧雲

贈思平叔兼與弟粹如濟如

叔昔幼時我少年西園讀書相過旋春風恰恰鶯坐
語蘿薜作帳柳作煙東西跳丸出復入吳山古祠雷

幾盤蒼崖物態多變遷我已白頭叔五十其間興廢
不可數朱門繡戶盡易主雕闌常見騎駸駸錦樹空
留蝶栩栩山來五世喜同居子孫序立盈堦除那知
倏忽各奔走或處城郭或田廬九衢嘖嘖雞鳴早飽
築琵琶聲懊惱挾彈多是新豐兒扶藜誰爲終勝老
叔今高臥在里門兄弟抵掌醉清尊兩兒如玉垂蘭
蕊俯仰吟嘯坐朝暾闕河沙礫莽紛紛嗟我飄泊長
離羣聽狐夜渡桑乾水射雁朝看彭蠡雲去夏歸來
一徑窄泰亭突兀還翠色自晒遨遊何所爲我叔使
遊頁自得列祖相承有佩刀奇峰大壑冢纍高叔也

春秋勤亭祀翩翩儒服訓兒曹我家孝謹推叔氏學
易早知消息理龍躍虎變終有時言物行恆此其始
西湖明月荷漸開白鶴朱鷺飛往來竹林欲學大小
阮百年須醉數千回

五柱歌與章大天節

我有從野堂創始自我祖傳之已百年春草皆芳杜
古槐蒼翠鎖煙霞薜荔繚繞牽棟宇棟宇孤高受北
風木葉颯颯響梧桐忽然夜半竟傾倒萬斤壓碎秋
雲紅黃昏老幼幸走避不然屍填血染污泥中君不
見原憲窮居衣破縷尚門歌聲出蓬戶又不見相如
賣酒臨邛貧已極家中猶有四壁立況我一椽今已
無朝暮坐起零露濡既不能化巢松之孤鶴又不能
學穴處之飛狐明月亦笑我謂與夜眠同菰蒲野鳥
翔集我堦側蚯蚓引伸我座隅孫登掘土未成穴壺
公跳壺事奇絕古藤結籬終不牢春竹當檻自愁折
出入容有蓬蒿門白頭兀兀馬隊村良友聞之俱色
駭心計爲我作丘樊章子家中有五柱慨然賜我搆
居處此木藏之乾溝中瀏涸河流到荒浦我聞畢宿
之中有柱星明明萬古照滄溟君忽摘之作我室明
年雙燕賀林坰不羨陶令居堪傲子雲亭君亦喜北

峰之在榻爽亦樂南山之作屏蔣公開徑朋陶至王
粲登樓賦欲成西眺棲霞嶺煙樹戎戎々暮景東望
初陽囊海日蒼蒼萬里來縱然荒陋可遊衍願君時
過醉山杯

浮雲歎

連旬陰雨浮雲滿不義富貴空在眼我見浮雲卽懊
惱恨不萬丈之竿橫天掃掃却浮雲無一片東方日
出西山現西山現時蒼翠多願化老鶴巢高柯

彭湖引送陸升璜

君不見西江彭蠡波浩瀚昔時龍戰誅逆漢氣將如

雲死如麻康郎山前旗幟亂到今已逾三百年一片寒濤水鳥喚我昔夜過帆不歇迢迢野岸走明月君去把酒興自豪作詩弔古風颼颼試望匡廬蒼翠處惟有仙雲縹緲高

採藥行與將上行

相逢不厭携手走相訪不厭坐語久檻外青山只二人庭中綠樹成三友主人好醫藥一笥貯藥即是古韓康我生飲藥不計數何時賜我長生方亂後愁深意假癸願學龐公惜歲晚指日共君鹿門行相將採藥去不返

送姜山啓北行

都邑隆冬雪覆衣揮鞭北渡沙兔肥細草作作滿春發公子驊騮燕支飛二月花光滿林杪鳳凰池上醉傾倒酒能詩成憶南望南望錢唐色縹緲縹緲之翠古蕩松中有高臥泰亭老

乞衣行簡陸吉人

昔者乞食有淵明今者乞衣有泰亭泰亭無衣并無袴四壁空遮藤蘿青藤蘿作袴多寒風飛鳥往往鳴袴中終逾葦袴不終賤恥侯敝袴待有功相如犢鼻雖擅賦買達無袴士傾慕我今乞衣陸士龍士龍賜我勝苴布裁製雖非明光錦不笑黃昏冬無袴

食菜行示孫鱗松

終日鋤菜止一區終日食菜惟一盂三月不知食肉味年近七十貌已癯每日曉出坐園內陌頭青青色可愛美味雖比郤平瓜老根却似江泌菜周閟嗳菽曾爲友步陟茹菜亦可久貧賤之義宜固窮竹屋茅堂此生守

張泰亭詩集卷七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律詩

送高子孅之山左

攬髻盡成絲蕭然此別期繁霜知倦夜衰草想行時
閉月沂溪水秋風岱嶽祠從來懷古意牢落莫悽其

耳聾

十年苦衰疾七竿耳真聾長閉椒圖戶偶驚花信風
當歌不破涕傳語但書空怪煞春前鳥無聲綠樹中

計籌山日夕吟咏得何中有松者十八首

籌山堪習靜晚歲避塵氛虎跡常埋蘚松身不離雲
高峯霞是佩大壑石爲絳縹緲鈞天樂春風夜夜聞
南歸頻悟道古觀且行休絕磴松交拄懸崖瀑豎流
全身逃鹿豕養疾臥林丘老去甘衰朽履空何所憂
忽忽投荒谷蕭蕭坐破幃數年骨肉淚九月芰荷衣
老鶴馴丹檻長松守翠微冷然物外賞此際得忘機
欲往菖蒲澗數番度野橋獨行不知倦斜日忽相邀
琴匣飄流沫松房擁石跳幽期能自踐不用薜蘿招
獨起籌山頂覽軒俯萬峯地中行日月天上落青松
積翠閒朝沐飛花掩暮鐘軒轅如可遇脫屣喜相從
可嘆金牛寺頹垣落照邊山雞升寶座野鼠拱經筵
桑柘虛疑火藤蘿不作煙老松猶昔日飛翠滿簷前
石路一松奇龍形挿漢危鱗開霜片片髯動月披披
天矯雲衣舞蹁躚彩袖垂分明圖畫裏與汝日追隨
松子一林落松頭千點分經春聳露益入夏抱霜文
枝拂天雞羽花沾栗鼠群眼前淳朴意只是此溪雲
山中有松二株別稱名門頭
俗物不加遊吾生此隱形江湖雙鬢白雨雪萬松青
狂發地青色醉餘讀道經茅齋北峯下亦有翠雲屏
繞逕乳雉雛又聽畫眉啼定水成金鏡枯松代石梯

雲深選客院山黨入樵谿梅嶺頻來往幽芳自在攜
側側登雲石巍巍禮斗臺路從碧漢落人向紫霄迴
松杪懸軀健天門拔足開此身離世網何處不徘徊
宋代楊王墓千年此地存到來秖水穴何處認松門
赤土金戈氣青苔石馬痕相傳頭骨鉅悽惻不堪言
墓係宋楊將軍沂中亂後爲賊所發
不道通玄觀今成祇樹林寒松乾鼎翠古佛落泥金
虛谷樵聲答空壇雀語深還丹果有得白髮自能禁
何所從吾好冥心出世間偶辭十里竹相對大遮山
落木高牕靜依人皓月閒良朋詩句在松色滿柴關

艮刪詞章六象

蕭遯志原美物情人未忘祇須魚化鳥何用石成羊
雲壁松顏古春風竹汗香去來大自在鴻鵠任翱翔
隨意攀高榭忘機坐短簷人禽對巢徑花月解分簾
茶甲乘春長松針到地尖從來齊得失山鬼不須嫌
出門羅雀噪入徑野羊迴只此一人住何分二妙來
泉清疑似洒松遠望成苔不見漳溪棹相思欲溯洄
時沈武仲學川約過界至觀中
方外少丹術吾家有赤松須明忠孝理莫問水雲蹤
老態原饑獺枯藤豈臥龍歸攜二三子鼓瑟坐從容

同綠天上人曉望

豪吟常坐石山近喜登樓菊色纔新耀松聲不解謳
江湖天際落城郭樹中浮矚覽多佳句孤懷自九秋

薊門秋感

薊野杳無際高臺正落曛山河屯黑霧沙礫滿黃雲
易水翻鵰翮房山走鹿群不禁愁思起頭白坐宵分

招諸駿男歸隱河渚

栽竹深籬內種魚淺沼間年年家計足日日道心閒
花媚歌時舫月明醉後山往來多野叟不用閉柴關

嚴子顥亭構別業城東曰阜園予未獲游賦此

寄意八首

嚴公有別業乃在城東隅未得攜筇杖已思剪露葵
徙川應並枕覓竹合調篪毎憶世交好賞心樂與期
傳有林巒趣自多冠蓋儔筆贊宜炙夜鸞鶴必留秋
蓋擬吞天漢峰猶插畫樓追隨斗我友慚愧伏山疇
雅志屬林皐世塵此地逃籬為開徑遠樹想落帆高
烏翠知沾幔羅文覺網袍艮辰協心賞登陟詎辭勞
昔時休沐處結搆俯河濱列騎容新浦揮霞昇發隣
已摘孫綽賦閭崧嘉客未採季鷹蓴燒燭披花萼流連步幾巡

蒼翠何人摘亭臺孰與除謝安今偶隱阮籍向來疎
芳醞疑盤露華筵定穴書瑤琴拂拭罷流水意何如
未到巖居僻先愁鳥路長撥雲超絕磴隨石跨飛梁
秋老金波麗寒禁木果香經綸自有待嘯詠且滄浪
棟尊為花萼繡衣即舞衣聚星方照檻映水復開扉
萍煖鴛鴦浴桑晴鵓鵲飛桃源自咫尺習懶我偏違
名因抗疏重地以勝情多沼奪高江月松翻大海波
飛花猶襯屐激籟似鳴珂詩罷逢春雪長吟敢獨過

村居與胡彥遠

似爾談禪好何須更問津遠山都在眼明月竟無隣

竹實空階落霜花入樹新靜觀知物理不必說微塵

王仲貽自關中歸

秦地久行役歸來自可憐居人藏草底倦馬歇峯巔
下坂黃榆月穿林白棗煙出門最辛苦吾意老耕田

與陸藎思

放船自漢口千里順波還日夕大江樹天秋兩岸山
鴉鷀驚浪裏鷺鳥遠雲間無奈安仁恨時時鬢欲斑

閒居見屋宇傾圮花草森茂率然有作二首

祖父青搆日到今已百年小池蘆蝸走頹壁土蜂穿
茅草成蹊滿詩書空倦眼庭槐漸老大三伏綠陰偏

到門惟弟子掃徑有兒孫講席常臨水逢山不蔽門
鳩言春入座虎嘯夜愁村肥遯由來得非關學灌園

寄李膚公

未到暨陽邑相傳隱故廬紅蘭香雨後綠草戀春初
野曠申君浦江流郭璞居扁舟日欲訪眇眇奈愁予

登君山和空同題高子君山別業之作二首

登山景物在追憶春申君帆避一灘樹江平四面雲
黃鸝啼水口雪鷺點沙文老作垂綸客長歌入翠氛
自許千秋志來登萬仞山松枝直似髮江水不成環
暮雨還鳴急春花露漬斑莫言霄漢迥吾力自高攀

過河干雲青室時孫恕生在座

雨渡橫河浦高齋笑語來秋風初灑葛炎日尚翻槐
菱剝紅衣嫩藕舒玉臂開三人須痛飲莫覆紫霞杯

秋夜仝孫宇台張我持姜旂六飲姚氏宅限侵韻五字 琴林音心今

月色靜珠琴清光散碧林蕭疎還把酒脫略自知音
座接芝蘭氣人同江海心昔年有良會歌咏又于今

二

風塵古與今搖落此同心已下干戈淚難忘金玉音
解衣思臥簟梳髮欲投林何事消餘醉坐調中散琴

贈高繩武

吾生日奔走喜子與悠哉雪洒江花映河脉春水來
彈棊燒夜燭吹笛怨晴梅所至還登眺從容策馬迴

冬日與侯碩膚

驅馳歲已晏冬煖越城酉臘月鶯偏語寒江雪欲流
張燈會對酒把袂復登樓極目山陰道春生次第遊

遊韜光和姜二定菴

不到韜光久今來境倍清空山千樹朊定水數鱗明
磴仄扶藜卓崖虛鼓掌鳴相攜此登覽鴻翮渺然輕

韜光和白忠

誰云遠公室已是列仙家古洞泉疑雨遙峯石解花
谷煙凝翠霞霜樹發紅芽只此多清味何須更煮茶

登石筍峯贈永福上人

石筍峯奇妙登攀不杖藜輕軀高木葉健足折天梯
黄果層巖熟斑鳩絕壁啼老僧趺坐處只在法雲西

贈王歙州并寄李倫史（王字與化人名益僧祖與生留青林公同榜）

歲暮覯良友談深寒雨來關河捎旅雁樽酒綻庭梅
數世交情厚一時老眼開頻君語李白相憶鬢毛催

喜與袁普相坐靈隱

羣芳還物色禪室賞心初紅旭生寒樹青苔厚古[illegible]

山垂松溜滑石湧洞天虛喜子多新咏談詩數起予

過姜桐音舊居

不覺揮雙淚素心感暮年青山仍老眼白首失隨行
深柳埋書室啼鶯斷野煙長卿妻子在遺草定能傳

寄懷宋牧仲

中州有宋玉雅譽重南金一別京華久相思浙水深
江湖看皆契日月老知音宦跡今何似春風滿北林

仝諸生周生沈生由城西歸因登湖樓（即城樓）

二頭

沿湖不數里僻徑附寒城空水樓臺落殘鐘煙霧平

漁村逐楓柳鶩渚逆柴荆脫略吾生意逍遙汝輩情
滿目飛秋色長歌湖畔遊千山都接檻一水獨明樓
鬢髮慙烏帽乾坤笑白鷗偶偕二三子把釣欲乘流

夏日仝沈友聖訪米紫來讀其詩集留飲爲予
作畫

偶尋米公子安賞共追陪畫擬大癡筆詩稱北地材
銀桃應露剖沙果雜冰開頗任休文樂頻添張翰杯

與仝宵感居玘

二子質明斂幽棲頗自怡韓康惟賣藥庾信且吟詩
戎馬憐江滸鄉園守雪籬馬膝時可過頗得語茅茨

贈周蔭斯

落落周公瑾天涯踪跡頻江湖隨綬棹魚鳥任迴津
杯酌稽康醴座欽郭泰巾君山來往熟曾否弔春申

出京留別許比部生洲

人生痛離別況復是知音一出燕關道幾翻東武吟
和風散原野落日動衣襟渺渺長途夜相思旅夢尋

兩水亭雜咏八首

開鑿自何歲孤亭入夏陰影搖朱檻直光接翠簷深
走鼠追藤架鳴蟬曳竹林晚來卷幔賞涼月滿幽襟
江湖作客久幸此閑雙扉良友頻推食高歌漫解衣

竹聲喧月靜桐子落風稀直似山居好悠然古木圍
洵美妻都諫勤供白髮親開筵當水樹邀客坐花茵
笑實傾盤飼楊梅浸酒頻小童慣歌唱燒燭弄絃新
池曲細含波寬深異物多巖蛇鳴水穴野獺祭庭莎
夜火傳青鄉晴霞冒綠蘿坐深如泛艇詎必鑑湖過
幽事頗多奇憑闌曉望時猿逃棲茂木鶴竄落深池
石筍經風折游桐着露垂幾回脫幘起散步到西陂
北望彭山迴居人四五家荒墳陪地近密樹入雲斜
野艇寬窻牖秋砧隔浦沙渡頭有少婦日日浣輕紗
我愛姜公子壯遊河洛間燓扉漳水渡東馬太行山

詩賦花新樹樽盤月故關南歸惟彩服舒戲水亭開
主原湖太傅客有大毛公斜點江淹筆輕吹宋玉風
恭聲移峻檻鳥語落疎桐幽興由來極談詩日愈工

將入茅山和杜荀鶴韻

將入茅山路仙凡此際分飯餐溪石子背覓洞猿羣
竹徑乳春鳥松窗明夜雲不須乞靈藥妙訣授眞君

賦得空梁落燕泥 字限空

蕩子遊水外佳人繡戶中豈期今夕返相對語簾櫳
怨欲芳遲綠啼乾枕畔紅請君看燕壘寂莫畫梁空

十里竹

十里啼鷄竹幽深宿鳥藏穿籬堪蔽日攢石自凌霜
野雉知求穴山蜂喜結房坐陰宜暑月翠色使人凉

野燒

野火經冬發焚燒林木枯因風延淺草隨勢捲平蕪
老樹蒸蛇蚓奔崖爍虎鬚幾時井雨潤一洗舊山隅

下泥橋

居人兩岸住流水一橋通竹器爲恒業茅簷自古風
鴨來入蘆裏鷄煖日桑中脫帽還頻過桃花處處紅

馬塍

傳聞馬氏子兄弟此灌園百種名花發三春好鳥喧

池光偏白几山色遠靑垣今日桑麻地吾將樹草門

西馬塍

元時張伯雨于此卜幽居今我呼祖望亦來結草廬
陂攢鄭敬蟻沼畜孝章魚農圃終吾事解衣且荷鋤

秋夜同陸景宣觀星

悵望秋天迥同君飲夜闌草根流露白樹杪落星寒
吳越連兵氣關山築將壇醉餘拔劍起愁絕指雲看

送吳錦雯之蕪湖

吳子蕪湖去秋帆自趁風蘆花分雁白楓葉待霜紅
采石潮聲近横江月色空相思應有札佇望楚雲東

書懐

山中雙木殿世外一衡茅壁月乾坤合變丹龍虎交
老翁何地出白鶴只松梢道在求吾志清風滿竹苞

五弟子詩

陸舒紹

數載盧龍郡終年楚水鄉雪花迷地迥波路洞庭長
征雁兼風落雕荊帶露香邇來詩何好發興意茫狀

諸王發

汝才能繼述舉世莫知何翡翠原文鳥珊瑚豈素柯
介貞晉陶淡詩白魏東阿朋輩多風雅湖山足嘯歌

周獻

周郎有雅韻英氣世間稀蘆葉弓梢脆桃花馬色飛
逢人常脫帽見我必摳衣旦旦竹籬過談詩掩意幃

沈宗琦

吟罷時過我荒村兩度橋偶驚魍魅出最喜薜蘿邀
沆沆步兵酒依依弄玉簫汝琴已在几坐待鳳皇調

陸舒禹

堂中奉嚴父室內喜貞妻出則耒耜興入還居處齊
英年愛學道僻性暫幽棲語我遊天目幾時可杖藜

偶步

風急落花齊開來偶出溪數家門巷靜一任水雲迷
藉石還思授松鬚且自蓖禾芳渡口去不覺作鳧鷖

秋日省亡女墓

飲馬橋何在終朝望眼昏生芻燒破槨灑酒滴荒村
泉是老人淚誰為弱女寬斷腸惟有父悽惻暮鴉喧

喜與余鍊師體崖東渡

小艇背江開春潮萬古迴高帆風潤疾急槳渚煙催
陽洛如花漿鷺飛帶雪來鍊師有餘興喜上越王臺

陸生歸白蘋阡

歸自薊門道北風生可憐黃沙隨隴野白日故寒天
渺漫開河夢微茫榆槨煙到家母已沒淚盡素幃邊

送別王山長李子受二子

時流最輕薄二子俗胸襟故國將雙淚生涯此寸心
燕山天壽遠楚水洞庭深一別還千里秋鴻聽好音

秋夜梁仲木蕭伯闓金瑞枝王次重朋德懐過

姜貞源小飲

燕京舊良友偶爾聚芳筵秖覺風塵色都非少壯年
參横庭際樹螢落雨餘煙酒罷思離別沉吟各渺然

由范村出江口

嶺窮綠谷轉岸斷傍江開亂石都成陣歸潮不作雷

履沙聲似雨見鳥色如梅已訝無人境還看有路閒

仲秋同吳錦雯沈公亮過丁元九讀書閣

病葉還依檻秋雲忽作隣與隨二妙過色白一溪新
虎跡厓邊落蘭香竹裏親偶然高閣背極眺喜清塵

贈丁元九

我已煙霞老君將木石隣晚岑松翠滴寒水月輪新
酒滿香螺受林深錦雉馴殘年最愛友蕭灑自芳塵

過王氏山居

入林一茅棟叢箬少人家新嶺開窗接仇山背屋斜
風偷初進筍牛臥欲摧沙直置世塵事談深見當茶

沈氏園示吳發馨沈巨源張入樵

講業松聰北橫經斗室南有時將馬論終日緊鶴談
園橘秋霜淨山蕉夜露含秖因喪亂後哀謝意難堪

雨中與毛稚黃沈去矜南樓夜眺

縱目南樓上憑闌暮色連夜深雲出水雨細竹藏煙
寂莫魚龍氣蒼茫雁鶩天不知故國裏笳吹有誰憐

賦得處處聞啼鳥

伏枕思何極春晴鳥亂啼聽來當曲檻坐久隔深溪
竹靜隨花落風嬌入戶低起看蘿徑外翠色使人迷

南屏訪沈聲令不遇

曾遊南澗外訪友少人蹤入戶泉聲細迎門竹色重
嶺煙迷一徑山日背孤峯吟嘯還何處歸來聽晚鐘

過汪魏美旅寓

旅寓禪房靜深村無四鄰澗雲不去戶山鳥欲依人
綠竹風前醉紅蘭雪裏春相憐避世後日日度迷津

西溪道中

古路苔紋合春山酒徑多野羊披露出林虎掠風過
亂竹沉鐘磬飛花點薜蘿此間有木鳥吾意老巖阿

春日送柴仲聞先生之閩二首

險澀閩中路春風角吹聞桃花山縣火榕樹海城雲

疊嶂猿排落危灘石倒分亂離應感慨伏酒莫辭醺
荔枝垂夏赤佛手綴秋黃木果他鄉異人情僻地長
山峯環海舞島嶼挾雲翔極目滄溟外踟躕意欲蒼

夏日同徐蘭生孫宇台汪魏美遊溪上集

駐足軒窗啟三君列坐開古松將化石疊嶂不成臺
細澗浮廢過潭深飲鳥來與餘還信宿臥讀在莓苔

飲胡彥遠池上閣

虛閣憑池好簾開野色清鶯啼春酒熟魚躍浮萍生
竹掃林宗幘花藏秦女箏賦詩猶未罷明月滿前楹

孤山草堂遲胡文漪

久雨湖光晴新晴山色再開書自合亭古石應滋看水竹籬過聽鶯花潤移草堂留待汝清月入林披

示兒卿升

竹聽鵓鴣語池依鷗鷺閒一秋生白髮終日看青山桑柘春還剪柴荆日自關丈人乃所學荷篠老田間

春日過蘭溪訪許子德遠仰景成句八首

喜因好友約得汎春江流萬木吞新翠孤樓憶舊遊庚辰歲予與友人舟源過此山川還濯髮日月老披裘渺渺垂綸意漁歌起渡頭

夜雨急江聲曉來放棹行千峯雲裏出衆木日邊生

老龔親鷗坐高帆帖樹平人家芳草外何處宿春城

入灘只七里山勢揷天連竹樹行行直峯巒箇箇圓

崇臺凌絕壁亂石灑飛泉喜極春光遍桃花媚曉煙

忽擬江門閉旋看嶺路分青蒼鳥與色黑白石成文

春水原無派晴峯若有群迢遥懷我友蘭草正紛紛

舟行不覺緩佳景自依依每就江猿宿常隨水鴨飛

亂帆依別浦古棧出危磯月白還來與那知露濕衣

攢雲千樹合攬洒一峯尊白石成江渡青沙作浦源

平流少婦汲垂蔓老翁援宛宛鷗碣埠逕鬪啅雀喧

牽纜舟難上湖洄更極勞山光搖枕簟人力鬭波濤傍鷺投沙疾神魚押浪高藂中有綠綺吾學伯牙操

水漲滿江添浪花白似鹽森森排石筍滾滾瀉珠簾削壁腰齊折廻沙角露尖斯游最奇絕吟罷拂蒼髯

江樓

寂寂江樓暮荒原四望平鼓鞞催火伏烏鵲叫霜明枯木寒生色流星夜有聲可憐吳楚地歲歲羽書征

送許丹崗省覲蘭溪

知子省覲日高江波路難輕舟迎碎浪巨石夜洄瀾獨鳥啼松磴羣鷄語竹灘揮毫定有賦應向立庭看

早春同顧扶搖齊要過洞霄宮

春湖茗溪夜同人入翠微但聽鴨鴿鳥始改薜蘿衣洞雪殘猶凍巖雲濕不飛洞霄已在目天柱正斜暉

登寶所塔眺望俗訛所爲叔

湖頭寶所塔眺望白春晴海氣吞吳岫江雲隱越城荒簷巢水鶴古屋出山精搖落千年後苺苔處處生

閒居和德水大師

雲外蒼松落池邊白鷺偕名禽隨意語古佛任煙埋風響鳴鈴院燈寒瀉竹齋支公如有贈說理半詼諧

雨霽同諸鎮飛

園林初雨霽與子渡平川密竹斜荒徑新荷倚敗船

雲從斷嶺起虹向大江連不復苦泥濘來尋白兎泉

朱錫鬯索詩南還賦贈（錫鬯有荷衣小像命予題）

遯迹南歸去故人夢寐頻山川供錦繡簑笠老經綸
愧少琅玕贈願依几杖親春風鶯語切處處客愁新

懷許比部生洲弁姪默公

知音豈易得一別渺含愁涿鹿迢迢遠桑乾故故流
詩章頻贈答客舍久綢繆閩有竹林咢因懷二阮遊

越中與吳弘人話舊兼訊令弟漢槎

家難君如此淒然淚欲揮無人堪寄託有弟久懷歸
失侶江蓑嘯分行塞雁飛越王城畔草搖落正寒霏

閑居有懷陳其年（昔有札與予云君詩今之李頎王維也）

南峰蒼翠虛湖水芰荷舒此地別知己暌違廿載餘
陂塘添燕壘天地少鴻書每憶元龍後蕭蕭鬢欲疎
拙句承君許唐人二大家聲非龍笛奏色豈蚌珠華
擬過陶潛徑思留衛玠車木蘭汎秋水幾欲采蒹葭

逍遙涯成示諸門人

晚年惟好道日夕對長庚座下玉牀出池中翠水明
從遊四學者妙悟一莊生坐論來無倦逍遙涯始成

喜姪泌自蜀還

歸自蠶叢國千峰一客心雲山穿石杪棧路闇江深
寒水黑龍遠春城白帝陰謝朓諸姪在靈運最能吟

汪蛟門寓吳山予病不得晤以拙作託之

伏枕憶吳山知君旅寓閒大江清濯髮叢木秀承顏
空有書相訊婁思杖可攀老夫喜著作託賴秘人間

祖定弟謁白嶽

扁舟跳石蚌白嶽喜高攀露濕玄龜峽風腥黑虎關
天門開鑿鑿簾雨噴潺潺三宿梅榔樹清香滿袖間
勝地知初到翱翔木杪中啣泥傳鳥力磨杵識神功
落照旌旗黑秋雲殿閣紅爐峰高百仞疾走一兒童

寄陸大天游（時寓京中選詩）

風雅如君少評詩帝里春清香盈澗蕙美玉自琨珉
江管吹銀燭林花落錦茵慚予辭務質含露亦番新

送柳靖公渡揚子江

長江浩無極橫過一舟輕湖白金山渡天青鐵甕城
岸迴吳岫合木落楚烟平彩筆如能賦乘舟且北征

答家洮庾

雲山白屋儉水竹素風多藜杖徒穿徑葛巾想濯波
故人吐珠玉離思老干戈莫說文壇將空慚頗牧何

喜章生士麒歸自山右

秋杪歸歟好風寒匹馬遲蒼山辭晉邑紅樹斷汾陂

大澤思虞帝荒祠吊介推客途有題詠深感過庭時

悶

意中何所適愁裏覺深悽灑血龍頻戰遊魂豕欲啼
時時鼻出火故故醉如泥今夜泰亭月如何桂影迷

秋日過石䃮二兄村居示姪浦思

野鳥習人言幽居樂事繁入門山在几開徑竹爲垣
寒日依峯盡秋花綴露繁故園歸未得重惜月臨軒

蔡玉汝欲移家彰義門西鄉有贈

山高廻朔野地濶接虛濛日落黃金峙天寒黑水流
牛羊歸若月梨棗熟深秋不合將纓佩追隨畝畝儔

避俗還何事深閨此抱衾麥醪數盞醉茅棟一牀陰
闔地傳文錦燕山取玉簪家鄉隔千里叙莫白頭吟

送潘瑱弟之北

霜曉雁嘶聲關河此獨行劍隨紫騮佩風傍黑貂生
沙莽太行道天低上黨城出門屢西顧年少志縱橫

高子嫩之滄洲

京華當旅次送子盆沽臍沙晚疎楊直天秋落水澄
荒陂下饑鵠古戍立愁鷹風冷滄洲道誰憐白髮增

予平生良友相別流涕被面者惟高子嫩陸蘊

思二子慨然有懷

古道日彫喪今知二子存漏危空自泄砥柱實常尊
僑札逢如識尹班坐必論幾番思此義涕淚滿乾坤

過惠安寺[illegible]亭上人

訪友真如院行携　過園林通側徑竹日淨纖蘿
入座非貪佛依池懶影娥詩章信口法隨喜得吟哦

訊湯可宗病目

涼風吹汝目倜儻廢遊觀竹暗池光減雲遮桂影寒
不須簡文拭還奈步兵看銀海原無漏方瞳壽覓難

過蔣上行

步屧由河岸秋深佛宇過金風舒重露銀杏落乾莎
支遁禪心愜惠林趣何多天涯有戢伐爾我且烟蘿

過[illegible]君二千畱飲

官署有園林悠然淨客心疎聲喧彩筆鶴羽淡幽襟
杯酌桂香發椰移蟬噪陰老夫深被酒賢主喜豪吟
使君本西嶽奇氣鍾坤與衛叔雲常在安期液有餘

題詩行柳汀作官小亭屢每過承親禮惭予老病疎

喜丁七飛濤歸里

幾歲戍邊郡歸從涢水間大江開白浪故里見青山
君冑書應寄　賦自閒出遊每西郭堤畔葛巾還

聞孫豹人過睢州

三月渡江客千秋著作人葛巾鷗鳥暮桂楫桺花春
故里蓬萊闕新詩淮海濱秪因薦達後混迹故風塵

送袁姪諸虎男之江右

兩過滕王閣淒淒劫火間暮雲只南浦秋色老西
江水催文筆楚鴻起酒顏多才吾愛汝盛獄

喜沈聖昭刻其父去矜遺集

君子鵠遺集迴流此本源青山人已古白雪調常繼
故族蘩蕪席深藏蒔茘垣懸侯今有後不復慧茶嬌

張秦亭詩集卷八

錢唐張丹祖望著　嗣孫源名

五言律詩

北山二首

蟒山堪夕眺策馬度陵來二月留霜草千崖拱夜臺
金花殘繡柱石獸臥雲隈不覺蕭蕭感躑躅獨長徘
莽莽四野合突兀萬山奔雨雪埋金殿風雲閉石門
碑文多剝落隧道尚留存數個宮臣守淒淒白暮村

春日渡沙河

春沙何莽莽匹馬渡河趨大野孤城出高雲一雁無

草黃掘走鼠日黑嘯封狐不識天南北纍纍古冢俱

度㵎頭山望長城

側度危峯上長城萬里平關門陰落日朔氣來高旌
積雪奔濤色飛沙帶甲聲年來無戍火驅馬柳邊行

鞏華城雪望

秣馬荒城暮霏霏雪滿天寒雲垂大地春色散長邊
赤豹藏妖窟黃熊走獵烟客心苦寂寞頭白北山川

與杜合章宿玉泉山

草菴將共宿徙倚望東峯苔黑當陵月雲黃閟殿松
飛沙空夜籟流水自寒舂何處猿啼急含悲涕欲從

春日感懷六首

漂泊烟塵內淒凉此際游殘霜欺鶴髮大雪凍羊裘
漢法諸公受燕山獨客愁高臺日回首客思莽悠悠
憶昔河南失奔騰戰馬鳴地銜汜水驛烽繞太行城
相國惟貪賂朝廷正勒兵時危鮮戮力胡以報君情
泰關陷沒後殺氣滿郊坰鬼火燒榆塞妖雲壓井陘
蒼生罹戰骨白日見飛星天意終難問愁深涕淚零
北極皇居在朧朧旭日東鳴騶金闕下洗象玉河中
羽色搖春月林花映彩虹陶潛歸去好莫令酒樽空
山川望不極千里大荒開日夜黃榆落牛羊白草來

盧龍依嶂起涿鹿聚沙迴此際還何託愁聽候雁哀
偶來東祚子旅客此酸辛神鬼空壇古熊羆御路春
黃花存野戍黑水漢河津寂寞瞻依切崎嶇繫馬頻

白溝店

水店長河岸我來落日時椰林頻繫馬墓木只愁鴟
白屋土圍抱黃茆沙路欹巳過督亢里懷古更淒其

新中驛

日短苦遊征蕭蕭風夜鳴寒鷄空在館缺月暗依楹
獵火蒲陰道霜笳鉅鹿城愁心不能寐戍鼓響深更

度泗水

泗水流波濶千年齊魯間大魚噴沫起老馬鬬風還
落日依蕭縣孤雲出碭山始皇求鼎處寂寞一沙灣

度淮

八月淮水漲孤帆一葉舟縈紆千里注會合大河流
地接南陽脈山連桐柏秋無勞更乘櫂東下古揚州

宿野店

客至雛雀噪黃昏野店歸月光泗水白燈火郯城稀
棗樹自多子楓林巳十圍誰家驅犢者高唱入柴扉

富春道中

沙行晴日好水色漾春苔木筏排江下風帆入石開

棹聲響澗底松翠滴潭隈是處堪乘艇何時把釣來
峻嶺拍天迴澄江帶日飄落雲停石巘倒木瀾山椒
亂蝶沾波起飛猿踏樹搖鷓鴣灘泊處煙際有漁樵

黃苹

江塢最深處人家樹樹幽煙光籠宿槳翠影漾虛洲
水碓灘聲急峯根石勢流遙看黃苹外落日幾歸舟

龍游江大雨

烟色迷江黑寒空壓雨來大風翻石湧高浪拍天迴
氣抑霾峯仄聲驚絕壁摧艱危自吾意老却濟時材

草萍同姜貞源

嶺路八十里肩輿歷翠深春煙迷大谷午飯歇長林
竹鼠蒼崖竄松藤白日陰艮朋時作伴肩輿滿山岑

玉山縣

城郭無人住春風大路閒扁舟下餘水數騎出常山
古驛懸崖半飛梁斷岸間往來多大吏誰肯濟時艱

常山公館感懷

去年薊北返今歲豫章行風雪三千里江湖浩蕩情
野猿入山館木魅走春城彌念高堂沒終朝痛此生

晚過浴山

已背浴山縣龍門此界開高帆帖嶺度奔瀨射潭迴

古壁攢風穴晴雲洗石臺徐徐歌嘯起穩坐興悠哉

白龍坑

舟行向餘汗浩浩廣川長浦沸搖珠影灘迴瀉練光
驚猿騰鳥道啼虎出龍坑日晚橫梁口波平坐不妨

春雨石鼓灘望張真人修煉處

豔巘真人府高灘雨色開萬蘿披磴道龍虎抱雲臺
鼎氣騰松上雷聲戰峽來饒江春百里飛翠滿潭隈

自桐江抵懷玉至紫雲驛共得八十餘灘到龍

屈鎮

客路一千里經過八十灘飛蓬衝大瀨倒艇下層巒
石夜誰聞鬧江雲浥沙漫不知龍屈鎮修竹好盤桓

吳城謁張睢陽祠

昔讀中丞傳今瞻蠡水祠風雲無日夜旌旆肅熊羆
戰氣鬚髯得靈威鼠雀窺過湖頫忠信墮淚不傾危

別士至叔渡彭蠡湖

風雨渡鄱陽孤懷各渺茫離愁縈極浦別思繞危檣
龍戰餘沙赤烏飛帶日黃白頭漂泊者弔古易哀傷

謁康山廟

康山迴石壁古廟大湖中百戰英靈在千秋祭祀同
黃雲生鬬水白馬涼陰風日暮波濤色猶堪問武功

望廬山瀑布

匡廬不可到瀑布出雲蹤瀉落千層嶂奔流百丈松
青天疑吐蜃白晝掛飛龍何日還攜屐登看五老峯

過小孤山

山勢插江起中流斗壁迴潮分彭澤大石裂馬當開
鬼斧龍宮削神雲鶴觀來小姑不可見愁絕望粧臺

登石門山

曉帆星子縣暮火石門山斷壁濤聲起長江樹杪殘
羣魚飛楚水獨雁下吳關千里晴沙色秋深照我顏

夜泊彭澤縣

晩棹潯陽泊秋雲彭澤開潛攪崩岸動鳴鵠大江來
月滿光全濕蘆荒響易哀陶公不可作何處菊花杯

登淵明菊樓

陶令歸隱處我來秋水濱雖然前後異總是一遺民
浦日潯陽淡江楓菊邑新登樓不勝思極目正迷津

秋日陸藎思高仲過訪從野堂

不堪久客苦歸閉柴門空二妙來何處遠山心賞同
晩花秋竹裏寒火古槐中此際忘言得惟餘落木風

春日同孫宇台王豹采丹麓陸藎思林元假飲王仲昭宅

此夕眞良晤同人色笑開家無一春作客併數年迴
愛聽倉庚語頻斟竹葉杯都忘貧病累幽思滿蒿萊

冬深和少陵韻

衣尙菱荷色食仍葵藿根雪風翻細杪溪石凍燒痕
喜策蒼龍杖思吞白日寬年來少人事秖合掩蓬門

鶴

爾鶴來何處我憐隻影時九霄徒有志萬里未乘時
夜食寒鳴嚇朝棲春燕欺當知奮翮起覓伴去天涯

藎思惠簪冠

簪冠宜隱者雅稱被蘿人詎假管寧帽何須郭泰巾
雨中滴故響花裏墮常頻出自深閨製清思早絕塵

秋日詠懷八首

世亂迷鄉井家亡厭鼓鼙幾翻泰鹿走到處楚猿啼
鴟子江潭放龐公隴上棲不須更懷古荷篠任秋畦
往事何須嘆佯狂任此生腐儒不可用俗物最相輕
終歲書幃破三霜雪鬢清陶潛眞避世詎是羨浮名
竟爾交遊絕吾廬只草萊鷄棲松磴險虎蹋竹門開
流水琴誰思清砧月自哀孫登還過我衰颯鬢毛摧
高堂頻早起幽事頗辛勤掃徑憐蟲穴開籠散鴨羣
長眉原自發左耳竟無聞鮮鯉何由得徘徊江水濆

野哭干戈後村當社飲時羽旗山鬼廟泥馬土神祠
豆火烹葵熟霜田掘芋遲歲饑食不飽何以更扶持
破屋何曾葺荒滕此獨耕妻孥多俗累疾病少人情
野雀依巢聒秋虫入柱鳴山家惟力作辛苦老柴荆
去夏寒應異今冬煖又來千林聞燕語十月起龍雷
星氣還朝指山雲不盡開莫言時候變歲暝倘餘哀
近有故園夢依稀舊草堂松梧猶相爲竹館憶飛觴
砌落辛夷子庭留芍藥香那堪笳吹急起坐復彷徨

紫雲洞同毛稚黃

古洞低身入探幽跡不凡地風從穴起石閣倒雲銜

對息盤虵徑高題踞虎巖蘚苔多水氣空翠濕衣衫

題表兄諾以敘小像

誰寫幽人色醉容竟儼然苔青非暮雨栃白不春烟

直似稽丘老還疑車幔褰風神殊自適愈覺季舒賢

冷

狐腋衆爲帽鹿皮我作衣番番烘竹火急急閉荆扉

哀雁斷行呌饑烏拳足飛北風吹不息長嘆欲何依

秋日同胡其章先生飲湖樓

水碧汀花白傷心此讌遊飛騰曾抗疏摇落且登樓

客淚荷葉濕天風鼓角愁暮來兇檻望片月漢時秋

黃姑嶺

暮徑黃姑嶺無人觸目驚野田迴古道山木隱空塋

月白烏聲樂林紅虎眼明那知藤露濕偏覺草衣輕

花園亭

蘿薜牽秋色孤亭當路分行人背落日古佛面殘雲

雁外水田凋鴉邊楓葉聞湖遊多野趣將老絕人羣

寄王于一湖上

湖內誰知我惟君道氣眞布衣三楚士舟楫大江春

平仲交能久馬遷傳絕倫如何湖水畔花落有芳脣

同道巢谷王仲昭登北高峯

鳥道登攀上危峯斗絕形飛身凌碧落高步瞰滄溟

萬竹盤松塢孤雲背石亭良朋正指點不覺下林坰

宿王丹麓園亭

王郎多雅興居後自芳園頗有攤書樂兼無近市喧

石池搖夜色山鳥語晴軒明月春蘿影紛紛過短垣

同陸藎思吉人高仲坐談

三陸吾良友相攜樂事多叢叢花底帽嫋嫋酒中歌

水木生烟月風燈動石蘿白頭有知已日爲採芳過

妙行寺訪章天節沈禹誠不遇

二子閒居寺叩關不見人堦留風鐸響殿駐火輪新

柱潤黃龍雨苔迷白象春息心宜此地再過訪松筠

趙珍函招同毛稚黃陸景宣沈僑如飲述懷

交情二十載離亂各馳驅萬死經戎馬中年各變膚

秋風逃大澤落日哭窮途感激從前事慇懃飲百壺

喜胡彥遠歸自南昌 予去秋先還

最苦豫章路君歸亦病身嗟峨行劍窟漂泊犯龍津

棧落千峯雨江流一氣春平生四方志肯自惜艱辛

贈一靈上人遊雁山

落落禪衣子蒼蒼海畔遊披雲二馬嶼洗鉢大龍湫

筋竹寒花媚石梁古洞幽探奇堪處處莊必訪滄洲

舟楫

野風吹不住舟楫已津迷落日流水外遠山都在西
岸煙數處起沙鳥一聲啼無限寂寥意要其哀椰齊

歸自友人別業作

最愛蕭齋語匆過信宿留出城逢倦鳥渡水見歸舟
紅樹嬌寒浦蒼煙斷晚炊與生聊步艤隨處聽漁謳

焦山謁焦先生祠

山色青無限因君千載名古祠遺井在深洞早潮生
獅象因波起黿鼉從窟鳴昔年三詔處寂寞只江聲

闔閭墓 傳記魚腸劍葬此

共說闔閭墓由來葬此丘寧知把劍客但覩采蘭舟
石道松花暮故宮梧葉秋可憐山月起歌吹滿芳洲

長洲

昔日吳王苑今來細柳塘水猶鸂鶒色花向芰荷香
小艇搖歌扇重樓巧壽妝遺風未泯沒隨處酒家倡

七夕

閶門逢巧日簫鼓響花汀天路牛秋水樓臺駕夕星
簾香飛彩袖幔火爛銀屏吳女嬌歌處停橈仔細聽

丹陽道中

曠望渺無際新秋已白煙幾株傍橋柳無數出江船
氣煖留春燕沙陰咽暮蟬生涯兼物色凄惻此山川

石門

舟移岸樹動月白草霜繁烏帶城雲起鷗隨星浪翻
過橋水抱石望野火燒原此夕維舟處多因橘柚園

泰亭

泰王竟不在嘆息古亭虛月白江潮轉林紅海日初
草深蛇化徑山僻鬼遺書悵望千秋事傷心故國居

錢潤讀書楊梅塢

把卷楊梅塢翻經獅子峯寢與沾墜露吟詠和深鐘
透壁明蟾影穿籬聽虎蹤飛騰看爾志搖落任吾慵

贈恒貫上人

尋師萬里外隨宿古招提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
秦關看雁去蜀道苦猿啼應覽名都勝津梁路不迷

春日村興五首

春來躭病久強起出前溪亂水穿籬過幽花夾徑迷
竹深隨兎筱桑密任鷄棲野老頻來語山杯喜自攜
烝烝野原茂綽綽歲時閒馬踏松溪去鶯啼柳陌還
簡書忘櫛髮脫幘欲看山直是浮雲意彈琴流水間
扶杖穿林徑摳衣過野塘笛師鑽竹孔土蜂入花房
苔綠經朝雨松青帶夕陽行行露井上桃李正時芳

昔游憐白日藤密愛清軒曲徑迷蛛網深林習鳥言
水流魚潎潎草茂兎爰爰自覺愁心劇遂爲滿故園
蘭鳩芳將歇藥畦色漸移茸茸生露草冉冉漾晴絲
碧徑行攜杖青山坐滿詩黎牀幸不破臥對夕陽遲

夏日村興五首

遯跡深篁裏荒村長夏幽晩山孤鳥去近水數螢流
農圃藏身拙干戈老鬢愁蒲條薜荔外漁火照灘洲
自種終前竹夜彈几上箏蝶知梅蘂化蛾識椰蟲生
半嶺歸雲白千峯過雨清偶過察物理數起踏莎行
梳髮常兆几展書且閉關樹浮慶忌塔雲斷伍胥山

鸂鶒占沙靜藤蘿向日閒一杯生野興古渡角巾還
鳥散林光薄煙生水際微彈棊忘客至沽酒遇樵歸
翡翠高低掠蜻蜓左右飛晩涼時雨歇雲過月仍揮
崩雨過朝幔驚雷起夕岑沐身須振葛散髮必投林
朱李交庭密青麻接澗陰寸心聊自賞乘興發長吟

秋日村興五首

秋氣何蕭瑟私憐故國身登山聽落木臨水送歸人
露下梧楸老霜寒鴻雁賓進時長嘆息惆悵淚沾巾
芳蕙悲揺落池園憶蕙華女蘿山鬼草木筆楚妃花
旅雁遵寒渚饑鷗倚暮沙歲時怱怱盡處廓獨長嗟
大野流螢火空庭采露蘋寒螿啼烈烈暮犬吠狺狺
白髮驚多變青山樂有貧參差橘柚樹乘興過西隣
暮色迷花徑秋聲亂草堂紅蘭弱受露白薤老經霜
鼠婦居虛壁了麕走廢場西郊寒日落山桂正蒼蒼
把卷聞啼眼登樓撫淨琴山河入暮遠星月到秋深
楚地多烽火燕臺變古今亦知貧病老回首倍傷心

冬日村興五首

冬日茅齋僻悲風起暮愁野燒枯草沒河急斷冰流
竹靜雞棲架蘆荒雁聚洲夜深矯首處北斗掛城頭
冬深天地閉笑我亦途窮樽酒無餘甚鬢髯多古風

夜村聞走虎晴雪見歸鴻暫倚松溪石悲歌落日中
千里哀風急孤城永漸分寒江漁乞火古寺佛生雲
竹兎穿三徑杉鷄聚一群不知哀椰外落日暮氛
歲時何卒卒吾鬢已星星小閣爐烟白虛窗雪竹青
陶巾斟魯酒漢月上泰亭寂寞愁懷裏聊杯避獨醒
意中有所託歌罷淚沾襟山鬼啼清晝城狐嘯莽林
汧田冬草沒戰壘夜星沉處處川雲度傷心望北岑

秋夜登樓見雲氣入斗牛度鬪星次陛景宣韻

城上鳴孤角樓前燦衆星天橫河漢白雲犯斗牛青
殺氣高龍野流光射鷺汀多應吳越地極目望滄溟

同孫宙合過檀嶺訪鐵井寺

行行上檀嶺攜手密林過僻徑驕荅庬深山老碧蘿
松亭開絕磴竹筏任頹波銅井時時問紆迴岡澗阿

冬夜毛稚黃沈去矜仰席分賦得屏

寒夜擁屏坐陽和覺自生已藏寶鼎氣更駐玉琴聲
孔雀多能中青蠅自誤成美人今不下寂寞惹風輕

臨平舟中遇祖明弟

相逢孤艇夜已別四年春看面疑為夢問聲知是人
汝兄魚在釜汝母鬼為隣作伴言歸去中宵淚滿巾

同弟到家

歸來天未曉草露濕更殘野鬼歌青樹家人戴白冠
孤燈依幔隱落月滿庭寒兄弟今宵聚無言把淚看

初夏同友人偶步

信步雲盤嶺相攜野水濱衣裁荷葉脆扇脫鷺毛新
沙柳春禽化風簾乳燕親談詩坐日夕乘興倒漁巾

雨

蕭瑟雲陰野空齋細雨餘江鳴春夜靜雷動暮沙虛
漿水翻丹鶴跳波映白魚故園杏不見矯首獨踟躕

游海陵季家園同姜定巷家雛隱弟五首

夙有棲隱志名園喜勝遊松崖臨獨樹蘿洞啓虛舟
入竹當蜂徑分花上燕樓不須覓閬苑此意已滄洲
檻外境方闢橋邊路數層逆風紋綠水滴露響朱藤
閣取迴岡置亭將絕巘憑徘徊任險遊路折不辭登
江山青在眼鷗鷺白黏溪銀蒜開簾押金鋪立戶齊
湖聲迴注幔沙柳軟依隄笑語深簾幕欣欣見鳥棲
辟門堪清賞芳筵共舉杯珊瑚寶鼎列絲竹翠雲開
釵溜紅妝近扇歌白雪迴任教春雨至夜漏不愁催
講席錦繃春妙舞解迎賓翟尾嬌分髮鸞笄細帖塵
蘭香膩綺席珠履錯花茵狂態時時發題詩白紵巾

昇元觀夜坐

茅堂繞碧嶼落日漾清溪竹密人難進山深鳥不啼
月輪明衆嶺泉沫響重關坐語不知倦悠悠丹井西

示祖定弟

吾老歌常哭汝詩日又清囊螢學不厭驅雀賦還成
陸續能遺橘終童自請纓喜無浮游態長大有聲名

景靈觀

此日宣三悲當年禮七真餐霞忘甲子鍊石守庚辛
里失騎牛士樓空駕鶴賓不知赤玉舄可復報西秦

題沈石田高山隱士圖

草閣據梧几深林迥夕曛月中猿拾果松頂鶴盤雲

落木開窗見流泉隔徑聞知爲巢許輩休賦北山文

冬晚梁三天署過村中

不覺林中晚君過茅屋低烟初處渚出日已短籬迷
田火驅蘆鴨墻梅聚竹鷄梁鴻眞我友談笑喜山谿

白鷳

徑西十畝竹高下白鷳飛曉向渚田去暮依烟月歸
繞蘆濟寒色拂蓼似霜霏落木頻看汝吾生此息機

同諸駿男訪仁菴大師

吾家有慧遠古寺老頭陀看石無年月尋松有澗阿
人來高鳥路花洸細蜂窠漸喜幽心折時偕鹿豕過

遊若溪眠佛寺

此子亦高臥津梁更可哀木龍趨古澗花鴿集香臺
鈴語牽風落蓮燈照水開南城渾黑夜星月度人回

過安隱寺

古刹松嵐下相攜一徑清山鐘雲裏斷庭鳥竹間鳴
落木猶春色晴溪帶雨聲不須頻禮佛吾意得無生

秋日遊鹿巖寺

曲徑轉林壑層巒獨杖藜浅雲餘石壁落葉滿楓溪
古佛看人過危峰待日西不知幽澗裏何處暮猿啼

過廣化寺訪黃開平毛大可留飲

二子來山寺相逢木葉秋星辰搖劒冷河漢入杯流
沙鳥警清露湖烟濟暝愁亦知張翰輿浩渺喜扁舟

廣化寺南閣

諸公敦大節嚴子實吾師枯木皆春氣明星繋古祠
精神還異代俎豆偶同時誰能乘流去千峰一釣絲

登天門寺

百丈天門寺千盤竹徑幽危松高並檻仄石障依樓
古佛層巖立飛雲絕壁留禪房習靜處鐘磬正悠悠

東因寺同趙珍留夜坐

草蔓東因寺荒途亂塚分月寒敲石火鐘静臥松雲

深竹歸僧語名香老佛聞每懷出世想清思自同君

玉泉寺

此寺南齊搆巋然古殿存松風常静灑谷日不知昏
數徑迴何處一泉直滙源依稀荇藻色偏喜白魚飜

立秋過龍井寺訪某上人

訪子踰龍井危巖度翠分梧桐飛病葉薜荔換秋雲
虛谷傳樵響深潭飲鹿羣何當搆茅宇習静少塵紛

靈隱寺和泉普相二首

避世吾方得逃禪子若何青山雙屐去白日一燈過
沭首臨蒼澗談詩依綠蘿松林亭景好夜坐覺春多

袁宏汝何事滅迹入林泉梵唄生花朶雲衣掛石巓
干戈愁送老麋鹿喜甾連夜夜高樓宿吟成落月邉

同吳錦雯訪六通寺

輿看尋野寺遂問六通名谷轉雲門峻峯廻石路平
深籐陰畫色古樹灑秋聲此日饒幽思因之杖屨輕

法相寺同孫宇台

亦知鳴磬晚偏愛探禪林古佛松龕坐秋蟬貝葉吟
一峯窺日下萬竹散秋陰不覺高窻暝相攜出翠岑

石屋寺

何年鑿此室仙磴屡盤桓的的山光曉森森石氣寒

捫蘿窺小洞坐樹響飛湍雅有尋幽興秋風忽墮冠

獨行過護國寺

幾年護國寺終日白雲生古屋蟲蛇氣空廊絲竹聲
山僧全鴂舌野樹數鳩鳴無限淒凊意翛然愛獨行

春日上天竺寺

古殿千尋起山門數里開落花流講席飛鴿下香臺
逕轉蒼松拂巖深紫竹廻春遊多好女羅襪濕階苔

宿煙霞寺

最奇象鼻石萬古自垂青豈合煙霞相常懸薜荔形
洞中搜石佛崖口覓松苓何日營雲屋朝朝倚翠屏

高麗寺贈止水上人

蒨刹名僧隱春蘿每拂衣懸燈照虎伏鳴磬駐鴉飛
雲出空山靜書藏古塔稀翠華曾此過茲夕但寒暉

顯聖寺訪假亭上人

欲尋顯聖寺山路躡榛蹤撥竹麻潭徑探雲石傘峯
落花煖禪席飛鳥趁春鐘瀟灑支公意閒行谷口松

仝余體崖陸藎思尋寶掌禪院

前後入嵯峨相隨野鹿過石泉分竹去聽鳥落松多
煙石飛秦翠溪光澹越羅忽聞鐘磬發知近碧山阿

游金陵長干寺

長干古梁寺勝地此頻遊臺殿千年闢龍螭百刼留
江雲凊磬曉塔火白門秋轉覺鍾山近蒼煙滿目愁

張泰亭詩集卷九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綱孫）

七言律詩

江行

扁舟穩汎曉江寒弔古還依春水瀾采藥異人應獨往爽棋仙侶有誰看桐溪三月花爲錦嚴瀨千峯石作冠莫羨此行圖畫裏龍門飛瀑怯衣單（桐溪仙人指桐樹爲姓故名）

同姜京兆定庵登爐峯絕頂

凌虛策杖起林皐坐眺爐峯輿愈豪湖向城頭生縠

皺海從天上落波濤把杯忽覺耶溪細岸幘還驚泰望高恨不攜琴來絕頂峩峩山色爲君操

同姜侍御（其淳）過報國寺看松

朝來輿子訪禪林報國青松樹樹陰枝亞人肩橫地濶榦欹欹吻抱簷深樓臺諸佛炎天冷風雨蒼龍永夜吟到此不禁趺坐久倚闌酬和賞清心

龍門山（在嚴州一水自新安一水自蘭溪）

龍門山下逝如斯天畔縈洄分若眉崩壁排江灘滾滾亂帆攢樹石離離偶尋蘭草春芳徧欲聽鶴聲曉日陂鬪道戴顒曾慕此幾回樽酒想追隨

閱江樓坐眺與許大德遠

振衣偶上閱江樓放眼真同天際遊欄檻高臨春鷺浦帆檣忽過野花洲坐來雲裏千山落望去沙中二水流自笑此生多浪迹故人相慰得淹留

江清

江清日日喜開顏細草鮮雲碧水灣客久有時疎白髮詩成何處不青山子猷看竹常乘興陶令銜杯只愛閒我欲濯纓兼把釣扁舟容與渚鷗間

春日同杜合章過祚子山

二月霜生冷薜衣祚山攜手客心違風吹絕塞暮笳

急馬度重關春雁飛獸石千年苔漠漠龍池九穴雨霏霏吾徒搖落空悲感愁絕荒岡木葉稀

平沙莽莽四無垠共向東風策騎頻燒花草枯啼虎豹荒臺月蝕鬪麒麟雲中無復漁陽戍笛裏誰生黍谷春此際自憐來弔古昭王塚在意逡巡

春日同蔡寅清登君山有懷李虞公

君山雲盡一峯標載酒同登眺望遙萬里帆檣開浦溆三春絲竹響烟霄旋渦水馬依風汎嬰草河豚觸浪跳滿目江流空自在只今何地訪漁樵

中秋夜泊潯陽江（是日予初度）

扁舟到處月爲潭永夜泠泠波底含千里江光帆外
白萬重山色樹中藍孤懷偶與漁人接逸興偏逢賈
客談最喜銜杯初度候鰣魚渡口漱餘酣

送兒之撫寧訪劉令格予

千里遼西大路衝携裴北去有誰從馬過碣石悲風
動人向𨿽城絶塞逢白草先秋埋射虎黃雲微夜照
盧龍劉安握手欣相遇花滿陽河醉酒濃（射虎石名）

餘杭洞霄宮有懷邵子王

尋幽古觀倚芳柯九鎖山開春色多洞裏歸雲無白
日壁間湧翠有青螺金坪密竹啼禽下天柱危松飛
鼠過此地良朋惟邵續登臨每憶碩人邁

寄懷許生洲山右（時典鄉試）

白鷺班班出帝京聞君秋過晉陽城地連乾棗霜花
綻風滿飛狐雁翅平定有驊騮嘶錦席懸知翡翠傍
雕楹吟詩訪古堯都在惆悵寒雲雷首生（白鷺車名）

秋日歷下五華不注峯眺望有懷于鱗先生

華注峯高刺碧空偶携謝屐向西風荒祠廢驛齊庭
外斷角悲笳魯甸中濟水天開秋葉紫鮑山雲盡夕
陽紅懷人白雪樓何處馬首依依轡旆東

登千佛山

太甲陵前沙作堆杜康祠畔路迷苔地明落照秋鷹
健天慿寒風旅雁哀縹緲片雲生鉅野參差千佛繞
層臺龍泉洞口看金鏡可奈頻毛細細催（龍泉洞上有石如鏡可鑒毛髮）

送壓曾紹羅鑛之楚

二子揚舲帆影遲應憐同去楚江湄洞庭木渦三春
後雲夢山寒六月時落日蒼蒼帝女廟荒城寂寂賈
生祠此行到處憐羈旅秋滿南樓莫廢詩
陸績羅含俱作客長沙南畔少人蹤趨庭亓歷雲山
盡倚戶應看嶺樹重苦竹春深巢翡翠大江夜靜泣
魚龍無情湘水蘋花綻有意巴陵酒味濃

夏日訪汪魏美西隱寺

河邊浴鳥白如鹽垣外長藤覆屋尖曉日獨尋忍草
路炎風並倚刺桐簷園林紫蕨常盛鉢樓閣青山不
掩簾入暮雙峯南北峻兩頭雲樹影纖纖

寄嚴戶部顯亭

西湖山翠滴霏微遙憶良朋宦帝畿旅舍酒杯曾共
醉故園芳草惜相違金溝露浥鳴鞭出水殿花香曳
履歸國計賴君民食足老農喜被薜蘿衣

同姜京兆定庵侍御貞源登千首山

雙闕崔嵬空際懸相攜長嘯萬峯巔菰荻楚地丕依
樹渺渺江流竟入天春草冶城多戍火夕陽新浦總
寒烟開襟不覺幽懷盡無限雲生白髮邊
山峯簇簇映高霞江樹層層出遠沙萬丈丹梯常溜
雨千尋銀杏忽開花日中塔影依簾倒雲裏書痕透
壁斜邦喜人間生鳥翼何須天上汎仙槎山覆銀杏一林大數百圍枝間生薔薇一本春時萬花滿樹

遊雨花臺下有木末亭

雨花臺迴此登攀杖履飄然木末閒江色東來依笛
步春雲西盡滿鍾山低徊講席人何在悵望禪林烏

獨還自是浮生無住着不禁適意綠蘿關

昇元觀雪中寄九弟祖定

千尋古木飄如絮百尺危厓積似花雨岸輝輝明燧
谷一灘隱隱見晴沙虎蹄鹿跡沿溪出竹火茶烟入
樹斜逸興滿前懷我弟早將蓑笠汎孤槎

望東嶽與方爾止

齊地巍然聳岱宗高高磴路步難從欲憑滄海秋鴻
翼直上天門日觀峯終夜白雲蒸淡簡千年清露洗
秦松何時一覽巖巖石躡盡空虛獨倚笻

下徐汀江

陽城下石嵯峨岸夾灘迴觸險過急旋常疑舟斷
壁揚帆忽落避高灘雲霞色滿龍津驛苔蘚春生馬
跡坡欲覓洪厓丹井在登攀無奈路迷何

蘭溪

蘭溪江上曉烟開春鳥春花入鏡來夾岸浮橋排渡
口穿雲古塔近城隈高帆出樹常飄動小艇依沙更
潮洄作景底須千日醉浮生何用一巵催

大雲寺

古寺瑚珊曉色分來遊好女盡成羣營前樹萬株縧
草殿裏花香翡翠裙書壁幾時乾宿雨雕梁終日繞
春雲喜看狂態迎人發愁絕鶯聲到處聞寺前雙樹皮上生草俗呼猢猻薑

王念庵曉望

憑闌坐擁碧山嵎萬派東來向日趨帆外烟辭分雨
越雲中春樹出三衢鐘鳴古寺鷲棲鴿花落晴江點
浴鳧最愛依沙傾濁酒會須把釣汎新蒲

滕王閣

天外西風老鬢催滕王閣上坐徘徊霜凋萬木秋雲
起月白雙江旅雁來徐孺墓前芳草歇灌嬰城下亂
帆開珠簾畫棟今何在蘆荻蕭蕭帝子哀

又登滕王閣同姜大眞源

高閣重登楚樹遮同君眺望晚山斜平林漠漠迷荒浦遠水悠悠帶落霞蛸龍野兒驚客夢蒹葭江鶴占秋沙開樽坐遠泰人洞脫幘還思漁父樓（南昌城西有泰人洞）

陸藻思與予詩有爲看西山載酒來何戲餚漲

示章天節

十龍載酒幾時過寂寞張衡守薜蘿滿擬清醪斟竹葉不妨香氣敵蒲荷狂妝濯髮臨風舞醉即披襟抗首歌更約北隣章助氏西山日送紫霞多

詠懷古跡五首

虎視秦皇曾幸浙千年纜石做枰空相傳舟楫湖邊駐欲訪蓬萊海上通落木疏楓空駕浪高秋爲鶴想呼風至今極目錢唐岸猶見狀系曉日紅

鄂王祠宇枕湖湄秋盡羣峯落葉遲衰草不堪依北隴孤松猶挺向南枝太行雲滿揮戈日楚水旗飛奏捷時百戰功勳冤獄死令予頭白倍凄其

淸秋木葉故蹉跎伍相祠前策杖過吳地已生茂苑草胥山猶蕩大江波雲沙歸雁愁無盡風雨孤城聽自多對汝邦添懷古恨吟成無奈老漁簑

孤嶼當年十室居蒼然遺墓綠波餘葛巾想像遊山寺蘭棹依橋訪野廬沙鳥娟娟芳草靜春蘿裊裊古亭虛臨終修竹成詩句不效相如封禪書

黃姑山北馬塍村千騎當年此地屯不見驊騮馳繡陌空餘雞犬識柴門土宜春雨櫻桃熟籬老秋風桂蕊繁我愛元時張伯雨結廬避世樂丘園

遊匡廬

匡廬滴翠滿蘿袍白鶴峯前首重搔大禹碑藏山穴險康王谷湧水旛高玉房金闕隨時見翠壁丹崖此地遭已喜雲霞供俯仰還將杖履任遊遨

夜汎彭蠡湖

珠璣灑上晚風生日落帆開不可行樹白漸疑沙月出草飛纔見浦星明依依火出康郎廟宛宛鐘迴吳芮城喜極荒林聊暫泊夜深豺虎莫縱橫

與姜桐音登長干寺報恩塔（是日飲酒客館有被盜）

塔勢峻嶒霄漢孤與來倚汝步崎嶇天低沙草遙連楚帆轉春江漸入吳花裏笙歌桃葉渡雲邊臺榭莫愁湖閒鐘已罷登山屐索醉還尋賣酒壚

趵突泉

名泉沸出歷城秋曲檻時憑足勝遊已怪澇澇從地湧忽驚活活向天流高槐映溜依軒靜苦竹搖波入

坐幽溺馬崖邊源自遠濯纓湖上月常留

與姜定菴京兆自金陵順流至京口

石頭城下喜揚舲不斷鶯啼喚客聽幾處人家芳草綠一帆春色大江青自慚老鬢經花浦共擬新詩倚翠屏酒罷却驚北固近芙蓉樓畔醉還醒

病中姜大汝皐過慰

春深倦卧閉茅廬何意君過慰索居多病休文惟伏枕相思叔夜忽驅車馬豚雞唱知亭午竹里花繁白夏初猶憶東池曾坐對忘言終日守清虛

謁嚴子陵先生祠陟登釣臺絕頂

渺渺春江翠萬重先生祠宇隱諸峯懸崖峭壁參天起激浪奔湍絕地衝瞑日碪嵒常伏檻扳雲鸛鶴故依松垂綸自是千秋事敢向雙臺策短筇

東門偶步

春山四合綠成圍散步披襟歷翠微鳥道漸通松底谷人家只閉石邊扉野樵伐竹臨樟渡溪女簪花映苧衣芳草自能生暮色流鶯故語戀晴暉

登燕子磯同羅若谷

縹緲危磯不易憑江空天濶幾同登崖前倒出啼猿樹石上橫披老鸛藤極浦歸帆餘數點迴沙惡浪自

千層羅含藻思頻吟句張翰鄉心只撫膺

由安仁江出鄱湖夜泊趙家園（安仁江有雲錦石又名錦江）

千迴百折錦江流浩浩烟波日夜浮獨喜野漁來結網常看沙鳥倦依舟鄱陽湖裏蘆爲舍數淺原邊石作樓雲樹水村聊繫纜月明酒醉暫披裘

春日贈諸表兄簡庵

南行曾對楚星分七十家居樂有羣檻草風過寒剪剪籬花露吐萱薰吳山筆染千松色蜀道舟迴萬里雲滿眼芝蘭孫子輩醉餘燒燭論奇文

正覺庵偶題

辭家學道恨難平猶憶從軍細柳營樹隱香臺愁語燕花飛禪室淨流鶯鬧鐘時起深帷坐覽鏡應憐薄鬢生莫說木蘭歸舊里簫聲長傍月華明

送諸駿男入蜀

萬里巴江水日東嗟君此別一孤蓬衡陽雁影秋天外巫峽猿聲暮雨中兩鬢關山空白帝十年詞賦但青楓永安宮在知懷古粱市吟成恨未窮

春日同沈四去矜過安隱寺

寺外名泉似玉漿行來松徑碧雲涼通厨澗水澌澌合背日山花緩緩香脫幘狂歌思濁酒談詩倦臥有

繩床諸天海幕聞鐘磬一片春蘿隱法堂

懷孫大守台閩中

馬度層岡古木稠八閩風色萬山秋橫天嶠嶺槎枒過圻地泰溪汗漫流月隱榕城窺野帳花殘荔浦迴邊樓登臨孫綽應摛賦只恐無言兩鬢愁

放生庵喜章天節過戲與囘彰上人

日日禪關閉野扉若來談笑倚匡牀只須酒醉傾蝦盞何用心齋禮偈王松下曉雲生翰墨花間春露濕衣裳遠公未必能知此嘯咏從吾脫帽狂

仝章士麒道徃瑣遊昭化寺

古寺幽深碧蘚封炎天瀟洒一支筇百年色老湘妃竹六月寒生羅漢松誰說雨花飛佛座尚聞咏閣報山鐘追隨喜有嚴顏輩落日歸遲草露濃漢嚴彭祖顏安樂二子俱事眭孟

北歸與姜侍御眞源

昔日燕門幾嘯歌今來覽勝舊山河天涯蹤跡鴻飛外世路崎嶇馬上多歲老雪花含樹杪庭深春色滿烟蘿知君素有尋幽癖肯訪漁樵過竹坡

秋日寄吳鄖曾

天涯秋杪與寒深作客幽州不可論塞雁時時驚磧火川榆夜夜老關門斑衣自爲娛親製縞帶毋忘知已言閒道夷齊古廟在西風爲我薦蘋蘩

昇元觀贈余鍊師體崖

古觀千年在嶺坳鍊師此日復誅茅登雲石上猿挐果禮斗壇邊鶴詰巢花落飛泉噴洞罅天淸孤磬發林梢夜深共侍神仙降羽節紛紛蘿薜交

廻峯大巖絕塵氛上帝高居護紫雲沙竹修修來采女蘿燈冉冉下茅君碧潭夜月搖松色白露秋崖洗鹿群他日追隨沖舉去山中笙鶴半空聞

渡白楊笕

舟行古笕暮烟重飄泊堪嗟萍水蹤春草漲沙迷遠棹夕陽背嶺度疎鐘風廻北渚聞林鶴雲起南山識洞龍獨倚孤篷舒嘯咏還搔雙鬢坐從容

同車正木訪泰園

角巾蘿服漫相期野水芳園暮景遲梧老自存絃瑟榦竹低初放凋篁枝疎籬霞綺當虛牖側徑峯文映曲池今日白頭重過此昔時書閣幾囘悲

春日同趙山子遊虎丘

醉踏長堤生野興同人攜屐到山陂那知試劍悲風在忽聽彈箏畫舫移柳色含春低紫燕櫻花撲酒語

黃鸝相看莫話興亡事任爾吳宮青草披

吳門送趙珍留渡楊子江

柳色吳門映水濱河橋相送一沾巾潮迴浦口鐘鳴樹花落春江月照人老去征帆孤劍在愁連芳草二毛新惟君慷慨能彈鋏笑我烟波秖釣綸

○智果寺同步青叔

蒼凉古寺聖湖潯絕磴依蘿此共攀殿塌雉飛高棟裏樓高人出翠微間曲阿石護青松老倒日沙明白鷺閑坐久但聞泉溜響行來却喜棹歌還

毛稚黃移家螺螄山

知子移家蘿薜縈朝朝山上啟柴荆城頭峯色臨窗合樹裏湖光接檻平著賦十年惟古處披裘三伏覺寒輕昔時多病今強健欲罷登攀夜月明

贈顧子上出守邊州

頎然分守出朝班旌旆迢迢隴水間暫別廟廊垂印綬不辭邊塞老容顏貂衣涉磧雲成幕塞酒逢春雪滿山每羨玉關臨戍堡劍花風冷月中還

慰永嘉令韓叔夜

十載西堂坐夕曛家書千里遠相聞每因兒在顏常喜轉念妻亡淚不分樹老猿峯高抱月泉飛雁蕩故穿雲知君池上詩成後雙鳥還隨鳧鴨羣

送王二仲昭入秦時赴鄭令幕

迢迢西去渭河濱千仞終南列嶂新把劍好遊三輔地銜杯常向五陵春驊騮度水雲生袂鸚鵡穿花露拂巾莫說携詩驚謝朓可知入幕有嘉賓

聞蔣子大鴻移家越中

連年浪迹歎家亡三徑新開淸晝長落落風塵惟短鬢蕭蕭竹樹有深堂姚江家墓哀秋草越國山川戀夕陽良友俱言陶令宅君人還比鄭公鄉

春日仰于王將携白雲洞草堂約予同遊

白雲洞口翠烟迷大滌山中綠樹齊澗坼苔深彪虎徑峯攢月掛老猿梯郊平高嘯惟樽酒張翰尊肥合杖藜薜荔堂成携手去桃花飛瀑滿晴溪下有桃花泉

聽舟仲展述登華山

華嶽嵯峨幾代封喜君絕頂駐孤筇炎天冰裂仙人掌半夜日明玉女峯手攀百丈危溪石足踏千年大壑松安得此身生羽翰猿崖鳥道一相從

昇元觀贈韋六象

花雀有雛啼曉烟翠螺無尾活清泉澗深紫貝香堪茹石冷黃椒色正妍道侶未能逢許邁幽心最喜得

萃賢毎過笑語藤蘿室信宿遺亡手一編茹去解六象來觀中侯曉醉去遺書一編乃平日所作詩

草屋落成喜同祖定弟

蘿垣新構有堦除兄弟逍遥步自如可是袁閎潛土室豈惟伯約處茅廬青山樓閣常梯几白鳥池塘故作書向夕郊原遙矚望馬塍雲樹未蕭疏

與德水大師

天竺山中避跡深楊梅塢內喜蕭森孤峯忽現雲霞相雙樹常依水月心入社淵明偏愛酒淸言支遁只披襟悠然晤對時忘我惟有傳燈石戶陰

訪胡彥遠河渚

曲浦栖遲人跡稀野航出入水烟微竹間已構龐公宅池上還披羊續衣梅子夏來金的的蘆花秋盡雪霏霏知心握手如君幾簑笠躬耕願未違

王西樵孫無言過訪適予他出遲至日午而去悵然有懷寄此

二仲相過春徑幽主人侵曉出溪頭造門果自乘槎至入座非關看竹留樹杪雲霞低几席堦前麋鹿去林丘腐儒粗懶知無待慚愧蓬蒿款客遊

元夜毛會侯方渭仁張我持孫宇台諸子飲楊與百教忠堂分得南字

華堂列炬照停驂此夕良朋喜盍簪天外鴻聲歸塞北燈前雪色滿江南不妨竹葉啣杯盡共說梅花策杖探古蕩林深堪汎艇好將蘿服映澄潭

與上行上人

曲水寒梅解玉苞支公乘興到衡茅入春啼鳥依深檻開徑芳崗有故交簾外青山廻麈尾鏡中白髮媚松梢相逢秪合林泉去藥裹詩囊未用抛

寄趙編脩鐵關

薊門一別久睽離儒雅風流有所思入苑存花還縱酒登臺載筆好題詩春雲東海思家切爽氣西山坐

戶披相憶不知丘壑老幾回白髮怨江蘺

蘭江寄金羽周時在浦江

蘭江東望碧參差百里山光木杪垂湧雪未探三洞勝插天遙憶五峯奇懷人寶掌春雲滿作客龍門夜雨遲二十與君同負笈忍教斑鬢失相期

卧龍山訪徐錬師子芳

垢面蓬頭百衲衣卧龍山下碧蘿圍千杯濁酒留人醉萬里仙雲拂戶飛花下青牛常獨卧雨中白鶴忽雙歸相逢握手傳眞訣笑摘菖蒲當採薇

客中喜遇黃仙裳因感梁仲木公狄王于一孫無言諸亡友 首句即用黃詩

長安松下白頭人歲老虬髯兩鬢新痛我故園常灑淚知君他日已忘貧盧河雪阻狐狸暮巨艤沙迴雁鶩春歎息舊交多鬼錄不如歸結薛蘿隣

送友歸南昌和季孚公韵

送君歸去蠡湖遙帆外鴉啼浦口橋江樹霜濃岑落葉海門風急正吹潮且將杯酒愁疎豁莫恨鄉關夢寂寥到日滕王高閣望畫簾秋水暮烟消

寄朱錫鬯 時寓金陵

作客朱雲南國久秦淮秋色想徘徊沙頭落日大江濶天外晴烟雙闕開慚我詩詞遊知已思借杖履定登臺蕭然木脫鍾山後霜鬢愁生麋鹿哀 錫鬯嘗批予北歸古詩日句句學杜句句不襲杜何句做句句不做又曰天下有五詩人君是其一知己之感匪可言喻

王仲昭過訪 時住富春之行

泰亭秋色老巖阿訪戴王郎忽爾過我每高吟隨杖履君還幽意得藤蘿青山抱病烟霞久白首論交溺淚多霜滿富春紅樹好蘭舟容與醉江波

春日訪許德遠蘭溪

淸江花發映懸蘿爲訪良朋小艇過潭底蚌開春月出嶺頭猿掛暮烟多天邊對起蘭陰樹枕畔長生瀫水波到後相攜頻坐咏大雲山色正嵯峨

〇放生庵

塘南路透小庵迴荳葉瓜花著地開雙燕交飛深竹裏羣鵝競浴古池隈曾將書劍江關遠暫侶漁樵草澤來頭白一生多漫興湖王廟北且徘徊

同姜貞源趙珍留登北高峯

共藉肩輿起北峯一身縹緲獨支筇迴迴石磴凌虛轉疊疊烟巒入樹重風引鐘聲低斷磬天連湖影掛長松平生最苦繁華境此地翩然物外蹤

從野堂偕北喜王丹麓過慰

歎息茅堂竟不支感君相過語疎籬病齋有歲留蝸合風雨三秋失蟻陂結草河邊終自隱跳壺市上恐人窺悠然坐對惟宜汝無恙青山仍作帷

常山訪沈廣文冠東留飲

千山透路草來鋤萬木參雲霜雪虛石上駕橋人穩渡水中立屋子安居樽罍隔竹聞高唱枕簟依流坐自如勿訝齋厨肴蔬冷諸生三鱓報庭除

送紀伯紫歸金陵

金陵遊子鬢毛斑浪跡窮年此獨還遠道暮雲生澤

國大江春水抱吳關棹頭舊燕殘花外滿眼新蒲落照間到日定當沽酒醉不妨高卧對鍾山

冬日寄懷丁大飛濤

寒凝沙飛已昏熊饑狐哮虎走霜空千山每見悽悽月萬古常吹烈烈風淚墮琴書悲斷角草眠沙礫怯衰蓬相思知有金雞唱斑鬢終歸逐水東（唐詩有云日照雞紅脊）

同其武弟訪佛惠寺天逸上人

入城每到惠連居訪寺纔過支遁廬雀乳春花宮殿廢燈明曉磬薜蘿疎坐開箯筍題詩後行踏閑林把

臂初方外定交聊一笑白頭荏苒未愁予

徐卓人將兒書札至

苦憶癡兒薊北游乍聞有客到林丘邦驚徐穉銜泥至謾滅張衡老鬢愁雪竹白欺深覓徑江梅紅綻始登樓喜憑好友將書寄杖起疎籬著敝裘

陸曾禹同車正木入山尋其鏊母地予亦隨行掃墓

溪邊水色潔如鵝山下高低隴作坡萬木秋屯披紫錦千峯日照現青螺知予不用羲之誓喜子能從郭璞過金鎖分明原蔓草玉鉤端的在巖阿

春日送諸虎男之楚

燕語江樓初送君江花照眼正紛紛當筵已見晴川月鼓棹還疑大別雲戰伐連年頻雪涕行藏此日獨離羣楚天萬里春爲客悵望鴻書未可聞

送項子釗還唐山

結廬已就唐山遠蒼翠幽深獨嘯歌乳虎窺人潛石窟哀猿抱子墮春蘿樽前鳥語披襟得病裏松濤入檻多明月兩峯千仞上飛泉夜夜洒牕過

嘯碧堂姜貞源招同龔孝升汪均萬陸翼王尤展成王翰臣胡德懷侯研德宋旣庭石之疇

三汪茗文洞昭金淳還趙山子叔子吳弘人漢槎席賦詩

古堂高敞集儒冠而面凌虛壘石攢沿上新花紅雨暮洞中短草碧春寒酬杯脫幘憑危磴急管哀箏遞曲欄獨有使臣生逸興長歌白雪露華溥（時孝升奉使南還）

湖上與蔣馭鹿徐勝力

二妙南游到武林維舟湖畔共登臨相看疎豁惟真意數問行藏此素心浴鷺飛鳧翻箇箇野梅沙竹弄陰陰寒芳儘有騷人思鼓枻聊爲漁父吟

秋暮有懷八首

九月寒霜未授衣蕭條農事竟全非雲盤不見樵烟
起花港徒逢漁舠歸草沒狐貍潛夜泣山荒鹿豕走
朝饑連年水旱還誰告築圃終愁納稼稀
老去錢唐筋力衰暮秋風日覺淒其江連越嶠潮聲
合雲起吳山樹影移沙雁秪知求野粟城烏偏欲啄
闌葵不辭汨溺携鋤日正是巢由洗耳時
飛飛鴻雁澤中鳴莽莽關河寇盜生豈有張綱能按
壘不聞龔遂坐銷兵荻蘆夜折旌旗色城闕秋連鼓
角聲休羡西郊歌樂土逃亡比戶罷春耕

石湖橋下水爲渠五世蟬聯此共居種竹千竿巢翠
鳥鑿池五畝畜金魚箏琶譜閣青樽駐月出朱樓綠
鬢疎一夕被驅村路僻忻然將母結蓬廬
曾爲浪迹意蕭騷何事窮年奔走勞北眺燕雲沙塵
遠南浮章貢楚山高看花官署心如醉伏枕江樓鬢
漫搔幸賴越人知藥餌秋風病起步林臯
炎風吹遍亂笳聞小艇深溪避夕曛三白潭中惟野
火五黃橋外盡川雲蒼茫數徙家還在寂寞迴路
不分萬事只今農務穩卜鄰早傍野鷗群
先人遺構在孤嶼大幔亭前秋露濃秖見千山紅樹

出那知萬卷紫苔封溪流崩壁龍將水門對棲霞烏
道松古墓乍驚新築土高岡還識舊頹墉
四十無家便悟真昇元丹室喜凝神松花鼠飲千頭
露澗雪龜餐太古春欲跨茅龍天上去常鋤芝草月
中新莫言處士終南徑早覓仙人東海濱地有千頭名
松兩株有龜大如車輪在武康縣

雙松和許比部生洲韵

詞臣卜宅近雙松何處晨昏古寺鐘涼月藤蘿常語
鶴炎天風雨忽飛龍三秋翠老亭邊石半夜濤生江
上峰吟罷酒酣頻手撫扶柯天矯自寒冬

與省三上人

開士禪房翠作幃喜從薊北向南歸沙邊白雁依行
笠樹杪青霜點衲衣風動石巖松木嘯雲生花幔菊
香飛癡兒書札頻相寄早夢茅堂說息機先一日予夢一僧晤語次日札到

蘭江喜得姜公定庵歸信

浦外春光明閣夜城邊蘭色媚山扉曉來日醉黃鸝
語雨後江晴白燕飛忽報天書下遼水喜聞良友奉
萱幃桂花開滿東池日准擬香醪對月輝

淮陰朱令撰序署中與姜武孫高子燉

良友相逢久別離依依官署語深帷淮波見影飜沙
泗江市蟬聲咽柳枝味美鶺鴒堪佐酒香憐杜若共
題詩天涯蹤跡殊難定邂逅休嗟白髮垂

再過靈隱寺贈三目上人

雲門夙昔透禪機又向蓮峯麈尾揮座下不驚狂象
舞潭邊常見毒龍歸殘鐘石語三車法涼露香生七
寶衣自喜陶潛來入社登樓重宿白雲扉

寄許昌舜兼與陸子恂如上行上人陸子
係呂麟外舅時讀書左侯廟

許尚力學有誰如古廟高樓口起居烏石峯前行問

業馬滕村裏受傳書帷依杯渡潭花落席近冰清竹
色虛老眼早知廊廟佐河汾講道或慚予

偃王廟

偃王宮枕石屏山俎豆千秋在此間日麗從臣開黼
幄風吹侍女響雲環殘碑月冷龍螭落古殿春深鳥
雀閑太息當年周穆事西征八駿幾時還

寄懷羅鑽陛曾紹久客長沙

春去長沙秋未廻紛紛羌笛楚城隈天邊旅雁湘波
起樹杪浮雲夢澤來二子揚帆南國久一年別淚北
風催故園倚戶情真切菊老霜殘又早梅

蘭溪學宮示許廣文德遠

岧嶤殿閣敝山岑百代尊崇仰止心古栢蒼蒼當檻
立新苔藹藹抱墻陰衣冠共覩星辰色壁裏常聞絲
竹音多士賴君才並美蘭江桃李正春深

大雨 時庚申四月二十二日

大雲山上亂飛鴉蘭邑城頭雨似麻繞樹雷聲搜木
魅劃江電影走金蛇斜飄破壁頻移席急溜虛堂忽
擁沙彷彿神靈如有意河飜海決莫咨嗟

北歸

昔年北歸寒不勝今年北歸火雲蒸已經溯雪逃狐
塞又值炎風度馬陵荷服道中愁雨滴葛巾江上喜
波澄天涯作客原無賴故里爲農自可憑

南遊歸後祖定抱病還家喜坐北軒因懷孫大
宁台

夾衣並坐蔭梧牕散髮徐行度石杠汝病只宜逃竹
屋我歸最喜汎桐江自憐牛馬常相逐莫說鸞能共
一雙良友孫登東魯去教人遥憶在他邦

姜山敀約遊天台不果

欲探仙蹤聽玉笙石梁橋上擬偕行飛流瀑布搖蒼樹縹緲霞光起赤城自喜劉晨心共賞見逢孫綽興逾生丹梯不礙徐攀陟十里桃蹊滿落英

登城西南隅同吳錦雯次毛稚黃韵

野濶天高楓葉丹鳳皇城上暖看苔荒廢殿金莽艶月冷離宮玉漏乾南浦雲屯千騎合西陵木落萬家寒愁來鼓角霜前聽只合賓鴻逝渺漫杭城舊號鳳皇山故名鳳城

戲贈友人

燕飛花落點新粧蔛棹蘋風過柳塘三月羅衣迷蛺蝶五湖春水戲鴛鴦開旋漫擁吳姬醉燒燭頻歌楚曲長家在蒼梧知不遠還疑此夕汎瀟湘吳門有蒼梧橋

秋日訪丁習仲先生次沈去矜韵

草堂秋老菊花開坐近寒香把酒杯不奈鼓鼙深夜起可堪鬟鬢早霜催湖邊過雁千峯月江上晴雲萬古臺開道每游詩句好杖藜還傍北山廻

張泰亭詩集卷十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綱孫

七言律詩

凌雲亭同許力臣晚眺

木落霜空度渡舟岸廻渚曲亂帆秋高天忽陊金焦下新月常翻江海流暫止林烏啼石壘得飛水鴉過瓜洲登臨却喜知交在嘯咏還添旅鬢愁

九日飛來峯登高次查伊璜先生韵

登臨縱目九秋遙故里江山莽寂寥霜薄寒楓紅滾滾天低老鬢白蕭蕭飛來塞雁清笳斷嘯罷林猿落葉飄漫自携樽尋洞壑不禁高唱和漁樵

春日游寶掌寺贈雲厂開士

若耶溪畔叩禪關疊疊青松化鹿山動地灘聲喧石罅連峯雪色注林間焚香白日傳燈坐洗鉢黃昏聽虎還開道千年寶掌在碧蘿圖畫識蒼顏寺有寶掌禪師像生時擇率相傳僧臘八百餘歲未見開放

昭關

昔日子胥曾過此今來亦度古昭關江山不爲風波老天地何曾戰伐閒詞客有時歌哭裡英雄當日死生間楚宮吳苑休回首腸斷春潮白馬還

甘露寺與潘江如

平時古寺開遊地草廠蘆棚繫馬多一自烽烟生海徼遂令戎旅遍江沱鼓聲落日還相擊弓箭行人不住過此際分明關塞景棹頭莫惜舊烟蘿

江村

小屋臨江蘆荻屏閒行處處興堪依相逢老父披沙坐却見禽掠水飛曲岸潮聲初落檻深溝柳色足沾衣南風入夏還凉冷未忍晴烟拂袖歸

送施公尚白遊雁蕩山

盤山翠滿東西谷數嶺花分內外溪倒峽雷霆翻樹

鬪出雲屏嶂黨天低鳥聲恰向鷹岩弄猿影高懸虎洞棲百一峯名應細數羡君此去不愁迷陸深記東谷峯百十三西谷峯四十八謂之百一峯

烏戍

據梧獨坐漫婆娑古戍偏令逸興多曉月諸溪連日出春燈雙塔共星羅孤懷染翰聊題壁懶性臨觴且放歌喪亂不須搔短鬢棲遲肯自負長蘿

過隣家

黃柳青春老若花野人無事過隣家即從麋鹿常眠徑輒向鳧鷖各占沙蘿服忽牽藤刺入葛巾偏趁竹風斜故園明月頻頻訪只爲東門學種瓜

同許德遠看月

月滿高堦夜色闌偶同二妙坐盤桓清分翠壁桃花潤影落朱門柳葉寒已倒芳樽頻取醉還將瑤瑟幾回彈虛疑一片江光起天碧波清老眼看

夏日楊仲琛曉過

郊扉春暖碧林阿良友何來觸暑過日靜老槐披積蘚池香小閣愛新荷蔡邕入徑琴心識劉勰爲文藻思多慚散廢書頭未沐欣然坐語蔭庭柯

過粹儒潛儒二弟書室兼呈思平叔

高軒近市無喧雜把酒晴牕坐夜闌雨歇天街新月皎苔侵棧路古河乾瓶中雀尾金花麗架上蟲書竹簡殘兄弟切磋時譽美雙珠膝下正承歡

夜

[illegible]風槐露夜牕虛從野堂中坐廢書半壁星河低故榻數聲蟋蟀語荒廬愁來彈鋏誰知苦老去掀髯不覺疎久矣浮雲如富貴郊居無恙且犂鋤

皐亭看桃花同章天節

迺朝色醉皐亭北入夜光燒石鼓東露濕野塘真爛熳烟霏沙渚覺朦朧愁翻老鬢偏形白喜亞高蘿不

敧紅最愛主人頻勸飲珊瑚遥浸酒杯空

上泥橋

草徑凄凉河水干上泥橋北路行難鴞音故惱黄墟僻狐火潛窺白日寒處處竹光多破碎家家桑影半彫殘十間樓外茅籬畫犬吠雞鳴夜未安十間樓地名

遊頋向中小山園時陸叔昭在座

門傍危橋古木陰園依曲浦野雲深穿池畜水開金鏡積土成山起翠林鸚鵡杯前宜製作芙蓉室内屢登臨士衡已喜談心坐張翰還慚把臂吟

毛五穉黄朱生南岡送予至昭慶寺

西湖寒水正瀰漪野寺清鐘暮色時沙畔露乾棲雁草城頭霜滑鬧鴉枝同舟二妙何由得落景千峯此最奇別路幾經回首望螺山緲緲遠猶隨螺山毛子居處

仲春家廟祭祀是日大小長幼共集一百三十餘人

我家奕世盛簪裾廟枕湖流春薦蔬執奏共傳都御史選賢尤憶老尚書金溪樹擁晴霞出錦塢花明旭日初一杜天香原舊賜　九重恩賚至今餘予先高祖諱灝世宗時爲都御史守北門一夜七疏抗奏鄢懋卿罷職高伯祖諱瀚神宗時拜吏部尚書爲相張居正奪情不合勒罷

待朱生不至詩以懷之兼寄毛穉黃

秋山閑閣抱沉痾早晚窮愁喜汝過曾向籬邊聽異鳥更來沼上愛飛蛾石盂坐少青精飯茅屋居常白苧蘿行誼已因毛義得神仙無奈子房何

春日同祖靜弟舟過爛溪有感

波迴風急大魚鳴曲浦平沙烟霧生百里帆檣開曉色千群鵝鸛亂春聲當年戰伐愁雲斷此日悲歌濁酒傾落拓且隨豪士與疎狂自是古人情

送章生北上兼示岱生

柳花飛處送殘春明發扁舟萬里身舊日執經依隴

畔今朝把酒望河濱滹沱燕月知迎騎泰岱秦松解近人若遇士龍相問訊道予西浦正垂綸

九日同祖定偶飲和杜韵

九日愁心不自寬爲憐兄弟强相歡漫將白髮扶鳩杖休對黃花墮鵲冠戍角遠依槐火落江楓遥帶雁聲寒醉來溪上同回首無限青山萬里看

謁于忠肅祠

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勿憶往時成浩歎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墓門寂寞祠堂嗟歲老竹深松火又黃昏

孤山

誰說樓臺一水中荒岡古墓盡成空花殘廢院猶垂露柳沒長堤不作風尚有琉璃侵雨碧總無玳瑁倚筵紅張習施留漁人暮見鴨鸕飛處處同

過王丹麓園亭兼示令子雅竹

小小園林闢徑斜悠然隱几似山家簾前蛺蝶蟲爲草沼上芙蓉鏡作花譽美頗桀稱竹箭交同范泰喜雲霞二王今日人誰似挤老墻東莫嘆嗟

謁趙清獻祠

蘭陰山上古祠開春水橋通絕澗來琴鶴尚依深座

檻衣冠猶表告天臺已憐花蕊逃蒼磴更試霜苞點碧苔清節高風誰繼者龍章樓在喜徘徊臺上滿壁皆詩

過吳生舊居

不見發馨已十春蕭條矮屋遍荒榛籬邊烏雀依新土竹裏漁樵識舊人親近山河悲白逖感摧蘭蕙歎應頻東風雙淚時時墮吹滿蒹葭曲水濱

王沈二生過從野堂

寂莫山居與若何紫藤蒼竹綠槐坡每因節信披衣起嘗愛弘先扶杖過籬下游蜂喧落蕊池邊啅雀聚微蘿吾門弟子如林立不數侯鯖絳帳多

病中與陸藎思兼示祖定

沉疴嘿嘿春風後良友頻頻夏日來徑滿藤蘿隨月過林翻烏鵲聽鐘回高床三尺聊支枕竹檻千峯倘舉杯相慰惟然同我弟出門洒淚幾徘徊

江陰縣署承老桑同梅德建

官署老桑花未稀植根四十有餘圍纍纍蟲繭依芳沼忽忽神燈出翠微雨住寒鴉常坐噈星明宿鳥各爭飛門人入夜驚聞汝遮莫多愁話竹扉

古蕩示孫鱗公

花圃亭子腑斜曛古蕩人家犬夜聞栽竹常將盈萬

畝畜魚此日少千斤亂離已飽干戈眼釣弋常隨鷗鷺羣祖業蓬蒿終避世馬壁努力學耕雲

晚過王仲昭

花港澄秋映日輝棋山落木又相依憐予抱病桑樞久喜子銜恩薇省歸林下露蘭蜂罷採水邊香稻鵰初肥深談信宿頻傾盞脫帽猶徉且薜衣

又與仲昭

楓葉初飛沙雁秋與君別緒話綢繆彤庭日緩花生筆白塔江寒雪滿裘人世舊聞歌駟馬老年今喜避林丘維楊旅夢詩成識得意還同麋鹿游仲昭維揚客中夢作

詩贈予有大布衣之句

聞落葉

晚飆初開楓色偏忽聞落葉響遙天高秋似怨滄江
叫深夜常悲戍壘邊半惹嶺霞留曲浦偶兼沙鳥度
虛烟柴門獨立頻搔鬢故里蕭蕭又一年

孟冬十五夜看月

今夜茅堂倍可憐低徊伴我據梧眠清分竹檻平如
水寒落松門淡似烟人世幾宵蟾影闊天空萬古兎
形圓明明若掇胸懷裏紅樹蒼山色更鮮

冬日同錢朱二生過靈隱寺時三目上人

二子相將梵宮去遠公招我鷲山來泉如練素雲中
落石作蓮花雪裏開萬古狻猊依寶座千年舍利隱
香臺俗塵此處都無染坐看禪枝宿鳥迴

喜王宗翰北歸又聞陸曾禹南還

已喜王生歸雁先又聞陸子欲南旋帆巾齊艤過西
楚雲自江淮背北燕槐柳青垂嘶馬路芰荷紅賦聽
鶯船古人侍坐曾調瑟好過同操白雪弦

初夏由桐江溯蘭溪贈唐翼修

江鄉作客予方倦彩筆題詩爾獨工舟入層巒天忽

小人歸遠浦月移空鳩呼檻拂珠聯雨燕擲林開麥
信風滿眼紅蘭多著蕊舉芳莫笑白頭翁

喜堂成和杜與弟祖定

堂面泰亭又剪茅仍然村僻近西郊盤盤幹老庭槐
色細細香生野竹梢已擬石門探雁蕩長思天目遜
鶯巢結交無復妻孥托倦卧何妨弟子嘲

病起贈行上人

泰亭山下張平子清水潭邊釋道安玉札丹砂傳藥
裝珠英雲夢重詩壇鳥聲過牖翻經得槐影當堦入
座看我病已知三折妙草茆無事喜加餐

寄答何侍御梨音

日日山中自隱淪長安千里此懷人星低鳳翅霓旌
動露濕螭頭彩仗新皂蓋秋臨三晉迥繡衣仍入五
雲春酒闌只有銅龍月一夜光生蘿薜隣

秋日寄懷姜京兆時宦遼陽

故人作宦興如何秋老登臨且嘯歌萬里山川看活
虎三年關塞走明駝青春木脫遼陽路赤日冰堅何
麗河萱草芳菲蘭渚好不須將母嘆蹉跎公有活虎詩

喜陸大懿思書至

騎馬獨過郟縣路聞笳還次武昌城雁書忽自天南

至狐火誰傳薊北生沙外柳林斜日遍月中楓樹大江平涓涓已洒安仁淚惻惻長思庾袞情

春日示胡生文漪文漪予妹棲雲婿時棲雲已歿

白水青山老是鄉子來侍坐忽沾裳遺書無復鮑昭妹除服猶憐孫氏郎池雨亂披菱葉露花空滴蕙蘭漿春風正爾吹衣袂且向園林引興長

淮署聞陸景宣已赦誌喜

鞫獄丞迹事可傷聞君已赦早還鄉春風喜極悲仍在落日愁消醉復狂賣餅不須同趙壹上書何用學

鄒陽回思束縛孤舟去花滿江帆幾斷腸

典衣

炊烟終日斷柴扉秋盡冬來又典衣常岸角巾如失病忽扶藜杖竟忘饑田園雨後猶龜拆籬落苔深只烏飛笑謂隣人莫嘲誚昔賢曾採北山薇

同姜京兆定庵守歲

古越城頭夜色新芳園醉酒頗宜人丹成不信乾坤老賦就偏偷梅柳春萬壑流珠冰自合千山積粉雪初勻相看莫說年華改一片清輝此再晨

燒丹

妙藥谿冰抱朴師潛燒精舍彩雲隨頻頻菊水添金鼎細細桑烟透石池道合乾坤原罔象丹成日月自無爲青松翠栢千年物錬食何憂雙鬢絲

北固山眺望同姜桐音龔緯如和吳明卿先生原韵

北固山高積翠多東連雲樹起嵯峨江光不隱黿鼉睡海色常驚龍蜃過王氣千年環帝闕軍聲一片動淮河吳城梁寺依然在夜月晨鐘滿薜蘿

與覺涵高門二上人

蓮峯高峙白雲邊結伴相將老法筵猿嘯不驚禪月

靜鴿飛偏拂梵輪圓杖頭滴翠雲間樹屋角流聲竹杪泉肯借一龕容坐隱春風雙雀任巢肩

山居寄祉明

歲暮辭家向北征高飛鴻雁背人鳴逝知作客驚時序不惜窮途困甲兵燕地雪深能走馬薊門春老未聞鶯疎籬病後頻相憶落日樓中一寄情

春日吳門偶飲是日聞警有援兵過

高臺落日動征旂忽報烽烟接帝畿淮海羽書三月至吳門春酒百花飛吹簫自惜風塵老倚劍還憐鬢髮稀聞說從軍王粲志不堪荷戈負初衣

山居同陸韜夜坐

百歲長藤泥屋牢坐憐短鬢此頻搔迷巢野燕穿花入過水春鴻背月高匡鼎談詩應汝輩偓佺采藥自吾曹醉中莫便歌當哭乘興還來讀楚騷

與祖靜弟登虎丘塔眺望

彫欄花鴿亂春風直上危顛俯碧空十里草青茂苑北千帆雲白太湖東悠悠畫角吹林杪薄薄浮烟入檻中豈是風塵斗落魄漫將心事嘆飄蓬

京中與高二子嫩 時值落第

易水西風白雁翔薊門作客漫相將千家砧杵驚鳴

月一夜關山竟履霜飲酒漸離頻入市逃名張儉欲還鄉每憐携手燕臺側衰柳蕭蕭此數行

細月

風吹細月淡雲收此夕初生傍遠洲弓影乍開驃騎塞眉痕偏倚綠珠樓未驚波底魚龍鬥早送城南鼓角愁悵望中庭深夜起還須秉燭更成遊

送湊大汝皐東歸

江門落月白徘徊曉發歸帆浪裏開宿霧故迷神禹穴朝陽偏上越王臺垂條汀柳依依過浴水沙鷗汎汎來惆悵此時惟極目登臨何地重啣杯

至日書懷示孫忠楷

雀噪柴扉墮樹枝鷄鳴烟巷日初遲久捹白髮添新色却恨清樽少故知風俗蕭疎百戰後江山搖落十年時自憐衰力還多病倦眼看詩竟不辭

送孫宙兮之北兼與陳胤倩表弟

元方北去久暌離君到相逢有淚垂海內交遊情益苦天涯戰伐老堪悲最憐把袂清霜後莫惜論詩短燭時易水燕山日懷古浮雲滿目重凄其

積雨

獨卧高軒少客過空塔積雨歎蹉跎將生芳草連門

巷不斷春雲冐薜蘿掠食野鳧爭出浦搶風漁艇故跳波江南五月黃梅熟氣濕炎蒸可奈何

夏日病瘧

終朝瘧病掩柴扉庭木陰陰夏日稀已是數番思凍雪况當六月試寒衣閒簾偶撥琴書附携杖還衝鷗鷺飛小閣暫登重引與碧梧翠竹坐相依

寄祖定弟

憶爾移居陋巷斜爲探母氏汎孤槎啼烏老覆春巢棄征雁時逢驛路花白水相思頻釣鯉青山借隱自餐霞低愁震澤徒飄泊空向侗湖感歲華

送趙珍留之括蒼

月滿參橫促夜闌故人惜別去江干愁中忽吹桓伊笛病裏還高屈子冠芝嶺暮雲生古樹玉巖秋色掛征鞍何時一棹江鄉下茅屋頻頻醉眼看

夏日從野堂漫興

秦亭山下築茅廬幽隱眞成水竹居不向欄邊存鬪鴨但來沼上坐呼魚爪田百顆青堪數永陌千條綠有餘便合棲心同索莫寧須賣賦似相如

勿咏滄浪便濯纓亂離猶得閉柴荆揩揩花蕊遊蜂食落落藤枝啅雀鳴千古舟中惟此地十年飛旆總

荒城高車驅馬非吾事藜杖從容郊外行

忽聞啼鳩呌林溪即有鶯蟬響澗西覆徑桐孫原過戶依房莚子肯沾泥典添丘壑頻能往老愛蓬蒿只自棲見說浮雲無賴甚從來不著短簷低

何用山花手自栽干戈空見故園來愁巾鬓髮先秋禿醉裏乾坤老眼京有意幽蘭深谷裏得時新竹亂流隈連年秖覺形容瘦此日安能懷抱開

莽莽園林初夏時老農終日坐山陂啼鶯過水春聲變高樹搖烟暮景移避世長沮堪足侶作歌冉里是吾師亦知饑餓頻驅我出戶還因麋鹿期

寄懷陸大天濤 時奉母令郟縣

郟邑山川秀若何故人爲政聽絃歌釣天臺上飛雙舄洗耳河邊進隻鵝臘送鄭郊思蔓草春歸汝水淥新波高堂頓頓黃陂鯉較勝陶家遺鮓多 鄭風中傳日季遇郤缺于野薦于文公詩人美之賦蔓草

落日同湯可宗作

湖頭殘照幾蹉跎極目逃逃下碧波出樹半從峯頂入憑闌全傍水亭過鵰雲護塔蒼烟合雁火連沙縹緲多不負濁醪頻痛飲還乘孤棹起高歌

病中荅許比部生洲

風塵固疾正愁予伏枕知君又廢書花鳥莫嫌情爛熳琴樽豈遂興蕭疎長卿慢世原多病沈約能文日索枯試起開簾乘月坐雙松滴翠滿庭除

燕京元夕送周惟一南還

周郎家住越王城歸騎翩翩沙路平五夜京中愁別袂十年淮上憶班荆崑崙水煖河冰泮泰嶽春迴海月生知到故鄉歡聚首東風芳樹正啼鶯

初度沈邁群張[illegible]同過

海棠朶朶約秋沙丹桂青槐夾徑花老又六旬逢降日醉爲二子過貧家嫦娥江畔親鳩杖魍魅山中喜

虎車疎懶幸留吾輩在吟成只合對棲霞棲霞嶺名

秋夜同沈碩庵

北斗闌干零露垂秋園共坐夜何其干戈短鬢侵霜老風雨孤城怨角吹作賦不堪哀庾信彈琴聊復聽鍾期十年共有停雲意燒燭頻斟竹葉巵

喜雨

曉起看日日脚昏黃姑吐雲雲有根樹杪乍飄似絲細簷前忽注如川奔黍禾自此實南畝舟從將因通北門父老旣感彼蒼德吾生飽食眠孤村黃姑星名

贈羅使君二千讀書西嶽

西嶽去家七十里讀書直躡芙蓉峯貪杯試飲盆中露作帳時牽掌上松花老春深逢白鹿雨闇雲裏見蒼龍學成偶宦錢唐郡賦罷湖山正暮鐘

訪居右文

石閣松扉次第開祝融何事忽爲灾魯連慷慨原奇士樓護交遊信異才鼓角夜深還縱酒湖山秋盡幾登臺憐君風雅將重過新構成時坐碧苔

吳門送郭天門先生歸楚中

搖落吳門起別愁布帆歸去一扁舟春餘楚水蘋花老人到湘潭荷芰秋苦憶懷沙吟澤畔誰憐作賦倚江樓天涯戰伐堪垂淚目斷鴻飛不可留

寓虎丘朱子葆陸冰修見過

疎簾落景照庭隅最喜禪房二子俱坐石每攀花下檻對人還笑鏡中鬚虎丘暮色開蒼竹鶴澗晴雲繞碧梧乘興山塘聊共往白鷗春水正相呼

送柴虎臣之北

葛巾荷服此馳驅偶爾遨遊入舊都已向樽前頻擊筑還于市上白懸壺天街晴雪看調馬沙苑秋風慾射烏不爲路難心緒亂恐傷鬢脫旅情孤

涼溪曉發寄沈武仲兼示茗祥巨源

到處漁舟繞竹扉鵁鶄鸂鶒各依依桃花浪逐春星動柳葉風牽曉月飛帆掛齊溪沙路曲地過鄴水市烟稀寄言沈約兼諸子百里皐山送我歸

宛委山訪蕭鍊師

虛無一室倚崚峋絕火經年色更新初謁騎羊將入蜀豈知化鳥欲逃秦洞庭湖裏曾揮手宛委山中且隱身名在丹臺原舊識不妨乞訣永修眞

寄陸吉人

病中樹屋絕塵埃君夢何緣執手來豈謂蘭香將慢惹定然蝶翅向庭開思同高惠披榛過行似長房縮

地回若使篛山通寤寐月明應嘯湅丹臺

戲與歌童

纖纖張緒風流與愈豪巫峽行雲疑未似漢宮斷袖喜相遭　春紗軟月揭紅牕夜笛高一盞梨花覓酩酊教人醉煞鄭櫻桃

寄沈聖皆兼示聖涛宗堯二子

廿年不釣鼎湖魚三子相傳各隱居種藥幽欄芳杜秀吟詩曲沼芰荷舒橋邊橋度南村遠河底河流北市虛別久平泉如乳否還期吟眺訪精廬臨平有橋上橋河底河之異

讀洪昉思歌曲有贈

天外流雲遏欲迴花前烏嚩半簾開知非村唱烏鹽角果是邊聲鷓鴣堆侑酒漫傳三疊奏從軍休恨五更催離弦急管傷心緒歌曲如君淚滿題

俞美英薛雯二婿過我時薛女已歿不勝感愴賦此

合歡最喜二甥賢世事那知屢變遷庾亮荊茁空有訓臧艮竹筍更堪憐深閨夜月啼鷓鴣古墓春花泣杜鵑自去蓟門成永訣十年回首倍悽然

表兄諸以叙同過佛月寺贈山曉上人

鈌岸危橋透密林遠公相見喜談心依岩蘭蕊暖初放隔浦梅花香已深衆壑生雲沾夕翠羣峯入戶帶春陰相携此際同幽賞桐叩山前次第吟

山居喜孫宇台過

山花撲酒對柴荊奈爾思歸一愴情楊柳不堪春路別芳蘭自為故人生十年知已青裘敝三月懷君黃鳥鳴寂莫可憐孤館夢夜深西度鳳皇城

暮歸

鐵佛寺西村火生馬塍廟北樹鴉爭楓林颯颯有誰響石路荒荒只獨行幽處野樵常作伴突然山鬼不須驚白沙未覺柴門遠自分清泉老濯纓白沙泉名

元日示兒郕曾

我今三十又有九蕭瑟孤村意自堪老大儘容俗物笑疎狂常發腐儒談花開暖日蜂先出雪蒲春林筍尚含世態浮名莫誤汝結廬穩傍馬塍南

送徐野君先生歸鄞水兼與沈瑤箔

吳山樓閣興如何歸訪雲祠一棹過最愛風情飛乳燕況逢雨意浴新鵝詞章老去頻搔首樽酒狂來起和歌拚底夜闌猶未倦春燈艮友肯蹉跎

江上寄步青叔

前過吳門消息疎今秋江上遠傳書秖緣故里青猶
重况復高堂白髮餘破屋烟霞無客過荒田鳥雀少
人鋤還憑吾叔閒居日一叩秦亭舊草廬

除夕與飄廷弟

三十八年渾已過開尊除夕坐相傾向來潦倒誰知
已從此行藏願避名當檻星河猶凍色近城簫鼓亦
春情醉餘往事頻重論不道飄零白髮生

舟次維揚王貽上見過

江畔春雲覆野亭岸花谿柳滿郊坰編舟偶汎依官
渡飛蓋遥傳訪客星握手濤生翠鷺白談詩帆動亂
山青知君彩筆同明遠賦罷蕪城恐涕零

魯肅墓

鐵甕城東魯肅墓當時遺跡滿藤蘿薄雲斜日空千
古野水寒烟始一過早策荆襄居最勝元知吳蜀在
連和臥龍亦是親隣意計就吳蒙可奈何

送魯重展東歸

白塔江頭雪似雲蕭蕭東渡此憐君沙邊宿鷺頻舒
眼天際寒鴉漫入羣農圃計疎還獨笑鼓鼙愁老不
堪閒尋梅燒竹柯山暮辛苦妻孥話夜分

寄吳舒鳧時同姜京兆之北

木葉蕭蕭喚客情西風送子塞垣行三年節裏梅花
落萬里弓銷柳月明白馬曉霜開劍野黃榆夜雪向
邊城到時春滿新京兆極眺深知渭水清

雨多

六月雨多雲昏昏山人盡眼秦亭村鵓鴣從曉立着
夜魴鯉自河遊入門西岸土偶竊相語東方羲和忽
倒奔茅堂會須愁黑暗呼兒赤脚追雞豚

舟中有感同谷弟

早亭山下寺鐘稀石鼓湖邊村火微二子對談四枝
事一篙獨入九秋衣赤魴遇罟不能躍白鷺掠舟還
遠飛世亂必須審出處故鄉搖落今同歸

送陳坦公之揚州

老去兵戈白髮新應憐把劍走風塵廣陵潮落寒燈
夜瓜步雲生古木春草綠吳城傷帝子柳青隋苑憶
宮人年來世事多蕭瑟好向清江理釣綸

過侯研德園亭兼贈宋御之右之兄弟

幽人構室似山家側徑高坡疊翠斜當檻千團銀杏
樹傍簷三月紫藤花娟娟洗幘多春露拂拂披襟噪
晚鴉懷抱應爲良友醉題詩還向鸂鶒沙

久不得祖明弟音信

乾坤納納誰容汝老病岑岑孰起予總爲行藏循兒
女那堪南北少傳書故鄉兒女能懷否岐路鶯花足
興餘况復風塵作客苦天涯戎馬費躊躇

十九日黃大宗擬登初陽臺脩展重陽故事因
雨阻集昭慶寺 張樓字韻

詞客還來結伴遊西湖風色滿南樓一年兩醉丹楓
日雙鬢重尋白雁秋寒雨僧臺空落木晚鐘蕭寺有
歸舟蜘杯強續登高興把菊何須動旅愁

答定菴

良友北歸我心喜褰顏抱病守荊扉正愁闌內黃花

老又值江邊白雁飛酒罷應携筇竹杖詩成想在蕙
香幃鑑湖自此多秋色泰望須知攬曙暉

清明讀許戶部生洲詩稿有懷

招隱君同晉左思奮音我愧楚鍾期紅蘭細雨逢佳
節碧柳春江讀妙辭常著鹿皮尋野徑喜聞鵬翮奮
天池登樓夙有西湖咏畫舫終須柳外移

程隱庵過從野堂 時有三衢之行

雪欺雙鬢強徘徊臥病深村春又來閉戶總教人事
廢葺籬還見野梅開新安客到抒懷抱浙水鶯啼欲
溯洄此去三衢芳草綠相逢定有李膺杯

乘輿同沈生作

乘輿出門風景餘數聲幽鳥喚村墟綠綠山草生生
岩紅兒林花好好居衰老浮生空鬢髮殷勤活計祇
樵漁病疼携汝還藤杖不學袁安日臥廬 生生岩在俱盤山間其聲如小兒啼故名好好居宋時名妓趙好好居此故名

夜過沈禹誠兄弟書舍

雨過蒼微色更幽高軒夜坐水東流一簾晴月堆銀
箭滿市春燈出畫樓樹老木瓜倚檻發盆䍂金鯽帶
星遊由來三鳳多名譽酒醉堯兒信宿留

爲沈友聖悼亡

苦憶雲間沈處士白頭莊舄更堪哀九峯三泖遊應
遍比目雙棲哭幾回別鶴獨飛琴曲裏離鸞空映翠
波迴予負奉倩吾傷汝莫爲情深罷酒杯

兩水亭贈姜弘載又載兄弟兼呈定菴

大池上築小山開竹檻松亭夏日來巳挤香醪斟琥
珀兒同佳客賞蘋苔黃鶯避雨時時坐紫燕尋春故
故迴兄弟逍遥乘濟勝名山早擬杖藜回
尋仙共約茅山去碧落三峯太始開雪壓谷花寒反
吐春生林鹿煖常群坐來寶瑟應彈月行覺星衣慣
濕雲欲探華陽古洞在吾將深入薜蘿分

得祖明弟信

松花江上雁南翔闘道阿磯人已亡萬里關雲愁寂
寂百年沙樹恨茫茫馬嘶烏刺音獵地名春無草鬼哭龍
堆夏有霜幾度臨風哀棣萼可憐雙淚濕蒼筤

除日

北山如几半荒闘西郭茅堂自詠歎傷悲瀟疎偏不
放竹花憔悴總多乾一身除日鬢髯老數夕春風嶺
荔爽宛宛扶蔡孫巳大蒼茫燈火隔林否

元日喜弟綱孫將其三弟過我

曉起高樓對雪冬汝來看履過村農一作半論竹遊

始諸弟追隨花下逢莫向金祠勤禮謁且於儒學習
從容青林大父曾垂訓道在躬耕愧力慵

過石谿二兒舊廬

一別蒼涼無見期柴門滴淚暮春時菜花仍舊黃依
朧荳葉彌新綠滿陂寂寂遠山還隱見嚶嚶啼鳥自
莽池平生交結知名士絮酒誰過薦總帷

哭亡兒雲曾

老去兒亡强自支幾時離別最堪悲饑寒可忍還相
憶生死誰憐竟不知巢燕哺雛頻細語林鴉戀子夜
傳枝三年淚眼無精彩腸斷于今兩鬢絲

哭右鷺族祖

北去不知遼鶴化南歸惟歎蜀龍亡豈期五載風塵
隔遂爾三餘涕淚傷杖履何緣分宿霧圖書可奈覆
新篁詠歌最喜兒孫輩著作于今石室藏

陸曾孫歸自楚中知羅鎮已没愴然有作

扁舟獨下洞庭險千里歸帆喜不禁木落章華看鹿
走月明湘水聽猿吟秋風作客知交淚歲暮還家將
母心鎖也同遊竟見没老夫腸斷楚山岑

聞表姪諸駿男病殁武昌

別後逢春楚水深可憐客死最傷心武昌月白怨虛

閣漢水花香愁滿林劉尹幾番悲麈尾彥先無復賞
琴音追遙極目千餘里欲賦招魂老病侵

去冬嚴子顥亭趙子鐵園相繼殁今春又聞何
子稺音殁三子予好友也不覺感傷賦此

三君異跡本同心前後云亡淚濕襟曾向青山招隱
士那堪白首失知音曉開蘭蕊空新浦春語鶯雛只
舊林千里相思條宿草燕臺何處再追尋

哭何稺音

老去哀君素髮稀春花滿眼惜芳菲談詩曾倚雙藤
檻醉酒誰開片月扉鶴去鶴洲元渺渺苔生水市尚

傍依泰亭處士相思日淚滿當年舊葛衣（蕙齋曾惠予葛衣）

哭弟祖定四首

絳帳原何病患身歸來茅屋且居貧每因笑語時含
淚漸覺形容日瘦人瑟瑟風梧凋壞檻荒荒野雀啄
比隣馬膝村裏秋搖落那得相攜把釣綸

苦自入秋便永訣老人流淚滿山離可憐手足俱摧
折何處墳荒復鼓吹昔日韋珠誰不羨今宵姜被更
堪悲遺容未覺風流盡日極朱霞天半垂

我生傍散病銷磨賴汝人間應接多許節才名真不
忝惠連詩句竟如何秋風雁叫消魂渚落日猿啼滴
淚坡已痛妻孥貧到骨那堪門巷幔垂羅

回思四十五年事淚眼泫泫不得開避寇山中曾伐
荻讀書江上共依梅貧儒自合桐棺殮高士猶知絮
酒來學者滿前誰築室蕭蕭飛鼠夜深哀

庚戌閏八月十五夜哭弟（是日係予初度逢兩中秋夕）

中秋閏月又光輝何事天香透戶幃白髮尋朋惟坐
爽清宵哭弟幾沾衣樓前峯石猶雙起天外霜禽亦
獨飛初度兩番頻浩歎老農誰與醉漁磯

哭士至叔

連年戎馬嘆流離總角情親兩鬢衰在昔宮墻同釋
菜於今山澤各茹芝著書秋傍吳雲老洗墳晴看漢
月遲微妙玄談應已矣我家有叔未嘗癡

哭士宗翰

孤魂不省竟何之王弼風流更可悲初出芙蓉隨曉
謝纔新楊柳傍春衰病逢老父三千里淚盡難兒十
二時如此土埋應痛哭周堪況是子高師

張泰亭詩集卷十一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排律詩

贈鄭夫非

總角曾良會睽離三十年風塵看莽蒼鼓角倚寒煙雙淚歌詩後千莖積雪邊楚江波浩蕩燕樹莽留連陵寢松雲歇麒麟燧火眠啼鵑遊書幌亂草供廚筵慷慨憂心醉邅迴旅夢牽生涯徒汎梗雅志欲操絃采石狂披月螻磯坐扣舷朔飈城邑改蜀路歲華遷皂帽常行野蒼鷹倏戾天不須苦搖落自是保貞堅

老去丘園隱歸來薜荔褰相逢談欵欵貽愛意綿綿把酒堪張翰居鄉且鄭玄共期策藤杖白嶽想躋巔 時有白嶽遊約

濟南懷古

燕地出師日力抗此頻危天與孤臣節人當百戰時城高控北鄙地闊接南陲古木留祠火秋雲駐壁絲新香帝果落殘雨鵲花遲卽事殊多感撫今不可追

予二十四歲學詩夢與摩詰分席言詩四十五歲學玄夢與純陽呂祖師談賜予赤霞九二事甚奇因誌之

吾生兩異夢彷彿覲前賢丹藥分蓬島詩章授輞川仙風披幔近雅韻聽鐘傳拱立原覓兒追隨若几筵樹疑鹿柴音寨蔭月似鶴樓圓晝夜非心外古今在目前相逢花乳合倏別鳥聲遷此會無由想應知默契玄

送牛濳子之楚雄

五馬滇南去揚鞭萬里行幾秋逾嶺嶠何日達昆明地近伏波柱江連諸葛營野苗偏習禮尚獠總能兵

送咱生之西江

上枌仙人骨蠻煙石鼓城看君宣雅化浥浥練溪清

舟溯寒潮上帆開宿霧中村煙冬羃羃客路曉濛濛渚鸛飛鳴雨江豚起拜風角聲吹不斷霜氣薄還空烏石沙連北龍津岸坼東高波涵舞筆濕翠染征蓬浪底流星白天邊墜葉紅水神多躍馬吾道自冥鴻滕閣悲秋老康山弔古雄暫時聞講席撫瑟有誰同

寄懷朱韋斯

萬里浮舟楫功名積水邊山川開蜃氣日月蕩蛟涎地潤香林雨風清瘴海煙螺杯斟寶觶鸚語和冰絃宦迹十洲近歌聲三島傳相思一書札遙寄粵南天

春日同姜大汝皐入皐亭山訪煙磯

與君訪鍊士深入古煙磯名自丹臺識地還玉笥依
經聲聞晴谷蓬實養幽扉章甫相迎遠油巾欲醉歸
美花霞色燦好竹翠雲微倒掛啼流枕飛烏上急徼
道言原不秘世事已應稀此夕素心得青蘿共臥幃

登吳山眺望同毛稚黃

曉日青獅嶺春潮白馬祠江流三浙遠雲度萬峯遲
殺氣鯨鯢合陰風魍魎吹笳聲吳岫迥樹色越臺披
雨草埋沙骨汀煙失戍旗山川遥在望攜手又何之

病居八韻示兒郯脩

習隱依桐後開門落照前每掛千日酒常賦五噫篇

桂色香衣裄藤花媚釣船土蜂攢古壁水鴨鬧春田
石澗雲連櫂金溪樹洩煙雨陰生布火浦鬧穀榆錢
李耳原知白楊雄漫草玄幾回歌詠罷幽眺可忘年

同弟祖定遊麻溪

牽臂麻溪渡悠然物外蹤危梁欹絕澗懸溜洗孤峯
避日荒臺薜攢雲古殿松林遊蓑女鹿潭臥化人龍
待客千巖出傳聲萬壑重攀幽頻挽葛躋險自支筇
久徑枯藤掛空亭怪石供瞑投何處宿緩步聽疎鐘

送姜學在歸吳門兼述夙懷

惜別春風後愁深芳草前危檣移樹杪孤棹落雲邊
綠識浮溪若紅知傍浦蓮山川應有淚詩賦且忘年
細響枯蓬雨輕搖疊浪天朝呼宿鷺起晚泊古藤牽
買酒尋斜巷垂綸泛鐵船高臺無走鹿荒塚獨啼鵑
楊動虎丘月篷疎鶴市烟彈箏愁穩石把劍刺清泉
城闕餘燒劫園林半改阡黃塵魑魅出白骨蔦蘿纏
到處披犀甲中宵坐馬鵝淺沙湖玉珥賤瓦拾金鈿
戍角樓頭吹堠烽海上傳空洲花蝶舞廢苑柳鶯遷
村狗惟聞哭釜魚不見憐感時心惻惻懷舊意㕘㕘
緬想閶闔霸因思季札賢二毛頹鬢入百慮斷腸煎
竹帽欲將墮荷衣脆欲穿東西跡未定佇立念歸旋

晚晴徐周二

落日馬膝外郊園今始晴殘霞水際起新月雨中生
燕掠遊絲斷鶯啼細柳輕井桃低落檻江樹拂春城
堦蘚初紫席風簾自鼓箏相過喜二子攜杖旋頭行

秋夕詠月有懷

平橋明月好涼夜迴舍鄉曲巷人煙靜長河野帆辭去
稀因風搖水檻隨樹入秋幃影微啼鴉若光驚斷雁
飛渤巢還似帶列宿儼成關高閣初傳漏嚴城早閉
扉亂離誠足惘心事況多違獨成迷槐火三霜東羽
旅袂聲偏繞戶露色覺沾衣鬢髮頭逾倚涕淚手欲

揮山川遊可託鴻鵠渺難依海吟詩應滿劍津事已非幾番惜江草幽越幾時歸 逸二句

送林木生還永嘉

送子登長道南行返永嘉攢峯雲𩭀䰐古棧石槎枒足憩猙猿洞身廻浴鷺沙潭深披宿霧岸廻落秋霞斑篠捎衣密紅藤刺帽斜危巖堪駐杖曲磴屢停車竹戶飛泉透松房疊巘遮晚香瀹幽梅䌲飯煮胡麻猴火燒楓樹村醪釀菊花饑熊頻鬬虎鼠雄忽驚蛇潤溜疑吹雨山城恍聽笳海窮愁作客霜後苦思家過雁斷行急飄蓬歸路賒孤懷何所寄長嘯在天涯

遊黃龍洞同毛稱黃祖定弟

側徑緣山轉疎籬過澗澄汙流趨石級色冷咽潭冰密竹青無數危松翠幾層日陰簷上雪雲網檻邊藤絕壑窺龍臥飛簷見佛凭偶同二妙賞興發白相乘

送兒郕曾北渡

水國三春闊江城一棹過高帆開斷霧巨艇溯長波孤嶼當流湧明霞映樹多低身窺鯉窟變色訴龍渦瓜步詩應柳丹陽緣似莎屐開娶婦泣忽罷榜人歌北顧看將近南風聽若何山川自綿邈歲月漫蹉跎野戍頻吹角沙場半枕戈鴈鳴入胥浦鶴叫渡淮河此去惟漂梗還歸且葺蘿老人日憶汝書札寄嚴阿

秋日登滕王閣眺望有懷

帝子不可問千年此閣高開簾擁浦樹卷幔接江濤蘆荻天爲岸凫鷗雪作毛遠山攢暮檻殘日下秋皐鳥外人家落霜前木葉半遙憐 何處被離袍

復上滕王閣與表弟徐大文

澤國重來望登高惜此征尚瞻梅福嶺復識灌嬰城水自三江合雲仍百粵生干戈愁捽眼改葉綴秋情白鴿依沙立青煙入樹平相將旅興發長嘯又沾纓

春日歷下偶感

歷下由來久春風問古年草迷譚子國花發杜康泉轉日天門上開關濟水邊山河依舊壘林木拱新煙馬蹀澗冰裂鶯鳴沙柳眠還聞耕稼處共說有虞傳

○謁金龍大王廟十六韻 王姓謝係錢塘安溪人墓在金龍山下

百世忠貞氣吾鄉有至神生時傷板蕩沒後展經綸報國心無已投淵志必伸吐辭何慷慨殉節更酸辛天意乾坤旦民懷草木春大江盤楚蜀四塞達齊秦逆浪銜星宇陰雲佐水濱明威隮玉簡章物表龍鱗廟貌冠裳古爐煙俎豆新盤夔邪敢怒辟馬頓能馴萬櫓揚沙疾千檣溜火頻秋波涵柳堰夏雨潤桃津

德被歸眞宰功驅道帝臣氷聲吹裂竹日色蕩行輪
屣過贈帷座堪憐老釣緡對公生感激拭淚在衣巾

趵突泉與諸駿男

遠山匏城下古路舜祠邊翠識華不（音跗）注清憐趵突
泉洪流衝地起駭水沸沙圓傑閣拖虹色飛梁架鶴
煙圖雲攢玉女刻島列霞仙石座看噴雪瑤堦忽湧
蓮籟聲調濟汨旅火蕩洄漩照澗河宮倒翻波寶洞
懸落花應鹿飲廻岸擬羊眠蓉劍磨防躍星衣濯更
妍無風吹領急不雨瀉珠連佇俟陽春近相攜一弄
弦

初晴同陸高仲升瑣度棲霞嶺訪窩堂上人體
巖鍊師不遇

寒色初晴好郊居二陸過農田方畔雀樵徑巳推柯
入座英詞映開軒逸與多遠峯還濕霧破犢早乾羅
汲水因裔井挑蔬自栗坡菁精聊作飯薇蕨漫成歌
杖策趨霞嶺攀林隱澗阿名泉流泌沸嶽砥起嶷峩
古洞神驅石荒祠鬼荷戈陰風吹老檜殘日下幽莎
亂塚牛羊牧空村雉兔羅湖山猶滴翠舟楫尚輕波
間寂王孫履淒涼漁父蓑淸爽尋化域禮足訪維摩
挪錫辭栴嶺擠瓢指竹窠支公談巳矣老氏說如何
丹鼎思凝液華池合養和松關暫休憩鶴駕竟蹉跎
君去應牽狗我來未換鵝將歸頻歎息欲別更婆娑
沙柳蕭蕭脫汀煙細細拖解襟待酒換落帽任頭科
不惜羣麋鹿相期製芰荷會心眞友一咏碩人薖

冬日東渡述懐四十韻與姜定菴王仲昭

纜解渡江客輕舟向越閩羣峯紛映秀衆祭合下遡
白髮憑哀柳蒼顏入敗蘆蹉跎慚夙負慷慨念跳驅
歷歲生涯苦經春別路殊未能逃數澤寧免陟崎嶇
波瀉衝冰雁沙長戀戍烏鼓鞞徒地振風雪滿頭濡
病枕登滕閣寬消汎鑑湖曉投楓驛遠暮托雨帆孤

荻港噴魚蛩蟫磯暗蚌珠撫膺頻悵望回首惜劬劬
脫帽撥殘髮歌詩叩唾壺乾坤身入楚日月力疲吳
葛屨三霜韈羊裘九夏須披蘿笑山鬼吹火出松狐
狂走原非計遲疑盡畏途蛟螭秋共窺鵂鶹夜相呼
牢落青齊郡淒涼滄海區崩城邊氣合戰壘石痕枯
羽檄飛幽薊霜笳動岠嵎八門看騎擊千里轉軍需
淡法留遺恨虞庭未恤辜漫傳弓少府誰說劍昆吾
鉅野雲初斂蒙山馬易瘏荒原驚觸兕嚴室怨啼鼪
涕淚傷蕭瑟烽煙問有無坡陂存菜菽井邑剩枌榆
足跡都成繭形容屬槁梧早知非絕類終信是愚儒

疎懶嵇康得周流孔氏迂歸歟吾黨在行矣故園蕪
座有盛葵椀家無賣酒壚竹亭環薑杏花澗浴菰蒲
倒壁藤爲縛高丘杖可扶此生履坦坦何暇震蘇蘇
歸徑思賢友垂竿偶釣徒姜肱偷自篤逸少興難拘
趣涉皆元賞吟成更藻敷幾番長嘯罷但坐拂虬鬚

苦雨不得東渡有懷姜二定菴

宿雨迷山嶠浮煙泬屋梁朝餐惟脫粟日坐只匡牀
冷逼皮膚裂窮催鬢髮蒼竹雲埋白火楓岸憶青霜
苦畏谷飈急愁看江路長往來泥滑滑留滯意茫茫
何夕懷姜被何時樂脊鴒花皆應剪拂水檻失披當

湖傅誰爲奕嵇生此獨狂撫今多世誼念舊媿門牆
雅望推宗伯通家自省郎詩書無異述子弟儼同行
直取芝蘭契寧論出處妨雄談窺妙略高步肅詞場
酒盞吞河漢天文辨彗芒知心非泛等把臂不尋常
此別緣流俗相思各故鄉神疲泰望側夢赴鑑湖傍
斷雁悲荒戍啓冰怯曉裝雞鳴幾轉展晴色會飛揚

從野堂看雪回懷諸同學

歲暮郊居僻相過此舊樓密雲駐林壑飛雪點山谿
煙際飄春樹天邊媚月梯遠峰素壁淨曲徑粉花迷
汎絮迴樓北粧梅遶澗西白鷗翔傍潔銀兔走高低
竹榻攜兒坐松亭喜客題興生思訪戴路近欲尋嵇
悵望椷徒設踟躕屐未攜開軒空靉靆徑映玻瓈
清景神堪賞幽心物欲齊長歌郢人曲斑鬢守田畦

寄送朱大孟瑣同姜二武孫北行

桑我蓬蒿志相思朝宁身別離古淮水悵望大河濱
聞道天官擢欣瞻勅命新彩舟牽柳夜錦纜解花晨
驛路啼鶯合風帆語燕頻蘭香攜好友草綠媚行人
指日趨丹陛鳴鞭步紫宸馬嘶梧掖月象浴鳳池春
出入聽蓮漏委蛇佩玉紳當年深結契此地久相因

醉酒常生態高歌覺有神王侯供白眼詩賦脫烏巾
放達同疎懶去留各苦辛歲時何倏忽丘壑獨逡巡
蘿徑堪尋藥鷗衣只釣緡喜聞書札至老識性情眞
會面難由己知音雅欲親莫言千里遠夢寐採江蘋

春日贈以敘諸五表兄并示表姪鎮鼎

夙齡秉異質初度值晴春綠柳風光媚紅蘭露液新
綵衣娛故舞冬筍列常珍孝友傳家範詩書結德鄰
雍容抑坐嘯瀟灑出行塵少日同遊戲中年各苦辛
大江闊烽燧故里委荊榛兀兀髩毛禿荒荒離亂頻
遭逢多木魅虐侮遘蛇神我性暫存拙君才非隱淪

棟梁堪濟世蘿薜豈長貧每醉步兵酒相看郭泰巾
摘詞歌入楚把劍氣臨秦天際參橫眼林間月遊人
高歌開醬慢逸興答芳津花蕊隨箏夜鶯啼讀易晨
停驂皆上客投轄聚嘉賓吞美三霜橘咏玄五色鱗
登堂稱錫類入座此依仁賞景翔鴻細觀時戲鴨鹵
狂來得子絡名任自驚陳喜劇庭帷燕祥古骨肉親
求情思捧檄效古舞然薪百歲承顏樂應知佩紫紳

暮春同毛稚黄入皋亭山訪煙石居

共向飛霞處相將訪赤松嶺迴遊鹿徑泉噴落花峰
樹杪攀雲起林端避石衝虛巖聲撲虎暗谷氣嘘龍

竹樹堪揮麈煙籬自策笻胡麻蒸釜熟春筍入廚供
日月頻跳鼎藤蘿每度鐘壺公今已識千載得隨從

冬日贈越中高二子媺五十韻

越地多烽燧蕭條感發吹孤鴻號浦激狂兕觸芳茨
雅道稱賢友真誠實我師鑑湖波尚激秦望石仍欹
茲喜親瓊樹還看倒接羅經綸期不負道義各堅持
往日京都見連宵鼓角悲和歌易水上走謁祚山陲
積雪催肌骨繁霜冒鬢絲窮愁相弔影送遠苦離思
節序菁華變田園禾黍衰詎須虹飲釜秖願草名飾
淮邑欣彈鋏江鄉得下帷杖沿射陂駐帆傍釣臺移
官署分姜被朋情競謝棋好懷原繾綣良覿故追隨
鼎染升羹美盤飧執火宜瀾洄聊擬汎邂逅復襟披
把臂浮鷗避論心皓月窺形骸都脫略談笑及文辭
倏爾成睽隔那堪歷歲時生涯常跋涉捐守暫棲遲
露宿衣裳冷舟居寇盜欺滄洲息勞軸古蕩苔疏籬
蔡氏貧惟女令狐貴有兒窮愁遺傴迫旅客漫驅馳
沙磧迷河曲荊榛莽路岐逡巡投袂托慷慨遊交知
竟拭朱雲劍高吟何遜詩二公情欵欵一老意依依
始並蒙莊生幾攜麈柄麾清虛標放達寂寞少嬌細
松色偏遊寺魚光屢賞池夢歸蘿在眼惜別淚流頤

搖落先之府蒼茫後遯邳撫膺傷玉折抱痛切萱慈
戰亢三湘振飛梯百粵危赤烏方集野黃鉞已登陴
摩頂終誣鬼驕肩更戮屍行行辭絕塞悵悵目炎曦
路畏干戈滿人驚雉兔羅牆梅紛剪伐徑竹失參差
使者書頻寄腐儒計竊疑共傳馬孟起不比慕容垂
重到無諸國將尋神禹碑含歡忘櫛髮命酒敢揚柏
棠棣春花燦衙蘭曉液滋堯年逢甲子舜俗想雍熙
幸自求丹鼎眷言採紫芝逍遙任物外訪嶽未云疲

秋日送湯可宗南歸　時予有亡女之感

羈旅含哀後汝歸更慘悽哀顏誰付託老眼自昏迷

望處闕渠暗行邊塞樹低朝變綠柳路暮宿戀沙隄
短晷催鴻影悲風削馬蹄還家應艇汎開徑且詩題
自恨驅馳久那堪骨肉啼拓寬依草莽灑淚濕塵泥
得失窮途絕死生至理齊蹉跎慚市闠展轉憶林溪
卒歲無書札中宵有鼓鼙此生捹委斃未朽愧扶藜
歎息從于龍悽涼感舊蹊幾人喪南北十載各東西
邀抱干戈痛時能典籍稽全身思遯野避世合耕畦
室巳河濱卜巖還谷口棲追隨小子在出入大兒攜
鼓瑟仍離座登車必倚幌寧須浮碧海昔只覓丹梯
竹慣妨松露綸竿拂澗覓不愁開戰伐長願得攀躋

離亂看逃鹿潛藏學祝雞終焉考槃志繹帳一遺黎

張泰亭詩集卷十二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絕句

山居

朝雲起山南暮雲起山北只有山中人朝夕見山色

答友

問我家何處泥橋老樹村流水常迴戶青山不出門

訪隱者

日出林鳥喧偶爾堂前過窺戶不見人松窻正高臥

聽松

山人愛聽松松樹攢丘壑曉來滿徑黃夜雨松花落

春日

細草生燕泥落花活蛛網山人無事坐石几自俯仰

採樵

伐木山之南負薪下崖壁眼看山上雲片片觸危石

閉戶

彈琴落花處閉戶亂流中月色不知夜松聲不覺風

錢唐十景 有序

偶讀李空同集中瀟湘八景絕句愛之因取
錢唐志內十景與門人諸壬癸各爲絕句一

首

浙江秋濤

萬里西風吹洪濤撼江閣掛帆白塔前僧眼富春郭倏忽大聲發雄龍若昂首青天無片雲夾岸雷霆走 癸壬

九里虯松

松是何年植風前婆娑舞上有綠蘿花垂條似線縷行過九里松蒼蒼陰蔽日石路斜杈枒炎天轉蕭瑟 癸壬

冷泉猿嘯

雜樹起秋風飛泉亂灑面倏爾一猿吟可聞不可見寥寥古洞深寂寂秋蟾照萬壑繞千峰哀猿響石竅 癸壬

六橋煙柳

三月堤草綠煙柳已絲絲無邊春色裏鶯語最高枝喚波雙白鷺頑影兩黃鸝可憐楊柳樹不是舊時枝 癸壬

孤山放鶴

空亭放白鶴鶴叫孤山頂昨夜梅花開相憐一片影荒涼訪古亭已到棲隱處先生若可見延延出煙樹 癸壬

東海朝暾

日出紅四野雞聲桑樹巔登樓一以眺天地此虛煙日出海眼中人行山鏡裏雲中雞犬鳴樹杪烏鴉起 癸壬

開亭候潮

極目秋江闊空亭獨倚欄早潮猶未上落月如金盤近水白平野遠山紅入天早潮倏已至江路亂流煙 癸壬

北關夜市

晚市集北門喧鬧燈火會夜深賣酒家屋角尚懸旆何處客舟至主人連手招店門臨渡口氾取江漲橋 癸壬

虎跑泉洞

清泉迸石穴傳自虎跑寺遙對大慈峰日斜麋鹿至日日江湖上勞勞不得閒歸覓虎跑寺泉聲滿故山 癸壬

西湖夜月

月出吳峰樹清光帶露色漁舟沙際炊煙惹蘆花黑亭樹荒荒在鳧鷗各各飛夜深有湖月不復聽羅

衣 壬發

西隱橋

野橋迤步處笑語望沙丘西盡一落日東盡一歸舟

晚晴過古蕩

山晴雨霽初欲帽渡頭去滿路皆濕雲水鳥走高樹

虎丘

小婦春風裏羅裙自飄揚一雙鳳頭屐上下小武當

其二

上面誰家女彎彎兩蛾眉千人石上過狂殺游冶兒

江行

早上鵝旗灘牽帆隨嶺度將草過松椒穿雲入鳥路

其二

紫溪挂老藤白沙見新月三月錦江中子規啼不歇

其三

大雨遡蘭江灘聲自鞺鞳笙簧浮石潭鸛鶴鳴雞塔

從野堂詠月

堦下槐爲友牕前月作燈夜遊不秉燭滴滴露華澄

其二

明月出松間流光入戶裏却似故人來披衣夜深起

其三

細語囑明月寥寥山中館明夕漏起時臨牕莫延緩

薊北行

獨行開塞去漁陽聲鼓愁聞者俱歎息老樹風颼颼

其二

壯士行何畏佩劍氣雄豪沙寒雲片闊妖禽紛逝逃

度居庸關

大野犂很走高關獨馬嘶不知幾千仞步步石爲梯

天壽山

夜走銀泉道月明翠不迷離離木葉脫霧歇曉猿啼

其二

藤攖大紅門兔翻白玉石漠漠永陵高天低枯樹穴

讀摩詰裴廸輞川詩與門人壬發效之

從野堂

月色上東岡零露滴梧葉清響自西來空堦人獨立

一葉落未已葉葉起秋聲空堂聽未了皎月山牕明 壬發

黃姑嶺

夜深常獨往拾取嶺頭翠溪水微動搖鱗鱗月光碎

嶺下水照人人在翠微裏短詠復長嘯悠然惟[illegible]巳 壬發

十里竹

習習一叢竹四陰接曉窻了然無異色彷彿坐湘江
日入萬山中孤霞繞樹杪不知十里竹步步見天
少 壬癸

古蕩

春遊到古蕩深入多茶樹犬吠放鰕舟雞鳴挑筍路
居人曉布網搖蕩水煙微神鯉無繁守躍出雲蘿
飛 壬癸

下泥橋

破壁露燃燈野籬見酒肆三五客舟過橋低随岸次

烏桕樹上葉誤落橋柱裏逢春忽變生秋老垂紅
子 壬癸

秦亭山

月上鬪樵唱迷離亂草叢寥寥人不見落葉滿秋空
仰看秦亭山翠色幾千丈蘿月報黄昏松風戀奇
響 壬癸

鐵佛寺

朝遊鐵佛寺暮遊雲盤嶺寺裏一聲鐘鳥歸飛接影
古寺多陰風幡動驚鳥雀我心自怡然臨堦梳芍
藥 壬癸

馬塍

東鄰啼鳥去西鄰啼鳥來終日聽鳥語獨坐喜徘徊
避跡馬塍村日間數茅宇禾黍熟秋風雞豚歸晩
圃 壬癸

登江陰采眞閣

皓月浮江出歸雲入樹殘酒酣日已暮登閣幾回看

咏菊

冷質吾原愛非關陶令傳一年此秋色獨自老霜前

其二

正色乾坤在淸香日月多此生原秉性不是傲秋柯

其三

欲學長房飲須寛庾信愁壺公原我輩仙跡豈難求

咏梅

西谿路最深深處無雜樹步步暗香來微風故爲住

其二

徑徑皆梅花中有花瓣綠一羣小鳥鳴啄花落深竹

其三

壁色分春曉絲光合夜闌自然無冶態迥絕在河干

其四

居人何所業採茶與種梅正月茶芽發二月梅花開

引清園與孫宇台聯咏杏花

與君倚牆東牆東杏已紅(宇台)錦色偏連竹微光不礙桐(祖望)

時人有姓字同予者戲爲此詩

昔爾陳孟公今爾張祖望見時切莫驚須認虬髯狀

六言絕句

三徑詩 有序

予居從野堂在馬滕之西入門藤蘿滿戸謂之蘿徑轉徑到堦有竹百餘竿謂之竹徑上堦有古合歡槐一株夭嬌如龍數百年物也謂之槐徑乃作三徑詩

槐徑

聞說先公手植百年翠老參差常日諸生講藝此時弟子傳詩

竹徑

四季風來色舞三冬雪後聲乾已能張鳥逃入何用王猷笑看

蘿徑

鳥雀去來不避衣冠出入常捎花開白白秋素蔓老青青夏交

田間樂六首

須信灞陵避世莫言莘野躬耕蓬門雞犬晝靜草閣星河夜明

曬穀天晴烏亂刈麻水淺蛙跳野老去穿竹埂(土人讀剛去聲)故人來渡泥橋

頹牆不復閉門茂草何曾鋤圃袁閎誦咏史詩平子
作歸田賦
樹禽名白頭公草子號紅娘婦負耒常歸北山行歌
只往南畝
淵明不恥乞食子愼詐行傭工治圃嬀鳴屋上蓺田
鴨鬬溝中
少年曾任華軒老便棲野戶落落蓬蒿之居深深
鷗鷺之浦青林公名從野堂號爲蓬蒿居

村居

隱几青山戶外垂綸綠水溪前漁家渡口春樹樵徑

疎林暮煙、
荒田衆鳥飛去斜日羣羊下來春雨偶耕東野秋風
獨上南臺
行過南澗北澗看徧山雲水雲白鷺遠沙明滅青松
落日飢鼠
柳上蜩螗吸露竹間翡翠占沙杖去每隨鹿豕醉來
高臥煙霞

計籌山口占

石上泉聲不住松間月色常新秖須獨自攜杖不用
隨人折巾

時時猿鶴爲侶處處藤蘿結房坐向雪巖一片行來
風竹千行
昨日空談出世今朝莫說遊仙夜靜自然虎嘯春生
不肯龍眠
僻徑何容人到連峰偶使客留一局殘棋清曉數聲
長笛高秋
山中採藥珠蕊洞裏尋雲石籟莫訝風雷出谷長將
日月依儕
鸚鵡杯深足醉猢猻藤老堪扶招友共尋五嶽著書
不問三都

入西谿

渡水採芳問路穿花聽鳥尋春竹谿不知所出山深
故自留人

西湖

偶來西子湖畔高樓落日依依花間歌吹已歇柳外
沙禽數飛
紫燕不來畫閣青苔忽惹羅裙遊子但乘新舫佳人
故拜荒墳

從野堂與弟祖定聯咏

高槐已樹爲蔭短桂還栽作笆祖望西隱橋西村落北

高峰北田家 祖定

張泰亭詩集卷十三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七言絕句

山居和韻 有序

大父青林公閒居從野堂者十年吟咏最多嘗作山居詩云茅屋孤村別有天亂山深處枕流眠小隱讀易渾無事花落花開自歲年閒雅清麗真得蘇州風格公在時値明萬曆末季鍾譚狂魔鴟張之際所以失傳者多此詩得之從弟祖演諷詠之次輒繼和二首冠諸簡端以明源流所自特有愧子美之師必簡耳

深村一片柳花天掩却蓬門自在眠日照老槐纔坐起枝枝相抱不知年 庭前老槐一株先祖手植名合歡槐

白頭人媚艷陽天終日長吟倦不眠我愛暮春與初夏數聲啼鳥似芳年

寒食

青草堦前踏作泥今朝寒食更淒淒海棠枝上倉庚鳥曾領春風不肯啼

送袁松歸里

翠滿春江水到門扁舟直過鑑湖村故園古木鳴鶯
語兄弟懽然把酒樽

舟汎隋堤

水綠鮮鮮竹作扉大江湖落見漁磯舟人指說隋堤
路只有楊花撲面飛

登金山妙高臺

金山絕頂妙高臺四面層波滾滾來落日登臨見萬
里海門帆影入天開

禹廟

千年禹廟老虬松鬧道梅梁此晝龍採落至今生雨

氣白雲時出會稽峰

江口送悅涵上人

日照江峰翠幾層新詩唱罷碧流澄波中神鯉如相
識跳向巖灘百尺藤

過溪亭與陳聘賓

過溪亭上少人蹤與爾盤桓撫碧松滿路泉聲聽不
盡夕陽秋色徧諸峰

十八澗

十八澗邊木葉稀清泉坐毀已忘歸褰蘿更上南峰
望江色東來倚翠微

秋日遊荊山沅 在南屏西

荊山萬壑自西流扶杖尋源到此丘直下龍潭三百
尺石門疑是入龍湫 山下有龍潭石門

寄懷毛稚黃

殘夜開筵把酒頻聞君按節楚歌新滿堂白雪燈前
落十月江南梅柳春

秋風雙鯉下東湖老去相知鮑大夫獨夜殘燈思不
寐牕前啼殺白頭烏

悼亡妻沈氏四首

茅屋蕭疎不庇貧西風哭汝淚沾巾非關老去甚腸

斷自是窮交一故人

避兵昔日幾躊躇偶爾遷移舅氏居我去孤齋抑病
沒可憐不寄一行書

寒燈入夜色沉沉幼女癡兒病屢侵每向房櫳呼不
出教人腸斷白頭吟

舊業青山湖水濱一棺空寄最傷神也知滿目皆秋
色爭汝還須賦白蘋

送表弟徐大文南歸

老母山居六十春子歸爲我一相親秋螢夜入鳴機
處辛苦誰憐白髮人

別朱寧文

憐予漂泊向京華君自南歸竟到家此別相思復何處西風街乞薊門花

維陽旅舍寄杜于皇

蕪城秋樹夜烏飛幾處笙歌帶月歸白露滿庭梧子落西風偏入芰荷衣

別李循史

世上結交薄似雲眼前來往日紛紛揚州城下秋風起岸幘高歌獨與君

射陽湖懷朱楞序

高郵城上暮啼烏遠水扁舟此日孤一片愁心天際落秋風吹滿射陽湖

平河橋過程要東

淮河木落欵離翠浙浙西風幾度聞今日始知秋水白平陽道上忽逢君

仲秋夜淮河有感

月白淮河秋水時孤帆獨宿夜何其燕臺此去三千里不及西風弔漸離

公路浦

落日垂楊古渡頭幾家茅屋俯清流行人莫說袁公浦野色淮雲總是秋

韓信城

韓信城頭日色斜荒原獨樹少人家黃河兩岸西風起愛殺南飛白脰鴉

過黃河

八月天空木葉摧張帆北望大河隈扁舟迅速隨風度沙色晴雲片片開

夜泊

河邊一望半晴霞水自東流不見家寂寞烟波此際濶可堪明月又依沙

野望

草色連天落日青平蕪一帶濁河深傳言此去百餘里始有垂楊老鶴亭

戊戌中秋予四十初度泊舟黃河古城夜坐望月二首

中秋河上月輪圓老大徒傷四十年一片清輝空皓首南飛烏鵲若爲憐

月底揮毫露氣濃詩成何處采芙蓉黃河萬里來秋色疑在崑崙天外峰

陸家墩觀射

平原較射亂雲堆六石雕弓兩臂開數個健兒齊注
的竿旄獵獵北風廻

宿遷岸見捕蟹者

下相城邊已夕暉高灘風起浪花飛土人結網横流
處八月黄河紫蟹肥

望馬陵山

衰草寒沙高岸崩北風千里見飛鷹黄河已過台猶
渡落日青山是馬陵

老人擊柝

老人擊柝少寒衣河上秋風夜不歸可憐一片蘆沙

月北雁哀鳴不肯飛

入董家口望龜山

沂水東流遠岸分董家口上暮鴉羣夕陽一派高秋
色百里龜山不見雲

舟中喜與魯仲展何麰音

日日扁舟向北行聊同二子敘平生黄河一線天邊
下總是中原萬古情

此夫燕臺霸氣深高樓買酒少黄金須知一片西山
嵐萬變千峰自素心

望岸上兩健兒

梁王城下關河流衰草平原大路秋何處健兒雙結
束朱纓白馬過邳州

連二窩

櫂閣隨流亂浴鳧土人渡水結茅蒲天邊一縷晴烟
起已識秋風落馬湖

尼山湖

落雁蕭蕭泗水波行人西望日蹉跎呂梁遥接雲龍
出一路青山豐沛多

馬家口

長河極目草連天滿岸秋風不見烟落日行人南北

去白楊古墓有誰憐

長溝道中送別祖明弟四首

知君流向苦河間白草龍沙出漢關回首家鄉萬餘
里可憐惟有雁飛還

亂後羈棲少見時故鄉烽火滿瘡痍祗緣家業無歸
處浪迹秋風斷雁悲

去去邊關莫歎嗟憐君父母委泥沙西風酹酒還何
地只有龍江白月斜

薊門音信苦沾巾淚盡長河霜柳新此別應知是永
訣夜臺何路再相親

掛劒臺

掛劒臺高秋樹枝行人一望更堪悲相逢莫說吳公子今日交情異昔時

張秋道中感懷

九月荊門煙樹疎客懷渺渺更愁予高堂應念征途苦腸斷西風少寄書

遊子飄零未得歸室中兒女少寒衣布帆落日漸家口只有啼烏不住飛

早發七級村即事

孤村渡口水煙長細雨人家高岸傍牧馬沙中嘶不

絕疎水風處緊垂楊

李海務聖母祠

李海務西聖母祠殘碑落日半高坡村中少婦如花色笑指行人是阿誰

東郡懷古

齊地由來俠氣餘解紛排難有誰如只今猶說魯連子當日曾遺一矢書

九日泊臨清懷祖靜祖定

異鄉憔悴客中身秋水秋煙九日新遙憶故園兩弟在黃花蛺蝶底相親

衛河口雨望

衛河渡口雁飛迴細雨鳴榜疊鼓催帆色蒼茫秋不斷白雲千里太行來

什陵道中即事

黑帽黃韈十健兒草中騑馬向東追一箭方看空裏墮手提包子繫青絲

老君堂

地曠霜寒接白河老君堂外東林坡停舟一望高陽里鉅鹿秋煙渺渺多

泊頭尋菊隨遊玉皇宮

緩步相尋秋色遲玉皇宮殿半荒陂黃花日暖初遊好無數蜂房繞棟垂

酒樓

宣武門東大酒樓朝朝車馬翠煙流可憐絲竹如花女撥斷琵琶不解愁

送丁七飛濤出塞

燕臺送子淚痕斑北望迢遞山海關鴨綠江頭春草色幾時騎馬踏沙還

送吳漢槎出塞妻子後發

長白山高雪際天此行萬里斷人煙妻孥哭倒遼陽

道猶得相逢北海邊

北歸途中雜感

涿鹿城邊牛背霜琉璃河上走黃狼行行不覺迷愁
眼總是燕南衰草長

草沒雄州大道平北歸千里苦寒行浮雲已合滹沱
水雪色還高鉅鹿城

連朝風雪凍交河冒雪衝寒渤海過馬踏沙深數歇
倒樂陵臺下積冰多

東嶽嵯峨千丈松漫漫雲氣掛蒼龍不知夜半雞鳴
起海色先開日觀峰

雄關新甫古時煙武帝東巡已往年野老至今話漢
事猶傳宮女石秋遷

瑯琊臺畔雁飛鳴黃鵠沙頭細雨生此地不堪沂水
潤寒風一夜即丘城

富春江曉望

三月張帆溯富春羣峰不動石磷磷曉來一片江光
起絕似芙蓉五色新

渡鄱陽湖

鄱陽湖裏浦煙飛敗浚原邊水鳥歸不知何處康郎
廟白荇青蒲帶夕暉

滕王閣夕眺

高閣依然江水濱碧流綠樹影紛紛初看南浦如春
月更指西山作暮雲

燕京旅中讀仲昭札感傷亡女

良友書來白雁秋可憐骨肉委荒丘幾番淚落都凝
血易水蕭蕭不肯流

綠野春耕 和祁湘君韻二首

天教亂離遍越國春光不到若耶溪忽覺陌頭生一
線杏花枝上鶺鴒啼

爐峰暮雲

縹緲爐峰接暮雲蒼蒼古樹亂鴉羣城頭一片秋山
色落日哀笳不可聞

寄何棐音

綈袍堪憶歲寒天囊裏黃金自俸錢肯惜故人憔悴
色數行書到薜蘿邊

寄懷湯公沐

君來春色醉屠蘇忽返高帆青雀艫無數離愁消不
得夜深飛夢過鴛湖

與胡尊九

猶滿園林葉葉秋讀書常在大池頭知君已有乘風

歸且爲蘿軒夜月留

題吳山草堂爲吳舒鳬

江影湖光一片虛寒山坐對稱幽居不知何事頻懷古萬里波濤事子胥

與胡雎一

越王城北雪紛紛無限青山凍白雲擬放扁舟西浦外花枝湖畔定逢君

有亡女

一自花歸不見汝傷心湖畔又青苔春風墓上誰澆酒白髮老人携杖來

題吳山酒樓

獨上吳山醉酒游海門遥對晚江樓錢唐一派無情水何處堪乘漁父舟

立夏前一日與蔣馭鹿徐勝力遊湖

水亭擡首對陽明共惜流光不易還醉後幾回渡口眺教人雙眼戀春山

金沙灘遇馭鹿口占

武穆墳前忽把臂金沙灘畔各携筇君遊靈隱我龍井綠滿南峰與北峰

過張莊

湖畔高樓翠作屏春風日日倚庭幃晚來一片楊花起芳草堤邊白馬歸

同孫宇台王仲昭遊湖堤

雙峰無恙映湖湄好友扁舟曉共移堤畔不栽楊柳樹把杯何處聽黃鸝

送許虎男之武昌訪兄驗男

棹發南風帆影孤思兄千里渺江湖不知此去誰憐汝六月沙頭飛雪姑

入葛浦訓访道者

行行松際亂峰開一徑葛蒲綠水迴鎮日蕭然人不見庭前飛下鶴雛來

送沈中震

汝去京華何日歸高堂寂寞倚荊扉老夫涙跡曾遊此白草黃雲滿布衣

登越中嶽山同謝莘

白髮題詩老不衰山林喜汝日追隨于今更策筍筍杖漫學高峰狼倒垂

送沈漢儀之楚

沈子南行楚水隈武昌城上角聲催知君筆底生春色十月湘江雷雨來

鄂王城迴正秋風極目滔滔江漢同天地總歸浩蕩
裏山川一任有無中
渺渺長江一葉舟西風吹送蓼花秋漁人莫下沈絲
網出浪鯿魚自在遊
丹楓白露滿江關到後登臨興自閒暮嚮庾樓千里
月朝看鄂渚萬重山

洗馬

驊騮入水浪雲高竹沫翻蹄濺錦袍洗罷中流嘶欲
起秋風吹動五花毛

贈大滌洞道人

洞裏焚香石作扉悠然獨坐悟禪機并刀已斷藤蘿
縷色染猩紅百衲衣

哭孫守台四首

少小吳山初見時于今老去永分離夏宵欲問吳山
月一片清光付與誰
中遭離亂幸安康歲久交情白日長四十五年彈指
過可憐衰鬢各蒼蒼
千里辭家汾水去故園回首野鴉翻汝父沒時寫東
絲如今汝沒又平原
山中欽欽訪柴扉一別五年會面稀西去澤州沙路

遠太行秋色伴覓歸

題沈惠寧爲予寫影子去矜

休言妙筆謝文侯沈子分明顧虎頭置我山間來採
菊鬚髯風辮一林秋

哭何巽子兼慰伯霖諸子

人才無比如何遜不道別來倏已亡任昉諸孤誰解
卹幾番悽惜愧劉郎
柩中誰納劉惔麈牀上思橫張翰琴何道舊廬人不
見笛聲寥亮意蕭森

過趙庭霞舊居

莫道人亡宅已移我哀趙子淚猶垂兩兒能守詩書
業漆水芙蓉秀滿池

弔三目上人

座下誰爲舍利子松房空有鹿麋羣眼前一切皆虛
假只合題詩贈白雲

放言

李白江頭采月明張丹湖上飛花急黃鶴樓高汝應
推錢塘潮滿我欲吸

古樂府

長樂作為友人陸蓋思夫人鄔氏作也

雌鳩體芳潔比翼池上遊交頸菱花下沐浴芳杜洲往來苕溪水桂樹為方舟雄常迎其雌覆食戲中流翠羽曜河岸百年誠好逑

怨詩為玉霄五妹古二南印用其詩

小樓不藏愁愁已彌天海到天大不容入地厚莫載雷霆因無聲能屢潛其彩只此寸心知洗面鴛花在

折柳行為吳允嘉送友作

送送短亭去依依楊柳津條長青娟容花漫白愁人鶯簧開樹曉酒旆野橋春惱惹見古意離別性情真

五言古

節婦吟為門人周獻祖母陳作

節婦生陳門于歸周氏之子孫孝事王父并王母二十便稱未亡人常咏柏舟什不復理紈巾教兒以義方辛苦忘賤貧至老守厥志絲絲白髮新古有東海婦捐軀報夫君偶值使君賢飛章奏楓宸流徽播千古表在列女文嘆彼周賢婦允宜令聞奈何失記載闈香莫為覩伴偶颶風起會遇鄰火焚光中忽現節孝字以此屋宇免為薪我讀琴曲歌傷哉雉朝飛孤棲而彈弦瞑目歸黃泥賢哉此節婦前後與之齊子既能克家百世揚光輝

春日同人遊升元觀

自昔稱仙館今同好道來歆橋跨磴絕阻路出煙廻登雲既有石禮斗復留臺朱火丹房閉玄經洞府開巨鼇浮積水猛虎嘯重巖鳥聲春換櫚松響夜流堦雪紅平地水冰綠翠雲苔似此幽山院託茲喜徘徊

詠鶯聲

春草生芳甸春鶯鳴上林繞枝送曉日向風落遠陰

既並吹笙曲復變洞簫音耳聆不可見花下來相尋

七言古

渡江行贈碩揆上人

支公來自淮寶筏渡江氾江上蘆花吹滿袂直至錢唐山寺裏山寺高敵石蓮峰星星響徹靜夜鐘濁唇吳水飲渴虎巖服穿雲眠蟄龍潛光隱靈驚法雨落仙蹤賞幽何逍遙宴坐語從容我友有宋玉書字勁如竹風標絕世無高蹈騎鴻鵠君亦與採蘭蘚蘿行托宿何時昭禪房活活清泉掬清泉灑遍百花燈手中杖出獮猴藤可知惠休逢鮑照詩歌千載人惄稱

宋玉謂射陵也

洮石硯行

我獲洮石硯上鐫癯仙章杜陵蔣子爲我言乃是文王之弟老寧王寧王學仙貌變童長髯拂拂顏而紅自號癯仙年百歲洞天藏隱名齋宮石色如碧玉光潤世所無芙蓉以爲質字劃俱露朱云昔提師駐關陜士人獻此比璠璵得之清冷之深淵琢成硯兮藏丹除不知何自出人間歷城道者乃賜予沐手再拜愛古物堂中夜夜光如珠四圍野池金翠冷變化恐又龍鱗渠

張泰亭詩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丹撰丹字祖望原名綱孫錢塘人與陸圻柴紹炳陳廷會毛先舒丁澎吳百朋孫治沈謙虞黃昊相唱和稱西泠十子此集其晚年所刻原名從野堂集前有自敘一篇述其游歷所經而詩格與之俱變毛先舒稱其悲涼沉遠矯然不羣朱彝尊亦謂其五言古體波瀾老成南北行旅諸篇尤爲奇崛又嘗批其北歸詩云句句學杜句句不襲杜句句做句句不做其傾挹甚至故丹寄彝尊詩有慚我詩詞遭知已思君杖履定登臺之句今觀全集其七言古體亦宕逸可誦不獨五言特諸體未能悉稱律詩尤不免於率易

潠書八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潠書八卷》提要

潠書序

毛子稚黄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宗之洎毛氏之學僉曰毛子傳人哉然未深知毛子之心也夫毛子足爲傳人不自今日往時陳臥子先生爲當代宗匠歎景慕一序傾心推與欲以斯文相屬遺翰猶存他不具論也嗣刻稚黄集及詩辯韻指蕊雲集等行世則家弦戶誦衣被近遠積十餘年毛子學益進心益虛頹簷兀坐惟以著作自娛又得詩文十許冊總名之曰潠書思深哉是其審量于微辭儉德之際而得夫有終之吉者乎余讀而歎曰若毛子者眞可俯仰天地而無憾矣信乎其必傳矣顧其持論乃謂爲文欲傳大是癡動輒人

如許我安得傳即傳亦與我有何交涉文章樂事也爲傳反使人苦却爲傳又反使文章不得傳也至哉斯言有其不求傳之意是乃毛子之所以傳也毛子之學先經而後史引事以歸道卓然自成爲一家之文詩則風雅頌爲根柢而暢以漢魏六朝四唐諸家之緒才力遒耳此有因者亦見之至毛子之人今年秋方得晤于諸駿男虎男所土木形骸落落穆穆無一毫名人氣併不作一毫有道氣誠所謂相見令人親別去令人思者說者謂毛子以如是之學之才之品而困抑環堵帶索行歌進不得爲世用退無能邀升斗博高堂歡爲毛子憂而毛子恬如爾臥子先生序尾曰可以仕矣可以隱矣

是二十年前已相期如此則毛子進退故自綽綽有餘裕嗟乎毛子心亦苦矣窮愁著書至以青蠅爲弔客世人親見揚子雲廝位容貌則相與忽之以爲五百年後有子雲則知之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毛子豈有意于傳豈無意于傳耶黎美周譚萬茂先吾黨中有一二人傳則人人傳矣然則諸子之附毛子以傳又曷可勝道哉乃何知毛子之心者終已未嘗數數遇也

順治辛丑秋日饒陵黃雲僊寮氏拜譔

潠書目錄

潠書卷第一

文三首

錢唐毛先舒稚黄 一名騤字馳黄 著

序一

愚山詩序

日月積氣之精而成其質者也故大而有耀光遠而終古不沒夫文也亦積而已矣不知積者亡論已其善積者積學積才最上者積性情焉古人之文語少而若多指若近而卒不可磨者有大于形者也善夫軫石王子之論文曰文當使三分在楮墨七分在空際空際者性情之所積也宣城施愚山先生深于性情者也而又山

川既擷秀氣且少好詩以逮強仕不倦其積于學與才也厚甚人既知之其積于性情者人不得而盡知之也先生後先刻詩凡若干卷復總而刪之都為一集今讀之反覆紬感宕折頓挫紆徑橫側如有千里不能阻三日面而不得相告語者此何故也故其于遇也人之所樂而先生慨然人之所華而先生寂然間嘗馳驅燕粵縱轡齊魯凡游陟之所歷覽遇會之所酬答悲愉之所交屯乎之所值一以其所素蓄者遇之故思理益沉著而不沒于文采其悁悵窣勃始難臆測若是猶可以楮墨求之耶今夫蛛之有絲至微也吐而蕩于空際隨所之而著于物則經緯生焉心氣之微猶蛛絲也時掐掐

靡所薄忽與物遭膠結不解而著爲文是故微而微蟲
大而日月皆是物也不朽而能大皆視其所積已矣禮云
肫肫其仁肫肫者篤也亦厚其性情之辭也而經綸是
生夫道在蛛絲豈或有異邪知此可與觀先生之詩矣
亦可與觀先生也已

安雅堂文序

前臬憲仐國宋公按浙而治未一年中蜚語去事已大
白復來浙遊湖上自去年冬月至今年冬乃去將行出
文若干篇命先舒敘先舒受而讀之嘆曰嗟乎公豈徒
以文章見者哉昔公之蒞浙也甫下車即晉七十二縣
之士而觀其風士皆兢兢舍毫吮墨爲文期當公意者
甚于試學使者公乃相其文之高古典雅者拔置第一
以風多士先舒竊與焉當其時士咸思自剔濯讀書稽
古自澤于大雅以副公意一時毋敢以貌肖形似之學
進公前者則以公經術文采皆根本于聖賢理義之奥
而振興廣厲之意至深切也即是可以觀公則凡公所
以飭諸躬而措之政者概可知已且外臺風紀之大職
也東南百城且扶杖栻目想望至理而孰意公竟以事
去官幾蹈不測上天蒼蒼禍以旋釋于今三年巾車復
來浙之人得再覩公面如更獲奉良師而保抱于慈父
母之懷也痛定而思有爲公泣下者然公不忘爲民惓
惓之意屢以利弊屬當事而浙人終以不得公親蒞茲

土爲恨故自三事大夫以至百姓咸幸公之來惜公之
去皆曰昔者公受遠故今何舍我故公亦惻然不忍驅
車北首而淹留者亟歲時討論今留此多于當時持憲
之日而在西湖所著作亦較他時爲多烏虖豈非意氣
有以互相孚感而然歟公文亡所不有其大者皆有關
于國計民生休戚沿革之故次亦足以通夫存心取友
流連忠愛諷諭之思或以公感概憂愁大有類于太史
公劉向者故發爲文章益工且多如此余謂是固有之
然非公中懷之所托也蓋公道氣深湛胸次灑然所遇
輒安無所怨怒其文觸境寓情以理自適已而已非有
如古人之不能自堪者故雖驚挺拔而卒歸于雅正
使人讀之油然生懷古企道之思焉言者驚曰然則公
竟無意當世邪余曰否否公以道舒卷一聽于天而天
之生公其意實將以厚畀之況憂樂從民天心何吝焉
行且起家爲雲爲龍庶幾待膏雨者咸有望矣且以公
之才何施不得斐然述作頌聲靡興即爲公惜者更不
必誦赤烏而賦懷沙也請以先舒言爲券而即以爲公
文敘

鄒訏士新詠序

余自惟作詩亡益久不復言詩矣今年春常州鄒訏士
過余出近三年之詩示余且命之言噫若訏士之詩雖
不命余余且將有言何也訏士非亡益而爲之者也原

夫古之作者命思謀篇必有其法求音數色動與典偕然皆有神理出沒其際譬日月經天自有常度而羣星閃爍流隕善變多于日月而終莫能與日月爭其光月之死生朏朒又變于日而光又不能與日等此古人之文章每當巧不御必大復古乃通變也許士毘陵士也山有夫椒水有梁溪古奇蹟有任公之壟延陵之墓許士含吐英奇懸擄下載又遊燕趙越以拓其氣氣亦豪矣豪則蕩蕩則佚久之而土苴古范以能衍為雄高吾多見之不必才如許士也乃許士則唯古是范也而縱橫蠱削悲惋妖麗之音又變現無端倪大合鍾呂細入毫髮輒與古合何也斯許士所為善用其才者也夫雋

以命才法以準之恒以致之斂氣就和使不為怒而旁薄有餘味孫登云人不用才而果在于用才火不用光而果在于用光此其驗矣又古歌云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夫唯不變乃閱變日之謂歟其許士之詩之謂歟吾故以大許士能復古也能以變閱變也此余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者也

侯大司成崇祀鄉賢序

今年春二月朔日河南商丘令君受學憲檄請故大司成侯若木先生位鄉賢祠崇祀之蓋以昭名德于弗諼信仰止而示風勸禮也于是鄉大夫士耆老恭送者數百人已先生仲君方岳適越屬不佞先紀其盛而為之[illegible]讀先生家傳拜而嘆曰嗟乎賢士大夫于風仰進退之際其關于國家之運數豈渺小哉而世之說者皆謂慷慨激烈之足禍人國以為舍養沖和是戕元氣故能摶結大化躋世太平豈不誤哉商丘鉅邑英哲代顯如[illegible]獅蔡充之流類以風節著聞然未有如先生之矯矯者也當熹廟末載奸璫用事朝政濁亂天下事幾亡危矣楊繆諸君子正色抗章顯與為敵雖纖毫不能撲其凶焰而卒糜爛于其手然因以作天下忠憤之氣使人心不平久愈轉激卒感皇天龍興潛邸雷霆擊一朝廓清而先生當是時以瀕死之餘生得起家為天子文學之臣[illegible]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門飲

盧瀟橋側徧顧諸生酒酣泣下時亦豈自意復覩今日更立雲霄而近日月也嗚呼昔人有言孔父義形人莫致難孔融立朝魏沮遷與忠臣國家之底障所以動義概而近邪萌者也然則楊繆諸君子功固不讓文舉孔父而先生嶽嶽正氣屢摧奸邪道又豈出楊繆諸君子後哉今夫霜霰零而松栢槎枒于高山之頂湍波嚙而危石屹立于大水之涯非故欲自殊也凡卉既隕泥沙既盪則為松栢與危石者自有不得不顯之勢而議者顧以慷慨激烈少之責以抱沖和而蓄元氣不亦過乎先生年二十四中進士後二十三年而歿中間家居服官皆[illegible]然有節概茲論其皆者如此今者朝野論[illegible]

生大節已與楊繆爭光而俎豆其鄉又將與史蔡諸賢同禪邑乘商丘古睢陽郡也南有微子之廟北有張巡之墓先生之祠與峙其中英靈彷彿如見先耀春秋禋祀官爲時舉亦可謂無負忠義矣後之拜祠下者跂先生之德而慨焉思齊慎無處于霜霰湍波之時視同太平之代以委和自命也庶幾今日廟享之心哉

贈袁樸菴七十序

古之貴壽者非徒以其得年多也蓋覩老成人亦足以觀世變察古今感慨係之于是乎在故賢者之壽不同于恒人焉吳門袁樸菴先生今年壽躋七十始先生戊戌來西湖余與一再會面即別去未由展談讌然先生頗亦有以賞余今年復來余攜酒過其寓酌先生酬先生起釃酒慷慨而歌已嘆曰吾年七十閱世久矣而世亦閱吾身且余所謂倒植人也凡士自賤起家爲官振踔風采爲當世所震畏盛車馬廣交游爲娛快角騁之好或更稍自樹有施于物天下士益相與矜而樂頌之已優游林泉老焉若僕生神廟初載耳稽父祖之清華恣遊敖其視大江以南山水皆吾園池而名姝巧笑倡優俳客之徒悉家隸也歌詞一落筆晨而稿脫夕徧里巷過數十日而海內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諸坊出趙毯燈燭高堂所奏無非袁生辭也時天下大安樂已稍繇是至于今今游宦非余意而又報罷余且老矣[illegible]于末宦時嗚呼事豈可復道也吾與君唯飲酒余以觀先生益豪忼豁達人也命余深矣嗟乎今之人亡論沒身富貴者顛蹶而凛溺即踔踸自矜飾爲名高凌而衣且口爲之呿而目爲瞯不惜甚勞曲高其尻猶欲飾之汰應亡疑吾嘗以喻歌發調凌過而中不續旣啞且促卒爲聽者笑先生聲伎游酒至老不衰其平生跌宕文囿而蹢躅宦途皆其不自掩其眞者也然知先生壽矣夫益眞則有餘于質有餘于質則逸逸則日休日休則壽夫先生之壽可臆量也哉

吳次公詩序

余與次公游好二十年其人歷落有節概文甚恢奇爲詩特不多耳每一落筆輒蒼涼頓挫如以金鐵作畫而風雨颯集于豪端也余每讀之咋舌而驚通次公不以屑意顧喜游十餘年間浮江渡黃河還歸山東極登涉瀨故胸中益有奇欲吐而不欲盡于詩發之何也假令盡發乎詩詩則固益奇而次公之奇爲盡於此此次公所不欲爲之耳然欲觀次公者亦可于是乎見之昔相如爲賦稱吞若雲夢者八九今次公不止八九雲夢而文辭所欬吐未及三二此吾所以觀次公者邪

麗農詞序

天地之開人以文章也有不得不開之勢故文人之趨于變也亦有不得不變之勢善論文者因勢以爲功不

善論文者反之夫三百降而爲楚騷也商周之作者必不知後之復有騷也騷之降而爲漢樂府也屈景之徒必不知後之復有樂府也等此而遞下亡不然已嘗疑孔子錄詩而遺古元首南風塗山五子諸作大略取周爲多間及商先王而止毋亦以時代殷遙稍從遷祧之例也歟今世文章家泥古而罕知盡變與溯而追源則欣然欲往與順而窮流則掉頭去之曰是嗰音也宕往而不返者也嗟乎千古旦暮耳其可以一成之規畫之歟崮陵鄒子訏士奇情瑣詞先後有麗服諸刻其作慍之妙如流波如靜女其設色落想都似不從人間來令讀之風刺揄揚隱而微中使人留連焉惝恍焉其意義

視三百篇何以異哉雖然余謂皆訏士之學爲之耳蓋訏士負宏博才其于文章眞能窮源極流者也所著文抄經術史學條貫紛綸而便便出之如雲屬河注故雖作一詞皆有大氣精思貫其表裏而足以益人性情如此且訏士射策中甲科中更不得意其纏綿悱惻之思不能不于詞發之而又必本太史公所稱國風小雅以爲托始獨難爲拘墟者道耳同郡陸景宣嘗語余今之塡詞在南曲余深嘆其知言塡詞者南音之祖也夫文章之日開而趨于變也天也孔子且不能違天而必因乎世今之善論文者亦知之耶

黃氏印譜序

山川之奇不發乎物則發乎人地値炎海之徼曰閩閩之莆閩之勝也仙掌之峯高三十丈巉然特立如人掌然溪巖亦高三十餘丈洞壑幽秀邈然絕塵意必物產有奇怪疏其氣然不過礪房荔枝之屬耳殆必總萃于人古亡論已而今乃益罕聞何耶今年春値黃君象侯于瑣華之觀君生莆中又甲族也族大而質奇其穎必達其用必弘顧象侯無他好獨好篆刻躭甚夫篆古之文也穗書龍迹轉宿倒薤其廢也既久獨于印章物之象侯而好是于古篤矣夫古服亡深衣不爲禮古樂亡練弦不爲和古書亡于程邈今書亡于衛苞古制不亡獨有篆古篆不亡獨有印象侯之工此非深思敏乎

何能獲哉觀其配合晝點之奇奏刀起歇之妙側讓而參差或整而或欹悉洞本源動無臆解法既醇古而森峻莆之勝近發乎象侯其文古也如是殆天地之巧既泄不欲中斷而寓諸器者耶象侯之技亦肖于器耶其亦有神明焉人視之爲神天視之爲器何嫌于肖象侯固喜遊今將別我去之齊之燕之洛之楚益騁舒其奇夫篤于好古者懷古之思益深茲遊也値河山墟墓必多徘徊不忍去故于臨行出其印譜而爲之題

送許酉山還鄴序

嗜壯哉古鄴都之風也韓陵扼其東太行峙其北漳流縈廻蕭野膴膴西河片壤尚有卜子段干木之遺風焉

許子西山實生茲土來遊西湖與僕傾盞一通紵縞遂聯袂于大河之濱贈我新篇飲我醇酒許子系出名家早登甲第食蔬御敝不殊寒儒語僕云文章山水雅自篤好而于仕宦榮進之意蓋澹如也觀其志趣艮不我欺若其泛洪川陟峻嶺狂呌明月醉揮紫毫山猿孤吟遙相倚和四望無侶悄焉生愁古人風流于茲可想咄哉許子雖心蛻塵壒而道乘濟物日月斯往富貴方來升為蛟龍頫作雲雨噓枯吹潤四海以之乃許子展徧吳越賦詩一卷旅寓北墅西郊煙嵐謂余識曲借之把玩時五月二十日也去今七十餘日而遽爾張帆辭吳返鄴為我稍止姑乾一樽歸訪三蘇猶有曹公藏石墨否遣送一螺可為奇妙勿謂道阻遠莫致之但把君詩卷南望呼我或有應之者耶

柴虎臣云文字雖不多但覺烟雲滿目無蹊徑可尋

槩書本不載詩詞中唯南昌王軫石猷定同郡柴虎臣紹炳沈去矜謙三君詩略載數條以其為亡友之遺筆故也

先舒記

潘子詩序

余友潘子新彈文之儁也今年冬日將遊國學入燕同人與別為飲酒既一再行潘子袖出詩一卷揖予曰稚黃足下君名知言者也請為僕論其大且聞古人載贄之義必有行卷以自通于士大夫而序文贄之先也願徼嘉言而唯子重輕布之予敬受而讀之歎曰壯哉邈乎卓矣斯古人之軌也觀其骨清而其澤腴觀其調則流麗而俊發不糾乎梦觀其體亦上亦下高者擥漢魏庳者提中晚矣夫古人言皆有志而飾以華故聆其聲而中可測矣若夫今之人不然哉不然哉辭未既有客進曰然哉毛子之言是足以觀潘子夫潘子清者質也腴者文也不糾乎梦能之長也體亦上而亦下其在志氣之交乎志上而氣務行准古人束脩之道則然是潘子已矣已有客更進曰予有以徵潘子之遇矣于詩乎徵之淵渟而不暈亭立而直上竊嘗怪昔人游京師挾持文章多訟澤感遇如赴愬然今潘子必且一謳一嗚鬱然而與側近日月干薄煙氣且使潘子遇不遇為赴愬不肯矣況才如潘子而行留迹者乎則潘子之以詩行其不同乎昔之人行卷明甚客又有進者廼曰諸子言則然矣然潘子之詩將不止于是蓋昔人多以遊壯其文今潘子且過大江涉河渡易水望雙闕之嵯峨觀京邑之壯麗且交結海内之賢豪平生慕用不及見者皆平揖高論聞益以恢奇斯潘子之詩當益以高大如潘子矣予曰妙矣觀潘子也予未敏言之不足盡潘子如是請藉諸君之辭以祈潘子于是更斟酒酌潘子且歌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君其醑之潘子再辭而後飲前謝曰黃流喻德某不敢當也夫學以作人于祿豈弟庶幾願之且徼子論詩而予稱詩循前志已敢不述

愛君之德音焉日將夕情既宣油油然揖而退

秋槎草引

余于記得二語曰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而知爲詩之法竹箭惟有筠故材松柏惟有心故得古斯二者與文章故無與也而文乃生焉黃子仙裳僻居泰州而詩流傳西湖甚多余向讀之嘆曰黃子其深于禮者乎惟筠也故投方合雅言依乎物惟心也故偪于情而無衍曼今年秋黃子果來西湖蒼髯古貌巖凝若神志肅而氣溫欵合而不違和因言以求其中益深且遠余自喜因詩能得黃子則余殆真能讀黃子詩者也乃黃子始示我文今示我質文故得材質故得古黃子兩行之而余兩

得之而黃子又許我讀其詩故授余秋槎草也余自喜益甚雖然以禮稱詩孔公且許卜子矣黃子得不許我讀其詩也歟

印學要言序

聖人之學治性爲尊利用居末小人之學專于利用而厭治性者蓋印一藝而古今人用意絕殊可以窮源可以觀變矣昔者倉頡造文而書契作小學六甲之學遐哉不可追垂諸今惟篆籀龜蟲諸文字而已然古人爲此用之于幡符用之于殳署章璽今文皆廢止刻印尚存其法然余嘗疑之夫今行楷草書已足給用而于印何獨不然且文人學士往往躭好同于道術經業之不

以是說也學禮者益知之禮曰近人情者非其至又曰朱弦行遺音太羹有遺味又曰醴酒之用而酒之尚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夫人之賦質性以雜氣性靜而安氣動以馳古人去其故凡事皆行之以紆徐委折之意而不爲厭苦後世遂性而用氣故競趨于捷捷者利用夫利用聖人所不廢而一于捷斯小人矣爲其無復深長思也則性將流而爲氣使嗟乎人藝也制于外以養其中者也而猶可徑縱焉余友黃子素心儒者也治聖人之言酷躭篆紀又不溺技且著印學要言以發明其理其托意益深蓋先語乎德之盛者藝必精知此者吾許其讀黃子之書

其書凡若干篇精刻斑駁類古文覽之者皆見茲不具論

柴虎臣云敘印學處多敘作者處少然說得此道如此高深其人其書已隱寓其中矣故後只須略點則泥正面而用旁側却政從旁側處見正面耳古人往往妙此法文亦便復如篆如籀思理逼古

送秋岳先生赴雁門序

歲暮矣秋岳先生來西湖諸子與先生夙遊者喜先生來且聞將以明年春赴雁門咸飲先生酒預歌辭以餞之先生起謝一再而先舒進曰先生蓋古人哉何一非有而不居者乎先生自始至今歷宦幾三十年以一身綴四海之矚官未嘗捷數起數謫如以先生才稍自抑與稍自見則未有不巧獲者矣然先生慷慨善爲人之

入則輙自抑亦自見越石脫驂之義曾連解紛之只陟
時時爲之而差伐其德以故海内人人頌之微獨西湖
諸子也以是二者觀先生恬于自居如此然則歌辭爲
餞而先生辭之也宜哉其將已乎曰否肅得已冬山黯
淡日暮酒闌先生欲發而未行也行且春矣江南艸芳
千里于役自茲焉始其孰能不愴悵憯恨而况與先生
遊好者乎然吾聞雁門古雲中代郡地也昔人多顯功
名于此今天下匆匆東南注財賦西北爲尾閭泄且至
涸先生倘戎事至其處當必大有以紓其民而東南望
之尤切大丈夫無論語默出處期有濟于世也吾聞恬
于居名者其任實事必勇吾當直以是進先生先生其

必無辭請更以是言酌先生酒

送姜先生序

古者臨民能以實意爲治者類愿朴少文采謝絶游好
謹身自媚于百姓而已若此者稱惠吏其被風雅喜賓
客則士亦以此歸之而不能孳孳務勞至瘝乃職或手
板拄頰望西山爲高致古人蓋交譏之且好士固亦無
損于爲民者也吾越定菴先生志古人之道起家元城
令不十餘年歷給戸兵禮三垣事内擢未補請假歸里
益黑頭卿矣僕聞其門生吳子曰先生爲元城時以督
治水過勞且種濕脚偏短因自乞罷諸上臺咸惜其去
不允卒以功最入垣中先生又嘗語僕元城被兵後

冬噉土邑多流民余曲爲招集使爲居人墾土荒者得
稼饑者得饁兩復便利已流者多以逃人自誣反累其
主被害者踵接也余復爲設預首法而嚴其反坐自是
害息嗚呼不知此二事所全活者幾何人也及在垣中
言不輕發發必舉大政洞窾要如減罰鍰贖流人及邊
海駐汛諸便宜事諤諤不稍恤卒以如議當時賴之益
先生爲意政理如此而又開顔揖客樽酒論文間風尉
薦亡勸而不德此雖古人兼者殆寡然先生常爲名高
者乎冬十一月先生渡江來未幾欲還里同人爲會讌
辭以志別僕聊村所聞以楷手起爲詩先生非久臥里
門者他時道益光業益顯茲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爲人

也然究勤民好士之心雖進天下于古可已又何不足
以盡先生也歟

張氏述祖德詩序

古稱世家有二其一先世勳庸須爵食土子孫相襲者
也其一射策中科而奕葉繼起者也然吾以射策者爲
難焉蓋勳庸止藉于一人而射策者必人人自奮也雖
然自江左重門第而沿及唐宋亦參用任子至六官則
其爲世家猶勳庸也獨近代專重進士即至貴任子例
不得顯仕顯仕者必由文章身中式起家決于試得或
不得之數故今之世家又難于古武林張氏世有名德
自始祖惟善公而來中科目居官者五十三人其由

於作者不可勝紀於虖盛哉邇值變亂宗祊沉淪其九
世又競先生復葺祠西湖上禋祀重新神人以和又念
厥世之忠貞孝友勳業文采與夫高風芳躅恐日就湮
沒乃作述祖德詩一篇凡七十韻敷揚有體條敘有法
垂照而核文簡而明其古人韋孟之流歟嗟乎勳庸而
世家父祖之澤也甲科相承而與有爲教養而拔擢者
是朝廷之恩德也又競志行端潔爲張氏宗盟其述祖
德也凡于君臣遇合之際與忠藎竭節之由必纏綿致
意焉蓋有思也夫述先世而不求其心與忘其所以自
致者不可謂善述又競之述述之尤善者也推此而大
之吾知張氏且世以忠孝顯而吾徒以乘邀珥貂耶亦

海內哉祭於志者于是乎觀

吳樸齋集序

樸齋者吳子錫斐之自號也吳子既以仕不得意因綴
其平生所爲詩文錄而藏之間以授毛子使爲論次毛
子讀之嘆曰壯哉吳子之文一往而從百折不窮浩乎
其若滙江河而朝于宗吾于文測吳子而可以觀其胸
臆已蓋皆湫乎不得自攄抑過而發廼爲震盪夫文者
聲也天地之聲惟雷與風百音托之亡論人聲與竅生
物之嘷鳴也抨擊而鳴者亦雷類也摩而鳴者摩則熱
熱爲火火者雷與風之由生者也雖然其始一耳而俄
而假諸人有細大焉則又有[illegible]工焉工之至者極于文
章焉而止而工必兼大不大不能工也然而工可爲也
大不可爲也天授之器大故聲亦大溪流瀨汨江波湏
洞故溪之文縠而江之文潮皆聽聲而可以得者也吾
于吳子之文知其所始包韞闔奇而所如若昧伉涼爲
辭咄唶爲響蓋有以抑之而發爲震盪者乎大而益工
行可以遠風耶雷耶夫我浙之西有瀦妍秀之極匹也
而更出永昌諸門東眺龕赭見三折從西南來激怒澎
湃浩亡垠涯爲吊先後吳越諸用兵處慨乎思古三天
子之都則廻視襄湖又悅焉若失此吾讀吳子之文而
壯之亦若是已嗟乎江故以折怒也雷與風亦奮于槖
者也久之安流以極于歸墟焉久之而解然拆冷然善

焉使天下受其鼓盪潤澤而不得名其聲與象美哉吾
以是觀其至矣則又安能測吳子哉

柴虎臣云似昌黎亦似柳州然却不見襲處

魚川集序

學制舉義者稍知比偶即自命中得第人稍握筆試爲
詩賦古文輒自命傳二者俱足嗤然傳之難更數百倍
于中第而人多更易言傳者中第可稽而傳在千古後
事虛渺易誣也吾鄉文事邇極盛然確乎可傳者嘗私
數不能盡十指至三二而李子東琪出東琪詩婉麗絕
俗有儁骨其文能自辟閫議不戢于大道風調罕爲規
摹而不齟口凡吾稱東琪必傳者也或謂東琪困諸生

久不得第是易且不能取而何有于難者子之誑益西
余曰然中者閱主司三人六月數日中被反耳得之竟
得無退落耶今求傳者或挾聲勢或結援多更數百年
後雞骨已灰久甲第化荆棘聲彤銷亡朋黨俱盡子孫
綿延寖忘其上世獨有文章露頂色與天下昝昝善雌
黃之口相撲抵耳挾見自殊日刻而月峻當其時作者
不知有靈與否即有之亦不能以其魂魄從旁吐半辭
自爲助搜嚥糊留以漸零落古今來眞不知幾千萬矣
然而天能各文人富貴而不能禁其必傳是盎人之自
予其權以爲寵者也天弗與也吾之信李子者以此嗟
乎使吾李子傳亦以其文章决之千載後豈可知吾將

與東坡酌酒以澆長空一慟古人鼓悲壯以罷身後名
顧足問哉

送黃仙裳還泰州序

八月八日諸虎男驅而告我曰黃仙裳果來矣一宿之
越返必造君余喜然意若其流滯江東爲日且長不能
待也隔數日而仙裳𢣠來余怪其速仙裳顧我曰無所
遇歸矣雖然此行獲唁桐鄉陳先生且觀西湖而一得
當足下吾何爲不遇哉余愧謝不敏及訊所爲陳先生
則昔守泰州識仙裳于弱冠後罹難而仙裳亦爲破家
嗟乎仙裳越千里而哭知已于宿州之餘誠古道也乃
獨不辨唐突耶仙裳曰固也吾游越猶西湖也吾固無
所干故亦無恨此吾所以輕裝而來拂衣便可去也于
是秋既中矣月皎然風冷然一登吳橋再酌荷翹箏舟
待別相視黯然遙指北關湯湯河水余珍重爵仙裳曰
子决行矣浙中山水文章師友之誼足下載十之去矣
而令子屺懷虞侍舟次眺聽不孤布颿無恙當還報我
足下果不虛此行也獨賞我太過未敢以知言許之仙
裳笑不答乃解維去

送惲正叔西歸序

古今若瞬息而一日有千載吾茲送惲子也有重望矣
大道有深焉而文以顯之今有人楞然以爲形囂然以
爲聲以道自翹而糠秕一切形器之物吾不知其于道

果有得焉否也抑猶未盡其顯焉者而姑以自張爲耶
惲子一夕飲余論文甚酣快乃窮其爲文之所以然者
以相爲勗勵吾固以存之久未敢以告人吾固以求之
未敢以輒叩人而今乃更聞諸子嗟乎惲子吾願吾子
之姑緩行也吾聞遜菴先生今學道人也行李淹江東
今將西渡西渡必館于子余將進告以其心而小叩之
先生或肯啓我未可知已子行即不爲我緩能無爲先
生緩耶悠悠古今有其在我而後乃可以聽其還之文
章速朽物耳庶無虛與子之交相勗也歲聿莫矣其果
行吾更當與足下飲酒

二子新詩合稿序

三子新詩合稿者同郡丁子裘涵張子芷青諸子晙庯之所作也三子者其年略同風調又同其文不必盡同而略相同故合之合之者同之也丁子之詩夷猶而靜韶逸而令其精熒也如鏡而擊之若不勝張子之詩蒙遐而頓挫悲涼而宕往如雷之將奮而巨石屹然以拯之砰砰殷殷不得舒也諸子之詩筆淨[illegible]練輸寫要渺而善托思望美人其來遲情又惆悵而不得夷嘵中心兮何懷故讀丁子之詩而丁子可知也是修而善下者也雖在芬華亡所蒙用亦𥘉靜矣故讀張子之詩而張子可知也其旨深矣其材壯矣秀不斷春枒不畏冬其欲經其所未嘗者乎故讀諸子之詩而諸子可知也慨乎其如弗決也須陽豫而思沈冥者也其致意也故波瀾而雲逝吾有以觀丁子溫然而煦爲春滋以漬以久朴者沐膏澤都者揖芬芳天下化之丁子以之吾有以觀張子碎萬夫而色不洸趨百里而脉不張然後可以將大車而涉遠宅遠哉遙遙張子以之吾有以觀諸子日溝河梁道阻且長停車漉歌善爲愁方詩云嚶嚶艸蟲趯趯阜螽吾其爲諸子賦之乎雖然言衷之旗也思志之輿也亦既昭其外將徵諸心亦既揆其辭將設諸事亦既旌其端將竟其末僕又與三子當相爲要期者也故樂觀其詩而敘之也知三子之詩所以異夫三子乃可同矣亦可于是觀三子焉

四子西湖竹枝序

余讀唐人竹枝諸歌而知詩之將變而爲詞也其語質而俳其情冶而漾其音淒怨而忞悷其意思宛轉就淺就深無所不入塡詞未暢律絕將衰斷續之間此蓋與焉其爲詩之別子而詞之鼻祖乎雖然有數難焉欲其放不欲雜也欲其近不欲俚也欲其穠至不欲其蕪[illegible]也淺易近事入之皆古街談巷語化之皆雅之數者才人之所難而學益不足恃矣況無才與學者乎同郡遜日西湖竹枝之唱與無不妙寫才情一彈三嘆四子合刻者吳大紳諸子之所作也大紳之才大引聲有餘祖定秀出如玉發璞玉圃老復勝嫩潛九宕而能理以四子之才[illegible]足孤行而況于合之歟世之論者徒以詞爲[illegible]聲之響於大雅或班余謂塡詞變而爲曲曲變而爲更猥爲掛枝流蕩極矣而終有所不能廢以方此則末孫也由孫追祖是復古也且歷而上之可以得[illegible]子夜之遺音焉降而下之可以通南北九宮之源委持則又是通變也夫能復古又能通變作者之功盡于是已昔老鐵首倡此詞西湖絕盛者遂數百年今茲風美西扇遂欲掩老鐵而過之時方開泰兆于文事此湖殆將頓還舊觀也歟

贈周先生序

杭之襄客鮮[illegible]四方襍奏民物繁庶儼闕

闕者一壟而猶爭析售之夫民稠則亡者貧益衆土狹則塚墓偪而不稍相讓故杭之俗邑里不給居山林不給葬勢實然也沿俗之敝其風遂不重葬亡論齊民即薦紳家淹遲有至數十百年者或積棺至累數十木燥隙開蝕裂漏穿枯骨朽髮洞見表裏國之人既習之其子孫亦已不爲之額泚焉先舒家幸有故墓世世守葬暴木者少獨毋以卜葬不吉幽停塊土且十年彷徨求地撫心中感又觀古人葬皆有月日而律久淹[illegible]櫬者皆罪大罰嗚呼先舒之罹于刑也久矣夫西之吝周先生從丹陽來善相宅兆先舒與偕之母停幽之墟踞而請曰葬師皆不利先生可之先生週顧俛而覽于先舒曰

吉北峯抽源青芝迤長辛龍轉亥兌入天黃飛鴉開个主利文明先舒復跽而請曰富貴非望使風不與骨水不嚙膚即慰矣夫葬師俱不利也先生許之凡三請而先生辭益遂于是先舒謀諸家大人議葬遂決竟以某月日奉母氏之柩藏之嗚呼先生一言而幽以安先孺人之魄而免先舒于僇民爲德曷既焉若夫廢興榮則天與人鈞與其責而世常求之地脉斯爲過哉是歲孟冬先生別予歸丹陽于其瀕行而序以贈之志感也且以告世先生名昨非字居然少讀書家貧操履方整有古人風

胡太夫人暨令孫同壽序代作

里周子子愚與余少比屋兩家通好故嘗得聞其今祖母胡太夫人賢甚悉今年九月太夫人八十大齊而先四月爲子愚三十同人謀爲子愚稱觴賤兄弟皆在焉子愚辭再三不得乃曰無已而必須諸君子者則請先爲某拜王母而後敢辱命同人咸以爲然于時榴花方灼新蒲御酒走一介京師要余言以爲祝余聞之曰孝哉子愚之爲壽可謂善事其親者矣先輩吳門歸先生嘗謂前古未聞有賀初度禮亦未聞有以文章爲壽者不知始于何時然吳俗率過五十以往始稱賀及朱參軍與顧孺人雙壽則以六十自是又加十年而爲壽是五十且不與況甫壯哉然則子愚之固辭禮歟曰禮

也然終且受之者曲爲孝也以是通情之窮而孝由是以起何也蓋子愚之尊人曰倡生先生先生固篤孝今從遊且八九年矣猶憶歲戊戌太夫人七十而先生適亦先爲五十簫鼓宴飲賓朋闐溢太夫人顧而懽焉以矣今其能忘之邪抑不忘邪前十年先我爲壽而歌吹沸于庭也今胡以闃而不聞也前十年先我爲壽而袞冠擠于堂也今胡以寂而不見也此必有矗然傷心者已則亦亡以慰先生之神靈且孫者子之貳也得歡而忘憂老人之常情也故同人爲是舉也以使太夫人爲若其子無亡也者夫禮親在恒言不稱老故使先生在今日固可不自爲壽而子愚則有必不可以已者不稱

耄者引年愛日之誠而先爲舉觴者舞彩樹萱之微意也君子謂是情之至也而衷于禮余亦早喪母鞠于大母烏烏之私曷能無懷與子愚類同情焉故言之能切若夫月出于東金星預輝吉祥之氣有兆斯開百二十七日中而祖與孫同壽此固積慶常事耳舉是以爲辭又烏足知子愚之心

青桂堂新詠引

詩亡爲物名理而已顧理弗可以顯爲辭而藉情與景逶迤遷延而後出之故指微而旨永俾之遐思不可直率詩之道也故曰詩之亡也亡于理勝非理勝之能亡詩也以理言理而情景亡併理亦亡則詩從而亡余與

丁子素涵所爲青桂堂新詠大略以思爲主以才輔之才與思交緯而情是焉生又割情之十七留連景物夫景物勝則没情情勝則没理斯談文之常家也而非所論于妙夫文者也古人云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文與物忘何物非情情通正反何情非理夫天下之理亦寓于天下耳凡思之所得而有無者舉皆假寓而況口耳之所遇墨翰之所操作者邪余讀素涵之詩因景物而識情因情而識理因理而知凡理皆寓凡寓皆理則信乎詩之作無非理而以理爲詩者之亡詩也悲夫

平遠樓外集自序

外集者何集塡詞也外者何外之也何以外之古經不得已而變風雅古詩不得已而變六朝近體不得已而變中晚中晚詩之末也塡詞抑末也其辭蕩於心其節諧於吻其溺音乎道古者恥言之而予又何從事於斯生乎開元之先予徵得其聲然予弗敢開也立乎祥與之後予覆覩其成然予弗敢廢也雖然弗敢淫弗敢多男女之際有執手之義金閨之思上宮閒館罔置喙焉是弗敢淫也約其什不盈數十是弗敢多也首稱冠以諸吳聲曲及詩本諸其始基也嗣以雜曲著其流也客曰其間感仳離而悲怨嚬壹何多邪予曰是托也非志也夫人衷有所隱而辭有弗能已則更端以達之離騷之志美人日君張衡四愁非直爲錯刀繡段而已也客

曰唯唯可無罪已

述先烈詩序

吳郡蔡忠襄公昔撫山西軍甲申死闖賊之難先舒讀公子九霞之述先烈未嘗不嘆時運所去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回也古人于廢興之際往往嘆國家之無人或有人而不見任用及事後則爲之咄嗟惋惜而不能已然觀忠襄公不特以孤忠見也其沉毅幹敏馳驅兵事李賊雖悍亦頗爲畏郤綽乎有古名將風廷對無不稱意俾以全晉使爲保障可謂用矣夫山西古雄鎮也羊腸呂梁之險阻馬陵雁門之斗絕晉文以霸三家以強尹鐸李牧用之以守而公之才略不讓古人乃既用之

而卒不收其效豈非天乎雖然當其時以天地之大國
步之艱而撐持如公者不能數人而又未免文法牽制
臣子之心力固有不得盡展抒者則又不可謂非無人
與雖有人而不克竟其用也乃卒以與城俱殉悲夫可
獨諉過于天也歟九霞著書等身今獨刻其先烈詩以
傳參聞善述慎言其餘蓋忠冀得忠臣致身之義而九
霞得孝子守身之道又見公家學焉讀既敬拜而題之

送張祖望遊燕序

古人云人生豈鹿豕安得長相聚況良友遠別倏間山
川渺焉生愁矧其能已張子高懸士也邇乃因人作客
揮手辭家言之薊門展眺陵闕東渡易水古風猶栞覽

古悲歌與可知也然燕趙古繁華傳俠之鄉也今張子
頹唐布衣不作邊幅居然枯骨去登金臺將使郭隗然
疑樂毅合矣復何為哉不如休矣雖然張子此行固不
得已一二難悉我其知君斯別也北風為霜曉月掛樹
樽中酒盡門外馬嘶恐似婦人不肯揮淚愁咽之極形
乎文辭足下去我且三千里別我當一二年浮雲空來
莫寄短札遊衍之暇倘懷故人但出茲文玩之以當錯
刀之贈可也若報我瑛琚與否是在子矣

陳夫人五十序

陸大行鯤庭殉節後二十年陳夫人始五十夫五十未
足為壽然夫人則可壽何也蓋瀕于死者數矣而卒以
不死以至今日又于是知夫人之必享大壽也凡物之
蓄且久者其發必華乃蓄之久而發也又若遂而若閟
使不竟豐斯其道必長久不敝夫人貴族也三歲即出
繼為姑女及歸陸氏雖世仕宦然甚貧大行歿家益落
叔子又胠篋以去余嘗過駱氏莊見夫人所棲危樓數
椽不蔽風雨羅囊嚶墟落寥泬蓬蒿蕭艾與公等共迴思[illegible]聯之
盛與大行在時車多馬閑賓客滿坐不勝為之欷歔而
問夫人處之怡然不稍動色雖夫人之德實能安之然
所遇亦扼苦矣十年來事益多倥偬不可詳述嗟乎天
生夫人也不偶而故閟之以遇如此豈所謂蓄之久而
發之不必華者歟或天欲久其守而不敝故有待歟古

者貞姬烈女或身膺華帔省拖榮寵聲施于方來亦有
憂危以終颯然不見有可羨者食報不食報弗可知皆
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夫人公子繁昭為余言夫人為人
大抵婉嫕慈孝其處變故如常時不為激烈之行獨欲
殉先大行自樓墮又自餓十餘日然是不獨天之閟之
夫人亦且自閟其德不欲過發也余以此益知夫人當
壽有斷斷可信者吾鄉孫忠烈公燧殉難後其夫人嘉
靖辛亥年九十三子皆大臣諸孫甚多三舉孝廉一中
春官第一六月二十二日屆于生辰簪紱繞膝賀車闐
里當其時無不扼擎嘆忠義之遺烈近而節婦之壽考
富貴奇也且聞古人云閟膏沃根其折乃蕃不于其身

必于子孫故人謂大行亡是自靖之終事而吾以謂是百祿之權輿也況夫人之壽遽何央哉

為陸母七十序

詩美婦人曰無儀而後之稱婦德者遂曰不欲見好噫詎然哉昔馮煖客于田文文問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後卒以焚劵一事致孟嘗君以安辟危則云無能無好者非眞無能與無好也必有一二立乎其人而尋小者不足與俱吾謂婦德亦若是已矣

同郡陸母吳太君蓋詩所謂無儀者也然遽欲以無儀盡太君則又不可何也蓋天下大者所爭理欲公私而已匡稚圭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于

動靜此猶言欲與私之小者也至于不妬之德求賢之思惟理與公而後知其和衆美也無以已也乃爲詩事夫君子也夫太君多于德矣而適完婦事仍無非焉耳至于以人事君儀孰大焉進售儁三令子者皆太君之生也蘭秀玉華際明公亦無辭爲之又爲廣文官獨冷藉第令公稍欲旁逮而太君悄然曰與君對泣牛衣中幾何年矣何意一飽苜蓿而遽忘扊扅之炊乎公且奈何太君乃且多置侍媵公亡厭羣產子女視猶所生也盛德至此豈猶匡說詩之能盡者哉嗟乎家索于妬婦之于國殆于冒疾之臣古今善敗靡不由之私欲所扞弗可踰邇然而綱維倒移久矣際明公雖雅化其得耦

太君蓋亦有天幸焉書曰以保我子孫況爲其子孫者乎則遺進售儁以安行且光大豈顧問哉今年太君七十爰述其大爲太君頌且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洵矣太君之君子也夫甚矣太君之君子也夫

辛甲集序

新城王西樵先生春寓西湖者累月文酒賞敘致相樂也已出辛甲集示余題曰塵餘曰拘幽蕊皆馳驅于燕晉梁宋及被繫秋官時作余讀之嘆先生所值如此而詩能工且多以謂絕奇或曰王先生直嘗韜筆歛米耳而作爲文章纍纍然嗟亦苦矣余曰不然昔人云使我

得身後名不如生前一盃酒又云時人多不好歡興乃看屋梁著書千秋萬世誰傳此者斯語自古以達稱之余謂此人必其好飲食不好著書故也若夫沈淡靜簡好學而深思值讌飲流連却屏不欲御其于著書也則左右逢源沉酣滅沒而滋味固有逾于痛飲與大嚼者當其時殆不知何者爲甘苦而豈必計及于千秋萬世也歟先生固靜者也繡佛長齋澹忘世味獨于詩詞孳孳焉不能已雖蕉萃支離幽憂困頓而抽思抒曲行吟自如此眞先生性情爲之非有爲者也雖然度先生必且無樂乎此何也不得以其才發爲典音張揚盛美而徒自托于騷人放客之所爲作而宣寫又不得盡然終

不能自已已者其所以懷古而思拭目而感磅礴在內鬱紆在外停毫竚思吟而不落葢皆忠愛悱惻之所激發讀之者猶為低徊而況于作者邪山左古文學之區也即近代有七子而滄溟四溟乃居其二李高謝朗先生兼之激宕之姿更復幽入嗚呼特不與同其時耳然則先生作詩苦樂殆半非以為名而書則必傳謂余不信請更取先生之集諦觀之

湖上草序

宛陵愚山先生宦遊轍迹幾半天下而獨喜西湖道所經必久駐焉亦乘閒來遊遊屐所屆必有吟咏交好投贈亦如之辛丑復過湖上數十日得詩亦略如其日之

數然先生所至賓客坌集日夜不得休乃酬接稍隙輒命管脫稿奇工人服先生學積而才大余以為未足盡之何也先生詩雖多未嘗妄作必有概于心而後形之于辭西湖自南宋以來可以憑弔而抒嘯久矣先生俯仰之餘志思盤薄有感而發緣情自來譬諸日光風氣得隙輒入而無所于待者不可以先後追及名之也然則動于聲律托于山水因于人物與乘其服于坌集之餘者皆隙而已矣余讀湖上草益知詩不可以妄作信夫

劉望之遊草序

宣城劉雲望之學詣淵雋筆札沈遠少奉先範以古文自娛廿餘年來亦忘倦宦偶去吳入越屏處蕭寺人未之知也間有聞望之者從而求之望之澹如如無意于相對酬者及一再顧之語稍深乃發口論議抵掌千古寄嶔卓詭波涌雲爛坐為之驚已談罷客散則室暗燈昏枯坐一榻人莫能聽其聲響云顧望之之遊也雖倦亦不絕顧者交或屈節而願交望之投歡促膝來招望之望之輒往往則奮袖高議如平昔或默坐竟夕不談疑自引去人亦無如之何間多酬應鉅篇遂多近集西陵草一編皆其遊錢唐之所作詩古雅多選調文淵湛極經術如此文豈如此人皆高逸之流風大雅之遺韻者也抑其來敘人曰我君者深歎乃望之顧謂予曰余

嘗思有以自下者而世多曰余為任夫任則吾豈敢古之矜也抑庶幾焉余嘗嘆予為知言其為我敘其文然不斷譽也余故略書其槩以贈望之望之必且謂我知之不盡然世能知望之者蓋寡而況于余歟錢唐毛先舒題

汪聞遠塡詞序

塡詞末技也然其不易工與高文典冊正等傳亦如之汪子聞遠少負穎絕間嘗為小詞若天授者俊拔婉媚體無不具而當其得意處則天驚石裂懾人神明才甚奇而共信必傳聞遠笑謂人吾亦自覺不容已始格于喉吻間已稍得利遂染斧筆紙布而為此吾豈酷意傳

者耶余因思古人有志者未有不期千古者也特屈于
力者每更憤發曹子桓云未若文章之無窮而桓元子
至云亦當萬年遺臭夫子桓善矣亦以其能文故自得
托此耳若夫紫眉蝟鬚兒亦人傑也乃談且不及殷劉
甚遠安能置身翰墨事然又不肯與草木同腐没至雄
心激發計無復之甘以臭千不朽嗟嗟心亦苦矣至若
文士不然一吟一咏微詞雅謔不大聲色而皆能坐致
千古若聞遠于詞亦一端可見者是已余詞雖頗稚而
聞遠許我能置身題上果爾則余且得與聞遠拊節而
歌更唱以迭和以宏其聲深其所托咄聞遠毋廢此
出其緒餘猶足談笑以傲千載上之英雄俊傑不亦
快乎

僎書卷第二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 九十五首

序二

為黃母七十序

黃維翰之述其母太夫人也蓋美亡悵備者也雖然太
夫人自高行壽何與焉先舒獨有見于太夫人宜壽何
也壽弗在高行乃于高行而壽益徵之也太夫人故名
家子歸黃為寓庸先生冢婦乃克自勤儉如忘華貴也
者夫有而不居故有愈多善而讓故天愈益畀厚之太
夫人之忘華貴也詩之徵也凡太夫人稽古能文又多
才藝乃平居布衣操作如里婦未嘗欲以女史自比方
也苦節四十餘年故事當得旌建坊矣而太夫人聞里
父老謀其事輒泣數行下曰我其死夫為名耶于是里
父老皆相顧唏嘘口弗忍再請也是皆太夫人不居者
也熹廟末璫勢甚張而寓庸先生方家居憂憤以没海
內士大夫欲過飾之以為先生請官與廕而太夫人弗
然也是又太夫人不居者也令子維翰維蘊咸修飭工
文致身甚易而太夫人竟與偕隱是又太夫人不居者
也夫以太夫人之德之美而又善謙讓必有積積必有
施天之福之嚮無不宜乃覲于天而壹若故嗇之者又
何奇也太夫人淑身以義引論慷慨烈丈夫也而畀之

爲婦人此天嗇于太夫人者一早年而寡天其壽之者
二鄉使不中抱愁苦則必不爲介山之遯而翟茀展褖
且在御焉天其嗇之者三是故華貴之忘也文藝之閟
也旌里之弗也請蔭之辭也考槃之適也種栢之哀也
太夫人有善而多其讓天又鍾美而嗇其施其積已厚
厚安歸哉歸于壽而已矣詩云無德不報使天更嗇壽
亦無以報太夫人矣然則悉數之以一一論次其報奚
翅七十倍之且再倍之當未有艾故曰于高行而壽益
可徵者也然則太夫人固善讓度無能讓壽耳先舒且
得奉觴因維翰兄弟以轉祝太夫人太夫人必且含笑
受之無復以未亡爲辭泣數行下如鄉謝里父老時也

庶幾徼惠于太夫人哉

蔣子西湖竹枝序

甚矣著作之不易傳也遠古亡論卽三百年來詩文之
裒然者不啻數千然今已多在滅沒間其衆著者不過
數十而里謠巷謌相傳于婦孺之口者反多沿而不廢
何也此葢有故入情深而名物多近今也夫入情深則
入易感近今則通曉便而今事賴以得傳同邑蔣子波
澄年少負儁才賦西湖竹枝三十首櫽括斐然多驚魂
洞心之句而入以俚名近事都成雅音使人味之儁而
有餘不獨爲西子點綴濃淡之宜殆亦足以徵遺逸資
掌故其書雖小必可傳也夫近三百年之裒然所以滅
沒者類皆膚而不入不耐人咀嚼之書也王弇州云今
代宮室輿地等名不能如古故千載而後無史記余謂
近家文之不古正坐不能用今耳弇州操論且有此蔽
況其他乎今波澄作小詩而能貫敘將來政未可量若
夫發乎情者必有所止固不在一往而深此局于體製
之宜然也嗟乎此特波澄一斑耳能事且復如此況將
來之裒然者歟余故樂敘之

贈張蝶菴敘

琴者古人之心聲也古樂壞矣古器亡矣其僅存其製
者惟琴耳余雅好之而未能習前五六年燕中韓石耕
來杭州爲余說琴理頗入微妙且語余曰予雖不善

琴然可謂深識琴中之趣者也故石耕學琴不肯輕爲人
一動其指及對余則拊操無倦顧時時稱說維揚莊子
蝶菴已石耕別我而去余時時思之則併念蝶菴以未
嘗得一見爲恨葢亦五六年矣今年秋九月晤蝶菴于
祖山之寺一見意傾且先問石耕近亡恙否蝶菴泫然
語咽有頃曰石耕歿且三年矣著書一箱向秘不示人
托一老嫗鑰守之石耕未死時此嫗已悉取其書爲糊
褙煙爨之具殆盡葢石耕先已亡書空居乃死余聞已
更相爲流涕雖然有蝶菴在則石耕爲未嘗死何也葢
余之思石耕也非徒以其能古人之技以其抱古人之
心也卽石耕之[illegible]蝶菴亦然今蝶菴愛西湖山水[illegible]

而來雙峯十二橋甒盡其名勝暇則屏居尉詠臥抱
揚弄弦響答木葉紛墜冷風西來薄寒中衣蝶菴[illegible]
思仰而嘯益幾不知天地之大蘧廬之小而相忘于他
鄉羈旅之中此非深有得者而能然耶嗟乎古樂之亡
非亡于器特亡于人耳有古人斯古音傳音傳樂亦傳
韓君之後乃得莊子則古音有托矣而石耕豈爲死哉
蝶菴極推石耕琴以爲高出于已而余之聽之頗覺蝶
菴爲勝抑不知余之胸次或有異乎昔時否也且將因
是以見文王焉豈徒石耕

讀書隨筆序

今代作者有三曰制義曰南曲曰叢錄其條皆前古所

飫爲後加臨摹工爲形似而已若三者則眞創也或曰
制義南曲皆萌芽宋元而盛于今是已若叢錄則依附
以來已有之曰非謂前此亡是體也然而多鋪敘少論
議多論議少雋永若夫以鋪敘爲論議稍加點次彌見
雋永斯述藻之善經而微文深中莫尚于斯豈復古之
可擬者乎同郡胡循蜚先生才高宦薄名飛身遯小築
北墅逍遙著書讖曲摛文海內少兩一日余過之循蜚
示余隨筆二帙眞叢錄之尤與夫古之名士未有無所
樹立而可以千古者然往往智紬謀身喻窮見蹇則何
也其故有二下者預書不多無以自靜含聲華勢利則
忽忽不爲娛稍高者自矜一節而又不能以道取默一

前一邨益亦心雜可以戒也循蜚才多而若忘名高而
若遺淥水一池修竹千箇磨對米山翛然自得益不獨
恬于止足抑且遠于以聲爲華者隨筆貫通淹洽巨細
畢該且借古文感今事微音澹旨添頰三毫聞者足戒
而言者無罪子曰述而不作故删詩敘書多陳古風今
以隱垂決戒至于春秋則不得不自居于作而仍至定
哀有微辭焉何不絕筆乾侯哉益有不能自已者耳聖
人之史文人之心一而已矣知此者可與讀循蜚氏之
隨筆與

詩騷韻注序

有韵之文昉於樂或曰樂昉於有韻之文要之兩者皆

亙以相成也雖然樂之文必以韻將以求其依永而和
聲也長言不足而又比諸鐘鼓管弦故入人深而能以
移風易俗也嘗疑書以道政事本不必韻而皇極敷言
十四句純乎以韻行文至頌則詩之精微者也清廟賚
般諸作其間乃或韻或不韻何故益敷言欲民歌舞之
爲訓行之物期入乎其隱也頌以告神明不必盡宣傳
于邦國百姓則韻可稍略益古文之須韻如此同郡洪
昇從余遊性近韻學往輙窮其源委以爲韻文濫觴於
三百篇而攸於騷六義而外楚人其在國風小雅之間
乎夫古樂不可追矣可求者文而已文之弗韻猶弗文
也于是充延元古旁參博稽作詩騷韻注六卷視元晦

立之書隨事加精焉且古人所以爲詩者以其發乎情能止乎禮義也於是後之人傳之古人之所以爲辭者以其極現謫惝悅之觀而斎歸之乎悱惻忠愛于是後之人傳之非是則古人不作後人亦弗傳是以章必句句必韻韻必諧于聲而後已將使依永和聲而有以移風而易俗故足貴也余不知季立爲古音之心矣若若夫元晰措思於此殆必有故歟今昇爲是役其爲便於叶韻嗽歌已也抑將有以進於此歟余也且深望之

陳子詩序

秦川公子雅自多愁楚國才人由來善賦古風未邈英哲逾多獲披其雋能無三嘆毘陵陳子集生七葉貂蟬

一門驄馬童年賦犬巳逼朱據之門弱冠登龍便據李膺之席才情敏妙世目無雙風調清豪咸推第一梁溪滌硯水碧凝其毫端大儀映席白雲生其宇裏楚天授之爛然信掩絕乎流輩者也偶輒近吟都爲一集長篇短詠組織風騷古調新聲蔚兼雅怨規摹衆製之處都有機梭咀獵羣籍之餘非無婉麗然而早傷孤露長悲落魄蓮閔既多傷心不少觀其染綴何翅離憂所以青青河畔有類游子之吟殷殷山陽便同思婦之作芙蓉湖畔終日消魂雒蓋溪頭長時極目辭翰之妙信足隕神音響之工尤堪落淚春遊西浙夜過南屏出油素於懷中觸丹鉛於坐末于是僕本恨人益憐同病然麻衣夕咒罷長吁讀長卿之賦豈從人間而來見洗馬之愁不覺百端交集席將離而旋坐卷既掩而仍開擬春繭之抽絲類秦庭之玩寶三復無盡巳知文足移人一往遽深未解情爲何物聊攄鄙素相爲題之

畫像感應篇敘

同郡莫宾卿氏刻感應篇既成又請名繪家繪像凡若干葉或曰不近戲歟且果報之理已具是篇讀之人自爲警戒如讀其書而猶不知者雖益之像亦無益也毛子曰否因爲說曰大道本無名豈復可得說既無可得說何況可得畫五行成六用變化自千萬愈多愈生岐誰能無分別分別生言語言語生象畫我觀太古時山

川日月字各各肖其形字畫本爲一字畫既岐二自生百千萬因思感應理有如鏡取形一鏡照諸形一形現諸鏡兩鏡自相照鏡鏡無窮極善惡生感應感應亦無窮有書復有畫理亦復如是普願一切人見畫識文字因見生戒懼行善莫作惡久久善亦化善惡兩俱忘無感亦無應字畫復何有譬如兩鏡面合併爲一鏡鏡光既交渾諸影一時失凡贊此圖者應作如是觀錢唐毛先舒稚黃敬題

題跋書語

題如水堂詩詞

詩埋之不可入詞詞高之不可入詩此中界畫非神明

於斯道者不能辨也毘陵吳枚吉騷緒賦心托情芳旨引酒撫劍皆成絕妙好文詩之高者固邈然少陵豐氣而下之則摩花草之幽而未嘗闌入一語詞高者麗詩人之餘風而又不見少許很犺態豈買堅射牛以附膚落毛爲奇枚吉故欲見巧手邪

錄彭別駕詩題辭

詩至明兒反于古然自嘉隆下偶比過肥神貌離矣至律化其故雅識之士尋寞觸而去之欲歸于眞而務刻臞啐細乃更大病余嘗欲操律興膚藻而不失其腴宛爾情辭沵踈于雅未能也偶讀中州彭別駕克論詩嘆其能自攄情愫不爲貌襲緣飾淸綺詳雅有餘焉非

寬嘉隆諸子之餘弊又能卓然自立不入猥細者歟詩若干篇予選錄得三十三首簽而藏之時復覽尋其詩別駕同郡侯方城所選定也別駕老于詩凡數千首侯子選之十留其一皆雅音夫雜秕稗者非無握粟叢菅茅者非無嘉卉特從多從同故人或從而播棄屏之文章亦然故不可以無選選又不可以不愼也務盈而無簡是不選之罪也賞美而收報是選之罪也別駕之詩固工得侯子而傳益信者也予因是悲文士積累篇帙身歿而遺于後之人不能得良友生如侯子者帙務大在務總蕪音累氣充滿縑紙讀者一尋而不見佳已厭阻再尋氣衰三尋少味則輿蝸占之矣乃傳之求久皆份其少而廢矣惜夫雖然與其不肖子孫并没其先貺無知見而肆芟薙舉誹倒置以自爲裁吾與再累而上較之則其猶賢歟

題春秋正朔考

余友吳志伊博洽推冠窮居委巷披覽不輟所著春秋正朔考不但文約理該亦以春秋之義志在尊王而後儒輙亂之以爲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嗟乎倍已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爲此爲是說者其誣先聖而害人心豈細故哉然則志伊第行此不獨以徵經哥之便便亦大有功世教矣古人云書不徒作殆此類歟

書于太傅論後

余嘗觀責于忠肅公以不爭易儲事未嘗不笑操論者之迂而刻也既作論二篇復觀吳郡王世貞謂易儲一事主謀者陳芳洲韙而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芳洲韙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翺商輅三公半之事定復各賜黃金五十兩公葢不與賞也又諸公皆加東宮官詔二俸俱支皆疏辭而公獨再辭不得則公不但不稱首而矯然之意亦略見矣然則公之心迹何如者嗟乎不見諒于裕陵斯亦已耳而後之側注儒人又從而吹毛譏之甚矣哉因閱弇山書復爲書此

書王于一文後

王畛石先生集選行兩本一刻于吳門一刻于毘陵中

皆載先孺人傳先生文老榦疎枝蒼鬱莫伍比之衆艸
奄離而奇松槎枒挺出于山崖之表獨立霜雪以鬬歲
寒始彰石爲先孺人傳遲遲不肯出先舒甚望今觀是
篇風格既古而感慨淋漓開合頓挫極文章之高妙在
先生集中自屬名作昔者遲遲有以也先舒不孝然得
先生此文眞足以不朽吾親則差以自慰而銜先生之
明德復何窮焉因讀先生文而敬拜以題其後

書念祖堂詩選後

黃僊裳所居在海陵東郵葭菼蒼蒼極望靡際僊裳令
子岫懷喜爲詩類父然僊裳沉吟悲壯而岫懷俊逸居
多今讀其月舫詩人傳亦甚有愁憤無聊抑鬱不得展

之意浪迹邗水放舟中流咄咄岫懷胡爲乎菰蘆中邪
余交僊裳因以交岫懷雖詩才不能逮二子棲逸之懷
頗與相合僊裳又語余其地洵美異日或能卜居東郵
坐葭菼極望處時引一壺邀月共酌醉而高歌引喉互
答呼醒驅漁驚落山鳥使人望之嘆爲神僊爾時僊裳
父子必有妙作間有一二語及僕則僕亦賴之以傳然
則僕但辦中酒又何事乎文也

題三先生詞

塡詞小道也古來獨推東坡稼軒能于此中寓豪宕頓
挫之致所謂絕似文章太史公者二公有焉始萊陽宋
夫子爲浙臬持憲平浙以治未一歲而無望之獄起既
而新城王西樵吾鄉曹子顧亦先後以事或譎或削久
之得雪今年夏月適相聚于西湖子顧先倡滿江紅詞
一韻八章二先生和之俱極工思高脫沉壯至其悲天
閔人憂讒畏譏之意尤三致懷焉而不能已嗚呼何其
厚也一夕夫子召余觀邯鄲盧生入枕中事中坐皆泣
已而相笑然余以謂百折不撓九死靡悔此眞大丈夫
聞道以後事政不必夢醒僊去如盧生也今觀三先生
之作惓惓之思終有所不能恝是僊者必以夢醒爲醒
而儒者之醒不必離于夢也然則讀是詞者但當求三
先生之心于昔蘇辛二公所處何如耳噫此二公之詞
所以獨推于千載也歟

題雜冊語四則

樹枒石峭庭戶窅幽中有人幅巾拱手孤坐此境彷彿
曾見之題云山中逋客傲王侯屋下蒼苔映碧流自喜
靜來看野馬併忘閒去狎浮鷗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晉語也君簡政圖此能著我此
中否

高山流泉因之識曲幽篁牝壑自生天籟何有何亡孰
彼孰此故此中可以彈琴可以無弦可以聽而忘味亦
可以飲而忘聽也

竹榻欹書懶是眞葛巾漉酒未全貧松間喝道休相嚇
廿載山中讀易人題畫戲作此語

書江保若公冊後

此虎男所藏保若江公手蹟也或云公書學林處士今觀之殊不盡爾公蓋得魯公之骨而兼河南之媚者試質諸公令嗣子九先生當論定耳

又跋江保若冊

保若先生九世卿族遡値播遷文獻稍煙沒矣此冊殆孑存者得再展玩爲慨然者久之

題蔡子印譜

寅清貧而嗜篆刻其工絕處往往不減古人自謂必傳而亦藉以爲樂饑之具嘗自集爲譜凡若干卷綴以項敘皆古雅可誦觀其述賦蓼莪杕杜之章一段則孝友

之思綣然有足使人傷心流淚者蓋余本無胞兄弟而先父母俱得令終未若寅清一門骨肉以赴官舟過彭蠡皆沒于陽侯之暴怒然感在原而悲斷索亦時時不能去心況寅清乎故爲題此以見蔡子每事不忘親如此且以見斯譜之不可廢耳

題胡克生印譜

凡人之爲學期于追古道與藝一而已矣胡子克生之爲人也不儒而醇不佛而靜工于篆刻亦不自鳴近稍集其平生所自意者爲譜余不知篆之理然觀之其偃者如波立者如瓜懸者如鍼瑩者如露軀龍科斗蔚然太古之文燚皇錯落或椎或秀人之力不能驟幾此豈者殆天授耶抑其人之古固藝亦有不期而然者耶或有道歟余不工于篆故不敢妄嘆人技之今與古獨于克生敢信其傳信之于其人而已嗟乎世未有其人不古而藝能古者也

題謀野集鈔

太原王百穀工尺牘其傳古隸事大略出于太倉歷下古韻不及新巧過之讀之鬆爽口齒爲之灑然因手抄十餘篇冗處亦稍爲節次長或劈之置几側亦不惡然不欲多錄者過十餘首亦使人生厭以其穠而善作意態故也蓋物惟味淡而近自然者愈多更不厭耳稚黃氏書

書病餘錄後

今年夏病瀕于殆乃稍瘥則枕上時時作小雜文自娛遂成三十餘葉或曰子憊甚而復勞于此且益疾奈何答曰孟子不云乎夭壽不貳曰子困而不廢是也將期所求則弗獲如無所求抑何爲焉答曰孔子不云乎從吾所好

題澹軒秋草

古人澹泊明志而秋士悲其必有不得于時者耶章子子愚居東城委巷閉門讀書對蒔一叢撫竹千箇[illegible]少雖困于時未可謂不遇也所著詩曰澹軒秋草[illegible]意也固遠乃其蒼凉之中而隱然有排恣[illegible]

占其人非終于蓬戶者此非深于斯道者不能知之讀彥伯云江山遯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吾于子愚之詩亦云

書魏叔子題王氏文後

文筆蒼勁不必言但許安石以賈誼孔明則過安石是商鞅一流人欲以富强乎定契丹西夏此其志也而不得其方益商君之富國在力農而積儲其强兵以信賞必罰而尚首功安石不知其然反揞克百姓而急其法以驅之以圖富强又不肯以霸術自居因而高談三代緣飾周禮以自文其說迹其尙人並所排斥忠賢引用僉小紛更祖制用一切刻薄之法使宋之元氣大耗靖

康覆亡實胚胎于此即三不足之說則萬古罪人也而奈何方之長沙武侯乎安石而可爲長沙武侯則後之佞臣奸相又何憚不效安石也此語實有關于人心學術故敢申鄙論質諸高明知冰叔之不以爲迂耳

題徐子大張齋仲陸敘揆詩後

子美多幽興之作其尤妙則何將軍山林詩也以其語不徒作觸境而生耳余居近市而屋陋少見花鳥水樹煙雲之態毎遊于外值景物佳輙欲留著胸中旋又忘去子大意本散朗居復遐曠齋仲敘揆居址鄰近而性情亦略同之招飲園亭時時有作得少陵之淸逸而曲折入幽以謂何將軍不能過之雖三子之才爲之亦因境愈工耳余自分塵土然不能作好詩而差强于飲三子或以酒人取我便容把臂卅謂俗物敗人意耳然後猶能倚筑而歌醉泣下沾襟也毛先舒題

題陸蓋思像

役心者敝神溺文者礙道今蓋思停毫而思入于幽眇雖欲放筆不得勞苦奈何蓋思曰君休矣人見如此我却無礙且使畫作頹嗒其狀者豈皆冥心入道者耶余笑頷久之

題淡廬

君子之交淡如水斯語足可以贈君簡但君簡是日費以酒醉我醲邪水邪雖然若余與君簡卽終日酣飲何妨于淡先舒題

題堆雲

物貴享日之永也久矣余館淨慈東房曰堆雲湖南本少諠雜而堆雲雖在寺中去殿閣復遠病僧一二人守之自晨至暮不聞人聲余亦以病不覩書卷兀坐終日而已一日之長如數日日午酣寢至足起猶未晡也松聲鳥聲時來侵耳日光穿屋隙樹影附之入交橫滿地翠竹映牕几榻盡綠微聞雞鳴遠在下界于時也空觀內外身心灑然余化國之民而來游華胥之鄉者耶因念古有遇僊者觀棊幾終斧柯已爛出洞還家城郭已非若是則數十年之駛晷同刻晷雖久亦暫耳固不如

坐臥此中得日少而償境多所獲不已優乎吾且將表是終不去汝雖有神僊不願遇之也已亥夏日書壁

題藏尺牘

余少性疎凡友人通書牘者隨手遺去僅存一二而其人亡或相阻絕尋覽手迹斯人宛然讀其辭情事如昔還念遺去者多殊爲惋悵因置一篋藏後來朋友所遺之書凡立五例一人其才品道德卓絕者二文書辭俊佳可傳及多格言者三書法好者四情交誼篤深愴存其筆蹟者五事札中有關于大事者凡五者皆存之不但開時展翫如晤如語且欲留示子孫使知先輩風調如此又鄉刺文所交與得以敘世誼講禮意與行所

感發興起諺云千年勞契好入藥此語特欲爲財存老案耳然世人多奉行之家君平昔契券甚多余貧故無財及物故併無券可折然但移藏券之意以藏尺牘世益而遞傳使將來家有千年尺牘當亦是一佳話古人未嘗有之耳

題呂翼令徑山遊紀

徑山在餘杭西余嘗過餘杭欲遂遊徑山不果然遂臆五峯雙樹諸勝至今心不能去之呂翼令奇士也逃遊托迹自徑山始余向不知徑山高幾百丈迤邐自何入何寺可憩何峯可陟何樓可登何水可漱何人可以晤語而酬答也讀翼令遊卷恍焉惝焉如臥遊如夢中見如何所嘗歷而今復記憶之甚快且樂特之遊記耳雖然余即遊而亡以紀其勝辟諸以目爲鏡名山爲彭去之則亡終不能如翼令著胸臆成文章如此嗟乎兆使余無負山靈又不勞楮墨而如獲三千樓閣盡望江喝石之奇海脂雲絮恍忽在眼則翼令之賜我非邪時同遊王德威亦有遊紀稽康採藥與王烈俱方之古人今有二子然遇石髓當亟服勿更待恐如叔夜自誤登僊也一笑

題谿堂和尚同凡集

四言風格堅古不傍風雅自開門陌五言古尤剏奇探奥狀幽晶熒照晰寫景似謝公又如水經注語此體眞

杰構也七言古如浩浩長江風力頗大五七言律饒新思但苦意太出耳然五言較勝五七絕句淸雋秀發彷彿君平夢得諸公錯綜禪喜白傅猶或遜之小詞雖非本色亦多佳句

題扶荔堂詩卷

世丁飛濤之所作也飛濤沉深醞藉衆共推其識變爲詩抽騷激豔自然發采其五七諸律體尤稱穠逸足以摩詰掩雋達夫失豪數百年來蔚稱高唱矣惜其湘水投文江州灑淚登高少萸之侶把臂失竹林之歡永覯斯文爲之慨嘆辛丑夏日題

題謝文侯詩[illegible]八[illegible]

鍾馗或云終葵終葵嗜酒無所出然作醉態畫作[illegible]
體肥又加醉二鬼努力可也
疎梅寒雀自有澹致此寻日欲致此景于聰牖而不得
者也
觀此雄雞竦跱不飲不啄志若有在非求鬬也畫家以
得神爲貴信然
天風海濤中峙奇石此望中神山耶殆不可令秦皇漢
武見之若我輩傳翫終日無妨也
文侯作工畫亦帶寫意此寫意樓臺山樹更覺工細之
極唐李王諸分兩宗文侯幾欲渾而一之
君簡昔嘗遊蜀說猿啼之哀聞者悽寒文侯畫此贈之

豈欲君簡懷他鄉耶昔人謂黃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
似文侯妙得此意
片石蕉莧間以雜卉有二母雞領步相愛我觀此雞當
是姊妹倘爲二婦安得如是或曰翁德有過人者一笑
置之尻輪御馬
冬山慘淡而如睡余開卷見此山色曰此必冬山也已
觀題款曰巳亥仲冬爲君簡畫余不自信能知畫喜而
志之

爲諸虎男題江先生冊子

蝌蚪珠璣皆取貴於人世之物然蝌蚪者人以爲佳
話而寶珠璣者輒謂其近於婦人而將爲災常怪之或
曰珠璣近而華且直露耳蝌蚪古淡且斑駁若不可辨
滅之氣余悟此語嘗以此觀文字字畫其傳久者率如
此吾鄉江子九先生孤情絕照淡泊自好而篤於文與
字謂文與畫不肯輕作獨字則時時爲人書之森疎蝌
蚪生氣滿紙余嘗歎曰此先生壽百歲徵也乃七十餘
竟沒沒而其玉潤諸虎男出先生冊子十幅命余題之
翁覺先生生動肘腕有神殆所云不可磨滅者耶雖然
先生固不待字而傳即余之尊仰先生者亦不在字古
人其[illegible][illegible]儼終歸烏有惟即此以求先生之心而得其
所以能古且淡而不易磨滅者則此冊之傳與不傳亦
可以聽之耳

題潘夏珠臨平竹枝

竹枝之體妙在縹緲之中仍存朴意抒寫時俗事而渾
然有古人之風斯爲擅場之作夏珠得之夏日飲去矜
[illegible]江州堂酒甚美而主人不能嘯瀝勺與殊寥寥適夏
珠攜此來撫几呼快遂運浮伯雅徑沉醉矣勿謂此小
[illegible]問勝蘇子美漢書耳

題沈聖昭畫卷

蔣字何關浙中二妙蓋稱羽靈元長也然元長工書蘭
未工畫竹即書亦未及其書弘宣年少耳耽畫善書而
又能以其書法添草之意移而寫竹人謂弘宣多技弘
宣笑曰余一以貫之耳若其于二公優劣如何余非深

于此道者未能判之

偶書凡十一則

胡旅堂教余作字只放膽趣手寫熟自得氣勢氣勢既得便生神明筆有神明便可成家但恐膽一怯便劣耳余聞此且然且疑然旅堂深于書者此言或不余欺也今余書未成而旅堂已物化偶與虎男論書法書此志愴

八月十一日

室多開一牖煖氣多一散處心多開一竅真氣多一耗處故巧慧不如拙聰明不如愚也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客兒未嘗聞此

心生志亦生意志多不可意多可志勝意則近道意勝志則入欲但志意同根是一是二試靜觀之

[illegible]文度畫頗唐蕭疏使人觀之便肢體欲委

[illegible]竹嶼作秋林書屋恍然南屏深處也亦只是蕭蕭數筆略不經意故得神似

養生家欲督脉行上任脉行下此所謂逆則成僊也導引大都不出此意然人能此中不起念約一炷香許則督任自然逆行亦不必導引也背脊眉齒間具有氣如蟻業業動作可以驗之

文自六經外不過秦漢六朝八家耳學秦漢者以六朝為靡學八家者以秦漢為襲學秦漢六朝者以八家為空疏甲露詩有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也亦然文運輪廻

筆端罪福未知何時可了故知西來不立言語是第一義次則當以莊生齊物還之或曰不然其為崇家也貴神不貴形其不為崇家也欲化不欲雜

人處靜中凡意思有栩栩欲動處即是生機此時不可縱令有著一著即泄切須抑止而溫養之使煦然于中元氣自凝結矣此養生最妙訣也

為文欲傳大是痴動筆人如許我安得傳即傳亦與我有何交涉文章樂事也為傳反使人苦却為傳又反使文章不得傳也

石子在水蒼翠可愛取置掌中便不見佳忽復失去又覺可惜均此石子也情為屢變也何故試靜觀之

勿聚識成心勿縱念成思此養生第一義也或曰能如此去道其幾矣乎余笑不答

評柴子文語

文之至者理與法而已虎臣之文精到為理雅贍為法有體驗有綜覈有層次有首尾其掩映姿制之妙亦時見之此如史氏之有孟堅大家之有子固也祥麟德驥自為物寶何必驚鴻游龍乃稱絕塵邪

題柴虎臣小像

沈會寧為虎臣作此圖服貌既古薫茗靜閒松黛參天下立一老隺二雛隺用意殊妙然余尤愛其圖此松于坐側或問其故答曰古人云長松下定當有勁風耳

漫書十則

少作緣則身常得逸無長物則心常得逸去愛根則生死之際常得逸

聚識成心火焚水涸形神乖矣化識歸虛與造物俱形神相於此是養生無上妙法

靜而虛以含者生機也動而實以盡者死法也人常常存生機而避死法不得已然後用之

心有所在便有所不在無所在便無乎不在寂而神虛而照惟不成心者有之

毋爲物動耳目毋動于食色名利之物情毋動于耳目之物性毋動于情之物三物食色名利在外情在內耳目在中惟性不可以物名之

知所以當用其心者則知止矣

客有論凡事可避惟有死不可避者或曰死亦可避曰避入何處曰避死于死論者憮然又一客難之曰避死于死者猶有避也若形未死而我先死死且不能及又安用避

客問工畫者曰虛空可畫乎答曰可畫筆墨無處便是虛空或謂此言可以悟道

能于與人相接時仍存獨處時意 思大妙

一切皆是眞實無妄荒亡者喪其德一切皆是浮雲太虛粘著者害其道

北門四子詩評語

古有二王亦有二陸今北門外十里耳乃兼有之四子合刻詩選一帙余讀之因爲評曰王仲昭如彩鷁迎風流麗俊快王丹麓如秋樹碧丹雖錦排繡列中有蕭森澹冽之氣陸藎思如駿馬注坡銜轡在手我不發蹶而足使旁觀者驚陸升黌如巧婦爲夫製新衣不但光炫即寬窄合宜意中自有獨知之妙或謂仲昭五七言律宛轉瀟洒歌嘆競發七絕每多神來更饒逸致丹麓古詩獨見老辣藎思諸詩如古洞噓風大聲而呼亦時雜颼飀之響細聽者當得之升黌遺糟取醇滋味醉恣乎細玩諸子之作乃更嘆斯語噫余之不能盡四子如此

書子裱工

東巷有裱工善別書畫來裱者無論署款爲名下及富貴家持來者輒甲乙之不避嫌其識眞亦道勝也今之士類尚標榜其所軒人之人與文一以其黨與勢焉夫世固無無識而有道者耳

題文侯畫冊二則

停琴聽阮圖相傳有之第不知屬何人何時並泊舟蘆葦月明魚寒童子炊酒以佐清興作此閒生活豈凡品耶退之詩云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不知文字飲亦政未脫措大氣耳

醉人未必不醒醒者未必不醉觀是圖者勿定作醉觀

自謂我眼醒耳

書合江樓記後

空天明月自快人欲微雲點綴者未免多事然居心杲淨政不論有無雲氣也予贍胸次拓落直欲空天宇[illegible]萬刼而常以合江樓下葵苣敗屋七八間爲眼中沙求其去而不得何哉

題竹圃

北城之隅有曲河焉沈氏之所宅石橋沙岸古樹翠竹彌牟里橋通流水赤魚遊漪鳥雀交鳴出沒深樹風景娛人坐之忘倦時同行者必欲過于主人主人出肅客入指誤其時久之貽懷佳境一時失去乃知王子猷看

竹政避是耳

凡例

藜臺副策畧例十三則

是策主於蒐拾遺文旁羅典隱故經解史記及諸子書凡隸在注疏大全二十一史及周秦三十六子者既自完書且流傳已廣概置不錄

凡錄經解有一人之書若蘇氏七經是也有集解之書若李鼎祚易解鄧伯羔古易詮是也他如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之類中間所采多屬箋疏大全末綴臆論倘割裂成書慮失昔賢本指全文悉載又非本例姑置闕焉朱晦菴儀禮經傳以經註經脫略義疏何懸子詩經世

本[illegible]齋時次指畫釐然朱管裴世期之注三國博証[illegible]詩何管汪伯玉之編選詩臚分七代匪徒藝林之神[illegible]實乃經學之功臣也卷帙雖多悉在登錄至若憑陵虞見淆亂古文若吳幼清豆禮攷註之類斯則黜之

蠹雅多互相引據茲錄其不甚複者若　蟫史牛衷埤雅廣要貫文炤琴經之類政同類鈔俱置不錄

別史若漢紀舊唐書典志若會典西湖志之類卷帙繁者概置不錄諸家撰錄故事帙太大如獻徵錄吾學編之類不錄小種而佳者概俱錄之

文別史若南唐書馬令陸游兩陳詳簡互見筆法不厭俱存他如謝陛季漢書陳霆唐餘紀傳之類剖綴舊文

小改頭面留之徒爲附贅沒之無損多留故悉置不錄文如叢書英雄記抄摘三國志司馬貞褚少孫補史記業附正史亦並置焉

是策捃拾雖廣然但取成一家言者至於衆集文辭若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古文苑赤牘清裁諸書雖爲藝苑所珍茲概不錄乃如都穆金薤琳琅篇附考辯田藝衡詩女史中兼敘述凡斯之類俱得入已

名家散文有以一種單行者若郭璞山海經贊楊慎異魚圖贊汪道昆副墨張溥史論之類茲概不錄

是策不載類書獨世說新語筆札既佳且文兼述[illegible]正史互與故輯入別史他如語林駢志諸書雖復[illegible]

經句而純用採摭者概置不錄至于神僊高士神僧若
傳等書則俱由獨撰不屬類家矣
韻書字學各有耑家且簡帙繁多故是編不載若吳棫
韻補楊愼古音略例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音義等書
頗核奇博簡册殊少比之伯喦九經韻補不啻徑庭取
資學古仍並輯入
是編蒐羅雖該博然雅俗必釐弗及于濫大抵怨古苛
近詳鉅略瑣登鄙黜冗恣探泝不供餖飣艮愧目營
尺咫宛委難窮然麈屏寶多弗遽詒漏遺也
篆始蔚縮斷自六代後稍附益唐宋下迄于今但後世
文多屏蔓爭加猥瑣徒煩纇楮何涉高聽故是編自濇

簡南部悉輯全文其唐以後書則間爲節略刓朽琢瑕
斯飫堅美竊恐人心如面非必見功或恃作者有靈庶
羅無罪
經常也聖人作經垂常法也故先經術爾雅者周公之
所作也或曰孔子之徒以釋經然雅以佐經而升于經
羣雅故不得升經而猶足佐雅次羣雅經古史也今史
則史次別史廢興善敗稽乎史史綦之道乎奕者樂棊
善言者其秋之誨乎次經世一歲二歲至于萬歲歲之
用亡窮史之用亦亡窮執一以御衆尸靜以制動必有
道爲次道術虛有用于無所可用斯著無用于有用矣
爲中摘辭故工不工見故次品藻品藻議而不

必刻覈次纂聚典志以考其物也不陳矩故爭方不馳
月故爭光次典志方者不可以盡物策有扐期有閏引
信無窮而後乃今將有窮故次之以瑣錄終矣
記
諸君簡畫記
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橋闕故宋之橘苑
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爲
宋苑物云園有上爲諸君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
嘗何震陳琮刀鐫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
藏嘗自稱先君子博學游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
其昌趙文學左爲密交自其爲童子時旁侍覩兩公用

筆墨揮寫入妙蒼秀淡泊董稱最工空濛瀟瑟趙爲之
冠兩公亦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眞也君簡既好
畫日取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
子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安
知誰法子聞而憮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于古人
不必以甚似爲工蕭遠疎逸絕蹊逕矣君簡先世多顯
宦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貲至君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
唯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即與畫然持錢來若
甚少君簡亦恥役手爲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
之午炊無煙君簡得錢即酤酒坐待所與密者過引壺
斟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

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宦非逃者也晝不爲譽非藝者也交不干上非爲名者也吾于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于中而能若是歟歳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王軫石云爲君簡乃照文似柳州

愚記

愚人可與學道豈然哉雖然以余所見聞徵之其信始南鄉民有力作者聞孝之美而未知其方也隣有諸生往求其敎生衍者也命之曰汝拜我我授汝力作者卽拜之四生端坐而受語曰孝者飲食不得自食必奉父

母衣服以鮮奉父母已必衣其敝有呼而往不待詳加嗔詈焉不堪必受必改居苦作勞汝身受之而以其甘逸者貽汝父母且云汝父母疾其糞溺汝必嘗之味其苦酸以投藥必愈否則難起也力作者受而去頑生笑語人曰汝看此傭去終日食糞益謂其父母已老多病力作者必如敎而嘗其遺也力作者歸果悉如頑生敎竟以孝聞一屋化之而其父母疾亦輒愈家烝烝焉稱昭質愚而慕道値一遊僧拜而叩之遊僧覘其可紿也因曰汝欲得道須從我遊遊必具資糧汝能辦數十金足矣昭如其數具金擔而從之遊且早莫跪求示指僧無如何卽隨造禪語使參曰從無來從無去

路處求去昭時時沉凝參之了亡可得一日從一高臺側過僧指臺曰道在此汝升便得昭弛擔升臺僧與去其級而挈擔走昭既登臺仰天彷徨久之忽回身欲下不可得豁爾有悟從此深入佛法遂踞高坐後遊僧以盜發伏刑而頑生又以不檢黜君子曰愚而誠通神明巧而僞後必殆此之謂也然則愚知果有定乎一巧一拙于誰乎屬之作愚記

胡氏祠堂圖記

胡子展如持其先祠堂圖俾余記余觀之拜且嘆曰嗚呼余詳胡氏祠堂圖而知君子之追孝遠也蓋士傷賤貧久矣况罹災乎展如高祖曰龍江公本他籍以避徭

入浙居西西陵逮展如五世矣龍江公子曰文卿公文卿公子曰汝安公俱已亡汝安公子曰心禹公卽展如尊人也自展如而下又三世子姪孫二十餘人西陵風舉華而氣薄種多不滋乃龍江公以單身轉徙入爲杭之民凡七傳而口益衍嗚呼可爲盛哉一日展如垂涕前告余曰悲哉賤也且天又不祿于某之先世余惻焉曰何也展如曰某先人幸汝安公而上皆有遺像昔辛酉火像燬後髣髴繪之已十不肖五家嚴君歳時展拜滋感以像弗肖也乃丁酉復火燬焉夫像非古也乃士而未宦猶庶人也庶人無廟限于禮而猶得祀像併像而亡以大感吾親我天之僇民也夫何辜乎乃再被僇

既曰像之將愈弗肖也某聞之禮庶人楹屋以奉其主曰祠堂夫祠堂非廟也余曰如是而曷弗祠也曰禰可爲也而又限于力此某圖之所以作也某且案近禮凡廊廡堂與故祠而圖之弁圖㪅上而歲時出縣之拜以展敬是則先人無像而有像後人無祠而有祠也余聞故拜且嘆復曰嘉哉子是舉也曲而有文儉而可以昭惠是孝思之永也夫君子于其先有其舉之莫敢廢故像非古不敢不共祠非任不敢不先乃天災之人限之協義起禮而能通乎道之窮是不匱之方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類滋大矣且觀德在廟而何有于祠爰述其思而爲之題其永遠於災世祀無斁

板巷見妖記

晨有騁而來告者曰板巷之南有物妖焉幻變爲美婦人五六人居空大屋被織羅徙倚笑嬉人自外環望之稍即近輒激瓦石相傷損人莫敢入如是者蓋二三日矣食後復有人來云云盱人來云益符館人俱駭予疑之然心必其亡是且欲徵信以辨惑遂造于板巷南寂然也訪于地之老人或曰過鴛鴦之廳聞廳有狐夜聲亦暫耳今無聞焉廳者故冢宰茅公瓚之園亭廳略近演教寺予聞愈欲求其員遂就寺僧問之僧曰有是廳數易主今爲某氏居其園偪寺後大廳煙草蔓荒土山傾頽狐狸貉貛穿而穴之居乘夜嘯吟寺習聞也近[illegible]新易主人乍而聞驚爲鬼召道士禳之徹夜僧聞[illegible]爲笑是夜又有書生數輩乘月登寺樓聞主人之爲[illegible]是中故冢宰家姬之所眝也亭樹雖湮其魂魄猶應留此中宵出歌宛轉若雨顧見其光景不得何禳耶䓁用是爲戲笑非其眞也予聞之評嘆曰甚矣人之好奇喜也口相傳信爲確徵曰某與某親見之予館東巷去板巷三里耳傳聞如是至于二況數十百里耶幸相去三里得走訪其實以釋人之駭疑倘出數十百里外傳之當益怪奇聽之縱疑三四不能無信六七而雖有如予必其無者終不能急走數十百里親訪問其詳以歸破于衆人之口而獨其惑況人好聞新奇務相詫欲守常

不移惑千百中嘗不得一二人耶予之春傳江北督學被諸生捶而死今議誅首數人全省士停六科喧騰月餘人皆信之已竟無其景響噫科之不停督學之不死其事皆可顯確指据故久自定也如非灼然如是者人終將信前說不得明矣夫其事可顯確指据久而决明如是然且忽倡爲奇百千羣之務爲紿一時如稍隱昧可遁久不必明者其爲閃爍更不可道矣夫江北之誣其官與士皆無恩怨于抗之人其流傳不畏後指据且若是況事隱昧而挾仇恩哉然則當詳且跬步何論遐遠當悉且目睫何論千古當核且昭曠何論幽隱當嚴且聽覬何論傳告世之君子其務慎言之慎聽之[illegible]

之傾筆之其可也嗚呼今之執清議攄史牘者果何如也傳板巷妖事七月一日也後十餘日有人自餘杭來言板巷事果愈奇予爲悉之其人反不信與予辯

王彝石云微信辨惑責在吾黨今之爲妖者非一端此文有功世道不小

天台縣禳虎記

虎鷙猛獸也然載之經史形諸詠歌往往有奇異則虎之去來爲民物患非獨其材能爲之蓋亦有神焉相焉焉師虎陰類也故晝伏夜出雨暘其則出以歲紀若于秋冬出爲劇皆以陰感之也故天下四府大和此無虎非無虎也伏于陰故不見即產類亦不繁殖然無長治天下而專在郡國者往往而有之蓋得其所收焉而已

天台浙之偏也縣之郊行數日上浦歷歲多虎台州判李王公過上浦宿民舍之公公患焉先是虎嘗噬數虎白晝行豎尾磨牙噬肉罔懌圈無牛羊豕野無樵蘇又噉入民家各取人分背以去雖強弓銛矢設伏爲阱奮百方莫能制之比門晝閉婦子愁苦公退而思曰吒嗟匪虎也是厲氣也其有所以召之者邪惟物于氣惟氣致神惟神假類以爲人福禍吾將祓吾心以質諸神庶乎鑒之神返福女則虎可不勞而祛也于是具雅與酒然燈炙香詣上浦土神之祠祭之而告以文果煙氣繚繞薄于楹外旋雲解散廩風亟至林木振搖虛谷徐鳴延蛉彷彿若有影響蓋自是虎跡俄戢而民奠其居敉植生遂緊公之德書曰至誠感神惟神之聽之而伏猛化暴也事既流聞會城而同郡沈彝巽王公門生也自台州來語予尤詳且曰茲惟異政子不可以無記於是乎記

西湖子貢適越祠記

自古天子篤意于學宮孔氏諸及門之賢者皆得從祀端木氏之得祠且徧郡國今西湖之濱又何以獨祠志適越也何以記肇祀也西湖之勝秀天下自項亂離隄廢不修松栢摧落九里六橋蔚爲叢灘芃芃葑卅湖且爲之淤前堂廢苑墓之幾復無路況約版築崇先賢之迹哉自洛張公來蒞浙五稔既旬乃宣此邦之民有秪

席矣自公多暇時與同官載酒乎郊坼臨眺乎風日于時春氣既宣煙嵐如醉樓船十櫂溯流如飛顧而樂之語諸公曰美哉湖山之麗昔之賢達過此者衆矣而紀蹟未彰或竟已湮沒茲不佞某等矣而復與諸君子遊萃于斯雖征南康樂諸公登峴山望溟海其何以過之乎客或進曰某聞昔子貢嘗適越蓋有之乎公曰然見于春秋外紀之書而太史公信之相傳信已久或嘗疑其誣雖然孔子嘗從羣弟子奉雅琴以奏於越句踐句踐爲陳關下以㫚孔子孔子辭而去是孔子與諸弟子多適越何有縞衣白冠之士哉昔北南途阻學士多北方而言偃故以吳特聞北方之士鮮從南學放擬之且

適越復何傷聖賢之行哉惟聖故能不凝于物而與時相推移惟賢故能不拘于墟而攸往皆利見禹入祼國聃出流沙伊何人歟而顧沾沾焉端木之是疑斯曲學歟若夫亂齊亡吳伯越之說紛紜五國間似乎傾危捭闔之所爲抑知子貢之心吊存魯也魯宗國也扶危定難激昂而赴之逶迤而用之可智可愚可誠可譎可生可殺邉問餘哉則是役之不足爲子貢病明甚客曰然則越絶之書果信耶曰未可知也苟云賢者車轍所屆後之作者相與尋求故迹而髣髴遺風崇厥廟貌以志不諼與其過而疑之弗如過而信之云爾于是諸公皆樂且允從建祠之役公益悅是舉率先爲倡擇地于湖之東南岸背柳洲面雷峯左帶湧金之堞環呼萬雉而右浥大湖萬頃之陂周袤幾丈崇敞幾楹庀材計工輸將競先始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是日也諸公皆至設祀畢禮而命不佞某紀之于石永久之爰追厥初述事與言弗敢煩其辭若夫從遊諸弟子不得祠祠子貢耑事也曷爲不祠孔子事鉅者不敢作且不敢以外紀之傳疑遽加諸聖人也

惲氏說畫小記

南宗以唐王摩詰維荆洪谷浩爲祖開文人筆墨游戲法後至董源號北苑南唐人高逸沉古元四大家皆宗之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又號一峯最近巨然巨然北宋僧亦師北苑者也故今稱董巨但一峯用正鋒長皴數筆則得自北苑也倪瓚元鎭號雲林又號迂翁學北苑兼洪谷意所以獨逸在壹家上吳鎭仲圭號梅花道人獨得北苑墨葉兼巨公之長最爲沉鬱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初師北苑後兼摩詰細麻皮皴極鬱密渾厚其用墨意不離北苑要之黃倪吳王四家總出北苑而各不相似所以能高自立家若如出北苑一手縱極肖已落第二乘矣豈能與北苑並傳不朽者乎如近世王紱楊基張羽徐賁皆以筆墨游戲得元人意致亦各成家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未嘗相襲而董宗伯其昌復宗北苑繪苑風流賴以復振云北宗以南宋劉李馬夏爲標表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四家各有奇妙李晞古境界極險然命筆太刻畫至于閫闊奧僻一路使人不可到劉極精工然不及李馬遠肅人間傳者絕少澹蕩蕭曠之趣間于殘軸斷幅中得之夏禹玉筆墨最爲深沉又極靈秀創境亦高奇但所畫皆浙中山水耳世傳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爲祖即世號大小李將軍者俱極工整麗密之致由劉李馬夏龔觀之豈復有二李遺意耶故北宗以李將軍論則可謂衣鉢失傳者矣余因斷自劉李馬夏始近人言北宗者惟仇唐仇不及唐之高秀而精工之極又得士氣此最不易得在浙則戴靜庵文進遠宗馬夏然視仇又千里矣因嘆息久之遂

日偶與正叔論畫遂記其語

三長年記

三長年俱老矣有子俱壯而有力其一甚愛其子恐勞之不令操柁子竟弗習也及死子驟操柁眩不知方竟覆舟焉其一子已善操柁矣而長年疑其弗善也又吝舍柁終不予子柁及篤老癃力憊柁不為用目又昏而不能見水形也旋于渦觸石舟碎而溺其一已予子柁子操之亢然工也而長年恐恐然畏子弗克而助之操兩人操一柁柁互掣不得自如值風亦舟覆而溺嗟乎此三長年蓋皆不得其道者也有渡江來者為予道此淵識之以為不善命子者之戒或聞之曰然非獨舟也家用人之道倘亦可準此為鑒歟

潠書卷第三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三十首

記二

遊白雲菴記

今年春苦多雨過三月望尚未得試遊屐也十七日雨止略有霽狀諸虎男過余曰江子允先生擬過天竺來邀足下三人遂偕行出錢唐門猶沉陰閣雨然望南屏諸峯則日色罩草樹甚麗因思摩詰秦川一半夕陽開之句已晴光半湖北山亦霽皆欣然振衣登陟益爽近午到上天竺寺遂先至白雲菴菴中牡丹極盛苦雨淹落猶剩十餘朵皆低頭或背面有愁慘無聊之狀江先生令小童僧扶起之拗轉其背人者曰不忍令一人獨向隅也因命酒對花斟酌且酹之花亦稍為開笑主僧德涵者短而瓠善談笑來款客飯飯罷出菴欲入寺禮大士時積雨始晴遊人沓來香車細馬聯絡喧隘百貨錯陳光彩奪目江先生因為余言五十年前事低佪太息入寺幾無復下拜處稍停出寺坐七椀亭進茶甚佳客有言北山多虎樵采徑斷或曰童山若赭矣焉用樵采坐亭子中移時復入菴圍棊觀畫薄暮進酒仍憑欄對花飲覺花色轉炫倍始時蓋天氣暖故花病稍差然余憶直謂花因有佳客故廻愁作喜耳已僧善勸飲紅

抵夜遙望菴外諸山頭燈炬明滅爆竹倏起如雷破山殷殷久之乃止鐘聲梵唄與人語相雜風樹交響亦不知聲聲自何而來然山深野曠雖喧亦殊覺靜豈遷拙節闇俱亦爲變邪況久于山中邪酒闌殊未覺倦江先生談愈豪奴子不敢促臥但啓牕曰月西久矣先生笑曰月無夜不西者也

看三生石記

宿白雲菴次日風起欲恣遊聞雨聲淙淙粥後稍止天陰冷甚不開已望軒牕外山上人行不持蓋虎男喜語余架不濟後已忽聞雨更驟甚竹修余視之則風至樹密隊濕中雨耳聽子九翁倦不果行余偕虎男出菴曰今日決當踐三生約訊山僧多不曉者凡五六問而得徑石在下天竺寺右狹路逶迤入凡一里餘見山玲瓏岸礨白是矣然無徵不知果何塊爲三生古石也益折而西有亭可憩與虎男物色久皆彷彿耳更西出山勢益巃嵸一石形益奇取竇瀕入見三石壁開如筆架斷方冀得之乃有醉吳客數輩亦來看石互相語三石分一生三生三生既去余竊思東坡記圓澤托生事歷三世且因歌名石不當是三虎男曰然當必有驗因搜泥剔蘚捫石膚求之忽得數字題云正德庚辰八日方豪江暉陳宜自靈山來江暉者號寶叓吾鄉先達正德中官太史者也因念三君至此題石紀勝茲地古來遊者殆衆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年云然終不得石更搜良久於得石之陰鐫字曰三生石刀畫若新不如江題蔑漫始爽然以爲不負尋幽之興皆拊掌笑石高三丈許徑七八丈崔律巉削黝蒼錮苔洞罅通穿雲氣蒸出如細霧中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陟石尋徑上過山脊即靈隱寺也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不知騎牛扣角兒何緣至此虎男復謂余今得石信向吳客以北江郎三片者真妄語耳余口是不足辨哀獴卷才繡如江律細如髮而西樓諸傳奇且誤用三生石事皆隸諸情豔何況若輩與兒邪已天微雨遂辭石去還菴已燈火矣酒酣陳設子九翁獨坐不飲遲吾二人至則大呼酒來彼此縷述遊狀翁聞太史昔題曰吾家寶叓公與復不淺乃爾而吾今茲不獲拜此石也吾滋媿吾滋媿因相與劇飲徹曉乃寢

觀畫偶記

四月朔日余以事至古驛空地歸途出佑聖觀巷過大街有自後呼余者視之諸虎男坐文苑齋邀余觀畫文苑齋者戚氏裝畫所也戚以裝畫名故豪家太室名筆山積余與虎男略取一二觀之怪怪奇奇不可殫述此使人遠瀑使人寒最後觀劉度新畫數幅極工有宋人筆意亦微帶文氏法中二幅度自有題云劉松年風雨歸舟大畫在山陰朱石門所此擬其畫法非法其景也

一云李伯時九歌卷長五丈人物布景大小不一雲光水色應筆發生其中河伯一段此做其萬一耳余愛其語淡簡似長公且足徵古錄之授奚裝囊中忽因書思崇聖院在鳳山門外有董嚴諸公石刻帖欲往觀之輿不可過虎男亦踴躍時已逮晡遂出郭尋所謂崇聖院者十詢土人而竟爲有凡走數里過三茶亭終不得也是日天氣甚佳越山開霽西來與鳳凰諸山參差相映新綠不雨如沐樹色逶迤隱見江面入從南屏度嶺來大小如黑豆子映天乃見耳因相與盤桓久之顧日晚坐亭中啜茶一杯亟歸郭門已半閉矣以不見帖殊悵悵已訪之好遊者曰院俗名般若菴以此詢之乃得顧

雖城甚近余爽然欲復往未果

餘杭重修南湖壩碑記

昔禹治水至揚州及三江彭蠡而止卽浙江出三天子都禹不及焉況餘流哉故吳越諸水煩後人踵事爲經畫岐他州爲甚杭州屬邑之大者曰餘杭邑有南湖水之次也蓋邑稍西爲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彙萬派爲洪流以注于杭州諸別邑及檇李菰城土田咸視爲利賴而南湖實蓄洩之故苕水至此爲之一渟湖袤約二十餘里方春波秋潦瀰望亡際稍暵則葑茭叢生其中鳧鷺唼喋人可展而過也使其無以限之水生則將以諸郡爲壑涸則又亡以爲灌溉畝寒菸矣故邑自漢唐以來諸循令必大作滚壩使漲無暴瀉殺不及乾浙西水利壩功殆居半焉故國人感德爹廟祀而謳歌之至今某年某侯受命來蒞茲邑偉績惠政不可枚述念壩歲久日益頹圮因躬詣壩所周遭相視度慮形勢而加之功于是庀材鳩旅衆役畢興堅植土基厚塡木石築滚壩外更築輔壩旣挑土以築輔壩則土去而湖道益濬可以納奔流利灌溉而重壩相倚卽永以無衝决之虞蓋一事而衆善備焉先是侯之經始也卽首自捐金爲理隨牒陳諸使宜上府府詳于憲皆嘉許以爲可待侯益喜倡勵自任而邑鄉大夫士及諸父老皆相率輸財與力侯親勸勞自始丁來歷二百日而壩功告成所謂

擇勢而勞因利而利利則遠害勞則永逸是役也豈非歌舞之所不能颺而廟祀之所不能報者歟嗟乎美利無窮待人則興假使化湖爲良田歲入數十百鍾止耳茲竟用蓄洩之利澤及數州田幾數百萬畝畝收溢石今望之湖水如疇湖隄如坻皆穰穰米粟也誰爲之也今天子意方惠愛斯民愼寄百里侯且以報政第一擢居大僚天下望侯蒸爲霖雨則區區障决滋潤一方以補禹力之弗及固不足爲侯頌第懷德勿諼者不能亡辭以永之爾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後之過碑而拜者吾知蓋千萬世矣夫

柴虎臣云有體有要可與柳州江運記歐之峴山亭記相當

論

漢文帝論

古史之贊舜曰溫恭易稱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然共驩之族皆唐朝老臣也而舜柄政誅竄殆盡曾不稍貸文王伐密伐崇矢其陵而飲其池執訊獲醜是絕是忽是文王之用兵也故曰大邦畏其力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二君者豈徒以溫柔治天下哉特其怒也發于正而行于不得已故無黷刑窮兵之失而不傷其仁人皆恬服昔漢文帝三代後之令主也然其爲人剛柔交用道術並行其致太平非盡用仁柔也皆怪論者因其好黃老清靜之學又偶見一二詔書行事不窮本末遂謂文帝純以寬柔恭儉坐致治理過矣夫賜吳王几杖也因太子提殺吳太子吳王慍不朝其賜也慰之也亦愧之也尉佗自秦入漢帝制炎方猝難力取善辭將以招之使徐嚮化勢也或亦因以驕之至薄昭親母舅也一朝行法而賜以死成帝亦怒王氏矣惟屢怒屢罷漢遂以亡以西北之多騷動也毋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令三將軍屯灞上棘門細柳親自巡師赫然興北伐之意蓋武帝特繼其事焉耳其餘英斷處猶多然惟其怒發于正而行于不得已故雖有所尅寬仁之名卒歸焉初非壹于柔也彼壹于柔者以治一家猶或滋咎況天下乎故余特論之併推原于舜與文王以明之不能尚柔也居正爲大不得已則必怒夫不得已而不能怒與毅其怒使人翫之者亡國之主也

李廣論

李將軍賢者也然其爲將則勇將也非大將也後雖不侯至自剄誠可悲然在漢用之不可謂非盡才者也太史公深惜之者亦以其數奇略與己同且因與陵篤好而陵降于敵亡可深道因過頌美其祖以抒憤恨夫大將之材必持重以律行兵臨敵深堅如不樂戰而進退有餘裕然後能功成而不驚挫銳而不亂則是大將者功名且不必自見而況自見其技勇邪觀廣之爲將惟倪其寡謀論屢危于敵人也射虎而見傷與一獸競勇何也其所以卒免者特天幸耳而幸可數邪夫司三軍之死生而無方略威重制勝于未戰爲懸身孤注以騁技角奇斯固明天子之不樂任者也衛青爲大將軍雖以肺附得寵任其量固有以過人者而還揚此抑彼毋多微辭殆有憾而然歟夫青之不厚客非亡見者廣能得士誠信于士大夫固足稱賢然未足以形青之非且好賢樂士亦豈易言哉嗟乎灞陵尉止夜行國法也持國法而不避故將軍是賢尉也使廣而果好賢者故當容之且用之而竟以冤殺尉見出韓信韓安國兩人之下其量亦稍狹矣故曰廣勇將非大將也夫任用勇將者如廣之才亦已盡矣

霍光論

讀霍光傳嘗嘆其有古大臣之風及讀外戚傳武帝崩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後人多譏之而鍾伯敬推遂謂光立昌邑亦緣此一念幾危社稷可為大臣不學之戒噫光不學無術有之若斯言則誤巳武帝六子當昭帝崩時四俱先死獨有廣陵王胥在耳胥動作無法度故武帝舍之而立少子則胥自不應繼立諸孫中唯燕王旦與胥及昌邑王髆有子旦以反誅國除諸子皆廢胥既不可立自不得越父而立其子惟昌邑丞髆本無罪過則其子賀固應立若病巳乃武帝曾孫視孫亦稍疏矣而其祖戾太子又以誅江充而敗且昭帝十三年天子不可無嗣賀為昭帝兄子嗣昭為宜而宣帝則昭之兄孫為[illegible]為子終覺有未安者則光之立賀執義甚正敘倫甚明初非以李夫人孫之故也至于後來不道不得已而更行廢立意外之變豈始慮所及者哉雖然即李夫人配食事亦自有故考武帝陳衛二后皆以罪斥長門復幸史不載之詔恩之[illegible]則彼皆没而不復者也没而不復則臣子不敢更追尊而帝又不可以無配食第昭帝既立自應以鉤弋配食[illegible]已而光乃舍之更尊李氏者蓋以李氏趙氏鉤為姬妾而李屬先進且卒時武帝又以后禮[illegible]又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送[illegible]故昭帝巳立為帝而光敢舉此禮帝亦從之弗能奪在當將豈其無說以處此者或謂夫人以倡進豈應伉儷至尊然孝景王皇后巳嘗嫁為金氏婦而生一女終得正位椒宮陽陵合葬孝武衛皇后亦平陽主謳者耳漢家故事不以為怪乃光能不媚新君而一以尊先帝為指事雖不衷而其心比于爭濮議之呂誨議與獻大禮之楊廷和豈有媿乎余故謂光有大臣之風者以此伯敬耳食顧以不學為譏余亦笑伯敬讀史不熟而輕于詆訶古人也

不義侯論

余讀後漢書竊怪光武之柔于賞罰也彭寵反漁陽其蒼頭子密三人斬寵囊其頭詣闕光武封之為不義侯嗟乎悖巳夫賞之所加加于義也刑之所及及不義也賞重者至于侯可侯者果不義乎不義者大惡之名也而果可侯乎且是時光武巳即位久矣天下有共主天下皆臣之古今之通義也使寵于光武同為割據之主未定君臣之分彼此角逐並爭天下而子密從而弒之歸命他人以取富貴謂之不義可也否則殺寵仍據寵地襲寵迹以為亂斯不義併不忠也今子密于寵固君臣矣若以並進于天子則皆臣也臣而叛君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夫能手刃亂賊而自進于天子政所謂大義滅親也故附下而罔上背公而死黨者

必誅無赦制事以義不顧其私則聖人亟予之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召子欲往以欲張公室而不附私家蓋予之矣唐李懷光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告于天子懷光責之演芬曰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比于子密豈不同哉而奈何謂之不義也哉且名者君子之所謹而利者小人之所趨誅亂賊而號之以不義則忠憤之士恐被惡名皆將顧其私親坐視叛逆之橫行而不敢發不義而可以邀重賞致爵之于王侯之貴則天下不恤名義之徒皆將起而弒父弒君以犇走爵祿自上開之將以誅禁然則光武此

一舉也亂國之令也雖然子密三人不過奴隸之凶狡者耳其心乃欲圖富貴非有所謂大義滅親也然既有誅寵之功而事適合于義既可優之以爵即可予之以名者也惜乎以光武之明賢佐之多而見不及此賞之而不足以勸天下名之而不足以服其心徒示乖紊而已嗚呼

稽康論

稽康魏忠臣也其死雖不以國猶死國也何者司馬氏方有窺覬之勢而康顯與之貳惡鍾會絕山濤而與呂安善安兄巽惡人也而暱于司馬氏至構安殺之則安豈附司馬氏者哉安既不附于司馬氏而康與之善且必欲救之至于得禍是心也其即死國之心也歟君子之論人求其心而已或曰康不死高貴鄉公之變而死于安失所輕重而不得其道又苛已夫死君死友皆義之所許者也顧其死如何耳康雖仕魏身非大臣原無君亡與亡之義且髦弒與立魏猶然有君事或猶可為也康即為大臣亦不必便死而況不為大臣者乎且死安者亦非康本心也辯安之寃本欲脫安而不自意其併及于禍使司馬昭殺安而置康康豈必死哉康豈惟不必死安之難也吾謂司馬氏即篡魏康亦未必决死然隱迹終身不為晉臣此則斷乎可必者也蓋鼎革之代原不必人人死之也位在散列未嘗與謀國事不幸

值變故國危則慷慨深愁有憂君之思如其國亡則亦將潔身長往不屈節于他姓人臣之道亦已盡矣是則所以為康者耳至于司馬氏之黨既忌其才名又惡其倔强志已久成于殺特因其救安而連陷之則其死為不幸而心實可白議者必欲以其死友不死君而詰其罪不亦過乎夫君子為行亦不一轍矣微子去箕子奴比干戮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孰從而議之蓋亦略迹而求心耳郭遐叔贈康詩曰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是亦有以知康之心也夫

出處論

魏稽康為司馬氏所殺後山濤薦康子紹于晉武帝子

欲辭不就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毛子曰甚矣山濤一言而陷入于不孝豈不謬乎康本魏臣連姻帝室其龍性不馴非果于自放也見司馬氏有移鼎之勢故幽憂慷慨而時發于沉冥跌宕也觀其賦詩托意及不禮鍾會告絕山濤忠義之心皎如星日卒不免于東市之禍夫乃心王室而殺身以成仁非康也乎爲之子者能繼父志滅國賊此其大也否則閉戶隱身以示不臣而稍信孝子之心矣王裒諸葛靚可也若反面而事之不孝之甚也然嘗言列紹于忠義者以其死蕩陰耳雖然忠之大者不背孝父之節爲誰氏靖而身爲誰氏戮者乎且康魏臣死魏

道之正也父君之既得正子得不君之乎禮云君前臣名則弁名其父明君尊于父父統于君也忘父所君而事其仇其得謂之忠也哉夫四時消息言常也若處變固非所論也嚴冬固沍而火井不爲寒陰山不爲燀暑遂變爲熱豈其時運所可移也然則父見殺子竟不得仕于其朝乎曰否有本朝有異代吾所論者晉纂魏乃殊代耳若父被僇于本朝者無相仇之禮葢父死非命而不可仇者二一死于君一死于法死于君者雖非法不得仇如岳武穆之冤而子孫仍仕于宋是也死于法者雖非君不得仇如父犯姦盜等科而被殺于所姦盜之家是也若夫既死于君又死于法豈有仇哉而孰謂不復可仕哉鯀殛禹固佐舜張湯誅而安世爲漢名臣其誰誚之受誅故也然父死于君而非法子雖毋敢仇即弗仕焉可也或曰父即有罪子忍正名之爲受誅乎曰此有諱之而不得者非謂正名之也且刑賞王者之大法是非天下之公義也一人之私固不可奪亦非忍也名曰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夫非孝子慈孫歟帝王且然況臣下哉斷曰當革命而父忠先朝爲後朝殺者子在後朝毋得仕父誅于本朝而受誅者子可仕父誅于本朝而不受誅者子可仕可不仕以爲父見殺人子出處之法

于太傅論上

或謂于太傅謙爲景皇帝所倚信易儲時不能力爭爲失大臣之道斯言也殆未嘗設身處境而權事理之重輕者也夫事關骨肉入不及與神器至大往則難反所以三古而後傳子爲不易之典也夫太王幽平之際漢高唐肅之時皆毛裏之親一父之子也然且織荊逆遁小弁怨興綺里衣冠子房爲之紆蛇黃臺瓜蔓鄴侯于焉永嘆況萬歲之後而欲使其君舍子授姪近則子鸞趙普之謀或逢迎于先幾遠則與夷莊公之釁又逆慮于後日斯固廷論之所弗敢執人臣之所不得參者也且也犯主之忌所傷益多不惟自速東市之誅或者更甚南宮之禍所以魚腹荊刃季札因以從之懸武喋血

勠省亡嫌北面艮由一家易位異夫他姓之間際也况乎喪君有君天位已定乃主此議本發於謙是以能成廻天之功而不蹈渡江之禍者也狼山之役謙嘗沮駕上皇違諫至于蒙塵宗社危焉神靈恫焉郕王不得已而卽尊位卒能嘉納謙議排去羣疑易還爲守易和爲戰大集再造之勛能不歸德新君哉一以行功而君一以喪位而避在父且無復辟之理在子豈有承統之勢斯自事理之必然不待智者而決之也深而且求原有本末然回鑾之日亟暨奉迎廢立之舉不與定策謙之心一無避害以規利亦可謂循道順命較然無私者耳語云國危不事大臣君老不奉太子此亡危疑之迹不

可涉也矧謙既著大勳久握兵柄當茲盤錯豈容鬭口而論者不察大情爲牽小諒好施苛議不其甚歟或云謙在易儲時當必有造膝之諫不能得之耳理庸有焉然不必曲爲之辭也要之以竭忠貞爲心而不計乎一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與人家事如謙者磊磊乎光光乎以謂國家柱石可也亦何忝于大臣之道哉

于太傅論下

或問子以于謙不爭易儲爲無失大臣之道則景皇是舉爲是耶曰未可非也父有天下傳之子此三代而後之定法也高皇帝之天下顧景皇應得否耳不當論儲位之易不易也英宗失位幾危社稷景皇起而奠安之英宗北狩幾同二帝景皇起而迎復之故謙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是正統己巳以後之天下固景皇帝之所有也或引宋太宗之失德爲辭此非也宋之天下太祖創之故必當及子正統之天下祖宗傳之故不必當及子一也宋祖以全盛之天下歸弟正統以阽危之天下遺弟二也太宗雖有輔佐之勞而實乃因兄以成事非如景皇有中興之功翊變之力也三也是故宋太宗不當有天下者也景皇宜有天下者也不當有天下故雖有天下而當返之姪宜有天下故竟有天下而當傳之子此定論也今小人有一器兄弟爭之當問兄弟之孰應得也應爲兄得則將來爲兄子之物應爲弟得則將

來爲弟子之物况神器之重四海之大又非同于一器可攜持提挈任意徇名而輕相授者也且使景皇不當有天下則東安迎入後仍當歸兄何必待姪論者不察二主之任讓而反疑兩子之建易豈有十四年天子已就閒南宮而子猶儼然主鬯者是亦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是景皇之廢立原非爲過何責於謙之不爭也然後世多以易儲爲非者何也英宗復辟憲宗嗣位故有所嫌忌而多歸惡于景皇其實非也雖然景皇行事非過而失于徑情則有之上皇之返自宜固讓而後奉歸南宮憲宗于景皇時猶爲太子亦宜固讓景皇不許至屢讓而後封之于藩服俟羣臣固請乃更立之

子爲太子則得矣唐非古矣而讓王懸黼之際兄弟紛
子猶有文焉此已事也惜乎左右未有引及此者也

傳儲論

自秦以後創業者六皆一傳而及于亂其間葢有正邪
得失之故焉秦隋廢賢長立惡少亦嬴政楊堅積殘槩
之所遺所謂宜乎其及者也漢晉俱傳嫡長而易世俱
亂葢得其正而不免者此不幸也獨唐宋二祖之傳天
下議者多惑葢唐祖似正而非正宋祖似仁而非仁不
可不論也夫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嫡不以長此言
常也非所論于大有功者也唐之起也實由世民淵雖
其父居大位特倚中子爲耳及欲傳位于長子謬已全

人有次子奮力作家既成而父得以享之乃欲以家畀
長子而更令次子出居于外則人情皆不服且是其所
有而頓失之者其心必怨而非其所有而倖據之者其
情必疑疑與怨交禍機必發此不待智者燭之也或曰
建成之立父命也尊父命而以天下讓其兄不亦美乎
曰此非秦王所能行也豈惟秦王卽古聖人亦不必其
行之父子之倫嚴于兄弟而舜不以天下讓瞽瞍漢高
不以天下讓太公世未有非之者奈何欲使秦王讓父
且讓兄且終及兄之子而已竟受分也是故六月四日
之變吾不以咎責秦王而責建成之不讓又不以咎責
建成而責高祖之不明舍有功立徒長又致非功非

之元吉覬覦于側生其搆煽是淵屬其三子而使自相
戕也甚矣淵之闇且誖也周後無舍子傳弟之法猶夏
後無舍子傳賢之法也而宋祖反之夫使子少而可傳
弟武王先爲之矣吳欲兄弟相傳以及季札卒釀鱄諸
抽劍之禍杜太后婦人耳徒知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
之手而不知殷墜于古遠故有是命耳帝王之孝在安
天下全天倫豈徒于從令而已乃至一家起戕弟與子
但不獲其死杜后在天之靈豈不恫哉且此太宗之失
也且五代喪亂之餘恐非長君亦未必無可虞曰此非
大居正之論也宋之禍馮與華父督爲之而春秋以責
宣公則何也且得喪亦有數矣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而

不能及點檢故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則宋祖之信天
已審安必國之有長君也曰宋祖舍子而授弟人情所
難而子何罪之深歟曰事無論難易則于得正而已豈
儒持一錢忍不能舍及其尚論古昔則以爲萬乘之貴
四海之大直可遜讓如觴豆傳遞如郵驛而已無所與
卽貽後災亦不得顧也葢聖人論理通情與勢而見其
大利大害則斷然以行之擧凡矯情以示無私而見惠
沽名皆所不屑豎儒見一則蔽二矜小則害大故往往
扞格而多病皆此類也嗟乎立子不以賢亦言相去不
遠者耳假令微子大賢而受爲太子已稔惡帝乙早知
之必欲傳嫡使其流虐四海致明堂闕祀而子亦身

豈非不仁之大者哉況唐祖之傳建成也雖然淵亦非不知世民當得天下也顧淵庸人也天下惟豪傑能愛豪傑而庸人必忌豪傑淵屢許世民為太子而屢不果益世民才高功大淵亦忌之故也若夫兄弟遞及終而復始以為孝友則其童稚之識婦人之仁也

金縢論

余讀金縢而知周家之制法嚴也周公最尊親之臣亦至忠之臣金縢一冊其忠格天乃二叔流言成王不能亡疑且怒及發金縢之書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我勿敢言嗟乎巫史卜祝之流及左右小臣皆狎近天子易為關說後世以此熒惑主聽者多矣乃以周公之忠冊祝之信執政大臣被譏以去君猶未能釋然于懷而確知公此事者終不敢一言以明周公之心恐天子疑之以為為大臣游說耳微獨于是即太公召公豈不能知周公之心亦未嘗敢以一言相為保明古稱周政尚寬大而君威之行大臣百司之謹畏如此嗚呼使後世人主知此附下罔上如杜欽谷永之奸戮矣豈得行乎

思無邪論

詩者情為之也然聖人于詩不治情而治思何也聖人無治情之學而止有治思之學蓋情與思皆從性中迸來者也動于無心之謂情動于有心之謂思然聖人何以不治情也乃于無心雖欲治之末由也夫情不知由起紆徐以出引而愈長俄而為有心之思矣聖人以為無心者天也有心者人也人則可以其方制之于是治思之學起今夫自渾敦以至中古不知其幾何時也伾伾榛榛至亡紀極也然嘗思之其時雖不能如盛世之大治亦必不如衰晚之大亂何者衰時雖亂猶恃有聖人之法彼未有聖人之法而亂與後之衰時等則人類靡遺久矣所以然者上古之情猶淡朴不至如中古以後之紛也蓋天之生物必使相制以為治故人情未流則天之生聖人也不亟人情既肆則聖人之道法亦開此猶寒地多蠱毒之產炎方生辟瘴之藥使相為濟不能無也而聖人者又能灼見情之首尾而為之治是

故敎性者治情之首也閑思者治情之尾也詩之作皆何也以出情也物穴于墉不可動也其出沒無鄉不能知也則必求物以引之使緣是以出而後我得其所為自有詩而天下之情畢出矣上而朝廷下逮方國編氓童婦其詩皆得與于遒人之采無遁情矣聖人曰是發乎情者耶而亦既為詩則是思也而非情矣吾何難于施吾治于是繩之削之一歸于正其正者以閑邪也其非正者亦使人為懲而閑邪者也于是用之禮樂肅以和敷之政令恊以成本于衽席達于郊廟者皆是物也蓋人之邪發乎情而成于思思正則情有所止是制思以正情盡人以合天之學也夫子論詩而取一言則

亡曰思無邪嗟乎墉薄則物穿之性薄則情雜之世之衰也聖人不能遽繕人性使其厚也乃因情之已屬于思也而加之治非夫子其孰能與之抑頌有取于馬者何也馬行物也情亦行物也馬之行有始有止制其始與止而馬無中軼情發于性終于思正其性與思而情無中失故曰聖人之治人情也治首與尾

父爲子隱論

鄰之子有好博者父怒之弗改竟殺之或曰果哉可謂父道矣毛子曰忍矣斯人是非父道也父子之上天性也子好博極其弊不過破父產耳子即破父產有罪當無死法況猶止在于博者乎昔孔子斷直躬之獄曰

父爲子隱夫攘羊竊盜也甚于博夫子猶謂父當隱之博輕于攘羊已則夫子必不許父殺其子也明甚且夫君臣者法勝者也父子者恩勝者也是故法之所欲加恩之所欲赦也君之所欲殺父之所欲生也子雖干於殊死之法而父可以曲全之亡不爲也有智窮力竭而後止耳今律賭博罪止杖而父用其刑加數等焉冇仁君而無慈父天彝滅矣葢生子而不肖固不幸也然不肖亦有數等焉博之爲不肖猶然小者也殘天性而殺非死罪之子不慈之大者也孟子曰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況罰有什百于棄者乎葢子托于父猶天也而父殺之則人也人聽于天者也子聽于父之天父聽于天之天故養子者如種穀善樹藝之方加耘耔之力盡灌糞之利其有秋無秋任之天而已曰我必欲有秋否則逞怒是悖德也故子而不肖可治也因其罪而慈以加寬毋使義掩恩毋使法勝情逞怒何哉曰古議莫知子之惡者何也曰此爲溺愛已甚有譽兒之癖而忘縱子之禍者誡也非欲其勈加顯僇也然則石碏金日磾非歟曰石碏純臣也子與弑吾君罪不容于死大義滅親何非之有若日磾斯不無已甚或以武帝之倩暴媟戲必禍及門戶耶然求退其子使毋入侍可也亦何遽殺之也日磾且然奈何斯人而可謂得父道也昔賈彪爲新息長吏民有盜

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掾吏欲南彪曰賊寇害人此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其有合于夫子之意夫

太王好色論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乃齊王自謂好色好貨而孟子遂曰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將以誘王于愛民毛子曰孟子其意是也其言非也君子之立說先立于無弊而後可以隨意曲折批隙而導窾如其弊也是未能見功于彼而我先毀矣或因以爲彼所笑即以好色論雖非大惡然亦非人主所宜訟言者也況于對大賢陳王道之時哉孟子

于此折之可也置此勿論而更端言之可也不然勸王移好色之心以愛民可也若乃因以順之且援古為証是成之矣若云苐欲誘王為太王耳如太王同民欲耳苟可致君效古人宜亡不可又非也果若是是王亦甚言好色耳設使不意而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則亦將曰昔者舜好殺人誅四凶乎設使不意而王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化其君父兄則亦將曰昔者湯武好弒君嘗放桀而代紂周公好弒兄誅管叔而殺蔡叔乎幸齊王未必為此言孟子必不為此答然借經義以成過君子畏其類之及也雖然太王好色無其實者也湯武周公實有之矣則又安知孟子果如何答也昔人作賦

以諫武以為勸百而諷一孟子不虞勸耶且讀綿及皇矣大作諸篇太王實雄主也非好色者也特以其避寇而遷攜挈妻子遂迺云爾亦誣矣誣古人以濟己說亦立言君子所不取也然則孟子斯言取其意可也說不能無弊也弃必陳堯舜之道而達大人格心之義將毋更為齊王所笑

仁術論

仁有術乎曰無術也術之中亦有仁乎曰無仁也然則孟子何以語齊王曰是仁術也曰仁者生乎心者也術者亦生乎心者也唯同出于一源而相背趨日以遠于是因實以立名而道遂水火今欲求人之仁必先崇其術是窒其聰明權巧之心而必期以樸誠則人將不樂就而亦遂失其所以為用聖賢知之故不禁其聰明權巧也而但使取聰明權巧之心以附于仁既附于仁則聰明權巧之心亦遂化為仁之心嚮為仁賊者今適以為仁用而已是道固如此也而或乃以為聖賢之權歟不亦過乎嘗論齊王以羊易牛是舉也非仁也何者釁鐘以牛不以羊先王之法也是釁鐘之牛死先王之法非齊王殺之而亦非齊王所得赦也今舍當死于法之牛而殺不當用之羊失刑甚矣若徒以小大而論是何異于鉅有力者有罪得以逃于法而細人非辜皆可妄戮是與于不仁之甚者也雖然齊王此舉以為仁則固

不可而不得不謂之仁術然何以不竟曰術又不可也齊王蓋志于生而非志于殺者也使當日之牛觳觫之狀王不自見而他人見之惻然相傷請以羊代王乃守先王之法憫無罪之羊不許其請而直取牛以用之是全仁而無術假令果較小大之形懷吝嗇之意存牛殺羊托名不忍是全術而無仁然而王兩無是也兩無是則不得耑謂之仁亦不得耑謂之術惟不得耑謂之仁又不得耑謂之術故仁之中有術而術之中有仁兩相難者而適相濟以為用仁術之微微孟子其孰能知之且非特于此也吾以觀王是舉也不討乎先王之法牛羊之擇百姓之議而徑情以行之猶樸誠也是術之仁

形于心而猶未離乎仁之心者也若是是其聰明權巧之心與仁不斷附不斷化也直于同源之際若將分而猶合者耳故發也亦全者三而廢者一牛也釁鐘也不忍也三俱獲全而所廢止一羊由此觀之仁術在王猶仁之數多術之數少也故曰推此心而可以保民而王也

說大人則藐之論

君子之自待也重而待物也亦不得輕爲其先有輕心也先有輕心則彼未必爲我加輕我已先自輕矣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嘗疑此言爲過甚也夫人之不可藐無小大也易之道上謙書曰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詩稱溫溫又曰抑抑孔子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又曰畏大人其游歷諸侯也惟以溫良恭儉讓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不知是上大夫果大賢歟至自抑曰出事公卿何有于我其能降也如是其不敢有所忽于上也如是孟子學孔子者也以此存心殆非所以學孔子矣且孟子所謂大人者其爲惡人與以非禮來者歟遠之可也何必說如說之必猶可與爲善者也必先我以禮者也以可與爲善之人又先我以禮而加之貴我故藐之非情矣併非禮矣且技所挾持以說大人者道也君子之道治心爲上仲虺曰以禮制心故辭貌未接也敬必先之如其慢以亢

也我學先喪而道先失使此大人爲無識也者況益如有識也必深窺我且反見藐焉爲將欲以貌動之是挾術也君子之存心以道不以術欲動大人而術以先之是猶枉道以求直也或曰吾氣恐先爲大人餒故必藐之以作吾氣尤非也若是是我先有其巍巍也君子之養心也素矣夷險一視也得喪一視也即生死亦一視也而況值貴賤枯菀之形不能自靜必先存一藐以鎮其氣其所鎮幾何乃曰在彼者我不爲在我者皆古制徒取聖人之道以與彼之食色宮室抗以金注尾不亦末乎是欲自高而反自屈者也蓋君子之持已有道非藐人之謂也故子貢曰貧而無諂不曰可以驕也

子思曰在下位不援上不曰可以陵也不諂不援所以守己也中驕外陵所以喪德也故君子欲有爲于世也貴以道化物不貴以氣懾物以道化物雄暴或可化以氣懾物中材亦必爭以處等夷猶且不堪況于在有土之君有貴貴之義者乎嘗思之修心以敬受學以遜接物以恭將事以謹以爲有則虛中不恃以爲無則確乎有主噫亦可矣亦安事乎抗身卑物啓慮僑兆殺機哉思孟子斯言必不在于養氣既至不動心之後也

柴虎臣云孟子此語未免著迹毛子論之亦以明道尊經非故欲與先賢異同也王仲任李泰伯徒爲好辨　又云孟氏學正而氣未平較之孔子方覺仙塵爲勝方頗嘗不足矣故特論往往有戰國風吾讀書者當識[illegible]爲拘儒一[illegible]之況可也

文論一

文以理爲主以法爲輔理有義有事有情有辭義統于理無詩義矣文家標義務新奇不軌于正以務相攻奪失理以爲之統故也事得理以統之則無孶事因物而傳之文以各肖其形畢不爲抗高不爲抑大不爲廸小不爲張是中理也情統于理則情不溢故哀所親與哀所疏者有辨頌所尊與頌次于所尊者有辨皆可類是而推之辭統于理則無蕪辭焉語必中于近淺而見深故而長新斯辭之極于理者乎文理既立隨生文法法有主客先後詳畧分合伏應束縱聯斷單復順逆整亂此十者文之法也主客者敘一事者必引旁事以相形命一意者必牽他意以相明也先後者事有敘次意有急緩雖然有倒敘之文有先起側意而徐引入正之文文雖隨腕而又欲酌其方毋漫施也詳畧者題入手則抉之以眼洞見鉅細鉅詳細畧尤細者則去之無煩涉筆又或畧其鉅詳其細瑣瑣而不厭不爲方幅恒情熟徑我其舍之斯妙矣綱條排次有分有合史記酷吏諸傳是也時而入自爲敘時而夾敘時總而敘是分合之方也伏于前應于後將有歷亂之事理筆匆墨迫處閱者眩故必先提明束縱者文過縱慮其衍而漫也故不能俟其終橫中束之如水之有閘衛有麗譙以節行也縱之過則辭拙不得紓大求減者懼其嶢側而無以紓

受也故又欲縱而寬之文聯物也而又欲斷聯以爲常斷以爲變故斷非斷也如歌中停響歌意非歇如龍形之伏地脉自行單複者恐其肥故單之恐其徑故複之恐其整齊故時單時複頓宕者文之作巧處也突然而起下故不接中間方敘忽爾拓開終不便盡姑且勒住皆頓也纔纔不完且没正意波中生波斡後仍斡意巳畢說掉尾有餘者宕也整亂以相扶者也整則條理亂則縱橫整則首尾亂則倒欲水之平也渾洞則失平焉雲氣本直上者也因風而變幻無端倪天邪人邪噫文之法盡是巳曰未盡也十者待文而生者也不可以先有先有十者則無文夫十者待文以生而生文者誰耶吾故曰未盡者也

文論二

文者理也而後世言理之文每不足以爲文者知理以爲文而不知法以爲文也譬諸人面目耳鼻口皆有司以致用也眉睫鬚須何適于用然而廢眉睫去鬚須而徒然目耳鼻口之在于面則頹然以無色而神明不完未見其能爲全形也是故虛者實之藏也無用者有用之精也故言理之文必不徒理嶢之以爲骨勁之以爲氣宕之以爲調儔之以爲采俳之散之以爲整亂促之寬之以爲步驟揚而抑之聯而劈之正而側之安行也而擾之養之既深追之既精理益外伸而中湊于微故

足尚也後之言理者豈徒將去眉睫鬚須也以爲目取其能視而已不必其黝然而明也耳取其能聽而已不必其卷然而輪也鼻取其能出納氣而已不必其穹然而長也口取其能內食出聲而已不必其脣之比輔之方也混敎其狀但具數簌曰此亦形貌之至者也則孰不鄙然駭之譁然笑之乎近世文之言理者殆有類于是嗟乎詩云有物有則文理旣立法亦隨生此物必有則也然則不知文之法者其果于見理也哉

文論三

猶康云人無志非人也余亦曰文無志非文也雖然雜已義理明則性情正性情正則道勝道勝則志立立而

不移則明見是非蓄之爲德發之爲文吾未見志未有定而能爲文者也況無志乎世之爲文者吾滋大惑中無定論隨物高下贈顯仕則笑訕寂默貽隱者則非薄軒冕送客歸田便獎恬退餞人之任又稱榮進譽文章之士則譏樸魯贊篤守之子更黜浮華題退之元晦之書則推其闢佛功高作寺碑塔記等文又嘆說空了理妙茫無定著東西隨靡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掊此無他無志故也如是則雖爛若星華壯若河注豈有文哉昔唐韓氏亦庶幾有立志者也觀其文章之操論確乎有見而不可拔然以諫佛骨貶而在潮更上疏請封禪封禪佛骨相去幾何惜乎其猶爲外遇

而遷志移而自奪所見如此況其他乎則文能尚志豈不難哉嗟乎彼無志者文亡論已人苟讀書知道理則出言皆能應乎禮義所患裏與表不符行與言不顧終與初不謀耳君子必期立志以命文志不違道則文不更指而表裏言行初終一以貫之俛焉日有孳孳沒身而已徒文也哉噫唐韓氏何如人也

議

出家母服議

母出家爲尼者沒或疑其子服問毛子毛子曰三代佛未入中國故經無文而律亦未嘗載之然則竟從常人之服母乎曰否否爲折衷情理更以義起凡子制服率

于父父制服率于祖孔子曰妻者親之主也曷敢不敬以親在則妻主奉養于內沒則爲祭祀之內主也禮有七出而與三年喪者不去是重送死執喪也禮嚴無後重嗣續也此三者妻職之大者也假使公姑在堂亦未有子而婦人心慕佛法乞身以去公姑莫能留夫子莫能沮三職俱廢婦道絕離夫復娶妻妾生子者于出家之母是爲路人矣路人無服昔晉北海繑生取夾氏女生子公智出之復取王氏生公曜繑卒將死遺命公智迎還母母雖來而終不與繑氏祭將死云勿塟我繑氏墓公智遂別塟之而爲服三年公曜以其始終不執繑氏婦禮竟不爲服庾蔚之議謂公智當仍用出母服服

三年爲非公雖不服當矣夫父命迎還之前母不執婦禮故公躍不爲服況出家而不復還者乎其已有子而公姑夫俱在或公姑亡夫尚在婦决去出家者死則夫不敢爲制服何者親在不終主奉養親沒不送死且執喪三年蓋律雖使尼得持服然俗釋道殊于送死執喪三年之禮終不便祭又不共粢盛故也則子亦不敢爲三年服宜降而期比于出母嫁母之例循嫡公制服三年爲已重曰出母必有罪而嫁母二夫今以相比爲過曰不養不執喪是其罪矣卽公姑沒久終養與喪然夫在而去出家者不共供祭從夫之義又乖亦罪也雖不二夫然已二敎裁則異室死不同穴主亦當不復入廟

比諸出與嫁母不亦宜乎且出母者爲父出者也爲父出之母與自出于父之母復何殊也嫁母者父死而後嫁者也今父猶生而母自去其父其與嫁母又何殊也古禮父在母猶降服子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蓋尊祖重禰也今推尊祖重禰之心爲自出自去之母降而服期恩義之兼盡者也其若有子而終事公姑夫沒三年盡禮待子取婦祭祀有主于內而後出家婦職克完毋道無忝雖歸佛氏子服三年可也或曰律有斷罪無正條之例可引律比附今律僧尼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則僧尼之子喪其親亦應與常人同而子何別分之曰此政以比律也律云僧尼之喪常人不曰常人之喪僧尼也今律子出繼兄弟者猶降父服假令子棄父出家父猶應爲之期否也所以然者法不許釋氏盡廢儒禮而嚴人之入異敎也且出母嫁母服期亦律也非比附而何然則妻未出家而先有妾生子者當何服曰視其子已

祔葬議

制典禮敎後世者聖人也顧禮期卽人心之安而精微由折因代而益詳故後聖有作則前聖廢非故欲廢之也勢也人道莫大乎事親事親者正終爲尤大父母合葬禮也是禮也蓋自周公始爲定制則人人循乎斯道者也前乎周公或合而或離後乎周公雖以孔子之聖

而莫敢違合葬于防父母共穴故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豈非聖人之心若合一揆哉後世惑于葬師家或謂一墓止可容一棺或欲兩占風水遂爲分葬嗚呼夫以人子隔離父母使魂魄不獲相依蔑人倫而拂典禮悖孰甚焉或援舜葬蒼梧三妃莫從之例夫禮有其擧之莫或敢廢舜之時禮制未備耳周公之制所謂因代而加詳卽乎人心之安者也必援遠古則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亦可以從之否史記舜娶三妃爲族曾祖姑也于時亦禮制未備故不嫌同姓亦將踵之以爲法否且堪輿之學渺茫耳卽有所不可廢政可于時日向方風蟻沙水之類商推推移耳董生不

云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行禮而眩于術者包藏利心以重違聖人之遺制必不可也況執親喪之大者哉或以父母亡相去或遠而更啓幽藏驚擾體魄人子之心固不忍又非也無故而啓之以謂不忍可也以禮祔親何不忍也生則同室死而離之其爲忍孰大于是是而可忍更復何所爲不忍也故知爲是說者皆飾情爾曰然則父母當合葬決已乃有前婦無子後婦有子者既殁而子以其母祔父別葬前母意亦可乎曰否先後之序罔敢奸也奸則亂二母並祔可已奈何以父繼室躐其元配而反遜之禮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能以父心爲心

斯孝矣假令父在其敘婦必有首次豈可及子而更紊之故父倘無黜妻之禮則子必無祧母之法昔錢太后崩憲宗沮于周太后幾欲不祔裕陵姚夔諸臣至于哭諫竟得成禮是皆義理之經倫紀之大天子不得而自私人臣不敢爲曲附者也其孰敢奸而亂之也夫三妃不從于蒼梧猶爲未備之制而不得援之倘其舍娥皇而祔女英如之何其可也曰子之言祔審矣而今律無明禁何也曰事理繁多律豈盡之且君子以禮存心而率由之求是而已何待禁焉是爲議

辯

石鼓詩辯

石鼓古遺實也古文苑云周宣王狩于岐陽刻石鼓文十篇風雅逸編云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鄭樵謂文是秦篆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否爲丞見于秦權曰嗣王曰天子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之所作溫彥威以爲西魏文帝所作因史文帝大統十一年有西狩岐陽之語也王厚之趙古則皆力言其非斷以謂宣王之時史籀之書乃丹鉛錄又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乃作其字類小篆地秦地聲秦聲字秦字其爲秦詩何疑先舒案楊氏此論與逸編說與恭自相牴牾耳程大昌雍錄極辯石鼓非宣王物大畧謂我車既

攻我馬既同語既與車攻詩合而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字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合此數者若可以歸諸宣王矣然五子之歌即禹貽訓三風十愆皆湯本語此世臣子孫舉揚先訓明祖述之所自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王詩而大篆未必剏于史籀如余所見嘗爲成王鼓也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即古鼓所奠之地宣王固嘗出鎬東獵然其地自屬東都也先舒案稱石鼓詩之自出者四而余最服程氏葢西魏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于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耳然程氏辯覈雖精而未暢故人亦

甚信之余謂中典詩尚簡潔秦風詞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爲成王之詩一也以爲秦作則宜在乎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垂地近烏鼠若獵于岐陽是自西來東則不應言避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爲諸侯未離戎習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減祠西畤寶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爲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獵還鎬又不當云避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于岐奄在東方故曰避來自東淒淒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武卽是周公作耳蓋當時始紂殷命淮徐扇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夷殘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卽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王無疑諸說又何紛紛歟

少昊世系辯

五帝世系多不可考而紀少昊者尤荒忽王嘉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稱爲白帝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illegible]皇娥生少昊號窮桑氏先舒案竹書黃帝百年既陟後爲帝摯少昊氏少昊後爲顓頊高陽氏而史記云黃帝崩其孫昌意子高陽立路史亦云黃帝第五子昨土于清是爲青陽生白帝子卽少昊是二說皆非也蓋黃帝娶西陵女爲正妃曰嫘祖生二子其一懸囂是爲青陽帝崩繼立爲少昊少昊德衰而顓頊代之顓頊卽黃帝次子昌意子其于少昊蓋弟子也其說詳于蘇轍古史與竹書頗合最爲近正倘如司馬遷羅泌所記是直帝越子而以天下授其孫此衛靈公之所以爲靈也有熊氏而出于此邪此兩家之說既謬而子年承襲史記遂謂少昊之母皇娥與白帝讌夫少昊以金德王何爲白帝而懸囂其父實稱青陽推之世系灼然矛盾又謂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者蓋緣史記降居江水之文耳不知帝子封侯故名曰降也彷彿神怪尤可嗤笑故史公輕信子年傳虛而羅氏父子但取炫博言五帝之際者竹書紀年蘇轍近之矣蓋古載籍如竹書之類雖不足據間亦不盡誣耳

新宮非斯干辯

甚矣古亡詩之滋異論也亡詩名有新宮蓋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大射儀云乃管新宮三終或曰卽斯干詩丘光庭兼明書云孔子返魯詩多[illegible]惟新宮辭義俱失按文王作豐時新建宮室初

而祭之因以燕賓客故作此詩必知新宮爲文王詩
以燕禮云下管新宮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
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
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
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故知爲文王詩也先[illegible]
蓋爲亡詩明甚丘氏以爲文王詩雖無明文或亦近是
至有以斯干實之者非也以斯干爲新宮[illegible]
詩傳申培詩說則二書昔儒久疑其僞今考小序謂宣
王考室之詩審矣蓋小序之可据者四小雅自六月而
後多屬中興時作一也無羊宣王考牧也維魚一章與
熊羆調法正同二也竹書載宣王六年初考室竹書雖

古之小說家而不必全僞庸有可証三也漢劉向亦云
宣王詩四也而以爲新宮者其疑有六新宮笙詩也南
陔六篇俱無辭此胡獨有辭一可疑也文王時詩皆爲
風今其辭章不類二南若後人追咏便宜入正雅及頌
二可疑也詩稱文王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儉狹如此不
應大啓宮室包絡終南跂翼翬飛土木甚盛三可疑也
周公制禮始有占夢爾時恐尚未備官如此乃云大人
占之四可疑也禮天子之芾純朱而商周以前諸侯亦
未有得稱王者乃云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是文王以非
常之貴祝其男豈不乖翼翼服事之心乎五可疑也詩
類多出詩中九章之中無新宮字六可疑也或曰新宮

爲文王詩丘氏之言耳傳說固未嘗持此論也曰申云
史佚美之意亦擬爲文王之詩矣然兩家但云落成宮
未嘗實指即燕禮大射之所奏斯亦後儒求古亡詩不
得而傅會之耳或曰左傳宋公嘗賦新宮矣苟亡其辭
安得賦之曰所謂亡辭者其辭亡已初非必有聲而無
辭也當春秋時或其辭尚存余又烏乎知之

四象辯

周人之樂以象名者有四維清小序云奏象舞也一也
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文皆有下管象孔穎達疏謂此
象是武王之舞歌二也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三也張
揖上林賦注南人服象爲虐于東成王命周公以兵追

之至于海南乃爲三象樂四也余嘗要合論之維清之
爲象是已餘俱不可信也今大武三篇序傳毛鄭諸家
俱不訓象即他詩及武王者亦然獨孔稱武詩之爲象
者蓋禮記之文升歌清廟下管象孔意若以爲象爲維
清則皆文王詩不應一升一下耳不知古樂歌者在上
匏竹在下清廟人歌自宜升象以管奏自宜降此陳澔
說極當而蘇轍古史亦云成王作文王之樂爲象武王
之樂爲武然則武詩實未有名爲象者蓋清廟維清自
是兩詩一上一下宜亡不可者且文王世子明堂位祭
統于下管象之後俱即綴以舞大武之文倘以大武爲
象又不應一詩既管而復舞同敘而兩名穎達之說不

巳疎乎至周公南征事不經見固無可信而竹書見同蘇轍則亦鈞歸于維清之義耳葢維清本祭文王之詩而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象似當是成王作孔詩疏云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曰象舞至周公成王時用而奏之於廟又云以爲成王時頌之理亦可矣然亦不涸武詩爲象不知禮記疏又何以有此疎漏也

霓裳曲辯

唐名曲稱霓裳羽衣舊矣然唐書樂志謂是河西節度使楊敬忠所獻曲凡十二遍又劉禹錫詩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唐樂史太眞外傳云楊氏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三說葢不同何也考碧雞漫志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之似已而外傳又稱妃醉中舞霓裳一曲則妃特妙此舞耳製其曲者當仍爲明皇亡疑宋塡詞名有霓裳中序第一亦鮮知其解余案夢溪筆談謂霓裳曲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拍女不拍而舞則塡詞名中序第一者葢中分十二疊而以第七疊爲中序第一此必宋人舞曲明矣宋樂志舞隊第五曰拂霓裳是可驗也宣和初普州守王平自言得夷則霓裳羽衣譜則此曲當屬商聲或曲十二遍各按月令平獨得其一遍之譜耶

氏母辯

余嘗論孝子稱母如赴書祝文署主之類當稱某孺人爵命者或大人淑人不當稱氏君子之婣于禮者駮之以爲氏故姓非母名稱父諱名不諱姓則稱母何必避氏邪且春秋書君夫人多稱氏而古近禮載稱母之文亦稱氏避之者爲過余竊謂不然凡禮之避由心之所不安者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學成名母古以爲譏今使曾子車入勝母之里已不傷禮而礙孝觸念不忍則迴車矣于里之名且然況嫌于母名者乎諱名不諱姓父自有名固未嘗以氏爲名也今婦人自稱曰某氏直爲名矣子固不得而用之也春秋天子之事進退人爵不避名尊固當別論若儀禮家禮稱母某氏意古者婦人自有名故不避氏耳今婦人多無名即有名者逼書往往舍名稱氏則某氏直爲婦人一定之名子又安得稱之也夫古今不同不必可襲子思字祖曰仲尼周人名其先世曰高圉亞圉今亦將效之邪且古有以名爲字者浩然子儀顏見遠之倫則子固當深諱之父以名爲字子且當避名併避字母以氏爲名子獨不當避名併避氏邪徐積父名石積終身不履石母之氏爲名而子不忍斥當有戾邪祖母視母稍疏矣而李密表云祖母劉君前臣名胡不連文曰劉氏意葢猶欲稍存諱避今無壓于朝廷之故而必欲稱其母曰某氏何爲哉柳子

厚誌母稱先大夫人河東縣太君誌妻則稱亡妻弘農楊氏歐陽子銘婦人多稱氏而于母則曰母鄭夫人石榔銘祭母曰皇妣太夫人祭文王介甫誌婦人亦多稱氏獨王夫人墓誌銘題不稱氏亦以其姑而避之耳姑且當避而況于母或謂母有誥勑者自當云誥封夫人或淑人顯妣某氏若不用氏則必云誥封顯妣某夫人誥封下著顯妣某有傷元文余謂但稱誥封夫人顯妣某太君自安餘倣斯例自可避氏不傷元文然綮誥勑之體皆曰具官某之母某氏後云今用封爾爲夫人則誥封夫人顯妣某氏八字亦是裁綴成文非天語矣卽誥封字下著顯妣某亦又何不可也且誥勑既稱某氏

則子尤不敢以天子之加其臣妾者加母決已古文固不可不擇也擇于古文而可避嫌于名母以全孝子不忍不安之心卒無害于禮果嫺于禮者其或可以俯而聽之歟

後氏母辯

余作氏母辯友人李東琪駁之謂氏猶族也于古氏族引据甚夥又謂古人多稱某氏不諱也其說余前辯已詳茲不復論而述邶風母氏劬勞三語然曰母氏未嘗曰某氏也述大雅摯仲氏任然曰氏任未嘗曰任氏也卽生民之詩云時維姜嫄鄭氏以爲嫄卽棄母之名而周公呼之蓋雖周人以諱事神而古猶朴畧在今自不

可行且凡禮制古疏今密嫌疑之避尊親畧同昔李慶陽六漸之疏指壽寧爲張氏壽寧因謂其斥母后以激孝宗若某氏可以稱母則亦可以稱后孝宗固不必怒而抹之者又何必力爲辯其指鶴齡兄弟而非后哉抑古今顯稱某氏者余已論明又可無辯獨以余謂人子于母雖稱之爲某夫人某孺人不爲過因謂夫人孺人皆有爵者母妻之稱豈可相假然余前文所云夫人政謂是有爵者非以不得稱夫人者皆可妄稱也淑人恭人以下皆然獨孺人則通于庶人不能不假借稱之蓋習俗之相沿已久則孺人固成婦人通稱不必定爲爵命矣猶之子爲男子之美稱云爾且制典凡庶人娶婦

並聽假九品服孺人亦九品職官妻之稱庶人宜得假之但有爵者上必冠以勑封二字則仍有別耳若謂稱名必無可假則公與子男豈非五等列爵而今亦皆得通稱至子于父母輒自稱男父母于子亦輒謂之曰男固未嘗避之謂嫌于爵命也

說一

三氣說

客言三氣曰客氣正氣道氣也大畧人情客氣勝時則正氣亦勝而不見道氣客氣減時則正氣亦減而見道氣予謂正氣道氣原是一物就世人所見而曰之則分而爲二要之不過舒歛動靜之殊耳譬如危言危行便

近正氣危行言遜便近道氣致命遂志便近正氣儉德避難便近道氣蓋是一物自爲消息初不因客氣之盛衰爲盛衰也若客氣則全乎是欲與所謂正氣道氣了無干涉凡人挾客氣而慷慨激烈者此是名心勝非正氣勝也若客氣減自是佳候然亦無正氣隨減之理若客氣減而正氣隨之者此是世法既深故形其從容委順之狀耳亦不得言見道氣也總而區之正氣道氣同乎爲道客氣名心世法同乎爲欲惟同乎爲道故道氣即是正氣正氣即是道氣惟同乎爲欲故名心勝而客氣生世法深而客氣歛其生其歛皆嚮利也所以知其然者嘗觀諸盜有時而明火持刀勇如虓虎有時而透竇緣壁伏如蛇鼠斯類乎客氣之生歛焉皆爲利也利者欲也與道背也審此則知三氣盛衰無相涵之說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四

說二十六首

說史一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取其法言經事典而可傳者耳子長推及軒轅已近荒渺而五帝本紀論云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云擇其言尤雅者則知其所刪去者蓋亦多矣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小說之與其來自遠此政子長所謂不雅馴者今其傳者如竹書汲冢山海經穆天子傳及諸子書緯書所載古帝王聖賢神奇等事與夫孟子所辯瞽瞍朝舜居宮逼子之類皆是也昔宋羅泌著路史頗羅括之以爲成書此不過以見與博耳非必謂其確有之也至金履祥作通鑑前編陳桱又加首卷于是牽綴羣經之文既已無謂之甚而又旁采雜言竟爲實錄嗚呼豈不誤哉且夫書訖熄春秋與左傳編年敘事終周敬王而通鑑即始于威烈王一系相承甚顯明也則左傳即通鑑之前編矣書詩諸經又即左傳之前編矣道古者考于是焉足矣又益以前編割經充史而更蒐軼稗以佐之不既多乎自金氏陳氏之書出而後之纂爲小鑑者因而祖之徧于村覽于是遙商怪誕之文後人皆從而信爲口實資爲

掌故摭爲辭華豈知不但見棄于孔子即太史公所不欲道者乎夫孔子生于周也而敘書但始堯舜子長生于漢也而更追軒頊而紀之歷宋以來去古益遠稽古益邃述古益詳非前之人疎以疏而後之人博以密也前人貴雅而黜褻後人好奇騁多而漫不知擇故也且古之小說既可引登于正史後之小說何必不然則士大夫輙取三國演義諸書皆娓娓以資捉麈而助行文又何怪哉又近世左策二十一史事俱有演義是正史皆降爲小說也正史既皆降爲小說而小說又將皆登于正史雅俗相淆真誣相亂滔滔之勢何所底極典籍之厄劇于秦火不甚惜乎悲夫然則如何曰正史變而

爲小說使小人畧得通解而有以知古今其猶可也學士大夫而沾沾演義則不學之過若夫索隱怪以誣古人崇諧稗以亂典雅此則所謂記醜而博不知而作斯眞見惡于聖人者也

柴虎臣云傳信存雅爲史家大要劉子懸每摭逸事以訾先古其識短也

說史二

論史莫先正史正史莫先去誣稗如竹書穆傳此周人小說也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說苑新序天祿外史此漢人小說也西京雜記洞冥記及干寶搜神王嘉拾遺任昉述異諸書此六朝人小說也唐後甚多益亡論已第其文章華飭異乎近代鄙俚之小說然爲虛詞濫耳則一也後來文士第獵取以資繽紛或庶幾焉倘確以爲古載籍之所遺而取以証經補史又以其中詩文摧置前載如雜記擣素直爲班倢伃拾遺淋池亦傳昭與皇娥白帝二篇至以爲古歌之冠因而推之此類甚多夫誣理辨體其贋章章而無識而好多者輙以爲功而不暇辨其誣誤後學益渺小哉余嘗戲謂將來或有取西遊水滸等書補入史書而以琵琶記曲傳入中郎文集中者由今觀之亦政未必無此事何也六朝以前闌入多已近世士大夫道古至皆以雲長秉燭伯喈哭尸爲實有之而鑿鑿高談形于文筆胡明瑞作武鄉侯詩采及演義文弇州左逸直戲擬耳而近刻春秋傳者亦取而傳

入爲傳之翼久假不歸烏知非有謬以傳謬其亦何所不至也哉故今之有意考古者不在能多在能少不在能奇在能雅不在能華在能質不在能摭在能斷如此而已此不第功文而實功史且功經也

說史三

史才之難簡而不漏詳而不煩整而不方變而不紊大不重痴瑣不猥雜氣飽滿而不滯筆駿快而不促小傳難于盤紆有段落大傳又難于一氣磅礴不見段落決擇之精運用之妙存乎才識亦有天授矣

說史四

史者口出而未有已者也故古人之史以備[illegible]

爲紀傳之原春秋乃編年之始其簡至矣此聖人之文
人不能及也左盲敘二百四十年事而分兩書傳以編
年語以記事其佳處人能道之妙在不加斷論而是非
自見夫亦簡矣太史公創爲分人紀傳之體其法沿尚
書國語而來而表以緯之則亦兼編年之書也其爲斷
論只稍加點次或旁摭軼事或假借他語益不傳所敘
其人已出只借此論作頰上三毛深得古人簡法之妙
後在多予其遊俠貨殖諸傳只是見得世情果爾如此
而筆才有餘歷落頓挫抒寫感槩此不足以爲史公病
第敘三代以上事率援六經頗多割裂斯失之也南北
而下代愈降文愈多極于後來其繁尚勝嘗謂史家大

撰書　八　卷四　文　四

指在存一代之大事以明善敗垂鑒戒而已不必事事
記之人人傳之也譬如庸庸一相輔政數載無功無罪
致政而去者只須數語敘過卽小小善惡亦何煩挂齒
下逮餘官如此者卽其名亦可以弗見也一官由縣佐
而歷尚書至爲尚書乃始功名顯鑠只須敘其尚書時
事其歷升之職竟可以累官歷遷等語了之可弗敘也
一疏爲某事只須撮其大要錄之其全文可弗載也一
事之盛衰興廢括舉大段其煩苛可弗詳也而又能鼓
其餘才點綴閒細瑣瑣尾尾忙而愈暇使古人心曲畢
之益昭而讀者披反目豁忘倦且其大小相生長短行
乘文章杼軸亦不若板斯妙矣大畧作史有二曰識

筆而後世史職罕能兼焉唯識猥故大不知取小不知
麗唯筆鈍故該卽傷煩簡又多闕如此則墨罷筆瘦自
不能休況能縮數百年之事于數卷之書而盤薄有餘
亦哉日下如河注而後來非薪積史乎史乎益不可道
也若夫索米立傳抗迹入地牽于私而封于勢者此闕
心術不屬史才又當別論者也

朱虎臣云史有三長古人所論此已足以該之中間抉摘入微索解人正不易得

說史五

郡國有志家有譜皆史類也古史尚矣自二十一史皆
代益之以繩繫相續爲功不必以後代包前代因以後
史廢前史也唯前史終處與後史起處事理犬牙則述

撰書　八　卷四　文　五

敘亦不妨有複政使讀者得參互相觀知其承貫作志
與譜理亦宜然余每見撰輿志者與修家譜者不肯踵
成而常欲自以爲功所欲記者後事耳而必欲更張前
書廢而去之取彼遺材物爲我作爲力既勞殊非美法
夫前人既成一書自具首尾輒加更定豈無毋舛而沒
人之善飾巳之能用心憯鄙孰甚于此況我廢古人則
後人又將廢我紛更亡窮舊章益墜若謂雖兼前載而
昔撰今編不妨並麗如是則事既多複而卷帙益繁矣
又何爲哉故余謂修志者代續之修譜者代續之前書
有譌必須駁正則附載我書使人可取而稽也倘無延
壽之淹練必不可以撰南北無歐宋之簡卓必不可以

者新唐也諺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之謂
也

塡詞名說

塡詞者塡其詞也不得名詩餘塡詞不得名詩餘猶曲
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楚騷
不得名經餘也蓋古歌皆作者隨意造之歌者隸入
簡傳之以聲而歌故樂有譜歌無譜也後世歌法漸密
故作定例而使作者按例以就之平平仄仄照調製曲
頗覺聲簡塡入辭華蕃其法門塡詞始故塡詞本按實
得名名實恰合何必名詩餘哉問若是則古人隨意爲
之何以皆可歌是歌工之工善傳喉吻邪抑古人皆通

音律邪曰歌工雖巧不能使拗者之可歌古作者才雖
高不能盡通音律要之古人事不強作亦不強成通音
律者乃作歌不通者不作也歌之而叶者乃歌不叶者
不歌也後世歌者愈昧作者愈濫而歌法愈益密不得
不爲定譜以繩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塡詞
之謂矣故塡詞既出則詩亡夫詩之亡也詩餘也哉

儒丐說

覩于市有丐者自號曰儒者也其服冠敝必以儒其口
誦以四子之書其訴以心艮苦無如命何欲橫爲取而
不能戾欲巧爲釣而不能媚故卒以窮至丐焉人投以
一撮米錢一枚無不受也客與其覿之曰譆甚矣儒之
辱也斯亦可謂無聊者也已曰辱矣而儒雖然抑儒尤
有甚辱者歟孟軻之誚齊人非歟人徒覿是人之以迹
丐也又以爲名故相與笑且辱之若夫匿其迹藏其名
襲冠帶都車騎日入而謀日出而作蘘金杯瀝顯勢好
爵榮華馳騁匪丐孰得惜矣衆不之辱而獨驚夫是人
爲彼特拙于以儒丐而貽世咻又豈知巧者之愈足悲
客曰善子固工于論丐又工論儒也然舍是無辱者歟
曰未也向之丐丐之艮也今夫羣爲伍迭爲朋呼譟誶
詬主人艮困如是而敢逆者十一二矣蛇之毒蜚之汚
擊石之爲殺凡人之所不能獨遁者丐則挾之呼而入
門以求遂其欲不得則用其所挾以擬之人之敢逆者

少矣凡此皆丐之屬而其力尤強弁丐之名不受焉或
丐之呼必反詈乃巳夫以是道而逼于儒雖大者臚傳
而小者壓巔其尤小小者耳譬諸犬饑搖尾而求食虎
狼無饑與飽見人則搏噬而食之馴狼之材異亦貪艮
之性異巳矣客曰然則是丐固賢耶曰暴虎狼非賢犬
也孟子欲觀求利達者于齊人非賢齊人也且即丐之
自訴豈信哉夫麟之爲物不噬不求而未嘗不食見面
在囿則王者珍之隱則世莫得而見而卒未見山澤之
有餓麟而死也嗚呼果麟餓而死又豈亡其爲麟也歟

繼嗣說

古禮非大宗而絕者不必繼嗣而矍相之射斥與爲人

後者然則繼嗣古人所甚慎也後人利欲情勝故多求爲人嗣者然尊者或牽于私不肯循敘次而卑者又援敘次而必爭之夫爭之者已非至逆戾不肖之人爲尊者所甚厭苦而循敘當嗣不得不嗣天屬强合更生厲階大不幸也是有嗣不如其無嗣也余謂循敘者其常也若夫逆戾不肖之人即親父母且當沫斥而欲使非其親者强合之則大非也若此者即不循敘以立嗣未爲不可叅衡於義理而以變道處之亦以爲懲也否則竟不立嗣亦合非大宗不必嗣之義政復不爲背禮又絕嗣者非大宗即應爲之後者如不欲自遠所生而繼之亦可聽之不宜相强蓋毛裏之親本于自然不强人

以爲人子猶不强人以爲人父也若夫無子者既已循敘立嗣而復求爲之嗣與身有所承不當別爲人嗣而求爲嗣又所嗣之父已生子不肯歸其親而必欲仍爲之嗣此皆忘親背禮而溺于利嬰相執弓之所先擯者也異姓本無相後之禮又不足道之

擇婦說

易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若是乎夫婦之道不可以不慎也夫父子兄弟天倫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處不幸而逢其變則無可如何猶將以人事補捄而彌縫之夫婦君臣朋友皆可先事以自慎擇故良臣擇木良士擇交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交于偶然猶須加慎況夫婦豈偶然而已者或曰妾可擇妻不可擇以妻重故不敢加擇則是畧重而詳輕也且臣之于君折節委贄而拜自獻其身亦不細矣而古人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娶婦不大于事君而以爲不敢加擇則何也且也夫尊于妻妻卑于夫壻之所關于家者輕而婦之所關于家者重此事體之易知者也而世人擇壻者甚詳傾于婦反忽之以謂不敢加之擇是妻敢擇夫夫反不敢以擇妻也是重壻于婦尊妻于夫又何悖也或謂古人不聞擇妻之法曰取妻當慎簡不必問古人也且古亦未嘗不慎擇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必淑女而乃逑非擇而何孔子告哀公女有五不取蓋言擇也古昏禮六而首納采取采擇之義以爲擇得此女故禮以求之是未納采時必慎擇可知也既擇之而後行禮亦可已矣乃次又問名資人謀也次又納吉資鬼謀也必人鬼皆協從而後始定故鄭懸云卜于廟得吉兆婚姻之事于是定如卜而不吉婚姻猶未定也然則擇而後納采而納采之後猶加擇古人之慎擇如此而謂古無擇妻之法是又何也故宋司馬光著家範袁采著世範皆言擇婦之當審慎至後世以慎擇得佳婦而不慎得惡劣者尤多此明驗也或又曰人皆擇之則頑惡醜者將安歸耶爲是說者是何異慮暴君之

無臣而故往事之處凶德之無友而故往交之且人買一貨製一器事之微也而猶必求其良未嘗懈濫貨窳器者之無所售而于我乎納況繫于終身關乎全家歷于仍世其爲事之尤大者乎謂當恤彼無所于歸而甘以自禍者雖愚誖甚當亦有所不爲者也

喪婚說

喪婚非禮也而未成服之三日成婚者爲尤非世多習而行之夫未成服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且創痛之極不暇成服也非謂成服而後爲喪三日之內固可仰吉也今律但禁服中之婚者以爲死後服先必無婚理故不云爾非許之也猶漢律無妻母之法耳況律父母篤疾猶不得婚而謂始死而可婚耶曾子問云親迎在途而[illegible]則女反夫女在途聞赴而猶反況壻父母死可往迎耶則禮律之不許明甚且禮緣人心而制者也以哀毀至極之時而行此稍有人心者必于此乎變已而行之者又反曲爲之說何也說必以爲家事重大不可無內主無內主而致廢親之遺貲不得爲孝此爲母死者言之然家事敗廢不過貧貲重乎禮重乎貧富有命何在無婦卽三年無婦而善持之亦必不至大敗廢也且有少未任婚而孤者豈必無一成立者也夫事權輕重理衡短長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何也故當平時則不惜髮膚亦爲非孝臨大節則捐軀絕脰不爲忘親者衡事理之輕重爲取舍也今貲財輕于軀命而執親喪而守禮仁之所在也而成之不必殺身乃較贏縮之甚輕者爲孝而忘其大不亦惑歟倘曰求嗣續則固非其時也以爲同奉祭祀自可獨身行之何必有齋季女也喪未成服而昏取者固無一可者也昔唐明宗猶以起復冥昏爲非況乎守禮義之士哉凡若此者人子行之固爲罪而世俗之人往往倡邪亂禮以陷人于非又爲辭以飾之不亦誣哉或云父母愛子之心深倘出于其命亦可行否曰律凡居父母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離異註云自者以非奉父母之命故非之若奉父母之命而嫁娶者又不在此限余按律婦人居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八十則父服未闋者母亦不得命子女婚也必也奉祖父母之命與奉父遺命耳或父久先亡而母後沒亦有奉母遺命之道然亦必過小祥或猶可行抑事又有不得已而可與權者如男子身新在憂中而女亦旋喪父母及笄前後防訓無人豈得悠悠待終三年之服如此者彼此雖在初喪亦可女過夫門而不必合巹如今俗所謂養媳者除喪從吉成其爲婦庶乎理勢之咸宜者也若男子未成服之三日卽爲尊親所命者于雖親之所甚愛而禮非親之所得私爲孝子者惟有守禮以不從令可也又何疑焉

緩埊改埊說

因循緩埊大非孝也推其原皆以得地之難之故不知尋龍之理茫昧難測卽衰旺凶吉言人人殊凡百由于生人豈宜全憑朽壤且無論術者之中與否卽就地理論之生氣亦有往來而取效亦有遲速固未可執一而論也每見勞心重費謂得大地而反見凶敗者亦有無意徼榮或偶借棄地安骨殖而竟致大富貴者又有始華而忽敗早悴而遲榮者譬諸天道春秋晝夜互相遞代萬象變易莫知其然豈有常哉草木不移土而榮落有時亦總屬氣數耳卽有貧賤以長子孫者亦多屬于氣數總人類之大數計之自是貧賤多而富貴少且也與角去齒道有乘除五侯七貴之門往往一跌而赤其族農家老守一犂鋤以長養兒孫多且綿久智者又將何去而何從也鄉僻之民比戶窮苦有歷世而目不覩鮮華者而都邑之子繁麗相耀貧必徼富富必徼貴貴必徼久亦何心哉故凡爲人子孫者擇地雖須周詳然當以父祖歸土爲安不可過求佳城久暴棺槨且窆而得之亦未必果發祥也然愼始而稍稽緩之其猶可耳尤當戒者埊後身家小失利輒歸咎泉壤及妄貪顯大輕信術人夫術人之情好利而貪名好利則喜動而不樂靜貪名則必是我而非彼試諸羣喙百人百殊而又挾愛憎之意逢迎之私其言豈可易于傾信而其排詆入微鑿艷聳聽啗以奇福則愚者已惑而傅會精理卽高明亦爲所欺以致動發幽藏移棺改穴如是而子孫得凶禍者往往什七八焉何也驚幽冥而擾魂魄非以爲安此固一矣且諺云三移宮當一窮又云徙業三年貧常以相譬人安寢于衾褥之中旣久必煖忽而揭其衾掣其褥遷之于他榻則觸時之煖氣必散其人身必寒新榻雖周驟何能復則必有受其病者矣況新榻之臥具或反不周于故者乎遷埊者又何以異是自非萬不獲已與確有所見者必不可輕于議遷也故予尤重言之以懲後云

任官宜專職說

皐夔稷契皆聖人然在虞廷亦各掌一事然則人固不能事事兼爲也予謂後世取士任官亦宜各治其職士自通經而外將戶禮兵刑工五職使各占一務爲禮者試以禮如郊社沿革服制重輕之類爲兵者試以兵如衛邊防海步騎攸宜之類戶以錢穀刑以律法亦俱同之或將各部俱著爲成書頒于學宮使習之試時治以爲策不復旁及期切理要不采浮華如此則士不苦備途之多而以空文上應所學皆實必可用也其進身之後卽以此部任官外官如縣職糧衙爲戶官捕衙爲兵官而以令長之卽吏部也監司督學爲禮官水利爲工官而以司長之卽吏部也其或職務簡少與權事變[illegible]

宜亦得以互兼他職然必無去本部而遷他職之法蓋有兼官而無改部也內官亦然六曹各自遷轉以至于本部尚書其間亦間相兼攝耳若用為相則或不復官本部或仍兼本部各量其宜蓋以六卿兼宰相古多有之如禹以司空宅百揆召公以太保領冢宰也其他府寺列職皆隸諸部無須別設則官亦可省惟銓曹及詞林諫職與五部不同當于進士出身後別設吏部職掌博學宏詞直言極諫三科以待諸進士願赴試者試之而取其優者充此三職劣者仍還本部受官或併不設此三科凡五部官屬之賢者任此三職則舉推之果當則使解本部之職而為之既為之後而不任者仍勒還本部供職遷轉皆可至于相任官如此則人不以官為傳舍而皆精練于所職必有功也蓋任才期當歷事期久自人惡冗散而趨華要故樂于互遷自近代以來未之有改然古人亦嘗切言之良政之善者也

省官說

徵貪必須重祿重祿必須省官且官者上食于國而下食于民最不可多者也每觀最卑末吏歲入亦數百金大吏十之又大吏則百之千之多一吏則增一橐一橐飽則一方匱民力曾幾何也以謂事須衆辦不知衆則往往權分而勢相諉事愈不辦也又謂官有弊必以多官互相稽察不知官多而弊愈多大吏可以察小吏則小吏必當共大吏共愈多費愈劇則貪愈甚也官多則役亦多役非蠹民即弊官又生數小吏也一人作官其家于鄉必取多于平民而其親戚賓客厮役亦如之又往來于官以居間要其治之民是又生數吏也姦民游食之人因緣于官府以食于民者多是又生數吏也如是則姦豪得氣而善類困人且起而犇走效之則習俗大敗兼之冠蓋絡繹道途之供應官寮交際讌飲之費皆取于下民其何以能堪之乎故不能省官而欲求治聖人亦將束手者也是故上古多兼官而管氏官事不攝孔子譏之即漢刺史刺舉不法亦掌兵而治民皆兼職也役不但不兼不攝而已且分一職而屬數吏奈之何其不紛挐也宋蘇軾云遣使縱橫本非令典公私煩擾民不聊生且事少而員多無以為功則必須生事以塞其責政此意也然而巧借名目多設冗官津路為之逼關大臣亦樂為題請使朝廷悚動以謂必不可闕而聽之蓋皆有所利以為之敝國傷民總不之恤此人臣不忠之大者也夫政簡刑清朝野寧靜聖君賢相以為慶而貪吏鄙夫之所不樂聞者也誤聽此輩豈不殆哉或以為天下雖安而綢繆牖戶之計豈不須才夫用人期才用才期當苟其人也才而用之當則少亦足以辦事苟非其才即才矣而用之不得當官愈多事愈壞不第非以綢繆牖戶而適足以漂搖室家耳豈為計之得

哉故今欲民之治也必行省官之法官省則政清則事理事理則民靜治至民靜而刑幾可措矣官既省則可重祿以勸士官箴且自肅焉間有惡者則法之而要亦希矣宂求寡則民力自饒是以衣食足而禮節興也

佛氏說

談治者往往欲去佛氏佛理姑無論卽以事勢言之亦須探本世之或自欲出家者且留別論其間流入佛者率皆窮與惰者居多嘗思古人老幼聾孀任恤是相生相養誼甚周也而上又分田及于餘夫施仁偏于煢獨故人皆得所雖三代中國無佛法卽使有之亦何苦逃

而入之後世手足至親或不相恤安望周及其他而官復朘民吏又枉法民之逃禪不過逃死此其一也古者三綱不淪禮法相治故倫理無繼錯乖迕之病今風俗邪亂正論格沮姣婦難斥夫遂憤而出家凶子莫制母亦去而學佛推類求之不止一端卽復平居難相理遣亦往往托意空王𦇧解鬱恨以故佛氏流行愈益繁多是則民生旣蹙入治又乖四顧俱隘無方自活投入佛門比于湯網倂此而欲塞之是直欲四面俱張也今欲民之不流于佛先須正本厚生薄斂興行明倫使生民無吁嗟之悲而有性情之樂則天下方嚮聖人之化雖驅而入佛恐不可得矣然非聖君賢相興于上而下皆良牧豈易言哉故曰須探本爾

邪術不可信說

理外無術正外無奇常外無怪凡怪奇之術皆虛誣邪妄必不可信者也而世人時或信之不但小人卽士大夫亦然如驅役神鬼攝召魂魄厭魅符咒之類以至摩臍過氣照鏡洗眼凡斯之倫不一而足總無一而非妖誕者倘陷而入之敗行失業破家亂閨往往而是以至邪說所惑陷身刑戮者有之大凡爲其主者本有小術以駭人而又有小惠以利物穪引誣誕援据紛綸旣入其敎之後黠者知之而巧飾以相張蠢者信之而亦恍惚以有所見士大夫之稍賢者未免因其詭譎好異矜

奇而不肖者陰亦受獻遺而爲之地于是羣相誘惑翕然而從之豈不殆哉近有一亡賴子因多慾縢孿後妻子俱喪單子無依因遊丐而學小邪術遂自以爲通王帝友羣星放言無稽鑿鑿指數因以縢孿爲某日侍天帝之宴誤翻酒杯因以得杖而成此疾鄉士大夫多爲所惑而從之遊又有夜集男女以拜佛爲名而入暗室傳道者遞牽互隱牢不可破且其關通津路廣置耳目雖惡聲狼藉莫能禁之間有一二破敗被驅而其徒實繁此散彼聚禍之所究未可窮詰使其術得大行則秦皇漢武神仙巫蠱之禍與夫東漢黃巾之亂亦胚胎于此人爲治者日求百姓家給人足風醇俗美猶方知懲

猶未能焉而此輩競出而眩之以耗資財而亂風化是聖王之所必誅者也夫人奈何其可近之也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之謂也

術家說

邪術妖誕且使人眩惑而多耗費必不可信堪輿日者陰陽占候之流久相循習行事亦不得盡廢之自須詳審然事屬幽渺亦有天數存焉不可恃此而干禍福之際太拘忌過邀求也大略繫禍福之說多于事後附會而成以倡其術之必可信又有偶驗一二而衆遂相神之者且其羅結賄囑之方排設點綴之妙涉徑已熟用心復工眞有未易以窺測者夫人事非吉即凶或不常如故不過此三者而已今即凡人任臆決之十亦常中四五彼術者平生所決奚啻數百千事則豈能無數十百事驗者匿其所不驗而稱其所驗遂以爲神況又多造作者耶倘覈其實然而較量之斯與凡人臆決者亦無大異蓋嘗論之形家以得龍爲勝而力能求龍者莫如天子則彼應永生賢聖而卜世無窮矣乃何以帝王之家後亦亡國又如一吉日中嫁娶紛紛及其後來或吉或凶竟不同轍又何說也昔漢武帝問諸占家某日可取婦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

曰大吉夫待詔于天子之庭必其術之精者也而應天子之問又其所研思而極慮也猶不相符合如此亦足以知數術小道此無常理亦無必驗也且如堪輿日者其術尤神彼何不以自爲地而永昌厥後乃又何以不護然也然地之過信者每至惑溺不任理而任數不務人而務鬼祇而趨避動成牽掣至于風水尤足惑人竭財以求之窮壙以盜之而又或擇地俟時久暴不葬又謂旺長而衰幼或生此而尅彼一家之中骨肉乖忿寃之得喪未必相關而小有所傷輒以歸咎搆成仇隙牢不可破凡茲諸失豈小小哉皆由過信術者而誤之也人于他端之邪多知其妄及于諸術家則明者少而溺者多故詿誤者亦多予故爲詳論焉

田制說

寓兵于農敦本抑末二者先王之大政亦良法也今者民生日蹙而農尤困可謂極矣愚謂即不能寓兵于農而屯田之政不可不舉屯政興則是寓農于兵而且漕輓之苦于輸運可稍甦矣即不必過爲敦本抑末而限田之制不可不行限田之制行則豪強鮮兼并而小民之歲收羸而征徭寡何也商賈平民家置田不足爲農累且足利之蓋出價買田而條銀糧米及十年一當差長現年皆有田者當之而農無所與農租田者不出賦官田止是歲以其半輸租于有田之家又視歲豐凶

多少條糧糧現之費一定而不可減且時或有所加焉其往來水脚補袋賃舂倉棧諸雜費在外是置田者固自厲以養農非厲農以自養者也是農之庇也若夫仕宦豪家之有田于租則必取盈而征徭又不得泒卽泒之彼亦不肯隨例輸糧當役總以貽民家賠累耳田多則困編戶愈甚奸民又因詭寄于其戶以規避免故古董仲舒師丹皆欲限民名田余謂不必限民也但當限仕宦豪家名田耳蓋古卿大夫食采賜田元有定制故曰祿以馭其富今仕者既認之祿又何可縱令多占田哉至于子衿寒氈守困枵腹橫經其有田者則朝廷自當深加優免以見廣厲學校崇儒右文之盛意二者既

行則于古寓兵于農與惇本抑末之意庶幾稍合而家給人足之風或可與巳

杭府治說

杭州爲東南一大都會殷庶繁華便于操業然易富而易貧說者謂其西高東下一瀉無障而漸江自西南來到杭便徑入海無復紆廻環抱之勢故杭之人居鮮聚族所蓄不饒所恃者海潮晝夜兩次西朝澎湃洶湧氣勢浩大乃旋復便退去故州府治結爲輻輳謫殷五方大集之處而來去聚散勢亦不能甚久長也然居杭則鮮甚無聊者且自歷世以來罕殺戮之慘何者戰爭率多起于西北及至江南而下杭州大抵事形巳定兵氣漸平矣杭俗人又淳柔而地形無險爲雄傑者之所不屑據故兵戈之世此邦常獲保完然田瘠租入少山狹壟地少風氣淺薄人丁少故世家巨族亦少人烟輳集火災頗劇此數者杭州之不及他郡省者而丁口不蕃尤爲缺事則杭似非可卜居者然積善者昌後或可修德以釀之也歟

讀書須有識說

讀書要有定識乃不邪惑如世說新語雅書也但前段德行方正諸條事巳未盡佳後段輕詆忿狷諸條所載多可厭鬧若徇將後段詭法心術人品都敗壞矣卽如孟子云夫子敎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此爲父說不

爲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爲君說不爲臣說讀聖賢經傳尙須以識行之何況下于此者至淫詞小說又不足云又如何氏語林載梁鴻滅竈更然自謂不因人熱夫同舍惠心相招取便未嘗嘘滴何妨受之充鴻之心則凡叩門求水火者皆是因人涼燠必人自鑿井鑽燧後可者也拂任恤之誼長刻激之風卽肅宗方際休明且德本長者朝多良政鴻過京無故而作五噫之歌以過形怨刺敎下懟上忠恭之節實有違焉此皆充滅竈之心而爲之者也其中如此類者猶多元朗然且列之德行何也語林又載嚴武小時椎殺愍英事世或稱之夫挺之固不爲無過然未嘗因愍之

而殺武母也蔣使母失其寵不可言仇況挺之自嫌譴而疏之亦未必由懸英也且使武母殺懸英已極凶妬而況于武且不特于此也卽使挺之之父在嫌子之不富過驕其妾則以嚴命出之也可亦無殺理投鼠者且忌器于遠亂殺其父妾以顯示仇父卽爲人臣舉兵犯順而以爲淸君側者也此類耳謂是非逆節哉後武帥蜀恣行稅政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蓋虎狼之質自小已然昔顏峻賊也嘗殺其父延之之妾延之哭之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故顏峻之惡自夫人而皆知癈之宋廢帝怙將貴嬪郢父箴與發其尊意政與武類而一戮其死一戕其生事亦不殊乃人于廢帝莫不以爲暴君之

爲于武則更以爲孝子之舉所以相刺謬者總由史列廢帝罪狀顯白而何氏例武于鳳慧故也甚矣作書者多慣慣也故予爲詳論之如渴者可爲童年凌傲之戒其動訕君父矯激爲高不衷之行斯君子亦惡之若武則亂賊而已矣不止將而必誅者也抑可笑者挺之不能以正諭督子且曰眞嚴挺之兒豈以其凶鋒定當得富貴而君親之際槪可犯邪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若此溺愛獎惡又安望其能敎忠也哉則挺之亦誠所謂爲人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也夫孝子固無爲毋竟父之道也

柴虎臣云持論皆昔人所未發而旨歸忠孝仲人每發與沿文而不敢違與論功千名教之文也絕非易

殿疏案求新見才　又云諸說根抵理盡井源經本史筆力尤爲勁拔古折觀此篇大段是論孟子世說語沐邦先從世說說起中間忽斷插入孟子又再敘語林昔人評離騷斷而復斷亂而復亂全在錯綜詳子之妙也他若止友作傳奇書引仙奇一証下乃並出局子伯奇照應參差寄沈去矜書數續取之獎是八段却將絕遠房帷不明數出又將常變數語橫截具中後乃復從一二數主于五總緒變幻有意無意又若縱齊公行畧級不驚不藏不有善不欲人聞明是乎敘三項事乃二事兵以二句了却將不欲人聞贊以事而衍作數十許詔敘公生辛巳了要淵敘入十叢文又淵而敘老友王諫乃以次年遂接前段住而不任波後生波若常乎自應先敘王諫相不中至八十大齊又至欠作病亂不起乃敘生卒耳又若祭江太大人文將兩宋文母作七段敘忽而畢敘忽而式敘湔今變化詞齣而未長至于突起陡往往往變容無少亦詞與敘則皆是化于局泰西京而出恣筆所如如與古合益斷亂而非斷亂也拙日視之爲眞陪謂又只乎此夫白東京而下巳知者寥寥況今日邪

古今喪制合轍說

三年之喪人以爲古與今不同制而考之古禮議者亦時復參差皆由算月之不合耳所以然者蓋由不知核實之月數與交搭之月數耳諺云兩年六十另又云二十七月不算閏稽今于古無弗合者案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故再期也再期者卽諺之所謂兩年也間傳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是也其核實則二十四月乃云二十五月而畢者是交搭之月數也譬如人有九月十五日喪其親者至第三年之九月十五日核實是二十四月然從始年九月數至第三年九月則二十五月矣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指禫服之始終而言蓋謂是月旣巳大祥後則始禫

服也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此
禫字當指禫祭而言葢謂大祥後又間一月則設禫祭
而除禫服如九月大祥則十一月禫祭也是禫服有兩
月即諺所謂六十日也今註家以爲二十七月是交搭
之月數若核實則二十六月合之政得兩年六十日矣
檀弓是月禫之下云徙月樂此謂禫服既終矣又必出
月乃自作樂也此一月者即今制禫服後之餘哀一月
核實政得二十七月而空去閏月在外諺所謂二十七
月不算閏是也餘哀盡乃爲喪制全滿于是可以仕宦
可以考試猶古人必除禫服後又出月而乃可自作樂
也然喪大記又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又何以

說此謂樂之作于人而已聽之葢古者禫服既除即可
以聽樂于人必于徙月乃可以作樂于已也明此則知
古文無復參差而今制亦無不與古合輒者論者固可
無事紛紛也已

王珍石云古云議禮之家如聚訟鄭玄王肅且互相異同矣近代如儀禮經傳稱爲善本而陳祥道之禮書鄧汝極之三禮編繹亦復各具其長余每欲綜大諸家畫爲定論忽忽未遑而衰及之近遊西湖晤毛于昭慶僧舍籌燈中宵抵掌而談相期于古其所撰喪禮常禮諸說直可補古人之未備而自爲孤行即此論捉制一篇傳聽精核眞可謂之恩無遺理筆無遺義者也拯禮學于將墜舍毛子其誰爲焉

奉木主說一

古有題主而無點主但請善書者書之耳後人于
既書後留主字一點不書必藉顯者點之先用硃筆
一點次用墨筆葢一點謂之點主此禮不知其所緣起
今沿行已久義亦無害但庶人家而必藉顯者點之夸
而多費而于古亦未之聞也但請族人親友之有齒德
者點之可耳書主陷中須詳首稱國號如漢唐宋之類
下書某封某官某謚某姓公諱某字某號某神主女朝
代字下書某封夫人孺人之類某姓太君諱某字某神
主無爵者書某號某姓公諱某字某神主母書某姓孺
人諱某字某神主左高處書某改元年號某甲子某月
某日某時生右高處書某年號某甲子某月某日某時
卒其右下即注男某某某某奉祀孫承重奉祀則稱
孫某母死立主即父在亦只稱子奉祀如婦人無子而

夫爲妻立主及凡尊行爲卑幼立主者則稱室人某氏
名某字某神主若仲弟名某字某號某神主冢子名某
字某號某神主冢媳某氏名某字某神主餘可推之右
下皆不必注也外粉面父書某朝某封某官某姓公神
位如無號者書字母書某朝某封某姓母某姓太君神
位右下俱注男某某某某奉祀舊稱母爲某氏者以
婦人皆有名字故以氏爲姓子可稱之今婦人無名字
以氏爲名則子不當以此稱母矣合用某孺人爲得訂
狀祝詞亦然又古主外用粉面者以易子爲孫爲曾孫
則逐代洗去而換稱之似乎煩而且瀆且世人亦多不
行此故今去顯考妣等稱以便世世奉祀不必洗換下

仍注男某者以伸情也後卽孫代父祀其祖曾孫代祖祀其曾祖則猶之其子耳總俱不必洗換也古庶人無廟設祭于寢今宜倣廟製作一小堂以奉神主謂之祖宗堂不得稱廟古庶人止得祭其考妣今禮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庶人得祭曾祖祖考三世集禮又云庶人得奉四世考妣之祀追遠自當從其厚者則庶人祀先至高祖止其自五世祖以上祧者亦宜更作一小堂以藏世世祧主凡親枝伯叔兄弟之類其無嗣者亦藏之度于別室不必定焚埋也惟冬至則別於祭高曾祖考而外祭之歲止此一舉若有爵之家仍可稽典禮而更多追祀其先世不必拘于四世家有譜不必言否則宜將祧主祀主總作一籍更詳記其世數支屬恐久則主中雖有名稱併難稽考耳古無二主主必奉于宗子家支子欲祭則就宗子而祭今有諸子各立主者殊非典禮若神影則可各傳之以時致瞻依之思因以行獻薦耳

奉木主說二

古制右社稷而左宗廟蓋以左爲陽故也而昭穆之制亦左昭而右穆是尚左矣而我將云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則又似尚右通禮圖高曾祖考俱從右順敘而左而浦江鄭氏祠堂圖亦雁翅分列五世考俱居右妣俱居左則尚右至鄭氏五世並列圖則高居曾左祖居考左丘濬擬祭四世圖亦然又似尚左若是乎參差無定制也

今余參稽衆制爲祖宗堂定爲尚左蓋以陽道處之以見不忍死其親之義大都男左女右其歷世之位不用順敘亦不用雁翅畧倣古廟制而爲上下二格以高祖高祖妣居上格中曾祖妣居上格左祖妣居上格右六位一帶並列凡一耦二位旁則用板槅之以免翁媳相近之嫌亦使子孫得安于上坐之位或庶幾焉其有繼室者則三主同居槅板之內夫居中元配居左繼室居右獨其下格之中則專奉考妣當以世遞遷而上云父沒母存者父除喪後竟奉父主入堂居下格之中俟母沒以世遞遷祧如妻沒者不得遽遷祧舊主但將妻主入堂居母主之右旁侍益子可爲父母祧其五世祖五世祖妣夫不得爲妻祧其高祖高祖妣也

喪禮雜說三十一條

三年之喪宰予以爲期可已矣爲聖人所不許漢文帝有道之主也乃短喪幾以日易月不已甚乎意者文帝欲還行古禮諒闇不言聽于冢宰而後世風非淳古萬幾下貸不可以久而止可行之三十六日人君宅憂既促豈可更責臣民故總行此制耳不然何如此其急也然余謂主權自攬元不必拘古諒闇三年而其餘喪制仍可行之而不廢也亦何遽盡壞古禮且以爲天下之通喪邪

繼母在堂而父死者但可稱孤子不得稱孤哀子所以

避繼母也或謂先母生我而今不稱哀不幾於忘先母歟不知繼母如母以尊父也今繼母在堂而稱哀是無繼母也無繼母是無父也有所避而不敢稱哀不爲忘先母子而無父悖禮之大者已

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皆有爵之稱也庶人之家訃書祝文之類若子孫于父母祖父若弟于兄姪于伯叔父母以卑尊尊庶可假借稱之然已是過禮若父稱子兄稱弟伯叔稱姪斷無稱公與府君之禮夫稱妻翁稱婿伯叔稱姪婿之類斷無稱孺人之禮也若死者之分雖卑而本有封爵又當別論

道士題銘旌之乞榮于顯貴人也稽諸典禮無所始非古道也

題銘旌而借他人非古固已至于待贈等字自他人題之猶可若自題而用之冗可笑矣若死者本當待贈當別論矣

私諡非古乃變禮也然僭之大者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況未嘗貴者乎今人動輒自爲諡夫以孔孟之賢曾閔之孝未嘗私諡其親而其子孫在當時亦未嘗私諡孔孟曾閔也然孔子不以此貶聖孟子不以此貶賢曾閔不以此貶孝道隆者物仰實大者聲宏否則雖隆其諡于聖神亡益耳亦安用此浮華奢僭之舉乎華睆爲大夫之簀曾子疾革而必易者以死必期于得其正也沒而猥加以不應得之諡斯不得正之大者矣死者安乎死者不得安生者得爲孝也與哉其以親爲榮僭乎哉

古禮大夫爲貴妾緦士妾有子而爲之緦今制妾雖有子家長無服而有子之妾自應爲訃奈何曰訃書但自稱姓名如趙甲頓首下稱率男某泣血稽顙全拜爲得

古妾生之子爲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服今制得服斬三年即父與嫡母在堂亦然然不得稱哀子以避嫡母下仍得稱泣血稽顙以合于斬衰三年之制然則以何稱冠于其名曰父在則以父名冠之稱某率男某父歿則但稱孤子某嫡母亦先沒者則稱孤哀子某可也

居父母之喪者自應不赴宴飲今人初喪時則然後已

不能盡拘或有赴雅席而不觀伶劇者此意亦未便非然知其伶劇而竟不赴或緣主人之意畧領意而疾起別去可也若必致使主人徹樂則失之矣昔有主家百戲橫陳緣一有服者而盡去之羣客快快一少年詬之曰敗一席之興者子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坐客衆皆鬨堂失笑近楚中一宦宅宴客有縉紳來而以服爲辭謝去聲伎已就席則飲酒食肉自如客或窺之因進曰既可食旨而甘何妨聞樂而樂縉紳大慚盍既已脫畧而赴宴飲又峻却聲伎以沮衆人之歡乎里名勝母曾子回車斯可矣孝子不肯引嫌自避而反欲他人引嫌以避孝子君子謂之不知禮矣

訃書滿六十以後者方稱享年幾十幾歲其自五十九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見于古制然相沿以久亦可從之

庶子之生母死則無論父與嫡母在否得服斬三年此時制也以緣情也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爲生祖母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無論祖與嫡祖母在否也葢承重者尊祖敬禰而重嫡之義也祖母既屬人妾則無復重之可承矣若嫡祖母死而自無嫡子嫡孫則庶長子之子當承重矣

古記識稱弟之妻婦者然弟妻舍婦亦別無可稱但當連弟字稱之不單稱婦耳至稱弟媳則不可嫌于子其

弟巳或曰今人稱妻于人亦曰弟婦奈何曰訃則稱弟之妻曰弟婦若平時則稱舍弟婦葢稱妻于平時者無舍稱妻于訃書者則室人矣故兩俱可以無嫌矣

孝子兄弟皆二名而同一字者如名守仁守義守禮之類訃書當俱加守字不得共之共之者嫌于長子二名而諸弟單名矣下一字同者亦然然凡書刺皆宜爾不獨訃也姓同而名獨故姓可共之名不可共之也

葬親必冠衰以臨壙禮也或曰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庶人之不踰月可知葢未有服闋之後葬其親者故冠衰也今人葬親有過服闋數年者有過數十年者中間歷時已多從吉已久乃葬時更爲冠衰以臨穴則反似過禮古禮改葬緦今可以從其例然余謂古禮久不葬主喪者不除餘猶以麻終月數然除喪之後猶必藏其麻服以待送葬則雖遲之又久臨葬亦必應衰冠耳然緦以早葬其親爲合禮也

喪事之家不舉酒肉親友之臨唁助喪者同之其雇役下人等以銀折之可也近士紳家存古道者已行之至于用樂演戲謂之鬧喪臨殯之夜用之謂之鬧材尤爲悖禮死者固無庸此或謂爲親友之臨唁助喪者設不知彼親友爲弔凶而來意豈存乎飲酒食肉聽樂而觀戲也況食于有喪者之側豈能安乎使彼果爲飲酒食肉聽樂觀戲而來也者則聽其去可也豈得以徇夫人

之情而爲之廢禮哉

凡喪附身附棺之物必周必愼此外凡屬華飾之耀人耳目者家雖富亦悉宜從省爲是與其易也寧戚易且非所尊重況華飾乎至以金寶珠玉殉亡益而有害古人戒之審矣

忌日必祭據家禮止設亡者一位今或設兩位因父者及母因母者及父于情亦宜特不可更加他位耳庶人家祭忌亦止于父母自祖而上不必行父母既亡亦只須祭死忌今人又于父母誕辰設祭謂之生忌此亦不必行之忌日古謂之終身之喪是日宜素冠白衣婦女亦更素服終是日不易焉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

回喪非禮也古者題主于墓既葬其親則主隨孝子而返今者題主于家孝子送葬返而安靈情理自得乃更用魂轎舁主隨柩及城門而返是使親送親也孝子及城門亦隨主還家使柩獨自入山然後孝子更入山亦已後矣是使孝子不得送喪未半途而止也世人苟取華炫繁設多儀不知失禮之大者也

婦人死無子則夫爲署主併夫先亡則翁爲署主訃書主于偏告他人故先尊者神主主于奉祀亡者故先親者

杭俗開靈或出殯後客來弔者孝子便不與相見亦不往謝此非禮也古人堊室倚廬不與人事乃不與外事

耳若爲吾親而來者禮無不答況今之孝子新喪以後便廢事不與乃以他事而來者則迎而見之爲弔吾親而來也者則辭而不見以他事則時入人家彼嘗來弔吾親者則過門而不謝此何禮也或謂古譏弔生不及哀若弔者在開靈出殯後彼已失禮我故不以禮答之此又非矣聞變有遲速道途有近遠人務有羈服物力有贏縮豈能人人皆乘開喪受弔之日而來且古謂弔生不及哀者謂喪畢之後耳若三年喪中何日非哀彼之來者固不爲不及矣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此言大祥以後受弔之禮也且古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以爲中禮未聞其辭之也是人子于除喪後猶有受弔之道況喪中乎然則開靈出殯後客來弔者主人必出與相見受其弔儀而辭謝客爲不敢勞其更拜靈坐也客固請拜然後行禮如初喪受弔者後仍往答謝焉可也

喪凡尊長爲卑幼訃皆稱某服生若卑幼爲尊長訃者皆當自署對亡者之稱不得稱生子不必言如弟爲兄則當稱某服弟姪爲伯叔則當稱某服姪嫡子爲庶母者則當稱期杖子爲得或謂小以告于他人似不必如是稱者不知此政卑者爲尊親之禮也若謂告他人則孝子之訃其親亦告他人亦可以稱孤哀生矣且今有

壻爲妻父母訃者亦皆稱緦服壻況弟姪嫡子爲父黨本宗而服且加重者乎謂之母者吾稱子則嫡子自應稱期杖子今律慈母便有斬衰三年之制則嫡子稱子良不爲過

孝子初喪稱孤哀下稱泣血稽顙過百日後則稱制下止稱稽首帖札則易綿紙以逥常柬紙于古亦無明文然古士禮三月而後卒哭今百日則畧與三月同遂不復稱泣血因而諸事俱小變亦似近禮可行者也

妻父母死無他至親而壻爲訃稱緦服壻爲得俗有稱孝壻者非也

有子之妾家長出名爲訃下則率其本生之子足矣其

嫡子與他妾子皆不必與名如家長先死則嫡長子與妾本生之子同出名訃嫡長有主家之義故也其嫡次子與他妾庶子皆不必與名若此妾本生子凡有幾人皆當與名親故也若嫡母猶在堂者本生子止稱孤子不得稱泣血稽顙嫡已亡者則稱孤哀子嫡長子是本生子之弟則列于本生者之右兄弟之敘不可亂但稱期杖頓首以別之耳應嗣寅撝謙云庶子之生母死而父與嫡母俱在者子于帖札亦得署制字恭制者謂在王制喪服之中而斬衰三年改服制之重者故署制不嫌父與嫡母在也

有父母之喪而復有期喪則訃稱在制期服生或在制期服弟姪功緦亦同有期之喪而復有功喪則訃稱在期功服生或在期功服弟姪緦亦同先有功服而復有緦之喪則訃稱在功緦服生或在功緦服弟姪若先有功緦而後有期者訃則止稱期而功緦可畧矣喪從重者故也故後有父母之喪併畧期矣

或謂嫡子爲庶母訃而稱期杖子爲太重者非也彼所生之子爲我母者斬衰三年我故報之以期杖焉而謂之庶母其事已重則固有稱子之道矣且今人于朋友之親有自稱通門子者豈其親兄弟之母而臨大故乃反自遜遠者則揆情稱禮稱子良不爲太重也

一時並有期功緦之喪帖札自署不妨累辭稱期功緦

有父母之喪而又並有期功緦之喪則止署制字可矣餘俱畧去況旬華昀云累稱者示不忘也有親之喪而餘俱不復稱者示有所專重也

長者之喪其人無子而卑幼應主之者如弟主兄喪姪主伯叔之喪之類其往答謝弔客也不冠不衰但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而拜謝之益以別于子之爲父母也若尊者主卑幼之喪如父爲子夫爲妻之類而卑幼無子亦必往答謝弔客不冠衰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揖以謝之而不拜也或以爲尊長不必爲卑幼謝弔客非也死者爲我之卑幼而弔客非我之卑幼也禮無不答故也

父亡訃書稱孤子母亡稱哀子俱亡者稱孤哀子會典分之歷世遵而行之亦已久矣丘瓊山濬家禮儀節以爲古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則行古禮者父母喪俱宜稱哀子余案此說未盡然記載弔喪之禮曰主孤西面又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曰孤某須矣則父死而喪中稱孤正合古禮至于母喪稱哀子亦無明文何者古禮所云喪稱哀子哀孫乃虞前凶祭祝辭之稱非謂訃也瓊山未深考耳然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子字之上亦更無他字可用因以稱哀可矣而反謂父喪不當稱孤則非也將來禮制或更有議定斯當別論否則但從會典于父稱孤

而母稱哀恊義揆事本無不安不但從時也設使今有母在堂而父亡者訃書忽自稱曰哀子既倍于今而援古亦無確据矣胡爲乎師心創制而死其母也哉

妻無嫡子衆妾俱有子而家長已沒者其一妾死則但以此妾所生子出名爲訃衆妾之子皆不必與

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懸孫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皆當稱齊服今曾孫多誤稱功服懸孫多誤稱緦服彼蓋以齊衰期年之下當功功下當緦不知又有齊衰五月三月之制耳蓋律雖止五服而中又分八等也

常禮雜說五條

婚古有六禮納采問名今已廢之其納吉即今之報圓也納徵即今之下盒也請期即今之道日也親迎則仍之也但今于報圓前有拜允道日後有催粧合前四者仍爲六禮仍而行之亦無不受其欲從儉者報圓催粧亦可裁去近俗親迎多易爲親送然親迎之禮繁而費親送之禮簡而省士大夫家或欲必從古禮庶人從俗亦無不可不必定以俟著詩爲戒古人三月廟見未廟見則不成爲婦今率三日廟見亦無不見不成婦之說于人情似宜夫婦人既已嫁夫豈待三月而後見其祖宗父母即人子娶妻或爲子取媳者亦豈當遲至三月而後使見吾之祖宗父母乎既已合巹共牢之後而三月内猶曰不成爲婦又何也

親有三黨謂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最爲尊親母黨次之妻黨爲末凡事必不可以母黨先父黨必不可以妻黨先母黨此蓋一本之所由推三綱之所由立不可以或紊者也即如讌會坐次自新親臨門與重事特設當有所敬其平時家有讌集若母之兄弟與妻之父則當以齒次其餘皆可以是推之總之與妻同輩者不以先于與母同輩者則母黨不以先父黨亦可以是而推之也總觀于禮律三黨制服重輕而大畧可定矣惟禮文之際父黨時有主道而母妻之黨爲客則父黨不得先猶夫肅敬在兄而斯須之敬在鄉人者也

今禮嚴百拜而無定例予酌于禮律服制分別三黨而權衡之大畧隆本而殺外尊陽而降陰賤情而貴義因爲錄之以俟論定父黨率父母祖父母凡二人一系相溯而上皆稱百拜率父祖旁及伯叔伯叔祖曾伯叔祖凡有服者皆稱百拜稱于所尊之妻則至于小功而止緦服則否稱于祖母之父母百拜稱于親姑者百拜姑夫則否母黨母之父母祖父母百拜母之親兄弟百拜其妻則否稱于師者百拜其父母與妻則否妻黨惟妻父母百拜

凡父黨本宗揖坐敘輩同輩敘齒皆無賓主婦人亦同姆嬸以夫齒爲敘示有從也如妾即有子不得以夫齒敘行位俱居羣姆嬸之末叔亦不得讓庶嫂示有嫡也

所于公堂相會及廟墓公會之類行禮則然若各房俞居之宅而他房庶嫂過之則其叔嬸有主道仍當讓庶嫂爲客不得僭之叔嬸以巳事會族屬者雖在公堂廟墓其禮亦然示有敬也敬兄也至下一輩者如姪姪婦姪女之屬率是而下皆讓上輩之妾亡論有子無子也示有級也外親則姑祖姑而上之夫父祖而上之表兄弟曾祖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祖母之祖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祖母曾祖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母黨母之曾祖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母之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

姊妹姑之夫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妻黨妻之祖父母一系而上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諸壻自以齒相敘不從妻齒父之執友與執友之父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凡此皆不稱百拜者也其稱百拜者益嚴其禮然衡三黨之重輕而又由親以推于疏亦可漸次爲詳畧焉

凡女子巳嫁而暫歸者爲客嫂與弟婦俱居主位不得齒敘其未嫁者則與嫂弟婦齒敘不得竟居客位也家有婚喪讌會等事凡族姪女來者與親女敘姊妹齒次無分主客凡族姪婦來者與親子婦敘妯娌以夫齒次無分主客凡妾無論有子無子者皆居夫一輩諸嫡妻之下不得齒敘但于夫一輩之羣妾中互敘亦以夫齒次爲敘總之先敘諸女次敘諸婦次敘諸妾益諸嫁女皆客也諸婦皆主也諸妾皆不得與正室抗行也此皆謂同一輩者也下一輩者其諸女又皆坐于尊一輩諸妾之下而姊妹互相齒敘益妾卑矣而行尊者下一輩者又不得無等也又次諸婦各以其夫齒爲敘又次諸妾各以其夫齒爲敘其更下一輩者總倣此而遞推以爲次敘

毛子改字說

毛子名先舒始字馳黃離騷經云前望舒使先驅望舒行天者也行天者君象也余義取諸坤曰行地無疆可

也故字馳黃焉人益稱馳黃者久之今余復改字曰稚黃者何夫馳之義雖居坤猶夫望舒先驅云爾余蹇弗能馳懼不堪且君子知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物之不可以苟舒也故卷之旣曰先舒而又加馳余何以堪夫余名徵諸夢而命于父弗可改也惟更字可也故存黃易馳夫卑而不污柔而不滑稼穡而不自以爲功與埴而不自失其性者其惟土乎雖然猶弗敢自居也故冠之以稚惟土之小者乎抑余雖魁然丈夫猶稚子黃口者耳末哉渺巳或曰否否大人者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子旣以自命其勉矣哉

俞說

所謂人倫者盡乎人之辭也天下無人而不爲人則亦無人而不入乎倫是故人外無倫倫外無人或謂古但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而他皆不及則人固有不屬乎倫者非已五倫特舉其概以該之耳倫言父子不言母子母子即父子之屬也故制典曰父母之恩一也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也不言祖孫者祖孫即父子之屬也故稱大父爾雅曰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伯叔于兄弟之子亦統于父子者也故檀弓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爾雅亦謂之世父叔父漢疏受疏廣之兄子也傳稱之爲父子蔡質爲邕叔父邕上書亦自稱父子凡若此者豈得以倫所不

敘而弁髦之也父妾母類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今制父妾有子稱庶母固已乃爾雅父之妾爲庶母而叔向亦云吾母多而庶鮮夫庶鮮則固多無子者矣而於猶母之也母之類父之類也表兄弟亦兄弟也民于君固君臣也民于官長亦君臣也府史胥徒于官長亦君臣也兵卒于主帥亦君臣也即下僚于上官亦君臣也故晉武帝勅向雄與吳奮劉毅令復君臣之好妾于家長統于夫婦之倫者也故天子之妾有曰世婦有曰御妻大家之奴僕有君臣之義焉小家之奴僕有父子之恩焉師列于在三然統于朋友之倫者也或曰宜統于父子故孔子曰回也事予猶父而門人謂之弟子然朋友

無服師弟子亦無服故心喪禮又曰師亡當于五服是義勝恩者也義勝恩者是不得統于父子也是不得不統于朋友者也子濯孺子亦云取友是師于弟子亦稱友已友之子亦友之類故孔融于陳氏交在紀羣之間而古亦有先交其父而後交其子即呼爲小友者然古人重言友故侯霸子謂王丹家公欲與君結交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今之世人固不能亦不敢然在古亦已甚但厚薄親疏自有別焉可也則自一面之相識雖不得遽稱友即統于朋友焉可也其餘羣類未能悉述又可即三益以推之而庶幾盡乎人矣雖然倫有常有變六經之所

載詳矣唯聖人爲能盡之凡民能守常不能處變爲賢爲亂則小人而已然聖賢處變而已克盡其道者人猶將以爲譏故周公于管叔陳賈非之舜不告而娶萬章疑之蠢均之言云彼堯舜之抗行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湯武之于君臣孔氏之于夫婦皆是也嗚呼况後人不幸而値此者乎不益難邪雖然我惟期于内省不疚思古人以俾無訧而已故苟充極其類豈徒人盡關乎倫也物類亦亡不關乎倫也禮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戴記曰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能通乎變則雖湯武于君臣周公于兄弟皆可以告無罪抑禮有云惇厚以崇禮又云經

綸天下之大經而繼之曰肫肫其仁則君子于是甑甑焉變道以處之必有其不得已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

王峻石云波瀾洞壯筆筆入古未幅尤見精深秦漢間儒者談經未曾及此

庶母父妾說

客問爾雅曰父之妾爲庶母而郭璞邢昺皆不言其爲有子者是古于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稱庶母也爾雅經也言當徵信而今制父妾之有子者方稱庶母沒則嫡子爲服齊衰杖期無子則止稱父妾父妾無服今禮是耶古禮是耶毛子曰今禮是巳而古亦未嘗非也何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則二國以其媵從卿大夫娶妻亦多有媵媵卽妻之娣

與姪也其人所出本皆貴而與嫡子又皆其母姨與中表姊妹也卽無子女分已尊親則嫡子固不得以父妾槪之矣古禮大夫爲貴妾緦者政謂此也以爲庶母不亦宜乎今從媵之禮久已廢亡卽大家貴族姬妾之所由來者微或有奴婢侍衣巾者且與嫡子其始無葭莩之分誼必其巳有子女者則以爲吾兄弟姊妹之生母也然後加尊而庶母之沒乃爲服倘無子女則焉得援古而盡謂之庶母歟雖然妾而繫之于父猶人而繫之于王王人雖微有尊道焉父妾雖不爲母而巳非竟賤嫡子待之存沒以禮要亦不得過相卑抑矣是在君子折衷之巳

嫁母不歸說

郊特牲之記昏禮也以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始皇會稽文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又云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此秦治之近古者也其誅嫪毐殺二子于法爲宜卽太后得罪先王而致召亂遷之郎謂過差當不儕于大悖之例茅焦之諫遷雍可爾而云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是何言哉君子之事親雖曰無方而實有道果如焦言則猗嗟可無譏而凱風可不作矣此豈明于禮義者哉至若母巳別嫁而後復迎母以歸死合葬父墓祔于廟者亦有父死而迎出母以歸葬亦然人以爲孝不知兒絕于宗廟祖父者無復入之道

檀弓所謂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哭于廟且不可而況于入之哉子夏氏之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爲是舉者幾于知母而不知父尊禰尊祖之謂何昔漢武帝外祖母始嫁王仲生王太后仲死更嫁田氏後武帝尊之爲平原君及其葬也仍從葬于田氏夫以天子之勢太后母之貴何施不得而終不奪之以復歸于王者蓋以大義所在故也則忘親背禮而私反之者天下之大不孝也稱之者其亦未聞子思致白之旨河廣思子之賦與夫章子辭葬母之說者歟不但繆于聖人蓋亦始皇之罪人巳

王黔石云凛于大義電析毫芒闡發引多而筆墨簡老亦人之所難者也

鴉說

世俗惡鴉鳴以謂其鳴則有凶也然凶本先定者也固非因鴉鳴乃得凶鴉特預報之耳預報之則使人可以先事而預備不虞或戒懼修省以弭其變是鴉固忠于人非有害者朋友之忠告愛之人臣之進說于君爲綢繆也忠之盛也夫賈誼之哭王章劉向之封事劉賁宦官之策李綱水災之疏皆鴉鳴類也使鴉鳴而可惡則諸君子之言亦可惡矣否則余何獨于鴉乎讎之哉雖然賈誼王章劉向賁伯紀之言自今日讀之則以爲鳳凰朝陽之鳴天下之奇瑞不以爲過而在當時或乎厭之恨離疏竄逐以至于殺其身者有之曲突徙薪無[illegible]見怨憎久矣則世之惡斯鴉也不又宜乎

潠書卷第五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五

說六首

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先王新建伯守仁近余友柴虎臣紹炳大略皆主格去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說近乃反覆參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眞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三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曰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禀之自天不假于外即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汩故須去欲以致

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于天下遞引以致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于內者也若作窮致其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于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閎覽聖人亦不盡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强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即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貧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忿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即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即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苐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即兼窮其理既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欲子思子曰戒懼慎獨此皆格去物

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即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即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淳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即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攻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即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云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即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

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慎獨曰遏人欲于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即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

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二氏惟窮至物理爲學方有寔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即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虛其淪于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所大不解者也

格物雜說二十一條

紫陽謂格物爲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如爲子當孝爲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悌者只是爲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過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

則天理見孝弟廉恥之心油然自生否則雖窮究得孝弟廉恥道理亦只是口耳間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如人文字中說孝微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與義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孰爲欲卻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忿戾抵觸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

人能去物欲者即未能窮理行來大段亦必暗合于理矣再加窮理功夫皆得實益若不能去欲縱是窮得理來總皆落空耳

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減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眞知自現政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窮物理者猶虞理障去物欲者直下見性窮物理者未能去欲去物欲者自能窮理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啟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即是事切而捷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實

凡以格物爲窮物理惟精神強固者能之若格去物欲則隨人可爲凡有益于養生矣又窮物理者病門不能

從事若去物欲則于病更宜且可卻疾又若窮物理必聰明者能之若去物欲隨人可勉且欲淨則又中虛而愚者亦生慧矣且窮物理大抵宜于靜時若與人事酬接時便未必能加功于此若是格去物欲則酬接時亦可用功如紛華相誘不生貪愛拂逆來觸不動忿怒直是隨人隨境隨時隨事都是功夫也

格物欲者但格去得一分便有一分實在受用

韓文刮垢磨光四字即是格物致知語也

利令智昏即是物格知致之反語

一貫語夫子兩見參乎章則曾子爲之註腳賜也章則子自下註腳然曰非多學而識之則知格物決非窮至

一貫之理矣又曰忠恕而已益知格物非窮至事物之
理矣或謂此言一貫不必定合大學格物之旨不知聖
人之學下學上達起手處卽具徹始徹終功夫格物是
聖學起手處一貫是聖學究極處豈有參差而二致者
格物二字格爲去義甚顯而確物卽可以爲欲義亦顯
但若果是說窮至事物之理則易傳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伊夫子之言今于大學何不卽曰致知在窮理而必
變其文曰格物也邪
余聞已上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曰此窮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人明
從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

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
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宋晁迥云
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心由
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于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
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或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豈非窮理之所致曰舜亦豈
定不窮理但明察未必箇從窮理而得上文云君子存
之此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堯舜性之不待存而無不
存而本體之明旣全斯有自然之明察矣恐亦不恃乎
尋求事物之間也
聖賢之學亦不致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
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
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
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
辨適足濟其人欲之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重
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
無欲了得則聖人敎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
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患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
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
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
則健健則能自强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

以治世者何哉
古人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云以約失之者鮮又云
道不遠人又云行遠必自邇又云道在邇而求諸遠道
在易而求諸難又云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數語雖不
專爲格物而要之聖賢爲學大略都自如此斷無緩卻
性命源頭而先加功于事物間者若窮至事物之理便
是遠便是博便是繁難格去物欲便是邇約易簡
夫窮至事物之理者猶恐有窮大失居鶩博忘約之病
若能格去物欲則功愈深而德愈進力愈入而理愈出
矣但恐不能到極處斷無慮乎有後弊也
正云朱子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元是說窮吾身

心性命內之理卽格去物欲政是窮理去欲之盡便是極處之無不到也所謂天下之物云者人卽天下之物人之身心性命亦卽是天下之物非謂舍己而逐物貪外以遺內專從事于務博爲也人都是錯會朱子意余謂此解最善而鄙著格物說卻與相符然則存余之說非敢云駁朱政以駁錯會朱子意者亦無不可耳

諸先儒語與格去物欲義相發明者甚多不能盡記偶錄數條于此周濂溪云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陸象山云學者須是打叠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

若田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亦是假寇兵資盜糧朱紫陽云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物事待它自出來行兩匝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楊天游云學者工夫緊要處在防欲人欲心多自無事時起有事時亂善學者處無事時常如有事處有事時直如無事此心儆惕敬畏無時是已顧涇陽云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挤得性命方了得性命袁了凡云學者須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些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林龍江云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所本無也致知也者致其心之所本有也夫知譬之鏡也物譬之塵也去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閱朱子晚年定論意亦不存乎窮至事物之理矣乃知其註格物云云蓋前此所持之說耳是格去物欲解併不與紫陽相牴牾也今略錄其語數條如答呂子約云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

之失則一而已答何叔京云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潘叔昌云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歛身心頗覺得力與呂子約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弃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

邪與周叔謹云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與吳茂實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于日用功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答寶文卿云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已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又答呂子約云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答林擇之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

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illegible][illegible]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答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頭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答潘叔恭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于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答林充之云當于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答何叔景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

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答楊子直云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與劉子澄云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答吳德夫云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

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答劉子澄云日前為學緩于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朱考亭晚年答張敬夫書云平日解經多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其敘呂氏讀詩記云此[illegible]

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巳下世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是書丘侯宗卿將爲版本以傳屬熹敘之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共之又以識予之悲恨云觀此則知朱子晚年亦自悟其傳註尚有未盡是處欲爲更定而不逮耳世儒乃不辨其義之安與未安動輒苦爲墨守當亦非考亭所樂聞也雖然朱子晚年書巳成名巳尊矣而能自悔其失不蔑前而痛自剖陳如此茲考亭之所以不愧大儒也歟

仁和柴紹炳虎臣致知在格物論云大學致知格物之義諸儒訓解各異漢鄭氏訓格作來于理難通近無述之者若宋朱氏訓格作至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明王氏訓格作去言去其物欲而吾知致矣學士家守其師說互相是非予請得而析中焉蓋說經之要有二一曰釋言二曰明義立言有本而不乖大詁斯足以發明先聖之指而無傚也如格之爲言經義各有所取有訓作來者若格汝舜神之格思之類是也有訓作至者若格于上下蒸蒸又不格姦歸格于藝祖之類是也有訓作止亦兼去者有恥且格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也而格物之解于三者果安所衷耶彼云物來知致誠爲牽合然朱氏本程氏立說而斷格爲至至也者物至歟抑至物歟且轉至作窮而曰即物窮理天下物理果可勝窮歟夫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然而天下物理固不勝窮也故曰君子于所不知則闕如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若必窮之至盡即聖人有所不知聖人亦有所不誠耶是知程朱雖變鄭氏之訓使學者反而求之殊離辭然耳故餘姚王氏有致良知之論而以爲格物者格其物欲以存天理物欲去天理存即吾明徳本明而知致在是焉一時尊而信之者服爲確犯而守常習故之家未免斷斷有辯然乎以爲此

非陽明之創發也夫以傳釋經不如以經釋經大學中備本出一手與載于小載記中備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又曰釋善而固執之此即致知以誠意之解也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也此又即格物以致知之微也故孟子標良知而亦曰物交物則引之固皆異經同指可以互相發明者矣學者何必執新安之解而疑餘姚爲盤也哉且夫知者何以善爲是以惡爲非者是也此固不學不慮而皆其之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無之非人也然而喪其天良以致是非不誘則物欲爲害巳甚惟物欲去則細不於好善惡惡從此立誠有甚而心正身修矣第可見明明德于天下者不外此耳拔前言知止者即此如而中以在格物者正欲去其不明以證乎明即大其不善而止乎至善矣或曰經文物有本末作何解乎曰夫言豈一籍而巳各有所當也物有本末之物當作非格物之物當作欲知記云人化物亦云羽爲物何嫌前後異釋歟然則格物之說本經于何微之曰如所云皆自明也日日新及切蹉琢磨之類斷章取義無非此者然正不必重言以申之惟誠意以下更加譬號以大學明德之要由是而之焉亦不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側而必曰所謂正心在誠

其意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蓋誠意則修正巳該而知致無假言矣誠意先致知不須釋則致知在格物之釋又何須補哉且司馬溫公與程子同時其作格物致知論亦以去物欲存天良而不取窮理之解誠見夫天下之物理固不可勝窮也然則先餘姚而得其同然者求之是矣乎故折中于諸儒間而求合聖人之道要歸於一是云

司馬溫公致知在格物論與王新建書世多有之茲不具載

問

詩問

幽王事也正風也何以不入南雅淇澳初筵抑一也何以或風而或雅也平王之詩降風巳甚何以更在邶鄘衛後也宣王之考牧考室與魯僖之泮宮馬政其事同耳然一爲中興之盛主一爲衰世之賢侯乃駉閟爲頌

而無羊斯干爲雅何也甘棠之美召公入召南矣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美周公何以不入周南也東山采薇出車杕杜皆勞士之賦勤王之役也而乃或風或雅何歟周公矢詩爲七月而召公矢詩爲天保又何以或風或雅也豳也皇矣也生民篤公劉也多后稷公劉之事而不言豳也七月以下七篇皆作于成王之世時都鎬巳久而反泝而稱豳何也邶鄘皆衞國之詩何不合也齊雜音詩何不分也秦有詩楚何以無詩陳有詩杞宋何以無詩也曹檜魏俱小國而有詩而邾許乃獨無詩又何也作詩問焉

或謂經學之不明于世久矣將何術乃得于目經可不問也作疑義相詰難令爲條答則學者無所逃亦不

維龍庶幾乎經學出實學亦出因擬作詩問一篇將取蔡經以次作問而與一二友人互爲條答將以諸是爲窮經之具未果姑刻是篇見便槩後之君子負有意經術而不欲索于虛虛泚者或亦有取于斯爵

蛻先舒記

答潮問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爲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唐之潮澎湃犇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葢地勢使然也何以晝夜再至且以漸遲也曰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遲一日常不及日十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于天或中于地之下月中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于天以子未刻中于地初二日則以午末刻中于天以丑初刻于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于天午初刻中于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未初二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壯所謂鄉者可詳歟曰其勢有三錢唐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山焉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橫江流至此則一束故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于山不得駛則怒怒入之欲入門也人多門狹則自動抨擊以爭門唯水亦然此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唐之水發于陽絲嶺杭

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于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尤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遲故爲塘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遲則爲怒潮此水勢也浙之方爲巽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護潮遲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古當徒益滋惑客曰潮何以名爲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爲曰月者萬水之天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于天中于地猶天子之涖于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朝江也故

小潮源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爲尊則亦可以互爲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汐者何故得亡潮取其朝至而汐取其夕至邪曰配以汐名或主此然潮之義不繫焉豨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矣豈止朝夕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晚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汐加之辭也而實非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汐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策

答省刑薄斂策

御史問曰省刑薄斂治天下之大要而儒者輒以爲常談不省道嘗聞昔者用法過峻兼以浙西初平猶說稅多厲鄉先正獨憂之以外吏上疏諒陰法天道順人心爲誡即省刑薄斂之說也今禁網漸濶而兩浙獄訟未見衰止豈習俗之獨難驟化歟抑科條尚有未平而易于觸禁歟至于催科自不能已而小民輸將亦孔艱矣豈有司好爲誅求歟抑貸本用緩二之法而未行未得其宜歟大刑罰稅斂本爲必不可廢之具仰孟子亦猶三者省之薄之巳耳其所以省之薄之果操何術歟諸君子與風俗匡濟之畧揭先爲桑梓計推先正之旨而暢論之

大哉執事之以省刑薄稅爲問也千古之治法不逾此二端而已至開國尤兢兢焉蓋以非此則不足以祈天永命與太平之基也顧古來論治者以爲有治人無治法而孟子又云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由于不行先王之道如是則又有治法而無治人愚謂亡論治人治法總期于有治心而已今日不談治道已耳苟談治道則誰不曰省刑又誰不曰薄斂而刑卒不得省且益嚴斂卒不得薄且益增又趣之何也其心蓋未嘗期無刑與富民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由今觀之天地之道有春有秋亦有生有殺然夏令未窮而陰生于下冬令未窮而陽生于下陰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長遂莫爲繼也其陽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彫傷莫爲和也然則春夏生德秋冬亦生德也特其時運不能無舒斂之殊耳而心實長主于生故萬物托命于天地者至于今不窮父母愛子不厭詳悉然而子無死于父母之威者雖刑不殘也是心乎愛者也今執事慮兩浙獄訟未見衰止所問者小獄歟則有司者治之耳如其大者則非習俗之難馴也亦非科條之未平也嘗讀虞

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終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然則用刑繁簡之由蓋可知也昔者漢武帝起巫蠱之獄株累極多當是時蚩尤旗見寇訌盜劇國氣大耗東漢靈帝窮黨人之籍所破滅數百千家東漢以衰唐太后時告密大興死者不可勝數兆亂數世此已徵也光武之敗王郎也得所與通書者悉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孟德破袁氏得許下人書亦悉焚之光武固開國之盛主操亦能得人心而定大業夫黨人非罪者也巫蠱告密皆風影也而通書于敵者顯然叛逆之科也然則善于殺非罪飾風影莫如漢武桓靈及唐太后過于失出者莫如[illegible]

武帝與魏武帝然而成效遂大殊者然後知虞書不辜不經之訓足以爲萬世法也則今獄訟不止者非由于習俗之難化明甚然愚又以謂併非科條之未平何也法者一定之物也律例者法之所由成也康誥曰汝陳時臬司師玆殷罰有倫今律雖設而罰或不師臬大畧加重爲多意者有司奉行之太過歟抑期于無刑之心猶未篤歟然則曰小民之輸將孔疾而軍餉又不能已用一緩二之法或未得歟然則軍餉不足憂也爲今之急莫若薄賦歛何者古設兵以衛民今困民以飽兵無此法也且兵多則強必暴民民困之極散而爲盜備盜則設兵又多歛民愈急是單敝之術也兵愈多民愈困

餉愈不支民既析骸士鮮宿飽是交敝也然今可以議去餉而撤兵乎又非也愚有可以不減餉而紓民之法又有可以不病民而足餉之法蓋兵無可去有可減何言之兵端不可以多開也古之聖人驅蛇龍放之菹夫蛇龍足爲物害聖人不必盡殲之驅之使不爲害而已然則深山大澤天地之所以居龍蛇也今之治寇盜者何以異是軍但宜謹堡堠且令百姓得自爲守彼久將自散或來歸化必欲窮搜而殄殪之困獸之鬭用兵必多皆自開兵端而自疲也又防汛之所惟沿邊宜駐兵自餘畧近內地者兵皆可撤如此則以多兵之餉餉兵之少是不病民而可以足餉者也且今之病民者莫徒

餉也玉帛走于朱門苞苴橐于愚吏搜奪劇于悍卒而強籓大帥又毋出數十百萬商販收息毒害民利其神奸走險之徒因緣恫喝以没民之財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昔唐有瓊林大盈二庫誠在史冊宋攺封樁亦貽譏後代然其利猶在朝廷也今誅求敲朴之下爲公者十三四而爲私者十六七求民之不瘠固不可得卽瘠民以求裕餉亦併不可得故董生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苟能端本及末大肅官箴懲貪黜羨進民止苦于催科則雖不堪猶堪之也詩云鴻雁于飛哀鳴嗷嗷言百姓流離而宣王能還定安集之故流民感之而作以是紓民惟此時爲亟且刑與歛又相因

而極者也惟繁刑則民之死者多又出金錢供官事則不死亦困一人死必數人失恃焉一人困必數人失養焉株連所及一獄與數十百人廢業而聽于獄民力愈敝必多逃亡輸將之役更加派于不逃亡者則賦安得薄財竭民窮甘爲不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軍興益騷公私俱困以此求治雖十舜禹不能之嗟乎昔王褘守漳州一別駕耳猶能以法天道順人心千里入告見冊于時而意常主于省刑薄歛雖當時治理不常在褘一疏要亦補裨之大者也今執事出自西臺持斧衣繡當不比于佐郡之吏而初臨兩浙卽憫民生之彫察幕先正之流風慨然以此諮及愚陋輒不自揣謹陳蒭談尙

有可采俾一罪治心以出爲政所執事之爲德其施溥
矣豈惟吾鄉實嘉賴哉

答文體策

問畧曰文章以氣爲盛衰氣變則體變故論文自變
者必唐虞夏商渾噩駿厲周書麗茂亦多詰屈夫子
贊易修史其辭簡與三古之文殆莫倫焉自莊列戰
國變爲譎誕超忽之習然氣猶近古漢初一變醲厚
渾朴其視典謨訓誥幾幾乎彷彿之魏晉靡麗無文
而唐昌黎氏以博大雄奇起其衰歸此而宋推歐蘇
稱爲極盛即嚮菴則同甫陳言亦各有其昌大之
氣元詞則文詘矣明推崆峒多摹古而未化瑯琊博
極亦未能自爲創體其他或傷理失之佻薄或險語
飾其淺陋至誇飣餖爲古學焉無他才人之氣消靡
于括帖中故也繇今文進聿新一準古策士之法益
欲爲傳文不欲爲時文也亦既去誕而醇去浮而雅
而辭指聲調以槩時好者尚未盡能滌舊習將欲
悉歸于雄渾遒勁傑然追古其轉移化道之權又當
何如

竊聞之文章藉氣而行者也然言心聲也而文又言之
精于理者故文章之運與民風國俗相表裏此其間實
有天地之氣以主之而扶衰救弊之功儒者亦與有其
權焉以愚論之葢不越理與心而已三代之文尚已沿
及戰國而譎誕超忽之風以開其理失也其理失者其
心失也此所謂横議之習也自非有孟子荀卿障其狂
瀾則周末之文或幾乎墜漢初一變諸體直將與典誥
同風今讀其文亦豈有唐虞之渾噩盤誥之聱牙哉特
以其辭之得理故和平溫厚而有以厭乎人之心也六
朝三唐以及宋元遞有盛衰而其間傑然名家者昔人
已多論定倒至近代文之變愚請得爲執事極論之先

是文人宋濂爲最但理雖大醇而體稍失于卒衍畧近
南豐其門人方希古起而行以矯矯之氣常將與太蘇
抗迹者此一變也成弘間李獻吉起而其同時者佐之
其言以爲不讀唐以後書其辭大畧出入左國馬班雜
騷文選之書鴻麗班駁蔚然壯彩此一變也其後文章
遂分兩派如毘陵晉江宗方宋者也歷下瑯琊宗李氏
者也宗方宋者宗八家者也大抵雖宗八家旨以直
抒胸臆爲主宗李氏者宗周漢者也其言崇尚周漢
而以摹擬追琢爲主夫自周漢視八家不啻長孫而
愚必將爲方宋氏左一袒焉乃兩氏之文互相水火格
格乎不相入者幾于百年其後如孫文融輩鴻徵諸君

嘗欲通兩家之好合晉楚之成而終不可得何則源遠
則流益分而猝難使滙沮之會同也然兩家亦互有短
長而必且左祖方宋一派是何也北地之派雖古色爛
然深而求之似同贋鼎金華之派雖未免乎近而要之
其言則質言也其色則眞色也其婉曲可以本性而求
情其精權可以通時而達務其磅礴閎肆如長江大河
一氣渾成而無瑣屑割綴之病此歷下諸子高而反僞
毘陵諸子近而反眞文將取夫僞者歟抑將取夫眞者
歟雖然此非愚之論也卽歷下諸賢之自爲論也李于
鱗目獻吉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嗟乎未有文先背理
失理是失心也既失其心文焉從生斯言也殆不待

而自踣者也然則愚之斷其歸于此不于彼者不益信乎萬曆中葉後競欲抉去兩家之籓而自標新雋然墮落纖俚其細益甚間有大欲復古者亦未克盡振總而論之文章二百餘年來升降遞遷終不逮古所以然者不出執事所云才人之氣消靡乎括帖之一語故制藝工而古文辭詘其勢然也邇來風氣丕變文運聿新去詭而歸醇黜浮而崇雅宜益進于渾勁雄深以矯焉追古而猶有漸彼之不盡者愚謂其故由于論未洗乎括帖之陋策未免乎避忌之拘而已古人云著論準過秦今則雖名爲論而仍然縛以制義之法雖有才如長沙者將安所施策則多有未敢深言者雖使切直如馬賓

王忠悃如陸敬輿者將安所吐謂宜明示多士咸使暢其所欲言不必尋行數墨瞻前顧後以作其敢言之氣氣既振矣益使讀書明理以沃其心心治則氣益昌焉夫然後發而爲文于是兩漢可復三古可追韓歐而下曾不足道也孟子之論養氣也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益心與理與氣固未嘗有殊源者也以是求文其所獲又豈止于文已邪

書一

與應嗣寅書

然疑記于欒鐺茗椀之餘然語皆自心不從紙裏得者中頗多二氏語乃不見呵應先生之學恢恢乎豈不大哉將來欲悉錄送足下決擇是否存其可者編之于□非敢故效捷卿總亦不欲多示人也

答陸冰修書二首

伏讀手書文采辯麗且評文折衷精入杪忽僕文不能傳賴此書傳則僕文眞不徒作特許與過當處大不堪耳後幅戒勿輕用其語感足下期我者甚高誨我者甚深僕雖不肖有胸有心豈敢不祇受益自黽勉但所云云緣僕于兩公實感知已況今又復流離遷謫都不在赫赫位僕敢不欲以異己易心故愈欲存之耳至于南昌之文自有可傳潦倒湖頭亦未至大躝吳門詞江出海錯緇酒虛宮譜之細臨川邯步竊本之疑浪語不確

此二君者須蒙平反抑輕用其語云云虎臣昔亦以此規僕僕謂之足下或能爾爾若僕正欲每輙言佳耳豈能便作壁立萬仞此是答虎臣語即可移答冰修者也然僕邇來亦頗見今我更望良朋匡扶切直來書輾轉懷袖比諸箴銘點妙筆精又餘事耳塡詞便不措一語豈以其末技故不屑邪

小詞既出論者頗有異同不謂足下遽激賞乃爾然知非爲僕也直欲稍留汴宋人骨氣不欲令頓盡耳

與柴虎臣書四首

天地大矣人處其中渺然耳然阮嗣宗竊莊生緒餘猶足自豪況眞有得者邪勉旃吾與子天地亦未爲果大

也家誠挚理精愜質有其文足下不朽固多此爲第一夫段歸心諸篇意所以未安之者過慮迷聖襄城得不補失耳伏波戒學杜季長政此意願更垂熟思否

足下文大抵失于捴摹體段無掉臂游行之妙昔河東云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自今觀之子長包括甚富而河東稱其潔惟損之而不得乃已有所損矣此之謂潔也凡不可損者卽累數千百言不害爲潔其可損者卽可以一字了之而增爲二字亦爲不潔矣足下文于此爲小隔耳總之古來文章六經而外則左國爲一派史漢爲一派大家爲一派要知此三派之沿革何以相師

而不相襲何以殊致而復同工則古人增損因造之法與其心可盡得矣僕亦因古有此論故稱之實非有得然確信此語之不我誣故敢獻之

大作醇雅飽滿可爲典音微少者超然之趣耳蓋病在聯絡與詳盡耳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趣詳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每于此等處留意則自然入于超妙旣盡此境則不詳盡又可詳盡不聯絡又可聯絡亡弗妙矣

與陸蓋思書

皇甫子循袁永之二君皆吳產同時才亦相埒然詩皆劣于文五言古頗有六朝骨采七古華琢亦滯耳五七近體風骨不高亦短于興趣文則袁之晉牘諸遊記爲工皇甫駢體風藻頓挫音節沉亮能寫秦漢大家跌宕法于四六眞逸品也大畧皇甫學優袁生筆俊同調中亦微見分畛僕見謂如此耳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與王丹麓書

僕與足下相識十年溫溫然如一日收拾端凝年少而有長者行此僕之所知足下者也巳讀足下文章婉約多逸思葱蒨爲色窅窕爲理益嘆奇足下固不可測如此先輩云人品苦不貲文章苦不虛兼祛此二弊者丹麓耶文津一選小品可傳特側僕文爲點耳二集之役僕謂當廣而大之取近賢理學經濟及紀載大事文錄

之其聲宏而行遠必益過舊選何者其實大也僕嘗謂文之傳者必是旣有此文天地間便不復可少此文如此雖稍拙亦傳否則雖工而傳亦不得大不得大亦便不得久可大可久僕將持此責足下足下乃謂大文收苦不能盡僕又有說大抵刻人文字傳之者必謂其文待我傳也文不待我我則可遺如今婁東虞山集裒然滿天下此無待者也華亭陳先生尚無全集此一大事然意天下必有能收聚撰輯之者或亦不必盡待足下可憫者寒士述作無力傳遠亡友遺書零斷者縱耳其文旣磊磊足裨世輕重而絕續之際其機甚危如有一人能闡其幽微扶而傳之則吐泄光燄爲世永寶否則

遂與腐草同棄遺埋沒糞土中耳悲乎譬如拾遺兒掩
暴骨此即文章中行陰德也既足光益足下大選又可
以嘘枯槁慰黃泉豈不大快夫既闕置其有大名已盛
傳者又于貧士亡友中求其磊磊大者然後登採僕政
恐不能多耳豈若收之不得盡哉足下每持此意操選
當于足下道亦益光業亦益進至花草月露文備章充
溢摛綴鮮英非不燦乎其可觀也然稍或後焉未謂弛
倩且僕小文已拙大製併少斯言甚不利于僕然丹麓
既勞心于此自當識其大者勒爲成書庶不虛負爾當
是爲足下計則甚工矣雖然僕實爲文章磊磊有裨于
斯世者慮不啻爲寒士亡友也是且併不爲足下計況

自謀哉某拜白不宣

與王丹麓敘遊書

曉簷聞鳥語咕聒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牕外促盥
櫛晨粥了即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
觀覽山川撫弄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
凌波或酒幔招客至或拾級登峯足躡太虛且捫殘碑
而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
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个耳啜茗盡一杯出遊興
未已環遶周遮或徑近反取遠道爲快總是步步皆佳
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
坐定取僕所攜書展而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

日斜水煙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
不必費財不必定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
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爲之比抵家新蟾在東瓶酒已熱
舉杯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頹唐徑醉睡鄉之中不
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爲煩兀然而醒雞唱未罷披
衣在牀則高興已浡然矣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乎否
也知足下喜遊故以相語聞此當復拊掌稱快邪

與沈何琹書

柴氏古韻通定千古未決之疑抉千古未發之祕眞奇
書也數百年來本草綱目說文長箋差堪鼎足若梅氏
文紀詩乘古樂苑諸書述而不作字彙亦多譌漏方此

故遜之耳聞足下爲手抄副本甚佳然必得剞劂方堪
垂久足下幸能爲留意當有賢豪而好事者僕悲虎臣
勁節早摧遺文滿篋生無十萬爲戴安道起宅死更無
十吏爲蔡中郎寫書豈今人不復可望以古人邪

與吳錦雯書

惠示初學集遥日讀之具見其書卷淹洽波瀾濶壯當
其佳處不讓古人滔滔萬里而魚龍變現其中昔人以
評韓文由今觀之亦殆不遠洵爲大手筆文字也至淹
練掌故尤是此老獨長其中采摭論議俱足裨國史不
徒文也然有二病不能不爲抉之曰不高與不純耳古
人行文平坦之中皆隱具峭骨而或多或少或先或後

或正或側不拘一方今其文多取圓熟肉暢而少見巉秀森削之處又意發而行意盡而止雖浩浩洋洋亦復流轉縈暎而無古人詳畧變化杳無端倪之妙大畧只似制科論策館閣課試之文此未高也古來論文嘗欲渾成一片此言脫去畦徑自攄化裁也非謂可取歷代之文而斑雜用之也今虞山之文往往散行之中忽綴駢耦流近之調闌入左馬此明文之敝而集中多有之此其未純一也又有俗語如局面世界惺惺愺愺之類又有纖語如㴸轉燈熒品香鬬茗之類又有佛語如八識田一瓣香因地世相之類此等語亦非竟不得泚筆顧是何體製耳皇皇典册何容濫塗而縱筆所如概

不暇擇此其未純二也亦有遠于理者如言帝王不當爲儒者之學以漢武之表章六經元成之雅好儒術其後多失不知堯舜文武儒家之宗修齊治平儒者之業帝王之學與儒何殊帝王舍儒當學何學且漢武元成之失不在好儒古來帝王以詩書仁義致治而安且久者亦復何限倘允虞山之說勢必至于斥學士罷經筵苟非以吏爲師則亦馬上求治否卽虛崇懸老純任刑名其爲流禍可勝言哉又如以方正學爲有宋諸儒三百年學脉之結局僕謂死節特聖賢之一端非可概盡聖賢事業且自宋以來如正學者豈伊乏人倘謂必于覆五宗湛七族而後爲斯道之結局則孔子何以集大

成也又云有歐陽之才然後可以黜繫辭僕謂歐陽雖才豈得黜繫凡斯之類皆立言之駁也至詩則貽宋元之俗骨牽詞曲之卑調間作倔强自抽機棙而鄙語塵情無可流覽直可置諸不存其書三十二本返上聊附數語以備餘覽

答徐古周書

近于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氏不動心便是修養絕頂功夫此外別無所謂煉神煉氣法也或謂旣曰無住又如何能不動不知住卽是動動卽是住無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雖然行之難已

與許彝千書

博覽不究根柢而好生辯難其言似是而實非迺醜物連類足以混之若此者用于學問則破道施于家國則亂政乃知天下事壞于不讀書人少壞于讀書而不深者多也

與韓儀京書

北行何日于役爲勞然牛渚磯米船高詠定逢激賞否則還示僕僕猶能讀之耳

與陳際叔書

昔李王諸子落拓一官外惟有詩卷爭擧千載作者自豪方其意得覺天地俱小此復何益然盛世自不能無此一輩人政如王者不貴異物而威鳳龜鶴自不能不

以爲瑞耳乃在昔已傷摧折至今誦之感慨若新

與吳志伊書

僕駁用修韻經政如白黑之不可掩粗解此者必知之疑議紛紛淺鹵耳荷示陳氏正楊當引爲助然元美明瑞諸公摘楊者已千瘡百孔何止一晦伯也韻學通指不傳則已傳則天下後世共見之豈當借助邪

與任碩卿書

一日讀書九日飲足下諫吾一暴九寒吾猶恨其九暴一寒耳

與陸左城書

承示祥刑策甚佳中一段遂至傷心流涕昔開元時大理獄院鵲巢百官以爲幾于刑措乃表稱賀而是時三子被讒同日賜死宋高宗詔特旨處死者許大理院奏審可謂愼矣而岳家莫須有之獄天地爲慘故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答張赤師書

足下謂欲以古人爲期不敢自非薄乃與世殊格格艮以爲疑不知存此意者所以海鷗翔舞而不下也驚香逐臭物情耶僕雖不敢望足下亦稍坐此逼塞有命吾道弗議當居易俟之耳

寄程雨三書

新詩何時寄來甦我病眼又恨憊不能讀然猶望足下速惠我也僕身慨慨不可知而猶嗜文字如此此大是癖然方之古人錢癖馬癖或有間乎足下勿笑

寄丹麓書

僕過足下輒披襟解帶留連信宿足下過僕莊莊乎坐不移蔭驪駒在門語纔了寒暄耳大槪淸笲車手撃莫從徒有惆悵

奉答張篸匪先生書

建牙西粤坐靖烽煙歸賦遂初專鱸政好東山絲竹如耆生何然語嘿之殊先生必有其權予者某邇以先君長逝困不可支喘殘僅已無時擗擘因之遂廢又緣多病頗復玩心于軒岐之書將來或竟托迹方技傳中未可知耳獨恨竟虛屬望之意以爲慚仄然先生赫然功名而勇退如此則如某者益可自瀆且竊意先生期某或有在于青紫外者則某之仰副名德亦政自有地耳着水云高篤欲爲西陵之遊未卜何日弟子如雲擁篲以糞埽國門前綴不遙拭目爲快

答錢貞白書

侯芭造門問子雲之字曹公給吏寫中郎之書僕何人斯兩蒙此于足下爲僕長價感慚交并僕拙于書故藏帖甚少承與侯搜得之當不惜爲練裙一助但足下此道大進後幸勿便以斷屠拒我耳

與諸駿男書

一蘇子瞻才之最高者也其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又在海外有柳文日久翫味此子瞻讀書法也與曾直云凡文必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此子瞻作文法也夫子瞻猶爾知此中無捷徑詭效想高明稔知之今當益有味斯語

與趙雖客書

過舊寓相訪不得復過永福寫已歸餘杭去矣求徑山一札竟不得之太白一生好入名山遊僕亦小有此癖松源枷谷微足下恐遂無所問津且求竿牘以爲山靈之導此亦似差不俗足下必當許我者也

與徐武令書

聞秉一編雅意百世然須須之遲久網羅浩博稽核精至威書當不誣耳家君先毋得與科條拜德何極嗣此尚當有獻及他有閒記當悉錄之以備采擇若僕自分定無一端可點齒牙凡蒙題目幸皆抹去總之稽實則無可言若借虛美易以千秋明有人非幽有鬼謫僕又甚畏之也僕觀足下性情過人故特以相語然僕又非無意于古人者也謝公云聖人去人中間不甚相遠卽僕觀世之賢豪杲難致及者亦少矣僕德業倘粗有成就而足下以龍門之才任爲信史或牽連得附書一二寔爲榮矣未敢必其能至此否亦望足下切磋而扶掖之若今日以過相愛惜爲溢鉅美是相誣也錄及瑣細又晝僕也二者義何居焉惟武令愛我而已

與諸虎男書二首

學問如懸流中行船力撐難得上篙稍懈便徑瀉而下矣修身亦然

足下愛僕文甚于僕之自愛其文豈古人所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邪

答諸虎男書二首

江山煙景天之所以寵逸人也夫歌舞佳妙珠履滿筵華鐙熏天錦繡匝地弛禮送客騶隸如雲火城遙散若繁星之墜林麓却鎖朱門蘭闈曲讌酒王一色肉聲引綵已忽東方漸高侍者促臥門喧鶴盍嚴柝遞呼睡鄉

醉鄉溫柔之鄉主人猶沉滯此三鄉也僕此境非不樂之然亡論封侯有骨卽食肉亦有相若乃嵐氣水煙之態啼猿叫鶴之奇春風颸和秋色舍滌自然之景與造物俱呈技露巧千首百狀時復仰天席地藉草覆花漁樵爲朋山僧爲侶通義送難觴咏間作晚或放浪小舠望煙依火隨叩梵剎留宿禪牀聽唄響之冷冷覺浮生之無著白月近我如語所私悅而有得樂不可支斯亦山林之子之極歡也嗟乎鸞使舍前境外更無可娛則窮士鬱死久矣然後知天之所以寵我輩者豈少哉違天不祥自當祇愛但足下年少負才政防富貴相迫恐不得與僕久同此趣耳

亭是僕舊遊地也此中罨畫樓臺桃花千樹彷彿閬苑自應爲仙靈窟宅僕前三年入崇先寺欲訪觀瀑亭而已日曛黑遂成山陰雪後悵恨至今邇足下與顧亭何時更相過僕願持簾介兩公而謁之幸一言有得決投五體何止欣瞻珠潛之召毛

與沈賓書

予嘉病良苦不能觸熱相視不但畏暑氣亦畏煩主人耳予嘉所病我曾嘗之當以不怖死爲第一治法人本是一性耳何等神靈空妙偶因得氣聚以成形非常臭穢亦非常滯累政如取澄澈之水釀成酒醋色味俱變非復本來今將離形而返眞亦如酒醋沁入地中仍還其澄澈也方將脫此臭穢滯累之我還復神靈空妙之我當大歡喜復何憂愁憂愁者只是愛根可憐斬却愛根何病不治不佞不諳能如此語却亦小有得故以貽之足下足下能竟此語則愈疾其小小者耳

與李東琪書二首

范蔡昔困厄羈旅入秦纔踰而取卿相印今僕之途窮矣將以祇園片地爲函谷逃而入之生天作佛定有一得足下大笑我他日得無悔作須賈邪

偶相過耳特爲鹿脯留住然酒美乃過于脯清言之樂又過于酒歸而芬芳在口滋味在心追念南屏藕花去年爲魚龍所嚼竟零落殆盡今年或竟不復花也

與李式瑚書

生作者如林後不朽良難必如積薪之勢後來居上庶得傳久耳若止與昔人並肩則必讓彼居先我居後矣三代以上人書能益人眞氣近今述作不足多觀

與梁州俠書

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爲躁熱人道耳

與胡展如書

日㬈善飮正不失爲高僧傑閣憑虛湖山入而我視人都如李思訓圖畫中物人視我則雲霄矣此中一坐當千載矣止日長如小年也

與韋六象書

世人于文章本自無毀譽大抵不經見者便道奇下須者便道不佳

寄沈漢儀書

桂子落後梅花忽開中間隔濶便杳如幾歲彼此寂寂中覺度日更遲也賴足下彩筆從事簿書自應作惡然將來政恐不免學政入官政如學養子而後嫁耳姑蘇天寧寺煮酒芥茶共論文夜臥足互加腹何時更尋此境爲快

與沈漢儀書

足下去鄉遠遊之謂何且入幕佐清白吏縈裝又幾何也乃歸而白欣交集貴且快意然如足下十洽且僕豈

無二三得沾餘瀝若之何自利而不爲足下邦顧哉陳元龍聞此語必上大牀上臥倘足下欲許汜我我聽之耳

與金功在書

僕明歲將襆被攜一童子入飄鷺遂長往不返矣無事此靜坐自可卒歲凡人修行不過望到仙境佛國已至其中者更復有何餘事

與友論學字書

吾近臨帖九十許日而書不加進興趣索然不能不爲中輟嗟乎此足下書法所以不得成也古人作一事皆外身而爲之進步愈難用力愈勇判以死殉而有所不惜者故有獲也古學人皆具此恐力臨帖九十日而書不進遂乃中輟何也雖然恐此九十許日中亦未嘗專心坐定果窮日之力而爲之耳

與施儀吉書

士固不可不嘗窮味但恨遲耳或秉我少壯時安知非晉公子十九年也今暮矣何能爲則惟竊附固窮之節而已

答顧寧人書

辛歲湖干把酒商略古今實獲聞所未聞同人咸共快心豁抱不獨僕如發蒙也至今追味昔遊恨不得大君子時時把袂作歡劇耳伏覽高新刻及誓約力謝人事以期不朽仲舒之于春秋仲任之于論衡孰事有焉僕憂戚之餘荒散筆墨向者有嘆輸攻無緣奈何奈何楊刻朱平水劉淵禮部韻略曰政是唐韻蓋孫愐雖唐人其韻部考之唐詩頗有不相符處如孫韻嚴凡同用而劉韻則以嚴屬鹽以凡屬咸今唐人詩中用韻政與劉符其餘亦率如此然則謂禮部韻非唐韻何邪特唐人用韻併殷于真而劉氏併殷于文此爲參差耳向僕已嘗辯之而虎臣亦著有說今匆匆未及錄寄何時從面晤悉委曲大者如懸國門乞先郵示使鄙人得快覩爲幸甚率報不宜

與姚文書

昏因者敬世之攸繫也正邪之關善敗之故恩仇之原皆履端于此諺云失買一時失取一世乎以爲失取不特禍一世也且及數世害又旁及今足下時與人作合僕謂甚宜慎之乃諺又云破人親九世貧斯言于理剪得十分之一二耳何故設有兩美必合我挾私中沮之是之謂破破者爲罪至若本非匹耦欺紿而強合之以惡男誑女以惡女誑男又如門第良賤之殊家風貞淫之別一與之齊困于沒齒男子益甚婦不得上不足以事親中不足以立身下不足以成子孫又何論其他邪曰其父母爲弗慎者有媒宜代之慎使父母有慎心心相托者而我紿之使禍數世惡莫大矣惜莫甚矣且紿之

必以利或爲貨或要媚于女之父母不則所厚有頑惡
醜女會無售處而誑以歸之又或利于男氏將援昏爲
恩希自植僕嘗痛恨此人入于骨髓夫數者皆一時小
小耳而遂致其人終其身如釘著胸如疥在腹求死不
得求生不得吁極矣稍有心者宜于此愼之決矣足下
誠決能然斯爲福亡窮而延子孫以是爲祝不勝大願
且果破親者但使人失一嘉耦耳未能大禍患也如誑
使其成而禍至極其人必自禍妻必有他又奇窮惡疾
以折而無後耳僕嘗驗之何有貧爪且九世耶

與諸君偕書

行欲相偕過南屏乃徑獨出出清波半里許湖水沒岸

解磯得渡鰕鱔蜱蜆了不畏入俯手攬之輒滑不得留
偶得一枚私自矜奇舌師他他藉藉滿貯艇子中弗顧
也故知事以暫習爲欣物以艱得爲貴解蔽袪惑悟非
在遙想暢此旨如已見私尚不不得中路自輒止耳瑩
兄疾來

與趙珍流書

函風配曆解真高古奇妙當是令孟堅操觚中郎潤色
者耶此等文東京後殆鮮其偃伏而誦之嘆息靡已但
有心慕不能手追

與陸拒石書三首

吳門知不成行矣顧指且留　者足下處四六易作何非
工易工而難妙近賢溥之未爲知言僕向亦好此近徙
而之韓歐中故緣腹笥空洞亦聊以避足下耳毋變愈
上則僕不敢當此目也

笑此子快才乃時時就吾作中逞肚篋手然僕亡何有
耳妄使外人疑此中有孤白裘則此一役也乃助我矣
僕文經足下筆墨一過政如鑿頑石作瓏瓏嵌空又如
池積滯水導使縈折便別開生面非復舊觀僕嘗驟而
覗之疑非己作但嫌都不加彈射耳邇陽羨陳其年閱
僕詞有圈有抹甚感且快萬刺病中膏其樂甚過乎搔
背癢也

呈臥子先生書

某不肖幸以薄技待罪門下私竊自慶兼側侍抵掌使
某益聞所未聞益深自愉懌不敢誇之於心放逐刑洛
朽鈍應爾但慮題拂之雅爲邑邑耳比聞先生秩滿還
朝即趣北門而騶騎溢發不獲一望顏色逍遙文旌心
與俱邁遙日朝宁澄霽清流冀征先生以南國之經綸
兼東山之懸勝自應首被異數爲舟爲雨利涉四海溺
漫九野某雖有微私而雲泥益縣然均在沾被之中如
魚忘於江湖而已

答譚長益書

軫石之變僕謫也主誼不能料理先生亦旅人也乃稱
飄視飧雉弗將親愧愧如何伏誦所作古文藏姿態于

寓藻采于平淡雖取裁本大家直有漢魏八骨氣
已抄錄數篇莊誦爲臨文法式承命丹鉛誼不敢違謝
替人假假不知裁之耳長吉詩注借到便以奉覽然乩
仙誣誕後行可信果藉以注李恐傷雅馴世人有引三
國演義及諸傳奇中事迹作史論充詩料者政恐類此
否願以商諸高明

與姜超西書

古人云閉門讀書又云閉門學道僕但閉門耳于讀書
學道兩無所得然但覺比不閉門時稍獲佳勝

答吳蔡符書

傾我病榻清風灑然況得新詞見惠別去一兩吟咨稽

沉遠且味之齊蠻有沖靜氣更徵足下近日之妙

與姜鐵夫書

僕少嬾讀書今益忘去殆盡而足下森森武庫纖鴻
包雨中再煩命展而不即報誠畏見足下耳及讀大作
魂魂乎如海黑蒸氣魚龍相壓風掀浪湧百怪俱發使
僕心震欲走匿大奇大奇

與俞體岩道師書

天晴五六日城中泥淖沒屐不能策杖阜亭一叩丹竈
長用惆悵挑河之役河泥纍纍若冢積巷陌俱滿而無
肯載之出郊外者雨則陸處者反在泥中矣譬如人若
耳樴抉出之乃都塞著眼鼻中其病不愈甚邪

與沈孟舍書

河渚勝境濼閒眞僧又得棲逸如足下者鼎足而三僕
常欲衲衣一領結廬其中未知佛容爲弟子否摩詰云
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此語眞不誣也

與洪昇書

李文靖爲相嘗云我于中外陳利害惟一切報罷此少
以報國今我于昉思無大裨益但不肯妄讚一語及四
方懷刺客欲來投謁我輒止之以此差不負耳

又貽陸冰修書

小時見大方綱鑑首列陽節潘氏榮總論有云秉燭達
旦乃崇長之大節使信之後知其妄潘榮不知何時人

乃援稗說傳奇爲眞實事耳然習觀者已久已多且以
綱鑑非屬稗官決當憑信非誣矣又正史約亦載壯繆
降漢不降曹語不知是顧氏原本抑後來村兒攙入之
也又漢壽本蜀地名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費褘爲魏
降人郭循殺于漢壽姜維傳胡濟卻住漢壽見于蜀志
他處猶多而亭侯乃爵也如趙雲亦封永昌亭侯蔣琬
封安陽亭侯姜維封當陽亭侯即先主亦嘗封宜城亭
侯稗小說者不之知遂謂孟德以壯繆爲壽亭侯不受
加漢字乃受今操文筆者稱壽亭侯十而八九且當時
爲建安五年又曹公表上獻帝封之非自專封天下猶
是漢之天下即曹公亦尚爲漢臣壯繆之封何庸冠漢

憶余少年時謁一關公廟守僧有舊藏壯繆玉印云萬曆間漁者得之大江中有貴人見而售之送納在廟其文亦篆壽亭侯印四字僕觀其玉質理野朴蒼黑與白相半眞是古物鑄法亦古特觀此四字則其贋亡疑葢好事者得古玉令名手刻作侯印將托以爲佳話而失于考古耳然安知將來不有反據此以駁僕說者耶又見玉堂綱鑑本載王士性史論一篇極詆壯繆華容道放走阿瞞爲非皆不見古史一以稗劇爲實事士性字恒叔吾浙台州人官行人好遊因乞差遍五嶽僕觀其所著五嶽遊草輒爲神飛不知何故史學之疎繆如此併有据戲劇中事爲眞故者不根不經近人學問多

類此而于壯繆尤多總由耳熟稗劇之故齊東野語非孟子力辯則瞽瞍朝舜幾以爲眞此非小失偶因來書旁及之乃諸公所當力救正者非徒發一笑也

寄駿男書

鄒子國如斗此中能容駿男或是暇日登陟有寵晃春風遙汎有蠡湖差可戀耳舊詞刻燭而成者第寫懷亦不泛何以醻我豈無新篇東海鯉魚長尺半奈何寥寥兮素書也哉

潠書卷第六

錢唐毛先舒稚黄著

文六

書三十六首

答友論韻學通指書

番書深服博雅淹贍又證據精入雖古人未能過也慨與虎臣志伊共相嘆息以爲僕輩亦幸遭足下得相激發耳欣慨不能已已書中相論甚篤至然未敢盡遵輒隨條疏答詞筵意淺聊當歡笑諭云唐韻四聲表兩承三承之說未以爲允仰承守素亦未確僕表釋云聲音遞變而韻無方未可摘次求之是僕亦未敢以爲盡允

特大段可必無誤如六條之離合是也平上去入四聲相承而來則入之上承其義確甚政不當疑之也論云表釋條析各字多闇合北音是已而云北音者今音也陳第考中三之一而謂之古葢南人不知北音則從而古之僕謂此言非也音有古今亦有北南此定理也如以著作論之則但當論古今而不必論北南何也著作以古今爲斷不以北南爲斷者也如今作風雅體必用商周韻作古樂府必用漢魏韻作近體必用唐韻等此而下至于詞曲凡作某時之體必用某代之韻所謂必論古今者也如作風雅體但考証于三百篇即足矣不問又曰效秦風者當汎陝西土音而用之學齊風者當

訊山左土音而用之也如作漢樂府但考証于漢印足
矣不聞又曰相如練日之篇當效蜀吻淮南八公之曲
又須楚舌也所謂不必論北南者也且非特于是而已
六朝南北分裂而詩賦用韻大畧相符德淸中原北曲
韻也而南人作北曲亦皆祖用乃知古人著作原不泥
土音也又如宋人作詞元人作曲皆別有其本朝之韻
而詩則仍遵唐韻又知古人著作又不當令韻者也蓋
求土音今昔者貴涵泳以考方言宜詳之耳若以北纖
操觚之家則既傷繁瑣又若隔閡也直與先同爲牴齬
使與罝臘咸同爲閉口故漢魏而上通者爲多然通風
雅騷賦樂府選體而校之不可謂其徑相合也十蒸古

多單用不通庚青通指中已詳言之然通風雅騷賦樂
府選體而校之不可謂其徑相分也蓋柴氏古韻通原
有半通間通旁通之例而全通者則從多從同也論云
依唐韻元魂痕自是三韻宋劉淵始併爲十三元韻此
言僕疑其非何則審元韻在唐分爲三者何以唐詩凡
韻皆合又孫愐唐韻中雖條分而大部又總合也以爲
劉淵併韻載在禮部韻會不必近引葉敬君斯則僕坐
讀書少未嘗見禮部韻會耳故以葉所引爲据然于論
韻無大得失也論云劉章耕田歌去與疏爲韻之字餘
聲僕又疑其非夫虛字爲餘聲固是古詩之法然大畧
重字者耳非論丁一字也卽偶有一字作餘聲者非可
盡以是概之也小戎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足下將讀
念叶期歟抑讀之叶期之爲得也李夫人歌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足下將讀望叶遲歟抑讀
之叶遲之爲得也乃証以詹兒塡分芬亦擬倫之失倫
耶論云風入東乃出繼外姓今當改令歸宗入侵爲是
僕謂此可論詩騷耳若漢魏而後已多入東入唐遂爲
定例豈當悉廢古人篇章而正之也論云江陽相合是
蜀音然韓愈已用之此似爲用修出脫者僕謂宋詞江
陽多合而元曲遂着爲成譜則宋元而後詞曲可用此
法若唐前斷無之間數字合者可入柴氏旁通之例耳
然越人渡河梁歌已有之何韓愈也論云唐有唐韻宋

有禮部韻總爲功令之書不可以語古此見政與僕符
而柴氏古韻通所爲作也僕論朱傳漢韻引斯干云塈
讀作瑚王反而論云嗥本音橫在庚韻此欲以近韻折
古音也詩云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其通章用韻如此而獨欲取一喤
字叶入庚耶未敢然也且前論以風入東爲出繼外姓
欲改之入侵韻僕謂是以古音折近韻而今又以近韻
折古音何也夫詩詞有古近則韻亦有古近因體設用
各有宜施今僕稱近韻而隸風于東則足下以古音折
之既過于遵古僕稱古韻而隸壂于陽足下又以近韻
折之復過于徇今意者俊下馳辨而忘其相刺謬歟

云唐韻行而三代秦漢之音不復作此語良然至以江北土音往往與古詩合遂謂北方之音爲天下正音誤已北方土音豈無與古合者要不盡合也古今之音遞變而猶或存于齒吻之間東西南北總亦同之或合或離莫能盡定偶取一二以証古斯可耳遽以土音求韻學則大非也又論云北朝之人韻遵江左是當時之失此論又非是二說者僕書前幅已畧及而過揣沈氏度曲須知辯言之頗詳論云周顒作四聲不始于沈約僕謂四聲自古行之而後人更相發明其事遂著南史列傳謂顒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顒書僕未之前然亦不謂始于休文也論中廣引唐人著韻之多不獨孫愐但

僕止見愐書故每稱愐猶今制義文有見于數選本者而僕獨見一選本便謂此文出于此選于義固無害而于論韻亦無大得失也論云通譜非古道而一人通譜爲尤非不當引以論韻夫非古是誠非古也乃引喻亦何嫌之餘然論詩有三倫倫且可喻而況于通譜也凡諸所引答俱舉大綱而畧苛細亦以柴氏全帙未行故足下滋多疑耳至于引信發明每出意表助我張目弘我不逮謹錄而寶之不敢忽遺其中字畫名數必燭細微此真可云好學深思即讀鄙人書亦不草草也感甚不覺言長遂忘布鼓書去無任翹久

再與友論韻書

賢者不易值學遂者必樂善故前書有未盡之義敢再披肝腎想無嫌也或者更蒙餘燭照我漆胸則桃園一脈當直千載耳承云必遊四方悉土音乃能通韻僕竊疑之上古土音不概見而一二猶傳于書左傳楚人呼虎爲於菟臨文未必稱虎爲於菟也戰國策周人呼鼠爲璞臨文未必稱鼠爲璞也方言秦呼餘爲烈而儺泯餘與相叶則不音烈也衞呼養爲台而二子乘舟養相叶則不音台也中原音韻多北方土音也音聲爲糟音沃爲鳩而詩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豈當以糟鳩叶之也音福爲府音食爲施而詩中之叶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豈當以府施叶之

也古人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者對俗而言者也故僕謂三古作者言志之文必依于同文和聲諧律不闌入土俗之音明甚唯後世小說傳奇乃有之以博諧笑士君子作爲文章而故效之則何爲也譬今有鄉談亦有官話宦游商旅適四方者便已避鄉談通官話況古人臨文者耶夫古文人相如揚雄皆口吃而爲詞賦之宗今讀其著作未嘗期期滿紙艾艾盈篇則吐屬之間口手迥別豈可謂韻學在土音而以土音求韻學哉此處未然者一也承云古聖賢多在北故北音多正而南多訛僕又竊疑之夫東西南北各有土音折而衷之乃成定韻故臨文則文士亦能操韻而常語即聖哲亦未

能遼俗況至今日遼邈千載卽有神禹之聲律身度寸音豈復恊之如以文辭則南人亦未必便隔楚童謠楚王遊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載于家語吳申叔儀歌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錄于左傳豈侏儒也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與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又何殊也且卽以北方上音論之地亦遼巳燕秦齊宋列國懸隔其土音豈不甚殊倘有北是必有其非則南土音縱有其非豈無其是又若公羊齊人亦北方也而呼得爲登呼涕爲蹄載諸經傳顯然北乖乃云北皆正聲南盡鴂舌此處未然者二也承云北音無入聲凡毛詩入聲俱入平上去三聲僕謂此元人中原音韻爲唱北曲設耳三代則未之聞姑無廣引卽關雎次章八句五韻二平三入自復昭然信如得服側三字當入平上去則詩通部此三字屢見而何以終無與三聲叶者也此處未然者三也承云古人平上去皆通用引碩人子妹二字爲證僕又疑之夫二字偶合耳非韻也夫古人譜韻雖廣而用韻亦嚴江陽甚似而不合蒸與庚青相去亦近而多單用豈以三聲之懸殊而悉混併之詩中有平入上者必原可讀上者也去入平者必原可讀平者也唯後世曲子乃通三聲耳塡詞亦止數闋不盡通也況等是而尤上者耶此處未然者

四也承云江陽古詩相合以覺藥之合者爲證僕又疑之音韻唯平上去三聲聯貫其理可尋至入則參錯不齊未易牽强余四聲表釋以爲或數母而一子或數子而一母是也而欲以此証三聲之合離斯爲扞格卽足下既以藥証陽則藥爲陽裔而覺論又云藥韻字有入御遇者有入嘯效號者既已許其旁通瓜葛而又援爲一系左証恐藥韻亦不能自主也蓋韻理微而聲活確核猶恐差池故雖江韻顯入陽者猶涉旁通之例乃以入証平轉相牽附不其遼歟舉此一部他韻同之此處未然者五也承云沈約吳人故韻偏吳音而失其正斯言之來久矣僕又嘗疑之夫著韻之人必通韻學其不以土音入韻明矣此卽僕[illegible]所談官話之喻也今所沿韻萌芽休文而考之北朝著作大畧相符何以言偏吳也然猶曰江南之書流傳在北是時北朝少文過相推奉耳乃魏晉而上用韻亦多與沈符又何也且謂約韻偏吳者指何韻也謂其風之不入侵耶阮籍詠懷已叶風入東矣謂其年之不入眞耶曹植名都篇已叶年入先矣謂其華之不入虞耶酈炎見志詩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是亦已離虞部者也謂其仇之不入支耶泰嘉述昏詩戢戢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是亦已離支部者也聊舉數端餘可類見凡此諸賢皆先休文數十百年又生在陳留譙

國范陽隴西非江南之士然而已聞符者明休文之書
乃考之遠近悉有所承非局于鄉土而臆創者也乃擬
以吳音少之此慮其未然者六也承云爲韻者當精求
三百物成一書則休文可廢僕又疑之夫文章者代變
者也而聲韻亦因之故蜂腰鶴膝之防既生則切響浮
聲之法斯立古曲漸遠近體方開調吻諧聲豈能無變
亦是運會使然非人力所能强制者也約政立古近之
交而斟酌其宜耳且文生于人人本于天天道不能無
盛衰則人文亦不能無通變卽今日爲文而欲希敎尚
書勢亦未便倘變郄約書則今爲律絕者皆當遵用經
韻不亦拂牙之甚卯更數百年而北曲興則有周氏中

原音韻近體不能從古廢沈猶北曲不能從沈廢周也
七也承云四聲始于周顒沈約非古人同文之音僕又
疑之夫四聲者範圍羣音莫能外也古者依永和聲豈
能去之但未立平上去入之名耳僕前幅云古人諧韻
雖廣而用韻亦嚴論已詳之顒約立爲四聲之名以精
其法非其創爲之也卽約自謂在昔辭人累千載不悟
而獨得胸襟此政是約自夸之辭今信其獨以爲功而
遂專歸之過是欲操兵而反墮其玄中也今試驗欬吐
之際非平卽上非上卽去與入更無一字可逃其外推
諸四海可以相準考之往牒著作昭然謂非古人同文
之音則同文之音果安在也夫古詩固有四聲通者必

只叶而從一者也而叶又必本有此讀不得臆爲詩有
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擅予亦云雅首
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是古本可讀卷爲平也詩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易亦云初筮告匪
三瀆瀆則不告則古本可讀告爲入也若謂古無四聲
而悉混之以此論韻豈有幸哉八也凡此諸惑實未豁
然敢咨高明更悉指謪理之所在必有定是倘可化異
爲同決不敢非人是己也肅布愚鄙幸垂昭察不宣

答顧寧人論倂韻書

承示林文格論及日知考古二錄引据博洽辯駁精妙
誠從前中古今人皆盲處驚怖何已嘆服何已又示論

韻以舊本二百零六韻唐人通而倂之宋人取唐所不
通者而復倂之今坊刻韻書皆宋韻也而學者不察以
爲唐韻而遵用之僕案此論非也蓋足下見孫愐唐韻
凡百十四部如文後復有殷之類較今所用一百七部
之韻多其七部遂謂多者爲唐韻少者爲宋韻耳不知
愐韻雖多其七而唐人作詩仍自倂用如杜詩脫略[illegible]
溪鈞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倂殷于真
之明驗也舉此餘皆可以推之然則歸倂此七部唐世
已然無關于宋不得謂今一百七部者是宋韻而非唐
韻也何有鑿見如此倂具別紙奉覽庶備起予如何
更賜詳誨

柴虎臣云三書皆指示功用淵學而前二篇尤沈通諧敍筆墨之外獨有興趣不但覽者頓豁且欲尋味無窮

與蕪湖蕭尺木書

僕往聞吳子錦雯時時稱蕪湖蕭君尺木先生亮節高致博雅之宗也著書滿篋亦時縣國門見推于世僕雖未獲邁止而心竊嚮往後得讀足下所著杜律細統綜淵雅驚嘆河漢然竊讀杜拗體便作拗讀久之口適今如高論讀之平仄雖諧未免反聱牙也懷疑未釋亦欲正之而苦無由緣日復晉謁乘盤面談不復乘此一吐胸中之藴藴亦何貴乎竊謂律之爲名政取協律苐有正格亦有變調對駢而調諧者此正格也對參差而調拗不諧者此變調也故太白律對時參差而子美多拗體此是開天之盛變化已極而杜李雄才自喜故往往跌宕常法之外是則杜律自有拗體不必純作順讀明甚倘謂詩必入唱一平平仄便妨咏歌似又未然夫唐詩雖入樂府而作者綦多彼歌工所采正當取利喉吻者耳不必篇篇入唱歌也就令悉入唱歌古既有拗體庸遽無拗唱耶如今南北曲亦有不盡合宮譜者而伶人之妙往往巧于正襯轉換以諧其聲又何論古之拗律耶蓋古詩歌法今失傳已久竹肉之微殆難臆測漢魏郊祀鐃歌相和爲生氣出唱等篇皆可歌舞今讀之艱澀之辭數倍于杜即太史公云古詩三千而孔子刪爲三百皆弦而歌之以合招武斯則不可以容拗者宜莫如三百篇然而小戎險澁周頌詰屈其間數章殆復無韻可尋足下又將作何等讀使悉諧穩也夫古合招武之詩勿不嫌拗子美之作未必篇篇樂府而必求其順故僕竊謂足下爲過況三唐作者失嚴與拗句又比比而有耶借如洛陽一别四千里四字北曲既未嘗作平聲且北曲乃北方偏音四聲不備以律南曲猶且扞格取以証杜豈云確然至樂譜如四五工尺之譜豈堪作據耶閒道河陽近乘勝近幾義遹音未必遹遂謂近音幾又疑于未然也云乘勝則乘是逐遂之義自應作平若作去聲則是車乘耳乘勝當是何語至于幰轉相緣如宵雅肄三宵自讀小小未必讀宵既因宵讀小而謂小可讀宵矣又因小細義同而更謂細當讀宵何耶編辮義通音亦未必通也既因其義通而謂編可讀辮矣又因邊編音同而更謂邊當讀辮何耶兵華皆軍旅所用故彭羕罵先主老華解同老兵詎謂兵即可音華耶黑本稱盧而博子六是黑故亦稱盧詎謂六即可音盧耶遴本讀吝不得緣遴而謂鄰亦讀吝也員可讀隕不得緣員而謂雲亦讀隕也詩騣格無言騣可音奏未聞奏之可音騣也而更謂走可音騣何也記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鹽可音豔未聞豔之可音鹽也而更謂豔可音鹽何也凡若玆者未能悉舉總以傳刻變引北

則何爲不可乎何乎不可爲哉設有好奇之士起而蹶足下後取杜律諸者而稍變其平爲直謂杜作悉是拘體都無平調彼我交避烏知是非不如拘復還拘正復還正亡事紛紛也子美詩之大家而唐近體又義存淺顯非若古詩騷賦取與衍爲工者況唐人即爲古詩騷賦亦多用常音不夠玄隱而謂子美作近律乃險辭曲叶窈欲鈞奇豈其然歟先生博洽殫聞發揮大雅蒙竊有惑不敢苟同前從小叩未竟洪響故敢陳書以悉鄙衷進聞玉音術豁回亂先舒拜

止友作傳奇書

昔者先王之制教也既有五典足以爲治而復立三綱

以明之何也所以明尊卑別上下示有統也典之言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此尊卑上下共之之辭也夫尊卑上下亦既共之則且有犄角相爭軒輊互爲之勢于是父詰子以孝子即詰父以慈君詰臣以忠臣即詰君以禮夫詰婦以貞婦即詰夫以義如此則上下並爭尊卑古等天地之經義既拂而不可爲治故立三綱以示統若曰子統于父子之于父毋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臣統于君臣之于君毋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婦統于夫婦之于夫毋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故臣子將而必誅而君父雖有以非道殺其臣子暴其罪者終無殊死之法夫婦亦然于是天下明知大義之有所統

上即有凉德而下無虧行事即小變大防不懸也朋友之體敵而兄弟尊卑之相去微故不足相統自世衰道微人闇于義恣于欲亡復等差三綱淪矣夫婦尤甚昔者吉甫周之賢臣也聽後妻而誤逐其子後悟而悔射殺其妻世且賢之而卒未聞其千顯僇何也至以薄過斥妻者尤多斯古風未微禮教之行也自今視之後妻譖子特常事耳出之且不可而況于殺之哉然後世重出婦者有故因出之易而遂有非其罪者或以色選或以貲停如劉勳黃允之類亦爲衍義流品皆之于是一反之遂爲晚近之勢制義茂焉征厲日甚蕩泆虐姑吏敦如何二天之尊殘及髮膚凍餒是加離背翁姑虐殺

羣庶君父大義掣肘乖違隔閡兄弟使不得親妄窺姑藏撬篋椎鎖發縱僮婢使爲模倫網繆不修而翹以遊寺庵往來晏若嘗家忽値逆怫剪髮披頭奪鹵冉河次數口惡亦約已多端捉雞罵狗陰指尊大一語百句舌不停鐃鈸聰戲笑罔避嫌疑狂信屏帷賓客驚散其饞者同炊異粻同筵異食盤溝恣咱不顧尊者四德邈然七條備極狂泉所中莫可究詰近則擊姑刃夫屢見而恬然莫問也至婦有違德稍行譴譴則羣起誹之夫天尊而地卑陽大而陰小即使夫婦直鈞猶當有所高下而世之人翻抗女而抑男以直爲曲謂是爲非謂曰爲[illegible]元氣夫牽于愛欲怵于屈道即稍知憤激

到于偏議一唱萬和低頭隱忍終莫能自爲也又其父
母家明知女惡輒很嗾鳴張逞力相勝無齊桓誅妹之
義多連稱叛逆之風至使奉妻者寧得罪于祖宗父兄
而不敢于婦有稍違世風至此良可悲憤指髮者也其
逆倫傷化是大亂也而肅簡肅識之輩且坐論刑于之
化莫責其夫不知罪理異形斤刃與用豈不哀哉今足
下曲家之系于也曲之爲物婉而善入謂宜作此倡立
風教今所作倫井傳書事龍女已聘未行也嫌夫而屬
情柳毅終更嫁之是婬德也今而嘉之是獎婬也且龍
女行雖狂且要不得爲婦重僇夫況婬者乎立指如是
甚以賓涽巖梃之之罪當殺無赦而外黃之女買臣之

妻皆上賞矣昔者屈原至忠懷王放之伯奇至孝吉甫
逐之二人者皆愁憫思慕以至于死故人皆怨其君父
而憐其臣子使屈平二心于楚王伯奇自背于吉甫雖
萬被戮不足道也今如盛指則三閭背主而猶當重罰
懷王伯奇叛父而更將幽囚吉甫也豈非誖之誖亂之
亂哉凡人之情傚善難而傚惡易古賢之書非必人人
能讀而一毫之刻觀感者數千百人故傳奇雖戲所關
實大僕所以諄諄者竊聞之昔孫叔敖殺兩頭之蛇此
何心焉又聞之商鞅爲峻法而終至無所客宿乃嘆曰
爲法自弊一至于此嗚呼作者亦何可不愼之也

與王軫石書

某頓首軫石先生足下僕聞之古人以文章傳者其
心非必欲以文章自傳者也學成而行立正志而矢爲
辭神理內王而外見物無所可遺理物交綷文是焉生
故語不輕用用必有當而文已傳矣是人也僕未嘗數
見之鄉數聞大江以北淮海以西有王先生其文章必
傳即王先生亦自謂文必傳而實非欲以文自傳者也
又每讀足下文不可名一家而與古亡弗協者結撰字
句悉如無意窮搜冥思卒無可逾私心慕之願望見之
甚願見之不可得則不得不托之書辭以通于左右何
者心含蘊而不中思繚結而弗理則中必有疢疢發生
而又不明白其心于所由致疾疢之側是謂自閉夫通

之而見麾吐焉未可知也然比方于自閉益愈矣僕
當身自受教久矣僕自束髮學爲文幾三十年矣益十
一二讀古文即知所謂千秋者然紛華外奪每爲文欲
人入賞之已稍知文矣文非必人人賞矣思矯焉追古
人嘗與同郡陳際叔約東漢以後書戒勿得窺騃騃有
西京先秦之思如是又累年迺又知文唯事與理無右
無今凡文見于色澤調辭者皆形器也故事可述則文
傳事理可明則文傳理吾以明吾理與述吾事而逞問
乎文雖然又弗可弗文也形器特惡淫又惡窳也然益
知事猥理枉托工文以傳之非文也近又知文非空言
也夫述事必有懲勸明理必辨是非能言是不能蹈能

言非不能戒懲不自懲勸不自勸是空言自誣也記云君子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識者謂之鬼神侮之後世詬厲苟念之內必病內病豈能王神理而備萬物乎哉故修辭必立誠苟反是則雖文不立僕見于文若是若僕所聞軫石足下高行君子也行方如綰版搦洽言文筆老矣語高下無稍假又聞王先生爲文沉思每入古驛空地中有大石軫石輒登石箕踞默然久之文成益惡聲諠嚚也爲文如此此氣必靜而凝于神必知文中曲折明矣況高行如王先生所謂非必欲以文章傳者哉昔韓愈蘇洵非徒文也皆自言其文之所得僕何似敢言文且稱道足下前耶抑僕鄙陋

人也雖學爲文亡所得實不能稱適所云云適言文雖辨譏殆是妄以臆見測度耳況于躬行雖然不敢不勉不敢不畏足下倘亦有以教之也今謹錄獻近文十篇并附舊刻三冊仰希寬觀幸片辭高下以明其可教與不可教夫僕之見于文未必是乎又不能與見適符然亦麤矣然望是非于足下切甚又因文見指可正僕趨足下豈遂夷鄙默默耶倘遂不愛惜有以督僕當奉之益自厲期無遠于大君子受賜又當過于論僕文敬因駿僑來白宣區區僕日嚮北風傾耳哉謹頓首再拜

閏七月十五日與王軫石書

兩接面談知足下文經營慘澹有深意不即出者此學于僕誌亡親且晰明德而況于僕向未窺尊旨過相得誠罪誠罪今回思之益增踧踖耳邇日家譜且竣事質望有以惠之便付刻者意誠拳拳欲自吐輒格與鄙懷左不能宣盡偶讀東坡記孫知微欲于大慈寺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而成輸寫絕妙又記蒲永昇性與畫會王公貴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論貴賤頃刻而畢僕因憶自去秋迄今將已經歲或是知微入寺索筆墨之會而僕又賤士當亦永昇爲頃刻就論者也于坡語忽有會書今一紙以足下之人與文豈皆孫蒲輩名一藝者可及聊以相喻耳想當見之或便听然疾書文不加點也臨楮馳悚

答趙千門先生論詞韻書

不揣荒陋妄肆論列乃更蒙不擇細流虛襟下問此古人高義也詞韻喪失千年今一朝欲爲論定其事至難誠不可不愼且斷也先生于韻上下古今又從去矜一書決擇裁酌而今又諏及下愚必求其是可謂愼矣某竊敢以斷之一字進焉如物部當入月曷不當入質陌眞當斷以歸之者也雖然豈武斷哉物部字見于舊詞者絕少某云參者就少中求得三三郎謂之多如東坡念奴嬌詞物與雪傑發滅髮月押而中止闌入一壁字此即從多從同之一端也又王介甫雨淋鈴詞[illegible]

渤佛没物屈突相押而中止闌入一出字亦同且多也稼軒滿江紅通篇質陌而止闌入一物字亦少矣又稼軒南宋人南宋作者韻多漫通而稼軒尤恣故不得與北宋敵又一稼軒不得敵蘇王之二是又多與同之蔑也某又考宋詩東坡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鬚吟喜雪詩成就我覺觀處我窮正與君髯鬚頡濱時蒙好過解榻時一拂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宋韻物月通此又一証也由是觀之物部雖可與諸韻合用倘欲分屬則自應入月曷遏矣今既欲嚴清詞韻將質陌與月曷判開物部不歸月曷誰歸哉某又觀韻部如相近者其字亦多相類如古韻江通東冬則江即從工腔即從空龐即從龍淙即從宗之類即某韻學通指中所謂案文是也今觀物部有弗紼刜諸字而月部有艴物部有屈剛掘詘諸字而月部有淈窟柮咄物部有綍字而月部有焞浡勃渤物部有乞吃訖屹諸字而月部有麧齕紇物部有勿沕諸字而月部有曶笏物部有紱黻韍翇諸字而曷部有跋軷犮魃考諸質陌錫職緝諸部與物部字亦有如此其同且多者則物韻當屬之此耶屬之彼耶先生云淵明責子詩不得已而旁引借証某謂塡詞乃近今之製與其借証于晉不若借証于宋為近則蘇詩雖非確据其則不遠若蘇王二公詞與文字相類當可証歟前此詞家用韻既或失之濫或失之拘論

者紛紛茫無成是此書一定百世為準當如治亂絲大經既理其餘緒棼如則刀以斬之而已言之無文幸賜裁擇

再答千門先生書

歲序匆匆未及時過冰署昨暫接顏色又一揖即別去悵如何也蒙賜新詞超逸流麗當令清真頫首淮海失色特某以惟鄙之姿被丹彩之飾為滋愧耳伏觀詞韻殆無毫髮之憾玉尺金繩千古定律此書之功當垂不朽亡疑貴鄉先輩有云不朽者文不晦者心某嘗誦此言為之下淚每思攀托風雲依倚臭味而疏懶寒賤為世目笑蓋已久矣幸值高軒過此藉以自通猶恐無因自維未同之誚而孰知淺陋之作久以收在奚囊摘付梨理又獲晉接末席側聆高談珠玉在前琅玕愧耳龍之奮也勢不獨往土石草樹隨之皆得升天某思附先生以千古者類如斯焉鄉使先生建牙秉鉞光照茲土鈴閣晝闢千人同呼使某過之必且趦趄而不前屏息而疾走耳安得從容讌笑雅曲贈酬如今日之樂哉是先生謫宦而來翻為某輩之大幸者此矣才愧侯芭自應載酒敢煩庖人更賜餘瀝詩不云乎既飽以德銘茲銘謝辭不盡宣

三答趙千門先生書

先生昔作為家風雅宗主虛懷若谷采及下愚至舍其

舊而頫從之此非某之私幸而實斯道之大幸也所録
去聲二十四敬今改作映字者緣此部沈約孫愐俱以
映字領韻敬字乃是後人所改今某特欲改還原本且
亦欲因是使後人知求古本韻書不致孟浪操觚爲楊
用修韻經之類及近世坊刻俗本所誤耳孫愐唐韻中
兼有沈本此眞韻本之最古者既具見淵源收字亦該
洽復簡古其同音之字又各細分使人不病訛呼亦便
査閱至于同用之中仍分出各部領韻即某韻學通
中所謂某韻中通者併瞭然矣此書今世絕少某偶有
此嘗欲稍刪其字之險僻者付剞劂以公之好古既苦
于乏力嘗恐此書遂沒不傳今奉覽觀想當鑒賞倘先

生便能付刻或贊成他人刻而行之俾傳遠而垂久此
亦風雅中一大事因緣也官署清嚴不敢屢瀆公餘稍
暇尚望更賜詳盡不宣

寄沈去矜書

僕自前歲冬末與足下爲夜飲吟詩至霜白不止以爲
清快爾後別去行二年札書少通然思之至今猶如坐
東湖草堂白光射衣酒氣在襟也閏三月盡家兄自臨
平來感足下誼甚高併傳賢嫂病逝已數月聞之殊驚
嫂賢媛也且逸眞先生既亡太夫人隨逝足下持服財
盡而嫂氏繼之亦酷苦矣遺兒六人長者雖昏未練世
務知足下必以羣小兒子爲憂僕雖相好何以慰之耶

然有一事可効忠于足下本欲趣喧以悉而俗務牽紲
又恐緩則何及故寓書相明足下既喪耦悼亡滋感近
聞有爲足下謀續昏者僕竊以此甚當斟酌之也續昏
事最不幸亦復最難少年未有子者不獲已耳僕觀足
下淒遯丘山托迹方技誠飄然物外足自娛今賢嫂喪
亡豈不誠悲然生死聚散之常昔觀諸兒頎長達命單
子少累未始不得必若續昏政恐自苦何也婦人之秉
陰惡多良少前嫂賢惠是足下之幸及今繼之難必如
意況前後親晚之際尤難之耶續昏爲正室必求處子
年不過二十裏外與前子媳年略相等後入晚姑又年
少相將子又非所素撫情多齟齬致必然也一也羣小

兒甫離母襁驕稚之情未脫驟以晚母之分加之未必
便馴而晚母年少恃分又不能姑息宛轉如親母情義
又不洽二也足下今年四十體弱不勝衣又以苦吟加
瘦亡嫂靜嘉已中年持家務幸苦兒女故足下得高枕
書室寶嗇神明耳今續昏便事與前迥乍改弦更張之
須一日而三摩娑之倘復皮之便復辜負雖欲養痾高
臥絕遠房帷豈可得哉此言常者又有其變者雖不敢
謂大相懸遂至于此而亦欲盡言之妃匹之際長少不
敵枯楊未稊先生怨恨一也妬情居多好虐前子夫剛
則陽好而陰肆毒戾夫柔則併夫而制之使毋屈崇恐
且有併夫亦昏惑者前婦子多大致殘摧二也又有貌

取賢慈眞意不貫自居最好專見子惡而夫惑之謂子不肖雖親族亦徒見外同詞與之孰知咎卦有慈愛飫食有冰霜也一親一疎一眞一僞將祭之實難繼復知之亦未由責詰三也夫年壽或不永則愈益恣專凌前兒動稱逆迕小者皆竊大者訐告流毒狼藉往往而是四也又有初啄栢舟如冰石取夫產籍序齊客蕭寂婦之利莫敢誰何既業聲裝飽一朝而他適五也今爲足下慮者必曰中饋誰主群幼誰母臥具誰設衣裳誰補煢煢燈火悲哉獨處數者皆得爲足下解之足下長子已娶婦已將作矣慮幼婦者更求一二老婦調維之非無上可羣兒大者十四五小亦數歲慈父乘母家嫂如

孃或如前云老婦者亦得乘間諸兒則羣幼無母而有母何如令虎牧羊教猫乳鼠耶衣裳臥具又細已獨處無聊道味可餐文章可娛必不得已備置婢媵持手巾而已或曰娶賤必之德然賤故不敢有所恣且去就易況位賤而賢者亦時有耶又曰我愼擇女子之賢者不知女子在閨閣隱微難悉益有行遠父母而變其素者吶者辯愚者黠而懦者強猶寒士已出身服官多大異其伏處時也若謂我高明能制之亦政恐難耳驕婦非尊章所能制況二人俱逝哉至正室而取再嫁尤難言之服禮之家益爲非宜故總而敝之謂足下莫如勿復續昏爲是夫婦人多頑惡最難指數足下既以天幸得

賢良天道乘除豈可再哉莊子云途有盜而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以僕所親受劣妻累者已多而更取尤甚何翅十八九敢不稱戒左右此政復以利害相明非徒爾作方幅語欲足下效曾參亡驟也僕又不敢過料足下苟質能文有名生長華好且屢過三十而先年未四十而有六丈夫子又復佳耦令少腹悲凡方弁州文章九命已爲過甚尚復何望而更續昏耶尋當相過一悉頃細已與足下非少壯遭逢願領入名山以采藥即稱雄而勸道稍了俗緣政當與足下商之人生送婦入塚亦了世緣之一段也足下念之辭盡不宣

與友論詩文書

辨士先辨品辨文章亦先辨品辨品者先論定其爲君子小人而已今夫君子人者其言貌必莊莊乎君子者也言貌動乎心者也即莊莊云者或未盡出于自然然亦必有意强勉爲君子者若夫小人其容止必佻其言語必囂見乎外者如是則中藏可無卜焉足下今擬嘉隆以前人詩文似方似篆觀之殊厭萬曆以後則輕活有致使人之情可娛此政僕所謂君子小人之分也夫方篆非方篆也斂氣于學故不流濺態于法故不露有體有理正情而入于古故覺然也厭者惟高故不易攀即如人之爲君子者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使人嚴憚之耳所謂輕活而有致使人可娛者反是政如小人側

狎其態而熟滑其談可與爲狎昵也今觀萬曆以後其
詩文倍于古濫于情了無風格祇以韻應尖冷諧作好
而使人欣快其將爲君子耶抑將爲小人耶故僕必謂
隆萬之交乃明文盛衰一大運會也而國脉亦嘿因之
可不慎哉夫讀書取友元無二致使求友而必皆上嚴
憚歸狎昵則讀書亦將同之苟其不然則不能以一時
欣厭而易其心也決矣大抵天下事苦而難入者必正
而有益甘而易投者必邪而多損辨文之邪以讀書政
如辨士之品以取友等而上之固不止詩古文又不止
于嘉隆以上人今祇就所論言之耳禮不云乎其次致
曲充此意以讀書所得固有不盡于文章者至云子瞻

亦多諧語夫子瞻固諧然體自高妙了非近家所能及
且所當之淹洽浩大爲如何者要其學問之始自應有
一番苦難處耳政如言貌非沾于爲君子而詩稱睿聖
武公以爲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所
謂深造而自得者游戲又復不礙然其先亦必其有好
學自修恂慄威儀之極功而後乃臻此不然一慢易詼
俳賈人耳又惡得爲君子者哉

與柴虎臣論翻切書

承示古翻切上但論母下但論部此說未必盡不然但
弟謂下一字亦須以陽切陽以陰切陰則尤爲密且無
悖也若以陽切陰以陰切陽則讀者未免時致差訛此
猶是疏耳故弟于切字定論陰陽時又不拘部何者陰
陽是大段分部東冬之類是細門分部若冬之與鍾其
細已甚與其拘細而不拘大毋寧拘大不拘細矣又吾
兄謂翻切上一字必當用母部意以爲切字之學從古
有之而字母起于神珙神珙本北魏時人則翻切不須
字母明矣即吾兄首據者郭璞爾雅音釋翻切璞死于
晉明帝太寧元年後六十餘年拓跋氏始建國稱魏則
翻切又在神珙前久矣此韻學通指中弟說義已詳今
吾兄又謂字之歸母原屬神珙等韻家法但古人切音
雖不本之而法與暗合故不得廢然僕觀古切音亦多
可疑如傭本音庸當作餘容切而爾雅音作敕容切則

沖音矣瞿字止入虞遇二部不入支中之之部而爾雅
音作居其切則又遠矣狩本音獸當作詩救切而云羊
又切則宥音矣廣是上聲是古晃切而云土曠切是湯
去聲又益遠矣然弟觀邢昺疏則音釋似是昺作非璞
作何者璞序云有音釋不應璞自作序而自音之故璞
序顯是昺音則音釋亦應是昺爲之且刻本璞注字大
昺疏字小以相別今音釋與連文俱小況璞序云別爲
音圖用袪未寤而疏云別爲音一卷圖贊二卷今本既
無圖贊當併音亦亡或昺音祖述于璞亦未可知今據
足下謂是璞音言之耳孫愐唐韻最爲韻書之古本而
弓本近宮當作姑翁切今愐作居戎切是躬之平聲[illegible]

不近官音且直當近冬部韻矣冬作都宗切嫌于音東据鄙僕自應作嫡邑切耳皮當作頻移切而恤作符羈切則是音肥卑當作逋葵切而恤作府移切是亦音肥幃當作吾韋切而恤作雨非切則是音衣皆與本音相參差韓道昭五音集韻貲作卽移切則是音齎而非茲茲當作爭施切爲妥耳頻作符眞切則是音近墻而非蠷蠷自當作皮銀切耳諸若此者未必盡可据盍翻切者是摩切二字成一字也若摩切之而非此字何可用哉意者古人此字原不如今讀郎如天年古讀入眞南風古讀入侵之類今旣變失其讀則用諸翻切轉多扞格不然或是古人舌强而法疎耳又吾兄謂古人翻切

下一字必合于本部韻今觀郭璞蘧字作巨俱切蔬字作山俱切蘧蔬皆魚部而俱爲虞部則古故有不拘部者矣郎足下最服袁子讓字學元元而以之乎切諸何不切盍其中所載孫炎反切屈陸爲曲窟蘢爲孔載匜玉集矻落爲角晐落爲殼又載幻無切扈途遙切迢迢爲蕭部而遙則蕭中之宵部也凡此皆不拘部者故鄙意謂上聲下韻兩合成音但取唇舌之間直捷的當不必上泥字毋而下拘本部爲也古韻通一書自是千古但所引古人翻切未悉諧合所當商榷求其盡善况足下此書整齊釐正述而兼作小有訛舛俱是後人指摘之端政恐不得卸罪于昔人謂我無所與耳

柴虎臣答毛稚黃論翻切書云昨承示論反切書欲僕擬尊指別作一說附于後右編之後足下素精調理爲世指南僕于部者妨相稱引非直爲善必歸十皮乃是論定已經乎于也至北言反切信有獨決不必師右如僕所見未敢仰同何者切韻之法本以上督下韻反覆摩切而得其音故謂之切亦謂之反僕謂上當濟母下當按部此爲初學入門依傍無誤若含後固未易度矣嵩字之歸母原屬神洪以後等韻家法古人切韻未常用之而次弟自然暗合彼于牙若辰齒喉清濁輕重後先之序心目了解則無母而母存如古紅切公何必曰見母德紅切東何必曰端母乎聲之兩漢無丹帶亦自切韻家奈立乎上去入至今相治使于依敘調帶耳僕謂字母之當存猶是物也是下以字切可省面上皆下韻但當別其陰陽若下一字以陽切陰陰切陽則諧者時設吾訛法循未密大諧於陽者在上聲已足而下韻但主審部如德紅切東德是陰聲故切東不切同徒紅切同徒是陽聲故切同不切東其下韻但用紅宇以明所切竊東部部分而音始其則知是東非冬是同非形也來書乃云切韻定論陰陽時又不拘部以陰陽是大段分部東冬之類是細門分部與其拘細不拘大毋寧拘大不拘細矣然古法于陰陽大段未當有差其細

門分部齊音諦當乃由于此假令論大段而不拘細門悉如尊指則德翁切可東亦可冬徒紅切可同亦可形豈不使韻部俱涓耶古今聲韻迭遷不能盡解要難自用我法如飢入脂機入微脂入皆灰屬灰清屬清青屬青此界彼韻何以隔分而韻部已定詞家比諸蕭書韻既分部切例亦殊故飢用居夷切機用居依切尳用呼懷切灰用呼悅切清用七情切青用倉經切俱不憑下字隔別倘涵而呼之則飢機胭灰清青安見其不同韻哉知韻部之不可遂涓郎知切例之不可無拘也齊矣且居依切機呼恢切灰倉經切青業陰陽相僻而欲辨其是機非飢是灰非胭是青非清豈但繫于大段分部耶抑當更于細門判之耶足下又指郭璞音釋蘧字作巨俱切蔬字作山俱切疑蘧蔬皆魚部而俱爲虞部古切有不拘僕紆蘧疏雨字皆魚模雙收其入魚部者蘧作渠音是強魚切蔬作蔬音是所蓋切其入模部者遽同齋音故用巨俱切蓏同僞音故用山俱切是郭所切者屬于模部之音原未嘗用出也至爾雅音釋郭璞自序云別作音同用後未恰故僕云是璞所定今足下疑其說不雜謂是耶爲爲之然山海經同緊郭注頗有音切㑩章句之下如錞曰章問切句曰之藥切湖門烏交切鴉日于六切嶋日於然切與爾雅音將切例若合符

字或有而形生者故難援用政如所答古人不能以陽切陽以陰切陰亦以二百六部中頗有窄韻難于遴擇然僕觀之儘有字數寬廣而可用陰陽類切者仍多相乖故僕謂古人法疎耳考疏字孫愐本不收入虞當非雙收又口呿而不合正是莒字何云是訛更詳之此事二不易合也久矣幸與足下抵牾止此一端耳各是所不能相奪當奈之何若泰卦之分迴拯徑證之合是今本誤四聲表便應將更定僕豈有慍色哉

柴虎臣再答毛稚黃論翻切書云承再示書謂僕論反切有據而政以用母用部爲頗可毋拘古法夫古切原不立母而僕謂當存者爲學者津梁蓋牙舌脣齒喉清濁輕重後先之次人難倖諸故立字母爲之準如牙有四音則分爲見溪群疑而見爲純清溪爲次清群爲純濁疑爲次濁于是韻部各以類從如東

韻則公空預峴冬韻則攻硿蛩顒呼讀無僻其于辰舌齒喉半舌半齒諸母字皆可例推倘已了然于七音位置得魚忘筌何傾倚傍耶然中人語上未免望洋之歎矣若分部之法爲切家三尺雖有天援不可踰閑二百六韻疆界詎然故上下兩字須先辨下韻爲某部然後認上聲爲某音備部次不分則字音亦涸如青清厭廐飢機之類語巳悉前書卽足下近用于冬欲收縮翁爲縮終切于畢欲收遁成爲遁萎切臨部轉圓最得之乃又云本部有字豈欲外借亦以本部無的當同音之字或有而形生者故難援用正如所答古人不能陽切陽陰切陰以韻有窄部難于遴擇耳夫六部無韻可切者如拯字係云是蒸上聲必不容越部而用他韻借若來論直可通作之郭切則是整非拯矣又讓古法之疎謂其字數寬廣可用陰陽類切者仍多相乖然古切辨陰陽于上字巳足業具前書故切法以上聲下韻爲主下字不拘陰陽無害于切下字出韻而不拘部則有害于切今無害于切者尚加密孫有害于切者反可疎駁至如所云切韻字分十爲二故可合兩爲一卽以頻字慢聲讀之天然有皮銀二字在中此卽沈氏曲有兩腹尾之說謂符眞唱聲不合頎切韻于唱曲自是兩鍾不得以此格彼又符眞切類乃古法于昏音輕重矣

借等韻家名爲類隔僕亦別有論要是千百中一也天下事後來居上類有令法紛于古者若曆之朋戲差定例是也例因此而併亦之立元歸餘諸法一旦盡癈之不幾作聰亂傳于僕持倫雅而滋缺非界字前人欲買四一匪以自效者若復古編擇毫而從其道原無弊耳足下人謂蘇字所術本不丈入處部當非雙收按陸法言切韻明截之疏與紐同音法日山紛切與郭反通郭本法亦云盡蔬音同雅雖難郎古餘字其不收入處者是孫偭之漏非郭說也僕三齊匣言音口呿而不合按卞書是口開而下閉偶因莊戶有口呿不合擇云步張口狠故借用之呿作張口解不得與今之義皆同果是耶非耶僕宋質有鈍遜足下十倍舞有稱述定加考索未皆臆執設過擬似亦必互相商推以求是正心知一時蔽鍾後來難誣不若逢覆而得中之爲愈也于斯堅持歸見更與足下襪辨者益以古韻之亡因風習代移士大夫傳詭罕覺知洪武正韻宣城字彙等切例淑併于江姜皆曰居良切屋沃皆曰烏穀切魚虞皆曰牛居切信口師亦古音恭脉故爲考前反切驗徵役古伸加上發下韻斷宜按部不可涸瀨此些與古道實佩凑裝疾幾猥明于尚一耳若足下欲有抵宿向以斯勞俗而謬其迷哉羅足下術從更始歸于合轍一知祇

表之劍想暢高懷原無避莫也若終未然可且當姑置在昔同方密好如韓柳議史馬范論術間有參差自信所見何妨各安同異哉呵凍重報語不能次

三與柴虎臣論翻切書

重蒙答書益見精核然古刻之訛而僕駁其訛足下明其訛猶合轍耳翻切合二音爲一音又可分一音爲二音此是韻學定理由先天來嬰兒墮地作一語聲此語聲卽具吾犪二聲彼豈知所謂頭腹尾者故知此事非常唱歌亦不始于沈氏審如君言豈以聲歌始于北南曲而自三唐以溯三百康哉緩緩九尾五子皆疾聲爲誦者耶來書所答止此餘無所辯何者倘僕說幸得附足下千古後當不乏神賞識曲聽眞判兩家同異僕又

何事多往反哉

柴虎臣云簡而當僕可無煩往覆

與鄒訏士書

三四年前讀麗農集或呢喃如鶯燕爾汝又或如裂[illegible]稽作潑索聲一鼓一歌嘆爲工妙不但娛目直移我情也邇湖頭相値得覩近文及文友其年龔陳諸子作毋能因古人一二字間推衍作數千許語妙義橫生見昔人之所不及見驚嘆低佪直欲焼研燬筆覺黔石朗宗雖與深筆長至于本本元元則猶當却避僕每嘆所學工文乖之者少宏覽之士累于涉筆如馬行淤泥中舉足重滯何能如足下諸子日迅齒快爽斷犀利如此又能工爲綺靡之文僕雖虛中然性亦不能妄嘆見足下敢不得不屈抑耳疎燕之作何堪陳左右然又不能不使足下見之鍾會擲論懷外便走此是何等意不知叔夜揚搥之餘亦能一取視否恐取視又徒佐君之笑矣也僕才不能遠作者近憂病益壞廢向所憶書十去殆盡氣益索不振足下見必知之不待僕說然縷縷自叙恐足下誚僕無自知之明耳弟少耽此終不能嘿嘿實思忘食蓋亦有日恐求當作者終無毫末仰叩雷門則以自[illegible]夫千古以上人既不可攀而問之百世而後又不可俟生同時得足下乃又交臂相失覿面相左則果幾窮邪訏士足下茲事在今日匪他人任必希爲我收抉荒髓洗索勿避洞垣一方使僕確知中病處以不自負其宿昔躭好之心足矣快矣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虢太子卽不療當不以咎秦君也足下倘必欲西南鄉僕何辭哉

與季蓮書

世有必傳之文而無其文文者器也器必待物以傳物與器交易朽耳必果傳哉季蓮足下以爲然乎僕向覩古人所作以爲凡物更三五百年猶在于人間之世則必更久猶不敝也今覩之何如也嗟乎以我目所歷衡量百物之傳不傳蜉蝣壽蟪蛄亦若是已雖然必有一物無首無尾無聯無斷以貫于是物而是乃傳特不可得名之以物蓋物自無之之有者形顯易壞物而自有之之無者既久而又冥漠不可見故二者常相疑相爭也而吾廼因是求之含英吐華其用必多理膩膚曼稟秀亡算玉水方流葭琯定氣方且驗之協之何爭而何疑然嘗以是語人則益爭以疑何也僕讀季蓮之文以憯乎爲宗倉兄其思稠疊其理縈帶紛披昭采肆發吾烏知其所包韞殆必有立乎有無而不隨以爲有亡者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季蓮必心知之何待僕語然唯季蓮乃可語此且進于此若夫文而至此則止矣亦浚以進矣是在季蓮之自信與力先舒頓首

答吳錦雯書二首

頃復相過終不得一晤悒悒悵悵知何省書詞痛楚自
應至此他俱不足惜但蘭推過者耳然嘗思之人生自
帥上不活以至百歲終歸于土有子孫者一再傳或數
十百傳而絕者與及身無兒者亦等久暫雖殊竟相去
幾何即多子孫不絕累千萬祀然大地久之亦空壞爾
時人類更復何著則亦同歸于盡而已以此思之人唯
有一事極眞而外其餘皆假此等雖是常情常談乃至
理也若足下則自有小同傳經而年力猶可更得子此
又不足喻之聊以相慰耳想此理久應了之特復相爲
言之耳威卿在時頗有作須爲裒錄以傳于後旣云皆
假而又欲爲亡者計身後名亦是僕一痴然是其精神

所托不可沒之自勝日設酒漿祭之也僕亦無佳懷常
思一面以悉鬱鬱恐疲于應酬不敢數過草率報意
耆痞今足下所治地即包孝肅李世美夙遺淸名于此
足下以治吳者臥理之眞倜足也讀新著歷落大豪要
能自抒胸臆作者寥寥君須一坐獨論文列僕滋愧耳
去冬先君棄某至今未遑親筆墨綴之使病骨畧甦當
作長詩奉揚淸德兼敘凋悰出于中懷非敢爲佞僕皆
不如米南宮談經不如戴侍中猥嘗端石珍寶之賜然
念千里思窮交故非杜征南洛陽偷也敢不受耶

與李太史論樂府書

旣遊衰亂自多隱憂樂府孤減渺然萬里伏惟懷抱羈
旅長年糾結激而吐辭陵轢慓悍古人有云志深筆長
夫七月藹然亦有尾僻之怨戾大雅沖和不廢板蕩之
憂憤時乎時乎言者豈有罪焉過蒙下詢根源樂府竊
以唐詩宋詞已失音譜況漢魏之樂法何可尋即有得
漢樂譜九章者亡論僞眞恐同舟刻以書爲節馬情有
遠至于字象宮徵勉期上脣九原不作何從質之邪總
而韻之難間者調而可求者辭辭之不可求者斷簡訛
言而可求者古色後何漢文存者貴同珠側後人擬之
未免效其趨步而[illegible]乎絕塵抑有斐然新抒强翼故名
凡效之流釣屬非要僕故嘗云擬古樂府有如兒戲者
此耳然其古氣高筆往往驚奇絕凡僕謂擬可不存而

不可不擬即可不擬而不可不讀取其神明俾我腕手
隨製他體可令古意隱然效如作楷行者先摹篆籀又
如宣德銅器不必見寶而渾然之內蘊映璧離斯可貴
耳若乃承系源委題義合離宣城古樂苑最爲綜洽而
郭氏樂府詩集及華亭樂府原諸書亦足互稽然此等
是掌故所資作者工拙無關于此仰惟高才包括古近
畧疏淺陋以備談笑恐唐突大雅踧踖如何

答谿堂和尚書

和尚年過七十白髮龐眉杖履無恙居然今古德也山
門事雖爭之不得而此心可告無罪于佛祖今但當以
忘化不忘以靜鎮不靜耳悠悠末法正復未知[illegible]

心道眼自應過之不驚雖古人値此要亦不過如是而已九月末一札粗有所叩求和尚指示者想猶未達餘杭和尚奇到時幸不惜垂慈和尚垂老多佛意遂致遠迹歸雲使某不能日親道履把筆愴悢幾與淚俱

與友論尺牘書

讀梅氏洞詮便覺蘇黃書牘淡薄少味若看過百穀眉公後二公猶是古物

答惲遜菴先生書

某行年近五十每以不得聞道是懼而今可與叩此者甚少恒疑茲事渺焉中絕今蒙示劉夫子節要正是奇書而數授面談更爲親且確賜答書幾千言又何其懇

耳震心聵若入褱處也紙褁不可認心須反身理會始得然欲作理會却從何處著手乞更示一語又夫子闢佛而先生謂參禪不礙近有招某爲此事者總欲見廬山眞面目或者不嫌徑之殊邪

與關椿度書

突兀金臺鬱葱佳氣足下鼓其餘勇而排突之祝郭生爲才耳僕揹潦倒幾兩屐焉知不踏長安城將侍足下爲北道主人不乞食也得無須計進謝邪

與張赤師書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僕誠無顏以對足下

答吳次公書

負却頭上巾爾乃比諸神武挂冠右軍誓墓勝一鳴雞而烏獲之耶艮所謂善戲謔兮者也

答沈朋先書

昔有意乎捧檄事同緣木情或剖氷耳悲哉已矣今復何心

答陸景宣書

三年不見東山嘆之今將過之安得不爲勞結去冬先子棄僕心焉如割以此久題尺素托南雲也辭學何足云聊以奉教于大君子敢當答貺且聞孝山在大庾門心俱水安得長物以贈鄙人幸婉辭却謝勿復攜來詩則欣領祇受矣十子詩介拙集既紬于紙貿兼之心緒

未能及此稍俟當報命耳景銘奏捷稍雪俗子之譏而壯風雅之氣若僕雞豚且不逮豈復更有椎牛之思悠悠餘生落落世事但有存心修身祈無大隕越兩先人之遺兼自懺其不孝之罪如此而已餘無可爲足下道者

與沈去矜書三首

春寒惻惻微雨如磨麥唾絲竟日夕不得止總帷匝坐日暗燈微念新塚山頭蘘艸生綠追惟往昔憂緒彌新哀來頂喉淚湧于眼欲引聲而號則心疾愈劇躑躅堂階東西忽忽外有聲入耳者非催科即索負也無言可支無方可避此皆僕平生未歷境也足下亦曾嘗之耶念欲走石鼓湖斥賣田蕩稍支日月河路嘆乾頗艱舟

梠又恐米價方平瘠田少售且徒費足下作一夕東道主人爲此遲遲未欲便東然顧見之懷與時俱永耳憶前歲八月朔張樂設飲荷足下翩然率子姪來過登堂執敬傳致先君先君亦輾然笑謂有何德敢邀大君子寵光如此未幾疾深臥起牀蓐者去臘而長逝悲夫今更求老人之臥起牀蓐者併不可得況而歲壺觴獻壽之極驩耶與言至斯足下能不助我雪涕也愛日之情生不能盡酒不到陳人墳下土雖滴淚何益哀已痛已自揚悲風吹我素札倘躡君前小悉近狀不見揚亭五十里邈天末矣第此中不隔脉脉如何

子卽好畫馬恐墮馬身後更面畫佛菩薩像吾與足下

多作綺語今須有以懺之不然恐泥犁亦是大畏途也西河痛稍定否不能走弦邨絮酹以慰足下艮媿然人生晨露易晞政當排豁耳我輩皆是薄命人白日駸駸朱顏遲暮窮途之恨不散傷心之事頻來計唯有多飲醇酒少近婦人多觀佛書少溺文字庶使沉憂足自遣也霜露未肅能西棹否把臂荒館一醉相樂吾老矣焉知兒子事哉

與張祖望書

雪後登吳山絕頂東望錢唐江風帆萬艇越山隱約層複直出天外青蒼空濛都是海氣南爲鳳凰之嶺片玉掛空西湖葑蘆離離鋪白蓑笠漁釣點綴水涯北頫十萬家屋瓦鱗次府寺宮觀翬飛翼挺瓊臺銀闕縈紆時入雲遐眺奇矚言不可說恨不得足下賦手摹寫盡之酤酒澌醉澂慮浩歌清森之氣動人朱欒爾時千逕跡絕萬壑烟冷頫仰顧盼廓兮寥兮便覺閶闔可呼太古非遠雖知此身渺若蜉蝣忽若電火振衣躡屐而欲狂不知吾生之非天地天地之非吾生也聊書一二以寄足下知吾胸次如此愧之古人筆墨耳

與徐野君書

尺牘小技而難工新語一書遂片片旃檀矣此道近代蘇黃[illegible]能純乎本色質敘無不臻妙今如百穀伯公亦俱能擷勝或嫌王太著色陳太取致斯尙有之然亦

由人地耳蘇黃二公少壯立朝雖流離悲憤兒女故情之情皆關國是故落落寫來俱有動人而不可廢之處王陳不過兩布衣而言又不可出位其所得寫本無大事則不得不借資于色與致才固不逮亦地限之耳此知人論世者自應得之非先生誰知作者苦衷者耶

與虞景銘書

始足下與僕約得稍謝帖括事當努力千秋今已稍謝帖括矣文章有神息壤無恙僕方拭目以待足下

與盧思丹麓書

風流英絕偃聚一時覺鞭首唱既高正叔後來居上諸子左顧右盼人人意殊詩成命酒不罰自傾星橫月沒

未肯言勸次日餘興益豪鼓勇自若宿酲在面新酹入
唇風景晴快助人筆墨又得西銘題而作記聯韻之後
殿以雄文良會若茲定不多得昔僕與祖望去聆南樓
之集賦詩云西園諸子亦偶聚登意便作千秋人二十
年來不復覩此時無暫久以得意爲奇直當令後世知
僕等今日耳

與汝敘作尺牘書

吾于尺牘皆悉心諸體亦俱能但不樂太樵放耳非春
秋時何故作辭命體非行斷簡何故爲十七帖語在後
來風調興到亦不盡避總以直抒胸懷見我眞色又不
失古意乃佳耳余長短牘幾三百餘亦無所不有然賞

子觀之識者皆知是我作子曰辭達而已矣人共知爲
聖人之言而子瞻獨深嘆此語者故有得也

潠書卷第七

錢唐毛先舒稚黄著

文七

書一四首

答陸孝山書二首

蜀孝山先生爲南維墨江江水盡白大以爲奇旣思執
御而攬清風乃景宣溢美過勞摸索文章宗盟言行坊
表當是先生自題曰僕何敢當此語支牀餘骨百務嬾
頹別刻種種侯杪秋當致之然謬極盡彈射乃不虛引
領意昔徐信若吟子瞻爲更一字信便下拜此貴治故
事今不知先生能徐信僕否萬恐又不止一字耳

雷州之葛輕如蟬翼象牙筆格光亦理膩葛謹製如深
衣狀服之無斁格則且庋書簏時出摩玩良慚秋頡極
鈍如燕趙槌未敢輒用此架之也

與祁止祥書

杜老云老年花似霧中看今先生眼膜書畫更入妙蕤
從微茫滅沒中愈得神也倪高士何等人先生故應與
胞合耳遊子絕塞如何念之倘得雁足帛書乘便幸不
惜寄示一二

與大可書

丈夫旣有此六尺身何可不令千古

寄赤師書

此中昔人所謂塵土猾伙之鄉也足下淡泊人恐不能有所遇

寄關査度書二首

久病未瘳又瘤決醫者來進一七藥約須費三錢餘痛楚出血更加虛損天之扼我如不我克然思之亦不過窮與死耳此外更無第三事得加我者㵎然喪元右人之自分審矣以玆灑然更無憂懼念欲知消息相爲一談

上有九天下有九淵八紘之外有八極男兒除却富貴要當別自有生活處只患認不眞耳

答申晁盟書

京國去浙三千里每瞻跂足下以爲日下荀鳴隺未足方儗而僕江汜之下士也每友人自北來者說足下稱僕不去口僕雖未嘗得望顏色亦不敢不竊附知己矣顧何以得此于足下則不可解耳向被命爲節愍公文前數年曾托客呈稿併附片札不識不致浮沉否玆家兄子北過復令持來忠孝千古何待鄙人特稍申其仰止之私耳應有點定處仍望賜言藆䘵容輝政未知何日得走邯鄲道也

與申晁盟書

孟德以英雄許劉豫州亦可謂知己豫州未嘗以肩意而云孔文舉亦知天下有劉備則似乎驚喜者士固欲人之知我亦必出于欲其知我者乃甚快耳

與陸景宣書

足下入山惟恐不深僕未肯不擬著屐遠尋而屢以事阻足徵其塵俗非退心也天台書得與名深知方便引掖之至意第未知何日果得看君度石橋耳

與沈豐垣書

文字循牆俯僂故不得佳杼軸于心更滋疑貳之口識曲聽眞通人政寡耳古今以來實所同嘆

與惲正叔書四首

宣德紙十二張長六寸濶四寸乞爲我掃盡此紙合之盹得濶四尺八寸長七尺二寸一大幅耳

足下翰墨皆神化所至要者自須薰祓以請然後乃與一筆兩筆耳況足下于然旅人不酒不肉所須于世者甚儉而又得賢主人如雲卿者乃雲卿云足下手無停晷夜燭見二跋裹衾略交睫旋起寫作或更苦吟遂至申旦日出未盥漱應接又已紛沓而來嗟乎世事無盡精神幾何此等皆能使人速老

足下許我文過侯王汰矣哉然此語出自足下恐人信之奈何

天地會應有老時但人不見耳至天者稱蜉蝣天地亦以人爲蜉蝣不知誰當視天地爲蜉蝣者

答正叔書二首

經營十小景過一巨幅神算哉足下眞點而不痴矣然虎頭三絕而君闕一不得全虎頭政未知君痴于虎頭虎頭痴于君也

僕學詩三十年常有目無古人之意所畏者屈惲二君耳前者忠告而不見聽反謂不愁看殺衛玠果爾則僕之利也歷我者惟兩大令文將弱一个矣快哉呵呵

與聶愚元書

新詩如哀家梨但太鬆脆耳文章時當令有澁處乃得入古

與胡大濚書

彈琴者欲斷弦作書者欲透過紙背讀書亦須知此得益處正不在多

與蔣大鴻書

括囊儉德古人美之龐公阮籍今日之師楊惲嵇寬饒可以爲戒

與姜定菴書

劉子遺書諸刻綜輯微言嘉惠來學有功斯道良不淺矣僕昔曾侍山陰之門至今追憶模楷常抱九原可作之思倘得惠賜諸書啓瞶發蒙將來僕于此中或小有所得則豈徒山陰夫子之賜哉

與潘秬書

學欲夙成却不可求速化多取友以爲益不如閉戶讀書古人益我勝于時人耳

與葉具京書

年過四十不得意猶欲把毛錐向鄉里兒何但鄧禹笑人蔡剛成且齒冷矣西方杜下有兩老子吾將從之遊耳

與孫無言書二首

知生必有死擬托文章以不朽便欲讀書知苦不如樂徒仰屋梁亡益又輙欲游酒二者展轉未能自判偶讀李白詩云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吾計決矣

人生適意耳書不必求甚解某不必定取勝凡事皆然得大自在大是養生一法

答孫無言書

昔者相如以賦爲文李杜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歐蘇諸公以記爲賦撥之作者元非本色然乃有酷愛之者傳至于今不廢何者文字以精神所至爲主而格律故不可盡拘也僕才劣焉敢比方古人然小詞歷落疎縱當其神來亦復自喜豪蘇膩柳總付水濱後有嗜痂之人當必有好之者今人論文每云某家某派不知古人始即臨橅終期脫化遺筌舍筏掉臂孤行盤薄之餘亦不知其所從出初或未嘗無紛紛同異久之論定遂更尊之爲家派耳古來作者率如此規規然奉一

先生而株守之不堪其苦矣足下解人聞此或必有當心處故相爲陳之僕詞不足道也

答蔣大鴻書

省書知不以僕筆墨爲迕慚謝慚謝又反復後段語益見足下立言立身皆具有本末然僕雖不肖竊附斯義亦已久矣來書引太史公事然禍患之來每出于非意太史公書晩見于宣帝之世當時未嘗以爲觸禁而外孫楊惲傚其爲文竟以一書嬰戮東都王子師又懸引爲戒而殺蔡邕凡事多不可意料故每爲世之君子兢兢焉若云獻諛以悅世豈僕書初指哉古人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保身與媚世殆必有間矣豈謂

古之愼言人皆古媚世人耶斯義昔人固屢說而孔子在定哀之際尤昭昭者僕竊自信此以爲無違于聖人之道故敢參獻替于足下耳願足下詳思

與洪昱書

了無所爲而深嗜之者乃是人眞性情處平生結𦈢必不出此當于此處料理照察

與顧琚書

學問須令有深造自得處若只恃口耳間物少年猶可支略向衰便頽鈍不中用矣深造而自得者愈老愈多

貽徐孝先書

足下不登徑山之巓邪有凌霄峯焉夏月聞迅雷只啞

啞如嬰兒聲都無所震扶幽蒼排閶闔復如何也聞亡筌之誇譽而動心者只是置身未高耳

報施愚山書

一別邈焉遂爾積歲湖頭晤盃命管之侶不意軫石便化異物其他更復無所不有可爲惋嘆去冬托杓司致一札未知到否日從虎臣接手書殷殷及僕弟榮悴亦浮雲耳況非足爲榮悴者乎所可惜者舍甥姪最蒙賞遇而不得一當以報知己然得出大賢之門又猥被[illegible]日其爲寵榮自勝尋常藁進萬萬也憶僕昔亦苦困頓臥子先生嘗作書援鷹行云西陵毛子年纔弱冠不但制舉藝爲士類所推服即爲詩古文辭亦復絲纘合律

燦乎可觀云云其書不能悉記後雖寂寂且愧其語至今有榮施焉舍甥姪亦何以異此讀湖西諸歌行謠俗民瘼宛宛楮墨殆于少陵詩史而先生今日之心則眞欲人人泣下者也

再報侯仲衡書

邇日三吳風景憂患倥偬豈寒來說足下凡百周愼行如龍伯高口如阮嗣宗眞足爲僕輩師法也不知更有以教我否嵩洛恐不能至而足下亦未必便續西湖之遊兩人更相晤眞不知何時耳

報徐敬菴書

病骨支牀三年非瘧間瀾之思日月與長南部風華淮

海稱首而足下繡衣彩筆遞相輝映千載一時昔人慕
之比聞新彈來說近狀外迹靜其霜威中心凜乎冰蘗
淼波出素商龍溢焉自公之餘不廢眺聽山川洵美文
章並興翹翹甘橋我勞如何名紙遙飛拜受嘉貺亦溉
孔嘆紓之挈愁從謝仁祖索食知不啖來損吳隱之俸
餘適成雅事

答寧都魏冰叔書

易儲一事罪景皇責忠肅先輩之論已詳而足下更忍
言之然僕謂欲責景皇之易儲者當先責其不避位而
避位果易言乎哉君子之道古當設身以處之而原情
酌勢不爲一切過苛之論則後世可以遵而行之亦使

九原心服昔肅宗不讓位于上皇鄴侯非徒不諫而已
而且令其速易迎歸遜避之疏李獻吉靈武臺詩云可
憐一代風雲際不勸君王駕鶴迴此以譏肅宗之不讓
併譏鄴侯汾陽之不能諫意迂且苛已父子且然況于
兄弟且叔姪乎雖然僕持說如此而足下之論自有不
可磨處政如古帝王應天順人之舉而成湯不妨有慙
孤竹不妨叩馬蘇子瞻亦以周磨殷王受不得已而封
武庚不妨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不然英宗北狩迴鑾
之日使景皇當時果能挈大位而還之兄幸而爲司馬
子魚即不幸而爲衛叔武亦政不失爲盛德事豈可非
乎

答應嗣寅書

得足下手書所批排莫不中理藏之中心折服焉靡已
但一二端稍不厭意敢再疏瀆不罪書云地形西高故
古皆尚右家廟不宜坐妣于右僕謂古人所尚或左或
右各有攸宜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宗廟之制左爲昭
右爲穆昔孔子有姊之喪故尚右二三子仍皆尚左則
古未嘗不尊左也古禮爲髽者男左女右又男拜尚左
手女拜尚右手故鄙謂廟次坐考于左坐妣在右似于
義非背耳又今畫神影及塚墓塋次亦率皆是男左女
右何爲家廟之次便當與二書云父母沒十俱當稱哀
子不當父沒稱孤子且父沒不稱哀便是父沒不當哀

矣又謂孤寡不穀諸侯之稱士庶人豈得僭之僕謂不
然孤哀所分載在會典且今即以尊指揆之稱孤者則
哀在其中況下有泣血稽顙之文固不嫌于不當哀矣
王侯自稱雖曰孤然有名同而實異也者自得通稱孟
子曰幼而無父曰孤郊特牲云春饗孤子又漢有羽林
孤兒古樂府有孤兒行豈其皆是王侯即如天子之二
老曰伯列爵惟五第三曰伯稱父之兄亦曰伯稱夫之
兄又曰伯當復互嫌則亦不可得稱邪子男亦列爵也
而此二字人皆得稱不謂僭越又王侯稱孤平日皆以
稱之而父沒者之稱孤專于執喪況彼自眥稱孤此必
繫之以子仍有分別豈或嫌哉書云孤哀分隔是上[illegible]

公彼既爲顯官故稱孤非僭僕謂溫公分屬稱孤似于
父喪不在乎日則此稱政是孤子之孤非孤寡不穀之
孤明矣逼于士庶復何嫌避況家禮父母亡答人慰疏
末署孤子註云母喪稱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
孤孫哀孫孤哀孫朱子又云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
溫公所稱以別父母不欲混稱也且從之固無害是朱
子未嘗不分孤哀也且使當日不相沿而來則今日亦
何必遠追涑水決相避用既舊典襲至今乃自我改轍
父死母在而計忽稱哀亦駭觀殊甚中且不安人謂怙
服又舊云父沒繼母在堂亦不妨稱哀者大繼母如母
蓋之禮經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斯避繼母不稱哀其于情文政不倍已稱哀則以爲無
繼母矣如母之訓何如古經何即今父母俱亡奉繼母
者登第者齒錄亦皆稱慈侍下不敢稱永感下例政相
同耳若古祝辭稱哀子此政孤哀未分屬時之稱若今
人祝辭大都自稱孝男或孝子矣且事有必不可隨俗
者亦有可隨俗者記云禮時爲大又云修其敎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云禮從宜使從俗況從溫公從
紫陽且從會典豈從俗之云哉假令身在禮曹或太常
議論典禮史定頒行必于無分父喪母喪俱當稱哀此
自無不可者否者自可由舊未宜矯拂愚無一得或可
略備退于否伏枕作答草草不詳

再答應嗣寅書

父母沒分孤哀既蒙頫聽而繼母在堂父沒者不得稱
哀僕終操是說也足下云先母生我而今不稱哀是忘
親也大不孝也足下之論似已而僕則有說子今雖不
稱哀而其先母喪時蓋已爲執喪稱哀矣儀禮云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則爲其本生父母降而服期且不杖
而麻屨其制相沿以至今無改夫以生我劬勞之親父
母死曾不得稱孤哀之一日固未嘗以爲不孝且忘親也
所以避所後之父母也禮有以義斷恩者政此類也何
獨疑于繼母在堂之不稱哀者乎倘曰爲人後者于本
生降服特以尊大宗今繼母雖尊非大宗之比然傳不

云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則避繼母以尊父尊父豈殊
于大宗哉雖然又有說夫避繼母而不敢稱哀未爲得
罪先母也稱哀亦于先母亡益而反得罪後母其戾滋
大彼且以爲無我後母也而妄視我死視我當時必啓
忿爭平時多生釁隙母子仇惡庭闈不和豈所以事親
而安其室家者仁人孝子諒必不忍出于此也此事關
典禮而切人倫又繫人家國之乖和善敗況吾兄行誼
既高雅論服物言出而人將從之可不愼哉願垂察納
勿以爲疑

奉答張用霖先生書

先舒憶昔侍先生以至于今落拓三十餘年無一日快

況凡偶然乘興事未到輙興盡遍多病之餘枯臥一榻遊心物外屬意空王死生等諸幻化雖有修身俟之而已祇是文字一綫未能忘情雖慚貫道之功良亦性靈所托故耳此物而外此中皆空只如此去聽其將來作何等境界自可不與知之但自恨無一事成就爲辱敎誨負門墻耳猥蒙訊及裁書敘心

寄扶仲書

入春偶以寒遂至沉疾使者東去不得附一札也聞吾兄道體極康不知何日至天台遍訪法者與心求道者始少足下承當此事實學與參不欣小得其可祇杜來亦之流風弟困頓羈絆不能遠追飄衲惟有悲嘆附王當亦有以藥我耶

答胡旅堂書

承命將拙著四冊送往念不足以唐突匡廬或値賞音客爲我投之否則存之行笈中可也不然恐累足下且代僕受按劍耳

寄胡其章先生書

協洽之歲獲侍函丈廿年積思一朝欣慰肅乎道氣將乎和風樽酒之餘風月之際講德稍憩間以諧笑勿恩先生立朝梗概違時踪迹亭亭屹屹作鎮中流而風度猶爽援接如渴賞槐里三君之宗褚季野四時之氣高山流泉欽挹何盡自送仙舟六但寒暑遥瞻函郦停雲依依錦帆涇側不廢嘯歌可中亭下自觀解脫從容委順樂可言邪披卷之餘抒爲述作週年之書猶候問於之賦遂多鄉以不腆羣錄仰干總序一篇引領已長殺青何日着蠅之步待以千秋中心好之何時忘之倘因集生兄過數行附候并近刻二帙奉覽辯坻論詩通指論韻惟先生不吝發蒙俯賜敎益西湖雖復瀟瑟風景不殊郊居多暇倘能乘興此間人士欽遲光儀不徒弟子如雲渴思質疑也向讀贈珍流詩中及某有云出處頗厨酌片語噓枯构勝銘謝某頓首

與宋禹域書

愧謝擁摩曾無官守棲遲家巷政復是快昔者長卿宦遊未遂辭賦頗多安仁奉母閒居亦復有作足下雖愛習靜亦豈能都廢筆墨耶僕病劇矣渴思奇文致予謦之定不金玉倘得惠我一二慰茲劣劣直當旨同食酒嘆過愈風

寄李笠翁書

人生足不出里門與目不覩眉睫政同足下屐幾徧九州而墨舞筆歌驅染千古僕視之眞不翅如山鹿之望雲龍也四六數章皆里巷語知不足當高矚幸論次之併送往

與孫宇台書

名妓羽紈老僧釀酒雖佳亦終非本色書生之談胡文

真亦然然悲天憫人之念則文不可以或亡也

貽諸駿男書

漢人重漢書不重史記唐人自王維爲詩天子不甚推尊杜甫李白退之作文小得意則人小怪大得意則人大怪歐陽公取子瞻兄弟時論大譁大凡歷落高奇物鯁喉刺眼政難得論定耳

寄陳其年書

十一文選中先生許儒人傳及與僕書皆得維選此足下之賜也但其文與僕皆存僕處者二篇小有同異卻亦不甚相遠不知何篇爲齡在最後改本也今以僕隱璞別記刻者送去幸足下爲我酌歸一是昔介山龍蛇歌至有五六本叔夜與山公書亦文選與晉書各別古文率多如此或亦政不妨兩行耳

與沈開先書

富貴浮雲七尺腐臭須鍊得一物不隨此而盡者文章與日月爭光妙矣而天地壞空則此物之壽亦盡當如之何

與顧受嘉論養生書

無念則心還太極此養生第一義也即有所存照只是有意無意爲妙愼勿太著意存照亦不可在上部處如胸膈頂門之類皆足成病蓋意之所至氣亦至焉存照在上部則氣至于此而火亦隨之以升非水升火降之義也又如役意提運及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諸說皆非正宗行之有弊蓋人週身之氣本有自然之運非人意所能運之化氣化神亦是有此理然亦非人力所能化者譬如人飯必化糞茶必化溺自然而然豈容人力設使忽生一法曰我能鍊飯化糞者因而行之必反致病故養生止有無念一法而存照亦爲止念妄念既止存照斯忘毋生其心毋攖其神恬淡靜虛廓然無我太太極者所以生天生地生萬物者也人能心還太極豈非養生最上之神功乎

與汪于可書

遊止使巳長逝遺墨零星僕處亦收拾得少許不知足下處所藏幾何此君筆趣孤貴題跋尺牘尤佳倘能爲蒐而傳之不但以存故人之遺迹政足爲近家甜粉濃脂者大作一鍼砭耳

答洪玉其說坐功書

黃太夫人坐功法行之極驗只元神一出便收來一句巳足但元神收來畢竟安著何處素心令舅以爲寄心臍内亦是妄不過借妄以止妄耳此語妙極反覆斯義則眞詮所云一鏃貫三關之說精哉義也

貽沈去矜書

濶闊日遙比當復如何來札說東湖事頗奇怪近傳城五之日忽爾晝晦颶風吹[illegible]

撲顏此風似不從人間來驚定徐視百物俱倒塌扶不得起鳥雀僵蹲如吏避狀此何祥也僕不解占驗書此以備近聞足下聽之當復爲憂虞耶

與去矜書二首

足下怪我大不肯讚人又怪僕加人文字一圈如寻人一乘金者僕何人敢自惜然僕何人又何敢妄歎人也惟不肯故所肯者乃真人即不以僕許爲華僕乃自信果爾不誕

相聚則一口耳言別何遽殊怏怏詞苑于鏡一書必行必傳然鄙意只名詞學幾書爲雅南曲正韻僕書也是論定但正韻外尚當參以中原及足下詞韻耳前論填

詞分句法僕細思止是四字句當別出一三句法如行香子第六句是也五字句當別出三二句法七字句當別出三四句法九字句當分四五與五四兩樣句法此外更不必多所分別但當聽人神而明之此是確有所見者但言長須而得甚又曲譜亦須指陳要者無用過苛即如黃鶯兒滿城風雨還重九三上聲字音調固佳但謂凡作者必當如此則亦拘矣譜中他處持論率多如此竊謂立法不可太略亦不可太煩太煩反是一蔽且使後人生駁議將併廢全書矣范昆白撰中州全韻分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其法密于周挺齋亦未嘗不是而後人終莫遵用者法太煩故也況法外多生支節者乎此事雖屬小道然亦須使考質千古無滓無疑若徒作聰明以苦來學恐非垂遠意也願雅思再垂詳尋自當渙釋秋來準望見過

與王倩修書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杜可以爲此言然世之藝推老杜亦不乏矣文如金玉市有定價不誣也業時文者下第定有一番詈罵爲詩古文者稍爲人揄揚不知自反亦動引寸心千古爲辭杜公語豈爲後世庸淺兒張赤幟哉

與張覺菴書

承諭曰既不明耳復重聽黜聰墮明政是養生絕妙境

界但苦其不盲于心耳僕語足下念佛法門政是盲心之法

答俞瓊伯書

足下云先世遺書被火煙燼篋中寥寥數冊耳大苦不能博涉此政天成就足下處也讀書人只病書多不病書少少則功耑多則心雜善讀書者須耑精一部極熟後再求一部治之古人竹簡漆書今人鏤板刷紙其易過于古人數百千倍然古人之學精于今人者政以書之難得故也朱紫陽自謂平生只看得大學透徹餘書皆有理解之勢足下但持此意讀書恐篋中數冊猶患多耳

與族曾孫佑齡

吾家自鳳儀竹軒兩公後寂寂者且二百餘年矣顧天如此行努力直上金臺一空凡馬不肖老矣千里壯心茫焉誰托惟有洗眼諸宗盟而已

與友六首

古人或言夜光之珠懸久則黯篋藏久乃出之則更明今夫用筆者數日則穎不適用更韜而後用之其穎更利故知息之乃所以生之也養生者惟善息而已矣他事猶易惟息心難一心念佛息心之方無妙于此柳子亦云修念佛三昧得以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此不誣也

昌黎諫佛骨習之問道藥山然二子爲篤交歐陽子蘇子師弟子也歐陽辟佛而子瞻心醉于此有異有同何間歡好蓋自有其相信者在也足下坐値釋學者輙辯議蠭起不能自休未知昔韓李歐蘇面時當如何耳且足下于佛豈果以孟氏距楊墨自任耶

昔王槐野答唐巡撫謂歲旣大祲有司假以實倉爲名朘削富人不顧見骨嘗讀之爲流涕邇歲頻穰穀頻賤然役繁科急所收不足償所納產戶與佃家交病而議者方謂成熟更欲于額外徵米貯倉以備荒賑饑是毋病之也且果能使將來貧民受惠不𢓭槐野所説否嘗謂紫陽社倉本良法但必得廉明之長勤愼之吏然後可行果能保乎儻不得其人而行之或不善弊卽與青苗類矣一利纔興十弊叢生執事素望久服物或能爲一言否

不見爵龍之文久矣邇觀新集麗采葩流震眩心目足使醴陵失色諸蕭卻步已讀七言古風其中二篇久刻他選乃贈友及送別之作今新集題皆非曩人竊謂此詩流布已久不知何緣有此更易恐是誤書則以亟當改還爲是何者古人一諾猶不敢誑倜儻心許終期践之此所以遠流高風而近祇薄俗也今如二子尚在則違楚人百金之謠儻其人已亡又傷延陵帶劍之義故敢與足下微商之耳

如君言處世如屏風曲然後立當是屏無堅牢脚根耳古人動不惜死然猶有以不得死所譏之者卽死節便是極大事然聖人云見危授命猶是成人之次者此中一節耳大道未易窺也

與甥嚴起新

雲居面湖而背大江右臯亭左鳳凰寺中多名蹟若子昂碑中峯履今猶有存者乎吾甥憑眺之餘定兼搜覽胸次亦必大有得此便是讀書耳

與子姪論作文

豈謂不須讀書卻不在塡事亦不謂不可學古文卻不可去楷摹字句章法亦不是徑不用事徑不許學古文

法只是臨文時須是掃而空之不得有一卷書一篇文橫著胸腹聽其自來聽其不來聽其暗合古法亦聽其不用古法昔人所謂懸崖撒手竿頭進步豈是倚墻壁湊陳腐人所能超脫變化也然方其讀書時又須極熟讀古人文時又必須精心翫味他字法句法篇法久之淵融湊泊化栽蓀微及乎落筆則一空其心而已空心者神斯來集此文章之秘也

答友五首

承爲陳君來云其術比丁許負信神耶雖然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敢無煩此公饒舌也

示臥褥香爐有奇妙外圓轉而中體常平不傾煙氣形上亦不稍移此與古欹器何異哉丁緩非巧工蓋聞道者但欲得此意即貴直不爲過

承示作堂聯恐不佳且不得當兄意僕常爲人乞作聯語懇懇諄諄及書去多不用所以然者雖乏工思復有二病僕語大略質雅意多質則少華雅則少譽而世人甚望此二者既失其望宜乎其不用也僕不敢以世人待足下然亦欲知足下意果欲何等句庶不徒費我思蓋僕技止能作質雅語耳

富貴吾所自無非不好也弟謂舍富貴遂亡可立身者則未之前聞古今富貴中有人亦儘無人富貴外無人亦儘有人

相招欲作靈鷲之遊當攜襆被挈枕簟更持食具可供僕御數日留者甚快然蠟屐所眉猶苦不得盡探奇儻仰天察氣疑慮陰晴屈指計日恐遺家務有如佛過豬桑竟不敢三宿而去使名山與我不得稍相款曲我與名山不能略作周旋竊恐王烈笑人客兒撫掌不但杭人投月貽嘲于吳趨也

與友論文

不騖亦不作跳步語淡淡寫來自然使人意消君知是何等文也千歲出土物玉光銅氣已盡差足髣髴

與從遊者二首

西郊坐甚佳但須先儘著讀書功夫餘時乃遊覽耳山水原足助人思亦須胸中先有書卷乃得受山水之助耳

訕笑正人與眞讀書人者其人終身無長進處

書示熊臣鳩臣豹臣

年富力強却渙散精神肆應于外多事無益妨有益將歲月虛過才情浪擲及至曉得收拾精神近裏着已時而年力向衰途長日暮已不堪發憤有爲矣廻而思之眞可痛哭汝等雖在少年日月易逝斯言常當猛省

再示熊臣鳩臣豹臣四首

君子立身惟有進德修業四字而已遷善改過所以進

德也遜志時敏所以修業也汝輩但終身守此此外不必多一事

丈夫須有極自尊貴處非驕以凌物也凡百可欲當前而此中自有决不與易者斯尊貴矣父母生子豈樂其作卑賤人乎汝曹知之

孝子之事親以道然必自竭而後道可行於親忠臣之事君以道然必自竭而後道可行於君

事關君親之際惟恃其心之無他而徑情以將之有陷于亂賊之名而不能自解免者故臣道子道無貴乎恃情而略文也

啓

為淨慈寺僧請祖讓和尚啓

惟古淨慈寺肇自後周長橋之波千頃慧日之峯百尋湖南片地蔚為佛國自非龍象之才曷克主此昔者永明壽禪師說法山中道場絕勝于茲以來數百年矣邇乃承豁老和尚鷲嶺岩嶢飛錫于此弘開宗鏡白日重輝今以衰暮欲辭院就閒出岫白雲高而莫掣某等詳圖踵事難其人焉今特恭請祖讓大和尚撑持法席而和尚謙讓再三未允竊惟和尚有必不可辭者三元為老和尚法嗣飲醴知源則老和尚雖去不去一也曩者老和尚多難之餘和尚恪守科條統攝衲侶為法忘害毅然不辭二也自午歷今已為衲林所歸仰今如不留是使散山再失一老和尚也三也況和尚法願既弘法力尤大當有長者布金宰官留帶于以輝光祇苑雲集勝流以擴老和尚未竟之緒實于焉是賴豈可守獨善之高蹤而不為衆善信地耶肅此開誠仰逼蓮坐伏冀欣諾曲徇羣心某等敬掃丈室執香幢以竢

為靈隱寺僧請願雲和尚啓

竊以茫茫彼岸須寶筏以問津渺渺浮塵仰金燈而開昧標宗舉會驟騎設八關之齋挫銳當機道猷盡三乘之妙誰提祖印嗣闡宗風知弘化之攸歸欣傳衣其有托切惟天龍聽法垂教者四十九年帝釋聞經皈心者三十二相自彌天願大元從竺國西來而泛海路長亦折蘆花北去遂令面壁遙仰金繩伊此理湖尤稱珠藏邈惟靈隱之寺肇自東晉之年婆娑既肯飛來名宿于焉萃止三生石畔賞月吟風五寺橋前流雲泛雨第以緣參應夢遺佳話于鑽火煮泉辨才投閒致銜悲于山空鬼泣陰陰猿洞徒看葉落千枝寂寂龍宮真恐草深一丈恭承願雲大和尚鵬搴碩德象罔懸心孤情絕照疑生公之再來潛義精思似曇延之未隱昔在西江多獻簾而下拜今看東浙衆彈指以知歸特具瓣香奉迎高駕所願慧日非遐仙星伊邇浮盃而渡不驚石鼓之魚飛錫而來長近孤山之鶴指麈如意自落天花拍碎棊盤何分海水智光直現識珠火之在眉梵唱高騰亂

潮音其盈耳庶使五門擣化識滴乳之皆泉羣蒙仰輝比繁星之依月則九里松杉將爭奇于馬腦之樹三秋桂子且競秀于旃檀之香矣謹啓

爲六伯母求文啓

家六伯母姓孫氏仁和人其先嘗爲掌馬官世掌苑馬後子孫稍失職然至今人稱孫馬官云父雲溪公邑諸生母沈伯母年十八歸先伯適我公適我公豪爽喜遊常不家宿伯母晏靜自如閒抑以禮已適我公遊西粵客死無子女不得歸櫬伯母南望長號幾隕悲鸞感鵠蓋五十年如一日也伯母孝親慈幼出于性成織文中饋靡不精辦雖寡居然能承姑顏先母以家務作劇先舒姊妹四五人從小皆煩伯母拊喂縫紉共臥起先舒十歲外始離伯母牀也寡言少笑雅好樓居一室日躬數掃拂几案器物俱無纖塵衣桁秩如不使零亂几坐其中若將終歲平居屛繁華薄滋味通曉內務而不以斂習見才冰蘗自矢而不以丰采凌物篤于嚮佛時持齋素然未嘗拜僧尼遊庵寺也爲人大略如此蓋莊莊乎廪廪乎貞姬女士之行可謂兼而有之矣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爲伯母八十壽辰先舒于伯母不特猶子之誼而已自惴謭劣不堪奉揚伯母之令德謹敘其略以求大人先生之文榮垂不朽蓋亦毋敢誣溢妄斲賢者爲諛詞焉

贊

灌畦巨井贊

井在北京王公厰側永年申節愍公殉節處也公名佳胤字孔嘉六歲而孤郎特立有節概年三十中進士第歷官至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闖賊薄居庸關且分兵自常山入畿南京師旦夕且危公欲回轅入或止之曰公幸在外且可徐圖進止曷姑緩轡勿與其難可也公奮袂流涕曰京師之不守必矣然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哉遂騎而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不啓者一旬矣公入偏謁諸大臣策畫戰守甚悉俱不省十九城破左右謂公易服易自匿公泣曰我來此何爲者苟避也毋寧不入且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家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安得愛死獨念太安人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逮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兩奴守之不去公紿之曰我欲有所造至王公厰有灌畦巨井焉公趨井兩奴急就挽公袖裂公入井兩奴窺井呼號垂綆要公起公井中仰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哀也遂沒年四十三華亭臥子先生爲公傳且云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徼幸也是故申蒯返齊左臂斷弘演還衛肝以剖越甲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之者也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可謂

忠矣定論哉公令子涵光嘗再遺書先舒命爲公文先舒固陋不肖何足美公顧自念平昔讀書存心仰止忠孝亦有素矣況辱嘉命敢重違焉爰取灌畦巨井作讚以昭公死所其辭曰自人觀之謂公亦未綆井而疏其流自我觀之臣庶忠貞則有孚元吉而大有成是井也將以灌畦以溥斯利今藏毅魄旁薄光氣謂是燭龍之銜照乎而洮知公精誠之徹乎地熒熒者淋淋者水宛焉斯在噫公死矣錢唐毛先舒拜題

圖刀贊

嗟乎士爲忠臣女爲節婦豈非人倫之不幸哉然足以激游志振靡風使人性以貞百物還醇故古人屢稱之

家五伯舅臣公蚤亡繼室伯母童夫人矢志守寡特貧長時子女俱弱小而又無強宗顯親庇之冰霜風雨備嘗艱以十指活一身一子二女幾三十年然後乃得食子亦終窶且貧也今從兄用儀稍成立爲伯母慶八十能共張讌客作劇伯母視子撫孫及諸曾孫略啓顔一笑迺更垂涕已出裁刀一示子孫刀本方以冥楮作活用爲裁削至化爲圜形其他龜手蓬髮拮据茶苦之狀益可知已于是用儀跪捧刀而泣而命先舒爲文紀之昔宋高祖以微時耕耜之具藏示子孫葛燈麻拂皆所以昭儉素也卞鞠見韓康伯母隱几毀壞欲爲易之母曰我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夫古人身致尊顯[illegible]

益不忘貧故能保其所有垂問亡窮而況布衣編戶之民乎然則伯母非獨以婦節顯足爲人倫不幸者之法式而深識遠慮亦殆仿古昔焉先舒謹再拜獻贊曰嚴茲刀金非首山之采質無西胡之利寶不紀于周書堅何有于越礪惟是刃刓環斷形之缺矣心乃不缺霜閨作苦而力是視琅琅把握矻矻裁制繡澀者澤斑駁者汶傳示子孫無斁永佩匪徒昭勤亦以見志懿哉之者四十九年垂之者十百千世

十才子贊十首

左丘氏

大明素王乃生素臣宮商黼黻宣茲大文中藏絕奇雷

觀龍見爲傳之元爲經之舌設使春秋無先生者後人讀之幾于瘖啞先生斯文以踵墳雅大易尚書帝魁龍馬黯黯萬古巑樹雀尾失明發憤或未然也

莊子

逍遙一吷混茫羅列天下諸篇先佛而禪時人見小而味大亦愛壽而悄夭曷不刮我眼膜而觀乎浩渺入于至精乃知物情所苦有身而愛無名區區秀象假義摸索盜罵主人謂莊注郭

靈均

先生之奇不在乎能沉而在能愁先生之高不在去國在乎與讒人同列而能不羞慕忠愛本乎至性之罔攸

可憂可辱可放可殺而終不得解乎滋懣之擊幽論先
生文者或謂光如皦日或謂凄如凛秋自余言之殆貞
于志不没于淡深于情不及于流故讀之宜其淫泆於
邑而不忍自休者邪

太史公

敘事者昔叔世者體編年者春秋古文如是而已嗟先
生崛起紀傳非與百世而來以因以仍謂本元于六籍
而多其跌宕謂蛇岢于七策而有其沈凝西京治氣歊
炎鬱蒸包括前哲胎孕來英謂五百年而意在斯者先
生確有以自信而或者嫌其太矜若然則是書固關于
世運而豈緣于腐刑歟

枚生

十九首初無名或者云是枚生清廟朱弦一唱三嘆矣
砦濯露邈不可翫離四言騷賦而大放厥體謂大音之
希聲忽晁鍾其悅耳

陳思王

古稱才子曰陳思王子詩雄不及父而婉不及兄然余
嘗評之高山大雲思挾氣生燃箕苦哉感甄冤巳文人
之悲曠古如此

太白

長卿賦手非人間來太白詩才從九天落碧霄驂鸞高
吹喉鶴悅兮惚兮拂紙無著白雲欲飛明月誰托山有
煙霞春有草樹古人目君得此佳句飯顆山頭瘦殺人
總不得君瀟灑之趣

子美

忠愛悱惻公之人也沉雄頓挫公之文也摩詰太白與
公分鼎公具強骨吞辛耐冷遠夫東巡作歌秋槐掩泣
于是兩子神氣爲頓遂讓公遺世而獨立爾

韓昌黎伯

怪怪奇奇乃公自題文不求奇而公之奇以合乎軌文
不尚怪而公之怪以矯乎靡不猶人者一筆而中乎心
者低昂涌起壯哉胸空兩京足蹴六季其自折不回者
我服此公清剛之氣

東坡

龍門没後千歳過篤生先生用物多恢張胸臆八紘羅
會黼衣裳素絲紽大鬥百氏烹一家璚漿玉粻互相和
奇骨快腕靈齒牙遮風閃雨驚龍蛇飄飄逸興渺青霞
黄州儋耳何足嗟亦老亦佛亦不邪先生此中無一些

研贊

或有爲堅忍之學者刻不生惻頑不知恥惟汝也受磨
而不失其貞是眞堅也含汚而不變其色是眞忍也汝
維石哉何忝君子吾故以讚汝而庶幾自戒且自砥云

葉茂叔先生像贊

覩其貌則神明湛然照其中則嗜好淡然惟其淡然是

以湛然誰其壽之猗唯臞仙奇石如倒垂楊如煙時酌一瓢時詠一篇觀虛靜之生白悟逍遙之非懸是谿顏然喈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歟試呼先生而叩之曰然哉然哉

諸右簡小像贊

秋瑟瑟者荻花何不愛乎桃李之陽春波澹澹者江水何不遊乎喧隘之通津左倚書卷右將釣綸酒清茶熟風涼月新放曠兮與天爲徒逍遙兮與漁爲隣孰謂是君簡也斯其爲蘆中人也歟

鄭蘇公像贊

伊何人歟而官如敝屣伊何心歟忽獨行而自止甞且靜兮神如秋水豁爾胸次忘我非彼奚周道之非適迺潛流乎鄉里之人也吾不知所以名之亟仍呼以蘇公而已

徐朴菴畫像贊

水白者瀑綠者林誰歟坐者抱膝且吟天地既蹟誰聽其音瀑與蕭瑟兮泉供潺湲吾聞古人善寫有詩之畫而愛撫無弦之琴者殆伊人歟

銘

硯銘

咄汝硯勿謂堅而可久勿謂滑而善摩勿謂藏而益好汝惟毋爲刀筆之祥災人其實汝硯乎硯其聽之

傳

江子九先生傳

先舒曰古居朝廷者不幸爲忠臣沉下僚者亦不幸爲節士余傳江先生而不勝有概于其中也先生名思令字子九晚年別號固菴杭州仁和人也天啓辛酉舉于鄉爲鄞縣學官遷黔陽令年七十四卒于家江于杭州爲貴族其先人五世六中進士父澹如公亦以賢著先生少嘗謁蓮池大師師授記曰國之忠臣民之慈母偕諸昆流同歸游水十四冠童子試爲秀才有名乃益閉戶鍵揣摩讀鈎奇然慷慨負志略其所結交皆當世奇頎瑰儁之士也乙丑同澹如公赴春官時端談力灼孰政者附比之與先生內戚也一日招先生父子過飲酣從容微示題指先生目澹如公拂衣引去澹如公嘆曰汝年少如此他日當以名節許汝已就學職在鄞獎誨甄別多所裁就後有以忠烈材略顯者不徒盛于科名而已三年遷黔陽令黔於楚爲邊邑環邑皆苗民負險難治前任多署篆因循養弊久先生下車凡百振刷剔爬奸亡所容胥吏積爲假印支解錢穀先生一見即辨錄吏正法一縣豪猾皆屏氣俗獷健訟向方者少先生必身至鄉約爲講孝弟親睦之訓又興起學校蒸髦士而禮之于是黔人多敦詩說禮仇黨解散風俗移焉土賊符其守累藪千人開通峒寨據倒牛坪鄉以叛剽

鄰邑庫藏白晝殺人先生單騎探賊穴以計擒之餘黨逃散卽外寇亦聞風而避莫敢犯黔上界最後張獻忠蹂躪全楚殆徧獨黔城得完先生力也獻忠又僞檄馳郡縣徵餉先生預知之設法擒徵餉者殺之而取其已徵者數十萬緡還之旁邑其他廉惠之政尤多考滿當軸擬擢御史而時事已變財升揚州府貳未之任闖賊破京師先生聞而慟哭不已既曰我安歸邪憶蓮池大師語猶恍耳匡廬雲霧窟可訪道也于是遂遁迹山寺竟爲僧𠊓初入禪門六時精進竺乾三乘五燈諸貝典皆深相印契欲終老矣而同郡故人書招之謂西湖猶有可耕地奈何不歸近墳墓邪及先生歸來故宅已荒

爲牧馬死乃徙住北墅郊外歲餘鄉里化之平居爲佛課晨夕持誦禮拜又製百籤寫古人於籤面風日晴好輒煮茶焚香隨取籤中人相與磬彼我而評論之竟日而罷名曰雲社荒野寥落而孤介自高富貴人不敢輒有所遺卽遺之多不受常舉阿齡索食及阮修婚求入錢者不得以爲佳話乙巳冬月病劇諸子啼泣先生笑曰止去留我初無意我豈戀著此枯朽與造物往者汝曹毋恒吾化可也命取百八珠西向合掌而逝所著詩文若干卷固菴春秋二卷禪餘信筆三十卷自輓十章先生本有大志屬意匡時籌略未盡抒忠懷未盡效惜其中歲摧頹窮居以沒而因得以深探梵學妙悟禪理竟符蓮池受記之旨然濯濯乎皦皦乎不滓涅而純貞潔白可謂全而歸之者也嗚呼復何恨焉先舒又曰余聞子九先生名甚久近歲始得見之一見相得修髯蒼白意思醇肅相牟先生第四子既初端雅有文亦善余後出遺書示余中多及余語至云讀毛稚黃聞鐘錄省身克己何減古人余爲之敘跋此書可不朽矣況敦行不墮于冥冥而樂與余聽此何等心事也悲夫余何敢當此語乃樂親先生則誠有之然捧讀之而未嘗不泣下沾襟也

諸氏祠三賢傳

橋東諸氏之興與自通州守仲希公仲希公從孫懋振

兄弟與余善嘗携余謁仲希公祠祠所祀三賢也曰職方公燮曰州守公夔環曰光祿公允修職方光祿兩公雖與橋東同先世而支稍遠然皆居武林故歿亦祠于武林北隅云職方公燮字子相州守公族父也生姚墟少負奇氣有力每植立戶限上背交其手令羣兒推下之終不能下讀書一過輒了輒棄去文章落筆數千言兩集波注腕不給書援据古文詳確如宿構同學皆驚以爲公有秘冊時簡練陰發公笥終無所獲也設教亦不甚督諸生日歌呼笑飲已去又館食于仙氏歲所遷凡四五家然被其教者多能文成高名焉嘉靖乙未中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戎政廢弛公數上書言兵

無所回避最後自山海關上疏曰山海連接邊郡先臣
徐達嘗移鎮于此實東北咽喉也比以習翫日益驕惰
訓練卒伍行如兒戲小有警急則虛冒首功以敗爲勝
以少爲多甚且多殺平民騙稱獻捷邀襪之弊一至于
此然此非獨將帥之罪也上功者隨金寶而入則爵賞
行加無所勘駁否則累月三捷不可言功而文墨之吏
日摭拾微細而彈之雖有上將豈能立功名于塞外乎
故關東之謠曰京師飽阿堵軍功上幕府阿堵來何稀
關頭誤軍機今朝廷雖特設職方而掣于卑位又先後
相承習了故事東門莞鑰厥繫非細況于四郊烽候日
聞其萌肩火積薪豈徒曲突臣變昧死謹上言惟聖明

貽察疏奏公卿俱動色又以簡伉迕尚書謫出佐茶陵
郡公不赴任徑歸不渡江居錢唐自號梅隱謂如梅福
隱吳中云數年移湖州又三年移邵武爲政皆寬簡有
姑懷之以父喪解職歸里從遊益衆楚豫閩海之士皆
來請傳經爲弟子公悉開館穀之當是時梅隱先生名
聞天下麥環字仲希權隆慶辛未進士高第時天子憫
百姓瘝獨慎選郡縣吏故公例當得京職而出守通州
二年殁于州署年三十六貧無以歛諸上官以賻來久
之匱始歸里通州陳堯述公曰通僻處海上郡耳往時
閭閻多不逞作姦蠹食公至按誅其豪長數人餘黨悉
散落無軌法者又入死則指名其怨家殺之一當百一

豪立破公每片言而決而重罰其誣罔者販鹽之盜行
封海上莫能迹公曰盜無窟穴盜安從滋素察知其地
豪大家陰蔭盜爲主藏者治之盡法郡沿海諸堰由是
無盜也治迹如此而竟早殀惜哉公廉居官時餽兄止
枯魚十斤嚴太夫人生公時夢神人予一玉環遂以名
公神偉以玉比公德而曉曉者亦易折邪公在三諸間
名亞于職方而年位遠遜光祿公然才器埒之光祿公
者州守公族子也名允修字曾縣中萬曆辛丑進士知
襄城邑瀕汝河河水數嚙城漂蕩廬數百里小塞小嚙
大塞大嚙公設法築甕城護城又築隄護甕城隄相水
以殺其强勢水緩矣然民竟得享樂土至今人稱爲

諸公隄歷遷都水司郎中福藩之國水道經潞天津夾
岸民居摑盪而王舟雙縴國典也議者多欲拆之公持
不可議者難公公曰今天子以務安元元爲心親王誰
不仰體德意且福王至仁必不爲悖設有詰問某請獨
身當之其忍碎數十萬戶以媚藩邸負朝廷哉于是沿
河兩旁置船引縴輓舟循涯行益駛室廬竟完熹宗御
極爲四川按察使奢酋發難據重慶圍成都兩川震
叱馭疾驅至任拊循官兵殺賊解成都累卵之危并復
重慶援其盤柢境以內酋豪無不人人懾服每朔望詣
拜堂下至數千人遷雲南右布政使又遷左布政使是
時水烏大寇復搆煽遥邑摧堅盜寇焉尋蜀黔交訌滇

蠻亦乘間而發公議請借黔國兵併檄調土司大合兵
搗巢攻諸寇寇窮或降或誅悉以平定兩任滇蜀武功
赫焉擢南京光祿寺卿崇禎元年致仕公與州守公雖
用族望繫跳墟然皆産於武林者也先舒曰余過諸氏
祠堂謁三公像皆有異職方才奇疑或偃逝州守廉毅
年不逮位光祿几几乎流順試亦歷職于外未嘗處中
秉大也然皆以恬淡寬易有德于人其發也遠矣垂裕
方大不亦宜乎

郭烈婦傳

嗚呼士廉不降志女貞不辱聲豈不信哉然而自古葢
難之況近今乎仁和里仁坊郭氏余家世姻也家從姊

婦郭氏其姪婦李行曰三娘姪以恩意呼從姊姊夫爲
後母從姊撫愛婦李亦如姑新婦云其姪娶李數年病
將殁李幽居靜而毅已郭氏盡族避兵西溪之塢久
之還里李亦隨族人還里市過錢塘門時守門邏卒悍
甚凡男子車過必下婦人車過必卷幔李時小病貌黃
瘦門卒遥見之嫚呼曰我憐汝何病乃瘦至是李坐車
中微聞之掩面而泣歸乃大慟曰吾身不幸爲門卒舌
所辱吾不可以生矣晨夕涕泣不食家人及從姊勸慰
之強之食乃稍食已仍不食人聚而勸之不得已則食
稍益解則仍不食也愈涕泣不已困臥二十餘日乃死
嗚呼婦人之義不辱身併不辱言若李氏之死人或以

爲過雖然死人之至難而言者事之易忽不忍于所易
忽而捐其所至難其潔可謂至矣抑可謂之壯烈者也

聞孝廉傳

聞公名啟祥字子將杭人也爲國子生舉于南都人皆
稱聞孝廉云修幹瘦肩目光涵涵爲人歷落嘗自方陶
令蘇公時馮司成夢禎方學使聰祥文章有名公學于
兩任益得先輩宗風旨趣高渺于是一時名士咸折節
願交公爲文一篇落紙南粤北燕數百千里傳寫輒徧
四方之士爲詩古絶句之文望公爲師爭自前得公片
言自決亦用是得大名而去而公亦益自得發爲論議
一脅一子不稍私假勿極罵肅讞以救當世靡靡之氣

小築山館賢豪之跡常滿獎提後生片善必賞監司長
吏游茲土多于旄造門虛己咨問公必先以賢人告之
次及民俗利病剖悉細微既多裨益而不自爲功諸公
愈益傾慕之其契合尤深者司成學使及豫章虞山諸
君子公嘗與吳郡李流芳同與計吏入京師已及國門
忽意不自得趣車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焉城
南清平之山風景絶勝公于其坳營搆別業時一遊憩
輒悠然神注欲老于茲蟬蛻物外養親學道長與世辭
然公甚貧父汝東公最喜功德舍施公毎脫質衣貸
之百方又時時以佛理進汝東公冀其善以清靜自娛
兄弟友愛煦煦于于姑某蚤寡養于家存四孤女皆如

其生公病寓他氏館恐憂汝東公則日遣奴歸稱疾已愈遠殁猶如此少黎雲棲妙達來去生事財產至死不及也所著有自娛齋稿猶及編其制義往往見于他選至今人猶誦之自神廟時天下治平日久士大夫競以醞藉文雅相尚社集交會風聲聯絡數千里縞紵盈筐軒蓋交路張燈高讌動連數郡亦復聞聲覩止扁舟溯洄言尋篤交命駕千里其後時事蕩變風氣稍衰則或酒歌相泣指陳悲憤釋小疾之多側目圖相危公雖爲時冠冕尚論節概而貞素襟光超然姤口之外人皆服公雅度爲不可及其平生躭好惟文章禪悟友朋山水之趣嘗云吾與方先生談名理如逸少之値支公披襟

解帶留連不已與李長蘅論詩文亦復如是至覩長蘅作畫淋漓盤薄意外生奇便如陳王遇洛神直欲忘反兩君已矣斯樂可再得耶言罷欷歔不覺流涕公歿年五十八予二淡明淡成淡明儁才喜游類父風早殀予于毅先舒曰昔朱君翊先生少遊公門亦進予拜公公賞予文至過嘗侍公飲公從容語余試不得意亡足道弟慮餧自墮或激而浮餧非子患吾慮其浮也至今詳味斯言古人哉予時年少疏躁公含容之益教誨亡倦視今日士大夫公眞不可及也使公至今而在雖日聣公側傾耳幸一言奉爲依刑且樂之矣

畫苑三高士傳 戴進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之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覩之卽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裕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

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躭安知工苦能從智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轗軻亡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眞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椎假金爲生感慨徙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至萬曆時而有趙左左字文度其始華亭人也天質自然風度凝遠少爲諸生然不樂受章句自得山水之趣輙形翰墨冥濛滅沒臻于絕妙畫取師晉唐以來及元大家亦不厭靡然弟共衙官耳左性豪曠不近利市雖技術走四遠而妻子

不免凍餓文度頎自得意豁如也嘗去家遊錢唐覽西湖之勝過林逋墓低徊不去慨然嘆曰此中吾終不能忘情遂攜妻子僦屋居孤山久之病亡遺命髠髮以緇衣斂而家人弗從也然遵其素意葬錢唐不復返華亭云贊曰嗚呼文度文而善畫或云文度本名曰佐竟受詿誤更名曰左厥初更名禍絲弁山談交實繁歘尋戈鋋王制自爲烏合廼諱幸蹴于芽嗟文度之才昧而遠引識亦胡取釁爨喪家鹿鋋焉走其卒能全身畢妙通神亦人矣哉錢唐厲穎字士禾崇禎時人善畫得昔人遺法而間出新意亦不倍于古同郡謝彬嘗品于士不高格高澹天真亦蒼亦潤斯爲逸品人罕能追也穎

落拓嗜飲不汲汲貴勢雖有所遇嘗泊如也與人對坐移日兀然天放莫能測其垠涯年五十以過飲酒醉五六日卒有二子曰珍曰瑛俱年少修雅亦善畫有父風乃爲厲君贊曰厲君清狂狂而善裁人視軒冕我視塵埃灑然物表中聖之理天和遺放沉醉以死其與酒爲徒者歟其與天爲徒者歟而厲瑛時亦屬余爲題其像併贊之神清如玉氣溫如酒托迹毫素蕭然出塵雖闠闠焉依而神理獨遠蓋謝文侯彬既爲圖其貌而先舒贊之曰風貌易寫神理難至觀雙目之所營有萬里之遙勢

行狀

先考繼齋公行略

昔周文王第九子曰叔鄭武王封之國於毛遂爲毛此毛氏受姓所由始趙宋有子佐公爲御史扈蹕南下宅于杭之豐樂樓遂爲杭人子曰誠提舉佑聖觀生澹菴澹菴三傳至松菴松菴生惟立惟立生拂菴拂菴生平易拂菴兄子翔舉洪武丙子鄉試平易以次子爲清遠縣知縣階文林郎亦得封如子官生長子拙菴拙菴生孟遠拙菴弟子智舉景泰丙子鄉試仕至南安府知府進階二品亞中大夫孟遠生菊軒公是爲先舒高祖菊軒公生合溪公合溪公生慎齋公慎齋公生先考繼齋公公少事父母極孝十三年孤王母張孺人守

公併五百金依宗長者宗長者待公嚴訶怒朴責隨所加受之亡怨數年分析王母欲言向所挈者公曰宗長者供我母衣食我昏我訓我使知賈方是終身業我者也遺金可復道邪即拜謝宗長者而去既去貧甚復火轉徙無常家艱苦備極獨與先母勤儉操作後幾得稍紓然終不習杭侈俗有唐魏風嘗造屋工琢梁稍爲華公怒以爲僭也必令削去任其細弗惜伯適我公歿于粵供養寡嫂五十餘年且時時屬先母曰以敘論則姒長而汝少以家論則汝主而姒客慎毋失和毋失敬且使我得以終事嫂者以終事我父母兄者也汝其二哉時嫂衣冠致[illegible]必古禮後有族伯歿復[illegible]

二寡嫂供之事之亦如古禮教子女不令得聞見惡語鄰皆過下煦煦若恐傷之嘗閱杭州山谿葬多一姓塚多隔遠祭祀不時宗人益疏因于祖墓旁多買善地予族中之不克葬者公以丈夫之爲人也寬居厚毋居薄故好施不勸貸母錢久遠者亡者貧不償者輒焚券先後凡數千金矣而所樹植成就者亦多卽有意負之者置弗問也實守雎之訓受侮終不爭或有挾厭以要公極出亡案人多代公怒公笑謂此不過欲得吾財耳予之嘗止輒厭予弗各至親隣有逆子僞弟又輒俯往正色訶責厭以大義多嚴憚而相化親交有顯者怙遊絕不倚藉于請而問通禮意必將以恭曰傲凶德也我其

敢以貧賤驕人而狎士大夫之喜怒乎始操業有名四方趨之如水中後自弛欲卜居北鄉之筧橋責樂自適不果然自此閉門不與世事先母喪不畜侍者靜處一室譤如在空山中唯泛覽經史日率盡五六十紙晚年猶觀五傳乎文通鑑紀事本末一遍又好[illegible]書推測無忒嘗謂地者天中之一物實不足以配天而日月星辰雲霧風雨雷電之屬皆附麗於地以生以行而于蒼蒼蕩蕩者初無與也公始好讀四子性理諸書最於闢佛少見喜慍獨與人辯佛則怒嘗與友論釋氏數以十罪其書至三千餘言辭義嚴確而晚更喜梵典自云有得乙巳三月六日忽作一偈有鐵船浮水之句聞道

多識[illegible]其物性定大震不驚不臧否有善不欲人聞少時嘗過一貴家會日暮主人留公飲因出酤酒不來[illegible]披帷出與公交語公不答疾去遂棄責不更往母以公忘之也數趣公再往公始微言其故此先舒小時耳[illegible]于母氏者公平生未嘗道及此也少善飲喜奕五十後皆漸淡去深惡侈制明古諸侯八佾爲僭而今庶人動用十餘人歌舞[illegible]甚矣此三者所必嘗禁者[illegible]論粟帛人所必需而金錢實亡用于世今人[illegible]織竭力以競財利故民生不足物用日耗持論大略如此嘗稱山有隱相市有隱儒[illegible]公自況云公生于萬曆丙戌八月一日卒于康熙丙午十二月十八日戌時先一

年公八十大齊同郡諸君子令辭爲公徵文章者四十四人得古文詩歌三百餘篇一時稱盛事前浙臬憲裘陽宋公琬適銜西湖宋公高峻嚴整于物亡所假然夙聞公名德是日乃具禮幣登堂請公出拜撰辭祝公蔚乎奇文且以昔蒞官時未及修舉鄉飲酒禮不得求如公者一當大賓以移風易俗爲恨先是公老友善相人王諫術多奇中嘗相公壽不滿五十公每與飲歸漏深矣必語母因召先舒立牀側諄諄誡身後事乃過五十竟無恙且神益王身其康彊以至于今豈其[illegible]儲德延之而天已不能[illegible]耶噫嘻次年二月朔病臥不起[illegible]六月後稍復起坐入冬劇矣至冬末竟歿嗚呼痛哉

自寢疾至易簀澹靜自如時復觀書絕無一語及俗事
平時自言此生無纖毫負人事死眞可瞑臨終先舒猶
進藥泊然以逝無愁苦狀是夜大雪次日夜子時歛遺
言必早歸土以二十四日葬於青芝塢新塋與許孺人
同穴公諱應鎬字叔成別號繼齋生四女長受聘于張
氏九歲殤次適喩於義次適邵然次適嚴大法子一名
先舒娶胡氏副室曹氏女子孫二長適徐鄴次適金大達
孫三應臣嫣臣豹臣葬公之第三年先舒始細憶公話
手撰爲行略一篇未敢乞銘然闡幽君子必有采
[illegible]子先舒泣血謹述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

祭文

祭江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之逝也盛德備福而沒猶不能使人亡泣
涕則思惠亡窮焉某則不然身在衡衰曷敢割傺哀以
哀人母則以太夫人故而使某益恫于衷以爲哀在太
夫人巳太夫人爲人女也兼子爲人母也兼父爲人大
母也兼母爲家之右夫人也而兼慈母又兼嚴君德既
盛也出貴族嫁高門子孫多且貴壽踰七十人以太夫
人含笑以遊帝鄉而且有哭失聲者是何也是某固不
能以悉述獨憶昔與顥亭子觀稱兄弟登堂恐公先生
命某賦詩奇之趣具爲賞具立辦也某以銜太夫人之
賢敏巳子觀夭某亦病不能時修候謁未幾世方用兵
吾母避于筧橋得疾沒時闇忍公先生亦沒河渚往來
罕通俱不得成弔唁後與顥亭相見唯各歔欷垂涕而
巳是吾母之亡政太夫人始寡時也太夫人既在堂顥
亭以祿養仕至京卿爲時名臣諸孫皆大顯唯太夫人
之垂德亡窮故受福亦亡窮前二年爲太夫人七十客
至如雲而某亦得與執爵以獻太夫人而拜盎狀類傴
者墡漆而顏丹當是時先君子尚亡恙也今覔幾時而

某又以要絰不除哭太夫人于內寢嗚呼廼思昔吾母沒先君子以祖母亡時貧儉無絲帛故先母皆以布周身今視太夫人煌煌乎文章表之上頭命服赫奕華于衷軀某抱痛如何也顯亭愼終以極榮而哭泣寢食事事如古禮某于禮所不得閒不敢將而得自盡者又弗克盡萬一焉其抱愧且如何也夫孰使某銜哀一慟而不能已其得不爲太夫人邪太夫人蒸錫類我又命我悲夫有賢母固有賢子有賢母又有不肖子蒸德同而福不可同也如是于是知太夫人眞莫及已某之哀可知已嗚呼尚饗

祭吳威卿文

嗚呼威卿其果死耶人之死生善觀者往往可億今至威卿竟不可測耶思子之貌皙潤而盈思子爲人抑抑以弘其舉止安雅而話言詳明發爲文章有緯有經年雖少也斂練如成蓋無一而爲薄祿之徵也亦孰知其二十有二而蹙焉折摧其魁英耶方尊公錦雯之蒞于議也犇走靡已一食屢廢一臥數起前死數月家舉一子閒歸里門而不敢久濡其行李聞其行也抱子不言神志灰圯何其悲也亦嘗過余未及會面而舟行北指矣越兩月而子之師祖堅北來傳子之凶親友然疑幸其或蒙未幾言者三四益同久得信使有恫余衷蓋子之死死以孝也急親之難勞無告也歛以隨身之衣貯以無厚之木母痛不欲生而父病不能哭以錦雯之宦貧至此而猶不免于風聞之曠爲之子者能無憤鬱攻中而年爲之促耶嗚呼威卿善必得天不在其身將在後昆此呱呱者孝子之子而廉吏之孫若其文行之可傳者責在後死之人余輩雖年輩稍長亦不敢自謝于其勤嗚呼哀哉

祭母文

歲丁酉十月三日先舒始克葬母既葬設食陳酒爲祭時心悲卒卒不暇爲辭又踰年秋祭始爲文而焚致于母墓曰嗚呼先舒爲子無狀生不能奉養盡歡歿葬又淹踰期月誠負罪愆不敢自釋然自母之亡誠未嘗一

日有以自樂也母之生先舒甚晚甚愛而先舒少肆姐又多病爲母憂爲母驚自墮地以至于數日怦怦皇皇然母苦百方及至十八九後益有爲母勞其心者居嘗嗟嗟唶唶獨處與先舒相告語煩懣長嘆至今耳猶留聲也先舒少雖體弱十餘歲來已日强王母與父俱私相喜孰是至此反重戚吾母耶母愛先舒至矣恣食美味亡弗給矣未冷而純綿密矣未出門呼奴子隨矣客坐久不必起入具已辦矣夫樹蘭者京之燠之培之沃之疏之剔之望其葉曄然而華反然然百愼而一不愼則焦然枯何則其所傷之者大也卽先舒爲兒時以遨稍長入依二親出交遊于師友進酥時過衣服既好自

分謂數十年可長共聚順爲歡娛豈復知一朝夕間對燈火如昏霾視觧鐺臼井俱含涕淚人生復幾何時至于斯也斯亦可謂情之窮者也嗣是遂復大病沉頓五六年幾死而甦而病而又甦至酉之歲播亂之餘棲息未定而母竟以歿悲夫先是一二年母見先舒病稍甦以子嗣爲深念旁求婢媵而先舒以體未大康更拂母懷戚母之心後母疾在牀席猶數言之咄唶不能已先舒竊愵心耿耿焉雖然嚮令如母意子不子未可知而病或以益憂或以大愵或以更甚則先舒嚮之不如母意者或更以寬母母在地下不足更恨所恨恨者獨處告語未能深慰卽先舒今後感懷亦胥亦安能更坐母

牀側攢眉淚承睫絮母耳根罷更共對長吁也然念母心所急尤在孫今先舒已得一兒三歲矣倘徼母佑得遂長大追隨承母之祀母之心慰矣乎抑未慰乎益所云嗟嗟而唶唶煩鬱而長歎者終未能釋者乎先舒在人間且中心日夜熱沸焚如屠如況地下哉悲夫悲夫昔嘗念欲爲子者修潔白華諧于門內思其人以湘錡釜職酒漿雞鳴適寢承父母歡乃先舒覓祇服無似生負阿母致不得一日開口而笑況于旣歿後耶近先舒益憂悲無意緒自淪放于佛氏聞說死生輪廻意頗嚮信今願持修幸他生復爲人仍得奉母而爲之子當自克厲爲孝順愼擇卑女之柔謹者與偕事母皤皤白髮雖日啖一盂脫粟之飯進一器菜田作力餘上酒一盃母心必大快亡復恨卽先舒今世積戾孔大且弃得自贖矣憂能傷人古不我誣先舒自計此身豈堪長久瑕世欲聚恐當非遙弟頗母念三歲孫佑之特之以延今不絕之綫子傳三世繫甚重大故也臨文涕泗母其鑒聽而鑒之焉

王軫石云反覆纏綿無聲有淚文本于情情本于性故也吾學毛子之文者當自得之

祭三女兄文

嗚呼先舒祭三亡女兄者何遙祭也于是爲戊戌長姊殁已四十二年矣仲姊歿十四年矣叔姊殁一十年矣禮服八升既除當不復哭況久之而更爲文以祭者傷

鮮兄弟獨賴諸姊氏以慰父母而天又亟奪之依從祭母而及諸姊益以自傷也又諸姊皆賢俱早世無大事行可紀亦欲緣文而畧敘之長姊生九歲而歿歿三年而弟生貌未接也獨得之母及仲姊氏口語耳姊質薄早慧六七歲已能刺繡口背誦詩凡數百篇病革竊死死之日有弄物一廚耳屬母曰此兒所愛慮他人竊發之兒逝後母幸爲固扃鐍取鑰更別置小篋中埋兒棺側兒當自管又已聘張氏亦中表曰兒手繡小袖口數副可作領緣及滕衣兒殁母可送張氏姑以爲記念母恐如其辭後數年弟已五六歲母乃發廚扃取姊諸弄物分諸姊及弟而言及是弟特雖孺子知此言悲淚涔

浮也及分物已弟復閱諸姊伯姊魂魄應戀此此宜當
念當祭之于是共設果物糖餅祭之羅拜垂涕然後各
攜所分物而去仲姊叔姊皆有容儀舉止嫺則善裁縫
刺繡文皆略涉文字亦能操筆作字畫特未工耳仲姊
嘗燕語談論每燃鐙引論古今夜深忘倦事姑孝順
姑亦篤愛姊天性不妬指豪遊別館不足于財遺叔歸
求輒解衣與其而承命焉叔姊性稍嚴嫁事嚴姑夫兄弟
姊又多乃過自摧克為委蛇後姊病弟來置酒坐弟語
吾我胸中鬱鬱病已久不敢告人今殆不起因泣下後
半歲卒病中語多悽惻不能盡述大抵二姊氏端方謹
恪不輕色笑親戚遠兄弟來雖可見者多不輕出與相

見雖遇女僕不假顏色嚴毅秉于母訓者然也悲夫古
者婦道于揆垺而今多反是揆垺實詳故余家館甥類
復能子弟而姊又多賢惠無不相禮敬篤靜好者嗚呼
姊氏之遭良皆父母為之也雖或早殞或以中折可以
無恨可無自傷矣獨是先舒悲母懷之奠遂兼復自悼
禍命很薄遭逢感恨日復一日益以長愁追憶小時未
昏娶與諸姊盤旋遶膝或賭背詩文夜秉燭持觴迎射
貴橙瓜子為戲笑娛父母不能不為失聲長吁淚承睫
續下耳嗚呼悲夫憶家方隆盛時諸姑姊妹時節會處
殆數十人禮法容藝無不工好謝道韞云一門叔父則
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弟雖男子
蒙駿望諸姑姊妹乃同道韞之嗟至今言之可為悲痛
今伯姊殤而仲叔夭諸姑暨族姊妹亦相繼多隕謝其
流芳遺躅雖未遠能編次彤管然婦道無儀述之亦俱
足垂家乘式子女今同產止季姊氏在耳久已嫁而老
思不衰能承順老父過弟百倍弟近生一姪熊臣已三
歲若甘長大可為身貳此身雖未敢便死乃自覺輕死
况母在地下諸姊得數往來視母平營思生罹百憂真
不如死樂况母與諸姊悉在耶感觸情懷又敢預擬之
為三女兄告辭短悲長續之涕淚而已嗚呼哀哉

丁軫在八篇中敘長姊一段酸楚甚佳後敘諸姊處但宜以一二事點綴將關射黃橙瓜子作結束言有盡而意無窮方為至文

蒙虎臣云敘述瑣屑感愴昔今字字悲酸如讀亦復令讀者低徊含蓄致復無窮鹿門稱昌黎十二郎文為千古絕調恨未見稚黃祭母文及此作也

祭諸譽倩文

錢唐懸君譽倩諸先生歿某等以某月日會哭先生于
喪次而陳辭曰德莫大于孝福莫先于壽先生古孝子
也而嗇于壽故于先生沒君子不能無疑于天道焉先
生死已五十有七不為甚夭而竟先張太夫人也夫天
不必壽先生猶可言也不使孝子之得終其孝不可問
也夫人孰不事親也乃先生之孝有甚異焉非先生之
孝之難能也有以得乎太夫人者必非夫人之所能者
也人情莫不欲子有其匹也婦人尤甚先生壯年喪其

嘉耦遂不取晨夕周旋者太夫人之几案牀榻也太夫人安之不以鰥病子豈唯安之且不能一夕亡先生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人情莫不欲子貴先生才尤高太夫人尤祈之乃先生甫過壯一朝謝于祿太夫人又安之且曰與汝偕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且人亡不愛少子也在老婦尤甚太夫人有三少子皆善事太夫人而太夫人一飲一啜樂與斑白之老子共之是何也是故太夫人之于先生也一衣綻則授鍼縷于先生先生必跽縫之太夫人忘乎先生之非婦也息嘗而色愉戰勝而貌澤如大享者太夫人忘乎先生之非貴也太夫人驩則先生爲嬰兒之笑太夫人愁則先生爲孺子之泣太夫人忘乎先生之已老大也然則先生古孝子也奪之年而使弗克終事太夫人者天也而先生奚罪焉甚矣天之不可問也雖然先生有二令子九疇匡疇則先生雖歿猶生也是固能終先生之孝以善事太夫人者也是又將使太夫人忘乎子喪者也豈唯使太夫人忘乎子喪且將偕婦與貫長少並進于太夫人側以事太夫人使太夫人開口笑曰是有加乎吾子之未亡也夫先生之孝亡可加也而使太夫人爲有加也者是先生之善詒謀以終事乎太夫人者也故曰先生雖歿猶生也是某等所以哭先生而又爲先生慶爲九疇匡疇祝以爲孝子之必有福嗚呼尚饗

祭五嫂文代作

嗚呼嫂氏之亡八十有三有子有孫復有曾孫咍歓得禮知復何痛某所傷者五兄夭殁嫂氏煢寡門戶單甚貧苦支立况某父輩四人恰生八子親弟八官九歲而殤三房一門某遂單立五兄六兄本屬遠枝先祧四叔過繼六兄繼使五兄更成獨子六兄繼後又罹炎鄉則是兄亡嫂寡姑老子孤推分而言皆某之責自傷不材無大成就嫂之艱了不能濟姪之小了不能撫外侮莫禦伶俜莫支五十餘年集枯茹蓼教子嫁女事事有成事姑則以婦代子育幼則以母兼父燕燕肅肅多[illegible]祥婦道母儀孰過于嫂昔藏圖刀出示子孫使某開益用酸娩吁嗟嫂氏一自結縭來適吾門爲女爲婦[illegible]不幾日稍獲逸享天年告終天彫松栢抑胡太甚今嫂逝去獲見翁姑爰暨五兄欣于遂心何哀若焉于姪十百贍企音徽某以老耄卒先告辭爲位之哭禮所得將粗述忱旨以邀靈聽涕旣隕之辭不終盡嗚呼尚饗

雜文

厚解

不薄之謂厚天之積氣也不厚無以生地之積形也不厚無以載厚者君子之敦行以事天者也天之道有生有殺人有喜怒愛惡施之爲德則有仁有義發之爲用爲反始爲復性爲成材爲藏氣此所以爲厚也其在于

人義以制事則肅而威剛而斷成務興治昌道氣而上之故君子之義以成仁也仁不得義則仁不獨成而仁豈成于薄邪今世之能厚者少矣故恆訓不足毋崇厚而黜薄而遂至于厚薄無辨吁此亦言厚者之過也天尊而地卑陽唱而陰隨豕之適爲器而彘之適爲犧此物之正情也故統莫尊于朝廷層遞而下爲公卿大夫以至輿隸逆而上益尊尊朝廷也故古三命不齒于父兄貴朝廷之爵也乃有身列卿大夫而周旋閭里浮沉無簡束與負販細人爲狎暱曰是德謙也不知自輕自輕者薄其上矣夫遠于細人未嘗薄細人也狎細人不足言厚而所薄者大君子之敬身非徒爲身亦以身祖

宗父母之身故敬身者必自愛遠非其類至乃有與非類昵曰吾同塵而褋光夫褋光而不燿貞不絕俗也近非類必涴何德之貞不忍于小人而忍于祖宗父母之身非能厚者也若此者世亦多以厚名之矣悲夫吾又有見焉愛友者必諫愛子弟者必督之豫宜家室者必有禮友過而不諫曰全交子弟我戾而輒委之曰掩義是之謂不相成婦陵男夫下妻家室無禮是之爲重否主一家者待下以寬厚之屬也然而法必設防必豫法不設防不豫陷罪在下陷之在上乃有益甚訛者奴嚚凌詬誶不顧其主主柔而容之悖益以長盜小曰可赦至盜大益不問也同輩姦亂曰常然寖且及上而置之也容惡長亂顛倒冠履縱勿問者是自任情而慢天德天且惡之世之人且羣曰是厚甚長者也而是人亦遂益自信是悖德之甚者也夫害逆折者無害罪已事者懲方來如此則法制立而人心正君子之怒豈不厚哉鋤稂以養苗也剌獺以活魚也一日縱惡則善人增凶類慶矣爲民上者則毋務姑息爲政也又毋務含大姦而誅小惡于果决之名斯愈薄矣治家毋務優柔以養奸也育子弟毋務恤以長傲也交友毋務諧也事君父者毋務無諍也修身者毋務無類也愚之所然非之所否道之所是俗之所非可弗辨邪故君子盡仁義以事天而飾喜怒以治人是之謂天之道

貘欣交語

東岡之貘與西山之欣交于猳貜勞苦欣語貘曰吾苦虎數攫吾類艸豐不及避也其及避者幸虎之遂行弗顧耳子其如何貘曰吾苦獵欣曰虎與我共山也值之亡時故殺殘多獵闇出耳窟深可以完也而何畏貘壁頻曰不然虎獸而徑獵人而機爲陷爲藥爲弩爲括鏑幽極隱深入隧谷犮犬嗥前密網遮後或驅其左或焚其右捷不及犇智不及慮是亡出入而嘗與數十百虎遇也莫憯于是而將奚恃以完吾之窟欣曰然則子視西山樂土矣曷不盡子之族而徙以來貘听然諾歸呼其族而道欣往道遇虎族恐欲還貘怒曰吡前何避汝

獨不記夫獵者乎且吾與其值人機毋寧值虎

釋躁

有樹者橘未秋採而陳于市無售者也曰失利矣因以自食橘得氣未正食過多診發病瘧召醫與炙之醫曰紿之令滿十日病可藥斷也而其人速欲愈趣令䕶之變而爲蠱甚困而悔毛子聞之曰可以戒矣夫遠行之人至欲疾疾趨而顚蹶其膝坐以手輔足然後能行逆于前至者三之二疾弗戒也蹶得美艸而穴之居有積也聞徂之以芋相易也甚利亦出其積而與徂市令廉居間以艸易芋不當三之二廉有稅道有遺徂旁溢大于而返取芋食于滋味弗便也欲化之芋已壞不得買

于是盡兼其芋而復求艸艸有豐矣守而勿失芋利雖百終身矣不入客有二篋一置錦一置敝袴夜半戒途欲取錦篋而置敝袴者于館人館人曰命火客曰我手揣而得之竟遺錦篋館人以爲敝袴也不戒守者客返而求之已胠篋矣雪臥者亟求㷌始升席未溫也曰席敝故冷起而易之氣未得聚則又曰席下菌有如無也何故起卷席而視之菌在矣臥又起曰裯裝棉薄非昔之舊冬者也更之凡數易數起卒中寒疾毛子曰可以觀矣躁也戒之哉惟躁起羞功躁無成

釋巧

有物曰樸大巧是生散樸爲器小巧斯形小斯巧矣巧斯小矣故曰巧者非巧者也非巧者大巧者也行巧乃蹟辭巧乃窮視巧乃淫聽巧乃傾掀巧成純守于一貞人心猶水也水寒則聚熱則散心苦則聚甘則散心散斯樸散矣故善治心者常置心于苦而不爽夫食苦眉頞猶歛而況苦以作所邪苦故聚聚故不流不流故不散不散故不巧巧有百利心勞孔痒巧有一害其害將大累棊者不如置棊于几之安也夫丸者不如握丸于掌之牢也或難之曰楚非僚安能勝敵曰苟善戰安用丸苟善國安用戰不此之修而徒彼之恃幾拙矣且夫臾師所以敗者敗于巧也楚爲巧逞臾爲巧敗兩皆敝于巧故一敗一勝使臾厲拙戰視無巧丸則一鼓而楚

可敗而僚何施焉故曰一巧一拙未知得失巧弊拙成久長大明昔有巧者善緣十丈之竿而升于顚反身者三旋身者十千人之聚色勃股栗一人臥地而仰觀之甚逸巧者旣下亦倦而臥也與觀者等乃知鄉者之徒危也故曰鳶飛無用輪椎可行般之知也其猶有所敝者也天道至巧也天不尸巧而委諸地地不尸巧而寓諸物物維巧矣不能長有旣作而復巧于何以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氣返而靜巧敝而樸樸乃復也

蟲祝

夏山夜篝燈閉紙櫺坐羣有聲鑿紙析颯絡繹不已如數十百物之鬨其勢疑以爲雨月微茫有光也怪之潤

童子曰是草蟲也見燈光射紙赤求入不得故戞觸有聲耳予曰然哉有是夫已有蟲巧黠者緣櫺縫紙隙而入鼓舞羽翅拏蹴爪脚還廻倏忽沿延偏側溺油焦燄後先叠形而在櫺外者弗得知也叩聲求入終不已久之勢益滋聲益力若羨先入者之能而忿其不相爲引者嗚呼豈知已伏屍槃鐙間哉櫺晝障日光蟲附紙而緣行往往不能出夜障燈蟲又牖之而不能入惟光燦有內外故蟲皆有所迷也然晝曰能出者得遂飛颺以自肆意而夜入者必不免斯又出入之辨內外之特殊也心玆感焉廼祝蟲曰爾毋入爾蟲牽牛火蛾螳螂蛺蝶綠羽宵行毋逐逐于光光假實明爾身實戕艸莽宿

藏月亦有光露甘是皆風颸載凉何去之而撞擿我櫺櫺先入既殭用祝爾蟲其聽之乎用疾行矣祝既既久擊如故而聲益以多予曰譆甚矣蟲惷惷童子曰蟲見燄也弗如滅燄弗禱弗驅蟲且退予意艮白遽令童子曰熄已熄聲亦遂寂蟲勞果息以返憩于艸土之域于是予知予之智蓋童子弗若也故曰君子惡爲招而至人不用光請視諸火

雜誡十首

習諭

性固尊于人也然不習者性不見惟習斯可以移性則燕性固然爾鬭跦陣蟻猴戲狗舂舞馬鸚鵡語此六皆非性而果能之者習也愛子者十年抱長六尺矣而不能行五步非其性不能行也拘而攣之於人手股彼其足離于地而趾已格格然鶩矣豈望行乎夫尊性而不知善性何以異是非其性而服習之神者乃若天性也故君子尊性亦尊習或曰蛛蟻狗馬之類其能亦有徵性焉故引之而博發之而成苟無其性必併不受習矣故水木不沉然鐵不火

貓鼠

或苦鼠豢貓以食之貓日食粟合二又兼肉夜矢溺汚茵衣時時有之乃苦貓矣商于毛子毛子曰子之苦鼠者何也曰盜食碎器試齧碎衣穿廚發藏又作聲以爲

妖祥齌齌有牙病我室家害十倍貓也然則子又苦貓者何也曰欲畜貓食鼠而併無貓耗與矢溺鼠既除矣而若無貓也者夫然後爲苦之不我及也毛子笑曰有是邪物何功于天地乃天地實生物而恣物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未嘗以爲苦而靳生物而況于有功者邪

鹿柴

鹿柴者鹿藪也山參差瀑流底下洞狀成小淵綠生艸木煙叟而毳幔鹿性朴直潔靜與其地適故久而更益成聚城陰之隅有怪狐喜其土之美而鹿馴可制也徙穴家之日取羣鹿括其豐草美食稍不得則陰陽其情爲鉤距又媚虎而祈爲先驅喝鹿鹿俱困于是鹿稍習

黠譎曰彼易與耳亦學爲陰陽鉤距羣走媚虎反用虎以制狐鹿羣而狐狐卒共殺狐狐雖斃矣而鹿性移盜失其所爲朴直潔靜胥化類狐也君子甚惡是變華善俗後未易返淳也雖食狐肉而寢其皮豈足贖哉

爭月

或生不出門時從家之庭見月以爲吾家有是月也或嘗出過百家各于其所過之家見月已出門者過不出門者而論月不出門者執吾家有月他皆無月出門者曰噫謬已天實有百月是非君家獨有之也且歷數其所過之百家以信其說兩人爭不能已客善解之曰天止一月而臨照者且萬國謂但君家有月固非而謂有

百月亦妄故以月論不但無百月併無二月其以臨照而論之則不但不止君之家併不止百家是通人也確論也然兩人者皆大怒各自以其見之確語不誣汝何人而弟爲謾辭而謬妄我共起譁且逐之嗟乎學以貫融識以悟通非然者學愈多理愈蔽愈窮其識而愈入于窒之途也爭月之人何其群也哉

駁黔之驢

毛子讀柳氏黔驢篇曰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此言非是驢死特以置失所耳使置驢于槽晝使行于康莊之衢則固無虎害山非驢之地虎非驢之類置非其地而使近非其類雖終不出技亦必不得全中無有乎一技之長而外徒欲以尨然宏然者震物僞者不可久其能使物終疑畏乎哉且與其欺物以偷生固不如誠以死也驢怒誠也蹄亦誠也其技之止于此者亦誠也見誠而被殺驢固恥夫飾長以取威者也以此誚驢驢且將誚柳矣其肯受乎

華埭民

浙之西有鄉焉曰華埭環僻而沃一水縈數千折梅竹茶蔬動連數十百畝山出名泉地宜嘉花有土人一姓數百世耕桑爲食歷千年矣族生子貴而別遷家浙西之城子子孫孫更貴累世世既遠遂與埭居者斷往來

農仕勢又殊人不復知其爲族也久之仕者麗大法竟族而埭居者獨巋然亡恙子孫益衆比伏臘而聚于穀神之祠幾千人矣樂哉斯土美哉聚族于斯者也嗣是而幸後無復貴者吾知其且千萬人歷千萬年可永保哉

夏日錄九事

晉時歲凶民餓惠帝曰何不食肉糜昔有蜀人夜映螢讀書者囊往訪之而其人乃他適問其奴曰往捕螢矣獺患魚豢魚者術遂窮或進鴨善捕獺者問鴨何食曰他飼皆不食惟嗜魚也楚之客途值所識倖走而之京邸問之曰君胡亟曰吾行赴不求聞達科故弗敢緩也

西方有皈依大法者齧生人頭骨爲念珠念佛則成道逮苦不能得而以淨飯王太子苦行在彌樓山獨處頭可取也夜往刺之噫托虎護羊命鼠司鑑狙公尋怒變乎朝三防盜者塞狗竇而忘其戶之弗閉也時人之智類此九事者多矣㝡日聊書之以資一笑

徑謁

玉乳之洞風景獨奇自[illegible]北徑二時可至也有老人日扶杖徐步晡往下春返誇美于同處者同處者聞而樂之晨戒炊疾趨行日黑迷道竟不得洞處病而返夜行遲曉猶不得近家比歸尤老人之紿已老人問其所徑曰徑南曰是子之所以不得至也是徑北非徑南也曰然吾晨出疾趨不足當子之晡往而徐步者乎曰此子之所以愈遠者也曰然則吾之返遲曉猶不得近家何也曰子晨出疾趨而忘其途之已遠也返病行又緩故不得速速家夫途稍岐者愈趨則愈遠而況于背馳者乎比其返也猶不得速速家而欲即夫所樂者玉乳之洞雖近不亦難哉

牛

牛常獸也象鉅而麟靈然莫得比焉物之才也以巧而牛以直物之見美也以華而牛以質爲重耕田皆本務也用力爲功皆拙效也德于人而未嘗見危色與驕氣驅之不遽疾息之不遽弛招不遽來麾不遽去小觸之不逞也果怒必勇安重從容以受籠絡終身固未嘗厭而去之也君子之純于禮法者也年盡力疲死而後已其肉與筋骨蹄角皮毛齒髓無一非用其糞可田其溲可藥無一非養至于郊天而饗帝凡大祀享則非是莫以聖人敬之王者禮焉益尊其誠而已矣是牛之功德與貴貴于古賤于今今之君子固莫牛若也況小人哉人之相詬乃曰牛細哉故君子聽之可以省我可以觀物

登山

一人欲登山一人欲登天登山者勤跋履不終日而升于山之巓不徒勞不虛願功既效矣登天者作鉤梯插羽翅呪詛生雲勤極終歲而天卒不可登下復于地望山巓之人聳乎大不如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客曰譆是大幸使升天得半不及天而下直控于地將糜肉碎骨裂腦腹以斃且能平立于地以望山巓之人乎

客難瑣答二十七條

余嘗論孟子稱太王好色意則是而言不能無弊又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語爲過甚客或難之至謂余誹謗先賢余謂古今惟聖人爲能言行無過賢人以下或未能焉從而辨論政以明理非誹謗也[illegible]如夫子至聖也而子路親受業於其門乃欲應佛肸公山之召子路且

以夫子爲非而面諍之豈爲得罪聖人又如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稱夷齊不降不辱又曰求仁得仁贊亦至矣而孟子貶之曰伯夷隘尚書古經也其所載者皆是二帝三王之事又經夫子所手定而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則亦爲誹謗先賢得罪聖門矣卽如公劉太王皆賢主又是周之先公先王而孟子周人今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則亦是謗昭代之祖宗矣然耶否耶倘子路孟子可告無罪則余亦未便爲罪人也且古者堯立敢諫之鼓舜建誹謗之木漢文帝猶能除誹謗妖言之禁孔子幸人之知其過子路喜人之告過古來聖賢亡不如此則愚之論孟子未必非孟子之所樂聞大凡讀書要在各抒所見是是非非補偏救弊折衷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期于決無流弊而後已今但平情酌理尚論古人而輒以謗先賢訶之當亦非古人所樂聞也

客難云先賢之言卽有弊但子且到得渠地位再論未遲此說非允今人豈遽到得古人而議論得失不妨相明卽如天子至尊次則大臣宰相其政治雖是大臣宰相事非草茅可與聞然布衣不妨伏闕上書小民亦得見天子而言情若以道統論則夫子天子也大賢大儒猶大臣宰相也後世讀書稽古之士其細卽等于布衣小民其于大臣宰相之得失或亦可以一言未便是罪罪之者必非賢宰相大臣耳又如工時文者掄元取魁而其文或猶有疵卽初學之士亦可指摘豈謂必當位至大臣宰相方許論政治科第亦必當至元魁乃可論元魁之文耶

難者云好貨好色已云云孟子欲齊王推己之心以及于民豈是勸齊王好貨好色然此說愚論中已提明故曰其意是其言非蓋孟子委曲引導之意元有苦心而誣古不確公劉何嘗好貨太王何嘗好色奈何欲誘世主反誣古人又慮不善聽者或反藉口以爲太王且好色吾何憚而不好色公劉且好貨吾何憚而不好貨未見推心及民而自恣者已過半矣而諂臣媚子或且更藉孟子語以行其逢君之私未可知也故曰說不能無弊也愚說或亦可以救偏未必無小補耳

張釋之對文帝云上使立誅之則已余有丁以爲啓人主妄殺之心賈山至言云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眞德秀謂其以此不得爲醇儒張賈豈非心乎愛君不過因時制宜權辭以求濟事然後人猶議之孟子太王好色云云何以異此且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蓋其人爲庸俗細人言行之失人不觀摩惟是賢人君子之言人所奉爲依歸者小有頗辭大滋流弊因爲之補偏救弊以持其後此春秋待賢者之法也然則余之論孟子適尊之矣

孟子藐大人語固是厲戰國之以順爲正者然未免矯

枉太過柴虎臣謂其學正而氣未平斯言最久後來若東漢人之矯激晉人之傲誕而世亦有旁若無人戾氣加物不自知其伐德而反以傲骨自命者豈知傲不可長垂戒古經丹朱與象實為凶德孟子雖不可與此並譏而過矯之談不無流弊愚說或亦救偏之一端也且即就程朱論豈是非毀聖賢之人而四書集註往往有言賢賢易色章云子夏抑揚太過流弊將或至于廢學門人問交章云子夏之言迫狹子張亦有過高之弊大德章云此章不能無弊又程子云孟子有些英氣英氣甚害事即說大人章楊氏亦云孟子以巳之長方人之短孔子則無此矣是古之賢者先儒亦未嘗無所論說

難者曰觀孟子居天下之廣居數語則藐大人不為過然則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豈夫子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反不及孟子而固須深自抑損乎羣言淆亂折諸聖斯亦可論定巳

周道尊尊而親親此文武周公相傳以來之祖制也夫子之稱史鰌也曰不仕而敬上即孟子亦云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藐大人則尊尊貴貴之義謂何使人皆藐上豈復可以為治且也士既可以藐大人則大人益以藐士彼此相藐必相凌相凌勢不至於相賊不止昔子路戎服見夫子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若子路此等俱帶血氣且有心藐人便自動心孟子四十不動心故余謂此當是孟子少年時語

余著格物說謂是格去物欲非謂窮至事物之理難者以為舍理無物舍物無理物理本自合一則物豈可格而去之然不知物義元有兩解可屬理邊解亦可屬欲邊解如萬物皆備于我之物此屬理也物交物之物此屬欲也君子之言格去物欲者此物政當屬欲字解不當屬理字解也難者又謂人亦一物將併人而格去之乎不知人固是一物而此中兼有理欲故必須去欲以全其理理全斯人全矣此義甚顯明亦多見于經傳固不

待愚之繁辭者也

難者云中庸明謂成巳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則物與巳豈可二視然中庸首章不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乎而紫陽亦明註曰遏人欲于將萌蓋君子功夫必須遏欲欲盡則復其誠者之本體而合物我內外時措之咸宜矣然則余格去物欲之說適符于中庸之旨而亦不倍於紫陽也

難者曰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則物豈在外然愚謂此語政謂萬物之理皆備於我之性若不去欲焉能復性而備萬物

或難云若謂格物即是去欲則誠意正心無復功夫矣

余謂聖人教人爲學自應以易簡爲主若一格去物欲而誠意正心便有破竹迎刃之勢豈不更善豈反欲其逐浸加功乎

物字之解義非一端故有解作理者如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有解作欲者如樂記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也余以格物爲格去物欲政以物屬欲字解耳而故欲發難者輒據作理字解之以爲去物是去理去理是去心去心是並非意本謂去欲而有理而翻以此相駁不亦偽誣而豈余立說之原指哉

子曰克己復禮文言曰閑邪存其誠蓋克己政所以復禮也閑邪政所以存誠也余說格去物欲也亦然格去物欲者政所以還理而復性也自信不倍于聖人之旨者也客難以爲若格去物欲將入于空然則必留此物欲乃得實邪若然則夫子所謂克己者亦入空矣易所謂閑邪者亦入空矣以至孟子所云寡欲亦入空矣所云無欲其所不欲亦入空矣書云格其非心者亦入空矣損象辭云懲忿窒欲亦入空矣

大學格物之爲格去物欲也蓋爲學必當以去欲爲先此實有關繫非徒漫然然此非余之言也古聖人之言也亦即是紫陽之言也今但除紫陽補格物外試取紫陽他傳註著述與其晚年定論平心靜氣反覆細究自應知之其晚年定論尤爲純深精妙且此理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而人顧昧之蓋習常安故溺于舊聞殆未可以口舌爭也要當存此理于天壤耳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朱子註以爲盡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後云察之由之又云知之明而處之當原中庸之義必先盡其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原朱註之義必先無人欲之私而後能察之知之無人欲者即是格去物欲察之知之即是窮至物理是去欲當先窮理在後明矣然則余說固符于中庸之旨而亦不背于紫陽也又覩朱子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二

語則格去物欲者決無入于空虛之慮矣

窮至物理聖人不廢但不以此爲首務耳余于格物說及雜說蓋屢言之今難者扭欲字作理字解固與余說相乖違而謂余欲竟廢窮理之學者亦誣也今案朱子註經亦多以去人欲爲主獨于大學云云者蓋一時偶泥定上文物有本末物字以爲格物物字即是上文物字故解作窮至事物之理耳窮理何嘗非學但謂大學起手功夫即以此爲首務斯失之矣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謂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余謂尊德性而存心者即去欲之屬也道問學而致知者即窮理之屬也必先尊德性而後道問學則去欲果當先

也此余自信說之不背于中庸者也客難曰夫致知屬于窮理固已何以見存心即屬于去欲乎曰孟子不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以徵存心之屬于去欲明矣即朱子又云非存心無以致知則又徵去欲果在所當先矣此余又自信其說仍無背于紫陽者也

客難讀書是窮理之大端若謂格物非窮理則人竟不必讀書矣答曰原不說人竟不須窮理要非大學首務必以去欲爲主耳然即讀書窮理亦仍是以去欲爲上如讀尚書便說人心道心豈非即須去欲讀曲禮便說欲不可從豈非即須去欲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豈非即須去欲推之他書亡不皆然若是則學之必先于去欲也急耶緩耶且上古書契未開典籍至少故昔人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然上古聖賢反多于後世後世文字愈多誦說愈精而人之漓性者逾遠何也蓋古人所加功者危微精一之學而後人加功者誦讀講論之事故也以此觀之又可知所先後緩急已

客難子曰十室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學豈非在所當急窮至事物之理政所以爲學答曰觀夫子此語則去欲正所當急耳蓋謂有忠信之質者政可加學是忠信居先矣故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夫子亦言主忠信忠信誠也求誠必先去欲則去欲果在所當先也且古人爲學亦不外于窮至事物故謝氏曰坐如尸立如齋皆時習也余謂去欲政是學之大者如貨色當前動貪愛心勢燄當前動趨附心便須克而去之勿使滋長以至遇拂逆而動嗔值諂諛而生喜皆要即時克治消化凡處一切事境皆然此中妄念忽生即時止遏則觸處無非學矣此便是學而時習之也則去欲政所以爲學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也人心即欲也道心即理也存之惟精而不使欲雜于理守之惟一而不使理奪于欲此所以能允執厥中也余之所云格去物欲者豈或背乎然則駁余說者非駁余也併非駁溫公與陽明也直是駁堯舜禹以來相傳之心法耳聽之而已我何與焉今不得已而有言亦自笑其辭之費矣

語云構大廈者非一木一石之功治天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聖人之道廣博并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人既非一人之私人其道亦非一人之私道自當溥其理于大公而要非一人之論所得蔽也是以羣說互立百家竝存同異是非不妨各抒所見若必專私其義于一說不容稍參他議畧或參差輙以爲罪此何異權臣黨壅塞其言路鄙夫事主娼嫉羣才斯亦渺乎隘哉竊聖道矣即如十三經注疏與四書五經大全其中立說十

此互異者甚多而皆得並列學宫令儒者肄習外
此漢魏六朝以來談經家多與宋儒不同即宋儒中若
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蘇氏兄弟諸經解之類亦復皆
與紫陽互相同異初未嘗禁其並行于世也又若春秋
一經三傳往往互異而宋胡安國作胡傳又復每與三
傳相異書序相傳爲夫子所作詩小序相傳爲子夏作
歷漢以來遞相遵承至宋人傳經輙皆詆而非之擯而
不錄若必謂與古人異同便是罪戾將置宋諸儒于何
地宋儒既可大異于古後人何必不可小異于宋儒乎
何其吞舟可漏在昔頗寬而棄灰之黥獨酷于今日也
斯亦未足以服人也且今發難者果能取前此諸書總

斷歸于一家之是而盡廢其餘者哉吾又知其必不能
矣抑觀談者動引程朱爲口實若是乎程朱之並尊而
不可或廢也則應合同而無稍閒者也然即以解周易
論程以解卦之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爲當有爲而早
爲朱以爲當安靜而不可煩擾夬之九五程以壯于頄
爲在上而未極朱以爲剛壯見于面目程以有慍爲九
三當慍惡小人朱則以爲九三爲君子所慍若此類者
異乎同乎談者于斯則又將誰罪將以爲朱之得罪于
程乎抑以程之得罪于朱也乎吾不能爲若人解矣總
之公聽並觀則泰山不必讓土壤河海不妨納細流必
窄其途而不相容斯肝膽皆楚越矣談者恣臆要亦未

之思耳少所見多所怪是之謂哉
余之立說以明理也客之難余以尊人也尊人者不論
其理之是非一以尊其人爲主明理者不論其人之所
否一以明其理爲主故理之所在雖堯必采理或不然
不敢苟同折衷至極則理斯明理明則聖賢之道益明
明其道者亦政所以尊其人也此之謂眞尊其人也
客謂余曰子云堯立諫鼓舜設謗木然則人有指摘子
之文章攻掊子之議論自應安而受之何庸置辯余曰
固也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明非專爲一已解嘲也已私
也理公也私者可忘公者不可廢也此所謂不得已而
有言亦自笑其辭費者乎

或云子諸說所論喪禮極當但習俗已久不能挽回柰
何曰果能身自行之不肯徇俗自應有同志者相與行
之既久當亦漸有挽回之勢否則獨身行之亦無不可
如夫子違衆而從拜下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何恤焉
客云周敬王後有元王定王襄王思王考王後乃爲威
烈王而子說史云左傳終周敬王而通鑑始于威烈王
一系相承甚顯明夫中間尚隔五王安得謂一系相承
乎曰資治所據者史記史記所據者左傳國語戰國策
諸書左傳國語俱終于敬王而國策起于安王是威烈
王之子是且絕不載威烈事又何有前五王乎史記敘
五王甚畧其于威烈則有命韓魏趙爲諸侯事故涑水

綠之爲通鑑之書始而威烈又是敬王之曾孫故云一系相承甚顯明也本不云父子相承耳

余喪婚說謂未成服之三日內成婚者尤非客謂此之爲非不待言何必著說然余見今俗之行者甚多幾相習爲當然之事故云然耳若世無此事何爲言之天下有大惡以爲不待言而不言而人更恣行無忌者弑君三十六而春秋作夫君親之不可賊也豈待言乎

余謂奉父母之命而服中嫁娶者過小祥或猶可行難者以爲先王制禮豈可匪爲短長是已然余按律禁居喪嫁娶而律注又有奉父母之命者不在此限之文故爲之而爲此說非輒也然曰或猶可行亦不以爲當行耳且嫁娶亦未嘗竟令除服難者至云古者婚禮更三年喪各別嫁娶爲至當余案此說非是曾子問篇壻弗取而后嫁之云云此當謂壻免喪後女家來請壻猶辭弗敢娶女家必固請于壻家于是許諾而后女仍嫁于壻也古文簡畧或有脫訛不然以業既納幣有吉日之女而此女又本爲壻待其終喪不敢別嫁則壻既免喪自應娶之乃反絶婚而使之更嫁他族乎必不然矣女之父母死者亦同解者多誤併辯于此

或謂案曾子問文明曰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今如子說未免文理牽强曰文理何如義理今如鄙解文理小礙有之而義理則無礙矣如舊解雖文從字順其如義理之不然何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害志且不可而況大害義理者乎

客謂庶子之生母死卽嫡母在堂亦可稱哀子以余說不得稱哀子爲非且難余云爲生母而旣得稱泣血稽顙豈非哀乎不知泣血稽顙之文以稱斬衰三年也不稱哀子避嫡母也猶繼母在堂父沒而不敢稱哀者畧同且以前母之子猶當避後母豈有妾子而不避嫡者乎

客難隅反八條

塡詞名說云塡詞旣出則詩亡客曰三百篇固具在也豈因詞而亡且塡詞小道耳子何尊小道而反卑古經也余笑曰此指宋人詩非指經也且併非指唐以前人詩也蓋詞莫盛於宋而詩遂衰故云云爾若論前乎此者則漢魏六朝唐詩具在何但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二雅固具在也何嘗因春秋而遂亡

余奉木主說云五世祖以上祧主冬至則共祭之客曰不幾於古禮之大祫乎無乃僭乎答曰古者祭禮限嚴大夫士干祫乃得及其高祖今制從寬許人追遠庶人業已得祀及高祖則溯而上之豈可竟成廢閣而不得一享子孫之血食乎且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凡民宗族不齊及歷世以上者一旦廢之心亦不忍然大祫

之禮孜親廟諸主及毀廟諸主總合祭於太祖之廟余
余說則則於高曾祖考而外祭之則地不同春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
廟公羊曰大祫也又杜佑云祫以秋濮議張忠曾太常議皆謂祫以冬
余今說惟於冬至祭之則時不同也亦所以避大祫之
意也雖然今禮雖止許人祭四世而律曾無明文禁人
之更溯及上世因以沿襲遺俗稍申孝思耳若有明禁
亦自應輟止

客或難余格物之說時適留坐客即指云尊僕何以不
置茶於盤置餅於杯何以不置茶杯於中餅盤於邊蓋
茶餅杯盤物也其置之之有宜即物理也尊僕必置餅
於盤茶於杯置盤於中杯於邊者即窮至事物之理是

也若士君子能充此義及於遠大無不克盡者是所以
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余曰此是
物各得所先儒亦有如此解者然非紫陽窮至事物之
義也雖然余謂即此亦政見當以去欲為先耳設使奴
子此時或貨色眩馳或忿驚撼中與私為構情想交關
將有錯安茶餅傾碎杯盤而不自知者豈能一一使之
得所蓋奴子雖是不能無欲而此時方對上客而恪供
其事此中亦虛靜耳奴子且然況士君子暫爾且然況
於能久充此而能格去物欲不為惑亂而常虛靜則有
以復其本體之明由此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豈有疑哉

客難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又言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化育又言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也烏可遺卻事物
不窮其理余曰中庸之言位育固已其始不本原於戒
懼慎獨乎其言參贊不本原於能盡其性乎言合外內
不本原於誠者之自成乎蓋後段聖賢功化未易遽臻
政須先修起手功夫為主乃入裏得力耳曷不取中庸
全文一細玩之摘一二語未是確義

客難去物欲之論自好政可為獨善其身者言之若欲
治國平天下豈可不窮物理如禮樂兵刑自須講習討
論余曰固也然亦必先以去欲為主子曰修已以敬而
終之曰修已以安百姓中庸本於人所不見而終之篤

恭而天下平即大學本文其釋修齊以前事無非去欲
不待言矣即釋治國亦云誠求云興仁讓而戒貪戾云
藏身之恕其釋平天下也則以絜矩絜矩之道忠恕而
已倘非去欲以存誠則焉能忠恕而盡絜矩之道乎雖
然余謂即禮樂兵刑亦必以去欲為主者也禮器云禮
釋回增美質子云求得當欲不以其所令之君子莫為
禮也是禮之必於去欲也舜典典樂教胄子蔡沈云所
以盪滌邪穢斟酌飽滿養中和之德而救氣質之偏者
也記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流辟邪散之音作
而民淫亂又云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樂之必於去
欲也師卦開口傳說師貞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是兵不可以驕也禹謨云

刑殺於繇刑民協於中呂刑又云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刑又不可以欲為者也

克己復禮去妄歸誠化念還心盡人合天總是一義朱子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之本然二語尤為詳括然遏欲存理二事却是一事如鏡然去垢則還光如月然魄滅則明生故愚謂格物為格去物欲斷無疑也格去物欲之學方是實學格去物欲之功方是真功格去物欲上得力方是真得力讀書窮理之事不過是借資假道耳無關實踐躬行處也擬諸往哲無非合者百世以俟不易吾言

客難若謂格物是去欲則無物欲可格時當作何事答曰此時亦不妨讀書窮理然先儒多教人靜坐靜坐者涵養也政以存理而去欲也如朱子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又云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劉念臺先生云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觀此則先儒之所重輕先後又可知已且無欲可格亦復談何容易耶

客或援山陰劉念臺夫子語云心以物為體離物無知子謂格去物欲不亦與山陰之旨相背乎噫此殆未嘗細心讀山陰夫子之書故也山陰此語即孔子無知叩其兩端而竭之意非謂不當去物欲也蓋余所說亦是去欲非去物物欲二字不過因格物物字連文舉之耳物欲亦是昔人成語非愚創語且今就山陰之書略舉之如云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如云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如云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如云不慎獨如何識得天命之性如云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豈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如云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如云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如云人生而有已即有物欲之累學者以克己為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山陰於去欲之訓蓋諄諄也如此而奈何以為相背謬哉且山陰論學處處皆消歸慎獨慎獨非

遏欲於將萌乎非為善去惡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乎余故謂難者未嘗細心讀山陰之書也

稚黃子

萬物章第一

萬物之成惟翕翕斯靜靜斯久久斯大故惟翕之成也為能大

闕洩章第二

百無一可以闕而後洩其洩也必審如不獲已百有一可以止而輒靜其靜也必固如不得不已

戒慎章第三

萌於心必戒必慎況於口乎口無迹也必戒必慎況文

字乎文字未加諸施爲也必戒必慎況於事乎故有德者慎心如慎口慎口如慎文慎文如慎事任者反是

勞逸章第四

常居勞故得逸常居逸故得遂常居束縛故得蕭散常居不足故得有餘常居勉習故得無不利

至道章第五

至道惟靜守靜者完完者得天是故夫人終日可無言也終其身可無事也而已言已行矣若是者其言不言其行不行以爲夫人不可以無言也而言其言溢夫人不可以無行也而行其行贅溢且贅者內毁己眞而外傷物之情傷物之情者物亦反傷之眞喪其內物傷其外是謂重傷重傷者故不可以久夫惟守靜篤者其命自貞其道自行

微乎章第六

微乎微乎鉅而基乎未乎未乎突而至乎無傷無傷俄決其防綿綿延延而將益長矣故君子慎始

輸財章第七

輸財者急於事先緩於事後輸情者偪於相借置於不相用故折氣以見恭者不可以終日扼腕以相取者不可以終朝也故君子密以持己而恕以待物密以持己故未然不受欺恕以待物故無後怨故惟君子爲能先知物之情也

稍喜章第八

稍喜事中已驚稍預於人事已喪己之務旁引稍聯已妨正業可不嚴與

獨立章第九

不爲剛屈不爲柔從不爲得盈不爲喪餒力行者近仁自勝者謂強故君子獨立而不倚非故遠物中自有所奉持之也

什襲章第十

訒于言慎于色端于動止君子之所爲什襲也交物以之

口吻章第十一

口吻目睫可以占人知其宵小而猶近之是猶搏虎與狎蛇也小爲其所污大爲其所螫矣慎矣哉

爲眞章第十二

爲其眞毋爲其僞爲其久毋爲其偶爲其逸毋爲其勞爲其安毋爲其危毋以眞易僞毋以久易偶毋以逸易勞毋以安易危守茲勿失志氣日出吾以觀其得

氣張章第十三

氣易張抑使下心易滿克使虛欲易躁止使靜體易佚強使作強力不息順受不堪沃苦既飫然後得甘故自然不可任也唯無任自然迺得自然自然之極目耳口鼻手足目日出其聰敏堅利以與物爲正而況於心

乎

失在章第十四

失在卒得在審大智同人以游理下愚𢟪衆而獨用大智修業以俟時下愚怠放而急獲大智詳慮以善斷下愚輕就而多悔大智公觀而謹擇下愚偏聽而好徇大智守已而求內下愚見欲而趨外大智養精以周事下愚役物而發疲惟其審之極是以無失

自戒章第十五

自戒而不能守猶無戒也今日悔之而明日犯之其心之亡也久矣大道焉出入

學者章第十六

學者之乘日譬如當暑而操冰也潔盤盈傍匕箸陳席安坐而期以享冰冰泮久矣爲學者俟安居飽食物務無干直高枕肆志而後讀書日逝已久矣故安排勞干人日月駛于天幼忽焉而壯壯忽焉而老發憤者尠鮮克有終神智暫啓旋而復蒙匪學云蓋人自少克成也善爲學者不自生累則累去半累至輒決遣之惟疾則累去半累無可遣則應之而乘累隙暇以爲學則累去半故善爲學者累有三去而累寡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成務章第十七

成務在一毀在二三併其力賁其日日積力併以治一事庶亡弗舉焉早爲而夕輟明日又徙業而他之雖有神明之資聰明殆矣夫千金重利也析而爲萬以謀作業則無一之能息擇一業良而善居之則利且無算故曰擬著之鄙君子觀理

逆形章第十八

道惡在在逆形彊與忍之謂也身欲佚故勞之體欲佻故重之目欲豔故闇之耳欲哇故靜之鼻欲香故淸之口欲腴故淡之舌欲話故默之腎欲洩故窒之肝欲怒故平之心欲機故樸之若是者無事不與形逆逆久成順順成而筋骨堅強志氣發陽精神光榮慧知日生將通於神明故可與成性可與定命矣

君子章第十九

君子之靜蓋無爲而有事者也無爲故力完有事故修日進以完力肅日進修之業故安而不墮習而不斁不得已而後發其發也大且光矣

輕信章第二十

輕信者中無識也輕諾者中無守也其道在使內重而已矣耳審而後受舌審而後出耳舌之際間不容寸有如重關焉者蓋內重也

治身章第二十一

君子之治身也如治器夫器委擲中露則敧邪久度闕而不用則蠱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則壞是故[illegible]

者委擲中露者也脩厥修者庋閣不用也不量才以穉術見異而輙遷之是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若是者終身罔獲亦弗振矣

矯之章第二十二

矯之強之拂之逆之禁之遏之作之振之久之自馴乃幾有成有成斯志可以行而無憾于為人書云君子所其無逸

杪忽章第二十三

杪忽之積廼多其散也欻耗百年之為日也幾何五常之為德也幾何一身之為力也幾何不務積之乃務散之以為鮮予不瑕有害喧行盡矣

事親章第二十四

君子之孝其道光大小人之事其親也惟謹與勤而已矣謹故敢德鮮勤故㬥事寡順親之道也故嚴父配天必有基三牲魚腊必有質苟無其誠禮不虛行故惟孝子能知禮之實君子小人其揆一也

陰血章第二十五

陰血之作惟忿制忿惟預故集厚于心慮物自我傷養恬于氣慮和自我戕撓強以屬理滋潤以制火久斯無沴矣是故寬身之仁上下旁達而福物來成也夫陵敖長于平日刻礉著于隱微而求以一朝克之克可倖哉

天下章第二十六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一人之身亦善居少不善居多故從所見為善不善不相敵矣是故始見不善惕然若驚再見而昧其明三見而奉以為程惟君子為能學以明道確以守已嚴以絕引慎以納交故可以無患也仲尼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飲食章第二十七

食飲小節也人能忍其所嗜久之則清剛見而浮肆歛矣欲損則天勝情淡則志貞于是乎觀之

御物章第二十八

法使人畏禮使人敬德使人感道使人忘率道而下至法已極法外出智則是鉤距機變之巧而已以此御物

殆不可久

耳目章第二十九

耳目口體陰器也視聽言動陰事也惟聖人能以陽道純之壹之于禮是也水之質本寒也以火沸之可以熱用田中之草本賊稼月令云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變化而用之為利農功之巧也禮于德為火能速化萬物而易其質者惟火故惟聖人為能善用之以反陰為陽化器為道

不學章第三十

不學無獲器與手習而後得利辭與口習而後得順途與足習而後得安夫鳥戾于天廻翔足樂也方其毳毛

而習于飛斯亦勞矣夫神明托于官骸意象寓于器數調迅生于蹇澀圓融起于嶄峥有待者無待之基也無方者有方之積也惟誠習之久者能化化則通通則明明則上形上形故技可進道人可達天反是而為說者距夸則匿仲尼曰下學而上達

持己章第三十一

持己也謙毋僞恭毋諂待物也寬毋縱厚毋泥夫謙恭寬厚四者德之盛也其過也將失況傲慢與卞薄者乎其君子克之也必力

治性章第三十二

毋以物累形毋以形累心毋以心累性故精于治性者

忘心精于治心者忘形精于治形者忘物顏淵曰囘坐忘矣

閑身章第三十三

閑其身心且越而出矣夫身之蕩而不静也心必亡然則君子無動者乎曰有動動以道以道者動而静嚴而不蕩君之勞也昧爽而待旦日中昃不食臣服勤在官驅馳奔走靡事不為孝子力穡而牽車牛何其不敢静也道動而動而身未嘗少間之不閑也心未嘗少間之不存也夫奚蕩哉

撰書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有聲韻叢說已著錄是編皆所作雜文諸篇之末間附王猷定柴紹炳沈謙評語先舒自記云惟三君語畧載數條以其為亡友之筆故也則是集乃先舒自訂矣中頗多考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行筆頗雋爽而不免於作態弄姿大致好辨如毛奇齡而才與學則皆不逮之其論太王好貨好色一篇謂孟子意是而言非論說大人則藐之一篇又謂其言太過猶王充李覯之餘習論格物為格去物欲亦姚江之緒語觀其答徐古周書稱近於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子不動心又稱住即是動動即是住無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其所學固可見矣論韻諸書用力較深而亦未究其本原如答友人論韻學通指一書謂音當分古今不當更分南北其說為是謂古三聲不通用則非與柴紹炳論翻切三書專取合聲亦後來之捷法必謂下一字不拘本部則紹炳所辨饑機咫尺淸靑諸字先舒終不能難也

思古堂集四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古堂集四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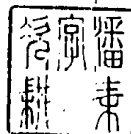
思古堂集序

文章品格萬有不同語其大凡各有三種有花葉之文有條幹之文有根柢之文敷華摛藻纂組雕鏤是謂花葉之文辭工矣而未深乎義也考典制論事理辨博而不浮疏通而致用是謂條幹之文義暢矣而未幾乎道也若夫窮天人之淵源闡心性之閫奧羽翼六籍綜貫百家此則根柢之文道備而辭與義無弗該焉近代文人有能爲花葉之文斯已囂然自命作者其能進乎條幹者十不得一而進乎根柢又百不得一也蓋非賦才有限從入之路既殊則終身造焉而無所變化與且夫載道之文非可緣飾而襲取也必也學問真純識見堅定刱于中而襮於外乃能左右逢原苟徒以文字刻畫則雖高談性命亦猶是裁花鏤葉之能事而已於道何與焉錢唐毛子稚黃少負軼材爲西陵十子之最其詩篇傳妙得騷雅之遺則已乃脫去

時徑自名一家中年偃蹇不與世合戮力而爲古文辭沉深壯闊一去綺靡之習而上與古人爲朋既而臥病牀榻者十餘年澄懷味道氣益靜養益充久之病愈起而著書勞肌分理剖膚見骨於學術異同人物白黑確然其有定見超然其有獨得非強爲論辨也蓋不容自已而出之者也所著潛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詮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近復有思古堂集嗚呼盛矣毛子之所作蓋數變而深于道會其所已工而勉其所未至必究極根柢然後止可不謂至難焉要惟其人落落穆穆沖恬清素遊心物表不嬰世事故能斂華就實與道合真蓋毛子之書成而其人已渺然于塊壒之外矣昔者漢末嚴遵隱居成都潛光葆和而博學無所不覽著道德指歸論傳之至今魏文帝稱徐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中論十篇行於時矣夫二君邈矣高風宛然遙遙千載惟

稚黃之人與其文皆與相匹後有讀毛氏之書者其以余為知言也

與

康熙乙丑仲冬日吳江潘耒拜撰

思古堂集自敘

讀書易見理難夫理天之理也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周書亦云面稽天若夫我之心與天之心果得相值而後可以言見理理見矣則其言皆有所不得已人行宜陸也入水則溺有人焉指水為陸而人多無辨且輕信遂欲蹈之旁有知其為水之人而惻蹈之者之必溺雖欲不言豈可得哉况其界於疑似者乎哉此特愉目前之形耳而仰可推諸天下與萬世乃知古之人果皆有其不得已之心先舒既罕讀書詎云見理而時乎有言不能自止反而思之匪言則多于是乎錄之間亦有偶衝筆墨而且及詩要是不得已者為多庶幾哉與古人之心或亦有可以相質者云

目錄

第一卷

論

議

辯

說

駁難

第二卷

策

啓

書

第三卷

序

題跋書語

記

傳

第四卷

古樂府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紫陽洞
沈無囘先輩與宅
怨忽
暮雲
請沈漢儀新詩兼送之燕
飛來峯
蟬
答吳岱觀惠書
病中與岱觀
贈茅漢威
對酒作
記昔
漫興
一病
示鵠臣
山中雜興十首
秋夢
移家與鄭明略
送胡文漪之燕
漫興
一笑

七言律詩

送徐伯調張木弟姜桐音歸越
南湖懷古
居墓
顧鶴中館作
新歲爲顧貽勇文之翁作
奉贈張用霖先生
雲鵠亭南宋建任阜亭山半亭觸崇先寺也
題崇先寺浴龍池宋高宗嘗洗手因名
壽[illegible]蒲蔡母胡太夫人
登鳳凰山作
[illegible]日宜[illegible]龕四兩
勝果寺和宋務裳先生
奉和務裳先生西溪看梅送訪陸氏隱居華訂再遊之作
高山人王西山
送王五文還山東
飲芽雪鴻齋中作
答陸老由
寄懷錦雲
奉贈張卿子先生
寄施隱山少參分守臨袁兼懷陸景宣
皐亭道中
沈開先招同徐古周張赤師關查度觀雪
虎丘酒肆送葉緯如徐大文之濟南
姑蘇值金道應飲中作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館

聞丁藥園燕中信遠行此作
錢王祠懷古
詩忠祠
贈漢陽王懷人亦世兄弟
寄徐敬菴
寄吳樵
答沈聖昭
答沈寅工贈別
秋
卜居
王津園
喜傑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答張勤伯
飲沈公翰宅同羅隨閣參軍沈漢儀諸虎男
過倪魯玉看牡丹作同李東琪王豹采
送倪魯玉光遠之燕
與莊蝶菴小飲
寄懷常州陳鼎明
倪魯玉日覲光遠賓穆邀賞牡丹
示呂門駢望

五言排律

遊整菴
酬關六鈐先生見懷兼傷令嗣查度二十八韻
贈胡克生
壽江太君擬溯亭子觀母夫人也
陸梯霞五十
秋日送姜眞源之濟南
弔吳錦雯
贈葉雲將之嘉興孝廉六韻
同汪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酬徐[illegible]若
送潘稚赴北雍兼寄洪昇
夏雨

七言排律

爲越中姜母八十定菴太夫人也

五言絕句

梅邊
題諸君簡小像
王子行宅古梅
秋興
偶題
秋興二首
秋思
丁勗菴寫眞詠二首

六言絕句

贈客
漫作二首
江頭即事

七言絕句

秋日酹素涵武令小飲曾侯適至
晴日
睡醒
冬暮送孫介夫之吳門
鹿苑葵花
酹宣城劉望之
聞舊家遺詩開卷生感漫題十首
懷葯園四首
贈晉安林西仲二首
題山外山山房爲李秋水
伍廟
題竹
漁舟臥者
沈友聖過訪不值簡此
哭潘新潭二首
送壻徐華徵北遊三首
偶作
寄沈去矜
壽孫老親母王夫人烟玉卞珍瑤賓漢琮尊慈也三首
五日作
題畫
田家

論

錢唐毛先舒稚黄字一名騤馳黄著

賈彪論

漢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余謂彪之意善矣然不養子者禁之不聽罪之可也而要不得與殺人同科葢父子之恩俱屬天性而父子之分則尊卑懸殊父母卽殺成人之子應無抵命之法而況在嬰地之小兒禮降三殤亦有無服之殤明年有長少卽情有降殺也然則殺小兒與殺成人者同罪然且不可可以同于殺他平人哉彪可謂因仁而害義者也既害義亦倂害仁夫以不舉墮地小兒之故而戮其父若母豈非賊仁之大者哉葢古人用刑必有所極有或加輕

無或加重爲小而過峻于其大爲卑而過峻于其尊爲幼而過峻于其老顛哉法已或謂彪必以輕刑禁之不得故從而重之不得已耳曰罪有成例者也不得以其犯少而加輕亦不得以其犯多而加重辟如今律或犯罪止應杖者一人犯則杖之千百人犯亦杖之豈以犯之者多而遂加以徒流徒流之而犯者又不止乃更加之以大辟者哉或曰彪禁雖若此而實未聞其殺一人則民自聞風不敢犯彪亦姑爲是懼之云耳倘果有犯者未必置之死曰此非政也子曰敬事而信又曰民無信不立商鞅徙木令猶必行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若姑用是爲恐喝而法不果行是懸空文以示民不信尤非所以爲政之方也且彪亦未嘗不因是殺人也時城南有盜劫害人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夫彪既預懸殺人同罪之制而盜劫害人又所謂殺越人于貨必當誅而不赦者也彪且緩之而急于之北觀其語直重此婦人之罪謂加于此盜案驗其罪云云則爲得非殺夫人情莫不愛子而尤愛初生孩提之子不養者葢廹于不得已耳王粲七哀之詩曰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閒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想父母棄子之極苦當必爲之惻然傷痛況我爲邑長于斯而不能使民家裕人給樂育子孫而至此極則離之辜也不思引爲己罪而忍更加之以酷法是獨何心且倫者生民托之以立命者也倫莫重于父子而紊其刑章以亂之三綱泯矣此豈古聖人明刑之中克天德而自作元命之意乎宋俞偉字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文使歸諭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閒而活者以千數然則善教何嘗不可以化民又安事乎峻法司馬光著家範莊莊乎君子之書獨言不孝不慈其罪維均引康誥元惡

大憝云云作証此說爲非葢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不慈雖不謂無罪而不可與不孝之罪等昔鄭子南子皙之爭葢昆弟也而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是弟猶不得與兄較而況父子哉且康誥所稱元惡大憝乃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之徒如父不慈而輒以元惡大憝名之則是夷君親于臣子而上下亡等豈非亂倫之大也哉光釋書既訛而立言大不可訓余故倂爲詳論焉

論屈建非孝

楚屈建去芰事國語稱之而唐柳宗元非之宋蘇軾又是之毛子曰柳子之說是也夫人子事親必以順命爲主而大違道者則不敢苟從建既知夫子承楚國之政法刑在民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比後世則其爲賢也甚多豈以薦芰之小節遂足掩之哉舍長立少變倫之大者也而太伯虞仲陰窺父志而欲成之乃相率而逃于荊

蠻之墟聖人嘆以爲至德而况于萬舞之末乎哉古所謂祭之以禮不可踰越者言其大也如魯之郊禘考仲子之宫獻六羽之類是也假令子夕疾而屬用牛享則不可以從妾曾何足以爲千國之典皆公父文伯母之不哭子以爲必多曠于禮母言之則以爲賢妻言之不免爲妬子夕屬子勿薦芰則美建則何可以去之哉夫亂命之不可從也魏武子欲以妾殉陳乾昔欲使二婢子夾我子固不敢非禮殺人而以成其父之惡若夫飲食嗜好細微瑣屑困臥在牀丁寧之語在人子之傷心如何且將惟恐其志之日將屬其後之人世行之而忍背之以同于亂命哉其在禮日就養無方又曰思其所嗜又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違父將沒之遺言以自見其能剛正而非其父之不忘私欲惆哉鬼巳此豈其爲孝子之用心似之言曰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唯屈是問子木固不忍爲此余則以爲建不去芰國人未必誦太史未必書天下後世未必傳自建之去芰而千載後皆知昔楚屈到有名宗老而祭必以芰之屬彰父之陋又孰甚焉故余必以柳子之說爲正論也可以教世之爲人子者也

洛誥論

盛者衰之漸也恩者怨之萌也忘嫌者大嫌之繇起也余嘗讀尚書而嘆周公之居功名未盡善也然是不在流言之日而在作洛之後何也二叔挾武庚以畔此天下之逆臣傲弟也變生骨肉猝起不意雖聖人亦且無如之何至事平變定君臣釋然雖可共相保明而爲臣子者謂宜時時懋焉自懼終不敢履嫌而蹈疑乃公旣營洛矣而欲使成王遂居之此不善遠嫌之大者也蓋公地最尊親功亦最大京師與外鎭嘗與王分治之說使成王居洛則周公必居鎬關中形

固勢便武王嘗用此東嚮以取天下矣而公奈何慮不及乎此或謂公欲王居洛而巳明農以去豈有關中之意哉曰公之欲去其心也而不得去勢也勢不得去亦公之所計及者也何者後君雖欲去公且留之且曰襄我二人曰篤棐時二人則公自知不可去明甚其曰明農特大臣之體耳唯公雖有欲去之心而自知有必不可去之勢旣知有必不可去之勢則人亦無能共白其斷然欲去之心是公豈得爲善避嫌者哉且居東之無恙亦幸耳貽王鴟鴞而史曰王未敢誚啓金縢問諸史而曰我勿敢言則王是公甚怒公甚公豈不知之而奈何後猶出于此又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大宗臣之功誰出公右則此語亦豈嘗自公發者王遂曰亦未克敉公功幾于刺矣且當時王亦長矣曰予沖子夙夜毖祀是祭則寡人也又曰余小子其退卽辟于周此皆何等語公儼然當之也故嘗論之周公老成而坦

蕩成王年少而英察凡公所以自處者皆後世人主之所不堪者也而王所以處公者亦皆人臣之所不堪者也雖然公無心王有心矣嗚呼以公之聖成王之賢而且若此後之居君臣之際履功名之盛者愼矣哉

顔子不違如愚論

凡物之無其質者投之以物必不受也何者無以爲受之也蓋凡物之情有中實者矣有中虛者矣有中虛而實實中實而實虛者矣吾不得其量嘗觀於所受昔人云小人之所有深賢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有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吾亦曰聖人之言投諸次於聖者而無所逆次于聖者之言投諸賢人而無所逆若廼大相徑廷皆其投之也亦無逆非無逆也不得其所爲逆也奏鈞天之樂於蚍蜉之側彼蚍蜉有觸知無聞也是不得其所爲逆之形也故聖人投人

以言莫喜於善逆雖然中實者內先有物物入必逆非善逆也不受也中虛者知其受矣亦知所逆聖人喜之其中虛而實實者是與學也抱虛爲質以距萬物有其虛者以溢乎心之量故來者舉不足以叩其心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若夫中實而質虛者內含聄質而不自多其光志有定嚮而不自執其方待物之來中通而善入猶牝壑而竅以爲虛也彼其於物自善其受而北於聖人之言乎哉昔者子與回言終日而不違如愚非不違也自無違也亦非愚也無所用知也蓋所謂有其質而能虛者也嘗論聖門之學曾子以實爲主而未能虛子貢以知爲主而未能愚知而能愚實而能虛其唯顏子哉或曰夫子六十而耳順顏子之年纔半是而已能不違然則顏子殆聖也與曰聖人以我心爲量顏子以聖人爲量者也夫子之順無所待亦無所擇顏子不違必待聖人而後無所擇是所謂一間之殊也若猶

是聖人也斯且日暮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言矣況終日與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

聖賢論古始終一轍而說屢變非變也立一說于此又立一說于彼彼之說顯而此之說益成故非變也將以推見其至隱也夫待人行事之既著而後論之則得其迹或未得其心將沒其事之著者而專求心則亦不可以得其心唯兩說既立而人之表裏俱可以見則雖有參差之形亦秪以成吾一說而已昔者子輿氏工于尚論者也顧其論往往不專一說卽論柳下惠而目之曰和古未有以和稱惠者稱之自孟子始而後人遂翕然謂惠爲和旣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且介之與和道之不相謀者也和不兼介介不兼和此易知也旣以爲和又以爲介以爲和則汚君小官裸裎袒裼無乎不可以爲介則雖三公不與易是說之屢變者也然試推論之此論和非論介也何言之自二儀剖泮道無弗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昔者伯夷得聖之清者也而孔子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和之至也蓋無容天下之量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清而無高天下之節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和然則三公不以易其介者亦清之至也清之所至和亦至焉是合二德而適以成其一德者也合二德而成一德是之謂全德雖然孟子不以惠爲聖之介而必曰聖之和又何也著其心也嘗考柳下行事無往而非介矣直道三黜介也嫗不建門之女而不及亂亦介也臧文仲媚爰居而惠非之亦介也至于自愛其信而不肯証岑鼎不可謂非至介者也乃孟子獨斷之曰和則以其外之介適以全其內之和云爾天下外之不足以勝內也久矣且柳下之介亦政所以爲和耳蓋和者德之隣于親愛者也今有人貪千金之璧而舍其子斯謂之忍忍則非和我與介

周旋久而一朝見三公之位而遽舍之其爲忍孰過于是故柳下無往而非介則亦無往而非和不以士師易其直不以不建門之女易其貞不以文仲之不與立而易其剛不以齊鼎易其信皆不忍舍故以就新斯政以爲和也已矣而孟子直推諸三公焉然後惠之和全而孟子稱惠之和亦全今夫有夜所以生旦也四時寒暑且秩如而得旋規之妙運焉稱聖人之德必合說之異而乃始全其說之同也故曰論惠之介者成其和也

論漢景帝鄧通事

昔漢文帝嘗病癰鄧通爲唶吮帝問通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時景帝爲太子帝使唶癰太子唶之有難色已聞通爲帝唶癰乃怨通及卽位通免已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通遂寄死人家毛子曰寃哉通也夫吮癰佞

幸之常態不足惡至于莫如太子之對與自應爾亦何罪哉夫亦豈
之寵通太過然通謹身之人不過以寵得賜銅山致富非有他罪
惡必當誅者也景帝即位優容保全之足以由存先帝之心于國家
事固無害嘗癰難色不以自責而反怨通豈不悖哉雖然余又以為
文帝實過大抵事之尤難者君子不以之責人人許世子不嘗藥春
秋必書弒嘗藥易嘗癰難嘗藥常禮而嘗癰則禮之不經者也孝子
之事親以禮慈父之待子以禮出于非禮責其子孝子猶或難之況
其未能純孝者乎昔易牙烹子以謟乎桓公之口未聞孝子當殺兒
以食親也夫差病句踐嘗其惡未聞孝子之必當味溲便也蓋奸雄
嬖人所以自媚于所尊而求得當其欲固有遠出乎父母兄弟妻子
之上者蠖屈以求信太甘必伏苦矣假令桓公責五公子以必如易
牙夫差責文以必如句踐亦難已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文

帝嘗望其子而試之以難卒致殺其所甚愛而致子亦傷德則文非
其過也歟至于鑄錢當是實事然非論也是文帝久已賜之者也先
皇帝棄羣臣無幾何時而求其所甚愛之罪一何急遽如此或曰相
者謂通當貧餓死則事已先定非景帝之過嗚呼相者謂通貧文帝
能使富則通亦既富景帝何難使之不貧且使當日稍寬假之亦何
至一簪不得簪身以死也夫景帝真不孝矣哉

論董子語

董仲舒對江都易王謂越大夫泄庸種蠡設詐滅吳不仁且曰夫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儒遂奉為名言而不敢
違也予曰董子之所謂非也是將使後之儒人相率而出于無用且
錮聰明才傑之士使不得展至使用人者遂薄儒術為寡效且僨事
為此故也蓋道誼聖人之所尚而功利亦聖人所不廢者也特須正

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所以德日起而可以大有為子曰敏則有功
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豈其不正誼明道而
利與功亦不廢大學君子先慎乎德而未嘗不及乎人土財用也易
言功利甚多但須得正耳仲虺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武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大雅文王大明緜至于皇
矣篤公劉頌之天作武酌桓諸篇皆敘述周家利用遷國行師翦商
命以成大勳之意非功利而何子曰足食足兵周禮一書多理財治
兵故知古聖王雖躬行仁義而亦未嘗不務富彊然則不正誼但謀
利不明道但計功此苟且雜伯之術但曰正誼固有利但曰明道固
有功此迂儒腐生之學釣無當于聖人之道也且此語為一己言之
或可為任國家大事者言之則尤不可泄庸種蠡政所謂任國家大
事者也雖未必同于三仁亦豈可竟謂之不仁蓋事雖出于詐諼權

術而乃心則在于忠君而救民昔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求美女文
馬他奇怪物獻紂以求釋西伯君子未嘗惡其用權術以脫君于難
蓋用詐諼權術者功利也而其心主于急君之難紓民之困即道誼
也道誼仁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人臣子而靳保道誼之名豈
功利之謂坐視國家淪陷而不肯救此真不仁之大者尚何誼與道
之足云且人主亦安用此等臣哉君父一理也設有盜求其父將殺
之而實不識父執父以訊子子答是父必殺父以為非父則生父夫
是父而謂非父是詐也功利類也曰是父者誠也道誼類也守誠而
殺父行詐而生父孝子于此宜如何答此豈待權衡于義理而後決
之也且如子報父仇可以告長吏使伏罪豈不甚正而無如其勢不
能何則唯有設機變以措刃于讐人之胸否則讐必不得報越于吳
政類是必欲以正勝則將上控天王而請方伯連帥之師征之然彼

方爲摽木爨狗以立威覬攴陵僭勝而又爭長于黃池東遷未之周天子能討與哉果行之不唯不能復仇也且更自速禍矣天性靈活元非木偶處變事而不許其權曰正誼明道固如此是將遏絕天性而木偶夫斯人矣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忍君父之危亡而必欲自抗其硜硜之諒是守授受不親爲禮而嫂溺不援之人也若親重于嫂是又豺狼之不若者耳夫談道誼而致人豺狼之不若其何以談道誼爲哉

陳咸論

謹也者君子所以持身而善世也至於垂家誡教子孫尤兢兢於此皆父祖周詳委曲之至意止慈之道固當然也故孔明誡子慆慢險躁而馬援願子弟爲龍伯高不願子弟爲杜季良皆是意也自後世驕凌假涉之風開遂誤以客氣爲浩然之氣乃謂傲爲賢者非哉者

誠傲則恥以爲好詐而逆折之此人心學術之一大厄也昔者陳萬年病而教戒子咸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自漢書載此事而千古以陳咸爲美談自余觀之非定論也萬年爲人諂亦有之然廉平內行修若一周慎長者也見其子之大不類已而諄切以訓之豈其意出于諂者哉且以瞽瞍之頑而舜見之則夔夔齋慄故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事父母幾諫作亂命之不可從也亦自應有由避之法而無直斥其過之理況父方且在病困而丁寧告戒於枕席之間此無論是否人子所當涕泣祇受而不敢稍有違言者也既睡去不肯聽而反以教諂推其口使萬年一怒而疾遂凶幾於弑已咸居官以殺伐立威至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治放嚴延年而其廉不如奢侈玉食是咸固酷吏而兼之貪所行皆萬年之所不爲者至賂遺陳湯求入帝城死不根則又何嘗不諂哉以免官歸故鄉憂死又何嘗不熱中富貴者哉是萬年之短咸亦蹈此萬年之德咸皆蔑如咸之不如萬年甚遠而奈何不察本末遂因咸語薄萬年而更以賢咸啓人子以愎不受教之心且敢矯爲惡語以悖其父大非所以訓孝而爲天下後世法此不可以不辨者也無逸曰乃諺既誕侮厥父母正此類耳昔者堯允恭克讓而丹朱傲在當時安知丹朱不以堯爲諂也哉

許武論

東漢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于是割財產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僮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其弟克讓而鄙武貪晏普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分財自取譏今產增三倍悉推二弟于是遠近又稱之毛子曰巧哉武也以僞多取財產之故使二弟皆得貴而巳亦更獲大名一舉而三得志焉

微武其誰不欲爲此其多取而二弟讓不爭必陰相關約謂如是則彼此皆利焉且兄弟五倫賢者也而舉武孝廉則武之善行必其素孚于人矣一旦必欲與弟分財而又爲此在弟豈不心知之則雖不關約猶關約矣夫君子制行以誠以正固不欲飾善以形人之惡亦復不欲飾惡以形人之善儻有人于此故爲不忠不孝而曰吾將以此形君父之慈仁世亦豈有此忠臣孝子乎哉是武之爲此詭且不衷莫甚焉況又未必不相關約哉功名富貴得不得曰有命進以禮退以義求之也以道而乃巧其術以釣之無論爲人爲巳皆君子之所不取者也昔蘇秦求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不得得太公陰符之謀簡練以爲揣摩余以爲武分異多自予非篤行也殆即秦之所爲簡練揣摩也始甘受貪婪之譏是亦忍痛而引錐刺股與

崔浩論

夫佛法之行其來久矣蔭覆生靈于其中者不可計數間亦藪奸豈盡爲惡卽以爲虛誕而欲去之亦宜衰之以漸或下詔不許私剃僧尼擅創菴寺久之當有日滅之勢豈可一時猝驟而竟窮盡其根株窟穴也斯酷之甚也北魏崔浩不信佛與世祖言數加非毀後因長安寺僧便室有弓矢矛楯大得釀酒具又爲屈室私行淫亂世祖既忿之而浩因進說遂詔誅長安沙門勅四方一依長安行事無少長悉坑之時寇謙之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受僇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夷三族雖因國史禍亦從來而世祖亦被弑焉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長安沙門非法罪止此一寺可耳拓跋氏累世奉佛世祖始亦崇禮敬重多人爲僧初無預禁又不寬之使得歸俗而一旦遽盡加之戮豈非暴虐之極哉嬴政阬儒四百六十餘人千古遂以爲鉅惡而天下亦因之以亡計讞所坑僧

盡于魏境則豈不數十百倍于秦諸生哉況浩師事寇謙之受其法術而仍導燾以崇奉天師其于佛法則又奚擇迷謬至此不知其所云夢與鬼爭者爭何義也上疏于燾以謙之比河圖洛書且稱淸德隱僊不名自至斯誠陛下俾蹤軒黃應天之符詔君如是而至于國書則又不知春秋諱惡定哀微辭之義且請立石刊文謂彰直筆而卒罹于極酷平生多智至此神昧儻亦古所謂天奪其鑒者哉或曰嬴政阬儒固惡恐非必由此亡天下曰秦亡以太子死胡亥立而扶蘇之出監上郡兵也以直諫阬諸生故政不阬儒則扶蘇無直諫之事矣秦扶蘇立天下不亡

王新建論一

王新建伯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諼非正道又詆其學術以爲異端嗟乎何其甚哉其學術姑無論凡濟大事者當觀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于邪卽行之以誠君子之所惡者也君子必無與人之誠于爲邪也心與事果出于正以詐行之以期濟事君子與之子貢賢者其游說于齊晉吳越之間使十年之中五國各變然且爲之志存魯也志存魯卽行之以詐君子與之孔子與蒲人盟毋適衛出東門遂適衛則又非徒子貢爲之也當日新建之破宸濠也使不爲假檄以疑宸濠之心又不爲密書以使與其黨自相猜貳兵勢未集迅雷驟興以晏安既久之天下而武宗又盤于佚遊天子左右近幸之人亦多受其金錢陰相要結彼逆謀已素蓄久而潛逼之劇益且數十萬天下事豈可知哉當其時以危易安伊誰之力而可以用詐少之哉至于計禽浰頭賊與平八寨斷藤峽諸賊遂使賊藪盡爲治境人無梗化百姓感德雖用機智仁莫大焉江彬桂萼奸巧之徒讒忌百出究于新建何

損適成其爲小人而已且夫以詐濟邪之與以詐濟正也迹似而情殊者也用詐可以誅亂賊安國家斯用詐何害儻必以爲用詐之非道是昔耿弇激怒張步而又示弱詭伏以破之皆所不得爲寧以賊遺君父而不之恤必欲如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身斬于泜水而致趙王歇亦成禽者也夫天地之道無滯迹也惟聖人知時措之宜經權能互用焉小儒執一而遺百見小則忘大不但以沮英雄豪傑之氣且併忠臣孝子勃乎爲君親之至性而俱將遏絕之夫豈得爲通論哉或曰茍爲國家而不妨詐昔柳下季不肯証岑鼎何故曰齊師可以贋岑鼎解也則何愛一鼎以免國而安事乎詐且贋鼎一時可欺其後必敗敗則齊將益怒而攻魯是空自失信而又以增魯之禍此季所以不肯爲之也南昌豈以鼎稱兵者哉且柳下事見呂氏書亦未必果確耳

王新建論二

王新建之于理學也其有功于聖人甚大桂蕚輩小人耳旣忌新建之功名而排沮之至欲削奪其官爵亦已甚矣又掎摭其學術不端嗟乎迹新建行事以與蕚並論豈反不端于蕚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但徵諸行事而學術之端邪亦大可辨已未有所行不端而學術端者也且新建之學主致良知良知本于孟子特說未嘗非也卽知行合一諸義何嘗有倍聖賢之學特其間時有與朱子牴牾處後儒率緣蕚等議而又欲倚考亭以張道學之門庭故議者之口至于今不休不知王之與朱雖略有同異而要之大段則亦互相發明者耳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成于新建之手其中說義皆圓融透徹新建云未必盡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余謂是書總之爲考亭見道以後語斷亡疑也故劉念臺夫子論此書亦云朱子

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歟先舒竊怪後儒苦泥考亭前說必欲墨守而輸攻之反謂此爲初年未定之論甚者謂其非考亭語多屬他人所竄改豈不謬哉至新建說理處或頗類佛學然不可以異端詆之何也嘗論聖人事業雖與佛殊至于論及性命精微處則人無殊心心無殊理不謀合轍自有不得不相類之勢子曰予欲無言曰空空如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傳之言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以至大學之知止定靜中庸之無聲無臭此等語亦幸賴出于古人故得免後儒之詆訶駁議耳卽朱子亦云心才繫于物便是爲其所動又云無欲故虛又云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又云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如此語亦煩多豈不逼于佛學不知彼難新建者又何以爲考亭地也哉

議

宦者當廢議

毛子曰宦官可廢也何也古有肉刑至漢文帝乃除之後世遂莫敢議復者誠仁心也然肉刑自大辟外惟宮刑爲慘而餘次之周禮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屬必皆以罪腐斷非無故而戕之也乃後世旣廢此刑而用宦官宦官必閹割是不忍于有罪之人而反害及無辜其僭虐不更甚乎哉雖彼父母自願之非朝廷所强然此唯收之彼故售之若廢而不用則豈有無故忍其子彼横刑者哉取此兒縛身手足以斷其勢號呼告哀以求免不得生全者十不七八猶有他極痛苦事顚死者數而後延生全者又十不五六傷父子之恩絕人道逆

天和莫斯爲甚昔賈彪嚴禁不養子者然彼猶迫于貧耳今人貪錢財倖富貴而致其子于極刑害倫背理至此而上實開之不忍人之心與政謂何故宋仁宗時吳及言內臣至四千餘人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子或由於此且夫用寺人者防淫亂也今卿相豪家去帝王亦無幾皆無宦者而閨門肅者自多大內無不用宦者多有飛燕南風之惡則亂不亂鈞不繫之乎宦者也蓋肅宮闈者在身端梱教而中宮得其人且少畜宮婢以省怨曠之氣至于通中外之事傳出納之令則用老嫗或小子爲之何必宦者且此輩得志竊弄威柄壞人家國又累代有之十居其八九古雖有奄士之號而求如孟子呂强馬存亮者絕少故郭崇韜至謂扇馬亦不可騎則去宦者又所以遏絕亂萌而爲宗社計久遠不徒仁及人父子而已或謂時値少主事關母后密謀帷幄寺人爲便此固其不可缺者耳是尤不然大抵女

后垂簾必有大臣與政匡𨺗既多險詖罕作至若宮中嬪婦亦豈之
有識古者有女史後如漢班婕妤唐徐賢妃皆是也儻日與刀鋸餘
人參斷機務陰陽爲幻其禍益深然則果能去此天子于是乎保太
和之福併銷貂璫之禍而祚益靈長且使萬世胥傚之以永杜閹割
事斯山河有極垂德無窮焉豈非聖人之美政哉嗚呼漢文帝以緹
縈故除肉刑其孫乃非非而下司馬遷蠶室讀史至此未嘗不恨武
帝之虐且不孝然則以宦官爲不可廢罪豈不浮于議復肉刑者歟

補柴氏七出議

古妻有七出曰不順父母無子婬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垂諸古
訓律亦載之柴虎臣氏爲議亦既詳哉其言之已余謂出之之道七
而其中又分爲二有禮出有罪出無子惡疾禮出者也禮出者古不
嫌之蓋惡疾止是不可供粢盛而古婦人五十無子者爲傳是尊之

也其五者罪出者也出則皆聽令自便故曰出妻令其可嫁蓋古之
人身自行道刑于寡妻固有方矣至若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則
無不可出夫罪至多言輕已而亦在所不恕則其處于不出之列者
其人必皆貞淑備美而婦人又復恐恐畏罪祓濯自新故室無不宜
家無不齊詩詠好合而可以翕兄弟順父母𡖖繇此也蓋唯備之峻
責之嚴故其自修不致肆自修不敢肆故德美備德美備故足以稱
失禮之畫于是乎夫子曰古之聖帝明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又曰
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嚴嫡妾而併嚴及子之嫡與庶蓋必得
其人焉非謂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皆得敖然恃名分自恣而莫
之敢撼者也今之人則不然禮出二者固不可行其他事可出或壓
于婦黨之兇或制于他端之勢或弁見鄙于已之父兄家人此皆繇
于人昧大義而事姑息惜體貌而畏禍害者多也雖有文王且奈之

何然則如之何曰如果犯應離諸條而沮格不能行禮律者則唯有
不合蓋出不出不能繇我合不合則可以繇我不合所以明綱常不
出所以存體分不合所以立氣骨不出所以順情勢不合所以制義
不出所以推恩不合所以潔已不出所以隱惡庶幾哉毗于律者之
律而變于禮者之禮哉倫紀之壞傷久矣不得已故爲是毗與變或
曰居室人之大倫同牢古之大禮焉有夫婦而可以弗御者乎嗟乎
古人云唯妻子可以行意而君父至尊親臣猶可去子猶可逃世固
多尊妻子過君親斯人類所以入于禽獸耳于古亦有据歟曰古有
七出而又有三不去是應出者不出也應出而不出又何必盡合也
曰勸合不勸離與乃陰德事而子操是說所傷實多曰所云勸合爲
無罪者言之耳如果有罪則大且可誅次固可出況不合乎果若而
言則夫子身自去妻而更明陳七出之典斯又何說且妻豬爲妖牝

晨惟索出之政所以閑有家或乃枉曲攻直變黑爲白過驕名義使
不得行遂令正氣鬱而莫伸邪物孳而愈熾一人爲沴已亂一家則
傚成風斯國俗大敗然則過矯而使之不得行其傷陰德豈不大哉
或唯唯曰然則終亦有可復合之道與曰視其所犯之重輕與悔改
之深切與否以相爲斟酌焉可也夫七出夫子告哀公者也而他日
又語公以敬妻爲大蓋賢者自當敬不賢者自當黜理固並行不背
耳不然豈夫子立言而亦自相牴牾哉或曰因子之言之是已然多
言亦出將毋太甚而所云禮出亦何故爲之曰古今不同制古惡疾
以其不可共祀事今雖不可共祀事而可以不出古庶人不得置妾
而又不容二妻故妻無子則出以便別娶而生子重嗣續也今庶人
皆得置妾則此禮自可以不行至于多口舌云者必如虞書左傳之
所謂讒詩稱巧言長舌讒口囂囂者也若是者在家亂家在國亂國

故不得而容之儻偶爾多言而遽施斥逐古人忠厚以惇倫必不若是之過刻耳此善讀書者又當通其義于言外歟

辯

朱子駁詩古序辯

關雎序以爲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蓋謂后妃不妬忌也此說自優蓋王化始於閨門而婦德尤難不妬故二南於此三致意焉如樛木螽斯桃夭小星江有汜皆是況此詩旣爲房中之樂未免美在后妃然前于有自則昔子之德亦在其中焉朱子駁其說以后妃爲王而不復知有文王遂矣又謂其以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先舒系序中實無此等語則朱子過爲深文詆之耳今卽如朱解謂文王得聖女爲配宮中

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則亦何嘗不以后妃爲主也又如東門之池序亦謂思賢女以配君子義與關雎略同首二句桑麻使可作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以成其德如雎鳩興起摯而有別彼美淑姬可以晤歌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語亦無異乃朱子必欲解作淫奔詩又何也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箋疏以此詩爲詩人所作非女自作最是朱子以爲女子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故言求我之庶士及此吉日而來直解爲女子自作余卽據朱說亦自相違者二旣云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夫化之所被必先及男後及女女子貞信則男子亦必馴良此時豈復更有强暴辱及未嫁之處子者此其說自相違矣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朱子以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悲風俗之厚乃以摽梅欲嫁如此甚急豈文王之化猶不及於豳公而召南風俗不可以望豳風邪此又其自相違者也且女子卽過時强暴焉得遽辱之若果有强暴卽已嫁又庸得免乎而頓專於未嫁時預憂之乎儻謂嫁則有夫可以禦暴女子在室亦有父母兄弟之屬豈必其一人而獨處廊者哉東山周公勞歸士序謂大夫美之何害而朱子必欲駁之也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云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據此解于義甚安亦足以峻臣子之防矯中云我皆是作人代彼語稱我耳他詩多然不獨是作朱子以爲宜臼自作非也儻以是立說大啓臣子懟詈之端而背孝敬之義爲失匪細大舜號泣于旻天自怨也非怨親也孟子高子論此詩一以爲小人一以爲親親或是戰國長爭時人皆未及見古序故都無定解然高子謂是小人之詩亦以子不當怨父故儻以爲其傅所作必不復譏之爲小人而孟子亦無庸曲爲解已朱藉洏作詩

論在謂聖人許民怨其君父兒曾非逆臆說以誣經也哉大抵古序原無可疑朱子駁之爲過偶拈此數條以概其凡耳余向有三自儒無淫詩說載格物問答詩序辯答應嗣寅論詩序書載東苑文鈔義略同此茲不更具云

說

攸好德說

客問洪範稱五福四者之爲福是已其有曰攸好德夫好德雖是人之善事而不可以福名之乃亦稱福何也曰此洪範所以爲聖人之書也夫好德而又備此四福是不必論果好德而不備福猶備福也試言之顏子雖夭未嘗不壽齊景公有馬千駟不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則夷齊富景公貧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必於是則康寧矣而何造次顛沛之有乎殺身以成其爲志

士仁人古所謂死得其所死得其所非考終命而何此五福而必參之攸好德蓋好德非福而即福夫苟不好德則雖壽猶夭雖富猶貧雖康寧而危雖考終而亦不得爲正命已是故龍比申胥福也公子翬楚商臣非福也極之極也更以後世之事論之秦檜能殺岳鄂王而檜貴終其身乃鄂王俎豆千秋檜則鐵鑄其像而跪于其墓人皆擊之爭溺其首則何極如之也武穆受禍豈不歸然哉然方檜殺武穆時其福極已畫判不待後世論定而知之矣古來仁暴賢奸之判類然洪範之列攸好德於福也蓋以定貞志遏邪萌於人念慮幾微之中以使人知窮達成敗死生吉凶而外我有自操其綱用之柄之事知此則此篇所謂陰隲下民彝倫攸敘敬用五事建用皇極乂用三德念用庶徵諸義皆可以通之耳九疇以皇極爲主而攸好德乃皇極中語即取之以列於五福厥義深哉吾故曰洪範眞聖人之書也

霰說

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先儒謂地氣上蒸而爲雲値天氣下降二氣和合積之濃則成雨寒甚時雨點自上而下在空遇寒結成冰珠則霰是也尤寒之甚則雲併不及成雨點即雲之本體結成冰片而下矣則雪是也故霰者雨之冰也雪者雲之冰也其所以先霰後雪者何甚寒亦有漸始已寒後益甚寒故也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易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知露之爲霜水之爲冰則知雨之爲霰雲之爲雪總之則皆陰氣爲之爾大戴禮以爲陽之專氣爲霰陸佃以爲陽散陰爲霰詩經朱傳云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寒氣而摶謂之霰說俱非確

子侍親當引決說

父母坐辟行且當決而必欲預自殺如投繯如仰藥等事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毋當沒官或給配于人又或入樂籍將有大辱其身之事矣而毋必欲預自殺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父旣委贄爲人臣且當國家之大變斷以大義思死節當引決于在側聽之乎抑救之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或曰昔朱雲嘗勸蕭丞相自裁王炎午亦作文以生祭信國在三之義有並重焉則人子于親臨大節値大難雖授繯奉藥可也何爲乎勸止曰否門生故吏義勝恩父子之恩恩勝義故持大義以裁之或爲朱游鼎翁可也若夫恩勝之地而直爲此滅天性矣或幾乎弒矣或謂我授繯奉藥待親旣死而已亦隨死以償其致親于死之罪可乎哉曰不可朝廷行法不及子而我反自殺是再戮親也是上有不孥之仁而我反自加重我之身父母之身故

仁身正所以仁親果若是夫豈仁身以仁親者哉或瞿然曰然旣若是夫稍緩父母于須臾或猶得生全而倖免乎事未可知古禮親死必三日而後斂蓋猶俟其生也夫旣死而猶俟其生况猶生而聽其之于死地哉然則雖力奪亦非不可毛子曰又否孝子之望親生也情也因情以制禮而爲三日之斂且升屋招魂焉處常之道也雖必不生無害若夫臨大節値大難不死則身首分而死則完不死則汚死則潔不死則隳其忠義爲世詬而死則立大綱昭千古且夫人誰不惜死親欲投繯而仰藥必其事之必不得免而後出于此則力奪之說豈易言哉不敢力奪豈得已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若人子力奪其父若母之投繯仰藥而貽之以大害則豈止于姑息之害而沒于華睆之簀者等哉或又以爲親之辟母之沒國法也而我斷不忍死其親孝思也故不妨力奪我盡我之孝

思而聽其親之受國法庶幾其兩全之道乎曰盡孝思是已而聽親之受國法豈人子所忍言者哉奪其完潔其身之死而使之受國法忍哉孝思何在斯又斷乎不然者耳悲夫人子至此亦難爲言矣亦眞有大不得已者巳兹緣其大不得已之心而豈兹號泣勸止而不敢力奪之義斯君子聽之哉以爲衷焉是爲說

說餅

餅之中空如也置餅餅止餅中空亦止挈餅而行餅空亦行餅行百里千萬里空隨之然此空元不逐餅爲行住也餅爲百年之器此空亦百年壽餅完空存餅毀空亡然空本不隨餅爲夭壽存亡也人見以爲空隨餅爲夭壽存亡耳天地有成壞空無成壞亦如此餅中空空政能成壞餅天地耳知空之果能成壞夫天地空空乎哉

駁難

駁非周禮

胡仁仲非周禮多謬偶論一二如云何師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不爲者也先舒謂尚書金縢周公且欲代王受眚矣臣子之心何所不用其極事不出于王何爲過也又曰夏采之官掌王崩復王以謂預置官以俟王崩不祥之甚余謂復者禮也既已有是禮何妨設是官況小宗伯司服諸職其掌王崩之禮甚具若云不祥則皆當廢之何獨于夏采而疑之哉且古君卽位而爲椑預凶事又孰甚而諸侯爲之則爲天子預設復官又何傷乎又云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是妃嬪官史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先舒曰此尤非也所謂宮中自外言之則謂之中耳其實宮中又別中外非徑在內宮之中也書立政稱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之屬皆庶常吉士同命云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益人君蒞朝時親近正人君子非難獨于退處宮闈時則羣臣罕得在左右而所狎近皆宦官宮妾士德所以日移而不之覺此所繫之最大者也周禮宮正所掌若膳夫內宰之屬皆士大夫而又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又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于是乎君德乃修而罔覺其爲功孰大於此且國有故則令宿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則環列宿衛之士又皆其人達禮守義臨大節不可奪則肘腋無虞禍變可恃而統屬于太宰以嚴重其事皆法制之尤善者也後世如漢郎吏舍周于殿內唐亦有郎官寓直省中之制皆周官遺意東漢士人不直宿中常侍盡寺人爲之卒致羣小弄權以亡其國夫然後知周官之法之盡善爾且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又云夕擊柝而比之又云辨外內而時禁又云幾其出入其嚴警如是又安得有簾陛不嚴而內外亂之嫌也哉胡氏之駁

奉類是要之周禮一書精微博大古聖人經世之鉅典存焉後人未可輕加誹議也

讖駁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但言禮之因革損益而不及其他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夫以古人明智之極而語皆如此則術數之學皆聖賢之所不道者也中庸云至誠前知亦斷于理而已蓋至誠則燭理明燭理明則能前知故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中庸稱大德位祿名壽之必得孟子叅決盆盛拆死亦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知之耳凡此皆一斷于理而豈讖緯禨祥之所驗者哉秦始皇東遊厭天子氣不能使

漢祖之不興因圖書亡秦之言而不知其在二世也乃略河南地築無救于亡魏王豹納姬相當生天子後生漢文帝乃豹因此背漢亡以滅國劉焉以益州有王氣故謀爲益州牧又以吳氏相大貴爲子瑁納之後皆應于先主之身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乃破苻堅者謝石也富貴功名不可因預有所兆而倖邀如此唐太宗因太史之占秘記之傳而殺李君羨究之不能弭武曌之禍徒戮無辜以彰失德是預知不如其不預知也寶曆時有緋衣小兒之謠張權輿即欲以此陷裴度賴敬宗之明悉其誣謗不然又幾殺一賢相王莽敗張竦客也陽知有賊而以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苻堅以讖而出奔五將山姚萇縊之于新平佛寺此信小術而得凶者也漢司隸校尉趙興不卹忌諱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後唐莊宗欲伐梁司天言歲不利郭崇韜曰成算已決常談何足信也遂覆

汴八日而滅梁此不信小術而成功者也故桓譚極言讖之非經蘇軾亦歷述因謠讖之枉殺總之君子遇妖亦懼遇祥亦懼兆凶亦修德兆善亦修德即常存警戒而道可興易而民用不過教人以省身遵道遷善遠惡爲趨避焉昔者武丁時亳有桑穀共生於朝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殷道中興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修發祇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故宋公三言熒惑徙度雀生大鳥辛偃以亡于公孟嘗皆以能雪孝婦之冤而變旱爲霖以登穀稼至誠感神盛德格天聖人大道昭然不昧若夫莫之爲而爲者君子唯是俟命而已矣一切符讖災祥之學將迎猜忌之謀皆無所用之而用之或反以滋禍且苟無德以將之且因之自恣則瑞且爲譴亦多矣哉

嚴光客難

稚黃子作嚴光論以其爲傲人無君臣禮客難之曰子陵之高絕千古子豈可以橫加非議余曰非橫也誠惡其長傲而逆倫也長傲則害于心術逆倫則世教亂此故不可不辯者也光披羊裘釣澤中光武聘之三反而後至禮之者甚備至車駕幸其館光故臥不起帝乃即臥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故眠不應良久乃張目曰何至相迫嗚呼作矯激以陵其君親而市名高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昔子雖違衆拜必從下鄉黨一篇其尊君如何孟子持氣節甚峻亦未嘗以此加齊梁諸君而況天下之共主乎哉客曰子陵不受官故不妨傲曰不受官可也無人臣禮不可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凜乎大分光獨可逃于天地之間哉孟子曰仲子不義齊國不受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光不受諫議大夫比簞豆尤小其無君臣上下也甚矣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夫不仕子路猶以爲亂倫則光之亂倫豈不極與客曰世祖雖中興德與治皆有愧於唐虞三代子陵三代以上人則宜乎如此且雲臺之佐雜莽臣殆亦光所深恥者也曰春秋之君德豈皆比于堯舜禹湯武而戰國列辟治亦豈皆加于世祖其時立朝之人亦豈必其皆純臣乃子路子輿言此子安得以此曲爲光解之哉客曰莽之篡漢臣多低頭淟涊于其朝光正欲以激厲貪頑而示節義之當矯然爾不然豈其無故而特爲此曰漢臣仕于莽以忘漢也今世祖崛起炎精復光光既有故人之誼尤當率先輸誠爲臣民倡以繫天下十八年謳吟思漢之心顧乃反作驕倨以示不臣又何爲也客曰君臣倫也朋友亦倫也始爲朋友後爲君臣則仍故意以爲友不以爲君亦可矣而奈何必欲以君臣之法繩之也曰倫雖同而有重有輕自君臣視朋友則重輕之分較然明矣直可以奪輕輕不可以

廉頑故古天子諸侯絕旁期而臣其伯叔兄弟可恃友誼而貌君臣之大分哉且郎光之待世祖併不可施于敵以下昔原壤與子盍親故也而夷俟猶深惡之况偃臥以待其君者哉客曰此子陵之所以爲高也若世祖以布衣來光未必不雖然迎之唯其視爲乘之尊而渺乎忽諸高枕自若此其所以爲高者也余曰若是則悖益甚尊尊貴貴賢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卑人見衣裳者必作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也此其于常貴且然况天子哉世祖賢賢之義盡矣惜光未賢耳儻待天子而故疾出于待布衣下尊尊貴貴之義謂何且世祖又豈果不賢乎哉吾故曰果若是則悖滋甚且茂大倫者也人道惡得高客曰世祖賢主也使光果非禮而又何乃優之之特殊與曰此世祖盛德事也雖然亦已太過當其時在廷諸臣宜劾光大不敬請加非常曲赦之放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作之君者作之師亦

所以敎誡之也斯情與體俱得之過相優尊示大度以長養臣民之驕慢亦欽所以嚴大防而立綱陳紀者哉于是乎上有所好風俗爲移終東漢之末士風競務亢厲以爲節峻刻以爲才遂使公卿畏之縱廢到門標榜愈高極于危激而退藏渾和之氣殆盡以致黨人之禍烈而併促國脈嗚呼人心積習所從來遠矣哉廼知簡賢慢士罔非禮而下陵上替亦失哀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人主所以貴乎建中也歟

誡

誡奴

庚之春未暮先二十日大雷電作已大雪寒凜或傳有婦人著破單紗跪雪中乞食戰慄瀕死余聞之惻焉亟收彼一領令奴持往予羅奴笑曰此給人而大詐人錢財者耳主奚恤焉余叱之促令行奴不[illegible]不竟行遂甚惜此被也頃叱乃行而此婦已去余甚恨且恨奴不疾往因呼奴誡之曰甚哉汝存心之不仁也人之凍瀕于死而汝猶以爲僞且貪也汝今衣布而裝棉且重然猶時咨告曰冷冷令汝今能人重之之棉著破紗跪風雪泥水中哉汝貧士奴貧當甚于士苟寒之易忍無苦而可以大詐人得錢財汝何不試爲之哉今我且偕汝令汝人稱服著破紗而跪乎風雪泥水而可以得錢財猶必且將活且告哀稱冤必不顧財非愚財也誠知不堪其死亡也人之身皆血肉彼豈其鐵石爲之而竟不畏寒以風雪泥水爲樂土也者當其貧賤猶是人彼雅饑凍閉爐擁貂飲呼酒猶謂寒威不可敵况汝奴耳亦賤矣未可幾何而猶不知恤彼且汩我昔者有甚秦焉制三族法以人從死苛斂酷刑使民赭衣望于道餓殍盈于野而猶疑百姓之

善詐也乃嬌詐其愚之術謂人有叛心故又加毒焉其時與楚用隋虐欣逃死沴于天和變逞大作扶蘇死二世立高斯用事殺以秤貴法族不待人滅皆自殺之秦之宗見女子孫殆盡而身亦受屠喬雄驪除更斷自屠社稷爲丘墟女防大驕三十九君之祀忽諸爲天下笑爲萬世戒汝唯設心之不若以陷于奴而今又若是後更將無保且不保汝之兒子女慮之哉慮之哉奴瞠乎若悟若昧旁一奴竊聽爲泣下誠呼兒熊臣著之筆且使觀焉已寒益甚或傳此婦人已凍死矣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秋云

策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擬恤刑策

問刑期無刑聖王非恃刑以為治也今乃獄鞫不時淹禁多有惻失出者好為深文之斷決者動引時日其欲刑清訟簡道何道歟使民無訟固上治之休而唯明克允尤刑官之最宜為敷陳其要焉答曰用刑罰以治天下者非聖人意也聖人體天以為德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亦曰生聖人之德既在乎生而又制為象刑以垂諸天下萬世者則何也生者其德而殺者其勢聖人不能廢勢而專用德亦不欲舍德而專言勢勢與德交劑而刑出焉併有以形其制刑之心得此心以行之而刑可用亦可不用夫唯可以不用而後

乃可以用也今者天下已安已治而化理未臻乎無訟者其過不在乎不能生而在乎不能殺蓋古聖人之用刑也時時以欽恤為心而其實未嘗不殺人然殺一人而天下皆頌之曰是生我也生一人而天下又皆頌之曰是生我也則是終日殺人而實未嘗殺一人且終日殺人而實乃終日生人也宥一人而天下服誅一人而天下愈服是以古者聖王之世天下戴之如天地而怙恃之如父母夫自古庸衆人多而聖賢少即巨惡大憝亦少巨惡大憝者庸衆人因之以為死生者也故善用刑者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者蓋不殺不能殺人之人而殺喜殺人之人人知是則刑可清訟可簡矣不善用刑者反之寬于其少嚴于其多故期刑清而刑愈濫期訟簡而訟愈興夫刑且不得遽清而況于無刑哉今之司刑者莫不兢兢焉體上天好生之至意豈復有嚴酷煆煉以為威者哉乃猶獄

鞫不時淹禁多有好深文而引時日是何也以懲度之得徵有巨惡大憝猶稽誅于法網之外者乎蓋天下之所為巨惡大憝大獄之所由以興也大獄由此一二人而興決不以一二人而止其所誣賍寃陷株連蔓及者多至百人是百人之獄也多至千人是千人之獄也無獄必致于有獄小獄必至于大獄大獄必致于滯沉而成不能速結之獄若是者皆由于巨惡大憝之不即就刑甚者或因緣為奸展轉倖脫卒之吞舟者漏網而無辜者反橫被害于是加嚴急于數百千人而天下固曰殺我即加寬緩于一二人而天下愈曰是殺我也是所謂不能殺者也夫如是而求其刑清訟簡豈可得哉愚謂凡郡國有大獄如大逆巨盜及匿造飛文陰行告密等事必詳訊其或實與虛虛者大嚴反坐之法其確乎為誣罔者必期罪人速得而使之即就戮誅之不速多害乎民彼蓋把持恫喝羅織首訐借題射影互

為齒牙或官明知之而故縱之使為猾者之機懸怒徇一罹其禍便難解脫家為之破身為之亡甚至滅人之族而不為怵脽之忍財利是私皆得行之遂使善良重足而立自非嚴行誅戮以痛創之勢不得懲蓋威者政所以全其愛而忍者政所以行其慈也此康誥所云乃其速繇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曰汝乃其速繇茲義率殺者也其餘誣賍寃陷株連蔓及之人量其重輕即行審結使無辜者得早脫然于事累之外以施解澤而沛深仁如小獄則唯有古人從輕之典而已庶幾聖人用刑之意而無訟之風乃可幾也唯執事留意焉

擬弭盜策

問安民之法莫先弭盜然弭盜亦多方矣可得而略陳歟抑弭盜而後安民孰若民安而盜自弭也試思所以衽席吾民而使夜柝之無驚乎里閭者其道安在答曰天下無生而樂為盜者也多迫于不得

已夫既迫于不得已而後爲盜則亦可予以得已而使不爲盜故愚謂盜之不輕動者乃不易靖其易動者亦易靖也何謂不輕動之盜古人所謂不安于壟畝而輟耕太息彼其蓄力養氣以觀時變殆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勢不輕動一動亦不易靖今天下平靜而反側亦稀矣若此者可以亡慮其所慮者特萑苻草竊之徒耳自今論之大略有三一曰山藪之盜二曰水澤之盜三曰城邑之盜夫城邑之盜近而易治不過嚴巡警備欄柵一人見獲則根株窮治之以碎其窟穴解其支黨則立可衰止也若水澤山藪之盜其栖托之所既遠于城郭而出沒又無時鳥聚獸散東西移徙不常蹤跡甚不易治昔人謂治山中之盜盡伐林木使若童若濯謂如小兒頭生蝨蟣爲難去其髮皆無出蟣蝨矣今林木已稍稍盡謂宜更使附山鄉民互相團結鳴金舉火以兵自衛賊至一村則旁村互出相救彼仇無所略久

之亦將自窮而日嚴徵盜線之惡爲之引導游說而助之食皆此輩也此輩誅滅則盜必日解此一法也治水盜之法大抵潛於大澤中耳宜塞斷旁通諸港其水驛道途不可塞者則嚴兵扼其口使不得往來又宜設立賞格以招漁戶使陰爲指使引勁兵以批擣之盜漁習于水日往還風波間必知水盜之蹤跡與窟藏也此一法也雖然此不過治其末已耳若探本之論則執事所云民安而盜自弭者是也安民之要省刑薄斂固在所先而自愚今日論之其尤亟者在于戢橫兵而除墨吏夫士伍之掠奪至劇于科稅而貪殘之胥剝尤憯于刑誅迭爲乳虎以甝乎小民小民其有能聊生者乎始于逋亡終于嘯聚固其然耳端本而澄源固莫切于此果能行之民自安盜自弭矣而又何夜柝之驚乎里閭也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之謂也不然民生彫敝吏恣中飽困日益甚盜日益深聚多而力大則有智計之士出乎其中久之易靖者安知不變爲不易靖者哉

啓

思古堂座右小啟

鳳皇之所以爲瑞物者以其鳴則天下太平也鴟梟之所以爲惡鳥者以人聞其聲則得凶也出其言善者如之願我大君子既臨者入坐惟是陳說賢哲孝弟忠信道義之人與事不但先舒得以身受教益亦使後生子弟聆之有所觀模而慕善興起爲德非小其或不孝不弟非僻穢褻之談幸勿置口不但先舒不樂聞使子弟皆聞之耳熟將有久而不覺其失者矣亦損陰功之大者也其或不得及家子弟有發口鄙穢處亦望大君子垂訓誨焉謹啓

書

報武康韋六象書

先舒自日昔不揣妄論格物雖不敢自云有得却亦原非影響浪談遂指愈尤攻者紛起良繇學疎德薄以至于此雖有自譴又將誰怨昔紫陽云切忌長篠引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然僕之謂與雖然豈果欲輕自表襮哉王雖陵云格物乃大學第一義聖賢千里所關學脈不小蓋理微其確豈容終默引伸一二貢有苦心不謂吾兄雅相符契不但不以爲罪人而且許其不謬于聖人之學更爲著論以匡僕未盡之義中間辨晰新安姚江鑿鑿名理使聞者心開而辯者口折自非平日于此原有深造自得之處安能使妙義微辭往輙觸手應口哉夫紫陽之解尊之者已五百餘年人皆見其初說未或知其晚年之論頗而習之白頭紛如聊挾其說以批人之口猶挾天子以令天下爲力甚便而常得居高臨下之勝勢然而理之所在不敢苟同匹夫之志每不可奪何者人或可徇而不敢自欺其

心也夫自欺其心以徇物卽此便爲物欲之甚且依窮理解大得力從主去欲者勢成孤立雖易勝負之數判然可明儻謂欲翻新見奇則亦何地不可自見而必欲重違衆論之歸往况去欲之說多出于先儒亦不足爲自創新奇也卽以姚江論說其喜爲立異而背先儒蓋亦眞有所見而不能自已已耳然攻者已百喙至于今未已况僕何人妄肆論列不待識者目爲大笑乃足下不自比于社鼓朱絲而猶爲解紛知足下見于道者深矣昔孟子與學孔子者也而未嘗盡同于孔子孔子尊管而孟子輕管孔子許[illegible]而孟子貶[illegible]其他異者往往而有子與子言雖未必盡是然後世獨以孟氏爲得夫子之傳蓋自有其心相契者而不在乎區區之跡也新安姚江何以異是然則何者攻未必非異而異者攻未必不同豈必如世儒之徇紫陽則于萬斛一口哉故僕嘗謂陽明乃紫陽之益友而吾兄此論又陽明

氏之功臣也嗟僕之薄劣併附以傳又得稍伸謬說抑何幸歟先生頓首

與徐瑞占書

螺峯僻矣鄙人無聞乃荷揭次昔陸崎嶇披蓬徑而來當于胡子會一處或過聽耳靜把道貌其思深深及論李中孚先生與諸措除障礙而直見古聖人之心理學象氣爲之一空不覺此中之大灑然也此事朱子晚年有得而陽明闡之尤足爲功山陰劉念臺夫子諸書言此頗切僕昔執贄山陰之門竊欲輯山陰微旨一書首將又昔忽忽未及恆慮至道渺焉中斷今觀李先生語乃知斯事之必不孤深爲慰快耳抽著聖學眞語淺覽幸揭其謬誤爲荷李先生處亦欲煩轉寄一冊未知有便使否尚當相過面承清談不宣

答友書

足下駁僕說大人則藐之論謬矣哉然藐之語終似太過若云說大人勿謂之斯無間矣立言稍過差流弊將大古人所以兢兢抑抑語不漫然且內治深者心毋敢逞蓋斂之政所以充之耳

與林鹿菴書

承許爲先君繼齋公作墓碣文銘謝何極近憶起一事僕行略中未及載之僦里松盛坊土神爲宋殿司小校施公諱全祠已古傾圮先君揄二百餘金重新之癸未歲也時天下已鼎沸値潛饑家日乏或沮以爲非急務先君慨然曰神蓋挾刃刺賊檜不成被磔者也此何可使廟貌頹也卒新之落成作聯語爲標云虎穴飲刃命也何知後得忠臣無義士魚腸抽鐵劍惜哉不中要將正氣犒英魂此事宜傳特錄之以獻幸采入文中或亦足爲筆光耀餘一助耳仰瀆不宣

答友書

蒙示揚親只在自修不在人誌過承相勉意甚厚敢不拜嘉銘刻于心但僕愧不能自修耳設有人于此亦旣修身又復揚親固非過矣卽使人不克修身而猶欲彰親之善當亦君子之所許也特恐其譽耳果稱親非濫必無君子不相許之理至引舜與夫子益切悚懼僕不肖慚負甚深今旣不能起先人于九原而報罔極惟有不朽其親之一念謂稍足懺罪戾古云小孝用力祈親入誌圖之以多方亦竊附小人用力焉耳乃引兩大聖人爲喻豈其倫哉至瞽瞍叔梁氏云云則心竊有疑夫書不諱頑嚚史臣之筆非舜之筆且見于堯典之文爾時舜尚在側陋焉得置史則又是唐史臣作併非虞史臣作特附歸虞書耳儻舜故不爲親諱揚尚得爲舜哉昔者夫子少孤不知父墓蓋且不知則行事遺軼子必有不能舉稱者不然或稱之今遺其語或叔梁果無可稱道耳然亦皆非夫子意也蓋古人所處卽舜

于瞽瞍子于叔梁氏時或有不幸而無可如何若必欲引此以指斥之人則世之不諱親惡者自以為希舜没其親善者又以為學孔僕恐方來善則歸親者闃然而証父攘羊者接迹足下且奈之何足下云啓聖之祀與天壤俱不在乎區區稱述親善此為夫子言之或可他人則焉能皆啓聖乎父是揚善亦盡子道之一端耳大者不能為小者又不為則人子有心將何以自盡君子固當因其盡心于小而勉其大不當謂其不能大併小者禁之也况存親令名于不朽亦豈大殊于祀與天壤俱者哉抑僕謂人子即使親得祀于秋固不妨更揚其美古有周公發文祀天而書及雅頌諸篇又極形容父祖之功德甚盛足下豈以此為周公多事謂負慚于舜與夫子與

與李丈書

云有第三郎婚事令僕訪之僕訪之無從得確信故不敢遽復耳足

下或更可別論問僕若不得真蒙昧希相為成就此便是誤足下矣每見時人值婚姻輒謂成得是佳事不顧可否漫相鼓舞聽者惑之為害非小故僕嘗論婚嘗有四紿而極傷天理壞陰德者不可不戒不可不慎不可信之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子弟不可信之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家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先骸後陰不可信之女子而以私情媒之使人托以宗廟之主伉儷之重家道之長繼世之大四者媒為尤甚蓋一事而祖宗父母兄弟子孫皆所關切故也故君子深惡夫媒之賊人者也

答應嗣貢論偽君子書

伏讀惠書謂僕匡林論偽君子當誅恐小人借之以陷正類輒以僕君子目之將滋東漢鉤黨之禍宋人偽學之禁深哉慮也嘉哉意也然僕作此說時亦復念及所以指出共工少正卯王莽安石諸人則必無誤殺真君子之理矣漢之李杜宋之程朱豈共工諸人之等比乎書云苟無顯然可據之罪麗于法者則聖王未嘗制刑此言僕豈不知之蓋偽君子者蔽世誣民而將以大肆其惡者也彼雖矯飾于一時而誠中形外自有不可得揜之處共工之庸違滔天少正卯之行僻言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不以聽者是何也其或罪惡未大著而行以深窺其人之心雖未可即置諸典刑亦得推而遠之以預弭其禍不然舜惟恤刑子欲去殺豈有以無形之疑獄而濫及非辜者哉鉤黨偽學政是舉小借之以傾真君子耳豈曰偽哉凡律強盜得財與殺人造意者斬豈無假命誣盜以害人者然真者自真偽者自偽儻逆慮誅偽君子而害其真便謂不可持此論是猶逆慮假命誣盜而併謂強盜殺人之條不當設矣且僕匡林語小中論冠裳小人及

為治貴去華就實二段已是注明偽君子一輩人共工本流元未嘗殺僕云誅者亦不定是殺禮楚路馬芻有誅子曰於予與何誅元不必定解作殺耳

與洪玉宋書

日間刻書事承諭委悉煩手札往反謝謝日讀尊師書草本學該而論暢隨筆生勢波路壯濶深用歎服但閱至戾太子論則頗為疑之嘗曰太子被冤事孟堅所敘及三老千秋云云已悉江充固是憸王人巫蠱事多誣枉然入宮掘蠱乃奉詔而來非擅行也為臣子者止有待罪而自辯無拒命之理即不然但斬充灸巫而身自歸命甘泉猶可以說說之不能解聽上處分耳臣子之道然也石德之言曰上疾在甘泉上存亡未可知不謂帝果崩也君父在疾子可稱兵哉儻天子以是震驚奚罵其如子道何哉至上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為將而太子猶遣使撟制赦囚發兵命將數
萬衆逢丞相軍戰五日則逆節大著反形成矣充之罪當戮已久而
武帝亦傷父道然斷以無將之法戾據安得免于悖亂之誅哉論中
乃專責武帝而竟寬太子為無罪此大不可訓且必貽後人之駁議
僕謂決當廢去此篇亦政以愛尊師耳足下持大義者有素而今適
昝繙刻事致陳鄙悃唯高明俯賜裁酌更與詞士庶通商之如何僞
謂據因廹而動出于不得已而情可諒嗚呼古來亂臣賊子孰非
有所廹而後動者邪則申生扶蘇又何以死

答張祖望書

九月十九日得接手書灑灑滿楮悲涼歷落知胸懷不大適也僕近
亦多病老父亦漸龍鍾不甚健衣食日窘僕僕日廹無復甚時文酒
之興眞覺從中來然唯有老父繫心此外亦豁然聽之耳足下涉江

逾河亦稱快遊高名風馳勝流雲集以僕觀之頗足自豪乃復心銷
如是為當奈何古人云造物勞我以生見人生今日未了無憂處自
不易得政須安之以分濟之以理通之以學問遣之以文章而已歸
里何日捉手一笑斟酒清文談讌弄瀾屏世紛之囂雜商道德之微
妙當有所獲不負此生耳遙企歷城心與俱往

答臧介予論文書

大文制筆頗嚴復有古氣蒼蕩之擘理入深敘事亦有法廬陵南豐
曾多遜也鐵崖公述大義举举大儒人孺人行略亦情致委曲有條
不紊家傳如此蔚為高作西伯辯已見其大蓋有甞美女事不見于
詩書語出史記僕雖不敢斷其必無而此辯自是有功名義但是文
字中陰德也樊將軍不附諸呂義略同嘯亭雜著妙沁心脾夫子無
知果非謙語僕向持此解語在抽著格物問答因刻未竣役未得就

正耳又唐濟武太史亦謂吾有知乎哉是聖人直指出心體示人作
謙辭者是以珠玉為丸礫也僕病廢久僻處山阿乃荷停車繫馬披
烟相尋客非侯嬴徒勞公子雅誼如此便不欲過引默管窺一二或
備起予尊名二字文止稱一字非古法乃近時率略耳古人右軍帖
必自稱羲之曾公必自稱鞏卿柳州稱宗元涪翁稱庭堅近如嘉隆
諸先輩都無減字稱法今職官亦有減字稱者如吏部尚書曰吏書
禮部侍郎曰禮侍皆非也今母舅當竟稱舅或舅氏稱渭陽非敘
事體每見近家文往往坐此舅曰渭陽甥曰宅相婦翁曰冰清女壻
曰玉潤試第一曰卿子冠軍中副榜曰淡中副車諸生曰遊泮水
舉于鄉曰聽鹿鳴此等或可用諸四六他雜文摘綴古辭為色澤耳
敘事自當以通質為主周烈女逸事狀僕婦亦是節婦姓名亦應列
附書餘瑣細不及入書者別具此秖就閱者論之耳大帙不克卒業

老眼昏花一字當作兩三字凝睇始得合更諦視又幻作二三矣多
行書則心指騖疾發作不但捉筆以為勞即繙書便生畏雖甚愛作
文不得不割情掩卷耳寫意荒率仰惟垂亮不宣

與顏修來書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却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
明者格謂却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
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昔賢主此說者已多近黃蘊生先生亦曰格
物一言千聖之宗也司馬氏訓為扞禦外物象山本之程子訓為窮
盡物理朱子本之則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然吾觀蒙卦之繫辭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周公繫上九之辭曰擊蒙利禦寇
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
安知其不謬也是故頌成湯者以為不邇不殖而召公之戒武王亦

有玩物喪志之言也吾表而出之以發明司馬氏求申之義潤川唐濟武曰格物宜在幾希處格又曰一翳在眼而山河失色者此致知在格物也致知之道無多去其翳而已矣一翳之障分明自知一翳之去分明自悅且先舒詳去欲之解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眞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歟是後儒通病也本相通何庸立異虛心折衷深用嘆服又讀文釋疏義眞足爲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槪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惟事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爲尊尊也親親也喪服小記云親親尊尊長長四制云貴貴尊尊管子毋少少毋賤賤原道曰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文言曰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外戚世家云丐沐沐我陸機豪士賦序云我之自我物之相物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上長白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髮其所云聲別淸濁即周德淸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淸止于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淸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淸濁處即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淸濁處不成陰陽即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淸同字爲濁上聲董淸動濁去聲凍淸洞濁入聲篤淸獨濁然通凍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淸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淸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淸濁而上聲又或有淸濁或無淸濁如董動二字有淸濁者也若淸聲之風捧諷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淸濁也又若淸聲之邕勇雍郁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淸濁者也率略攄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敎之乎前奉去格物問答韻學通指韻白併望指訛不具

答友書

足下謂吾之說錯乎云是佛學噫此太極之理也通乎佛耳空本不空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此豈佛氏之談耶後儒聞說到此等處便指爲異敎譏訶之至道不明病正坐此

報友書

承諭蓮池謂孟子良知亦旣知愛親敬兄則涉妄已久非佛氏之眞知此語是談道到最深微處未宜輕駁僕謂足下云云非也良知無所著時則寂然不動此其體也著于親則知愛著于兄則知敬此其

用也非妄也體用不可以偏廢者也釋袾宏以愛親敬兄爲妄是欲專崇體覓黜用矣若然則天命之性足矣率性之道謂何喜怒哀樂之未發足矣發而皆中節之謂何果如其語則率性之道與天下之達道皆妄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大抵聖人說體用佛氏說眞妄而以體爲眞以用爲妄此是聖學與佛學大段別處然以體爲眞則然而以用爲妄大不可矣墮落偏見無是處矣且釋氏究亦何能果廢用乎哉大抵袾宏書多有意曲爲之說以尊佛而貶聖賢即譏夫子一貫亦然計彼作秀才十餘年而後又深入佛法豈眞不能燭照兩家之是否而持論如此豈非曲意即此故曲意誣聖人之學枉大道之旨撓千古是非之公以眩惑來者即就彼佛法推之且當淪墮而又安能了生死乎哉願足下審思之深驗之自知此理之歸極已

與陸拒石書

足下駁僕洛誥論謂古聖人心事未易窺測又謂避嫌非關至極良是僕亦不敢謂不然也但僕觀後世人臣如淮陰侯鄧艾劉毅之徒建立功名而身罹奇禍乃知伊尹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爲千古臣道之極則也因讀洛誥乃有感發此論非敢竟以衰世之心揆古人亦將藉古人誠後世耳已諦觀成王周公君臣之間則僕說似又未盡否且避嫌亦古人所不廢者也故曰君子不與同姓同車又曰君子有君不謀仕又曰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其在禮則言之尤詳若夫徑情而直行斯君子亦惡之不然處廷之讓以爲矯而南河陽城之避幾于僞矣其然哉程子謂避嫌賢者不爲亦謂無大關緊事如子以子妻公冶長等耳雖然余謂公當日不但不善避嫌而已且失策何也關中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古所謂天府也劉敬以爲搤抗拊背田肯賀比之居高屋建瓴水洛形勢既弱無德易亡而

況殷紂之餘風未殄民多反覆多士多方諸篇猶重煩誥誡豐鎬故都乃周家累世興王之基其相去何等而奈何欲王舍此而東哉即武王之遷鼎洛邑又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蓋亦以此爲離宮備巡幸而已非果欲竟都之也平王棄宗周東遷而遂一例不復振蓋亦有所不得已而後人猶譏之則成王何故乃爲此至僕謂成王有心黨亦不誣觀流言時王之待公者何如使非有大風之變而老臣幾殆嘗論成王賢于太甲而亦復不及太甲顛覆典刑成王固不爲而欲使之被放于阿衡亦必不肯受此則有心無心之別耳若人之過日月之蝕況僕之論古于古人亦無大損而垂鑒後人則非無小益故遂存此不廢去足下或亦可以許之與

與陳湫六書

偶商一帙雖短篇滋味雋永其中有關繫語甚多或謂史家但省記善不當詳惡足下謂惡亦當直書無隱使其身雖没而惡終不没庶人知忌憚不然是反爲惡者諱也足下語良是僕謂書惡事不礙但須明略禍凶示懲戒耳左傳之所以稱尊者爲此僕敘惡不言得凶人或反謂惡無傷矣嘗見人說人大悖亂敗行事談笑道之愚甚怪之夫不欲言則已亦既言之而不剖斷是非邪正深加貶絕使聞者耳熟而不爲之驚幾于勸矣是卽錄惡而不垂戒之弊也雖然錄惡必其鉅而又大顯白于人者可書微者不足書隱昧疑似不可書動輒書之曰吾以爲戒亦是罪戾駁宋儒謂夏晝長夜短日在地下時少故井水寒冬日在地下時多故井水煖其說爲誤以爲井之深數丈而止地厚不知幾萬億丈也日在地下時多能上溫井水在地上時多而反不能下溫哉此說自妙總是井溫冷無關于日之短長緣氣有斂發耳夏陽氣發散于地之外陰氣在地內故井水寒冬陽氣

斂入地內故井水溫耳今寒時人吐氣見暑時人吐氣不見亦政以暑則陽氣盛人之氣亦陽氣也陽氣盛而人氣不見者以陽入陽大者盛則小者隱矣寒時陰氣盛陰氣盛而人之氣見者以陽入陰故見猶暗夜置燈燈則光日中置燈燈不見光亦以大掩小大者盛而小者隱之理故以人氣驗地內外陰陽之氣以陰陽氣之在地內外以驗井溫冷夫何疑焉

答諸駿男書

蒙惠書旨鞭心入裏語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足下眞能以古人期我也敢不祗受敢不敬勉但學者自己理會身心時一面有見亦不妨抒說夫子不因篤行便廢明辯反躬悟物彼此交益傑助得萬萬中一毫卽是以文字爲功德也唯其是與否耳諭云學庸論孟千古道脈僕論孟子何曾論學庸論語卽論孟亦但略舉得一二未嘗

議及全書也昔者公孫丑陳臻充虞陳氏彭更之徒親受業于孟子之門亦往往相論難設使孟子在今日門人聞說太王好色曰先生意則是矣而言不能無弊否又聞說藐大人而曰先生語似過甚孟子或亦未必便怒况千數百年以後之人日月去人不知其幾千萬里人舉頭便見之若足蹺履處即十仞之巔亦未易陟故曰見之易行之難然實地上所欲到處自須勉力躬行亦不妨于推測日月若云必須身到日月境界方可推測他則璇璣土圭便是古人多事况仲尼日月也賢者而下亦未可都以日月目之僕之論古自謂于人心學術小有裨益雖持議時或似翻案者要是歸本正當明道往於詆娸先聖崇獎奸回以自騁才見奇古如王充近如李載贄則久矣不欲爲之者耳行年五十纔知四十九年非老邁亦未免是鈍漢僕年過五十矣尚不知非重煩足下之諄諄拳拳慚負慚負然僕實不

自以爲非故不敢便承來旨更弦樹義不是心已知其非故相抵飾拒逆耳不受也何者已自知非而外抵拒不受忠告與自信其無非而貌徇朋友僞引咎懺罪以自爲媚均是自欺欺人僕故不敢出此耳老病之餘將來亦不能多作文或偶爾興到技癢亦未必竟能擱筆卷舌但自今奉明誨後益當黽勉潛心學道或一日渙然有得眞知前此持論爲非便當都取成書悉畀炎火上謝古人下謝足下爾時僕感足下之良藥足下亦賞我之補過相視而笑亦未可知今日且當我用我法何者未覺其說果非與否故不敢遽徇足下之命也餘具淺書答難中不復煩及匡林一本附去幸仍賜直筆荷荷僕故不敢遽從足下知足下亦必不因僕言便沮抑彈射耳

與諸虎男書

新文甚佳過刪林恐未當然殊非漫然或謂文有以重複拖沓愈見妙者僕刪但以簡淨爲主非文家第十義詭然甚難言之必是孟子莊騷漢兩司馬方許語此韓淮陰許高祖將兵不過十萬蕭賈謂楚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嘗以譬之力餓人食啖大多皆化精液不爲病次者便須揀擇節制否則傷胃而成疾矣此皆是僕實驗過事也過刪尊文政此意想必能悉足下將來自應頡頏千古但今日未敢便以孟莊諸公境地相許耳此札信筆無稿乞存

與王丹麓書

文津之役陳書萬餘而以足下高矚當之持刀斤以入鄧林猶苦英楚之少僕一卷之書知部婁無松柏也乃猶久溷于胥倉也何故

貽李東其書

鳥之翀舉兩翮耳腹背之毛太重反足累其冲天之勢傳文章者政復類是世人乃苦欲求多何哉

與遂安方渭仁書

昨蒙與會侯驄鑣而過草舍供具殊媚主人但喜坐無傖儳便成雅集親承音唾玉落珠飛淸言未終紫簫間發弦哀曲艶悲笑俱來傳觴命瑄燭未見跋一辭而退猶秉周禮僕雖欲投轄其如道古君子何別後添香洗琖更與許氏兄弟轟飲移時起步階墀皎月如雪興到忘倦夜方未央乃恨兩君子之驪駒遙駕也言念杭壁一水縈之而闊辭相思遙不得面今足下以亂驪北徙遂得欵曲大慰寤寐僕之幸哉欽挹道風穆然邃古懷之好音如春如酒世祿之家更克由禮韋經魏笏自有門風若僕落拓餘生尺居圮處視如死灰豈必田甲亦復何所短長而乃過蒙下詢不巳豈眞有采于僕抑從家會侯或過聽與日者伏讀大作古文辭凝峭練雅思深局嚴政如漢代公車門鑄馬骨法應圖神彩欲活方柳比曾亦稱傑構詩則秀削有古

骨蕭澹之筆又復銜華冥搜特餘事耳此稍數大指不能竟述間有
所摘總皆微瑕近爲大兒取婦拮据疲勞俟得靜暇當爲盡意歲行
暮矣氣日慘冽病夫偃臥不能冒風儻出便途更停高駕泠泠妙談
使僕頓解旣如枚發弁當躬吹煖爐煨芋以佐濁酒不怪草野且復
當與足下共啖之

與方渭仁論文書

足下文縝栗蒼秀如扣靈壁之石音韻鏗然不復騰繞作多響又蹈
方合雅好以整暇文章至此洵爲甚工茲者僕更推論之惟是更慎
入與愼出而已空同自謂不讀唐後書此語不盡是要是得力凡閱
文高者難入俗下者易入淸暇莊坐而展卷始得晤對古人平常時
畢俗文字觸處都是入于目卽染于心染于心卽布于筆向來所習
高古典雅忽爲黯移政所云一傅衆咻求齊不得耳愼出者何應酬

文也大凡文根性情而發有沛然莫遏之勢出之自佳若得已不已
勉強爲之便自有應付供給語塵集楮墨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又
人之才情精神亦復有數多應酬以分其力後遇大好題作之反無
力不得精彩僕病中向不看文字日承足下虛懷已極又爲我閱文
鑒裁入微故所委都不敢却今擬五月一日始仍守前戒靜養兀坐
但久荷拳拳意不能恝再爲陳說想不謂煩常思文字須追蹤古人
又須脫去古人不落勦襲又非憑臆不穿鑿矯強而大能開新出奇
此古作者應難之自計未知到得此境界否亦願足下毋我遐而加
之鞭策使僕便得附足下竟千古豈不慰心豈不快乎筆墨潦草幸
恕書拙

答陳其年書

濶別者二十載每懷昔遊與足下偕錦雯祖望西湖之樓脫略盤薄
辯鋒互起旁坐者驚以爲鬭鬩已乃相視而笑命酒如初此時風調
視謂尋常于今追之邈不可得其爲悵恨可勝道哉日接手札恍如
對面不啻舊歡之復聚也聞去歲到杭過尋不獲獨行湖頭裴佪而
去艮晤阻遙愴焉累日僕十年病狀蕉萃支離銷落之餘一貧次骨
然而古人之書時復在手達生之理漸摩頗深身本長物何況其他
以此坐樹鼻拍快風踞奇石眺雲海可以忘疲可以樂飢第數口嗸
嗸又未免稍縈心曲耳念欲相悉故纚纚爲足下陳之近刻匪林一帙
送去相知定文舍君誰屬幸大加繩削定不嫌之曉齋圖想像入妙
此道久不擱瑣勉爾爲短粗疎唐突恐不足益髯之頰三毫耳一笑

與馬鳴九書

足下近頗少飲亦戒我善飲近謹如君戒良善古養生語云量腹節
所受乃於酒尤不可多僕每酒多睡醒後舌燥脣枯極思茶輒忍之

意不欲夜深煩家人且慮火又此血肉之軀亦不欲使太如意然煖
甚矣今少飲便不至此大快夫豈不拜足下之賜耶吾輩年已非少
壯凡事總以善撙節爲佳耳

與吳志伊書

僕庚歲山中接其年札謂擬刻駢體百篇要僕序之僕亦頗其作塡
詞序嗣後通書者再未嘗不諄諄問此也僕於去秋操觚完此宿諾
八月椷書併序郵入燕邸而聞其在五月中卽世傷哉計僕文脫稿
時則其年撤瑟已九十餘日矣此君風氣淸醇辭筆標儁求之古人
懷文抱質至其俳儷之作眞足凌轢昔才嘗論四六雖非極尚然非
星宿羅胸風雲隨腕揮斤入妙未易輕談子瞻宕往逸才往往有非
薄文選語試取上林羽獵兩都二京與前後赤壁相絜豈止螳臂當
輪曾縞冒矢匿短逃虛詎能折服至若其年之妙則又頓挫舒卷波

厲雲興匪徒揆藻便稱能事今聞其絕無家息兼之官貧一卷之書未懸都邑想厲同心俱懷憤痛日者舟次駐節西湖具云鈔得副本天東使旋即謀剞劂鼓吹倡和須藉群力領袖屈指君便一人憶其與僕書有云僕於儷體頗有所得大約取左史之排宕兼韓杜之沉鬱長篇短幅欲盡見之專望先生爲我序此卅年寄契千里心期諒在知已不我斬也開函讀之宛如昨日九原莫作悲矣如何今將僕拙序更寫一通呈諸左右幸賜裁擇詞序簡其年稿中或已作之仍望惠然庶不虛負其遺囑耳

與大可書

韻學通指所云穿鼻六條此千古定論也此事唯昔柴虎臣解之近吳門龔函公山陰包嚴介亦皆曉了顧寧人嘗相商榷渠自博雅亦虛懷然猶時合時離耳聞大可有駁僕書乃不以示我語友人云恐

稚黄怪此語殊不應爾僕作洛誥論會侯辯之亦嫌相難欲不存僕語會侯切磋以直正見古道是非論定俟之千秋僕本虛中無我之人乃猶不獲信於大可耶朱元晦廢去古詩序此是一大痛心事欲爲辯明昔與足下有同心焉僕近有答應嗣寅論詩序書又著辯說數篇稍白一二然不能段段論折仰成全書日忽忽恐無及足下當努力任此此乃經學中一大事也議者或謂吾兩人禮毛公爲宗姓故嗜此豈爲知言者哉聽之而已

寄會侯書

日聞治績益隹凋殘乃甦風謠遠聞欣喜無量想當唯惠窮民爲心耳近體中平平去年喪朱弦後家口無恙但苦貧然讀古人書亦時以古人自解風日晴好輒快登臨之興兩湖如獻雙樽酒江縈如帶越山層複濃淡如畫裏紫陽之洞瓏瓏嵌空飛來之石從天而落余戲題之曰城南靈鷲視明或攜樽相過遇酒便飲焚筆擲研更覺嫻然天眞近狀如此聊相聞之耳茫茫世事悠悠山河迴思昔與渭仁諸子促坐飛觴時便覺有忽然從中來者不知何物

與友書

今人棄此道如長物僕嘗語醬瓿酒甕汝知我者

寄友人書

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此奇事也隋文帝平陳已歎其古不知今猶得存否足下爲政或多暇試爲我一訪得之便以相語

謝莊蜨菴書

栩栩曲聊爲吾兩人懷抱耳然落筆時亦殊覺颯颯音節來湊指下足下善移我情如是僕落拓人所共棄不腆蕪詞竟荷寫入大雅政

如鰥下焦桐得見御中郎耳從茲千載後當與嵇嘯淵明鶴唳谷考槃伊誰拊弄此曲若有人兮山之阿或因彈琴而見我耶

與惲正叔書

一點如高峯之墜石何以能此政使我十日思不得耳思之思之不得不北面足下

與蔣維賢書

呂谷芳之逝傷哉抱志而夭遺書未傳如何如何聞足下存喈時欲爲收拾遺稿而毋夫人嗔謂谷芳苦吟瘦死皆緣諸友生鼓倡致此此誤矣長吉母傾古錦囊曰是兒當嘔出心耳長吉沒果止二十七未聞阿嬰怒雀植權璩而追恨韓員外之高軒過且谷芳果以是亡其遺詩尤當愛惜豈可沒乎毋嗔當緣一時痛子殂故然稍俟之足下仍當過宛轉求出其稿錄之俟有機緣爲之繕刻不可因是遂自

涅乃見交情耳

答友人書

足下之爲我慮者深矣謂僕既于釋氏頗有非之之處則壹當尊儒而奈何于朱子又不避其窮至事物之理之訓兩俱背必至于兩不收當奈何且又自相違奈何噫荷足下矣乃不盡然夫僕不云內格物欲外盡倫常乎去欲聖學第一義而格物爲明明德之首務則爲格去物欲斷乎無疑朱子解之誤故必當正之也佛之學能去欲矣而不克盡倫常則大有缺此又必不可以爲是者也佛氏有缺吾正之朱子之訓大學誤吾正之此皆有所不得已而何恤乎背安問乎收格物欲盡倫常而聖人之學于是乎乃完斯篤論矣豈自相違哉然此亦非僕臆創之也人心惟危十六字格物欲也又子有視五何盡倫常也此古聖人從來相傳者也其理本一而其事適足以相濟

天敍日相違語多詳聖學真語不復縷述云

與渠濟夫書

日讀先生所著書語多微妙至云了生死者莫如孔子此義僕久訖之語在聖學真語中頗詳不謂高旨亦俯同如此嘗謂聖人之學內格物欲外盡倫常總所以完性命而已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此僕自信爲定論無可疑者也後世祈了生死者以去欲爲事或猶知之至以盡倫常是了生死事則知之者益少夫知此則舜號旻天文囚羑里周公之居東三仁之問答以至一切拂逆之來敢危盤錯酷苦禍難皆是我做了生死功夫機候而況履順處泰之時乎至此真可無入而不自得是故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則性命完而生死了又安事乎他求者哉竊喜鄙懷不違大雅敢再申未盡之意以仰質高明未知堪與先生語

作法脚舌宣之明誨曷勝跂予

與李延澤書

中當與天下豪傑相見耳傳則且將與千古豪傑相見此其事爲尤難今須將年少好學家城南紫陽之山風景極幽須將又神理遙濟似不樂近塵世事篤于慕古志亦奇矣詩能以唐爲宗渢渢乎旨趣清遠文似大家頗有蒼氣使繇此以益勵其所不逮方來足以減名山傳通邑夫何疑焉嗟乎余老矣得二三子追躡不倦以相與劘切鼓其菁華使古作者之流風升而不墜儻不佞稍後死或竟得以擊壤之餘目再覩斯文之盛何其快乎

與沈聖聆書

別六載矣雖時通問訊感嘆乃與尊君去矜公書批數冊大費紙且兼之剞印裝潢爲貲甚多不佞微嘗一再懇荷懇荷尊君賦在西東

漢魏人之間詩古傳沉秀亦復無不具略方之古人二曹江鮑庾諸飛卿不但不愧之而已文章清且簡尺牘尤躋上流餘體往往並臻工妙尊君亭亭嬌嬌孤踪自遐與不佞三十年友好又與弘宣在門每懷昔遊邈如山河成而誦之恍忽對面吳山秋氣甚佳哉況若翠滿戶牖西風颯來木葉紛脫遙見翔雁一一望錢唐江沙而而落遞岫層複煙彩百狀于斯時也引滿獨酌且酌且吟往往狂呼絕倒而笑已溯淚縱橫集又不復知其所從來曹子桓云既痛逝者亦行自念文章付後人大是險事幸不致飽蠹鼠蓋醯醬或以之售利即什襲大佳耳求得辭弱爲流傳慰地下魂魄千百中萃一二三曹語兒子生子當如沈弘宣汝曹當思齊既又嘆我才德不及尊君千倍又安敢期兒子必得如弘宣兄弟者乎然亦望之自努力倪冲之爲父刻遺書竟不惜竭厥心力書傳其父子俱傳又可以風不佞名字維

東江集若且數見尊君千古我亦千古弘宣諸兄弟亦千古矣
觀之孝亦何嘗負人㞐約入城不果想弘宣之門多疾酬應不暇耳
以此雖悵悵亦慰我心刻例尚有相商處別條悉送來弘宣或可更
斟酌之否曷昭乎何時東望邑邑悲來塡膺殆不可云

與洪昇書

君子與人則以忒好無尤爲樂概物則以懷德含怨爲仁抒文則以
昭美含瑕爲雅不世風氣險薄筆舌專取刻覈自快口耑之爲名高
吁可怪也吾以爲直聖賢惡之見乎非直因謂古人文字亦復如此
若詩非引昔譏任文即謂其怨刺父古人立心多溫雅忠愛詞應爾
耶見古絕不出惡聲去國不說無罪何有古人不肯訕上爲市交狀
驕答而動多微文哉聞助思閱杜詩註且有評駁宜持此意求古人
不但有功作者亦是善自存心之道

與王晉人書

僕印章云涵天醉帝之民又云稍及山陰華亭之門承足下爲我刻
此或淸勁如鐵或蕭散如梨意趣眞能與印語相發印此可覩啓乞
胸次耳

與姪孫宗文書

建平書法大佳然建平旣好書益須靜坐多讀書魯直稱子瞻字文
章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發乎楮墨東坡云與可之文德之糟粕詩文
之毫末詩溢而爲書變而爲畫建平于此應有悟入處蓋書不止爲
書法書法必有待于讀書何邪

思古堂集第三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序

唐詩解序

古詩無解解者爲詩者之不得已也蓋詩者性情之精微也啓乎心
聲朦朧開拆放乎厥辭演漾善變旁側見理正言而若反非如典謨
記傳之文縣一說即可定古人歸指矣詩至唐衆體悉備菁華大宣
詩之海也今亡論爲詩與不爲詩者即三尺童兒莫不稱唐人詩盈
口何者讀其辭淸華相引宮徵互發高者入雲沉者冥淵不必覈其
事指而情爲移焉顧可縣一說而定之歟然自杜李諸公集沐鶴上
贊之徒往往有解而華亭汝詢唐氏又錄四唐諸詩而詳注之网羅
蒐括畢盡而無遺豈非慮涉海之無涯而故爲是槎筏歟夫詩有象

趣有指義不可解者虛執指義而掩象趣耳乃若鉤冥思証托寓俾
古人之深思昭明顯白人人覩之則亦作者之功臣也顧唐氏書歲
久滅漫同郡趙六蟠司濤兄弟爰合同人重爲繙刻較譌補注比昔
加美縣諸國門眞不刊之書已或曰孔子删詩不立解政欲使人深
思而得之自商賜槩蓋之說興而談經之家紛如市鬨是詩學淆亂
繇解之者多不知古詩無解併無題虛而無方使人之自得之也後
旣爲題而復爲解說不厭詳使人之自擇之也聖人之立言與文人
之修辭固不侔哉且使古經無諸說旨久已蕪廢而況後人之所爲
作乎雖然毋執指義毋掩象趣終以是爲槎筏則已矣莊周有云送
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吾安得是人而與讀唐氏詩解乎哉

孫宇台集序

文章者日趨于變而未有已者也雖然亦有運會與之爲符焉三代

之天下入戰國此古今運會一巨變也而文亦因之夫子之文變爲孟軻老子之文變爲莊周左氏之文變爲戰國策三百篇之文變而爲楚騷皆一抉去其左繩右矩之方而獨抒胸臆以己意爲曲折浮宕激發于筆墨之奇文章之觀于是焉極竊嘗疑之文以載道者也道者和平温厚之物而文務爲奇將與道迕雖然非迕也運日以下而文人之心益欲形上一下一上心與運鬭則其爲浮宕激發也固宜水之注也巨石障之小之則瀧瀧焉悲鳴大則澒洞澎湃以騁其勢自爲之邪其亦有與爲之鬭而形其聲者耶雷出地奮也亦然余文孫宇台氏有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之才者也讀書數十萬卷作名士五十年居則貧遊則困偃蹇頓躓而以名節好學不勌嘗自附賤士也滑滑者思廻之徒容言且容言於矣則吾必以其身先之故其行誼益自峻而文益浩然不可遏變化推崔茫洋自恣而卒要歸

于忠孝節義以會乎其極又嘗曰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何如人彼雖欲以其文矯世礪俗而勢莫之伸終逮于往秦吾將反斯民風氣于三古之淳古之人即不許我我當自信嗚呼今亦有其人懷宇台氏之心者與文章之大奇夫何足怪雖然有宇台之人與其文其志之遂而言之且終能相符也然乎哉然乎哉余且拭目而觀之矣哉

萬里誌序

萬里誌者武康韋子六象所撰也余與韋子交近三十年縣在浙西萬山中封禺銅官前溪風渚皆極其幽奇故韋子天才文筆似之庚辛間余輩有西陵十子之選韋子最相爲推重爾我贈酬于是遂多貽我乃有德音苟不蓮寧同秋草滅之句韋子爲人悃悃然日以讀書砥志節爲事意或不然毅乎莫拔然困諸生中久不得自抒其胸臆今且北首燕雲往返者再車驅之車驅之而亦已近老矣嗟乎豈得已哉乃行迹所屆輒成詩賦日記如千篇彙而爲編題之曰萬里誌誌者誌遠遊也誌勞役也誌川文章于山河草莽也文大似酈道元柳州詩賦不減晉唐風格其登臨憑弔所作往往多淋漓慷慨之思焉余讀而悲且壯之雖然此中亦古稱輿區者也黃山深處王室洞天其猶有如漢子房隱居者否可以訪道願與子偕參分席分將必有得天地大矣何必故鄉兹爲無負萬里之遊而亦不虛著此一卷之書已

贈宋公序

原夫至治非開必兆閶氣流虹降屆職篤其神其蓄也必至深其發也必有曄光氣所及不變流風所以耀兹代于昭明潔斯文于大雅藻被鴻業紀綱彝憲者也今臬憲乎國宋公本鳳穴之靈雛敞龍門之高坐憑虛望海欲凌方丈之雲拾級登峯早識之邾之篆既乃金

門中貌王符飛文鞭箠循吏徒矜蘭臺之風含吐李王何有白雲之署是以稽甚詞林騰踔寰海九州待其衣被而天下資爲楷模者也遂拔郎星出權鴛邑清唯飲水介欲投錢屢以方將敭歷中外歲維淵獻分鎮越城其地右帶錢唐左控滄海屹然雄鎮爲浙東藩雙旌萃止千里騰歡甲楯還何戢之威竹箭盡會稽之美檽袴五具雀荷一清特進司憲總掌浙臬維公才兼文武政用寬和不競不絿無偏無黨飾吏治以文雅監祥刑以道德庭堅作士五極咸中吉甫匡王萬邦爲憲雖貞觀之十三使自以過之即神龍之二十人未堪同日仁廉之效不既休歟遂乃弘開華館登引多士稟酌經義陳采詩風降階爲禮接接無方燒燭論文紬揚罔勑蒸爲奇瑞文昌之氣凝珠孌作光華頻水之波若鏡鑑公道傳麟紱學本鵬墟醖藉之餘發爲文彩是以盤旋輿傲吐翕沉冥迴紫海以生瀾砥黃流而作柱千秋

之業不借山川一字之懸乎光日月極命典墳推激風騷肇彥取裒人人心饜於鑠萬象粲乎有倫自非天下之至文其孰由而臻此是則政以德敷德由文顯古治旋復其在斯乎若乃韋門父子相繼登庸馮氏友昆迭爲歌舞籯金之諺未詠甘棠之蔭猶在世業所洽有符方來前席爲勞秉鈞非晚對揚嘉休跂予竢之行擬傅說之篇用應王褒之頌

陳其年駢體序

竊聞三江雄濶勢接荆溪九龍嶒峻氣迴善卷大藥得張公之洞飛僊閟王女之潭陽羨之城鬱然任公之臺無恙美哉鍾靈于斯尚已其中篤生陳子其年馬源本太昊之墟支分潁川之派金張七葉貂珥盈門謝氏一家烏衣名巷其年夙挺雋才體周大雅碩長康之三絶乃去其癡劉子翼之獨行世高其德尤就儷體獨冠當時原夫太

極是生兩儀絲絃而來物非無偶日星則珠聯而璧合雖木亦並蔕而同枝關關鏘鏘鳴必相和僛僛傞傞舞斯爲友物類且爾況于人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强比合而成之也昔者黃門夫子振起吳松四六之工語妙天下余與其年皆及師事悠悠擺落儀復何云乃其年則翬推領袖直接宗風既吐納乎百川亦磬控乎六馬觀其整齊則垂紳搢笏雄毅則劒拔弩張綺麗則步障十層遙裔則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墮明月或夭矯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揚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余每覽之喟嘆彌日循環在手低徊在心或謂三古六經氣留淳朴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肆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虺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于文言用澗谿以儷藻左氏有之取麗㟧以匹鯤鮞外傳所述嚆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韓王馬邑之相難

鄒陽梁獄之上書伍被徵引排比頗多國策史漢云何損格且夫其年之于斯丸有餘能于勵辭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紬青媲白之法自行跌宕政如山陰楷書而其龍跳虎臥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行頓挫之致蔚乎神筆詎不然哉今也華亭唳鶴聲既邈然楚些驚蛇歌之如昨周道挺挺此心非晌靚茲鸞龍之新作轉抗俯仰之幽情天地何遥不覺了歸交集文章未墜益信千秋在斯焉爾

壽吳錦雯五十序

百物之生也唯適乎其所趣而已而唯人不盡然今夫鳥適乎空也魚適乎水也不適于高而草適乎卑也此物之情也然適之中又有適焉江之魚入海則苦口淡而之鹹也海大魚入江亦然益又能從而不能橫掉尾則癡非獨鹹淡之味分而已梧桐宜陽蘭蕙愛陰得其適則茂以長遂其適則腊以枯夫人何獨而不然哉衆人之聚也

君子之所苦也或營營于貨或攘攘于勢或湎于婬聲弦管酒歌虛博亡所不極然而促者促延者延矣彼蟊亦適其適已耳其上者則有入山而不返登朝庭而不知止者更古今以來迭互相笑發其各自知其適而不相爲謀歟而論者又多右術務而左冕紱何歟若夫君子則不然期適道不期適已余友吳錦雯宦南海蒼梧間作吏與故鄉意如甚苦之且錦雯以方伉拓落之性而宦于此且當褏章服謁官長讞獄剖決夜與簿書圖非所愛樂然堂上垂白髮而身登仕籍勤厥職而以祿養娛其親遂已之所安而適于道是適而已矣又何所苦且適道者固不以適已爲心者也始錦雯宦吳門既銜今任吳故繁華粤多寳玉翡翠孔雀之屬而錦雯乃皆謂若但求是心而豈欲適已者耶安官而平愨以壽物者自壽者行竢之今錦雯方五十將藉于贈言以廣其意併以爲壽

維母六十壽序

家將興世將治時將開泰則萬物皆去陰歸而就陽光故皆是天地之氣也昭融之與沉藏殊焉猶是草木與鳥獸也蓄秀而匪色鳴與低離酸斷殊焉故笄幗而秉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者于以卜其大昌而且稱世羅母龔太君今年六十壽余讀其宗黨乞言之辭而嘆笄幗中無此人也太君名家女溫靜得於天賦及其歸若履公也勤勞拮据以佐君子事尊章也順而敬待小叔小姑娣姒和而惠于諸子姪慈而訓若履公宦四方之役家務無鉅纖皆太君操之而無一事之或遺且外方爲家婦則任事贅勞亦既寡居則引身自退至于姑沐夔教子孫無不中禮而媲于古已又早讓世變避地從儀服家先爵曰太君古人哉夫天賦淑德太姒之紡績也輔相君子女曰雞鳴也篤孝樂羊婦也待叔姑娣姒之和惠也鍾禮而郝法也于壽子

姪慈且訓是甫之任夫人也躬家政無弗辦懿調所謂健婦持門戶者也沐蘐其心衛氏婦之緊燕緞魯娛陶嬰之黄鵠歌也善教子孫敬姜之韜幅覩綜均也避地以保家漆室女倚柱之嘯也然是皆古賢婦人之已能者也至于爲家婦則居勞既寡居則引避曰大哉太君之德雖古大臣何以過此蓋天下事其病始于不肯任而終于不能讓是故伊尹攝臨而不爲疑周公負扆而不爲偪何則當事則不敢不專引嫌避私而與國家之幾務誼非出已分當引身斯一辭而退焉故復政告歸不爲恝乎其明農不爲嬌若是者臣道也亦婦道也太君能明婦道之極而即可以通于人臣之事君義孰大焉故孫太君前事論之據正武撓之譏不與孫太君既事論之驂乘世側之前不作余謂笄幗而秉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此其徵夫今太君已六十而視聽不隔含飴爲歡有寬懷祖臨思玉立珠聯而諸孫又磯磯山頭角翟茀展褖車服用光直在御耳則皆太君之德爲之耳然以徵太君之壽壽方未央又何也禮之言曰有開必先山川出雲太君固啓其先者與是不獨于家之興且卜之世與其時太君固將壽世壽時而壽其家且世世焉猗歟遽何央哉

湯夫人五十序

人情孰不欲壽者乎乃貧者多不樂壽非不樂也境爲之也人之情不樂貧而貧顧多壽且樂壽又樂貧此非處境之尤善者不能及此余友諸君簡不專爲儒而行儒行且極貧一日告余以婦湯夫人五十吾將爲婦賀余謂子將以何者壽夫人君簡曰吾無以壽吾婦當即吾婦之爲人壽之而要予述爲文爲婦奈何曰安貧者婦人之常德也貧不見貧且使吾有忘貧之樂者是難能者也吾好讀書必命酒吾讀酣見有若綿連而聳者山見有若曳而蒸然動者雲見有若

浮若逝若砢不可以悉數者水石羣物目爲止毫爲停須臾變沒歘然形之當是時知家無藏酒而不能不呼酒酒酣復謳于亦見吾詩中之有酒乎若是者皆吾婦咄嗟而辦以助吾豪吾不知吾詩之從來亦不知吾婦酒之從來也客至小命飲治具皆婦一身操之而寂然若無人子女五六吾不爲營而衣食辦小者不聞啼聲大者不見顑狀此吾所以能忘貧而蕭散其胸懷游于酒而耽于藝古梅一樹銀杏兩株良友六七歡弄筆墨紙窗竹屋曝日籌爐可以永年可以忘老夫唯忘貧故樂貧樂貧故樂有壽樂有壽故將與吾婦共享之此所以五十之年而吾必將爲吾婦賀余曰然然子以夫人能致此者何君簡嘻不能答余曰是有故蓋所謂勤而儉婉而能肅者也語未已君簡大笑曰有是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既知吾婦爲人而莫能名其德子能名之合于其孰爲余述吾當以謳手報子矣于

是余走筆文成讀亦成呼酒大醉而別約他日畢籍所其代余酒

題跋書語

題孟東野集

昔人評東野之詩曰寒余以爲寒耳偶友人餉以全集讀之則生澁攲僻其用筆步步不欲從平坦處行中有儁語足以驚神近世如鍾譚似乎托足于此然此等亦自名一家則可儻欲倚此而廢初盛諸公則悖矣乃神宗以後人專恃小才而反唇以詠成弘嘉隆諸作者亦何心哉

題疑孟

疑孟十二章宋司馬溫公之所作也所排擊雖不盡中理而大本大指是亦有大足扶明名教者如論朝王責善闘卿諸章是也理之大是與公非者自當與天下萬世共明之而世儒闇於道而震於名打於

思古堂集三卷八

所聞聞有議及孟子者輒怒目裂眦疾聲而呵之以爲吾將以衛道也噫政是坐井觀天眼如鍼孔耳

題鄭先生行述

余讀緇雲鄭寶水先生行述嗟嘆孝之萃于一門焉方先生駐節蔽爵架木爲寮時志已悲矣詩以文名無諱之義哭而歸里誓死用薦諸事皆慷慨有古人風括蒼山高一萬六千丈窮其巔則可以坐嘯烟霞俯視雷雨先生結廬其中日弄筆墨人以爲隱而著書也不知其幽憂紆軫之所激發者也自七閩選東甌逮沒首尾三十二年確乎之志不渝終始沒後令嗣元發元闢兄弟擬爲此文以述先志又極纏綿沉痛之思讀之者可以爲黍離之作亦可以爲蓼莪之篇夫子稱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余于茲文亦云後學錢唐毛先舒敬題

題謀野集

王百穀尺牘亦佳亦惡如食蜜耳初上口甜旣之覺太媚好耆佛言蜜中邊皆甜余謂蜜太甜無椒辣味亦可恨耳

題宋禹域詩卷

余貧甚又移家螺峯山坳阻曲故人之貴者疎矣禹域得官自北還舟中再命駕過我劇談已出詩一卷要余商略余閱之蒼鬱淸儁而時驚壯釆洵哉足以平吁古曲橫絕甚流吟嘆久之因謂禹域是故不得志者無聊之事君今行作吏但稍折剛骨自應功在民社而遯一方足千古矣又奚而事此禹域曰聊爲之免人以俗吏相目耳余曰必欲作詩求免俗政是大俗因相與撫掌大笑一時戲語聊書之卷頭他日禹域在三千里外公餘多暇或閒卷閲及此必當更發嘆也同學毛先舒題

思古堂集三卷九

題倪會玉詩

唐人詩有中晚余意皆優晚益中唐雖若自然乃多失之但淺晚集諸公刻鑿驚挺而引信多遙思故爲勝也至金荃玉溪尤覺有神來之妙余昔嘗日夕諷詠描摹莫逮倪子會玉善于詩然抱才奇穎秘喜降而就西崑格春日過螺子峯手出一卷余覽之則藻思飛翔雕雲刻月蘭草未折芳馨襲人余老于此中所日以描摹不逮者會玉顧年少捷得之可謂奇矣至若覽時弔古之作尤抒懷幽渺莫窺其所寄托每覽雞鳴埭郭處士歌輒爲於邑郋義山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松陵謂其早已自下箋解今會玉志趣如此余益不敢以詩人目之耳

題葉登僑畫鶴

吳門葉登僑與其兄林屋先生皆高士也登僑尤善書畫尤善寫生

鶴不肯爲人作一日余過雲居寺晤豈僧出四鶴鶴曰此余論鶴僊
[illegible]毛頂趾形態而作傳鶴之眞殆盡于此昔杜甫云將軍善畫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眞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今豈僧可
謂點溷矣不但不貌行路且併不肯貌佳士獨于鶴則樂爲之此獨
何心豈僧笑曰然雖吾亦不能自解耳

淮淝奏捷圖題語

柴德遠所藏淮肥奏捷圖謝文侯先生筆也文侯本東山之裔而德
遠高韻雅慕東山故文侯爲寫此工細中皆得天然筆趣設色極古
淡七八一馬二鶴高樹五株皆森疎有生氣或謂昔安石看捷書竟
無喜色以此見其雅量今不應作騎士方持書授門者狀余曰未見
書則未知戰果捷否此時沉吟落子氣靜神閒爲難此政文侯善寫
安石處耳李伯時畫李廣引滿擬追騎因嘆俗子爲之必當作中箭

追騎矣意政類是能賞余此語是能賞文侯之畫者也

題丁弋雲詩

鹽橋三丁子皆與余爲兄弟行丙午先君子八十弋雲詩三松嗣爲
壽金箋著色澤尤難而寫染工妙高山遠勢流破碎石雜花斑駁不
減劉叔憲得意筆時先君雖老尚善飯今長逝已十五年弋雲瀟灑
落拓有魏晉人風作老孝廉三十二年不得一官竟以遊死飛濤謫
塞外始得歸里素涵蓺蓺困縫掖而余益潦倒濶迹于山樵野衲耳
撫境恍惚不可復追幸此圖存焉展玩不覺流涕

題張琨詩草

禮菴從余遊間間爲詩余曰嘗爲之乎禮菴因出詩觀之則已清逸
入法度非近時誰能抗行者日聞余論說日益奮奇嘗從北墅懷新
詩冒大風雪渡湖入螺峯深處就余商略余笑謂禮菴子此意不減
立雪人但余非程叔子耳于是禮菴積詩成大卷軸還將北遊稍刻
之爲行卷余曰子行矣將陳言宣室落筆中書甚快然此中賞音不
少當必有盛賓筵走贄幣從車騎虚左以相招邀者乎邸第進雲罍
足其愼禮菴亟起爲謝曰先生之期於某者深矣願筆諸簡首以當
書紳遂略記一時之語爲之題此

題徐松之詩卷

吳江徐松之過杭州遊輒有題如遊石飯諸山詩鴉啼古樹南枝少
之句余驚謂可以泣鬼神余時病松之再三要余屬和已偕李東琪
過余擬共窮吳山諸勝中路余倦止石亭子中坐獨松之與東琪登
第一峯穿紫陽洞手摩飛來奇石剔苔蘚讀薩天錫斷碑乃返夫松
之有弔古之才濟勝之具余事事不能相追而松之不舍余者或亦
以胸懷略同耶聊題數語以志神飛他日幸老健當更不惜爲松之

作長篇也先舒書

題家驥聯萩畹集

驥聯賦心清雋抒之奇彩衍瀟湘之派而流漫秦川不嫌六代終是
俊物詩則古音沉宕機杼轉新入口時或如蜇吻而咀玩良久可得
清醇之滋味焉鹵莽人詎讀哉題以萩畹者何昔之人滋蘭九畹而
驥聯貧以奉母言采其萩擬拾香草歡猶過之懷稍旅遊義亦類是
是亦盧江捧檄之夙心已夫驥聯高聆橫睇抗懷千古落拓公車曾
不芥帶而時時不忘親如此詩云綿綿瓜瓞又云續古之人不隕家
風茲後來益勸抑何美與

題沈御冷遺稿

御冷高懷抗俗太古棲心貌雖于思體備風雅螺峯屈曲屢經往返
風景不殊頗有贈答今讀其遺詩悽哽吐響婉約含態大得少陵之

變亦兼襄陽之渚至於托興芳草寄懷美人旣含睇兮西方亦拾香於南國伊胡爲者結撰至思往往讀之益有不能終曲者焉乃斯文未沫而斯人已亡把玩之餘不自覺其泫然耳

題二沈荊花集

方舟手弄虹彩口含雲氣欲翔欲墮惝兮惘兮任臆孤行可以蔦里泝原求之于幽得古得新寫發驚挺區分豐仄磊磊砢砢批匠未之奇也此何世才治古之人哉名曰荊花義在蔭棄兄廼互編攔且爲娛鮮華跌而自好俯仰有懌左右皆宜暇日初長嘉樂未輟聽此塤篪之唱而不我心寫兮者匪難則惷吾豈信乎

書家禮儀節卷首

家禮儀節取朱子家禮而更定之者也序以爲丘瓊山之書未知果否書中頗有訛謬處余濳書常禮雜說略爲辯正今觀首列楊升菴

序尤多未妥始引周禮儀禮可也後反遺却儀禮而並稱周禮考工考工卽周禮之冬官何忽專取而並擧之且家禮亦與考工無涉旣稱朱子爲先生稱周公爲公而後又稱朱子爲公則先後易呼彼此相瀾以謂朱子此書補儀禮之未備可也而云補周官之未備又謬又云不佞議禮獲戾謫居滇中以外艱奉旨滇還守制讀禮之次較定是書而後落名處署正德夫升菴議禮被謫是嘉靖三年事乃自滇還猶正德耶升菴集中無此序乖舛如此僞撰無疑本書他處類此亦多余嘗謂人果有學力何妨自撰爲書古人書垂久者必有一種不可磨滅之處卽或疎漏可施論辯耳斷不可取其成書而竄易紊亂之橫加筆墨頓失本來總是前人之書一經後人改過必不能如其元本也而淺學弄才坊賈射利動輒任臆顚之倒之噫可恨哉

書集古錄跋尾

歐陽子集古錄跋詳盡蒼雅但筆趣不及子瞻耳其跋唐放生池碑非浮屠殺物有罪之說則謬矣謂庖犧氏爲網罟以佃以漁苟如其言則庖犧遂爲地下之罪人余謂佛氏戒殺可謂體天地之至仁其爲德甚大人縱不能盡戒殺當以自咎豈可自以爲應然而反排斥不殺者邪永叔爲此語不祥孰甚焉庚申閏八月先舒書

書白玉蟾草帖

玉蟾翁三丰仙閣引筆趣飛騫飄然欲凌于雲霞之外恨搨工惜紙後欵三行不全雖然習永千文半卷在蘇頌處猶足爲寶此雖稍缺略故不礙其佳耳

書放翁文

陸務觀沈酣贊嘆二氏之學至矣乃紹興府修學記云世衰道微亂于楊墨賊于申韓大壞于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而稱陸伯政文

無一毫汩于釋老死有以見周公孔子然從事金丹自謂丹成可不死又云法華爲讃天不足以喩其大海不足以喩其深序普燈錄則謂此書方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自以五備史官猶思以鹿露之微仰足山海語如此者極多何議論自爲矛盾至此此其胸中全無眞識語亦不根心徒弄筆頭爲文耳蘇子由民政策深言佛老之虛誕而欲去之乃于楞嚴則云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書金剛經後亦極讃嘆且又自注老子何也子瞻文亦往往如此余文論云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掊蘇陸輩之謂邪

讀史記漫書

李斯佐秦皇定天下漢高祖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此兩人皆豪傑人也假令秦逐客時斯不上書信亡蕭何不追亦已耳乃斯以上書

得閭信還遂得設壇拜爲大將而皆能建立功名位至侯王可謂奇矣而終乃至于殺身殲族嗚呼假令斯爲逐客不失爲上蔡之布衣信不見追亦淮陰一貧王孫耳卽或餓死猶足以全要領完宗族是不逐不如其逐追不如不追耳想其入咸陽市與長樂鐘室時回首平生富貴勳名今竟何在而身受之烈禍是眞夫斯固足以遺臭而信沾沾自負欲以寵利居成功亦非君子所深取也夫覆宗而徒博身後之榮名已爲大誤况無名乎或謂斯佐秦信佐漢殺人多矣能無及乎處二子之地固不得不殺然則亦何樂乎居此居此而謂樂是悲而已矣夫唯仁人能見之也

讀朱子語

呂子約謂未發不可比純坤當爲太極而朱子駁之云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以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

耶先舒案呂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蓋未發之中卽是太極無形有理境界焉可比坤且太極無極元非二物紫陽于太極圖說義甚明而答楊子直亦云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奈何今又分爲二而云已發爲無極耶以駁呂也且未發亦不定須配卦其答何叔京云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四箴序語但說理之自然制于外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工夫以箴考之可見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著力先舒案何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夫存心者學人之要務也卽以四勿工夫論苟不存心何以見其爲非禮又何以見其非禮而勿視聽言動也乎儻謂四勿處卽是存心不必先存其心然心不先存而當境斯存此到不待存而無不存境界其或能之中人上下者卽先存之當境猶虞走失而况元無主宰者哉則先存心而後能視聽言動以禮正是操則存存則成其四勿之功耳本甚順理云何駁爲存則操也箴序由中應外制外養中總有工夫何必分別箴中工夫亦不定皆屬于外且外且當制而內豈反可以不存哉存心卽是著力安得云若何著力若以此駁叔京則未知孟子屢言存心又若何著力又叔京謂存心爲敬朱子謂敬能存心論此兩日竟不能合先舒案此二語總歸一理何必斷斷過煩辯析儻必欲析之則叔京之說爲長蓋能存其心自然成敬心之不存敬于何著或曰敬則心無不存畢竟朱說爲長曰獨不思此能敬者何物爲之則心爲之也藉心以爲敬而奈何反謂敬能存心也此亦理之顯然者耳朱子語醇處自多偶指一二云

讀蓮池書語

余向觀蓮池著作以爲語多卬道及今諦看之亦頗有誤處如竹窗隨筆謂新建良知之說是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張大門庭此語極是而謂子輿氏良知非佛說眞知眞知者眞常寂照之謂又曰寂而通是眞知而以良知知愛親敬長涉妄已久豈爲眞知噫蓮池謬矣愛親敬長此良知之根于天性者也安得云妄安得非眞若以此知爲妄而別有眞知則眞知者必不愛親必不敬長矣則亦安用此眞知爲哉且蓮池于眞知云照云通則知愛知敬便是照便是通烏得以爲妄而非眞哉且蓮池嘗謂戒雖萬行以孝爲宗又嘗作自傷不孝文今乃以愛親敬長爲妄斯又自相違者已又謂夫子操則存四句爲進於良知夫此四語特謂心之恍忽無定而不可不操以存之耳以爲進於良知何謂又謂夫子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則又誤又以仲尼爲儒童菩薩

此皆釋門僞造妄語誑稱以菩薩欲援聖人入于佛而又貶之曰儒童以爲儒家之童子耳此語從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套出最爲淺陋蓮池亦信之而筆之何也其二筆云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尙置無極於太極之上不知無極而太極云云只是註明太極本自無極豈是加簡無極在太極上正訛集謂佛法不出老莊可也而引清涼語斷老氏爲外道何其謬也又謂僧禮拜神像比毁擘神像其失尤甚何其謬也又謂佛明空劫以前最長而儒言其近佛者天中天最尊而儒位在凡佛誕聚本來自已最親而儒事乎外嗚呼佛談空劫何益于人虛而無用東坡所謂說龍肉也儒言其近言近指遠下學上達語皆實益佛爲天中天虛誕之辭耳若儒位自是不凡卽以爲凡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不肯爲隱怪者也佛証本來自已而儒者性命之學非本來自已而何安可謂之事乎外且蓮池事

外之說殆指儒家有倫常與治平之事邪豈知倫常本乎性命元非事外而治國平天下是倫常中事亦卽是性命中事又安可以爲事乎外且蓮池嘗以懇僧納父母之拜爲逆人倫又著自知錄亦皆敎勸盡倫常事則亦自知倫常之非外至於佛法極以濟度爲功德國治天下平其爲濟度也甚大則其爲功德也甚大而又可以爲事外乎哉又謂儒言一以貫之是以一貫萬萬與一猶二也釋言萬法歸一止有一更無萬是萬與一不二也釋更說一歸何處是佛又超乎一之外也先舒謂是尤不然夫一以貫之貫非對待之謂一以貫多多者悉化安得謂萬與一猶二且所謂一亦非定相非定相者便卽是一執中元自時中比義本無適莫耳且彼所云超乎一外作實法會不過是空則聖人亦未嘗不空故曰空空如也而佛氏說空亦未嘗廢一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凡云眞如云實相等義亦卽是一故曰眞空不空此不空者卽便是一根究理極元自如斯蓮池乃爾安生軒輊又何也且斷滅亦佛之所呵而蓮池所謂超乎一外者果是何物如其有物仍不離一如竟無物便成斷滅成斷滅者豈是佛理而蓮池以此談佛則倂佛敎背之耳雖然余亦就蓮池之說論耳萬法歸一一歸何所趙州答靑州布衫重七斤此宗門語元無義路今蓮池煩加詮解分較勝劣更落義路尤失宗風且吾中國尊夫子之敎西域傳釋伽之法假使西僧入中土而謗聖道已爲名僧主人況蓮池産在西浙少習孔氏之書年十七爲邑諸生三十二而出宮牆投梵刹遂倡此論竟成反戈昔陳相悅許行而棄陳良之學未嘗敢貶陳良也乃孟子猶深責之則蓮池豈得爲有道心者哉旣謂睢陽雙忠不應殺妾殺僕及婦女老弱矣而又謂城陷則舉家死之可也合城死之可也又何其自相背違也且張許身膺全城之任城陷則自

應以身殉之舉家何辜全城何罪凡此等皆其說之謬戾者也且嘗誤人不可以不辯

書容臺別集

董宗伯思白容臺別集微辭雋解多生妙悟然中有未是處謂王荊公深得禪悅之味王果得禪悅何至厲民誤國如此如思白語則禪不礙惡惡不礙禪將使學佛人皆敢肆惡惡人亦皆得托于佛矣又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逃解不知大學此語與舍則亡放心不知求義同政是學人大病焉得云是悟境也佛家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亦此意與意識不行大自相反又云人但以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爲無業余謂不犯十惡雖淺近事然學人須由淺入深若反以此爲窠臼爲業然則犯十惡乃不落窠臼耶又云顏子拳拳服膺是猶有凝滯之物在故子判爲

未見其止法華云止止不須說余謂服膺雖是勉然事即擇善固執之意誠之之功自不可少未見其止止字與進爲對即是止吾止也之止不與法華止止交涉服膺與未見其止皆是子贊顏子語如思自解是貶之矣大略宋儒註經故欲與佛理相避但微言之合于佛者即反解成纔迹此固失之若背義與佛背本別必欲強紐而合之則亦是病宗語欲掃蕩固已然向上事不離下學從勉強而自然由持循以脫化入道之門斯爲穩實過于穿刻以求其賢義之高玄吾恐反有誣古人誤後學處耳

書塞翁手牋

吳岱觀先生吾鄉先達也高古澹逸嗜書嘗爲令以好觴賓客去山中古多修建先賢祠廟去官余賦之詩云彈文類客難爲雨寫狐濤叢實錄也先生是逸少淵明一流人書不肯輕作皆破格爲余寫

扇頭小冊子以慰余病以貧故嘗遠遊會面疎潤今觀此冊神理如睹河山未遐低徊把玩不能已已

醉書

吾鄉山水架排典籍無病無憂衣食粗具俯仰左右古人在焉揚亭蔣徑聽其寂寞其或良朋相過啜茗淸談間有餘錢不妨命酒冷懶傾率去留任情至春和與秋淸或花晨兮月夕興到神來頗欣弄謳工與不好自然天眞日身後名淡如焉爾但此境界亦未竟得且喜庭闈熙熙聚順成象亦有群兒牽裾遶膝顧之樂之一笑開口夫子老安少懷之願點也浴沂風雩之興雖不能及而嚮往之高山景行何必其遠燈前醉寫聊寄浩歌然虛中思慮之芽君子樞機之主終以自勅都毋敢弛庶邀天心亦罔消隕身其康彊子孫逢吉覽天地之高曠隨煙霞以舒卷林泉獨往村巷閒步自適其適樂而已矣夫

蓺皇上人豈或遇之哉辛歲十月十一夜先舒記

書大學後

歐陽修黜繫辭是一大可笑事今乃多有以六經四子中似佛氏語因併疑六經四子語多是釋子僞攙入者可怪也仲尼貌似陽虎則陽虎亦貌似仲尼因斥虎併斥于乎佛學余亦不欲竟目以虎聊以曉世儒之窒者蓋佛氏與吾儒異處齊家治平等事耳心性之學其誰能二後儒顧必欲二之乃反將第一義讓歸釋氏甘取象迹之談以自竄秘悲哉八月二十三日先舒螺山屋燈下書

書陽明先生年譜後

余得覽陽明先生年譜于其裔孫艸堂氏首尾五十七年中其險夷進退理學功名梗概已具特發揮先生微旨處尚未醒快耳先生年十八即慕聖學三十一漸悟二氏之非每思離世累而以祖母與龍

山公念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斷滅種性矣又喝西湖坐禪僧涕泣還家良知之說即本于此而世儒乃以先生爲佛學豈不誣哉艸堂尊人曰延叔公爲人純孝日訓諸子以敦聖學繩祖武艸堂嘗客梁園一日思親即長揖謝去滫瀡之餘惟事著述蓋深有得于家學焉余宿昔仰止先生不可見今得交艸堂而因以覿延叔公也夫豈非幸也歟書此譜末以誌嚮往西陵毛先舒敬書

書馬松里詩卷後

先舒撫松里先生詩卷而有感于世變之盛衰也先生詩蒼秀大雅自足成家且爲帙已少然當時寧藏于家不以問世吾度先生之心有三益不好名而退讓且知恥耳似乎以七子風格之雄文藻之富視已作不無小遜夫雁行亦何足恥然猶恥之古人哉萬曆後世風漸衰人皆勇于爭名不肯讓恥心既喪瓦釜亂鳴此臥子夫子所云

類唐放肆便佞遍都者也豈徒不自恥也又且喜勸前猖洒之不休則其心又加喪焉公安竟陵亦旣肆口後來者益甚嗚呼文章關國運豈虛語哉後學毛先舒敬書

書沈朗思論禫服後

沈朗思云喪制鄭玄以古禮二十七月而除服王肅以古禮二十五月而除服先舒謂二十七月其說是也二十五月爲非蓋肅殆誤讀檀弓耳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是指禫服始終蓋包兩月日數在內者也徙月出月徙月樂者禫服旣終又出月乃作樂通正服兩年是二十七月矣肅誤謂祥祭之月服禫出月便作樂祥祭是二十四月又出月則二十五月且謂旣作樂必是禫服亦除故以爲二十五月而除服蓋未嘗合閒傳觀之耳閒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閒一月則兩月矣又期是兩年二十四月大祥後

又兩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二十四月加兩月是二十六月又徙月乃樂二十六月而又出月則是二十七月也然二十六月禫服除是服都除而康成謂二十七月而除服者何蓋雖除禫服而餘哀未忘故必出月始作樂是此一月中本已無服而康成云云蓋哀而不樂猶有服之心焉猶之無服之服云爾朗思此文大指已詳而未盡悉余故更爲曲暢其義補於其後云

書錢牧齋原諱後

錢氏牧齋因崑山歸子字作原諱以補唐韓氏諱辯之未嶯大指謂諱專爲事死者之禮用于生則非引古經傳義甚詳毛子曰偏哉錢氏之所執知其一未知二古人生不諱死而後卒哭乃諱是已今人則雖生亦當避名是古諱以爲死而今諱乃通于死生矣設使君生而臣犯其名父生而子犯其名其可以行于今日哉猶之古人臣皆可稱朕今人臣亦可稱朕乎哉執古以繩今豈通論哉且古亦未嘗不生避名也故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又曰不敢與世子同名謂諸侯之臣與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況在尤尊親者乎然則云卒哭而諱者特以其生時之爲避者少死後之爲避者廣如爲生者避名但施于所尊其餘則否若爲死者避名雖父亦避子故論語鯉也死鄭康成謂是鯉死未葬已前也意謂旣葬則不復名之耳至君臣同名如衛侯名惡衛臣有齊惡穀梁子以爲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蓋謂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而禮雜記又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意齊惡在當時禮亦宜然是又古人生亦當諱之可據者也則錢氏之說不但不可行于今其于稽古亦疎矣夫

書高雲客乞言引後

余觀雲客爲庶母徐乞言而嘆其厚而入于古也古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妾雖云微而主與嫡待之未嘗不從其優至人子則益當有加禮而今多反是動稱白華綠衣之防而凌抑已甚不顧傷厥考心茲逆已內則云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夫已妾而爲親愛猶然若是況父妾乎今徐孺人非有子若女也而雲客不啻庶母之且若母之爲乞言以壽八十曲盡其意旣已深體亡父之心而又彰林安人之能逮下孝之至厚之至也則亦猶行古之道也孺人之幽貞懿德引中已詳茲不復述特述雲客純孝以見盛事云

書王自天潮賦後

讀自天潮賦而不覺形神之俱悚也邮然之狀如駭于紙諠啞之聲如沸于耳浙潮爲天下奇觀而斯文又爲寫潮之奇觀覺玄虛景純

幾於色沮近余八月十八日出草橋觀潮偶岸而立人皆爲余慄余笑曰卽使潮拍我去我將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爲已潮大至人走余立自若潮直趨余余不動潮轉旋余足下而退履襪沾濕人皆笑之而余更欣然自得今觀自天賦如此知其非畏潮兒也方嘗偕自天作江干十日遊乃快書此又以爲明年之約九月朔先舒次

記

戚氏死節記

嗚呼綱常名義之至重死生之大二者相衡而能決以爲其極難於是古人稱極之說不得而定之矣君子讀書至此蓋未嘗不流連歔慨于其際云東萊范乃芑舉太學高第病歿乃芑繼婦戚氏殉焉嗟可不謂之至難者哉戚小時嘗問父母云女子何者乃稱節其父母

應以古婦人之守一以終者語之戚默然若有思已適乃芑年十九未順姻婉克修婦德夫婦義甚篤也未幾乃芑下世結褵日短僅無子女襁褓之遺戚撫屍號慟擗踊極哀視含斂禮畢呼曰天乎君安往耶卽入房自經家人知而救解之得不死因固勸戚未亡人能守志卽盡婦道何至自輕生如此戚拭淚勉強答謝纔見人稍稍引散去仍自經焉竟死嗚呼古今來固有應死而不能死者矣鮮有可以不死而必死者也且戚氏夫雖天已無所生然乃芑前婦固有子而其家世貴亦非無所恥依者也順其天年以貞婦終後人猶可望也然而必之死靡悔者彼蓋志與夫爲存亡素定于中者然也豈其詢節父母時已兆之耶抑聆父母之訓而卽已自銘于心耶雖然其父母告之者不過曰守節已耳固非預要之死也然戚氏終竟以死可不謂難焉夫世固多聞正言莊論思克副之而猶未逮爲之而且過斯又難之尤難者也或謂綱常名義重矣抑聞之賢者俯以就不肖者企以及太過則失中與不及等余又曰不然爵此身而有所裨也者則生賢于死棄此身而無所關也者則死賢于生今戚氏爵其身終無所裨而棄其身固無所關然而終能以生易死捨已計之熟而成之勇矣要雖一時之引決而實與從容就義者亡異又曷可以過激譏之歟前志載烈節露筋斷臂截耳劓鼻皆笄髢巾幗之流而足以媿大丈夫之臨大節而自奪其平素者今以視戚氏又當何如譬以考終爲福凶短折爲極戚氏可謂凶短折矣繇今觀之福耶極耶然則古人死生大矣之說何足以論身繫綱常名義之極重而以一日爲千古者哉額曰古稱未亡兹乃速亡死者大變卽之如常于焉紀之俾也勿忘錢唐毛先舒敬記

八月十六夜紀遊

八月十五夜黯無月十六閏陵殊甚余飲薄醉鼓一聲矣忽興來不自遏令奴子開戶出從郭璞井登鐵冶嶺過吳閶巢杞合所居也令奴入訊之曰睡矣過敢更樓下尋吳延猕叩門不啓因思東坡承天夜遊張懷民亦那復可得乃獨行陟雲居山半稍坐望湖中遠火不知是遊是漁篝樹蔽虧月色隱見吟蟲感秋悲腐頓甚煩草露枝百音交雜已到寺欲入訪南溟房僧守貞感亡甥嚴起新讀書于此悲從中來不果入遂褰衣直躡山頂曠望無涯中天一輪逕碧空自此外更無復翳纖雲大江隱隱越山淡橫皆奇觀也衍大觀臺麓西狹路下過狀柔院復尋徑北上紫陽石亭子腳倦復坐久之夜已漸深行三四里寂無一人一路奇峯怪石蹲若虎呀若獅森立若鬼類熟遊故得不驚奴卽恐不敢前呼而語之隨行猶惴惴也又過二嶺涼亭而北至城隍廟前山久紋下仰面門廟排以過至中靈行宮歸徑

已便余不欲遽返復東至太歲古廟踞憩陂上適三四人聚坐一大石一人歌一人吹簫倚和音吐清圓林薄凝響其頓斷處尤絕妙乃悟清真詞愛停歌駐拍諸作于時新雁叫雲橫掠江南去歌客聞雁不歌聽雁聲漸遠漸沒嘆息再三乃復歌亦不知其故何也仍聽歌竟聽乃起緣黑龍井道入螺山又里餘門扉深靜燈火都絕敲後門令開已三鼓矣開門入亦無燈于是映月色解衣就寢時酒已醒不得寐月光從窗隙射帷帳轉白如晝幾欲再起余久病茲夜神王遂乃爾作境移情信哉明日記此以貽渠嬰二君僕今夕月如此當稍待我毋遽臥不然且令子瞻懷民事遂單行于古余何其能矣

沈孝女墓塼記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驥母周氏嫁陸大名有奇少即嫻婉知盡孝嫁而稱賢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見願代母

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何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淋漓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倚者甦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目見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死及將斂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益使人知用藥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禰于是母病乃旋以匪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遷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俾赦之也茫茫蒼蒼其孰能測之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使親惜我之血味謂之不慈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事有常有變自其常而言之則一髮一膚皆當愛惜自其變而言之則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使母僵于割其肉以謂不慈可也我自割肉進諸母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也何諱之也且凡國家值革鼎時人臣殉節而卒無救于其亡然必表之以爲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爲孝子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爲者嗚呼肉糜之恩猶輕于食哉孝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毛先舒爲之記且銘之銘曰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母死非死鬱爲神永俎豆詒後人稱人亦孰不爲人之子孫

傳

新定四世家傳

先舒曰毛氏昔之望曰西河今之有新定也猶夫昔也然世以孝義廉循顯故稱鉅宗焉一日會侯過余出四世行述請余爲傳且曰際可先世自唐天寶間從江山來遷遂安遂世爲洋塘人後數十傳爲六世同居祖希成公相詔旌其閭曰義門又四傳至環峯公族類衆多簪紱總立傳既久而人益以多欲人人傳之恐滋煩筆墨故率吾

父而上斷自高祖始親親也遂安者古新定也先舒讀其文益嘆新定宗源之遠且大也夫發祥餘慶必有自來垂裕後昆必求其故古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及家以達諸邦國天下而成其光大有融之象我文王其既事也已謹案環峯公志淶字宗甫官化州府貳以父母老乞歸養撫孤振貧贖粥妻賣子諸高義事具載邑誌中環峯公生肖環公肖環公生思程公思程公生太素公肖環公名一珊字獻卿弱冠舉于鄉萬曆壬辰中進士時神廟皇長子已十餘歲尚遲冊立又詔並封三王于是羣臣匈匈皆疑以鄭貴妃故公上書糾首輔之罪大略謂古元子與羣庶衣服禮秩皆有等差今太子未立乃將以長並少分王藩服乖古制而不合令典且古者人臣以道事君一衣一食靡事不與故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庖人共之內饔掌王及后世子割亨煎和外府共王后世子之衣服職皆用士而統之大

臣非徒以保王躬亦將明體分而防凌長加大之萌也不持不扶焉用相爲今日之事過在執政書入天子置不問然朝士皆咋舌選進賢縣令邑舍旁置纍具令訟者持一日糧自炊其中立讞之時有斗米官司之謠環峯公家居欲買田數畝貧意子宦久或稍具橐裝峯售者之官取賈公卒不能辦且具白所以不敢名一錢狀卒以田還售者而公在進賢六載清聲益振入覲吏部司官錢心卓擬舉公自代三過不得見曰外吏候銓曹因鬼謁帝而毛進賢剛方如此此官固當畀此君掌選貨賂不行同官者皆怨已又以事忤政府作丈夫歌寫志徑請假歸卒于家公閱邑中任役家輒破及官吏部改爲條鞭法民困以甦闔邑德之爲仁賢祠祠祀公至今思程公名國章邑諸生父沒廬墓三年行樸而峻肖環公門生多來菑淅或招公不肯往而待太素公嚴然太素公善事父及繼母皆得其歡晚年嗜學不

勑目眊字畫多中斷臆測始得循日錄雜詩古文成帙其勤如此太素公者思程公長子也名之履字爾旋寬然長者佃入租大少弗較曰辟雀鼠過耗耳十八補博士弟子爲文雄肆自恣初從汪公喬年遊汪公高公才而惜其文難遇公故時一摩揣入式已復自恣如初庚午秋巳中鄉薦主試黃石齋先生謂公文能憂危匡時乃過奇擯之會侯曰嗟乎先生以好奇名海內而吾父竟以是黜命哉後就養樂城邸語會侯汝曾祖宰進賢事汝習聞也子孫可不思繼先人之志乎會侯遵父命唯謹公喜閩行一便民事輒益大喜壬子夏水決壞五門堰會侯曰夜督堵築幸十邑得活及歸公慰之曰艮苦然爲人牧者豈可憚一身之勞而坐視數百萬戶之昏墊其如民父母何爾毋自惜是夕平善夜五鼓端坐沒年七十六先舒作新定諸家傳旣嘆曰希成公敦義創立門戶後益以滋大名臣孝子肩聯踵接而

我錢唐之毛自宋子俊公扈蹕來杭州逮先舒二十六世中間間有聞者而希矣今亦益衰夫姓以地聞古故多兩大如陳有潁川汝南張有南陽燉煌崔有博陵清河王有太原瑯琊今毛在睢州安知將來不遂以新定傳與西河埒哉雖然不可則者奚貴也若夫忠信孝友節義人固可自勉也讀是傳者其亦可觀模而齊與矣夫際可爲希成公八世孫齒少余十三歲與余善呼余爲兄

思古堂集第四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古樂府

劍歌

我有寶劍五金之王拭用赤土睡然生光提之入山山精走藏不遇
猛虎却還故鄉故鄉有阿誰兩三黄口兒遥指古戰場白骨何纍纍
仰徘徊涕横下寶劍何爲者却入深山搜猛虎

高堂置樽酒吟

畏不必値乳虎愁不必望所思高堂置樽酒清白浮羽卮新歌人幼
眇裂竹聞哀絲妖童麗朝日佚女揚蛾眉對此良可歡何事獨憂悲
中懷鬱不吐慷慨當告誰黄河不西上白日無東馳悲哉復悲哉願
作枯樹枝

筑婦吟

古城城頭月照見埋骨人崩城不得骨天地含酸辛白從附珠樓愁
紅不復春衣篋故難開何處生流塵鏡暗孤鸞影翠減雙蛾蹙誰家
理瑤瑟更爲掩羅巾

陶堰泣爲章烈婦作會稽陶士育妻也

雲寒水碧天沉沉白日隔胸不照心妾心皎如日妾身清如水大義
在天地不獨爲郎死春風吹蛺蝶錦波蕩鴛鴦東西不成匹生死不
成行精衛從何來哀鳴斷人腸陶堰泣歌莫苦君不見項王方把劍
虞兮未歇舞塚頭灼灼生奇花羞殺燕脂色如土

聽莊蝶菴彈琴歌

梧桐生在空山裏千五百年青化紫誰人與之良有情揚州高士莊
先生先生風調眞少和二十餘年山中臥忽夢羽客來何遲起訪良
材果得之伐之斲之成古器試鼓宮商各依位參差寸指去復廻大
聲細響錯落來藏推掩邑語在手往往秋星落楊柳煙微月涼夜寂
寞狂風吹沙陡然作稍歇山木聲颼颼孤猿引泣天爲愁高山大海
眼前是成連刺船徒爲耳山精吹火螢入衣葉零霜墮紛霏霏中坐
有客良知音自言此曲愁人心鴉啼雞亂天欲曙未及曲終起辭去

沈氏寶鏡歌并序

沈子培先生博雅好古自令周氏鑄二鏡一雌一雄光采殊常形
製迥絶泊秋金之璧賽毛子觀之賞其精奇而爲之歌

方丈之池黄金生沐日浴月有寶英有道服之聚綠靈容成公子遺
一星三千餘歲光氣升先生采之入掌凝以火合土理交爭七日七
夜候有程浮煙微散色轉賴含光流采疑珠璣一雌一雄相映明二
十九年方合弁貞方五劑黄黑呈天中長至月嘉名持之作鑑無潛

形佩之魑魅遙聞脈鳳翔螭盤噌或鳴交花纏葉如有情離奇古緒
君勿驚主人工者交精誠只愁神物終飛騰金精化龍古有徵願君
匣以金繩祭存神照膽爲弟兄

吳市典衣沽酒歌同沈漢儀作

閶闔城頭曉鳴角吳門客子衣裳薄微茫晨日射絹幕苔死啾啾凹
凍雀起來相向慘顏色松陵川長歸不得平生賓客多逢迎出門百
里無相識沈生爾豈無相識但看貧賤難爲德秋日日短聲掩明窗
樓細雨煙霏霏夕鴉啼罷絡緯啼此時沽酒聊典衣沈生一杯須引
滿餅餌非長帶非短君不見朱門歌笑何紛紛須臾壟阤已成荒土
入北去舊京道回望金閶惟亂雲

醉參軍墜馬歌爲羅隨園作

韜參軍兮羅便君開搨六橋屐愛看雙峯雲花開花落等閒事眼中

直訏流年駛不惜官貧抬酒徒跡歌歸去成沉醉千錢買馬瘦骨高
片片春雪飛鵝毛錦韉沙濕臨路滑君乎墜馬污青袍馬驚逝矣如
黿擘從者扶攜亂行列雙眼茫茫直視天酒氣鬱蒸天地熱攔街小
兒拍手笑笑殺乃公百鍊鐵平生強項腰不折今日行行脚蹩躠參
軍醉語聽之方模糊白云逸興未肯便逐東風徂我家家太華彷彿
眞偃都峯頭明星光有無長髯拂鬑鬑未枯驂駕白鹿青鸞俱日騎
䮦馬胡爲乎回頭更問黃公壚

望湖樓歌贈茅方泳

望湖樓高一千尺西俯湖波萬頃碧左挈石嶺錦繡屏右引從天落
几席移家入山誰寫此煙霞癖甚是茅子欣看玉樹倚晴窗宛若明
珠照秋水名卿之裔眞不羣相傳父祖皆能文山高水深與埋古年
少奇才又屬君邀我登樓一沽醉西風萬木紛紫翠岸幘憑凌似近

天彼襟杳藹臨無地蜩蜍鳴瓦盤螭虎簾櫳却望烟如雨照去茫空
不見人此坐誰賓復誰主胸懷忽爾生突兀酒闌使我狂歌發海外
徒聞關甲兵樓頭還得西風月落日彷徨興未休欲行不行頻回頭
待得千山萬山雪更攜美酒登茲樓

細雨送春歸曲

西陵南陌春歸矣蘇小墳頭亂紅死冥濛細雨細欲無霧濺嬌濃天
不遮柳梢雛燕未啾吳山模糊越山沒風吹野火燒斷雲寒落香
泥覩花滑黃鸝舌澀啼一聲偷送輕寒壓愁骨劉郎老大不惜醉獨
騎白馬憶明月長日短日相續頻二百七十春還新遊蜂戲蝶漫相
惱春色明年狂殺人

怨歌

烏鵲不樂棲鳳凰青陵臺高天茫茫宮花春開一萬朵朵朵回頭背

宋玉

五言古詩

古蒙士詩三首

靜者動之君動者靜之根非靜亦非動兀然而長尊太極本無口庖
羲代之言語將悶鴻濛因之遊混元
一氣有舒斂眞息長深深何以能純之學者唯此心聽忘耳無馳視
冥目無深水以淡慾凝火以寢慮沉冥冥生趣來恍惚如可尋溫以
自滋榮斯樂難爲任
遐哉古聖人道存如一絲尼父既以沒微言寄之誰二氏及衆家談
天何紛而不學成面牆舉足悲途岐且復冥心坐以觀無情時借問
無極公我何如嬰兒

情詩十二首

伊人貢漿流而抱出麋意門巷積秋草煙霞凑平地楚客攜玉琴鼓
龍其沉醉寒翠漫不收露華忽如淚
空庭有芳菊澹若秋天雲帶霜折寒枝將以持贈君君言昔餐北衆
味非其味甘苦誰知之空吟離騷文
山中美人子綽約冰霜姿服氣一千年沆瀣和瓊糜自言地上人不
肯隨雲螭朝采若木華夕弄青霞芝
楚人有奇璞天下稱其寶光芒成白虹山藏潤枯稿觀者請傾城主
人不言好楚國已空虛獻之何草草
秋霽天風寒微雲弄浮碧高樓時徘徊意思憯安適一雁西北來冥
冥去無迹撫景猶在眼吁嗟已成昔
扶杖恣所適往輒忘歸來招雲葛仙陂弄日初陽臺自成山川古心
與天地開不然渺我軀何以稱三才

八載斷潮信寂寞空江潯秋宵忽然來還見天地心人言攪塊逃我
聽如清吟海水洞湧聲可以通彈琴
大風吹大雲天色黯如水蜿蜒怪何物鱗甲墮地死近窓不藏能遁
波或飛鯉問其何以然噫氣使之耳
佳人邈何方寤寐三十年同情豈行殊陶令琴無弦花落不怨春惆
悵私自憐所以古澤客托愁芳草篇
高堂嚴衛酒招我足女生日暮竟不來花門虛幽清興到自酬勸引
杯歡復傾形骸亦兩忘心醉發通余情
大道閉奇文直將見英傑乾坤不私十偶爾寄人古古今長嘆十不
在物汗血處仲復何人解使唾壺缺
澤野鳴且平鵲雀亦相語前行忘日黑林深不知阻道逢居酤者疑
是山中僧去去勿復云入田驅稻鼠

梁梁吳公崇祀詩二十韻

梁公起東垣年少白皁越慨慨而負奇奕奕神姿發飛騰取高翔振
翮藉馬獵文瀾躍千頃吞吐小溟渤滾化西入秦手板恥千謁進陽
古三輔久矣王氣竭土惡城何卑銅馬豺豕突維公下車初化材緒
其關流氛屯若雲一縣苦不沒梁公真活我萬戶完巢窟父老遂解
官哀哀立雞骨西風吹涕淚疑丹變林樾忠孝兩無忝其餘何足代
他人云鉅美公也直毛髮于今五十年歌頌猶不歇斯人懷典型從
間存與沒特祠崇祀典精靈儼恍惚古道斷素心千秋誰能滑小子
夙仰止高山映明月慚無一瓣香升煙助馥醉

酬檇李曹秋岳先生四十八句

仲夏淹霖雨十日不能出空牀但偃臥老狀益愁疾華槭忽然來再
拜始開帙新詩既窮巷森疏挺奇準雲深清角樓月淡古香室抒寫
情何逸其餘難盡悉先生昔年少起家自經術斯文剖混元日下
無匹直聲滿朝右其儀乃如一國是待平衡時艱盡臣弼臣工謀
庭低頭聽甲乙昌言時謂峻毋乃朋黨嫉晚歲欣解組嗜好頗清逸
醉里花枝長琴橋竹陰密陶潛歸去來鋤田都種秫青錢抑風雨酒
壚問膠漆高駕西陵遊適當獎賢律荷抽青欲歸葵老紅未卑城南
圃亭佳相過屢促膝笑語雜悲歌往往竟移日許我以國士自顧非
其質所欣得附鳳豈敢便捫蝨典型良在茲辭翰詎能述含毫一長
嘆大雅正蕭瑟

贈海寧許西山令君

楷雀崎海門紫薇隱如髻名城稱此邑萬雉儼相儷自昔下車人莫
哲頗難繼豈無操刀者美錦或乖製許侯天中家夙儲枝生計治劇
刃有餘始到材已銳矢心起弊俗洗刷總成制雚符旋屏懈魚鰥絕

停滯其中多巨族皆閉聯甲第咸患一風行强弱互調劑洛下古多
才舉舉富文藝講筵日橫經好士長擁蔀宣尼久不作微言邈誰繫
悲來面皺豆嘆息斯文替東臨百尺樓地抑蛟鯨勢風雨試披襟豁
爾乾坤霽清和既遙翳自物鈞消夙老稚人有心私語或流涕推賢
嬰上賞雲龍各相契列柏鬱濟森丹楓挺天際獨鶴翔煙霄下土終
懷惠明年北傾耳遙聽九皋唳

滯吳門不得歸示沈漢儀

惻惻復惻惻愴然心不休羅衣單以爽況復當凜秋吉逝遊行客偶
爾隨輕舟誰知此滯淫便作無方遊一住十日餘天氣陰以鬱弓刀
亂長途馬嘶風颼颼傳聞勢必過驚信到杭州定牽老父心浩歎增
白頭宦遊無簡書服賈非耶牛一笑寄萍蓬浮雲怕回舟吾子曲相
慰要我以淹留多謝良友生何方得我愁

答何元長先生

幽居屏塵囂沓巷寡屐印瑤函自何來君子思芳訊離悰兼古誼手
迹更詳認尺幅含華文風流獲披振深情敘未了別紙連書進疏蘭
幽以清潑墨吐芳潤拳石何乃奇勢若凌千仞離披枝帶煙髣髴香
戍陣伊昔侍君遊龍門陟高峻懸懸寫心胸豁達消鄙吝攜樽恣幽
索山溪流谿澗韻澄煙霞餘風扇魏晉清言相贈酬一夕起余疢
當今喜攀倚隔世徒慕蘭湖千杷秋別日月一何迅夢想聞雞鳴清
霜滿愁鬢蓬問亦以久顧影疑相惜旅况忝紛而塵門驚灑汎相期
寶國香凡百在周慎清芬不我遐時復任書信

贈鄭去非并序

鄭去非與余夙在里閈少相識已去遊四方倦不適意歸偃東城
安貧守處志頗閒佚比過予則兩人俱過壯久矣予贈云英標之

色猶見眉睫然蕭然巷隱無以異于山中人也追懷三十年來萍
合雲散之故慨焉賦詩

浮波既有石沉水亦有香物性固其然孤懷特殊常鄭子秉靜理擬
策觀四荒臨流不欲濟河水何湯湯歸來城之隅一畝翳苞桑嗒焉
喪其耦何必嗟無裳浮雲不遍天下視疑相妨紛紛亦已久一吷安
能詳泥塗與軒冕孰問隱與彰丹鳳顧冥鴻各自成翱翔

壽諸母八十詩四章爲倩君簡以敘以調太君也

邈矣二南風無儀屬中坦名家啓令淑展也女君子女經自口受婉
孌以習禮頌椒未可方詠絮誰能擬其十五笄而字十七歸德門孝
承與慈輔事事協所尊盤樽夙以具紉鍼脩弗護在華無佚志復裒
靡若言其克生五令子教誨悉有方爛然見文采古誼同扶將柱拳
與閩尚賢孫復相望人倫並所宗畢善益以揚其古人亦有言積善

自天祐潛德流光輝譬如日當晝高年愉且康今辰此云邇千觴獻
未已百歲昌爾後其四

爲盧太君五十賦文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瑤臺有獨鶴餐露長不饑芙蓉清且寒映月含光輝盧母秉高義長
養自珠胎當其賦桃華九十以爲儀茹荼在中路膏沐誰爲施綦縞
貞苦節吞聲不言悲操持且織作中夜忘其疲敎子必以禮母也兼
名師桃李受春風開落爲春欺松柏青且貞結體無盛衰雙鳳頡頏
飛沖天良有階願母過百歲夕與孩嫗此精華呼吸與之偕
長駐人間世母今古道微

奉陪華亭張夔匯先生泛湖感懷敬呈長何先生解浙任時推
分守商洛故有結句

春風吹桃花曉日動煙海吳越連百城蒼茫啓文采遙遙一千載斯

道將作誰華裳待日月懸鑑須英奇張公起華亭貫串九苞秀在柏
湘燕有移龍門補維時衆君子高唱儼如昨兩儀正澄清八紘恣
揮霍公渡語溪亭雅興溢江城持衡七十縣片月照孤清槃寶覽何
取短褐一朝升龍鸞集紙墨字字見飛騰永嘉屬末流方復開正始
白玉那可爲青蠅自茲起我公江海興談笑操拂衣浮雲鬱無盡冥
鴻天外歸西湖二三月楊花落如雪彩鷁攜金樽日暝未言別極目
矚煙景遙山紫翠重新詩崢嶸色競秀南屏峯自顧忝光儀中懷每
勞磬何當寫雅音吹萬欲同聽二氣相薄蝕君子道有窮閶闔一朝
開光華四海同洪鈞在胸臆吐翕揚皇風古治復文明譬如日再中
雙珂搖白玉八騶先青驄朝回望鳳闕海日初生紅蘇枯藉化雨待
澤悲轉蓬縱復赴商洛休尋黃綺翁

六伯母孫八十壽詩

烈士感傲日貞婺泣秋霜萬象互迴薄人志獨有常我伯沒行役母
也隹亟芳崩城惜遠道南望摧肝腸憶余雖無識欣得丹摘將從見
血淚赤零落霑衣裳北堂與西階白髮間流黃鍼工雖有神不繡鴛
與鴦荼苦五十載道腴體亦康體康豈自珍志唯悲其光酌酒跪獻
母母懷慘不揚松柏自多青蘭蕙亦多香文章雖滿笥鳳凰終不鳴
直願身爲石岡陵詎所望

詠形

形骸正如屋我生偶居之有我斯得寧有爾我得依四運自遷流精
氣日向衰衰者本非我屋久將爲摧屋摧我不任出入有行機將我
魂魄去讓彼蟲蛆來去來復何常有無遞相爲達者觀此理欣受而
不疑我馬尻爲輪豈復更駕哉

諸君簡惠菊

商飆肅秋氣鮮葩吐芳林云誰攜贈之美人將夙心黃華映朝日黃
柯垂夕陰抬鳳想嘉儀集鵷懷好音我愛擢斯裔我采佩衣襟且味
上流液復發南山吟素抱雖孤往雅興願相尋忘憂有佳物期君還
共酙

古戰場有感作

荒原秋草長殘日向西沒四面野雲愁狐兎各求窟樵人撥浚土黃
沙見白骨云是古戰場鐵馬舊馳突心銜主恩勇氣爲鼓死幾壞雲
如城崩壯士委膚髮茫茫闕何代行尋沒碑碣我憐忠毅鬼名姓就
銷歇爲虹或化雨青燐附空發王師本無戰古人何倉卒悲風蕭條
來兵氣黯楚越且聽宵聞砧政爾擣霜月

送諸大駿男遊廣陵

陽春二三月桃李紛婀娜與子日偶行行國復于野開襟抬遠風登
樓興瀟灑觴酌共酬獻懷抱互傾寫如何賦遠遊扁舟忽東下言觀
絲揚花行鼓泰淮柁分襟在斯須衣進未能舍送目良已遠銷魂信
非假念子方爾豪轍迹寧轗軻姜公殊風標張子況風雅赤欄坐觀
魚綺陌聞乘馬劇談每超玄高宴必繼火吾徒滯此鄉筋骸神明惰
良朋雖云多和者轉憐寡渺焉恰子心勞勞起復坐何須感嚶鳴且
復送杯斚丈夫志四方誰能淚盈把沉醉終今宵明發望我駉

贈諸二虎男游越

橋東有諸氏卓犖富才策羣從羅門庭往往一過目小者最後起秀
眉復方額十三解吟哦十五通賓客自矜參上流末肯卑下澤作風
張江帆云訪羲之宅山陰我昔遊勾陳有遺迹雲門谿轉與宛委非
猶赤其間聚人文洵美無可擇隱流方謝叛寓客皆李白予行當縱
交吹笙聞陳品璧芋瀉肺肝清唱動魂魄憶子偕阿兄觀花廣陵陌

歸來復東渡舟駕日相迫愛子英英姿念子勞于役秋賢方可餐朱
華豈虛擲文戰一搴旗迓子南闈際逢當尊隣近方覆互晨夕

七言古詩

宿韜光望海日

龍潭鷲嶺天下奇韜光更上升雲涯蒼穹勢鬚欲摩頂石氣濛濛拂
衣冷山僧邀我山中宿乘興扶筇踏巖谷便應晞髮臥峯頭俯聽簷
鈴和風竹夜深月沒靜翠籟隔樹明河似縈帶須臾微紅乍起滅曈
朧正出扶桑外天浮海濶見俄頃不覺此身駐西嶺誰持青鏡寫燕
支閃爍團圞無定影滄波一半吹紫濤良久不見東方高凌風欲去
更惆悵天水茫茫兩搖漾紺殿紅樓黯欲開下方始聽雞三唱

哭越中張木弟

我昔與君作游好山陰道上春風早風流佶伉美紅顏春衫騎馬踏

春草一旦風煙邪濶深三江湖落天陰陰魂飛不渡越溪水鴻雁叫
雲多哀音哀音繚繞落南國江南花草無顏色有客遙傳尺素來使
我吞聲淚沾臆君才自是千秋者霞蔚雲蒸觭揮寫神宗末葉荊榛
長斯道幾人還大雅青天月落綺霞飛惆悵歡情中路蓮七發無靈
吳客散二將空怨郢音稀我今哭君君聽不江水潛潛江雲愁文章
有神自不死功名富貴真東流

讀松臯集寄諸曾侯

龍盤一道開春風淺草平煙初日紅繁華千載逐流水吹簫吳市孤
城東君行訪古夷門下誰是夷門抱關者黃河遙捲白雲高五嶽當
胸恣揮寫松臯淡遠擬天潤手縮蛟龍入毫末披服元無今日製瞿
笑都令古人活羨君此處多高致魯恭在漢非奇事梁園修竹攤下
筆脩然物外稱偃更書屏風搨金鸞彩翠燭熒熒餘如穎誰遣雷霆

破石鳴還憐沉滯和雲冷我臥吳峯白日斜中原應不隔天涯讀殘
書卷飲殘酒恰好西湖逢落花

奉壽制臺李鄴園公長句

海岱惟青州篤生多俊傑我公起家自山左稷下談天盡捫舌雙旌
六纛翩翩來綬帶欣看鎮兩浙南天半角波濤沸公乎擐甲淮忠貫
直從祖廟慶偃霞更傳樽俎消兵氣威惠兼行是武侯何如叔子在
荊州遂使閭閻無吠狗共道師貞即慈母沉山何必碑峴即還如斗
入月潮來獨向西添入金罍作偃酒虛擬相隨海客槎何緣得御李
膺車祝公眉壽以無戈又見南山飛桂花

寄潘次耕

菊花如煙霜著水曲巷蓬蒿長一里清吟才子吳江過越府三才冠
羣美哉門深處怕饒人泥底蕭然翻曳屣雞皮虎皁君之家古來此

地生煙霞玉珉別墅幾竿竹綠樹玉山千樹花江南自是銷魂地六
朝春草君應記九枝燈燼楚娥愁七字詩成江令醉問君弔古登高
臺紫毫直寫呼天意銀漢微茫接夾城金銅仙人滴清淚亦有朱弦
彈不彈豈無翠竹老瑱玕西風臥久聽烏漏清夢與之俱欲閑我欲
從君情脈脈十年不作吳門客寄語心和海路長高樓落月連秋白

爲蕭山何伯興題照

錢唐日落江水白隔岸越山橫百尺誰將素絹灑松雲寫出吳天潛
容碧中流小艇若刀耳若有人兮弄秋水諦看鬚眉恍夙親果是蕭
然子何子富貴功名是也非此生須著芰荷衣乞錢買得蜻蜓艇隨
爾煙波訪釣磯

贈徐子

徐子紫凝真才子落筆銀河捲秋水獨排塵土論千秋此日風流還

正始南屏四面擁奇石徐子高吟與晨夕詩成白鳳啣之去飛入雙
峯最深處閬苑神仙復幾群玉京消息定相聞一枝青桂九霄外吹
落天香滿紫雲

題戴笠垂竿圖

吾家曾侯江海客愛向晴川弄澄碧寫作戴笠垂竿圖長松之下坐
奇石秦山洛水循良吏三十餘年文章伯偶然托興在蘆花便覺煙
波是吾宅風塵我久溷樵漁自笑投綸術轉疎他年君作任公子十
犗還牽海大魚

爲倪翁六十

倪翁謫來本仙籍飄飄紫髯長一尺雅量不減關某風逸興愛名游
山屐雙峯踐無二水白高呼快飲傾幾石商洛綺季真國士東海曾
逝好奇策憶昔樣門曾擁篲翁乎長世參軍事片羽橫飛穿陣雲立

下竪城七十二艨艟還渡大江西江色遙連石鏡齊鳴鸞珮玉懷古
處彩毫處處驚留題于今我翁方六十眞氣肖端自甚把瓊枝玉樹
紛滿堂金風浥露新爲涼銀河昨夜成七襄誰其贈之天孫章爲花
未凋桂花發南山壽酒爭飛香

五言律詩

秋色

秋色滿吳嶺登樓四望同斷虹垂木末殘雨過江東細草還留碧寒
花也自紅昔人高臥處應在白雲中

長眺

故國一長眺其如山色何厂風蕭西去迅伏似驚波白日爲誰晚秋
心入夢多情懷老已淡還欲發狂歌

秋

葉葉山外雨可以作秋悲蟬樹令無數亂鴉呼滿枝風將來雁疾雲
附去帆遲惆悵自憐者古人應未癡

秋日寄應嗣寅

已辦登山屐君來可共遊兩峯孤塔直三折大江流兕石仙人蛻吹
笙玉女愁東南吐高閣臨眺更宜秋

題闞在度游卷

奇君字在度何但夙餐霞疑向中秋夕曾浮海客槎酒醒花氣冷歌
罷燭煇斜不是仙人掌誰驚臂月華

題沈羽階娛園

西峯碧濛濛曉嵐浮遠岑忽然疏雨過日照雙梧桐低見白鹿鶴誰
師黄石公鑪煙靜如水高士臥其中

輓沈大匡先生山居二首

吳嶺誅茅後苕溪買棹餘從來論風雅原不隔樵漁標格雲方潔文
章玉不如百城南面坐一一是奇書

昔日蘭陵縣曾歌第一清隨車開口頌解組即躬耕老與新詩好孤
懷皎月明諸郎才更健喧藉到公卿

送朱公是之東粵

馬頭南發處斜日在征衣海闊天垂盡山高雁總稀蛟龍隨霧出橘
柚壓霜肥莫作南征賦明珠恐奪非

輓柴夢宿

桂樹是何物垂弦一度琴樹隨秋色老愁與夕雲深騷府無妝夢安
排只苦吟文章窮欠骨天地亦何心

千古

千古忽如此數莖當奈何著書秋氣白把酒暮雲多過雁銜殘雨吟

螿戀舊柯西湖平似掌何處託微波

答湯胤劍

茲地誰栽我桃花一徑開雲若極深處風共像天台搆徑行人迹扶
節壍客來醉餘如倦矣鶴背載君迴

酬汪梅坡

天地一何大堪悲此道孤與隨花暫笑春與日俱徂青鏡髮應變紅
塵病未甦憐君金馬客何事亦江湖

曉起看雲

日出露初晞看雲陟翠微虛中任舒卷象外蔭光輝飫闕非煙曉神
山帶雨歸帝鄉何處是瞻望正依稀

三茅觀同沈方舟作

三茅古仙觀興發此同遊日背一峯晚雷黄葉木秋湖來龍得怒松

老鶴知愁雙鬢慚君照西風吹不休

寥寥

寥寥此何境門設不須關秋色淡而遠主人情亦閒白雲生古樹流水出空山曳杖恣所適仍隨倦鳥還

贈鄭子文

茲地豈谷口驚逢鄭子眞天涯雙白眼客裏一閒身于物澹無意拊髭疑有神英雄多草澤何日識麒麟

一徑

一徑度芊嶺逶迤數里中不然成寂寞賴與故人同霜老石頭白霞餘江外紅欲尋花裏醉可惜是秋風

紫陽洞

遊罷紫陽洞歸來夢亦清中宵聞唳鶴片月迥孤明湖海渺然耳乾

坤誰幻成薩公遺行處活活擁泉鳴

沈無回先輩廢宅

陋巷孝廉宅高風應未闌古牆酸草綠廢井苦瓜盤雨白蛟風惡煙青鬼火寒芙蓉衰謝處想像曲闌干

忽忽

忽忽復忽忽城南聊獨行不知春色裏何處憂端生花氣忽蒸雨鳥聲還弄晴閒尋一片石坐眺晚山橫

暮雲

天濶近江湖西風一雁呼入閒秋樹澹鶴病暮雲孤流落與公子登臨朱大夫憐人別有淚不敢灑平蕪

讀沈漢儀新詩兼送之燕

金樽乾復斟日晏發高吟八詠是何代風流遙至今桃花宜醉眼芳草入愁心屈指薊門客君才堪陸沉

飛來峯

何處飛來石道花秀一峯秋泉帶雨落翠黛拂煙濃洞古花藏蝶山深竹化龍冷風吹不斷煙際度寒鐘

蟬

秋氣弄秋聲悲哉獨早鳴短牆斜日澹疏柳晚涼輕忽爾隨風斷還疑帶露清城南逍遙處遊子若爲情

答吳伯覲惠畫

大滌尤奇處眞堪老物華移將入畫裏彷彿似君家黑忽千峯樹丹留幾點砂他年訪幽徑應不誤停車

病中與伯覲

春病雨沉沉新詩支枕吟閒尋獨往客誰得古人心紺碇腰圍直杯

交肺腑深桃源與柳宅論定總山林

贈茅漢威

鐵鎖茅公子家風是故侯翛然一鳳尾不愛被貂裘雨雪邀同坐文章亦善愁西湖萬山出拱衛讀書樓

對酒作

許君嘗據地阮籍未迴車天半聽雲色忽然生鬢華隱山無別業十地且浮家何物堪消酒披霜采菊花

記昔

曾記昔年事滿湖明月輝亭臺映水白星斗在天稀古桂吹香韻新聲奏羽衣玉笙渾似乎獨有小劉妃

漫興

與我周旋者憝卿一鶡冠心枯把茗帖鬢小插花難獨往意何適潸

吟興未闌庭松不帶雪詩何詩句寒

一病

一病過一月形骸稍自任親朋喜我在濁酒且同斟天地浮通氣文
章借佳心儻能晒昨日病飲莫沉吟

示鳩臣

小兒能愛筆老子久拋書興到一樽酒心遊千載餘誰能怪烏鳥祇
擬伊春鋤汝但來搔背看余白髮疎

山中雜興十首

乾坤莽蒼外一氣落人間日暖烘生石煙蒸雨洗山妖虹新忽隱候
雁且知還酒德誰與頌頹然遂我閒

春江滿眼愁筆遠獨登樓門日依潮落荇波入海流繁花亂別浦生
綠帶芳洲病客遙懷古興吟亦未休

山古絕行跡山僧一個來石橋中斷處彷彿似天台翠岫螺雙出金
湖酒一杯半心應為此水日來回

獨過貴奢寺衣裳都染霞攀蘿尋斷碣筵筆灑春華冷殺懸崖雪香
生隔院花登高望滄海何處著浮槎

勝地紫陽東探幽興不窮人行空翠裏天映亂花中怪石長含霧高
蘆飲御風天南誰杂汝萬古碧濛濛

老樹何代物蒼皮掛紫藤我來此下坐海月忽東升對影還成三棲
鴉自作朋屋疎炊極少幾處暮煙凝

草色沿秋綠依人路幾盤釣魚憐石穩問雁覺衣單石髓他年藥胡
麻此處餐峯峯遙背近蒼翠轉生寒

西去客烟樹宜哉于此郊吟將發誰咲但與鶴同巢滴瀝巖泉落苔
茫海氣凌遲欣逃屐齒不必定沐芳

雨過北山外皐亭一倍青煙光淡欲没秋色媚爽汀亂艇千[illegible]
陽半草亭疎鐘何處寺幽絕正堪聽

晴色怪飛雨風過萬木中快哉一長嘯吾道未應窮逸興憑花發衰
顏借酒紅青楓望不極回首憶江東

秋夢

秋夢無憀客秋風昨夜來數莖梳鬢白一片著心灰明月誰方出浮
雲晴不迴如何萬里外雁別望鄉臺

宿家興鄉明寺

避日宿家處喫茶此絕奇鶴巢無頂樹蟬挂有藤枝海石近可援江
帆遠更遲疑看鴉幽意不謝虎頭癡

送胡文漪之燕

春暉染柳色二月已青深送子乏樽酒離愁苦不禁蘆溝曉月淡鴨

石森芳沉露過張草它休忘有劍心

漫興

我是西山客曾耕北郭偏開門弄秋水乘興采芙蓉巢鶴大如此硎
雲深幾重客來清賭罷忘聽上方鐘

一笑

一笑拂吳鈎千山競貢秋鷹覽高樹落鶴對白雲愁渤海歸衣帶文
章在酒樓劫灰誰辨得萬古正悠悠

七言律詩

送徐伯調張木弟姿桐音歸越

小窗樽酒夜將闌四坐逡巡且盡歡風滿關城吹角早月明烏鵲叫
霜寒曾知車馬論交苦媿少瑕玕贈別離東去蒼茫迴首處秋花無
數落江干

南湖懷古

山館蕭蕭木葉稀登臨未忍賦將歸銀塘霜落沙鷗靜古寺秋深鵁鴿飛一片帆檣天際出千家煙樹翠中微舊京想像通東苑白雁池頭立夕暉

岳墳

武穆精靈想像間孤墳寂寂野花閒金牌昨日三軍哭玉輦何年一帝還大將旌旗懸北斗祠官俎豆薦西山荒涼古殿松楸裏氣作星辰不可攀

碩鄉中館作

梅家橋北一茅堂地主人稱是佯狂圖史窗中情自適琴樽花裏興何長漢朝舊宅神仙尉水國新秋菱芡香劇論風騷兼弔古登臨何處不成狂

新歲爲顧貽另文之翁作

武陵公子舊名家說劍于今鬢已華殘雪正宜傳柏酒春風依舊到梅花百年郊負封侯骨五色還營帶毋瓜興到不妨逢醉尉藍田歸路月西斜

奉贈張用綠先生

牆東高隱似王君抱膝蕭然意不羣弟子傳經長擁坐良朋把酒細論文城臨宋苑生秋氣樓對泰亭見海雲平子多愁應有賦誰憐遼道雪紛紛

雲錦亭南宋建在臯亭山半亭屬崇先寺也

孤亭山半倣晴雲杖杖登高日又曛蔦樹桃花紅未了千畦麥葉翠難分高標元氣峯頭合下界疎鐘靜裏聞五百年前尋往事手摩荒蘚讀遺文

題崇先寺浴龍池宋高宗嘗洗手因名

臯亭山北浴龍池南渡曾經駐屨綦古甃苔滋邀煮茗祗園金布即丹墀波含五色雲凝彩影落雙虹勢絕奇自古興亡春不管至今花發萬年枝

壽德清蔡母胡太夫人

相國夫人德自尊孤城五月氣初暄榴花吐艷迎衣袂荷葉飛香近酒樽一品山河宜象服九州冠蓋聚龍門佐成辛苦調羹手還與諸兒仔細論

登鳳凰山作

千仞峯頭此振衣狂來不許鳳凰飛上方白日龍長現小苑新秋兎早肥海氣欲潮江氣黑吳雲斂起楚雲歸排衙石筍渾如昨想像紅粧畫打圍

九日寶雲菴阻雨

寶刹秋深積翠重何當佳節雨偏濃鐘來南陌沉濤響雲濕西陵沒曉峯別浦蒼茫迷斷雁古潭煙霧出飛龍紫雲高處眞名勝惆悵無從策短筇

勝果寺和宋荔裳先生

古寺空山草路斜春晴欣駐使君車鳳凰棲老吳宮樹麋鹿深穿宋苑花海色諸峯開夕照江聲萬騎走平沙懸知題罷新詩後翠壁千年鬱紫霞

奉和荔裳先生西溪看梅遂訪陸氏隱居兼訂再遊之作

一棹晴溪日半曛沿流身入白鷗羣乍驚綠萼如偃子恰喜靑山對隱君問世果然忘歲曆藏名應自笑移文再來只恐迷春尋無數桃花隔白雲

壽山左王酉山

蓬萊高臥絕風塵六十三年靜者身偶試漳河還解組恰宜滄海坐垂綸樽前柏葉將傳酒臘後梅花早報春屈指于今纔對策笑他無賴是平津

送王五文還山東

王家玉樹秀無雙笑訪西湖適此邦楓葉滿鞍催曉騎蘆花引棹渡秋江正憐賦手諧金石無那離顏對玉缸莫爲海雲遮斷雁相思千里意難降

飲茅雪鴻齋中作

東門夙昔擁簪裾舊德看傳幾葉餘才子兩都稱祭酒曾孫四壁守遺書綠苔門巷停車滿碧沼煙嵐入鏡虛最喜開樽薦芳菊車蔡淮不減鱸魚

答陸孝山

羡君爲郡古雄州攬轡東南是壯遊賦就梅花羣玉曉樽開桂樹萬山秋諸蠻亦拜隨車雨五馬還過叱馭樓不是政成元自暇誰能書札問滄洲

寄懷錦雯

憶昔梅花政可攀送君行役度江關題來客況詩逾好拚取官貧訟自閒錦石天橫開百粵蒼梧雲斷隔諸蠻法星合映南天外何日乘春擁傳還

奉贈張卿子先生

東郭先生與自殊衰年猶不待人扶吟成紅藥日將暮望斷碧雲愁政孤種竹河干成小隱談經海內得醇儒風塵屠釣還如雨識取韓康姓字無

寄施愚山少參分守臨袁兼懷陸景宣

分藩吳楚駐雙旗攬轡從容訪古餘玉笥依然梅尉宅石函無恙葛洪書興追康樂詩偏壯政美宜春酒不如多少瘡痍君手起況能留意屬樵漁

皐亭道中

皐亭山色倚岧嶤遙見僊人度石橋雨過丹崖雲尚濕秋深錦樹葉初凋吹簫吳客嘗攜酒望海秦王亦畏潮自信尋媒非此徑西風聽徧草蕭蕭

沈開先招同徐古周張赤師關查度觀雪

芳樽對雪晚漫漫氣合何知天地寒忽訝樹深山失翠還疑風緊絮成團愁他疲馬銜泥滑喜著疎花照夜闌偃臥袁生何太苦直須休放玉壺乾

虎丘酒肆送葉緯如徐大文之濟南

鴻雁初飛水國秋吳門煙月暫停舟但看倡和生寒色忽爾蒼茫動別愁把袂塵沙侵短髮驅車霜雪犯征裘遙憐勝侶登臨處何但高吟白雪樓

姑蘇值金道庶飲中作

吳市逢君是故鄉皐橋沽酒脫行裝悲歌欲倚荆卿發醉態何辭阮籍狂歲老驊騮還短路秋深蟋蟀在空牀亂離良會眞堪惜別後風煙動渺茫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館

風塵此處合幽棲歲晚論交手重攜自笑千秋眞畫虎那堪今夜共聞雞坐來徙倚南屏近醉裏闌干北斗低一望曉霜兵氣合城頭吹角亂鴉啼

聞丁葯園燕中信遂有此作

鷓鴣題成事總非驚聞顏死出闈扉三年游宦官仍薄萬里投荒雁亦稀遼海山川應慘淡長安宮闕轉霏微荷衣儻遂還初服今日文章在釣磯

錢王祠懷古

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幷東郭暖煙花自發南屏空翠雨初晴金湖賜第丹書古鐵鏃沉沙綠蘚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地亦神京

憐忠祠

曲巷秋深碧草稀于公祠畔日斜暉迴回玉佐功雖沒助到金牌事總非燈火晶熒搖錦幔風雲黯淡護朝衣憐忠二字千秋隼金凿奸魂何處歸

附漢陽王懷人亦世兄弟

楚客逢秋秋氣悲扁舟遙泝浙江湄欣傾鶴蓋情偏洽讌比龍山興亦奇王氏流風聯璧好漢皋明月弄珠疑平生俯仰千秋意朋宋英靈更屬誰

寄徐敬菴

聞君按部有光輝隋苑煙花照繡衣潮上九江添海氣風行千里攝霜威元龍俠槩還如昨枚叔風流興未違二十四橋攜酒處彩毫應共白雲飛

寄吳樫

去年聞子別燕京便向三齊攬轡行乍試一州堪作吏還期五馬領專城古時漢策留雲氣秋老秦松作雨聲何以慰子衰暮意素絲相公在平生

答沈聖炤

螺峯十曲一荒廬誰向西風問索居故國雲山秋後雁大河風雨夜來書嚴城吹角聲聲苦老樹經霜葉葉疎石鼓湖頭風景好也知東望渺愁予

答沈貫工贈別

十載論交嘆逝波與君相見已蹉跎尊中淘酒問偕否客裏愁心奈鬢何楊柳迎冬籠月少芙蓉向晚醉秋多老將孤劍摩娑處還擬狂來日浩歌

秋

病對西風素髮垂滿天蒼翠漸離披山中桂樹憑招我江畔芙蓉欲待誰蟋蟀深知秋氣冷蛟龍何處夜吟悲一歌九辯增惆悵宋玉風流政可疑

卜居

石磴崎嶇陡莫攀卜居林與壑之間偶然移榻皆依竹且喜開窗却對山河影不隨明月墮湖聲長帶暮雲還主人久矣忘機者何處飛來一白鷳

玉津園

鳳輦名園是玉津繁花樓艷帶湖濱紅翻燕子江樓曉碧墮蜻蜓苑草春大內古碑留劍舄小朝新詔泣君臣蕭條射虎千金手露白園陵別有神

喜惲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羈書三歲渺愁予喜共張燈慰索居秋到飛鴻迎暖候人如洗馬渡江初笑持紫蟹談逾健高瀉青梅興不疎寄問毘陵舊游好大江煙月夜何如

答張勷伯

健筆驚看賦兩京君才元是漢張衡西山爽氣迎秋合北極晴雲對酒生鵁鶄幾行還却步驊騮萬里自横行年年草綠長安陌珍重題書寄遠情

飲沈公翰宅同羅隨閣參軍沈漢儀諸虎男

亭臺面面對春雲促坐開樽日半曛青眼此時皆勝友紫髯千古屬參軍玉簫吹起爭邀月銀燭燒殘更論文才子從來多好客清豪那得便如君

過倪㑹玉看牡丹作同李東琪王豹采

錢唐江閣是君家勝友相招爲看花金粉糢糊籠若霧樓臺紛宛映紅霞草迷南苑尋殘碣松隔西陵駐小車脈脈春歸應共惜醉聽啼鴂雜啼鴉

送倪齊玉光遠之燕

翩翩二妙共揚舲遥指潭河細柳青入洛機雲工作賦登樓馬鄭工談經華峯得醉驚星氣獵鼓乘閒辨籀形忽憶昭王憐駿馬黃金臺迥不曾扃

與莊蝶菴小飲

秋老空山興轉長蒹葭秋色共蒼蒼人如南阮還沽酒客到西湖不望鄉落筆定誰驚鸑鷟彈琴應自笑螳螂芙蓉疎雨高樓暮醉後論心那禁狂

寄懷常州陳賡明

昔年蓬逕爲君鋤契闊相思又歲餘山館早梅千點雪江關春雁八行書談經羨爾才眞健隱几憐予髮轉疎玉女潭深人迹少此中高臥意何如

倪㑹玉日觀光遠賓穆邀賞牡丹

兄弟爭憐春色闌江頭載酒此邀歡紫荆定不歌常棣玉樹何慚對牡丹雨瀉酒光搖翠琖煙銷蠟淚膩銅盤名花彩筆風流甚今日何妨號四難

永昌門眺望

東城車騎晝紛紛憑眺江門日已曛馬落射坡驚似電牛歸沙岸黑連雲非煙宮闕三山近返照河梁一水分吳越興亡春草裏酒樓長對白鷗羣

五言排律

遊鑿菴

勝地宜幽賞況逢晴日輝透迤穿竹徑疏豁到柴扉橋小通波去林深過雨微直愁新翠滴未覺亂紅稀好客排棊局隨人坐釣磯鑿山

知虎避引水種魚肥落日還扶杖清暉更滿衣漱泉兼碧瀉攜石帶雲歸城郭紛相近江湖夢不違此中會高臥漫使興遄飛

酬關六鈐先生見懷兼傷令嗣查度二十八韻

高臥滄洲客俄驚四十春自然尊我法不復向時人只愛題詩好何妨中酒頻桃源深得趣柳宅迥無塵憶昔風雲會看君氣象新登壇靖氛霧搖筆撼星辰北極聯冠蓋南都領縉紳地寬連百越水濶稽遲津袁粲聲名大劉惔治理醇居官多種秫解組豈貪尊兵甲横朱邸烽煙照紫宸鼎湖何緬邈大陸竟沉淪露掌悲辭漢靈芝亦避秦歸歟謝世事逝矣任天眞坐嘯吳山畔行歌浙水濱淮陽惟一老滄海此遺民我抱長卿渴甚嗟原憲貧才憐本樗櫟性擬托松筠談笑詩書契周旋杖履親攀嵇常側席御李幸扶輪令子交尤密高才變未申相呼感卒鹿稍別寄金鱗豈謂陰陽沴難邀天地仁賦成驚鵩

鳥書罷泣麒麟老稅山中駕焦廿轡下新十年違偶坐終日憶北鄙
始末空增嘆情懷略具悽茫茫回首處漉淚滿衣巾

贈胡克生

胡子本靜者席門秋雨中枯桐鳴北澗叢菊對西風頗覺性情妙非
關筆墨工山川酉古意鸞鶴步虛空自愛江南賦誰知塞上翁罷書
三嘆息矯首看冥鴻

壽江太君儼頤亭于覩母夫人也

壽母眞康健名門自典型梱儀堪著史家學助傳經小魏曾親汲文
琴雅共聽操持行有法靜好德無形織作還中夜詩書儼稚齡登堂
衣綵纖適綏珮冬丁令子方爲鳳諸孫學聚螢聯翩遊北闕接翅到
南溟暑退生華月天晴燦婺星年看依日永質倚望秋零妙句鬥彤
管僊漿爲玉餅圍屏煙靄靄曲檻露泠泠松柏貞千古嘉祥聚一庭

還鷲鷟詩紫都映鳳山青

陸梯霞五十

與君俱五十歷歷鬢將絲似爾寄懷遠慚余學道遲山河汝細過風
景得幽奇初度當二月同人攜一卮燕吹花蕊過鶯坐柳梢遲詩結
煙霞伴還勝冰雪姿登樓總高弟漫死是佳兒憶古考槃者吾將歌
此詩

秋日送姜眞源之濟南

白日蕭蕭森高秋啓積陰關頭一樽酒頓使別懷深北去侍明發東
齊自古今麒麟懸歲紀蛟蜃壯秋霖海斷泰王石山開鮑子金驅車
過古驛把筆對青岑烽火存雄略蒼蒹入苦吟儻求天下士須識舜
連心

弔吳錦雯

變爾千秋者誰歟自贖身元爲羇旅客僞作賞花人獨木[illegible]
山碧樹新嶙峋關上吏咳唾問編民藝苑悲驄鬼詩篇信有神珂珂
高架筆磐管雅扶輪臭味通芳草衣裳薦白蘋官貧歸櫬晚冥落兩
湖春

贈葉雲將之嘉興年成六韻

樹李古名郡君行一泛槎江南多暖氣五月見荷花酒能已落月傍
開閒曉鵑前途足倚蓋下榻便爲家水氣黿魚美煙樓楊柳斜簾雲
忽相憶圖寄浙東霞

同江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此地園亭好相攜試一登清和當首夏主客自良朋石徑疑千折月
梯曲幾層孤竿眞直友老樹像高僧風景住堪眺關干醉且凭峰生
滿湖綠霞帶大江澄幽與盤桓劇詞才角晉稱清樽傾北斗彩筆照

西陵山積翠爐暖人賸紫氣凝披襟恣談笑海月又東升

酬佟儼若

大雅軏如綫君于斯道深蒲城倚北極才子得南金快覩青雲氣維
旌子鄴林酒通文舉坐弦在伯牙琴風雨他年面文章萬古心起衰
吾豈敢只合老行吟

送潘稚迸北雍并寄洪昇

昨歲洪生去梅花撲玉缸今朝送爾別春色渡長江道在嘶征馬關
頭聽畫艭柳條風瀟瀟桃葉雨淙淙鄴隗多奇策燕昭一舊邦從來
誰隔坐此處得同窗和筑情應洽論文意未降自今看國士不復道
無雙

夏雨

長日雨瀟瀟空齋坐寂寥傲眞疑莽蕩行欲添潮街巷翻難定檻

枝泫不消檐虛蹲野雀泥滑沮山樵積水淼何極浮煙望轉遙還愁
入深夜細細滴芭蕉

七言排律

為越中姜母八十定菴太夫人也

神仙人坐鬱金堂八十青瞳淅欲方扶杖皺瞻神肅移曳衣還聽珮
丁當歲寒松柏元長茂日暖芝蘭更吐香才子雅宜何水部佳兒應
繼漢田郎翠迎荷葉屏交色紅近榴花酒瀉光萬壑千巖爭秀處一
星南極正相望

五言絕句

梅邊

昨夜春風發江頭雁欲還梅花禁不吐冰雪在西山

題諸君簡小像

忘年此靜坐石欲生古苔瑟瑟萬竿竹疑有清風來

王子行宅古梅

古幹發疎花云已三百歲主人真謫僊于焉日遊憩

秋興

嶺雲秋更澹池水日長閒偶出忘所適鳥歸余亦還

偶題

薔薇玲瓏洞芙蓉罨畫溪更添烟一抹不減五湖西

秋興二首

高枕看雲過閉門無客來蕁香雙蛺蝶知為菊花開
萬木醉秋色一峯晒晚晴行行且住杖此處好溪聲

秋思

楚樹一叢碧醉來秋思長日涼蟬響斷紈扇在東廂

丁易菴寫真詠二首

何人揮霜毫畫君著煙水日夕誰共眠白鷗蘆花裏
尺幅宛千里一棹凌風開胸中湖海窄如何貌得來

余昔嘗論五七言絕句者截律詩成章也故不應有仄韻體凡仄
韻者不當入絕句當入古詩然古人絕句亦截律詩亦截古詩則
亦應有仄韻絕句矣昔說固未盡耳先舒記

六言絕句

贈客

山中屈曲枯杖江上蒙茸敝裘不是飛鴻入塞誰憐客子登樓

漫作二首

十畝翛翛翠竹數株落落長松關門不礙流水臥榻喜引遙峯
老子韓非同傳蘇秦張儀一師雖異何其宛也縱橫迭互為之

江頭即事

雙鴉飛去煙外孤艇依然柳中於越城頭瞑色錢唐江畔西風

七言絕句

秋日留素涵武令小飲會侯適至

滿坐新涼共舉盃故人恰好渡江來遙知舟過嚴灘處白露西風一
釣臺

晴日

花底飛花撲玉缸坐看晴日照晴江偶然一片春雲過剛愛輕陰滿
綠牕

睡醒

蜜蜂聲雜午鶯啼睡醒山牕日又西喜少何家殘客過落花層疊不
沾泥

冬暮送孫介夫之吳門

湖海相逢孫隱君高樓把酒雪紛紛憐君獨向吳門道去吳要離塚上雲

鹿苑葵花

蜀中去此三千里何意移爲鹿苑花映日吐丹如更好我來無奈夕陽斜

留宣城劉望之

歸歟且莫歎離羣嫌慨論詩日欲曛石洞煙霞君駐目應須不減敬亭雲

閱近家遺詩開卷生感漫題十首

誰人淺立畫簾東蝴蝶雙栖粉一叢桃李白開香自過許多都不泣春風

紅杏枝頭春已闌衫襟酒氣射風酸吳姬手爪明如玉遮與琵琶不肯彈

燈火熒熒綺褥新縷金樓子積秋塵白頭宮女紅巾淚認得前朝姓沈人

星橋月蝕此層天舜竹荛墳記往年燕子夢迴鴛睡去斷腸人住醉鄉邊

骨醉鰣魚尾似銀林檎味辣不傷脣殘鐙閃燄身前夢細雨微茫劫後春

斷雨零煙十六家蘭香生小有根芽玉清不是傷心地送與人間哭落花

窄袖長鞭驟馬來驚黃蝌紫錦成堆箭頭血肉含腥氣不值江東射水回

閒殺梨園老伎師開元遺事說猶悲前身不是王摩詰口口詩傳凝碧池

玉露青楓悽復悽錦江碧石在天西杜家秋興無人解都入山猿峽裏啼

吹簫月底隔江聞月色糢糊黯未分神女暮來晴不得非關山退亂峯雲

懷約園四首

絕塞春生歸雁稀蒙茸雨雪滿征衣縱令遷謫悲才子卻北長沙事已違

燕支山色暮如灰誰弄琵琶送酒杯月照龍沙寒似雪一聲孤雁度關來

擊劍高歌三十春翻因遠別倍情親攬雲樓上開詩卷把讀有君是

古人

紅顏少婦倚高樓頭白慈親淚未休日沒冰天音信斷北來人更說邊愁

贈晉安林西仲二首

脫略公卿物外身江山爲爾寫天眞石門何必驚雞犬元是栖花洞裏人

骨格孤清玉不如何妨圜土歷年餘一身九死應無悔不草鄒陽獄底書

題山外山房爲李秋水

郭外山如郭裏多山山相映奈青何便從樹頂撐船去日日清樽泛綠波

伍廟

伍公遺廟鬱崔嵬遙對江城越子臺夜半鬼呼松柏冷不知風雨爲誰來

題竹

萬个煙梢戛玉寒幾枝霜葉拂風酸裁箭截笛羞娛耳好去滄江作釣竿

漁舟臥者

不向西風拂釣絲醉來高臥醒來遲瀟湘月色應閒却暫與明行對酒巵

沈友聖過訪不值留此

秋老湖山翠黛凝馬嘶殘雨過西陵遙憐清興都如昨不得論文共一燈

哭潘新澤二首

我病君過不忍分牀頭坐話日斜曛只言弔我君應哭何意今朝反哭君

近喜文章直禁廬那知消渴類相如上林春早花成繡袖裏誰攜諫獵書

送壻徐華徵北遊三首

早春時候苦辭家夢裏啼鵑醒後鴉負米何憑兒子事不貪燕市醉鶯花

關頭新柳正毿毿別酒頻斟欲半酣我自清言慚樂令定知飛夢過江南

此去春深直到燕桑乾黍谷古山川浮雲萬片鄉心切擬上金臺倍黯然

偶作

綺里衣冠與世違白雲深處虎行稀商山望入武陵去洞口桃花片片飛

寄沈去矜

朔雁孤飛十月初勞君枉駕過吾廬海天萬里冰霜色著得南樓一卷書

壽孫老親母王夫人烟玉卞珍璿賓漢琮舟慈也三首

雪霽皐亭映壽杯北堂當晝爲顏開茶花紅處早梅吐預報春風次第來

伯母孀閨八十餘夫人冰蘖結相於忠臣烈女元千古多少衣冠媿不如

陽廻臘近喜盈門貞後還看更起元不信冬青貞有木凌寒多子子多孫

五日作

汨水滔滔沒返期臨流誰復淚雙垂凝龍不惜孤臣苦又費人間五色絲

題畫

翠染長松酷似真此中景半絕紅塵卽看靜氣通元古豈是羲皇以後人

田家

田家相聚各成村濁酒盛來滿瓦盆兒女曾分春穀罷更攜燈火照雞豚

思古堂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前有康熙乙丑潘耒序稱所著有潠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語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復有此集則此集之成在諸書後而先舒裒刻其書十四種乃以此集爲首殆自以晚年定本故用爲弁冕耶然所見與早年等也